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

簡豐文述
陳禎華記

六祖惠能大法师相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目次

【自序】	五	南頓北漸第七	七八〇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七	唐朝徵詔第八	八五八
【懸談】	四九	法門對示第九	八八五
【釋經題】	八七	付囑流通第十	九二八
【經文簡介】	九三		
【正釋經文】	九六		
悟法傳衣第一	九六		
釋功德淨土第二	三八五		
定慧一體第三	四五一		
教授坐禪第四	四九四		
傳香懺悔第五	五一三		
參請機緣第六	六一三		

【自序】

這本曹溪原本《六祖法寶壇經述記》之問世，首先我要至誠的感謝台南華美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禎華老居士。陳老居士與末學是素昧平生，他老人家是從佛陀教育基金會網站中聽聞末學十八年前所講述的《六祖法寶壇經》解說之後，感觸良多，因此私自發心聘請電腦專業人士，依末學所講解壇經的內容，一字一字的以電腦打字編成一本厚達一千五百九十六頁的講義。完成之後，陳老居士由台南專程前來台北造訪。相見之下，他老人家似乎比末學年長很多，然而我們是一見如故，想必是過去生中所結的因緣吧！陳老居士首先從包包中取出從網路下載的《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的經文。問末學此本從網路下載之經文，內容、文字有否錯誤，請末學協助認定，因為他要翻印、贈送結緣。因此之故，陳老居士留下此經本，希望末學來校對是否有誤。因此末學才有這個因緣來學習並講述「拈花微笑」，印證禪宗起源的這一部《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接著陳老居士很誠懇的表示，他非常希望末學能出版他依末學所講解之《六祖壇經》網路影音，以電腦打字成為文字檔，現已全部完稿，希望末學能正式出版與大眾結緣。末學被陳老居士的誠意所感動，決定要將此部十八年前所講述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電腦打字的講義，重新審閱並加以增刪修正。完稿後，經阮貴良居士、江風正居士、張銀嶽居士等諸位大德用心的設計排版，及郭春嬌居士細心的校對，以及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義工之協助複校，這一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才能順利的出版。同時又由陳禎華老居士贈送六祖惠能大師聖跡之DVD光碟二千片及圖像，使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內容，更加完備。末學在此以最至誠的心，感謝諸位大德的共襄盛舉，共同完成此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的出版。

末學深知自己學淺才疏，必有諸多疏忽遺漏、言不及義之處，尚請諸方先進、批評指正，無勝感激。

佛陀教育基金會 董事 簡豐文序於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曹溪原本)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獐獠。若為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獐獠身

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予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獍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偏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言·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

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獐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啟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眾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

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艫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艫。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趣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趨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趨眾咸以為

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遷。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師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般若

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非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

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當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

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去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

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趣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趣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

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懃。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

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
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

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中聽法·於是升座告眾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

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作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慤。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慤。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慤不滅。後過又生。前懺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

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怎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方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圓滿

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

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畧。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

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僧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幔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

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

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髻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問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

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大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

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舍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舍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讓後得馬祖。卒應西天之讖。)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

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形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得。

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

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痴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

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慙。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慙。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

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

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

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

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

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性。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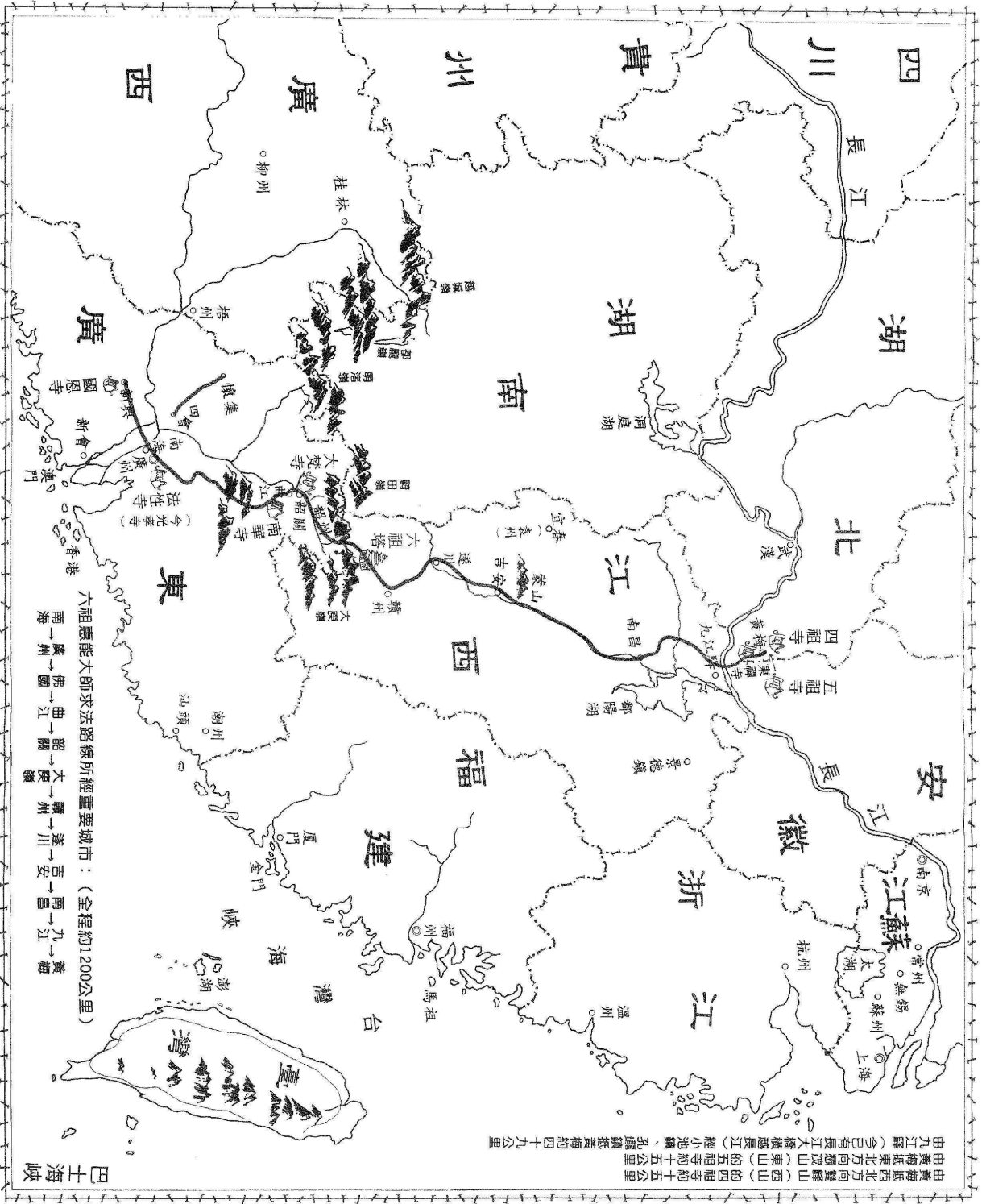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淫性本是淨性因 除淫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

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圖一：惠能六祖大師道程聖跡圖





圖二：別母石



圖三：惠能六祖父母墓



國四：國恩寺大門

圖五：報恩塔





圖六：客棧聞經閣



圖七：東禪古寺石碑



圖八：印宗法師講涅槃經處



圖九：法性寺（今改名光孝寺）



圖十：智樂三藏所種菩提樹（法性寺）



圖十一：六祖落髮塔（法性寺）



圖十二：曹溪南華禪寺（寶林道場）



圖十三：參訪於南華寺門口



圖十四：曹溪勝景



圖十五：南華寺祖殿正匾——祖印重光



圖十六：南華寺聖地施主陳亞仙祖墓



圖十七：寶林道場（南華寺）



圖十八：墜腰石、襪（南華寺）



圖十九：靈照塔（南華寺）



圖二十：錫杖



圖廿二：武后所贈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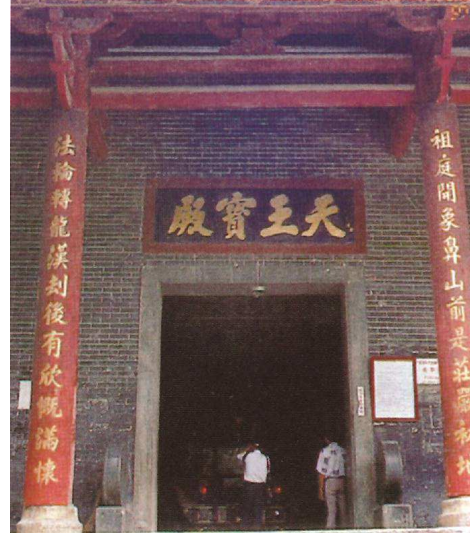
圖廿一：武后所贈磨衲袈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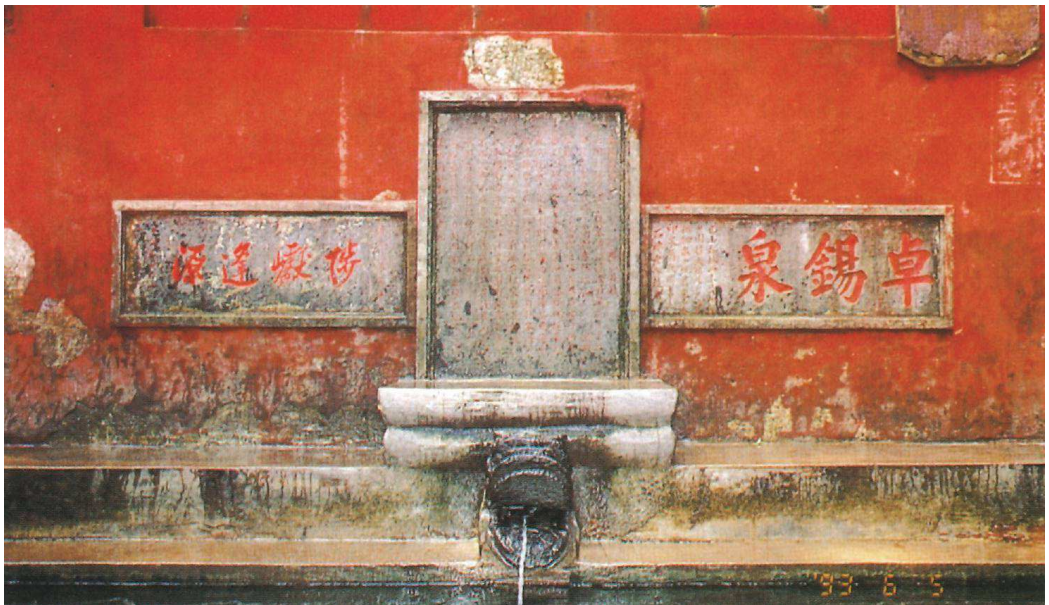
圖廿三：九江口驛（今九江港客運總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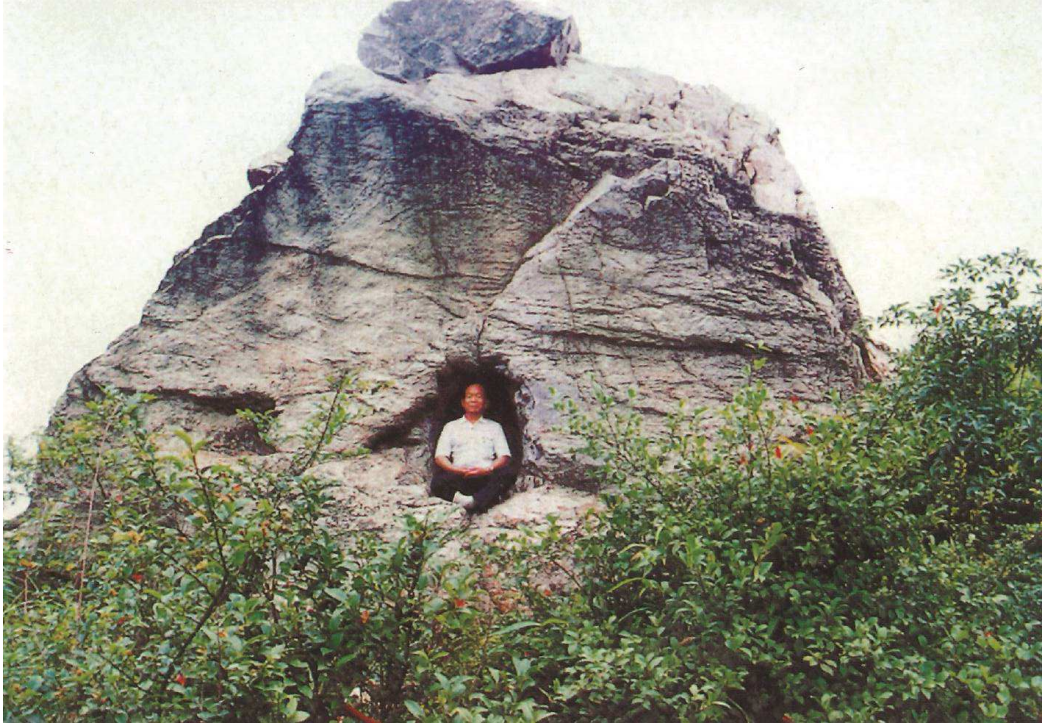
圖廿五：伏虎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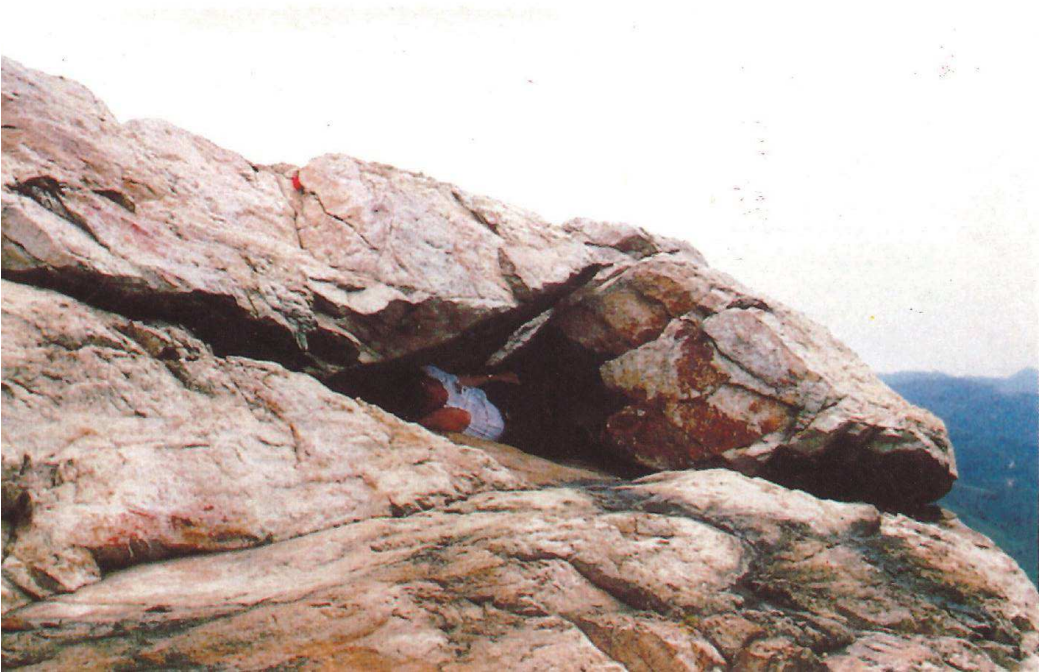
圖廿四：天王寶殿



圖廿六：卓錫泉（南華寺）



圖廿七：避難石（惠能大師跏趺處）



圖廿八：避難石（惠能大師挨入石中處）



圖廿九：大梵寺（今改為大鑑寺）



圖三十：五祖寺大門



圖三十一：大庾嶺山景



圖三十二：大庾嶺上惠能大師置鉢處（六祖寶殿）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述記

【懸談】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緣，能夠跟大家一起來研究這一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在我們中國祖師的著作，非常的多，但是所有祖師的著作，一般都稱之為論或是集，比如印光大師全集，一般祖師的著作，都是以集或論而稱的，而稱經的，只有這一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而且這一部經，是六祖大師自己親自命名的，可見這一部經，它的份量是非常的重，尤其在禪宗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印心經典，所以古來講解這一部經，也非常多，而且也有很多人喜歡這一部六祖壇經。當然，這一部經是禪宗的經典，所以在講述這一部經以前，我們要把禪宗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在諸位大德桌上都有一張講義，也就是禪宗簡介，我們就先來介紹禪宗，把禪宗介紹完了以後，再來正式講解這一部經典。

壹、禪宗簡介

禪宗又名佛心宗，亦云心宗，以心傳心，傳佛心印故。佛陀示現人間，教化眾生，講經四十九年，一共講了三百多會，依文字所講的經典，總括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這個都是由次第而入，最後入佛知見。換一句話來說，什麼叫做入佛知見？也就是明心見性，佛對頓根的眾生講圓頓法，佛剛成道的時候，在天上講華嚴，華嚴經就是圓頓法門，對三界外菩薩講的，而界內的菩薩及界內的眾生不能理解，為什麼？因為障礙多，我執、法執、煩惱障、所知障很重，所以對這種圓頓的教理，沒有辦法領會，所以佛陀回到我們人間，從基本的阿含開始宣講，次第而說、方等、般若，到最後的法華、涅槃，開權顯實，點出我們人人本具的這一念心就是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這是從漸教一步一步，到最後讓你明心見性，見

性成佛，這是屬於教下之教法，所以教下是依文字漸修而入的。禪宗是宗門，宗門是對緣熟的眾生，佛陀示教的方法就不是依文字了，為什麼？文字總是落在兩邊，總是能所相對待，有所依止。在講文字以前，我先來講述甚麼叫佛心宗？佛心就是當你的心，不住於世間的有，像欲界就是住世間的五欲六塵，也不住世間的清淨，像四禪天、四空天，他們叫做捨念清淨，住於清淨，佛心也不住世間的淨，所以染淨都不住，也不住出世間的涅槃寂靜相，也不住菩薩之空假中三觀，所以心地清淨到了極處，本性和盤托出，自性裡面具足恆沙妙德，本自清淨，元無煩惱與佛平等無二，所以古德常說：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教下是由漸修，最後契入到這個境界，漸法依於言說，文字而修證，一步一步登堂而入室，等到你證入之時，一切法都不可執著，故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以無所得故，才是真正一個覺悟的有情眾生。又如佛在金剛經說，他修行到二大阿僧祇劫的時候，見燃燈佛，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為什麼燃燈佛為祂授記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已經無法可得了，假若祂有法可得，燃燈佛就不為祂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為什麼呢？因為有所得，那就不是你的本地風光的流露。所以佛心就是一無所住，不住世間法，也不住出世間佛法，也不住清淨、解脫、涅槃，一無所住，這一念本來的心。如果有依文字所說的法，最後你還住了這一個文字的內容，就好像長爪梵志，他住了一個「一切法不受」，所以敗給了佛陀，佛陀真正的一切法不住，只有微笑作答。所以維摩詰居士入不二法門，也只是默然無言，無所依止。所以古德常云：向上一著，密不通風。為什麼？豁然頓脫，不住世間法，也不住出世間法，一切法不住，所以佛陀對上根利智緣熟的眾生，祂不再給予文字的教法，而是隨機應現以無門為法門，破其執著，令他頓悟本心，見性成佛道，此即是禪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門。所以佛陀在我們世間的教化，

以這兩種方法教化眾生，一個是教下，以三藏十二部經典的教理，來接引眾生。另外一種是宗門，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讓你親證這一無所住的本心。因為住法就成了法執，不是你自己清淨的本地風光。由於很多學禪宗的人，他們要參話頭，或者是默照禪法，都以盤腿面壁的方式，在那裏修行，很像大家都在坐禪，本來稱為佛心宗，但是佛心宗、宗門不容易體會，而盤腿面壁，大家看得很清楚，到了唐宋以後，每一個學禪的人，腿上的功夫都很深了，所以大家看這個樣子，很像是在坐禪，所以又把它取一個名字叫做禪宗，其實禪宗本來的名字是佛心宗，是傳佛心印的，是以心傳心，為什麼？因為清淨至無餘的本地風光是沒有任何依止的，沒有辦法用文字來傳的，因為文字已經落在兩邊有所依止了，你說對不對？

我剛才不是舉長爪梵志嗎？長爪梵志他的名字叫做摩訶俱稀羅，他是舍利弗的母舅，他看到舍利弗跟著佛陀出家，心裡很不服氣，就去找佛陀論道，他跟佛陀說：如果我輸了，我頭給你，我自殺謝罪，如果你輸了，你拜我當師父就好了。佛陀說：好！佛陀就問長爪梵志：你證得的境界是什麼？你是以什麼為宗？摩訶俱稀羅就說：我是一切法不受。這個境界很高了，一切法都不受了，根塵接觸，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就立了這個宗了。接著就換摩訶俱稀羅問佛陀：你是以什麼為宗呢？你的境界又是如何？佛陀笑而不答，摩訶俱稀羅說：你輸啦，你答不出來啦，你要拜我為師。佛陀就反問他，而說：我的不答，正是我的回答。為什麼？因為這才是真正一法不受的心地法門、本地風光。佛陀就反問他說：你說你一切法不受，請問您這一句話受不受啊？他一下想到，對啊！我已經受了這一切法不受的一句話了，「一切法不受」，其實我已經受了。佛陀阻止他自殺謝罪，反收他為弟子，教導他證得阿羅漢果。

佛經告訴我們不要分別、執著，要如如不動，諸位，如果你說：我現在已經不執著了。你有沒有執著？

執著一個不執著，你說我不分別了，有沒有分別？執著一個不分別，你說我如如不動了，有沒有如如不動？還沒有，為什麼呢？你執著一個如如不動，所以向上一路，你真正的本地風光，是離文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是無所依止的，所以唯有悟，你才能夠相應，故古德常說：一念無心，妙契真如。無心並不是什麼心都沒有了，才叫做無心，而是無有心，也無無心，這個心是什麼心？大家都搞不清楚，什麼是無無心？什麼是無有心？無無心我曉得，無有心我也曉得，無無心跟無有心合在一起，那是什麼境界呢？諸位，那就是你本來覺知的念，本來清淨，是你自己本來清淨的心，那就是無有心，無無心，所以學佛就是恢復你本有的清淨心而已，不是在你本有的清淨心性外面加上個清淨、解脫、涅槃。而聲聞就是在他本有的清淨心上加上個涅槃，不悟本性本來就是清淨、解脫、涅槃寂靜，而頭上安頭不悟本性。所以佛心宗是離名字相、言說相、心緣相，就在你那一念無心。無無心，無有心，相應妙契無住真心，當下即是。所以古代禪宗大德，往往這麼一拍，當下即是，叫你直下會取，直下承擔，不得再假以任何文字、言說，然後再來印證是否契入，如果你說我知道了，你的知道如果是透過文字言說而理解的話，那就落入第二義，不是第一義了，所以為什麼古代的禪宗大德，往往用棒喝，使令脫黏解纏，要你直下會取，直下承擔，即體即用，即用即體，無所依止之本心，也就是諸佛如來的心印，所以禪宗又叫佛心宗，我們看到市面上，常常在介紹禪的生活，其實禪的生活，有很多不一樣的層次。禪這一句話，本來是印度話「禪那」的簡稱，禪那就是定的意思，定有世間的定，乃至於有欲界的定，又有色界的定，也有無色界的定，也有出世間聲聞、緣覺的定，又有諸佛如來的定，所以佛陀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典的文字，其實都可以叫做禪學，為什麼？依戒而生定、依定而開智慧。但是如果要講到禪宗的禪那就不是世間的四禪八定，出世間的滅受想定，真正禪宗的禪的生活，而是你心無所住，不住有、不住空、不住世間法、不住出世間法，一切境界不染，不染

也不染，這樣的清淨心中，隨緣任運自生自顯，自性的真實妙用，此即是如來上上禪。所以你看這個境界多殊勝、多自在。古德龐蘊居士作了一首偈子，他說：鐵牛那怕獅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又說一句名言：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諸位，如果你真正做到這樣子的生活，你看，多麼殊勝，多麼自在，禪的生活就是自在、解脫，不落心意識思量、分別、執著，而是任性逍遙，隨緣自在，無障無礙，真正解脫的生活，所以禪的生活是每一個人所嚮往的。如果你能修學世間的禪定，遠離了世間的財、色、名、食、睡，你的內心境界，就沒有被這個五欲把你綁住了，你的生活就少掉了這一些煩惱，我們現在的煩惱是什麼呢？有五欲六塵的煩惱，加上貪、嗔、癡、慢、疑等煩惱，學了佛以後，由於你有私心，擔憂將來果報如何，所以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世間的五欲六塵把你綁住了，貪、嗔、癡、慢、疑也把你綁住了，然後出世間法的種種忌諱，也把你綁住了，所以有很多忌諱，你把你的心綁的這麼死，有這麼多的牽掛，你怎麼會得到快樂呢？所以得不到解脫。是誰把你綁住，原來是你自己綁自己，首先就是被五欲六塵綁住了，由於五欲六塵綁住，而產生貪、嗔、癡、慢、疑，然後學了出世間法，以我執為出發點，處處都保護自己，結果煩惱更多。所以四禪八定，他遠離了世間的五欲，這方面他解脫了，只剩下貪、嗔、癡、慢等色界、無色界之見思二惑，有一點這樣的煩惱而已，然後聲聞、緣覺，他把貪、嗔、癡、慢、疑、惡見等見思二惑全斷盡，但是還有一點纏縛把他綁住了，是什麼纏縛把他綁住了？涅槃、解脫、清淨、寂滅，所以他入偏真涅槃，灰身泯智、有體無用了，還得不到這種無礙自在。如來禪的生活如能再把被涅槃寂靜綁住的境界也解脫了，那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脫，隨順法性，隨順你這一念無住的真心，圓融無礙，自由自在的生活。諸位，這一念心本來具足無量智慧德能與如來平等無二，他絕對不會有障礙，他任何的作為，都合於大道，就是因為被纏縛住，著有著空，

著世間法，著出世間法，而不能顯發其無上菩提大道之真實妙用。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什麼叫率性？就是當你這一念心全部解脫之後，你就順著它就好了，它絕對帶你到圓滿的境界，絕不會讓你有任何障礙。世間人造惡或是造善，造惡業將來感惡報，造善業將來感善報，全都落在阿賴耶識裏頭。造作惡業，將來你這個身子要受苦報，你造善，還是被善業所牽引，善業牽引你這個身子，去享福，但福報享盡時，還是有三世怨的，只有隨順法性，行無為法，那就是真理至善圓滿，沒有業力來牽引你了。所以諸位，心本來具足無量智慧，這個真實的智慧，為什麼會不見了？就是因為你去攀緣外境，把它染污了，我們時常說，這自心的心體是空寂的，但是它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是如來的智慧寶藏。心體空寂，我們說是空如來藏，而妙用如恆河沙，名為不空如來藏，具足無量智慧德能，可是我們不守自性，念念往外攀緣，分別捨取外面的境界，融合到你心性的智慧以後，混一混，然後再從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吐出來，知見錯誤了、變質了、變酸了、發霉了、長蟲了、變臭了，所以就帶來了一堆煩惱，當你把這些執著分別、取捨境界去掉的時候，順著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無量的智慧就從你六根門頭顯現了。

下面傳佛心印的註解中說明，頓悟本心，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一切法，毫無欠缺，與佛平等無二，也名如來禪，此為達摩祖師所傳之禪。故達摩祖師云：「明心見性之謂禪」。有別於世間有漏禪，以及出世間的滅受想定之無漏禪。可知，禪宗不同於禪學，禪宗可以包括禪學，但是禪學不能包括禪宗，為什麼？禪學達到最圓滿的時候，你還要透過向上一著，密不通風，禪宗裡面稱為末後句，為什麼？你不能再有一絲絲的依止了，凡是執著語言、文字相的，都屬觀行的內容，都在覺觀的範圍裏，證入了禪宗的「禪」的時候，那是離覺觀的，覺觀就是觀照，像我們現在觀照自心，不要造惡，要造善，但是造善還是落於善的種子，離不開生死輪迴，故需進一步再提起覺觀，善惡兩邊都不著，修中觀，這樣還是有覺觀的，到最

後打成一片境智雙泯，能所雙亡，離了一切覺觀之時，名無功用行，率性之謂道，證到了稱性，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之時，才是禪宗的禪，所以禪宗之禪其境界是非常高的，高於一般的禪定。

貳、禪宗的起源

接著我們來介紹禪宗的起源，禪宗的起源記載於「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這一部經典裡面，記載著佛在靈山法會之時，大梵天王請佛說法，以金色婆羅花獻佛，佛拈花示眾，直示佛性，大眾根淺未識，迦葉領旨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乃至多子塔前，分座令坐，以袈裟圍之，告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予汝，付汝衣法，汝當守護」，故迦葉尊者為禪宗初祖。這就是禪宗的起源。佛陀在靈山法會上講述法華即將圓滿之時，經過阿含、方等、般若的薰習以後，弟子們明心見性的機緣成熟了，所以佛陀在靈山法會之時，大梵天王以金色婆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佛陀就藉著天王所獻的花，拈花示眾來直示佛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你說這有什麼意義呢？沒有，很自在，對一個心地清淨的聖人，這叫做隨緣任運，隨順真如本性自生自顯之妙用。我常講，現在大家都會說我隨緣，可是卻不了解隨緣的意義，隨緣是稱性的意思，隨順自性真實妙用之緣，真正做到隨緣是行無為法，這才是真正的隨緣。我們現在的隨緣，就是順我內心想要的叫做隨緣，不順我的我就不隨緣，那是隨習性而不是隨緣，所以沒有辦法，佛陀是真正的隨緣，直示佛性之真實妙用。因為我們現在這一念佛性已經被染污了，所以它在六根門頭是烏天暗地而非放光動地，當你這一念心，離了世間的染，及離了世間的淨，以及離了出世間的涅槃，心無所染，無所依止之時，行住坐臥、隨拈一法，無一不是佛法。所謂的佛法是什麼？就是當你證得這一念無染的心之時，你處世、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我們在說明佛所證得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種種無礙自在，我們會覺得這個智

慧太不可思議了。諸位，那只是恢復您清淨自性的德能而已啊！所以當你明心見性，證到自己生命的原貌以後，你隨便做任何事情，通通叫做佛法。故禪師云：吃飯、睡覺、上洗手間、教化眾生無一不是佛法，為什麼？都是真如本性和盤托出，無染本心的體用。此時名為一真一切真，哪有一法不真呢？都是你清淨實相的心地所流露出來真實的妙用。所以文字的佛法，是幫助你啟悟這一念真心而已，因為真心本來具足一切如來智慧德相，所以你隨順這一念真心自生自顯的作用，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其他語言、文字的佛法，是敲門磚渡人舟，故金剛經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語言、文字的佛法幫助你證到這一念真心，以後你做什麼事情，都是佛法。所以佛陀藉著拈花展示佛法，在他的手展示出佛性的妙用，因此開悟的人，佛性在哪裡起妙用呢？在眼、耳、鼻、舌、身、意生起妙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所以佛陀就藉著拈花直示佛性，就如金剛經中，須菩提尊者見到佛陀吃飯的時間到了，自然而燃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乞食回來之後，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佛陀也是示現本地風光，應用在日常生活，吃飯睡覺，事而無事，無事而事。所以人家問百丈禪師：你修行怎麼修得那麼好？他說：我飢來食，困來眠，其實他不僅是教化眾生，更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只是無有一事掛心頭，沒事就天下太平，沒事就解脫了。如果你修行的過程中，心中事情越來越少，這才是步入修行正軌。假若你每天很忙，問你忙些什麼？你說我沒事，一心清淨，沒事而忙，事而無事，人是動物，總是要運動運動，這樣你就修行成功了。古德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宇宙哪有一刻停止運轉的時刻，而宇宙日月星辰運轉，井然有序，卻無心造作，當你學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就是佛性的妙用了。佛陀就是藉著拈花，展示佛性的妙用。大家都搞不清楚，佛陀今日怎麼這麼興致蓬勃，還拈了一朵金色婆羅花，現在很多人喜歡在耳朵旁邊夾一朵花，如果佛陀這樣，那也一樣直示佛性，隨緣自在，一切自在，沒有任何障礙的。我們會打妄想，往往看到，開悟祖師的行為，

我們覺得他們在作什麼，是你在打妄想，他是沒有作意的，逍遙自在，你這樣的生活，你羨不羨慕啊？所以佛法叫你得到一個自在解脫，沒有困惑的生活，天下太平的生活，無事的生活，多麼自在啊。佛陀藉著拈花微笑，直示佛性，把佛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可是人天百萬，沒人知曉，不知道佛陀在表演什麼，此時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直下會取，所以這又名直下承擔，以心傳心，末後句，向上一路密不通風，入無縫塔，離一切文字言說，直下會取此無所依止的本地風光。譬如佛陀教我們不執著，你執著一個不執著結果還是執著，如果是真正的不執著，即是念本清淨，體用不二。迦葉尊者體會到真如自性體用一如，心生歡喜，會心的微笑，佛陀一見就明白了，迦葉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故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今付囑摩訶迦葉。正法眼後面這個藏字，是代表藏庫，是一個大寶藏之庫。大家要曉得，真正的寶藏在哪裡，這個正法眼能夠善巧分別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萬法盡通，一切不染，通達諸法實相，這個無上的智慧，不是從三藏十二部經文中得的，是從你清淨心中証證得的，我們現在看三藏十二部經典，有些我們看不懂，可是等到你心地清淨，開悟了以後，任何經典一看就懂。所以，了義的經典不是在文字，文字是讓你來印心的，有很多人學佛沒多久，來問我說：簡居士！萬一我開悟了，要找誰印證？我告訴他：大乘經典中如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楞嚴經、楞伽經等等，這些經典都可以幫你印證，怎麼印證呢？不是要你去了解經文裡面的意思，而是你打開經典，直接閱讀經文不要用心思維，而其中妙理玄義了了分明，念念相印，歡喜的不得了，那就是你契入了這個境界。為什麼呢？證明你的心清淨了，你那藏庫之門已經打開了。所以諸位，諸佛如來，三藏十二部經典，並不是佛陀去讀了很多書記憶下來，然後來教我們的，而是因為佛弟子修行上有問題請示佛陀，佛陀從清淨自性心中，自生自顯流露出來的知見，告訴弟子破解弟子迷惑而已，所以佛說法是說

而無說，無說而說的，祂沒有準備的，完全是正法眼藏，性德的流露。所以諸位，這個正法眼的大藏庫，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你這一念清淨自性心中。但是我們為什麼不悟呢？就因為，你被世間的五欲六塵染了，被貪、嗔、癡、慢、疑染了，被種種妄想、分別、執著染了，等到你甚麼時候把這妄想、分別、執著放下的時候，正法眼藏門就開了，這個時候你一聽就知道，這個是佛法、這個不是佛法、這個是世間的善法、這是小乘、這是大乘、這是圓教、這是頓教，你一聽就曉得，為什麼？你的正法眼開了，那個正法眼藏，藏庫的門打開了，這一念真心就是了。為什麼法華經稱為成佛的法華？就是佛陀幫每一位弟子點出來，這一念清淨心就是佛心了，你可以承當這一念心以後，乘願到三界教化眾生，福慧雙修悲智雙運圓滿菩提，就可以圓成佛道了，所以佛陀在法華會上，廣為弟子們授記。可知正法眼就是我們這一念真心。可是我們現在心被染污了，被攀緣心、分別、妄想、執著染污了，不能起正法眼的作用，所以必須藉著佛法來薰習，語言文字是佛陀從真如本性流露出來的智慧，從佛陀的正法眼藏流露出來的智慧，所以我們用佛陀的教法來薰習，薰久了，自然也會薰出一點智慧來，而真正的正法眼，就是我們每個人原本具足的，只是你看不破，放不下，而不能證得，故知這個正法眼藏的藏庫，就在你一念心中，可惜我們就是不守這一念清淨的本心，只為了貪得外面的一點六塵味道，得到一點感官瞬間即失的快樂而已，而迷失了自心的無量智慧的寶藏，所以古德證悟以後常說：眾生只為貪得一粒米，而損失了整糧倉。我們只為了世間的一點好處，而把如來藏正法眼藏這個藏庫遺失掉了。眾生本來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在這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所以佛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這個涅槃妙心也就是正法眼藏的體，這個藏庫就是涅槃妙心。我們現在這個心不妙了，不是落在有，就是落在空，所以不得解脫，涅槃這兩個字就真正解脫了。涅槃這兩個字是印度話，翻成中國話為火熄滅了，就像在火災現場裡面的人，非常的痛苦，有的人甚至火還沒燒

到自己，被濃煙燻得受不了，就從高樓跳下來，如果火熄滅了，你看他多快樂，多安心。我們一直在苦惱的火宅中，可是我們感受不出來，為什麼？已經苦慣了，不知道苦，就如同蹲在廁所旁邊久了，不知道臭是同樣的道理，不知道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名為「堪忍」世界，因為大家很會忍苦，忍習慣了不知是苦，故名「堪忍」世界。如果你藉著修行，把這一些煩惱、執著、妄想去掉以後，那些貪、嗔、癡、慢、疑、財、色、名、食、睡，也在你心中解脫了，好比你以前身上背著好重的物體，突然之間如釋重負，放下來了，好輕鬆喔，所以解脫的人就是這種感覺，全身輕安自在。所以有很多人學習靜坐，入了禪定，心裏沒有妄想，心很清淨，忽然感覺自己浮了起來，浮到空中了。其實沒有浮起來，還是坐在那裏，為什麼會有浮起來的感覺呢？就是那些將你壓得很重的五欲六塵，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放下來了，所以你感覺到輕安起來，就是這樣。如果你再把禪定養成習慣，那一種會浮起來的感覺就沒有了，為什麼？習慣成自然了。就好像沒有吃辣椒的人，吃一點點就覺得很辣，之後你越吃越多，吃到最後，再多也不覺得辣了。目前我們已經累積很多的苦了，而我們都不曉得，所以你在修行的過程中，也是一樣，一步一步的解脫，而你也不覺得我已經在解脫中，唯有經過用功修行，一段時間以後，雖然沒有覺得有什麼樣的解脫，不過以前如果有人對你怒目相視口氣粗暴，你一定會馬上以牙還牙，回到家裡還惦念不忘，心思報復，幾天都難以釋懷。經過你這麼多年修行以後，遇到這種情況，你反而會覺得他怎麼這麼不明道理呢？如果有什麼機會，我應該要勸導他學佛，過了以後，你就沒事了，也不會放在心上，這就是修行進步，得到初步的解脫。所以，你心在進步中，也沒什麼感覺啊，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就能夠感覺到，我真的進步了，見地不同了，思想也變了。如果你心的修行，都在進進退退似有似無，也許你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你修行進步或是退步，沒有機器可量，不同於量身高體重，所以有些人自己覺得已經修行二、三十年了，知

道許多佛法，能言善道，看似個老修行人，然而心性上貪、嗔、癡、慢甚至比未修行還嚴重，理清楚，而事糊塗。好事也做的很多，可是在解脫道上，還是本來的面目，沒有進步，為什麼？沒有地方量，自己以為在修行，其實根本沒有修行，只是在修福而已。所以有很多人說：奇怪！我做了這麼多好事，也修的這麼久，為何煩惱還是這麼多？為什麼？得不到真正的智慧，提不起真正的觀照，所以要明白菩薩道不是人天法，我們現在以為行善布施就是菩薩道，行善布施是人天法，菩薩道是要明心見性，了解空性，了解空性之後，才能夠真正看得開、放得下，才能夠真實證得解脫的涅槃。所以涅槃就是解脫，當你心無所住，不被污染的時候，你真正得到解脫了，當你真實得到解脫之時，也無證得解脫之感，因為自性本自解脫，不能頭上安頭啊！如果你覺得我解脫了、我心清淨了，那是捨念清淨，你還有一個解脫的念，還是有一個法執著，所以為什麼叫做：向上一路，密不通風？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所以要證得即無解脫亦無纏縛，染淨一如，體用不二，那才是真正的解脫，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以心經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到這個時候，這念心可就妙了，遇到了境界，他自生自顯，顯現出無量功德妙用，全是真理的顯現，絕不造業。故真淨文禪師云：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天道；應用在臨時，莫言妙不妙。你沒有一切心的時候，有心也離，無心也離，用在臨時，隨手拈來，全是佛用，多自在啊，我們有一切心遇到境界，就會想到利害得失，恩怨情仇，人我是非，必定造諸善惡業，輪迴生死這就不妙了。所以你的真心被這些外來的東西染污了，染污之後根塵接觸起作用，變成煩惱了，不妙了。而當它離一切相，無一切心之時，遇到了境界，馬上流露出四智菩提，這可就妙了，心體空寂，卻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智慧。這個智慧不是學來的，是自性本有的，先天具足的，名為無師智，是名大道，人人具足，不假外學。為什麼用這個妙，就是這個道理，心體空寂不假思索，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說，怎麼做，其作用至極圓滿，全是真

理的化身。

古德告訴我們：大智若愚。為什麼說大智之人，很像愚笨的人。因為他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相，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所以不與人爭，於世無求，吃了虧也不會計較，他受了騙，也不會記恨，碰到什麼事情，他一切明白，一切清楚，利害得失，一切隨順因緣，心地清淨，毫無掛礙。他大智若愚，不是很笨的若愚，他什麼都懂，凡事都看得很開。諸位，如果你越修越看得開，越放得下，那您真的解行相應了，如果你越修眼睛越明，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越看越清楚，斤斤計較，那糟糕了，你煩惱很難斷。大智若愚，人家以為是愚，但是他可不愚，因為他慢慢跟這個妙心相應，妙心即是涅槃解脫。當你大智若愚之時，正法眼藏也就一直開顯出來了，所以實相無相也是這一念無住的真心，無有相，無無相，虛靈不昧，遇到境界會現相，所現之相就是般若。故又云：實相無不相，所以當您證得能所雙亡，境智雙泯，這絕待一心之時，您就證入一真法界，你就看到真實境界了，實相的境界就在我們眼前。實相的境界都在我們眼前，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多心，能所相對，轉真成妄，妄的境界是識心所變現，當您證得一心時，實相境界現前，實相的境界，就是涅槃妙心，就是解脫的境界。當您心無所住，無所依止，一心清淨時，就入了這個境界，所以底下就說明：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以心傳心，傳付給摩訶迦葉。所以，正法眼藏，以心傳心，直下承當，不是用語言文字相傳的，而是印證汝已契得本心。故云：佛佛唯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所以佛陀就把袈裟傳給迦葉尊者，汝當守護。守護這涅槃妙心，所以迦葉尊者成為禪宗初祖。

參、中國禪宗的由來及發展

接下來介紹中國禪宗的由來及發展：在達摩祖師西來以前，我國自東漢恆帝建和二年（西元148年）就有小乘禪學的翻譯。如安士高所譯「大安般守意經」，教導把心安住一處，攝心不亂。及「禪定方便次

第一，指導如何修行禪定的方便，比如調身、調息、調飲食、調睡眠、調心之方法，以這一種禪定的方便次第。當時是修這種小乘的禪法，而後經三國、西晉、東晉至南北朝約四百年間，不斷有梵僧來華傳譯禪經。漸漸由小乘禪法演進成大乘禪法。而當時印度因受回教入侵，大乘佛法日漸衰微，達摩祖師依其師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指示，見東方大乘氣象成熟，故泛海東來，傳授心法，而成中國禪宗初祖。迦葉尊者，是西土的禪宗初祖，達摩祖師是我們東土的禪宗初祖。

菩提達摩為南印度香至王之第三王子，原名菩提多羅，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付法後，把「多羅」二字更名為達摩，以避師名。菩提達摩，漢譯「覺法」。當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遊化至香至國時，國王奉為上賓，非常禮遇，並以國寶之摩尼寶珠供養尊者，般若多羅尊者以寶珠試其三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及第二王子皆云：「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熟能受之」第一王子跟第二王子都說了，這一顆牟尼寶珠非常的尊貴，是世間的稀有珍寶，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夠有價值了，這個只有供養尊者，是最合宜了，只有你能夠接受這種供養，唯第三子云：「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法中，法寶為上。」他說這顆寶珠是世間的寶，不能出三界、了生死，等到我們死了以後，它還得留在世間，帶不走的，所以最珍貴的東西是法寶，它讓你能夠出三界、了生死、證涅槃，所以是法寶為上，他又說：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你看他小小年紀，就能說出這一番話了，說這個光是寶珠的光，它並不是最高尚的，真正高貴的是智慧光明，它能夠分別邪正，不墮三惡道，他說：此是世明不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也就是說這種寶珠的光明是世間的光明，不足為上，真正的光明是你心智慧的光明，這才是真正的為上，菩提達摩又說：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以智光來辨於此，寶不自寶，珠不自珠。他這一番話，講完了以後，般若多羅尊者知是法器，後付之予法。師得法後，復問祖曰：「我即得法，當

往何國，而作佛事」他說：我承受祖師你的衣法，但是我的法緣在什麼地方，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廣度眾生。般若多羅尊者告訴他說：「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大意是你現在雖然得法，但是緣還沒有成熟，現在先不要遠離，先留在香至國，等我入滅後六十七年，你當往震旦，震旦就是中國，你到中國去設大法藥，直接接引最上根，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乘佛法的因緣成熟了，如果緣不成熟，達摩祖師來了也沒有用，大家不能接受這種大法，所以達摩祖師就留在香至國這個地方，直到他的老師圓寂以後六十七年，從南印度泛海東來中國，經今日之馬六甲、暹羅、柬埔寨等沿海，備極辛苦，經三年時間，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亦有說普通元年，約西元520年（有爭議），在西元520年的時候，始達中國之南海，即今廣州海岸，於當年九月二十一日廣州刺史蕭昂迎接祖師，並奏聞梁武帝，武帝於同年十一月一日迎至金陵（今之南京），當時的金陵是梁朝的首都，梁武帝將達摩祖師迎請到首都，入宮拜會之時，梁武帝不問法、不求法，而問達摩祖師云：「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你看他只求福，在壇經裡面，六祖大師說他心邪，貪求福德，不知修真實的功德。達摩祖師告訴梁武帝：「實無功德」。達摩祖師是真修實證的聖者，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絕對講真話。為何佛陀在法華經上說，一個初學佛的人，不能親近王公、大臣，一定要你得到安樂行的時候，什麼叫安樂行？心不動了，無心於萬物，那就可以親近王公大臣，教化一切不同品類的眾生，否則的話，如果對一個會心動的修行人，皇帝問他說：我做這麼多的事情，有沒有什麼功德？他回答保證，讚嘆的不得了，會說：「皇上這個功德實在太大了，大概快成佛了」，皇上龍心大悅，紫衣袈裟，黃金萬兩。但達摩祖師卻說：毫無功德可言。「實無功德」，當然梁武帝聽起來就很不舒服，哪有人講話這麼沖的，但是是一個修行人，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所以學佛的人，一定要懂得講如實語，老老實實的講，所以直心第一步要學什麼？

當然直心最圓滿的是正念真如，心地清淨，直接從真如的心中流露出來的，不假思索的，不經過六意識分別，思量的，這是正念真如。但是我們在修學直心，處事、待人、接物之間，都要表裡如一言行一致，千萬不要口說一套，心裡想一套，做的又一套，這樣的修行，絕對不會有成就的，所以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曉得，達摩祖師就是做一個很好的示範給我們修學。他說實無功德可言，帝曰：「為何實無功德？」梁武帝就問了：我做了這麼多好事情，為什麼沒有功德呢？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這種功德不是你造善造惡累積而來的，即使諸位你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乃至無量劫的生命布施，你那真如實智，也不會比別人多，為什麼？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人人平等，具足無量智慧德能，不因你造善造惡，而有所減損，所以這個本具的功德不是修福所得，而是您真正能夠看得破、放得下，這一念清淨心就是了。當佛陀在菩提樹下開悟之時，祂很感嘆的講了一句話：「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俱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如果你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了，無師智、自然智、一切如來智慧即得現前。所以這一念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樣無量無邊的功德，不是因為你造善造惡而有增減的，每個人平等的，所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是我們斷惡修善，修福修慧，這只是去煩惱，藉修德顯性德，恢復自性的原貌。所以如果你修行，念念執著功德，貪著於出世間法，以我為中心在修行，越修我越大，怎麼能夠破除身見、我執、我慢呢？所以有很多人修行越久，我慢也就越大了，雖然道理懂很多，但是這個我去不掉，那跟佛道是相背而馳的，因為修行第一個就是要去身見、我執，如此才能破法執。所以達摩祖師才告訴梁武帝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沒有我、沒有能所、沒有對待，這樣的功德，不是用買賣的，不是我做多少善事，就可以感得的，因為如是功德是每個人本具的，不是因為你造善或造惡，而有所增減的。是故經上常說：「這一念自

在功德，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是法平等」。但梁武帝還是不悟，又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第一義就是最殊勝了義，聖諦也是諸佛如來所說的最真實之教，是指什麼呢？這一問就落在語言文字上了，心意識可以攀緣，而最了義就是無住、無相、無念的境界，如果說：我已經無相、無念、無住了，又落到第二義，因為你內心還有這些：無住、無相、無念的執著。所以我剛才已經講了，修學證果是離一切覺觀的。完全是隨順真心無功用行，隨順這不著有、不著空的這一念無住真心之妙用，是率性自然任運，也不是依於無住而起的觀行的，那就有觀照了，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未亡，境智雙亡能所雙泯才能證入聖諦第一義啊！所以他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佛陀所講的究竟圓滿的真理是什麼，祖曰：「廓然無聖」。你若說佛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因為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你稍有一絲絲執著都不行，你執著一個不執著，這樣也不行，你執著一個清靜，變成四禪八定，你執著一個空，空不是究竟的實相，所以佛在金剛經說得很清楚，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所以金剛經的內容就是如是我聞四個字，要您直下承擔，直下會取，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之自性清淨心，「如」是體「是」是用，中間不夾著任何的覺觀。有覺有觀，那不是自性真用，所以達摩祖師告訴他：「廓然無聖」，妙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萬法唯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你自心起分別，可是梁武帝還是不悟，所以他接著又問：「對朕者誰？」意思是你說廓然無聖，然而出家人有凡夫僧與賢聖僧，達摩祖師是聖僧，那麼在我面前的這一位又是誰呢？祖答曰：「不識」。梁武帝覺得這一個人有問題，怎麼你連自己都不認識了。諸位，如果你悟到了心性，人家問你：你是誰？你就跟他說：我也不認得。為什麼？這一個五蘊身是假的，真正的你，是你的那一念真心，你那一念心迷了造了業，變成了一個識神，神識才去投胎，假藉四大以為身，執身為我，然而五蘊無我四大本空，只是自心中所生起之身見、我執之觀念而已，真實的我就是那一念心性而已，

每一個人真正的面目，就是那一念心性，不生不滅，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平等無二，所以我常勸人家，你現在要薰習，覺知我就是那一念心性而已，不是這個身體，那一念心性自由自在，沒有障礙的，你現在如果不薰這一念心性，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到時候臨命終時，一定很害怕，害怕我快要死了，其實心性哪有生死的問題，心性本不生滅的，有誰看到心性是什麼樣子呢？經云：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沒有一個人見過他，是什麼形狀，雖然見不到，摸不著，但有作用，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佛陀拈花示眾，展示佛性，這就是心性。如果我們拈花，是展示我們的煩惱心，差別就在這裏。所以我們行、住、坐、臥，沒有一法不是煩惱，佛陀心清靜了，沒有一法不是佛法。心到底長什麼樣子？沒有人見過，但是他的作用確歷歷分明，真空妙有，達摩祖師跟梁武帝講實話，我不認得，因為達摩祖師他不執著這個身子，他沒有我執，心性長什麼樣子？我不認得，因為沒有人見過。而梁武帝因無法理解，實在聽不下去了。我們看六祖慧能大師的電影劇中，這時梁武帝大叫一聲：送客！達摩祖師希望能度梁武帝，如果梁武帝能夠承受這個大法，他以皇帝的力量來護持這個心地法門，那有多殊勝，想不到，緣不具足，所以達摩祖師離開了梁武帝，渡過長江往魏國而行，當時，達摩祖師採了一片蘆葉安置江邊，雙腳踏在這片蘆葉，就這樣順流渡江了，度過了長江到了魏國，於後魏孝明帝正元元年，至河南登封縣西北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等待機緣，時稱壁觀婆羅門。因為他是從印度來的梵僧，當時稱印度來的梵僧為婆羅門，因為他整天都在盤腿面壁而坐，所以大家都稱他為壁觀婆羅門。那麼為何會稱為禪宗，祖師盤腿面壁就像在坐禪，本來名佛心宗、宗門，但是由於祖師盤腿面壁像是坐禪，所以才有禪宗之名，後來達摩祖師遇到慧可大師，慧可斷臂求法，而傳法於慧可。慧可大師他為了求法，那時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對任何人不理不睬，慧可大師到了達摩大師這個地方求法，大師一樣不理不睬，慧可

大師為了求法就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大雪一直下，雪的高度淹到了他的腰，這個時候達摩祖師知道他求法心切，是個可造之才，就站起來走到外面問他說：你何苦呢？為了甚麼呢？慧可答道：我為了求法而來。我為求得到大師無上妙法。達摩祖師說：這無上妙法，是諸佛如來無量劫來，歷劫捨身而證得的，豈能以小德、小智所能得，除非雪地變紅。慧可大師聽了以後，從自己身上抽出戒刀，往他自己左手一砍，血就噴了滿地，果然雪地變紅，然後早上他這一隻左手手臂，稟報祖師云：我用這樣的決心來求法，可不可以得聞如來無上妙法？此時慧可求法之心已經是至誠恭敬到了極處了，所以修學佛法，是要以恭敬心才能入手，才能夠悟道。達摩祖師說：你是以什麼因緣？要來求這個法呢？慧可大師答道：祖師！我心不安，所以我要來求法。諸位！這個話不容易啊，這句話在慧可的口中說出來，我們聽起來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請問有哪一個人體會到我心不安呢？因此才來學佛。許多人學佛為求健康、長壽、事業順利、平安無事、諸事吉祥、求感應、求加持。頂禮三寶都是在那裡求，而不是真正想出三界、了生死、證菩提、度眾生，不是真正要斷煩惱，所以都是在世間的有漏福報裡面做功夫。您看慧可大師，他所提的這個問題，實在是值得我們學習，他說：我心不安。我為了心安，可以斷臂求法，達摩祖師知道他是一個法器，對慧可開示道：將心來把你安。你把心拿來，我就幫你安心。慧可大師於至誠恭敬心中返照自心，東找西找，覓心了不可得。諸位，我們現在馬上返照自心，有沒有心，第一個就是有「我」的我執心，我就在了，我在了，第二個念頭就不知道在想什麼了，所以你隨時錯用心，因為這時慧可大師的心至誠恭敬到了極處，一念返照，覓心了不可得，達摩回答道：我與汝安心竟！我已經把你的心安好了。而後達摩祖師傳法於慧可大師，達摩祖師付法後，於梁武帝大通二年（西元528年）示寂，葬於熊耳山，葬後三年，魏使宋雲從西域返魏，遇達摩祖師於蔥嶺，見手攜一隻草鞋，宋雲問大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宋雲歸，此時魏孝明帝已崩，

孝莊帝繼位，奏明其事，帝令啟墳，唯見空棺，空棺內存留一隻草鞋，其實達摩祖師根本就沒有生死生滅，他老人家留下了一個紀念品，把一隻草鞋留在中國，他自己提了一隻回去了，而傳法給慧可。有一個公案說明祖師傳法的過程，我也把他說明一下：達摩祖師知道，他住在中國的緣將盡之時，他也知道他傳法的因緣已經成熟了，那時候達摩祖師有四位入室弟子，達摩祖師把這四位弟子，召集來告訴他們說：「時將至矣！汝等蓋各言所得乎？」我要離開中國了，傳法的因緣到了，你們說說看，自己修行的見地，我來為你們印證，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看看你們的知見，是不是入佛知見。達摩祖師開示以後，第一位弟子名道副比丘，他說：「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不執不離，可是他還是有覺觀的，不執文字也不離文字而為道用，所以他的日常生活的作為，還是有覺觀，未離覺觀，還有文字的內含，但是他覺觀離文字相，所以達摩祖師告訴他說：「汝得吾皮」你跟我學了這麼久，可惜啊！只得到我的皮而已。另外一位弟子，總持比丘尼她就說：「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我的見地就是，如同阿難見到阿闍佛國的時候，一見便永不再見，這意思就是什麼？一切法不住心，一切法不住，就好像長爪梵志說：我一切法不受，我不住了，一見就永不再見，念念不住，如水常通流，達摩祖師說：「汝得我肉」為什麼呢？因為他還有一個不住，對不對？還是有一絲絲的覺觀，如同我以前所解說，心中若存有我已經都不執著了，你還執著一個不執著，總持比丘尼還執著一個不住，有這個影像在心有所依止，所以達摩祖師說：你只有得到我的肉。第三位道育比丘說：「四大本空，六塵非有，而我見處，實無一法可得」，他實無有一法可得，可是心中還是任實無有一法可得，所以達摩祖師就告訴他說：「汝得到我的骨」，因為他心中還有所依止，未能任性逍遙打成一片，空有不一，圓融自在的境界，就像心經所說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就真正圓融了。最後輪到慧可大師，他一句話不說，老師有指示，他

走到達摩祖師前面頂禮三拜以後，回到他的位子，依位而立，達摩祖師非常歡喜的說：「汝得吾髓」你得到我的真髓，為什麼？這是真正的不二法門，心性的流露，中間不假以一絲覺觀，無功用行，無修無證，無取無捨，本來具足，每一個人都具足這樣的功德，不需再有所依止了，直接把真如本性的妙用和盤托出，老師有指示，我到老師面前頂禮三拜後，回到了原位，不曉得老師還有什麼吩咐沒有。你看，不假文字，離了覺觀，入不二法門，率性之謂道，所以達摩祖師說：你得到我的真髓。然後告訴慧可說：「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所以慧可大師，就成為中國禪宗二祖，故達摩祖師為中國禪宗之初祖，初祖傳法二祖慧可大師，二祖傳三祖僧璨大師，三祖傳四祖道信大師，四祖傳五祖弘忍大師，五祖傳六祖惠能大師，六祖惠能大師以後只傳心法，不傳衣法，如達摩祖師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所以達摩祖師就成為中國禪宗初祖，然後傳法給二祖慧可大師，而後慧可大師再傳法給僧璨大師。僧璨大師他親近慧可大師之時，是一位居士，身上有很多病，所以他見慧可大師的時候，就說：弟子業障深重，請大師為我懺罪障，慧可大師就說：「好！你把罪障拿來，我幫你懺。」因為僧璨心很清淨，東找西找，找不到罪障，回答道：覓罪障了不可得。慧可大師云：我已經幫你消了罪障了。故知真正的懺悔，就是心乾淨了，罪障也就空了，所以實相懺悔，就是心地空寂之時，業障也就無所住了，亦如古德開示：業障本空將心懺，心境空時罪也亡。所以你去打禪七的時候，主七和尚起七時會說：「心空及第歸」。當你放下萬緣，空有不住於心之時，就是心空及第歸。僧璨大師開悟了，所以慧可大師就把衣法傳給了僧璨大師，僧璨大師再傳給四祖道信大師。道信大師他親近僧璨大師的時候，他也一樣提出個問題，他說：大師！請教我解脫法門。他請求僧璨大師教導他解脫法門，僧璨大師反問他：「請問你，

是誰把你纏住了呢？他東找西找說：沒有人纏我啊？僧璨大師說：既然沒有人纏你，我已經幫你解脫了」。諸位！真的沒有人纏我們啊，是自心攀緣外塵境界，自己纏縛自己，所以得不到解脫。因此道信大師得法於僧璨大師，然後僧璨大師再傳法給弘忍大師。弘忍大師本來是一個栽松道人，當他親近道信大師之時，年紀已經很大了，他要向弘忍大師求法，要跟他出家，道信大師說：你已經這麼老了，以後再說吧。所以就沒有答應，隨後，栽松道人洽商一位周氏女經過她的同意，回去就入涅槃而轉投胎周氏女為周氏女之子。有一天，道信大師到黃梅縣的時候，看到一個小孩子，年紀很輕，相貌非常不凡，他覺得這個小朋友善根利智，相貌不凡，道信大師就問他：小朋友！你姓什麼啊？這位小朋友答道：「姓即有，非常姓」，這個答話裡面有雙關語的，道信大師一聽很驚訝，師問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道信大師這麼一聽，就知道這位小朋友根性大利。小朋友答完了以後，就要求道信大師說：大師！我想跟你出家好不好？道信大師一看他，才四、五歲的小朋友，就說：你太小了，長大一點再說吧。這時候小朋友就說：師父啊！我老的時候你嫌我老，現在我年少，你又嫌我小，你到底甚麼時候度我呀？這時候道信大師才想到，這個小朋友原來就是以前的栽松道人投胎的，這時道信大師就跟著這位小朋友去找他媽媽化緣，要跟他媽媽化這一位小朋友出家修行，他媽媽也明白這一位小孩子出世不凡，所以就把她這一位獨生子布施給道信大師，這位小孩也就是日後的弘忍大師，後來道信大師就把衣法傳給了弘忍大師。弘忍大師再傳給六祖惠能大師，從六祖惠能大師以後，只傳心法不傳衣法，而且自六祖惠能大師以後，其後世弟子，依各人修行的方式不同，發展為五宗二派。五宗為臨濟宗、沩仰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二派為黃龍派、楊岐派。因二派出於臨濟宗，後又歸入臨濟宗，故今人皆云五宗，少言五宗二派。五宗接人契入本性之門徑方法，雖然不同，但掃除情識，徹證心源則無二也。後沩仰宗滅

於唐朝末年，法眼宗流入高麗，今唯存臨濟宗、曹洞、雲門。而以臨濟宗為盛。星雲大師就是臨濟宗的子弟，廣欽老和尚也是臨濟宗，所以台灣現在臨濟宗子孫很多，有人說臨濟宗子孫滿天下。禪宗的傳承簡介到此為止，而六祖大師得法的因緣，在後面經文中再說明之。

肆、如來禪祖師禪

前面我們把禪宗的由來及發展，介紹完畢，現在我們來介紹什麼是如來禪？什麼是祖師禪？兩個到底差別在什麼地方？首先我們先來介紹如來禪，大家要曉得，禪定的這個禪，在佛教中主要可以分成三大類，一種叫世間禪，一種叫做出世間禪，一種叫出世間上上禪，出世間上上禪，就是如來禪。什麼是世間禪呢？其實欲界也有欲界的禪，比如說我們說修福，修上品十善，你如果不修禪定，最多只能昇到忉利天，而欲界第三層天夜摩天以上，那就需要欲界的禪定，從夜摩天到欲界第六層天他化自在天，雖然他們不像四天王天、忉利天有男女之間的性行為，但還是有五欲之心，所以欲界雖有欲界的禪，但是在佛法裡面，欲界的禪未離五欲，比如欲界的夜摩天，男女之間，他們只是互相擁抱一下就滿足了，沒有兩性之間的性行為，到了他化自在天，他們只有互相看一眼就滿足了，心就安定了，但是他們還是有五欲六塵之心，不列入於佛法中所說之世間禪，佛法中所說的世間禪定，從離五欲之四禪定、四空定，才可以稱為世間的禪定。四禪的初禪與二禪，還有喜受與樂受兩種，歡喜是從內心產生的，快樂是從身子感覺出來的，心有憂與喜受，身有苦與樂受。初禪名為離生喜樂地。因為他們剛離了欲界的五欲心，但心中乃依止於梵戒，心還是有所覺觀的，到了二禪的時候，他以定所攝故名定共戒，所以是定生喜樂地。但是還有喜受跟樂受二種，到了三禪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心裏的憂喜，有喜受是因心動，而生歡喜，三禪只剩身上之快樂，而無心中之喜受，是故三禪名為離喜妙樂地。所以您想想看，我們很喜歡歡喜，也很喜歡快樂，可是對禪定來講，

那都不是好東西，到了四禪以後，才證得捨念清淨地，所以四禪以上，乃至四空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這四空天，皆是捨念清淨，他們遠離了世間的苦、樂、憂、喜四種受，但是捨受還在，雖然他們還有捨的這個念在，但已經覺得清淨了，這種清淨壽命很長，像非想非非想處天，他的壽命是八萬大劫，但是他定境喪失之時，還是輪迴六道，出不了三界。所以這四禪八定，名為世間禪定。出世間禪就是依四聖諦，以及十二因緣法而修行，而證得阿羅漢，或辟支佛果，所證入之定為滅受想盡定，我執破了，法執還沒破，所以他們證得的是偏真涅槃，這一種禪，我們稱為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那就是如來禪了，唯有菩薩才能證得，菩薩依六度萬行的修持，開智慧，證得般若波羅蜜，為不共般若，不共於二乘，即是出世間上上禪，也就是諸佛如來的禪定，楞嚴經裡面所說的首楞嚴大定，也就是如來禪，如來所證得的禪定。禪的分類很多，但是最主要不出這三類，而欲界的禪定我們不討論，因為那差得太遠了，他還有五欲六塵的需求心，算不上禪定，最起碼要遠離五欲之心，沒有財、色、名、食、睡之想念，如此才能合於佛法中所稱之世間禪，佛法中把禪定分成這三種禪：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出世間上上禪這是如來禪。

如來禪與祖師禪：達摩祖師西來，尚以四部楞伽經印心，以印證所證為如來禪（如來上上禪），及至中唐以後，盛行以棒喝機鋒、坐禪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下承擔之禪法來接引眾生。故仰山慧寂禪師乃另立祖師禪之名，以一念返照、契會本心，不立文字，直下會取，見性成佛道之圓頓法門，為達摩祖師所傳之心印，而把如來禪視為教內之禪。故太虛大師解為如來禪是落功勳漸次的，祖師禪是一念返照，頓悟本心的。達摩祖師東來，他除了衣法交給慧可大師以外，另外還交付四部楞伽經以為印心。慧可大師斷臂求法，達摩祖師問他：這是為了什麼呢？慧可答曰：我心不安。達摩祖師答道：將心來！與

汝安，慧可云：覓心了不可得，達摩祖師告曰：與汝安心竟。這個時候慧可大師一念返照見到了那一念無住，空寂之真心。慧可大師雖悟了這一念真心，尚不能念念相續，打成一片，所以那時達摩祖師還教慧可大師觀心保任，怎麼保任呢？祖師教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教他用這種方法，保任這一念心，不去攀緣外塵境界，心不住有、不住空，當下這一念就是實相心。諸位，我們原本這一念不住有、不住空的心，現在都在住有、住空。就因為您住有、住空這一念真心就不能顯現，當您的心離了有、也離了空，真心就起作用了，也就是佛性顯現其真實的妙用。所以，心就像水一樣，水如果有波動，就不能照，當水沒有波動的時候，照性就顯出來了，就能映現空中倒影。所以佛在涅槃經中，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個國王很喜歡聽胡琴這一類的樂器，國王問道：這個聲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大臣拿了一個樂器來，稟報國王言：是從這裡出來的。國王對著樂器下令道：「聲音」你給我出來。結果還是靜悄悄的，最後國王把樂器敲破要找聲音，怎麼找也找不到。聲音的確是從樂器出來，但要有緣才能出聲，所以佛種從緣起，諸位！佛性就在我們這個起心動念的心，就在裡面沒錯，但是你起心攀緣，不是攀緣有、就是攀緣空，不是墮在「空」這一邊，就是墮在「有」這一邊，不能離空、有兩邊，所以真心現不出來，當您的心離了空、有兩邊，空、有皆不住之時，佛性就顯現出來了，所以達摩祖師，就教慧可大師用這種方法：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不住空，不住有，絕不攀緣有無，守本真心，守這一念常住真心。慧可大師證到這個境界時，他請示達摩祖師道：弟子已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已經不動心了。達摩祖師問慧可：「莫成斷滅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像鏡子照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一點都沒有沾染，沒有能所對待之分，所以我們稱為無知覺明，他了了常知故，不住空、不住有，在金剛經所云：菩薩通達無我法

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達摩祖師為慧可印證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你所證的就是諸佛如來妙心，以心傳心，印證慧可大師所證得為如來禪。所以達摩祖師所傳的，有方法而入的，證果時達摩祖師為慧可印證為如來禪，可是到了中唐以後，那時盛行於棒喝，為什麼？因為若有說法，反成為法執，故以棒喝之妙法為緣熟之機，脫却身心萬法，證得無所依止之本心。所以在中唐以後就是這樣，他怕你執著文字，比如教你不要執著，結果執著一個不執著，還是執著，又如教您離一切諸相，你執著一個我離一切諸相，結果還是有一個「離一切諸相」未離，心有所染。所以到中唐的時候，乾脆就以棒喝，你心裡有所執的時候，一棒打下來，令你將那個執著豁然頓脫，然後馬上叫你迴光返照，照見你那一念無住的真心。他用棒喝把你本來心有所住的法相，或是非法相，打了下來，立刻返照自心，直下會取，直下承擔，這一念無住真心，讓你頓悟菩提，明心見性。所以中唐以後就盛行這個方法，或者是專以坐禪等，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來接引眾生。這個用意對緣熟的修行人是很好的，免得你又執著於法相，所以到了仰山慧寂禪師的時候，他就另外創立一個祖師禪的名稱，以此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這種，直下承擔，直下會取，不假文字的這種頓悟法門，認為這真正是達摩祖師所傳的心法，故名為祖師禪，而把如來禪，視為教內之禪，依教修心，最後頓悟本性，落功勳次第，依次第而入的，有門而入的，所以太虛大師解釋如來禪是落功勳漸次的，佗是有次第的，一步一步登堂入室，而祖師禪是頓悟本然，豁然之間以無門為法門，直下承擔，直下會取，直見本性。也有說如來禪是指證悟佛性的本體，而祖師禪是發揮佛性的大機大用的，這兩種說法都通。

底下我舉一個公案，來說明祖師禪與如來禪。智閑禪師，也就是香巖和尚，智閑禪師很聰明，舉一反三，問一答十，反應非常靈敏，他參為山禪師之時，為山問云：「不問平生學解，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本

來面目？」你父母親未生前，本來面目是怎麼樣？如果真正實證的人，他任何一個動作，都是父母親未生我前的本來面目，有的用握拳頭，顯示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有的就用彈指，也有用揚眉瞬目來顯示，為什麼？雖覓佗不著，卻在我們的六根門頭起作用。但是智閑禪師平時就是在教下裡用功，沒有在心性上用功，所以經瀉山禪師這麼一問，答不出來了，他就跟瀉山禪師說，請給我幾天時間，再跟您報告，他回去之後就趕緊從經教中尋找答案，再怎麼找也找不到這個答案，所以只好回頭請瀉山禪師為他說明，大師！請您告訴我，父母親未生前本來面目，是甚麼樣子，本地風光若落在語言文字，就著於相待兩邊裡面，譬如你說本來是清淨的，假若你心裡住著清淨，那已不是本來面目，你住著清淨，還是著清淨的法相。本來面目是離清淨與汙染，所以常常將自性用虛空做比喻，自性虛空不是頑空，虛空無相，而不拒萬象發揮，如果自性是頑空，就不能化用自在了，自性虛空是連空也不住了，所以稱為離於空有兩邊，而虛靈不昧，这才是您的本性，而語言文字根本無法表達這個境界。只能藉著一個動作，或是藉一個契理契機的應對來作答，絕對無法用語言文字來顯示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文字語言只是指月標，依指望月。所以瀉山禪師不直接回答而告訴智閑禪師說：如果我告訴你，這會讓你喪失掉參透本地風光的機緣，因為我講的，是我的境界，你永遠體會不到，本地風光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的境界，所以你自己去用功吧，不是我不慈悲啊。所以禪宗很多公案，都是要你自己去參，當你有所體會，覺得你懂了，其實未必真懂，你一定要再用功，到最後你會覺得，原來如此，法爾如是會心的一笑，這比較接近於真實。所以瀉山禪師不為他講破，智閑茫然莫答，泣辭瀉山而去，過南陽香嚴寺，乃獨居參究。參悟到底父母未生我前，本來面目是什麼？現在這個我難道不是嗎？到底我本來面目是甚麼呢？他就這樣子專心的參究而起大疑情。有一天他在鋤地時候，地上有一片瓦，他把這片瓦撿起來，丟到他處，剛好丟到竹子上，鏘的一聲，聞聲悟道，矇矓之

間，攝萬念為一念之疑情脫落了，心體離念，當下證得無一切心，有也不住，空也不住，本地風光廓然現前，頓除妄念，悟無所得，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矣！悟自性之後，心生歡喜，立即從農地趕回居所，把身子洗乾淨，朝著瀉山禪師所居住的地方，頂禮三拜，很感動的說，至誠頂禮感激大師，如果當時你為我說破，我就沒有今天頓悟本然的機緣，他把所悟得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的境界做了一首偈子，呈寄給瀉山禪師，偈言：「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這首偈子大義是這樣，他起初用心參究，父母親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他一直參，越凝越細，最後產生了疑情，把一切妄想、分別，身心世界通通融在疑情裡面，在這個時候壓伏六識，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身心世界萬法都融在那一點疑情，就剩那麼一點妄念，還與自己有一個微細的能所，由於鋤地的因緣，他將土中之瓦片丟棄，恰好丟到竹子上，發出清脆一聲，心中疑情忽然頓脫，心體離念、無住真心現前，廓然見性，頓見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所以智閑偈曰：「一擊忘所知」，這個忘所知就是頓除妄念，直下無心，悟無所得，把以前心中執著的一切知見、能悟、能解、能證通通放下來了，所以這一擊忘所知，直下無心，頓除妄念，悟無所得，見到自己的本地風光。

「更不假修持」，原來這一念本有之真心，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不假外學，不是修行得來的，修行是為去除自心中的染垢，恢復本有的清淨心。所以證悟本性的人，他隨順這一念真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佛用，我常講，在修行上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叫知易行難，另外一個層次就是知難行易，而知易行難的層次是甚麼呢？就是告訴你持五戒、十善、戒定慧、修不淨觀、五停心觀、四念住、八正道等等，這些道理懂了，可是做不到，因為外面的境界太誘惑了，這個持五戒、修十善、行八正道很辛苦，知道容易，

作起來很難，廣欽老和尚才說：能知不能行，能行不能持，能持不能忍。說起來很容易，作起來很苦。但你是真正腳踏實地去奉行，有一天你頓悟本然，以後就住你這一念心，每天從早到晚，照常過你的生活，你本來是士、農、工、商，就照你士、農、工、商的生活方式，這一念心往外攀緣，立刻收回，不被外境所染，這時候您的修行就叫做知難行易，隨順您的心就好了，因為清淨心中本來具有無量的智慧德能，不是因為修行而得來的，所以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你就隨順這一念心，看住他，不要去攀緣，一有攀緣就放下。圓覺經裡面告訴我們，當你悟了這一念本心以後，就從凡夫隨順圓覺，未登地菩薩隨順圓覺，然後登地菩薩隨順圓覺，圓滿如來隨順圓覺。可知這一念真心是不假修持本自圓滿的，所以智閑禪師，悟後而言：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把以前的所知障、煩惱障通通放下來了，直下無心，直下頓取本心本性，原來這一念心本自清淨，具足圓滿的智慧德能，不假外學。

「動容揚古路」，我們現在處事、待人、接物、日常生活，都是本來人，所以每個人都是古人，我們看小朋友年紀輕輕的，但是他真實的年紀都跟我們一樣長，為什麼？我們這一念真心沒有生死過，我們的生死是業識遷引之分段生死，非實有生死，我們的本來人是沒有生死的，都跟諸佛如來同等壽命，跟宇宙同壽，甚至比宇宙壽命還要長，所以他動容揚古路，證得了這一念無住真心以後，他的行住坐臥都跟諸佛如來無二，都是走古人之路，古人不是今人古人的古，是你本來人的路途，就跟諸佛如來一樣，平等無二，所以我們常講，戒是佛的行為，禪是佛的心，教是佛的語言，以後他的行住坐臥就是這個樣子，不墮悄然機，不會在那裏說我有悟了，我了解佛法了，沒有這一些，我這裡什麼都沒有了，清清爽爽。有人問馬祖道一禪師，要向他求佛法，馬祖道一說：我這裡什麼都沒有，你來我這裡求什麼佛法，所以是一樣的。

「不墮悄然機」，不會說我有悟、我有覺，我了解佛法，談玄說妙，唯是心空寂，清清爽爽的。諸位，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你會有悟有解，這是修行過程中必經之途，等到你真正證悟的時候，解與悟都不可得，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所以智閑禪師悟了以後，不墮悄然機，談玄說妙了。所以祖師大德，他說的道理很簡單，最深的道理就是最淺的實踐，所以五戒十善就是最淺的實踐，雖淺而具有最深的哲理，所以涅槃了義經中說得很清楚，什麼是佛法大意：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可知最深的玄裡，用在我們世間，就是最簡單的行為而已，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就這麼簡單。

「處處無蹤跡」，這是形容他的心境，他絕不住心，在任何情況，如水常通流，六根接觸六塵，了了分明，接觸完了以後，什麼事也沒有了，心地清淨，什麼也掛不住，他的心像鏡子顯像一般，什麼也掛不住。諸位！我們的心像什麼？像照相機一樣，真麻煩，一看過就把他攝在心裏面，還會洗出相片來，洗出相片來是什麼？在那裏打妄想還不要緊，晚上睡不著，在那邊打妄想，睡著了還作相關的夢。我們就是這樣，處處有心，處處著相很麻煩。智閑禪師說處處無蹤跡，他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事過以後，了無心跡可得。所以在禪宗裡面，常常比喻心跡為鳥道，你看鳥在空中飛過去，有沒有飛行路線？有，但是飛行路線見不到。如同根塵接觸時心顯這個影像，離開以後，一心空寂，什麼也掛不住，所以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他平時處事待人接物，吃飯、睡覺、擔柴、痢尿，我們看他是一個普通人，這一些動作我也是這樣啊，有智慧的人知道，不得了啊，這是上上機。所以諸位，開悟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上上機，我們所看的最平常動作，悟的人，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是上上機，所以人家問百丈禪師，你怎麼修行？他說：我飢來食，睏來眠。我沒有什麼修行啊，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就是指你行、住、坐、臥四威儀，處事、待人、接物，你的生活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佛法為何叫做至善圓滿的教育，就是叫你達到這樣子的境界，那真是過著真善美慧的人生。

他就作了這首偈子寄給滄山禪師，祖（滄山禪師）見了，告仰山（智閑之師兄）曰：「智閑徹悟也」。仰山言「尚待試過」。仰山說還要勘驗看看，我們說勘驗境界，是不是真悟，說不定是從什麼地方抄來的。仰山見智閑乃謂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你現在境界怎麼樣？你的悟處是如何？智閑答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立錫之地，今年錫也無」，這首偈子所顯示的是依次而證入如來禪。去年貧未是貧，這個貧不是窮得沒飯吃的貧，而是心裡沒事了，心空了，但是還不是真正的窮，意指還不是第一義空：如來自覺聖智。今年的窮才是真正的窮，意指今年所證的空才是真正的第一義空。去年的貧是無立錫之地，意指他心中還有空、無所得的覺受，還住著非法相，所以他說去年無立錫之地。無立錫之地，意指還有一種非法相的空在他心裡頭。今年的貧是始是貧？錫也無，意指空亦離了，空有兩頭都離了，本地風光現前，真空妙有現前，寂照的本心現前，常住真心現前，所以今年貧，空也沒有了，那微細的空執、非法相也沒了，所以空有兩邊都離了，那一個不動的常住真心現前，智閑禪師真的見到本地風光，證得如來禪，但是仰山告訴他：「師弟雖會如來禪，祖師禪尚未夢見在」，仰山告訴他：師弟啊！你雖然證得的如來禪是沒有錯，但是你是依次地而證入，見到自性本體，然而這個以無門為法門、頓悟禪，從大機大用上來顯明的祖師禪，你還沒證得啊！意指智閑是從門而入的，不是家珍。

這時候智閑禪師立刻作了一首偈子云：「我有一機，瞬目似伊，若還不識，問取沙彌」這偈子意思就是，這一機不是他有而已，我們也都有，瞬目似伊，瞬目就是眨眼睛，以前懷讓禪師見惠安國師之時，問佛法大意，惠安國師告訴他：為什麼不問自己的意呢？他說：什麼是我自己的意？惠安國師就眨眼睛，這就是你自己的意。因為我們心中住空住有，所以不是本地風光，惠安國師心地清淨，空、有皆離，一塵不染一法不立，這就是祖師意，也是自己的意，高興什麼就做什麼，自己當家作主，能隨順法性。所以智閑

禪師意思就是，我有一機，我有自己意的這一機，這是比喻佛性，瞬目似伊，就跟大家一樣，每一個人也都有一機，只是你不悟這一機。所以古德跟我們講，有一位無位真人，在汝六根門頭，出出入入，放光動地。但是你不能執著有一個這樣的東西，他是離空離有，一有執著就不是他，所以語言實在是有缺陷的，所以智閑才說我有一機，瞬目似伊，大家也都有，大家都一樣，大家都會瞬目眨眼，但是你的瞬目跟他的瞬目不一樣，他是從佛性上起用，我們的瞬目是從分別心起用，人家是無為法，我們是有為法。

「若還不識，問取沙彌」，真如佛性是悟了同未悟，無修也無證，法法如是，法法平等，假若你了解的話，他可以問取沙彌，沙彌是初發心未受具足戒的出家人也不缺，大地眾生都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為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我時常舉例說明，修行好像走圓圈，從零度開使始走，走了360度，回到了原點，360度與零度同樣在那個點上，但是境界完全不一樣，零度的人是念迷、邪、染。走了360度的人，是一切境界了了分明，他能宏觀一切，事理圓融，心理絕對不會有障礙，日用平常從外面看起來，跟我們一樣，看山也是山，看水也是水，但是心境感受不一樣，我們百草頭上沒有祖師意，而走了360度見性的人，他百草頭上都有祖師意，差別就在這個地方，所以智閑就說：若還不識，問取沙彌，沙彌也一樣，能揚眉瞬目，有體有用。

智閑又做了這一首偈子：「我有一機，瞬目似伊，若還不識，問取沙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無修無證者。他完全是稱性而談，不落心意識，仰山聽後，方首肯道：「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無修無證者，非是從門入的，一念返照直下會取，頓見佛性的真實妙用，名之為祖師禪。

「看話禪」與「默照禪」，經常參加禪七的人，常常會遇到禪師教您參念佛的是誰？這個就是看話禪，

叫你參公案。也會遇到禪師教您默照心源，觀惺惺寂寂，寂寂惺惺，離昏沉、掉舉之心源，這種方法我們就稱之為默照禪。禪宗極盛於中國唐朝及北宋，依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無上妙法，實令許多根熟眾生得大受益，及至後來眾生根機漸微，故此直指人心，教外別傳之圓頓妙法，漸流為口頭禪之文字遊戲。談道者多，證道者漸少矣！所以永明延壽禪師，他一看這樣不行，談道者多，真修的人少，只好叫參禪的人也念念佛，根本就是口說深妙禪，內心貪、嗔、癡之狂禪，對經典、佛像都不尊重，這個可危險了，你沒有實證的功夫，這樣等於是壞佛、壞法、壞僧，這樣非常危險的，會墮到三惡道，所以永明延壽禪師，才倡導禪淨雙修。你沒有辦法參禪，那就要老實念佛，萬一禪沒有修成功，你還有一個淨土可去，永明延壽禪師倡導這個法門，於是成為淨土宗第六祖，現在阿彌陀佛的生日，就是以永明延壽禪師的生日，作為阿彌陀佛的生日。他是禪宗的祖師，他就看到這種宗門的衰象，談道者多，證道者漸少，所以他才發明這種方法，禪淨雙修。為了延續禪宗修行證果，傳佛心印法脈，於南宋時代，臨濟宗門下之大慧宗杲禪師，倡導藉古禪德公案法則，來契入心性徹悟之機，以此當作坐禪，故有參話頭之盛行，而當時曹洞宗之宏智正覺禪師則主張以「坐空塵慮」來默然靜照，兀兀坐定，不必求其大悟，唯以無所得、無所悟的態度來坐禪，此名「默照禪」。默指「沉默」，專心坐禪；「照」即以「慧」來鑑照原本清淨之靈知心性，而自有水到渠成，証入實相之時。而當時此兩宗，互相批評，大慧宗杲禪師貶稱「默照禪」為「默照邪禪」、「枯木死灰禪」。而宏智正覺禪師則作「默照銘」一文，提出「默照禪」是使「慧」的作用，活潑，能自然照徹心性之源底，乃佛祖正傳之真禪。文中並譏諷大慧宗杲禪師之禪法，僅是拘泥於公案之「看話禪」而已。實則二宗各有其長，看話禪主開悟，以公案為主；默照禪主空寂，以寂照無知為本，此皆隨各人之根性而各得其利，若肯認真參究，皆有水落石出之時。參話頭，你的心如果會打妄想，我們就先把妄想全部集中

在話頭上，本來這話頭，並不是叫你念這一句，是參話語還沒有出來的前頭，那就是心源，藉著這個方法，來見到我們的心源。因為你會打妄想，所以沒有辦法，先叫你參這個念佛的是誰，是我的嘴巴念嗎？頭腦念嗎？心裏在念嗎？或是那裡在念嗎？就從這樣去思惟，去尋找這個念佛的是誰出來，如是尋思，終至轉成疑情，疑情越凝越細，身心世界化為一念，萬法歸於疑情之一念，因緣成熟時，他碰到一點緣，也許聞到響雷，或是棒喝，疑情脫落，心體離念，真心現前了。永明延壽禪師就是這樣開悟，有一天夜裏，他參禪，身心世界融於一念之時，突然之間廚房的木柴從架上掉下來，撲通一聲，心體離念，本地風光顯現，他做了一首偈子：「撲通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他見性了，原來自他之間，不隔毫端，一就是一切，見法身了，參話頭就是用這種方法，將萬念歸於疑情的一念，疑情脫落，心體離念，頓現本心本性。另外一種方法，名為默照禪，他等同從住心觀淨下手，將內心的塵垢漸漸沉澱淨化，你心裏一大堆妄想，妄想就是塵垢，心中塵垢遠離，則清淨心現前，此時默照清淨心源，直至能默照之心及所照之心源，境智雙泯，能所雙亡，則絕待之真如佛性顯現，明白本心，見自本性也。所以你只要肯認真修行這兩種方法，都可以證道。然而修行一定要把世間的五欲六塵看淡，否則妄心很難降伏，我常說，有很多人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宇宙人生當體即空，夢幻虛假，它是如來藏依眾生業力幻現出來的，如水中月，得不到，因為不明白事實真相，所以他用壓的方法，把心念壓住，最終也是壓不住的，如淨土法門用念佛來壓，若出離心不夠強，或了解實相的話，壓到一個程度就壓不住了。所以俗話常講，水淹到嘴巴還可以忍耐，淹到鼻子就忍不住了，所以用強壓的方法，壓到了一個程度，你就壓不住了，所以一定要懂道理，要有強烈的出離心，要了解般若，了解空，了解萬法唯識，夢幻虛假，這樣才能幫助你看破、放下，一心念佛。否則你想東想西，想六塵、想五欲、想利害得失，這樣心怎能安定下來？有的人看經，

都還在打妄想，要如何參禪呢？我們有沒有人這樣呢？一面看經，一面在打妄想。有人跟我講，他妄念很多，如何攝心？我請他背金剛經，他說：背金剛經很好，專心背誦金剛經時就沒妄想了。過一陣子他又來跟我說：不行了！我問說：為什麼不行了？他說：我背的太熟了，現在一面背金剛經也一面在打妄想。當你經唸的很熟時，是否也一樣，一面看經，一面打妄想，這樣的功夫成片，是要不得啊！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你放不下啊，這個往外攀緣的習氣太強了，所以要真修，沒有真修是沒有辦法真正的開悟。這默照禪跟祖師禪，都能夠幫助我們開悟，所以開悟的方法很多，不是非用這兩種方法不可，這兩種方法已經是大眾化，大家比較習慣藉用這個方法，來開悟見性。很多人去參加禪七共修，參話頭也好，默照禪也好，經過了幾個七以後，破參開悟了，禪師也為他印可，就是這個心。可是回家以後，忙於事業，家庭，利害得失，人我是非，種種掛礙，那種相應的境界消失的乾乾淨淨，稱之為悟後迷。所以還要保任，就是要時時保持心不被境轉，能學習隨順清淨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直到打成一片破重關、牢關為止。

伍、今日禪宗之修學法要

禪宗在今日末法時期，由於知識爆炸，傳播事業的發達，物欲橫流，以及人心的墮落，二障加深（煩惱障與所知障），可說是眾生慧淺障深，故時下禪宗行人，就一個參話頭，希望能克期取證實在是不容易啊！可以依達摩祖師血脈論所說之「因教方得悟」的方法，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藉教悟宗」外，另須修學，懺悔業障，持戒修福，頓（頓悟）、漸（漸修）兼具不可。故末學主張一面以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經、楞伽經，藉教悟宗，以契本心，並參學禪宗公案語錄以為助緣。同時一面以斷惡修善，懺悔業障，省查自己起心動念，是善，是惡，改過向善，並積極行事六度、增長福慧的資糧，並配合靜中修坐禪，置心一處。動中依所修學經教的道理來修止觀，攝心不亂，日用平

常，生活起居，依止戒律（五戒、十善、四念住、八正道）以漸修。如此方有徹悟心源，照見本地風光之一日；絕不可以少為足，以慧解而誤為實證，而流於狂慧之邪禪。所以我們現在先從六祖壇經學起。末學以前就是先學習六祖壇經，之後學習金剛經，有一次我遇到上成下觀法師，法師勸我要溯源。我問道：怎麼溯源？他說：找到源頭。成觀法師為我說明：達摩祖師東來，不僅傳佛心印外，更傳了四卷楞伽經，以為印心的經典。楞伽經不僅是禪宗的印心經典，也是法相唯識宗的指導經典，可知此經是一部性相圓融，空有兼備的經典，因為它內容深奧，所以到了五祖弘忍大師之時，宗門弟子不是拿楞伽經印心，而是拿來做研究教理之用，如此就變成教下而不是宗門了。所以弘忍大師才改用金剛經印心，直接了當。五祖弘忍大師改成用金剛經印心，到了六祖惠能大師以後，六祖大師傳這一部六祖壇經，作為印心的經典，所以我們先從六祖壇經入手，然後溯源而上，一直到達摩祖師所傳的楞伽經。達摩祖師那個時代，古人根性比較利，比較單純，所以他能用那一部深奧的經典來印心。壇經的道理比較容易懂，但是它內涵還是很深入的，只是比較有個門可入，不像楞伽經那麼深奧難入。但是我們也一定要懂得溯源，從六祖壇經下手，多研究幾遍，然後再研究金剛經，你研究金剛經的時候，可以開始學看公案，公案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學六祖壇經時就看呢？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禪宗的精神是什麼，你一下子就看公案，容易誤解公案之宗趣，等到你對心地法門有所體會了，那個時候再來看公案，比較不會出差錯，所以你一定要再進一步深入金剛經，理解金剛經以後，還要再深入圓覺經。圓覺經這一部經，本來就是禪宗先講解的，圓覺經是圓頓法門的經典。深入圓覺經以後，再研究八識規矩頌，有助於您深入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及楞伽經。八識規矩頌了解了以後，再深入大乘起信論，之後再深入楞嚴經，所以禪宗的日課中，一定有楞嚴咒，所以許多古代的禪宗大德都講楞嚴經。楞嚴經您通達以後，再深入楞伽經，由這樣一直溯源至楞伽經。如果你只看到金剛經，就

想直接深入楞伽經，這是很不容易的，這個階梯很高，你非得如前述這樣進階的薰習，楞伽經才能理解。當然還有一個例外，就是上根利智的人，像六祖惠能大師他，一聞千悟，當然是沒有障礙，我所指的是一般凡夫行人。在目前末法時期，一般行人是以這樣的方法為宜，一面藉教悟宗，來深入地法門，以契本心，這個是解門，一方面還要藉著禪觀學，如五戒、十善、四念住、不淨觀、八正道、念佛攝心等禪觀學，來幫助你修學戒、定、慧三無漏學，以免以少為足，以解悟為實證，而變成狂慧之邪禪。所以修行一定腳踏實地，真下功夫，因此我也常常勸人以五種觀法來斷惡修善，攝心不亂。初學佛的人，最容易攝心的方法就是念佛，我們一樣用念佛法門幫助你攝心，若不把心套住，這個心到處攀緣妄想紛飛，根本無從修起，不如你日常生活處世、待人、接物，把這一句佛號安住在你的心中，當根塵接觸，遇到輕微的順逆境界就用這一句佛號伏住，令心不動搖。遇到境界劇烈，這一句佛號伏不住了，你的心激動起來了，這個時候你就要提起觀照，依藉教悟宗所舉之經典內容了解，諸法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當體即空，無自性，故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是我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放下它，不要理他，此是第二重觀法，如果觀成功了，你的心就安定。如果這第二重法仍觀不住，心還是激動不安，則續用第三重觀法，用唯識的方法，了知此是我自己之前五根，攀緣前面的五塵境界，再由第六識，（五俱意識），執著前五識落謝的影子起分別、執著，由現量而轉成彼比量、非量，由性境轉成帶質境、獨影境，而生起對待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等分別、執著心。第七識外以這一些境界執為真實，內又執持第八識的見分為我，所以「我」就生出來了，我執、法執都生出來了。而第七識體上覆蓋著我愛、我見、我慢、我癡，所以煩惱就這樣生出來了，整個流程就是自己八識的見分、去分別八識的相分，所產生之幻境，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如同作夢一般，都是一心之所現。立刻放下不平之心，這是第三重觀法。如果還觀不住，心還是不安，再用第四重觀法，觀因

緣果報、逆境現前，作還債想。順境現前，這是過去生所修的福報現前，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這是因果的道理，用因果觀來折服自己的煩惱。如果第四觀也壓不住煩惱，則繼續第五重觀法，「佛考」、「道考」觀，此是佛菩薩來考試的，過了關則智慧增長，境界提昇，這一關被考倒了，火燒功德林。遇到境界，起心動念，伏不住煩惱，想想這是佛菩薩考試，我要趕緊放下來，我才不會上當。如果這五重觀法你都伏不住煩惱，還是一樣起貪、嗔、癡，那就可以知道，自己真的是業障深重的人，一定要真心懺悔，藉著懺悔的力量，把惡業習氣種子拔除。我們每日早晚課誦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佛前求懺悔。懺悔完了以後，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過失，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業障，所以很多人懺悔了好幾年，他根本不知道他在懺悔什麼，因為他不知道他業障在哪裡。藉著五重觀法的修行，還伏不了煩惱，這個時候您看到了，這就是業障啊！現在終於明白我業障深重，這個時候，你會從真心懺悔，真正能消業障除煩惱，往後，根塵接觸，順逆境界現前，心中煩惱壓伏不住之時，就當下懺悔，消除業障習氣。前面五重觀法，其順序可依自己的習慣，來調整觀法的次序，請發出你的至誠心，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用功，你的煩惱降伏了，心自然會平靜下來。我現在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這是講以前在夢中被菩薩考試的經過，這是真的，我以前學佛到一個階段，自己覺得已經很慈悲了，蚊子叮，還擔心牠們吸太飽，撐破肚子，越想感覺自己越來越慈悲了，這個時候晚上就做夢了，竟然夢到我被好幾個人抓住，這些人用盡辦法羞辱我，但是我只有一個人，鬥不過對方，心裡很氣，而對方這個人虧你一句，那個人揍你一拳，另一個推你一下，所以在夢中氣得不得了，可是無可奈何啊！對方人多啊！這個時候我遠遠看到我的一群好朋友，比對方人更多，我呼叫他們趕緊過來救助，他們說：你們敢欺負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每兩三個人抓住一個對方，讓我來痛扁對方，當我打得很開心的時候，突然醒過來了，覺得好慚愧啊，

我的悲心跑到哪裡去啊？所以諸位！你要知道人與人的相處，最能夠考驗出你的定力跟悲心，你以為不打蟑螂、蚊子，這樣子就很慈悲了，這還早得很，人跟人之間才是真正的考驗，所以真正修行在境界上，歷事鍊心，那才可以真正考驗出你自己的功夫來，所以不藉著人與人之間的修行，你那無始劫的習氣種子，無法消除。有些人遇到逆境就發脾氣，從來不知道檢討自己，如果你懂得像我用這五種方法對治，這樣子用功，經過半年一年以後，你的心就靜下來，遇到順、逆境界之時，心平氣和，心中無事，等到你心中煩惱掛不住的時候，你才是最幸福的人。有事的人很可憐，禪宗古德常講：天下太平，並不是外面的天下太平，內心沒事就是天下太平，你到哪裡都是安祥舒服，溫暖的人間。無門慧開禪師做了一首偈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怎麼才能沒事掛心頭？你要藉著這五重觀法及懺悔法門來降伏自己的煩惱，一天一天的把自己的業障習氣除掉，你在這個世間，將會過得最殊勝、最快樂的生活，禪宗簡介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釋經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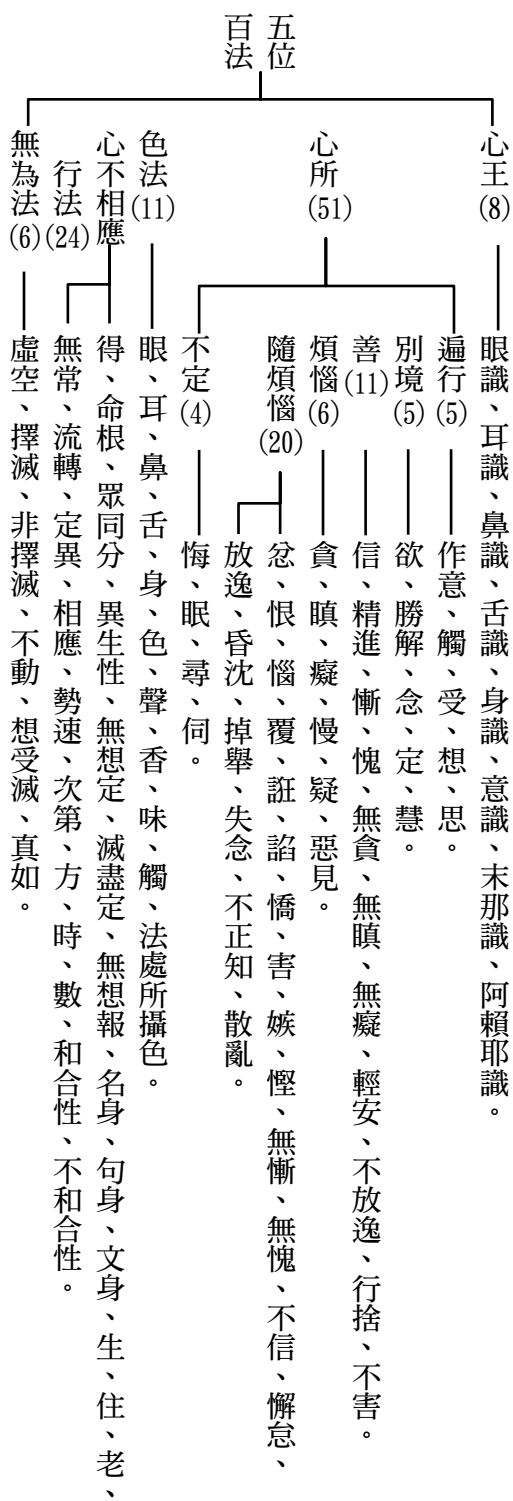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開始介紹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首先介紹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的經題，六祖的「祖」字，就是指明心見性，有修有證，或者是建立宗派、傳承宗派的法師，我們都稱之為祖，「六祖」當然是指禪宗第六代祖師。「大師」也是一樣，是指明心見性，有修有證，我們可以稱他為大師，或者是對當代佛教，有特殊貢獻者，我們也可以稱他為大師。六祖大師，當然就是指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大師，惠能大師俗姓盧，他的父親名叫盧行韜，他的母親姓李，李氏人，他們原來是河南省范陽縣人，本是在朝廷裡面當官的，但是得罪了權臣，所以被貶到嶺南這個地方，也就是廣東、廣西及海南這個地帶，到這個地方，一樣做官，就像我們現在台北市中央級的公務人員，被派到鄉下去了，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就誕生在廣東省的新州，也

就是現在的廣東新興縣。六祖大師誕生的時候，是在唐貞觀十二年（西元638年），二月八日的子時，子時就是晚上十一點到一點的中間，六祖大師是在這個時段出生的。相傳六祖大師出生的時候，有兩位異僧，出家人有凡夫僧，有賢聖僧，這兩位異僧是聖僧，已經是超凡入聖的出家人，三更半夜來拜訪六祖的家人，他不為什麼事情，只專為命名而來，這兩位出家人告訴六祖大師的父親說：你這位小孩，將來能以法惠施眾生，而且能夠廣作佛事。佛事就是渡化眾生，所以他的名字，應取名為惠能，說完了以後，兩位出家人就辭行了，一到門外就不見蹤影，所以他的父親，知道這兩位出家人，絕對不是普通人，所以他的父親也就遵從這兩位出家人的指示，就把這剛出生的小孩，取名為盧惠能。由於他父親被朝廷貶到嶺南這個地方，他是被冤枉的，心裡當然很納悶、憂鬱，再加上水土不服，所以六祖大師在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由母親來撫養長大，當然家境生活是很辛苦的。一個寡母帶著孤兒，所以在惠能大師孩童時期，就沒有讀書，所以惠能大師不識字，長大了以後，只能到山上砍柴，之後將柴火拿到都市去賣，以維持家計。就在六祖大師二十四歲那一年，有一天，惠能將砍好的柴火送至旅店，古時候叫客棧、客店，當他將柴火交給客店的時候，突然聽到住在客店的旅客，在念金剛經，當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六祖大師開悟了。開悟以後，惠能大師，必然會為誦經的旅客，解說金剛經，令誦金剛經的客人大感驚訝，敬佩不已，如此一位不識字的樵夫，只聽到我們唸金剛經，就能深解經義，為人演說，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此人絕對不是普通人，一定要幫助他求法。當旅客知道惠能的家境以後，就得到在裡面唸經的一位客人名安道誠的居士，供養十兩銀子（據祖堂集云：由安道誠居士供養白銀一百兩），讓他安頓母親，並且答應照顧他的母親，所以六祖大師才到了北方黃梅東禪寺，求弘忍大師的印證。弘忍大師經勘驗後，知道六祖大師根性不凡，能傳佛心印，所以就將衣鉢傳給了惠能，惠能大師才成為禪宗的第六代祖師。大師得法以後，

為了搶衣鉢的風波，乃至於那個時候，這種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還不那麼成熟，所以，從達摩祖師一直到弘忍大師，都是單傳，一個傳一個，所以禪宗法門緣還不是很成熟。由於因緣尚未成熟，再加上大家為了奪衣鉢，搞得風風雨雨，所以六祖大師為了避難，隱居在四會縣的山林獵人隊中，跟獵人生活在一起，過了十五年以後，這時，禪宗法門漸已成熟，所以六祖大師知道，不能再繼續躲在獵人隊裡面，必須出來弘揚大乘心地法門，所以六祖大師離開山林到了廣州法性寺這個地方，那段期間，剛好印宗大師在講涅槃經，有兩位出家人，見到風吹幡動，而生起了幡動或是風動的問題，在那裏爭吵不休，六祖大師走過來告訴他們講：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你們的心在動，這兩位出家人聽了以後，非常驚訝，知此人一定非常人，就引見他去見印宗大師。印宗大師是專修大般涅槃經，可是他沒有開悟，還沒有明心見性，經過六祖大師為他開示涅槃經的玄理以後，印宗大師開悟了。悟後讚嘆而說：你的說法像黃金一樣珍貴，我說法像瓦礫一樣，不值錢。所以他替六祖大師剃度出家，受具足戒，受戒以後，反拜六祖大師為師父。所以六祖大師二十四歲得法，剃度那一年剛好是三十九歲，印宗大師本來就是講經多年老法師，那時候他已經五十幾歲了，他拜六祖大師為師父，等同把他講經多年的名望，全部迴向給六祖大師，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是一夜成名的。印宗大師的弟子們覺得，我的師父都拜六祖大師當師父了，六祖就是我師公，那我更需要跟著他學了，所以大家也都拜六祖大師為師了。所以印宗大師非常了不起，把他所有的福德因緣，都奉獻給六祖惠能大師。六祖大師三十九歲出家以後，第二年，四十歲那一年，他就辭行了法性寺，到曹溪寶林寺，在那個地方，一住就住了三十七年，安住在那個道場教化眾生，能夠讓眾生廣受利益，安住在一個道場不動，渡了四十三個人明心見性，悟道超凡入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六祖惠能大師的成就，是我們中國佛教史上，成就最高者，教化眾生開悟見性最多者。六祖大師一直到唐

玄宗開元元年，也就是在西元七一三年，八月三日，這一天他圓寂了，所以六祖大師從出生到他圓寂這當中，經歷過唐太宗、唐高宗、則天太后、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這六個朝代，住世七十六年，講經說法三十七年，明心見性得心法者有四十三位，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對我們中國佛教的貢獻非常大。

接下來是「法寶」這兩個字，法這個字，廣說就是一切法，凡是你心能夠想得到，你眼、耳、鼻、舌、身、意能夠攀緣到的，通通叫作法，在法相唯識宗裡面，把宇宙萬法，分成五位百法，一個是心王八，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一共是八識，所以稱心王八，心所有法是五十一，色法是十一，心不相應法是二十四，無為法是六，一共有一百種，這是廣說的。



這裡所說的法是指佛法，在禪宗，法就是指心法，心地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法當然是寶，世間的寶終有用盡的一天，我們離開這世間的時候，即使世間再珍貴的寶，無論你擁有多少房地產、金銀珠寶，乃至於多少的金剛鑽石，當你兩腳一伸的時候，你什麼都得放下，你帶不走一粒沙、一毛錢，所以古德常講：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但是法就不一樣了，如果你藉著法來修持，越修越清淨，煩惱越來越少，你的心性越來越慈悲，越來越善良，當臨命終時，就看你的心性跟十法界裡面，哪一個法界相應，你就到那個地方去報到。所以有人問我：我這樣修行將來會不會到極樂世界呢？會不會掉入三惡道？我說：這個不必問別人，問自己。問自己最重要，怎麼問自己呢？當你每天面對順逆境，處事待人接物中，看你心裡在想什麼，你想的如果都是貪嗔癡，都是一些虛偽骯髒的東西，那一定往三惡道去報到。如果你心裡想的都是善良的，都是光明的，那一定是轉生三善道，如果你想的都是佛法，都是跟正法相應的，那你一定是往生佛國淨土世界，完全存乎你這一念心。就如同一棵樹，如果樹是往東邊長，樹斷的時候一定是朝東邊倒，如果這棵樹木是往西邊長，斷之時也一樣朝西邊倒。因此如果你心裡想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惡的，善的只有百分之二、三十，那就會往惡的這方面傾斜，當它倒的時候，一定到三惡道去報到，所以這個不必問別人，存乎我們自己一念心中。依「法」修行，上者能成佛做祖，成就無上菩提，中者能出三界了生死，下者能生人天，不墮三惡道，所以這個「法」是寶中之寶，尤其是心地法門的寶，可以說是了義中的了義，所以在這邊稱名「法寶」，法中之寶。這個「法寶」是六祖惠能大師平時的教學及開示，而由法海首座，記錄下來，集結成冊，並由六祖大師親自命名為「法寶壇經」，是非常的殊勝，我們如果依此修學，絕對能夠讓我們轉凡成聖，所以稱之為法寶。

壇這個字，壇的旁邊有個土字，為什麼是土字旁？壇本來就是以土墊高，作法事用的，把土墊高做個

平台，在上面可以弘法利生，做法事，就像一個講台一樣，所以壇字是表菩提道場。我們往往在休假日時，人家問你要到哪裡去？你說我要到道場去、到寺院去，所以一般人認為道場，就是寺院，或者是精舍，或者是共修的地方。諸位，如果你到寺院，或者是共修的地方，閒聊，聊天談是非，談一些世俗的東西，即使是在大殿的面前，也不是在道場，一樣在凡間。那麼道場是甚麼？如果你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依法修行，那這樣處處都是在道場，所以道場存乎在你一念心，如果你的心念跟佛法相應，那無處不是道場，如果你的心念念跟世間法相應，那無處不是世間凡法，所以背塵合覺，無處不是道場，如果是背覺合塵，那無處不是凡間。如果你能依據六祖大師的指示，依教奉行，沒有一處不是道場，所以佛陀常說：見法就是見佛。我們常常要見佛，往往很多人見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應化身相，就執著是見佛了，金剛經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因為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相，見法才是真正的見佛，當然最了義的法，就是明心見性，如果還不是這個境界，我們能依教奉行，這也是見法的一種，那也就是時時刻刻與佛在一起。所以「壇」就是表菩提道場的意思，如果你能依六祖大師的教誡，則時時與六祖大師同在，如果不依教奉行，那真的是遠離六祖大師遠矣，所以壇就是表菩提道場的意義。

經這個字，在梵語叫做修多羅，翻譯成中國話叫做契經，為什麼叫契經呢？上契諸佛如來妙理，下契眾生的根基，所以經字要契理契機，說法也是一樣，契理契機的，如果你說法只有契理，而不契眾生根基，你說了之後，眾生不能得受用，那等於是白說。如果你說法是契機而不契理，跟佛所說的不一樣，但是很契眾生的機，比如眾生很愛財，你說一個財神法，修了會發大財，大家都非常歡喜，雖然契眾生的機，但卻增長眾生的貪慾，這就不契理了，那等於是魔說。所以契理不契機等於白說，契機不契理等於魔說，說法要上契佛法，下契眾生根基，所以「經」這個字有契理契機的意思。

經還有第二種意義就是線，古代的經文都是用貝葉經，（貝葉經，是起源於古印度，流傳於中國西雙版納傣族以及東南亞、南亞諸國常見的佛經裝訂模式。過程是取用一種名為貝葉樹的棕櫚樹葉，煮過再曬乾風化，並刻上文字又用顏料使字明顯，再組作書頁，頁邊並塗以金漆，配有具保護性的硬底封面。）貝葉經是一種植物的葉子，把它剪成一塊一塊，在上面寫字，然後用線把它穿起來，如果你不用線把它穿起來，那這樣一張一張就會散掉，所以「經」有線的意思，把佛所說的教法貫穿起來，所以「經」有表法的意思，表能夠貫穿佛法的事、理、因、果，所以你修行有事、有理、有因、有果，最後就能入佛知見。

「經」的第二種意義是徑。徑就是道路，如果你依著這個方法走這樣修，你能夠轉凡成聖，能夠修行證果，所以經有途徑、方法、道路的意思。

「經」的第四種意義是繩墨。如木匠要鋸一個物件，要定方圓，一定要先用繩墨彈一下，就有一條線跑出來了，他就沿著這條線來分割，就能很準確了，故「經」有繩墨的意思，能夠定曲直，知道取捨。所以我們如果能受持經典，絕不墮三惡道，乃至能超凡入聖，成佛做祖，所以「經」有這幾種意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全義即是中國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大師所開示之法寶，依法受持，即是菩提道場，是凡夫修行轉凡成聖，成佛作祖之無上菩提大道。

【經文簡介】

在本經裡面一共分成十品，品這個字，是口述成章的意思，用嘴講的，然後記錄下來，所以品字有三個口，而壇經裡面的第一品與第二品，也就是悟法傳衣品，與釋功德淨土品，是六祖大師在大梵寺陞座說法，以及回答問題，其餘從第三品到第十品，都是六祖大師在曹溪寶林寺，為大眾開示，然後由首座和尚法海禪師，把它紀錄起來，最後由六祖大師親自命名為法寶壇經。這十品都是六祖大師，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直接了當的重點開示，所以這十品內容非常精彩。

這十品的第一品是悟法傳衣，這一品是六祖惠能大師在廣東省曲江縣城內大梵寺為眾說法，首先自述惠能大師生平，以及得法因緣，乃至於他講述修證開悟般若波羅蜜多的心要，都在這悟法傳衣品裡分別解說。

第二是釋功德淨土，釋功德淨土第二是六祖惠能大師第二天，在大梵寺為大眾解答問題。第一天是說法，第二天是解答問題。此是解答韋刺史所問「功德及淨土」的問題，我們留在講解經文時再來說明。

定慧一體第三，這是六祖大師介紹修學佛法的重點，修學佛法「定慧」要等修，不能偏於定，也不能偏於慧，如果偏於定，有定無慧是增長無明，如果偏於慧，有慧無定是增長邪見，所以修學佛法要定慧等持、等修。

第四品是教授坐禪第四，這是六祖大師教授我們坐禪的真實義。六祖大師所教授的坐禪，跟外面所說的七支坐法不同，六祖大師是從心地上講的，六祖大師教授的坐禪，是明心見性的坐禪。怎麼坐呢？外不取相，內不動心，所以世俗中盤腿面壁的坐禪，可以修靜中定，在靜態中修定，六祖大師教導的坐禪，是動中的定，這是圓滿我們心性的妙用，有體有用，所以六祖大師在第四品中，就為我們教授這種坐禪的法要。

傳香懺悔第五，這一品是六祖大師為初入禪門的佛弟子開示法要，也就是為一般的佛弟子，所講的開示，所以本品中有講修行次第，以及修行方法。

參請機緣第六，這一品是六祖大師為機緣成熟的佛弟子，所講的開示，這裡面一共舉了十三位修行人，這都是修行機緣成熟，就差那麼一點點，經過六祖大師點化，如同畫龍點睛一樣，一下就開悟見性了，故

以參請機緣為品名。

南頓北漸第七，這一品是介紹當時禪宗的發展情形，南方是六祖大師所傳的頓法，頓悟頓修頓證，北方是神秀大師所傳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是漸修、漸契、漸悟、漸證的法門，所以南頓北漸就是講當時禪宗的發展歷史，六祖大師並且為北宗的門人，也就是神秀大師所教導的學人，開示南宗的修行法要，令他們能夠明心見性。

唐朝徵詔第八，這一品是介紹當時唐朝，對佛法的護持，以及朝廷派特使薛簡前來迎請六祖惠能大師入宮供養的這一段事跡，但六祖大師自稱已是年老力衰，希望能夠居住在山林，因此婉辭了朝廷的好意，同時六祖大師更為薛簡開示南宗的頓法，由薛簡帶回朝廷，告訴則天太后及中宗皇帝禪宗頓法的心要。

法門對示第九，這是六祖大師教導入室弟子，如何開示禪宗修行法要，又能契合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本品中六祖大師知道自己住世的因緣將盡，所以他為這一些入室弟子，講述禪宗如何開示法要，因為如果你講經說法，那宗門則成教下了，但又不能不藉於文字的指月，來令眾生悟入佛知見，所以六祖大師就教導他這一些入室弟子，怎麼樣的說法才不會失掉禪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精神。

付囑流通第十，這一品是介紹禪宗的傳承，以及六祖大師為入室弟子開示法要，並付囑流通，續佛慧命，同時也留下最後修行心地法門之四句偈：「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示諸弟子，觀照自心。同時在這一品裡面，講述六祖大師入涅槃當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等異境。

【正釋經文】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時大師至寶林」，這個時是指時間，也就是六祖大師四十歲那一年，六祖大師三十九歲在廣州法性寺剃度，第二年他辭印宗法師，到曹溪寶林寺，這時候就是在唐高宗鳳儀二年的春天，也就是西元677年的春天，這時六祖大師到曹溪寶林寺。曹溪寶林寺是在廣東省韶州府曲江縣以南六十里的南華山中，所以寶林寺也就是現在的南華寺，而寶林有個典故，也就是以前有一位智藥三藏法師，他在梁武帝那個時候，也就是梁天監元年，（西元502年），那個時候他從南海這個地方，經過曹溪口，掬手飲曹溪水，一喝之後，覺得這個水非常香甜，他很感嘆的說了一句話：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意思是這個水與印度的水沒有差別，這一條溪的上源，一定有殊勝的地方，可以蓋寺院。所以智藥三藏法師，他就隨著溪流一直到上游，也就是現在曹侯村這個地方，看這個地方的山水峰巒奇秀，這景色非常殊勝，所以他很感嘆的說：宛如西天寶林山也。所以他就告訴曹侯村民說：可以在這個地方蓋一座寺院，因為這個地方將來在一百七十年以後，會有一位異僧，也就是我們說的聖僧，能夠在這個地方傳授無上法寶，得道者如林，所以宜號「寶林」。當時韶州牧侯敬中，他就以智藥三藏法師的開示奏聞皇上，請朝廷示明，這時候朝廷就賜額為「寶林」。就在這個地方蓋座寺院，約在梁天監三年，寺院就是在這個時候興建完成，而因為隋朝，兵荒馬亂，這個寺院被破壞了，後來六祖大師避難到曹侯村的時候，村民又把它修復起來，迎請六祖進住，而後六祖大師又因追奪衣鉢之困擾，而隱居到四會縣的獵人隊裡，最後到了四十歲，他又

回到曹溪寶林寺，住持寶林寺二十七年，這個以後在經文都會詳細解說。

「韶州」是個府名，它是屬於廣東省境內，管轄曲江等六縣。韶州刺史姓韋字璩，這個人帶領著他的官僚，入於南華山中，「大梵寺」是在曲江縣城內，所以他入山請六祖大師，希望六祖大師到曲江縣大梵寺，來為大家開示法要，為大家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家曉得，摩訶這兩個字，是梵音，翻成中國話叫做「大」，般若這兩個字，就是智慧，因為世間人對智慧這兩個字，不容易體會，也會覺得我們也有智慧，但是般若智慧，與世間六意識分別、執著的智慧是不一樣的。我們六意識的分別、執著，是從心、意、識去攀緣外面的境界，經過取境著相，污染心性以後，再從我們的六意識產生出來的，所以這一種智慧，是我們的分別、執著、妄想、煩惱。而般若這兩個字，我們也翻成為妙智慧，他不是心、意、識生滅的作用，而是我們真如本性的作用，換句話來說，他就是佛性的體用，當我們根塵接觸，自心不攀緣外面的境界，而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是清淨無染的真心中，自生自顯流露出來真實的妙用，所以這個般若就是菩提。我們在般若經典中，名為般若，也可稱為無上菩提，這都是一樣的。般若是無為法，是我們清淨自性中流露出來的智慧，而不是染污煩惱心中的妄想、分別。那麼為什麼我們保留「般若」這個梵音，而不直接稱名為智慧呢，就是怕眾生把世間的智慧，與出世間的智慧混在一起了，所以就保留「般若」這個名詞，所以般若又譯為「妙智慧」，是我們真心裡面本具的智慧，而不是我們目前妄想、分別、執著、心意識的智慧。真心的妙智慧，必須藉著聞法的機緣，依教奉行才能證得。所以為何，要請六祖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開啟眾生得度的機緣，開啟聞般若波羅蜜法的機緣。而修學般若法門，必須聽聞般若法，先從文字般若入手，而依文字起觀照，最後你才能證得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就是我們的清淨心體，體空寂。我們每一個人的清淨心中，都具有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

因為被妄想、分別、執著障住，而不能證得，所以我們必須藉著聽經聞法的因緣來去除妄想、分別、執著，所以叫做開緣，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起觀照，觀照能夠遠離六塵，所以要提起觀照，把我們以前迷在五欲六塵的心清洗乾淨，自己心性中的智慧自然顯現，流露出本具的智慧德相，所以修行是必須藉著聽聞文字般若，而起觀照，最後才能證得實相般若。實相般若也就是我們的清淨心體，證得清淨心體、實相般若以後，從清淨心體起作用，就是觀照般若，它能夠念念觀照實相，照事照理，事理圓融，理事無礙，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切不染。故知觀照實相就是觀照我們這一念清淨心，不被外境所染。所以我們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而證得實相般若，證得實相般若以後，即證得無上菩提覺法樂，與無上涅槃寂滅樂，能夠觀照實相，念念不染。所以觀照般若是自己的自受用，根塵接觸，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於觀照般若外還有一種名為方便般若，那就是教化眾生的智慧。於境界中和光同塵，處事、待人、接物，教化眾生的作用，這是方便般若。而文字般若，則是說明實相般若與觀照般若的妙理，如心經為偏向於說明實相般若的經典，金剛經為偏向於解說觀照般若的經典，吾人修學般若，則依文字起觀照，證實相。波羅蜜翻成中國話叫度彼岸，換句話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也可以說是至極圓滿的智慧。所以韶州韋刺史等人請六祖大師開講至極圓滿的般若智慧。佛法與外道的差別，就在這裡，外道為何稱名為外道？因為外道心外見法，他不悟本性具足無量智慧德能，不假外求。所以佛法如果離開般若，那就變成外道，因為般若就是我們自性裡面的真實智慧，所以修學佛法，唯證自己本具之真心，真心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真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不是心外求法的。外道則見心外實有法可得，依著心意識的分別思量，而建立知見。而佛法見一切法無生無自性，清淨無相，根塵接觸，平等中觀差別，差別中觀平等，事理不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一切不染。這一種智慧是從自己真如本性，從自己清淨心中流露出來，這種智慧

名為般若，又名妙智慧，與我們心意識的思量分別是不同的，所以韋刺史請六祖惠能大師講心地法門，也就是般若法門。

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師升座次」。這種升座是升大座，升大座是非常威儀的，有數位法師以及眾多居士來迎請，我們說香花迎，香花請，然後大家一齊唱誦爐香讚，那個典禮是非常的殊勝莊嚴，能夠讓大家的心沉靜下來，那個法會是很莊嚴的，所以六祖大師升大座，「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就是韋刺史的隨眾有三十幾人，以及儒宗學士，這裡面也有儒家的，還有其他宗派的，乃至於有各種宗派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有出家人也有外道，也有在家居士，總共一千多人，同時作禮，作禮就像我們的合掌禮拜，問訊作禮，「願聞法要」，希望聽聞六祖大師開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的法要。

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師首先請大家把心靜下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就如同我們還沒有上課以前，大家總靜心念，念阿彌陀佛一樣。因為大家來到這個講堂，有些人，可能還帶著我們世間的事情，想到今天的事情，還沒有做完，有的在想明天的事情，有的在想家裡的事情，來到講堂立刻提起這一句佛號，把心放下來，把你的妄想、分別放下，才能接受經典的法要。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在還沒有講示法要以前，先讓大家把心靜下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就是讓大家把心定下來，以便專心聞法。

大師良久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大家念這一句摩訶般若波羅蜜，念了良久，六祖大師看到大家心都已經靜下來了，六祖大師在這時候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指出宗門的心法，大喝一偈：「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這一句非常重要的開示，點出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這個時候大家心很清靜，六祖大師這麼一喝，大眾趕緊返觀自心，緣熟眾生，則當下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成就佛道。

菩提自性，人人具足，本自清淨，只因為我們起心攀緣六塵境界，起分別、妄想、生諸煩惱，而不能證得。此時六祖大師見大家心裡已經安靜下來了，所以大師開示道：「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這一念菩提自性，人人具足，可是我們在打妄想、起分別，不是執著於有，要不然就是執著於空。當我們心清淨到了極處，不執著於空、有兩邊的那一念清淨心，就是菩提自性，就是我們的覺性，所以這一念覺心人人本具，只是因為我們根塵接觸的時候，起心攀緣了，一有攀緣取境生心，就生煩惱，所以為了對治攀緣之心，我們只有選擇法門來加以對治，有的選擇「有」門，比如念佛法門，當根塵接觸的時候，念一句阿彌陀佛，當下就把這塵境轉成阿彌陀佛聖號，把萬法歸在這一念佛號裡，這時候還不算成就，最後還要把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消歸自性，不再有能所對待。有的人修學佛法，從空門入，心一著有，就把它掃掉，念念除染，一著有就除，可是最後住了空，還是能所相待，不見本性。所以古德常講：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你住了空，那個「空」還不是佛性，還要把「空」放下來，空、有不染，那一念靈光獨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虛靈不昧的本性，名為佛性。這一念心人人具足。可是我們現在，不是攀緣有，就是攀緣空，不能直下會取無所住的本來心，六祖大師就借用這種方法，讓大家把心靜下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唸到心靜下來，心定下來了，這時候六祖大師就點出：「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叫大家趕快返照自性，如果善根利智的人，當下就能看到這一念心原本清淨，以前為何有那麼多煩惱？因為以前念念都被塵境轉，所以不能返照自心，故不見本性。六祖大師這幾句話的開示真的是法要，緣成熟的眾生因此而開悟，「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所以成佛不是往外找的，

是在你這一念心中找的。

這裡我舉一個公案，當長慶大安禪師參百丈禪師的時候，他問百丈禪師：「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我想要認識佛，那什麼是佛啊？我們大家也一樣，很想見佛，那到底什麼是佛？百丈禪師就說：「大似騎牛覓牛。」像是坐在牛上找牛，因為你自心就是佛，是你不能直下承擔，念念往外攀緣，如果你能放下這一念攀緣心，我們常講放下身心世界，不再執著，佛性就現前，這一點靈明覺知，空靈不昧的覺性就現前了。所以大安禪師當下會取，原來我這一念心就是佛心。他悟了以後又問：「識得後如何？」我曉得是心是佛，那該如何修行呢？百丈禪師回答：「如人騎牛至家」。就好像我們騎了牛到了家一樣，牛也休息了，人也休息了。找到了成佛的東西，原來是心，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我們不了解，在外面找佛，悟了的人，知道原來佛在我心中，所以彌勒菩薩應化為布袋和尚的時候，他講了一句語：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聲音是。我每天晚上都抱著佛睡，這一尊佛就是你自己的自性，早上還朝朝還共起。還跟著同時起床，還整天跟著你，形影不相離，所以你認得以後，就如同人騎牛到家沒事了。接著他又問：「未審始終，如何保任？」我究竟如何保任這一念心呢？百丈禪師答道：「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就好像看牛的人抓著牛繩，拿著牛鞭，看著牛，他如果頭一歪，去犯人家的苗稼，就輕輕的一鞭，或者把牠的牛頭拉回來，不要去犯人家的苗稼，這是什麼意思呢？不要攀緣，你悟了你自心是佛，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你只要保住這一個清淨心就好，所以你可以從早到晚，依著你日常生活、士農工商，你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隨著他，但是保住他，不要攀緣，當你起心動念攀緣了，起了貪、嗔、癡，立刻放下，為什麼？自心本自清淨，就是因為我念念攀緣，今天才變成凡夫，所以要放下。然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怎麼直了成佛呢？放下萬緣就是了，放下了萬

緣，這一念心就是佛性，當然這是總綱，我們底下會講六祖大師開示的般若波羅蜜法，講怎麼修行、怎麼用功。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宜。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六祖大師首先介紹他「得法事宜」，也就是介紹他得法因緣，以及他的身世。為什麼要做這一番介紹呢？就是叫大家惜緣，知道今日得法的因緣是非常不容易，要珍惜啊！六祖大師他從得法以後，一直到他住持曹溪寶林寺，這當中真的是歷盡千辛萬苦，命如懸絲，差一點就沒有性命了，所以今日有緣能在大梵寺說法，這一些聞法的大眾，真的是非常有福報，能夠親自聽到六祖大師的開示，所以勸大家要珍惜這一份因緣，要好好精進用功，所以他先介紹他自己的得法因緣。惠能嚴父也就是指他的父親，「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這個前面已經介紹過了。「作新州百姓」；也就是在廣東省新興縣這個地方，做這個地方的老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南海就是在廣東省的南海縣，他們母子相依為命，從新州搬到南海，這個地方謀生比較容易。「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所以六祖大師長大以後，因為他不識字，所以就在山上砍柴，然後挑到都市裏面賣柴過活。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

「時」；就是指機緣成熟的時候，六祖大師開悟的機緣成熟了。「有一客買柴」，就是住在旅店的住眾，有一個客人要買柴，所以旅店就請惠能送柴火到旅店，當惠能把柴火送到旅店的時候，「客收去」，這個客就把柴火收去，惠能就得了錢。「惠能得錢，卻出門外」；惠能要離開旅店的時候。「見一客誦經」；

住在旅店裡面有很多人，裡面有一個住店的客人在誦經，惠能就在那個地方聽他誦經，一聽到經裡面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誦經的人不開悟，惠能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就開悟了。這一首偈是出自於金剛經，我們凡夫住相生心，所以生煩惱，如果你離相生心，那就是生菩提智慧了。為什麼？自性本來具足，所以你如果能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心就是般若，無上的妙智慧。所以惠能聽到這一句話，他就開悟了，悟我們自性，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悟我們這一念心原是清淨無染，只因為攀緣外塵，心著相了，所以把清淨無染心中的真實智慧障蔽住了，讓我們沉淪在三界裡面。所以惠能聽了這一句話，他悟了本性。

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

惠能就問這一位誦經的客人，你誦的是什麼經呢？他說這一部經是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惠能又問：你這一部經是從什麼地方得來？古時候要得一部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像我們現在印刷術很方便，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抄經的功德無量，抄了一部經可以轉送給別人，能輾轉流通，所以抄經的功德很大，就在這裡，可以間接弘法利生。所以古代得一部經很不容易，所以惠能就問他：你這一部經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呢？誰教導受持此經呢？

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

這位客人就說：我這一部經是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得來的，蘄州黃梅縣東禪寺，是位於湖北省黃梅縣西南一里的東山，四祖道信大師在這個地方建寺院，五祖弘忍大師在這裡擴建為叢林，叢林是禪宗道場的名詞，為什麼呢？因為叢林是出家人與在家眾，他們共住一起共修，所以在家居士也可以到禪林裡面去修

行，帶髮修行，所以僧俗合住在一處，就好像樹木叢集在一起為林一樣，所以叢林是禪宗禪林之名，叢林還有一種註解叫做功德叢林，功德叢林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性，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具足無量功德，一切諸佛如來的智慧，我們每個人心中具足，所以這一念心又叫做功德叢林，禪宗裡面的修行就是明心見性，開發自性的無量寶藏，所以禪宗的道場又名叢林。這一位客人是從蕪州黃梅縣東禪寺來的。「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黃梅東禪寺是五祖大師在那個地方住持教化眾生，他的門人有一千多人，「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我就是在這個地方接受弘忍大師教化，弘忍大師教我們要持誦這一部金剛經，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弘忍大師常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就能夠見性。金剛經經過弘忍大師的倡導，六祖大師的宣揚，所以成為家家戶戶皆曉的一部經典。在唐朝的時候，宋朝以後，出家人要經過考試及格以後，才能出家，出家考試，要考金剛經。

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

惠能聽聞金剛經以後，開悟了，他二十四歲就開悟了，悟了以後，當然會跟他們談金剛經的內容，問道：你們知道這一部金剛經的意思嗎？他們說：我們只知持誦，不知道金剛經的意義。所以惠能當然為他們解說金剛經的玄義、義理。這一些客人聽了以後，見到這一位砍柴的樵夫，既然有如是殊勝的因緣，善根這麼具足，所以非常佩服，也非常感動，所以這個時候，這一些客人當中，有一位客人供養六祖大師十兩銀子（據祖堂集云：此客人名安道誠的一位居士，供養白銀壹百兩安頓老母衣糧及前往黃梅之盤纏），這十兩銀子功德非常的大，成就了一代的祖師，如果沒有這十兩銀子，六祖大師是無法離開他的母親，而到黃梅這個地方接受衣法，也沒有辦法教化四十三位明心見性的善知識，所以這十兩銀子的功德，你看有多大？這個福報真的修的太大了。所以這一位客人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同時也答應六祖大師，

照顧大師的母親，告訴六祖大師說，像你這樣的人，應該到黃梅東禪寺這個地方，去親近五祖弘忍大師。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余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惠能安置母親以後，他就辭別他的母親，到黃梅東禪寺去親近弘忍大師。這個時間不經三十餘日。從惠能所住的南海這個地方，到湖北省黃梅縣路途是幾千里，那個時候從南海到黃梅東禪寺，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從南海，然後經廣州、湖南、湖北，最後才到黃梅東禪寺，另外一條是從南海經過武陵，然後到江西，最後到黃梅東禪寺，你看這個路是幾千里啊，惠能可以說日夜兼程的趕路，不到三十幾天就到了黃梅，真的是為法忘軀。古時候山路裡面有毒蛇猛獸，真是性命交關，他為了求法，已經是忘卻了身心的疲勞，所以不經三十餘日就到了黃梅禮拜五祖弘忍大師。

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五祖大師一看到他從南方風塵僕僕，到黃梅東禪寺來，就問惠能：善男子，好辛苦啊！你是什麼地方人啊？你這麼風塵僕僕到這個地方，你想求什麼啊？你是為什麼而來的？」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余物」；惠能回答弘忍大師的話說：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我從南方千里迢迢來這裡禮拜大師，我沒有什麼需要，我沒有什麼需求，我惟求作佛，不求餘物。惠能非常有信心，來禮拜弘忍大師求印證佛心的，這不是普通人的回話。大家要曉得，惟求作佛，佛是怎麼作的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如果你的心念念攀緣，住空、住有，那這個心一定是在六道裡面輪迴。如果你的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那這個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如果你的心是有所住：住有，那就是我們欲界的凡夫，心住清淨，那就是四禪、四空天人，如果你應無所住，而不生其心，那就是聲聞、緣覺的境界，如果你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這一念心就是諸佛如來的境界，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這一念心是佛心，體是佛心，用就是諸佛如來的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事事無礙，得大自在，那就是這一念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用。體是心，用是智慧，體用不二，所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惠能來拜見弘忍大師，是請弘忍大師為他印證，印證他這一念心是不是已經得佛心印？所以惠能充滿了信心，我惟求作佛，不求餘物。他不是來求佛法的，是來求印證成佛的。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為堪作佛？」

弘忍大師說：你是南方的野蠻人，又是沒有開化的民族，你怎麼能夠作佛呢？其實五祖並不是在諷刺惠能，這個宗門裡所說的禪機、口試、勘驗境界。你說你惟求作佛，不求餘物，我倒要看看你的見地如何。

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惠能回答弘忍大師的話，他說人雖然有南北，人是四大五蘊組合的東西，雖然有南方人跟北方人的差別，而佛性是空靈不昧等同虛空，怎麼會有南北的不同呢？佛性是平等，就是我們這一念無染的清淨心，每個人都具足的。所以這個覺照的性，每個人都平等的，不平等的地方在哪裡？我們的業障、習氣。雖習氣不同，本性是不二的，所以孟子才說：性相近，習相遠。每一個人的本性都是很相近的，但是習氣不同，所以每一個人根塵接觸的反應都不一樣，所以修行是修什麼呢？修掉自己的習氣而已。我們所說的無明煩惱、見思煩惱，那就是我們的習氣，你把一切攀緣心、妄想心的習氣去掉了以後，那佛性就現前了，所以我們這一念常住真心，亦名無住真心，染上了無量劫帶來的習氣，這個習氣就是我執、法執。佛法很多法相名詞，例如我執還有俱生我執、分別我執，法執也有俱生法執、分別法執，其實這都是習氣，你把這些習氣、去得乾乾淨淨，佛性就現前了。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所謂的狂心，自心中的貪、嗔、

癡、慢、疑，惡見這一些都是狂心，起心動念，攀緣外境就是狂心，狂心停了就證得菩提。菩提自性，本自清淨，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不分南北，一切芸芸眾生都是圓滿具足的。俗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屠刀就是你的攀緣心、妄想心，放得下來你就成佛，只要你能放下身心世界萬法，立地成佛。所以修行就是看得破、放得下而已，妄念自然就停息了，妄念一停，佛性就現前。所以佛性沒有南北，就是我們這一念的清淨本心，無住真心。「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獼猴身就是指惠能自己，我這個南方人的獼猴身，與和尚的出家相不同，和尚是印度話，翻成漢文叫作親教師，印度話和尚是烏社，烏社就是老師的意思，漸漸烏社轉音就變成和尚，所以和尚就是烏社這兩個字轉音過來的。在我們中國，和尚是一個寺院之主，他是安排教學的課程，就好像我們現在的校長一樣，所以和尚不一定是出家人，可是我們現在以為和尚就是出家人，和尚是安排一個道場的教學課程，另外還有一個名詞叫「阿闍黎」，像我們受三皈依的時候，就有「阿闍黎」存念，「阿闍黎」翻成中國話叫做軌範師、教授師，和尚是安排課程，他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教導學生，但是他可以指派有修行的人，做這個學生的親教師，教導學生修行，所以阿闍黎也不一定是出家人，還有僧這個字，僧字本來是僧伽、僧團的意思，僧伽的意思是，如果有四個人，不分在家人或出家人，他們能夠依六和敬而修持的話，都可以叫做僧，所以四個在家人如果能依六和敬而修的話，也可以叫做僧，所以僧也不一定是在家人，而出家人是指什麼呢？唯有比丘、比丘尼這兩個名號，是絕對的出家人，在家人絕不能稱比丘或比丘尼，但是在家人可以稱和尚，一個道場的主持人，安排教學的。阿闍黎也可以是在家人，不一定是出家人，而僧也不一定，而現代人聽到和尚就以為是出家人，聽到僧也以為是出家人，大家都有這樣的觀念，他的原意與我們現在的想法是有出入的。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這個覺性又有什麼差別呢？

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

弘忍大師很希望能繼續談下去，但是看到徒眾在旁邊，所以不能再講，為什麼呢？再講下去只有為六祖惠能印證了。因為在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想，弘忍大師衣鉢要傳給誰，六祖大師是來求印證，唯求作佛，不求餘物的，如果繼續談下去，最後就要給六祖印證，你看這對六祖大師多麼不利啊，因為神秀大師是教授師，大家都希望神秀能得衣鉢，將來能依止神秀大師繼續修學，如果弘忍大師當時就給六祖大師印證，以後麻煩可大了，所以沒有辦法，只有不再講下去了，因此「乃令隨眾作務」；好吧！你就住在這個地方，跟著大家去做事情好了。

予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六祖大師心裏沒有得到印證，但心裡的見地還要再請求弘忍大師，為他來印證，他要報告自己內心受用的心得。「弟子自心，常生智慧」；常生正知正見，我們卻是自心常生煩惱，凡夫根塵接觸，心就染著，順你的就歡喜，不順你的就討厭，所以自心常生煩惱，總是在貪、嗔、癡、慢、疑、苦、樂、憂、喜、捨，這種情緒中不斷的生滅變化，是故我們的心中常生煩惱，而六祖大師根塵接觸，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是他絕不攀緣、沾染，所接觸到的一切境界，都是清淨實相，而自心清淨無染，無得也無失，見一切皆從自心中所幻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本自清淨寂滅相。所以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我們現在所依的，是識心，是六意識的思量分別，不是自性的了別，識心分別一定落在兩邊，不是落在有，就是落在無，而欲界的凡夫當然是落在有，所以我們以有的心，有的人就造惡了，造了惡將來就要感三惡道的惡報，如果你依這個有的心，你做善，將來你感三善道的果報，業力的牽引，所以善業牽引你三善道，惡業牽引你三惡道，你想逃都逃不掉。如果你心裡住空、住清淨，像修四禪、四空定，心裡住

的是捨念清淨，所住的清淨相，將來業力牽引到四禪天、四空天那裏去報到了，你不想去都不行，業力的牽引，你不能作主。唯有念念不離自性，所以能夠隨順法性，不造善惡業，隨順你這一念不染萬境的真心。甚麼叫做不離自性呢？自性清淨，不著空、有，你能夠隨順這樣的心，隨緣任運，逍遙自在，那就是不離自性，如此則通身化為真理的化身，那這樣就不造善惡業，不落在兩邊裡面，也不著於空、有，不會招感業力的牽引。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念念不離自性，即能夠出三界了生死，你將來到人間，或是到天上去，都是乘願再來，不是業力牽引著你來。念念不離自性，換一句話來說，即是念念不落意識的攀緣，那就是般若，般若即是自性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啊！你念念不離自性，那就是般若，就是無為法，這個才是真正的大福田，你出三界了生死，這六凡法界裡面，你是乘願再來，來去自如，隨你的願力，所以為什麼無量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的七寶布施，不如一句四句偈，因為你如果能夠從一句四句偈中開悟自性，從自性起用那就般若，從六意識起用，那就是世間的分別智慧。世間的智慧與出世間的般若，外面看起來一樣，世間智慧是從攀緣著相心中生起，般若智慧是從自性中自生自顯，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回應的真實妙用。自性般若之智與世間的分別取相智慧，外面看起來都一樣，實質上不同，一個是不攀緣境界，內心流露出來的妙用，一個是心意識攀緣的作用，先由前五識領納境界，六識取境思量分別，七識執著，是由心意識生滅相續生起的作用，是一種分別執著妄想，所以一定生煩惱，造作諸業。如果念念不離自性，那就是行菩提大道，那就是大福田，所以為何金剛經說：乃至於身命布施，都不如四句偈。就是如此，不離四句偈，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不知道和尚你要教導我做什麼呢？此句「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也有另外一種玄義，和尚啊！我的見地就是這樣，請問我現在要怎麼修？教作何務就是我要怎麼修呢？如果執著有修、有證，那就已經離了自性了，因為自性是不需要修持的，他圓滿具足恆

沙妙德，它的作用即是真理，它就是般若，自性起用就是菩提，菩提與般若是一樣的，是一件事而不是兩件事。自性就是我們自己的無住真心，從這個無住真心，所起的妙用，哪有什麼修與證？那是圓滿相，所以他六祖惠能問弘忍大師，我現在見地是這樣，請問大師，我現在要怎麼修行？所以「教作何務」有這個意思。

祖云：「這獗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弘忍大師說：爾這獗獠。故意在大眾面前說，爾這獗獠，故意跟他距離拉遠。這很有意思、很有智慧，這獗獠根性大利，看起來好像是在批評他，其實內心是在讚嘆他，你這個知見不錯啊！根性大利啊！汝更勿言，著槽廠去。你不要再講了，到後院去做工吧。槽廠本來是養馬的小屋，但是在寺院裏，是指後院的工作場所，比如劈柴、舂米的地方。而著槽廠去，也有表法的意思，表利益眾生，你悟了這一念心性以後，要起大機大用啊，有體就有用。聲聞、緣覺證了這一念清淨心體，但是他有體無用，入涅槃去了，而菩薩不是，你證了這一念佛心以後，要起大機大用，要教化眾生、利益有情，所以你不要再講了，著槽廠去。他前面問說：和尚！你看我該怎麼修？和尚說：利益眾生。

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

六祖大師退到了後院，有一行者，「行者」是指帶髮修行的居士，所以在叢林裏面，有在家人，有出家人，大家共同住在寺院裏一起修行，所以我們叫做叢林，這一個在家人應該是居士的領班，他吩咐六祖大師做破柴踏碓的工作。

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前面我們講到惠能求弘忍大師印證，雖然沒有得到弘忍大師的印可，但卻得到弘忍大師的認同，你的知見可用，他只是用另一種表達方式說：「這獍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其實他這句話是肯定惠能的知見，可以用，但是為了怕別人嫉妬，障礙，所以他不明說，也沒有給惠能做一個明確的印證，就叫惠能到後院去作工，換一句話來說，也就是叫惠能行菩薩道，利益眾生。六祖大師到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叫惠能做劈柴跟踏碓的事情。以前舂米，有的是用手來舂，有的是用腳踩的，這地方的舂米是用腳踩的，所以是踏碓，經過八個餘月，你看這八個餘月的期間是滿久的，弘忍大師都沒有再見過惠能，就讓惠能在槽廠裡面作工。你想想看，對一個修行人來講，如果沒有定力的話，他早就離開了。所以弘忍大師，一則在勘驗惠能他前面所說的：「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這個境界是真的或是假的。這個很重要喔，如果你真正是一個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有真實功夫的行者。到哪裡都是快樂、安定的，沒有一處不是解脫，沒有一處不是他的極樂世界。對於一個明心見性的人，他到哪裡都是一樣，日日好，時時好，沒有一時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古代的祖師大德，他即使在生活很困苦的環境裡面，他也會說快樂，為什麼呢？他所享受的不是外面的六塵境界，而是內心常、樂、我、淨的法喜，而常、樂、我、淨的法喜，他是不會因為環境的因素，而有變化的，他內心中湧現出，一種安詳自在、安穩、無罣礙、無恐懼，穩穩當當，很踏實的，很實在的，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前面講：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我們俗話常講：平安就是福，也常常講：只想求平安，不想求添福壽，平安就是福。往往我們把平安當作是身體健康，身體是個假象，真正的平安是什麼？你的心平和了，你的心安定了。你心安定、心平和了，那就跟道相應了，所以修行換句話來說，就修個心安理得、心平氣和，沒有罣礙，沒有恐怖了，心經云：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你心平了、安了，就遠離顛倒夢想，你自己就有智慧了，為什麼？不

離自性，即是福田。智慧每個人都有，都是因為你驚慌失策，你恐懼、取捨、攀緣，所以你的智慧喪失掉了，你如果心裡安定了，智慧就生出來，所以俗話云：平安即是福。你要是方向找對了，就可以開悟，找錯了，以為是身子平安，維他命丸多吃幾顆，這樣就是福，那倒不見得，因為心平安了，百病也就消了。所以惠能在弘忍大師這個地方八個月，就在那裡一直做事，做的很高興，這是勘驗境界，弘忍大師連理都不理他，如果是凡夫，早就跑了，欺人太甚了，我來這個地方求你印證，你卻叫我做工，也沒有來看我一下，也沒有來跟我安慰安慰，都沒有，這樣過了八個月，不容易啊，很長的時間啊。「祖一日見能曰」；有一天弘忍大師突然來探視六祖惠能，才告訴六祖講：「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你求印證的那一天，我知道，你的見地是正確的，但還不是很圓滿，但我不能再講下去了，因為繼續談下去，我就不得不要與你印證。我們俗話常講：一翻兩瞪眼。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如果對，就差不多知道衣鉢要傳給誰了，所以只好不再談下去而叫你去工作，等待機緣。因為我擔心別人傷害你，如果我為你印證而惹來別人傷害你，那我喪失像你這樣的人才，實在是太遺憾了，所以就不再跟你講了，你知道嗎？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弟子也明瞭師父的用心，師父與弟子之間，心心相印，彼此之間都能夠交心，一位能夠感受到弘忍大師的關心、愛護。弘忍大師也知道，惠能他是一位法器，彼此心裡面都有默契。所以六祖惠能說：我也知道老師的意思，所以我一直不敢走到大師你開示的法堂前面，堂前是指弘忍大師說法開示的地方。一般學人住在一個道場，一定要去聽經聞法，六祖惠能體得弘忍大師的心意，也不去聽經聞法，他就在槽廠裡面一直工作，讓人家覺得他一個字都不識，怎麼還能夠聽經聞法呢？他怎麼聽的懂呢？他只是一個發心做工的凡夫居士，來這裡打雜修福而已，所以人家就不理他了，不會看重他了，令人不覺，讓人不會再把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而忘掉這一件惠能求法

的事情。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這一段經文是，弘忍大師知道，傳法因緣成熟了，而傳法要傳給一位明心見性，入佛知見的弟子，換句話來說，他必須在這麼多學生裡面，找出一位真正得法的學生，得到如來的心地法門，才能把佛心宗法傳給他。所以有一天，他把寺院裡的弟子通通集合起來，告訴他們：「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這一段經文裡面，弘忍大師一開頭就講，世人生死事大，諸位，我們學佛學這麼久了，憑良心講，哪一個人有真正感覺到生死事大的這種感受呢？我想不容易吧，為什麼呢？如果沒有一位真正用心學佛的人，無常很不容易體會，所以佛告訴我們，眾生有四種顛倒，執著我們這身子是常、樂、我、淨。常就是不會變易，不會覺得有無常的感覺，樂就是覺得我們這個世界，種種感官的享受是快樂的，卻不知道感官的享受，是一種麻醉，我們感官的享樂，會讓我們越迷越深，如住在豪宅，眺望遠處風景，剛搬入之時，覺得很享受，住一陣子就習慣，沒感覺舒服了，萬一沒豪宅可住，則苦惱不堪，就好像吃嗎啡一樣，如果是剛吃嗎啡的，也許會感覺有一些快樂，可是等他吃上癮的時候，麻煩就來了，為什麼呢？沒有它很痛苦，苦到會在地上打滾，有了它，也不會覺得怎麼快樂，因為已經習慣了。所以佛陀告訴我們有三苦、八苦、無量苦，三苦頭一個是苦苦？苦固然是苦，可是樂也是一種苦，樂苦叫做壞苦，為什麼？你養成習慣了，就不覺得樂了，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大家都沒有冷氣，一到夏天頂多是吹

吹電扇而已，所以夏天晚上大家吹一吹電扇，就睡得很好了，可是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冷氣，以前有一天晚上大停電，大家都睡不著，苦不堪言，只好跑到馬路上納涼，所以壞苦就從這裡來的，你有了它，也不會覺得有多快樂，沒有它卻受不了了，所以我們身子的快樂是一種麻醉，絕對不是真正的樂。又這個身子的我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沒有一個真正的我體，身體是色法，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不調，則百病叢生，心法是受、想、行、識，皆生滅相續之相如旋火輪，這五蘊法中哪有真實的我體，故經云，五蘊無我，六塵非有，都是自妄想心中之身見，我執、法執而已。又是身，臭穢不淨，九孔常流不淨物，又有七種不淨，十種不淨，諸多不淨，而眾生執以為淨，用盡各種方法來裝飾，打扮這個身體，貪求五欲之樂，而不自覺老、死之將至，更不知出離三界生、死苦海，內心深處總是在追求福報、健康、長壽，我問很多學佛的人：你為什麼要學佛呢？他口中雖言：出三界、了生死。但是心裡期待着：佛菩薩保佑我呀！因為佛菩薩萬德萬能，人天擁護，出門的時候，天帝都在諸佛菩薩前面引路，祂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祂一定會保佑我。聽經的時候，法師都會講：如果你信了佛，有幾尊菩薩在保護你，有多少護法在保護你。你會思惟，對啊！這個好啊，天天保佑我，我買股票也會漲，我做什麼都會順利，一帆風順，事事如意，學佛多好啊！諸位，你真的有心想出三界、了生死嗎？如果告訴你：學佛要出三界、了生死，就是要放下，看破我們世間這些假相，不要跟人家斤斤計較，凡事看開一點，看得開，放得下你才可以解脫。這好難啊！所以很多人希望修福，不知道求解脫。俗話常講：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的壽命不到一百歲，你看那年紀已經八、九十歲的老人家，他還在計劃未來要如何！我是做建築，我常跟一些年紀很大的老地主談土地合建，他說：我將來要住在頂樓第十七樓，我才可以看到遠望外面的景觀。那時我心想：你這麼老了，十七樓蓋完了，地下室還有三層，最少要三年時間以上。我不好意思再說下去了，只能

恆順眾生說：好啊！這位置不錯，空氣新鮮，陽光充足，風景秀麗。所以人就是這樣，從來沒有想到無常的觀念，無常迅速，俗云：棺材裝的是死人不是老人。所以死人不一定是老人，我常參加一些長輩的告別式，在公祭時間還沒開始的時候，我都到每一個靈堂去看一下，我看裡面的照片，大概一半是年輕的，也有一半是老的，是不是相片特別年輕，我不曉得，但是那個相片確實是滿年輕的。往生者所穿的衣服是不一樣的，跟我們活人所穿的是不一樣的，他那衣服做的很不合身，隨隨便便作一作，很不合身，穿的扭扭捏捏的，為什麼？因為他死的時候才作，死的時候身體已經僵硬了，所以裁縫師只好隨便量一量、作一作，就給他穿上了。因為大多數的人不會想到無常？想到自己死亡的時候做一件比較合身的西裝，先去量一量，作好之後收藏起來，死的時候可用。可是很少人會這樣做，為什麼？因為大家總覺得離死亡還遠的很呢？有些人開車，看到路旁發生車禍，地面上躺了一個人，上面蓋了一塊白布，那個騎車或開車經過的人，目睹此景，還是一樣以八十公里的速度開過去，所以絕大部份的人總覺得發生事情的人，不會是我，從來就不會有無常觀。大家要曉得，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要有無常觀才會精進修行。所以弘忍大師對出家人講「世人生死事大」，因為他看到這些弟子們，許多人我是非，所以六祖惠能來求印證時，不能與惠能多談，就是是非多，分派分系，是非多就是不求出離生死。所以諸位，如果你的心裡存了一大堆是非恩怨，雖然你受了三皈依，也天天在作早晚課，但是你還沒有真正踏入佛教之門，因為你的是非太多，入佛教之門第一件事就要了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要有無常觀，如此你才肯認真修行，如果你真的了解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古德云：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無常到了離開這個世間時，即使萬貫家財，你也帶不走一毛錢，有甚麼用呢？所以佛陀告訴我們，財產是五個人共有的，你自己有一份，不孝子有一份，小偷強盜有一份，天災有一份，好

比大地震，把房子都震垮了，還有一份是國家的，國家有一天強制徵收，徵收之後就沒有了。聽說以前大陸有很多大地主，當大陸撤退來臺的時候，他所有的財產都泡湯了，所以有許多在大陸的大地主，來到台灣以後，幸好懂得做豆漿、饅頭，所以還能夠靠賣豆漿、饅頭維持生活。所以你再多的財富，國家還佔有一份，再多的財富都是五個人共有，不僅僅是正報身心無常，依報世界也是無常啊！所以要有無常觀，要懂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要提起正念，隨時想到這一點，當順逆境現前不貪戀，對這個世界我不留戀，我要依止佛陀，依靠佛陀的教化，出離三界生死輪迴，所以我要修行，我要斷煩惱，唯有斷煩惱，才能夠出離三界，世間的榮華富貴，如過眼雲煙一般，我要利用我這一生的生命，好好精進修行。「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弘忍大師看到出家人在寺院裡面，忙著寺院裡的寺務，這只是修福報，卻不肯好好修行，斷煩惱，出離三界生死苦海。我們是在家居士，台灣目前佛教很興盛，聽說佛弟子，有一千多萬人，所以很多人肯發心捐款，像以前的九二一大地震，依據電視報導，我們全台民眾所捐的現款，有兩百多億，送過去的救濟物品，堆滿了學校的禮堂。我是一個建築師，也義務到那個地方作鑑定工作，我們到那個地方，吃飯都不用錢，時間一到，不曉得誰就送便當來了，即使地震過了一段時間，還是這個樣子，那裏的警察與公務人員，時間到了，飯就送來了，那一個月吃飯都不要錢，礦泉水也很多喝不完。可見台灣人很肯布施、發心，照理來講，我們的社會應該會很安定，可是我們不會覺得？活在當前的社會，精神上很苦悶，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清淨平和，還是覺得鬥爭劇烈，你鬥我，我鬥你，你說我錯，我說你非，打開報紙，每天都有社會亂象。照理來講，台灣總人口才兩千三百萬，扣除兒童，有一千多萬人都肯發心，依理社會應該像禮運大同篇講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外戶而不閉。應該是這樣子的社會才對，可是卻相反，社會的道德沉淪，人的心裡覺得很苦悶，所以現在新

新人類很奇怪，反抗性非常的強，他為了表達他的反抗性，現在叫洞洞族，鼻孔也穿洞，聽說肚臍也有人穿洞，這都是一種反抗性，生活很苦悶所表達出來的現象。這個就是世人只肯修福，不肯出離生死苦海，不肯修慧，不肯斷煩惱，修福就是想得福報。又如了凡四訓基金會，出版了凡四訓的錄音帶、書、漫畫書、錄影帶，幫助社會人士生起斷惡修善的心，廣修福田改造命運，但也有一個副作用，大家希望修福，將來就能得到福報，現在大部份的家庭，都有一點結餘，大家看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以後，每個人都想，現在我有錢，將來要更有錢，來生也要有錢，再來生也要有錢，生生世世都要大富大貴，所以我現在必須要修福，把錢存在法界銀行裡，存在那個地方來世可以受用，這種修福的觀念，變成一種買賣的行為。我現在修福，今生改變命運，逢凶化吉，順利吉祥，來生得福，享受福報，變成這個樣子了，所以很多人肯發心做好事，可是心裡的貪嗔癡很重。以前我當總幹事的時候，有人來基金會捐錢，然後寫功德簿，捐五千塊，他堅持不要寫他的名字，要寫無名氏，我問他為什麼？我還以為他會說，這個是小善，不要讓人家知道，結果他說：如果名字一寫出來的話，就變成陽德了，陽德福報較小，如果是陰德，不要給人家知道，那個福報就更大，所以我不會給人家知道。他捐款不要給人家知道，是希望這個福報更大，大家想想看，他修福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更大的福報，這就不是在修行斷煩惱。所以當你行善的時候，你要注意你的因地心，如果因地心，只是想著自己，那個果未必是好。俗云：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成邪。正人就是有智慧的人，看他做的好像是壞事，像似貪嗔癡，但是他真的是為了利益大眾而做，不為自己圖利益而為，所以正人行邪法，邪法都變成正的。如果是邪人行正法，看他雖然在行善，做好事，但是內心佔名釣譽，口是心非，如為選舉打知名度，然而自私自利，結果果報落到了三惡道，然而他修的福還是在的，只是這個福報，來生會在三惡道中享，或者是在鬼道中享。你想想看，情可當一個窮人家，

也不願意當一隻波斯貓，或者是博美狗，當寵物而享福。當個窮人還可以修行，墮在狗身，要多少世以後，才可能再回復人身，得人身不易啊！世人不懂的修慧，只懂得修福，雖然口說修行，但是因地心不真，想得福報，所以佛陀告誡我們，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是斷不了煩惱，出不了三界的。所以弘忍大師這一句話很重要，也是我們要注意的，「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如果你下定決心想出離生死苦海，那煩惱一定斷了一半以上，因為你不會再跟人家計較了，這些計較就是一切煩惱的生處。

「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如果你心顛倒了，有貪嗔癡慢，你修再多的福，也是不能讓你解脫，所以有的人做很多好事，他說：奇怪啊！我布施十幾年，為什麼還這麼多煩惱？為什麼還放不下？煩惱我的先生、兒子、孫子、財產，煩惱一大堆，為什麼我作這麼多好事，為何煩惱還這麼多？原因很簡單，因為不了解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不了解空性，不了解五陰是空，這個身子是因緣有，自性空的，外面的世間也是緣起性空，那都是緣起幻化的假相而已，所以修學佛法要學智慧，很多人煩惱來的時候，他不去聽經聞法，學習智慧，他去問別人，別人告訴他：你要去拜懺、要去立功德牌位。所以台灣有一個現象，就是法會特別多，牌位也很多，你想借用這樣去斷煩惱，行嗎？斷煩惱是要將你心裏面的欲愛放下，煩惱就沒有了，貪欲、欲愛的心放下了，煩惱就離開了。你如何能放得下貪欲、欲愛，那就要了解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我們要了解空法，要了解唯識，要了解般若，所以淨空老法師要大家念無量壽經，其實他是要大家斷煩惱的，可是大家念無量壽經，心裡在想：我念無量壽經，希望有感應，馬上可以開悟。心裡都是在想這一些，還是有所得的心，所以念了三、五千遍，煩惱還是一樣很多，所以他問老法師：師父啊！我為什麼念了這麼多遍，還是有煩惱？老法師說：因為你看不破這個身心，放不下世界，念念有所得，當然煩惱還是斷不了。因此老法師回過頭來講般若經典，講甚深般若，教你了解空性，菩薩一定要了解空，如果只

是做人天善事，作一些五戒十善的事情，那是人天佛法，不是菩薩道，菩薩道一定要了解空性，不了解空性是不行的啊。本經中韋刺史，一下手就請六祖大師為說般若波羅蜜法，真是有智慧，要了解空法，了解自性本具的智慧，真實的智慧是從心性而生的，要了解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故恭請六祖大師說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我們今日能夠共同來研究這一部六祖大師的般若法，真的是善根深厚，大家但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誰也救不了。

弘忍大師把這個重點講出來以後，我們修行的重點，就是要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要覺悟，要從自心中做起，了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是苦，這個世間是苦，三界如火宅，以前真的是顛倒，很多人每天作早晚課，唸懺悔文，在佛前求懺悔，懺悔以後，也不明白自己的過失在那裏，當你能夠自性覺醒，明白了自己以前一直是迷惑顛倒，那就能真心懺悔了。以前我曾經在本會十二樓佛堂，看到一位女居士，她哭得很傷心，我非常緊張，因為十二樓很高，萬一……，所以我在旁邊保護她一下，她哭得很傷心，我問她：這一位居士，你有什麼事啊？她說：沒事沒事，你放心吧。最後她跟我講：我沒事，請你放心，因為我發現我過去錯了，我對不起我的家人跟朋友，我錯得很嚴重，可是以前總覺得我自己對。現在從我內心中真實的懺悔，很難過，所以我才哭個不停。她如此真心的在佛菩薩面前求懺悔，不曉得消掉多少業障，善根萌芽，痛哭流涕。她經過這一次真心懺悔以後，身心必然會覺得很輕安、清涼，清除掉許多修行上的障礙，這就是自性的覺悟，是從內心中感覺出來，我真的錯了，懺悔的力量就是要建立在這個地方。所以弘忍大師希望大家從內心中感覺到，過去迷惑顛倒，修福不能斷惑，智慧才能斷惑證真，出離三界生死煩惱，所以他要大家各去自看智慧，自看智慧就是自己檢視修行的見地。我們學佛多年，如果有人問你：你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如何？或是問你：你自看智慧如何？如果你已經感受到五陰本空，六塵非有，那就是智慧了。如果

你時時體會到，一切的快樂，要建立在利益眾生上，那你真的有智慧了。如果你覺得學佛以後，我投資什麼都賺錢，兒子也都考上台大了，這是世間法，你得到的是世間法的受用，不是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之智慧。如果你確實了解到三界如火宅，積財喪道，患得患失，不如利用它來利益眾生，行菩薩道，那你真的有智慧了。有一個故事大義是說，有一對老公公、老婆婆，他們很窮，但是天天可以快樂的歌唱。附近住有一對富有的夫妻，他們倆患得患失，天天過得很苦惱。這對富有的夫妻，覺得很奇怪，那對窮公婆，怎麼能窮得快樂的唱歌呢？後來有人告訴他說，你給他一堆錢，看他會不會快樂？果然給他錢以後，他們開始想這個錢要藏在什麼地方呢？開始生煩惱了，歌也唱不出來了，後來他悟到了，原來這一些外面的世界，看不破，放不下，是痛苦的根源，趕緊把這個錢還給有錢人，之後，又開始歡喜的歌唱了！諸位！如果你也這樣感受到夢幻的世界，看不破，放不下，那就是煩惱的根源，那你就是自看智慧，與佛法相應了。最近我看了報紙，報上刊登王永慶先生要投資養豬。我從這裡體會到，貪嗔癡就是戒定慧。佛法告訴我們，不能養豬，因為養豬會造殺業，但是王永慶先生為什麼要養豬呢？假若他的因地心目的不在於賺錢，而是為了幫助眾生解決問題，那就是智慧了。他看到臺灣當時的養豬場，每個地方都嚴重的汙染環境。可是大家還是要吃豬肉，我們國內的豬肉賣到日本去，或賣到其他地方去，賺了不少外匯，可是非專業的養豬，汙染了水源，然後會傳染疾病。所以王永慶先生想，不如我來做這件事情，我來養豬，他準備在斗六建一個很大的養豬場，可以一次養非常多，他養了這些豬，替眾生擔業，而改善了養豬的環境，把豬糞拿來作肥料，把豬糞拿來作沼氣、燃料等，將水源淨化，注重環保不造成台灣的汙染，養豬業在臺灣是絕不可能被禁止的。那麼就由他來幫你做，如果王永慶先生是用這樣的因地心來思維的話，那就是有智慧了，所以智慧沒有形象的，你的心如果完全是為利益眾生的角度來思維，養豬業在我們看起來，是屬殺生業的一環，

但是這一件事情，總是要有人來做，他來犧牲為大眾做這種事情，把環境改善非常美好，這就是智慧的一種，所以智慧完全就是看你的用心。回頭來說，你個人各自看智慧，如果是從小乘的角度來說，那就是出離心，五陰苦，三界無安宅，要出離生死煩惱，具強烈的出離心，這是偏向小乘的智慧。大乘的智慧是什麼？利他，念念不忘到別人，別人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所以菩薩都是慈悲喜捨，拔眾生的苦，給眾生的樂，祂的快樂是欣賞別人的快樂，諸位！這種快樂多高級啊，凡夫的快樂會欣賞別人的痛苦，你看看火災現場，充滿了觀看的人潮，反而影響滅火的進行。看到我們的怨家，或者是競爭者，種種不順利，就顯出一副很高興的樣子，如此的心態，對修行人而言，完全與菩提道相背離，所以慈悲喜捨的喜是什麼？就是能夠欣賞別人的快樂，以欣賞別人的快樂為快樂，這就是喜，捨就是拔眾生苦，與眾生樂，完全不放在心上，能夠三輪體空非常自在。起心動念，絕對不會只為自己謀福利，而是，但願眾生皆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做任何件事情，就會想到會不會傷害到別人？會不會對不起別人？會不會對不起良心？對別人有沒有好處？如果會傷害到別人的事情，雖然對自己有好處他絕對不會做，這就是菩薩的智慧。我們有沒有智慧，看你起心動念就知道了，所以有的人他修行幾年，他起心動念都是利他與菩提心相應，很難得喔，有的人修了幾十年，還是自私自利，起心動念只有想到自己有什麼功德？有什麼好處？一點智慧也沒有。汝等各自去看智慧，這智慧就是見地，我們也要看看自己的智慧，我們修行修這麼久，我們有沒有檢查過自己的智慧呢？

「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自看智慧這是有形相的，我們比較容易覺查。你修學佛法，走上了正路，你所講的話，你所想的事，那都是跟八正道之智慧心相應的，但是底下這一「取自本心般若之性」，那就是有功夫了，那真正要有明心見性的功夫，才有能力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般若之性是怎麼樣？你自心本具的般

若性質是什麼？性是指不變不異，永恆如是之特性，就好像黃金的性，是展延的，會發亮、不會變質，黃金展延性非常強，世界上展延性最強的就是黃金，而且它不會變質，也很光亮，不會生鏽，它的性就是這樣。鑽石的性很堅硬，可以切破玻璃，而且它閃爍着七彩光明，這就是它的性。我們般若之性是什麼？自己見性你就曉得了，如達摩祖師所說的：淨智妙圓，體自空寂。般若妙慧，照見十方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即相離相，一切不染，照事則無上菩提覺法樂，照理則無上涅槃寂靜樂，清淨湛然，解脫自在，無障無礙。達摩祖師所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個就是我們本心般若之性。弘忍大師要他的弟子們，說出自己心中本具般若之性。這是要真正的開悟才說的出，如果不是真正的開悟，千萬不可套公式學取別人的語言。如果你問我，甚麼是般若之性？我馬上會講：自性本自清淨，自性本不生滅，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無動搖，自性能生萬法。這是套公式的回答，是套六祖惠能大師開悟的偈子，套公式講的是別人的境界，不是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如果你回答完了以後，人家再多提幾個心性上的問題，你就無法回答了。所以套用別人的境界容易，取自本心所體悟般若之性，那才是真功夫，那絕對是問不倒的。為什麼？因為所有的答案都是你自己心性裏的智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因此弘忍大師跟大眾說：「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但並不是你作個偈子，我就把衣法交給你，還得要經過一番契理契機的口試，確定是入佛知見了，弘忍大師就把衣法傳給他，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這並不是叫他們趕快離開的意思，而是要他們速速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而作偈，如果一個真見性的人，他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功德，如六祖大師所說的：不離自性，即是福田。他隨時返照自心，隨時見到自性的功德妙用。比如說，一念返照，即見自性空寂，一切萬法皆依他而建立，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

法滅，如果你真正證得了這一念清淨本心，你隨時返照，念念自見，自性清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妙用如恆河沙，當下即是，不假思索，故云：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清朝有一位天慧實徹禪師，天慧禪師是玉琳國師的弟子，因為玉琳國師很受清世祖皇帝的尊敬，當雍正皇帝看了玉琳國師傳，又看了玉琳國師的著作以後，他深深的感嘆說：難怪我的先祖會對玉琳國師這樣尊敬，所以他就想看看玉琳國師的傳人，現在是甚麼樣子了。雍正皇帝就派人去找，後來找到了他，雍正為了見天慧禪師，特地建了一個庭園取名圓明園，要在園內見天慧禪師，當雍正見到天慧禪師時，就問道：父母親未生前本來面目，道一句來。這時，天慧禪師就想了一下，然後把手舉起來，以此舉手的動作顯示自性，即是父母親未生前本來面目，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在手能舉，然而天慧禪師思維一下，就落在心、意、識的分別，而不是真如自性之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換句話說，天慧禪師，一落思量，即非父母未生前生命原貌的真實顯現，已經是起心動念，思量分別之心、意、識的作用了。因此雍正皇帝不認同。因為天慧頓了一下再舉手，已經變成思量了，思量即不中用，經過思量以後，就變成有為法了，不是無為法，那就不是般若了，所以雍正皇帝不予認可。也許是天慧禪師見到皇帝會緊張，如果是一個能所雙亡見性的人，他就不會生起見皇帝之罣礙，一有罣礙，遲鈍了一下，才舉手示現作答，雍正皇帝是行家，當然不予認同。雍正皇帝對天慧禪師說：你問我。天慧禪師覺得奇怪，為何雍正皇帝不認可？還要我問他，就立即問道：什麼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雍正皇帝聽到，那個「目」字，他的手已經舉起來。直下承擔，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不落心意識，一落心意識就錯了。所以弘忍大師要大家直下會取，故說火急速去。這是你自己的東西，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每一件事都是自性的妙用，而自性體本空寂，本自清淨圓滿，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只要你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不着空、有兩邊，沒有一法不是他的顯現，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如果你不是直下承擔，直下會取，落入了心意識，那就不中用了，是故弘忍大師云：思量即不中用，那就變成有為法，有為法就是經過分別、取捨以後，而顯現出來的作用。前五根去攀緣領納五塵，看到了境界，六識執持落謝的影子，起分別、思量，決定造作，那就變成有為法。而無為法是真如自性直接了當的反應，故云：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是自生自顯，不假心、意、識的思惟。因為我們的真心本來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故云：功德妙用如恆河沙。所以弘忍大師才要求大眾，「火急速去，不得遲滯」。你這一遲滯，就落到心、意、識裡面，所以思量即不中用，你落到心意識，那就錯了，那就不是般若之性，不是你自性的智慧，那是心、意、識的識心分別妄想，不是真東西。「見性之人，言下須見」；如果是見性的人，念念不離自性，言下就是六根、六塵、六識無一作用不是自性的顯現。但是這一個見，不是還有一個能見、所見，言下須見就是直下承擔，妙契真如。如何做到言下須見呢？一念無心，妙契真如。一念無心，不是什麼心都沒有的「無心」，我說一念無心，妙契真如時，也許你會覺得我已經無心了，為什麼不能契入呢？因為你有「無心」在，你有一個「無心」在那裡障礙住，一念無心就是有、無之心都離了，此就是中道實相心，清淨至無餘，那個清淨並不是外面加進來的清淨，而是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了，本來就很清淨，恢復自性本來，即吾人生命的原貌，這樣就妙契真如了。有人去問師父說：我晚上靜坐看到光明，那是不是見性啊？錯啦！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亦即是見性，見性只是契悟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是自性，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如是則處處見性左右逢源。怎麼契悟呢？心不著有、無，證得寂照之心，連寂照之相也不可得，不著有、無，直下會取，返照自心。所以前面，六祖大師叫大家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良久，念到大家心都清淨的時候，六祖大師開示道：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要大家趕緊返照自性，緣成熟的人，直下承擔，

直下會取，那就明心見性了。因為自性不是在你的心外，是你的心著相起分別落在有、無兩邊，而不能於自心中證得。如果悟了這一念心性的人，時時返照念念不離自性。為什麼？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自心，是你執著外塵境界，而無法顯現，就像白天太陽時時高掛在空中，但是有烏雲把它遮住了，而陽光不現，烏雲一離開，陽光就現前了。這個烏雲對我們來講，就是心去執著有或執著無。執著有，是每一個凡夫，執著身心世界，看不破，放不下。執著無是什麼？是指修行人以「空」法對治「有」法。一個真正的大修行人，他的用，就像鏡子一樣，不取納也不排斥，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物來物現，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鏡子的照性，就如同我們的見性一樣，真正見性的人他在一切境界中，都是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而一切通達，一切明瞭，自生自顯，不假思索。為什麼？因為性體空寂，而圓滿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所以真正見性的人，言下須見，不落心、意、識的思惟。

「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如果是這樣的人，性體空寂，輪刀上陣亦是自性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他到哪個地方都一樣，性體不可得，輪刀上陣，亦得見之。這個是比喻，即使是在最激烈的環境裡，亦得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如菩薩度眾生，示現各種身相，有時示現在地獄道，有時示現在畜生道，有時示現在人道，有時候碰到激烈的環境，甚至要犧牲生命，他還是一樣，心很清淨，為什麼？他念念覺知一切萬法，依心而有，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而自性空寂，了不可得，唯我法二執，非真實有，念念自見自性，本自不生，今亦不滅，不生不滅，亙古至今，永無變異，一切無畏得大自在，故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因此我常勸大家要學習坐禪，置心一處，不打妄想，至未入初禪前之未到地定時，忽覺身空，境也空，如處虛空中，此時你輕安無事，若忽起一念而不能覺查，則由一念而延伸多念，則妄想相續不斷，一切人我是非，利害得失，恩怨情仇，皆從此妄想心中而出，由此可知，心生

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原來這麼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裡變出來的。而心體空寂，由空寂的心變的境界，那相當然是假的，為什麼以前迷在這個假相上，迷這麼久，之後你慢慢去觀查，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原來宇宙萬法就是那一念心變現出來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假的，都是那一念心變現出來的，以後根塵接觸，現諸境界時，就想到我不要再被自己騙了，慢慢功夫成熟以後，你把我執、法執放下來了，了解事實真相，這個時候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為什麼呢？為了解空，我空、法空，一切法不可得，我的本地風光是那麼解脫、那麼自在，這一念空靈的真心，了無生死，不生不滅，從來就沒有生死過，具足智慧，神通自在，藏身法界，自由自在，有何可怕。我國高僧僧肇大師他就有這個境界，他得罪了朝廷，官府判他死刑，當他將要被斬首的時候，還吟詩作偈，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面臨生死，他毫不在乎，然後到了刑場的時候，當行刑的鼓咚咚敲響的時候，劊子手刀子舉起來，他又做了一首詩，詩云：皮鼓咚咚響，西山日已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僧肇大師臨刑還能做這個詩，一點都無所畏，因為他了解宇宙萬法的真相，是我這一念心性變現出來，一切萬法具不可得，凡夫依身見、我執，而妄執為我。而真實的我，那一念覺心你殺也殺不死，砍也砍不了，火不能燒，水不能淹，無障無礙，逍遙自在，所以菩薩遊戲神通人間，他到那裡都很快樂。你認為這個地方很髒，他認為這個地方很乾淨，非常殊勝，他碰到了生死關頭，覺得沒有關係，欠命還命，欠錢還錢，沒有障礙，遊戲人間，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不一定就是要有黃金、七寶，而是解脫、自在、神通、沒有罣礙、逍遙自在，沒有障礙，那這就是實報莊嚴土，那真莊嚴啊，不管到哪裡都是解脫自在，碰到冤親債主，我欠你命，那我把頭給你，你不敢要，我自己砍給你。實報莊嚴土是這樣的，到了輪刀上陣，亦得見之這樣的境界，念念不離自性，那就是禪宗大徹大悟，天台宗所講的圓教初住菩薩，別教初地菩薩，破根本無明的

法身大士才做得到，確實證得我空、法空。

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以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

弘忍大師把傳法這一件事情，公布了以後，大家退下以後，都私下這樣想，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我們不需要自找麻煩，現在的上座師，也就是神秀教授師，一定是他嘛，他已經是我們老師了，因為當時弘忍大師如果有事情，沒有上法堂開示的時候，就由他來代講，所以都是由他代理弘忍大師主持教化，衣法一定是交給他，再則跟我們的教授師爭第六祖也不對，何況他是名正言順得衣鉢的人，我們為什麼要跟他爭？大家心都靜下來了，都說我們不需要再寫偈子，一定是神秀大師得的。

神秀大師我們也要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當然神秀大師在本經裡面，他沒有得到衣鉢，但我們也不能小看他，在六祖大師傳的電影中，把神秀大師演的很差勁，其實並不是那麼差，所以電影為了票房都加油添醋，但是加到最後變質了也不好。神秀大師俗姓李，他本來是河南省開封市人，他的父親是做官的，是管治安跟監獄的，可以說是書香子弟，尤其少年的時候，對於國學與經史，都非常精通，可是他特別喜歡佛法，而且他的相貌長得非常莊嚴，有帝相之稱，像皇帝一樣的相貌，非常莊嚴，身子又高，閩南話說：頭大面四方。他的父親也希望他去做官，可是他對世間的名利看得很淡，所以他在二十幾歲，就在唐高祖武德八年這個時候，在洛陽天宮寺受具足戒出家。他出家以後，他就去參學，他對心地法門非常嚮往，所以他參學到黃梅五祖弘忍大師這個地方，他就依止弘忍大師不動了，弘忍大師看他，小時候父母親寵愛，嬌生慣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修學大乘佛法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弘忍大師要他做挑柴、劈柴、

舂米、挑水這一類工作。你想想看，叫一個書香子弟來作這一些事情，是很吃力的，尤其他相貌莊嚴，很多人都讚嘆他善根深厚，而弘忍大師教導學生，他用的方法是在降伏他的身見、我慢的習氣，和訓練他的定力及耐力。

像我們凡夫的習氣都很重，如果你到一個寺院去，這個寺院的人看到你來說：大菩薩！你來啦。我看你這個寺院不用去了，你去不會成就，為什麼？因為你很歡喜，突然變成大菩薩了，你當然很高興，可是這樣你能成就嗎？如果這個師父對你很兇，常常指出你的毛病、過失，你就要多親近，那真正可以斷你的習氣。在這個民主的社會，每個人自尊心很強，常覺得你有甚麼了不起，每一個人都變成誰怕誰，有甚麼了不起，這一句話都快變成口頭禪了。你想想看，這個貢高我慢的心，怎麼降得了，修行的最初步，就是破身見，再來是破我執，破我執所證的也有一半，成阿羅漢，如果這個「我」這麼大，那要怎麼修啊？所以很多修行人越修「我」越大，自己覺得甚麼都懂，有神通，有感應，種種毛病，通通現前。

弘忍大師因為要降服神秀的習氣，折伏他的身見、我執，所以叫他作最粗重的事情，而神秀一句怨言也沒有，這樣忍很多年，忍到手腳都結繭，弘忍大師覺得此人善根深厚，可以造就，所以就讓他為首座和尚，弘忍大師如果有事的時候，就由神秀來陞座說法，弘忍大師也對他非常讚嘆，但是神秀禪師所用的方法是漸修的，是從門外而入的，在宗門所言，由門外而入的不是家珍，要直下會取自家寶藏，故云：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或云：向上一著，密不通風，入無縫塔，直下無心，正念真如，頓悟、頓修、頓證。惠能大師是屬於這種，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直下無心，直下頓取。所以惠能這一種是頓悟，是合於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的宗旨，所以弘忍大師才把衣鉢傳給惠能大師。而事實上弘忍大師對神秀大師，也是非常讚嘆的，如果不是對他很讚嘆，他不會讓神秀當首座和尚的。當弘忍大師把衣

法傳給六祖大師以後，要是一般常人的話，你還待得住嗎？面子掛不住，我是首座又是人家的教授師，五祖弘忍卻把衣鉢傳給他人，那我以後如何在這個道場待下去呢？我非走不可了，但是神秀大師不是，他一直守在那裡跟著弘忍大師，一直到弘忍大師圓寂以後，他才去江陵當陽山玉泉寺，住持教化，他的道譽廣播，當時則天太后對他讚嘆有加，將他迎請到宮中，奉為國師。神秀大師到宮中的時候，他不是走進宮殿的，而是用轎子抬進去的。古代要見太后、皇帝，哪有抬轎子上殿的？那是最高的殊榮，則天太后對他這麼恭敬，對他這麼大的禮遇，讓他能坐著轎子上宮殿。當他下了轎子以後，則天太后親自對他行跪拜禮，所以當時北方也稱神秀大師為六祖，然而神秀大師的六祖卻沒有衣鉢，南方的惠能六祖卻有衣鉢，這個實在很難交代，所以衣鉢之爭，相續不斷。唐中宗繼位以後，中宗皇帝對神秀大師更是尊重有加，到了中宗神龍二年，西元七零六年二月，神秀大師於洛陽天宮寺入滅圓寂了，他的世壽一百多歲，僧臘八十年，他是一代師表，安葬在龍門，他安葬的時候，皇帝親自送殯，諡號大通禪師，所以大通禪師也是神秀大師另外一個法號。自從唐中宗皇帝諡號神秀大師為大通禪師以後，凡有大名望，受人景仰的出家人圓寂，皇帝就會給他諡號。所以從唐中宗皇帝以後，才開始有帝王諡號僧伽的慣例。神秀大師的生平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黃梅東禪寺的住眾們都認為衣鉢一定是神秀大師得的，我們何必去作偈呢？我們枉用心力。每一個人這麼一傳，大家也都息心了，每一個人都說，我們以後依止神秀大師就好了，何煩作偈？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

弘忍大師傳法，他要弟子們，把他們多年的修學心得，做一首偈子，或者是用書面報告，如果這一個報告是入心地法門，那就把衣法傳給他，做為第六代祖師。當弘忍大師把這一件事情告訴大家以後，這些寺院的僧眾們都想說，神秀大師是我們的首座和尚，弘忍大師不在的時候，都是由他在帶領大眾修行，一定是他得到弘忍大師的衣鉢，我們何必這麼辛苦去做偈子，大家都這麼傳，結果就沒有人做偈子，大家想我們以後依止神秀大師就好了，不必去想這些事情了。所以神秀大師他想，諸人不呈偈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他們的老師，學生怎麼可以跟老師爭衣鉢，所以我必須要呈偈子給和尚，假若不呈偈給和尚的話，和尚又怎麼能夠知道，我的悟境到達甚麼程度呢？是不是還在門外？或者是已經入佛知見了，沒有人為我印證，我又怎麼能夠知道。「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神秀大師他心裡是很為難的，因為我並不是想要取得祖位，但是我如果不作偈子，和尚又怎麼知道我的見地呢？是不是入佛知見呢？如果我呈這個偈子上去，被大家誤會，以為我是想得祖位，那我豈不是就同凡夫差不多，為得祖位而作偈，與凡夫喜歡名聞利養是一模一樣。這不知道該如何啊？「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如果不把這偈子呈上去，終不知我是否入佛知見，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那我今生的修行不是很遺憾嗎？這件事情實在是不知如何才是。諸位！這都是我執在做怪，而不得自在，你看古代的禪師，都是很灑脫，很多禪宗的學人，乃至於年紀很大，他的行為都很天真無邪無掛礙。你去參見住山修行的老和尚，跟他講話，你會覺得他很可愛，很像小孩子，很單純。所以很多出家人，常常被人家騙，因為他很單純，他心裡有甚麼事都毫無隱瞞的告訴你，因為他的「我執」越修越淡，很直率。你看禪師的言行，有點奇怪，其實就是一種直心的體現，所以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因為我們是用思量心、分別心，患得患失，所以失掉了天真、自在、無掛礙，變成很虛偽，外面看起來非常虔誠，謙恭有禮，溫、良、恭、儉、讓，而

內心五欲充滿。我聽說某一個道場，有一位負責印經的居士見了人，鞠躬接近到九十度了，看起來非常虔誠有禮，結果把人家五百萬的印經款帶跑了，所以修行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神秀大師心地善良，也知道我不呈偈不行，而呈偈就好像要奪祖位一樣，他不知道該如何，他修行多年，還沒有辦法修出那直率、坦然、無掛礙的心，還是一樣瞻前顧後，左右徘徊，不能夠行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神秀大師這個時候牽腸掛肚，有罣礙，人情世故沒放下，還沒有真正的解脫，所以他才有這樣的疑慮：大難大難！如果是一個解脫的人，他才不管這麼多，直心是道場，很自在的，沒有相對能所，他生活在絕待，無所依止的清淨自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無牽無掛，無有障礙，相待就是絕待，相待就是圓融，沒有衝突、矛盾。所以神秀為這件事情很傷腦筋。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這一段經文是介紹神秀大師要做偈的前言，就在神秀大師很徬徨的時候，這時候他想到五祖弘忍大師的法堂前面，有三個間隔的一條走廊，這個走廊一邊有牆壁，一共有三個間隔。本來這個地方，弘忍大師是想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供奉是唐朝時候的官名，在唐代那個時候，凡是有才藝出眾，朝廷就將他迎請到宮中來服務，同時給他按一個官名叫做供奉，而盧珍這個人，他是畫丹青的能手，尤其擅長繪畫人物、佛像，所以弘忍大師請他來畫壁畫，這壁畫有兩幅，一幅是楞伽經變相，楞伽經是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作為印心用的經典，他不是給你做研究的，楞伽經意境非常高，所以末學前面說過，他不僅是禪宗的印心經典，也是法相唯識宗，六經十一論裡面的一部指導經典，所以它是性相圓融的一部經典，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作為印心，但是一直到弘忍大師這個時候，很多禪宗的學人，卻以這一部經來做研究教理的功夫，如此則宗門又變為教下了，所以弘忍大師才改以金剛經印心。因為楞伽經，是達摩祖師傳給慧

可，所以弘忍大師就請盧珍供奉來畫楞伽經的變相圖，變相圖就是指佛陀在講經說法的圖畫，繪出法會中之人物以及法會殊勝的狀況，這個圖名為變相圖，而楞伽這兩個字，是一個地名，他是在印度南海摩羅山頂，也就是現在的錫蘭島，聽說這個地方住了夜叉，你如果沒有神通，就沒辦法到達，為什麼呢？你要是爬山的話，就會被夜叉吃掉了，所以楞伽就是以楞伽這個山，表佛的境界，很難入，所以楞伽這兩個字，又翻成難入這兩個字，就是以地點表示佛的境界，所以楞伽經是一部很難入的經典，換一句話來說，這一本經所寫的就是佛的境界，這一部經所寫的，就是心地法門的境界，所以這一部經的四品，通名為一切如來心品。這四品通通叫做心地法門。楞伽經一共有三種譯本，第一種譯本，是宋朝時候所譯的，這宋朝是劉宋不是趙宋，是劉宋的時候翻譯的，是在西元四四三年，由中印度的出家人，求那跋陀羅所翻譯的，叫做《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共四卷，這四卷楞伽是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另外還有兩種，一種是魏譯本，也就是在北魏的時候，約西元五一三年這個時候，由北印度出家人，叫做菩提流支所譯，這一部經名為入楞伽經，一共有十卷，另外一種是唐譯本，是在唐朝的時候，約西元七零四年，由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所譯的，叫做大乘入楞伽經，一共有七卷，所以楞伽經有三種譯本，而現在研究楞伽經的人，都以四卷楞伽為主。而以北魏所譯的十卷楞伽，與唐譯的大乘入楞伽經，以這兩本為參考。本來弘忍大師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來畫佛陀在楞伽這個地方，講這一部經的法會殊勝圖案，將它畫出來，讓大家來瞻仰禮拜，以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五祖血脈圖就是，達摩祖師傳法給慧可大師，慧可大師傳給僧燦大師，僧燦大師再傳給道信大師，道信大師再傳法給弘忍大師的傳禪宗法脈圖畫，這就是五祖傳法的血脈圖，讓大家看這個圖，就能知道這裡面的意義，來供養大眾。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

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

前面說明神秀大師作偈的緣起，底下介紹神秀大師做完偈以後，「數度欲呈」，好幾次想要把這一首偈子呈給弘忍大師，但是心中有罣礙啊，想想這一首偈子有沒有如法呢？是不是入佛知見呢？如果弘忍大師說：這偈子還差得遠，那實在是很難堪啊！真的是不知道該如何啊？「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看到這一段經文，也許很多同修會問，六祖大師怎麼知道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呢？因為六祖大師他有大神通，因此他曉得這一件事情，一共經過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不如我就把偈子寫在法堂前面的走廊，弘忍大師從他的方丈室，要去法堂開示的時候，他一定要經過這個地方，我就在旁邊注意一下，如果弘忍大師看到這首偈子，覺得不錯，那我再出來，說這是弟子所做的，「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如果弘忍大師看了以後，只是嘆氣搖頭，他不知道該如何，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我這一些學生們，他們都把我當老師，都對我這麼恭敬，真是太對不起自己，也太對不起大家了，更修何道啊？「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他等到晚上十二點鐘，大家都睡著了，他才提著燈到南廊壁間，將他心中的體會，換句話說，就是他自己真正的見地，不是從書本上抄來的，他把自己的見地寫在走廊的牆壁上。

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這一首偈子對我們的修行很重要，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來淨化自心，

菩提樹本名叫畢鉢羅樹，是印度的一種寬葉喬木，佛陀是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開悟的，所以畢鉢羅樹才改名為菩提樹，成道之後，往來於古印度南北兩邊乃至於天上，弘法利生，佛陀離開到他處弘法的時候，佛弟子們思念佛陀，有的人就刻佛陀的像，朝暮禮拜，佛陀見了以後就告訴佛弟子們，你們不要刻我的雕像禮拜，你們要禮拜菩提樹，「菩提」這兩個字是「覺」義：我們這個四大五蘊和合之身，是虛幻不實的，相是會變的，所以這個身子是假的，每一個人的心就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覺悟宇宙人生真相的心是佛，着境取相分別的心是凡夫，所以禮拜菩提樹提醒自己要覺悟啊！所以佛陀告訴佛弟子要禮拜菩提樹，時時警覺自己，我要覺悟，我要學習佛陀，明白本心，見自本性，徹悟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很多人去印度，撿回很多菩提樹葉，將菩提葉曬乾，乾了以後會像一個網狀，很多人就拿菩提葉來欣賞，或是當書籤，夾在你要看經的那一頁上，當你打開經本的時候，看到這一個菩提葉，要想到佛陀在菩提樹下開悟，所以看到這菩提葉時，要想到我要覺悟，精進不懈，證菩提果，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修菩薩道六度萬行，要用這樣的觀想，這樣對你絕對有幫助，如果你只是當欣賞品，夾在課本裡面，好多年才翻它一下，懷念一下，那就可惜你到印度請了菩提葉回來，沒有讓它發揮殊勝的功能。所以這裡講身是菩提樹，菩提這兩個字翻譯成中國話叫做覺，如果你身「覺」了，身覺是怎麼樣呢？一定是修十善業，我們的身子會造殺生、偷盜、邪淫這三種惡業，我們的口會造四種惡業，妄語、綺語、惡口、兩舌。心會造貪、嗔、癡。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換一句話說，他身、口絕對不會造作這七種惡業。很多人談到修行，覺得修行就是走入深山盤腿面壁或坐在樹下養蚊子，修行不是這樣子的，修行就是修正行為，把我們身口意三種錯誤的行為改正，那就是修行，修行成功了，就是身、口、意三業清淨而已，所以古德常講：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如果你這身、口、意三業，從以前迷惑顛倒造業，而修十善業，至身、口、意三

業清淨了，那你這一尊佛就出現在人間，你就變成活佛了。三業不淨佛滅度。你這三業起心動念造業了，造了邪淫、殺生、偷盜、妄語、綺語、兩舌、惡口、貪、嗔、癡，你這一尊活佛就滅度了，變成了凡夫，所以修行唯從身、口、意中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身是菩提樹，神秀上座他這身子已經不會造作身、口的七種惡業，所以初學佛法之人一定是要從斷惡修善這裡下手。

心如明鏡台：神秀上座自心中已經像鏡子一樣清淨不染。已經離了貪、嗔、癡了，沒有貪欲了，能夠深信三寶，深信諸佛所說的妙理，沒有一絲懷疑，所以自心像明鏡一樣清楚明白，絕對不會被外面境界所染、所縛。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上座，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他這個境界，是有修有證，有功用行。非自性法爾如是，不假功行，是無修無證無所得的。神秀上座是以時時在除心垢，有修行的方法，時時在觀自本心，不染萬境，換一句話來說，他還不能自在無礙，他不觀心的時候，也許煩惱又生起來了，所以假如你從早到晚心安理得、心平氣和，安詳自在，不假觀行，沒有一點障礙，自然而不起貪嗔癡，心裡沒有罣礙，那個平常心就是道，可是做不到，那就要觀照，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大師跟了弘忍大師那麼多年，還是一樣做不到，所以他時時在觀照自心，心念稍稍一動，就把他擦得乾乾淨淨，稍稍一攀緣就趕快放下，他能夠用這個方法，觀照假以對治。換句話說，他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都未亡，能所未泯，以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這種修行功夫，來達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而非自心本覺，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之悟本真心的境界。然而這一首偈子對我們修行是很重要，尤其對初學之人更是重要，若是對一位明心見性者，則此偈有三種障礙，即是能修、所修、所證具在，他所修的方法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能修的我與所修的法，以及有所證的我，還有所證的果具存。他所證的果是什麼呢？如偈中

所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所證的果是菩提樹及明鏡臺。換一句話說，神秀上座我、法二執具存，不悟萬法本空，一切法本自清淨寂滅相，自心本來空寂，明照一切。我們每一個人心地都是空寂，明照一切。只是我們被煩惱習氣所障而不悟。我十幾年前，還沒有學佛，我最怕的就是假期，一到假期就不曉得該怎麼辦，平時上班有人可以說話、談事情，時間一下就過去了，一到假期閒着無聊，就這裡打電話、那裡打電話，找朋友玩樂，造業啊！心安定不下來，很辛苦、經過這麼多年的學佛，現在心靜下來了，碰到假期我也很高興，為什麼？可以看書、靜坐，學習經教，心安定下來了。所以那個攀緣心，如果沒有去對治他，而讓他繼續攀緣外境，你會苦一輩子，我們現在還有時間來對治他，要把我們這個攀緣的習氣去掉，去掉了以後，自心本淨你就見到了。我們的心本來就是清淨的，所以有的人說：我很煩惱！你問他：把煩惱拿來我看看？煩惱是甚麼樣子？煩惱拿不出來，這是一種習氣的力量，我們稱作慣性的力量，你碰到這個境界，你有這個慣性，你的心就起了這種牽引力了，這個牽引力就帶著你去造業，所以你就不得自在。其實我們的心本是清淨無相，外面境界本來是空寂的。所有你現在看到的境界，都是你自己心攀緣六塵，取相分別而從自心中顯現出來的影像而已。我們是活在自心的境界，心若不生，則外境空寂。例如有人，平日斤斤計較，貪得無厭，患得患失，年老了，得了癡呆症，這時什麼都不要了，也不會分別了，世界變成一張白紙，甚麼好壞都平等了；可知外面的世界是從自心中幻化出來的。這個幻化的境界從哪裡生出來的？從我們自心中的業識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相續不斷而生起的幻化世界。當根、塵接觸的時候，前面五根去攀緣五塵的境界，第六識執着了前五識落謝的影子，經過了思量分別，而有了帶質境、獨影境及比量與非量，第七末那識依前面六識的分別執著，把這些境界執以為實，又執着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執以為我，所以你內見身心，外見世界，其實這身心世界萬法，就是我們八識田中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而

幻現，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所以說，外無一物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我們一定要了解，外面的境界實在是空寂的，都是自己的自心分別自心相。如同夢境，全夢即心，心外無夢，夢外無心一般。又如電影院，當放映機沒有膠捲的時候，放映機的光線投射在銀幕上，只是一片白色的亮光而已，喻如心不動時，世界是空寂的，可是當有了膠捲轉動的時候，銀幕上就有了劇情，有內容了，就有了萬法了，而銀幕上的劇情是甚麼？叫做當處生起，當處滅盡，那個膠捲生起來馬上滅掉，又生起來又滅掉，所以那個銀幕就是當處生起，當處滅盡，有了相續相，以為這電影是真的，當我們接觸外面的境界也是這樣，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這樣剎那的生滅相續相，每一秒鐘計有二十一萬六千次的生滅相續，然後把外境四大緣起的東西，看成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貴賤，有我執、法執，這一些都是我們的自心境界，依根、塵接觸的緣，而由自心中幻現出來的，當體即空，所以修行人一定要知道，萬法本空，自心本寂，如果你證悟了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些都是本寂的，你幹嘛去勤拂拭呢？哪有甚麼障礙呢？所以這一首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偈子裡面，神秀上座，不悟萬法本淨，心念本寂，他不悟這個道理，所以他還有一個我在，還有一個對治的境界在。如果對明心見性而言，這一首偈子有能修、所修，能證、所證，以及有我、法二執，以及不悟萬法本淨，念本空寂，神秀上座不悟這個境界，所以這一首偈子當然還沒有見性。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神秀大師把這一首偈子寫在南廊壁間以後，回到他的寢室，大家都不曉得有這一件事情，回到寢室以後，神秀大師又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說我這一首偈子是入佛知見，「即我與法有緣」；那就是我與衣鉢有緣了，也就是跟六祖祖位有緣了。「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假若弘

忍大師見了這一首偈子不喜歡，說這一首偈子還沒有入門，那就是我業障深重，把我真如本性的智慧蒙蔽住了，未得明心見性，而不能得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來承受這個祖位。「聖意難測」！這個聖意就是佛知見，佛知見在哪裡呢？唯自心，真心就是佛知見，真心的妙用就是佛知見，所以我們看經上常寫的，佛有三明、六通、四無畏、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十力等等，這就是佛知見，這是諸佛如來的智慧，可是我們覺得這個智慧好像很玄、很深，其實這個智慧就是生活，我們現在是心、意、識的生活，念念攀緣五欲六塵，所以你覺得經上所說的三明、六通、四無畏、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十力，好像很玄、很深，其實這個就是你清淨心的生活，真心的生活，所以佛知見就是佛菩薩的生活，當你心離了一切相不著有、無，破了我、法二執，了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不再分別、取捨的時候，你的知見就是佛知見，你的心所起的妙用，就是入佛知見。否則即使你把三藏十二部經典都背起來，就依照經文所說這樣做，一板一眼而不能活用。淨空法師說：這樣的人叫做佛傻子。讀書讀到最後而不能活用，會變成書傻子，你把經典通通背起來了，不能活用，則變成佛傻子，所以有很多人學佛學到最後，完全執著於經教的文字，而不能消歸自性，變成佛傻子了。所以諸佛如來所證的就是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而以大慈大悲為首，所以我們常說要發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佛心，就是自性，如果你真正發了菩提心，你每天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佛知見，沒有一法不是三明、六通、四無畏、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十力。所以佛教是佛陀至善圓滿的教育，為什麼名為至善圓滿的教育？因為它離了兩端相待的善與惡，而達到純一之善，所以名為至善。如大學所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是開發你的真心，開發你自性的智慧，在親民是發慈悲心，教化眾生、幫助眾生、利益眾生，從這裡下手，一直到止於至善，圓滿這個善心，沒有一念是惡的，起心動念都是至善圓滿的善，這時候變成絕對的善境界，那你就證悟這一心了，

所以佛法就是叫你離了這善惡兩端，達到至善圓滿的這一念真心的妙用。所以修學佛法行菩薩道，修六度萬行，就是藉著修德，來顯現你的性德，因為覆蓋在性德上面無始的煩惱習氣，必須藉著六度萬行才能清除乾淨以恢復自性的真實功德，性德是不需要修的，法爾如是，本來具足的，不是因為我做了很多善，我的性德就多一點，我做了很多惡，性德就少了，性德是如如不動，法爾如是的，不假修為的，本來具足的，如同黃金在金礦裡面，他就是黃金，不會因為是金礦，就不是黃金，我們煉金只是取得金礦以後，把這些雜質去掉了，黃金就現形了，如是而已，並不是用其他方法製造黃金，我們每一個人的佛性也是一樣具足的，但是藉著六度萬行的修行，以修德來顯性德，讓你的性德開顯出來了，性德圓滿了，那就成佛了。所以入佛知見，不是心外求法，不是往外面去找的，是你證得你這一念慈悲、清淨、平等的真心，從這樣一念心中流露出來的智慧，就是佛知見。

如果你是念念攀緣，心外求法，那當然就離佛知見越來越遠，所以佛知見就是聖意，也就是唯自真心而已。因為神秀大師一直用六意識思維，有相待能所，得失之心，是六意識的分別思量，當然就聖意難測，不知道佛知見是甚麼。「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他回到寮房以後，還在想這一個問題，一直到五更，都還不能入睡。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其實弘忍大師早就知道神秀入門未得，還沒有明心見性，為什麼呢？明心見性的人當下即是，他不需

要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直下會取，當下即是。第二天，弘忍大師請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要來畫楞伽經變相圖，以及五祖血脈圖的時候，看到這一首偈子了，說道：「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他就跟盧供奉講：謝謝你！讓你這麼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地方，非常感謝，現在不用畫了，因為留這一首偈子也很好啊，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能依這一首偈子修，比瞻仰這兩幅壁畫還有意義，所以謝謝你啊，讓你這麼遠從北方來到南方，辛苦你了。「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這是真的，所以我們初學人一定要用「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這種方法來修，用這樣修一定可以得定，同時也要薰習大乘經典，才能幫助你開悟。有人問我：我修學佛法，難道就這樣天天觀照自心，我這樣就可以明心見性嗎？我說：佛陀跟我們講得很清楚，佛法中有五乘佛法，有人天乘佛法，而人天乘尚未出三界了生死，這個可以說是佛法的方便法，不墮三惡道，為出世間法打基礎，真正佛法的修學，是要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證無上菩提，初為聲聞乘，次為緣覺乘，第三是菩薩乘。聲聞乘是依四聖諦：苦、集、滅、道而修。苦、集是世間的因果，滅、道是出世間的因果。你希望能出三界、了生死、證涅槃，那一定要修道，道諦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展開而說就是三十七道品，此法門，重出離心，是離開人群、都會，而居住於山林、郊外而修，但是我們在家人，比較容易依這種方法修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有家庭，我們要工作，我們很不容易離開人群、都會而修，聲聞乘、緣覺乘出家人容易修，在家人宜修菩薩道，如果你想要明心見性，那就要依佛陀開示，修六度。

第一是持戒，我們在家一定要修五戒十善，學佛的基礎就是這五戒十善，以前淨空法師問章嘉大師修行法要，章嘉大師告訴老法師說：戒律就像車票一樣，上車需要它，下車你還是需要它，如果沒有那一張車票，交給售票員，你出不了車站，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持戒，五戒十善。我們在家人還要守法令，守交通

規矩，國家所制定的種種法令，我們要守，還有一條我們要注意的，二月份申報所得稅的時間到了，真正持戒的人，他可以節稅，但是他絕不逃稅，逃稅本身就偷盜了，你已經破戒了，也不是一個好國民，所以我也把握這種原則，可以如理如法的節稅，但是絕不逃稅，所以在家人修菩薩道，第一要持戒。

第二，你要修布施，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財施又分外財布施與內財布施兩種，布施最重要的就是那四無量心，你要慈、悲、喜、捨。慈是與樂，悲是拔苦。看到人家苦，你要幫助他，離苦得樂。看到人家樂，你要替他高興，分享別人的成就，而不是忌妬障礙，乃至看到你的仇家，很如意，你也要替他高興，這就是喜。捨就是把慈、悲、喜養成習慣，化為本份事，理所當然之事，這就是布施的真義，所以等你養成慈、悲、喜、捨的習慣以後，人家對你說：你這個人真好，天天做那麼多好事。你會覺得：我哪有做甚麼好事？我只是跟你一樣，我也是吃飯、睡覺生活而已，哪有做甚麼好事？因為他已經養成習慣了，這種人很快就會開悟，為什麼？純善，接近於止於至善，所以布施要養成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不是像梁武帝，心中執着布施、建寺、印經做了很多功德，他就是不能做到慈、悲、喜、捨，這四無量心，所以第二是布施。

第三要忍辱，忍辱就是要修忍耐，做甚麼事情能夠溫溫和和，很有耐性，絕不發脾氣，我常勸人家說：我們時時會動心，一下子就發脾氣，火燒功德林，修忍辱的方法，入門可先從耳根下手，你先規定自己，我從耳朵聽進來的聲音，我絕不動心，我絕不發脾氣，罵我、讚嘆我，我不動心，眼睛看的，稍微動一下沒關係，耳朵絕對不行，絕對要忍住，如果是耳朵聽到了，生起氣來，那我真的是太慚愧了，從耳根下手，因為耳根很厲害，四面八方上下都可以聽得到，眼睛只能看到一個方向，所以我常常跟幾位同修開玩笑：你念佛看起來好像一心不亂，如果旁邊有人稍微提到你的名字，你馬上就自動自發的靠過來了，心裏想知

道他們在說些甚麼，是否在說我的壞話，因為這是人的習氣，所以忍辱在你日常生活中，修你這個心，有耐心、行穩安定，不發脾氣，不起嗔恚心，報復心，不要火燒功德林，切記，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

第四是精進，精是專精一致，不雜修，努力實踐前五度，我常常勸人家，初學佛人手上要掛念珠，身上要帶一張佛相，書本上夾著菩提葉，當你看到菩提、念珠，就知道菩提就是覺，時時提醒自己精進，一翻開書就看到菩提葉，菩提是覺，我時時要覺悟，一看到佛像，佛是覺，我要學佛陀，斷惡修善，行菩薩道，成就佛果，時時提醒自己。所以我常講，念珠掛在手上，可以避邪，是指時時提醒自己覺悟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小偷也掛著念珠，以為可以免被警察抓到，真是錯的離譜了。念珠可以避邪是甚麼原因呢？就是讓你看到這個念珠，提醒你要精進，所以喜歡打牌的人，或者是喜歡吃生猛海鮮的人，他手上掛著念珠，當他坐到牌桌，伸出手來就看到念珠，這樣就不好摸牌了，不敢玩了，這樣就避邪了，當他想要去吃生猛海鮮，看到手上的念珠，也會覺得不好。所以我常勸初學佛人，手上念珠最好買大顆一點，太小顆，藏在衣袖裡面看不見，而且這麼大顆的念珠掛在手上，萬一你造業，人家還會跟你講：你信佛的人還這樣！因此念珠有提醒你修行的作用，時時會覺得我是個三寶弟子，要謹言慎行，不可亂來。如果太小顆藏在衣袖裡面看不見，你就忘掉，時時要提醒自己精進。所以身上帶佛像，手上掛念珠，在你房間裡面掛一些佛像，時時提醒你精進。

第五是禪定，禪定是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初學人必須透過靜中修坐禪以及動中修觀照，動靜互濟，成就禪定。靜中修坐禪，可先以恭念聖號或持咒或數息，重複由一數至十，數呼氣，不數吸氣，至心無雜念妄想時，觀此無念之心，至能觀之心智，及所觀無念之心相，漸趨消融時，則順其自然，放下萬緣，一心清淨。動中修觀照的方法，平時若無他事，以恭念聖號或持咒攝心，以防胡思亂想，妄念紛飛，若遇順

逆境界現前，心情浮動，無法控制時，以平日所修學之空性見或虛妄唯識，離相，攝心不亂，若仍無法攝心時，加以因果觀、還債想或菩薩示現之道考，絕對不可以火燒功德林或高慢自大，立刻放下一切不平之心，令心安祥平靜，通過菩薩道考，若仍無法降伏自心，此時則確實體認到自己業力習氣深重，應至三寶像前至誠懇切，懺悔業障，依三寶威德之力，必能清除業力習氣，如是用功，最後只須一句聖號，遇任何境界，就能攝心不亂，心平氣和了。如此於動中修觀照，靜中修坐禪，如是動靜互濟，而達到外不取相，內不動心的真實禪定。

最後第六是般若，我們從文字般若，薰習大乘經典，從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經、楞伽經，一門深入，配合前五度的實踐，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自然有水到渠成，明心見性的一日。舉個比喻來說明，我們都是一顆佛種，這顆種子，如果你把它種到地上，只要給它陽光、適當的水分、肥料，不要讓它受到蟲害，不要擔憂這一棵樹會不會開花結果，你就這樣照顧它就好，它就會一直成長，過了幾年，它自然就開花了，開了花之後，自然結果了。之後你就有果實可以享用了。你只要種在有陽光、水分，及肥沃的土地上，不要有蟲害，這樣就夠。六度就是用來照顧你這一念心，不是給心增加什麼東西，它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成長，最後你就開悟了，成就了無上菩提果。所以在家人修行最得力就是行菩薩道，因為你不能離開世間，對自己家人絕不爭吵，看到家人在發脾氣，你知道他心裏一定很不好過，我忍他一下，消除他的氣，看到外面的人跟你發脾氣，他為什麼發脾氣？他心裏也一定很難過，我要跟他說好話，消除他的氣惱，這就是慈悲心，你這樣子用功，不要去想我甚麼時候修行會有成就，時節因緣一到，他自然就成就了。這六種就是照顧你這一念心方法，不是在你的真心上加上甚麼，這一念真心法爾如是，本自具足。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每一個人

平等具足，就是用這六種方法去孕育它，最後它就開花結果了，所以修行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把六度化為這四首偈子，時時勤拂拭自心，心垢除盡，心光自顯，有一天一定會登堂入室，所以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把六度融在這一首偈子裡面，努力實踐，有一天你自然會開悟見性的。「門人誦偈，皆歎：善哉！」門人誦這一首偈子讚嘆道：太好了！太好了！善哉！善哉！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你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當然弘忍大師知道這一首偈子是神秀做的，為什麼神秀大師他會在三更半夜來寫這一首偈子？弘忍大師也能夠體諒神秀大師的用心，所以大師也一樣，到了晚上十二點鐘，這三更半夜的時候，才叫神秀首座到他的方丈室裡面。「問曰：偈是你作否？」依我看這一首偈子，是你做的不是呢？」秀言：實是秀作」。神秀大師回答道：這是我所做的，但是我不是想得到祖位才作偈。他很客氣、很謙虛，但希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他也不敢說我這一首偈子境界如何，他說：請和尚大慈大悲，指點我這一首偈子不圓滿的地方，神秀首座自己也認為我這一首偈子仍有不圓滿的地方，所以他才說：有少智慧否？就已經說明這一首偈子，我自己也知道不圓滿，希望大師為我點化，畫龍點睛，讓我能夠入佛知見。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

弘忍大師很直率的告訴神秀首座說：「汝作此偈，未見本性」；你做這一首偈子，還沒有見性，只是到門外而已，未入門內，還沒有見到真如本性。

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得。

如果你緊緊抓住這個方法用功，而不能放下，希望能證得無上菩提，是了不可得，為什麼呢？有作意的修行就是有為法，有為法是無法契入無上菩提，你只要能夠體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如同法華經所講的：一切法從本以來，本自清淨寂滅相。亦如同龐蘊居士所言：我若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你幹嘛去時時勤拂拭？世間的相皆是因緣所生之法，各種因緣聚合在一起的一個假相，自性空，體唯真如本性，都是我們自己心裏執著、放不下，這樣念念生滅遷流，把這身心世界當真，其實這一些都是虛幻不實，放下即得。一切法是自心所變現的，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契入這個境界，根塵接觸就是實相，都是般若，所以圓教無作四諦，五蘊、十二入、十八界全都是實相，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起心動念就是智慧之現，為什麼？念本空寂，念本清淨，他起心動念的念裡面，不着有、無。正念真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有無兩邊都離了，有就是執著，無就是捨，他離了取捨分別，這境界一變，就變成了菩提相，所以菩提相在哪裡？境界就是菩提相，根塵接觸就是菩提相。但是你稍一執著，它就變成了六塵相，所以菩提相與六塵相，就在你一念之間，一念迷悟的差別而已。一悟，境界就是菩提相，境界有甚麼好怕的呢？煩惱即菩提啊。我們為什麼怕境界？因為我們有我執、法執、貪愛、種種分別心，不了解境界本空。古德常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我們看的是黃花、翠竹，人家看的是般若。蘇東坡做了一首偈子：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這一些青山綠水都是佛的法身，都是佛的廣長舌身，晚上他所流露出來的聲音，全部都是法音，都是佛所說的法，我要如何把這些法音舉示給別人知曉呢？有一位禪師就把這一首偈子減省了幾個字：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示人。這是比喻你根塵接觸，迷的時候起心攀緣、有了取捨、得失的時候，它都是六塵，都是煩惱，當你覺悟的時候，念念不染，它一轉，全都是法音，都是實相。我

們迷的時候，見到六塵都是染污，一悟的時候，六塵都在說法，念念都說實相法，為什麼？一切都是我們真如本性所變現的。所以佛陀在楞嚴經說得很清楚，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全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就在你迷悟一念之差。所以境界不可怕，外面的境界無過，過在自己的心，修行是對治自己的心。所以古德常講：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心若除已，境豈實有。很多學佛的人怕境界，境界有甚麼可怕？境界就是自己心中生出來的，如果你能夠知緣起性空，根塵接觸，則能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所以修行一定要悟萬法本空，六塵非有，迷了變成六塵，悟了就是諸法實相。如果執着念來即除，時時勤拂拭，而不悟自心本淨，以取捨心來對治，要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這是直下會取，為什麼叫做須得言下識自本心呢？因為你不能想，一想就落入心、意、識，無上菩提就是你離心、意、識的真心妙用而已，所以你言下就要識自本心，為什麼叫直下會取、直下承擔，古德常云：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因為你需要言下識自本心，如果你透過起心動念、透過思維，才知道我的本心是這樣，那頂多也是解悟而已，不名相應，也不名契入，只是解悟。我們在研究這一部六祖壇經，大家了解原來心是這麼一回事，你還有一個能了解的境界在，我了解原來心是這樣，這樣是文字的解，並不是言下識自本心，言下識自本心是一念返照，見自本性，就像六祖大師前面講般若法的時候，先叫大家放下萬緣，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讓大家的心靜到極處的時候，大師開示道：「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叫大家返照自性，原來就是這個，看到了這一念清淨無染心，那就叫做言下識自本心，這麼一看，這一念心不生不滅、寂照的，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如如

不動的。現在我們這念心不寂照，是生滅的，因為你念念攀緣，有了能所，而寂照是沒有能所的，所以講到寂照很不容易講，我就必須舉百丈禪師的公案，百丈禪師有一次跟馬祖道一禪師到田裡去工作，看到有一群雁子飛過去，馬祖禪師就問百丈：那是什麼？百丈禪師說：雁子。過一陣子，馬祖禪師又問百丈說：雁子呢？百丈禪師說：飛過去了。這時候馬祖禪師手一伸，往百丈的鼻子一扭，就說：在這裡，那裏有飛過去？百丈痛的大叫，這樣子頓悟了，見性從無動、靜、去、來之相，而是自心攀緣外境之影像。第二天，馬祖禪師升堂說法，眾弟子才聚集，百丈禪師隨即離去。馬祖禪師眼見百丈離去，為什麼？言下識自本心，不生不滅，境界飛過去，但是這個見性從來就沒有飛過去。諸位，我們現在看見這個講堂是很明亮的，如果現在把燈關掉，則是黑漆漆的一片，並非見性離開了，只是見性於燈亮見明，於燈滅見暗而已，見性常住。有一次佛陀陞座說法的時候，五方天王以摩尼寶珠供養佛，佛陀就問他們：這是什麼？五方天王說：這是無價珍寶，唯有佛陀方能堪受此摩尼寶珠，佛陀把寶珠放到身後，然後又將手伸出來，問說：這是什麼？五方天王說：這是空的。佛陀說：我真正的牟尼寶珠你沒有看到。是心，牟尼寶珠是從哪裡來？你心裏現的，你心裏認為它有價值，它很珍貴，它就是珍貴，當你心裏覺得他不珍貴，他就不珍貴了。所以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裡面沒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一切能所相對待的境界。對於開悟的人，他可以和光同塵，處事待人接物中，看起來也好像是在相對待能所中，但是相對待能所對他來講卻是統一的，沒有障礙的，因為他明明白白，知道這一些境界是虛幻的，所以我們要守本真心，守住你那一念明明白白的心，不要生起攀緣，攀緣就變成心意識，明明白白這是真心的妙用，但是最後也要連明明白白都消歸自性，打成一片。從這裡去用功、去觀照，所以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從來就沒有生滅過，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些人覺得說：那我睡著了，我的心也

睡了嗎？沒有，只是遲鈍一點而已，當你睡著，人家在叫你的名字，你就醒過來了，可見他也在聽，如果你睡著了，耳朵的聞性也睡著了，那怎麼叫也叫不醒。比如你晚上十二點睡，你三點要起來做早課，你鬧鐘一個叫不醒就放兩個，鬧鐘一響還是把你叫醒了，可見你的聞性沒有休息，所以我們六根的根性，是我們的真心所顯的，迷的時候他變成我們的六識，悟的時候他就變成我們的菩提，變成我們的真心。所以識心是煩惱，真心是菩提，我們要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具足無量功德，清淨湛然，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如不動，而我們現在卻是一切時中，念念見到萬法有障礙，有能所、有我，有我當然就有我所喜愛的境界，萬法就是指根塵接觸，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這些境界相，對我們都有障礙了，所以根塵接觸，順你的你就歡喜，起貪婪心，不順你的你就厭懼，起嗔恚心，所以處處都有障礙。如果能夠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則一切時中，就能知道這一切境界就是自性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全是自性，都沒有障礙。為什麼呢？因為這一些境界都是我一心所現，你現在執著有我這這個身體，和依報世界，這就是你真心變現的。迷了，見不到事實真相，以為真的有我及我所有，不知道它就是真心現。唯識學就是告訴我們，萬法唯識，就是你識心變現的，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能見的我跟所見的相，以及證明你所見的東西，以及再度證明這是正確無誤的，這個都是你識體變現的，所以我們叫做識體四分，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這都是你一念識心變現的。所以明心見性的人，他知道萬法都是心變現的，而心體是空寂的，所以它怎麼會有障礙呢？就比如我們晚上作夢，夢境裡面有我，以及有我們的依報世界，我們的財產、親人、朋友，我們在夢境裡面，碰到你歡喜的，順你的意的，你在夢境裡面很歡喜，逆你的意，你在夢境裡面也會生煩惱、痛苦。夢到可怕的境界，會喊叫，夢到歡喜的境界你也會歡笑，等到你夢一醒，甚麼都沒有了。

諸位，我們晚上作的夢，你把他當夢，那是假的，那也是你那一念心變的，你白天遇到這個境界，這一些好壞、美醜、是非、差別，這一些相也是藉著你的心變現出六塵境界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心變現的影像而已，所以外面的境界，就是自己心的影像而已，所以你甚麼都得不到，你每天就為了這些影子的相，在那裏計較、痛苦、煩惱，最後煩惱到死的時候，你也帶著影像而走了，故云：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所以有很多人看不破、放不下，想著有那一些財產，但是死前話也不能講，也不能交待任何事情，就抓住那個影像遺憾而走。如果你了解，至始至終從一出生到離開這個世間，就只有那個影像不離開身子，你要那個影子幹甚麼呢？你就可以遊戲人間，人間就是影像生活而已，在人間苦，就當作我做惡夢，在人間樂，當作我做善夢，都是這個夢，夢都是平等的，在苦中也能得到自在，在樂中你也不會覺得超人一等，有優越感，覺得你很神氣，反而你會顯得很謙虛。你了解這些因緣生法，「苦」是我過去生所造的業，「樂」是你過去生所造的善業，只是個業感緣起的假象，虛幻不實，最後得到就是影子而已，我要影子幹甚麼？你自然就能夠清淨了，所以念念自見，萬法無滯，沒有障礙。明心見性的人就等於夢醒了，在這個世間的夢醒了，沒有問題了，大家甚麼時候醒呢？壇經就是敲醒大家的夢，早一點醒來，在這一世間就解脫了，你就可以遊戲人間了，你演甚麼角色都很像，演父親像父親，演母親像母親，演老板像老板，而你沒有障礙。別人看起來，你與大家沒兩樣，但是誰知道你只有世間事，沒有世間意，這時候你就過著解脫自在的生活，念念自見，萬法無滯，這一些所接觸的境界沒有障礙了。「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一真一切真的真，是從空性上來講的，真就是空，我們講一心三觀，一境三諦。一心三觀，說明我們心體是空寂，覓之了不可得，你要找心體找不到，但是心在你的作用上。我們的妄心也找不到，但是妄心也在作用上，當你依六意識心起用的時候，也是在你六根門頭起作用，但是由於你有我、法二執，所以六根就變成六賊，

迷惑造業，偷你自性功德法財，所以六根門頭烏天暗地。當你識自本心以後，本心也是在你六根門頭起作用，而這個時候，三輪妙用，教化眾生，所以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你要找心體找不到，但是作用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所以這個身子不是真的，淨空法師說：這個身子是我所有，不是我。我們顛倒了，把它當成我了。真正的你自己，就是那一念心而已。我們現在所用的是意識心，佛用的是真如心，真正的你就是那一念真如心，那一念心永恆不滅的，無生無死的，如果你不能破除我執、法執，佗就在六道裡面輪迴，佗是沒有生死，如果你破了我、法兩種執著，真如心盡虛空遍法界，隨緣應現，神通變化，事事無礙，火不能燒，水不能淹，浩瀚的宇宙任你遨遊，這個才是你真正的自己。空寂的心體，又名空如來藏，含藏如來的一切智慧德能，是空性的，覓之了不得，但是具恆沙妙德，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理具三千，事造三千，同時具足，名不空如來藏，心體就有這樣不思議的功德。但是這個不空如來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變現宇宙人生萬法，是從哪裡現出來呢？就是從空如來藏變現出來的，所以不空如來藏變現出根塵接觸的這一些境界，當體就是空如來藏，空有同時，空有不二，空有不二就是空不空如來藏，即諸法無生，無自性。天台宗講一心三觀，從心體來講是空，從心變現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我們叫做假觀，一個是空觀，一個是假觀，從心的真實妙用上來講，了了分明，一切通達，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空有不二，如如不動，這個是中觀。我們講，一心即空、即假、即中，一就是三，三就是一，一心三觀，能觀一境三諦。境界真諦就是空，俗諦就是假，中諦是空假不二。境界也是空假不二，所以我們的心體空寂，從這空寂心中根塵接觸，變現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這些境界相，當體是空有不二。當你明心見性證入這一心以後，一就是一切，從體上來講，一空一切空，根塵境界，一空一切空，都是從心體變現出來的，所以這裡講一真一切真，指的就

是一空一切空。從假觀俗諦上來講，根塵接觸，了了分明，這一些都是從一心中變現出來，如同鏡子顯現影像，所以一假一切假。從作用上而言，既然是從空寂的心中顯現，空有同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所以一中一切中。弘忍大師雖只說：一真一切真，舉一就知道是三，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就好比我們作夢，未醒之時，夢裏的境界，非常真實，如同日常一般，當夢醒了以後，知道夢是空的，只是自心的幻影而已，夢境就是空有不二，即空、即假、即中，我用夢來做比喻，希望大家能了解。所以，如果你能夠了悟自己的心性，寂照的本性，就如同夢醒了一樣，知一切萬法，全都是夢幻虛假，從自心中變現出來的，菩薩能夠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他自己沒有分別，他自己沒有執著，因為菩薩明白本心，見自本性，知道那是自心的妙用，真心的顯現而已，影像而已，而心體空寂，一空一切空。故云：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是指一切萬物真實始終不變的本性，一致而無差別，即是真如實相就是指沒有障礙。一切境界，沒有障礙，空有不二，性相一如。凡夫見到的是森羅萬象之相，菩薩見到的是不變不異的體性。凡夫喻如夢中未醒，所見到的全是千差萬別之境界，菩薩喻如夢醒，則見全夢即心，空有不二，無有障礙。「如如之心，即是真實」。即此一念心不著空、不著有，中亦不住，離一切覺觀，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離相對、取捨、能所的這念心，這就是真如的心，這真如心沒有障礙，不需要時時勤拂拭，因為它是體空寂的，自心本寂，萬境本空，根本沒有障礙，以空入空哪有甚麼障礙。因為我們有我執與法執，以有入有才有障礙，萬法是心體變現，心體空寂，整個差別事相就是一個理體，理體與事相是一件事，色空不二，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喻如鏡明，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物來物現，現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鏡明，無相對能所，取捨分別，故鏡明如如，不變不異，事理不二。故云：「如如之心，即是真實。這一念真心不假修持，每個人具足，不是因為你修而有，是因

為你迷，着相分別而障礙住，若一念無心，頓除妄念，悟無所得，一念返照，當下即是，不假外學。佗本來具足，佗沒有障礙，佗本自解脫，法爾如是，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如果是這樣的一念妙契，就是無上菩提的自性。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去，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弘忍大師告訴神秀首座說：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思惟不是叫他想偈子，如果你越思惟，就越想不出來，要他參，要參透，離心意識參，思惟就是這個意思。不落心意識，因緣聚會之時，一下子就參悟了，參透了以後你再做一首偈子給我看，偈子若是，入佛知見，我就把衣鉢傳給你，由你來接續祖位。神秀作禮而去，又經數日，作偈不成，他一直在用心意識思量，而無法參透。心中恍惚，有得失，有罣礙，所以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每天都很煩惱，很憂鬱，所以這是很難過的。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獠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

過了幾天有一位童子，童子是指未滿十八歲的青年，並不是指小朋友。這位童子，依據弘忍大師教導，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所以他也就誦著這一首偈子，因緣聚會經過六祖大師工作碓房，六祖大師一聽就知道這一首偈子還未見本性，因為自性本自解脫，具恆沙妙德，亦名如來禪。如來禪就是頓悟菩提自性，自己的真心本性，原無煩惱，本自解脫，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一點都不缺少，哪有需

要時時勤拂拭？換句話說，你豁然頓脫，身心世界，萬緣放下，真性就顯現，這一念真心本來就沒有煩惱，它具足無量智慧德能，哪需要去時時勤拂拭，因為不悟我空、法空，念念攀緣，因此就要時時觀照，觀照不染自性。若悟自性，本來無一物，覓之了不可得，何處惹塵埃，真如本性的智慧就顯現其真實妙有，哪需要去時時勤拂拭呢？所以六祖大師一聽，就知道這首偈子還在觀行位，還要觀照，對治煩惱習氣，還沒有真正解脫。這一首偈子未見本性，我執、法執具在，還有能修之我，所修之法與能證之我都具在，所以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六祖大師雖尚未得弘忍大師為他印證，但是他早就悟了，曉得我們這一念真心，本自解脫，原無煩惱，具足無量智慧德能，即是真理的化身，不需要加以觀心，本來就是無障無礙，圓融自在，所以修行就是證悟本心而已，並不是去外面找，外面找到的佛法，無非是對治你內心的煩惱習氣，所以古德常講：不悟本心，學法無益。你在外面做功德、做善事，如果你不知道做功德、做善事的目的就是降服你這一念妄心，如果你不知道做功德、做善事、利益眾生目的就是把內心中的貪、嗔、癡、慢、疑五毒煩惱，洗得乾乾淨淨，讓你自己的本地風光豁然流露，如果你執著功德、果報，你的煩惱不能斷，那不是真修。六祖大師雖然還沒有得到弘忍大師的印證，但是他早就知道修行的重點，修行無非是斷除我們內心的染著而已，自心本來具足，不假外修。所以六祖就問童子曰：「誦者何偈」？你念的這一首偈子，是從哪裡來的呢？是誰做的呢？「童子言：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這個童子年紀輕輕的，開口就是爾這獼猴，這種貢高我慢的心，實在是人人具足，所以凡夫心就是有我、法二執，第一個有我，這個我執是從哪裡來的？從我們第七識末那識所生起，所以西方的哲學家笛卡爾會說：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他先想我思故我在，他可以體會的到，我是想出來的，但是因為他不見本性，沒有開悟，所以這位西方的哲學家

又反思，沒有我，那又誰在想呢？所以他又顛倒起來。這個我是第七識變現出來的，這第七末那識裡有我執，當你根塵接觸的時候，前五識去攀緣，第六識分別計較，第七末那識內執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為我，於外面的境界相，把他當成是真的，產生的了我、我所之相待能所。所以每一個人根塵接觸，第一個你就要知道，我跑出來了，一有我，就有我所，就有分別執著。金剛經裡面教我們，修行要降伏其心。我們第一個降伏其心的，就是我，我們把我降伏住了，大事就解決了，阿羅漢破我執，雖然未破法執，但是得到解脫。所以諸位，如果我們修行，這個我越修越執著，越修越大，我慢心不能去除，頭低不下來，脖子硬的像鋼筋混泥土一樣，即使你懂得再多的佛法，你解的再多的道理，一點也沒有用。因為佛法是解脫道，你得不到解脫，根塵接觸，一定生煩惱，像這位童子一樣，年紀輕輕的，開口就是爾這獍獠不知，你看這狂妄、自大、輕人心，這真是修行的大障礙。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弘忍大師要傳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神秀大師就在南廊壁上寫出無相偈，這一段的因緣，我們前面已經介紹過了，神秀大師在南廊壁上寫著：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弘忍大師見了這一首偈子說：依此偈修，免墮惡道，勸大家用這種方法來修行。這裡所講的偈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明明是有修行的相，可是在這裡講無相偈，為什麼呢？因為修學的總綱，就是恢復你的本地風光，這個方法只不過是一個敲門磚而已，所以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淨化我們自己的心地，把自己內心的染「有」用「空」來除，著了「空」，再用「中道」來除，所以凡夫執有，二乘人執空，菩薩執中，到了圓滿菩提的時候，中也要放下，畢竟無所得，恢復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那是諸佛如來所教導我們修行的妙法。禪宗裡面所講的偈子，都叫做無相偈，因為你不能執著。古

德常云：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你自己的本地風光、實際理地裡面，你不能著於一塵，不能著有，也不能著空。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即是說明從不著一塵一法的實際理地，這一念清淨心中，不捨一法。根塵接觸，自然生起無量無邊的妙用，全都叫做佛法。三輪妙用，普度眾生，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只要你證得不著有無這一念心，則根塵接觸，處世、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禪宗裡面所講的這一些偈子，都是教導你起觀照，但是最後你要把這一首偈子放下，也就是，你要把這一首偈子消歸自性，變成你自己的生活習慣，而不是緊緊抓住這一首偈子，我要這樣子修，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你抓住了這個方法修行，可以不墮惡道，但不能開悟，所以你要把這一首偈子消歸自性，明心見性，豁然自見本性，原無煩惱，本自清淨、本自解脫，本來具足如來智慧德相。這一首偈子無非都是敲門磚，所以通通叫做無相偈。這個無相偈，目的就是教我們，不能執著。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這是弘忍大師勸勉大家用這樣的方法修行，可以不墮惡道。

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

六祖大師聽了以後，他也隨喜讚嘆說：太好了，我也要去禮拜、讚嘆這一首偈子，我也要誦這一首偈子，來結來生緣，同生佛地。我希望我來生也能成就菩提，大家都同生佛地，像是迴向偈中同生極樂國一樣，結來生成就佛國的因緣。

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六祖大師跟童子就不一樣，六祖大師就稱這一位未滿十八歲的小朋友「上人」，上人的意思就是菩薩，也就是大人，有一部經典叫做佛說八大人覺經，覺悟這八條道理，就是可以稱之為菩薩，這大人不是演戲裡面稱做官的人為大人，在佛法裡面講大人，就是講諸佛菩薩，因為祂明心見性覺悟一切宇宙萬法的真理，

所以在這裡稱上人，也就是大人的意思，就是指菩薩，他稱這一位年紀輕輕的小朋友說：菩薩！我在這個地方，踏確八個餘月，這個時間快一年了，也不算短，我還沒有行到堂前。可見六祖大師之定力，他到這個地方就認真工作，連法堂這個地方他都没去過，所以我不知道法堂在甚麼地方，希望這位菩薩，你能夠帶我到這個地方去禮拜，這一首偈子。從這一段童子跟六祖大師對話，讓我們深深體會到，我們以後稱呼人家，真的要修恭敬心，為何以前淨空法師問章嘉大師說：佛法浩瀚，應該怎麼修行呢？章嘉大師思惟了一下，告訴淨空法師說：從看得破、放得下修。淨空法師又想：看得破、放得下說的很簡單，要怎麼做呢？所以他又問：從甚麼地方入呢？章嘉大師又講：從禮辭跟布施入手。禮辭就是修一切恭敬心，一切恭敬可以降伏我慢，布施可以去掉我們的貪愛。所以大家要曉得，我們對人家恭敬，要出自於真誠，絕對不能虛偽，不要外面看起來一副微笑謙虛的樣子，內心卻是高傲的不得了，那叫做不相應，這個叫做口說心不行，這與修道是相違背的。我們布施也一樣，布施就是去掉我們貪愛的，而不是布施說想要改變我的命運，我將來要得福報，我要到天上去享樂，你就與性德不相應了。修布施要增長慈悲心，斷除貪愛這樣來布施，才能契入性德。布施不一定要用很多錢，一定要端正自己的用心，心地要樂意幫助別人，首先在自己的職責上認真負責，有很多人做他自己的份內事，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應付了事，但是哪個道場有事情找他，他都跑第一，我要先去行布施了。這樣就不符合布施的本義，因為布施的根本一定要先盡責任，盡家庭的責任，盡社會的責任，盡忠職守，從這個地方下手，推己及人，所以心地要柔軟，要有幫助眾生的心，用心要正確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是布施的根源，如果你布施離開了慈悲喜捨，慈是與樂。悲是拔苦。喜是看到大家成就非常歡喜，不忌妒、不障礙，很喜歡隨喜一切眾生之喜，能夠分享別人的快樂。捨就是三輪體空，甚麼叫三輪體空呢？養成習慣就是三輪體空，如果你說：我剛才布施，所以我已經

忘掉了，我已經忘掉我布施甚麼了，那個是有作意的，其實你還沒有忘掉，三輪體空就是你養成習慣，你把這一種認真負責，樂意幫助別人，樂善好施，養成一種習慣，化為本份事，就叫做捨。這樣的修布施，才能啟發自己的性德。

我從這個年輕的童子，與六祖大師的這一段對話，聯想到，蘇東坡他在修學佛法上，他也有相當的悟境，他有一位跟他很好的和尚，就是金山寺的佛印禪師，有一天，蘇東坡與佛印禪師兩個人面對面在那裏靜坐，蘇東坡就問佛印禪師道：你覺得我坐禪的樣子像什麼呢？佛印禪師看他一下之後說：你的樣子真像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的佛。蘇東坡聽了很高興。佛印禪師就反問蘇東坡：你看我坐這樣像什麼呢？蘇東坡就說：你坐在那個地方，真的很像一堆牛糞。佛印禪師聽了也很高興，笑笑的。蘇東坡很高興，認為他打機鋒贏了，回家的時候，就跟他妹妹蘇小妹說：今日我打機鋒贏了，佛印禪師被我一說，他一句話都講不出來。蘇小妹就問他：到底是甚麼回事？怎麼說你贏了？蘇東坡就把這一段因緣告訴他妹妹，蘇小妹說：哎呀！你可敗的真慘啊！蘇東坡說：為什麼？我怎麼敗得很慘呢？蘇小妹說：佛印禪師他滿心都是佛，他是佛心，佛見一切眾生都是佛，所以從他的眼中一看，一切眾生同成佛道，所以他的心是佛心，而你的心滿心都是牛糞，所以從你這牛糞心看出來的，每一位眾生都變成牛糞。經過蘇小妹這麼一講，蘇東坡臉紅耳赤，真是慚愧不已。可知六祖大師菩薩心見童子是菩薩，而童子凡夫心，見人有高下之分。

所以，你是甚麼心，你看的境界就是甚麼境界，如果你看這個世界，好人似乎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祥和，不像電視、報章所描述的那麼混亂，你也能夠在生活中得到安樂，也沒有甚麼怨言，心境也越來越平和安祥，你的修行有進步了，你的層次越來越提高了。如果你越修怨言越多，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不順眼，表示你只是懂理論而無修行，沒有得到佛法的受用，因為佛法是解脫的，甚麼叫解脫，一切境界不纏

你的心就是了。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一些外塵的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一切不染，空有兩邊都離了，一切萬法因緣有、自性空，了不動於心，這就解脫了。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

這童子就帶領六祖大師，走到這南廊壁間，來禮拜這一首偈子，六祖大師見了這一首偈子，也向這一首偈子作禮，同時說明了，「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我不認識字，請這一位童子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這時候有一位江州別駕，江州就是現在湖北的舊武昌府，以及江西省這兩個地方。「別駕」是一個官名，在唐朝時候，是作州刺史的佐吏，在後世就把「別駕」這個官名，改稱為通判，類似當今的主任秘書，（別駕：別駕是中國古代職官名。漢制，為州刺史的佐官，因隨刺史巡行視察時另乘車駕，故稱為別駕。隋唐曾改稱為長史，後又復原名，二名稱在後代時常互換，有時則並置於刺史之下，但多為無實職的閒官。）這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六祖大師聽完以後，他也說了：我也有一首偈子，希望別駕幫我寫上去。

別駕言：「獗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張別駕一聽，他也馬上說：獗獠！獗獠就是輕視人家是邊疆野蠻民族，沒有文化的民族，你也會作偈啊！這個事情真的很稀有啊。

能啟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六祖大師他雖然沒有研習佛法，卻能說出，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實在太難得了。為什麼？

因為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都有佛性，所以我們不能執著我學佛已經多少年了，你才不過是學多久而已，有的人他的心本來就很清淨，他沒有甚麼煩惱的，這種人如果聽聞佛法，他很容易開悟的，如果有人他煩惱障很重，甚麼事情都看不開，他往往修學佛法，越學越執著，掛礙更多，反而更不能看破，所以學佛不是在年資上論功夫的，而是看你的心清不清淨，慈悲不慈悲，這是最重要的。所謂的利根與鈍根，差別在哪裡？執著的人就是鈍根，看得開的人，就是上根利智。我有一位遠親，這位親戚學佛很多年了，他的先生並沒有真正學佛，不過她常常拿一些佛書給她先生，她的先生看了以後，告訴她說：我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她覺得她的先生很會吹牛，後來她告訴我：她的先生真的有一些境界。我說：何以得知啊？她說：有一次，她出國去買回來一部很貴重的古董貝葉經，請回來以後，就擺在櫥櫃裡珍藏著，有一天，她忽然發現這一部貝葉經不見了，她到處都找不到，她就在那裏發脾氣，很煩惱，她先生看她那麼難過就告訴她：哎呀！不會不見，它只不過是在別人那裡而已，怎麼會不見呢？反正你放在櫃子裏面，跟放在別人那裡，還不是一樣，那裏面你也看不懂，不會消失的，有緣它就會回來。她聽完之後，突然想到：對啊！我就是認為這東西擺在我面前，才是我的，不在我的面前，就不是我的，心量太小了。事實上你把這個執著破掉以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沒有一物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這是你自己的自家寶藏，可是你稍稍一有執著，這是我的，這是你的，那個境界就有限了。所以我們不要小看初學人，也許他甚麼事情都看得很開，他自然就有這樣的智慧。有一些沒有讀書的阿婆，往往他念佛念的很精進，你跟他談佛法，她突然之間會吐露說：這個事沒甚麼嘛，你為什麼要這麼看不開啊？這是一個小事情而已。你有沒有想想看？我們就是這樣的執著，所以才會放不下。突然之間你會覺得：這個老菩薩為什麼能談出這樣的佛法？剎那之間你會覺得非常訝異，為什麼？因為他心很清淨，他甚麼事情都看得開。所以諸位，學佛絕對不能以為

我懂很多，我看很多經典，就覺得很了不起，如果你看不開，很執著，那你就差人非常遠了，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明白。所以六祖大師就告訴張別駕說：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為什麼呢？「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下下人就比喻凡夫俗子，不要小看凡夫俗子，他也有上上智啊！這個上上智就是指他也有一鳴驚人的時候。這並不是六祖大師很自大說：雖然我是下下人，但是我有最高的智慧。不是這個意思，他只是說你不要小看這平凡的凡夫俗子，他有時候也有一鳴驚人的時候。上上人有沒意智。你也要知道聰明絕頂的人，有時也會有糊塗一時的時候，換一句話來說，聰明絕頂之人也有思慮不周，掛萬漏一的時候，上上人有沒意智是這個意思，俗云：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也有這樣的時候。「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假若你已經生起貢高我慢之心，這已經有罪了，我執增長了，心中我慢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你那狂妄自大的習氣又加重了，罪過又加深了。當你有這種現象產生的時候，最好是馬上懺悔，我又錯了，趕緊懺悔。古云：「君子多過；小人無過」，小人從來不會檢討自己，不會觀照自己的言行，君子則時時刻刻都在觀照自己這一念心，當他稍稍起了一念慢心，立刻就我知道我錯了，以後絕對不可如此，我怎麼可以瞧不起別人呢？我怎麼可以起這一種狂妄自大的心呢？他剛起這一念狂妄自大的心，把他心中我慢習氣的種子稍稍薰大一點，但藉著這個懺悔的心，又把這種子消掉一點，如果你懺悔的力量很強，這種子就更小一點了。懺悔自己業障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你這無漏的智慧就越來越強，以後你自然就不再生起狂妄自大的心，可知這懺悔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六祖大師告訴張別駕說：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這是真的，為什麼？因為你內心狂妄自大的種子又加大了，以後它還會更大，人的過失都是因不良的薰習而來的。所以俗話常講：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小時候你去偷拔葫蘆瓜，長大之後就會偷人家的牛。人不可能一下子就變成江洋大盜，都是從小盜變成大盜，所以你稍稍起了狂妄

心，如果你不趕緊把他降伏下來，那個狂妄心會帶給你無量無邊的痛苦，當你狂妄自大的心變成很大的時候，人家稍稍給你一點顏色，或是說話對你不客氣一點，你馬上就生氣三天，你為什麼對我這樣？我沒有對你怎麼樣，你為何對我這樣？諸位，這是誰在苦啊？你自己在苦啊，如果你有這樣的習氣，不趕緊把他改掉，最後倒楣是你自己。佛法是解脫道，所以你想看，你有這樣的狂妄心，你三天放不下來，你就難過了，就這樣折磨你，是誰折磨你？自己折磨自己，沒有人折磨你，都是你自己的壞習氣，所以六祖大師云：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張別駕還算是善根很深，他馬上可以檢討自己，這不容易喔，如果是我的話，也許我會說：你叫我寫偈還訓我？我們人是不是這樣？如果你看一位年紀輕輕的，相貌不凡，就跟你講這個話，你會不會想：你算甚麼？你還訓我啊？那就完了，你這慢心又增長了一點。而張別駕馬上知道，我種子起現行，現在我要把這現行消除，增長無漏智慧，立刻懺悔，知道我錯了，這也不容易的。所以張別駕有我們學習的地方，他馬上說：汝但誦偈，我馬上為你寫，我知道錯了，「汝若得法」，假如你這一首偈子是得法的話，先須度吾，拜託！我是第一個幫你寫偈的人，你第一個要度我，勿忘此言。你看他這話，已經表示他在懺悔了，這一句話當中，有他真實懺悔的意義在裡面。

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菩提本無樹」，這個是針對神秀大師的執有，他執著於身是菩提樹，他不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哪有甚麼障礙呢？譬如作夢，夢醒了，夢境了不可得，那就不會有障礙了。如果你把夢境當真的，那你一定會留戀它，那就有障礙了，就好像我們在白天，受了人家的欺負，或者是言語相爭之時，你執著這個逆

境，三兩天就想到這件事，想起我以前對你這麼好，你今天以這樣態度來對我，做人真的是很不值得，一大堆怨言，只有你在那裏受苦。如果你作夢夢到一個你對他有恩的人，他來侮辱你、欺負你，你在夢中很氣，夢醒了以後，你會不會再氣他？決定不會的，因為是夢，不是真的。世間就是像夢境一般，是由自心中幻現的影像而已。所以如果不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根塵接觸之時，你一定把他攝到你六意識心中，在那裏分別、比較、苦惱不堪，如果你了解五蘊本空，這是自己業識習氣所生起的一個現行的假象而已，根本不可得，六塵境界也是因緣所起的一個假相，不可得。假若能於遇到境界時，學習像鏡子照東西一樣，照了以後，境界離了，就恢復原有的空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一點都沒有障礙，沒有障礙你就得到解脫了。所以這一首偈子是針對神秀大師的身是菩提樹，六祖大師偈，菩提本無樹，菩提是覺義，覺了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一切萬法本自空寂，了不可得，乃至無上菩提也了不可得，所以菩提本無樹，不是實有的東西。

「明鏡亦非台」，這也是對神秀大師所寫的心如明鏡臺這一首偈子，他說明鏡亦非台，為什麼呢？明鏡就是比喻心，鏡子不是台，鏡子是照，不要搞錯了，我們很多人去買鏡子，都要買進口的，要買表面裝修的很漂亮，卻忘了鏡子不是裝飾品，而是照，鏡子不是台，他的作用是照，所以水也可以當鏡子，水平靜的時候，也可以當鏡子來照，銅磨亮了也可以當鏡子照，玻璃後面塗上水銀，也可以當鏡子照，所以鏡子是照性，這是比喻什麼呢？覓心了不可得，心只是寂照而已，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了不可得，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這一切宇宙萬法，都是那一念心變現的。本來真心是寂照的，就像鏡子照東西，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寂照的，他不起生滅，所以這一種寂照隨境而變化，我們叫做生滅就是不生滅。為什麼？境界有來去，照性是沒有來去的，不動搖的，比如這個鏡子，當眼鏡在它的前面，他就現眼鏡，

筆在它的前面就現筆，所以這個相有變化，但是鏡子的照性沒有變化，所以這個變化就是不變化。如果我們生起了攀緣心，那就壞了，那就變成了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就有了剎那生起，剎那滅去，這就變成生滅心了。生滅心當處生起，當處滅盡，根本不可得。比如這個物體它本身沒有喜歡跟討厭，沒有好壞，但是由於你自己的習氣，這個我喜歡，我希望也有一個，這一種分別就是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剎那生起，剎那滅去，其實這個東西因緣有，自性空，但是由於你這剎那生起，剎那滅去的習氣染心，把它變成你所喜愛的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種種分別相，然而這一些東西當體空寂，是自己業識所變現。我常常用電影作比喻，你看電影上的銀幕，電影上的銀幕本來是白的，當沒有膠捲的時候，燈光投射在銀幕上，都是一片亮亮而已，但是當他有膠捲，一秒鐘十六次開闔，透過燈光投射的時候，你看的電影就有了劇情了，裡面的劇情是不是當處生起，當處滅盡這樣接續下來的影像而已，其實電影就只是一個亮亮的銀幕而已，就是膠捲在那當處生起，當處滅盡，相續相連接起來而已。諸位，外面這六塵境界相，這一些相待能所的相，諸如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等等，這一些種種分別現象，如果你不起心攀緣，由自清淨心中本具之智慧，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卻同時也見到如同電影看到的銀幕亮亮的，萬法一如，清淨平等，事理不二。但是你一起心攀緣，就是你內心中的膠捲，透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剎那生起，剎那滅去，這樣子的連續相，顯現種種境界，這一些境界根本就是當處生起，當處滅盡，了不可得，所以明鏡亦非台，妄心根本是虛幻不實啊！如果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一切法不可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他只是一個寂照的作用。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本來皆不可得，身心世界萬法皆不可得，都是自己業識所變現，了不可得。何處惹塵埃？何必天天去勤拂拭？萬法本空，自心本寂，寂照不二，那何必去勤拂拭呢？為何修學佛法一定要理解般若，不然就要懂唯識，但我是希望般若與唯識兩者

都要懂，對我們生起觀照有很大的幫助。

般若學，讓你了解一切萬法皆是因緣所生，當體即是空，只是一個假名而已，所以我們種種的分別計較，都是一些名相，在你腦筋繞的不停，而生起種種煩惱，而其實腦子裏甚麼也沒有。故從般若能夠觀空離相。然後從唯識學中得知，這一些境界是你的識心變現的，識體四分，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藉著根塵接觸的緣，而由識心之識體四分，幻現出種種境界，如同作夢一般，由自心幻出種種夢境，所以離識根本就沒有法，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都是你自己心識變現的假相，這一些道理你理解了，歷緣對境提起觀照，對於順逆境界你才有能力放得下。所以有很多念佛人，念佛都是用壓的，碰到順逆境界的時候，佛號就壓不住了，就是因為他不了解，這一些萬法都是虛幻不實的，所以我常常講，在以前抗戰時期日子過得很辛苦的時候，食衣住行樣樣缺乏，當你知道西方極樂世界那麼莊嚴的時候，生起希望心，我一定要到那裏。如果你覺得這世間很完美，樣樣具全，每一個人都有現代天眼通、天耳通，網路世界裡面甚麼都有，稱心如意，你真能生起出離心嗎？想去極樂世界那個心，會變成總有一天會死去，死了無可奈何，不得已才去西方，未死的時候，覺得這個世界也很享受也很不錯，因此你念佛根本就降伏不了煩惱，所以你一定還要懂得般若的道理，或是理解唯識的道理，知道這一切境界皆是虛幻不實，我畢竟要成佛道，得到真正的解脫，自在無礙，智慧圓融，所以般若的教理是很重要的，因此本經，韋刺史問六祖大師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我們現在就在學這樣的法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宗門有一個公案說：有一位老和尚，教導他的徒弟，叫徒弟把院子掃乾淨，徒弟將庭院掃得很乾淨，他就去報告師父：我已經掃乾淨了。他師父一來，就說：哪裡有乾淨？師父從樹上抓兩把葉子丟下去，就說：哪裡乾淨呢？徒弟心裡很不服氣，就想說：都是你把樹葉弄下來的。他內心這樣想，嘴巴不敢講，所以他只好又去掃，掃完之後又跟師父說：

師父！我已經掃乾淨了。師父來了又將樹搖一搖，又掉了一堆葉子，但是他還是不悟，最後師父只好講：哪個地方不是乾淨的？所以諸位，是你的心在那邊分別，認為葉子掉下來就是不乾淨，葉子也很乾淨啊，哪裡有不是乾淨的地方，如果你了解，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後你就不用再掃葉子了，你也不用擦地板了，以後你先生或者你太太說：地板不去掃一掃？你說：何處不是乾淨的？甚至你套用這一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是不能這樣子，因為佛法不壞世間法，事相要圓融，不能理清楚，事糊塗，也不能事清楚，理糊塗，兩個都要圓融，要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我們內心一定要很清楚，這些事相原本就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張別駕把這一首偈子寫了以後，這兩首偈子就成了很強烈的對比，一看就曉得，一首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一定著有，這個通通有相的，六祖大師這一首偈子寫在旁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境界就比神秀大師的境界高了，這首是無相，所以大家看了六祖大師這一首偈子，都嚇一跳，不得以貌取人！大家以前都瞧不起他，真沒想到，他有這個境界，這一句話也是告訴我們，我們往往會以貌取人，看到了大和尚，臉亮亮的，肚子圓圓的，就趕緊頂禮，看到一個瘦巴巴的，就心想這一位有修行嗎？供養胖胖圓圓的法師兩千塊，那個瘦瘦乾乾的，一千塊就夠了，我們都是這樣，以貌取人，如果你有這樣的心，那就要改過，不得以貌取人！因為修行是心地法門，而不是外相。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甚麼時候讓他證得肉身菩薩，即身成佛。

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眾人疑息。

弘忍大師一看到眾人驚怪，每個人看了這首偈子，都覺得這一位其貌不揚的南方人，變成肉身菩薩，他可以得到弘忍大師的衣法了，弘忍大師看到眾人驚怪。「恐人損害」；怕有人忌妒障礙去傷害六祖惠能大師，所以他用鞋子把這首偈子擦了說：亦未見性。這首偈子也還沒有見性。其實是見性的，見了性的體，但是未把自性的妙用講出來，自性的體是空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覓心了不可得。所以六祖大師這一首偈子，就可以看到自性的性體是空寂，但是自性的妙用，在這個偈子裡面，沒有描述出來，所以弘忍大師說：亦未見性。並不是真的沒有見性，他是見到了性體，未說出自性的妙用而已。「眾以為然」；目的就是叫大家不要忌妒障礙，大眾認為他也沒甚麼了不起，他也還沒有見性，這是為了讓大家能夠放心而已。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隔天弘忍大師，潛至碓坊，到了六祖大師工作的地方，看到六祖大師腰石舂米，為什麼要腰石舂米呢？因為六祖大師個子不高，而舂米是用腳踩的，如果他身子重量加重，工作效率較高，所以六祖大師為了達到高效率的工作成果，所以他身上就綁了一塊大石頭，增加體重。諸位，舂米已經很辛苦了，但是他還腰石舂米這樣來替眾生服務，犧牲奉獻，所以這一種慈悲喜捨的精神，在這小地方都可以看出來。所以古德常講：一個人有沒有道，看他的言、行就曉得。這是假不了的，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第一個層次，要認真負責，絕對不能馬馬虎虎，反正做一天過一天，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本來這一句話並不是叫你敷衍苟且，但是大家將這一句話會錯意了，以為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就是我做一天算一天，錯了，而是做甚麼事情都要認真負責，然後隨緣自在，就是這個意思，絕對不是叫你應付應付而已。六祖大師很用心，腰石舂米，菩薩道的精神就是這樣，犧牲奉獻，能忍難忍，所以弘忍大師見了以後，非常感動，就說：「求道

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這是讚嘆六祖大師，你為了求法、求印證，在這八個月中千辛萬苦，從南方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地方，然後八個月為大眾服務，盡心盡力，安住在這個地方，所以當如是乎？

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你的米舂好了沒有啊？其實這也是雙關語，問說：你開悟了沒有啊？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這也是雙關語，我米已經舂好了，還未篩過而已。意思就是，我早就開悟了，只是欠和尚為我印證而已啊。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

弘忍大師就拿他的錫杖在碓上敲三下，之後他就走了。六祖惠能就知道弘忍祖師的意思，請他三更受法。

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六祖大師到了晚上十二點鐘，去拜見弘忍大師，弘忍大師以袈裟遮圍。袈裟這兩個字是印度話，翻成我們中國話叫做壞色，袈裟不用五正色：青、黃、赤、白、黑。袈裟要離開這五種正色，一般這種顏色，都是屬於灰色或棕色，因為在古印度的衣服，不像我們現在有袖子或扣子，只是用一塊布把身子裹起來而已，這就叫衣服了。古印度，在家人都用一件白布，把身子包起來，這也叫做衣服，所以我們講白衣就是指在家人，因為古印度在家人都是用白色的布把身子包起來。而出家人向在家居士托鉢時，在家人同時也把整塊剪下來以後，剩下的碎布，布施給出家人，出家人就把所剪下來的小布料，修剪成方形的小布塊，用線把小布料縫起來，變成一條一條的，也是作成一塊布，再加以染色成灰色或棕色不用五正色，可是這一塊布上多了一條一條的條紋，然後把它包在身上，就叫做出家人的三衣。這衣的第一種衣叫做安陀會（五

條衣），安陀會就是平時工作的時候或就寢時所穿的，安陀會它是五條，所以又叫做五條衣。另外一種名為鬱多羅僧（七條衣），也叫做七條衣，這是平時入眾，為禮拜，聽講，布薩的時候所穿的。另一種名為僧伽梨（九條大衣），又稱為福田衣，它是九條。但是到我們中國，也有從九條作到二十五條，條數越多，表示這一位出家人僧臘越長，我們講德高望重，僧臘很長，就是指出家的時間很長。此僧伽梨，為正裝衣，上街托鉢，或奉召入宮時所穿之衣。印度很熱，所以用一塊布包起來就夠了，如果說我們中國，比如北方下雪很冷，所以在唐朝的時候，就在唐朝時所穿的大衣上，再加上那一塊袈裟，就變成我國出家人現在穿的衣服。因為國人把袈裟套在大衣上面，所以袈裟掉下來都不知道，經常都在找袈裟，因此祖師發明在袈裟上縫上圖形的掛鉤，而成今日中國出家人袈裟的樣式。我們現在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在海青上面加上這一塊袈裟布，那一件海清其實就是唐朝時候的衣服，這一塊布我們稱之為袈裟。所以出家人的三衣一鉢，三衣就是指袈裟。弘忍大師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用袈裟把窗戶圍起來，不讓人知道是誰在裡面，免得又讓人家生起忌妒障礙。在裡面為六祖大師演說金剛經，一直說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前面六祖大師聽旅店客人唸金剛經，也是唸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才開悟了，他悟到的是自性的體空寂，到了這裡，弘忍大師為他講金剛經，也是一樣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師大徹大悟了，悟到了自性的體用圓滿，真如本性具足萬法，能生萬法，具有如來一切的智慧德相。這一念無住真心的妙用，即是諸佛如來的三明：六通、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十力、四智菩提，事事無礙法界，都是依自性起用，如是而已。所以到這個時候，六祖大師真正悟了圓滿自性，所以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一切萬法都是自性所變現了，如果我們的心住世間相而起分別執着，那就是六凡法界，如果心是住涅槃寂靜，那就是聲聞、緣覺的境界，如果是悟諸法實相，住中道生心，那就是菩薩的境界，如果能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那所證的，就是諸佛如來的境界。十法界三千諸法，都是你一心中所變現出來的，所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都是自心所變現的，六祖大師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都是依心而起的，依心而有。

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

六祖大師悟了這一切萬法，世出世間一切萬法，不離自己的這一念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住相生心生六道法，離相生心，生菩提法，全都不離自性。惠能大師悟了以後，說出他的心得報告，底下這五首偈子，就是六祖大師開悟之後的心得報告，弘忍大師為他印證，如是如是，就是這個樣子。這五首偈子的第一首偈子就是：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這兩個字，意思是，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子，所以真沒有想到真如本性，我們自己的本心，不是這樣煩惱妄想一大堆，是因為自己放不下，所以才會有煩惱。諸位，我講這個道理，也許大家不太容易相信，我舉了凡四訓為例，袁了凡先生，他最先也是一樣，煩惱一大堆，跟我們一樣，具足凡夫這五種心，貪、嗔、癡、慢、疑，有一次他遇到孔老師，孔老師幫他算命，算他幾年幾歲會怎樣，果然到了那個時候，命就是這樣，算的非常準，一點都改變不了，完全照著他的命運走，所以他就不想了，反正命運已經決定了一切，那我還有甚麼好想的，所以他心就清淨了。有一天他到雲谷禪師處，兩個人面對面一坐，坐了三天三夜，袁了凡不起心不動念，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了解袁了凡是「哀莫大於心死」，雲谷禪師讚嘆道：何方高人，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念頭，我自嘆不如。袁了凡說：我心已經死了，我一生的命運都被算準了，我還有甚麼好想的？雲谷禪師這時才知道，原來是這個樣子，所以

雲谷禪師才教導他改造命運的方法，袁了凡他就依雲谷禪師的教導，實踐改造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好運，所以他的命運就逢凶化吉，轉危為安，一切如意。此例子可知，心若不往外攀緣，則無明風息，則見自心本自清淨。

前面我們介紹到這五首偈子的第一首，就是「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我們這一念心，本來都是清淨的，但是由於我們的攀緣，所以才染污了，這個「清淨」，是本來清淨的，我為什麼要再強調這是本來清淨？往往很多人修行到最後，都覺得我已經修的清淨了。諸位，這不是本來清淨，如果你修行過程中，你感覺我已經清淨了，你是在本來清淨上面加一個清淨，如果是本來清淨的話，那就是清淨跟不清淨是一件事，平等了，所以我常常講，如果我們修行覺得：我現在心好清淨，這也許是四禪八定的清淨，如果你是悟入自性本自清淨，你就沒有這種感覺了，為什麼？念本來就清淨。所以古德常講，修行人用無心來對治有心，當你有心去除了以後，如果你心裡還存一個無心，那就錯了，要怎麼修呢？要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所以修行人以清淨去除染穢，染穢去除了，心不可住清淨、染淨皆離，這樣的心才是真正本自清淨的心。本自清淨的心，就是念本清淨，不需要再加進去甚麼東西，二乘人就是在本自清淨上面加一個清淨，他住寂靜三昧，執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所以還不是真如自性。大家一定要明白，本自清淨那個境界很高，如果你覺得我很清淨，那不是本自清淨，本自清淨是見不到的，是染淨一如的。

接下來介紹「何期自性本不生滅！」我們每一個人這一念心如湖水一般，若無風吹則平靜如鏡，若遇風吹則起浪生滅，心不攀緣外境，則無明風息，自無生滅之相，故云：心如止水，平靜無波。從來就沒有生滅過的，因為我們攀緣，攀緣以後，由自心中，生起了無明風，而成了生滅的識浪。有了取捨、分別、好壞、差別的對待相，見到好的，你歡喜，見到不好的，有違逆於自己的心，你就生起厭憎之心，所以我

們的心，一直都在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生起了種種情緒上的變化，而有生滅了。若不攀緣外境，心永遠都是寂照的，就像鏡子一樣，鏡子永遠都是寂照的，誰站在它前面，它就把它現出來，你離開了，它也沒有說我不照你了，我們的根性就是這個樣子，寂而常照的，照而常寂。所以禪宗有一個公案，參隻掌之聲，不管甚麼答案都是錯的，有的人說是不是拍自己的手？或者是拍自己的腿呢？或者是拍桌子呢？通通錯了，隻掌有沒有聲音？有自性聲，無聲之聲。如現在我在講課，你聽到我講話的聲音，我現在不講了，你也在聽，聽一個沒有講的聲音，無聲之音，即是聞性。我現在只是舉聞性作代表，聞性如如不動，它沒有生滅的，聲音有來去，有動靜之相，聞性是寂照的，他像鏡子一樣，見性也是如此，你見明見亮，這個見性都在顯，由於我們攀緣境界，見明你歡喜，見暗你就討厭，其實見暗見明都是你自性現出來，哪有好壞差別呢？所以是平等的。從這裡可以理解自性是沒有生滅，只是明暗有生滅而已。每一個人真如自性，根塵接觸，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由自性中自生自顯，這是我們真如本性的作用，我們稱之為般若智慧。世間的智慧，跟出世間的智慧，差別在哪裡？世間的智慧是見到境界，就攀緣，起心動念，思維造作，吸取外面的五塵境界相，在六意識中思量分別，這種覺知，名為世間智慧，是識心的分別執着。每一個人自性本不生滅，具足般若觀照，就是這一念起心攀緣外境，自性轉為心意識的分別，就有情緒上的作用，生起了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迷惑造業，生死輪迴。我們這一念心，從來就沒有生死過，如果你回復到這一念不生不滅的本性，回到生命的原貌，這一念寂照空靈的本性，多麼自在啊！盡虛空，徧法界，何處不藏身，我們講法界藏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你自己的這一念，不生不滅的真心，無量壽，無量光，盡虛空，徧法界，而這一念寂照不生不滅的本心，火不能燒，刀不能砍，水不能淹，不用吃飯睡覺，就是每一個人不生不滅的本性，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來的面目，生命的原貌是

這麼自在啊！這才是我們自己的本來。所以當你執著這個身體為我的時候，要認真思維，這個不是我，我是那一念心，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如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如何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昭昭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現出？」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即開悟。）但是你守自性，起心攀緣，迷惑造業，隨業遷流，就有了生死輪迴。所以我們要學習觀這一念心，這一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動的本心，這才是我，這個身體不是我，這個身體是我的工具，依於我那一念心在起作用，你常作如是觀，這個身見我執就淡化了，就不會把自己看得這麼重，觀他數十年，到臨命終時，就很容易抓住這一念心了。觀那一念寂照的本心就是正念，所以臨終要正念現前，就是這樣子的。你做不到，唯有用阿彌陀佛來代替，一直念阿彌陀佛，讓正念現前，這樣來幫助你，往生淨土。所以助念就是幫助你提起正念，幫助你不令昏沉，不會迷迷糊糊的，提起你的正念，求生淨土。那你如果現在就學習，觀照這一念不生不滅，寂照的本性，這是我正念的作用，這樣一直薰習，命終之時，正念現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到哪一個佛國度，由你自己決定。因為我們這一念心是本不生滅，從來就沒有生死過，我們以為，那我睡著時，這個見、聞、覺、知，不是不起作用了嗎？告訴大家，這個覺知性也沒有生滅，那是因為我們眾生的業力，所以身體會疲倦，需要睡眠，可是覺知性也沒有因睡眠而停止作用，所以當一個人在睡覺，你大聲地叫他，他就醒過來了，

鬧鐘一響，就醒過來了，可見覺知性，睡覺時也在聽。一個昏倒的人，你用水潑他，他就醒過來了，可見他這一念覺知心也沒有因昏倒而停止作用，只是由於我們身子的疲勞，覺知性顯得比較遲鈍一點，當我們晚上睡著的時候，睡眠中聽到有蚊子飛，你還會打中牠，所以這個覺知性是不生不滅的。所以我們要了解自性是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我們會羨慕聲聞得正覺位，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他不會造業，我們也會羨慕菩薩有正等正覺，開佛眼，證佛種智，三明六通，有諸佛如來的智慧，能夠分身法界，太羨慕了，更羨慕佛陀無上正等正覺，具足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明六通、四智菩提，一切圓滿，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事事無礙，羨慕的不得了。諸位，我們自心中一點都不欠缺，只是我們心中被我執、法執障住而不能開顯，換一句話說，被我們的習氣煩惱障住了，當你心中有了我、法二執時，你做甚麼事情，一定事先考慮到我，再來就隨著你自己喜好的習氣，來判定一切事情，所以你有一個我，然後再由你的習氣，來判定外面的一切境界，那這個見地一定不正確，失去了客觀性，變成了非常主觀。當你把我執破掉了，也把法執破除了，你根塵接觸時，你不會再以攀緣心，依著自己的習氣來判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你的看法最客觀，而且能圓觀一切，能夠看得最廣大深遠。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第一個，這個我一定要看淡，世間的這一些假象要看淡，你的智慧才會增長，因為這個真實的智慧，每一個人都平等具足的，所以經上常說，兩佛相見，既無言說，佛佛道同。兩尊佛見面，牠們沒有甚麼話好說，牠們的知見都完全一樣，完全平等，沒有差別，為什麼？因為牠們都把我執跟法執完全清除乾淨了，自性如來藏中，見地完全平等，沒有一絲差別，由於我們每一個人心中我執跟法執不一樣，所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判斷，各各都不同，所以有爭論。因為我們對於外面的一切境界，見地不同，心量不同，所以每一個人的長相也都不一樣，為

什麼？相隨心轉。諸佛如來，佛佛道同，每一尊佛的相貌都一樣圓滿，全部圓滿了，所以畫佛像畫得好，是要畫得完全一樣，不管是三尊佛也好、五尊佛也好，三十二相要完全一樣，不能把哪一尊佛畫胖一點，或瘦一點，要完全相同，只是手上拿的法具不同而已，如阿彌陀佛拿蓮花，釋迦牟尼佛持鉢，藥師佛拿塔，但是相貌一定要相同。為什麼？佛佛道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每個人的真心中具足如來一切智慧德能，就是被無明煩惱所障，而不能顯發，若能把貪、嗔、癡、慢、疑、惡見及無明習氣去除掉，我、法二執破了，你就與諸佛如來，無二無別。所以我常常用陽光作比喻，像這兩天天氣不好，地面上烏漆嘛黑的，但並不是沒有太陽，太陽還是在雲層上，放大光明，當我們坐飛機時就曉得，飛機一衝上了雲端，雲層上面，陽光普照。而雲層下面，則變成烏漆嘛黑了。所以諸位，我們每一個人本自具足這一念真心，具足無量的智慧，但是透過我執、法執，也就是貪、嗔、癡、慢、疑、惡見等無明習氣，就轉智慧成煩惱，轉解脫成纏縛，轉樂為苦了。所以修行就是把這些障礙去掉，將貪、嗔、癡、慢、疑諸無明去除，消除之後就像陽光沒有烏雲遮蔽則光明普照大地一樣。所以一個把無明煩惱斷除的人，他六根門頭放光動地，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透過烏黑的雲層，真如自性直接從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在意能思。所以能夠把自性中的智慧和盤托出，藉著六根門頭起教化眾生的作用，又名身、口、意三輪妙用。身示現，意鑑機，口說法，教化眾生，多殊勝啊。由於我們的無明貪愛執著，就如同在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上有一層烏黑的雲層，我們自性的光明，從眼、耳、鼻、舌、身、意透出來，必須先經過烏黑的雲層，它就變質了，所以凡夫就是六根門頭烏天暗地。烏天暗地與放光動地，罪過不在外面，而是在我們自己心中看不開、放不下。所以修學佛法，其實都是叫我們時時勤拂拭，把我們濃厚的污垢擦乾淨，讓

這古鏡放光而已，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是古鏡，可是他生鏽了，所以三藏十二部經典，就是教導我們如何把鏽擦乾淨而已，你擦乾淨了，你跟所有的古鏡一樣，都能放大光明，所以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一點都不欠缺。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我們的真如本性，是空靈的境界，哪有甚麼動搖呢？動搖是塵境，塵境有動搖，自性只是寂照的，他常住，我們常常講常住真心，也有講無住真心，這都是對的，因為真心不住外面的境界，這就是無住真心，常住真心是甚麼？沒有取捨那就是真常，就是常住真心，在你六根門頭如不動，可是我們不守這個常住真心，所以我們不了解這常住真心是本不動搖，當我們看到何期自性本無動搖！我們就會想到，我來來去去不是這個自性？跟著我動搖嗎？我來講堂自性不是跟著我來講堂？我回家自性不是跟著我回家嗎？那是我們自己的錯覺，大家要曉得，你以為有我，以為有我來去，以為我做甚麼，以為我所有，這整個境界從哪裡來？從自己的一心，你自己的心變現的，這個真心是不動搖的，這是很不容易體會的，唯一能夠體會的就是用夢來做比喻，每個人都會做夢，你看你作夢的時候有沒有你？有！也有你的朋友，也有無情的眾生，也有山河大地，也有金銀財寶，在夢境裡面都有這一些，可是你想想看，你在夢境裡面有來有去也有取捨分別，也有爭執衝突，可是你想想看，那個做夢的心沒有動靜去來之相，夢醒之後覓之了不可得，它哪裡有動搖？所以根塵接觸，所有的感覺，那就是你這一念心的運作。你執著有我，那就是七識的作用，你執著外面的境界，那是前五識攀緣領納，六識生起分別執著，所以內外境界就這樣產生了。我們所有的分別執著，就是我們八識田中的見分與相分在作分別，也就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真心如如不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只是你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把真如轉變成境界，所以你就以為有動靜、去來。所以我常常在講，我們對於經上所說的佛性與法性，很多人搞不清楚，覺得

佛性、法性是什麼？佛性、法性其實是同一個性，皆是真如自性，並不是有兩個個性。但是對有情眾生的心識來講，我們稱佗為佛性，對於一切萬境，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等來講，稱為法性，其實佗就是一個性，我再用夢來做比喻，大家更容易清楚，比如說我們晚上作夢，會做夢的心，就是我們的獨頭意識，我們的心意識變現的，所以你晚上作夢，你夢中會夢到你自己以及親朋好友、乃至老虎、獅子，也會夢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房屋、不動產、金銀財寶等。你想想看，夢境裡面的有情眾生，夢境裡面的山河大地、無情眾生，是什麼東西變現的？全都是心變現的。所以如同在夢境裡面有情眾生的心識，我們就稱佗名為佛性，全體的夢境，我們就稱佗名為法性。這是不是同一個心變現的？全都是同一個性，只是為了分別正報與依報，所以用這樣來做說明。整個宇宙其實就是真如自性而已。故知何期自性本無動搖！古德開示：「青山元不動，白雲自去來」。也就是這個意思。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真如本性能生一切萬法，這萬法包括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佗能生萬法，凡夫迷，就把真如本性變成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所以不了解事實真相，不了解我們根塵接觸，就是從我們一心中所變現出的見分與相分，中間加上自己的業識種子，把佗變成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如果開悟自性，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當下就變成出世間法，變成諸佛如來的菩提法，所以自性能生萬法。佛陀在楞嚴經裡說得很清楚，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所變現的，因為不守自性，起心攀緣迷了，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本來是一個如不動性相不二的境界，因不守自性，往外攀緣而立了「見」，一立「見」，就把真如變成一個相，名無明業相。接著能見相、所見相就出來了，這就是三細相。由這三細相，再以境界為緣長六麤，六麤第一個就是智境相，智境相就是見到外面的境界。再來就是相續相，相續著這個境界。相續相以後，就開始有了執取相，執著外面

的境界，就有了知覺了。有了知覺以後，執取相就見到色陰。五根接觸到五塵，就有了妄，再加上了執取相，那就有了感受，而變成受陰，起了第二層妄。有了感受，有了執取相以後，就有了計名字相，計名字相就是想陰，第三重妄。有了了別，了別外面的境界，想陰就是了別，了別外面境界。有了想陰以後，就開始有了起業相了，有了行陰，又起了第四種妄，行陰遷流，起業相了，一起業就造了業，造了業就有了識心的種子，業識的種子起現行了，有了業識種子就變成了業繫苦相。所以我們能看到眼前講堂的境界，也就是我們是具有根本無明，及見思二惑與持五戒修中下品十善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生滅相續藉着六根的作用投射在四大組合的一合相上，我們把他認為這是講堂。如果換一個地獄道的眾生，他是貪嗔癡的心，他來到這裡，由於所造惡業的業識透過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看到我們這個講堂，也許就是刀山劍林，油鍋火坑，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境界當體就是真如，如來藏妙真如性，但是自己的業識把佗變成有形有相的善惡境界。所以我們看虛空是虛空，空居天人，他看這虛空是有，有山河大地，家園。我們看這房子是有，鬼道眾生穿牆自在，對他來說根本是空的。所以諸位，我們眼前這些境界，是由於我們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由識心而起的現行。因為迷了，就把真如實相，我們這一念自性就是真如實相，迷了就轉變成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諸法。一悟了，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當下就是中道妙觀，就是實相，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就是菩提性。世間法也好，出世間法也好，都不離自性，所以我們修學佛法要破迷開悟，悟真如自性。所以這五首偈子很重要，把我們真如本性的體清淨無染、不生不滅、如如不動，相是佗的智慧，相光明，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如來智慧德相。佗的用的是能生萬法，凡夫迷了生世間法，諸佛如來悟了，生出世間法，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都是從自性而生的。所以這五首偈子，有體有用，比前面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就更高了。當然前一首偈子是針對神秀大師的偈子而發的，而前一首偈子偏於體空寂，沒有把自性之用講出來。而這五首偈子就把真如本性的大機大用，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弘忍大師為六祖惠能授記，你是真正悟本性了，惠能大師不曉得有沒有歡喜的大笑一番？或者是歡喜的大哭一場，經文就沒有解釋了。一般開悟見性，得印證的人，都是很歡喜，所謂別教菩薩證初地的歡喜地，因為大徹大悟是破根本無明。禪宗裡面講開悟，那是破見惑，若是大徹大悟一定破根本無明。弘忍大師知道六祖大師大徹大悟，破根本無明，悟了本性，開佛眼、證佛總智，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丈夫是調御丈夫，天人師也是佛的名號，佛、世尊這都是佛的名稱。弘忍大師為六祖大師授記，你已經是入佛知見了，開佛眼、證佛總智。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三更半夜，就把諸佛心法及衣鉢傳給六祖惠能大師，但是寺院大眾都不曉得傳法之事。「便傳頓教」，這頓教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印心。「汝為第六代祖」，你現在就是第六代的祖師。「善自護念」，你要好好保護你這個身體，不能讓佛種斷了，所以六祖大師不是貪生怕死，他是為了續佛慧命，善自護念。可知貪生怕死也不是不好，為什麼呢？為要延續自己的慧命，要利益眾生，現在緣不成熟，那我暫時隱居起來，因緣成熟了，再入世弘揚大乘佛法，這種貪生怕死功德無量，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看你的因地心。弘忍大師告訴六祖大師善自護念，你要好好保護你自己。另一種護念，就是護念自己清淨無染的本心，不要讓它污染了。「廣度有情」，更要普度眾生。「流布將來，無令斷絕」。燃無盡燈，續佛慧命，不要讓佛種滅了。

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這首偈子如果從文字上來解，覺得好像沒有甚麼奇特，其實意境很深，這首偈子直接譯成白話：感覺似乎在說明，有情的眾生，我們給他佈下菩提的種子，將來因緣成熟的時候，就能證無上菩提，成就如來果。而無情的眾生是無佛種，它既沒有佛性，也不會成佛。我們千萬不能把它解釋成這樣。我把他綜合一下，有三種義解，第一是告訴六祖大師，度生離相，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就是度眾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離相。前句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後句是實無眾生的滅度者，不要執著度眾生相。所以菩薩是隨緣度眾生，所以有很多受菩薩戒的人，他還沒了解教理，受了戒以後，家人就找不到他了，先生回來找不到太太，為什麼？去度眾生了，不曉得跑到哪裡去度眾生了，家裡的小孩子找不到媽媽，婆婆找不到媳婦，她去度眾生了。這時要跟他說明，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要隨緣度眾生，絕對不是攀緣。所以，一個學佛的人，學菩薩道的精神，你首先一定要盡責，負責任，把你周邊的事情做的很圓滿。孔老夫子是中國的聖人，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甚麼是忠恕呢？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所以我們修學佛法也是一樣，要去教化眾生、利樂有情，我們自己的責任是一定要做完，做的圓圓滿滿，有多餘能力，幫助別人、教化眾生。絕對不能自己的責任不盡，然後去外面攀緣，那就失掉修學佛法的本意，所以這一首偈子，第一個意義就是，度生離相，滅度無數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渡者。

第二重意義，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這是告訴我們，有情無情是同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我剛才已經舉了很多例子，比如我們晚上在作夢，夢境裡面有有情眾生，夢境裡面也有山河大地、無情眾生，都是自己的心變現的。所以前面說過，有情眾生我們稱之為佛性，無情眾生我們

稱之為法性，其實佛性也好，法性也好，當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就是我們的自性，五蘊無我，六塵非有，自他之間不隔毫端，真如本性才是真正的你，真如本性中，我、法二空，哪裡有分有情與無情？所以有情無情都是自己一心所變現，都是自己的一心。經上常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即是見性。二就是對待，有情與無情對待，好與壞、美與醜對待，那是二法，不見本性。換一句話說，此偈就是要你念念自見本性，沒有這一些相對的境界差別相。所以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告訴我們性相不二，有情無情同一件事，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就是一實相，就是告訴我們宇宙萬法就是一真，所以分別就是不分別，我們修學就是從平等中觀差別，一中觀一切，這是這首偈子的第二重意義，把實相的境界，以這首偈子顯現出來，所以你看這首偈子的境界有多高。第三種意義就是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於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時，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所以我把弘忍大師這一首偈子，這就是弘忍大師傳法偈，在義理上做這三種註解。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

弘忍大師接著又說：達摩祖師剛來到東土的時候，大家不能接受這一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的教法，為什麼？禪宗的說法跟教下是不一樣的，它也有說法，連六塵都可以說法，乃至於肢體動作，都可以說法，所以禪宗的教法，不是一定要解說經典，都是隨眾生的根基，而給契理契機的教化。所以真正宗門的禪師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是要有四智菩提，才能夠觀機，否則的話，你對於一個緣不成熟的行者，使用棒喝的教法，即使將他打死了，他也是不開悟。即使喝到他耳膜破了，也是沒有用。所以要觀機說法，契理契機。「因此這種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之法門，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

信體，代代相承」。這一種教法，很容易裝模作樣。星雲大師講一個故事，有一位無為禪師跟無心禪師，他們倆個是師兄弟。無心禪師，他壞了一隻眼睛，沒有甚麼境界，而無為禪師開悟了，真的有境界，有一天，無為禪師出門，出門沒多久，來了一批禪客，要來論道勘驗境界，寺裏的小師父說：你是師叔啊，你應該來跟他們應對禪機。無心禪師他只有一個眼睛，當禪客來時，一見到無心禪師就舉手比一，無心禪師也比二，禪客舉手又比三，無心禪師就捲起袖子，握起了拳頭，禪客們敬佩的不得了，頂禮之後就走了。禪客們在回家的路途上，碰到了無為禪師，就跟無為禪師說：你那個師弟不得了，太厲害了。無為禪師說：怎麼個厲害呢？無為禪師暗自思惟：我這個師弟何時變成肉身菩薩？甚麼時候變得那麼厲害？他就問禪客是怎麼一回事？禪客說：我見到他，我就舉手比一，意指唯有一佛乘，無二也無三。你師弟比二，意指一也不可得，是不二法。之後我就比三，意思是要以戒定慧三無漏學而入，你師弟捲起袖子握緊拳頭，意思是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實在是太厲害了。無為禪師想：我師弟是怎麼一回事？何時有這麼大的本事呢？他匆匆忙忙就趕回來了，看到他師弟怒氣沖沖的告訴無為禪師道：你們那一些朋友，簡直是太不像話，一進門就指著我的眼睛，意思是你有一個眼睛，我只好指出你有兩個眼睛，他這樣還不饒我，還指著我們兩個合起來有三個眼睛，所以我一氣之下，捲起袖子握緊拳頭，想揍他的時候，他一害怕就跪下來，所以就饒了他了，之後他就走了。無為禪師一聽才知道，原來如此。在佛法裡面，禪宗與密宗這兩宗，是最容易裝模作樣的，所以很多外道可以假借禪宗，裝模作樣，你都看不出來，因為他不一定依經典說法的，如果是依經典而說，開口便知，是否合於正知正見。然而，禪宗六塵說法隨機而應，有時候你問他甚麼是佛，有答道：乾屎橛，也有答：麻三斤，也有指著說：興義門前鑿鑿鼓，等等諸答。如果我們也來套一下公式，也可以裝得很像，所以禪宗裡面如果沒有實修實證，我們眼睛沒有看清楚，很容易上當，因為它不是解說

經典，而是依六塵說法的，乃至於肢體語言都可以說法，棒喝，拳打腳踢都可以說法，甚至俱胝和尚，把徒弟的手指切掉一根，他的徒弟就這樣開悟了。（公案／俱胝一指：杭州天龍和尚以豎起一根指頭開示俱胝禪師，俱胝禪師即刻頓悟，此後凡有學參佛法的僧人來訪，俱胝禪師都僅僅豎起一指傳授，庵裡的小沙彌不明究理地學了起來，當在外被人問及：「禪師都說了什麼法要？」小沙彌便豎起大拇指。這件事讓俱胝禪師知道後，喚小沙彌前來問之「何謂禪？」小沙彌依然豎起一指，俱胝禪師舉刀斷其指，小沙彌痛得奪門而出，俱胝禪師叫喚了一聲，小沙彌回望而見禪師豎起一指，這才豁然領悟，一指是指示「一」實相，即無形的空相，只是依樣畫葫蘆地模仿，俱胝禪師切斷了小沙彌的形相，才得以悟得其空相即是禪。）所以達摩祖師剛到東土的時候，人家都不相信，很容易魚目混珠，所以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以這一件祖師所傳的袈裟，證明你真正是入佛見地，以後你的教學，雖然不是講經說法，也有一些肢體語言乃至六塵說法，都可以相信，這是大乘禪法，可以接受，你要接受這位禪師的教化。沒有這一件信物（袈裟）的禪師，他要是來耍那一招大乘禪法，你可要考慮考慮，說不定上當了。「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而真實的佛法就是以心印心，以心傳心，為什麼是以心傳心？因為真實的佛法是不立宗義、宗趣的，為什麼不立宗趣？比如那一天我們在研習金剛經，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家熱烈的發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說的是很感動，等到大家發表完畢以後，我再問怎樣的心行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家都答不出來了。因為你要是說我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你已經是住了一個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哪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明心見性的境界，開悟見性悟無所得以後，無論哪一法都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講話也是，喝茶都是，有人問趙州和尚祖師西來意，他都叫人家喝茶去，他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就在那一念契悟無所住的中道自性而已，那一念妙契中道自性以後，一切

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喝茶看報處事待人接物，通通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什麼呢？你住一個無所住也不行，所以佛法告訴我們，不要執著，你說我現在都不執著了，有沒有執著？還是執著一個不執著，佛法叫我們無念，你說我現在無念了，你這樣還是有有一個無念，真實的無念就是有念無念都離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中道自性，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你有一個無念，那一個無念就是有念，所以明心見性就是以心傳心，傳此，一法不立，一塵不染的中道實相心。當我們在修學的過程中，我們迷在境界，佛陀告訴我們：世間無常、無我、無樂、無淨。等到我們的修行證阿羅漢果了，你覺得這個世間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是不是已經明心見性、大徹大悟了？還是沒有，因為你又執著一個無常、無我、無樂、無淨的法執，所以佛陀還要教化你破掉這一個執著，令你明心見性，契入我們自性本具的這四種性德，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所以這四種性德的開顯，是當你證得無所依止的本心地，即是吾人生命的原貌中本具的妙德。以前佛陀要入涅槃的時候，文殊菩薩在旁邊請佛陀做最後開示，以教化後人，佛陀答道：文殊啊！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一個字給眾生，你現在還要叫我說法給眾生，你豈不是錯會了我的真實義啊。所以金剛經經文記載，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為什麼？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不立一法，這實際理地，名無上菩提心。從這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的心，根塵接觸，一接觸即明白，也隨即能自在回應，自生自顯不假外學，就叫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名無上菩提法。所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切法都是佛法，就看你如何證得這一念中道實相心而已。這一念中道實相心一定要開悟，不能有所住，你說我不執著了，你這樣還是執著，執著一個不執著。你說我已經無念了，這樣還是不行，因為心中還是住一個無念。是故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唯有明心見性乃得。所以法就是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你一定要先悟這一念淨圓覺之中道自性，所以古德常講，不悟本心，學

法無益，你不理解本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學法都是在心外做功夫，要先明白這一念心體原來是空寂的，了不可得，原來這一念空寂的心，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根塵接觸，就是自性不空如來藏的妙用，即是般若、中道實智，我們常常講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就是講這一念心，體空寂，具足如來一切智慧德能，你了解這一念心以後，修清淨心，不着有、無兩邊，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正念真如。所以我前面說過，修行的兩個次第，先是知易行難，後是知難行易。知易行難如教你持五戒知道很容易，實踐起來好辛苦啊，這個也不可以，那個也不可以，傳道法師說，他有一次看到一個出家人在吃烤香腸，傳道法師走過去問他說：法師啊！你怎麼吃起烤香腸呢？那位出家人回答說：沒娶老婆就已經很苦了，難道還不能吃個烤香腸嗎？說不定我們也是這樣喔，我們很會要求別人，都不會要求自己，你如果依照佛法來要求自己，請檢討一下，你做到了多少。所以這就是知易行難，做的好辛苦。但是有一天你悟了中道自性。理則頓悟，乘悟並銷。而事非頓除，因次第盡。這個時候只要觀照，觀照這一念心，攀緣心一生起就放下，就修這一個放下，時時刻刻保持你這一念不着有、無兩邊，過去、現在、未來，安詳平穩之心，這一念心即是自性，亦名，本地風光，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即是生命的原貌，它遇緣所自生自顯的智慧及妙用，就是道，保持這一念心就行了。當遇到了境界，把持不住了，就趕緊懺悔，就這樣保持這一念中道實相心。當你了悟這一念心以後，這時候就達到另外一種層次，叫做知難行易。圓覺經所云：悟淨圓覺，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那一念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悟淨圓覺，即悟自性，悟後起修，就是觀照你這一念心而已，因為你知道怎麼觀照自心，不落相待兩邊，不着三際（過去、現在、未來），知道用功的方法，就是觀照這一念心，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攀緣就放下，直到功夫成片，念念不離自性，這就是知難行易。

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

恐人害汝。

自古佛佛惟傳本體，這個本體就是涅槃妙心，佛佛惟傳這個涅槃妙心，正法眼藏，這個涅槃妙心含藏正法眼，能了達世出世間一切萬法，具正知正見，修學佛法正知正見很重要，古德云：寧可破戒，不可破見。你破戒，懺悔以後不要再犯了，朝著正知正見繼續修行一樣可以成就無上菩提，若破了正知見，方向走錯了，怎麼修行都不會成就無上菩提。我舉央掘摩羅為例，雖然他犯了殺戒，但是他在佛陀座下開悟了以後，一樣是出三界了生死，只是他迴小向大乘願再來時，遇到這一些被他殺死的人，他還是要還命債的，但是他還命債不苦，因為他知道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如安世高神僧來中國還兩次命債一樣，他不會覺得苦。如果你具正知見，即使破了戒，趕緊懺悔，你修行還是可以證果的，所以正知見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勤苦修行，他不具正知正見，精進修精、氣、神，想要靈魂出竅，雲游四海，這樣的精進用功，最後還是一個生死凡夫，這有甚麼用呢？我們講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涅槃就不生不滅，不生不滅這一念寂照的心，他一接觸了了分明，一點障礙都沒有，能夠了達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善惡邪正、了了分明，無所不知，無所不明，我們千萬不要學佛到最後，變成甚麼都不曉得了，所以境界很高。不是這個樣子，而是甚麼都曉得，一切不迷，一切不沾染，那就是見性的境界。越靠近見性的人，他的生活是越來越解脫，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有智慧，越來越安祥，無所掛礙，無有恐怖。這就是傳見性法門，也就是佛佛惟傳本體，傳這個涅槃妙心，正法眼藏，這個是離空離有無所住的本有真心。宗門有一公案，阿難有一天問迦葉尊者：尊者，佛陀傳給你這一件金縷衣以外，還傳什麼法？迦葉尊者馬上說：倒卻門前剎竿著！甚麼是倒卻門前剎竿著？你在家門口插一根大竹竿，是多麼不方便啊，出入就要繞一下，你不繞一下就會撞到頭。哪有傳甚麼法呢？法本無法，亦無所得，凡是你心中有所立宗、立義、立無念、立清淨，都是門前剎竿著，你透過

這些法執的運用，那就不是你本地風光的流露，所以要放下萬緣，從這個無住的真心流露出來的妙用，那才是真實的佛法。

「師師密付本心」，之本心與本體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本體是從體上講的，本心是從用上講的。因為祖師要教化眾生，佛是隨緣不變的，祖師要不變去隨緣，要入法界去教化眾生，所以師師密付本心，本心也就是悟無所得的本地風光，本有的真心，這個本心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有一次百丈禪師說法，講完了以後，大眾就離開了，當大眾走到大門口的時候，百丈禪師大聲叫一聲說：大眾啊！當大眾一回頭，百丈禪師立刻說：是甚麼？（百丈禪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是甚麼？」）這就是密付本心，所以禪師不傳語言、文字之法，就是怕你執着，而不悟本心。為何德山棒，你有執着，他一棒打下來，叫你把這執着放下，密付本心，令你能當下妙契這一個不住有、無兩邊、相待能所的清淨佛性，所以師師密付本心。

「衣為爭端，止汝勿傳」。這個衣因為像法的時候，眾生的根性已經變差了，貪、嗔、癡、慢增長了，所以衣是一個爭端，以後大家會來奪祖師的位置，可能會演變成互相陷害、造重惡業，所以到你以後就不要再傳下去了，因此六祖大師沒有傳衣，沒有再傳七祖，就是弘忍大師的囑咐，告訴六祖不要再傳下去了。

「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所以你要是傳下去的話，以後得到衣法的人，身命都會有危險的，所以你現在要趕緊離開此地，我也是怕有人會奪祖衣，會傷害到你，你要趕快準備離開吧。
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六祖大師接著又問：祂的法緣在甚麼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他過去生所結的緣，如果你遇到了法緣所在地，則法緣殊勝，將來能夠廣度眾生，所以六祖大師就問弘忍大師他的法緣在甚麼地方，所以問向甚處去？

弘忍大師告訴六祖：逢懷則止，遇會則藏。這個懷是指廣西省的懷集縣，就是說你往南走，如果你到了廣西省懷集縣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歇腳了，不必再往南行了，然後你隨順這個因緣，要是到了廣東省四會縣這個地方，會就是指廣東省四會縣，你就可以隱藏在這山林裏頭，等到緣成熟了，你就住持南方教化眾生。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

惠能大師領受衣鉢以後，就告訴弘忍大師說：我本是南方人，我從南方到這個地方，一待就八個多月，這八個多月也沒到過甚麼地方，就在槽廠這地方做舂米的工作，所以這個地方的山路，我都不熟悉，我要如何能夠離開這個地方呢？又如何能夠走到長江口，渡過長江再往南走呢？弘忍大師告訴他說：你不用擔心，我會送你渡過長江，以後你自己往南走。

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艫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艫。」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弘忍大師送六祖大師一直到九江，九江是在江西省九江縣這個地方，過了九江，也就是過了長江，然後往南就可以到廣西省、廣東省這個地方，就可以一直到六祖大師原來所住的地方，他們到了九江，要渡過長江的時候，在驛邊，也就是渡船口，有一條船，弘忍大師就令惠能大師上船，弘忍大師自己要來划船渡江，惠能大師看了當然是不忍心，怎麼可以讓老師來划船呢？所以六祖大師說：老師您請坐啊！應該是我來搖艫才對啊，怎麼可以讓老師來搖艫？弘忍大師很幽默的告訴六祖大師說：當然是我搖船啊，因為我渡你啊。惠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六祖大師說：迷的時候是老師度，悟了的時候是自己度。古

德常說：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我們修學佛法，老師的責任就是幫我們引進門，所謂引進門，並不是讓你來接觸到佛法而已，這個門是叫你能夠悟明心性，這是最要緊的，你悟了心性以後，成就就靠自己了，所以古德常講：不悟本心，學法無益。所以很多人修學，他只是在相上做功夫，規定每天要做多少課、要誦多少經、朝山、拜懺、布施，以為這樣的修行就可以斷煩惱，了生死，這個只是方便修，「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告訴你誦多少經，你禮懺有得到多少功德，有多少利益，讓你生歡喜心，就是執著相上作功夫，這樣子斷不了煩惱，出不了三界，底下會介紹到梁武帝，梁武帝建寺、供僧、印經，自己也講經，可是達摩祖師說他毫無功德，為什麼？他就是執著這功德相，不知道修行重在明心見性，所以一定要先悟本心，悟了本心以後，守本真心，至功夫成遍，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所以我們修學佛法，是以般若為首，甚麼叫般若？般若就是你真心的智慧，我們現在的智慧是什麼？是心意識的分別、執著、妄想，因為我們根塵一接觸就攀緣，先攀緣外境，取相生心，然後透過你的心意識思量以後，就生起了我執與法執，從這樣流露出來的見地，都是煩惱，所以學佛一定要了解，外面的境界是空寂不可得，是從你自己心性幻現出來的，接觸外面境界，不攀緣外塵境界，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從你自己清淨心中自生自顯的知見，這個就是般若妙智慧，這是我們修行的重點，所以為什麼我們學佛要先悟本心，了解我們一切外面的境界，是空寂的，了不可得，這一些外面的境界，都是從你自己心性變現出來的，所以我們現在根塵接觸這些外面境界，其實是我們自己內心的影像而已，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你不攀緣了，真正能夠放下萬緣，不再起心動念，當根塵接觸時，自性的真實智慧就會顯現出來。雖然心體空寂，了不可得，但是無量無邊的智慧，含藏在你的真如心中，含藏在你這一念的清淨心中。所以修學佛法不是往外找，真正的佛法在你心性中，在你的自性中具足。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悟本心？這本心空寂、相光明，在楞嚴經裡面叫做如來藏，他

具足無量智慧德相，根塵接觸，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我們講中道，就是心性的作用，根塵接觸，不着有、無兩邊，相待能所，過去、現在、未來，如鏡顯像，了了分明，一切不着，即是般若，所以你一定要先悟本心，知道宇宙萬法，就是你自己心性變現出來的，迷的時候，那就是我們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的種種分別，悟的時候，離相不住，那就是諸佛如來的智慧德相，我們常常從經上看到，佛有四智菩提、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這一些名相好像很深奧，其實就是你明心見性以後，你這個無住生心的妙用，凡夫心的作用是取相攀緣，然後落心意識的思量，諸佛如來不取相、不動心，從真如本性流露出來的妙用，那就是四智菩提、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差別就在這裡而已，所以你一定要先悟本心，了解我們心性體本空寂，本來清淨，本不生滅，本自解脫，本來具足萬法的，無量無邊的智慧，含藏在你這一念心中。所以當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以後，你的修行就是除去你心中的污垢，一念不染萬境，保任你這一念無染的覺性，打成一片，在任何環境中，心都如如不動，那你就契入妙道了，如果你不悟這一念本心，你一直往外修善，內心煩惱不斷，那跟修行是了不相干的，只能說你在修福，而不是在修行，所以六祖大師說：迷時師度，悟了自度。所以老師的責任是引進門，引進哪個門呢？心地法門，叫你了解我們真心的真實妙用，叫你悟了本心，悟了以後，你就可以依心性起修，從你自心中心去除煩惱習氣，所以迷時師度，你悟了本心以後，就要自己度，清除自己心中無明染習。所以，一個學佛的人，在根塵接觸的時候，他絕對不會追逐外面的境界，他一定注意自己內心的反應，譬如遇到眾生惡緣相向，心中會覺得算了，何必跟他計較，他今天為什麼會這麼不高興？必定他心裏很煩惱，我又何必再增加他的煩惱呢？我不要再跟他計較了，你念念都是這樣的話，那你是真正在修行，為什麼？你在增長你的慈悲，增長你的清淨心，增長你的平等心。如果你返照自心，根塵接觸都是自私自利，都只有想到自己，即使是你

做了很多善事，起心動念也是想，我做善事有很大功德，我將來能得到殊勝的果報。那不是一個真正的修行者，所以修行人是在心性裡面用功，而不是在相上做功夫，所以惠能大師把他的深悟處，告訴弘忍大師，迷的時候是師度，悟的時候是自度，只能夠自己度自己，度名雖一，用處不同。這個度是同一個字，一個是渡河，一個是渡生死煩惱。渡河，老師你請坐，弟子來合搖櫓。渡生死煩惱，那是靠自己啊，不是靠佛，佛只是我們的增上緣，所以很多人往往以為求佛、求菩薩，只要求就行了，求沒有用啊，求自己才行啊。所以在佛陀的時代，佛有一位弟子，他常常犯錯，一犯錯就向佛陀懺悔，經過幾次以後，佛陀告訴他，如果你與幾位師兄弟，去搬一塊大石頭，抬到河邊，輕輕地把它放在水面上，然後大家在那邊祈禱，佛菩薩啊！天神啊！你們保佑、加持啊！讓這一顆石頭不要沉下去啊，你說這一顆石頭會不會沉下去？這一位弟子回答：當然會沉下去。佛陀又告訴他：你天天犯過，來向我懺悔，就好像你們搬一塊大石頭，放在河裡，在那裏祈禱，希望石頭不要沉下去，是不可能的啊！那一定是往下沉。佛陀又告訴他：如果大家去拿一桶油，然後很快速地倒在水裏頭，大家在岸上祈禱，佛菩薩啊！天神啊！求你們加持！讓這水面上的油沉到水裡面去啊！會不會沉下去呢？這一位弟子答道：當然不會沉下去。所以佛陀就告訴他：你們只要不要犯過，你不求我，也不會沉到河裡頭去。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有人問道：如果一個人在突發事件之下喪生了，好比空難、車禍，他會不會墮到三惡道？那就看他的平時表現，如果這個人的心像油一樣，平時起心動念大多是善念，不會自私自利，心地單純，如果遇到這種情形，就像用力把油潑在水中，油還是浮在水面上，他照樣往上升，不會墮到三惡道。如果這個人平時起心動念都是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沒有想到別人，貪嗔癡慢，即使他壽終正寢，希望他不要墮落，他已經是像個石頭了，你說他會不會沉入水中？所以當佛要入涅槃的時候，阿難在旁邊哭得很傷心，希望佛陀不要走，否則他無所依止，

佛陀告訴阿難：以法為舟，以己為舟。所以我們修行，要依據佛所說的道理，我們依教奉行，要靠自己認真去奉行，而不是靠別人幫助我們，求別人沒有用。禪門中有一個公案，蘇東坡與佛印禪師，他們倆人出外雲遊，遇到一尊石雕觀音像，觀音菩薩手中持着一串念珠，蘇東坡就問佛印禪師：觀世音菩薩他本來就是正法明如來，祂拿一串念珠在念誰啊？佛印禪師說：祂當然在念觀世音菩薩。蘇東坡說：祂自己是觀世音菩薩，為何還要念觀世音菩薩呢？佛印禪師答道：求人不如求己啊。真的！你要求別人渡你，你自己不要去造業，這是以己為舟、以法為舟，這是真實義啊。另有一位禪師，他悟了萬法惟心，一心現十法界，如果你的心起心動念都是跟貪嗔癡相應，那當然果報是三惡道，若與十善業相應，那當然是三善道，如果能清淨業，一塵不染，跟空性相應的，那當然是四聖法界，他悟了這一念心以後，他時時刻刻就保任這一念心，於根塵接觸，起心攀緣時，就立刻敲一下自己的頭，醒醒吧！主人翁！不要迷惑。諸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主人翁，在你六根門頭出入，你要拍醒他，不要迷惑造業，不要起害人心、忌妒心、障礙心、見不得人好的心，這是非常糟糕的。要讓我們這一個主人翁，在六根門頭出入的時候，生慈悲心，生隨喜心，生柔軟心，生清淨心，生平等心，這是最要緊的。所以修行都在你根塵接觸的時候用功的，所以為何說「道」在日常生活間，而不是在某個寺院，或是在什麼地方，很多人以為道場就是在寺院裡面，結果到了寺院，在禮佛的時候，很認真禮佛，休息二十分鐘，跟人家一見面，就說張三怎麼樣，李四怎麼樣，道場又不見了，所以道場就在你日常生活之間，如何時時觀照你這一念心，這是最重要的。不悟本心，學法無益，不在心底上下功夫，是解脫不了煩惱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明白。

「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這一點很重要，只合自性自度。所以福報可以給別人，但是煩惱要靠自己斷，所以古德常講：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這個得是

指自性自度，消業障，斷煩惱。有的人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他不想斷煩惱，他做很多功德，我的煩惱不用急著現在斷，我到阿彌陀佛的地方，煩惱自然就斷了，可能嗎？你修很多福不錯，但是你如果不利用這個世間修學斷煩惱，你到什麼地方都會生煩惱的。比如有人他心不安定，聽說台灣會怎麼樣，就趕緊移民到美國，到美國住一陣子，又想美國萬一跟蘇俄打戰，核子彈丟來丟去也很危險，又搬到紐西蘭，紐西蘭住一陣子之後又覺得不對，這個地方經濟不景氣不好，就換到加拿大，換到加拿大以後沒多久，又搬回台灣了，所以當你心不安定的話，你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安定的。還有一句話說：牛就是牛，牽到北京也是牛。如果你是牛，你到了北京也是一樣是牛。所以諸位，我們內心有含藏無量的種子，有善的種子、惡的種子，這一些種子必須要借根塵接觸，它才會起現行，所以有很多人不了解這個道理，躲到山中修行，在山中裏他可以很清淨，一回到人世間，根塵接觸，內心的種子起現行，煩惱生出來時，他又伏不住它了，所以真正的用功，是你在這個世間上，根塵接觸，碰到順逆境的時候，你那貪嗔癡的種子起現行時，這時候觀照它，用你所修學的法門對治它，懺悔業障，趕緊讓這種子小一點，雖然不能一下把種子消除掉，但是能讓它變小一點，等下次再碰到這個境界，它又起現行。力量就會再弱一點了，再下次碰到這個境界，它又起現行，力量又變更弱一點，到最後這個煩惱不生了，那你就把這個種子去掉了。佛經上常講無量三昧，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無量三昧？這表示我們根塵接觸的境界是無量無邊的，我們內心的種子習氣也無量無邊，所以當你遇到了境界，有的人碰到錢，他內心就起了貪婪，有的人看錢看得很開，可是他碰到了色，就受不了了，有的人愛名，有的人愛利，不擇手段去追逐，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習氣種子，都要去淨化它。當你對錢不動心，你可以用錢來幫助眾生，錢的多寡對你毫無動心，你就得到了金錢三昧。當你在男女二相之中，不動心了，你就得到色相三昧。所以，我們必須藉著根塵接觸，你要利用這順逆境界種子起現行的時

候，來對治你內心的種子習氣，所以我常勸大家可嘗試這五個次序來對治，有事時你專心做事，因為專心做正事是正念的一種，可是事情做完了，沒事就打妄想，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這時候趕緊提起這一句佛號，把心靠在佛號上，當根塵接觸的時候，如果這一句佛號降的住，就可以讓心不動。如果這一句佛號降不住，你心裡又開始起波濤了，這時再用所修學之般若法門，觀空離相，了知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皆是自心所幻現之影像，了不可得，不要被境界欺騙，把心安住下來。如果又壓不下這順逆境界，則再採用唯識學的道理來對治，思維眼前這個境界是我眼、耳、鼻、舌、身五根，領納前五塵，而生起八識田中前五識的影像，而第六識執取前五識落謝的影像，計較、思量、分別，執以為實，第七識又以前六識之執為實，又內執第八識見分為我，而有了能所相待，生起了我愛、我貪、我癡、我慢種種諸煩惱、整個境界全是藉根塵接觸之緣，而由自心生起分別自心相而已，就是八識見分，分別八識的相分而已，如同作夢一般，自心變現夢境一般，根本就是虛幻不實，了不可得，立刻放下。如果你用這三種方法，仍然無法降伏您心中的波濤，此時再用因果的道理來對治，思維此是我前生欠他的，剛好還債，碰到怨親債主來討債，現在有能力趕緊還他，無債一身輕，立刻放下，如果碰到順境現前，有什麼好得意的，這只是過去生所修的福報現前，並不是我自己多高明，這是過去生中修來的，放下你心中的驕慢自大，神氣高傲，修謙卑心，如果用這因果的道理，仍無法安住其心，怎麼辦呢？你就再思維，這些順逆境界，這一定是菩薩來道考，這是佛考，我一定要通過這個考試，智慧增長，開悟見性。遇順境時，我絕對不能得意忘形，這是考試喔，遇逆境時，絕不可動怒，火燒功德林。如果是經過這五種對治方法，一、念佛。二、觀空離相。三、識心所變現如夢境相似。四、因果。五、菩薩道考。這樣子都伏不住心中煩惱，可見我業障深重，要真心懺悔才行。這就是業障深重，趕緊到佛前求懺悔。你這樣一直用功到最後，一句佛號就可以伏住一切

煩惱，這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不一定要照這樣的次序，隨個人的根性而使用，或三或二，甚至利根者使用一種即可，到最後你在境界中不動心了，中道佛性即現前了，你就趨向大道了。道就是在境界中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根塵接觸，隨緣任運，這就是道。如果你心動攀緣，那就是我們的六凡法界。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那就是四聖法界。我們用這樣來觀照、來修行，你就了解只合自性自度。你不這樣修，只是去做好事，你貪嗔癡會斷嗎？不會斷的，做好事是歸做好事，如果你不懂的觀照自心，將來得福報，還是煩惱很重。我們看這世間人，有的人很有錢，但是煩惱很重。有的人很窮，但是他天天都很高興，沒有什麼煩惱，這種人是他過去生不修福，但是他能斷貪嗔癡，業障很輕，我們一看就曉得了。所以有錢有地位的人，他不一定就很快樂，沒錢的人不見得他就是很苦，所以我常講，我們看到人家很可憐，不見得他就是很可憐，有的人缺手缺腿，在路邊賣口香糖、刮刮樂，看他好可憐，但是他覺得他很自在，他自覺，自己已能養活自己，心裡很高興，很有自尊，那他就不可憐了。所以真正可憐的人，是自己覺得我真可憐，這世間我最可憐，即使你有萬棟樓房，你也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所以自殺者未必都是窮人家，富貴人家也會自殺。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一切宇宙萬法都是因緣生，他建立在空性，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原來如此，這是緣起之法，這是自己所造作的，你了解事實真相以後，煩惱放下來了，你以前覺得自己可憐的那一念心，就可以得到解脫了，所以佛法把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告訴我們以後，我們會把以前的執著、煩惱一下子拋開，因緣所生，都是自己所造作的，怪誰呢？所以，只合自性自度。我們只能自性自度，不是靠別人，福可以給人家，解脫之道是要靠自己修行。

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弘忍大師告訴六祖大師說：就是這個樣子，一點都沒錯！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只合自性自度。以後佛法，由汝大行。弘忍大師他有天眼通，以後佛法就從你將來住持的地方開始興起，禪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大法，就從你而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弘忍大師告訴六祖，你離開三年以後，我就會圓寂了，所以他們這一會是生離死別，「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汝今好去就是善自護念，而現在大乘佛法的緣尚未成熟，你不要馬上就弘揚禪宗，現在緣還不具足，你先隱遁一陣子，以後緣成熟了，你再出來弘揚大乘禪宗心地法門。

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六祖大師辭行弘忍大師以後，他就往南而去，走了兩個月，就到了大庾嶺，他來的時候，一個月就到黃梅東禪寺，他回去的時候，兩個月才到大庾嶺，可見六祖前去黃梅求法之時，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實在是令人佩服。所以他兩個月到了大庾嶺，大庾嶺是山的名稱，他是在江西省大庾縣，與廣東省南雄縣的分界，這個是在武陵之南，所以他經過兩個月到了這大庾嶺。

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

這一段經文，是說明弘忍大師回去以後，把傳法這一件事情做個了結。五祖大師送六祖渡江以後，他回到了東禪寺，幾天都不上堂，大眾就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去拜見弘忍大師問道：和尚少病少惱否？少病少惱是佛教問候通語，「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弘忍大師就把傳法這件事情，做一個了斷，否則大家還不曉得，還在那裏思維作偈，弘忍大師就藉這個緣跟大家說明，我沒有病，這幾天我已經把傳法這件事情大功告成了。「衣法已南矣」！衣法已向南方去了，「問誰人傳授」？接著大眾問，什麼人得到您的衣

法呢？「曰：能者得之」。這個「能」有雙關語，一者就是指入佛知見，明心見性之人，二者惠能大師他也有個「能」字，所以「能者得之」有雙關語。弘忍大師的回答，亦有暗示，將來有利根上智者，能找到一位真正明心見性得法者，修學無上妙法及印証如來心印。

「眾乃知焉」。大家一聽「能者得之」就曉得了，這個衣法是惠能得了。

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

大家知道以後，就有幾百個人想要來奪衣鉢，還好弘忍大師要六祖大師趕快離開，如果大家知道六祖大師得了衣鉢，那這個事情可真麻煩。大家知道六祖大師得到衣鉢往南方去以後，有幾百個人要來奪回衣鉢，這個時候有「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其中有一個出家人，他的俗姓是姓陳，法號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他本來是在朝廷裡面當軍人的，是個四品將軍，當軍人當然身體強壯，「性情麤慥」，個性也比較麤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於能」。由於他當過將軍，所以武功高強體力又好，他又極意參尋，為這種事情非常熱心，想要奪回衣鉢，所以他就趕上了眾人的前面，「趁及惠能」。追到了六祖惠能大師，「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六祖大師就把衣鉢放在石頭上，自己躲在草莽裡面，大聲喊著：這一件衣鉢是表信物，證明你已經入佛知見，明心見性了，並不是你拿了這一件衣鉢，就可以明心見性，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六祖大師躲在草堆裡面，惠明見到了衣鉢，他就去取衣鉢，可是去取的時候，「提掇不動」，這提掇不動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當惠明去拿衣鉢的時候，聽到六祖大師說：「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他原來是四品將軍，他可以放下

將軍的榮華富貴，去出家修行，可見他不是壞人，心也是滿清淨的，所以這麼一聽，他忽然覺得很慚愧，哎呀！沒錯啊！我為什麼來做這種事情呢？做這種破壞佛教、謗佛、法、僧的事情，好慚愧，所以提掇不動，另一說是說，當他去取衣鉢的時候，護法神保護著，所以他提掇不動，因此他產生了敬畏之心。所以他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行者！行者！」行者就是指帶髮修行的人，這時候六祖大師尚未出家，他只是一個在家居士，所以稱呼他為「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我不是來奪衣鉢的，我是來向你求法的，因為我知道你已經得法了，所以我是來向你求法的，菩薩是平等心教化眾生，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以六祖大師一定要出來教化眾生，一定是要為他說法的。「惠能遂出，盤坐石上」。六祖大師就走出來盤坐在石頭上。

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

惠明見了六祖大師，他就作禮，作禮就是行禮問訊，頂禮就是行跪拜禮，因為惠明法師他是出家人，六祖大師此時還是一個在家居士，所以他就用作禮來禮拜六祖大師，作禮之後他說：「望行者為我說法」。希望你這一位大修行人，能夠為我說法。

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

六祖大師就告訴他：你既然為法而來，那先屏息諸緣，屏息諸緣就是放下萬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這是很重要的關鍵，所以修行就是叫你放下萬緣，布施就是叫我們捨，捨的目的就是叫我們放下萬緣。布施先捨外財，捨去我們對外財的執著，有很多人布施，他希望得到將來的福報，放生，希望得到自己身體的健康，你想想看，他心怎麼能清淨呢？換句話來說，他的布施是增長我執與法執，他心怎麼能清淨呢？怎麼能斷煩惱呢？所以他修行了幾十年，妄想不斷、煩惱不斷，就是這樣子，這個就叫做揚湯止沸，不是

在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是什麼？布施先捨外財，就是叫你看破外面的境界，知道這一些是虛幻不實的，所以修學佛法一定要懂道理，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的道理，才能夠幫助你捨，幫助你看破放下，知道這一些外面的境界是虛幻不實，這個身子是五蘊聚合而成，是因為我們過去生中因為愛、取、有、十二因緣法，而招感這個身體，這個身子是虛幻不實。我們自己的本來面目，是自由自在、無障無礙，盡虛空、徧法界，沒有障礙，就我們這一念真心，是火不能燒、水不能淹、刀不能砍，不需要吃飯休息，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就是我們這一念靈明覺知的真性，由於你不守自性，往外攀緣，造作諸業，所以你才招感這四大為身，我們今天還執著這個身子不放，這不是顛倒上的顛倒嗎？所以你藉著捨外財，能夠看破外財，然後再捨內財，能為眾生犧牲奉獻，作牛作馬，能夠放下自己的身段。當你外財、內財都能捨了，你自己心念就能清淨下來了，由於外財內財的放下，你的心念也就自然清靜了，最後是捨妄念，到了你能夠捨妄念的時候，那叫做放下萬緣，也就是放下身心世界萬法，這個時候善知識為你輕輕點化，你就開悟了，所以六祖大師要惠明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

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經過良久，六祖大師觀機說法，見到惠明的心已經清淨了，這時六祖為惠明指出本來面目，告訴他：「不思善，不思惡，就在這個時候，那寂照的一心，歷歷孤明就是你惠明上座的本來面目」。這時候惠明比丘心很清淨，一念不生，就是那一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本心現前。他前來之時，心裏有想奪衣鉢的念頭，經歷了提掇不動，心生敬畏，所以心放下來，再經過屏息萬緣，勿生一念，這是一種禪定的功夫，這時候他心念已經止息了，只剩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一念心，沒有妄想、正念現前，這個時候六祖大師為他點出，你當下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着有、無兩邊，不思善、不思惡、不起分別、不生執

著的這一念清淨本心，這個就是你本來的面目。惠明比丘經過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六祖大師就在這正與麼時幫他點出本地風光，生命的原貌。當你不思善、不思惡，連不思也不思的時候，那就是你自己的本地風光，靈光獨耀，炯脫根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照不二，空靈不昧的那一念本心，就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

惠明直下返照自心，返照心源，言下大悟，原來我以前根塵所接觸的這一些宇宙萬相，就是這一念清淨本心變現出來的，當我現在不思善、不思惡，宇宙萬法清淨湛然，自心本寂，本來清淨，宇宙萬法本來也無相，就是因為我一念不覺，去攀緣外境，宇宙萬相都是依此而變現出來，就如同我們晚上做夢一樣，晚上的夢境就是依你的心而有的，如果沒有那個心，哪有那個夢？原來夢境裡面所有境界就是那一念心。所以諸位，我們根塵接觸時，所生起的種種相，離開你這一念心，甚麼也沒有，我們往往以為晚上做的才是夢，白天根塵接觸的不是夢，其實我們白天根塵接觸的這一些境界相，也是夢，這個夢的意思就是不可得，得不到啊，我們為什麼會生這麼多煩惱呢？不能知足，所以古德常告訴我們要知足常樂，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生活沒有問題，沒有衣食上的問題，我們真的要好好修行，如果我們還不能滿足這樣的環境，天患得患失，我們即使聽經、聞法、禮佛、拜懺，也談不上真正的修行，也不能開智慧，我們眼前的境界，也不過是個夢境，了不可得。所以我才勸大家，一定要透過靜坐，我們這念心很亂，先用數息也好，或用念佛也好，先置心一處，最後只剩下一個能念的我與我念的佛號，或是數息，至心能專一時，再把數息放下來，就剩下能見的觀智（心）及所見那一念清淨的心。推想一下，你就會明白，我就是那能見的心，會生出我愛、我貪、我慢、我癡，所看的那明明白白的心，會產生貪、嗔、癡、慢、疑、惡見，宇宙萬法。

你再把這能見、所見融合，就知道原來是這一念空靈本性，產生我執與法執的就是它，宇宙萬法就是它變現出來的，你就能悟到萬法惟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體空寂，靈明覺照。根塵接觸，不空如來藏能現一切境界，迷的時候就是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悟的時候，這個不空如來藏，所現的境界原來就是實相，一切境界離於有無，本自清淨寂滅，一下子就理解了。所以惠明就在那個時候，被六祖大師一點化，他看到這一念無相真心，我所有根塵接觸的一切相，都是它啊，所以言下大悟，悟本心就是悟這個，心體空寂，無相清淨，但是根塵接觸能生萬法，能變現法界，體用不二。

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

惠明接著又問，他雖然悟了這一念心，因為他在修行的過程中，他也有解、也有悟，上來就是從上以來，從佛陀傳法到現在，佛陀所示現的密語密意，密意就像佛陀拈花，示現佛性，密語就如同佛陀告訴迦葉尊者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我們看了這個，覺得好像我也懂這個意思，這密意也如六祖大師所說的：「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為什麼這是密意呢？如果修學佛法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你聽了這五首偈子，你覺得我了解這個意思，原來我的自性是清淨的、不動搖、盡虛空、徧法界，這樣我悟了。這樣有沒有悟？是信悟，不是證悟，趙州從諗問投子大同：「死中得活時如何？」投子答：「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問投子說：大死之人卻活過來是什麼呢？就是指一個人精進參學，參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食而不知其味，降伏那六識，不知不覺，懵懵懂懂，那個時候突然之間，一下悟了自性的人，這種人活過來了，他是怎麼樣呢？投子答：「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比如今晚告訴你：你明天早上一定要到達台中，但是晚上不能坐車，也不能走路，這樣你到得了嗎？開悟就是這樣，

直下會取，中間沒有任何轉折，絕對沒有依靠任何語言，所以古德常講：悟本無悟。這只是直下會取，不能再透過一個道理，覺得我懂了，原來自性是這樣，這就像圓覺經所說的離智境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直下承擔。密意就比如佛陀拈花，迦葉微笑，你問迦葉他為何微笑？他沒有道理可說，直下會取，如果他跟你講，佛陀藉著拈花展示佛性，你就想說原來是展示佛性，那就不是了，那不是真正的密意，密意指能夠藉著佛這樣的動作，你直下會取，是這樣子而已，中間悟本無悟，直下會取，悟無所得，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理解的道理，所以惠明又問：「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舉個禪宗公案來說明，有一位管刑法的官員陳君，年老辭職還鄉，為信佛因緣，途中參訪法演禪師，問道：「如何才能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法演禪師是有道高僧，但解釋問題時卻用豔詩回答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有一個小姐愛上鄰居的一位書生，有一次她走到院子，剛好書生也在院子外面，這位小姐為了要讓書生知道她也在這裡，可是又不能講，又不能叫他的名字，她就叫她的丫環說：小玉！小玉！她的目的不是叫小玉，是要讓檀郎知道我在這裡，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佛法就是這樣，佛講經四十九年，但是佛卻說祂沒講一個字，要大家認得聲，不要去執着經文的意義，這官員就說我了解了，法眼禪師說：你要好好推敲，你還不是真正了解。這個官員很高興，就禮拜而去了。這時候圓悟禪師就在旁邊，他就問法眼禪師：我聽到和尚剛才所舉的那一首詩，那位年輕官員他了解這個大意嗎？法演禪師就告訴圓悟：他只有認得聲而已。就好像我們在修學過程，我們現在都認得聲，我了解這個意思，只有認得聲。圓悟禪師就說：你剛才不是說，只要檀郎認得聲。這個官員已經認得聲了，和尚為什麼說他不懂呢？這時候法演禪師說：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就是藉這個緣，叫你直下會取，會取你這一念無住生心的體用。如果你無所住而生其心，它所起的作用，沒有一法不是。但是我這麼一講，大家也只認得聲，為什

麼？你不是直下會取，你只知道我無所住的這一念心的體用就是，結果你還是落入有所道理、有所解、有所悟的境界裡，並不是直下會取的境界，所以法演禪師說：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這時圓悟禪師有所悟處，當他走出去到外面的時候，看到一隻雞在欄杆上拍著翅膀鳴叫，他心裡想：不就是這個嗎？直下會取，原來如是，所以他馬上轉回去，寫了一首心得報告，給法演禪師印證，這一首偈子就是：「金雞香鎖錦繡幃，竺歌叢裏辭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法演禪師見後，大喜道：「此佛祖大事，非小根器所能造詣，我為你歡喜。」所以這密意絕對不是透過我解、我懂的道理，像我現在所說法義，大家都認得聲，但都不是實證。就像現在有的人也懂，但是奇怪？我為什麼沒有受用？因為沒有直接體會到真實的密意在什麼地方，你沒有直下會取，你是透過理解、解悟，一種文字相裡，不是真正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證量。所以惠明禪師就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

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六祖惠能回答：如果跟你說出來，就變成道理了，就變成解了，如果你能當下會取你這一念心，那一念心就是密。禪宗裡面常講的直下會取，如果你只有解悟，那個解還是一個執著。玄沙師備禪師與韋監軍吃水果時，韋監軍問他：「什麼是日用而不知呢？」玄沙順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對韋監軍說：「請吃！」韋監軍吃了果子後，又再問了一遍：「什麼是日用而不知呢？」。玄沙說：「這就是日用而不知。」我們在用他，你都不曉得，所以你不要透過什麼，直下會取這一念心，離有離無，清淨湛然，一無所得，哪裡還需要透過文字相呢？每一個人具足，當我們直下會取，離空離有，有無二相皆離，當下那一念心就是。所以我常講，這一念心是什麼？念本清淨，你如果在文字上講離有離無，大家可以想出來，離有離無是什麼境界？離有心離無心那是真心，大家都認得聲，大家都曉得。我們講無心，有要離，無也要離，這

什麼心？大家都呆住了，六祖大師說本來清淨，本不生滅，本不動搖，那個就是離有離無，本來如是的心，直下會取，不需要再透過文字的解，直下去感受這一念心。所以六祖大師云：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布袋和尚講了一首詩：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性處，祇這語聲是。如果你直下會取，知道在聽的這個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密在汝邊，就在你剎那之間抓到那一刻，看到你不生不滅、體用不二的本性，這時候惠明得到大受用，真正開悟了。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

他就跟六祖惠能大師報告，我雖然在黃梅跟著弘忍大師修學那麼多年，而且惠明也能夠看得破放得下，他能夠開悟，也有他的善因緣，放著四品將軍不做，而去出家，弘忍大師對新出家者，不論出生、身份，剛到寺院來，就先去挑水、劈柴、舂米，先從這裏做起，一位四品將軍，官位也不小，他寧願放棄榮華富貴去出家，他也是真的看得開、放得下，當然他緣具足了。經過這樣的修行，因緣成熟了，剎那間就開悟了。我常常勸大家，在家人一定要修六度，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就如同一顆種子淺埋地中，你不要去期待這一顆種子何時會開花結果，你只要注意適度的陽光、水分、肥料就好了，他就會一直成長，有一天不知不覺它就開花結果了。諸位，你只要真實修行，行六度，你不要想說我甚麼時候會開悟？我甚麼時候會斷煩惱？只管用功修行，待因緣成熟時突然有一天就證悟了。惠明也是這樣，他在弘忍大師座下精進修行，緣成熟了，遇到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他就開悟了。開悟以後他告訴六祖大師說：我以前在黃梅，實在是未省自己面目，我沒有明心見性，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由大師的點化，我終於看到自己的本地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一返照，密在汝邊，如果再有說我懂了，原來我自性是佛，那個

只認得聲，不是實證。有一位學僧，請示夾山善會禪師道：「從古以來，歷代祖師都立下言教訓示後人，禪師為什麼卻無言教？」善會云：「三年不吃飯，目前無飢人。」學僧：「既是無飢人，我為什麼沒有開悟？」善會云：「只為迷悟迷卻了你，請聽我偈：『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他就做了這個偈子，為什麼？他直下會取這一念真心，不假文字，不假所悟的理，直下會取。所以惠明稟告六祖大師云：「今行者即惠明師也。今日起您就是我的師父。」

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六祖大師說：不是不是！你相應到這個境界，這是你自己用功修行，長期受到弘忍大師的教導薰習，現在不過是因緣成熟，令你開悟了而已，我跟你都是同師黃梅，都是弘忍大師所教導的，我們是師兄弟，我不是你的老師。惠明就是六祖大師第一位度化的，度他明心見性。善自護持。你好好保住這一念無住真心，如果你打成一片，那就成就佛道了。

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

惠明比丘又問六祖大師說：我以後的法緣在什麼地方？請師父指示。六祖大師開悟以後，他有宿命通，六祖告訴惠明：「逢袁則止，遇蒙則居。」這個袁是指江西省袁州府，六祖大師告訴惠明：你到了江西省袁州府這個地方，就可以在那裡等待機緣，因緣聚會，到了江西袁州的蒙山，你就在那邊定居，在那裏弘法利生，你的法緣在那個地方。後來惠明比丘到蒙山的時候，遇到一個鬼，所以他就把這個鬼給度了，所以我們現在常講放蒙山，就是度鬼的意思。惠明比丘禮辭六祖大師，以後回到嶺下，剛好遇到這一群要奪衣鉢的人，也追到這個地方，因為他以前當將軍，孔武有力，所以跑得最快，所以他就跟這一些奪衣鉢的

人說：「向陟崔嵬，竟無蹤跡。」陟崔嵬就是帶砂石的小山丘，也就是前面的小沙丘，根本沒有人，我剛剛從那個地方走過來，你們不用去了，到其他地方去找，其實六祖大師就在那裡，這是方便妄語，幫助了六祖大師。「趁眾咸以為然。」大家都說我們的大師兄，都說不用上小山丘去找了，上面沒有人，所以大家也不再上山了，就到其他地方去找尋，所以六祖大師也就躲過這一難。

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

六祖大師後來又到了曹溪，這個在第六品的時候會講到，他後來又到曹溪寶林寺這個地方，但是被惡人放火燒山，要把六祖大師逼出來，還好六祖大師躲在石頭縫裡面，躲過一場浩劫，然後他躲藏在四會縣這個地方，跟著獵人隊生活。大家一定想不到，一個修行人，怎麼會跟獵人在一起生活呢？因為獵人的性情比較殘忍暴躁，所以人家怎麼也想不到，六祖怎麼可能會跟獵人隊生活在一起呢？這個地方最安全，所以他就跟獵人隊生活在一起，經過了十五年之久，六祖大師常常跟這一群獵人隨宜說法。根據他們的喜好、性向、根基，為他們開示佛法。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獵人看六祖大師，看起來像個修行人，常常跟他們講佛法，所以不忍心叫他做打獵的工作，你看獵山豬，都是血淋淋的，很殘忍。所以就叫他做守網的工作，一般守網就是抓一些鳥、山雞之類的，看起來不會那麼血淋淋。六祖大師在做守網工作的時候，如果看到這一些鳥類是活的，他就將牠們放走，如果是死了，那就帶回去，到了吃飯的時候，六祖大師就把菜寄者在肉鍋旁邊，六祖大師他是吃素的，他沒有吃肉，人家就問他說：你雖然沒有吃肉，可是你菜放在肉邊煮，不是吃到肉湯了嗎？六祖大師就說：「但喫肉邊菜。」我是吃肉邊菜，沒辦法，隨緣，我就吃肉邊菜吧，現在「肉邊菜」這個名稱，是六祖大師發明出來

的，當初他就是這麼講。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遜。」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六祖大師這麼一躲，就躲了十五年，所以他想，這個弘法利生的因緣也差不多成熟了，因為六祖大師明心見性，所以他一定能夠觀機，有神通的，他知道因緣成熟了，我不能繼續躲在山林裡面，所以六祖大師走出山林來，到了廣州法性寺。廣州法性寺，也就是現在的光孝寺，那個時候剛好遇到印宗法師在講大般涅槃經。

印宗法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師，印宗法師俗性就是姓印，江蘇省吳縣人，他出家以後，就專門研究大般涅槃經，在唐高宗那個時候，他也有一點名氣了，所以他到了唐高宗咸亨元年的時候，到達了北京，那時唐高宗就賜他大敬愛寺，供養他一座寺院，希望他能住持在北京這個地方。印宗法師自己覺得，他還沒有明心見性，所以他還須要繼續參學，他就到鄆州黃梅這個地方，來親近弘忍大師，後來隨順因緣，到了廣州法性寺，住持在這個寺院裡，就一直弘揚大般涅槃經，後來遇到六祖大師，他才真正地開悟，印宗法師他在唐玄宗先天二年入寂，也就是六祖大師圓寂後的第二年，他也圓寂了，享年八十七歲。假若沒有印宗大師的謙下之心，也就沒有六祖大師的成就，所以我想他們兩位過去生說不定是同修道友，互相約好，我們一起來做弘法利生的事情，我們為何稱印宗為大師呢？因為能夠像他這麼謙虛也非常不容易，他遇到六祖大師的時候已經是五十九歲了，多年弘揚大般涅槃經，可以說是一個講經多年的老法師，在那個地方已經相當有名望了，皇帝都賜一座寺院給他，他婉辭了，可見他心裏非常的謙虛，在他見了六祖大師，知道六祖大師是弘忍大師的傳人，雖然當時六祖尚未出家，印宗法師立刻行跪拜禮，與六祖大師深論涅槃經妙理之後，開悟見性，並禮拜六祖大師為師父，同時為六祖大師剃度。所以六祖大師可以說是一夜成名。

當時印宗大師已經有很多弟子了，他的徒弟們說，我們的師父就是六祖大師的徒弟，當然大家都去親近六祖大師，等於印宗大師把他多年打下來的基礎，一夜之間全都奉獻給六祖惠能大師，所以六祖大師才能在南方廣宏大乘佛法，得力於印宗大師的護持，印宗大師可說是功不可沒，所以古德常講，假若沒有印宗大師的謙下之心，也就沒有六祖大師的成就，可見印宗大師也不是普通人，一生專弘大般涅槃經。

涅槃經分為小乘涅槃經，與大乘的涅槃經，小乘的涅槃經，是把佛陀入涅槃，那個時候的情景及重要的開示，記載下來，勸勉大家依教奉行。而大乘的涅槃經，雖然說明佛陀示現涅槃，但是法身不滅，換一句話說，佛性常住，佛陀的涅槃只是示現而已，根本就沒有離開過我們，如同法華經所說，如果佛陀常在我們身邊，我們會覺得有靠山，而不肯精進修行，佛陀要入涅槃了，我們要趕快努力用功，否則佛陀入涅槃以後我就沒辦法請示佛陀了。那個時候大家就會用功精進，等到你精進到一個階段，佛陀又應化在你旁邊了，所以有很多精進的佛弟子，修行般若三昧，感佛現身說法，天臺宗智者大師，他看法華經，入法華三昧，見到靈山這一會還沒有散失，還聽佛陀說法，所以大乘涅槃經，說明佛陀雖然是示現涅槃，但是他沒有真正的入涅槃，這只是個示現而已，同時在大涅槃經裡面，講到了一闡提也有佛性，也就是斷滅一切善根的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涅槃經講的是非常了義的，講一闡提也可以成佛，東晉僧竺道生，當時他所看的是早期翻譯的「六卷泥洹經」，沒有講到一闡提可以成佛，他只是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道生看到這個地方，他覺得一闡提也可以成佛，他這個理論說出來以後，大家都說他是魔說，有違背佛經，甚至以戒律處分，將他逐出建業（南京），他就來到蘇州的虎丘山，越想心裏越不服，所以他只能對著石頭說法，說道：一闡提也有佛性，是不是也能成佛？你們說對不對？這時每一顆石頭都點頭認同。故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美談。後來大般涅槃經全部經文翻譯出來以後，經文上確實記載著一闡提也可以成佛，所以大

家對道生的見地，佩服的不得了，知道他是一個大善知識，所以涅槃經講的是至極了義。而涅槃經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曇無讖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這四十卷涅槃經，我們又稱為北本涅槃經，後來傳到南方以後，由僧慧嚴、慧觀以及謝靈運居士以此譯本為主，將他重新整理成三十六卷的涅槃經，我們稱之為南本涅槃經，其中的內容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品名章節重新分開整理，內容都是一樣的。這時候六祖大師到廣州法性寺的時候，剛好遇到印宗法師在講大般涅槃經。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

那個時候風吹動幡旗，古代講經沒有像我們現在發廣告，貼印刷品在各地讓大家了解，古代的寺院都建在山上，講經說法的時候，他們就把幡旗掛起來，山下的信徒，看到山上寺院掛起了幡旗，他們就知道晚上有講經，他們就會來聽經，因為那一天晚上有講涅槃經，所以法性寺就把幡旗升上來，而這個時候風吹幡旗，幡旗就隨風而飄，有一個出家人就說，這個是風動，風如果不動的話，幡旗怎麼會動呢？有一個出家人說這是幡動，風你看不到，怎麼可以說是風動呢？所以兩個人在那裏爭吵不已，六祖大師看他們在那邊爭吵不休，也就走過去告訴他們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而是你們的心在動。諸位，這個很重要，外面的境界，跟你有何相干呢？外面的境界是三心的相續相，虛幻不實，如旋火輪而實非有輪，是因緣所生法，無自性，你看風吹幡動，其實只是無數個當下，連續下來而形成一個幡動之相續相而已，這剎那剎那的相續相，被我們眼睛吸收了，而形成了三心的連續相，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它只不過是個假相而已。世間所有一切相，只是個假相，剎那過去的就不可得，你把剎那的相續相給吸收下來，一執著了以後，就有爭吵、議論了，所以這兩個出家人也是一樣，看到那個境界就去攀緣，一位攀

緣這個是風動，另一位出家人，他去攀緣幡動，就說那是幡動，所以兩人就爭吵起來了。諸位，幡動與風動，它只是一個自然界的現象而已，它是因緣生，自性空的東西，是三心的連續相而已，風動、幡動跟你有什麼關係呢？諸位，我們今日在這個世間煩惱不堪，並不是境界來干擾你，是自己去干擾境界、攀緣境界，如果你不去攀緣境界，境界隨他而去，它是剎那過去，了不可得，所以不是外面境界在動，都是我們自己的心在動。古代的出家人為何都住在高山上？從山腳下走到山上，就要走一兩個星期，你住在那個地方，叫你下山一趟，你都不想去，不僅要走上一、兩個禮拜，路又不好走。住在山上見不到山下的喧擾，山下很亂，他住在山上則天下太平，心裡沒事。所以凡夫知道越多，煩惱就越多，但是菩薩就不一樣，祂知道越多，智慧就越增長。當我們會攀緣、取捨、執著、分別的時候，最好知道跟自己相關的事情就好，你知道別人的是非，只是增長你自己的煩惱而已。因你會攀緣，就好像這兩位出家人一樣，風動、幡動跟他不相干，他卻在那個地方為了風動、幡動在那裏爭論不休，其實那個境界跟他了不相干，你說對不對？我們也是常常為了一些，跟我們了不相干的事情，在那裏爭得面紅耳赤。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境界是空寂的，它只不過是因緣生的自然現象，跟你了不相干，你起心攀緣，你就會生麻煩，如果你心不攀緣，你就會懂得欣賞，所以無事的人他會欣賞，有事的人，他會生煩惱，差別就在這個地方，所以六祖大師跟他們講：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你們的心在那裏起煩惱。」一眾駭然。」這兩位出家人一聽之後很驚訝，想不到這一點化就點到了心要處，他們就介紹六祖大師去見印宗法師。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

他們就引薦六祖大師去見印宗法師，說明這個人不得了，見地跟一班在家居士是不一樣。當時六祖大

師還是居士身，六祖大師見了印宗法師以後，兩人「徵詰奧義」，就是深談心地法門，見到六祖大師所講的道理，並不是依文解義的，都是從性中所流露，不落心意識的思維，隨問隨答。如果不是真正開悟的人，你跟他談論佛法，他還要想一下，落到心意識的分別，這種佛法不可靠，真正的佛法是隨問隨答，絕不落心意識，為什麼？自心本來具足一切佛法，一接觸就明白，無障無礙。是心性的流露，印宗法師見到六祖大師，稱性而談，隨問隨答，一點障礙都沒有，他馬上知道眼前這位行者，絕對不是普通人，所以就問六祖大師，行者定非常人，你這一位居士，一定不是普通人，我已經久聞黃梅的衣法，已經到我們南方來了，是不是就是您呢？您是不是就是六祖？六祖大師很客氣說：不敢！這一承認，宗於是行弟子禮，弟子禮就是行三跪拜禮，馬上頂禮六祖大師，當時六祖大師只是一位在家居士，同時深居山林，跟獵人住在一起，一定不是衣著堂皇，但是他知道六祖大師是祖師，馬上行弟子禮，你看他的內心有多謙下。「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然後召請大家來瞻仰達摩祖師所傳來的這一件衣鉢，請六祖大師請出衣鉢，讓大家供養禮拜。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大家瞻仰這一件衣鉢以後，印宗法師接著又問，「黃梅付囑，如何指授？」你是衣鉢的傳人，得到如來的正法眼藏，請問黃梅弘忍大師，他所傳的心地法門是如何指授呢？

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六祖惠能答云：黃梅指授即無，沒有什麼佛法可得，為什麼呢？我們自心本來具足無量智慧德相，但為什麼不能顯現呢？因為我們貪、嗔、癡、慢、妄想、執著、分別，而不能證得，所以只問見性，見了性，一切佛法在我們自心中本來具足。我把這個惟論見性，我做個比較容易理解的說法，讓大家來體會，惟論

見性，見性就是見到諸法的實性，我們現在執著有我，一有我，那就有外面的境界，就有我所有，所以能所相待，攀緣外境，生起了貪、嗔、癡、慢，而不知解萬法的事實真相，只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見性就是見到空寂的自性，原來我就是那一念真心而已，這一念真性是空寂的，是寂照的，是中道，不着有、無。像鏡子能夠顯現外面的境界，而不着有、無，不落相待能所，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即寂即照，即照即寂，寂照不二，體用一如。如果你入了這個境界，自心中無量的智慧德能就開顯出來了，一切通達，一切明白，一切不染，一切無礙，名四智菩提。所以我們一定要確實了解，外面境界是自己內心的境界，是自心中過去、現在、未來三心的連續相，本來空寂，不是真的，是自己內心的境界相顯現出來的。我們在這個世間上，雖然只有一個實相無相的世界，但是我們每一個人把這一個實相無相的世界，隨著眾生不同的分別執著，把他變成了無不相，所以我們把一個無相世界，變成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內心世界。所以有的人在這個世界裡面，雖然貧窮，卻活的很快樂。有的人在這個世界，雖然富有，卻覺得很痛苦。我舉一個例子做說明，比如說，同樣在一個家庭裡面，有幾個小孩，父母親相同，生活環境完全一樣，可是有的小孩在這個家庭裡面，過得很快樂，有的孩子則是天天哭哭啼啼，過的很難過。這一個家庭就比喻是一個實相，他是無相的，他是因緣和合的一個相，但是每一個小孩的內心境界，把它建立出快樂的家庭，或是痛苦的家庭，這個順或逆的境界，是從小孩心中之業力習氣變現出來的。有很多富家子弟，他的小孩還要翹家，離家出走，去做一些不良的事情，被人家抓到警察局了，他的家人來了，才知道他父親是好幾個公司的董事長，而他的小孩子活得很痛苦，警察問他：你在這個環境裡面，怎麼會痛苦呢？他說：我的家人叫我學鋼琴、學小提琴、補英文……吃飯強迫我吃雞腿、吃魚……，飯後還要吃水果……，我實在太痛苦了。你看！有這樣的痛苦的方法嗎？當他說給你聽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很痛苦嗎？所以諸位，這個境界是

空寂的，是沒有相的，相是自心建立出來的，你會覺得痛苦與否，是你自己心中建立出來的，你一定要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故六祖大師云：唯論見性？你能夠見到這個空寂的本性，我空寂，境界也空寂，了不可得。法華經云：「一切法從本以來，本自寂滅相。」他本來就是寂滅相的，為什麼不寂滅？你的心不寂滅，當你的心寂滅了，外面的境界也跟著寂滅了，那你的心為什麼不寂滅呢？因為你不了解事實真相，心往外攀緣，分別取捨，不知守本真心。所以大乘佛法在印度有兩支，一是中觀學派，一是瑜伽行派，中觀學派就是告訴你般若，一切法畢竟空，就如龍樹菩薩所說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是名中道義。所以一切法都是中道。中道實相離空離有，一切外面的境界，是離空離有的。瑜伽行派就是告訴你唯識，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的東西，你執著了，把它當成真的，當真以後，由於你內心八識配合五十一心所，你內心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相續不斷，內心的種子就像電影院內之膠卷一樣，一幕幕的把境界投射出來，就像夢境一般，了不可得，等到你放下來了以後就會見到，自心本來是寂滅的，是因為以前不了解事實真相，所以才把外面的境界當真，煩惱放不下。念佛法門起先是用壓的，但要生出離心，願棄娑婆，欣求極樂才能成功。古代鯀治水是用壓的，但是失敗了，最後輪到夏禹治水，他就一面用壓的，一面用疏導的，最後才把水治好，我們現在要這樣，一面用壓的，一面用智慧疏導，告訴你這一些萬法是空寂的，等到你知道是空，知道我是五蘊和合的一個假相，心念本寂，就是一個寂照的性，寂照性中，具恆沙妙德，自己不守這寂照的性而往外攀緣，產生了習氣慣性，一接觸就攀緣了，攀緣到最後也是一場夢，兩腿一伸什麼都得不到。究竟了解自己本寂，萬法本空，就是見這個，空寂的自性，就真正解脫了。為什麼要修學禪定解脫？不知道自己五蘊本空，不知道境界是虛幻不實的，那就要修禪定，才能得到解脫，因為你不了解事實真相。所以佛法的解脫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禪定，一種就是見性，了解事實真相。比如

一個人，他必須走過一個地方才能回到家，因為晚上，沒有燈，看到遠處有一個人影起伏，你就會想，這個地方有鬼，有的人他就不敢走，有的人走到那個地方，他就用衝過去。遇到有人告訴他：不用怕！你念觀音菩薩、念阿彌陀佛，你這樣一念就不怕了，這樣很自然的念佛號，沒有害怕了，心裏也不去想那個鬼影，那就得定了，所以就這樣很自然的走過去了，這是由定而得到解脫。另有一個人告訴他說：你怕那個啊？你不用怕！今天晚上我帶你走。他帶一隻超亮的手電筒，這樣帶著你走，他問你說：你說哪個地方在動？他用燈光一照，原來是一件丟棄的輕便雨衣被風吹走，掛在樹枝上，風一吹，飄來飄去，哪有什麼鬼，原來是自己嚇自己，好愚痴哦！燈光一照，你就明白解脫了。見性就是這個境界，究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佛門是以慧解脫為主，慧解脫你才會欣賞宇宙人生萬法，遊戲法界。見性慧解脫，了解事實真相，知道萬法皆空，了不可得。我常問大家：喜不喜歡看電影？喜歡嘛。有的人喜歡看偵探片。有的人喜歡看恐怖片……，電影是不是真的？都是假的，都是人編劇的，那你為什麼要看？看得那麼高興，都被他騙了，空的東西還去看，因為空你才會欣賞，如果是真的，怕都怕死了，因為空你才會欣賞，不空的話你會恐懼，你會害怕。所以諸位，當你了解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以後，你就懂得十法界一真莊嚴，一真莊嚴就是看電影，會欣賞，因為是空的，虛幻不實的，見性就讓你親證，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宇宙萬法的真相。所以佛法的解脫，是要叫你見性，究竟了達一切萬法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緣有，如夢幻虛假，是虛幻不實的東西，你就知道這是一個戲劇的人生，你該演什麼角色，你就會演得很像，做一行像一行，樂一行演得很像。如果你把它當真，就作一行怨一行，苦不堪言，差別就在這裡。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你就懂得欣賞宇宙人生萬法，因為你放下了，你一放下來，你智慧也通達，為什麼？自心本具，當你能放下萬法，不再有我執，對於外面的境界也放下來，那你就變成非常客觀，所以甚麼叫做圓滿的智慧，就是

絕對的客觀，到達絕對的客觀，一點都沒有成見的時候，那就是大道，一定要沒有我執跟法執才能做得到，稍稍有法執，你也不能做到絕對的客觀，稍稍有我執，也不能做到絕對的客觀，等到你所有的執著沒有了，你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那個自生自顯的見地就是絕對的客觀，那就是大道，你心裏就有智慧。所以惟論見性，叫你了解事實真相，你就得到解脫了，你如果不了解事實真相，你就要靠禪定來壓，用這樣得到定，而達到解脫，這樣的定是不懂得欣賞，沒有辦法做到活活潑潑，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唯有開智慧，才能真正做到活活潑潑，才能夠享受宇宙人生，所以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印宗法師又問：為什麼不論禪定解脫？當然一般修行都是依戒、定、慧，依禪定而得到解脫的，而禪宗就是直接了當，了解萬法的事實真相，開悟見性，見性成佛道。

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六祖大師說：這是相對之法，是一法，佛法不是相對待的，而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自性自生自顯，絕待的體用，有與無對，禪定與散亂對，解脫與纏縛對，所以，如果你感覺我已經證得解脫了，那你沒有真正的解脫，你被解脫纏住了，如果你覺得我已經證得清淨了，你還沒有真正的清淨，因為你被清淨纏縛住了，那個不清淨在那裏等著你，當你覺得我今天很清淨的時候，可能明天就不清淨了，因為二法相待而生。那你要怎樣才能得到安定，你今天也沒有清淨，也沒有不清淨，也沒有所謂的輕安，也沒有所謂的不輕安，那這叫做常了，沒有變化了，那就是你自己心性裡面的東西了，這才是真正佛法所需要的，而不是能得到一邊，所以佛法的成就是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你說我修行得到靜、得到解脫，那都不是究竟圓滿的，為什麼呢？因為你自性本來的東西，不可頭上安頭。譬如現在大家都在呼吸，可是卻沒有感覺自己

在呼吸，因為本有的，自然的。假使你感覺自己一直在呼吸，這表示你身體有毛病，或這裏空氣非常不好。所以你在一個自在的裡面，你沒有感覺的，如魚得水，而不知道水，所以二法是相對待的，我們現在是因為煩亂，被纏縛了，所以你要得到解脫，當你真正得到解脫了，那纏縛也沒有了，解脫也不存在，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我們學佛的人迷在五蘊六塵的境界，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目的就是叫你悟，悟實相，了解事實真相，而實相並不是因為你悟而有的，因為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它本來就是空寂的，是自己的業識，把它變成有了，所以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就是要我們悟這個空性，不是因為我們悟了以後，它才變成空寂，它本來就是空寂性的，是自己一念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把本來空寂的東西變成了有，所以我們才有六道生死輪迴，所以佛陀講經四十九年，最後令我們見性，悟諸法實相。

比如破銅爛鐵，喜歡收骨董的人，他視如珍寶，愛不釋手，但是我看它就是破銅爛鐵，那有甚麼好呢？如我們信佛的人，見到佛像，會生起恭敬心，頂禮禮拜。假若你把佛像送給信基督教的人，他就不歡喜。佛像他本來清淨，他不是名佛像，也不是不名佛像，是離於有無兩邊的，他是中道實相、清淨湛然，你心裡執著哪一邊，你就有那一邊的感覺，所以基督教的人他就不要，佛教的人就好喜歡，差別就在這裡。一切萬法，本來的面目就是這樣，就是中道，是清淨的。卻因你迷了，一念不覺，失去了這寂照的自性，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事實真相，最後你開悟了，不過是看到事實真相而已。事實真相從無始劫來就存在的，不是因為你悟了才變成實相。本來就是實相，是你迷，看錯了，現在悟了，看到事實真相，那還需不需要有悟呢？當你看到事實真相，迷悟都不可得，因為迷本來就沒有，所以萬法實相是永遠絕對存在的，沒有消失過。所以二法是虛幻的，二法是相對待的，定與亂，迷與悟，解脫與纏縛，這是二法，不是事實真相，

你悟了自性，體證自性中道，離一切相待能所，具恆沙妙德，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不落思維，自生自顯，那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佛法是不二之法。

所以唯論見性，悟中道自性，如鏡現像，不着有、無，不落兩邊，即體即用，絕對客觀，即是真理的化身。此時你隨順你的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名為任性逍遙，隨緣放曠，得大自在。天皇道悟禪師，他有一位傳法的弟子，名崇信禪師，崇信禪師跟著天皇道悟禪師多年，有一天他跟天皇道悟禪師說：我跟你說佛法，難道你沒看到嗎？龍潭崇信禪師疑惑的說：沒有啊！你什麼時候跟我說佛法？天皇道悟禪師說：有啊！你拿茶給我，我就接過來，你拿飯食給我，我也是接過來，吃完了以後就把餐具交還給你，你向我禮拜，我就跟你合掌，我不是天天在跟你說佛法嗎？，這個時候崇信禪師的緣成熟了，一聽，歡喜踴躍，直下會取。接著崇信禪師就問天皇道悟禪師說：「如何保任？」天皇道悟禪師就告訴他：「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心就是忌妒心、障礙心、煩惱心、貪、嗔、癡、慢種種這一些心，就是取捨分別心。你達到這樣的境界，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沒有得失心、取捨心，別無聖解。這個時候，貪、嗔、癡，戒、定、慧平等無二，貪、嗔、癡，戒、定、慧都是至善圓滿的佛法，所以佛教不是只有善的教育，叫做至善圓滿的教育，就是叫你明心見性，由中道自性中起用，一切法都是至善圓滿。貪、嗔、癡，戒、定、慧都是至善的教法，為教化不同根性的眾生，從自性中，自生自顯所流露出來的作用而已，這個妙用在你空寂的自性中，本來具足的，根塵接觸，就知道該怎麼做，該怎麼運用，這是佛法的不二之法。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印宗大師又問了：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呢？

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

六祖大師就以印宗大師所講的涅槃經為題，用涅槃經的內容來回答印宗大師的話。六祖大師為何知道涅槃經的內容呢？因為他以前聽過無盡藏比丘尼誦唸涅槃經，所以他就為無盡藏比丘尼解釋涅槃經的義理，這在第六品中會解釋。六祖大師不識字，所以不是他去讀涅槃經，是因為他聽無盡藏比丘尼誦念的，所以了解涅槃經的要義，因此六祖大師告訴印宗大師說：就好像法師你講大般涅槃經，經上說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性就是我們這一念無染的覺性，寂照之心、如如不動的心，是吾人生命的原貌，它時時刻刻都在六根門頭起作用，但由於凡夫攀緣外境一起作用，三細六麤就跟著生出來了，所以你念念見不到它，所以前面六祖大師說：汝若返照，密在汝邊。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所以修行唯明見佛性，隨順佛性，根塵接觸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即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鏡現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自生自顯，不落相對能所。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高貴德王菩薩是在涅槃經中其中的一品名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高貴德王菩薩請示佛陀，犯四重禁，四重禁就是殺、盜、淫、妄。這四種根本的禁戒，不管你有沒有受戒，你犯了都會傷害你的良知，你自己心中惡業的種子就會受到了薰習，會傷害性德是屬性戒，而酒戒是為防止酒後亂性而造業，屬遮戒，遮住我們，因為常常會因喝酒而造業。作五逆罪，五逆罪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這五個五逆罪，從下往上，是一個比一個重。殺母就比殺父重，以前阿奢世王害他父親，把父親關起來不

給飯吃，他的母親在自己身上塗了蜜，給他先生吃，阿奢世王知道了以後，要殺他的母親，大臣就說：我們從古以來到現在，只有聽過殺父親，沒有聽過殺母親，殺母親的罪重得不得了，他一聽才不敢做這個事情。五逆罪一層比一層重，殺阿羅漢又比殺母罪更重，因為你殺了一個人天聖者，出佛身血又比殺阿羅漢罪重，破和合僧團那個罪是最嚴重，因為會斷佛慧命的，所以它是一層一層加重的，這是五逆罪。

「及一闡提等」，一闡提就是斷滅一切善根，跟他講什麼因果、善法他都不相信，這就是一闡提，一闡提他絕對不信世間的善法，所以一闡提他無惡不作，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這是非常可怕的。

高貴德王菩薩問佛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善根指能產生諸善法之根本，而無貪、無嗔、無癡三者為善根之體，稱為三善根，反之貪、嗔、癡三毒又名三不善根，又信、進、念、定、慧五根亦可名五善根。善根與佛性是兩件事，善根歸善根，佛性歸佛性，善根有兩邊，有善有非善，佛性是至善圓滿的，就是你那一念如如不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真如心，由於我們不守自性，一念攀緣，雖有而不能顯現，如果你能夠萬緣放下，一念返照自性，那就在你自心中，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自己的。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善根有兩種不同類別：一者雖未見道，但已圓伏煩惱，不起貪、嗔、癡三毒之證得忍位以上之修行人，則善根不退，絕不墮三惡道。二者煩惱未伏，進進退退，如證「頂」位的行者，遇上了大惡緣，也會生起三毒造惡業，墮地獄，何況是我們薄地凡夫，一年學佛，佛在眼前，二年學佛，佛在大殿，三年學佛，佛在天邊。雖有善根，進進退退，忽有忽無，是名無常。而佛性你天天在使用它，只因為你攀緣外境，起心造作，生起了心浪，則佛性變名為八識五十一心所，而八識五十一心正是佛性被無明風吹起的心浪，全浪即水，故八識五十一

心所是生滅相續相，沒有實體，真正的實體就是佛性，故楞嚴經中，佛陀七次為阿難找心，都找不到，阿難反問道，那我豈不是無心，而我又是如此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這又是什麼，佛陀接着從十個方向來為阿難顯明佛性真常，令阿難悟自性法身。故知佛性真常，非世間常與無常之相待，只是凡夫起心攀緣，着相分別，而不能開顯自性的真實妙用，而當凡夫了悟空性，知一切萬法悉不可得，萬緣放下，一心空寂，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則佛性於自心中顯現其真實妙用，即四智菩提，無上妙道。故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知佛性非常非無常，凡夫着相時，則佛性顯現於六根，成烏天暗地生死輪迴。眾生離一切諸相時，則佛性顯現於六根門頭，則放光動地，三輪妙用普度眾生。是故佛性不斷。中道佛性離凡、聖、有、無、一切相待、兩邊，故名不二。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佛性是真理的化身至善圓滿，祂就是大道，你能放下萬緣，隨順你這一念真心，任性逍遙，隨緣放曠，所有的運作都是無上妙道，佛性這個大道就如同天，而天無心，我們的上天無心，但是對上天來講，不管是下雨、出太陽、颱風、地震釋放地中能量，免更大災難，對於天來講都叫天德，上天有好生之德，通通叫天德，為什麼？眾生的業感自招，沒有辦法，而上天確實有好生之德，你看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看起來好可憐，日本也覺得自己完蛋了，你看現在日本，全世界還是排名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還是這樣蓬勃發揚，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業報盡了以後，祂又給你生長。你看上天的這一種運作，祂含藏了好生之德在其中，所以天的運作不管是刮風也好、下雨也好、風和日麗也好、五穀豐收也好，通通都叫做天德，因為天無心，他隨著因緣自然任運，通通叫做天德，等到你自然到這個境界的時候，你才能跟大道、天德相應。真淨文禪師云：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天道。應用在臨時。莫言妙不妙。有無的心都離了，就是那一念、念本清淨、寂照不二的心，這真心的作用就是大道，

你應用在臨時，根塵接觸起作用的時候，莫言妙不妙，這意思就是直下會取，不要有感覺這是我自心的體用，不要再藉有功行的觀照，直下會取，密在汝邊，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它是任性逍遙自在的，至善圓滿的，隨緣不變的，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佛性我剛才已經講了，它在你這一念心中，它是寂照的，可是我們不寂照，我們念念往外攀緣，起心動念所以見不到它，它非常非無常，等到你直下會取，悟了這一念心，你就看到它原來從沒有離開過自己，是因為你現在攀緣有無，它不能顯現而已，佛性都在我們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但是你攀緣外境將他障住了，你何時能放下萬緣，不再攀緣，寂照之心就現前，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的這一念心現前，那個就是佛性，佛性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只是我們現在不能會取，見不到它而已，所以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它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無動無搖、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攀緣，離開一切取捨妄想，這一念真心就是佛性，可是我們不守這樣的本心，有什麼辦法呢？所以一定要了解萬法皆空，了不可得，學著放下自己的身心，放下自己的依報世界，放下了以後，佛性就現前，所以它是非常非無常，因為它是真常之道，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在禪宗裡有個公案，有一位茶陵郁這一位禪師，他有一天用騾子載著茶葉，要到市集裡面去賣，結果連人帶騾子掉到橋底下，經過這麼一驚，把他的執著放下，他當下見佛性，所以六祖大師在前面告訴我們，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就是這一念寂照的本心，就是我們不能返照，念念攀緣，而不得見。所以這個時候茶陵郁禪師一返照，這一念常住真心現前，他就做了一首偈子：「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如今我們的明珠，久被外面的習氣無明塵勞封鎖，被我法二執把它包裹住了，所以光不能生，所以你見山河萬朵，都是變成習氣、染污、取捨，分別。我們這一念心，同樣在起作用，而諸佛如來起作用，根塵接觸，他不會攀緣，他沒有煩惱，清淨解脫。所以諸佛如來這一念常住真心，在

祂的六根門頭就能夠放光動地，教化眾生，那我們有習氣、攀緣，被我法二執染著了，當你根塵一接觸，你不守本真心，第一個念頭想到，就是有什麼好處，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想到外面境界的好壞、美醜、是非、貴賤，那就生起貪、嗔、癡、慢、苦、樂、憂、喜、捨的煩惱，所以我們這一念被污染的常住真心，在六根門頭，就不是放光動地，而是烏天暗地。起作用的這一念心完全一樣，就是迷悟、染淨的因緣不同而已。故知佛性常住，因自己起心攀緣六塵境界，而不能顯現。所以禪宗大德，他要求修學禪宗的人，先把心安住一處，比如像參話頭，教他老實參話頭，如參一句念佛的是誰，而生起了疑情，然後集聚一切心意識的妄想、分別攝於這個疑情的念頭上此時壓伏六識分別，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還是能所相待的境界，這樣越凝越細，到了緣成熟的時候忽然之間身心脫落，能所雙亡，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也。這個靈明覺照的心現前，沒有取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當你這一念真心在你六根門頭顯用的時候，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這個時候，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跟你以前所見的境界不一樣，如古德所云：百草頭上祖師意。你見到諸法實相，脫黏解纏，證一真莊嚴。究竟了知一切萬法悉不可得，於一切境界中得大自在。就像看電影一樣，電影是空的，不是真有的，是編劇編出來的，但是有的人喜歡看悲劇片，有的人喜歡看恐怖片，有的人喜歡看戰爭片，當你喜歡看悲劇片的時候，你看那部電影會哭，哭得很傷心，但是那個哭就是一種享受，對不對？否則為何你要去看電影？看了之後哭得很難過，如果那個事情是真的話，你會不會享受？苦都苦死了，但是看電影看到那個悲劇，那就是一種哭的享受，哭本來是不好的，但是你知道它是不可得的境界，以一種遊玩的心態，看電影就是一種享受。你看恐怖片，如果是真的，嚇都嚇死了，哪還是享受？但是看恐怖片時，那一種緊張與恐怖，就是一種享受，電影院他為了加強宣導恐怖效果，他會特別叮嚀，千萬不能一個人來，要兩個人來，保證你嚇得尖叫，但是越恐怖

越有人想去欣賞。所以當你究竟通達一切萬境空有不二，不可得的時候，那個世間就變成一種享樂。當你透過修行，把你這一些無明習氣，把你這一些我執、法執去掉了以後，如同一個人從零度開始走，走了三百六十度，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你真正得到解脫了，沒有障礙了。你看佛經裡面，地藏王菩薩跪在釋迦牟尼佛面前，痛哭流涕，佛陀啊！這娑婆世界的眾生這麼苦，我發願，直到彌勒菩薩降生以前，我一定來承擔度化南閻浮提眾生的事情，所以在那裏痛哭流涕，我們一定覺得地藏菩薩一定很難過、很痛心，諸位，那一種難過、痛心，不是我們能理解的，那是空有不二，事理圓融，遊戲法界。就如同我們看電影看到悲劇片，我們也是難過，不是說那個難過不是難過，是真的難過，但是那種難過，與當你把他當真的那種難過不一樣，所以遊戲人間與當真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有我法二執的時候，這一種生活就非常的苦惱，等到你把我法二執習氣去掉以後，這個世界就是光明的，是彩色的，你在這個世間，就得到自在了。這一顆明珠，在我們有執著的心，你就見不到它，因此生了無量無邊的煩惱，等到你把這個執著破除了，照見山河萬朵，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這個時候你的心是寂照的，你沒有取捨得失的。

宗門另有一個公案是有一位枯木祖元禪師，他的工作就是剔燈，以前是燒煤油燈，燈心燒久了以後會變短，必須用針把燈心調高一點，他在禪堂裡面修行，心越凝越細，有一天他在挑燈芯的時候，突然之間身心世界放下來了，「返照自性，密在汝邊」，一下就見到這一念常住真心，所以他做了一首偈子：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剔起來的原來是火，你看在冒的火，火從哪裡來？從你的心現，所以悟的人，他見相就是見性，你的見性藉著火光現出來了，所以這個見是歷劫無明照破，可是我們念念去攀緣，你不返照自己的自性，你就看到外面的境界相，卻不知道外面的六塵境界相，

剛好是藉著這個緣，顯現自己的見性而已。我們不悟自性，攀緣境界，所以就見不到這一念常住真心。歸堂撞見聖僧，歸堂就是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就在這一念，一念悟的時候，這不就是我自己的見性嗎？這不是我自己的覺性嗎？幾乎當面蹉過！差一點點我又錯過了，這就是他見性的境界。所以我們這一念佛性，都在每個人心中放光動地，它沒有失掉，可是我們為什麼見不到他？因為我們一接觸境界，就迷了。所以我們根塵接觸，菩薩也根塵接觸，而菩薩根塵接觸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沒有取捨，歡歡喜喜，隨緣自在，我們根塵接觸，馬上起分別執著，然後生取捨心、貪嗔癡慢，差別就在這裡而已。所以住相生心就生凡夫心，離相生心，就生菩提心，就差這一點，我們什麼時候能離相，佛性就現前，但是離相不能存著有離相的念頭，離也沒有離的存在，自自然然而已，所以馬祖道一禪師云：平常心是道。可知這一念真心每個人都具足，可是我們現在迷而未失，必須假藉修行，把妄心越凝越細，凝到最後，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消歸自性，佛性就現前了，也就是待因緣成熟時，真心佛性就現前了，所以佛性非常非無常，機緣成熟，一悟即得。淨土法門也是如此，要你念一句佛號，後而功夫成片，到最後一心不亂，將這一句佛號，融入你的心性裡面，能所雙亡，境智雙泯，這一念寂照心就現前，這一念寂照之心，就是我們的佛性，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沒有能所對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這就是我們的常住真心。所以佛性從來就沒有離開我們，因為我們念念攀緣，取捨分別，見不到它如是而已，故知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佛陀昔在菩提樹下開悟時，驚嘆而語：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如果把妄想、分別、執著去除了，一切佛智、自然智，無師智通通現前。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我們這一念攀緣心放下，就是佛性了，所以佛性非常非無常，就在你放放不下而已，放下了它就現前，放不下，你就見不到它，而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只是我們現在狂心不歇，見不到它而已。是

故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這個就是不二的意思，它不是有無、兩邊、相待、能所，是故名為不二。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善惡是世間法，善與不善是相對待，如八正道就是善，把八正道反過來就是不善，我們所修的五戒十善，這是善，反過來就是惡，這大家都曉得，這種善惡都是世間相對待的相，我們修行一定要從這個地方下手，從斷惡修善，在四正勤裡面說的很清楚，「已生惡念令滅除，未生惡念令不生」「已生善念令增長，未生善念令速生」。大般涅槃經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所以修行入門先從這個相對待而修，修到最後純善無惡了，起心動念皆是善，這個時候沒有一法不是善法，為什麼呢？因為你起心動念皆是善。所以俗話常講，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如果是一個真正的大善人，你看他似乎是做一件壞事情，但是他起心動念都是為大家利益著想，自己一點私心都沒有。就像父母親教化自己的子女，會罵他打他，雖然這是行惡法，但是這個心是善的，變成善法了。如果是邪人行正法呢？那正法也變成邪了，當你心自私自利，所做之事皆是為自己著想，即使所做所為，像是好事，好事也變成壞事了，如政客為了選舉，沽名釣譽而舉辦公益事業，或為逃避所得稅而成立財團法人公益事業，此皆是善中有惡，非是真善。所以世間一切善惡之法，都存在您一念心中。一般沒有修行的人，一定是惡多於善，因為自私自利，用自私心與人相處，那當然是惡多，如果你懂得修行，知道一切事情都有因果，「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就像了凡四訓基金會，印了很多因果感應故事，告訴人家怎麼改造自己的命運，所以現在很多人肯布施行善，但是還是落在兩端當中，因為他希望將來有好報，都不是達到至善的境界。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就是最殊勝的大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開發自己的真如本性的性德，在親民就是幫助眾生、

利益眾生，在止於至善，達到全部都是善的，到了至善的時候，一切法都變成善法。西土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教四祖優波鞠多尊者修行，首先要他找一些黑色及白色的小石頭，如果起個善念，右邊放個白色的小石頭，若起惡念，左邊放個黑色的小石頭，剛開始一定是左邊黑色的石頭多，然後藉著修行斷惡修善，右邊白色的小石頭越來越多，到最後全都是右邊的小白石子，此時起心動念全都是純善無惡時，就去告訴他師父商那和修尊者：他師父為他講解四聖諦，優波鞠多尊者當下就開悟證果。

所以修行一定是先從以善去惡，等到你的心行全部都是善的時候，你的性德就開顯出來，我們世間的善惡是相對待，有能所與得失，佛性是沒有相對，能所，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無所依止，寂而常用，用而常寂。祂自生自顯的妙用是至善圓滿的，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叫做性德，性德必須藉著修德把無明習氣除掉才能顯發。所以必須，藉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清除掉我們無始劫來的染習，才能把我們性德開顯出來，等到你性德顯現出來的時候，性德裡面無論什麼都是至善圓滿的，是真理，是無上妙道。喻如天下雨、颱風、出太陽、地震、風和日麗，通通都叫做天德，因為天無私心，所以通通稱為天德，所以俗云：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國人講天理，就是告訴我們天理是大公無私，至善圓滿的，我們佛性的性德也是這樣，至善圓滿的，一點缺陷都沒有，當你藉著斷惡修善，修到性德開顯之時，貪、嗔、癡即成戒、定、慧，你沒有私心，所以貪、嗔、癡與戒、定、慧是平等不二，都是教化眾生的佛法。眾生應以何種方法得度，就用適合於他的方法教化，如此而已。所以金剛經說一切法都是佛法。怎麼才能做到呢？你見性就是，因為性德是至善圓滿，淨空法師說：佛教是至善圓滿的教育，為什麼叫至善圓滿的教育？他不叫善的教育，因為善惡是兩端的，到了至善圓滿的時候，你做什麼，世間人看不見得是善，如丹霞禪師劈佛，南泉禪師斬貓，他的心行是跟大道相應，他的心顯現出來的妙用是至善圓滿，一點缺陷都沒有，

什麼叫做至善圓滿？就是一點缺陷都沒有，那就是你真如本性中所具足的德行，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這個不二就是無所依止的本心所顯現出來，體用不二的大道，當你證得佛性以後，你全體身心所做所為就變成了真理的化身，所以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

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蘊是指五蘊，色、受、想、行、識。「色」有內色與外色，內色指四大身體，外色指依報山河大地。受、想、行、識是心法，「受」是領納外境，「想」是了別外境，「行」是遷流造作，「識」是業識。「界」是指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此皆是我及我所，能所相待，取捨分別，是故凡夫所見為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是能所相待之二法。本來這個世間是事理不二，宇宙萬法是性相一如的，就像一個大湖面，它顯現空中的倒影，湖面的倒影就是湖面的水，湖面的水影就是空中的倒影，本來真如法性就是這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像鏡子照外面的境界，鏡子的照就是鏡子裡的影像，體用不二，沒有能所，但是你不守這一念常住真心，不守這一念自性，所以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本來是寂照不二、性相一如的，這麼一生起能所相待，越迷越深，那就有了色陰。色陰就包括色、聲、香、味、觸，這五塵的境界，五塵境界本來是寂照的境界，因不守寂照的本心，一念心動往外攀緣，越迷越深，所以你就見到了色、聲、香、味、觸，色法是第一妄，本來只是一念常住真心，沒有眼、耳、鼻、舌、身、意。而見、聞、嗅、嘗、覺、知是自己的一念常住真心，但因不守自性，從一念真心變成六個妄，六種作用，既然有六種作用，所以眼、耳、鼻、舌、身就去攀緣前面的第一重妄，色、聲、香、味、觸，這樣就有了感受，生起了第二重妄，就有了受陰。有了受陰就會有感受，分別好壞，落在兩端裡面，所以就有了想陰，想陰就是了別，想陰就是第三重妄。一有了了別以後，就有了行陰，行陰就有了遷流造作，思維這個好、這個壞、這個美、這個醜、

這個我喜歡、這個我討厭。然後就有了行陰的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指揮你身、口、意去造作諸業。一造了業就有了識陰，就有業識的種子。有了識陰以後，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相續不斷，你就看到外面的境界，變成能所對待。本來是絕對的，性相不二、寂照不二，就像鏡子照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沒有取捨得失，由於這五重妄，就有了分別、妄想、取捨、得失，在我們凡夫就看到二，有能所相待了。又如同夢境，全夢即心，睡時如凡夫迷時見二，醒來時如凡夫破迷開悟，見夢境唯是一心，其性無二。故楞嚴經會四科即真，圓彰七大即性，就是說明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這四科全體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而且組成這四科的基本材料七大，地、水、火、風、空、根、識，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故知十法界即一真法界，法界即真如。是故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界就是指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由於有了業識，也就有了習氣的種子，於根塵接觸，五根接觸五塵境界時，於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剎那相續，你內心裡面的種子就像電影的膠捲一樣，不斷播放出來，如果你造的是善的業，膠捲投射出的影像，就讓你看到殊勝的境界，如果是造惡業，這膠捲就是惡的膠捲，八識田中惡業習氣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如同膠捲一片接一片，叫你看到惡的境界。自心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念念生滅的相續，見到外面境界，有好、壞、美、醜，就變成我們的識心，這一種取捨對待之相就生出來，外面的境界本來無相，所以實相無相，因緣有自性空，但是你內心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你內心的業識變成了有相，所以當你根塵接觸，見到外面的境界，那個境界不是外面本有的，是你的識心變現出來的，萬法唯識，所以凡夫就用識心見到外面的境界，其實所見的正是你自心中的境界顯現，凡夫不知事實真相，執外境為實，故有內身心、外世界，智者了解事實真相，知道內身心、

外世界，皆是自己識心所變現我們是活在自心世界，而非外實有世界，外面的世界，正是你自心分別自心相。故云：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無二之性即是無所依止，無所染着的本心，當我們心中沒有我，也沒有無我，沒有我所，也沒有離我所，沒有有無兩邊，也沒有離有無兩邊，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也沒有離過去、現在、未來，正與麼時，一念返照，直下會取此離一切相待能所之本心即是佛性，亦名正念真如，又名涅槃妙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亦是馬祖道一禪師所說的平常心。馬祖禪師開示：「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憎愛、無斷常、無凡聖，是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故知，道就是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的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有如鏡之照，體用不二，一切境界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無所分別、取捨。故云：「至人之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不着有、無，不住分別」，此不着有、無兩邊，不住分別、取捨的無所住心，即是不二之心，即是佛性。

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

六祖大師以涅槃經中高貴德王菩薩品，所述的佛性妙理，來為印宗法師，解說佛法是不二之法，印宗法師聽了以後契入法性，開悟了，這一念常住真心、寂照之性現前，原來自心本來寂照，就是因為凡夫內執身心為我，外執世界為實，攀緣六塵，妄起分別，其實一切境界，只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除不二之中道自性以外，實在無有一法可得。所以在這世間，就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分別、執著，我們就被纏縛住了，若沒有執著，眼見色，耳聞聲，這麼自在，沒有煩惱，就是這分別執著心，把我們自己搞得這麼煩惱

不堪。所以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某甲講經就是指他自己，所講的經就好像瓦礫一樣，不值錢。「仁者論義，猶如真金」。仁者是指六祖大師，談論深奧的妙理，就好像真金一樣寶貴。「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印宗大師為六祖大師剃度，剃度完了以後，馬上拜六祖大師為師父。所以六祖大師一夜成名，因為印宗法師那時已經五十九歲，是一位弘揚大乘經典多年的老法師了，古代五十幾歲就是老人家了。印宗法師都拜六祖大師為師父，等於他將所有的弟子在一天之內，全部禮拜六祖大師為師公，所以六祖大師一夜成名，可知印宗法師對發揚光大禪宗的貢獻，功不可沒。

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六祖大師在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這菩提樹下有一個公案，相傳在南北朝劉宋（西元四二〇至四七七年為劉裕所創）時代，也就是在西元四百二十年那個時候，印度有一位出家人，名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就是四卷楞伽經的譯者，他來中國的時候，經過廣州法性寺原來的地方，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就在這個地方建一個堂，同時立一個碑，預言以後有一位肉身菩薩，在這個地方受戒。而到了梁朝天監元年，也就在西元502年，經過了八十幾年，印度又有一位名智藥三藏法師的出家人，他也是航海來到中國，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將他從印度帶來的一棵菩提樹，種在這座堂的旁邊，而且預言170年以後，有一位肉身菩薩在這一棵菩提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法旨。後來六祖大師果然就在這棵菩提樹下開演上乘，印證了前面的預言。「開東山法門」，東山法門就是指達摩祖師所傳的法門，因為東山是在湖北省蘄州黃梅山東側，他的東峰叫做東山，四祖道信大師在這個地方安居，五祖弘忍大師將這個地方擴建為叢林，因為都在東山，所以這個法門又叫做東山法門，東山法門就是指達摩祖師所傳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心地法門。

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

六祖大師為什麼要介紹生平的艱苦，及辛苦得法，歷經滄桑，性命不保，猶如懸絲，希望大家體會到這個法會非常殊勝，要大家能夠了解這心地法門，是無上之大乘佛法，如果不是你過去生累生累劫的福德因緣，實在是好不容易聽聞得到，這也是你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才能得聞如是至高無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圓頓妙法，而這正是成就無上佛道之殊勝的因緣。

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

教是先聖所傳，我們常講禪是佛心，教是佛的語言，戒是佛的行為，以佛心而說佛的語言，我們今天不能體悟到佛的心法，我們必須藉著教而悟宗，常常薰習佛所開示的教理，然後將佛陀的教導應用在生活，藉修德顯性德，就如同我們身上沒有香，可是一個人身上有香，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久而久之，你身上也會有香氣。所以我們必須藉著佛語而悟佛心。所以「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經教是佛陀所傳下來的，不是六祖大師所創的。古代很多禪師開悟了以後，深入經藏，一見經文，就明白經教的真實義，於是把佛所說的經藏中的妙理，歸結出一條修學佛法的門路，就如同賢首宗的祖師杜順和尚，他也是一位禪師，開悟了以後，他以華嚴經大乘圓教的思想，創立了賢首宗，依這樣的教理修行，而能夠入佛知見。天台宗祖師智者大師也是如此，他是依法華經妙理，而創立了天台宗的教理，依此修行而證佛果，智者大師也是一位禪師，都是明心見性以後，再深入經藏，從經藏中整理出一條修行門徑，教導大家一門深入，所以修行必須一門深入，就是這個道理。故楞嚴經云：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修學佛法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最重要是把我們心裡煩惱習氣

洗乾淨，所以凡夫的心與諸佛如來的心，差別就在染淨的不同，我們心裡有染污，被什麼染污了？被我、法二執染污了，被貪、嗔、癡、慢、疑、惡見染污了，你把貪、嗔、癡、慢、疑、惡見清除掉了，你就證成阿羅漢，你這個身子變成羅漢身，你再把一念不覺生三細的三細相去掉，微細的能見相、所見相的這一念心除掉了，你就成佛了，所以佛心每個人具足，就是你的煩惱習氣，貪、嗔、癡、慢、疑、惡見，跟那一念不覺生三細的心把祂障住了，如是而已。所以佛說一切法，就是破你一切妄想、分別、執著心，你把這一些妄想、分別、執著通通去掉了，佛也就無法可說。是故經云：兩佛相見，即無言說。佛見到菩薩，能夠為他說法，可是佛與佛相見，大家彼此問好而已，無法可說。相同的心，相同的見解，見地、思想、看法完全一致，所以佛佛道同。每尊佛相貌也完全一樣，相隨心轉，佛心圓滿，所以相貌也完全相同。我們為何每一個人的相都不一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不同，各有各的煩惱、習氣，所以相貌也就不同了。所以修行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每個人先須把心中的煩惱去除乾淨，「聞了各自除疑」，心清淨，聞法自然能破迷開悟，如先世聖人無別。所以凡聖之不同，只是自心迷悟，染淨之不同而已。心迷則着相起分別、執着，污染自心，則名為凡，心悟則離相、無染，心清淨，則名為聖，故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你心的煩惱去除了，把見思二惑去除了，把根本無明也去除了，你就成佛了，佛心是由心作，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迷的時候見不到佛，悟的時候，你不見佛都難，迷的時候，見佛好難喔，你一悟的時候，什麼是佛？自心是佛，自心你找不到，祂在哪裡看到呢？如果你悟的話，相就是性的顯，所以你眼見色，色就是佛性，耳聞聲，聲就是佛性，哪一法都是不二法門，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全水即波，全波即水，所以你悟自性以後，雖然找不到自性的體，但是見、聞、嗅、嚐、覺、知，無一不是祂的顯現。這個時候色、聲、香、味、觸、法，一轉就變成佛性，所以我才說，眾生的性跟外面的境是同樣一個性，

性相是一樣，所以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處處見佛，眼見色，色相就是佛，為什麼？你的性體顯，耳聞聲，聲相就是佛，你一嚐味，味相就是佛，全都是佛性顯出來的，所以處處見佛，布袋和尚說：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你不悟這一念心，你只好去看外面的三十二相的應化身的佛，你悟了這一念心，處處都見到他的顯現、妙用，所以佛見一切有情無情，全都是如來，故經云：有情無情同圓種智。

師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這是如來藏是如來的寶藏，我們的心體雖然是空寂了不可得，但是它遇到境界，了了分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我們現在根塵一接觸便起心攀緣，所以把如來藏變成我們的分別識心，變成染污識了，所以染污的識心，就是我們這八識，如果你不染污這個識心，他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差別就在你攀緣與不攀緣而已。而我們這一念真心他不假修行，自然了解，具四智菩提，不需要人家教你，一接觸就明白，也就知道該怎麼做，怎麼回應。為什麼？因為本有的真心，也就是如來的寶藏嘛，從本有如來藏心裡面流露出來的智慧，名為菩提般若之智。我們每個人都有，但是我們不能守本真心，一接觸境界，立即起心攀緣，變成六意識的分別妄想。若能接觸境界，不起起心攀緣，了了分明，隨順清淨無染心，根塵接觸的緣，自生自顯，和光同塵，幫助眾生的妙用，名無為法，亦名菩提般若之智。「法」都一樣，就在你那一念攀不攀緣。不攀緣，根塵接觸，沒有一件事不是菩提般若之智，一攀緣全都變成識心的分別。所以外面的境界沒有毛病，病就在我們自己。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每個人都具足，只緣心迷，內執身見為我，外執境界為實，看不破，放不下，不能自悟，更無法直下會取這一念菩提自性。「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需要有人為你點破，告訴你這一念

無所住的心是真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不要心外求法，心外見佛，即使你所見到的三十二相佛，也是應化身佛，不是真佛。就如臨濟義玄禪師示眾，他說：諸仁者，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汝欲識佛祖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由汝自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禪，與佛祖大遠在。（臨濟云：大凡學人，先要明悟自己真正見解，若悟得自己見解，就不被生死所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而殊勝自備。然今不得者，病在不自信取。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世境，滯惑積業。諸仁者，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汝欲識佛祖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由汝自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禪，與佛祖大遠在）。我們都拼命在經教文字中想要去見性，但是見不到啊！臨濟義玄禪師他說：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想認得祖師嗎？你現在聽法，聽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這個就是。你現在所聽到的這些法語，也正是你的自性顯，沒有自性根本不能顯那法語的聲音，也不能知法語的玄義。你知道那聲音及聲音的內容就是你自性顯，所以為何說念念返聞自性，知道它就是自己的性體，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是一不是二，你這樣常常守本真心，到最後能所不二，了了分明，那就契入了。了義經典常常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就覺得很納悶，看就看得很清楚，怎麼會視而不見，聽都聽得很清楚，怎麼是聽而不聞。視與聽就如同一面鏡子，顯萬境，也就如同水面顯空中倒影，照得清清楚楚，心不攀緣，而沒有能所、相待，一切境界都是自心顯現，全相即性，全性即相，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空有不二，空有同時，也就是前面所講的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的道理。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大善知識，指明心見性的大修行人，如俗云：欲明山下路，須問過來人，故須假大善知識，契機契理的示導見性。而自性都在每個人心中，你什麼時候放下即得，非常非無常。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

智人就是指明心見性的人，愚人就是迷執世間萬法，看不破放不下，煩惱一大堆的凡夫。愚人、智人佛性都一樣，智者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心中放下萬緣，清淨湛然，寂照的心現前，凡夫心不清淨，念念攀緣，所以心生種種煩惱不生智慧，差別就在這裡而已，而佛性都一樣平等。舉日光為喻，諸佛如來的太陽，底下的雲霧已經清除了，所以大地一片光明，照的萬物都是清淨光明相，我們這一顆太陽也在我們心中，但是它沒有烏雲擋住，所以照出渾渾沌沌相，太陽就是你寂照的本心，凡聖不二，一點都沒欠缺，但是聖人沒有烏雲遮住，而我們有雲翳，這雲翳就比如我執與法執，也就是我們的貪、嗔、癡、慢、疑、惡見，及一念不覺所生的三細相。無明業相、能見相、所見相，被這雲霧擋住而已，若能把貪、嗔、癡、慢、疑、惡見去掉了，再將能見相與所見相消泯了，佛性本無差別，我們每個人具足，自心本具的功德妙用就現前。「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這是大智慧渡彼岸，也就是心法，我們學習佛法所追求的就是這個，不是追求神通感應，是追求大智慧，一切通達明白，就沒有罣礙，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多麼自在啊。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底下就是六祖大師要為大家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在六祖大師那個時代很多修行人，把心靠在『摩訶般若波羅蜜』這一句話上，就如同現在的淨土法門，把心靠在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聖號上，南無就是皈依，

阿就是無，彌陀就是量，佛陀就是覺，皈依無量覺悟，所以你根塵接觸，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這是你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可是如果你不做如是觀，一接觸境界就迷了、就染了，就生起邪思邪見，迷惑造業顛倒，就如同六祖大師告訴我們，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不能起觀照，所以你要口念心行，這樣子對自己才有益處，否則你煩惱不能伏，迷惑造業，喊破喉嚨也枉然。所以我常常勸大家，平時要把這個心靠在一句佛號上，如果你根塵接觸可以伏得住，而不生煩惱，那就隨順你這念佛心，念念不間斷。降不住了，心已經起煩惱了，就要用萬法皆空，或者是唯識，或者是因果，或者是菩薩在考試，或者是我業障深重，一定要懺悔，用各種方法，止觀並運，去除煩惱，令心清淨。當時世人終日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卻不知如何修行。摩訶般若波羅蜜漢譯大智慧渡彼岸，什麼叫大智慧？知道這境界是虛妄的，離空離有，離相就生智慧，離相就渡彼岸，著相就是此岸，所以要口念心起觀照，「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自性般若從哪裡生出來呢？就是從自己的清淨無染心所生，所以修行一定要修清淨心。大家要明白菩提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心，簡稱為菩提心，菩提心中具有三種內含，一是清淨心。二是平等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直心、深心。直心、深心亦名清淨心、平等心。第三種是大慈悲心。如果你只有修清淨心、平等心，你所證得的般若，是共般若，是共二乘，你一定要加上大慈大悲心，這個一證得，就是不共般若，菩薩摩訶薩所證的甚深般若。因為大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首，若只修學清淨心，平等心能得正覺位，能解脫見思煩惱，如果你再以大慈悲心來修清淨平等的這一念心，那這一念真心所顯現出來的妙用，那就是不共般若，那是諸佛如來所證得的境界，所以菩提心有這三種心，所以我們要知道，自性般若都是在真心中俱足，不假外學，故真淨土禪師開示：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天道，應用在臨時，莫言妙不妙。無一切心，有心無了，無心也無了，有無二心皆無了，那是什麼境界呢？本來清淨，覓心了不可得。本自清淨，

是本來的東西，而不是以無去有，或者是以中去無，它是本自如是，法爾如是。從本自清淨的心，於根塵接觸時，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麼做，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之思量，這就是我們自性般若。修行人念佛號也好，或者是念這一句摩訶般若波羅蜜，目的就是降伏其心，心降伏了，然後打成一片，連降伏也不需要了，恢復你自己的自性清淨心，那你就證得自性般若，因為自心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果不做如是修，你只是念，而不知道降伏其心。只是念，往外求，希望這樣念能夠得到加持、感應，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所以你心不能降伏，內心都是煩惱妄想，如何能顯現出你自性本具的真實智慧呢？所以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你打妄想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天天想的都是我想要的得到什麼？我會得到什麼？……如果你天天這樣想，你只是在凡夫四相裡面，執著你這一個五蘊法是真的，既然執著你這一個五蘊法是真的，那你絕對不能看得破，放得下，那你怎麼又能與清淨相應呢？所以你要把執著五蘊法的心放下，看淡、然後你內心慢慢越修越清淨，越修越解脫，先有這樣清淨、解脫的覺受，當你越深入的時候，清淨、解脫就入你心性裡面，慢慢就沒感覺而證得心安了。所以修行要領一定是降伏其心，把我們的分別心、計較心、執著心、妄想心……種種之心，藉著止觀的方法，先把我們的煩惱妄想伏住，然後到了你不伏而伏，就慢慢契入實相境界，見到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了。實相並非從眼前以外找到實相，是你什麼時候把你的執著、分別、妄想心、貪、嗔、癡、慢心放下來了，那實相境界就現前，你不用此修，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因為你是心外求法。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善知識！六祖大師稱呼大眾為善知識，如同佛陀稱大眾為善男子、善女人。『摩

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這一句話是印度話，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摩訶這兩個字的意義是大，般若是智慧，我們又譯為妙智慧，為何不直接翻成智慧呢？因為怕我們把現在這一種識心，將識智辨聰當成是智慧，識智辨聰這種智慧，是從六意識分別心中，經過你審慮、思惟以後，才顯現出來的作用，這裡面充滿了我們自己的成見，也就是有我執與法執，般若智慧就是你離了第六識的分別，第七識的執著，離心、意、識以後，從你的真如本性、清淨心中所顯現出來的見地，所以這一種大智慧是絕對的客觀，這裡面沒有我執與法執，所以沒有加任何一絲成見，把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顯現出來，所以大智慧是我們真心裏面自然的流露，而識智辨聰，是透過領納外塵以後，經過六意識的思量、分別、取捨以後，才顯現出來的，所以這個差別很大的。經過心、意、識思量分別而顯現出來的作用，這個就是生死，為什麼？有我執、取捨、貪、嗔、癡、慢，而從你真心裏面顯現出來，是清淨無染的，是大道、妙道，此須直下會取，此一念無所染的本心。所以般若這兩個字就保持他原文的意義不翻，就是怕大家誤會，以為思量分別這就是智慧，且自己還以為很有智慧，目前我們的智慧是煩惱，不是真智慧。當你從無染的真心裡面流露出來的見地，那就是般若，波羅蜜是渡彼岸，也名至極圓滿的智慧。所以真正至極圓滿的智慧，是每一個人的真心本具，就是我們不着有、無、兩邊，離一切相，寂照的本心中所含藏的智慧，故亦名如來藏。但是由於我們不守這一念真心，攀緣外境，這一攀緣就落在六意識裡面，非般若波羅蜜。這一句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這是你要用心觀照，外不取相，內不動心，乃能證得。怎麼觀照呢？你要知道這因緣所生法，當體即是空，無有自性。舍利弗有一次看到馬勝比丘遠遠走過來，見到他相貌威儀具足，令人肅然起敬。他就去請教馬勝比丘，問道：你的師父是誰呢？竟能調教出如此威儀具足，真令人敬佩。馬勝比丘說：我師父就是釋迦牟尼佛。舍利弗又問說：佛陀平時都如何開示呢？馬勝比丘說：「諸

法因緣生，諸法從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一切萬法是因緣所生，因緣所滅，緣生緣滅，龍樹菩薩把這意義分析得更清楚，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是名中道義。」我們根塵接觸的這一些假相，都是因緣聚合而有的假象，外塵的境界，外面器世間的相，他是一合相，比如像桌子椅子，他也只不過是木塊加上人工去釘起來的，雖然他有桌子的假相現前，但是生就是不生，為什麼？它緣滅的時候，桌子板塊離開的時候，它就變成木頭了，宇宙之間，事實上是沒有桌子這個東西，它只是各種因緣湊合在一起，一些木塊加上人工釘起來而聚合在一起，所以生就是無生，等到它因緣盡的時候，比如說我們要把它拿來做廚子，你把桌子拆開了以後，又剩下木板、木條，然後你又能把他釘裝成廚子、櫃子，雖然桌子滅了，其實也是沒有滅，他變成另外一種形態存在而已，所以外面的境界如此，而我們內心的境界是什麼呢？當根塵接觸時，自心中業識的種子，藉著你的六根攀緣外境，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於自心中生滅相續不斷，幻化出身、心世界萬法，如同電影由膠捲相續生滅不斷，而幻現出電影之劇情一樣。我舉個例子，小孩子你給他錢，他不曉得這是錢，所以他將錢拿來當玩具，玩一玩就不要了，但是你慢慢教他，用錢買東西，教到他懂了，他就喜歡錢了，因為錢可以買玩具、糖果，而錢只是一合相而已，因緣湊合在一起，紙張加上彩畫，將他印成的，但是由於大家認為這個就是錢，他就變成錢了，你內心有錢的觀念，他才會變成錢，錢是從哪裡來？是各種因緣湊合在一起的，錢即非錢，是名為錢，外面是虛幻的，是你內心有這個認識，大家共同承認這個是錢，所以才變成這個境界，宇宙萬法都是緣起性空，都是依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心而建立的。所以經上講四緣生法：（一）因緣，你內心有這個種子，（二）所緣緣，你所緣的境界，（三）等無間緣，你念念相續的執著，（四）增上緣，除前三項，其餘增加上去各種因緣的力量。依此四緣成就我們現在根塵接觸的一切境界。唯識講眼識由九緣生識，耳識是八緣生識，

鼻舌識七緣生識，第六識是五緣生識，第七識與第八識是四緣生識，都是因緣湊在一起的假相而已，沒有一個是真的，都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如作夢般，所以金剛經云：一切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當我們在念這一句摩訶般若波羅蜜，同時要提起緣起性空，只是一個假名、假相而已，不可得，這樣你就可以此須心行，不在口念。所以才能念念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所以，佛陀示現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他的尊號為本師釋迦牟尼佛，很多佛弟子在他家裡供佛，除了西方三聖以外，前面都還有一尊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為何要用釋迦牟尼這個名號？釋迦就是能仁，牟尼就是寂寞，能仁就是大慈大悲的心，牟尼就是寂寞，寂寞就是直心、深心，也就是清淨心、平等心。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妄想、分別、貪、嗔、癡、慢，心不清淨，所以我們要修清淨心。娑婆世界眾生好鬥，尤其末法眾生，鬥爭激烈，分黨分派，在一個團體裡面，一定有很多小團體，乃至於三個人也要分親疏。以前林總幹事拜見印順長老的時候，他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他問要怎樣才能避免是非，印順長老笑笑地回答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所以是非不是看外面，你自己要平息你的非心，要怎麼平息呢？要修寂寞心，即是平等、清淨心。要修牟尼心，即是要修大慈悲心，如果你常常有大慈悲心，體會到眾生的苦，眾生已經夠苦了，我何必再增長眾生的苦，然後以清淨心、慈悲心來降伏煩惱，用這樣來觀行，你念釋迦牟尼佛也好，你念摩訶般若波羅蜜也好，你都可以拿來用在你日常生活中，作為修行的方法，所以「道」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跑到寺院去禮佛、誦經、拜懺。就是用這樣去修行，口唸心行，提起觀照，止觀並用，慢慢讓我們的心清淨，平等慈悲，自然就與道相應。

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佛就是你這一念心，本性是佛，見、聞、嗅、嚐、覺、知就是你的本性的作

用，但是我們現在的見、聞、嗅、嚐、覺、知一接觸就染著，就生起分別取捨心，是故名為凡夫，若於根塵接觸時，雖有見、聞、嗅、嚐、覺、知，而心不被染，沒有取捨分別之心，那就是真性的妙用，故名本性是佛。所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心染名眾生，心離相清淨無染名佛。我們不懂從自心下手修行，而拼命去外面找佛，怎麼找的到呢？外面具足相好的佛是應化身佛，是虛幻不實。等到你見了性的這一位真佛，在眼曰見，在耳曰聞，……。見即是佛，聽的就是佛的妙用，根塵接觸都是佛的妙用，所以如果你悟了自己這一念心是佛，你根塵接觸，沒有一法不是如來的現前。所以本性是佛，本性就你自己見、聞、嗅、嚐、覺、知的妙用，可是你不守寂照的妙用，起心攀緣，分別取捨，變成了凡夫，如是而已。你一起心攀緣，就變成六意識的分別，如果你能夠返照自性，觀照自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本性就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所以你這麼一轉，通身就變成了真理的化身，無論哪一法都與佛法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三世一切諸佛，都與你同共這一念心性，所以佛不假外求，自心中圓滿具足。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

我們的心量真的是廣大無盡，我們現在雖然是有限，但你思維一下，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你可以想到過去的事情，也可以想像未來的事情，你作夢的時候，可以夢到過去、未來、十方三世，你可以想到以前去過的地方，無障無礙，你可以想到已經過世的親人，所能想像的範圍實在是非常廣大，但是因為我們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可以想到已經過世的親人，小到一個針頭，我們的心真的是不可思議，當你想到一個很小的，想到一個針頭，它是用全體的心。想到星星、月亮，及廣大無邊的太空時，也是用全體的心。想到大時，不會感覺心很擠，想到小也不會感覺心很寬擴，多了許多空間出來。所以心真的是不可思

議，可以大可以小，小而無內，大而無外。如果是我們能把我、法二執破除了，你這個心就沒有界限了，盡虛空徧法界，整個虛空法界都在自己的心性中顯現出來。唯識學裡面告訴我們，識體四分，識有八種，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這八個識都有四分。四分就是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見分就是能見的你，相分指所見的境界相，自證分指見了以後，證明是否如此，證自證分指再度查證確定是不是如此？比如你遠遠看到一個人，很像你的朋友，是不是我的朋友？確定一下不要認錯人了，再仔細看清楚一下，確實沒錯，那是我的朋友，這一切境界，通通是你自己的識心變現出來的。所以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都是你自己識心所變現出來的，故云：「識體四分」。當你把識心淨化了，轉成清淨識，亦名菴摩羅識，又名如來藏識，這個識於轉識成智時，第一個智名大圓鏡智，大圓鏡智就是性清淨，整個宇宙萬法都與你心性融合，全都在你這心性中顯現出來，但是它沒有能現所現，境界就是它，它就是境界，所以性相交融、性相一如，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是一個自體相，宇宙之間一切。我常常用比喻說明，希望大家透過這個比喻，能了解事實真相，我就用這個身子做比喻，我們的神經系統遍佈我們整個身子，我們這個身子是有情眾生或是無情眾生？你說他是無情的，用針刺你一下，你一定痛得哀哀叫。應該是有情，但為何死了又沒有感覺？死人是沒感覺的。你說這身子是有情或無情，它就是精神與物質交合在一起，現在神經系統遍佈在我們全身，所以全身都有感覺而這個身子不能說他有情無情，我們只能叫它為五蘊合和，不能說有我這個身子。為什麼會有這個身子？依於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緣起的假相。當我們把我、法二執、見思二惑、塵沙惑、無明惑去除了以後，沒有對立相，沒有執著了，狂心歇了，歇即菩提，就如同你全身的神經系統，徧到整體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你把無明全部斷盡了，整個十法界就是你身心變現，這時候一就是一切，這是真如

境界，圓教初住菩薩，當他破了一分根本無明的時候，他的見、聞、嗅、嚐、覺、知，就能顯出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這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一切眾生若干種心他都曉得，這裡面的什麼現象他都明白，什麼地方有緣，祂可以在這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示現，百千萬億應化身。為什麼？這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一念心體變現，當你破二分根本無明，能現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這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所有的見、聞、嗅、嚐、覺、知，若干種心，他通通曉得，照得清清楚楚，都從祂心中顯現出來，就如同夢中的境界，就是你那個夢心所現，如果是破三品根本無明，能現二千個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倍倍增上至圓教十地破四十品根本無明以上的菩薩摩訶薩，整個無窮盡的宇宙，都在這一念心中。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相不二。就如同整體的湖面，把整個空中的倒影顯現出來，那個湖面就是空中的倒影，空中的倒影就是湖面。如來所證的叫做海印三昧，整個宇宙萬法都在這一念心中現出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金剛經裡面說的很清楚，恆河沙數的恆河沙，恆河沙已經不得了了，恆河沙數的恆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三千世界，這上面的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為什麼？全都在祂的心性裡面現出來。根塵接觸所現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我們以為是相對待的，那是因為自己迷了，一念不覺生三細，有了能所對待。境界為緣長六麤，所以越迷越深，把這本來一就是一切的實相法，變成了能所相待，所以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對凡夫而言，就是能所對待。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一個開悟的人知道，它就是你自己的一心。所以相隨心轉，境界也是你自己的心顯出來的，你的心歡喜，境界也是美好的，你的心如果是苦悶的，境界就是苦惱的。當你的心是彩色的心，世界也是彩色的，你的心是黑暗的，世界也就是黑暗的。當你的心是離彩色、離黑暗，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離空、有，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那一心中，實相就現前了。所證的就是真如心，真如心是性相一如的，性分與相分是一件事，

不是兩件事，就如同楞嚴經所說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都是如來藏的妙真如性，你想不到吧？地、水、火、風、空、見、識。見與識是有情，地、水、火、風是物質，這七大全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古德云：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虛空也是金，虛空本來無虛空相，真正的虛空，是空有兩邊皆離，才叫做虛空。我們所看到虛空的形相是頑空，已經不是真正的虛空了，真正的虛空是第一義空，空、有都離了，那才是真正的虛空。因為我們迷了，有了能所對待，看到的地、水、火、風、空是無情物，見、識是有情的心識，其實全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所以整體宇宙萬法，一就是一切，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有如作夢般，夢境中有自己，有親朋好友，有寵物，有山河大地，有虛空，有日月星辰，有金銀珠寶，夢醒則全是心，一即一切。我想會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因為我是有情的，而它們是無情的物件，這樣有了對待，你怎樣都契不進去，不了解全相即性，有情無情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整體一切就是一，一就是自性，古德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名字。楞嚴經裡面說的很清楚，性相是交融的，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相不二，性與相是一件事，所以如來才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現不可思議境界。可知我們的心量這麼大，涵攝整體宇宙萬法。我們的六意識已經可以想到過去現在未來，可以想虛空，大大小小都沒有障礙，等到你破一分根本無明，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體，當你無明全部斷盡，十法界三千諸法，一切世出世間萬法都是你自己一念的心體，故云心外無別法，一切萬法唯是一心。天台家云：十法界即是一心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心體空寂，覓心了不可得。即是空如來藏，亦云空性。依一心無盡的緣起，變現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空，故云不空如來藏。全事即理，全相即性，事理不二，性相如如，故云空不空如來藏，即無生義。故知一切萬法，即是空不空如來藏之「無生」義。永嘉玄覺禪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諸佛證如來藏妙真如性，圓證

一心三諦理，是故諸佛剎土，盡同虛空，無有邊畔。所以佛陀成佛的時候，說道：有情無情，同圓種智，同成佛道。一切萬法同成佛道，就是這個境界。我們這裡講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整體宇宙就是祂，圓教初住菩薩破一分根本無明，他的心量就是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破二分現一千，破三分現二千，這樣倍倍增上，直到十地菩薩以上，一念心中，能現盡十方世界，無有邊畔。這是我們的本地風光，當你證入這樣的境界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為什麼呢？就好像你整個夢境裡面的境界，都是你那個夢心，夢心與夢境是交融在一起的，所以夢心與夢境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果是這樣的境界，那當然這是一個不分別的境界，所以諸佛如來是盡同虛空，這個虛空你可千萬不要把他想成頑空，這個虛空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中道實相。所以這個虛空是第一義空，有與空皆離，諸佛如來在這裡寂照一切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像整體的湖面，它顯現空中的倒影，倒影與顯現就是一切，湖面不會起分別，而顯現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就是一切，它沒有分別執著，是一個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諸佛如來所證的，諸佛剎土，盡同虛空。這個虛空也就是真如實相的境界。我們不要把他想成頑空，用這個道理再來回想前面所解說的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無二之性，性相一如，一就是一切，這是根本智所照的空，而從佛性裡起後得智的作用能夠觀俗，能夠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我們講觀照般若，念念不離實相空，但是它能了了分別一切境界。證實相般若，諸佛剎土，盡同虛空。又妙覺真心，未起無明前，空靈不二，盡同虛空。染了根本無明（破無明而未斷盡），妙覺真心幻化成實報莊嚴土。破見思惑而未破無明，幻化成方便有餘土。妙覺真心染了根本無明及見思惑，又染了清淨，則幻化成三界四禪天，四空天之身心世界。若染了五欲六塵，則妙覺真

心幻化成欲界六道有情之身心世界。而諸佛如來，斷盡四十二品根本無明，一切不染，恢復本覺妙心，空靈不二，故云：諸佛剎土盡同虛空。而十法界三千諸法即是虛空中之光影，畢竟無有一法可得。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世人執五蘊身心為我，分別一切外境為實有，生起了我、法二執，迷失了妙性，實則由前五根領納五塵境界，第六識執持其落謝的影像，妄起分別，由第七識執第八識見分為我，全境僅是藉根塵接觸之緣，而全由自心中八識心王，及五十一心所，集體活動，而產生種種境界相及覺受，其實全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如同夢境全是自心所顯現的幻像而已，而此五蘊法之妙性，即是真如佛性，此真如自性，緣於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淪落成生滅相續的五蘊法，此真如佛性，即是世人原本的妙性，不着空、有，虛靈不昧，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無有一法可得之靈覺性。自性真空，亦復如是。這真空就是離空、有兩邊的靈空，百丈禪師常說：「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一切萬法皆是性相如如，無有變異，以金作器，器器皆金。你稍稍有所取相分別，相待能所，那就迷失這個境界了，自性真空，亦復如是。這個真空是空而靈，靈而空，不是頑空。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

六祖大師接著又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聽到我說空，就著了空，一著空就變成了斷滅相，卻不知道我們眼前的境界，就是菩提相，為什麼我們把它變成六塵相呢？因為自己起心攀緣，而有取捨得失心，六塵境界就變成煩惱相。若能離開一切分別取捨得失，六塵境界就是菩提相。所以煩惱與菩提是一不是二，就在你動不動心而已。一動心，你的作用通通是煩惱，你不動心，從你清淨無染心流露出來的，根塵接觸，六塵相都變成境界般若。所以你要見實相，或者是要見煩惱相，不是在外面見，要在你心中見，心中見是

你要證得本自清淨的這一念心，所以不能以空去有。以空去有則轉成斷滅，卻把菩提給障住了。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著了空就變成斷滅。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無記是非善非惡，渾渾噩噩的一種無明相，心中無所記別，糊糊塗塗，說明不明，是味非味，故也不覺妄念，亦不重昏，而記憶不明，念頭不清，行者不了，便著此境以為功夫，它不是善，善是智慧，它不是惡，因為你不生煩惱，那只是一種渾渾噩噩的無明，與無明相應，所以是無記空，無記就是非善非惡。唯識講三性，一種是善性、一種是惡性、一種是無記性。無記就是非善非惡之性，所以無記空非善非惡，但是它是與無明相應的。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宇宙萬法，山河大地通通在虛空中，虛空無相，而不拒萬相發揮，我們心裡要學這樣，虛空無相，而於根塵接觸，都在自性虛空中現前，了了分明，但隨虛空本性而任運自在，不生取捨得失，世人性空，亦復如是。也像虛空無相，不拒萬相發揮。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我們的真心本來就是含藏一切智慧、一切萬法，我們稱不空如來藏，我們自性能含萬法，但是我們不隨他清淨之用，我們隨染用，所以就變成世間的輪迴之見。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講，無住生心，就是生智慧，住相生心，就是生煩惱，所以煩惱與菩提不是外面的境界，是我們的自心境界，是自心隨染淨二緣之用而已，所以自性能含萬法，宇宙萬法都在我們自心中具足，

故名為大，萬法在諸人性中。喻如吾人識心，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覓心了不可得，卻會做不可思議，從未見過的夢境，可見識心雖空寂，但亦具足萬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迷的時候，凡夫見二，在這裡面有執著、分別、計較，悟的時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是菩提，是智慧。天臺宗圓教無作四諦，利根眾生，他見到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通通都是實相，就在你染淨之分而已。你的心隨染而起用，他就變成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的分別、執著、妄想。如果你隨著清淨之用，他就變成了如來藏，就變成自性能含萬法，他就變無上菩提。所以自性能含萬法，他含藏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諸法。天臺宗告訴我們一念心中，理具事造二重三千，三千就是代表十法界三千諸法，即一切萬法。凡夫迷，隨染而用，見世間法，由此可知，吾人是生活在自心所現的世界，藉六根對六塵的因緣，由自心幻現出宇宙人生萬法。菩薩了解世間萬法是虛幻不實，根塵接觸，不起心攀緣，而依淨起用，所現的就是，含藏萬法的如來藏妙真如性，也就是如來的智慧。「萬法在諸人性中」。萬法都在每一個人的自性中圓滿具足，那要怎麼修呢？「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要在境界中歷練，所以居士比較適合修菩薩道，因為我們不能離開家庭、社會，而事實上真正的修行，是唯有菩薩道能夠成就佛道，如果你離開世間修行，所成就的是聲聞、緣覺的二乘境界，我們即使要想修學二乘，對於我們的生活環境來講，也辦不到，因為我們是居士，有父母、有妻子，要養家活口，照顧家人，無法脫離社會人群。那麼居士日常如何修行，必須在人與人相處之間提起觀照，因為我們內心具足無量無邊的種子，唯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利害得失，各執己見，互不相讓，遇到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執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抗爭，這些都會從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而生起，所以修行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時候，你內心中習氣的種子起現行，你就要觀照你心中這個不良習氣種子，知道

我要放下，這都是我自己的染習、習氣。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相處，修學只見自己過，不見他人非，成就廣大的包容心。有一位居士打電話給我，他說：現在建築業很不好做，加上921地震以後，房子人家不敢買，為什麼？用了一生的積蓄，買了一個房子，經過這麼一震，變成一堆廢物，所有的積蓄也都泡湯了，所以房子沒有人買了，他勸我說：你可以把它變成另外一種投資，蓋養老院，投資這一方面，會賺更多的錢。我告訴他：我所學的就是建築，因為我本身是建築師，學佛以後，明白了我能夠奉獻社會的，也只是我所學的技術，所以我做建築業，我目的是將我自己所學的這一門知識，來奉獻給社會。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所以我蓋的房子都很小心，不要讓人家失望，盡力把它蓋好，我們是抱持這樣的心，我一家人的食、衣、住、行、育、樂，都是別人所造作的，我也要把我自己的學識奉獻出來，至於賺不賺錢？那是另外一回事。還有第二件事情，我必須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中，修學我做人的耐心，修學我的應對智慧，像我們蓋一棟房子很麻煩，尤其現在民意高漲，人家買房子非常挑剔，點交房屋有時更是雞蛋裏挑骨頭，往往會遇到土地上的糾紛，碰到鄰居的抗議，蓋房子必然會影響鄰居居住安寧，難免都會遇到這些問題，我們去處理，當自己內心煩惱習氣種子起現行的時候，在這裡用功觀照應對，不見他人過，盡量檢討自己，盡量圓融，把自己的心變成柔軟心，變成像個海綿一樣，什麼都吸，都可以接納，修柔軟心，學習講話像春天的和風一樣，令對方聽得很舒服，不要你鬥我、我鬥你，講話很激烈，像個鋼板一樣，這樣子不好，就在處事，待人，接物中修行，這才是真正的修行。有很多人離開人間，到深山裏面去修，當他心情不爽的時候，把樹木踢一腳，甚至砍斷一棵樹，樹也不會跟你吵，可是人跟人之間相處，就不同了，你只要給人家一點難看的臉色，人家馬上回你難看的臉色，決不會讓你的。修行人，人與人之間相處，人家可以給我難看的臉色，我一定是微笑對待你，這樣去修行，最後你就把慢心及身見去掉了，身見與我執

破了，智慧就增長了，所以修行第一個就是破身見，我執，如果我們越修我越大，說話不讓人，狂妄自大，那自己的修行就是背道而馳了。所以六祖大師指給我們一條明路，告訴我們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你就是大心菩薩，要這樣去修行，學習包容，拓展心量，故曰「摩訶」。摩訶漢譯即是「大」義。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六祖大師又說，迷惑的眾生，口是心非，有智慧的真修行人，努力實踐，他念念在境界中觀照，於處事待人接物中，觀照自己的心，降伏自己的心，先用一句佛號降，降伏不住，再觀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無我、我所，唯自心妄起分別、執著，而生起煩惱，放下它。再降伏不了，就用唯識的道理，觀想此境，只是內心的識心變現，外面沒有境界，自心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相續不斷的三心連續相，猶如旋火輪，而實無輪，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具不可得，放下它。若仍無法放下煩惱，再用因果的道理，觀想過去生欠人家的，今生遇上了債主，剛好還債，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無債則一身輕也。若還是不行，就觀想這正是菩薩考試，考你的境界喔，千萬不能火燒功德林，這五個方法，你可以隨便取用，用來日常中對治。如果動用這五種方法仍無法降伏煩惱，那真是煩惱障深重，要至心佛前求懺悔。這是一種修定的方法而已，還有你要修柔軟心，就是布施，布施就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實踐。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此是佛陀把無量無邊的性德，統攝為六度，藉以破除凡夫無始劫來的煩惱習氣，藉修德、顯性德，成就佛道。我們用六度的方法修行，邪知見慢慢越離越遠，正知正見越來越增長，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這是

外道的修行，空心靜坐，念頭來就除，到最後所證得是無想定，什麼都不想了，也有一種類似的解脫，因為什麼都不想，所以煩惱也不生，但是智慧也不增長，有體無用，這是邪知邪見。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般若就是你無染本心的妙用，清淨心體是實相般若，歷緣對境的時候，無染的本心起見、聞、覺、知的作用，就叫做觀照般若。因為觀照般若能照事也能照理，故能即相離相一切不染。而且對於一切境界，了了見無所見，了了知無所知。我們來解析這個觀照般若，可以用根本智觀空，後得智觀俗來說明，而根本智與後得智是從哪裡來？從實相般若，就是從你的無染心體所生，當你心不著於有、無，自性的般若就起現行，當你根塵接觸的時候，它觀空離相，這是出自於本性，不是有意的去觀空離相，有意的觀空離相，那是在止觀對治的範圍，只能稱為觀照，不能稱為觀照般若，因為你還沒有圓滿，還沒有成就，所以你一定要證得實相般若以後，生起了觀照般若，有觀照般若，才有根本智與後得智之名。根本智觀空，念念不染，後得智觀俗，能夠恆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了無分別，更能教化眾生，隨喜功德，所以這觀照般若，全都是你自己清淨心體妙用，所以實相般若是你無染的心體，觀照般若是你無染心體的妙用，體用不二。「心量廣大，遍周法界」；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一就是一切，整體法界，都在你一念心中，故天台家云：一念心中理具三千，事造三千，不出你這一念心體。心量廣大，一切法都是你自心之法，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故楞嚴經云：心包太虛，量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這個用就是指根塵接觸，所以你心不染萬境，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思量，用觀照般若，自生自顯，即是自性真實之妙用。「應用便知一切」。過去現在未來，一切都

在自性中，應用時，清淨無染的自心中起般若觀照，非心、意、識思量、分別，深入地瞭解一切，過去，現在，未來，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這個應用就是般若觀照，自性的應用，便知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這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心，境智雙泯，能所雙亡，如清靜湖面的倒影，倒影即是湖面，湖面即是倒影，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們現在是染污識，有我、法二執，所以不知道一切的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其實內、外境界就是自己的心相，如夢境相似，所以內、外的境界其實是一非二，平等即差別，差別即平等。當你證得諸法實相，了知這一切差別境界，都是自己的心現的時候，這些相對待兩邊豈不是圓融嗎？都沒有障礙，為什麼呢？如同夢醒了，夢裏的境界一切都平等無礙了。因為現在我們的心染污有我、法二執了，不知道境界的事實真相。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把你染污的心去除，恢復你的自性清淨心，把染污的識轉成清淨識，清淨識也就是真如識，唯識學名為菴摩羅識。心沒有大小，沒有去來，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說明，宇宙雖然是無窮無盡，但是大同於小，小同於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因為法界即真如，真如是沒有大小的，真如即是你生命的原貌，無染的本心，小而無內，大而無外。「去來自由，心體無滯」，這一切境界如同鏡中的影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去來自由，無滯無礙。也像我們夢中之相，這整體的夢境，它就是心，夢境名一切，但是夢境就是自己的心，這個心就是一，心現這森羅萬象的夢境。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原來就是一個大夢。永嘉玄覺禪師，所作證道歌裡，有一段文：「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當你一覺醒來的時候，來去自如，心體無滯，覺後空空無大千，若能放下萬緣，一心清淨，則般若現前，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切不染。若深入觀察，一切境界，過去、現在、未來，智慧，都在你自心中顯現，一切通達，一切明瞭。所以古德常講，八地菩薩以前，當他深入

觀照，運用便知一切，他還須要有所作意觀察，譬如玄奘大師，他從印度回來，見了唐太宗之時，告訴皇上說：恭喜你！你有一位太子快二十歲了吧？太宗皇帝說：沒有啊！我沒有這樣年歲的皇子。玄奘大師想奇怪，他去印度求法的時候，在路上看到一個山洞，他看到山洞裏面有一位出家人在入定，玄奘大師敲引磬，引那位出家人出定，玄奘大師問道：你在此入定做什麼？他說：我入定，等釋迦牟尼佛降生，好跟著他學法，幫助他弘揚佛法。玄奘大師說：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一千多年了，你不用再等了。他說：那我再入定，等彌勒菩薩降生，我再來幫助他。玄奘大師說：祂還要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才降生人間，示現成佛，你不要再等了，先來幫助我弘揚佛法，你先往東方去投胎，你找一個最高的皇宮去投胎，十八年後，我回中國時，我們一起來弘揚佛法。這位僧人歡喜的答應。所以玄奘大師想，他應該到皇宮去投胎了，也應該快二十歲了，因此玄奘大師見唐太宗時，便祝賀皇上有位即將成人的皇子，而皇上卻回答，並無此事。玄奘大師立即入定觀察，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心，見到這位僧人投錯胎了，沒有投胎到皇宮去，投生到尉遲敬宗大將軍的家裡去了。所以玄奘法師就跟唐太宗說明事實真相。然而此時這一位公子在將軍府裏迷惑顛倒，享受榮華富貴，勸他出家他當然不肯，最後玄奘大師只有請求皇上下詔令他出家，他說：好！要我出家可以，我要一車美女、一車金銀珠寶、一車書。皇帝說：這樣行嗎？玄奘大師說：可以答應他。果然他出家的時候，就跟著這三車，一車美女、一車金銀珠寶、一車書。到了寺院的時候，他聽到了鐘鼓梵音，剎那間覺醒過來，就將這三車送回認真修行，後來成為法相宗的祖師，窺基大師。所以窺基大師又名三車和尚，典故就是如此。玄奘大師入定觀察，應用便知一切。但他並不是慢慢去看，剎那間，過去、現在、未來就在他自己心中顯現，了了分明，一切通達。如果是不動地以上的菩薩，他就不需要這個入定作意，他在境界中就知道過去、現在、未來，是不須假以作意，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的，這都是從你自己

中顯現出來的。有一些外道也有神通，你請他查明某些事情，他若答應幫你入定觀察，定中神識要從頭頂泥丸宮出去，所以有來有去。佛教是證得這宇宙萬法，過去、現在、未來，都在你一念心中，不需要靈魂出竅到外面尋找，諸佛如來是時時見，為什麼？諸佛如來證法身，盡虛空，徧法界，都是祂自己的一心，圓遍十方世界，更不假入定觀察，名為大圓鏡智，不動地菩薩以前定慧的功夫，他還要略略有所作意的觀察，而觀察不是往外面去找，從自心中顯現，明白了以後又歸於空，一切不沾染，一點障礙都沒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凡夫分別心有障礙，一看到就攝取進來，煩惱就生出來。菩薩般若觀照，照事照理，照理則無所知無所見，照事則了了知了了見，即一切相，離一切相，所以了了分明，而無分別取捨。若想要更深入了解，如果是不動地菩薩以上，根本沒有作意，當下對於十方三世，一切境界了了分明，直下了知，不動地菩薩以前還有作意。應用徧知一切，一切從自心中顯現，絕對不會望礙在心裡頭，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像鏡中影，夢中境一樣，來去自如，絕對無有障礙，所以這個即是般若妙智慧。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

六祖大師尊稱大眾為善知識，告訴大家一切般若妙智慧，都是從自己心性中顯現，是我們本地風光的流露，而不是從外入，外入是從思量分別取捨而生的。般若智慧也不是我書讀很多，所以我判斷能力很強。般若妙智慧，是從離一切諸相，無污染的清淨本心中，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圓滿的回應，而絕不落心、意、識的思量分別，而事過境遷，毫無蹤跡，如鏡顯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不留痕跡。故達摩祖師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淨智妙圓，即是觀照般若，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一切不染，體本空寂即是實相般若，清淨無染的心體。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這個狂心就是你

從外取相，落入心意識的思量分別裡面，若能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離了心意識的思量分別，也就是狂心歇，歇了，自性的妙用就是般若，名為真性自用。

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為什麼叫做一真一切真，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而心體空寂這個「真」就是指空寂，假就是指有。天台宗講一心三觀，空觀、假觀、中觀。空觀就是「真」，體空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假觀就是我們世間的假相，因緣有無自性。在應用上空有不二就是中。其實一切境界都是如此，即空、即假、即中。從體上說，空體不可得，從相上說，因緣有，只是個假名假相而已，所以根塵接觸時，在一切境界中即相離相，空有不染那就是中。所以本來是一心三觀，一心的作用就是這樣。可是我們迷了，看到這個「假」去執著了，所以中你也不可。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以後，知道一切萬法是自己心變現的，所以一真一切真，這一切境界就像你夢醒了，見到夢境當下即空，什麼也得不到。一假一切假，譬如夢境明明是有，永嘉禪師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明明有六趣是一假一切假，都是虛幻不實的，在這虛幻不實的境界裡面，有無相待就是圓融，沒有障礙的，沒有衝突，因為知道虛幻不實，一切境界，空假不二，一中一切中。而一真一切真，就是指你悟了一心，了解這一切境界，不離你自己的一心。「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心量是小事，從根本智起後得智的妙用，無所不知，無所不覺，這個作用是不可思議，無量的功德妙用，都是你自己的心量事，華嚴經所講的境界，就是你自己真心的妙用，諸佛如來的名號，就是你自己真如本性的性德，功德妙用，不可思議。所以不行小道，小道就是人天乘，外道的無想定，聲聞緣覺的偏真涅槃，這都是小道，心量大事要行菩薩道，行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而不行小道，成了自了漢，不能發揮自性的大機大用。

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佛法不是談玄說妙，而是要依教奉行證得空性，故不可只在聞慧下功夫，而陷於空談，不知依文字起觀照而證實相，故達摩祖師教慧可大師，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要真正去實踐，於根塵接觸中，觀照自心，外不取相，內不動心，方有證果的一天，若僅於學問的研究，思想的探索，而不知奉行，心中不修此行，為什麼呢？你不了解真空有妙有，真空是離相，妙有是作用，所以要認真修學，依文字起觀照，於根塵接觸中修即相離相，才能有真正解脫自在的一天。只是由學術的研究，乃至深入哲理的玄妙，而不能真實的放下身心世界，則「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就像凡夫他說自己是國王，終不可得，亦非我真實的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什麼叫般若呢？六祖大師再重複地說一次，「般若」者，唐言智慧也。這是從清淨心體，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的妙智慧，故可分為體、用來說明，此般若妙慧的理體名實相般若，即是無染的清淨本心。起作用名觀照般若，能觀諸法之實相理體，即真如，即能觀一切萬法之當體無有相，也無無相，更無相待能所。故觀理則一切不染，觀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事理不二。故般若觀照，即一切相，離一切相，了了知，無所知，故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六根清淨，不與萬法為侶，得大自在，大解脫。故觀照般若能得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滅樂。般若智慧的內容就是四智菩提，大圓鏡智心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依此四智菩提，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如何行，此即是般若行。我們現在以為自己有智慧，哪一個人會承認我沒有智慧？每一個人都覺得自

己很聰明，就是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很聰明，那就離了般若了，如果你覺得我不如人家，要好好學習智慧，而內心謙下，外行於禮，客氣謙虛，那就趨向般若了。所以你有沒有跟般若相應？是不是真的智慧？你就要看你自己的心地，若凡事看得開，放得下，不與人爭，清心寡欲，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內心正大光明，遠離貪、嗔、癡、慢，心地清淨無染，那你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而不是識智辯聰。所以我們在談論圓覺經的時候，裡面有講到如何找善知識，我認為你要親近一位善知識，不能光聽他會講經，談得很深妙，而是要觀察他，是不是講一套做一套？表裏不一，貪名圖利，追求安逸享樂，吃、住都很講究，假借三寶之名，很會利用別人，你觀察一段期間，確定這位善知識為人正直，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生活樸實，嚴持戒律，安貧樂道，正知正見，你就可以安心，追隨這位善知識。有很多人遇到能言善道，而非真正修行的法師，就跟著他剃度出家，結果過幾年就失望的離去，甚或還俗了，所以說一個修行人，內心如果有這些染著，那就不是真實的智慧，所以我常勸大家要多薰習如菜根譚、靜思語等這一些清涼語錄，現在我們沒有般若智慧，我們就學習這些有智慧的人的生活，薰習最後變成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慢慢契入般若，常行智慧，那就是般若行了，所以般若行在你日常生活中。如智慧之言，告訴我們最安全的方式，莫過於安於忍辱。你看這是不是智慧之行？最優先的要務，莫過於進德修業。而不是賺錢發財，最快樂的態度，莫過於好善，最神奇的效應，莫怪於用心至誠。最高明的作法，莫過於明察秋毫，最吉祥的想法，莫過於安分。最痛苦的缺點，莫過於欲求太多。最麻煩的病態，莫過於反覆無常。最無聊的妄念，莫過於不勞而獲。最愚昧的觀念，莫過於貪婪卑鄙。最孤獨的念頭，莫過於目空一切。就危險的舉措，莫過於任人而依。最失敗的行徑，莫過於自私自利。品德高尚可以使遠方之人前來歸順，不擇細流終成海洋，不辭土壤終成高山，不恥下問終致淵博，不飾過失終達善美。福報，總是降臨於厚道的人。世間最好的東西，是歡喜；

世間最貴的善舉，是結緣；世間最大的力量，是忍耐；世間最強的願力，是甘願。樹木不經日曬雨淋長不高，人格未經千錘百鍊不健全。諸如此類，這是智慧之言，但是我們現在都做不到，所以要常常薰習這些道理，然後把它用在日常生活，成為你日常生活的好習慣，變成你的生活，你就趨向般若行，所以般若不是談玄說妙，是應用於日用平常，處事待人接物之中的智慧，即是般若行。

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一念着相心中生起了利害得失，恩怨情仇，人我是非，諸邪染心起貪、嗔、癡，即是一念愚，而般若智慧遠離了。一念離相，心不染境，不着相而知，不取境而見，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隨順清淨心，自生自顯，隨緣任運，任運自在，故古德云：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此即一念智生。即是觀照般若。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

性德必須藉著修德才能顯現的，如果不藉著修學善法，即使是有所慧解，往往都是解悟，而不是證悟。如古德云：讀書千遍，其意自見。這只是悟了這個道理，進入哲學的領域，但是你做不到，所以有很多人理清楚而事糊塗。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人都有駕照，也知道該怎麼開車子，在高速公路不能超過多少速限，碰到黃燈要踩剎車，我們都曉得。可是一上了車，看到黃燈要加油，不停車，反而加速超越，在高速公路就猛超車。我有一次跟一位開計程車的佛弟子，一起出門，他一路就跟我介紹，什麼地方交通警察會在暗處拍照存證，一路就這樣為我說明，果然沒錯，我一轉頭，就見到一位警察就躲在旁邊拍照，我說：你怎麼知道的這麼詳細？他說：否則我怎麼能拿到優良駕駛？他的優良駕駛，就是這樣拿到的。所以這就是理清楚，事糊塗，我們千萬不能犯了螃蟹教子的毛病，螃蟹看到自己的孩子，走起路來用橫的走，他說：你們怎麼走路用橫的走，走路要正的走才對啊！他就盯著小螃蟹要正著走路，但是小螃蟹一走，還是橫著

走。螃蟹母親說：我跟你們講多少次，你們怎麼還是橫著走。這一群小螃蟹就說：我們不會正著走，請媽媽走給我們跟著學習。媽媽說：好！我走給你看。蟹媽媽表演走路，結果也是橫著走，所以這個是螃蟹教子的故事，我們很多學佛的人，都是犯這個毛病，理清楚，事糊塗，真正叫你做起來的時候，就迷惑顛倒，所以我們研習佛法、研習大乘經典，同時也要檢討我們自己的行為，檢討自己的起心動念，到底有多少跟佛法相應的？這是要藉著我們努力精進，才能把好的習慣養成，好的習慣養成，慢慢消歸自性，才能夠啟發自己的性德，所以在這裡告訴我們，你一念迷了就般若絕，一念迷惑顛倒，起了貪嗔癡慢，即使你解悟了，懂得道理了，這個道理如果你不付諸實行，那也不過是個知見而已，因為你做不到，所以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如果你能夠行解相應，嘴巴講的跟你行為一樣，跟你心地想的一樣，那就是般若生，真正的三密相應就是身善、口善、意善完全一致，你心裏想的，嘴巴講的，跟你的行為完全相同，言行一致，表裏如一，這個人就變成純粹的透明化，俗稱純陽體，你到哪裡都沒有障礙。大家要曉得，天界那個地方，每一個天人都有五通，人人皆是透明化，你到了西方淨土，那裏的眾生也都是透明化的，為什麼呢？每一個人都是天耳徹聽，天眼徹見，他心徹知，如果在淨土世界嘴巴講的一套，心裡想的一套，你在那個地方是待不住的。你想修般若法門，無論如何要修學直心，我們的心常常彎彎曲曲的，很不容易修行，天人，尚且都要直心，何況是要修智慧，修出三界了生死，身、口、意都是透明化，我們心理想的一套，嘴巴講的一套，表裏不一，是絕對與般若不相應的。所以一念智，身、口、意三密相應即般若生。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世間的人聽聞佛法，也懂得般若的道理，觀空離相、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每個人都曉得，但是一接觸境界，馬上就著相了，一著相，一定有好惡、取捨，同時落在三種性，善性、惡性、無記性之中，也一定生起苦、樂、憂、喜、捨這五種

受，你雖然是口說般若，可是念念著相，心中常生煩惱。「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常常自言我修般若、我是修大乘的，看到人家修四諦、十二因緣，就說人家是修小乘，其實小乘在南傳國家，稱上座部，中國天台宗，華嚴宗把它判為小乘，中國人一向是好大喜功，所以就覺得小乘我不要學，我要學大乘，其實如果我們沒有小乘的基礎，知道這個世界是苦、空、無常、無我，三界無安宅，如果你沒有出離心就去修大乘，你將無法脫離三界生死煩惱，為什麼？你看不破，放不下，你雖然是行菩薩道，但是你念念想著我要功德，我要有福報，結果你所修行的，是人天佛法，而不是菩薩道。菩薩祂不是喜歡三界，祂也知道三界是苦，三界無安宅，但是祂為什麼要來這裡？祂知道眾生苦，菩薩以眾生的煩惱為煩惱，所以煩惱即菩提，他是以這樣回到人間來教化眾生。就像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是一種悲願，所以菩提心是以悲心為主，菩薩不是很喜歡三界的生活，祂也明白三界無安宅，但是悲心所致，所以不捨眾生，是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沒有出離心，享受世間五欲六塵，榮華富貴，但是你也廣修福報，將來果報是人天。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菩薩道與人天佛法是不一樣的，菩薩道一定要有小乘出離心的基礎，小乘的基礎就是對於世間的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法，他是不會染著的，不起貪著心，但是祂利用世間五欲六塵，行四攝法，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來利益眾生，教化眾生，幫助眾生離苦得樂，究竟解脫。若念念說空，而不識具恆沙妙德，空有皆離真空妙有之真如本性，祂就是般若之本源，故達摩祖師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此是要真正做到外不取相，內不動心才能證得。或有修行人以「空」去「有」，有除掉了，心中卻執著於空，成了斷滅空，也就沒有般若智慧了。

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般若它沒有形相，為什麼沒有形相？它就是你自己清淨的心體，就是實相般若，又名根本智，你返照

你自己的心體，長的什麼樣子？我們每一個人的這一念心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你要怎麼形容它都說不上，說似一物即不中，要找它找不到，但是作用上，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在意能知，虛靈不昧。你整個身心的運作就是依它而生起，所以你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其實就是你那一念心的作用，但是你在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的時候，攀緣了、染境了，那就是凡夫的六識心，如果你離相、不染了，那就是真如本性的妙用，差別就在這裡，所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性也就在我們這一念心中，不二之性就是我們這一念真性，當你不著相，如如不動，那就是佛性的妙用。當你著相執着境界，心中生起了好壞、美醜、是非、善惡利害得失的分別心，那就是你心意識的攀緣，差別就在這裡而已。所以般若沒有形相，那就是你自己的心體，般若的心體就是你那一念無染的真心，亦名根本智。那一念心體覓之了不可得，但是起作用，無所不知，無所不覺，那個就是觀照般若，照事照理，即相離相，一切不染，又名後得智。觀照般若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講，因為觀照般若不離實相般若，故能照理，理即是根本智，能觀空離相，後得智觀俗，能即一切相，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是一點都不執着，所以能夠遊戲法界，應化人間，得大自在。般若妙智慧即是真理的化身，故六祖大師云：智慧心即是。凡夫就是理清楚，事糊塗，一做事情就迷惑顛倒。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一定要記得，當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覺得有一點點心不安，這就是般若智慧透一點出來了，你就千萬不要做，不要覺得沒有什麼關係，隨便拿一個理由將他搪塞過了，一搪塞過了，這個心慢慢就麻痺了，就不會再告訴你了。所以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最先會告訴我們，就是我們常犯的錯誤，這個不應該做，心好像有一點不安，馬上就不要做了，你要有決心，我不做了，下一次智慧心會告訴你更微細的過失，為什麼呢？因為你改過了，心越來越清淨，

照性也越來越清楚了，我們的自性本來就是覺，自性本覺，本覺本有，是因為你自己迷惑顛倒了，被五蘊煩惱塵障住了，所以當你在修行過程中，你覺得心不安，就不要做，然後心會告訴你越來越微細的過失。所以古德常講，聖人多過，賢人少過，小人無過。小人為什麼無過呢？他做甚麼事情都是檢討別人，怪罪到別人，從來不會檢討自己。當他心不安之時，他也用各種理由把它合法化而令心安，所以小人的心已經遲鈍麻痺了。而聖人不是，他心不安就馬上不做，他做甚麼事情以後，都馬上檢討自己的過失，從這樣檢討自己而慢慢改善，你的智慧心才會生出來，心才真正有智慧。我們常講良心，我們修行就是修這個良心，王陽明告訴我們要致良知，就是開發我們自性的本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把握這個原則，當你覺得這件事不能做，那就不要做，因為第一念告訴你不能做，那是很正確的，第二念又變成可以做的，那已經是你用六意識的取相分別，去把不能做的道理覆蓋住了，這就錯了。所以般若無形相，他的體就是你的清淨心體，當你證得清淨心體的時候，它就是大道、無上正等正覺、般若智慧。當然你在修行過程中，慢慢將這一些煩惱破除了，你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間之是非、善惡、對錯、邪正而心清淨無染，所以修學佛法以後，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不分別、不執著了。而是了了分明，「了了」是清楚明白的意思，但是他沒有取捨得失之心，隨順世緣無掛礙，所以才叫做執著就是不執著，分別就是不分別，他執著是順眾生的緣，如同我們常講的擇善固執，表演給眾生看的，如同佛陀的示現，他年紀這麼大，八十歲了，還是自己著衣持鉢，出門就是阿難陪著他，都是用走的，也沒有騎馬，孔夫子還坐馬車，顏回幫他開車，有時候是子路幫他開車，佛陀都沒有坐車，為什麼？一切眾生平等。我們會覺得佛陀怎麼這麼執著？你看他有沒有執著？沒有啊，他是隨順眾生，自己以身作則，示現給他的學生看，所以為何須菩提在金剛經裡面讚嘆佛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他示現這樣的作為，對他來講，他根本沒有一點

執著，也沒有一點分別，他完全是順應眾生的根基而示現，所以修學佛法是智慧心即是。我們也要這樣學，而不是在高談闊論。我們總是喜歡談玄說妙，不能應用在事實上，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我舉一個禪宗公案，為仰宗的祖師，為山禪師，有一次他睡午覺醒來，就呼叫他的弟子，仰山與香嚴這二位入室弟子。為山禪師看到仰山禪師進門，為山禪師不理他，臉朝著牆壁看。仰山說：師父！你怎麼可以這樣對著我呢？為山禪師說：我剛才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你猜猜看，我做了甚麼夢？如果你猜出來了，我就告訴你。仰山就出去了，之後香嚴和尚也進來了，為山禪師依樣用這態度示現給香嚴和尚，香嚴和尚也說：師父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呢？我進來你怎麼可以不理我呢？為山和尚說：我剛才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你猜猜看，我做了甚麼夢？如果你猜出來了，我就告訴你。香嚴和尚也走出去了，過一會兒，仰山禪師取了一盆水進來，請師父洗臉。香嚴和尚泡了一碗茶，請師父喝茶。這時為山禪師哈哈大笑，就說：我這兩位弟子，神通如目犍連。（為山禪師小睡的時候，仰山入室問訊。為山見是仰山，便將頭轉了過去，面向牆壁。仰山說：「和尚何得如此？」為山起身答道：「剛才我做了一個夢。你試為我圓看。」仰山去取了一盆水，給為山洗臉。不久，香嚴也來問訊。為山說道：「我剛才得了一夢。仰山已為我圓了，你也替我圓看。」香嚴答道：「我在下面早就知道了。」「那麼，你給我說說看。」香嚴去點了一碗茶來，遞給為山。為山說：「你們兩個人的見解比鷲子（舍利弗）還要高明！」諸位，這是很踏實的，弟子看到老師，睡醒了會口乾，想喝茶，睡醒了會有眼屎，所以要洗臉，諸位，你能夠這樣嗎？如果有一天，你師父這樣跟你講：我做了一個夢，你猜我做了甚麼夢？你一定說：是不是釋迦牟尼佛來跟你摩頂，或者是怎麼樣，你一定是猜這一方面的，你就沒有辦法把佛法應用在世間。所以智慧心即是。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

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

甚麼是波羅蜜呢？我們前面把般若介紹完了，般若是智慧，波羅蜜這個字是印度話，我們中國話叫度彼岸，度了解脫的彼岸，其實根本沒有此岸彼岸，都在自己這一念心而已。你這一念心著境，那就生滅起了，所以波羅蜜解義是離生滅，離生滅就是離你心裏的變化，我們心裏都會有變化，貪、嗔、癡、慢、疑、苦、樂、憂、喜、捨，都在根塵接觸的時候起變化。因為善、惡、無記都是在取捨、分別的情緒上起變化。假若鏡子照物，無有取捨，則一切無礙，所以修學佛法用心，要像鏡子一樣，不起變化，不被境界，如如不動，不生起取捨得失之心，這就是「唐言到彼岸」。哪裡有什麼此岸彼岸，都在自己這一念心中，如果心取相了，著了境界，那就起生滅心了，順你的意，你就生歡喜，逆你的，你就生厭憎，哪有每一件事都順心如意的。我們常說：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如果你一定要事事稱心如意的，你找不到啊，所以我們俗話常講：水底晒無一位暖。如果你想找到一個很舒服，適意的地方，即使你找到了，不用多久，你習慣了，習慣之後又會覺得沒有什麼，還是又不滿意了，都是你的心在那裏起變化。你留意一下，你住家附近一定常常有敲敲打打的聲音，為什麼？住久了，又發現有不滿意的地方，又要改了。尤其相信勘與地理的人更會改，我有一位朋友，他對勘與很內行，他主動拿了一個羅盤，到我辦公室及住處勘與，看到我辦公室坐的位子後面有個窗子，他說：你的位置後面有一個窗子，這樣賺不到錢，到我家裡去看，說我的廚房位子不對，等等建議，可是我都沒有改，後來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改呢？我說一個人的命運是過去所造的業力因果，若要改運要認真修行，多行善事，依了凡四訓中所教導之方法改造命運，逢凶化吉事事如意，如若迷信勘與地理，你稍微頭痛，就會想我的床是不是擺歪了？開門的方向又錯了。如果股票賠錢了，就會想說是不是門要改一改？你整天就在修改房屋。你要相信佛陀告訴我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這是自己的業力，所以命運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個前字並非是過去生，是你的前一念，看你的心念，修學佛法的心念是最要緊，如果你的心念是大慈大悲，你行一點點善就不得了。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去放生，問他為何要放生？他說：我身體不好，常常生病，所以我要放生，結果他放了好幾年，還是常常生病，為什麼？他太自私了，他的放生是為了自己的身體好，這不是慈悲心。有的人看到馬路上有貓、狗被車子撞傷了，他不辭勞苦，不厭其煩就將狗送到獸醫院去醫治，醫好之後又將牠安排收養，這樣才能夠改變自己的體弱多病，因為他是以大慈悲心，行諸善法，但願眾生皆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有一個公案，講述在佛陀的時代，佛陀在講經說法，信眾燃燈供佛，有一位貧女，將乞得中餐的錢加上她的長頭髮換了一些燃燈油，用她行乞用的破碗盛油，做成油燈，燃燈供佛，提婆達多用神通吹起了強烈的黑風，來破壞佛陀說法，法會場中富貴人家所供的高級燈具全都熄滅了，就剩那一盞貧女破碗所供的油燈不熄，為什麼？她所發的是至誠懇切圓滿之心，她得到來生當大國皇后的果報，這個在佛的經典中都有記載。任何的事情，心是最重要的，這理所講得此岸與彼岸，也都在你這一念心中，你心不住相，那就是解脫的彼岸，你心著相了，取捨分別煩惱生起來，就是此岸，哪裡有真實的此岸彼岸呢？一切萬法本是清淨無相，所以法界本來是實相，真實的境界相，什麼是真實的境界相？空、有具不可得，就是你這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凡夫所執之正報身心，依報世界是自己的識心變現的，能見的我與所見的境界，這相待能所，全是自心分別自心相，所以萬法唯識，這是事實真相，所以外面沒有境界，外面的境界是我們自己內心境界的投射，藉著六根接觸六塵的緣，而由自己識心中幻化出來的，是自心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生滅相續如旋火輪，只是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相續像而已。所以一切境界是假，空假不二，當下即是中，故知一切萬境，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唯是這一心的

三諦理，這是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迷失了真相，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於心田中生起了煩惱的波浪，即名為此岸。悟了萬法的真相，心不着境，離了生滅染心，就名波羅蜜，度彼岸。

「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根塵接觸，心若不住相，則如水常通流，喻用心如鏡，鏡子常照，但它不會留影，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如水常通流，絕對不會黏在鏡子上，所以鏡子照用無盡，古德教導我們修學波羅蜜法，開示云：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此是心旨也。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

六祖大師接著又把我們凡夫的習氣指出來了，我們只是用口念，心裡不會起觀照，當我們口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或在學習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典的時候，甚至內心還在打妄想，有很多人早晚課都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剛開始念的時候很專心，有的人是用背誦的，剛開始背誦的時候，不敢打妄想，為什麼？一打妄想就背不起來了，但是當你背的滾瓜爛熟的時候，一面背誦經典一面打妄想，打什麼妄想呢？人我是非、貪嗔癡慢，念金剛經唸到最後還會生氣，為什麼？想到他的冤親債主，所以就生氣起來了。般若波羅蜜就是告訴你離相，可是凡夫着相，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妄就是指妄想不斷，情緒感受，苦樂憂喜。非就是指貪、嗔、癡、慢，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心散亂，沒辦法，所以佛陀教導我們，散亂眾生數息觀，藉數呼吸由一數至十，數吐氣，不數吸氣，時時刻刻數息，用這種方法慢慢修學攝心一處，平時日常生活就要訓練。你在早晚課誦的時候，你才能一個字一個字念得很清楚，才不會當你念熟之後就開始打妄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毛病，因為我們的心是散漫慣了，所以我也常勸大家平時要把佛號守在心裏頭，憶而不失，這樣才能令心不散亂，所以修行在日日常生活中就要用功，絕對不是在寺院裡面打佛七、打禪七才叫做修行，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功，否則進步很慢，「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如果你念念都能觀照自心，離境離相，不與萬法為侶，隨順清淨無染的本心，隨緣任運，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思量分別，那就是你的真性起用。

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

悟無染的本心是般若之體，名實相般若，又名根本智，亦名體本空寂，而此清淨心體，隨順因緣，自生自顯，清淨無染的作用，名觀照般若，照事照理，又名後得智，亦名淨智妙圓，一切通達，一切不染。而般若法的內容就是唯識學所講的四智菩提，密教所說的五智，（一）大圓鏡智，（二）平等性智，（三）妙觀察智，（四）成所作智，（五）法界體性智。這五智都在你一念無染的本心中不假外學。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知道怎麼起作用，於一念間圓滿具足，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之思量造作，此即是般若法。悟了這個法，能夠修一心三觀，觀一境三諦，根塵接觸所起的分別當體即空，因緣所生法，俱不可得，但有這個緣起的假相，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當下即是中，故一切萬法當下即空即假即中，而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離一切相待、能所，於平等中觀差別相，於一法中觀一切法，但隨眾生之分別而分別，自己了無分別取捨，於一切境界，了了見，無所見，了了聞，無所聞，了了知，無所知，即一切相離一切相，作而無作，無作而作，如永嘉禪師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依此方法修行者，是修般若行。這個都是要真功夫，首先，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真正能夠看得開，放得下。要修捨，絕對不是只看經典，就能做到這個境界，除了研習經典以外，我常勸大家要積極的行事六度，因為般若波羅蜜，若無前五度的實踐，是無法開顯出來的，故金剛經云：「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依前五度之實踐成就般若，則六度俱成六波羅蜜。六度第一是布施，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我常常提

醒大家，不要忘掉，這三個布施最重要就是引發你的大慈悲心，慈就是給眾生快樂，乃至於你的冤親債主，你都能夠一視同仁，所以佛在圓覺經裡面，告訴我們如何在日常中修行，就能夠證入妙圓覺，明心見性，圓覺經教導我們，當看到你的冤家債主，如同父母一樣，心無有二，無條件對他很好，尊敬他，恭敬他，奉祀他，你這樣就能入圓覺性。所以布施要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悲就是拔眾生苦，見眾生苦，感同身受，想盡辦法，欲令脫離苦海。喜就是看到別人成就，非常高興，能夠分享別人的快樂而不會嫉妬。捨就是把慈悲喜心養成自然，消歸自性，亦可名為三輪體空。放下能布施的我，布施的相，以及所布施的人，並不是教你什麼都忘掉，如果你布施給誰。布施什麼東西你都忘了，我說這個人腦筋退化了，這個意思是把慈悲喜養成日常生活習慣，人家說你做這多好事情，你會覺得沒有啊，這只是本份事，本來就該這樣做，當你將慈悲喜化為日常生活的本份事，那就是捨，亦名三輪體空，布施就是要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持戒，出家人要守出家清規，在家人要修五戒十善，在家菩薩戒等，也要遵守國家法令，及遵行種種世間善法。持戒的目的是修清淨心，用戒律來約束自己身口七支，同時亦約束了自己的心地，令心清淨。忍辱是要修包容心，在世間上做事要有耐心、恆心，人與人相處之間，不要斤斤計較，能夠修包容心，拓展我們的心量，當我們的心量很小的時候，人家佔我們一點點便宜，看得很清楚，我們佔了人家的好處，通通看不見，這些習氣一定要改，要學習拓展自己的心量。禪定是修學外不取相，內不動心，使心安定的方法，在靜態中修坐禪，把心安住一處，令心不亂，凡夫心中，妄念紛飛，平時不易覺查，於坐禪中就能查覺得清清楚楚，也更能體會出八苦中的五陰熾盛苦。若於動中則修正觀，歷緣對境時觀查宇宙人生的真相，虛幻不實，是出自於自心分別自心相，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依觀而修正，止息攀緣心，不生煩惱，而後依止而修觀，於清淨無染的心中，一接觸就明白，明白也就知道如何應對，而不生諸煩惱，如是修學禪定，

則定慧等持，斷諸煩惱，開悟見性。般若妙智慧，除薰習般若經典外要修出離心，要發無上菩提心，早晚功課一定要做，早課提醒自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發四弘誓願，晚課檢討今日起心動念，所作所為，若有過失，立即懺悔，改過自新，決定不犯，更應深入心地法門，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建議可從六祖壇經入手，繼而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經、楞伽經、維摩詰所說經、大般涅槃經、解行相應，悟實相般若，原來就是不染有無的清淨心體，亦名根本無分別智。觀照般若原來是清淨心體所起的作用，又名後得智，能照事照理，不染萬境。文字般若是指月標，我們修行，依文字起觀照，觀空離相，如心經，及解說觀照般若的，如金剛經。文字般若是指月標，我們修行，依文字起觀照，觀空離相，不與萬法為侶，最後證實相則開顯自性本具無量智慧德能，如達摩祖師所言：「淨智妙圓，體本空寂」。精進就是實踐，把布施、持戒、忍辱、禪定、般若，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踐，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自然而有水到渠成的時候，故佛陀開示：「……但觀時節因緣，時節因緣一到如忘忽憶，如失而忽得，方省己物，不從外得」。悟自性般若，行般若行，念念自見清淨無染的心體，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悟了般若法，通達一切萬法因緣有，自性空，就要努力修學觀空離相，於境界中一切通達，而一切不染，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此則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則念念佛。故六祖大師云：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若只是般若妙理的體會，而樂於談玄說妙，不能行般若觀照來淨化自心，念念起心攀緣，則與凡夫無別。是故佛弟子，貴在實踐，依教奉行，若只是研究討論，而不知依教奉行，努力實踐，斷諸煩惱，離苦得樂，得解脫自在，最多僅成了佛學家而已。佛學家佛法懂得很多，遇到煩惱就投降了，那你學這個做甚

麼？佛法要用來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這是學佛的真實義。有朝一日你把這一些煩惱習氣全斷盡，你就成佛了。當你生煩惱、起貪、嗔、癡、慢心時，你就是凡夫了。所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我們所學的這一些佛陀教示的道理要應用出來，才是最重要的。故六祖大師云：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如果你能夠實踐，一念相應則一念佛，念念相應就是念念佛。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這一段經文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凡夫就是佛，心體就是佛，因為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真心的心體都一樣的，可是凡夫的心，攀緣外境，染污了，不清淨了，佛的心是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差別就在這裏，所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十法界都由我們自己挑選的，有一句俗話說得很好：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這一句話講得很有道理，阿鼻地獄完全是自己識心變現，有人懷疑地藏經裡所說的火車、鐵牛、鐵蛇、鐵狗，我們現在科學這麼發達都做不出，地獄又如何做的出來，而且還會追人，這是真的嗎？你有否作過恐怖鬼怪的夢？夢中恐怖的境界，又是什麼科技的產物？我們夢到那麼恐怖的夢境，你突然就被嚇醒過來了，嚇得滿頭大汗，還好只是一場夢。地獄就是那一場夢，但是墮到阿鼻地獄，這一場夢是不會醒的，要等到你地獄業報盡，才能出離這惡夢，轉生他道。所以，佛法裡面有兩部經是最不好講的，一部就是阿彌陀經，一部就是地藏經，為什麼？阿彌陀經講到最後，要讓你深信西方極樂世界這麼好，我非去不可，真正欣求極樂，厭棄娑婆，那你就講成功了。地藏經要講到讓人家覺得，這個地方是這麼恐怖，絕對不可造惡業，以免墮落地獄受苦，那你就成功了。講阿彌陀經與地藏經，一定要懂唯識，你把唯識講進去，那就可以講的很生動，因為它是識心變現的，而真心空寂，故諸佛剎土盡同虛空，而因一念不覺心

動生三細，而成了阿賴耶識，復以境界為緣長六麤，故依隨阿賴耶識，迷悟染淨深淺厚薄的不同，而變現十法界三千諸法，而失去了一真法界常寂光土。然因十法界當體即是真如，即一心心體，故又云十法界一真莊嚴。心即是十法界，而眾生依自心中業力，循業發現，而顯現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剛才說到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為什麼？那個地獄就是你識心變的，是你自己造作阿鼻地獄的業力，由自己識心中變現出來的，唯除諸佛如來、菩薩摩訶薩的大神通力，才能入得此境界，其他人是見不到也到不了的。真的是地獄無門因業力感招闖進來了。而天堂真的有路，有很多修行人，他已經去過了天堂，他在入深禪定的時候，可以上昇到天堂，因為天堂有路，也有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天人也請他到天上喝茶，在中國古代的故事，還有佛門的故事裡面，很多道德高尚及高僧大德被天神邀請到天上，吃天上的水果泡好茶接待。所以大家要用功，才有機會去喝天茶，這是真的。所以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其實四聖、六凡法界都是我們自己造作出來的，善業招感三善道，惡業招感三惡道，淨業感四聖法界。諸佛菩薩告訴我們，如果你想輪迴到三惡道，你只要造貪嗔癡業即能感生三惡道。如果你想到三善道，你修五戒十善，就能生三善道，你想出三界了生死，你要修四聖諦、十二因緣、你實踐六度萬行，就可以成就菩薩，圓成佛道。你自己選擇，十法界都在你一念心中，依你的造作，而循業發現，故天台家云：理具事造二重三千，在你這一念心中具足，故隨你的造作，而變現你所相應的法界。我們活在人世間，現在平均壽命約八十歲，在四天王天還不到兩天，在忉利天是還不到一天，你這八十年好好修行，你所得到的利益，真是一本萬利，你忽視了這短短八十年，那就後悔莫及。這是千真萬確，佛陀就是看到這個事實真相，來告訴我們，如果喜歡世間榮華富貴的人，佛先給你一個權宜的方法勤修，五戒、十善，不要墮三惡道。對於理解三界無安宅，希望能離苦得樂，得真正解脫的人，佛陀教導修學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發無上

菩提心成就佛果。菩提心即是佛心，也就是我們自己清淨無染的本來心。能住覺而生心即名菩薩，能無所住而生其心即名一切諸佛，由此可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聖人善用其心，凡人不善用其心，凡夫不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是自己心中的業識，經由六根攀緣六塵的因緣，從自己妄心中幻現出來的影像。是故金剛經云：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凡夫不知因緣有，自性空，因緣有而執以為實有，起心攀緣，迷惑造業，故生煩惱。若能了達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萬緣放下，一念修行，一念離相心淨一念佛，念念淨念相續，了了分明，隨順清淨無染心，自然的任運，而任運自在，不與萬法為侶，自身等佛。所以成佛、成眾生、成聲聞、成緣覺，都是在我們一心中作，我們一定要懂這個道理。甚麼叫正知見，心內求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佛法就是告訴你心內求法，心外求法就叫外道。所以六祖大師清楚的告訴我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是煩惱相，也是菩提相。凡夫取相，着相取境而生心，即生煩惱，諸佛菩薩根塵接觸，了了分明，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故能離相而生心，自生自顯，不落意識之分別取捨，即是菩提。是故凡夫與佛，煩惱及菩提，僅在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凡夫迷了心被六塵所染，取相分別，故名煩惱，諸佛菩薩悟了諸法實相，念念不染，一心清淨，隨順這清淨自性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故名菩提。都是自心的作用，故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也由此可知：心、菩提、煩惱三無差別。現在末法的眾生，僅僅藉著參禪要開悟，已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還須要薰習智慧，所以我們可以藉教悟宗，在學習佛法進階的課程上，首先你要先認識佛教，先從佛學入門開始學習，認識佛法整個輪廓，認識本師釋迦牟尼佛。其次學習「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理解修學佛法的基本心態。接下來你要修學遺教三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及八大人覺經，此三部經典是講出世間法，前兩部重出離心，後一部八大人覺經，回小向大，講述諸佛菩薩的用心。接下來就可學習藉教

悟宗契入心地法門的經典，第一部是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二部金剛經、第三部心經、第四部圓覺經、第五部八識規矩頌、第六部大乘起信論、第七部楞嚴經、第八部楞伽經、第九部維摩詰所說經、第十部大般涅槃經。因為大乘起信論、楞嚴經、楞伽經皆有涉及唯識學的內容，故以玄奘大師所著作八識規矩頌，簡明扼要為入心地法門的教材之一，楞伽經是達摩祖師傳慧可大師用以印心的經典，因為楞伽經是性相圓融，而楞伽經也是法相宗所必修六經十一論的其中一部經典，更是禪宗的印心經典，經義性相圓融，空有兼弘，發菩提心，積極實踐六度萬行，解行並進，行解相應，因緣熟時，自然妙契真如本性，即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這樣的修學，就如同果樹的種子種到土裡面，薰習智慧，實踐六度就像給予種子陽光、水分、土壤、肥料，這樣子照顧它，你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粒種子自然就會長芽、抽枝成長、開花結果。你絕對不可天天想著我甚麼時候要開悟，我甚麼時候會證果，這叫揠苗助長，這樣修學佛法最後會出問題。很多人以有所得的心來修學佛法，最後不是狂慧，就是貢高我慢，覺得自己有神通了，這樣就出了問題了。所以修學佛法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用這樣修行，煩惱即菩提。

在煩惱即菩提的修證過程中，我把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凡夫的階段。凡夫的階段他不懂得修行，當沒有碰到煩惱的時候，你叫他學佛，他根本不想學，他說：佛說得不錯，人身難得，不趕緊盡情享樂，很可惜。有一些人你問他，這麼辛苦是為了什麼？他說為了賺錢，問他賺錢為了什麼，他說為了享樂，他就會這樣告訴你。可是有一天他福報享過頭了，膽固醇過高，龍蝦吃太多，痛風不能動被抬回來了，這個時候煩惱生出來了，醫生一檢查，你的腎也出了問題，肝也有問題了，血壓又太高了，鹹也不能吃，甜也不能吃，再吃就有生命的危險，這下他慘了，你去告訴他念觀音菩薩很有效，你給他一個念珠，只要三天，那一個念珠就閃閃發光，他念得比誰都勤，這樣是不是煩惱即菩提？他健康的時候不想學佛，等到

他有病的時候，念觀音聖號念得比誰都勤，煩惱即菩提，這是凡夫的煩惱即菩提。第二個層次就是修行人的煩惱即菩提，他能夠利用環境，在境界中修順逆境的增上緣，逆境來了，逆來順受，觀照，用我前面所講的那五個方法，觀照自心，來降伏你的煩惱，順境來了修忍，不被順逆所迷惑，所以逆來順受，順來忍受。但是在修行過程中，一般情形逆境會先現前，通過了逆境的勘驗以後，才能入順境的修行。很多精進修行的人都會感覺到，我沒精進修行之前，一切都正常，自從修行之後，怎麼這個不順，那個也不對。這正是逆境現前，第一是幫你消業障，第二是考驗你，作為你修行上逆境的增上緣。所以你要看你自己所發的願，如果你修行只是想得人天福報，只是為了改造命運而已，不想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那你修行不會有這一種現象現前。如果你真正發大心，我是要消業障、成就無上菩提，那逆境增上緣就會現前。金剛經不是說得很清楚嗎？若人受持金剛經，而為人所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一天，他如果照著這樣修，他的罪惡消滅，可以成就無上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陀說的這麼清楚，我們一定要相信，當一個修行人順逆境界現前的時候，剛好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在境界中修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把六塵轉成菩提相，這樣是不是煩惱即菩提？

第三個層次是菩薩的煩惱即菩提，有一天，你的修學有了成就，以眾生的苦為苦，自己已經沒事了，但是一切有情眾生與自己無異，同共一法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以諸佛如來見一切眾生皆是自己的一部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現前。了解這個道理以後，我們慢慢薰習，也會升起這樣的悲心，這時候你以眾生的苦為苦，但願眾生皆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在利益眾生中，斷見思惑、塵沙惑，更破除根本無明煩惱，真正了卻分段生死，及變異生死，成就無上菩提，這豈不是菩薩的煩惱即菩提。

第四個層次如來的煩惱即菩提，諸佛如來，隨順淨圓覺，隨順這一念智慧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一切法皆是佛法，真行慧共戒，貪嗔癡即戒定慧，無二無別，三輪妙用，通身化為真理。如觀世音菩薩，示現大悲，接引眾生，也示現憤怒金剛，教化剛強難化的眾生，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為其說法。念念都是在利益眾生，諸佛如來貪、瞋、癡、戒、定、慧，全是度化眾生的法門，平等無二，這是最圓滿的煩惱即菩提。有這四個層次，我們最起碼要修學第一個層次的煩惱即菩提，不要哀聲嘆氣，學佛這麼久，還是經常遇到這種麻煩事，菩薩怎麼都沒有保佑。真的有很多修行人就是這樣想，這要看我們如何修行轉境界，一切境界都可以拿來當我們修行上的順逆增上緣。所以道場不是在寺廟裏，你能夠觀照離相，轉化你的不良習氣種子，藉著前面說明五種對治煩惱習氣的方法，將內心中染污的種子慢慢轉成清淨無漏的智慧，將瞋恨的種子變成慈悲的種子，散漫的種子變成專心的種子，你在世間上這樣歷練，到哪裡都是道場，看你有沒有辦法提起觀照，離一切境界。前念迷、着相即凡夫，後念悟、離相即佛。前念著境就是煩惱，後念離境即是菩提。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漢譯大智慧度彼岸，也就是最圓滿的智慧，這個智慧是解脫、清淨無染、沒有煩惱、大悲大悲、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之無上妙法。『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諸佛如來就是依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成就佛果，所以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如果有人問你，釋迦牟尼佛的母親是誰，大多數人會回答是摩耶夫人。然而摩耶夫人是生悉達多太子的母親，釋迦牟尼佛的母親是般若，所以般若才是真正的佛母，故知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能夠成就一切諸佛如來。無住無往亦無

來，為什麼說無住無往亦無來？般若智慧不是學術或哲理，記憶在心裏頭的。般若智慧是從清淨無染的空寂心中遇緣，自生自顯的佛知佛見。是故金剛經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則心體空寂，無住、無往、亦無來，無虛則應用無染、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從空寂心體中自生自顯，無住、無往、亦無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就是心地空寂，一切不住，遇到境界智慧妙用自然就會顯現。所以般若無住，不會住在心裡頭的。無住，當它起現行的時後，也不是有來去的，是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子的照沒有來往，我們這一念真心就是這樣，心裏無所住，一遇到境界，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無障無礙，無住無往亦無來，這是我們每個人本自具足，多麼殊勝啊，三世諸佛就是證得這一念無住真心即實相般若，而成就佛道。

在這裏我舉一個公案。大珠慧海禪師參馬祖道一禪師，馬祖禪師看他從老遠的地方而來，就問說：千里迢迢來到這裡，索求何事呢？大珠慧海禪師說：我為求佛法而來。馬祖禪師說：我這裡甚麼都沒有。為什麼？心地清淨，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他真行無為法，如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我這裡甚麼都沒有，你來求什麼佛法？自家寶藏不好好看著，拋家棄走去外面找什麼佛法呢？大珠慧海禪師就問：甚麼是我的自家寶藏呢？馬祖禪師說：現在說的正是你自家寶藏。諸位大德你們現在聽的，也就是你自家寶藏，在耳能聽，這個東西人人具足，一點都不假外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口曰說，原無煩惱，本自解脫，一點都不缺乏，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我們現在根塵接觸，所現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全是從你那一念心變現出來的，大珠慧海禪師直下開悟，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歡喜踴躍。

就是這一念心，三世諸佛從中出。悟這一念常住真心，又叫做無住真心，因為它不住空有，我常說念本清淨，既然念本清淨那就是直下會取，直下承擔，就是這一念心，離空有兩邊，寂照之真如實相心，「三

世諸佛從中出」。三世諸佛就是證此這一念無住真心，而成就佛道，因為無住真心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依於此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不假外學。「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一定要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大智慧是什麼？大智慧就是空的妙理。佛法講空，我們凡夫着有，但是佛法講的空，不是甚麼都沒有，是真空妙有的空。二乘人所證得的空是偏空，所以二乘人所證得名偏真涅槃。菩薩的涅槃偏於中，變成執中，諸佛如來證的涅槃是空有皆離，第一義空，那就是實相空，當下即是，空有不二，這就是見到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全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而這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你一念的真心，亦即是佛性，十法界三千諸法即是真如佛性循業所幻現的夢境，全體即是佛性真如。如同凡夫日有所思，則依所思的業力而夜有所夢，全體夢境即第六識心的道理是一樣的。故古德云：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宇宙萬法是平等一如的。諸佛剎土，盡同虛空，這個空是空有不二的第一義空，也就是真如的空。最圓滿的空是第一義空。外道也是用空來對治，但是它是頑空，用空把有伏住，如四禪天的無想天，外道以無想之空壓伏妄想，而入無想定，變成無明空。四空天人修四空定，滅色歸空，雖能了卻苦、樂、憂、喜諸受，確未離去捨念清淨之捨受，所以外道的空是不了義，是出不了三界生死輪迴的。聲聞、緣覺所證得的是五蘊無我，緣起性空，得一切智，出三界了生死的偏真涅槃。權教菩薩證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之但中真如，得道種智，證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實教菩薩即一切諸佛，證五蘊即是空，空即是五蘊，即空、即假、即中，得一切種智，證即無煩惱亦無菩提，無生死可了，亦無涅槃可證，唯是中道真如心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亦即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真如自性空的體用不二，此即是最圓滿的空義。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於一切境界中，觀照離相，由事六度，入理六度，三輪體空，成就稱性六度，十度之無功用行，如是修行，定

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我們修學戒定慧，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戒、定、慧的行相歷歷分明，戒有戒相，定有定相，聞所成慧、思所成慧。第二個層次，名為定共戒，你修的戒行與定相應，為什麼？你所持的戒相已經消歸自性，養成習慣了，行住坐臥四威儀，一看就令人敬佩，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融入心裡，消歸自性，一切行為都是如理如法，這是定共戒，也成就了二乘的修所成慧。第三個層次，由定開智慧以後，證得慧共戒，開顯自性的大機大用，殺活自在，變三毒為戒定慧。小乘戒是不犯身、口的戒行，事相不壞就算持戒。大乘戒重意業，一動私心，即是破戒。證得了慧共戒，絕不動惡念，一念有我，即是破戒，這樣能受持自性戒，是最圓滿的戒，從外表上看具貪、嗔、癡、慢，而事實上是因時置宜，皆是為利益眾生，教化眾生而示現，即是性德的流露。一接觸就明白，明明白白就知道怎麼做，從清淨心中流露出來的真實妙用，故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濟公活佛常到歌妓院，看似喝酒作樂，實則藉此機緣度化妓女酒客，而心中清淨無染絕不起一絲淫樂之心，絕不會有惡的念頭，念念流入娑婆若海，一念動心就破戒了，所以慧共戒亦名道共戒，即自性戒，菩薩摩訶薩才能做得到，念念都是清淨不染，這不是普通的功夫。這三個層次中，最後那個最高，能變三毒為戒定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

六祖大師繼續闡述般若法門，我此法門就是心地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心地法門，也是般若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這個「一般若」，就是我們的清淨心體，也就是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常住真心，禪家常說：身心脫落。無所住心，就是實相般若，也是人人本有的清淨心體。我們現在這一念心中，時時刻刻都有一個我，第七識末那識的我執，淨土宗裡有講打七，指的是打佛

七，若一日、若二日，一直到若七日，持續精進的念佛至一心不亂。而禪家也有講打七是打掉這第七識，我執識而明心見性。我們念念都是有我，所以碰到任何境界，第一個產生的就是我，由於有我，所以罣礙一大堆，有了我，你就會有種種的執著，執著於世間法、出世間法，如果這個我去掉了，那就解脫了，如果我還在，迷執於世間的五欲六塵，那根本連捨都捨不了，又如何得解脫。其實修行就是修一個捨，捨外財、捨內財、捨身心世界，最後你才能捨妄念，等到你把妄想、分別、執著、諸狂心歇了，歇即菩提。狂心歇了，你這一念無住真心，就是實相般若，也就是根本智，實智，也就是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這八萬四千智慧是指什麼呢？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處事、待人、接物，因為你破我、法二執證實相般若以後，對你來講已經沒事了，為什麼？五蘊皆空，你還有什麼事情好執著呢？所以你來到人間，就只有一件事，替眾生服務，教化眾生、利樂有情，除了這一件事情，你已經沒有事了，為什麼？五蘊皆空，一切世間相，全都是夢幻泡影。永嘉大師開悟以後，他作了一首偈子：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在你這空空無大千的世界裡面，你還有什麼好忙的？還有什麼好煩惱的？我們不了解事實真相，所以我們每天在這裡患得患失，迷惑顛倒造諸惡業，如果你了解萬法皆空悉不可得，我法二執破了，對你來講已經沒有事，沒有罣礙了，得到自在解脫，這個時候你看一切夢幻的眾生，還在迷，所以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以你回到世間來教化眾生，只這件事情而已。從一般若就是從實相般若清靜的心體，這個根本無分別智，而生起八萬四千種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從根生智，亦名實智，遇緣自生自顯而生起的權智，這個權智就是你日常生活中處事、待人接物，接引眾生，教化眾生的作用而已，所以這八萬四千種智慧，其實都叫觀照般若，照事照理，任運自然，對於一切境界，了了分明，根塵接觸、一切通達、一切明了，而深達五蘊皆空，六塵非有，了不可得。所以念念不染萬境，得大自在。所以從實

相般若，一個清淨心體，生出這八萬四千種，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教化眾生的作用，也就是從實相般若變現出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和光同塵，處事待人接物，教化眾生的作用。這個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的作用，數量非常多，所以舉八萬四千種智慧，用這八萬四千種，比喻數量很多。菩薩、諸佛如來，從一個清淨心體變現八識、五十一心所，變現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諸法，祂知道這是虛幻不實，我們從妄心中生出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諸法，所以念念分別、執著，就把實相般若所現前的八萬四千，種種無量無邊的智慧，轉成無量無邊的煩惱，所以煩惱即菩提。故知凡聖就在迷悟染淨之差而已，凡夫頓悟，頓除妄念，悟無所得，即是轉凡成聖，以前的種種煩惱，就轉成了八萬四千種智慧。所以修行一定要懂得身心世界不可得，我們這一念心，念念就是纏縛於身心世界，念念在那裏計較、分別，你甚麼時候能夠把心裡面這一念攀緣心放下來了，剩下那個寂照之心，就是實相般若。從一般若、寂照之心，於根塵接觸時，他就生出八萬四千種日常生活的處事、待人接物，度化眾生的種種妙用。所以佛法在世間，並不是離開世間去求佛法。我們為什麼不能證得這樣的境界呢？「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我們根塵一接觸，就染著了，就墮在有無兩邊，就住在利害、得失裡面。所以身心脫落的意思就是你把這利害、得失、能所這一些相對待的境界，脫黏解纏，解開了纏縛，脫開了纏在你身心的攀緣心，解開了黏在你心上的纏縛。世間不是有誰纏縛我們，是自己纏縛自己，所以道信大師去參僧燦大師，他請僧燦大師傳給他解脫法門，僧燦大師說：誰纏你呢？道信大師一想：沒有人纏我。僧燦大師說：既然沒有人纏你，那還求什麼解脫。所以諸位，沒有任何人纏縛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纏自己，我們無始劫來，把身心這五蘊合和的假相當成是真的我，把六塵的一合相當成是真的我所，其實只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如夢境似的，所以修學佛法就是了解空不可得以後，豁然之間你

把纏縛自己的虛妄、分別心脫黏解纏了，放下身心世界以後，你這一念寂照的心就現前了。所以禪宗常常用參話頭，而生起疑情，把一切妄想、分別、執着全部化為疑情，你把身心世界萬法，都融在這個疑情裏，這時候你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六意識被你降伏住了，疑情越凝越細，就在那因緣成熟的時候，這個疑情豁然之間頓脫了，這就是身心脫落了，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靈明的覺性現前，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你再也不會黏著外塵境界，這時候你的心就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什麼都掛不住，黏不上。慧思禪師改為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任運自在。我們往往以為修學佛法，就是執著善的一邊，這就是佛法，其實佛法是活活潑潑的。你看圓覺經不是講貪嗔癡、戒定慧平等無二，只要你身心世界脫落，這一念無染的覺性現前的時候，這一念無染心隨順機緣，自生自顯，所顯現的妙用，嘻笑怒罵，所有一切世間善惡之相，全都是至善圓滿佛法。我們世間有善惡相對待之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是無染覺性，遇緣自生自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沒有所謂的善法與惡法。這無染覺性體用一如，全是真理的顯現，我們通通叫做至善圓滿的無上菩提。就好像父母親勉勵小孩，或者是呵叱小孩，通通是父母親愛心的展現，就是教育小孩的一種方法而已。所以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不是沒有任何作為，而是活活潑潑、運用自在。然而學佛要解行相應，才能成就，修學的過程中，有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二種。知易行難就是事上的用功，斷惡修善，懺悔業障，改過自新，修學三十七道品，種種告訴我們修學的方法，用在日常生活中，修正身、口、意錯誤的行為，這個是知易行難，了解道理很容易，作起來很辛苦，所以廣欽老和尚才講：說得一尺，不如作得一寸。行了一尺，不如證得一寸。證是最重要的，你依教奉行，從事相上修行，有一天，你悟了自心，原來我這一念心，是離有無二相之覺性，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一切通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個時候的修行就是知難行易。悟這一念心是非常

不容易，故名為知難。不是斷滅的無念，而是無有念也無無念的正念真如心，即是佛性。就是不去取着有無、好壞、美醜、是非、善惡諸相待，能所之相，為什麼？因為只要你心中取了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等相對相，你心裡一定有情緒的變化，順你的就歡喜，逆你的就討厭、生氣、難過，但是你悟了這一念離有無相待的絕待真心，這一念寂照之心你悟了以後，保任此心，即保護此真心無變無異，而隨順此真心任運自然。保任其實也沒辦法保，為什麼？你的心平常常，沒有起波濤，你還要去保護它做甚麼？就在你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之時，順你的，剛生起歡喜心的時候，這個時候就真正需要保任了，我怎麼動心了？你立刻放下，當遇到逆境的時候，我怎麼生起了厭憎心、瞋恨心、忌妒心？你立刻放下，知道這不是本心，本來的心是清淨無染，活活潑潑，自在無礙。我們很難去描述甚麼叫做本來之心，古德云：離有念、離無念，有無二念離了就是本來清淨，既然本來清淨，那還有甚麼本來不本來？本來清淨既然是本來的東西，那就沒有本來這兩個字。有時我們心平氣和、無障無礙的時候，往往會相應到相似這個境界，雖然沒有證得很深，但是能相應到這個境界，安詳自在、無憂無慮、平平和和，沒有起波濤，可惜的是我們不悟，故不認識。如果你悟的話，一下抓住那個境界，原來這一念就是離有離無的本來真心，所以一定要悟，悟這樣的心的時候，以後在日常生活中就會觀照，動心的時候，就會發覺我怎麼失掉我那一念本心呢？那一念離有無二相、離兩端的這一念心，所以就能立刻放下，時時就是叫它放下而已，放下就是保持本來那一念心。因為那個本來的東西就是一般若，就是實相般若的體，可是我們世人就是放不下，念念往外緣，而不見這一念無住真心，念念落在有無，所以把這八萬四千種智慧，轉成八萬四千種塵勞，所以煩惱即菩提，就在你動不動心，你心一動於一切境界，生起好壞、美醜、是非、善惡中分別取相，那就變成煩惱了，你心不動，一切了解、一切通達，心裡不動，連不動也無，圓融自在，運用無礙，有世間事，沒有世間意，

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真正智慧了。藉着六根對六塵的因緣，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的連續相現影像，由於我們念念攀緣，故不生智慧，只要不攀緣這八萬四千種塵勞，清淨心中，自生自顯的知見就是八萬四千種智慧了。「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甚麼叫不離自性呢？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切萬法就是你自己的自性。前面曾舉永明延壽禪師他參禪的時候，聽到廚房旁邊木頭掉落的聲音，豁然之間，他開悟了。就藉著木頭撲通一聲，身心脫落，顯寂照的真心，那個寂照的心與萬法融而為一，不是寂照去照木頭，而是合而為一，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性相一如，所以永明延壽禪師就做了一首偈子：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大義是並非有一個木頭掉落的聲音，我六根所接觸的六塵，已經不是六塵境界了，原來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就是真如自性，靈光獨耀，迴脫根塵。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這個時候你縱橫不是塵，你看的都是自己的心識變現，都是自己心識，所以智慧常現，不離自性。很多人不明白佛性與法性，其實就是一個性，佛性是從有情眾生來講的，法性是從有情眾生的依報世界而說，佛性、法性是同樣一個性。為什麼我講同樣一個性呢？這個世間就是一個大夢，就是一個阿賴耶識。我們晚上會做夢，你做夢會夢到你自己，還會夢到你的依報世界，夢到山河大地、親戚朋友，如同在這個夢境裡面，你自己就叫做佛性，你夢中裡面依報的環境、親朋好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們就叫做法性。夢境中，有自己，有一切有情、無情、正報、依報，全都是那一個夢心，所以夢中之正報、依報全是夢的自性。諸位，我們的正報身心、依報世界，宇宙萬法，就是那個大夢，就是一切，你要從夢中去體會，原來宇宙萬法就是我一個心體，就是我一個自性所變現的，就是一切，一切即一，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我們現在在見不到自己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但是現在的面目可以見到。我們現在的是甚麼面目，這五官不是你的面目，你現在的面目

就是你的心相，你的心如果都是善良慈悲，那個就是你的面目，你的面目就是善良慈悲，那你是善法界的。如果你的心總是在算計別人，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個就是你現在的面目。所以諸位，我們要時時觀照我現在是甚麼面目，我時時的這一刻是甚麼面目？所以佛法常講要把握當下。時時看你這一念心在想甚麼，那才是你的面目，不是這一張臉，所以不要天天照鏡子、美容、做臉、護膚，要關心那一個無形無相真正的自己，由不善心轉為善心，由善心轉為菩提心，六根清淨，照了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着，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心中清淨無染，六塵境界就轉成了八萬四千種智慧，故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在佛陀的時候，每一位親近佛陀的弟子都得度，就是這個因緣，佛陀觀機說法，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而自己一點分別也沒有。而不執著是隨順眾生的執著而執著，擇善固執，但是內心絕對是清淨無染的，一點執著都沒有。你要去立一個不分別不執著，你自己已經著了一個不執著、不分別了。你著了無念變成外道的無想定，著一個不執著不分別，變成一個無知，這樣就與無明相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無念就是不着相，不落在有、無兩邊，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念是體是定，念是作用是慧，無念是定慧一體，無念是即體即用，是中道實相心。故佛陀在四十二章經云：吾法念無念念，念即是無念，不落在有念、無念兩邊的真無念，也就是身心脫落了，知道萬法空寂不可得，隨順法性、隨緣任運，任運自在。古德常講，任運騰騰，而不是死氣沉沉，所以修學佛法成就的人都是活活潑潑的。禪宗的心地法門，你看那些開悟的禪師，每一個人都是很活潑，只是在修行的過程中，住心觀淨，對治煩惱的習氣，看起來有一點呆板木訥的樣子，等他開悟自性以後，隨順法性，稱性而行的時候，都是活活潑潑、圓融自在，沒有任何一點障礙。我們的心性是無障礙法界，沒有障礙的，一切具足，一切無所得，圓滿一切智慧，有甚麼障礙呢？當然是活活潑潑。所以古德開示：自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千萬不要把佗想成是死氣沉沉的樣子，

而是活活潑潑的，只是不著在有無兩邊，他通達一切法從本以來，本自清淨寂滅相，他知道身心世界萬法都不可得，他徹悟宇宙人生的真實面目了，不被境轉，而能轉境界，得解脫自在無礙。而凡夫迷執，把六塵當真的，不知六塵境界只是自心中的影像，畢竟不可得，為了它在那裏撞破頭、迷惑造業，苦苦追逐，苦不堪言啊，患得患失，得到了怕丟掉，沒有得到拼命想得，永遠在那裏貪得無厭，苦不堪言啊！所得的畢竟只是煩惱而已。菩薩告訴你這世間是個緣起的假相，只是藉著根塵接觸的因緣，由自心生起的虛幻相而已。根塵接觸時，第一念生起的是性境、現量，不帶名言，第二念則轉成帶質境、比量，第三念則成獨影境及非量，念念相續，妄生分別，由六識的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而發動身、口、意，造作諸業，整個境界，都來自於自心分別自心相，與夢境無二無別。知道是假的，你就可以享受人生，影子而已。譬如你去看電影，看喜劇時，哈哈大笑，這是享受。看悲劇時眼淚直掉，也是一種享受。看懸疑片撲朔迷離，也是一種享受，看恐怖片嚇得半死，也是一種享受，沒有一個影片不是享受。當你了解諸法實相，你就可以活活潑潑，過著遊戲快樂的人生了。所以甚麼是無念、無憶、無著。甚麼叫做沒有妄想、妄念、不執著、不分別，就是叫你證入一切萬法之事實真相以後，這個時候你起心動念，就是不起心不動念，為什麼？因為你證入空性，所以起心動念是作用，不起心不動念是體，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體用一如，念即無念，無念即念。通達一切萬法本自空寂了，起心動念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何障礙。就如同你晚上作夢，不知是夢時有苦樂，夢醒了，就沒事了，因為知道夢境本自空寂了不可得。但是沒有醒就麻煩了。所以你明白，念本空寂，一切法了不可得，深深悟入這個境界，以後起心動念，就是不起心不動念，這時候起心動念就是真如妙性的作用，而執著是隨順眾生的執著，自己沒有執著，為什麼？佛法不壞世間法，佛法是幫助眾生，自己沒事，可是不能壞眾生的生活，所以你能做一行、像一行、樂一行，得大

自在、大解脫，所以你千萬不要修到斷滅無想，變成死氣沉沉的，呆呆板板的，然後學了不分別、不執著，去跟人家比賽吃狗屎，那可麻煩大了。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的，一定要通達實相，所以佛法才要你悟無生，了解一切法無生，你深深悟到這個境界，你在日常生活中觀照，一切萬法無生、無自性，你行住坐臥、處世待人就活活潑潑，有時歡喜、有時生氣，嘻笑怒罵，你知道空就沒事了，有時為了解決問題，也是需要假裝生氣，有時候一發脾氣事情就解決了，不發脾氣事情不能解決。你既然知道萬法皆空了不可得，世間就如同遊戲一樣，你要把戲演得好，所以修學佛法要了解空義，不是叫你甚麼都沒有啊。教你做一行要像一行，做的高高興興，隨緣自在，不像一般人，做一行怨一行，苦惱不堪。把它當成歷事練心，在各種境界中修智慧、修忍辱、修不發脾氣，去掉相對能所，在各種境界上歷練，所以佛法不是在外表上裝模作樣，完全用的是心地功夫，所以佛法叫做心地法門，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並不是甚麼都沒有，它是活活潑潑、有體有用。所以六祖大師那五首開悟的偈子很重要，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不動搖，可是他又具足萬法，又能生萬法，圓融自在，佛法就是直下承擔這一念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具足一切智慧。相信你自已，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相信？因為我們會攀緣。有一位居士來問我：我現在就可以隨順我的作為？我說：不行！你現在的習氣很重，所以我們是隨順我們的習氣，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沒有貪、嗔、癡、計較、分別，你內心還有沒有惡念？想東想西算計別人，如果你有這一些不善心，你絕對做不到率性、稱性，那只是率習氣、稱習氣而已，率性之謂道，率習氣之謂造業也。所以修行人要常見己過，時時觀照自己心裡在想些甚麼，真正做到斷一切惡，修一切善。

我再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最近房子不好賣，我們公司在石牌有一個房子，一樓是做停車場，可停放九部自用車，樓上有有九戶，一戶一部停車位，因為一樓停車使用，我想二樓可能不好賣，所以我就跟工務

經理研究，用什麼方法能讓聲音盡量縮小，還在研究的過程中，售屋小姐突然跟我講，簡先生！二樓已經賣掉了，已經收了多少訂金，晚上就要簽約了。我第一個念頭就想：那我就不用研究的那麼仔細了，也不必修改的那麼辛苦了。但是修行人就是我第一念這樣想，第二念就看到我想錯了，我第二念就想到：我怎麼動這一種念頭呢？應該是人家跟我們買了，我們馬上要想到，現在二樓房子賣掉了，應該房子要馬上修好，讓住在這裡的人都不會被吵。賣不掉不會吵到人還沒有關係，既然賣掉了，就要趕緊把它做好，讓停車的聲音，不會傳到二樓才行。這就是正確的觀念，所以修學佛法要正思惟，這個就是正思惟的一部分，所以正思惟就是八萬四千種智慧，就是你時時看到你這一念心在想什麼。很多人也許會這樣想，既然賣了，他既然不怕吵，那賣了就算了，我也不必再花一大筆錢來改善。但是學佛的人就是不一樣，馬上要知道，既然人家買了，我們要趕緊把二樓隔音設備做好，把一樓停車場的隔音做好，讓二樓住戶不要被吵，不要去影響別人的生活，這就是正確的想法。但是我們人的習氣，第一個念頭就想到，這樣很好，不必花這麼多腦筋及金錢，但是你一定要馬上觀照到，自己想錯了，第二念就要更正過來，同時懺悔自己錯誤的想念。否則很多人想了以後就照這樣做，做了之後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這樣子就不是學佛的人。所以諸位，你要隨時看看我們自己在起什麼念頭，所以古德常教我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當你只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沒有考慮到別人的感受，你馬上要改正過來，時時刻刻都能顧慮到別人，確實做到，無我無私，慈悲為懷的時候，你才可以活活潑潑，任運自在，率性之謂道。

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誑妄就是驕誑虛妄，驕誑就是做假，虛妄就是做表面的，自大、虛假、虛偽。虛偽是學佛的大障礙，所以本經一直強調，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業障眾生表裏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常常表現很虛假，

內心高傲，外現虛偽，與道相違背，所以六祖大師教導我們不起誑妄，不要驕誑虛妄，裝模作樣。真如性即吾人生命的原貌，無污染的本來心，禪家云：本地風光，達摩祖師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真如自性是空寂的，所以你了解空寂的自性，那自然心平氣和，心安理得。簡單的說，用自真如性就是用一種安詳自在、寂靜永安、清淨無染的心，此心即是實相般若，具恆沙妙德，能生起觀照般若的妙用，照事照理，照事，則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照理則一切不着，一切不染，一切不取，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圓融無礙。此是真如性中本自具足，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一念間具足，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之思維了別。大般涅槃經中把真如性中無量無邊的功德攝為四聖德，即常、樂、我、淨四種，「常」是指自真心中本無一絲變化，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如同鏡子，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光無有一絲變化。「樂」是指自真心中具無上菩提覺法樂，及無上涅槃寂滅樂，一切通達，一切明白，一切不染，清淨至無餘。如果你一切明白而會染着，那會有麻煩的。一定要做到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一切通達，一切明瞭，才會快樂。所以有人有神通而生煩惱，因為他看到他的親人明年後年會有惡運，可是又不能改變事實。有一個真實故事，以前在台北，流行開天眼，其實不是開天眼，而是開陰陽眼，你繳了錢，他會用一種咒術，把你的陰陽眼打開，讓你能看到鬼怪，所以有人很好奇，花了一大筆錢，去開了陰陽眼，開了以後，在白天下雨的時候，他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好像滿好玩的，可是到了深夜尿急醒過來上廁所一看，廁所裡面待了一個鬼，嚇到昏倒，別人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了，所以老天很疼愛我們，不讓我們可以隨便看到什麼，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怕，但是他什麼都能看到，一到晚上，看到沒頭沒腳的，精神快要分裂了，所以又準備了一筆錢去拜託幫他人打開陰陽眼的那位老師，請他把陰陽眼再闔起來。他說：對不起！我只能打開，我不知道該怎麼闔起來？那一些人最後都住

到瘋人院裡面去了。所以諸位，如果你不是證得如如不動，不被境轉而是一切通達一切染着，那也是很苦惱的。所以除了無上菩提覺法樂，還要一個是無上涅槃寂滅樂，雖然照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不染着，不動本心的，所以這兩件事一配合，那就會快樂的不得了。「我」是指有這個體性，即真如性，又我即是指自己能作得了主，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無礙解脫。而我們做不了主，我們都知道我不要生煩惱，我不要打妄想，但是我不要妄想卻偏偏要打妄想，我不要生氣卻偏偏要生氣，我不要煩惱卻偏偏要生煩惱，根本無法當家作主，菩薩證真如性，完全可以當家作主，得大自在。「淨」指絕待真淨，盡虛空，遍法界，唯一絕待真如，故經云：法界即真如。唯有一個絕待的真如，那當然是清淨至無餘，如做夢全夢即心，夢醒之時夢境則清淨矣。故知真如性是不離這四個字，常、樂、我、淨。簡單的說，用安詳自在，寂靜永安、平等清淨、解脫無礙，無染的本來心，即真如性，具無量無邊功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統攝就是這常、樂、我、淨四聖德。用這樣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真如性中實相般若生起的觀照般若，照事就是前面所講的八萬四千種智慧，即一切相，不捨一切法。照理，見諸法即真如，本自清淨寂滅相，故能離一切相，不取一切法。在境界中觀照離相，般若智慧觀照，在境界中不取不捨，一切通達，而一切不染，那就是轉煩惱成菩提，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這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所以佛法是在世間，就是因為我們一念不覺，起心攀緣，迷在境界裏面，所以不覺，不了解事實真相，執著我與境界，所以生一切煩惱，於生活之中不得解脫。其實佛法就是應用在生活，你解脫了以後，你要教別人解脫，離苦得樂。真淨克文禪師有一次問他的弟子：了也未？了就是悟了沒有，那位弟子很慚愧，回答說：未了。又問道：你吃過粥沒有？他回答：吃了。禪師又問：門外是什麼聲音呢？他說：下雨的聲音。真淨克文禪師再問：你的面前是什麼呢？弟子回答：是某位大人送給師父的屏風。真淨克文禪師指示弟子

道：這樣你還了嗎？弟子說：還是不了？禪師啟示這麼多弟子還是不會。明明就在眼前，你看的這麼清楚，一切通達明了，不能直下會取，就是這一念心，他還是不了。真淨克文禪師開示道：聽吾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大意是隨著緣事事了，自心中一切圓滿無缺，不須有為的造作，哪有什麼事情是你看不清楚的？所以你跟我一樣，眼睛一睜，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耳朵一聽，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凡聖的差別只是於聖不取不捨，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不染污本心。凡夫則取捨分別，污染自心。諸佛菩薩不動本心，所以可以隨緣事事了，可以應用自如、自在無礙，這是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應用自在，所以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我們缺少什麼？都沒有，眼見色、耳聞聲，一點障礙也沒有，並不是諸佛如來眼睛見是很自然見，我們要很用力地看才能見得到，你也是很自在的見，很自在的聽，大家都一樣，就是你心不自在，這個見聞嗅嚐覺知之性，我們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都是這樣自在，我們會不自在的原因，就是在見、聞、嗅、嚐、覺、知，接觸到色聲香味觸法的時候，你不能了了，你於一切法又取又捨，生出取捨分別、利害得失的心而已，所以禪師道：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很自然尋常，不要故意做作，不要去攀緣，自然就不顛倒，他的徒弟一聽，豁然大悟，（師室中間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吃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複云：門外什麼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複云：面前是什麼？僧云：屏風。師云：又道未了。複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所以為何馬祖道一禪師告訴我們：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平」是沒有變異，「常」是不攀緣，沒有生滅，平平常常，所以俗話有云：平安就是福，又平又安，這

就好了，所以佛法是在我們日用平常中，是在我們生活裡面，因此真淨克文禪師就講了這一首偈子：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所以這個就是見性成佛的道理。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

六祖大師接著又講，如果你要證入甚深法界，即是證得真如理體，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們現在只是看到法界的表面，為什麼講甚深呢？我們講深是見不到底，甚深法界就是真如法界，我們說深不見底，根本都看不到了，真如誰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根塵接觸都是它，可是大家看到只是表相，不見到它的本體，迷的時候，真如實相變成了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悟的時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真如實相。可是真如實相理體甚深，我們都不了解，為什麼講這甚深？你看大乘起信論就說：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你說這是什麼境界？言說不可得，是實相境界，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連實相這兩個字都不能說我見到了實相，那你看到的還是一個相，還是個虛妄，實相境界就是悟入你自己這一念清淨無染的真心，那你就證入諸法實相，入甚深法界了。所以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就是甚深法界，要自己的心離有無的念，就是當你證得念本清淨，本來清淨的一心，你就證入一真法界了，也就證入這個甚深法界了。所以它不是言說，不是說明的，所以才講甚深，沒有辦法去講它，沒有辦法用心、意、識去想它，也沒有辦法去形容它，唯悟乃知，所以就用甚深法界，一真法界，也就是實相法界。「及般若三昧者」，三昧就是三昧正受，也就是定慧等持，而得到正確的受用，有體有用，定慧等持，三昧有很多種三昧，比如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很多種修行的方法，而最後證得三昧正受。這裡所說的是般若三昧，就是依般若智慧、般若觀照、觀空離相，而得到三

味正受，正確的覺受。所以六祖大師告訴大家，如果你需要證得實相的境界，也就是一真法界、甚深法界，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證得一心入一真法界，以及修般若三昧者，你要修般若行。念念觀照，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六根清淨，不與萬法為侶，一切通達，一切不迷，般若行就是智慧行，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金剛經經過弘忍大師的倡導，六祖大師的宣揚，所以變成家喻戶曉的一部經典，由於六祖大師讚嘆持誦金剛經，即得見性，很多人也背誦金剛經，背誦了三十年，不到十分鐘就能背誦一遍，他起心思維：奇怪！我背誦的這麼快了，為什麼還沒有見性呢？因為他只誦無持，你能夠背誦得很快，但是心裡知道金剛經在講什麼嗎？也因為他背得太快了、太順了，所以一面背誦也一面在打妄想，那樣子不是持誦，千萬不要誤解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否則你持誦三十年，你還是一樣不得見性。要明白持誦的意義才行，持就是受持，誦就是憶而不失，金剛經的精神你不會失掉。怎麼受持呢？金剛經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你發大心，發菩提心，滅度無量無邊無數眾生，實無眾生的滅度者，就是叫你發大心，接著教你修布施，布施就是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要離相，修三輪體空，無住相布施，那個就是捨，從這裡下手，最後的成就是無住生心、生心無住，因為無住生心，生的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心。我們住相生心，生的就是六凡法界的心。如果是不住相不生心，那就是聲聞、緣覺的境界。不住相生心就生佛法，住相生心生世間法。無住相生心，也就是生無為法，這是要開悟以後，才能夠做得到。但是金剛經也有講次第修行的方法，所以我們一面誦持金剛經，要了解金剛經的義理，教我們修觀空離相，也告訴我們，從持戒修福下手。如金剛經中一段經文：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

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你看，持戒修福者，他可以入實相境界，所以從這裏入手。在末法這個時候，很多人修福，但是他的福是與癡相應的癡福，為什麼呢？要我布施可以，但是要我不打牌，這樣太苦了，叫我不去跳舞，這樣子不行，叫我不去吃花酒，門都沒有，叫我不去打高爾夫球去打禪七，這樣子太痛苦了。要我布施多少都可以，支票拿來，你自己開，很灑脫，但是你叫他放棄五欲享樂，他會苦死了，這個將來感得的就是癡福。而福德，你這個福要有德，德從何來？從持戒而來，所以持戒修福能夠相應到金剛經的精神。佛陀在金剛經中為我們授記，你能夠長期這樣修行，有一天你一定能夠一念生淨信者；就是你能夠開悟自性，如來悉知悉見，所以要從這裡下手。所以我們一面受持金剛經，要記得金剛經的精神。還有一件修行事就是忍辱，因為金剛經中特別強調布施跟忍辱，金剛經云：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忍辱就是修包容，一定要記得包容，對於同事之間，你多做一點事情，或者是朋友、同事佔你一點便宜，得到了甚麼好處，你要修包容，就讓給他，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再加包容的心，那你的菩提果一定長得很快。我常聽很多人說：我替人家做很多事情，結果功勞都是他拿的，最後他還升上科長，我還是個科員，我很不服氣。我說學佛怎麼學到這樣呢？他得到好處，是世間的東西，你得到的是智慧。所以金剛經，教你要怎麼依持戒修福，依忍辱修福來開啟智慧。如果你都這樣做，做到什麼都不跟人家計較，什麼都放下，你這一些怨言沒有了，那就是你要開智慧的時候，如果你一直碎碎念，四處跟別人講，那你永遠都不會開悟，雖然你修很多福報，但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將來感得的是癡福。你這樣持戒修福，習以為常，覺得那沒有什麼，大家歡喜就好，沒有什麼事情，笑口常開，那你開悟的時間就近了。所以持戒修福從修包容心、廣大心，再加上四無量心，融合在一起，大乘的心量

常住在你的心，慢慢就會消歸自性，你才能夠成就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的殊勝功德。大家要曉得，不是你六分鐘背一遍，而是記得發大乘心量，記得金剛經的義理，觀空離相，不住一切相生心。從持戒修福這裡入手，解行並進，行解相應，也許你念到某一個句子，身心脫落，原來就是這個心。就在經文裡面開悟，直下會取，直下承擔，悟入諸法實相。每個人開悟的因緣不同，但是金剛經中每一段經文都有無上法寶，你如果能這樣如法持誦金剛經，一定有一天能夠明自本心，見自本性。

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

金剛經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經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金剛經裡面所說的較量福德，最先是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接着是以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末後是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還不如受持金剛經中的四句偈，受持四句偈能見佛性，證法身，徹悟十法界就是你自己的心體所變現的，你這一念心火不能燒、刀不能砍、水不能淹，無有障礙。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是指吾人一念真心，它絕對不會凋謝的，無生無滅，無有窮盡，這一念寂照的心，覓之了不可得。但是無量的智慧德能都在裡面，具足三明六通，無量百千萬億化身，一切神通變化，圓滿具足，不須休息，也不須要睡眠，更不用飲食，一切能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個整體宇宙就是自己的心體，來去自如，這就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而且是一得永得，一勞永逸，這多殊勝啊，這是我們每個人的本地風光。受持讀誦金剛經，能破我、法二執，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

般若法門是為利根眾生，為什麼呢？利根的眾生他不是依止文字的法，他是依般若，是依自心的智慧，

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良能。當他聽聞到身心世界是緣起性空，了不可得，而無染的本心，具恆沙妙德，與佛無二，他能萬緣放下，身心脫落，以後他不再執語言文字的佛法，證入了知難行易的境界，以後他就學習隨順他清淨無染心自然的任運，在境界中，身心稍稍往外攀緣就能立即放下，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順清淨心的妙用。所以大乘是依般若，般若智慧是從清淨心自生自顯。而小乘人執著，執五蘊法為有，而五蘊和合之我非有，美食吃起來這麼好吃，美麗的景色看起來這麼秀麗，睡在彈簧床與硬板床，那是不一樣的，怎麼會空呢？他不能空，所以你跟他講諸法實相，他不能契會，所以你能說苦，三界如火宅，要趕緊修行出三界，了生死，要修析空觀、不淨觀、五停心觀、四念住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教他依照這條文一條條去實踐，到最後不取相，不動心，斷盡見思二惑，出離三界生死煩惱，但是不見自性的真實妙用，所以你證到這樣的境界，稍微一起心，塵勞先起，所以只能無所住而不生其心。大乘人他什麼是都看得很開，智慧很高，聽聞金剛般若經，頓悟清淨無染的心，是諸佛如來的涅槃妙心，具恆沙妙德，與佛平等無二，具足如來智慧德相，所以他就能夠學習隨順自己清淨無染心，自生自顯的妙用，不依靠文字的佛法。所以大乘人是依般若，就是依自己清淨無染心的妙用。般若經就是教你觀空離相，然後讓你的自心智慧現前，所以大乘依般若。小乘是依出離心而修行。此自性般若法門是為大智人說，悟入了這一念真心以後，他能夠隨順法性，心無依止，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除凡心，別無聖解。故此法門是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小根小智人他執著這世間是有，我是色、受、想、行、識這五個組合的，我雖然是空，但是色、受、想、行、識是有，根塵接觸這個境界是有，所以他執著這個有，為了破除執著這個有，該怎麼辦呢？佛就教他修三十七道品，依文字的教法而修，斷見思二惑，出三界，了生死，但是這不是究竟，還必須要從空出假，迴小向大，繼續修大乘的菩薩心，才能成就

無上菩提，才能夠明心見性，任運自在。所以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他迷惑了，我沒有法可依止，那樣我要怎麼修？六根一接觸六塵，心會攀緣，那我該如何對治？沒有佛法可以依靠不行呀！所以小根小智人，一定要給他依靠，沒有依靠他就不知道該怎麼修了。大根人他知道一切萬法皆不可得，放下身心世界，他不要依靠語言文字的教條，依靠自心的般若智慧。丹霞和尚是佛教史中，一位很活潑的出家人，他在居士身時，依止石頭希遷和尚，有一天石頭希遷和尚告訴大家：明天我們到佛殿去除草。第二天早上，每一位弟子就拿著畚箕鏟刀要去除草，只有丹霞一個人拿了一個臉盆，裝了水，還有一把剃刀，除頭上的草，因為身體就是佛殿，頭髮是三千煩惱草，其他人都去除了大雄寶殿的草，其實我們這身子是真正的佛殿，真佛住在裡面，可是祂現在被五蘊的煩惱草遮住了，而不能顯出佛的真實妙用。石頭和尚很高興，馬上為他剃度，剃度完了以後，就叫他長跪，要為他說戒，出家人要懂得戒律。他問師父說：為何要我長跪？石頭和尚回答：開示戒律。結果丹霞禪師搗著耳朵就跑了。丹霞禪師不聽這一套，大乘人是稱性的，他完全依自性般若，是自性無非是謂戒。丹霞禪師有一次在寺院裡掛單，他為了幫助住持和尚開悟，寺院裡的知客師告訴他，我們這裡沒有客房了，他就說：我自己想辦法，結果他去睡在大殿。晚上天氣一冷，就把大殿裡的佛像一尊一尊拿來劈，劈來燒火，出家人一看到他這樣，覺得不得了了，就馬上告訴方丈和尚，說：今天來了一個瘋和尚，把佛像劈了當柴燒，住持和尚慌慌張張地跑過來說：你幹什麼燒我的佛像？他說：我燒佛像取舍利。住持說：木佛裡面怎麼有舍利？丹霞說：如果沒有舍利，就多拿幾尊來燒吧。這就是丹霞劈佛的公案，真佛不是在佛像裏，真佛就是在你一念心中。所以你看他心無所住，任性逍遙，隨緣自在，無所依止。第二天他離開了以後，住持和尚眉毛掉光光，為什麼？虧待善知識，眉毛掉光光。我們看丹霞劈佛等同出佛身血，結果罪過是方丈自己要承擔，丹霞並不是故意對佛像不恭敬，而是要藉此教化寺院大

眾，真佛不是在木頭裡面，真佛是盡虛空徧法界，是我們這一念覺性才是真佛，如果你不悟，要見佛是很難的。有修行人在定中見佛、在夢中見佛，見到的是應化身佛，還不是真佛。如果你覺悟了，你不見佛都很難，為什麼呢？根塵接觸都是佛現前，為什麼呢？自性是佛，自性你見不到，見、聞、嗅、嚐、覺、知這個覺性是佛性，但是這個佛性你見不到他，就好像眼不自見眼一樣，所以你要找覺性的本體，你根本找不到，是真空妙有的。但是在作用上，你處處看得到他，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迷的時候總是以為色、聲、香、味、觸、法，悟的時候，全部都是見性，就是一個性而已。所以你悟自性，根塵接觸都是佛，所以心外無別佛。當證入理一心不亂時，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全都是如來身，所以佛是盡虛空徧法界。丹霞和尚就用這種方法，要讓住持和尚悟佛性、悟自性，你看丹霞和尚劈佛，我們會覺得不得了，造惡業，但是他稱性，隨順般若的智慧，隨順圓覺自性，則煩惱即菩提，一切法皆是佛法，貪嗔癡、戒定慧平等無二的境界，目的就是利益眾生，教化眾生。「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小根小智人他執著，他執著我、執著外境，所以他沒有戒律、三十七道品的依止，就會順着他的習氣，迷惑顛倒造業，有這樣一條一條的戒律及三十七道品教他遵行實踐，從約束自己的身、口下手，因為約束自己的身、口，間接就約束自己的心。我們感覺在約束身體，其實就是約束你的心，等到你心體得自在，心也就解脫了。所以戒是清涼戒，剛開始持戒的時候，會覺得很不習慣，等到你得了定，你就覺得很自在了。我們執著六塵享受，就如同吸毒一樣，剛開始好像有快感，有迷幻感，等到你上癮的時候，那已經不是快感了，沒有它很痛苦，有了它也只是止苦而無樂了。你問抽香菸的人：是不是很香呢？他說：沒有啊！你問喜歡喝酒的人：酒好喝嗎？他說：也沒有，喝起來苦苦辣辣的。但是為什麼要抽菸要喝酒呢？因為癮，不喝難過啊，那這樣有什麼好呢？所以我們迷執在六塵享受就是這樣，剛開

始覺得有一點樂，養成習慣後，樂就沒有了，可是沒有它卻很痛苦，所以何苦來哉？寧靜致遠，淡泊明志，我們如果能過一個寧靜淡泊的日子，那才是真正快活的人，唯有寧靜淡泊，心念才會停止，所以心念止息，才是真正最快樂的人，不再攀緣了，你的真智慧才能真正的現前，

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

六祖大師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他的功德非常殊勝，這個是為大乘人說的，不是為小乘人，小乘人聽了這部金剛經，他就失去了依靠，不知如何修行，大乘是依般若的，般若就是自己清淨無染的心，離相的心，不染萬境的心，他是隨順不染萬境的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而已。所以我說，當你的心清淨平等的時候，你的心就有智慧了。聲聞緣覺，佛陀為什麼稱他們為正覺呢？因為他的心就是證到了清淨平等的心，他是屬於正覺的位階，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所以心是一個最好的響導，但是他缺少慈悲心，如果再加上大慈悲心，那就變成正等正覺了，如果再提昇達到圓滿了，那就是無上正等正覺，所以菩提心必須具有這三種心，所以大乘是依我們的菩提心。小乘人一定是依法而入，依靠文字的教理，如果他失去了文字教理的依靠，他就不知道怎麼修了，如果你告訴他率性而行，他就變成任性，隨順無明習氣了，任性就會造業。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就舉個例子說明，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這是六祖大師依據當時民情風俗而說的，在唐朝的時候，世間習俗都認為風都是從虎而生，雨都是從龍而降，風從虎、雨從龍，六祖大師就順應民間習俗而說，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指人間世界。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這比喻城邑聚落像小乘人一樣，如果下大雨，城市裡面就淹大水了，若雨大海，不增不減。這大海就好像上根利器的人，為什麼？他開發他自己的自性，原來我的真如本性，就是具足無量的智慧，原來這是不空如來藏，這是每一個人本來具足，所以他不依靠任何語言文字的佛法，只依靠他自己的清淨心，依靠他自己的不空

如來藏。所以大乘人讀了金剛經，他就能開啟他自性的般若智慧，小乘人他就無所依止，反而亂了腳步。所以六祖大師就用下雨來做一個比喻。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

金剛經一下手就是發大心，滅度無量無邊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就是一種大願力大菩提心。唯有大乘菩薩道才可以成佛，大乘人就是有大願力，是肯犧牲奉獻，不是自私自利的人，行六度萬行，幫助眾生的大乘菩薩。若最上乘人，最上乘人就是行菩薩道因緣成熟之大修行人，他心裡不執著了，心清淨、慈悲、平等，這個就是最上乘人，什麼事情都不住心。一般人會覺得很嚴重的事情，但對他來講，這個也沒甚麼。所以我們常常說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並不是他什麼都不曉得，他覺得這個事情沒什麼好計較，這沒有什麼。有的人一點點事情，就覺得大的不得了，那個就是小乘人，因為他不知道身心世界，這一切我的分別，都是你心裏的影像而已，你自己心裏的執著而已。大乘人他心量廣大，最上乘人，他已經什麼都放得下了，看得開了，這個都是久行菩薩道因緣成熟的眾生。我們到底是什麼乘的人？我們自己測量一下就知道，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處事待人接物中斤斤計較，什麼事情都放不下，那個就是小乘人，如果你在這個世間上，很願意助別人，犧牲奉獻，都沒關係，可是你偶爾也會在意人家對你的批評、看法，這個是屬於趨向大乘人的，如果你做什麼事情做的很辛苦，什麼事情一下子就忘掉了，人家說你做了這麼多好事情，你覺得沒有啊，我哪裡有做好事？這是做人應該要做的事情，理所當然的，這個人就接近最上乘。心清淨、平等、慈悲，什麼都放得下，什麼都看得開，這就是緣成熟的人，所以最上乘人，就是機緣成熟的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金剛經裡告訴我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又說：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金剛經的經文亦云：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所以利根人聽

了這幾首偈子以後，恍然大悟，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我現在為何不能成佛？就是因為念念著相，不是著在世間、五蘊六塵相，要不然就著在世間法戒、定、慧的形相，所以世間法不能執著，我們以出世間戒、定、慧，破除世間的迷、邪、染法，等到你世間的染著去除了以後，你也不能再執著這出世間法了，為什麼？你執著出世間法，也是法執，不能開顯自性般若。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要離迷離覺，才能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若大乘人聞金剛經所說……，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渡了彼岸船就不能執著了……，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於一切法，實無所得……，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無虛就是你這一念真心，這一念真心，體本空寂，沒有我、法二執，清淨湛然，可是他根塵接觸的時候，一切通達明了，應用圓融自在，故云淨智妙圓，這個就是無虛。所以利根人一聽之下，直下會取這一念心，原來清淨無染的本來心就是佛心，從此放下來了，不再染了，不再迷了，這樣的善根利智人，聽聞金剛經，心開悟解。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六祖大師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當下會取了，原來煩惱與菩提，就是在你用心上的差別而已，你用心，心染了那就叫煩惱，心離相了就叫菩提，只是在你用心時染淨之別。所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都叫做法，都是佛法，當你染了，起心動念攀緣六塵，就叫做世間法，若起心動念是無住生心，是隨順法性，隨順自心的清靜之性的妙用，那這就是佛法。所以凡聖之間，都是在自己一念用心而已，心染了，佛成凡夫，心淨了，凡夫成佛，所以古德常講：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渡。三業就是身口意三業，我們每天在處事待人接物中，你所應用就是這三業。身會處事、待人、接物，嘴巴會講話，意會起心動念。如果你身口意三業都清淨無染，你這一尊活佛就出世了，如果你身口意三業染了，那你這一尊佛就滅度了。

所以諸位，我們常說哪一個人是活佛，不遠千里去恭敬供養，卻不知真正的活佛，就在你這一念心中。以前有人見到章嘉大師，從後面追著他，一直喊著活佛，我要請教活佛，供養活佛，章嘉大師就說：有活佛就有死佛。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就在你自心的染淨之別而已，所以六祖大師一聞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放下萬緣。所以修學佛法常叫我們放下萬緣，心空及第歸，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當你隨著淨緣，那個智慧心就現出來了。「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自用智慧，照事照理，照事則一切通達，一切明白，照理則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觀照你這一念心，心平氣和，安詳自在，與人無爭，於事無求。所以修學佛法，時時觀照自心就是道場，而不是一定要跑到寺院裡面。寺院裡會幫助我們攝心不亂，因為眾生著相，看到家裡所供的佛像這麼小，那至誠恭敬心，就生不起來了，所以俗話常講：近廟欺神，常常看到你就不覺得有什麼了。如果你到佛光山、承天禪寺，見到佛像莊嚴高大，自然肅然起敬，心就定下來，趕緊至誠頂禮，當下至誠心、清淨心、恭敬心就生出來了，這個至誠恭敬心，是趨向道的，那是幫助你心能夠清淨、平等、慈悲，所以那個地方叫做道場。如果你到那個地方依然打妄想，人我是非，那個地方也變成世間的交際場所。很多人去寺院裡面，像進香團一樣，一個寺院一個寺院的跑，到什麼地方都像觀光團一樣，去那邊觀光，那寺院就變成交際場所，不叫作道場。真正的道場，是在你這一念心中的道場。我們沒有辦法在日常生活中，時時保持我們這一念心，平靜、安詳，如果你時時刻刻能保住這一念心，平靜、安詳，不起波濤，這個心所起的見地，都是趨向真理的。以前我們的老總統蔣介石先生，他在決定一件重大事情的時候，他就一個人到山上的別墅去修禪定，把心定下來，不打妄想，讓心清淨、安定、心安理得，自然能夠明白，當心淨的時候，真智慧就現出來了，就好像當湖面的水，平靜的時候，它就能夠現影像，所以修行要時時刻刻觀照你這一念心，不要起波濤。當然佛陀是最圓滿了，

祂的心靜如水，一絲漣漪都沒有，當然整個宇宙人生萬法，在清淨心中顯示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們做不到這個境界，但最起碼，在日常生活處待人接物中，你要看著你這一念心，不起壞思想，不生忌妒障礙，瞋恨心、害人心、不善心，要注意這個，因為這種心會帶我們到三惡道。一心現十法界，你要先從惡念轉成善念，開始時要用心轉，到最後自自然然轉成善念的時候，你就可以觀清淨了。全部都變成善念的時候，自然成就清淨安詳，心平如水了。修到能心平如水的時候，你就可以率性之謂道。根塵接觸順逆境界中，都是心平如水，那這一念心，就是不空如來藏現前，含藏如來的智慧，它就在你根塵接觸起無上妙道的作用。所以要運用智慧，常觀照自心，也就是觀照這一念心，讓它平靜安詳，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它就很客觀了，做什麼事都是趨向真理的，圓滿的。心起波濤，取善取惡，那都不是實相，不是真理，唯有心平氣和，才是真正趨向實相，所以要常觀照。我們做不到這功夫該怎麼樣？先假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心假文字對治。佛陀教導我們，持五戒、行十善、修四念住觀，依止八正道，生出離心，轉惡成善，轉染成淨。等到你真正可以做到，就可以不假文字，就是觀照自心，心平氣和，到這個程度，就是我以前常說的，知難行易，要悟了這安詳自在的心，具足萬法，你悟了，知難。以後在日常生活中觀照，就容易，就令它不要往外攀緣不起波濤就好。現在我們未先轉惡成善以前，要降伏這一念妄心，實在不容易。大家是
否有這一種苦惱？我明明知道不能生氣，可是氣得臉紅脖子粗，我明知不能罵人，三字經就罵出來了，沒辦法，控制不了。佛講三藏十二部經典，融攝於涅槃經中說的很清楚，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沒有諸惡莫做，眾善奉行的這個基礎，你是做不到自淨其意的，自淨其意就是這裡所說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到了你自己心清淨，離相無染的時候，那真心的妙用，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顯現。所以底下六祖大師又舉一個比喻來說明。

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

就好像天下了雨水，這雨水就表示是觀照般若，能照事照理，照事則一切通達，照理則一切不染，故了了見，無所見，了了知，無所知，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令心寂靜永安，喻如水能夠滋潤萬物，觀照般若能夠令眾生離相，離苦得樂，所以水就是比喻自心的般若智慧。般若不從天有，天則空也，比喻文字，般若智慧不是從文字中來的，它是從你的真心中而起的，從你的離相心中而生，每個人本具，佛陀講經四十九年，無非就是開啟你的自性智慧，開發自性的真實妙用，那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般若妙智慧不是從文字中有。「元是龍能興致」，龍就是比喻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這一念的無住真心，無住真心才能夠自用智慧，常觀照故，才能夠行般若觀照，觀照般若若是沒有能所對待的，是離能觀之智及所觀之境，是事理不二，故於一中觀一切，一切中觀一，平等中觀差別，差別中觀平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平等即差別，差別即平等，故如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元是龍能興致」。龍就是表示我們的自性，雨水從龍，這是順世間的風俗而說的，表觀照般若是從自性而生。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而剩餘的雨水流到水溝，然後流到河川，最後流入大海，合而為一體。

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就是我們這一念無染的本心即是實相般若，這一念真心，人人平等，每一個人的真實智慧也都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是這個人聰明，他的佛性就高一點，乃至於動物昆蟲，都跟我們一樣平等，只因為迷的深，所以智慧不能顯，變成渾渾噩噩，愚昧無知，但是在牠的真心中本具的般若智慧，是無二無別，沒有高下的。當你證得實相般若以後，你就會發現，一

切眾生有情、無情，都是從我這一念真心變現的，合而為一，這時候你就可以從一中觀一切，這個一就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這一切就是真如本性隨緣幻現的差別事相，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從一切中觀一，從平等中觀差別，從差別中觀平等，為什麼？理只有一個，就是實相般若，就是真如的體，那緣起的事相是無窮無盡，無量無邊，理就是我們的本體。宇宙森羅萬象，無窮無盡，我們常講：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無窮無盡的宇宙，原來就是你自己的一心，一就是一切，經上告訴我們，宇宙間，森羅萬象，有情無情，十法界三千諸法為一法之所印，是一件事情變現出來的，這一法我們就叫真如，指真實如此的本來，就是我們的覺性，是生命的本源，是一種功能，整體宇宙有情無情，都是這一種覺性的功能所變現的。「能」都一樣，這一些「能」都是互相交融的，一切無量無邊眾生所造作的這一些事，所謂十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這一些都是交融，功能本來就不是物質，當然可以互相交融，所以舉一點就是全體法界。我們常常用海水做比喻，只要一滴海水，就是全體海水的海味。我們也常常用燈光做比喻，這裡的燈，跟整間教室，乃至最後那一盞日光燈，最遠的光線這邊也有，互相交融，就如同我們眾生的心都互相交融，一切造作都互相交融，舉一就是一切。所以宇宙本體是真如佛性，但是由於眾生不守自性，無明業相把整體真如轉成阿賴耶識，眾生的生命就是阿賴耶識，整體大宇宙就是一個大阿賴耶，其實阿賴耶不能稱大小，但是我勉強用大小來做比喻，我們這身心裡面的阿賴耶，與宇宙全體是無二無別，所以佛陀成佛的時候，祂從自己的身心見到有情無情同成佛道，本來是一件事，宇宙間是一法之所印，就是真如，亦名佛性，也是吾人生命的本源，也是無染的本心。真如即真實如此的本來，用現代名詞來解釋，就是一種覺性的功能所變現。現在科學家已經證明，世間上沒有物質的存在，它只是一種能量的波動而已，科學家已經證明了，但是我們怎麼會看到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的種種的差別形象呢？就是我們

自己的業識所幻現的，故楞嚴經云：萬法是眾生循業發現。它原來只是一種「能」而已，所以能是可以互相交融，當你證得實相般若，就是一切，你就會看到，有情無情與你自己是不一不異，是不隔毫端，沒有距離，黏在一起，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這樣你心怎麼不清淨，怎麼不平等呢？所以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平等無有高下，就是一切，每一個人都平等，像所有的河流，流到大海裡面，已經不分別了，就好像大海上的一個泡沫，這個泡沫的當體即是海水，並非海水外有泡沫，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一切世間相，當體即是真如。當這個泡沫破了以後，全體的大海就是它，再也找不出這個泡沫到底是在哪個地方，整個大海都是它。在它還是泡沫未破之前，那就有自我的個體。所以當你把我、法二執所形成的五蘊泡沫破滅之後，整體法界就是自己一個身心所變現。所以十法界，宇宙人生萬法，森羅萬象，就是佛性依我、法二執，迷惑造業，從覺性中幻現出來的大夢，夢境當體全是真如佛性，如同海面上的大小浪、水波、水泡，當體全是海水一樣。所以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平等無有高下。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小根之人他一定要有佛法的依靠，沒有依靠，他就不知道該怎麼修行，所以他聽聞頓教以後，就好像草木，不像大樹，草木根性小，被大雨一淋，悉皆自倒，不能增長。他無法承擔無所依止之清淨自性，本來具足無量功德妙用恆沙，但任性逍遙，隨緣自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無上之妙道，諸佛如來一乘任運，萬德莊嚴，一乘任運就是隨順法性，隨順自己的清淨無染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心裡沒有我執、法執，畢竟無有一法可得。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能夠稱性自在，無功用道，是一乘任運，萬德莊嚴，這是大根人才能做到的。小根性人他沒有出世間法的依靠，他就會亂了，不知如何修行，如草木被大

雨所淋，悉皆自倒，不能增長。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

小根之人與大根之人的般若智慧是一樣的，般若智慧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既然智慧平等，為何小根人不能承擔呢？他聽聞金剛經，為什麼不能開悟呢？因為小根人我、法二執很重。換一句話來說，心量大，什麼事情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又很執著，那就很煩惱了。如果你什麼事情看得很清楚，但是你一點都不執著，那就是智慧，智慧跟煩惱差別就在這裡。很容易執著的人，怎麼辦呢？那就不要看，為什麼二乘人他們修學佛法，遠離我們世間，到山上去修行，中國大陸的叢林都在深山裡面，走一趟路要幾個星期，道路又崎嶇難行，住進了叢林以後，你都不願意走下山了，遠離都市五欲六塵，眼不見為淨，在那個地方清淨無染，他心裡得到自在了。今日這個世界，交通太方便了，大叢林變成了觀光景點，你到那個地方也不好修了。我們現在科學很發達，在古代要請一部經都很不容易，因為經是用手抄的，印刷術又不發達，現在不僅請幾部佛經，都不會很難，甚至可以用網路，你要找佛學資料，一上網就有了，要什麼有什麼，方便的不得了。照理應該是正法時期才對，可是我們現在卻叫末法時候，為什麼呢？因為知識太發達了，知道這世間的事情太容易了，可是你又什麼事情一知道就黏上了，黏在那裡計較分別，痛苦不堪，不能一知道了了分明，馬上就放下，就好像鏡子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樣。當你用心如鏡的時候，你廣學多聞都是後得智。當你不能像鏡子一樣，而是像照相機的時候，什麼都攝進來，攝進來的都是煩惱。所以當我們的身心是照相機的時候，最好不要聽，不要看，少接觸為妙，接觸就生煩惱。有一位同修道友，為了避免繁華都市的污染，他辭掉了工作，跑到屏東郊區去種香蕉，有時候他偶爾會來台北，一來台北就

會來找我聊聊，所談的，不是批評政治，就是指責社會的不公不義，講到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時，也會講的義憤填膺，我說：你不是躲在山上閉關？你怎麼會知道比我還多？他說：因為時間太多，不是看電視就是閱覽新聞報紙，要不然就是人家來找他，所以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這個時代你要避到哪裡去修行啊！所以在這末法時期，只有好好修菩薩道，觀照你自己的心，你想遠離都很困難。二乘人我、法二執很重，所以不薰習大乘經典不行，有很多人本來很容易住相生煩惱，但薰習般若經典一陣子以後，他突然覺得：奇怪！以前要是碰到這一種煩惱，我一個禮拜心都無法平靜下來，現在好像兩三天就過去了。如果是兩三天的人，他好像幾個小時以後就沒事了。因為他已經種下金剛般若的種子，所以般若就叫做能斷，可知薰習般若很重要。我相信末學過去生也是薰習般若經典，因為末學沒有學佛以前，也是一樣迷惑顛倒，可是我一學佛以後，什麼壞習慣一下就改掉了，可是我不會覺得很苦，那就是過去生中薰習的般若的種子起現行，它就有這個能耐。有很多賭博的人，發願不賭了，剝掉一隻手指，後來他還是賭，要改一個賭博都這麼難，我還沒有學佛以前，就是有這一些壞習慣，做建築業的，交際應酬，吃喝玩樂特別多，但是我學佛以後就全部斷除，所以薰習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你般若薰久了，自然金剛種子就現前了，般若又名能斷，能斷一切煩惱，所以一定要薰習般若。小乘人因為執著重，放不下，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就好像大雲把太陽障住，雲層上面是一片光明，雲層底下是一片黑暗，並不是沒有太陽，是被雲層遮住了，所以我們薰習文字般若，我們研讀文字般若，就好像風吹，把雲吹掉了，大地一片光明，尤其在這末法時候，我們這個社會真是像個大染缸，到處都可聽到這邪知邪見的聲音，根塵接觸很容易受汙染，所以每天早晚課一定要做，你每日的定課，看你自己修學的法門，比如有的人修學觀音法門，他一定要念普門品，修學觀音菩薩的慈悲，早晚課並不是念給佛菩薩聽的，是檢討自己，警惕自己，

所以你所選的早晚課，是要契合你的根性，課誦哪一部經典，對你能夠提起震撼性的警告。比如一個不信因果的人，就應該天天課誦地藏經，他深信因果的心就會生出來，就不敢再為非作歹了。如果有些人修行，只是想改造命運，他早晚課可以誦了凡四訓，因為了凡四訓他的修學就是為自己得世間利益。所以你行善的心慢慢就會現前，所以你的早晚課，是要根據對你最有幫助的課程。早課是提醒你自己，晚課是檢討你自己，我今天做了錯事，我很慚愧，所以晚課有懺悔改過的意思，在佛菩薩面前懺悔，時時把自己的心的洗乾淨，你才不會越染越深，才可以像風一樣，把雲層吹掉，讓陽光顯現，你的心才能開智慧，所以早晚課有警示自己、提醒自己覺悟的意義、這是很重要的。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般若之智並沒有大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沒有哪個人般若高或低，只是哪個人迷的深，哪個人迷的淺，這樣子而已。也許有人會想，我做了五逆十惡，佛菩薩會不會原諒我？佛菩薩會不會很討厭我？諸位放心，佛菩薩看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他看眾生唯一的不同，就是迷的深淺而已。佛菩薩看到殺人重犯陳進興，也不會說這個人一定要將他槍斃，只會說這個人怎麼迷的這麼深？要用什麼辦法才能救他呢？你的心是不是已經趨向菩薩道了？你看社會新聞，然後看你心裏的反應就曉得，看到好人，就想我要跟他學啊，這一個人多好啊，我應該隨喜讚嘆，不要說看到這個好人，心裡有忌妒的感覺。看到壞人，心想這個人怎麼迷的這麼深？我應該幫助他，如果有機會，我也希望能夠來教化他，如果有辦法，我寄一本經書先讓他看，了解因果，希望他趕緊懺悔業障，那你就趨向菩薩道了。如果你看到社會新聞，看到好的生忌妒心，看到惡的，覺得這個人應該把他槍斃才行，那你就跟菩薩不同心了，菩薩看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只

是迷的深淺不同而已，就好像天下父母親看自己的兒女一樣，不會覺得自己的兒女很可惡，無藥可救一樣。我們看到報紙刊登十惡不赦的惡人，他的父母親都會講：他沒有那麼壞啊，只是個性強一點而已。菩薩的心就是這樣。有這種廣大的包容心，因為佛菩薩之道，是法平等，一切眾生悉皆平等，只是迷悟之差。

所以般若之智也沒有大小，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迷失自性的眾生，外面去找戒、定、慧，心外去找佛菩薩加持，修行覓佛，希望得到佛力加被。不悟自性本自具足戒、定、慧，不能體悟無染的本心中原來具足一切如來智慧德相，也就是一切諸佛的本源，這就是小根。假若聞頓教法門，頓悟菩提自性本自清淨，但以此心直了成佛。知道自心本自具足，守本真心，念念無染，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見一切緣起諸法，無生無自性，故能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六根清淨，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也就是真如自性的起用。在禪宗裡面有一個公案，臨濟禪師他是黃蘗禪師的入室弟子，有一次臨濟禪師在禪堂裡面睡覺，禪堂就是要精進修行的地方，黃蘗禪師一進來，看到臨濟禪師在那裡睡覺，他就用手中的拄杖在地板上敲幾聲，臨濟禪師眼睛一睜，看到他的老師來了，之後又閉上眼睡覺。要是我們看到老師來了，一定是趕緊翻身起來了，精進參禪，可是臨濟禪師眼睛睜開看他師父一眼，之後又繼續睡覺。之後黃蘗禪師又走到上堂，看到他的首座和尚，在那邊坐禪，精進用功，反而拿起拄杖趕他，喝道：你的師弟在下堂用功精進，你在這裡打什麼妄想呢？（臨濟義玄禪師一日在僧堂裡睡，黃蘗禪師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臨濟義玄禪師舉首見是黃蘗運禪師，却又睡。黃蘗運禪師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裡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黃蘗運禪師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為什麼首座坐禪，反而被黃蘗禪師指責，因為在那裏用功，執於外修，心中有事。另一個公案：趙州和尚他到外面去找佛法，最後開悟了以後，他做了一首偈子：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

頭未悄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空費草鞋錢。花費那麼多草鞋錢執於外修，如果你悟本心，心只是現外面這一些影像，根本是了不可得，為什麼有這個影像？這個影像本來是菩提相，但是自己迷執了，它就變成了煩惱，因為無染的清淨本心，具足如來一切智慧德相，亦名如來藏，是一切如來智慧德能的大藏庫。根塵接觸，所現的也不過是相與名而已，你攀緣了相與名，而變成了妄想自性，把假的當成真的，其實只是自心中分別相、名，生起了妄想，而卻執以為實而已。其實我們眼前就是一個影像世界，是出自於自心分別自心相，就像做夢一樣，全是自心分別自心相。現在的世間就是個夢，我們根塵接觸就是個大夢境，影像的世界而已，影像從哪裡生出來？就是從你的心生出來的，所以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萬緣放下，放下萬緣，一心清淨，不執外修，根塵接觸，了了分明，自生自顯，一切通達，一切不染，這就與般若妙智慧相應了。所以臨濟禪師他深知此義，他不執外修，在禪堂裡面休息，他心裡沒有事，何必苦苦坐在那裏住心觀淨，盤腿面壁呢？而首座和尚他住心觀淨，已經有所住，那就是妄心了，所以黃蘗禪師叫他起來，告訴他：你的師弟在那裡用功，你怎麼在這裡打妄想？剛好跟我們的認知相反。假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而是率性之謂道，是你自心本自具足，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所以心平氣和，心安理就得，知道我們活的世界是個影像世界，不是真實的，所以煩惱塵勞常不能染，這就是真性的作用。

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六祖大師講的頓教法門，頓悟、頓修、頓證這個法門，是最上乘人，但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定要先有對治，如淨土法門是用一句佛號，於根塵接觸時全部轉成佛號來離一切相。我們修習般若法門了解這一切萬法皆空，了不可得，在境界中，當你一執著了，就要修觀照離相，知道這一些境界是空，不可得，馬上把它放下來，最後你會從有心用到無心處。你遇到境界，立刻明白空不可得，心裏也不會再生起分別、

執着，心地清淨。等到你用無心的時候，你知道你心裏有一個無心，又住了空了，雖然你外不住六塵相，可是你內卻住了一個空。住了空，智慧不能增長，接下來要把無心也放下來，那就是無心不許有心知。這個時候你要修學幫助眾生、利樂有情，從教化眾生，利樂有情中，才能把這個空放下來。為何二乘人的修學從有入空，但是內住空，他外不住相，但是內住於空，那要怎麼把空放下呢？就是要從空出假，行菩薩道，然後從行菩薩道教化眾生中，才能把空相放下。所以六祖大師云：善知識！內外不住，就是外不取相，內不住空。「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這是照見五蘊皆空的境界，知道這五蘊都不可得，他就可以外不取相，內不住空，隨順你這一念真心的真實妙用。這「去來自由」就是隨順你的心性，隨緣任運，任運自在，任運騰騰，去來自由，一點都不沾染。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修行成佛的妙方，要先悟自身心是佛，只是未脫黏解纏的佛，而佛是已經解脫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的纏縛之人，所以我們學習佛法是要來解脫纏縛之用的。當你能解脫一切纏縛之時，也就是眾生成佛之時。我們希望能夠脫黏解纏，成就佛道，就要修學般若經典。依文字般若，起觀照修外不取相，內不住空，能照住一切起心攀緣，最後才能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而成就佛道，而此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也正是修學般若經本的成果。故六祖大師云：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那個就是般若三昧。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修多羅是梵音，翻成中國話就是契經，也就是佛所說的一切經典，上契諸佛妙理，下契眾生根基，所以叫做契經，像我們現在在研討佛法，我們講的雖然都是契佛的真實妙理，如果大家聽不懂，說了也等於白說。如果我所講的，大家都聽得懂，但是不契諸佛如來妙理，那就變成魔說了，所以講經說法，要能上

契諸佛妙理，下能契眾生根基，佛陀說法就是依此而說，完全是隨順眾生根機而講，所以佛陀不會多說一個字，故稱之為契經。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就是佛所說的一切法，包括大乘與小乘的佛法，小乘就是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就是菩薩乘、一佛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十二部經也就是三藏經典，三藏就是經藏、律藏、論藏。經是定學，律是戒學，論是慧學，戒、定、慧三無漏學，所以佛所講的三藏經典，就是指這戒、定、慧三無漏學。這三藏十二部經典，依三藏經典裡面所用的文字體材而分的有三種，依三藏經典裡面所講的內容而分的有九種，合起來共有十二種，名為十二部經，這十二部經，其實也就是三藏經典。我把這十二部經簡單介紹一下，依照佗文字體材，來介紹前面這三種，第一種名修多羅，也叫做契經，也就是經典裡面的長文。

第二種名祇夜，祇夜漢譯為重頌，就是指一般經典到了後面，佛陀會再重說偈曰，用偈頌把前面所述的長文、重點重述一遍，如同六祖壇經，我們現在所講的經文就是屬於修多羅的性質，到後面的無相頌，這個就類似於重頌。祇夜，在一般經典都有，經典前面是經文，經文講完了以後，後面就有一個偈頌，偈頌也就是祇夜。

第三種名伽陀，漢譯為諷頌，又名孤起偈，指佛經內沒有長文，而全部用偈頌來表述，如法句經中的經文，全部經文都是一句一句的偈頌。又如華嚴經的淨行品的經文，也是全部都用偈頌來解說，這一些都是屬於「伽陀」，因為他沒有前面的長文，皆用一偈一偈來表達經典內容，這個我們稱為伽陀，這三種是從文字的體材而論的。

底下九種是從經文裡面的內容而講的。第四種名尼陀那，尼陀那漢譯為因緣，是從經文的內容來講，比如經中的序品，經中所說見佛聞法的因緣，或者是佛說法教化的因緣，這個就是屬於尼陀那，又稱為因

緣，一部經的序品就是屬於尼陀那。

第五種名伊帝曰多伽，漢譯為本事，是指佛陀在說佛弟子過去因緣的經文，比如像法華經裡面，有講到藥王菩薩本事品，這個都是屬於伊帝曰多伽，也就是本事。

第六種名闍多伽，漢譯為本生，也就是佛陀說他自己過去世的因緣，比如金剛經中的忍辱仙人，或者是雪山童子，這一類的經文我們稱為闍多伽，意譯為本生。

第七種名阿浮達磨，漢譯為未曾有、稀法，這個是記載佛陀現各種不可思議神力的經文，如佛陀能放光動地、顯大神通，這個是屬於阿浮達磨，意譯為未曾有、稀法。

第八種名阿波陀那，漢譯為譬喻，比如經中所說譬喻的地方，各種舉例、譬喻說明，這個是屬於阿波陀那。

第九種名優婆提舍，漢譯為論議，這個是以法理、論議問答的經文，佛弟子問法理、教義，佛陀回答，這一問一答的經文，稱之為優婆提舍。

第十種名優陀那，漢譯為自說，佛陀沒有經過弟子提問，他自己無問自說的，像佛說阿彌陀經的這一種經文，就是佛不問而自說，這個叫優陀那。

第十一種名毘佛略，漢譯為方廣，這是說方正廣大真理的經文。

第十二種名和伽羅那，漢譯為授記，這是佛陀為菩薩或弟子授記，將來成佛的經文，這個名和伽羅那。前面的修多羅、祇夜、伽陀，這個是從文體上而分的，後面從尼陀那、伊帝曰多伽、闍多伽、阿浮達磨、阿波陀那、優陀那、毘佛略、和伽羅那。這九部是從經文內容而分的，一共分成這十二部，也就是通指這三藏經典，所以一般也有將三藏十二部經典連在一起講，這個是代表佛所說的一切經教。這都是因人

的根基不同而說教，因為眾生迷惑顛倒，所以佛陀示現八相成道，來教化我們，所以佛法在人間。很多人以為佛法是拿來超度鬼神，變成純屬信仰的宗教，反而超越人間修行的意味，那我們就錯用、錯解佛法，所以佛法絕對不是迷信的信仰，他是教你如何修行，轉凡成聖，把一個壞人，慢慢變成一個普通人、凡夫，再從凡夫變成好人，從好人變成君子，從君子變成賢人，從賢人變成聖人，聖人變成至聖，至聖就是佛陀。印度佛陀這個名字，如果以中國的語言來講，就是至聖，聖中之聖，最圓滿了。換一句話來說，你這個人一點缺陷都沒有，你的道德、智慧、人格、慈悲心，都達到最圓滿了，無法從你身上找到一絲缺點，那你就成佛了，所以人成而佛成。太虛大師教導我們，人成即佛成，所以諸位，我們想要學佛，世間的善法你一定要圓滿，世間的善法無法圓滿，人與人之間充滿忌妒障礙、瞋恨，對於自己的父母親也不懂的孝順，對於朋友之間，也不懂的信義，現實功利的不得了，那這樣就想要成佛了，那還差得很遠，所以佛陀是至善圓滿，一點缺陷都沒有。佛陀看到凡夫迷惑顛倒，所以祂以各種語言身教來教導我們，教導我們不斷的捨棄過去錯誤的行為、知見，所以修行沒有玄妙，修行就是在修正行為，修正我們身口意三業錯誤的行為，就是這麼簡單，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楚，所以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因人制，因智慧性。一則是因佛陀的智慧性，因為他能夠觀機說法，二則就是根據我們眾生的智慧性，有的眾生是利根，有的眾生是鈍根，所以才這五乘佛法。有一類眾生，他迷執於五欲的享樂，佛陀先為他們說人、天乘佛法，免墮惡道。而且在人天乘佛法中隱藏了出世法的因緣，所以我們若真實的持五戒，或修十善，一定會去受菩薩戒，而走入了出世間法。有的人知道世間苦，急著想要出離，他對度眾生沒有興趣，佛陀為他們講聲聞、緣覺的法門。而有一類眾生有出離心，又悲心具足，知道世間假相不能迷執，迷執則會造業而招感生死輪迴，佛陀就為他們講菩薩法門。如果有人心不住相，什麼事情都看得開、放得下，心地慈悲善良、清淨平等，佛陀就為

他傳授一佛乘，令他契入諸法實相，明心見性。所以佛有這一種智慧性，能夠觀眾生的機而說法，而眾生也有不同的根基，可以接受佛所說的無量法門。所以佛陀所說的法都是藥，修行人要擇法，你擇對了法，精進就會生歡喜，你要是擇不對的法，也許你修行就會覺得比較苦。很多人修行修了很多年，得不到法喜，也許他所選擇的方法，不契他的機，所以佛陀在經上告訴我們，我所說的法都是藥，你們要選對藥來吃，如果你吃錯藥了，吃出兵來了，那就不能怪我了。所以我們要擇法，要了解哪一種法門與自己相應，如果不相應，也許成就就比較慢，你要斷煩惱的力量就比較弱，這就是隨眾生的智慧性，根據眾生的根基而建立的。

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

假如沒有人，那有世間種種分別法相？有人世間才有世間種種法相，這一些種種法相名詞，就是因為人而訂立的。印順長老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要根據我們的是非習氣毛病，加以根治，所以就有種種法。所以大家要曉得，佛法是在醫我們眾生的心病，因為我們有種種不善心、分別心、執著心，我們藉著佛法，把這些種種的不善心、執著心、分別心，把佗洗乾淨，等到你無一切心的時候，一念返照，直下會取，靈明覺照，了了分明的寂照心即是見性成佛道。佛也就無法可說呢？所以古德常說：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

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

由此可知，一切萬法，因人有心能加以安立假名，進而分別取捨，造作諸業，生諸煩惱，故佛陀示現人間，因人根性之不同，而說不同之法門，其中小人就是指凡夫，你迷執很深的，迷的深的，看不開，放不下，不能開啟你的自性般若智慧，不悟本心那就是凡夫。智為大人，大人就是指菩薩，智者就是悟了本

心，明心見性號菩薩，為什麼？自性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佛如來平等無二，頓悟，頓修，頓證。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所以智為大人。

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

愚人是指還沒有開悟自性的人，他去請教開悟自性的菩薩，開悟自性的菩薩為他說法，讓他契悟自家寶藏，一切圓滿具足，本自清淨不與萬法為侶，空明朗淨，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那他也是菩薩了，所以在悟這一念心而已。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只要你真正能夠看得開、放得下，一念契會本心，你就轉凡成聖了，故六祖大師云：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我常常做比喻，很多人他煩惱的時候，就藉著喝酒，酒醉之後就睡著了，有的人就吃兩顆安眠藥，讓他睡著，呼呼大睡之中，什麼事情都沒有，但是醒過來又通通回來了，你就知道那些煩惱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心想所生的。但是你習氣若不去除，不了解性空，不了解心空寂，了不可得，那你只好繼續煩惱下去。雖然你知道不要煩惱，但是你還是繼續想，繼續想就繼續煩惱，所以俗話常講：借酒澆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你不了解你是活在一個影相的世界，這個影相從哪裡生出來，從你心想中生出來的，是你的習氣製造出來的，你的妄識製造出來的，從自妄心中剎那生滅相續的連續相，如同電影中膠捲的相續影像而有了劇情，因為在你眼、耳、鼻、舌、身、意後面，有識心習氣的膠捲，藉根塵接觸的因緣，放映出來而已，而你卻執以為實，而生起了煩惱，原來你是活在一個影相世界。那個膠捲就是我們的習氣種子，把無相的世界，變成虛幻的世界，所以我們都是活在影子世界裏，所以了悟的人就能放下來，不再迷了，不迷則名轉識成智，迷了就把智轉成識。迷的時候就把如來藏，轉成凡夫的分別相，悟的時候知道是虛幻不可得，則凡夫的分別相，就轉成如來藏、妙真如性，就在這一念間而已，所以為什麼要直下會取，不能有作意的觀行，有為的修證，

不是直下會取。六祖大師現在所說的：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這就是直下會取，頓悟、頓證的境界，豁然通達了，自家寶藏，人人具足。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

自心原是佛，若能直下會取，不住有、無兩邊之無染的本心，此心即是無上菩提心，是諸佛如來的涅槃妙心，寂靜永安！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三而一，一而三。即體大即相大則一接觸即明白，一中觀一切。即體大即用大，即明白就能知如何運用，殺活自在，大機大用，能廣度無量眾生，故名之為佛。修行人，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故不悟本心，即佛是眾生，若悟自心，淨智妙圓，體本空寂，則眾生是佛，故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僅在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

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一切世間萬法，也在你的自心，佛法也在你的自心，世出世間法都在你的自心裏面，看你甚麼時候把你的取捨、分別、妄想放下，放下來了，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你在日常生活中，處事待人接物，就是行諸佛法，你放不下來，你就把佛法變成世間法，要從我們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真如本性隨染之用就是凡夫，隨清淨無染，無所依止之用就是諸佛如來，所以這是菩薩的用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我們這一念真心呢？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經也就是梵網經，經中有一段經文開示道：我本元自性清淨。我們本有覺性心體本來就是空寂無相，所以當你睡著了，也不作夢什麼事情都沒有了，當你醒來一切相就現前，煩惱也隨之而生，就是因

為執着了相，患得患失而生起了煩惱，而自心中本無煩惱，而且清淨無相，就在根塵接觸的時候，相就現出來了，是依他而有。所以我們要了解，我本元自性清淨，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了解萬法唯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心是法，是法是心，如六祖大師所悟的那五首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悟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在緣成熟的時候，豁然直下會取，頓悟本心，剎那間直下會取你的自家寶藏，即時豁然，還得本心。禪宗公案說道：有一位樓子和尚，他精進修行，心很清淨，但是無法開悟，有一天他路過街上，經過一個歌樓，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歌妓院，鞋帶突然斷了，他就在蹲下來綁鞋帶的時候，突然聽到樓上的歌妓在唱歌，唱著：你既無心，我也休。他一下子就開悟了，頓悟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你既無心，我也休。原來他以前有心，那個心是什麼？志求開悟，現在求開悟這一念心，突然脫落，豁然證得，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悟自性以後，歡喜踴躍，就把他原有的法名，改為樓子和尚，記念他在歌妓樓下開悟。（樓子和尚，生平及姓氏不詳，亦不知嗣法何人。想必是一位參禪用功日久的行腳僧人。一天，樓子和尚行腳，偶然經過一街市。在一家酒樓下，他發現自己的襪子帶兒鬆了，於是便停下來，彎腰整理襪帶。忽然聽得酒樓上傳來了伴娘的歌聲，唱道：「你既無心，我也休」樓子和尚一聽，忽然大悟。因此，時人皆稱之為樓子和尚。）這都是緣成熟而直下會取的，我們這一念無住真心，還得本心。

然而要得到即時豁然，還得本心的人，他一定是藉著事相中修行，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在境界中歷事練心，煩惱越來越少，心裡越來越清淨，遇到什麼事情，不會放在心上，這種人就容易開悟。可是我們現在，隨時返照自心，都有煩惱，不是在想這個，就是在想那個，想別人不知道會對我怎麼想，我

這樣做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凡事耿耿於懷，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所以我們很多學佛的人，往往不是為自己的努力而活著，都是活在別人的觀感裡面，常常在想：某某人對我感覺怎麼樣？張三李四對我怎麼批評？時時都是關心別人對你的看法。所以我常常講：我們做什麼事情，要問心無愧，要心地光明磊落。你就不需要去煩惱外面對你怎樣的批評、看法、想法，那只是障礙我們自己而已，所以我們返照自己的心，是不是常常都在煩惱、分別、妄想裡面，所以你就不能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我們在修行過程中，你有沒有進步？那並不是我只要修個一年半載，就可以心清淨了，除非你是菩薩再來。在修行的過程中，依未學的經驗，似乎是波浪式的進步，起起落落，但是在每一個最高點上，你用一個線把它畫上去，一定是往上跑。所以修行不可能是在一個禮拜，或是一兩個月內，你就能覺得你的境界怎麼樣，一定是經過一個時間薰習以後，你覺得你碰到順逆境界，你比較能夠放得下了，人與人之間，你也不會跟人家計較了，你的心量也大起來了，以前你放不下的事情，現在好像沒有什麼事情了，心量越來越廣大，越來越能夠包容，也越來越樂於幫助別人，越肯犧牲奉獻，越肯吃虧，那你就一直在進步中，然後經過幾年的修行，你不斷的薰習大乘經典，有一天，你豁然之間就頓悟自性，原來自心原是佛。所以金剛經云：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持戒修福，可以一念生淨信，淨信什麼東西呢？自心原是佛。現在有很多人，你跟他講佛法，他說：我知道了！你不用講了，心就是佛。很多人都會這樣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每一個人都懂這個道理，但就是沒有辦法直下去感受，為什麼心就是佛？知道心是佛，你問他心在哪裡？他都搞不清楚，但是他會講心就是佛，所以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要藉着修行且薰習大乘，到最後由不知道心是什麼，慢慢認識了是心是佛、理解了是心作佛，到最後，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一下子頓悟原來自心就是佛，那就是一念淨信，直下承擔，直下會取，自心原是佛。所以我常常講，這一個境界就是知難

行易，頓悟這一念自性，以後就觀照這一念自心修行就可以，不再攀緣，念念看住這一念心，讓佗安心、自在、平穩就行了，因為心本來就有智慧，自性中具足圓滿智慧，只是因為你心激動了、不平等了、有取捨了，真智慧就不見了。所以學佛最怕的，就是將佛法當成知識來研究，當成哲學來研究，你在心境上沒有轉變，你得不到真實的受用，那就叫做數他人的珍寶，把別人的錢算一算之後，還給了別人，這不是你的，所以一定要真正的修行，斷惡修善，修清淨心，修平等心，修大慈悲心，修行六度，要行解相應，才能夠如《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證悟了自心原是佛。那是行解相應的過程中，機緣成熟而感得的，六祖大師也是一樣。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

六祖惠能，聽聞弘忍大師為他講解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六祖大師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原來根塵接觸，這一些境界不是從外面來的東西，是我內心了了分明的智慧現出來了，智慧通達，一切明了，原來是從我內心湧現出來的，外面境界是清淨平等無相，為什麼有這麼多相？我心裡不空如來藏現前的，真如智慧現前。可是我們迷失了，把自心現出的幻相當真，落在有無兩邊，取捨分別，迷失了真如本性。六祖大師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自心原是佛，原來宇宙萬法就是真如自性的體、相、用。佛陀就是當祂用這一念心的時候，無所住而生其心，清淨無染，不取相分別。凡夫只是於根塵接觸，當自心境界現前的時候，執着了自心所現的境界，起心分別放不下而已。所以諸位，我們現在根塵接觸這個境界從那裡來呢？是從自心中現出來的，當現出來的第一念是清淨的，第二念就取相分別執著，而落在相待能所兩邊了，成了染污識了，變成凡夫之見。所以古德常勸我們要捨識用根，用我們的根性，不要意識心的分別。我們都以為心只有一個，其實我們有八個心王，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

有這八個識心，都是集體起作用，因為它互動的作用太快了，你感覺不到。如果你能捨識用根，那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因為我們六根不守自性，攀緣六塵境界，生起了妄想、分別、執着。妙真如性的覺照，就變成了我們的八識心的取捨、分別了。所以我們現在透過眼、耳、鼻、舌、身，見到外面五塵境界，見了以後就有感受，領受五塵的境界，領受了以後，第六識即刻緊緊抓住五塵的影子，生起了思量，分別，靠自己過去的習氣，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分別好壞、美醜、是非、善惡、貴賤、喜歡、討厭，第七末那識把前六識的分別，當成是實有的，內執著第八識的見分為我，外執境界相為真，依末那識所覆蓋的我愛、我貪、我癡、我慢生起了自私自利，患得患失。這樣念念分別、執著、妄想，其實他的本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只要你不往外攀緣，不再取捨分別，當下看得清楚明白，那就是你自性的智慧，那就是如來了能所對待，依於緣起的真理，隨著染淨的因緣不同，有了四聖以及六凡的法界，其實就是一個如來藏妙真如性。整個宇宙萬法，就是我們真如自性的體、相、用而已。用對了，不攀緣，清淨無染，那就是佛之用。用錯了，取捨、分別、妄想，那就是凡夫之用。六祖大師心很清淨，沒有妄想，弘忍大師為他講解金剛經，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師言下大悟，原來宇宙萬法都在我心裡頭，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心是佛，是心是法，心與佛、法不二，都是自己一心的體用，所以六祖大師於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六祖大師教導大眾依止般若法門，觀空離相，不染萬境，直下會取此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此心即是佛，此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法。頓悟自心原是佛，自心原是法，法、佛無二，體用一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悟後保任，各自觀照自心，清淨無染，自見本性清淨，即體即用，即用即

體，體用不二，法佛一如。禪宗裏有一位牛頭法融禪師在他未遇到道信大師以前，已經修的很好，老虎都當他的侍者，山上的猴子採水果來供養他，鳥兒銜鮮花來供養法融禪師。道信大師入山時，見法融端坐自若，不問不起，道信大師便問：你坐在那裏作什麼？法融回答：觀清淨無染的本心。道信大師又問：觀是何人，心又是何物呢？法融無法回答，由坐而起，向大師作禮問道：大師您居何寶剎，大師云：貧道居無定所，雲游四海（此回答意表心無所住，任性逍遙，隨緣自在），法融又問：您認識道信禪師否？大師反問他：你為何提及道信禪師呢？法融答道：我景仰已久，希望有緣能去拜見道信禪師。大師告訴法融：貧道就是道信禪師……，法融乃頂禮禮拜請示法要。道信大師開示：「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心），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他經過道信大師這麼一點破以後，悟了同未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這些老虎根本看不出他是什麼境界？是位無修無證者，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特別，所以老虎也跑了，猴子也不再拿水果供養，百鳥也不再銜花來供養了。所以禪宗有一個公案，為何法融禪師沒有遇到道信大師以前，老虎當他的侍者，猴子採水果供養，百鳥銜花供養，為何見了道信大師以後，老虎也跑了，猴子也不肯來供養了，鳥也不再銜花供養了，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剛才已經把這秘密告訴大家了。所以你在修行過程中，要不斷的悟，不斷的體會，你心境不斷的提升，到了你最後成就的時候，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如同繞圓圈，從零度開始走，走了三百六〇度，回到同一個點上，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所以修行人千萬不能

以少為得，因為世間人習慣於執著，因為父母親從小教我們要得第一名，要出人頭地，要光宗耀祖，一直以有所得為所得，長大以後就在財富事業，社會地位上炫耀，都是執著於有所得。當我們養成這種習氣以後，在學佛過成中，你又把這種習氣帶入佛法，你也開始要有所得了，或以聞慧（佛教學術的領域）自以為懂佛法了，或以思慧（佛教哲學的領域）自以為有修有證，有境界了，失卻了觀照離相斷煩惱來成就修所成慧，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甚至有人以思慧，理解佛教哲理，誤以為是修行證果，而走入了狂慧，迷失了正途。如果你發現有這種傾向，要趕緊改過來，要明白，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的道理。我們修行常會犯的毛病，是執著悟境，將思所成慧，執為修行的成就，於自心中乃是妄想、分別、執著，煩惱不斷，乃至名聞利養，貪求無厭，造諸惡業，雖然是思所成慧，有悟有解，照樣墮落三途。故古德云：修行人如牛毛，證果如牛角，若煩惱不能斷，心不能安，即使是有再高的悟境，那也是屬牛毛之儔類，故六祖大師教導我們，要真修實證，依止般若法門，觀空離相，不染萬境，一心清淨，直下會取此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此心即是佛，其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法，體用不二，用而不染即是僧，故知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是心是僧。

禪宗有一個公案，就是長安大慶禪師，他有一次去參百丈禪師，他請教百丈禪師說：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禪師就告訴他：就好像騎在牛背上在找牛。自心原是佛，大慶禪師直下會取，知道原來自心就是佛，一念淨信。他接著又問：認得以後該怎麼樣呢？百丈說：就如同牧牛人騎牛至家，把牛栓在牛棚以後，你就可以放心了。喻如你識得這個心原是佛，原無煩惱，具足智慧德相，那就行了，以後你就順着它就好了，你順著它，隨緣任運，時時保持這一念清淨心就好。接著他又問：到了家以後，如何保任呢？百丈禪師就說：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

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如牧牛人拿著手杖看著這頭牛，這頭牛代表的就是心，所以禪宗有一副十牛圖，這十牛圖就是修行境界中，由找心到伏心，至圓成佛道的十種境界，由染而成淨，而達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的過程，就像牧牛的人拿著鞭，時時看住這一頭牛，不要讓牠去犯人秧苗，犯人的秧苗就是心往外攀緣了，動心了、有了心境上的變化了，馬上把牠拉回來，我已經攀緣了，我已經著境界相，起了分別，打了妄想，就這樣時時刻刻安住你這一個心，所以安心就是禪心，依這樣修，修到你打成一片，你就成功了，所以各自觀心，自見本性。這是悟後起修的境界。

若自不悟，需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

如果你自己不悟，就要找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善知識前面為何前面要加大？如果能夠教你五戒十善，乃至於聲聞緣覺，這也是善知識，他不會讓你墮三惡道，還可以讓你出三界了生死，但是他不能教你成菩薩法，若能夠教你菩薩法，如何行菩薩道，在境界中如何對治你的煩惱習氣，那這個境界又更高了。在這裡所指的大善知識是什麼？能夠教你一佛乘法，教你成佛的，教你頓悟菩提，令你入末後句，向上一路，密不透風，這是大善知識，這是教你成佛。所以在圓覺經裡面，到了第十二品，那一位賢善首菩薩做代表，來請教佛陀，代表護持流通。賢善首菩薩，「賢」就是代表能夠弘揚人天乘與二乘法，「善」就是代表能夠弘揚菩薩法，「首」就是第一、大，代表能夠弘揚一乘了義的佛法，所以大善知識就是指能夠解最上乘法，因為他已經明心見性、大徹大悟的過來人，他能夠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

大因緣」。因為他能夠教導你一個最好的方向，來成就無上菩提，所以他有「大因緣」，大因緣就是成佛的因緣，能夠令你頓悟菩提。教化二乘是小因緣，人天乘就更小了，三界都沒有辦法出離。大因緣就是能藉某種因緣，令你明白本心，見自本性，見性成佛道。為什麼需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呢？因為大善知識已明心見性，具四智菩提，能觀機說法，契理契機。佛陀在華嚴經裡面說的很清楚，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我們就是因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恢復本來的面目，生命的原貌。所以即使當你成佛以後，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古佛重作，你本來成佛，你只是重新做佛而已。所以修行人，破本參，悟了你這一念真心，我們稱為始覺智。那一念頓悟本心名始覺智，始覺智所覺悟是本覺理，是你本有的東西。自性本覺本有，是無始無終的，每個人都具足。凡夫的識心會變，有時候是人心，有時候是天心，有時候是畜生的心，有時候是菩薩心，這個妄心變來變去的。你注意看自己的心，當你看到一個人很落魄，會想要幫助他，這時候三善道的心現前了，當你看到一個很討厭的人，嗔恚心，咒罵心生起來了，這時三惡道的心現前了，我們的心量整天都在六道裡面變來變去，所以我們的妄心有變化。但是本覺的心是永遠常住，永遠沒有變化的，因為一念不覺心動才變現出這九界有情，然而原來的本覺是永遠沒有變異的，所以我們那一念的始覺智，只是覺悟到你本來的覺性而已。那什麼叫做究竟覺？當你始覺智合於本覺理念念都合而為一，始本合一不再分離，那就叫究竟覺，就成佛了。我們人人本具的佛性，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呢？不能起作用，就是我們的煩惱習氣障住了，而每個人的煩惱習氣個個不一樣。但是大徹大悟的人他知道，你們跟我一樣，但是你被自己的煩惱習氣障住了。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犯錯，可是我們往往不覺得自己有過，過都是別人有過，我沒有過，很容易諒解自己，不諒解別人。其實只要你不原諒自己，你就會發現你有無量無邊的過，但是我們無始劫來，就是很容易原諒自己。你想想看，你常

會聽到有人對你說別人對不起他，都說自己對別人有多好，我所聽的都是這樣。你想想看，每一個人都吃虧，到底誰佔便宜？都是自己佔別人便宜的時候，自己不知道，而自己吃一點點虧，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這樣出了問題。而修學人一定要感恩，人家對我們一點點好，我們要記得很清楚，我對人家一點壞，要立刻懺悔改過不犯，要這樣修行才行。所以大善知識他明了，眾生有諸多煩惱習氣，而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習氣在哪裡。而大善知識，智慧觀照，知道這一個人毛病出在哪裡，什麼地方把他障住了，先教導你佛法的正知正見，懺悔業障，斷惡修善，等到你修到了一個程度，再教導你對治煩惱習氣的方法，直到你心清淨無染，最後教你直下會取本心，頓悟成佛道。譬如先教，以空去有，有除了，又執着空了，再用一種契理契機的方法，把空破除，契入中道，他就開悟了。我們不了解自己的習氣，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修行人絕對不能原諒自己，要原諒別人，自己有一點過就要改，因為你把所有的過都改過了，你就成佛了，所以佛就是零缺點。當你原諒自己缺點，而不改正，那你就永遠見不到真正的自己。我們中國有至聖、聖、賢，在印度至聖就是佛，聖就是菩薩，賢就是聲聞、緣覺，意義是一樣的，這樣要不要改正我們的煩惱習氣？大善知識知道你的毛病在哪裡？先叫你改這毛病，粗的改掉再改細的，細的改掉，最後把你微細的煩惱習氣也頓除了，那就開悟見性了，是要這樣子修行的。在佛陀那個時代，都是弟子有問，佛陀回答，但是佛陀他有大神通，他能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得其解，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好處，隨個人根性得到個人所應得的智慧。淨空法師講經幾十年，他深深體會到：講經需要佛力的加被，為什麼呢？佛力加被的時候，會有一點類似這樣的感應，比如末學以前剛在學講壇經的時候，因為壇經的境界很深，我都不甚清楚明白？但這僅是學講而已，可是有時候學講完了以後，聽眾告訴我：簡居士，你今天講得太好了，我所有心裏的毛病，通通被你講出來了，我心裡所要了解的道理，也都被你說明白了。當時我心裡真的是冒冷汗，有點

懷疑，是不是在挖苦我？其實這個就是佛力加持，當你想這樣講，但是佛菩薩用祂的神通力加持你，一講，就轉到另外一個角度，剛好大眾裡面，有一個人就需要這個答案，他一下子就通達了。以前我曾經到國父紀念館，聽聞佛法演講，結束以後，聽到很多信眾異口同聲的說：這位法師不得了，他有神通，每一個人的問題他都講到了。這就是佛力的加被，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得其解的不思議說。現代學佛人，喜歡看電視傳播佛法，或聽電子儀器傳播聲音檔的佛法演說。我們人在講堂上課的時候，有三寶威德加持，而聲音檔音響設備沒有心，大部分只能從這裡得到一些文字相，也許有一點悟處，但是沒有臨場直接的感受力。也有許多佛弟子，擔心遇不到善知識，善知識真難找，如果自己心中都是貪、嗔、癡、慢，而不肯改過，遇到善知識也沒有用，即使是佛來了要怎麼度你呢？你最起码先力行十善業，端正身、口、意的行為，當你身、口、意三業清淨的時候，即使這世間上沒有大善知識，佛菩薩會變現大善知識來教導你，令你頓悟自性成就佛道。因為我們的心就在佛菩薩的心裏。只怕自己不用功，水準太差，佛菩薩來了也沒有用。所以禪宗裡面有一個公案，有一位禪師他閉關修行，都在山上不跟人家接觸，他附近也沒有動物，但是他天心都很清淨，就是想開悟見性。有一天他打開門，腳剛剛伸出門外，一隻狗跑過來將他痛咬下去，他一聲驚叫，這麼一叫，當下身心脫落，豁然還得本心，開悟見性了。當他悟了以後，他想報答，厚待那一條狗，但是怎麼都找不到，他越想越奇怪，我在這山上，孤獨一茅棚住了十幾年，從來沒有看過狗，怎麼會被狗咬而開悟呢？真是奇怪了？越想越不對，這隻狗可能是菩薩變現，所以他就用木頭刻了這隻狗的模樣，供在佛堂上天天頂禮膜拜，真的是狗菩薩，是大善知識，有大因緣示現教化，令開悟見性。真的是太不可思議，這是禪宗的公案，所以你不要怕我們遇不到善知識，就怕我們差得太遠而已。我們現在連爬都爬不起來，就想要跳，這樣差太遠了吧。所以善知識，能夠直示正路，看到我們的病根在哪裡，他會教我

們改掉習氣，到最後緣成熟之時，豁然令你還得本心，所以直示正路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瓜熟自然落地。並不是善知識來了，用水在頭上灌一下，念個咒、頭一摸，就頓悟本心。沒有這樣的，而是要真正的修行。所以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善知識可以看得很清楚，知道是要用什麼方法來對治煩惱習氣，因病給藥，藥到病除，令你開悟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我們如果沒有古聖先賢諸善知識跟我們講做人處事道理，警惕我們，警示我們，諸位，我們人就越來越禽獸化，我們都受過孔孟教育，我高中聯考也有考論語、孟子，我們就要考這一些古聖先賢的語言，雖然已經懂得做人處事的道理，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不是人性與獸性越來越接近呢？有這麼多的道德教育，都還會有這樣的亂象，你想想看，如果沒有這一些善法，那我們現在會是怎麼樣子？古代黃帝軒轅氏，立下三綱五倫，周公制禮作樂，將人類與禽獸之間做一個很明顯的分別，讓我們依照這樣做，能保住我們的人格，儒家講仁、義、禮、智、信，你守住這五項，你才能夠保住你的人格，你失掉這五事，就叫人面獸心，有人的外貌，但是內心已經跟禽獸差不多了。佛法講五戒，這都是告訴我們人與禽獸界的不同，不是看人的這一個外貌才是人，而是要有人的心才是人啊。這道理，善知識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國的孔子、孟子、周公，他們都是善知識，建立了做人處事的軌範，讓我們有所依止，建立了國家社會的秩序。我們迷了心了，雖然有教授人世間的倫理道德，但是現代人還是不肯認真修學，你看該怎麼辦？記得小時候父母親帶著我們到老師面前，跟老師說：我們這個小孩希望老師多多管教，他不乖調皮搗蛋就要打，所以我們挨打回來，都不敢跟父母說，被老師打了，臀部有一痕一痕，紅紅的一片，父母就問：你屁股怎麼紅紅的？就說：沒事！不小心摔倒了。我們都不敢講被老師打，講了還要被罵，說你就是不乖，是個壞小孩，所以才會被老師打。你看現在老師不敢體罰學生，師道也越來越差，所以人倫道德一直沉淪。

物質的進步，我們心靈沒有建設的話，那人就會越接近獸性，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為這是會墮三惡道的。所以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你才能看得清楚是非、善惡、對錯、邪正，如果沒有善知識，我們人就越來越禽獸化。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十二部經就是三藏十二部經，十二部經前面已經跟大家解釋過，這三藏十二部經所講的目的就是要我們明白本心，見自本性。華嚴經那麼大的一部經，就是講我們這個心體的真實妙用，所以三藏十二部經最後圓滿，就是歸結於心。古德常講：不悟本心，學法無益。我們都有心，但是我們的心都不是真如心，而是分別心、妄想心，但是分別心、妄想心中，真如心就在裡面。為什麼會有分別心、妄想心？因為真如心起用的時候，你前面障了一個我執與法執，被這兩重烏雲障住了，所以它的妙用變質了，變質了就變成分別、妄想、執着。本有的真如心是寂照的，他對於一切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如來藏顯現的智慧，無上菩提覺法樂，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如何運用，雖運用而不染萬境，具無上涅槃寂滅樂，清淨湛然，它的本性是這樣。可是卻因為我們起心動念，取捨分別，使這個清淨湛然、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真實的般若妙智慧，不能顯現。而凡夫因攀緣外境，起心動念，第一念把原本之般若妙智慧，變成了相待、能所。第二念把相待、能所之性境、現量變成了帶質境及比量。第三念則將帶質境變為獨影境，將比量變化為非量，第四念以後則起惑造業，由第六識生起的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發動身口意造作諸業，而非真如自性，如鏡顯像，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麼運用，自生自顯之三輪妙用矣！所以三藏十二部經典就是教導你，如何把前面這念念的分別、妄想、執着去掉，恢復原本自性清淨心的真實妙用。當你修學菩薩道，依教奉行，淨化自心的過程中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的階位，

每一個位階都解說得很清楚。你看到經典中解說的境界，知道我現在大概是在一個怎麼樣的位階上，可以確認自己並沒有走錯路。所以諸位，如我們現在研究六祖壇經，許多了義經典無法理解，然後經過幾年之後，你會覺得以前看不懂的經典，怎麼現在都瞭解了，一接觸就明白，不需要再落在心意識去思維，就能夠理解。你就知道現在走的這一條路沒有錯，為什麼呢？如果錯了，那就越看越不懂了，因為你走對了，你以前不懂的，現在就顯現出來了。這就表示你的修行不斷的行解相應。所以三藏十二部經典就是指月標，教導我們依指見月，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成就佛道。這些內容都在我們人性中本自具足。所以你若證悟了那一念無住的真心，一切佛法悉皆通達無礙。所以古德常說：一經通百經通。有的人他研究了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之後，就說：奇怪，我對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已經通了，為什麼其他經都不通？古德不是說一經通百經通嗎？沒錯，如果你能從阿難問事佛吉凶經悟本真心，那就真的是百經通了。若不能從一經中直下會取本心，則未必一經通百經通，而且那個一經通也未必是真通。你要從了義的經典下手，如般若經典，法華、涅槃、華嚴就是了義的經典，圓覺經、楞嚴經、楞伽經，這些都是了義的經典，你從這幾部了義的經典用功，依教奉行，修六度萬行，行解相應，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機緣成熟之時，六塵說法，即時豁然，還得本心。那時你再去看其他的經典，一目了然，直是一經通百經通。因為一經通所通的，不是通文字的內容，而所通的是心。所以一定要先悟本心，故古德云：不悟本心，學法無益。所以有許多人研究各種經典，問他心是什麼？他也不清楚，心的功用是什麼，他也不知道，心在哪裡也不明白，那只是佛學常識而已。假若你悟了本心，直下會取，心即是佛，染用就是凡夫之用，清淨用就是佛用，清淨用就是無住生心。清淨用是什麼樣子？染用是什麼樣子？清淨用也就是見、聞、嗅、嚐、覺、知此時名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染用也是見、聞、嗅、嚐、覺、知此時名為，六根門頭烏天暗地。迷的時候，六根接觸六塵，起心分

別執著，取相染用就是凡夫了，當你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你不執著了，不取捨分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了了分明，那就是淨用了，淨用就是佛用。淨用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而這個用體，根本看不到，我常用鏡子做比喻，鏡子照物，鏡子所照出來的影像你可以看到的，但是鏡子的照性你看的到嗎？這誰都看不到。所以你要看鏡子的照性，只有看鏡子所現出來的影像。那你要找你的見、聞、嗅、嚐、覺、知的體性，誰都沒有見到，說似一物即不中，只是一個明明白白的覺知性。覓之了不可得。但是從哪裡看呢？從你所看的東西，所聞到的東西，所嚐到的東西，那就是它變現出來的。所以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相不二，見相就是見性，見性就是見佛。所以說，如果你悟了本心以後，你不想見佛都不容易，根塵接觸，佛就顯出來了，你要找佛的本體，微妙色身、法界藏身，你都找不到，就如同鏡子的照性，你也找不到，你一定要找鏡子的照性，那麼就站在鏡子前面，照性就藉着鏡中影像顯現出來了。所以你要找六根的根性你找不到，而六根的根性所顯出來的作用，色、聲、香、味、觸、法就是。所以你悟本心，處處見佛，無量無邊佛，佛身徧法界，根塵接觸，處處都顯現佛的無量身。佛弟子希望從定中見到佛，從夢中見到佛，見到三十二應化身佛，了義經典告訴我們應化非真，唯有你見性才是見真佛。見性性體不可得，性體的妙用你歷歷分明。所以你見相就是見性，根塵接觸，沒有一法不是佛，沒有一法不是佛法。佛陀開悟的時候，祂證悟宇宙一切有情、無情都在祂身心中同成佛道。既然一切有情無情、宇宙一切萬法都在佛陀身心中同成佛道，那一切境界都是佛之境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

若能夠自悟者，不假外學，自心本自具足。所以黃蘗禪師說：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

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為什麼？不假外求。

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

我們凡夫總是這樣想，需要到處去參訪善知識，才會成就。你看我們國內的善知識都很累，佛弟子很多，有一點名氣的善知識，會累死的，所以善知識的侍者都嚴格把關，見到善知識，大家都討論的不停，那個侍者就說：對不起，現在是晚上十二點半了，應該回去了，善知識很累了。所以善知識就回房了，回房還不能休息，因為他還有兩篇稿子尚未完成，為什麼？佛教雜誌太多了，這個單位請他寫一篇，那個出版社請他寫一篇，寫到五點多天亮了，侍者又來報告：王居士來看師父了。根本都不用睡了，所以有人講，善導寺道安老法師就是這樣累死的，所以你到處求善知識，可是自己又不肯認真修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以前印光大師的弟子從大老遠坐船來看印光大師，弟子看到印光大師，頂禮之後就說：師父，我來看看你了。印光大師說：看我，有什麼好看？看清楚一點，以後不要再來了，自己不好好修行，來看我這張皮，有什麼用？又有一位開悟的禪師，人家要跟他頂禮，他說：你不要給我頂禮，我這個身體只是個臭皮囊，四大的東西，死了都要發臭的。所以你要尊敬的是真理，所以我們禮拜佛陀，我們想到佛陀成就的真理，不是在那裏頂禮佛陀外表，求佛菩薩給我們加持。所以在原始佛教的時代，佛陀有時候要到天上說法，有時候到南方，有時候到北方講經說法。到南方的時候，北方的弟子懷念祂，到了北方，南方的弟子想念祂。所以有的人就刻佛陀的雕像，禮拜懷念佛陀。佛陀告訴大家：你們要雕刻菩提樹，要禮拜菩提樹，想到佛陀在菩提樹發的大願，我如果不成正覺，不離此座，終究成就無上菩提。所以我們禮拜佛陀，是禮拜真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你是要禮拜，那一個無上正等正覺，就是我們這一個無上微妙真心。過去有一位比丘，他到叢林參學，有一天他遇到了禪師，無限的景仰，就跑到禪師面前，他說：禪師，我有這個因緣能遇到

你，希望禪師給我開示法要，那禪師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向上一著的無上法門，禪師就望著他無說無示，傳授不二法門，告訴他無修無證，實無一法可得。這位比丘看這一位禪師望著他，心裡想大概是我沒有頂禮，他趕緊頂禮三拜起來，就說：請禪師給我開示法要。禪師就抓住這個機會說：汝若了解，你就在頂禮你自己，假如你不知道的話，你就是在頂禮老僧。為什麼呢？自他之間，不隔毫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你的心也是具足真理，我也一樣，我只不過是找回自己無染的本心而已，實在是無有一法可得。當你了解這個真理時，你也是頂禮你這無染的本心，生佛不二，只是你現在不能直下會取而已。就如同黃蘗禪師所說：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此是無上道。你就在頂禮你這一念的實相心，如果你不了解，那你就是在頂禮老僧的皮肉身。所以我們禮佛是禮這一念智慧心，不是那一個外相。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都不是真實的，唯有證得真理才是真的。這一念各個具足，就是這一個無住真心，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

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

大家要明白，無染的本來心中具無量智慧德能，與佛無二，常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不落心、意、識的思量。遇緣則自生自顯，自動自發，三輪妙用，自在無礙。只要我們把現在染污心中的垃圾，清除的乾乾淨淨，恢復它清淨無染的本來面目，即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所以當你從善知識處，得到了一個除心垢的方法，就要努力的用功把心洗乾淨，等到自己對心性有相當體會時，你可以再度參訪善知識，求他印證。而不是到處去問，問來問去，總是那一句話，好像在考驗善知識，看看誰的見地比較玄妙。所以六祖大師云：雖有教授，救不可得。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每一位的眾生心中，都具有般若妙智慧，但是一定要自己去開發，如何開發呢？就是清除心垢，不污染自心。我們每一個人這一念的本有真心，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但是佛陀已經用戒、定、慧三無漏學把他開發出來了，我們還沒有開發出來，差別就是在這裡。佛陀開發出來以後，祂把開發自心智慧功德的經驗告訴我們，開發出來以後具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恆沙妙德，可以教導我們、幫助我們修行，而不是佛陀賜給我們的般若智慧，都是我們每個人本來具足的，所以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聽聞佛法，從文字般若起觀照，從文字般若中告訴我們這世間是夢幻虛假了不可得，告訴我們因緣所生法當體即空，無有自性，告訴我們所感的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就是我們不守真如本性，所以就從這一念心中變現出來了，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就如同風平浪靜的海面上，除了海水外，什麼也沒有，當大風吹起時，則海水變化出海浪、水波、水泡、水珠，等等形相，雖然各種形相不同，但當體皆是海水，眾生的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就是自己絕待真心起了無明風，又加上六塵的見思風吹起，幻現成七大因緣組合而成正報身心、依報世界，當體即一心真如，真空絕相，而循業發現，當體即空、即假、即中，是一心的三諦理。我們聽聞佛法，知道這個事實真相，萬法是業感緣起，當體即空，無有自性，我們在境界中依文字般若起觀照，離一切諸相，先是照住了，照住的時候，心就不生煩惱，但是在照住的階段中，還有能觀之智及所觀之境，智境未泯，名世間般若，所以我們常常講說世間般若，三輪未空，能觀之智及所觀之境未亡，你雖然在境界中，感覺心很清淨，一念不生。但是你還有一個一念不生的妄念，就像四禪天跟四空天人，他們就是有心清淨的妄念在，所以還是生一個清淨的妄心，這都不是真正般若智慧觀照，如果在我們修行的過程中，你覺得我已經不受外面的干擾了，你那個「不受」正是一個「受」，就是一個妄念，那都是在世間觀照的範圍裏面，不是起真正的般

若觀照。到了最後證得正真般若觀照之時，就是出世間的我、法二空般若，照見五蘊皆空，身心脫落了，這需要藉著我們真修才能契入。有乘願再來或緣熟的大修行人，他過去生中，已經久遠的修行了，就像六祖大師一樣，他經過久遠劫的修行，乘願再來，到中國南海這個地方，示現一個行者，有一天他遇到人家念金剛經，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突然一聽，身心脫落開悟了。這個境界就是如同圓覺經上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也無漸次。看得破、放得下，身心脫落，當下就契入。若起正真般若觀照，這是出世間的智慧，唯有頓了，一切身心世界萬法脫落了，這個就是正真般若觀照，這是出世間的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一剎那間，境智雙泯，能所雙亡。但於妄念俱滅之時，本覺性不滅，覺照之性不滅，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了了分明、一切通達的覺照性不滅。妄念是什麼？就是有無、取捨、分別、好壞、美醜，這一些相對待的假相、分別、妄想心脫落了，但是你那一念本覺性不滅。所以我們常說本覺本有，無明本無。楞嚴經裡告訴我們，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知見離見，斯即涅槃。般若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本覺性，於根塵接觸時，本來具足的如來藏性，自生自顯無量的智慧，即是般若也是佛知佛見。但是由於自己不守這一念的菩提自性，覺上立覺，立了一個攀緣心，覺上立覺，知見立知，那個就是無明本，知見離了，那個就是一剎那間妄念俱滅，知見立知的知脫落了，本覺性的知就現前了，本覺本有、無明本無。無明是自己生起一念攀緣心，有了能見所見，有了能所對待之相，一立能所對待之相，就有感受了，有了受陰。有了受陰就有了別，這種了別不是真實的了別，是取捨分別的了別，攀緣心的了別、染汗的了別，這種了別就是我們所說的想陰。有了想陰就會起心動念，由審慮思，審慮這個感受怎麼樣？我決定應該怎麼做？也就有了行陰了。有了行陰就開始採取步驟，怎麼行動？該採取什麼方法、手段，最後由動發勝思，由你的自心來發動你的身口意去造作，一造作就有了識陰了，有了業識的種子。知見立了知就

有了能所對待，有了能所對待就有了受，有了受就有了想，有了想就有了行，有了行就有了識，有了識就有了生死。依十二因緣投胎，輪迴在世間。假若能夠萬緣放下，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也無漸次，頓悟頓了，境智雙泯，而起了真正出世間的般若觀照、能所雙亡。而不是以生止滅、以滅止生，不是無想定，也不是把所有的心念都滅了，一切不明了，這是外道，不是佛法之妄念俱滅，定慧一體。所以般若觀照、身心脫落，空明朗淨，虛靈不昧，始覺智現前，始覺智就是本覺理，這本覺理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我們的自性，了了分明、一切通達，圓融無礙。「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如果你了解那一念空明朗淨，虛靈不昧，寂照不二，定慧一體的心，原來就是我自己的本地風光，就是我自己的本來面目，裡面沒有能所，寂照一切萬法，靈而空，空而靈，畢竟空寂，卻境智妙圓，不可思議。這種修行方法，如果教下，就是從文字般若生起觀照，先照住煩惱最後照見五蘊皆空，剎那妄念俱滅，五蘊皆空，本覺性就現前，不是五蘊空了就沒有，五蘊空了，無染的本覺性就現前，就是親證法身。在楞嚴經裡，教我們用十八界七大來修圓通，修行，從這六根返聞，見到我們清淨無染的本性。觀音菩薩用耳根，返聞聞自性，證耳根圓通。又如八指頭陀月溪法師，他以兩根手指燃指供佛，所以只剩下八根手指頭，所以他有一個別號，名八指頭陀。他教我們用眼根返照自性，你在往內返照的過程中，有一個能照的觀智，以及往內照的所觀境，照到最後機緣成熟的時候，能照所照，境智雙泯，能所雙亡，當下一片光明現前，本覺淨性現前。見到那個空而靈的本覺，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禪宗的參話頭也是類似這一種方法，譬如教你參念佛的是誰？先念數聲佛號後，再用心思惟，剛才念佛的是誰，是口念嗎？那死人有口，為何不會念？那麼是用心念嗎？心又在何處？如是參究，越凝越細，而成為一個疑情，把身心世界、分別妄想全部攝入疑情中，這個疑情就把六意識伏住了，現在你知見所立的知，只是那麼一點點疑情而已，我們現在的知見立知所立

出來的知，變成了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法、我執、法執。所以一定要把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法、我執、法執全部攝入疑情中，最後疑情變成那微細的一點，伏住六識之分別，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因緣成熟的時候，剎那之間這個疑情脫落了，本覺性現前了，那個知見離知，破參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如鏡顯像，一切不染，清淨至無餘。神秀禪師教住心觀淨，常坐不臥，可以先用數息法，達到心與息合而為一，任運自然之時，再把隨息放下，就可以見到那住無念的心，這時候就看著你那一念無念的心，攝身心世界、妄想、分別，成能觀的心智，及所觀無念的心相，此即是住心觀淨的修止觀法門。這時還有一個能所，這個能所就是知見立知，本來沒有能所，就立了一個能所，然後越凝越細，這個能觀的心智，及所觀無念的心相越來越接近，豁然之間合而為一，知見離知，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則顯本真心，明心見性也。所以若起正真般若觀照，照理則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雙亡，本覺性即實相般若現前。照事則知見離知，妄念俱滅，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無住生心，生心無住，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的分別。若識得那觀照般若照事照理，一切通達，一切不染。那就是真如自性的妙用，般若是諸佛之母，故若識自性般若，則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

智慧觀照就是般若智慧觀照，出自於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就是我們的清淨心體，心體空寂、無有相，無無相，真空絕相，故名理體。觀照般若，觀事則於一切境界中了了分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觀照般若，觀理則真空絕相，即清淨心體，故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我們講根本智觀空，後得智觀俗，當你證得出世間般若的時候，它自然有這個作用，能夠一面觀空，知道這個境界是空，也一面觀俗，能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行四攝法，度化眾生。當我們在修行世間般若的時候，依文字般若來起觀照，觀照

一切境界因緣有、自性空，所以能不染萬境，令心清淨。當你證入出世間般若的時候，他的本有功能就顯發了。他能夠照事照理，照事則即一切相，照理則離一切相，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事理不二，性相一如，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法界即真如，唯是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言下識自本心即如來藏妙真如性的真實妙用，人人具足，不假外求。這是我們的本覺性，所以楞嚴經云：如來藏非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非色、聲、香、味、觸、法，非眼、耳、鼻、舌、身、意，非眼識界乃至於意識界，但如來藏也即眼、耳、鼻、舌、身、意，即色、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乃至於意識界。你迷了如來藏變成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覺悟的時候他就是無上菩提。圓頓教就是直接契入這一念真心，所以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也都是實相，那全是你般若智慧現前，事理不二。當你了解這一些事實真相，你就把識心的分別轉成智慧，原來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事理不二就是般若智慧。不了解、執著了，他就化為我們的煩惱，就是世間妄想分別執著的的五蘊法。所以若起正真般若觀照，照理照事，照理則實相無相，照事則實相無不相，事理等觀，理事不二則實相無不相。即理，理即是本體界，一心真如，即事，事即是現象界，十法界，萬象森羅。而現象界即是本體界，如大乘起信論所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是故，智慧觀照，內外明徹，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然而眾生最容易被騙的就是色塵，外面看到喜歡的就想要，男生看到漂亮女生就想多看兩眼，女生看到喜愛的寶石，也是眼睛直盯著不放，你知道你看到的是什麼嗎？影子、光影，任何東西的顏色，只是光線而已，譬如我們看到這黃色的物件，它只是把日光吸進去，吐出黃色的光出來而已，黑色的物件，就是把日光全部吸收，我們就看到黑色，你現在所看到的七彩繽紛，都是光線反射出來的影像，這樣子你就受它騙了，而執以為實。所以我們真的

是活在光影世界裏，根本沒有一件事情你真的能得到。所以一定要深深了解這個事實，我們的識心就是吸收這光影世界，物質是光影，聲音是音波，味道只是氣味，沒有實體，比較明顯的東西就是物質色法，色法是光影世界，所以畢竟一切法，都是你的心去接觸光影世界變現出來的假相。所以世界從哪裡來？你心裡變出來的緣影相而已。原來這一切內外境界，也就是我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如果知道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你還會被騙嗎？還會迷嗎？為何佛經常說：一念生淨信者。那個淨信就是相應，剎那相應了，知道這個事實真相，那個功德比你供養恆河沙諸佛還殊勝，為什麼？你有真實受用，你以後再把你相應的體會，拿來對治六根攀緣六塵境界，你就不會那麼苦惱，所以那個就是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知道事實真相了，那就解脫了，相待就是圓融，知道都是你本心現的。根塵接觸不起心，不動念，而自生自顯，現的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作用。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眾生如此分別，你也隨順分別，但那是真如本性現前，如來藏妙真如性的作用，分別即是不分別。所有的境界都是你自己心變現出來的，而心體空寂，了不可得。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證悟了這個事實真相，就是解脫了。

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般若三昧是證得實相般若，所得到的三昧正受，是最圓滿的三昧，定慧一體，一心清淨，無所依止，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故經云：實際理地，不着一法，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正是達摩祖師所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的境界，只要不污染自心，當下即得。是故若能於自染心中，脫黏解纏，若無纏縛，當下即是解脫，更無其餘的解脫，亦名般若三昧。是故修行人，先斷見思煩惱，破我執，去除三界的纏縛，再破出世間法的涅槃寂靜，三止三觀，一心三觀等法執之出世間法的纏縛，而得智境雙泯，能所雙亡，恢復本自清淨，元無妄想之自性清淨心，故古德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的本自清淨的無念真

心。所以般若三昧就是無念，念本來清淨，不是在本來上加一個無念，那就錯了。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

六祖大師為大家解說，無念，不是除盡一切念，而是於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處事待人接物中，心不動，不染著，這個就是無念。所以於根塵接觸，不攀緣外境，了了分明的淨念，這是如來藏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現前，了了分明，一切通達，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亦即是般若妙智慧。般若觀照能照事，照理，照理則體本空寂，無有一法可得，則不著一切處。照事則用即遍一切處，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即相離相。佛陀在四十二章經云：吾法念無念念……，根塵接觸，見一切法，了了分明，一切通達，即是念，即是有心。而心不染著，即是無心。故此中道實相心，念即無念，有心即是無心，即體即用，體用不二，有無一如，此即是不二法門，亦名心地法門，故六祖大師云：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如果你在境界中染了無念，那就受染了，你染了有念是染，染了無念也是染。所以，如果你覺得我修行已經不執著了，你還是執著一個不執著，你覺得我已經心無所住了，那個無住也是住了一個無住。所以這個無念，在自心中不能有一絲作意，一有作意就是被那作意所染。圓覺經就告訴我們修行人要離四病，作、止、任、滅這四病，剛修行的人一定要先應用這四種作意的方法，修行規定自己每天要作什麼功課、怎麼對治煩惱，從有入空，從空出假，從假入中，這都是有作意的修行，有作意對治你的煩惱。作、止、任、滅皆是作意，止就是止息你的妄念，我們根塵接觸就打妄想，我用數息法、念佛號將妄念止住，這就是止。任就是我一切隨緣，反正不可得，變成執著一個任病，這個人會變成沒有智慧，變成一個濫好人，沒有原則了，風往東邊吹過來，我就往西邊搖，西邊吹過來，我就往東邊搖，沒有智慧性，反正一切隨緣，沒有主見、無我，這是一個過程，來對治煩惱。滅，把一切煩惱滅除，最後滅受想定，入偏真涅槃，

這是有作意的修行。但是你到證果的時候，就不能執著這個，如果你執著這個，又變成法執，所以修行到了成就的時候，要離作、止、任、滅這四病。所以先依作、止、任、滅四種方法作意修行斷煩惱，待因緣成熟，頓悟自心，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恆沙妙德，體用不二時，自然離作、止、任、滅四病，而能隨順真如自性，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用即遍一切處，也不著一切處。

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

為何要把六識趕出六門呢？因為我們念本清淨，就是你起了攀緣的識心，所以受染污了，所以要把六識趕出六門，我們根塵接觸，心不攀緣，了了分明，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這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起現行，真如本性的智慧起作用，了了分明，了了是非常清楚的意思，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所以經上常告訴我們，修行要捨識用根，捨我們的識心，用我們的根性，根性就是我們這一念覺性，所以覺性是了了分明的，識心就是取捨分別，所以我們要把識心從我們的六根門頭捨掉，用我們這一念無住真心，那就是諸佛菩薩之用，但是這是要解行相應，真正的修行才能證得的。

慧可大師，他為了要見達摩祖師，他在雪中跪了三天，又斷臂求法，達摩祖師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呢？他說：我心不寧啊！請大師為我安心。達摩祖師告訴他：將心來，幫你安。慧可大師東找西找，覓心了不可得。達摩祖師說：我與汝安心竟。這個是一念淨信，念本清淨，覓心了不可得，具足萬法，但是這一念相應，不見得一證就是永證，這是開悟的境界，一定是破見惑的。但是無始劫來的思惑，理則頓悟，乘悟併消，無有一法可得，一念淨信，但是事需漸除，因次第盡。無始劫來，俱生我法二執，那一種習氣攀緣力量太強，要把它去掉，達摩祖師接著又教他去無始劫來攀緣外塵的習氣。達摩祖師告訴慧可：外息諸

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在根塵接觸之時，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心如牆壁就要觀照了，但是觀照要靠智慧，所以我教大家要觀空，第一個要了解萬法是識心變現的幻影，這一些境界是識心，因為你不守自性，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是本來，是本覺性的體用，如來藏真實妙用現前。但是你不守這樣的自性，起了攀緣變成了識心取捨分別，所以你要知道，萬法唯識，識外無境，虛幻不實的，是光影的世界。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不讓這一些光影進到你的第六識裡頭，生起了分別執著。慧可大師就用這樣去對治，掃六識出六門，不能讓光影進來，聲音是波，也是一種光影，也是影像，物質也是光影，不能讓它進來，其實也進不來，因為沒有東西進來，是你自心取自心，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心如牆壁，這樣子長期用功，有一天他做到了。但是我們在對治過程，你先有法門對治，不是用「止」，就是用「滅」，一定有作意的，譬如用「止」你一定不能圓觀一切，你用止，比如說欣賞出自名家的黃金雕像，你只是看到雕像而已，其他相關的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周遭的事情，你就沒有辦法分辨得很清楚，為什麼？因為你用有作意的止，你不會起攀緣心，止比沒有止好，沒有止就起了愛染之心，用這樣去對治，對治到最後打成一片，恢復本有的自性清淨心。這個時候慧可又去找達摩祖師。他說：我現在已經內心無喘，心如牆壁。達摩祖師反問他：那你豈不是成了斷滅不能圓觀一切了？他說：我不曾斷滅，因為我一切通達明白，圓觀一切，了了分明。看到了一就可以知道一切。達摩祖師問慧可大師說：莫成斷滅乎？斷滅乎不是什麼都看不到，只是看到一面而已，不能圓觀。慧可大師回答：我莫成斷滅。為什麼不成斷滅？他說：我了了常知，一切圓觀。達摩祖師立刻為他印證，告訴慧可大師，你要保持住，這是諸佛如來所傳的涅槃妙心。這就是從六識出六門，六識出了六門，不是什麼都不懂，反而更能懂，更明朗，他用照性、用如來藏妙真如性本具的智慧，即是般若妙智慧，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能顯大機大用，度化有情。由於薄

地凡夫，識心變化太多，一接觸外境就起變化，馬上變成六識分別，而生煩惱。所以我稱凡夫心為一心很亂，為什麼很亂呢？因為一個心都變成八個了，因為有八個心王又加上五十一個心所集體作業，所以凡夫心名為一心很亂。其實就是八識見分去分別八識的相分，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豈有真實的心外境界。是故掃六識出六門，則見諸法實相，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佛陀亦在楞伽經中說明，妄想識滅名為涅槃，妄想識即是第六識，由此可知，使六識出六門，即證得般若波羅蜜，觀照般若照事則和光同塵，隨緣任運，無所不知，無所不明。照理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故於六塵中無染無雜，轉六塵境界成境界般若。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是故來去自由，無牽無掛，通用無滯，隨緣自在，自在隨緣，心無依止，廓然蕩豁，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這就是般若妙智慧，即一切相，離一切相，最圓滿的三昧正受，定慧一體，體用不二之真無為法，自在解脫。日用平常，處事待人接物，根塵接觸時，從廓然蕩豁，空寂無染的真心中，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的思維，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麼處理，名無念行，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念即是廓然蕩豁，心如太虛，即是心體。念即是空寂之心起用，自生自顯，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無住生心。故知念而無念是即用即體。無念而念是即體即用，體用一如，真如佛性的妙用，是真不二法，是名無念行。佛教十宗的修行法要，就是要做到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剛才我只是舉禪宗達摩祖師，教導慧可大師觀心的法門，慧可大師他這個方法，使六識出六門，證般若三昧之無念行。天臺宗他從教下去了解，一心三諦理，利根菩薩圓修一心三觀，即空、即假、即中。鈍根菩薩修次第三觀，先修空觀，從有入空，在境界中觀空離相，修到見理體斷見思惑，能安住在空的境界，再修從空出假，修和光同塵普度有情，破塵沙惑，證事理不二，復修從假入中，伏無明惑，直至破無明成佛道。就是修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

無染無雜，就是證法身如來藏妙真如性現前了。淨土法門就是一心念佛，願棄娑婆，欣求極樂，淨念相繼，心如牆壁，所以根塵接觸都是阿彌陀佛，以此方法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我有一次跟鄭光惠居士兩個人隨淨空法師去參訪李炳南老居士，鄭居士就問老師說，在生活中怎麼念佛？他說：什麼都是佛號。見了張三是阿彌陀佛，見了李四也是阿彌陀佛，根塵接觸都把它轉成阿彌陀佛，至一心不亂。淨土宗講理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就是見性的境界，這個時候眼見色是佛，耳聞聲是佛，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全相即性，全事即理，無量無邊萬億佛都現前了。為什麼？全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變現出來的。這個就是使六識出六門的妙法，當你達到圓融自在了，就證得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可知無念行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而是使六識出六門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不攀緣外境，於六識出六門的清淨心中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非因着相而起心動念，分別執着的妄念，而是隨順因緣，真如自性，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圓滿的回應，是自生自顯之無為法，非有作意之有為法，也即是自性的即體即用。即體則無念，即用即有念。即體即用就是無念而念。而即用即體也就是念而無念。體用不二，體用一如，是名無念行。並不是斷滅的無念，斷滅的無念則入外道的無想定了。故知無念行即是行般若波羅蜜，使六識出六門不污染自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之行。佛教裏有一個公案，有一位禪師，這一位禪師經常在井邊打水，偶爾會遇到一些女生來打水，這些女生也會向禪師請法，其中有一位少女他有一個貧窮的男朋友，他父親反對他們來往，但是因為他們愛得超友誼了，結果少女就懷孕了，在古代的韓國是非常保守的，這位父親就覺得很丟臉，就一直逼著她，問她這個小孩子是跟誰生的。當時韓國是個信仰佛教的國家，對出家人非常尊重，這位少女在她父親逼問之下，非常著急，就想，我如果照實講，那個男生一定會被他父親殺掉，古代就是這麼嚴厲。這時她突然靈機一動，她就說：就是天天跟我

們一起打水的出家人。她為了救男友就賴給出家人了。他父親是一位很虔誠的佛教徒，為了保護佛教的名譽，只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吧。他父親就抱著小孩子，到出家比丘那裏，就說：看你做的好事，自己去照顧小孩吧。就把小孩子丟給他，禪師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她父親說：你還敢問啊！自己的事，自己承擔。禪師說：是嗎？禪師再也沒說一句話，他心中明白，為眾生擔業，就抱著小孩，當起奶爸了。帶著這個小孩子托鉢時，人家供養他飯時，這位禪師說：不是，我要牛奶。人家問說：為什麼要牛奶？禪師說：要養小孩。大家都罵他，當時民眾對於出家人都是相當尊重的。後來這男生他到外鄉賺了一筆錢回來了，有錢可以交聘金，回來了以後，就去找這位小姐說：我現在也賺了一大筆錢回來，小孩大概也一兩歲了吧？我要正式娶妳為妻，這位少女就帶著她的男朋友跪在他父親面前，就說：父親！原諒我，其實那個小孩就是他的，不是那個和尚的，但是我怕你去殺了我的未婚夫，造了殺人的罪過，所以我只好賴給禪師，我知道父親是一位很虔誠的佛弟子，不忍心看到佛教受到傷害，所以你一定不會做出衝動的事情。他父親一聽，氣死了，大聲喝斥她，我們害那一位禪師受了無盡的苦惱。趕緊帶著女兒、女婿到出家人的茅棚，跪在禪師面前懺悔，禪師說：是這樣嗎？就把小孩子交給他們帶回家，也沒說其他話。他心裡一切安然，不是不了解，他一切通達，因為六識出了六門，即是般若三昧，一切順逆境界隨遇而安，隨緣自在。這叫做大智若愚。也稱為無念行。所以無念行不是什麼都不曉得，而是一切通達，一切明瞭，大慈大悲，不被境轉。我再舉一個禪宗公案，有一次真覺禪師跟他的侍者兩人，一起看楞嚴經，楞嚴經有一段經文大義是說，佛陀告訴富樓那尊者：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因為二乘人他沉空守寂，所以稍稍起一念頭，塵勞就現出來了，無所住而不生其心，一生心，塵勞先起。看到這一段經文的時候，侍者問禪師說：這一段是什麼意思？真覺禪師就說：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侍者就問：有何過患，要吃三十棒？師云：要

按指作麼？侍者就說：爭奈暫時舉心，塵勞先起！微微的心念一動，塵勞就先起了，他解成這個意思了，這時候真覺禪師大喝云：亦是海印放光！菩薩如果離一切境界相，不染萬境，念就是真如本心的妙用，所以他大聲一吼說：亦是海印放光！這個時候侍者頓悟而說：啊！多年來只以心起便是塵勞妄念，不知原是海印放光！所以無念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只是念本清淨，隨緣任運，所以真心的體用，生滅就是不生滅，如果你了解心體空寂，萬法不可得，它的作用，就像鏡子，鏡子的照性，生滅就是不生滅，鏡子的照性永遠都是如是的，它是不生滅的，但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這個影像不斷的在變化，但是鏡子的照是永遠沒有變化的，所以生滅就是不生滅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就是這樣，它雖然無相，但是它像鏡子一樣，有什麼，現什麼，這比喻它的作用。如果你知道畢竟不可得，那個念即是真如之用，念而無念，無念而念，體用一如有什麼障礙呢？你如果能使六識出六門，捨識用根，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所以古德常講，不動身心而應萬緣，就是這個意思，不動身心而應萬緣，而不是身心什麼都不動，他運動與不動都捨了，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身心脫落的境界，所以這是無念行，無念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是證得你念本清淨，隨順法性，隨順我們這一念真心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

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

如果你執著於什麼念頭都不起了，那是外道的無想定，這是被無想所障住了，法縛就是法執，有體無用，你不能圓觀一切，你只能看一面就是一面，沒有智慧，所以這是法縛，這是邊見，墮在一邊了。

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前面六祖大師云：般若三昧即是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為無念，宗門云：明心見性，見性

成佛道，見性者，見一切萬法體本空寂，自性亦復如是。故見性即是證實相般若，行般若三昧即是無念。見性者證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體空寂，無有一法可得，故能於一切法不染，是為無念。此無念非斷滅之無念，而是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念即真如自性之體，無有念，無無念。念即真如自性之用，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又自性空寂無有一法可得名無念，自性本覺名有念。故真如自性，寂而照，照而寂。寂則無念，照則有念。即寂即照，即照即寂，故念即無念，無念即念。念與無念同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與用同時。根塵接觸，歷緣對境時，依於照則成四智菩提，依於寂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名無念。體用一如，寂照不二，故念即無念，無念即念。故四十二章經中，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說明佛陀所證的真如法，念即無念之念。念則淨智妙圓，無念則體本空寂。此念即無念之念，即中道佛性。是故六祖大師云：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舉個比喻，譬如鏡子顯像，鏡光喻如無念，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自生自顯之鏡像，喻如有念，而鏡光即是鏡像，喻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這是六祖大師的授記，善知識就是指與會大眾，以及我們現在研習六祖壇經的佛弟子。後代得吾法者，在本佛法傳衣品中，如果你一念淨信，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悟了自性本自清淨，原無煩惱，智慧具足，不假外學。一念淨信就是不需要再透過思惟，直下會取，就是這樣子，原來自心就是佛，以前我為什麼妄念這麼多？煩惱這麼多？原來煩惱就是自己着相，心被境染而變現的，不着相心清淨，煩惱就是智慧了。自心就是佛，直下承擔這一念心是佛，你這個功德太殊勝了，所以六祖大師說，後代得吾法者，就是你有

這樣子的覺受，禪宗名直下會取，在楞嚴經裡名悟法身，悟了這一念心是佛。阿難在楞嚴經中悟法身，雖然是悟法身，佛陀還教授他會四科即真，圓彰七大即性，來觀照離相，不污染自性，把生滅心轉成不生滅，依不生滅本心起修而至圓滿佛地。這是真正的悟淨圓覺，悟了我們這一念圓覺妙心，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佛無二。從此保任，守本真心，學習隨順清淨無染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於根塵接觸時觀照自心，若起心攀緣外塵時，立即放下，蕩蕩心無着，即是守本真心，此即觀行即佛。直至功夫成遍，根不入塵，不與萬法為侶，此即相似即佛，六根清淨位。依此相似般若觀照，破我、法二執，親證諸法實相，入一真法界，直入聖位，成就佛道。為何六祖大師要說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未入分證即佛位之修行人，雖悟自性，要悟後起修，要修絕對的忍，要修廣大的包容心，如金剛經云：一切法得成於「忍」。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氣，不經過磨鍊，是清除不了的。有人要做我們的逆增上緣，感激都來不及了，怎麼還會生氣，報復呢？那只是自己的我、法二執在作怪。所以六祖大師在這裡特別指出來，你悟了這一念心是實相，不染有無兩邊，本自清淨。你要借事鍊心，要有人來幫你磨習氣，習氣清除了以後，才能真正恢復自性清淨心，具恆沙妙德，才能行般若三昧之無念行。所以你要在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我們看看禪宗裡面的公案，你講兩句，禪師一聽與法不相應，一個耳光就打過來了。唐宣宗以前為了躲避則天太后，寄居在寺院裡面，黃蘗禪師在寺院禮佛，他問黃蘗禪師說：你不是說無佛無眾生，那你在禮什麼佛呢？黃蘗禪師一個耳光就打過去了，後來黃蘗禪師圓寂的時候，宣宗皇帝謚號他為大粗禪師，裴休丞相奏文勸請皇上，改賜名號，所以才改賜斷際禪師，這是唐宣宗敕謚的。古代禪師見了面是打來打去的，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行不通的。龐蘊居士他去參訪石頭希遷和尚，要辭行時，石頭和尚請幾位資深的禪客送行，送到外面的時候，龐蘊居士看到天上下大雪，

說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那幾個禪客就問他：不落別處落何處？龐蘊居士一個耳光就打過去，禪客被打了一個耳光，心想，你打得也太粗了吧！沒有甚麼道理就打一掌過來。龐蘊居士說：無常鬼拖住了你。為什麼？因為取相動心了。你自己有過還不知道。禪客又問了一句話，結果又是一個耳光打過來了。（石頭希遷禪師派弟子送龐蘊居士於山門，龐蘊為答禮，就指著空中的雪花說：「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其中有一人問：「那要飄落到何處呢？」居士一個巴掌打過去，說：「你還稱得上是禪客嗎？閻羅王不會饒你的！」那個人又問：「那居士你呢？」龐蘊再給他一巴掌，並說：「眼見如同盲眼，口語如同啞口。」）你想想看，要是現代我們可能就會：你打我兩巴掌，我就回你一拳，那樣子就打起來了。而古代禪德被打就是被打，在境界中就是這樣，拳、掌、棒、打，都是家常事，沒有什麼問題跟障礙，大家都在那裏修忍，修無我，修對治，一定要有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修如如不動心，彼此做彼此的順逆增上緣，所以這是很要緊的。有人要對你兇，有人要指出你的毛病，有人要對你發脾氣，你高興都來不及，否則你悟這個妙理，沒有藉著境界的磨練，要怎麼成就啊？鋼很厲害，但是沒有經過磨刀石來磨，沒有辦法切東西，磨一磨他就變很利了。所以須要在境界中磨練。而且逆境好修，順境非常不好修，遇到順境你就迷進去了，當你抓到權力跟享樂，你就放不開了，很不容易捨，有人幫我們做逆增上緣，我們要歡喜。故六祖大師授記，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

前面我們講到，六祖大師授記，將來得到六祖大師的南宗頓法，就是悟明心性，能夠直下承擔這一念心，原來這一念心就是佛心，依此不生滅的心來修行，就如同楞嚴經裡面所說的：理可頓悟，乘悟並銷。乘悟並銷就是直下會取，悟我們這一念圓覺自性，從這一念圓覺自性起修的，這個就是六祖大師所說的法

門。悟明心性，依性體起修，六祖大師授記，一定可以成就佛道。「然須傳授從上以來」。從上以來就是指佛陀傳給迦葉尊者，迦葉傳阿難，一直傳到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東來，然後達摩傳給慧可，一直傳到六祖惠能大師，從上以來也就是諸佛所傳的心地法門。從上如果往上推測，那就無量無邊，無窮無盡了，六祖大師所說從上以來，是指從七佛以來，一直傳到六祖惠能大師，從上就是佛佛道同，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的意思。「默傳分付」。為什麼用默傳呢？因為禪宗的心地法門，它不是給你文字的，因為你如果執著於文字，那反而成為法執了，就像我們修學佛法，很多人聽聞經典，佛法說不分別、不執著，有修行人就執著不分別、不執著，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呢？因為修學的起步，就是要分別善惡邪正，你是非善惡邪正要分別得很清楚，然後擇善固執，從這裡入手，如果不是頓悟自性的人，一定是要從這個地方入手，所以我們常常講，什麼是諸佛法呢？佛法統歸戒、定、慧三無漏學，這戒、定、慧三無漏學，就是涅槃經裡面告訴我們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那你想想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你要不要分別？所以一定要從分別世間的是非、邪正、善惡，你一定要清楚，先擇善固執，然後達到純善無惡的時候，那時你來研究心地法門，很快就可以開悟。為什麼呢？你到了純善無惡的時候，性德就已經流露出來了，所以你起心動念都是善的，那就都是性德妙用。性德是至善圓滿的，一定是從分別世間善惡邪正，擇善固執，不造諸惡，從這樣起修的，到最後你心地清淨，才可以開悟見性，才能夠任運而行。有人說不分別、不執著，他馬上不分別、不執著，你想想看，如果這是對一個緣未成熟的人，他要怎麼修呢？他就亂了。為何叫「默傳」？對那些緣成熟的眾生，那他所教導的方法，就不一樣了，禪宗有的用棒喝，就是破除他對於法的執著，有用行動顯示自性體用，如眨眼睛，吐舌頭，舉手，投足等，有用機鋒語，令其開悟自性，亦有依了義經教，直示心地法門，就是根據個人根基，應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令開悟，而

沒有定法可說，所以這裡要講默傳。禪宗很多祖師大德，教導他的弟子，都能觀機說法，如有一位開悟的禪師，一位小沙彌來跟他學禪的時候，帶了一尊母親送給他的盜器觀世音菩薩像，禪宗本來是不立相的，而小沙彌天天禮拜這一尊盜器的觀世音菩薩像，可是這一位禪師讚嘆他：禮拜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很好，很好。任他這麼一直禮拜，這位小沙彌平時聽他師父開示及作務以外，其餘時間就是禮拜觀音菩薩，這樣子經過了一、二十年，心非常清淨，內心什麼執著都沒有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從小出家，對於世間的五欲六塵看破了，又常常聽他師父的開示，所以他對於出世間法也不執著，但是有一樣東西沒有放下，就是那一尊觀世音菩薩，放不下。這個時候他的師父見到他開悟的機緣成熟了。有一天，就趁他在禮拜觀世音菩薩像之因緣，當他頭抬起來一心專注觀世音菩薩像時，他師父拿榔頭將盜器觀世音菩薩像敲碎，這一位比丘他已經經過一、二十年的禮觀音了，一看到觀世音菩薩像碎了，心中大吃一驚，突然之間，最後那一念的執著也頓脫了。有無皆離，本自清淨不染萬境的這一念常住真心現前，當下開悟見性。凡夫執有，二乘執偏空，他現在空有皆離了，本地風光現前，突然頓悟自性。那只是針對他這一位徒弟，這位徒弟也是努力精進一、二十年，心歸於一了，之後把這個一打碎了，見到一切萬法原不動的實相。但是這種教學方法，是不可以隨便用的。我們絕對不可以看到人家在禮佛，就拿著榔頭把佛像打碎，告訴他說我目的是要你開悟，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不是他開悟的因緣。所以默傳就是禪師所用的方法，都是針對學人的根基，看他修學方法的現況，最後破他的執著，令他開悟見性。如果是對於一般初學人呢？那是一般通俗的，你先要他把基礎打好。戒、定、慧三無漏學的出世善法要用功，於緣成熟的時候，一定是默傳分別教化的。因為所謂得法者，謂之不得。古德常講：不得一法，謂之得法。什麼叫得法？不得一法，謂之得法。那就是叫你頓悟自性，實際理地，不著一塵。從這個不著一塵的本心上，所起的妙用那就是諸佛妙法，如果還

有一個法給你，那個法對緣熟的眾生，剛好是個染著，名為法執染污你的自性。我們常說：向上一著，密不通風。（白雲野僧謂：看破破本參，放下透重關，自在即出生死牢關。以上所舉無論說理各異，卻不外乎本參為一，重關為二，牢關為三，事實上學人行道，如是禪關，乃不可或免之障礙，縱然自古也有善根深厚，多世修得般若智者，或是佛菩薩再生，無須逐步著力，依序過關；但「向上一路，密不通風」仍不能脫出漸修（或疊世修）而得頓悟者，何況古德尚有：「一簇破三關，猶是箭後路」之說？可見禪關非是理解邊事，講求參要真參，悟要實悟，無論如何，不得草草自欺，故野僧謂：需有漸修之因，始得頓悟之果，願共警惕之。）也有講：向上一著，千聖不傳。這也就是末後句，禪門中所謂的末後句，不是真的有一句「末後句」。末後句無法可說，就是叫你跳躍這個向上一路，密不通風層次而已，叫你頓悟本心，直下會取本心，不能中間還有依止一個文字。若心中還有原來是這個意思！有道理，有依止那就錯了。必須直下會取，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如來智慧德相，得一念淨信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相應了，這個唯有默傳分付，對機說法，觀機說法。「不得匿其正法」。要傳佛心印，要續佛慧命，利樂有情，大乘法唯有行菩薩道，唯有菩薩才能成就佛道，所以初發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會各法的人，那是絕對得不到真正的一乘佛法，所以六祖大師在這告訴我們，不得匿其正法。正法也就是我們說的心地法門，你自己如果體會到心地法門，頓悟自性了，你一定也要用你自己所體悟的經驗，與自己修證過程的體會，來幫助他人修行心地法門，傳佛心印，續佛慧命。

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如果是不同法門的，在別法中，比如說有的是學教的，有的是求生淨土的，你不要勉強他，他不是這個因緣的，勉強了以後，總是會有批評的，萬一毀謗到其他宗派的祖師大德，反而我們造了口業、也造了

罪業，未先得利，反受其害。所以「損彼前人，究竟無益」。佛法都是方便法，對著我們的煩惱習氣，因為我們有一切心，所有才有無量的法，如果我們沒有一切心，那佛就無法可說了。祖師大德的開示，也是如此，在祖師大德的開示全文中，我們往往拿其中的一段，執以為實，其實祖師大德他是針對某一部分的眾生而說。比如印光大師他在民國初年那個時候，我們的國家還很亂，治安也不好，經典又少，有的人很想深入經藏，可是找不到經本，況且佛經無人說，雖智不能解，如果沒有人說，用第六意識來思惟佛經的內容，雖然你有世智辯聰，但是你看的還不是真實的佛法。所以就有人寫信去請教印光大師，印光大師會根據眾生的根基，及當時的環境，比如教他老實念佛，一句佛號就好了，千經萬論留給別人去悟，你不要去悟這個，你將來到極樂世界那裡，見了彌陀何愁不開悟？你就死心塌地念佛就好了，教他老實念佛，修一心不亂。這是對機說法的，有的人就取了這一段經文，當人家在看經典，或是修諸功德的時候，他就說：你看祖師大德跟我們講，千經萬論留給別人去悟，你就一句佛號就好了，不管這位是大學畢業，或者是博士、碩士，或者是人家有弘法利生的大願之人，他修行菩薩道弘法利生，可是他被你這兩句話：你看！印光祖師都告訴我們，叫我們老實念佛，千經萬論留給別人去悟，我們到了彌陀那裡何愁不開悟？念佛就好了，其他就是打閒岔。諸位，有時候我們就斷送人家的善根慧命。所以祖師大德開示，有很多都是對機說法，所以我們研究禪宗的道理，也是這樣的，有時候我們會拿其他祖師大德的的語錄來說：你看！這個講的，是不合如來所說的。我曾經聽黃居士跟我講，他有一次聽到有一個淨土宗的學人說六祖大師不懂佛法，他說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那個地方，距離我們這個世界是十萬八千里，明明有十萬億佛國土，他說十萬八千里，還有東方人念佛求生淨土，西方人念佛求生那裡呢？西方人都已經成就了，他怎麼念佛要求生到那裡？這位淨土學人，因為自己沒有通達教理，你這麼一講，就謗祖師了，往往造了口業，自己都不曉得。所以

六祖大師在這裏，特別告訴我們，在別法中，不得傳付。免得引起宗派之間的爭執，同時古德也告訴我們：寧動千江水，不動道人心。如果一個人修學佛法，已經深入這個法門了，你就不動他的心，跟他說這個法門好，你照這樣子修就好了，一定會成就。這個都是我們勸人學佛的一個方法，絕對不能說我這個法門最好最殊勝，你那個不能成就，你要回過頭來學我這個最好，這個就會產生彼此的誤解，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以前很多學教的行者說，經中說明，修學佛法，要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佛道，禪宗頓悟成佛，這個他不能接受，唐代德山宣鑑禪師，他一生專學金剛經，聽到南方直指人心，頓悟成佛，明明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久劫修苦行，才能夠成就佛道，只要頓悟就成佛了，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搯起了青龍疏鈔，要去南方跟這些魔子，還稱南方頓悟禪為這些是魔子，要來跟他們理論。結果途中遇到賣燒餅的老婆婆，老婆婆問他：你背上搯的是什麼？德山禪師說：是講述金剛經的青龍疏鈔。老婆婆說：好！你要吃我的燒餅，我請教你金剛經的內容，若能回答，免費招待，若答不出來，我也不賣了。德山禪師說：沒問題。老婆婆就問道：金剛經裡面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請問你要點的是哪一個心？這一句話將他考倒了。老婆婆就說：我不賣給你了。然後就將燒餅收走了。最後他去參龍潭崇信禪師，在崇信禪師的默傳分付，果然明心見性，頓悟成佛道。他才相信能夠頓悟成佛。所以因緣不成熟的人，我們不要強硬要他來修學，免得他造口業，毀謗正法。所以六祖大師在這裡告訴我們：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六祖大師把悟法傳衣品講到這裡，在長文底下作了一首偈頌，這首偈頌六祖大師取名為無相頌，為什

麼叫無相頌呢？他藉著這個偈頌，示出一個指月標，不是叫你執著，只是依照這樣起修，但是你證悟的時候，就不能執著，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佛在金剛經說得很清楚，知我說法，如筏喻者；像划船一樣，從此岸度到彼岸，度了彼岸，船就要捨了，不能再拖着這個船。就如同我們藉著六祖大師的無相頌，依此起修，等到你悟自性的時候，你不能再執著文字了，文字是指月標。所以無相頌也就是告訴我們，它是指月標，不能執著的意思。所以古德說：修行人先以經教印證禪心，然後禪教雙亡，行起解絕。你真正能夠起行的時候，那個知解、知見就絕了，行起解絕，無所依止，這樣才能契本心。所以底下偈頌，我們稱之為無相頌，就是叫我們不要執著。「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只是誦取沒有用，你必須要依教奉行，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你把它背起來，變成了知見，對我們修行沒有多大幫助。所以學佛的人不要做佛學家，佛學家是在經教上研究經教的道理，數他人珍寶，學佛的人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斷自己的貪、嗔、癡、慢、疑這一些煩惱，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

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法性 出世破邪宗

這個說通也就是指教下的大開圓覺，從經教裡面大開圓覺，就如同禪宗大徹大悟是一樣的。宗門裡面講大徹大悟，教下就講大開圓覺。心通就是指禪宗的大徹大悟，真正通達，所以心通又叫做宗通，宗通與心通其實是一樣的。只要你在教下大開圓覺，你一定能了解諸佛如來的心地法門，如果你在宗門裡面大徹大悟，你也一定能夠了解，諸佛所說的微妙義，無上的妙法。因為禪是佛心，教是佛的語言，以佛心而能說出佛的一切語言。但是有些人不了解這一些道理，往往教下與宗門當中，彼此有一點點微言，常說：哪有一棒、一喝就開悟了？我們在教下修行了三大阿僧祇劫，你一下棒喝就大徹大悟？所以教下就講：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叫。宗門的就說：通教不通宗，好比獨眼龍。因為獨眼龍看不清楚，所以彼此就有所微

言。其實真正通宗一定通教，真正通教也一定通宗，這兩個是一樣的。在這裡有一個公案，就是當時宗門與教下彼此互辯，這個公案是在宋徽宗的時候，當時的當朝太衛，他請諸山長老，大家一起開無遮大法會，大家開佛法研討會，沒有條件，任何宗派都可以來，這個時候，禪宗的宗門也請禪德來，那個時候是圓悟克勤禪師為首，帶了他的弟子，以及禪門中的同修道友來參加這一次無遮大法會。華嚴宗的座主，他也帶一些同參道友來參加這個法會。這個時候徽宗皇帝他不是穿皇帝龍袍，穿了一件微服來參加這一個法會，坐在那裏聽大家的辯論會。而這時華嚴宗的人就先說：在我們教下裡面，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而今天禪宗說一棒一喝就能成佛，這跟佛所說的大相逕庭，不能使人沒有疑惑，今天各宗派的大德都在這裡，如果你這麼一喝，能夠透過我們賢首五教，使大家信服的話，那我們能接受棒喝有這個功能，如果不能透過五教的話，那你所說的棒喝成道，那就如同魔說一樣，請宗下大德來講這個道理，來開示這個玄理。這時大家的眼睛就全部看著圓悟克勤禪師，因為他是帶頭的，圓悟克勤禪師就瞄了一眼淨因成禪師，淨因成禪師是他的小徒弟。這時成禪師就了解圓悟克勤禪師的意思，他說：這個事情簡單，不需要勞動到我的師父，我來就可以了。所以通宗一定通教，他說：你說我們一喝就能透過賢首五教，我們一定要先把五教的教義和宗旨說明白，我這一喝才可以做印證，大家說好。他就講：第一，所謂的小乘是著有，他們認為有法可說，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證。第二，大乘的始教是講空，都講一法不立，似有偏空之嫌。第三，大乘終教是指非空非有，空有皆不住。第四，大乘的頓教是指即空即有，空有雙運。第五，大乘的圓教是非空而非有，是非有而非空，圓融無礙，五教的教義是不是這樣呢？華嚴宗的同修道友就說：如是如是。這個時候淨因禪師他就大聲一喝，他就問大家：聽到了沒有？大家說：聽到了。成禪師說：聽到了這就是小乘的有宗，這樣就能透小乘教。經過一個時間以後，這個聲音就沒有了，他又問：現在還聽到沒有？大家說：

聽不見了？他就說：那麼是空了，空了就可以通大乘始教。成禪師接著又問：現在沒有聲音，剛才才有聲音，這就是非空；剛才才有聲，現在無聲，那就是非有，非有非空就能透大乘終教。他這樣就連透三關，成禪師接著又講：再則，現在說空，為什麼說空呢？因為剛才才有，所以才說空，如果剛才不是沒有的話，那現在就無法說空了，這樣說空之時有在空，依照這樣類比的話，因空才說有，因有而說空，如果沒有空，還說什麼有呢？所以你看，說有的時候，空就在有，這是相對待而成立的，這個就是即空即有，即有即空，這樣就能透了大乘頓教，所以這麼一喝就能透了大乘頓教。然後接著他又說：再說，大乘圓教非有而非空，非空而非有，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作一切事，毫無去留，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未曾掛著一根絲；不動身心而日應萬緣，端拱無為而妙用恒沙；說無之時，周遍沙界，說有之時，纖毫不立。諸子百家，百工技藝，莫不如此，此大乘圓教圓融無礙之旨也。說了這一喝，透過賢首五教。大眾聽了以後，莫不信服讚歎，徽宗在座也點頭不止。這麼一喝，可破賢首五教，與會大眾，大家都心服口服，所以通宗一定通教，通教也一定通宗，因為宗是佛心，教是佛語。這兩個其實是一件事，所以六祖大師在這裡告訴我們：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他們的心都一樣，證到這樣子的境界，他們的心都沒有依止，沒有任何依靠，像太陽在虛空一樣，遍照一切，廓然蕩豁，當你真正證得佛心了，心中是沒有任何一絲依靠，清淨至無餘。前面六祖大師開示，必須默傳分付。不能教他心中有所依靠，比如你告訴他說修學佛法要修清淨心，他就依靠一個清淨，那就變成法執了，你告訴他不要執著，那個不要執著就變成一個依靠。它沒有一絲依靠，只能默傳，那個默傳就是頓悟萬法皆空，萬緣放下，放下萬緣，心無污染，無所依止，廓然蕩豁而已，一有依止就變法執了。金剛經裡面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這個大家看經文意義都曉得，這個經文是很了義的，但是你如果抓住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話，那這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變成法執了。我們在研究討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每一個人都能發表什麼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但是你問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那是什麼心？每一個人都講不出來，為什麼？你着一個字，那就有所住了。着有就依有生心，着空就依空而生其心，所以你不能落在任何語言文字。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直下會取廓然蕩豁，體自空寂，無所依止之無住真心。就好像太陽一樣，高掛天空，遍照十方，無所依止，沒有任何一點依靠，這是最高的成就。隨順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心，也就是隨順你這一念圓覺自性，具恆沙妙德，遇緣則自生自顯，圓覺自性的真實妙用。「如日處虛空」。無功用行，而自然遍照一切，絕對的客觀，沒有一點自己的意思在裡面。太陽沒有自己的意思，這裡要照多一點，那裡要少照一點，絕對是客觀，證悟的人內心根本沒有一絲執著，清淨心中，絕對的客觀，沒有自己一點的主觀成見在裡面。太陽就是這樣，它遍照大地，沒有一點自己的成見在裡面，所以如日處虛空，沒有一點依靠。

「唯傳見法性，出世破邪宗」。六祖大師他唯傳見法性，性本清淨，性本俱足，不假外求，教導你見自性。出世破邪宗，破你心外求法，心外求清淨，心外求解脫。很多人修學佛法，想要證得解脫，卻不悟心本自解脫，是因自己起心攀緣六塵而被自己纏縛住了，看得破，放得下，當下即是解脫。六祖大師唯傳見法性，就是心念本來解脫，覓心了不可得，心體離於空有，虛靈不昧，清淨至無餘，哪有必要外求清淨、求解脫？這法界裡面我、法二執都是虛幻不實，正報身心、依報世界，乃至整體法界就是一個真如自性所變現的，真如本性隨著染淨二緣變現十法界三千諸法，真如本性是空寂的，心行處滅，不可思，不可議。如大乘起信論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即指宇宙萬法的「真」相「如」是。或「真」實「如」其本來。大家覺得很玄，我用比較容易理解的現代名詞來解釋這個真如。這是一種功能，不是一般世間的能量，而是一種覺性的功能。

你想想看，真如佛性一念不覺心動，立了能所相待，我們就把原本絕待的真如改個名稱為阿賴耶。阿賴耶在因能變的時候，種子起現行，變現第八識，在果能變的時候，相繼生起前面的七轉識，在八個識，及其心所的自體分上，各各生起了，見分與相分。什麼叫種子，種子就是能量，阿賴耶本來就是一種能量，他能變現我們的「心能」跟「質能」，質能就是四大，所以宇宙萬法，萬法唯心。我們講萬法唯心，很多人就認為，佛法就是唯心論，其實佛法裡面講的唯心，是指真如一念不覺心動而有無明業相、能見相、所見相之阿賴耶識，性相圓融，性相一如的心，阿賴耶就是心。我們常常講，心、意、識。心就是指阿賴耶，意就是第七識，識就是指第六識，萬法唯心，萬法就是阿賴耶，阿賴耶包括見分跟相分，我們聽到萬法唯心，以為萬法就是見分而已，就把它看成一邊了，其實佛法講得萬法唯心就是心物二法的圓融，為什麼？阿賴耶就包括了我們的見分跟相分，就包括心色二法在裡面。所以我們講萬法唯心，是心物合一了，不是世間的唯心論哲學，這一種唯心論是偏在一邊了，阿賴耶萬法唯心，阿賴耶能變現有情眾生的心能，以及器世間的森羅萬象的質能，都是由阿賴耶識變現的，阿賴耶也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能，那阿賴耶是從那裡來呢？從真如一念不覺心動，即真如起了動相，改稱為阿賴耶，如海水起了動相，改稱為波浪。整個真如轉變成阿賴耶。整體宇宙，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就是一個能，這種能是不思議的，他是一種很特殊的功能，由這種能轉變成「心能」與「質能」。由心能變現成有情眾生的心識，由質能轉化為器世間之依報國土。其實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都是能所幻現的，當體即空，虛幻不實的。所以你如果了解畢竟不可得，這個能真空妙有，不曉得是長什麼樣子？永遠不會變異，所以你要是體會這個道理，真的是一切法常。經上告訴我們，宇宙萬法是一法之所印，一件事情所變現的，所以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是一件事情所變現的，一法之所印，這一法，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

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我們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執著有我，執著有境界，所以我要修行，我要找一個地方解脫、得安定，心外去找一個涅槃，都是你心外去求法。要悟我們自心本來就是清淨寂滅相，本來無有一法可得，本自解脫，所以六祖大師唯傳見法性法，告訴我們性本清淨，性本具足萬法。出世破邪宗。邪宗就是指心外見法，執著外面境界是真有清淨的，心外真有涅槃寂靜相的，這都只是伏住我們的六識煩惱而已，所有六祖大師唯傳見法性，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法即無頓漸」。這一首偈子是根據當時禪宗所發展的情形、情況說的。那個時候神秀大師的漸法在北方，得到朝廷的重視，受了則天太后以及中宗皇帝的厚愛，所以非常興盛，神秀大師他所傳的是住心觀淨，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從這樣一步一步，最後明心見性，所以人家說這一種修行法叫作漸法。六祖大師在南方是講頓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這是講頓法，當時的人認為禪宗有兩宗，一種是漸法，一種是頓法。所以六祖大師才說法即無頓漸，見性哪有說慢慢見？還有馬上見？見性就是見性，每個人具足，不假外求，就好像真如佛性，非斷非常，斷常都無法去形容他，他是真常的，為什麼真常？比如水有照性，但是你到河邊去，為何看不到河水有照性呢？因為河水在流動，所以照不能顯現出來，可是你要是到一個風平浪靜的湖面上去看，他就把天空倒影全部顯出來，所以水有照性，但是當水在動的時候，他就不能顯現，但是水是具有照性，那是真常不變異的。但因水在動，不能顯現照性出來，水一靜就顯現出來了。所以佗非斷非常，斷常不能來形容我們這一念佛性，所以法即無頓漸，為什麼呢？水就有照性，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但是我們現在心在執著、分別、妄想，狂心不歇，你什麼時候歇，佛

性就現前了，所以歇即菩提。就如同水一樣，水什麼時候不動了，照性馬上就顯出來了，你一動，照性又不見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要讓水顯出照性太容易了，叫它不動就行了，你要把你這一念真如佛性顯出來，很容易，你只要狂心歇了，身心脫落了，佛性馬上顯現出來了，直下會取，所以法即無頓漸。

而見佛性不是依有為法而證得的，不是依修行而得到的。但是也不能不假以修證而得，所以修證是一種手段而已，並不是藉著修證而得到的。佛陀在楞嚴經中告訴我們，就像演若達多，演若達多他有一天照鏡子，他說：我的頭怎麼不見了？鏡子裡面那個人的頭好漂亮啊！他突然發狂了，其實頭在他頸子上，就如同我們的佛性在我們身上，可是我們自己以為不見了一樣，後來有人為他點出說：你的頭在你頭上好好的，沒有遺失啊！他就悟了頭原來在我頭上。悟佛性就是這個樣子，一悟即得。所以法即無頓漸，不是作意的修行所能證得的。因為它已經在你的身上了，只是它現在不能顯現而已，你什麼時候放下萬緣，不打妄想，它就現前了。所以這一念佛性就是指法，他不是依修證而來的，每個人具足的，頓漸都不能說它，只是你現在不悟而已，一悟即得。我們為什麼會迷？迷是本來沒有的，莫名其妙，所以為何常講無明本無？本覺本有，無明是莫名其妙而生的，我們在上研討課的時候，有一位同修道友就講，我有一次要騎機車的時候，頭上戴了安全帽，結果我到處找安全帽，問人家有沒有看到我的安全帽？她為什麼會突然這樣？莫名其妙迷了，我們會不會這樣？我們也有這樣的經驗，你把一個東西拿在手上，或是把眼鏡拿在手上，還問人家說：有沒有看到我的眼鏡？人家就說不是在你手上嗎？你想說：對啊！怎麼會這樣呢？因為迷啊，迷本來就沒有的，莫名其妙而生起來，說不出來了，如果人家為你點開了，原來就在我的手上，法就是這樣，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如本性，本來都具足的，就是這一念莫名其妙迷了。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常處於生死輪迴中，現在這個身心世界放不下，所以不悟。真如法是沒有頓漸，因為全事即理，全

理即事，佗就在五蘊法中，是故楞嚴經中會四科，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即真如，圓彰七大，地、水、火、風、空、根、識，即如來藏妙真如性，故知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全事即理，全相即性，一悟即見。因為法就是法，法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自具足的這一念真心，又名真如佛性，如來藏、法身。他不是叫頓，也不是叫漸，是藉著權修，把我們的無明習氣捨掉而已，所以法不用修，所以修行只是去妄，把我們的習氣拿掉，真就現前了，所以不需要說我要去修真，因為真不用修，每個人都是真，只是你的妄把真遮住而已。「迷悟有遲疾」。什麼時候你放下萬緣，一心清淨，佗就現前了，就如同水，什麼時候靜下來了，那個照性就現前了。「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但是這個見性法門，唯有大乘人才能夠做得到，為什麼呢？他悟了這一念心以後，他就不需要再依靠外面文字的佛法了，自性具恆沙妙德，本自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心外無有一法可得，大乘行者，稱性起修，無功用行。所以大乘戒不好守，大乘戒是守心戒，他心念一動，有了一念自私自利的心就破戒了，小乘人他是依文字修行，依止佛陀教誡而修行，把身心靠在四念住、八正道上，依著這樣而行，所以他也不會做錯，有時候他起心動念，想了不如法的事情，他馬上警覺，用四念住、八正道觀照，我這個念頭錯了，我懺悔，這樣逐漸的改正。他依止三十七道品而修。而大乘人不是喔，他悟了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以後，他就隨順這一念，無所依止之清淨心，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幫助眾生，離苦得樂。觀照這一念心，念念自見本性清淨。如果他起了一念有我的心，就馬上懺悔。所以為什麼大乘人常見已過？一念有我就錯了、就破戒了。他心無所依止，不受一法，不受一法亦不受，心無所染，也不染無所染，是故得即是不得，證即是無證，故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愚人不可悉，愚人是什麼呢？執著很重，他必須有所依止，依於經教，他可以修行。依自性般若，他根本沒辦法修行，不悟如來藏真實的妙用，無法受持，

所以六祖大師在壇經中告訴我們，小乘人受持金剛經，如大雨下在草葉上，這些草葉都受不了而漂走了。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說我們這個自性，這個名相非常多，其實三藏十二部經典所講的，就是要我們見性，這個名詞有菩提、般若、實相、一真、真如、佛性、自性、法性、圓覺、涅槃、首楞嚴定……好多喔，這一些了義經典的名相，如來自證境界，自覺聖智境界，這些都是講他，名相非常多，「說即雖萬般」，這麼多的名詞，其實所描述的就是「合理還歸一」，就是你那一念空寂的本性，身心脫落的那一念本心，破我法二執的那一念本心而已。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名詞呢？叫你不要執著，有的名相是從體上講的，有的是從相上講的，有時候從用上講。如講佛性、法性、真如，就從他的本體上來講，講涅槃、菩提，就是從他的相上來講，講般若、圓覺，就是從他的用上來說的，都是指我們這一念無住真心，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就是教導我們如何把凡夫取相着境，分別執着，污染的心，轉化為離相清淨，不污染的心而已，故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離一切諸相」，即是「無所依止」，是故無所依止的清淨無染心，即是諸佛如來的涅槃妙心，故知，千經萬論就是教導我們，找回生命的原貌，無染的自性亦名本地風光。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可是我們五蘊根身的習氣太重，所以根塵接觸時，自然起心攀緣，想到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根塵一接觸，就想一些不該想的念頭，當你生起不該想的念頭時，一定要懺悔，但由於我們常常都是起不該想的念頭，所以你也不覺得，很習慣了，習慣就成自然，你就沒有辦法去發現這些惡習氣，那要怎麼辦呢？每天要做早晚課，早晚課是根據我們的習氣毛病，對我們最相應，最能改我們毛病的那一部經，最管用，而不是誰告訴你哪一部經功德最大。假若對你不能生起警覺的作用，空誦但循聲，起不了觀照，效果不大。

淨土法門為何要念阿彌陀經跟無量壽經？提起你的觀照，對於淨土的殊勝，你一定要了解，提起觀照。所以早晚課一定要做，在日常生活中提起觀照，當你慢慢這樣觀照，開始看到你的缺點了，看到缺點一定要趕快改，用懺悔的力量一直改過，你才會發現自己原來有那麼多過失。我們常講小人無過，君子多過，就是指小人不會檢討自己，都是檢討別人，所以他自己都沒有過。一個修行人就像一個君子一樣，他不會檢討別人的，而是檢討自己，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檢討自己的過失，一樣一樣改，改到最後內心全部清淨了，那佛性就顯出來了。你的過失越來越少，自心也越來越清淨，你讀大乘佛法，隨時都會有悟處的。當你的心寂靜了，那就會進入六塵說法的因緣，時時有悟處，聽到雞叫都會開悟。阿難尊者聽到雞鳴而開悟。很多公案，有聞雷鳴，有見閃電，有見水影，有掉落水中而開悟的，聞六塵說法而成就。所以我們現在煩惱暗宅中，根塵接觸就生煩惱，所以一定要生慧日，這個慧日除了聽經聞法外，一定要藉著早晚課，警惕自己，反省自己，聽經聞法，懺悔業障，改過自新，學習坐禪攝心修止觀，修福修慧，開發自性中的慧日，唯有智慧才能破煩惱。而慧日有三種，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簡稱，聞慧，思慧，修慧，禪宗鐵壁慧機禪師釋為信悟，解悟，證悟三種，首先來介紹聞慧，此階段的智慧，是從聽聞佛法，讀誦經典中得來的，屬於佛教學術的領域，此時能理解相信經文中所說的內容，對於佛法中，義在言外，第一義的玄理，尚無法領會，此階段的修行方法以對治煩惱為主，從聞慧中，知懺悔業障，斷惡修善，五戒十善修事六度等，解行相應，聞慧也由淺入深而入於思慧的領域，此則由佛教學術而入於佛教哲學，於此時能體會出意在言外第一義的玄理，如通達諸法實相，無生，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六相圓融，事理不二等玄義，此階段修行以所悟的妙理修習止觀為主，然而於此思所成慧中很容易自以為是證悟，修行有境界，失去了斷惡修善的警覺心，而墜入了狂慧或生起了名利心。若能依所悟的妙理努力修學止觀，降伏煩惱，

則思慧也由淺入深而入於修慧的境界了。修所成慧即是解脫也就是禪宗的證悟。入修所成慧之時，經教中所描述的境界開始不斷的現前，如了了聞，無所聞。了了見，無所見。身心世界如夢如幻，此時心中安定，妄想煩惱明顯的減少一半以上，心中清淨。偶會讓你目賭心淨則佛土淨，讓你感受到馬祖道一禪師開示：平常心是道，原來平常心，安心就是。所謂禪心者，安心是也。漸次入於佛法解脫之道。此時修行以覺照為主，已深明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全相即性，全事即理。此修慧也是由淺入深，達到深處時，即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畢竟解脫，所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從這樣以正來破邪，到最後將邪全部清除了，起心動念一切造作都是純善無惡的，邪正通通放下了，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清淨至無餘，這個時候離證悟也就不遠了。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菩提本來就是我們自性的妙用，自性本覺，雖然心體是空寂的，但是心的妙用無窮無盡，如恆河沙，那是我們自性本具的，所以菩提是自性本有的。「起心即是妄」。可是我們知見立知，起心攀緣，故生煩惱，若能於根塵接觸的時候，不攀緣，則自然能不起心，不動念，如是心中自生自顯的知見，那就是菩提自性本俱的知見。本俱的知見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它現前起四智菩提的作用了。但是我們不隨順這一念無染覺性的妙用，心生攀緣，起心動念，馬上就知見立知，立相待能所，取捨分別。所以知見立知，那就是無明本，楞嚴經告訴我們：知見立知是無明本。所以真如自性是本具佛知佛見的，本具的知見就是無上菩提。「起心即是妄」。這個起心就是知見立知，覺上立覺，本具的知見上，更立了相對待的能所分別心生出來了，那就把菩提轉成煩惱，就把本具的般若智慧，變成世間的世智辯聰，分別取捨了。如果我們能安住自己的本性，守本真心，隨順你這一念真心任運自然的妙用，則如來知見常現前，如來所證的就是如

來自覺聖智，也就是菩提本自性。如來自覺聖智，我們人人都有，人人本具，你不守它啊，你知見立知，立了知以後，就分別外塵取捨分別，越迷越深，只好在六道中生死輪迴，不悟我們的菩提本性。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淨心在妄中，而我們真正的清淨心、智慧心，就在你這一念取捨分別心裡面，你什麼時候能將取捨分別放下，淨心就現出來了。你什麼時候這一念心平靜下來了，照性就顯出來了。「淨心在妄中」。就像水能照外面的境界，照性並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水靜下來，照性就顯出來了，所以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這三障就是三種障礙，就是指我們的業障、煩惱障、報障，業障就是過去生所造的惡業，今世業報現前而感受諸苦惱。如有的人過去生殺業造的重，今生就多病，有的人過去生很小氣，斤斤計較，今世就很貧困。所以今生榮華富貴，並不是你行，而是過去生那個你幫你修的。以前淨空法師曾跟我說：用錢很難，賺錢很容易。我說：師父！是不是我聽錯了？我覺得賺錢很難，用錢很容易。法師說：你賺錢，是你過去生的福報現前，所以很容易。你沒有福報，你怎麼賺都賺不到，用錢就很難，如果你沒有智慧，利用這些錢去造惡業，來生墮到三惡道，那可苦啦！如果你能夠利用這些錢，去修福修慧，不僅保住今世的財富，而且一世會比一世更圓滿。我們的業障，就是過去生所造的業報現前，今天要感果報了，所以這是業障。報障是什麼呢？就是由於我們的貪、嗔、癡、慢、疑，牽引我們在三惡道裡面受生，貪重的人墮在餓鬼道，愚痴的人墮在畜生道，嗔恚心重的墮在地獄道，所以報障就是牽引我們到三惡道去投生受報，這個是報障。煩惱障就是指我們的貪、嗔、癡、慢、疑、惡見，這個見思二惑，就是煩惱障。能夠破除煩惱障，見思二惑，那就是出三界、了生死的聖者，故知，但正無三障之正，不是邪正相對待的正，是離有無兩邊相待，正念真如，中道之至正，是要依八正道而行，就是要依三無漏學而修，才能做到但正無三障，除掉這個業障、報障、煩惱障。因為八正道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八正道前面的正見、正思惟，那就是慧

學，能夠體會到宇宙緣起性空，體會到四聖諦的妙理，了解諸法實相，宇宙人生的真相，了解到諸法無生，無自性的妙理，了解三法印，一實相印，這些真實的道理，就是慧學，然後你能夠提起正確的思想，朝著正見的方向努力，來用功精進。所以正見與正思惟，這是屬於慧學。正言語、正命、正業、正精進，這四個是屬於戒學，依此修行，你不會造身、口、意三惡業，這是屬於戒學，最後的正定跟正念，那是屬於定學。八正道雖然有八條，但是融攝在一起，就是三無漏學，依八正道而修行，才能真正破除這三障，所以正不是邪正相對的正，那這樣你就還有正的執著，那絕對是生人天，乃至成為世間的賢聖。邪正皆離了，中正紀念堂牌樓上寫著大中正，大中就是中道，邪正兩邊都離了，大中那才是至正，所以那四個字有佛法成分在裡面，不僅是正大光明，正大光明還是在世間法裡面，大中的中，邪正兩邊皆不立，這個至正就是止於至善，已經沒有邪正之差了，隨順法性，率性之謂道，這是見性的境界。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這四句偈裡面，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悟後起修，就如大安常慶禪師見百丈禪師，他問百丈禪師什麼是佛法？百丈禪師告訴他：大似騎牛覓牛。他就悟了本心。之後他又問：識得後如何？百丈禪師說：如人騎牛至家，你騎牛到家了，可以休息了。接著他又問：未審始終如何保任？我要怎麼保任呢？百丈禪師說：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那就是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你從早到晚，就照著你原來的工作去運作，但是要常自見己過。在你根塵接觸，處事待人接物之中，你心念一動，一攀緣，馬上就要發現，自責為什麼還動這個心？趕緊放下，時時警覺，守本真心，不與萬法為侶，是則與道即相當，直至自心清淨無染，隨順無染本心，根塵接觸，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則真見道也。六祖大師就這樣教我們，觀照自己的心，就像看牛一般，不要去犯人家的秧苗，你要時常警覺，不起心攀緣，才能保任你的道心。

所以一定要知道，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這是悟後起修的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你沒有悟自性，那你一定要在身、口這七支上下功夫，我們的身會造殺、盜、淫，口會講綺語、兩舌、妄語、惡口，一定會有這七支的行為，一定要守好，開悟自性的人可以從心性上下手，當他心念一動，他就放下，他貪、嗔、癡不容易生起來，但是還沒有悟自性的人，他根本沒有辦法看到貪、嗔、癡生起來了。有很多人都說：我也知道該怎麼修，可是我一接觸外塵，涉及利益就跟人家起爭執，回來就懺悔，修行了三年還是這個樣子，因為從來無法看到這一念心。心動了，發動身口造作諸業了，才發覺我怎麼會這樣？諸位會不會也是這個樣子呢？因為初學佛之人不容易看見自己內心相，所以一定要先在身、口下功夫。佛法經常講空，但是空一定要建立在有上，否則你一空就變成斷滅空，變成狂慧了，要建立在有上，「有」就是佛所說的戒律，也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我們身、口、意的清淨。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行為，所以空是建立在有上，一定要依照佛陀所說的五戒十善，四念住，八正道，將它修圓滿，得了定，再來講空，那障礙就少了，你沒有這個基礎，一講空就天下大亂。很多人悟了空性，只是解悟而已，沒有真正見到空性。未斷煩惱，就以為我就可以率性了，其實他不是率性，他只是順著他的習氣，這就是任性，而不是率如來藏妙真如性，而是稱著習氣，那就要造無間業，未得曰得，未證言證。所以第二個層次，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這個盡不妨一定要建立在你身、口二支得定，你口裏絕對不會講綺語、兩舌、妄語、惡口，身絕對不會造殺、盜、淫，這個時候你才可以一切盡不妨，否則你還是要依聖言量。但是六祖大師所講的一切盡不妨，是我前面所說的第一個層次，是指悟自性而後起修，那個境界高，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如果不是屬第一個層次的修行，那你先須把身、口七支修好，得了定了，才能一切盡不妨。那個時候你就可以觀心了，那時候你心念一動，我怎麼起貪念、嗔恨、忌妒、障礙、障

礙、名利等不善心？這時就看得很清楚了，因為你身業、口業已經改正了，心裡的過失，你就看得很清楚，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生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色類就是一切有形相，你看的見，根塵接觸可以感覺的到，它都有它自己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自然，有它自然的原則、法則。我們常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們一般都講到這裡，一切都是自然，佛說自然也不是本來就有的，自然就法緣起，緣起法性空。所以我們所看到這一些色類，它是依因緣而有的這一些相，它有它這一些自然運作的道理，自然的這一些相。譬如我們說九二一地震是自然，是地底下能量自然的釋放，但是我們只是看到相，以各種科學的角度來做說明。其實那只是依於業感緣起而成的自然現象。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緣起，緣起法性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色類自有道，為什麼呢？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緣起，所以我們也有我們的因緣，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因緣，可是我們就不守這因緣性，隨順因緣，做一行，像一行，樂一行，遊化人間，而天天在那裏抱怨，在那裡掙扎、不滿、鬭爭、懊惱、對立，越弄越糟，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利害得失，迷惑造業，又造新業了。所以古德常講：隨緣消舊業，切莫造新殃。消舊業是什麼？為什麼現在你會看到這些根塵接觸的境界，那就是舊業現前，我們隨順世緣，無掛礙，過去了就沒事，切莫再去攀緣，又去計較、分別、妄想、執著、造業，那又有了新殃了，來世又要感果了。所以這一切色類，都有它自然法則，這自然法則就是因緣所生，自性空，各不相煩惱，都是我們去破壞它。有一次聖嚴法師問大家：我們人類吃老虎，這是什麼心？人類吃老虎，這個心是惡心，你可以吃飯，為什麼要吃老虎？聖嚴法師反問：老虎吃人類，牠是什麼心？聖嚴法師說：平常心。大家聽到平常心哈哈大笑，真的是平常心，因為牠肚子餓，如果牠肚子

飽的，牠絕對不殺生。所以老虎吃人是平常心，是因緣，色類自有道，那個人為何會被老虎吃了？這也有他的因緣，沒有辦法了，但是老虎絕對不是故意找人吃的。而人吃老虎就是攀緣，為什麼？老虎肉我們去吃吃看，野生動物的肉味我們去嚐嚐看……，所以這都是不平常，這都是攀緣。我們就是這樣，對於有情世間如此，無情世界也是這樣取捨貪愛，又重新造新殃。其實我們不必患得患失，該來的就會來，該去的就會去，要隨順法性的應用，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常常保持你這一念清淨心，平靜安祥，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千萬不可看到外面世界自己沒有的就用盡心思手段來獲得，這樣不僅是攀緣了，還造了惡業了。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得到也會再失掉。所以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你只要隨順因緣就好了，不要去起心動念攀緣造作。「離道別覓道，終生不見道」。我們不在生活中這樣修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順這個自然性，你想盡各種方法以有為的造作希望將來得道，這樣怎麼能得道呢？道就在你日常生活中，道就在你那一念平常心，沒有貪、嗔、癡，沒有懷疑，心平氣和，安祥自在，隨順這一念清淨無染，不攀緣六塵境界的心之妙用就是道。平靜安祥，清淨無為的心就是道心，若不這樣修，接觸到境界就起心攀緣，你用這樣攀緣、染污、造作的心每天禮佛、拜佛、求佛，這樣怎麼求得到呢？道就是我們自己清淨無染心的妙用。故大師云：離道別覓道，終生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若不悟自己清淨無染心的妙用就是無上妙道，不知精勤的來淨化自心，而只是往外努力做善修福，到最後還是一場空，得到一些癡福而已，斷不了煩惱，也出不了三界。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六祖大師的無相頌裡，講到修行是往內學，是找我們內心的煩惱、習氣，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去除我們內心的貪、嗔、癡、慢，以及這一些邪知邪見，所以佛法叫做內典、內學。要學什麼呢？學我們的慈悲

心、清淨心、平等心。我們娑婆世界，為何佛陀的名號釋迦牟尼，漢譯為能忍與寂寞，能忍就是大慈悲心，寂寞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清淨心跟平等心，我們現在娑婆世界，鬥爭激烈，嗔恚、忌妒、障礙，我們要把這個心改過來，變成柔軟心、慈悲心。我們的心不平等，我們要把它修正成平等心。我們的心不清淨，根塵一接觸，馬上就被境界轉，所以我們要依止觀來對治，讓我們的心清淨。要修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所以學佛是內學，可是很多人修行，不知道修行的方向，都往外去找，外面去找功德，相上去做修行，所以現在很多修行人，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都認為修行人吃三餐的，就不如吃兩餐，吃兩餐的就不如一餐的，吃一餐的就不如吃水果的，吃水果的就不如吃草的，而睡八個小時就不如睡五個小時，睡五個小時就不如睡兩個小時，睡兩個小時就不如坐著。所以很多修行人，就是從外相上看，而事實上修行真正的用功，就是要在你日常生活中，觀照你的自心，看他是不是被境界迷了？邪知邪見了，心地染污了。我們世間人不懂得修行的方向，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所以你修行要見到真正的道，你的行為正當即是道。行正，身、口、意都正，三業清淨，是正念真如之行，即心不攀緣，不着有無兩邊之行。我們會覺得自己也是很正，而這個正，是有他的條件，這個正要沒有個人立場，這一種才是真正的正。我舉一個比喻，有很多佛弟子，乃至有人去外面幫人家助念，或者去外面道場講經，他告訴大家我們要正，我到外面講經我自己帶茶水去，我們不接受人家的任何接待，甚至你講完經回家，人家幫你叫個計程車，你都不許，我自己坐車就可以。但是人家很誠意，比如你去外面助念，人家幫你叫個點心，或者是付個車資，你都拒絕人家，覺得自己很正，這個正未必是圓滿的道，因為你有一個人立場在裡面，因為我很乾淨，我這個人很正，我是一塵不染的，有我在裏頭，不能做到很圓融。像這一種的正，世間上有一個名詞叫做潔癖，反而變成一種病、一種潔癖，而真正的正就要去掉你個人的立場，

隨緣任運，任運自在。我們前面說過，大中至正，破了我法二執，沒有自己的執著，沒有自己的主觀意見在裏頭，那一種隨順你透明化真心的作用，就是身口意皆正。所以這個正，一定有個層次的差別。我們每天為何要做早晚課？早課就是提醒自己，我今日修行，絕對不能違反諸佛如來的教化，就用自己所誦的早課內容，來提起觀照，在境界中不要做出對不起自己良心，違反五戒，十善之事。晚上回來作晚課，做一次檢討，改過自新，懺悔業障，日復一日，到最後，做任何事情都能問心無愧，心安理得，那你慢慢趨向於道了。你這樣不斷用功，慢慢又會發現到，我裡面還有我，我要保護我一塵不染的形相，這個形相就是不正的地方，就是不透明了。等到你懂得離開自己的立場，心地真正清淨了，也許你出去外面講經說法，人家幫你叫計程車，你就說：謝謝你。人家送你禮物，你也跟他說謝謝，但是以後不要再送了。換一句話來說，能夠隨緣自在、自在隨緣了。回來以後，你自己心裡一檢討，我自己內心根本沒有一點貪、嗔、癡，自己再一檢討，我沒有一點自己的主觀成見，也沒有一點自己的立場在裡面，這一種正就接近於道了，但是你在修行過程中，就是這樣慢慢一直檢討，慢慢趨向道，所以我們以人道的「正」，慢慢檢討，就慢慢趨向於天道的「正」，再慢慢檢討，就趨向於菩薩道的「正」，最後變成一佛道，一佛道的時候，就是完全離開我執與法執，這種正才叫做真正的行正即是道，這種正即是大道。所以在這裡講：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就是沒有我的立場在裡面，不是維護我的形象。念念想的就是幫助眾生，利樂有情，你這個行為就跟道相應。「自若無道心，闍行不見道」。我們為什麼會沒有道心？因為我們起心動念都是在保護自己，一想到我這樣做，會壞了我的名節，我這樣做對我不利，處處都是想到自己。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中，根塵接觸時，要注意你的內心在想甚麼？內心直接反射出來的念頭是什麼，只有自私自利，利害得失的心念，或是利樂有情的念。即使是跟善法相應的念，裡面有否貪名求利。初學人，沒有辦

法達到純善，純正無邪，必須從日常生活中觀照自己的心，把我自己的立場慢慢去除掉，你才能夠產生道心出來。道心就是去掉你的自私自利而現出來的，因為我們的心本來就是道，現前我們的心為何變成凡夫的六道心？而不是大道的心，就是因為我們的心被「私」字障礙住了，私這個字是修行的大障礙。二乘人聲聞、緣覺，先破我執，回小向大行菩薩道，再破法執，破我、法二執成就佛道。我們現在很多人把入天佛法，當成了菩薩道，那就錯了，心中執着做多少功德，做了多少善事，我印了多少經典，我放了多少生，把人天佛法當成菩薩道。菩薩道第一個就要破我執，我執破了，才能破法執。有些人修行，越修慢心越大，越修覺得我功德很大，我做了很多善事，迴向的時候心裏還有一點不捨，我這一迴向給大眾，那我豈不是沒有功德了嗎？世間法也計較，出世間法也計較，這樣怎麼會生起道心來呢？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我們這一種私慾之心、貪求之心一定要放下，所以老子才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就是要放下，所以學佛的人絕對不是貪求財富，你有多餘的財富，你可以拿來幫助眾生，如果你是企業家，你可以發展你的企業，因為發展企業，本身就是貢獻社會，菩薩道與企業家，就是一念之差，比如王永慶先生，如果他各種企業都做，我可以廣收容社會青年學子，讓他學校畢業以後，能夠找到工作，然後我在各種企業裡面，培養社會後繼人才，聽說在王永慶集團裡面訓練出來的人，都很精進能幹，工作效率都是事半功倍，他有這一種訓練人才本事，他若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來經營企業而不是如何增加自己財富的話，這一種思想就是菩薩思想。他如果是想著爭取全國財富排名第一，那就是凡夫，所以凡夫與菩薩之間，就是在那一念心而已，用對了就是菩薩道的精神，用錯了就是世間的好商，只有想到自己的好處而已。所以我們也一樣，我們為什麼沒有道心？就是處處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所以就不見道，如果能夠把私心破除，日常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情不是道，為什麼呢？一切事情因緣生，這是緣起法，都是自然法則，你如

果以利他無私的心一接觸這個境界，就能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隨順這樣自生自顯的法性，也就是隨順你自己清淨心的妙用，那就是道。可是你心不清淨，你在那裏攀緣、計較、思量，就落下了業識種子，如果你落的是惡業的種子，這染污的種子就越薰越嚴重，煩惱就越來越多，貪、嗔、癡就越來越嚴重，如果你懂得觀照，背塵合覺，用前面介紹的那五種觀照方法對治，那個染污的種子就會越來越小，清淨的種子越來越大，你輕輕返照，煩惱就放下來了，你就能夠在境界中得到解脫，見到了清淨心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卻非心 打除煩惱破

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為什麼不見世間過呢？因為看自己過都來不及了，因為他念念都在省察自心，於處世待人接物之間，觀照自己的心念斷惡修善，背塵合覺，改邪歸正，這樣子的話，你的闍行就少了，闍行少了，道心就開顯出來了。道心出來了，行正即是道，你那主觀的成見，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氣去除了，那大中至正就慢慢靠近，所以那個時候自己檢討，真的就能做到問心無愧，對得起天地，那個時候道心就出來了。我們每天根塵接觸，處世待人接物中，你算一算，要起多少心，要動多少念，要遇到多少境界，好多好多啊！金剛經中佛陀問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六祖大師解說，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就是比喻我們每天根塵接觸起心動念的念頭，你想想看，有這麼多念頭，你看它都來不及了，還有時間去看別人嗎？所以不見世間過，並不是笨到什麼都不知道，是看自己過的時間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再去別人怎樣。如果你真正發起菩提心，你真正體會到，這個世間很公平，為什麼？不管你當總統或是平民，最後大家都要死，死了什麼都帶不走，就是這

個所造的善、惡業會隨身而招感下一世的果報，如果不把握這一生，這一口氣不來，就不曉得隨著業帶到哪去。如果你時時可以看到你這一念心，我們現在是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起心動念，所以我常常勸大家，你如果想要知道你來世會到哪一道去？你只要看看自己的心念就曉得，如果你起心動念，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是善的，那你絕不會掉到三惡道，如果你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惡的，那你一定掉到三惡道，因為業力就把你帶著走，如果你心中善惡念各半是五十對五十，當你臨終的時候，有人幫你提起正念，一個善的助緣來了，那你善的因緣會先現前，先投生到三善道。如果你討厭的人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講兩句風涼話，你一生氣，惡緣增長，就先到惡道去投生了。如果是純善無惡，即是止於至善能入菩薩道，與諸菩薩為伴侶。若念念厭棄娑婆，欣求極樂，一心念佛，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要從自己起心動念去對治。以善破惡，以正破邪，以是破非，以覺破迷，以淨破染。因此真正發起菩提心的人，他沒有太多世間的煩惱，為什麼呢？他在處事待人接物中，歷練自己的心性，學習耐心，包容，忍辱，施捨，廣結善緣，深入經教，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明白本心，見自本性。見一切有情，無情，唯一自性，是真如本性隨染淨之緣幻現之身心，世界萬法，當體即是空性，亦名空如來藏，亦名自性。浩翰的宇宙就是自己心體，宇宙間除了心以外，什麼也不是，此心即是覺性，此覺性體，非心，非佛，非物，說似一物即不中，假名空性。故知，自他之間，不隔毫端，全是自性所幻現的，沒有能所，見他人造惡業，心生憐憫此人迷的這麼深，應該要來幫助他覺醒，破迷開悟，而不是見他惹事生非，心生厭惡遠離。此菩提性中大慈悲心生起，自然不見世間過，而只見世人迷呀！要幫助世人離苦得樂。

「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如果你專門在看別人的是非，你已經落在人我是非裡面，你已經起心動念，你根本就在攀緣六塵境界，你哪是叫做發菩提心？哪是個真正的修行人呢？所以你想看，如果你

天天都看到別人過錯，甚至於見面的時候，還談別人的是非，都是這些人我是非的問題，你聽到的時候，能勸他就勸他，告訴他：我們不要談這一些，要修行啊。如果我們聽了以後，也覺得很有興趣，你就要懺悔了，懺悔：我怎麼對這個有興趣呢？我們很多人很喜歡聽人家這個有的沒有的，相信我也有這個習氣，因為大家都有這個習氣，只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習氣，故大師云：自非卻是左。真正修行人，當他聽這一些人我是非的時候，就會勸導：我們談一些合於正道的。你看一個佛教團體，只要看他裡面所談的內容，就可以知道這個道場精神如何。如果他們談的都是如何精進，談一些修行道理與心得，在心路歷程中怎樣端正自己心行的道理，那這個道場很不錯。如果是談他們去做些什麼好事，放多少生，捐多少錢。那這個道場還是在修人天乘佛法。如果他們談的就是張家短李家長，談這一些人我是非，這一個道場你不要去算了，去了，你會被佗染污了，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別人錯了，我不會去責怪他，但要如何處理呢？孔老夫子告訴我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你要把孔老夫子教導我們這個道理使用出來，要了了分明，馬上檢討。看到人家的表現是謙恭有禮，心地善良，言行一致，表裏如一，隨喜功德。就知道他很有修養，我們就要起恭敬心，我自己一定要跟他學。見到有人，甚至你的同學、師長，能言善道，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追求名利，你立刻要虛心檢討，我是否有這些惡習氣，有則立刻懺悔改過。所以，見善，見惡，都是我的老師，示現給我檢討改正的。只要你肯用心學習，到處都是善知識在示現教化。但是你如果不做如是觀，順著自己的習氣，背覺合塵，合到世間的利害得失，恩怨情仇，人我是非，那你就會去看別人的過失，也看不到真正修行的道場，如果你能背塵合覺，處處都是道場，處處都遇到善知識，處處不見他人是非，處處都是在學習。看到不如我們的，我們就要幫助他，看到別人壞習慣，就要檢討自

己，好習慣就學習，並不是完全看不到別人的是非、過錯，看的了了分明，但是絕對不會生排斥心、嗔恨心、怨憎心，只有生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想幫助他，時時這樣在境界中歷事鍊心，增長菩提。

「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六祖大師在這裡說但自卻非心，加了一個自，這個是非的心，要靠自己啊，你不能請佛菩薩幫你把業障、習氣拿掉，這個習氣就好像你開車開到時速兩百公里，你說：佛菩薩！幫我把車子停下來。有沒有辦法呢？你要怎麼停呢？你自己要踩剎車。而有的人能一聞百悟，那是他久遠劫修行，習氣已經很淡薄了，所以一聞經教，習氣就脫落了。而一般人，尤其在末法的時候，大家的習氣都很重，光是要用一句佛號就能把煩惱習氣降伏，那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我才勸大家用五個方法來對治，因為習氣重，有如二百公里的車速，都是我們自己加速的，所以我們要開始踩剎車，踩到最後讓車子停下來，在這個修練過程中，只有靠自己來觀照、對治。所以但自卻非心，這個非心就是取捨、計較、分別、人我是非之心，打除煩惱破。把我們無始劫以來的習氣打破掉。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憎愛不關心並不是你對世間人沒有同情心，而是你明心見性了，把你的習氣都去除了以後，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切清楚明白，但是你沒有取捨得失，你心中生出的只有慈悲心、平等心、清淨心。這時候，心無所纏縛本來就是解脫，本來就是快樂的。我們的心本來沒有障礙，所以極樂世界是在你心裏頭，你清淨心中的常、樂、我、淨，那一種法喜，是從你內心引發出來的，不是外面加進來的，所以你到這個時候，你一切境界了了分明，心裡常生歡喜，沒有障礙。常生歡喜是自己自性法味，不是外面加進來的，所以憎愛不關心。如果你憎愛了、取捨了，那你的法喜就被憎愛障住了，它就不能顯現出來了。我們內心這一種法喜，就如同高貴的蘭花，如果這房子空氣很清新，沒有其他味道，你一進門，你就會聞到一種很高貴的

幽香，但是你想再聞一下，就沒有了，你專心要聞卻聞不到，你不經意時，高貴的蘭花香就現前了。如果這房子有玉蘭花，或是有夜來香，或是有含笑花，那你就聞不到高貴的蘭花香味了，為什麼？這一種香，氣味比較濁，高貴的蘭花香氣很高貴，很清幽，我們的法喜就是這樣，高貴的蘭花很清幽，所以僧燦大師告訴我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我們內心的高貴法喜，就只有一平懷性，泯然自盡。一種心安理得，一種心理安祥自在，沒有障礙，無有掛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那一種法喜，這是我們自己自性本有的法味，不是從外面去感得的。當你證得這樣的境界時，快樂啊，天天歡喜，沒有障礙，但是如果取捨外面的境界有得有失，我得到什麼很歡喜，那個歡喜就把你那悠悠然的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的法樂障住了。那就變成享受感官的快樂。感官的快樂，樂極一定生悲，它是越迷越深的，所以樂極不好啊，會生悲啊。那一種不變化的樂，是你內心本俱的東西，才會讓你長伸兩腳臥，所以憎愛不關心是這個意思。你在世間上，就得到無量自在，所以佛法亦名解脫道，你修行如果越修越解脫，你真的與道相應了。如果你越修越執著，以前煩惱世間法，現在連出世間法也都煩惱了，那你真的是找不到修行入門，心外攀緣。所以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這是指你開悟見性以後，內心的法喜。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這個是由於你內心的慈悲，不是說我自己解脫就好了，那就變成二乘自了漢了。佛法唯有一佛乘，無二也無三，佛陀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因緣就是教化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況且成就佛道唯有修菩薩道，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教化他人。你以方便法來幫助眾生，所以佛法有八萬四千種法門，教化八萬四千種不同根性的眾生。而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這一首偈子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令其不疑，自性是真佛，這個是對緣成熟的眾生，叫他能夠直下會取，不疑自心是佛。什麼是如來禪？即是指頓

悟自心原來是佛，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一切諸佛如來智慧德相，皆是自性之所現。自性體即如來，自性相即般若，自性用即解脫。自性即是涅槃三德，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故六祖大師開悟之五首偈頌，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即是自性現。修行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斷除自己的煩惱習氣，更要薰習心地法門，在某一個機緣，因緣成熟，豁然之間，直下會取這一念心，在金剛經裡面所講的一念生淨信者。直下會取，原來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就是佛心。以後預到什麼境界，就修放下而已，放下就解脫了。凡夫與菩薩的差別在哪呢？凡夫遇到境界就執着，放在心裏患得患失，菩薩是放下，放下就沒事。因為自心本來解脫，它無形無相，除了自己執着以外，沒有其他事情能綁住它的。為什麼道信大師，去參僧燦大師說：請賜給我解脫法門。僧燦大師問說：誰把你纏縛住呢？道信大師說：沒有人纏我啊？沒有人纏就解脫了。是你自己放不下，吸取境界放不下，所以我為何一直講般若的空？要講唯識的假？幫助你放下而已，境界來放下，放下就解脫了。放下來智慧就現前，放不下，煩惱就現前，差別在這裡。那一念淨信的時候，那是一念始覺智，始覺智悟的是本覺理，到了圓教初住破一分根本無明的時候，雖未斷盡生相無明，然亦分證始本合一了。圓教初住位是開佛眼、證佛種智，雖然還沒達到最圓滿，但是他分證法身，所以為什麼叫住位菩薩？他念念放下，放下就是念念流入娑婆若海。所以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遇到了煩惱，遇到了順逆境界，看你多久才放下來，就知道自己修得如何！這是真正要用功的方向，受到了人家的侮辱，心想也許這是菩薩考試，想放下卻放不下，沒關係，開始看時間，現在是八點，到了十二點，很高興，已經放下來了，四個小時就放下來了。諸位，那也不容易啊，你慢慢去觀照，有的人三天都放不下，有一些沒有修行的老先生、老太太，有時候他放了幾十年，還放不下。台語名為撿古風，那很苦啊，那要怎麼修行？沒有辦法智慧觀照，立刻

放下，只好慢慢放，從一年、一個月、一個星期，幾個小時，後來是幾分鐘，再來是一接觸就放下，最後是黏不住了，如鏡照物，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黏不住就是大徹大悟的境界。對於緣成熟的眾生，他能看得開，也能放得下，心裡已經很清淨了，所以「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第一種就是對緣成熟的眾生，應機說法，令他一剎那之間，豁然身心脫落，頓悟自心原是佛，無始劫來，心外求佛，今日終於見到一體三身自性佛，痛哭流涕，歡喜踴躍，這就是自性現。第二種意義是他受用的自性現，是你自己要開悟，你可以觀機說法，依眾生的根性，而說契理契機的佛法，因人施教，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到了這樣境界的人，他不是依經典在解釋的，完全是心性的流露，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說，怎麼作，三輪妙用，即是自性現。在這裡舉一個公案，雪峰義存禪師，他是德山宣鑒禪師的弟子，雪峰義存禪師在禪宗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他有一次跟他師兄，叫做巖頭，他們兩個人一起要到澧州去辦一件事情，他們在路上碰到大雪，無法前進，他們就在當地寺院掛單，等大雪過了，才繼續起程到澧州去，而雪峰就天天在寺院裏精進參禪，而他的師兄巖頭則是天天在睡覺，你看巖頭禪師在睡覺，其實他是長伸兩腳臥，行住坐臥都是禪。如果一個沒有修行的人，白天、晚上不要說躺在床上，只要關在房間，你就受不了了，定不下來。有一天，雪峰就喚醒了他的師兄巖頭，就跟巖頭師兄講他心中的疑惑，他說到洞山良价禪師，跟他師父德山宣鑒禪師所說的偈語，是這麼的玄妙深奧，他久參不得其解，這時他師兄大喝一聲，說道：你不聞：從門外而入者，不是家珍。是你要開啟你心靈的智慧，外面的東西只是個緣，佛說法如筏喻者，啟發你自性的智慧而已，所以他師兄這麼一喝，雪峰義存禪師一下子愣住，良久以後才問他師兄：他日後如何即是？一副很無奈的樣子，問他師兄，我以後要怎麼做才對呢？他師兄說：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為什麼呢？四智菩提，皆從自性中自生自顯。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

說法，完全是順應眾生的根基，契理契機而說。所以如果以後你想播揚大教，都是要從你清淨心中流露出來，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雪峰禪師一聽，不禁豁然開朗，原來修道秘訣，全是在自己心中的體證，不是記著佛說的三藏十二部經的教理，而是在自己證悟自性。教理是為開啟自性的智慧，他悟出了這個道理，興奮的不得了，連忙向他師兄作禮，如果今天不是他師兄點化，他還是在文字上體會、思惟。這是第二種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就是你自己自性般若妙慧的流露，觀機說法。所以修行一定要有真修實證的人來指導，俗話常說：欲知山前路，須問過來人。善知識在修證過程中，他有很多寶貴經驗，所以佛教裡面，是越老越寶，社會剛好跟佛教內不同，社會上需要的是年輕有體力，像我現在五十六歲，他一定不要用我，可是我在佛法修證上下功夫，一直用功到八十幾歲，大家就會邀我去講壇經，因為修行經驗豐富，所以越老越寶。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佛法在世間」，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是佛法？一般大眾大都會認為三藏十二部經典就是佛法，而事實上，三藏十二部經典是教導我們證入佛法的方法。而真正的佛法是你證得無所依止的本心，即證得無染的覺性時，此無染的本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這才是真正的佛法。佛者覺也，佛法者，覺法也。隨清淨自性遇緣自生自顯之真實妙用則貪、嗔、癡、戒、定、慧皆是佛法，故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這清淨無染的本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四智菩提，亦名般若妙智慧。若離開世間，不能合光同塵，又如何能於根塵接觸，隨緣任運，顯自性大機大用，利樂有情？是故佛法在世間，應用於世間，更何況五乘佛法都是佛陀在世間教導世間人如何修行，離苦得樂。「不離世間覺」，覺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萬法唯心。徹知「我」是自心中的我執，「萬法」是心中的分別法執，徹見外無一法可以建立，都是從自心

中生萬種法，故楞嚴經中，會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即心，也說明了，地、水、火、風、空、根、識，皆是心。而心空寂，覓心體了不可得。故知，宇宙人生萬法之真實面目即真如自性依於緣起的幻像，故即空即假，空假不二，即色空不二，當下無生，無自性則即是中。故宇宙萬法唯是這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則空如來藏，即假則不空如來藏，即中則空不空如來藏。唯一如來藏是真實。故知宇宙萬法，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唯一真實，全體法界即是一心真如。故能萬緣放下，一心清淨，隨順無染本心的真實妙用，是故名不離世間覺。又菩薩要度眾生除了知萬法空寂不可得外，須要有道種智，以四攝法，四悉檀，先以利鉤牽，後令入佛智，不僅通達出世間法，也要通達世間法，才能方便接引。譬如要接引農夫，要知道農作的方法，接引喜歡音樂的就講音樂，所以什麼都要懂，才可以廣度一切眾生。以前在佛陀的時候，有一群牧童，他們看到佛陀到附近講經說法，那幾位牧童就想：人家說佛陀無所不知，我可不相信，我們大家去考考他，佛陀以前是在皇宮長大的皇太子，他根本沒有牧過牛，他一定不會牧牛，我們就去問佛陀如何牧牛，才能養的好。他們就去問佛陀牧牛的方法，佛陀舉了十幾項，還沒講完，這些牧童非常驚訝，恭敬的稟報佛陀：佛陀！謝謝你，我們這一些人，天天在牧牛，頂多能講出五六項而已，你既然能講出十幾項，還要繼續講下去，令我們佩服的不得了。所以每個人都跟著佛陀學佛。佛陀連牧牛的方法都要懂，所以佛法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菩薩修行證無上菩提，從凡夫位入觀行位，於此觀行位中修四無量心，事六度萬行。由觀行位入相似位，於相似位中修理六度萬行，三輪體空。由相似位入分証位，於分証位中修稱性六度，十度，普度眾生，利樂有情，無功用道直至成就無上菩提。若離開世間，如何能修六度萬行，普度眾生，圓成佛道呢？又菩提相是什麼呢？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都是菩提相，你染污了就變成煩惱相。修行人於根塵接觸時，於自心中，若染污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

於此時必須以清淨無漏的智慧觀照對治，使令背塵合覺。用這樣對治，把染污去除，念念不染本心，則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處事待人接物，一切語言動作，通通轉成菩提相。所以菩提就在你眼前，全波即水，全水成波，離開波沒有水，離開水沒有波。但是我們現在見不到水，只見到了波，因為被無明風吹來吹去，吹得頭昏眼花，把菩提轉成煩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曉得，菩提並非離開我們日常生活。而是一切日用平常，處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沒有一法不是菩提，就在你的心是否清淨、平等、慈悲。如果你只是清淨、平等，與你相應的是我空真如所顯現的菩提相。如果你用的心是清淨、平等、慈悲，那相應就是我法二空真如所顯的菩提相，所以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就像找兔角一樣，是找不到的。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性宛然

世間正見是苦、集、滅、道，我們為何會感得苦？因為過去生迷惑造業，今世受報，惑、業、苦相續不斷。凡夫不悟佛陀告訴我們觀受是苦，苦固然是苦，即使是五欲之樂最後帶來的也是苦。還有五陰熾盛的行苦。三苦展開又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苦。我們都是這樣，只是我們常處苦中不了解而已，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功修行，就可以講出世間諸多苦惱。所以別教菩薩講一個苦字，可以講很長的時間，從你早上起床，到你晚上睡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告訴你一切皆是苦。我們現在迷惑顛倒，把苦當成樂，所以就一直沉迷在三界中。我們世間苦，是你過去生招集來的，我們要離開世間苦，你一定要修道，你才能夠得涅槃，我們現在要加以智慧觀照，修學正法，才能離苦得樂。證得須陀洹果以上，他悟了四聖諦的理體，他不需要觀照世間苦，就知道苦，所以須陀洹絕對不會染六塵，他一定朝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這一條道路前進。所以須陀洹果最慢人間，天上，七次往來就成就阿羅漢果。世間的四聖諦就是正見，從四聖諦的正見，我們可以了解三法印，世間的相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是苦、空、無常、無我相。我們覺得觀心是常，觀身是淨美的，觀受是樂，觀法有我，因此我們一直在迷惑顛倒，就變成邪知邪見。而正知正見，了解世間假相，是無常、無我，唯有涅槃寂淨，才是我們真正的皈依處。正見名出世，四諦，十二因緣，三法印，還有緣起性空，萬法唯識，諸法實相，一真法界都是正見，告訴我們境界是業力所現，當體即空，了不可得，全是自己識心變現出來的。真實境界，萬法就是真如本性，循業發現，宇宙萬法是一法之所印，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是自心變現出來的，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事是十法界三千諸法，理就是真如本性，即是吾人無染的清淨本心。「心」是沒有障礙的，可通三世，可大可小，可近可遠，華嚴經十玄門，就是心體的妙用，是個沒有障礙的法界，故華嚴經云：法界無障礙，這是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但是由於我們有我、法二執，變成事事有礙，變成六道凡夫的可憐人。我們要這樣作如是觀，要發起菩提心，朝這一個無上菩提大道努力，如果你真正想要修行，世間一切的名聞利養，榮華富貴一定動不了你的心。一真法界，事事無礙，常、樂、我、淨，不思議解脫境界，一得永得，這才是我們修行人真正追求的目標。所以你在世間學習合光同塵，歷事練心，背塵合覺，今世若能證得不與萬法為侶，即圓教初信，六根清淨位以上，得正定聚，不退位，不退大乘，保證成佛的位階，那你今生真是太有價值了，呼應古德所說：「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今身不向此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邪見名世間，邪見就是凡夫執著這個身心世界為常、樂、我、淨。你問沒有修行的人，他在這個世間要做甚麼？他會回答你：我要賺很多錢。你再問他賺很多錢要做甚麼呢？他一定不會說要弘法利生，他一定會說：我要滿足我的享受，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還要問我？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想，這就是世間的邪見，他不知道享受的果報，將來是越迷越深，譬如抽菸的人，一開始是抽菸是好奇，之後上癮了，沒有香菸就

不行，像天天吃喝玩樂的人，他也不會覺得很樂，但是離開吃喝玩樂卻感到很苦，上了癮了。然而身體一天比一天差，最後病痛，離開了世間，墮到三惡道受苦受難。得到了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人生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二乘人最後證了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佛陀還要告訴他們，我們的真如本性，是絕對的真常、真我、真樂、真淨，所以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我們自性本自清淨，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是因為我們迷了，所以佛陀要立覺，因為我們染了，佛陀要立淨，我們邪了，佛陀要立正，為了要破除我們的執著，我們迷了，佛立覺以破迷，迷去掉了，不能存覺，所以要離迷離覺，即言下佛道成。因為你自性本來就是覺，不可覺上立覺。故楞嚴經云：覺上立覺是無明本。未得究竟諸法實相，沒有見到你這一念實相心，所以兩邊都要離。因為你的心是畢竟清淨，染淨皆離的究竟淨，當你邪正盡打卻，就菩提性宛然。你這一念佛性真心就現前。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這個是佛陀的心地法門，六祖大師在悟法傳衣品中，告訴我們這一首偈頌，是教導我們頓悟自性，是佛陀的圓頓法門，也名大法船。是教你成佛，不是只教你離苦得樂而已，是教你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是如來上上禪，所以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如果我們還是一樣取捨分別，還是人我是非，利害得失，即使是累生累劫聽聞佛法，也只是得到佛學知識，屬於學術領域。如果你能真正用功，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有一天你頓悟的因緣成熟了，契入這一念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的本心。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那一念相應，如來悉知悉見，功德無量無邊。也許悟入的時間不長，但是那一念頓悟自性的體驗，世間福報是求不到的，這是出世間的功德，是故達摩祖師告訴梁武帝：淨智妙圓，體本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你只要持續用功精進，佗會再現前，下一次現前的時間會越來越常，直到打成一片，成就佛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

這是迴向法界，今日大家在梵寺講堂得聞如此殊勝直指人心，頓悟自性的心地法門，希望法界一切眾生，都能同成佛道。

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嘆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大家聽聞六祖大師開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時，韋刺史及隨從官僚，儒宗學士與僧尼道，無不省悟，得大法益。大家同時作禮，讚嘆六祖大師而說：真沒想到，在這麼偏遠的南方嶺南這個地區，還有一尊活佛惠能大師出生在這個地方。

釋功德淨土第二

釋功德淨土第二。這一品也是在曲江縣城內，大梵寺講堂所講的開示。前面悟法傳衣品，是六祖大師在大梵寺講堂說法，也介紹了六祖大師的身世與得法的因緣，以及開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第二天，六祖大師在大梵寺講堂回答問題，回答韋刺史等，他們所提的有關功德與求生淨土這兩個問題，都是在曲江縣的大梵寺講堂。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

這是第二天，也就是六祖大師第一天開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第二天，韋刺史為六祖大師設大會齋。

這個法會同時設有齋食供養大眾。齋這個字，是指過中不食，我們問人家說：你是不是持齋啊？我們往往把持齋，以為是素食、吃素，其實持齋不僅僅吃素而已，還要守住過中不食。第二天韋刺史為六祖大師舉辦大會齋，在這個法會中，同時供養大眾午齋。

「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午餐以後，也就是正午以前所作的食事，用餐了以後，韋刺史請六祖大師陞座說法，這個時候韋刺史帶著官僚，以及與會大眾，大家肅容把衣服整理一下，我們在經上常看到，弟子要請問佛陀的時候，都是先整理袈裟，合掌恭敬向佛，以示恭敬。這一些與會的弟子，也是一樣皆整理衣服，肅容，以至誠恭敬的請法儀式，再拜然後向六祖大師請法。

「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就是昨天我們聽六祖大師開示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法，這個法直指人心，頓悟成佛，告訴我們自心就是佛，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如來平等無二，不假外求。我們以前都是從心外求法，不知道我們自心原是佛。清淨無染自心的妙用，就是佛法。體用不二，用而不染就是僧。原來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是心也是僧，原來自性具足三寶。聽了六祖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告訴我們這一念不思議的本心。所以我們要學習守本真心，如果你能守住這一念無染的心，那念念就跟佛相應，這也就是佛心，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原來般若也是我們這一念無染心所起的妙用，我們以前一直在經典上求般若，原來般若就在我們無染的本心中，太不可思議了。但是「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可是我們現在還有一些疑惑，六祖大師大慈大悲，希望能再為我們解說，我們心裡的幾個疑問。

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

六祖大師說：你問吧！有甚麼疑惑，我來為你解答。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

韋刺史就首先發問，問道：這不思議的法門，是不是達摩祖師所傳的心法？大家曉得達摩祖師是西土第二十八代祖師，在我們東土是初祖，我們常講達摩西來意，其實西來意就是叫你頓悟本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足如來智慧德相。直下會取這一念無住真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哪還有什麼意與不意？有意就不是直下會取了。你有意，就是在你本心上面加上了我法二執。我們常講實際地，不著一塵，本地風光，是不能加一點，也不能減一點。我們凡夫把佗加了，二乘人把佗減了，菩薩執中，因為他雙照空有，雙遮空有，修中觀。圓教初住，別教初地以上的菩薩證無生法忍，不增不減，真實的心，實際理地的心就現前。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從這樣的實相心，根塵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運用，依眾生的因緣教化眾生，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你自己心所現的智慧，這是達摩祖師所傳的無住真心。而韋刺史問道：大師你所傳的是不是達摩大師的宗旨？六祖大師答說：是。韋公又問：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的時候，梁武帝問：「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功德？他做了這麼多好事情，做了這麼多護持佛教的事情，為什麼沒有功德呢？希望和尚為我們解說。因為我們也在行布施、供僧、印經、護持佛法，我豈不是也沒有功德，我們做了這麼辛苦，豈不是白做了嗎？希望六祖大師為我們解釋。梁武帝是中國佛教一位大護法，他是國家的力量來護持佛法，他是在我們中國南北朝時代，（西元520年）南朝梁國的開國國君，他是蘭陵人，姓蕭名衍，是漢朝蕭何第二十四代的子孫，他在位有四十八年，世壽八十六歲，他一生博學

能文，崇信佛教，對佛教非常護持，他曾經二度捨王位，至同泰寺出家。當他要建寺院，錢不夠了，他自己就跑去同泰寺出家，朝廷裡面沒有國君，無人處理國政，麻煩大了，朝廷的文武百官知道，我們的皇上一定跑到同泰寺去，他跟同泰寺很有緣，所以大家就去請他回朝統領大政，梁武帝說：好，你們要把我請回去，就拿錢來買皇帝，所以文武百官回去以後就只好，到處找錢，把皇帝買回去統領國政，梁武帝拿這些錢再來護持佛教，再來興建寺院，所以他是以國家的力量來護持佛法。同時他本身受菩薩戒，也造斷酒肉文，他自己吃素食，所以中國的出家人，素食就是從梁武帝以後開始的，大家見到，皇帝都吃素了，我們出家人怎麼好意思再吃葷呢？所以就從梁武帝以後，中國出家人都改成素食，所以出家人素食，這是我們中國優良的傳統，就是從梁武帝開始，同時梁武帝他四十幾歲就修梵行優婆塞，他是一國國君，可是他不能與嬪妃同住，修清淨梵行，自己也講經說法，他一生造寺有三百多座，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上的最大護法。可是梁武帝見了達摩祖師，第一句問話，他不是求佛法，而是問，我做這麼大護持佛教事業，我有多大的功能。達摩祖師告訴梁武帝，毫無功德，你想想看，這個真的是潑冷水，還好他是一位很虔誠的佛弟子，要是一般人，一生氣，說不定就把祖師關起來了。達摩祖師是位真得安樂行的菩薩摩訶薩，能大無畏作獅子吼。如果修行人他得不到安樂行，皇上怎麼講，大都會順著皇上所說的意思，有這種奉承的心。所以要得到安樂行，你才可以去接近教導這一些王公貴族，才不會被他們的威武所攝。所以達摩祖師很坦誠地告訴梁武帝，這是毫無功德。接着梁武帝又問：為什麼沒有功德？達摩祖師告訴他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圓滿的智慧遍照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清淨無染，體自空寂，就是你這一念心本具的覺性。我們這一念心是盡虛空，徧法界，雖然我們現在不能圓照十法界，但法住法位，它還是徧照法界的。你什麼時候狂心歇了，歇即菩提，馬上就徧照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即名四智菩

提，般若波羅蜜。體自空寂，不可於空寂心中還有執着有一個空寂的相，它是空有皆離而寂然分明的，所以古德常講：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如果你有心知道，我已經無心了，我已經心地清淨了，那還是一個妄念。所以假使你去打禪七，禪師會在起七的時候開示：心空及第歸。心空就是空有兩邊皆離的空，是第一義空，不增不減的空，這一念心就是體自空寂。它能夠現淨智妙圓，這不是你做世間福德可以換取的。如果你執著我要修大福德，你只是福報很大，而未必能夠斷煩惱。所以金剛經說的很清楚：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乃至於無窮盡的身體布施，如果你三輪不空，執著布施的功德，不如一句四句偈。四句偈就是教你頓見本心，所以金剛經教你明心見性，頓見本心，原來此心圓滿俱足，一切無漏智慧，不假外求，如果你頓悟這一念心，比你以所有的身體，財物布施，殊勝多少倍，所以達摩祖師告訴梁武帝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梁武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什麼是最了義的真理？達摩祖師說：廓然無聖。為什麼？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究竟沒有一個字給眾生，為什麼？眾生所得就是這一念本來的清淨心而已，所以聖智第一義，就是悟這一念心。而心體空寂，覓之了不可得。哪還有什麼義呢？一有義就是頭上安頭，就是無明本。可是梁武帝還是不悟，接著就問：對朕者誰？因為人家都稱達摩祖師是聖僧，梁武帝問說：對朕的是誰？在我面前的人是誰呢？達摩祖師回答：不識。我不認得，誰認得自己呢？不要以為這個身體就是你自己，真正的自己，就是你那一念空有皆離的覺照心，寂照的本性，就那一念覺性而已。覺性，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覓之了不可得，無形無相，靈明覺知，就這一念心而已。這一念心是空寂的，它長甚麼樣子，誰都沒看過，但是一切作用都是它，離開它就沒有世出世間萬法了。世出世間萬法都是依它而有，迷的人就迷在事相上，悟的人知道世間萬法就是它變現的。所以你找它的形體找不到，你找它的相及作用，沒有一法不是它。所以達摩祖師跟他講真心

話，我不認得佗長甚麼樣子，梁武帝還是不悟。最後，達摩祖師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傳法給慧可大師。梁武帝後來知道自己真正遇到聖僧，卻無緣跟著他學，後悔都來不及。韋刺史又問，弟子未達此理，為何達摩祖師言：「實無功德。」願和尚為弟子解說。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六祖大師告訴韋刺史，以及與會大眾，實在是沒有功德，因為功德是你真性所流露出來的妙用，是無所為而為的。勿疑先聖之言！你不要懷疑達摩祖師所說的話，為什麼呢？武帝心邪，不知正法；梁武帝為何要作這麼大功德？因為他認為我這樣做，有很大的功德，我可以積功累德，來成就菩提道，這是有對價關係的。換一句話來說，這會增長我、法二執的，越修我越大，一遇到高僧大德就問，我有多大的功德？那豈不是增長我、法二執？而修行正是要去掉我、法二執，所以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布施的目的就是在修捨，六度萬行也是在修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中，最重要就是捨，我們藉著六度萬行，在世間上和光同塵，幫助眾生，捨掉自己的習氣，藉著布施，先捨外財，再捨內財，外財、內財都能夠放得下，你才有辦法捨妄念，你妄念放下了，覺性就現前。因為覺性本有，妄念是依覺性而生出來的。妄念是不知道身心世界不可得，所以迷了，因此覺性一念不覺心動去攀緣外境，就這樣而生起一念迷，有了取捨心，就有了妄念。所以修六度萬行，就是修這個「捨」字，捨得乾乾淨淨就成就了。因為真本有，妄本無，破妄則真顯。「武帝心邪，不知正法」；武帝心外求法，他執着我要成佛道，要積功累德，才能成就菩提道，不知無染本心即是佛，清淨自性即是無上菩提，處處都有我，以增長我執為修行，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所以六祖大師說「武帝心邪，不知正法」；不知道一切佛法，在你自心中具足，你心要清淨，三輪體空，不能執著

這一些福德，藉著行六度萬行，增長自己的悲心、菩提心、包容心，更能放下萬緣，看破一切，不做此修，三輪不空反而增長我、法二執，是故梁武帝不知正法。雖然梁武帝三度捨身同泰寺，文武百官要請他回朝的時候，梁武帝說：你們拿錢來贖，這一些文武百官哪有錢呢？他們一定去加稅，增加稅收，老百姓就受苦了，他出家一次，老百姓就受苦一次，因為要加稅，梁武帝拿到這些錢，又去蓋寺院，他出家三次，老百姓要受多少苦啊。他也很慈悲，當敵人來攻打梁國的時候，梁武帝交代他的將領，他的軍隊不殺二毛，白髮跟黑髮相雜的這一種年長之人不能殺，他的軍隊在作戰的時候，還要看看敵人有沒有白髮跟黑髮相雜，年長之人。所以當他們還沒有看清楚是否二毛之時，自己就先被敵軍砍一刀了，所以你想想看，慈悲是很重要的，但要悲智等運，由於他執著功德，往往無法宏觀大局，佛法要圓觀一切。因為梁武帝他是我們佛教大護法，所以佛教都不願意去批評他這方面的缺點，所以我常講佛法一定要有正見，修學佛法絕對不是一種宗教狂熱，如果是宗教狂熱，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血液裡面，都有宗教的思想在，為什麼？我們對於宇宙浩瀚，對於我們人生未來，充滿了一個謎，不知道我們未來會怎麼樣，過去了已經過去，即使過去過得很苦，也不覺得怎麼苦，但是未來的事情，我們沒看到，所以對於未來很恐慌，所以心裡一定要找一個全能的人，所以每一個人心裡都希望有一個宗教做依靠，而事實上佛教更重要的是佛陀的教育，教導我們修行成佛的。不是只在心裡找一個依靠，所以普獻法師說：佛教不是權威的依賴，也不是偶像的崇拜。佛陀告訴我們，一切萬法都是因緣所生，無有自性，當體即空。所以佛法告訴我們緣起的真理，眾生若悟緣起無生無自性，放下萬緣，當下解脫，解脫就沒有障礙了。所以要靠自己精進，佛陀以不思議神通大智慧，加持佛弟子，當我們的增上緣，幫助我們修行證果，而修行是要靠自己努力，解鈴還須繫鈴人。心本來是解脫的，因為心體清淨無相，盡虛空，徧法界，清淨湛然，但是我們起心攀緣五欲六塵，自己把自己

纏縛住了，所以我們要依佛法的智慧，把這一些無形的繩索解開，解開就解脫了，就沒有障礙，所以要靠自己，所以佛法不是權威的依賴，不是偶像的崇拜。但是往往我們都覺得自己很脆弱，所以要找一位很有能力的佛菩薩來依靠，那是方便法世界悉壇。所以佛法正見很重要，我們藉著聽聞佛法，依教奉行，自然會從宗教領域裡面脫穎出來，而入於智慧之門，所以佛法是智慧，他不只是一種信仰而已。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佛法就是智慧，告訴我們宇宙萬法生起的事實真相，告訴我們人生的事實真相，這個事實真相是什麼呢？是自己的心，三界唯心，就是你這一念心變現的。大家要曉得，我們往往會以為，我生在這個世界，你用詞錯了，這個世界是我生的，不是世界生你，是你生世界，萬法唯心，這個世界是眾生共業造成的，這個宇宙萬有中，本來就唯是一心，因為一心不守真如自性，而不覺心動，生起了無明，所以才有了五蘊法。有情無情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源頭，故經云：有情無情，同源種智。我常說明有情無情都是一個能量，這能量不是普通的能量，這個是不可思議的最根本覺性的功能，由於他不守自性，所以才轉變為心能與質能，其實都是源自於一心所變現的，所以萬法唯心。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它也是一樣四大，質量所變現的，極樂世界也是四大的一合相。我們為何會變現這個娑婆世界穢土，是我們把它變的，因為我們的心很醜陋，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說一套，作一套，鬥爭激烈就變成這樣。極樂世界的菩薩，他們的心各各清淨莊嚴，相應的就是清淨國土。所以世界是我們生的，我們常想求生哪個世界，你卻沒有想到，世界是你生的，要怪自己不能怪世界，這是一個真理，所以萬法唯識，三界唯心，都是心所變現的。煩惱菩提都是我們這一念心所變現，迷了心被污染變煩惱，覺悟了、心清淨無染，那就是菩提。所以武帝心邪，不知正法，梁武帝他執著，我要成佛，要累積功德，要討好佛菩薩，以一種宗教信仰的情操，而不是自心智慧的的流露，所以梁武帝不悟心地法門，他不知正法，他以造寺、供養，廣積福德，目的是

要用來成佛，所以不能明心見性，見性才能成佛道。

六祖大師說：「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我們造作這一些善法、善事，這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做求福。我要放生，因為我身體不好，常有病痛，藉放生希望得到健康，或者是我有一些業障，常常遇到一些麻煩，所以我印經，希望把這一些業障消除等等，這一些都是求福，但是這個總是有先付出一點，最糟糕的求福是什麼呢？跑到佛菩薩面前說：菩薩！你要保佑我發財啊！發了財我幫你打一面金牌。有很多人就是這樣子，他們想：我如果先出錢，沒有得到回報，那我這些錢不就白出了嗎？所以先讓我得果，我再來報答，這個就是求福的一種，希望馬上就要得到好處。第二個層次，叫做修福，就像了凡四訓，知道原來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多修福業，改善自己的命運，或是為自己的來生，希求福報，懂得布施、放生，作一些世間的福業，希望來生感到福報，但是在他內心貪、嗔、癡不斷，不知道要修解脫道，所以這個福是癡福，有時候可能會墮在惡道中享福，這個就是他們修福感得的癡福。第三個層次，那叫做福德，福德就是懂得斷惡，持五戒、修十善，斷貪、嗔、癡，以修十善業來捨掉我們的煩惱，來利益眾生，來增長自己的慈悲心、包容心，以及增長智慧，這就是修福德。到了第四個層次就是修功德即是修明心見性，開顯自性性德，性德必須藉著修德開顯出來，達到性修不二，修德與性德合而為一，就成就菩提了，到了圓滿功德的時候，就是你自性無量寶藏開發出來了。所以六祖大師講，不可將福德以為是功德，更不能把求福或修福當成功德。我們見人行善也都是稱讚你功德無量，也就是希望你心內求法，不要做有形的求福，希望你能開發自性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是在修福」，「功」是成就義，「德」是指性德，「功德」即是成就性德，一切修行皆為成就性德，也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而明心並非於自心外找明心，而是把自心中的染污清除，則心本自明，如明鏡染垢，除垢則鏡自明照，

心明則開顯自性般若波羅蜜，成就四智菩提，圓成無上佛道。而去除心中的污染，斷無明煩惱，是要依靠智慧觀照，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當體無生，無自性，真能看得破，放得下，才能證得，而修福求福報，執着根身世界，是無法斷煩惱，去除染心，乃是三界生死凡夫。故佛弟子，一定要明白，修諸功德，與修福是不相同的，然而修功德者，必定有大福，而修福者，未必有功德。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

六祖大師把功德的體、相、用作個說明，見性是功，成功了，明心見性了。為什麼叫功呢？修行人成就直下會取這一念無染的本心，此清淨無染本心的作用，即是真理的化身。不需要在境界中來對治煩惱習氣。為什麼呢？一切法都是佛法，圓滿無缺，不假外學，所以見性是功，所以功就是成就圓滿的意思。平等是德；這是見性以後所顯現出來的作用，為什麼平等是德呢？我們現在見的是相，見不到性，在你所見的相裡面，一定有對立，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種種這一些相待之相，所以不平等。見性的人事中見理，事理不二，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所有這一些森羅萬象，是自心所變現，就像我們聽聲音一樣，當你聽到好聽音樂的時候，會覺得很喜歡，但是聽到噪音就會覺得很厭煩，但是你想一想，那個聽有沒有變化？你聽到好聽與不好聽的，那都是聞性，聞性是了了分明絕對沒有變異的，變異的是分別染心。所以我們的六根根性是寂照的，寂照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體用，是了了分明、一切通達，一切明了，但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那一念清淨心體的寂照是正智、如如，這個時候見相就是見性。所謂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全相即性，性相不二，是一個絕待的真如自性，以金成器，器器皆金，故能從一中觀一切，從平等中觀差別。一就是你那一念心變的，你不知道它是你心變的，你在如來藏妙真如性循業發現所變現的相，分別好壞、美醜，起心攀緣，相續不斷，狂心就生起來了。你的心就像

海浪一樣，從真如心變現阿賴耶，阿賴耶識又生起前七轉識，一波又一波，變成了滔天大浪，煩惱不斷，迷惑造業。所以見性是功，你藉著修行見到空性，空性不是甚麼都沒有，佛性就是空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你要找它的體，了不可得，但是你找到它的用，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無一不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現前，所以當你見了性以後，那當然心行平等，同樣一個東西變現，以金成器，器器皆金，浩瀚的宇宙就是我自己的心體所變現的，正依二報都是我自己的心體，循業所變現的，好壞都是你自己一心所變現，離開你自己，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它還有什麼不平等？這是你通達佛法，依解起行，行解相應，最後修行成功了，所以見性是功，見了性以後一定是平等，他從平等中觀差別，從一中觀一切，所以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既然知道一切法空，了不可得，心不攀緣，念念隨順清淨，無染的真心，遇緣自生自顯，念而無念，無念而念，般若妙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不與萬法為侶，念念無染，則念念無滯。雖念念無住，而能隨順法性，無所住而生其心，隨緣任運，任運自在，則常見本性的真實妙用，滅度無量眾生，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因為根塵接觸，一切境界都是自性變現出來的，境界也是空性，所以境界根本就是無生，相對待就是圓融，在他內心境界是統一的，就如同我們作夢，夢境裡面有相對待，你夢一醒，相對待就圓融。如果你了解你現在眼前境界就是夢，就是你七轉識變現出來，不離你這一念空寂心，這是夢，你時時這樣觀照，怎麼會放不下來？當你放不下來就是對待，對待就放不下。當你一立相待能所，知道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就馬上放下，時時保住你這一念寂照的心。這就修行成功了，就能做到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這樣的修行是名為功德。

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內心怎麼會謙下呢？這是修行得來的功夫，這個內心謙下是自然的表現，不是刻意裝出來的，故能處處流露出禮敬謙讓的美德。我們現在是有意而為，有時候心跟行為不能相應，外面看起來很謙下，可是內心是很高傲，表裏不一。修學佛法一定要表裏如一，如果你與法相應，則菩薩所到之處，常令一切眾生歡喜心。我常勸大家，我們學佛的人，你跟一個人相處，一年半載以後，人家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你不要怪別人，你要檢討你自己，你的包容心不夠，或是虛偽，裝模作樣，人往往都是這樣，在一起久了就覺得他沒有什麼，再久一點就分手了，這是很糟糕的。修行人在境界中就是一直在檢討，改掉這些虛偽，貢高我慢的習氣，最後人家都會喜歡跟你在一起，那你在佛法中就有成就了，為什麼？你我執、身見慢慢淡化了，你遇到所有人，就對人家很客氣，別人講甚麼話都注意聽，如果他說的話有很大錯誤，也以請教的口吻來修正。比如類似提出建議之言語，末學認為應該這樣會比較好，處處都表現出請教的樣子，不能一直標榜自己，這樣子他身邊的人就很容易離開，慢慢人家就不想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專門要聽他的。如果常把自己太聖化，人家就不敢跟你在一起，人家跟你在一起會有壓力，跟你說話都要很嚴肅，當你會造成別人壓力感的時候，我們慢慢就會被孤立。所以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這是表現的很平凡，沒有什麼突出，也沒有甚麼好標榜，人家跟你在一起，就覺得你很平易近人，那你就成功了。我們人的第六感很靈敏，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人家一接觸就感受的到，如果你不是這樣，人家兩三次也可以感受出來。如果你偶然遇到一位和你相處不合的朋友，彼此都會說好久不見，外表現出很親切的樣子，但是雙方內心都明白，別假了，看到了你就討厭。因為我們的第六識很敏感。所以待人真誠是很重要的，謙下心與真誠心都一氣相成的，能夠讓人家感動，能夠讓人家親近你，人家跟你在一起不會有壓力，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

「自性建立萬法是功」是什麼？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即是無染的清淨心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我們根塵接觸攀緣外塵境界，不是自性建立萬法，是攀緣心建立萬法，生起了我、法二執，看到能所對待，習氣現前，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由前五識領納境界，經過你六意識的思量分別，由審濾思、決定思、動發勝思，來決定造作每一件事情，我們是用這樣的心來做事的，是有為法。自性建立萬法是什麼？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了了分明，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作的圓圓滿滿，自生自顯，不落意識的思量，完全是性德的流露，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真實的功德，是真正的無為法。因為這是修行成功，明自本心，見自本性，性德的流露，這是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污染自心，即是心體離念，在無染的自性清淨心中，根塵接觸，了了分明，非因攀緣而起心動念，而是自生自顯的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是真如自性的體用一如。「體」則無念，「用」則有念，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故無念即念，念即無念，此是真無為法，真入不二法門也，故心體離念是德。

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

不離自性，念念覺照，外無一法可得，都是自心生萬種法，我們現在看不到，所以我們先用文字來觀照，這一些境界通通是我自心生萬種法，正依二報就是你一念心變現的，你覺得有我，那個我是你七識的我執，你覺得有依報世界，那是你前六識變現出來的，其實你整個見分所見的，就是你阿賴耶的相分而已，是自心分別自心相，阿賴耶如同夢境一樣，都是心，離了心根本沒有境界，境界就是我自己，時時提起覺照，功夫打成一片，那就能夠做到念念不離自性，見一切萬法皆是自性。在境界中應用，不生取捨得失，自然就沒有障礙了，你就得到解脫。染了境界名纏縛，不染境界名解脫。如有一個禪師帶弟子遊後山，

徒弟看到後山上的雪景，驚嘆地說：「好漂亮的雪景啊！」師父馬上呵斥了一聲說：「你這個隨聲逐色漢哪！」徒弟說：「離聲色如何道此一句？」師父說：「好漂亮的雪景啊！」還是一樣的一句話，所以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禪師的心如如不動，不被境界染，則名菩提。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但是心絕對不動，連不動也不立，圓融自在，沒有障礙，所以這樣的境界叫做不離自性是功，這是修行成功的境界。念念不離自性，則徹見宇宙人生萬法，是我內心的世界，如同夢醒來了，知道這是夢，你不會再迷了，你是遊戲人間，別人是假戲真做。遊戲就是作樂，所以菩薩遊戲法界，我們也要懂得遊戲，在這世間上，我們每一個人演一個角色，這個角色是過去生所造作的因緣所造成的，你遇到什麼境界都要明白，是因緣所生法，當體即是空，無生，無自性，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隨順自性自生自顯的妙用，應用無染，遊戲人間，是名應用無染是德。

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功德是這樣修，是在你內心中作功夫，而不是在外面形像中修，那只是在修福德或求福而不是修功德。如佛弟子發心印經、朝山、禮拜、供養等，希求三寶加持，消災免難。如果不發菩提心，修明心見性，則福德很大，但是沒有功德，因為你心中別有所求。如果你悟了本心以後，再修諸善法，那就功德無量，因為你念念都能消歸自性，知道該如何放下，修學佛法就是教你放下萬緣，不污染自心。是故若欲覓功德法身，要修恭敬心，謙卑心，破身見、我執。要修清淨心，平等心，破分別、取捨，得失心。要修六度萬行破貪、嗔、癡、慢、疑、惡見、諸邪惡心、而明白本心、見自本性、成就佛道。修行目標正確，方法正確，一定能到寶所，故大師云：但依此做，是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

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

前面我們講到六祖大師解說修福與修功德的不同，修福是希望感得來生的福報，來生在入天中享福，修功德是什麼？是能夠相應你的性德，因為我們的真如本性，具足無量功德妙用，但是久遠劫來，被我們貪嗔癡慢的習氣薰蓋，讓我們本有的功德不能顯現，所以我們的性德，雖然是具足無量功德，但是你要藉著修德，讓它顯現出來，性德無量無邊，佛陀將它攝為六種即六度，展開實踐成萬行，故菩薩道修六度萬行能開顯性德。我們的自性本戒、自性本定、自性本慧、自性本解脫、自性本解脫知見，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藉著六度萬行，去掉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氣，才能與我們的性德相應，所以我們要修什麼呢？如果你的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能夠增長你的精進心、平等心、慈悲心、包容心、歡喜心，能夠念念不住，念念放得下，你這樣修行，就相應了你的性德，因為性德本來如此。所以你在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中，把你無始劫來的不良習氣去除，去除我們心中不善的行為與習氣，念念與性德相應，這一種修行就是修功德。在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我執很重，所以在這末法時候，尤其在現在這後五百歲，佛陀告訴我們，這個時候叫鬥爭激烈，為什麼鬥爭激烈？因為人人貢高我慢，加上我們現在民主潮流，民主就是我最大，可是民主潮流必須建立在法治精神上，如果大家不守法，那這民主就會失敗，如同我慢心如果不除的話，怎麼能夠修行成功呢？所以修學佛法第一個要破身見，身見破除了才破我執，我執破除了以後，沒有我了，才能夠更破法執。我在，那一定法有，這是相對待的，所以修行一定要修謙卑心、無我心，從這個地方下手。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六祖大師知道我們末法時候的眾生，就是這種根性，瞧不起人，貢高我慢，自以為是，以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處處都是我最大，所以六祖大師說，這樣修行怎麼會成就呢？所以一再告訴我們，如果你真正是要修

功德，恢復你的性德，一定要修，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對一切恭敬，這個可以成就性德的。常不輕菩薩就是這樣修的，他遇到任何人，都跟他頂禮，讚嘆他將來一定會成佛，希望他成就了以後，要度我，非常的謙虛，有一次他碰到三個增上慢的，向他們三位頂禮，說道：你們將來一定會成佛，希望你成佛以後能度我。這三位增上慢的人說：我才不要你給我授記成佛。結果還被人家欺負，差一點把他的牙齒打斷，他還很謙虛跟他們說：對不起，讓你生煩惱了？但是我還是希望你成就以後，能夠度我。他是這麼謙虛，最後常不輕菩薩，他成就等覺菩薩。所以常修謙下心，對於恢復我們性德有無量功德，因為我們現在我執、我慢很強，必須用這一種方法才能破除，假若你真正修功德，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假若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如果你心常輕人，貢高我慢，心不平等，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如果你有種種分別心，眼睛就一定會有大小眼，看到比我們好的，對我有利用價值的，對我有好處的，我們就想盡辦法巴結他，對我沒有好處的，我們就盡量遠離他，結果就變成很勢利、很現實。所以修行人，在這個社會裡面，絕對不可以學功利，我們看到人家一時失敗，我們更要去關心他、關懷他、勸慰他，所以修行人要講勸慰語、增上語、柔軟語，這個時候人家是最感激你的。但是因為現在社會的功利、現實，所以當你成就的時候，每個人都來巴結你、討好你，真的是門庭若市，如果當你失敗的時候，真的是門可羅雀。所以當我們成功的時候，學佛的人要有遠見，知道這個是無常，千萬不要把眼前很得意的境界，以為我永遠都是如此，時時要想到，我上台就是為了要下台，如果你常常做如是想，我上台就是為了下台，當你門口羅雀，就沒有怨言了。所以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心行平等，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我們會喪失我們的悲心，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這都是我執與我慢而生起的。

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

凡夫是念念迷的無間，從來沒有一念清淨過，但是這裡所講的「念念無間是功」，這個無間不是我們打妄想的無間，這個無間是念念心地清淨，不落在有無、取捨兩面，這個心就像鏡子一樣。鏡子的照性就是念念無間，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即使你用一塊布將鏡子蓋起來，他也在照那塊布，當你把布掀開時，鏡子又開始照外面的境界，鏡子的照就是念念無間。鏡子為何能念念無間？因為它沒有染著、取捨，我們凡夫有了我執，所以你就會取捨外面五欲六塵的境界，這個境界對你好的，你就生歡喜、貪婪心，這個境界對你不好，你就生排拒心、厭離心，所以你這個念就念念有間，雖然這寂照性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都是這樣寂照萬境的，但是佛心清淨，不落在兩邊，所以事事無礙，在境界中沒有障礙，相對待就是圓融。就像鏡子，鏡子照好壞美醜，他都是沒有障礙的，都這樣平等普照的，而我們照好的就歡喜，照壞的就瞋恨，好與壞之間就有一個間斷。我們一直都在相對待裡面，念念都有間，念念都攀援，所以念念有間，這個間就是情緒上的變化，我們內心情緒就有苦、樂、憂、喜、捨、財、色、名、食、睡、貪、嗔、癡、慢、疑，善法、惡法這些相對待種種相，在你心中不斷的變異，所以我們的心都是這樣不斷的變異，所以念念有間斷。諸佛如來念念中道妙觀，事理不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是真如理體。外面所現的境界，我心變現的，煩惱是你心現的，智慧也是你心現的，都離不開你這一念心，那為何我有煩惱呢？不了解全事即理，事理不二，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一心的三諦理，是業力所現，當體即空，所以著相就生煩惱，離相就是菩提，煩惱與菩提，就在你離相與著相差別而已。諸佛如來清清楚楚，了解這個境界，悟入這個境界，所以念念不動心，這個心是永遠寂照的，就是念念無間。白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晚上睡著了，也是清清楚楚了，乃至於住母胎未出生時，一切境界也清楚明白，出胎以後，和光同塵，示現八相成道，示現涅槃乃至永恆，皆是念念無間，清楚明白。念念無間就是我們的照性，絕對沒有停止過的，我們真心的妙用，

就是念念無間，不染萬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神通變化，不可思議，無所不能，無所不覺，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石霜禪師云：一念萬年去。並不是說，他這個念就只有定在那裏不動，而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清淨無染，體用一如，無障無礙，運用自在，這樣的一念萬年去。但是我們不守這樣的自性，念念攀緣，隨著境界轉，所以念念有間斷，卻不知道我們的本地風光是念念無間，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境界中歷事練心，要學習放下萬緣，不與萬法為侶，修行成熟時，就能圓滿念念無間的功夫。「心行平直是德」。當念念無間時，即是菩薩用真心，以真誠心、平直心待一切眾生，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心中唯有希望夢幻中的眾生，能早日夢醒，離苦得樂，絕無一點自私自利的心，故心安理得，安詳自在，無有恐懼，遠離顛倒夢想，這是性德的自受用和他受用。故云：心行平直是德。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自己修自己的性德，這是我們內修的功夫。自修身是德，這是修自己的四威儀及十善業，行住坐臥中要很莊重、端正、平和，處事、待人、接物要力行十善，令三業清。所以自修身是德。顯現在你的外表，都要顯現出修行人的特質。中國儒家所教化的：溫、良、恭、儉、讓。也是教導自修身是德，但一定要同時也修行自修性是功，才能做到表裏如一，不是只有外表的溫、良、恭、儉、讓，隱藏在內心的卻是傲慢自大，自以為很有修養。

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功德就是要契會你自己的性德，是開發自性的德能，這是要斷煩惱，修清淨心，平等心，大慈悲而證得，不是布施、供養，修福報所能求得的，所以福德與功德是不一樣的。

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梁武帝對於佛教非常護持，他以為只要替佛教做很多事情，積很多福德，就可以成就佛道。很多人一樣有這種想法，這是不正確的，其實修行只要你用功，依教奉行，斷你內心貪、嗔、癡、慢、疑、惡見，增長自己的慈悲心、智慧心，用這樣去修行，而不是我替佛教做很多事情，佛一定會度我。你雖然替佛教做很多善事，但是內心貪、嗔、癡、慢、忌妒、障礙，你將來所感得也是有漏福報，還是在三界中輪迴。梁武帝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以修福德，以為是修諸功德。所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並不是達摩祖師說錯了，達摩祖師直心是道場，他講的是真話。

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

接著韋刺史又問淨土法門，許多佛弟子都想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韋刺史就問：我常聽到許多出家人、在家人念阿彌陀佛，希望能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到那個地方去修行成佛，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這樣念阿彌陀佛，就可以生到極樂世界，在那個地方享大福報，在那個地方修行成佛，希望六祖大師為大家解說。六祖大師他是禪宗祖師，他所強調的是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直下會取這一念不着有無、相待、能所，不落過去、現在、未來三際之清淨無染心，當下即是極樂世界，常、樂、我、淨。六祖大師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說求生西方淨土之真實義，事實上，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是在蓮華藏莊嚴世界海中的莊嚴世界，它是毘盧遮那如來往昔於微塵數劫修菩薩行時，親近微塵數佛，於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所嚴淨，是我們的心污穢，見不到娑婆世界的本來面目，所見的是穢土世界，假若你心清淨，離一切污染，你所見的娑婆世界也是清淨莊嚴與西方極樂世界無二無別。西方極樂世界是修淨業感得的，因為諸法因緣生，業感緣起，當你修淨業三福，念念清淨平等慈悲，當然相應的就是菩薩法界。西方極樂世界的鳥、樹都會說法，他們說的法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他們沒有講五停心觀，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

足，因為這部份要在我們這裡修，所以你要修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最起碼你心要清淨，你要能夠伏住煩惱，雖然你沒有破見思二惑，但是你煩惱一定要能伏得住。在此方世界修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伏住煩惱後，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從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開始教起，你在這裡煩惱不斷，貪、嗔、癡、慢，怎麼能相應到極樂世界？那個地方每一個人都是清淨、善良、平等，是諸上善人居住的地方。諸上善人從哪裡來的呢？從他方世界而來的，我們如果不是諸上善人，怎麼能夠相應而去呢？所以你要看自己的起心動念，如果你起心動念，就是這世間的五欲六塵，貪、嗔、癡、慢，諸煩惱不斷，你念佛，求生西方淨土，誠如古德所言，喊破喉嚨也枉然。心生種種法生，這十法界是唯心造，我們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如果依三寶佛畫像來說，我們從正面看過去，中間是釋迦牟尼佛，右邊是藥師佛，左邊是阿彌陀佛，換一句話來說，右邊就是東方，左邊就是西方，這三寶佛有他很殊勝的意義，東方即是日昇之處，表示起修，要發菩提心，開始要修行了，我們要懂得修行，藥師佛給我們藥，我們身體病了要吃藥，心理病了也要吃藥，身體髒了，我們每天懂得洗澡，可是心靈髒了，卻不知道，我們現在懂得生活環境的環保，身體洗乾淨也是一種環保，可是沒有想到，我們心靈也要環保，也要把佗洗乾淨，藥師佛就表示我們心裏的環保，醫我們的心病，不要被五欲六塵染，不要造貪、嗔、癡、慢、疑，諸惡業，將來才不會墮到三惡道，藥師佛表東方，東方表起修，要對治我們的貪、嗔、癡、慢、疑，五毒煩惱，從東方日出光明起行。中間釋迦牟尼佛，表示我們娑婆世界最重要的修行法門，表示我們要服的藥，就是能仁與寂寞。娑婆世界的眾生，鬥爭激烈，心裏都沒有慈悲心，所以我們要修大慈悲心，我們娑婆世界修行，發菩提心修行，最重要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菩提心的一個條件，第二個是修平等心與清淨心，平等心與清淨心合起來就是寂寞，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要修這兩個方法，修大慈悲心，及修寂寞，即是修清淨心、平等

心。大慈悲心是行門，清淨心、平等心是慧門。我們薰習大乘經典，不僅僅是在攝取裡面的內容，而是要了解實相，放下我法二執，因為智慧是每個人本具的。真正的智慧不是從經典上得來的，薰習經典，目的是希望你能夠真正的放下，真實的智慧是當你身心脫落，真正放下，一切無心，沒有妄念的時候，你內心的智慧自然就開顯出來了。老子告訴我們為學日增，這個增的都是所知障，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為道修行就是修清淨心，修到你分別執著妄想脫落以後，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你自性中無量智慧就現前，根塵一接觸，一切明白，一切通達，為什麼？法爾如是，我們每一個人自性本具。所以三寶佛中釋迦牟尼佛中間就是告訴我們要修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從修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展開的法門，就有八萬四千法門，所以八萬四千法門融攝到最後，就是修大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攝在一起就是能仁與寂默，也就是心地法門，明心見性，恢復你自己本有的德能。東方表起行，釋迦牟尼佛為何要用釋迦牟尼這個名稱，就是娑婆世界要用能仁與寂默這兩種方法修行。西方表圓滿，當太陽下山的時候，非常的美，所以古人有一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夕陽無限好就是你藉著修能仁與寂默，修到圓滿把一切煩惱都斷除了，一心清淨，離一切染。西方是表圓滿，所以西方是用阿彌陀佛，無量的光明，無量的覺悟，無量的壽命。藥師佛開始醫病，釋迦牟尼佛就是告訴你要修大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修到圓滿的時候，就由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做代表，病好了，我、法二執破除了，你證得無量的光明，無量的覺悟，無量的壽命，所以西方表示圓滿的意思。所以你藉著這樣的修行，把你內心的貪、嗔、癡、慢、疑通通去掉，把你的種種妄想分別心，通通清除了，這個時候你得到清淨涅槃解脫了。所以什麼人最快樂，沒有妄念的人最快樂，無心的人是最幸福的，無事一身輕。如果你念念攀緣，很苦惱，被境界轉，所以心念止息是最幸福的人，心念止息就是你能夠降伏自己的妄心，降伏了就沒有煩惱，這時候你內心的常、樂、我、

淨就現前，內心本具法味就現前。如果是藉著六根接觸六塵來刺激你的感官，這種樂是有限度的，是越迷越深，當你養成這種感官享受，沒有了它就痛苦，心不安寧，坐立不安，就會驅動你的心去往外攀緣，你這個身子就變成奴才。等到你心念止息，心聽你的話，我要心怎樣就怎樣，這樣的人最快樂，他內心法喜充滿，當你把這一些煩惱斷除，內心法喜就湧現出來，西方就用阿彌陀佛作代表，代表無量的覺悟，所以他有表法的意義。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有佗表法的意思，極樂世界是表示涅槃境界，「極」是沒有變化，安詳自在寂靜永安才叫極，是指真常、真我、真樂、真淨之涅槃四德，不是說快樂到極點，快樂到極點，那就不好了，因為樂極會生悲，韋刺史他請六祖大師來說明得生彼否？願為破疑！

師曰：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六祖大師告訴韋刺史說使君善聽，使就是指韋刺史，以及大眾要注意聽，惠能與說。因為六祖大師他是禪宗祖師，所以他是從表法角度來講，六祖大師他為何要講善聽？因為六祖大師沒有否定西方淨土的，但是你如果不修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不斷煩惱，你怎麼念佛也沒有用，誠如古德所言：喊破喉嚨也枉然。宇宙真理是業感緣起，如果你的心是五毒煩惱心，怎麼能跟佛菩薩相應呢？所以六祖大師說使君善聽，你要好好聽，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六祖大師他講的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他是依禪宗心地法門，來講表法的境界，並不是否定西方極樂世界，很多人看到這一段經文都誤會了，乃至有人口不擇言，說六祖大師不懂淨土法門，真是造口業。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佛陀在舍衛城說阿

彌陀經，接引西方淨土這一類經典，分明去此不遠。我們覺得有十萬億佛國土，我們覺得很遠，事實上，在整個法界中，根本就沒有大小，完全是一念相應而已，一就是一切的，佛能在一微塵中轉大法輪，能在一毛端現寶王剎，宇宙哪裡有大小，大小是我們的分別心，這一些證法身大士的菩薩，祂可以在一念傾遍現法界，可見法界沒有大小遠近，遠近大小是我們的分別心，所以十萬億佛國土也好，十萬八千里也好，證法身大士的菩薩，祂們根本不會覺得有遠近，這一些距離對他們來講，已經沒有甚麼意義了。對我們來講是很遠，對六祖大師自證境界中，他說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這個數目只是表法的意思，所以講十萬億佛國土，或講十萬八千，意義都是一樣的，就好像我們常講，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著相的人，會覺得要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要怎麼修啊？其實三大阿僧祇劫，所表的就是貪、嗔、癡這三毒，也表示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這三者。貪、嗔、癡三毒，總攝就一個貪字，因為有貪，所以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這個貪使你放不下來，造成諸多煩惱，障蔽了佛性而不能顯現，就如同臘月三十我們見不到月亮，其實月亮根本沒有短缺，只是被遮住而已。凡夫遮住佛性，而不能顯現的就是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也就是我們的貪、嗔、癡、慢、疑，我執、法執都是依佗而有，當這些障礙脫落了，當下就成佛了。因為佛性從來就沒有缺少過。因此修行法要往往把所有的分別、執著、妄想心，攝在一個念頭。禪宗用參話頭起疑情、淨土宗用念佛攝為一，最後這個念脫落，消歸自性，禪宗稱為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淨土宗稱為一心不亂，生極樂世界。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貪、嗔、癡。十萬億佛國土、十萬八千，也都是表我們內心的五毒煩惱。古印度佛陀時代之外道行者央掘摩羅殺了很多人，造了殺業的重罪，遇到佛陀的教化，懺悔業障，改過自新，放下身心世界，一樣證阿羅漢果。我們也都一樣，就差貪、嗔、癡放不下，放下就解脫了。所以六祖大師開示，西方淨土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

說遠。十惡就是身會造殺、盜、淫，口會造惡口、兩舌、妄言、綺語，意會造貪、嗔、癡。最根本的就是意業貪、嗔、癡，一切身、口這七支的造業，就是意業貪、嗔、癡所指使而生起。但是我們心的運作，速度太快了，往往難以查覺，必須藉著約束我們的身、口七支，約束我們的身、口，就是約束我們的心，等到你這身、口得定了，那時候你返照你的心念，就會看得很清楚，心念一動你就看到了，它在起什麼心、動什麼念，都會看得很清楚。修行就是修正行為，也就是修正身、口、意這三業的行為，所以古德常講，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這一尊佛就是自己，你自己念念攀緣，三業不淨，你這一尊活佛就滅度了。你藉著修行修正行為，二業清淨了，你這個身、心就轉成一體三身自性佛，你這個身子就是活佛了，變成了應化身了，所以這個里數有十萬八千里，也就是身心中之十惡八邪。

那八邪呢？就是八正道的相反，八正道第一就是正見，要深信苦、集、滅、道，三界如火宅，要生出離心，修道證涅槃解脫。大乘的正見則要通達諸法實相，了解宇宙人生萬法原來是我一心所變現的，是一心的三諦理，隨眾生心染、淨，造作因緣不同，由一心變現十法界，緣起無自性，是眾生循業發現，當體無生，無自性。十法界同共這一心，自他之間不隔毫端，要發菩提心，自度度他。正見的相反就是邪見，就是造五種見惑：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

第二個是邪思維，就是正思維的相反，所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頭，都是斤斤計較，看到好的就想占為己有，不好的就推給別人，很多人不了解修行，根塵一接觸，盡是想一些不該想的念頭，學佛的人就是當你在想一些不好念頭的時候，馬上要看得得到，如果身、口七支你沒有約束好，那你根本無法返照自己的起心動念，所以修行一定要從持戒下手，就是這個道理。章嘉大師說：持戒就像坐車要車票一樣，上車要車票，當你下車要出站了，也要把車票交給站務人員，所以持戒非常重要，以持戒來約束我們的身、口，

身、口調伏住了，你起心動念就看到了，所以當你起了邪思維時，馬上就能遏止它，否則往往我們經常會想到不該想的地方。如果不能把心約束好，那根本談不上修行，所以第二個是邪思維。

第三個是邪語，講一些不該講的話，如妄語、惡口、兩舌、綺語等，所以我們講話一定要注意，因為身、口、意三業中，以口業最容易造，因為古德也告訴我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不該講的話絕對不要講，沒有意義的話也不要講，開玩笑的話也要小心，有時往往一句玩笑話，也會得罪了人，因為你以為開玩笑很幽默，別人卻以為你在傷害他、侮辱他，所以邪語都是造業的根本。

邪業就是造貪、嗔、癡業。佛告訴我們要修淨業，惡業不能造，善業能讓我們感得三善道，所以善業可以造，但是善業最後要轉成淨業，不再執著你的行善，養成你日常生活的習慣，化為本份事。邪業就是你造貪、嗔、癡，但是我們要造淨業，不染萬境，真性常自在。

邪命就是你養身的方法，對社會有不良效果。比如開賭場，販賣毒品等就是邪命，為了養活你這身子，所做的工作有傷害良心道德，這就不好了，而且邪命的事業，我們要遠離，你跟邪命攀上緣，你就會越迷越深，這樣就墮落了。邪命就是為了養活我們身命，所作這一些不正當的行業。

邪方便我們修行人往往很容易原諒自己，往往找很多藉口，作為自己造業的方便，這個叫邪方便。

邪念就是心心念念不離五欲六塵，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等染邪之念。如聽到某某人很成功、很精進，你內心第一個就是覺得有什麼了不起，或是內心馬上有的一種酸溜溜的感覺。而當人家稱讚你修行很精進，能力很強，馬上慢心就生起來了，這個就是邪念。如果你懂得隨喜，那就是正念，聽到人家讚嘆你，你懂得謙虛，知道這是眾緣和合，因緣所生法，不是我行，你們不要讚嘆，我沒有這種本事，都是大家的因緣促成，這就是正念，所以正念是指不染五欲六塵之念。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境界非常多，

你一定要注意你起心動念在想什麼，若着相起邪念，就以正念破除。

最後是邪定，邪定就是外道的邪定，以壓伏六識，令不起心動念，有體無用，更無法出離三界生死煩惱，佛陀教我們的定，是自性本定，本來無有妄念，不生不滅，是故要修定慧等持，而證定慧一體，有體有用，這才是正定。所以里數有十萬八千，也就是我們身中的十惡八邪。

「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說遠為其下根，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貪、嗔、癡、慢捨不掉，我們常說業障深重，文殊菩薩說：眾生起心動念都是業。這個業如果有物質的話，乃至於像芥子那麼小，我們所造的業，盡虛空徧法界都裝不下。可見業障是本空，只是你降不了它，因為你不能了解事實真相，所以就一直被它轉，那就變成遠了，為什麼？你斷不了它。說近為其上智；如果這個人根性很利，他一聽聞一切法不可得，身心世界皆不可得，這個身子是五蘊法，就是心色二法而已，心法無形無相，真空妙有，是一個覺性而已，身子這個色法是四大，它也沒有一個固定性，故知無我。你可以把自己以前的照片，跟現在的照片對一對，完全不同了，相貌也不一樣了，再過幾十年一看，又變得不一樣了，再過幾十年，一命嗚呼，一切化為烏有，什麼都沒了，你想想看，身心世界都是空的，畢竟不可得。所以說近的人，他了解事實真相，豁然之間他不再迷了，身心世界放下了，不再迷執於外塵境界，不迷就是上智，所以修學佛法就叫我們破迷開悟。迷執是在境界中，把自己身心當真，把外面境界當實有，就在那裏迷惑、造業、取捨、分別，而生煩惱，覺悟了就知道這身子是虛幻的，世界也是個光影，是自心藉着根塵接觸的緣，而幻現出來，如夢境一般。以後我不再取捨、分別、計較、執着，隨順這一念心，在境界中修看破、放下、不染萬境、清淨自在。所以就在這迷、悟之差，一悟就是說近，為其上智，上智人可以頓除妄念，心念止息，自性就開顯了，所以這是上智。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人有兩種，一個是迷，一個是悟。迷即是鈍根，須要依漸修漸悟的方法契會佛性，為什麼？他看不破，放不下。利根眾生悟性很強，因為看的破、放得下，差別就在這裡。所以人有兩種，就是愚迷之差，一個是迷惑顛倒，一個是有智慧觀照，人有這兩種。法無兩般，法都一樣，愚癡的人與智慧之人，他們具足了佛性，一切平等。金剛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眾生這一念心，完全平等，這一念真如本性是完全相同的，包括六道眾生，乃至三惡道，佛性都是平等無二，具足無量智慧德能，常、樂、我、淨，一點都沒有缺乏的。所以，我們何時將我、法二執破除，常、樂、我、淨之性德就現前，所以人有兩種，有覺、迷之差，但是覺的人與迷的人心性都是一樣的，真如本性是相同的。真如本性都是具足常、樂、我、淨，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無畏、十力，這全都是平等無二的，所以法無兩般，只是迷悟有殊，見有遲疾。就是迷悟的差別而已，迷的人他只有漸修、漸悟、漸證，悟的人士頓修、頓悟、頓證，直下會取這一念無所依止的本心本性。所以修學佛法就是破執著，你把執著破除以後，不再迷了，佛境就現前了。

「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凡夫執著這個世界是實有的，聽聞佛法知道這個世界苦，想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那裡是樂，到西方極樂世界修行成佛，但是也要願棄娑婆，欣求極樂。如果你是不捨娑婆，欣求極樂，那就很難修了，為什麼呢？娑婆世界是染，極樂世界是淨，染淨不能同一個緣，光明跟黑暗不能同處。你心裏如果對娑婆世界五欲六塵放不下，那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沒有出離心，心不清淨，煩惱不能伏，不能與淨土世界相應。所以求生於彼的條件，也是要捨棄娑婆才行。悟人自淨其心。有智慧的人通達萬法唯心，心淨即佛土淨。什麼叫佛土呢？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都是佛土，如果你心清淨了，你所見、聞、嗅、嚐、覺、知都清淨了，如果你心染了，見、聞、嗅、嚐、覺、

知，就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差別，所以佛土並不是指一個地方讓你去居住，根塵接觸就是佛土。心無相，但是它藉著根塵接觸，顯現心的境界相，當你不了解這些境界相是你自己心顯現的，心外無別法，你迷在境界了，佛土就變成染污了。所以蓮池大師他教人家念佛，蓮池大師也是一位禪師，他說：深深喚醒主人翁。他教你念佛。不是叫你求生極樂世界，而是叫醒你的主人翁，喚醒自己這一念心，念頭一起，馬上就覺，念佛就是念覺，念這個字，也就是今心，什麼是念佛念覺呢？心念一起，藉著一句佛號，心念就空掉了，這才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念覺，念念不染萬境，念念不執著，這是真正的念佛，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

業障本空，但是習氣的力量很強，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實相空即不可得，你才有辦法觀照、放下萬緣，恢復清淨本心。雖然我們無始劫以來，造種種惡業，這個惡業將來我們都會感果，如果你能夠將妄心放下，狂心不生，業障就消除了，罪性也就消除了，以後在世間行菩薩道，遇到你過去生的因緣，你明白身心世界俱不可得，隨緣消舊業，還宿世的債，你也不會覺得苦惱，因為業障本空。所以古德教我們懺悔，當我做錯事情，誠心懺悔了以後，就不要再想它了，以後我就保持心地清淨就好了，當你生起了煩惱，罪障又回來了，保持這個清淨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東方人，表示我們是造罪的眾生，你只要心地清淨了，罪性就空了，過去你造殺、盜、淫，這一些業緣，以後你行菩薩道、教化眾生的時候，遇到緣再還宿債，這樣就行了。佛陀都還有金槍馬麥之報，但是祂受這個苦報祂不會苦，因為祂知道身心世界俱不可得。目犍連尊者，祂證到神通第一，但是當祂遇到宿世的業緣，也是被外道用亂石砸死，但是祂不苦，因為通達，五

蘊本空，六塵非有，隨緣消舊業。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罪性是空的，你身心清淨了，妄想除了，沒有妄念了，罪性就空了，心空及第歸。

在佛陀那個時代，有兩位比丘住山修行，有一天，其中一位比丘他到外面去行腳，另一個比丘就留在茅棚中打坐修行，累了，就睡著了。這時有一位女樵夫，見到這一位英俊貌美年輕的修行人睡著了，古印度比丘的衣服只是一塊袈裟遮身而已，就動了淫心，性侵這位持戒比丘，只要男女根接觸如芝麻許，就等於破淫戒了，害這個比丘破根本戒，破了戒他很難過，那個女樵夫也立刻跑掉，這時候他的同伴回來了，他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依戒律，這位破戒比丘必須當面向這位女眾當面懺悔，所以另一位比丘就去追女樵夫，請她回來，進行懺悔儀式。這個女樵夫看到後面有人追來，心生害怕，加速逃跑，一不小心，掉到一個捕獸洞裏面摔死了。所以一個破了淫戒，一個破了殺戒，兩個人都很痛苦，跑到優婆離尊者那裡去懺悔。優婆離是持戒第一，優婆離說：這個罪是重罪，要認真懺悔。這時候維摩詰居士走進來就跟優婆離尊者說：你不知道這兩位過去生是大乘種性，是利根眾生，他了解罪障本空，不在內、外、中間，覓罪性了不可得，二位比丘聞法，當下解脫。就是因為我們起心動念？放不下，你什麼時候心地清淨，業障就消除了，就這麼簡單，所以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無罪，但是你以前所造的種種業，日後行菩薩道時，隨緣消舊業，當你遇到宿世所造之業報現前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苦惱。所以證果的禪師，如僧肇大師有人要砍他的頭，他還會作詩云：四大本來空，五蘊亦非有，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都要被砍頭，還能做出一首詩，一點都不在乎，因為唯一真正的我，就是你這一念心而已。我們現在心染污，不能空，空了後就出三界、了生死，染了就是三界凡夫。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我們千萬不要天天認為自己業障很重，你一定要了解實相以後，念念修清淨心，念念修不染，你什麼時候心清淨，那就解脫了，罪性本空，明白這個道理很重要。

「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憊」。如果是西方人，這是比喻修行很得利，雖然他是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但是他的心不清淨，還是日子不好過，也會有過失，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憊。西方極樂世界之修行人天眼徹見，他心徹知，你起心動念大家都曉得，你在娑婆世界起心動念，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外表裝的很謙虛，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你動了一念惡心，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個人人都看得清楚，你想想看，你苦不苦呢？這會活不下去。你在這世界裝模作樣能混的很好，在那裏是混不下去。我常說鱈魚他在髒水裡面活得很開心，你覺得這水太髒了，就把牠送到最清淨的水中，結果不到三天鱈魚就死了，因為太清淨了，鱈魚受不了，所以哪個人住哪個地方是恰到好處的。心整天打妄想的人，把他送到極樂世界去，別人都能看到他的起心動念，他壓力很重，不用多久就要被送到療養院，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憊。修行都是在這一念心，其心淨，即佛土淨。心清淨就是西方淨土，心染污了，到哪裡都是東方。東、西方只是一個表法，東方表示起修，我們起修發菩提心的時候，心裏有很多煩惱，所以東方表示起步，西方是表示你修行成就，將煩惱斷除，得到清安、解脫、自在，用這樣做比喻，否則從地球上來講，南北方是固定的，東西方每一秒都在變，你不曉得哪個方向是真正的西方。東、西方不能固定的，它是表法的意義，所以你一定要曉得。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

凡夫與迷惑的眾生，不了解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真正要求寂淨永安，是在你自心上用功，放下萬緣，不染萬境。而不是在移居他方國土。一切世界皆四大的一合相，娑婆世界與西方淨土，都是法性土，通通都是真空絕相，都是平等的，隨眾生心循業發現，由業識中變出淨土與穢土，淨業感得淨土，染業感成穢土，土都是法性土，是你業識所變的染、淨二相。「悟人在處一般」。明白這個道理的人知道一切萬法本

自清淨寂滅相，都是識心所變現的幻相，所以他在那裡都一樣，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他到哪裡都一樣快樂。他的快樂不是建立在五欲六塵上，他的快樂是建立在自心寂滅永安的法喜，他的快樂是建立在無上菩提覺法樂，絕對不染萬境，所以寂靜永安，沒有生滅，念念不攀緣。

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六祖大師告訴韋刺史，假如心地是純善無惡，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大家要曉得，佛陀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開悟證果，所悟的就是緣起，所以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緣起性空，就是悟這緣起。我們這十法界三千諸法，也都是真如本性隨著染境二緣所變現出來的。真如本性如果是隨著染緣，這個染是染五欲六塵，那就是欲界的凡夫，如果是染清淨，這也是染，是染了淨，那就是四禪、四空，也是在三界生死輪迴中。如果是染了寂靜涅槃，就成聲聞、緣覺法界，如果是染了中道，成菩薩法界，若離一切染，證得無所依止的本心，則成佛法界，若更斷盡一切生相無明，究竟諸法實相，那就我們所說的一真法界。所以這十法界，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心，也就是真如本性所變現的。所以十法界是虛幻的，不是真有的，究竟佛位之妙覺菩薩不住十法界，而是入一真法界，全性即相，全相即性，身土不二之一心。所以，真佛是無修無證者，即無佛可得，無生死可了，也無煩惱可去，聖凡平等，所以生死、涅槃與煩惱、菩提是平等無二，為什麼呢？全體都是真如本性所變現的，離開真如本性以外，實無一法可得。緣起之法，我們用一個最簡單明白的語彙來作說明，那就是因果，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俗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可能種瓜得豆，你如果不種，那你根本就沒有收成。所以我們要了解，如果我們種的是世間的善法，那你將來得的就是人天果報，如果你種下去的是惡的，你所感得就是三惡道果報，如果要到西方極樂世界，要種什麼才能得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呢？西方淨土唯住諸上善人，他修的就是淨業，這

個淨業是依出離心而修世間善法及出世間法，才能往生西方淨土世界，這淨業要怎麼種呢？無量壽經中就說得很清楚，要修淨業三福，三福能夠感得諸上善人，就是這裡所說的心地但無不善，它有一個水準，不是世間的但無不善，如果是世間的無不善，可以感生人天，在這裡所講的但無不善的第一是，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你要用這樣迴向西方淨土，那這個就是但無不善，就是這三個條件，你種這樣的因，將來就是感得往生極樂世界的果。因為一切法是因緣生，任何事情不能違背因果法則，所以佛陀在入涅槃的時候，阿難哭得很傷心，佛陀就告訴阿難：我講的教法都已經留下來了，你不要難過。阿難說：佛陀！祇走了之後我要靠誰啊？佛陀就跟阿難說：你要以己為舟，你要以法為舟。你要把你自己當作是一艘船，你要依照教理來修行，如是因，如是果，我該講的全都講了，都留在世間了，所以佛陀毫無保留。全部都講了，究竟圓滿，你只要隨著你自己喜好擇一門而入，各各皆能成就無上菩提。這是佛陀親口告訴我們的。

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因為那個地方都是諸上善人，共俱一會，你到那個地方，如果你心地是不善的，你在那個地方過的也不自在，為什麼？個性不合。西方淨土，是純善無惡的國土，是全透明化的世界，每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們心裏滿是黑漆桶，現在這黑漆桶還被身殼包住，人家還看不到，如果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只要動一個念頭，人家都看得很清楚，這個是不好待的，日子也不好過，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不是阿彌陀佛不慈悲接引，是你到那麼透明化的世界，無法與人相處，會得憂鬱症。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

便睹彌陀。

所以六祖大師教導我們，但先除掉這十惡，那就走了一半了，行了這十萬了，再拔除這八邪：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恢復自性清淨心，所以後除八邪，乃過八千；這是復本還原，舊路還家，找到我們自己本來的清淨面目。「念念見性」，念念見到自己清淨本來的自性，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就是彌陀，你這一念心就是覺，本覺本有，不覺本無，不覺是因為你一念無明而變現的，本來就沒有的，你覺悟了就沒事。以前唐相魚朝恩，他問慧忠國師：佛說無明本無，那為何會突然生起無明來呢？慧忠國師就看著他說：你也配問這個問題啊？魚朝恩聽到之後，臉色一時鐵青，慧忠國師就笑笑告訴他：無明就是這樣生起來的。莫名其妙就這樣生起來了，他一聽到就說：原來老禪師就是用這一種方法在教育我。馬上就說：師父謝謝你，你好慈悲，你用這一種方法來教導我，我無明就這樣不見了。當你在起心動念，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個就是無明煩惱生起，業障現前，他本來沒有啊，莫名其妙生起來了，所以我們迷了本覺，而依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所以有我執與法執，我就是依我執而有，法就是法執，為什麼會有法執？因為有我就有我所有，有了我所有，那法執也就跟著相待而立。依法修行，除十惡八邪，破我、法二執，恢復你自己清淨自性，這樣就成佛了，所以佛是在清淨無染的心中作的，不是你修什麼可以成佛的，因為佛不是修來的，修只是去除心垢而已。像鏡子它本來就能照的，你只要把鏡子外面的灰塵去掉了，照性就出來了。又比如陰天不是沒有太陽，太陽一樣在放光，所以太陽光是不必修的，你只要風把雲吹散，陽光就顯現出來了。所以佛性人人具足，不需要去修的，修是借假修真，藉著我們行六度萬行，把我們心中的十惡八邪清乾淨，將我們這一些壞習慣去掉了，恢復他本有的清淨心就好了。本有清淨心本自具足，具足如來一切智慧德相，他本來是不假外求的，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先除十惡，

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你所證的是真正見了阿彌陀佛，就是你的自性彌陀。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

使君！六祖大師稱韋刺史為使君。但行十善，這個十善，不是只有行十善而已，行十善只是個基礎，目的是要達到身、口、意三業清淨，所以古德常講：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所以修行就在這身、口、意三業下功夫，從修十善業入門，達到三業清淨，即身成佛道，何須更願往生。這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修行，就是修正行為，把我們身口意不良習氣改正，一心清淨，一切境界就清淨了，心解脫，一切境界解脫，因為境界不會來纏縛你，是你攀緣境界。境界沒有障礙，是你自心起分別、執着、妄想，將草繩看成蛇而已。外面實在是沒有一法可得，當你心清淨了，沒有一國土不清淨。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大家一定要曉得，諸佛如來無處不淨土，故云：十法界一真莊嚴，又十法界當體即是真如，體空寂，故諸佛剎土，盡同虛空。因為法住法位，它本來就是清淨寂滅相，它不會隨著我們心裡打妄想，而變得不清淨，所以法華經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們世間一切萬法，看起來種種差別，這一些種種差別相，是我們自己心裡變現出來的，其實它是法住在法位上，法住法位上是清淨湛然，無動搖、無善惡、是非、對待這一些相。但是我們自己心有相對待，心有是非善惡，法隨著你的心一變，他變成穢土了，變成有好壞、美醜、善惡，所以毛病出在自己的心，我們找不到自己的心，互相怪來怪去，其實都被妄心所騙，我們的妄心才是真正禍源，如果你真正依照大師的教導修行，三業清淨，世界皆淨化了，在你眼光一看，一切眾生同是佛，你找不到一個眾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個世界是法住法位，並沒有變化，體就是真如，它沒有變質，因緣有自性空，現在我們這個假相是緣起性空，所以緣起

性空不斷的隨順各種不同的因緣變化世間萬法。然而法法平等，無有高下，是自己心有高下，佗法住法位，都是清淨湛然的，所以毛病都在自己，如果我們能常行十善，就能得到三業清淨，你見到的就是實相，你見的就是清淨寂滅，何須更願往生？諸佛如來權設淨土，接引尚未明心見性的眾生，讓他來這個沒有惡因緣的地方修學佛法，修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假若如果能忽然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甚麼叫做悟無生頓法呢？悟全相即性，全事即理，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你妄念止息了，攀緣心止息了，那就悟無生頓法，悟無生就是有心無心皆離了。見心本無生，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修行人一般都是先以一個方法，抵抗我們攀緣六塵境界的妄心，比如以空去有，生起一個空，對治你內心生起攀緣五欲六塵的心念，但是你心還是住一個空，這不是無生，要把空也放下了，有無兩邊皆離了，這個時候所證的境界就是無生。六祖大師所講的，無念就是這個境界，有念、無念都離了，那就是你本有的本覺性現前。有一位比丘問趙州禪師：我現在修行一念都不來，這個境界如何？趙州和尚叫他：放下來。他說：我一念都不來，我還要放下什麼？趙州和尚就告訴他：你放下來，那只好天天挑著他。為什麼呢？他把有念去掉了，卻存了一個無念，無念雖然得了一個清淨，但是不能顯現真如本性的大機大用，那不是真正的悟無生，那還是有生，念念生了一個無念，所以還是念念相續，相續的念是無念。你要再把無念去掉，有念、無念皆離了，這個就是悟無生頓法。大珠慧海禪師告訴我們，甚麼叫做頓悟無生？就是頓除妄念，悟無所得，頓除妄念，就是有念與無念都離了，這個時候悟萬法悉不可得，我也不可得，只是第七識念念中的我執，念念相續而已，萬法是我八識田中種子，藉著我根塵接觸，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由自心中生起，念念剎那相續的假相而已。當你悟無生的時候，生

滅相續相斷了，豁然之間，身心世界悉不可得，所見的整體法界，唯一真如實相，就是一個真如，這就是悟無生，頓除妄念，悟無所得。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法界即真如，理是空寂的，事是我們世間的森羅萬象，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與無是一件事，一切萬法，但以一個假名、假相而已，這個形象、體都是真如本性，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根本沒有種種是非、好壞的差別境界，萬法平等，所以你就見到西方只在剎那；所以你要見到西方，是要從你心中見，如果你甚麼時候把身心世界脫落，西方境界即時現前，你也見到真如實相。因為真如實相至始至終都沒有變，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中國古代禪宗大德一聞百悟，他不是這一生的事情，是多生多劫的修行，今日因緣成熟的結果，所以修學佛法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佛弟子做早晚課都知道發願：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都是在發願、修學，所以唯有發長遠心，才可以真正把長遠劫的無明習氣破除，所以我們在修行過程中，如果你越修心量越廣，心地越來越清淨，慈悲心越來越增長，有一個相應的境界你可以感覺出來，就是你會越來越感激眾生，越來越歡喜眾生，為什麼呢？如果沒有他們，你怎麼歷事鍊心，去除無明習氣呢？六度中的布施就是修慈悲喜捨，修你的大慈悲心，修布施的真實義在這裡，慈悲喜捨就有一個捨，捨就是三輪體空，那已經包括捨身心、捨妄念。所以布施就是修慈悲喜捨。忍辱是修廣大包容心，等到你能慈悲喜捨，等到你心真能夠包容周遭一切人事以後，真正得到的益處是你自己，因為你得到快樂、解脫，你不會生煩惱，你每天都過得很自在，覺得每一個眾生都很好，那時你就會覺得：如果沒有他們給我做為歷事鍊心的增上緣，我怎麼會有今日的解脫呢？所以修行是累生累劫，到最後把我們煩惱習氣破除。有一部分修行人，容易受外境的影響，他覺得我先到淨土世界去修行，減少惡因緣，那當然可以發願求生淨土世界去修行，去那裏成就不退轉以

後，再回到六道世界中教化眾生。但是心念一定要正確，所以為何要發菩提心，道理就在這裡，你不發菩提心，就是想去那裏享清福，享清福就無法與淨土相應，淨土都是成就你修行的地方，所以你在世間一定要養成教育，排定你的修行功課，排定後就不要隨便去改，只能嚴不能鬆，所以不能方便，就是前面所說的邪方便，我們有太多邪方便，給自己找了很多藉口，今天事情很多，所以早晚課不做了，很多理由都給自己找藉口，如果你處處都方便，又如何往生淨土世界呢？

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接著六祖大師為韋刺史以及與會大眾說明，你們大家都要求生西方淨土，我現在就把西方淨土剎那間，移到你們面前給你們看，你們要不要呢？當然大家都很歡喜，都說：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馬上就可以見得到了，我們在這裡就見到淨土，法住法位，娑婆世界也是法性土，西方極樂世界也是法性土，法性土都是真如本性，這七大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所變現的，都是清淨、寂滅、空寂、無相，所以是空寂無相。我們這裡是空寂無相，西方極樂世界也是空寂無相，雖空寂無相，卻是一真莊嚴。我們看了有相，有淨有穢，是自己的分別心，而不是在土，土沒有罪過，我們自己心有罪過，所以現在六祖大師要把空寂無相，一真莊嚴的真實淨土，移來給大家看，但是六祖大師不是變魔術，把西方極樂世界變出來，我們看很多大乘經典，菩薩手一伸，就把哪個世界接過來了，但這樣還沒有六祖大師開示的這麼貼切，直指人心，叫你從自心中見到極樂淨土，我們看六祖大師變現西方淨土。

師言：大眾！世人白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從我們身心中見到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所以六祖大師用我們這身心做一個比喻，所以修學佛法，你不要去管外境，管你自己，把自己的身心管好，因為外面的境界是跟著自己的心轉，心能夠轉境界，而不是境界轉我們。我們往往以為環境怎樣，所以我才怎樣，錯了，是因為你怎樣，所以才看到這樣的環境。如果我們不知道這個道理的話，那就永遠無法找到安穩處。所以古德常講：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如果是愚痴凡夫，除境不除心的話，他常常要改境界，常常要變化它的裝修、環境，有智慧的人他除心不除境，他的心念一動，知道毛病在自己，他就放下，一放下，天下就沒事了。有一次普獻法師跟另一位法師去開會，因為外面很吵，另一個法師一整晚都睡不著，但是他看普獻法師睡得很熟，第二天起來就問他：你真的睡得著？普獻法師說：當然睡得著。這位法師說：那麼吵的聲音你都沒聽到嗎？普獻法師說：我不要聽他。這位法師就問：那你怎能不聽它？普獻法師說：我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外面的聲音是假的，我的內心多清淨，用這樣想就睡著了。所以要學習轉心，就這樣修學，把心轉過來，境界豈是實有的。當真正修行到了一定功夫的人，他一入定之後，旁邊有什麼聲音都影響不了他，我們初學人是一點聲音都不行，因為你還沒有習慣，還沒有訓練如何去轉境，你都被境界轉，而事實上，真正境界是隨著你內心轉，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相信。你身心變了，世界就跟著你變了，你自己不變，外面境界絕對不會變，自己最要緊的。所以六祖大師說，世人的色身就像一座城一樣，眼耳鼻舌就是城的門，我們外面有這五個門，眼、耳、鼻、舌、身，而裡面也有一個門，就是這第六識，第六識是意為根，而意根是以第八阿賴耶識為根，第八識名為心，故心是地。又第八識是以真如自性為體，是真如自性的動相，故性是王；王居心地上。心一般我們都稱為阿賴耶識，我們講心、意、識，心就是指阿賴耶，意指第七識，識就是指六識，心、意、識其實都是我們的心，這裡為何講心是地呢？心是指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藏識，藏識就

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一念不覺心動所變的，阿賴耶識全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就是真如本性，但只是他帶了一分妄，所以阿賴耶識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不生滅就是它的當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它的生滅就是不覺心動的生滅相。如同大海中的海浪，即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海浪的相是生滅相，海浪的體是不生滅的海水。阿賴耶是真如覺性大海，因無明風而生起了識浪。而阿賴耶全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真妄不二，是真妄和合，是同樣一個東西。故六祖大師比喻為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心」是集起義，集諸種子，起諸現行，即指第八阿賴耶識。由阿賴耶識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生滅相續生起了色心二法，變現出宇宙人生萬法，如同世界萬物，依土地而生長一般，故云：心是地。而心的本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因一念不覺心動而成阿賴耶，故若無真如自性，則無心，意，識，如同沒有海水，即無海浪。是故真如自性，才是真正的主人，喻如國王是一國之君，統領這一片土地。故云：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因為自性是真體，有體才有用，用是依體而生的，若無真體，用從何來，猶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大師云：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所以學佛不是從外面求來的，不是做種種功德討好佛菩薩，讓自己能成佛。我常勸大家，我們不是替佛菩薩做事情，而是要替眾生做事，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這樣的心念發起來，那一定跟菩提心相應，一定與佛菩薩同心，因為祂就是這種心，佛菩薩就是替眾生做事情，你用這樣的心，一定跟佛菩薩同心，與佛菩薩同心就是菩提心，如果你是要替佛菩薩做事情，那未必與佛菩薩同心，你未必能做的很圓滿，為什麼？因為你心裡想要討好佛菩薩，我要替祂做事情，反而忽視了一切眾生。

韓國的榮西禪師，有一天，在大雪中，來了一位很窮困的人來向他乞討，他說：我已經生病了，而且

已經失業很久了，我家裡還有太太、小孩要吃飯，禪師啊！你要救我啊。如果你不幫個忙的話，我家裡的太太、小孩，大概就活不下去了。榮西禪師身邊即無錢財，也無其他食物來幫助他，禪師只好把收存多年的一盒金箔紙拿出來。金箔紙本來是要拿來貼佛像，因為佛像只是雕刻完成，還沒有貼金箔，這位禪師就將金箔送給行乞的人，禪師說：你將金箔拿去換一點錢，這些錢或許能維持你家用一陣子了。這個人非常感激的離開了。走了之後所有的徒弟都抗議說：師父！你怎麼能將要貼佛像的金箔紙送給眾生呢？不怕造業啊？師父說：我這樣做正是佛陀本意。徒弟們問說：你怎麼知道呢？師父說：你看，佛陀曾經捨身餵虎，因為母老虎生病沒有奶水，佛陀從樹上跳下來捨身命，把這個身體讓老虎吃，讓牠有奶水能餵小老虎。佛陀也曾經割肉餵鷹，一隻老鷹要抓鴿子，鴿子求助於佛陀，佛陀將鴿子藏起來，老鷹抗議說：你怎麼把鴿子藏起來？我要吃牠。佛陀說：你不要吃牠。老鷹說：我不吃牠要吃什么呢？佛陀說：吃我的肉好了。結果佛陀割自己的肉給老鷹吃，所以佛陀都這樣做，我這樣做並無違反佛陀本意。他的徒弟就是為佛菩薩做事情，而師父是為眾生做事情，為眾生做事情，與佛同心，一定會成就無上菩提。你為佛菩薩做事情，因地心會有所不同的，所以在這一點微妙的關係上，我們要注意，因地不真，果遭迂曲。所以修行佛法是從自心中證得，而不是從外面求得的。如何證得？將我們這一些無始劫以來的染習去除了，心清淨真性就現前，因為真本有妄本空，所以修行必須擇法而入，行門、解門都是擇法而入。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迷就是不悟如來藏妙真如性，以為自心外真有身心世界萬法，不知道外面境界，

是自己內心境界顯現，這就迷了，如果你了解內外的境界，是自心的顯現，不再迷執了，頓悟，頓脫，自己本地風光就現前。有修行人他能頓悟，但是習氣重，所以事須頓除，因次第盡，而成就佛道。也有大修行人頓悟、頓修、頓證，這個人是他習氣已經很輕，心地已經很清淨，就剩那麼一點無明習氣在，他這麼一開悟，身心脫落了，脫黏解纏，永遠不會再迷了，那就是頓悟、頓修、頓證，一悟，悟到了極處，如同圓覺經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業障本來是空的，是自己執著了，它就變業障了，我們起心動念，分別、執著就是業障，業障本來是空的，就是自己看不開，放不下，胡思亂想，所以我們妄念不斷就是業障，妄念一脫落，業障消除，佛性馬上就現前。因為本覺常住，不假外求，真本有，妄本空，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佛陀的名號，都是表我們的性德，菩薩名號都是表修德，性德是我們這一念真如心中，本具無量智慧德相，這是表性德的。我們這真如本性、功德妙用如恆河沙，所以佛陀的名號也無量無邊。菩薩名號是表修德，性德是藉著修德來圓滿我們的性德。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慈就是與樂，悲就是拔苦，觀音菩薩就是表大慈大悲，有人常說我修觀音法門，修觀音法門並不是只有念普門品、大悲咒、心經而已，真正來講，你修觀音法門，就是依慈悲這行門成就菩提，有的修地藏法門，地藏法門是修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能夠在最苦地方犧牲奉獻，所以我們講大願地藏王菩薩，行門就是擇一位菩薩名號而修，所以觀音菩薩是表慈悲，如果你在人間能夠行大慈大悲，利益眾生、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那你就是人間觀音。如果天界的天人也是修大慈大悲，聽到眾生有所苦難，他感應到，立刻前往幫助眾生，那他就是天界觀音菩薩。如果你修行菩薩道，是以大慈大悲的精神來饒益有情，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那你就是菩薩道中的觀音菩薩。所以觀世音菩薩並不是指哪一位才是觀世音菩薩，祂是表

性德的。當你依大慈大悲修行，成就佛果了，那就稱為觀音佛，經上常說觀音佛，觀音佛也是依大慈大悲方法修行，最後證果了。所以觀音菩薩是表修德，成佛了以後，這個佛號就是表性德，所以在這宇宙中，同樣是觀世音菩薩名號的，也是無量無邊，所以我們往往以為觀世音菩薩只有一位，其實不是，只要你修行大慈大悲法門，都可以稱作觀世音菩薩。

喜捨名為勢至。喜就是看到眾生成功，他真的是非常歡喜。而我們不是，我們的心量總是有限度，看到人家不如我們，我們可以生起同情心、施捨心，看到別人成就比我們高，我們就生起忌妒之心，不能夠分享別人的快樂，這是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的壞習慣。殊不知隨喜有無量功德，隨喜就是修喜，看到人家成功了，我的心同樣能感受到歡喜，人家痛苦，我感同身受，能夠分擔他的憂愁，所以喜就是這個意思，能夠分享別人的成就。捨是三輪體空，你行一切善是不執著，養成習慣了，這就是捨，喜捨名為勢至。拔苦、與樂已經不容易做到，喜更不容易啊，捨，要三輪體空則更難，所以「勢至」是表示精進大勢力，這就是為何「喜捨」名為「勢至」的道理。慈悲為起步，喜捨再做到更圓滿，三輪體空，這是要真精進，才能夠成就，所以我講布施的目的就是要修慈悲喜捨，以這個為目標。

「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為何說能淨即釋迦呢？在這個世間，我們覺得娑婆世界是穢土，可是十方如來讚嘆釋迦牟尼佛，讚嘆祂能在五濁惡世中教化眾生，可是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中，祂一看，清淨湛然，跟十方清淨國土一模一樣，沒有絲毫的差別，可是我們看的就不一樣，包括阿難在釋迦牟尼佛旁邊，阿難就問佛陀：其他佛國土，都是那麼莊嚴，為何世尊你的國土這麼汗穢呢？釋迦牟尼佛手指這麼一點，就說：你看看，這是什麼國土呢？阿難一看，跟西方極樂世界平等無二，一樣殊勝莊嚴，佛就告訴阿難：我看的世界是這樣！你看的 world 是那樣，為什麼？因為心不同，佛所證的是福慧圓滿的真如心，所

以無住真心所顯現的就是一真法界，這是一真莊嚴世界，我們心有汙穢，看出來的境界就是穢土，這是業感緣起的道理，所以在這裡講能淨即釋迦；能夠把穢土轉成人間淨土，所以這就是釋迦，如果你修持人間淨土的法門，即是人間佛教，那你就是修釋迦牟尼佛的法門。平直即彌陀。阿彌陀佛祂平等接引，乃至於臨命終時，祂都為你接引到蓮花苞中繼續修行，所以平直就是表阿彌陀佛，要怎麼做到平直呢？你心一定要清淨，不被外境轉，你才能做到平等，如果你心有取捨、分別，那你絕對不能平等，平等心是建立在你心地的清淨，毫無取捨、分別，這樣心就像鏡子一樣，照得清清楚楚，平等的普照，如果你修平等心，那就是修彌陀法門，不是只有嘴巴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無量覺，覺什麼？你在境界中不生取捨、分別、執著，修阿彌陀佛法門，就是當你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時，一句阿彌陀佛，就把他轉成清淨一如，轉成平等，這就是修彌陀法門。

「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人我是須彌，這是表示相對待，須彌是指須彌山，譯妙高山，凡人的私心，猶如一座高山，把人與人之間隔離了，甚而互相猜忌，鬭爭，其實只是自心中第七末那識的我執在作怪，非實有自他的分別，是故我執不破，就有相待能所之對待了。邪心是海水，海水能腐化世間萬物，任何東西流入大海中，都被海水腐蝕了，甚至有有毒的廢水流入海水中，也會被海水化解了。所以海水就是比喻它能腐化一切東西，包括我們的自性功德，都是被我們邪心所腐化。

「煩惱是波浪」，煩惱一波接一波，相續而來，若無智慧觀照，永不停息。「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惡龍會吐有毒的煙火，傷害人畜，故佛陀弟子有降龍羅漢替鄉民收伏惡龍，故惡龍表毒害之惡心。鬼神是代表虛妄，是故俗語常云：你不要再裝神弄鬼了，欺騙大家。「塵勞是魚鱉」。魚鱉在水中不停游來游去，代表塵勞不息。

「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貪是欲火，欲火焚身，嗔是嗔火，火燒功德林火，那就是地獄相。畜生只知吃喝，交配，弱肉強食，不知因果，無有智慧，故云：愚癡是畜生。我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你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我們是不是每天都在這十法界裡面流轉，說不定遇到殊勝的因緣，生起了一念菩提心，相應到佛的境界，有時相應到菩薩的境界，有時相應到天人境界，有時相應到人的境界，有時相應到畜生、惡鬼、地獄等境界。雖然我們有這個人身，但是我們在一天之中，已經在這十法界旅行了，只是我們自己不曉得而已，因為我們只是念念被外境所轉，沒有辦法去返察自己的心，如果能返察自己的心念，你就可以看到我每天都在十法界中旅行，這旅行不是身子去旅行，是自己心念的變異。禪宗裏有個公案，某天，有一位將軍去拜訪白隱禪師，請問是否真的有地獄與天堂，或者這二者只是傳說而已。他請求禪師讓他體驗一下，什麼是真實的地獄和天堂。白隱禪師聽了，立刻以最惡毒的話辱罵這位將軍，將軍非常的驚訝與憤怒。到最後，將軍實在忍耐不住了，隨手拿起一根木棍，就要打白隱禪師。將軍一面追打，一面大罵：「你算什麼禪師？根本就是一個無禮的狂徒嘛！」白隱禪師逃到大雄寶殿的柱子後面，對著一臉凶相，還在追趕他的將軍說：「你不是想體驗什麼是地獄嗎？你看你現在的樣子，這不就是地獄嗎？」經白隱禪師這麼一說，將軍猛然覺悟，立刻放下手中的木棍，來到白隱禪師面前，懺悔道歉。白隱禪師見狀，又說：「你看，你現在這樣莊嚴有禮、慈眉善目的模樣，不就是天堂嗎？」所以天堂地獄都在你這一念心。

可知我們這一念心的變化，使我們在這十法界裡面輪迴，所以十法界就在我們一心裡面，所以心變十法界，不是一定要到哪個法界，才是真正的十法界。我們這人間法界當中，還俱足了十法界，我只是光舉一個人間法界來講，其他法界也一樣。雖然成佛了，但是性俱十法界一切因，所以佛一念也一樣會落因果，佛已經證三不退了，祂絕對不會起心動念，攀緣外境再受世間萬法所染，但是佛那一念心中，一樣俱足十

法界，所以佛能夠入十法界教化眾生。在佛法界，也一樣俱足十法界的因，這一念心俱足十法界三千諸法，是無窮無盡的，無量無邊的。為什麼言百界千如？就是十法界的每一界中，都皆俱足十法界的因。地獄的眾生也一樣，他也有成佛的因，也有成菩薩、聲聞、緣覺、天人、修羅、畜生、餓鬼的因，所以每一個法界都俱足十法界的因，我們稱之為百界。百界各俱十如是，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所以我們就稱作百界千如。百界千如，又各具三世間法界（一）國土世間（二）眾生世間（三）五蘊世間）共成三千諸法。都在我們一念心中俱足，故云：一念三千。所以修行要在心上作功夫，而不是去外面找佛。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護你這一念心，念念清淨、平等、慈悲，你這樣修行，你就能夠直驅佛道，如果你念念大慈大悲，那你就能夠趣菩薩道，我們常講念佛成佛，念菩薩成菩薩，念佛就是念覺，你那一念心時時刻刻都要保持清淨、平等、慈悲，那就是念覺，就是菩提心，念菩提心成佛，所以念佛成佛是念菩提心成佛。念菩薩，念大慈大悲你就成為菩薩，念貪、嗔、癡就墮三惡道，所以在心裡下功夫，才是真正修行的方法，所以名心地法門，都是在心裡下功夫的。十法界都在我們一心中，而我們現在是人心，我們心中有善惡，那怎麼修行呢？請看經文。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如何把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變成了西方淨土，現在我們要注意了，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常行十善，天堂便至，天堂就是表示歡喜自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歡歡喜喜，都歡喜自在，當然你要真正的歡喜，就是身心脫落，這才是真正歡喜。俗話常講：為善作樂。但是有一些人覺得：我天天為善，

為什麼不快樂呢？還是煩惱很多呢？因為有很多人他為善，是想要獲得代價，那就不一定會快樂。另外一種人，他做很多善事，也無所為而為，照理應該是為善最樂，可是他也不快樂，這個有原因，因為他過去生欠人家，因為我們過去生的事忘掉了，但仍然存在八識田中，他的行善，其實只是在還債而已。債務還清了以後，在行善的時候就快樂了。台灣有不少經濟犯帶了很多錢到國外去逃避債務，他心裡一定曉得他欠人家很多錢，可是他在國外，也做很多善事，但是他心裡不會快樂的，因為內心裡面有一個力量在告訴他，你欠人家錢喔，你還沒有還喔，雖然他做很多善事，心裡還是得不到快樂，所以一定要把債務還清以後，做善事的時候，那就法喜充滿了。所以大家在修行十善過程中，一定有這樣的經驗。但並不是你過去生欠人家多少，到底要還多少才能還得清，那就很難算了。最重要是要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再來用三輪體空的心，那個還得就很快，你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希望眾生都比你好，希望大家都比你愉快，看到大家成功、快樂，你會覺得很快樂，看到別人難過，你感同身受，用這樣的心來布施，很快就會還清的，還清了以後，你再行十善，那就真的天堂便至，自在快樂法喜，天堂就是表示我們歡喜自在。

「除人我，須彌倒」；藉著我們修恭敬，我們對人家恭敬，對人家客氣，星雲大師開示：你大我小，你尊我卑，這樣修行對自己最有好處，為什麼？對一切人恭敬，你的我執就越來越小，因為我執越來越小，你受到人家給你一點臉色，你根本不會在意，人家對你好一點，你會感激得不得了，當我們在外面受一點刺激，根本都不會在意。如果我們經常被人家捧在手上，當你受到一些不如意之事，你會苦不堪言，日子很難過的。我們要藉著對一切恭敬，以這恭敬心來對待一切眾生，久了以後，自己的我執慢慢就變小了，以後你受到任何委屈，或不如意的事情，你很快就可以放下了，所以真正得利是自己，不是別人。所以在這社會裏更須要修行，除人我、修恭敬心，對一切恭敬，受一點委屈，侮辱，你不要恨他，因為有這機會

來磨練自己的習氣，所以不要存報復心，這一點很重要，除人我，須彌就倒了。

「去邪心，海水竭」；去邪心，那要如何去呢？你要聽經聞法，要薰習佛法，佛法是正知正見，諸佛如來從大智慧的心中流露出來的見地，是正知正見，你長久薰習，會矯正以前錯誤的知見。很多人沒有學佛，你問他來這世間要做什麼？他說：來這世間享樂。很多人就是存著這種觀念，為了追逐五欲之樂，做出傷天害理的缺德事，有的得到現世的惡報，有的死墮三惡道，最後受害的就是自己。所以正知見是非常重要的，在八正道中，也是以正見為首。以正見破除邪見，邪見除則邪心滅，無邪心則海水就竭了，也就不會再興風作浪，來染污你的心性了。

「煩惱無，波浪滅」；眾生無量無邊的煩惱，統攝為貪、嗔、癡、慢、疑、惡見，六根本煩惱，擾亂我們的心田，如水面遇上了狂風，而生起大浪，若風平則浪靜。若煩惱風滅則心浪自息，顯本真心。故知所謂妄心者，真心遇煩惱風吹而起浪也。所謂真心者，妄心中煩惱心滅，心浪息也。如何除滅煩惱呢，唯有依智慧才能破煩惱。八萬四千智慧，歸類有三種，第一種，知三界無安宅，知苦生強烈的出離心。第二種，悟緣起，知一切法空，身、心世界俱不可得，萬緣放下。第三種，知一切法唯心自性，識所緣，識所變，真實的世界是無一切相的，吾人是活在自心的世界，是自心分別自心相，是自心生萬種法，而心體畢竟空寂，如夢醒，則夢中煩惱自滅。煩惱滅，心浪止息，則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也。

「毒害除，魚龍絕」。我們要怎麼除毒害呢？我們要修慈、悲、喜、捨，增長我們的慈悲心，唯有慈悲心，才能去除毒害心，在五停心觀中，其中一觀教導多瞋眾生修慈悲觀，菩提心最重要就是發大慈悲心，及直心與深心，慈悲心排第一，所以要培養我們的大慈悲心，怎麼訓練呢？你遇到什麼境界，都把別人想成是我，用這樣反向思考，慈悲心就會增長，如果你念念都是我，你是你，慈悲心就很不容易生出來，

所以這是要訓練的。毒害除，則心中的不安及惡毒自然不生。魚在水中游來游去表不安，龍指毒龍表毒害。

「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這樣常行十善，除人我、去邪心、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這一些合起來就是六度，六祖大師沒有明講六度，他把六度就化在這裏面，你想想看，行十善是不是持戒與布施。除人我、去邪心就是般若與忍辱，般若是修觀空離相，忍辱是修廣大的包容心，古德云：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豈有人我相待。所以除人我，去邪心，這是修般若與忍辱。你沒有煩惱，那就是修禪定，你有禪定的功夫，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自然煩惱不生。在這裡面布施、持戒、般若、忍辱、禪定，五度都有了，你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精進，所以菩薩道一定離不開這六度，六祖大師只是把六度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觀照而已，其實大師講的就是六度，用六度把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把擋在我們覺性前面的陰影去掉，這一些陰影就是人我邪心、煩惱、毒害、自私自利，這五重陰影把你真如本性遮住，在你覺性外面飄來飄去，所以覺性本有，每個人都具足的，壞就是這五重陰影，各人不同，這五重陰影就是色、受、想、行、識。所以真如本性的光明，透過這五重陰影變成煩惱，所以煩惱即菩提，你何時將這五重陰影掃掉，自性大放光明，故知修行只是去外面的妄，妄離，真即顯。所以無明可以斷除，本覺你是斷不了的，那就是我們生命的原貌，那是不生不滅，亙古亙今，無始無終的。六祖大師教我們這種方法，就是撥雲見日。

「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這一念心光，藉著六根出六門教化眾生，你心清靜了，則見佛土淨，所見大地一片清淨祥和。華嚴經云：十法界一真莊嚴，再醜陋也變成莊嚴。為何菩薩到地獄，能夠莊嚴地獄，別人看地獄是醜陋相，但是菩薩見那個境界卻是一真莊嚴。外照六門清淨，在清淨裡面含藏着無量的莊嚴，能破六欲諸天。六欲與諸天是兩回事。六欲指：色欲，我們喜歡看青、黃、赤、白，這一些男

女等色而生貪著，尤其現在的化妝品，實在是不敢恭維，嘴唇塗成黑色的，好像不知道有多冷，以前是紅的還差不多，表示有氣色，現在塗成黑的，眼睛塗成紫色的，好像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一樣，我有時候看到人家這樣打扮，我會想到：這不是嗎？怎麼貓熊跑出來了？現代人的審美觀點，我實在是沒辦法去欣賞，化妝品很奇怪，可是年輕人就喜歡這個，覺得這個好美喔，肚子上畫了奇怪的圖案，說那個是很美，其實是很奇怪，人類對於藝術觀點，是越來越奇怪了，所以人就是有這一種色欲，喜歡各種顏色塗在身上，而生貪著。第二種就是形貌欲，看到這個容貌端莊美貌，而生貪著。第三種就是威信姿態欲，走路婀娜多姿，像中國古代，有些男人很自私，叫女人綁小腳，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搖搖欲墜，還好民國以後把它廢除了，否則女生實在是是很可憐。像現在男女平等，這個時代大家的智慧，也越來越增長，這個是威信姿態欲。第四個是言語音聲欲，聽了那個聲音像是黃鶯出谷，一聽以後就回想、懷念。有的人聲音聽起來很好聽，他去做推銷員，就比較容易成功，所以這就是言語音聲欲，喜歡聽撒嬌、很輕柔的聲音。第五就是細滑欲，就是皮膚的細滑，這是一種觸覺。第六個人相欲。人長得莊嚴、年輕、貌美，這是人相欲。這都是我們凡夫的心。而諸天就是指二十八層天，欲界有六層，色界有十八層，無色界有四層，所以一共有二十八層天，如果你能把外面這些障礙去掉了以後，自性如來大放光明，就能破六欲諸天，能出三界了生死。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其實你真正證得自性了，那沒有所謂內照，因為自性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佛平等無二，是不假觀行的。本段經文應指禪宗破本參後保任至破生死關，斷見思惑前或天台家圓教大開圓解後，從觀行即入相似即（圓七信位前）之大乘菩薩所修的方法。禪宗被參，得一念淨信，親證空明寂靜之心體，見到吾人生命的原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唯空覺明。則於根塵接觸時，以破參所證悟之理，返照自心，則念念離相，不與萬法為侶，故能自性內照，

三毒即除，即無三毒煩惱，則自然地獄等罪一時消滅。

「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以行十善，除人我，無邪心，煩惱無，毒害除，自心覺性如來大放光明，如是福慧雙修莊嚴自心，境隨心轉，心莊嚴則境莊嚴，故聲聞人到任何場所所見的皆是清淨寂滅相，實教菩薩，隨所至處，所見的皆是實報莊嚴土，如來所到之處皆是常寂光淨土，萬法唯心，相隨心變。有一次普獻法師跟我講，他因為吃了米糠油，所以得了很奇怪的病，怎麼醫都醫不好，結果他想到一個道理，比如說我們家裡，停電，又遇到了寒流，零下幾度，冷得不得了，那時候我們只有燒東西取暖，當然是先從沒有用的東西開始燒，燒到最後沒有廢物或破舊的東西可燒了，那只好燒新的東西，所以他想，我身上很多帶有毒素的細胞，也許我就用絕食，先把佗燒掉，身上要產生能量，他要消耗掉一些蛋白質、卡路里，他一定會把那一些廢物先燒掉，果然，他用這一招，把他的病醫好了，所以他絕食，先從兩天、三天、五天、七天，所以他現在在南美洲教絕食，頗有名氣，在台灣教絕食也很出名。他說他最長絕食二十三天，他說絕食多日以後絕對不能臥睡，只能坐著靠牆睡，如果你臥睡，那就會一直昏睡，而且行動要放慢，一定要喝水。所以他在絕食的過程中喝大悲咒水，而且走路很慢，要很小心，因為餓了二十三天，體力很差。他說他餓到最後，腦筋突然變得非常寂靜、清醒，突然變得非常清明，他把窗子打開透透氣，外面怎麼是琉璃世界？透明的？整個世界充滿生命，連草樹雨水都充滿生命，他說他從來沒有看到這麼美好的一景，他說那真的就是琉璃光世界，根本沒有辦法講清楚，世界就在他眼前整個變了，所以世界是個假相，等到你心到這樣境界的時候，外照六門清淨，內外名徹，不異西方。是一個透明的世界，清淨琉璃透明世界，多麼殊勝啊！為什麼？心淨則國土淨，你的心透明化了，你的心空寂、掛不住，世界也跟著透明，也變成了寂靜，世界萬法都是真如變現，這時候你看到真如殊勝的狀況，甚麼叫一

真法界？就是真如的境界，真如，真相如此只能夠意會，所以在大乘起信論說的很清楚，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那就是一個很殊勝的境界，內外明徹，不異西方。就是你自己一心，「唯是一心，故名真如」，這一真莊嚴，就是西方，所以西方在哪裡？在你的自心中，一達到這樣的境界，你就看到這樣殊勝的境界現前。所以大修行人，問他西方在哪裡？就在當下。故六祖大師云：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嘆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這是最後大家迴向，大家聽了六祖大師開示，了然見性。現在大家有沒有一點點了然見性的感覺呢？有沒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呢？六祖大師開示以後，大眾心有戚戚焉，大家都普皆迴向，悉皆禮拜，讚嘆善哉。異口同聲而道，希望法界有情者有這麼大的善因緣，都能聽聞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能夠聞者一時悟解，都能夠妙契真如。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學佛並不一定非要出家，出家也是要修行，在家也是要修行，所以出家，在家都是要修行斷煩惱。淨空法師說：如果幫助眾生、教化眾生，現出家相，比在家人更具有攝受力。現出家的相，蒙三寶的威德，自然能感得很多信眾來接近他，所以出家的功德很大。如果出家人沒有認真修行，時常錯解經義，那個過失也很重。所以出家是為弘揚佛法，續佛慧命的。就好像天主教的神父，是為了傳教一樣。出了家以後先隱居一段，好好用功，斷貪嗔癡，深入經藏，開悟見性。那絕對是可以轉經，不會被經轉。要講活經，如六祖大師一樣，他完全是根據眾生因緣而講經，經典只不過是藉這個緣，令眾生開悟而已。所以出家人剛出

家，是比較需要隔離繁華的都市，在叢林寺院中精進，經過若干年，自己有修學的經驗，在經典上有深入的體悟，積聚廣大的智慧，也能夠伏制煩惱時，再回到世間教化眾生。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出家人，先離開世間的喧染住山修行。學佛法絕對不是讀幾年佛學院，就可以嚇叫了，佛法是要有真正的實證功夫的，所以講佛法，要從心性裡面流露出來，如果只是依文解義，不見得講的圓滿，要有自己真正修行的體會，藉著經典的文字，從自己心性中，流露出自己行解相應的真實體會，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看到出家人入山修行，你說他是消極逃避，絕對不是，這是養成教育的過程，經用功幾十年之後，俱教證二量時，再出來廣度眾生，才能契理契機。因為佛法不是學問，而是修證解脫，明心見性的，絕對不是讀幾年佛學院，拿個博士就可以出來嚇叫了。所以出家也是要修行，但是出家人還帶一個責任，就是弘法利生，續佛慧命。如果是只是修行，那在家出家都是一樣是修行。什麼是修行？就是修正行為，修正什麼行為？身、口、意三業的行為，你身、口、意三業清淨了，那就成佛了，所以佛講各種法門，就是修正你身、口、意令三業清淨。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所以修行不一定要在山林裡面，如果你誦經、禮佛，心裡貪、嗔、癡不斷，那你也學不到佛法的真實義。所以六祖大師開示得很清楚，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你也得不到解脫。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所以修行就修三業清淨，但三業清淨不是嘴巴講清淨就可以，要藉著修十善的基礎，及修四念住，八正道，戒、定、慧三無漏學，你才能夠真正做到三業清淨，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歷練。

章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韋刺史接著又請示六祖大師，在家如何修行呢？望六祖大師為大眾開示。

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頌曰：

六祖大師用偈頌，開示韋刺史及此會大眾，以及我們現在的修行人，甚麼名無相頌呢？借文字的假修自性的真，藉著修德顯性德，絕對不是執著這個偈頌文字，所以修行要依文字起觀照，照著這樣做，到最後養成你日常生活的習慣，消歸自性，解行相應了，那你就成功了。所以為什麼叫無相？因為你現在不相應，所以叫你記住這個方法，照這樣去行，去做，做到最後消歸自性，離語言、文字相，變成你日常生活的行為，那就成功了。有很多人，他學佛進步很快，不到幾年，他的境界就超越我們了，所以學佛絕對不能輕於初學，我在講我一位遠親，她的先生在海洋大學教學，沒有學佛，而她則天天看佛經，結婚幾十年，沒有吵過架，甚至連一句重話都沒有講過，真的是很難得。她先生說我沒有時間，我要授課，又要兼學校的校務，家裏又有這麼多的事情，還要幫助小孩子讀書，從來不跟人家爭吵，所以得到很好的人緣，但是沒有時間學佛。孩子長大以後，他夫人堅持要他看一本佛經說：你一定要看看這本書，這本書有多好，你非看不可。她先生也拿她沒辦法，就說：好吧，我看吧。他真的是隨緣，隨順眾生。他看了之後，他說：如同經上所寫的我就是這個樣子啊。他在那個境界中他不曉得，所以他開始學佛以後進步很快，一下子超越她。所以諸位，不要小看人家還沒有學佛，一學佛很快就會超過我們的。我也希望諸位能這樣，那我要拜你為老師，那是真的功夫啊。因為我從她先生一句話裡面，確實可以相信他先生就是這樣的境界。因為有一次，她找不到一件很寶貴的歷史文物，是佛教的貝葉經非常珍貴，怎麼找都找不到，心裏非常的難過、又很氣，她先生告訴她：不要氣啊！不會丟掉的，你放心啦，只是在別人那裏而已。他說的沒錯啊，她一下開悟了，對啊！沒有丟掉啊，只是在別人那裏而已。她先生又說：不是我們的，那就給別人吧，是我們的它就會回來，妳急什麼呢？你看，他沒有學佛，卻能講這樣的話，所以你不要看那個人沒有學佛，他個

性溫和，他很不在意，甚麼事情都不會掛在心上，心很清淨。怎麼才能開悟？就是心清淨？他已經在那個境界裡面，他自己不曉得，所以他只要來看大乘經典，很快就開悟啊，很快就能夠通達法義，他就可以講經說法。所以為何稱作無相偈，因為我們現在不相應這個境界，所以要藉著文字，來觀照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等到有一天我也同無相偈一般的生活，而心無依止，那你就成功了。六祖大師也指示，大家要依這偈子來修，如果你不修的話，剃髮出家，於道何益？你得不到受益，有甚麼用啊？只是增長知見，覺得我懂很多，所以不修行光讀經，有一個缺點，到就後就變成文人，文人自古相輕，我瞧不起你，你瞧不起我，我覺得我比你行，你覺得你比我行，其實學佛到最後，是你最行我不行，我甚麼都沒有，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有甚麼好得意的？眾生各各本來是佛，成了佛也不過是古佛新作，你有甚麼好得意的？我們現在就執著了一些文字在那裏爭辯，有甚麼好爭的呢？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把握住要領。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這兩句很重要，你要怎樣才能做到心平？心安了就心平氣和，要怎麼才能心安呢？不被境界轉就心安了，你如果被境界轉，你的心就不安了，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就動心了，心就不平了，看到自己討厭的，就生氣了，心就不平了，所以，假若你情不附物，你這一念心不附在物體上，心就平了，心平就心安了，心安則理德，故知心平了就生智慧了，是故心平何勞持戒。保持這一念心平，所持的戒是慧共戒、道共戒。我們因為心不平，所以要持戒相，有五戒、十善、菩薩戒等，慢慢融歸你的自性，才能得定，這就變成定共戒，如果時時刻刻都是心平，心平就生智慧，心裡無量智慧就在心平中顯現出來，這個時候所相應的是慧共戒，你所有見地都是趨向般若波羅蜜。當你心平，即使看起來像是生氣了，但是你心平，生氣也只是一個相而已，那個生氣就是智慧，為教化眾生或解決問題。所以你心平了，時時不離道。道就在我們日常

生活中，就是你心不平，見不到而已，所以保持你的心平，心平何勞持戒？當你真正做到心平氣和了，什麼境界來都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隨順你這一念心自生自顯的作用就好，我們稱之為隨順法性。順著心平的妙用就是道，因為心就是道源，故馬祖道一開示云：平常心是道。所以心平何勞持戒，這是何等功夫，不是容易做到的，我們的心都是不平的。

行直何用修禪？行直就是行直心，直心即是心不著有無兩邊之正念真如心，就是菩提心，禪心。其表現於身、口、意，則是表裏如一，言行一致，絕無一點虛偽。密宗修身、口、意三密相應，即身成佛法門，一般人只知道身結印，口持咒，意觀想，如是三密相應，而即身成佛，而不明白行為上的表現，即是口中說的，也就是心中所想的，完全一致，沒有一點折扣，身心完全透明，沒有一點隱私，這才是真正的身、口、意三密相應了，這也就是心行平直表現。是故六祖大師開示，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

這個是方法，因為你要契會我們的性德，我們的自性功德是無量無邊的，如恆河沙，但是你不藉著修德把佗顯出來，只是嘴巴講講，不切實際，也是不能顯出佗的真實妙用。在佛法裡面講，如何恢復我們的性德呢？行菩薩道六度萬行，就是恢復性德的最好一種方法，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在家人修恩、義、忍、讓，最容易恢復我們自性的性德，因為這恩、義、忍、讓這四種方法，已經含攝六度萬行在裏頭了，六祖大師他是順應我們中國人而說的，因為中國人很重視的就是忠孝節義這四德，這四德都是能夠揚名於萬世的，岳飛精忠報國，文天祥精忠報國，他們現在都是名傳千古的，所以忠也能受到大家的尊敬、讚嘆。孝，中國人對孝是非常重視的，我們常常講，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但是孝行之道，在心不在事，如果是在事，貧家就無孝子，中國二十四孝裡面，很多孝子都出自於貧門，那個孝心真是令人感動，二十四孝裡

面，有一位孝子，他知道父母親想吃肉，可是沒有錢幫父母親買肉，他就割自己一塊肉來煮給雙親吃。但是這說起來是愚孝，第一，父母親知道一定是很難過，吃了兒子的肉。第二個，吃了人肉。所以這就變成愚孝了。俗話常云：萬惡淫為首。現在我們社會上會這麼亂，淫是一個大害，淫之道是在事不在心，如果是在心，那天下沒有聖人。而聖人是指我們人間的聖人，不是出三界的聖人，人間的聖人，他還是有男女相之心。所以六祖大師就順我們中國人的習俗，來講恩、義、忍、讓，他就用這中國人所認同的修行方法，就照這樣做，就可以契入性德，你就可以成就道業，可以做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第一個是講報恩，父母恩都不報，那你對眾生、對別人會慈悲，那絕對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如果對你這麼有恩惠的人，你都可以對他不報恩了，對其他人慈悲那都是有條件的。佛菩薩會保佑我，所以我就對他很好。父母反正已經把我養大了，他們現在經老了，送到養老院去照顧吧。有很多人對佛菩薩很忠心，因為佛菩薩會保佑我。對父母、兄弟未必能孝悌。對佛菩薩忠心耿耿，兄弟之間，為財產還會打官司。所以我常說，我們要替眾生做事，如果你說我要替佛菩薩做事，那心裡存著有一點巴結的味道，如果我為眾生做事，那你會跟佛菩薩同心，那會生起正智慧來的。恩則親養父母，所以佛經上也說，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地藏菩薩本願經，經文中就講到孝道，所以地藏菩薩是表慈悲大願與孝順。大乘佛法以因果、慈孝為基礎，才能夠起行。恩、義、讓、忍這四種裡面，如果你做不到第一項，孝養父母，則兄弟絕對不可能有義氣，上下更是無法互相憐惜照護，也沒有辦法做到謙讓，更沒有辦法做到忍辱。親養父母是在家修行人的第一個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

「義則上下相憐」。義跟利是相對待的，往往我們見到兄弟姊妹，年紀小的時候，哥哥牽著弟弟，弟弟跌倒了，哥哥趕快跑過去扶起弟弟，問弟弟有沒有怎麼樣？兄弟很講義氣，當弟弟受欺負了，哥哥奮不

顧身，不顧自己身命安危，去為弟弟爭一口氣。可是長大以後，為了父母親的遺產打官司，甚至動武，所以義跟利是相對立。為什麼佛教僧伽，菩薩都畫成小朋友的臉，所以童子亦是菩薩的異名。童子是表示一種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具有恩、義，可是長大以後慢慢變成功利。你看大學生的臉，現在大學生的臉，有時候已經未必了，我一九六五年進大學，一九六八年大學畢業，那個時候，看每一位大學生，都是像童子一樣，很單純，為什麼？他們沒有受到社會上功利的薰習，但是畢業以後，就隨著個人所去的單位，如果你去的單位是在工務局建築管理單位，三年下來臉相就變的不單純。如果你是在戶政機關，或是比較單純的單位，那臉相還是很清純。因為現在科技太發達了，網路太發達了，現在大學生的臉上，也有一點商業氣息，沒有以前那麼清純，所以為何菩薩畫像，臉上都是像小朋友一樣清純，兄弟姐妹之間，那一種情義，絕對不會是見利忘義的。可是受到現實功利的薰習，往往不管是朋友兄弟，親屬也好，許許多多也變成了見利忘義，乃至於孩子跟父母親之間也一樣見利忘義。報紙刊登一則社會新聞：有一個父親把房子產權過戶給他兒子之後，他兒子再也不奉養他父親了，他父親一氣之下，叫一台怪手把房子拆掉。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到孝養父母，底下這個義字根本不可能做到。如果你能做到義字，那就上下相憐。從長幼上下，互相關心照顧，在家庭報養父母，友愛自己的兄弟姊妹，對自己的長輩恭敬，對朋友講義氣，不要見利忘義，就是我們在家人修義的方法。

「讓則尊卑和睦」，讓就是與爭相對，讓就是謙讓，我們要修學謙讓，修學謙讓有一個好處，可以去掉我們的我慢心跟我執心，如果你能勤修謙讓，那一定是上下和協，謙卑和睦。星雲大師教導我們如何修謙讓呢？他有一首四句偈，講得非常好，在處世待人接中，處處把自己看的很小，所以他勸大家要這樣做如是觀，你大我小，那當然我要讓你，即使你看到一個很年輕的，你也把他當成你大，為什麼呢？人本來

就沒有年長、年幼，大家都一樣老，因為我們的生命是無窮盡的，大家年紀都一樣大，都一樣長壽，這一個身子只是過程，是分段生死階段而已，沒有誰比誰大，但是你有德行，我不如你，所以你大我小，常常存著我是小你是大這一種心，當然你就可以讓人。你高我低，你程度高，我水準差，所以我當然要服從你，我當然要接受你的建議。你尊我卑。你尊貴，我比較卑下，所以我要尊重你。你對我錯，如果你跟人家有爭執，你對我錯，對不起。常常用這樣來做觀想，你就會把「讓」修得很好，那你在世間上，一定非常有緣，而且你常常做如是的修行，你的我執、我慢一定會淡化，所以星雲大師有時候很簡單的幾句話，對我們修行實在是很有幫助的，真的是金玉良言，所以我常勸大家，要常薰習世間的清涼語，看一看，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忙，你大我小，你高我低，你尊我卑，你對我錯，用這樣把我們的貢高我慢心去除。

「忍則眾惡無喧」。「忍」這個字體就是刀子插在心上，那當然是很痛苦，但是唯有忍，你才能夠成就你的事業，不管是世間的事業也好，出世間的事業也好，都要靠忍，金剛經上有一段經文就告訴我們，「一切法得成於忍」，所以我們修行一定是從生忍，對於人與人，有情眾生中的生忍，人家加給你的侮辱、讚嘆，你都要不動於心，所以要修逆來順受，順來忍受，但是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定是你要先能夠通過逆境的順受，你才夠資格修順境的忍受，否則順境一來，你就迷進去了，那根本無法修了，你就迷在那個名利，安樂享受的境界裡。諸位，我們在修行過程中，如果你真發菩提，成就無上菩提，佛菩薩無時無刻在對你考試，也幫忙消業，有時候藉你最好的朋友，來做你的逆增緣，有時候出現在你家人莫名其妙，找你麻煩，或是出現在你客戶、長官、父母等等，一直給你考試，看你通不通過這境界的歷練。比如你開車，說不定你已經在倒車入路邊停車格內，但是後面突然來一部車，就把你位置占住了，一時之間，當然會生氣，但是你馬上要做如是觀，這一位朋友一定心裡很著急，他一定有比我更急的事情，讓他，不要緊，讓

你停，要時時有這一種同理心。普門品裡面講，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假如你遇到火災，火就熄滅了，那個會令你生氣的就是火災。這只是小忍，這樣忍也只是凡夫忍而已，還有更嚴厲的，如以前提婆菩薩，他是禪宗第十五祖，他遇到外道，與外道辯論，辯才無礙，外道都辯輸了，所以外道的弟子們很氣，就趁著提婆菩薩睡午覺的時候，拿刀子一刀刺中他的要害，他被刺到之後的反應，就叫刺客趕緊逃，要是被我的徒弟知道了，你就會沒命了，這樣子一直要刺客趕快走，到最後自己就倒地死了。提婆菩薩直接的反應，是沒有一念嗔心，還要保護他，假若能夠通過這樣子的考試，大概就可以真正大徹大悟了。所以佛陀在金剛經裡，舉歌利王割截他的身體，佛陀當時都可以想到我將來成佛的時候一定要度他，所以一定要記得，如果你真正發心修行，希望在境界上突破，要開智慧證菩提，你一定會碰到許許多多忍的考試，如果你想成就出世間法，那你絕對不能發脾氣，因為會火燒功德林，剩下一點福報而已。很多人修行了幾十年，奇怪！智慧沒有增長，但是福報卻不錯，為什麼智慧沒有增長，因為他經常在發脾氣，每次考試都考不及格，你看我們讀小學一年級，有三次的小考，一次的期考，一直到小學畢業，還要有一個畢業考，我們世間都要考試了，何況是出世間的修道，所以我勸大家在五種煩惱的觀法裡面，當然你能以一句佛號就能伏住煩惱，表示你業障很輕，如果伏不住煩惱，你運用的方法就要比較多幾道，來降伏這一些煩惱，到最後一道就是佛菩薩考試，出世間的成就一定要忍，你才能夠成功。世間法當然也是要忍，忍才能和睦相處。中國古代藺相如與廉頗的故事，藺相如他保護趙王，為他們國家爭光榮，趙王封他為上卿，廉頗大將軍就很有生氣，我在沙場是身經百戰，而我的官位卻比他小，如果在路上讓我碰到，我一定讓他沒面子，藺相如知道這件事情，只要是廉頗要經過的地方，他一定不跟他碰面，遠遠看到廉頗走過來，他就趕緊迴避，繞旁路走，所以藺相如的部屬，覺得我跟著你這一種長官，實在是太沒面子了，你自己不要面子可以啊，可是

我們也都跟著你沒有尊嚴了，大家就辭職不幹了，藺相如告訴部屬們，你們要了解，二虎相鬥必有一傷，我們兩個都是趙國重臣，我們兩個鬥起來，對趙國只有壞處，所以我這樣忍一下，我們相安無事，國家就會興盛，這樣子有甚麼不好呢？他的部屬一聽非常感動，也就不辭職了。而這一句話傳到廉頗耳中，廉頗覺得很難為情，人家有這一種心量，太令人感動了，所以他負荊請罪，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如果你忍到這一種程度，人家來為你負荊請罪，你就把世間法轉成出世間法了，所以忍到最後能夠化敵為友，能夠讓人家感動，所以在家人就是要修恩義忍讓。六祖大師順著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把忠、孝、節、義修正一下，變成出世間法的修行，這一些方法在我們世間，你都可以做到的，你把恩、義、忍、讓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那就是在修行了，所以修行叫修正行為。在佛法裡講十善業，就是中國人的恩義忍讓，你這樣子去實踐，一樣達到六度萬行的作用，其實這四種方法，展開來就是六度萬行，所以底下六祖大師告訴我們。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鑽木出火就是只管鑽木，因緣成熟，自然火生，修行人一定要記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因緣成熟，自然成就。不要只是吃了幾天素，就想我甚麼時候要成佛、開悟、一心不亂，這是很麻煩的，修行就是怕你揠苗助長，你只要努力去做，你看很多山川河流，都是自然水到渠成，所以古代祖師大德就告訴我們，你只要精進不懈去用功，時節因緣到了，你自然解行相應了。所以必須常常薰習大乘經典，再把恩、義、忍、讓用在世間，不知不覺中，境界一直提升，有一天，你就悟入自性了。否則的話，你的理解也只是了解一些文字相而已，文字相反而會變成所知障，會覺得自己懂很多，就產生出慢心。所以鑽木出火就是表示精進，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如果鑽木取火的人，鑽一鑽，然後拿出來看一看，怎麼還沒有煙？再繼續鑽，你時時這樣拿出來看，永遠都不會冒煙。不管怎樣，你就這樣子鑽下去，水到渠成，時機因緣成熟，

煙就冒出來而生火了。所以一定要記得，學佛最怕就是以有所得心，我學佛要得到甚麼，我能感應到甚麼，我能夠怎麼樣，那一定會走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曉得，學習佛法要以無所得為所得，一定要記得，因為我有經驗，我常常跟大家說，我學佛是從實踐而入的，佛經反而讀的不多，我以前在做建築的時候，都是以有所得心，我希望能出人頭地，我希望能夠賺大錢，我希望能夠怎麼樣，學了佛以後，那個習氣沒有改，所以一樣會覺得，我在學佛裡面，我要得到甚麼，說不定過兩天，我有天眼通了，我可以看到甚麼，我有他心通了。所以很多學佛的人，知道學佛很好啊，你問他學佛有多好？他會告訴你，那一天下雨，我大悲咒一念，雨就停啦，你看，學佛很好啊，我學一學，楞嚴神咒一念，我掉了東西就找到了，所以他一直存在這有所得的境界裡，慢慢就附會陰陽出了問題了。也有人學了佛以後，某一個人來，我心想他怎麼樣，他果然就是這個樣子，其實他內心覺得，自己有他心通，我好像有甚麼感應，我好像有一點功夫，這個就是快要着魔了。我看了一則笑話，希特勒來到一所精神病院視察，他問病人是否知道他是誰，病人們都搖頭，於是希特勒大聲宣佈：我就是希特勒，你們的領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與上帝相比！病人們同情地望著他，其中一個病人拍拍希特勒的肩膀說！是啊，是啊，我們剛來的時候，也是你這個樣子！所以學佛一定要曉得，以無所得為所得。學佛是開始對外面世間，名聞利養，財色名食睡放下，對你的身見放下了，對你的我執、我慢放下，最後歸無所得。空寂心中，自在無礙，你自然就會非常謙虛。再看，眾生與我一樣，他們還迷，不得解脫，你悲心就生出來了。學佛畢竟無所得，以無所得為所得，越修越覺得自己沒有甚麼驕傲，越修心越清淨，越無所得，那你就朝菩提路上走了，楞嚴經上講的很清楚，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心經講：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所以學佛就是恢復自性清淨心，你才能從境界中得到解脫，所以六祖大師說的很清楚，若能鑽木出火，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淤泥定生紅蓮。你一定會成就的，蓮花

是出於汙泥而不染。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我們凡夫喜歡聽人家讚嘆，其實讚嘆的話很危險，我聽淨空法師說，以前李炳南老居士，很少去讚嘆別人，如果這個人他真正得定，他才會對他讚嘆。如果你對某一個師父很尊敬，你千萬不能因為這位師父天天讚嘆你，你就很高興，這樣的話你會得意忘形，不會成長，你應該要能忍受師父天天指責你，找你麻煩你都可以安然於心，到了有一天你得定了，師父給你讚嘆，你也只是以平常心合掌回禮而已。尤其是初學佛者，如果你到某個道場，希望你多捐款，或常去做義工，讚嘆你是菩薩再來，你這麼發心，你不得了啊，那你慢心、身見、我執，更難破了。所以我們在家居士習氣很重，如果你真正想要修行，你要找一個很兇的師父，如果是一個還沒有正知見的人，還沒有真正想發心的人，那菩薩先以利勾牽，後令入佛智，這師父為了度你，先讚嘆你，讓你生歡喜心，以布施、愛語、同事、利行讓你生歡喜心，然後才讓你入佛的智慧。如果你已經發菩提心，想要修行成就，你要找一位很兇的師父，時時在指正你的過失，所以當人家指正我們的過失，你要心生感激，甚至你遇到逆境，人家無緣無故來找你麻煩，對你發脾氣，立刻生起慈悲心，檢討自己，他這麼生氣，他一定很痛苦，我一定是甚麼地方做錯了。所以真正一個修行人，當碰到別人對你污辱的時候，給你壞眼色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去怪對方的，他馬上檢討自己，我一定是甚麼地方做錯了，否則我們中國古話常講：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為什麼人家會給我這一種態度？一定我有什麼地方做錯了，令他這麼難過，馬上檢討自己，絕對不會恨對方，找到問題，低聲下氣，跟對方誠懇的道歉。常常檢討自己的過失，改過自新，你就是這樣不知不覺中，斷了煩惱了。所以逆境好修，順境很不好修，順境天天讚嘆你、供養你，天天說你是菩薩再來，你眼睛就長在頭頂，你怎麼去掉我執呢？又怎麼能斷煩惱呢？所以六祖大師特別舉出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乃至於辱

罵你的，給你逆境修行的增上緣，都是忠言，對我們只有好沒有壞，這對修行是很重要的。你光是看經書是沒有用，你要逆境配合，所以才叫做行解相應，最好的境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你要能夠忍耐。蚊子叮你兩下你能夠忍耐，沒有甚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能夠忍耐，而不動心，那才是真本事，那才是大丈夫。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所以你把過失改掉了，智慧就生出來了，如果你過失不改，天天找理由、找藉口，說這是甚麼原因，所以我才怎麼樣，這不是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不管怎麼樣，人家說你，你就說謝謝指教，我一定會檢討，然後自己檢討，他絕對不會找一大堆的理由。所以護短心內非賢。凡夫就是拼命找理由，稍稍有什麼不對，就把責任推給別人，都說是別人的錯，我自己什麼錯都沒有。如果我們學佛很多年，還有這個習氣的話，你還是在原地踏步，所以為什麼斷不了煩惱，為什麼學佛二三十年，心還是不清境？還是妄想不斷，因為我法二執，見思二惑一直在六根門頭烏天暗地，找你麻煩，如果你能夠做如是修，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淡薄了，妄想也自然減少，因為自我已經淡化了，世間萬法也看淡了，沒有什麼好想的。你看看了凡四訓，袁了凡他沒有修行，他被孔老師算命，完全正確，完全照命中所註定，那我還打什麼妄想？不再想了，真的就放下來了，後來參訪雲谷禪師時，兩人面對而坐，袁了凡三天三夜沒有起一個心，動一個念，雲谷禪師他有他心通，佩服的不得了，何方高人啊？袁了凡說，我有甚麼好想的？我的命都被孔老師算得準準的，明天怎樣，後天怎樣我都曉得了，我有甚麼好想的。雲谷禪師說，原來是哀莫大於心死，於是教導袁了凡改變命運的方法。所以你真正藉著這樣修行，我執、法執淡了，自然妄想減少，心很清淨，這個時候你返照自心，就能見到了，本自清淨，原無煩惱，活潑潑，根塵接觸就生智慧，了了分明，一切通達，沒有取捨，這時候你行直、心平通通現前，所以不藉

著這樣修，怎麼能夠入心平，行直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所以日常生活中常行饒益，寬恕別人，要怎麼常行饒益呢？你在做甚麼事情，當你在生氣、煩惱的時候，你把對方想成自己，交換立場想一下就好，你就不會跟人家計較，因為看別人的缺點容易，看自己的過失很難，因為我們太容易原諒自己而責怪別人。把自己與對方調換立場，應常作如是觀，那就是真正在修行。很多人不知道怎麼修行，以為是多做善事，就是修行。多做善事是得福，前面已經介紹過了，所以成道不是施錢，成道是修甚麼呢？要生出離心修戒定慧，修身、口、意三業清淨，要發菩提心，自覺覺他。所以成道不是從施錢而來，如果你施錢，覺得我比人家了不起，這裡面我布施最多錢，有很多人布施是存這樣的心。他捐很多錢，他到法會會場，立刻有人在他胸前插朵花，請他坐前面大位，他就覺得很高興。如果大施主來了，你不要理他，給他排到後段位子請他坐坐看，他下次就再也不來了。很多人就是這樣，所以如果你真正要發菩提心，你就要在這種境界歷練，找一位很兇的師父，他故意找你麻煩，做你的逆增上緣，消你的業障。以前我聽祥雲法師說，他以前做居士的時候，很年輕，可惜戰亂的時候，他就隨著政府去當兵，之後他就到台灣來了，當時他在東北遼寧營口楞嚴寺，在那個地方帶髮修行，他不曉得住持方丈，對他滿欣賞的，但是住持方丈對他怎麼欣賞呢？不是說你是菩薩再來的，你善根深厚，他觀察了祥雲法師一段時間以後，有一天，早上三點多起床，天氣很冷，祥雲法師在刷牙洗臉，看到老和尚從遠遠的地方走過來，祥雲法師就很尊重的注視著老和尚，當老和尚走到他面前，就給他兩個耳光，牙膏、牙刷、毛巾都被打到掉在地上，牙齒流血，祥雲法師沒有生氣趕緊跪在老和尚面前，說：弟子有錯，請師父慈悲指示，讓弟子有改過的機會。老和尚笑笑點點頭，就這樣子走了。諸位，這是第一個初關的考驗，面試，所

以那一位師父很喜歡他，可惜戰亂，被徵召從軍，否則祥雲法師在當時就出家了。你想想看，要是我們，莫名其妙被打耳光，會想說這個師父是不是腦筋有問題，我又沒有怎麼樣，我哪裡得罪他？一定是一大堆理由，而且厭惡那位打人的師父，你說對不對？所以你要知道，修行就是要這樣修，甚麼叫善根利智？就是這樣子，沒有一句怨言，直接反應就說弟子知錯，弟子一定有過，請師父指出弟子過失之所在，好讓弟子能夠改過自新，沒有一點嗔恚心，這才是我們所講的大法器，不是指木魚、引磬，不是我能看懂三藏十部經典，而是真正能夠行忍。

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你要恢復你的清淨心，慈悲心，平等心，就證得無上菩提了，菩提漢譯為覺、即是智慧，智慧是清淨心本有的，不假外求的，我們現在因為心被五欲六塵所染污，當自心放智慧光明的時候，被前面好幾層烏雲遮住了，這幾層烏雲就是五欲六塵，我執、法執、及見思二惑等，被這麼多層的烏雲遮住了，透射出來以後，智慧光明變成了妄想、分別、執着、煩惱、造業，你把這些層層的烏雲去除以後，則自心覺性大放菩提光明，不假外求。所以布袋和尚開示：佛在靈山不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故六祖大師開示：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天堂在這裡是表示解脫、自在、愉快、極樂世界，你如果能修心平、行直、恩義、忍耐、改過、不護短、日用常行饒益，你照這樣用功，決定可以得到修行證果，就可以得到解脫自在。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

接著六祖又告訴韋刺史及與會大眾，首先六祖大師讚嘆大眾為善知識，其實善知識都在我們旁邊，好

的我們要跟他學，壞的我們檢討我們自己，檢討我有沒有這個壞習氣？有就要趕緊改，所以一切眾生都是善知識。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一定要依著無相頌的偈子來修，這樣子修行可以見到你自己的生命原貌，見到你自已無染的清淨心，會看到你自己的本地風光，直成佛道。你見性就成佛了，見到自心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無量智慧德能，一接觸就明白了，明白則自生自顯自性的大機大用，不假外求，直成佛道。

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卻來相問。

法不相待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比較簡單，就是直接了當的說，修行要精進，成佛要靠自己，你不能說我還年輕，要忙事業，等到我老了再來學佛，等到老了就來不及了，習氣已經養成了。所以懂得佛法就趕緊學習，一秒一刻都要珍惜，因為成佛並不是偶然的，沒有真實的修行，是絕對不可能有偶然的成就，所以古德常講，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天生的彌勒，人家都是多生多劫累積修行而證得，所以法不相待，這個意義比較簡單。第二種意義，就比較深了，法不相待就是指自性，自性不是以善去惡，不是行一切相對善惡之法，不是說我心裡很清淨了，心裏存了一個清淨，不是我現在心裏已經沒有妄念了，心裡還住了一個無念，法指真如，真是真實，如指如其本性，不變不異，真如是絕待的，所以法是絕待的境界，他不是相對待的境界，所以你要親證萬法就是我這一念絕對的真心所變現的，那就修行成功了。你就見到了諸法實相，知道這一切宇宙萬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山河及大地，都是你這一念心性所變相的假相，全相即性，全事即理。當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以後，你眼前這個假相，就變成了無垢識，你不了解這個假相，你去攀緣分別這個假相，那就變成染污識了，染污識就是我們的八識五十一心所。如果你了解這個假相，不再迷執了，這個假相原來就是我一心變現，是自己循業發現，業識所變現的，這時候八識就變成無垢識，無垢識就是真如識，就是四智菩提。本來我們眼前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本是四智菩提，

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但是由於你的起心動念攀緣、分別、執著，立相待能所，把佗變成了八識五十一心所，所以法是不相待的。所以當我們在修證的過程中，以戒去非，非去掉不能存著戒。以淨去染，染去掉了，不能心裏還存一個淨。你以覺去迷，迷去掉了心中不能住著覺。這就是在相對裡面，所以法不相待，法是絕待的，是如如的，你不能在我們本有的東西上，給他加一點，或者是少一點，加一點或少一點，那就落在相對待，落在空有就是相對待，所以法是離於空有的，是絕待的境界，所以法不相待。要證入這樣的境界，那就是見性成佛，所以這意境比較深。簡單的講法不相待就是學佛修行。要精進，不要說我老了才來學。有一次我去參加同學父母的公祭，我在殯儀館，看每一個廳，好多亡者的相片都很年輕，老得佔一半，年輕的佔一半，所以法不相待，我們往往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死，看到別人死，絕對不會連想到，有可能我也會這樣，我們往往認為我不會死，別人會死我怎麼會呢？所以我們都沒有這一種無常觀。一個大修行人，常常會有無常觀，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甚麼時候無常會來，我們都不曉得，如果你有這樣的觀念，你就會精進，因為法不相待故。六祖大師接著告訴大家：眾人且散，回去吧，我也要回到曹溪，如果你們有問題，可以來曹溪問，「眾若有疑，卻來相問」。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這個時候韋刺史以及與會的官僚，及在會善男信女，大家都得到法益，也都有了悟處，悟後起修，信受奉行。歡喜而去。

定慧一體第三

接下來講述定慧一體，甚麼是定，定就是不動，不動不是身不動，是你心安定，心不動搖，甚麼心不動搖呢？就是當你根塵接觸的時候，不被境界動搖你的心，而且心本來就不動搖，佗怎麼會動搖呢？就是

自己起心攀緣境界，而被境界轉了，如同水本來不動，因風吹而動。如有的人有某一種嗜好，當他看到他所嗜好的東西之時，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心隨之而動。就是被境界轉了，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佛在金剛經裡面，告訴我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見諸相是慧，見非相是定，見諸相非相即定慧一體。證得定慧一體，即定即慧，即慧即定，即是如來。定為體，慧為用，定慧一體則體用不二即是如來。又定是止，慧是觀，定慧一體則即止即觀，即觀即止，止觀不二，止則證真如，觀則顯真如之大機大用，故止觀不二即是如來。如來則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定慧一體的慧是甚麼？當不被境界轉，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他能夠從一法中觀一切法，這才是不得了，華嚴經裡面講法界緣起，每一法都具足其他一切萬法，具足一切緣，俗話常言：拔一髮而動全身。我們不要以為，這個跟我沒有關係，其實每一個人跟宇宙萬法都息息相關，古人觀星相，就能知道某一位名人死了。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已，宇宙如果你以為主的話，你就是宇宙的中心，個個都是頭。我不是要大家貢高我慢，而是事實真相。所以宇宙中任何一法，以佛的眼光，能看到這一法裡面，圓滿具足三千諸法，所以在佛法裡面，我們常看到一些句子，如一葉一如來，一花一世界，能夠從一粒沙中觀宇宙，真的就這樣。這一粒沙從甚麼地方來，從最原始的緣起，經過無量的因緣，到最後，變成了這一粒沙。定慧一體的慧能從一法中圓觀這一切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能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這是佛法所證得的境界。外道，好比無想定，一入了定，沒有智慧了，看一就是一，不能看一即百來應，所以當修學佛法得了定，不被境界轉，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切通達，能圓觀一切法。所以佛法是定慧一體的。如果只有定，沒有慧，只是見一知一，而不能圓觀一切，那就變成外道無想定，變成凡夫的定。如果聽經聞法有聞慧、思慧，了解佛法的道理，而沒有定，遇到順逆境界會起貪嗔癡慢，那更糟糕。有定無慧還不會墮三惡道。有慧無定，產生狂慧的時候，那會墮入三惡

道。在聞所成慧的階段中，尚有許多第一義的玄理無法參透，自知尚未開悟，尚不致於太狂妄，若入思所成慧，而有了深解悟，此時對經典中之玄義，也都能通達明瞭，很容易以為自己證悟，有的生起了狂慧，自以為證果，有的不知不覺中生起了名聞利養心，這是非常危險的，此時應返照自己的妄念有否明顯的減少，煩惱有否明顯的減輕，若非如是，那只是由佛學進入了佛教哲學的領域，即由聞慧，而入思慧，尚未入修所成慧，應將自己體悟的玄理，用於日常生活，觀照離相，才能漸漸遠離煩惱、妄想，而進入修所成慧。初入修所成慧，煩惱皆能伏住，約在天台別教九信戒心，能任運防止一切過非。圓教觀行即，第五品正行六度位。思所成慧，屬禪宗解悟的階段，並非證悟，若入修所成慧之證悟者，能伏煩惱，與解脫相應，於此一定要分別清楚，以免未得曰得，狂慧自大，墮三惡道。所以修學佛法，一定要先由定慧等持，而入定慧一體，能夠安住自己的心，不被境界所動搖，更能夠對於外面的境界一切通達，一切明瞭，絕對不能說，我現在修的很好，所以我不分別，不執著，錢都被騙光光了，公司也倒了。學佛要有定慧，他能從一中觀一切，他怎麼會修行到最後，說我有定了，事業倒閉了。所以古德常講，有定無慧是增長無明，不能圓觀一切，有慧無定就增長邪見，起了貪嗔癡慢，所以修行一定要由定慧等持而入定慧一體，這是非常重要的。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

六祖大師對一切眾生都是非常恭敬，他稱呼大眾為：善知識！我這個法門，也就是心地法門，明心見性的法門，這一個法門是以定慧為根本的，所以禪是定慧一體，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為什麼稱定慧一體？比如水在動的時候，它就不能顯空中的倒影，就好像我們衝動的時候，就會失去理智而做錯事，你失去理

智就是心動得太厲害了，完全沒有智慧了。所以有人，他在屋子裡，突然聽到人家大聲喊叫：你家著火了。他抱一個枕頭衝出來，然後人家問他：你怎麼抱一個枕頭？他想：對啊！我怎麼抱一個枕頭？這時才想到，小孩子還在裡面。就是這樣，當你的心大亂的時候，完全沒有智慧了，火燒房子，錢也不拿，孩子也不救，抱個枕頭出來幹甚麼？還有人更妙，當發生火災的時候，居然把一個大冰箱扛出來，這才厲害，所以在那個時候，人的體內會分泌一種能量，當你受到緊急的時候，他會幫助你逃生，那時候會變威力大無窮，所以父母親有時候碰到這種情況，他自己可以犧牲，可以撐得很久，保護他的兒子，或者是有一個人將死的時候，他的毅力很堅定，我要等到誰回來我才要死，明明要死了，堅決的毅力使那種特殊的能量分泌出來了，分泌出來沒有用，他去扛冰箱，不去救人，這就是根本就沒有定，那就一點智慧都沒有。所以一定要有正定，才會生出智慧。當你的心海上起了滔天大浪，那就一點智慧都沒有。如果你藉著你的修持，對外境慢慢不取相，不動心，則心海上波浪越來越小，略略就可以顯現倒影，而所現的影像，斷斷續續、殘缺不全，不會那麼真實，此時心田中，有一點靠近真實的智慧，漸漸接近真正的道理。等到你心平如水，如湖面上有一點風也沒有，這個湖面將空中倒影全部真實的顯現出來，這個時候，心中所現的智慧一定是圓滿，絕對是真理的化身。所以，有朝一日你真正證道了，心平如水，像一面鏡子的時候，你可以完全相信你自已，你就可以說你就是真理、方向、道路、光明，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做大善知識。人家問你甚麼，你回答的絕對正確，為什麼？你是從你平靜的心田中，所現的真實智慧之用。但是如果你有我、法二執，你的心田還是有波滔的，波滔所照出來的東西不確實，會講錯，所以佛陀告訴他的聲聞弟子說，你們證得阿羅漢，破了我執，從我空真如上，雖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而於世間的財、色、名、食、睡，這五欲六塵已經不再迷執了，對於見思二惑已經破了，心田已經很平靜了，只是心中還有根本無明微細流注的隱流，

表面上已經平了，所以你照出來的，已經接近於真實，所以你們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知見，只要迴入法界，普度眾生，功德圓滿，可以成就佛道。我們不要覺得阿羅漢好像沒有成就，他可以當天人師啊，不得了，可以接受人天供養，應供，只是他沉醉在寂靜三昧樂而已，但是他有解空的智慧，所以他所證得名正覺位。阿羅漢的心田表面上，如同湖面上外面沒有風，則風平浪靜，表面上是一平如水，可以顯現空中的倒影，顯的很真實，只是湖面底下還有一些暗流，這一些暗流就是依於根本無明，一念不覺生三細的根本無明。諸佛如來是表面平靜了，裡面也都不動了，真心不動，所以成佛了。唯有佛一人是真心不動，裡外都不動了，等覺菩薩還有最後一品的生相無明，祂還是有一點微細的生相，那個就是我們講的流住生滅，表面已經完全平了，裡面還有一點點隱流，那是依於根本無明的。聲聞緣覺是一品根本無明都沒有破，所以他流住生滅的流動，就會比較強，但是外面是絕對平靜了，所以祂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雖未圓滿，但祂可以為我們開示真理，絕對不會講錯的，所以名為正覺位，這就是從心平氣和，不動的本心上，顯現出來的智慧。所以本覺本有，你證到這樣的心，本覺顯現出來了，本有的智慧德能每一個人都具足，你心越清淨就越顯，所以智慧是從正定中生，而凡夫的世智辯聰，是從攀緣心、六意識而來的，是從波浪的心田中生，這不是真實的智慧，是妄想、分別、執着。佛光山的福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大陸的娃娃魚是受保護的，在這座山的溪流，有五六十隻的娃娃魚是受保護的，因為最近大陸乾旱，所以越來越乾，牠們覺得受到威脅了，沒有辦法隱藏牠們的身子，牠們自己就要搬家了，他從小在這裡長大，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甚麼世界，牠們集體翻過山嶺，娃娃魚是兩棲動物，他到了山的另一頭的大湖裡面過生活，等到將來這邊溪水滿了，牠們再走回來，你想想看，牠們怎麼會知道山那邊有湖呢？大陸的科學家就覺得很神奇，怎麼都想不透。從來沒有到過那邊，牠怎麼會曉得呢？諸位，你不要小看牠，牠心很靜，所以牠知道那邊有湖。

所以六祖大師說，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就像水靜能夠照，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是一體不是二，所以它是一體，不是兩件事，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就是慧的體，就好像水平靜的時候，就是照的體，慧是定用，水能夠照空中倒影，那個照是靜之水的用，平靜水面的用。所以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所以你有智慧的時候，他是依定而有的，所以即定之時慧在定。你定的時候，慧也一定在裡面，定慧是一體的。

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

若識此定慧原是一心即寂即照，即照即寂。故知修一心，先修寂寂惺惺，定慧等持而證入一心不亂，定慧一體。寂寂就是定，惺惺就是慧。寂寂惺惺，惺惺寂寂，即是定慧等持，由此而入即寂即照，即照即寂之定慧一體。日常生活就是要這樣子，心裏沒有妄想，很清楚明白，隨時保住這樣的心。有許多人不了解，學靜坐，入定了，他入甚麼定？糊里糊塗定，為什麼？昏沉了，他覺得一入定就兩個小時，但那不是真定。入定是要心中清楚明白，而沒有妄念，故云：惺惺寂寂，那個惺惺就很清楚，寂寂是心裏沒有妄念，所以永嘉證道歌告訴我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就錯了，很清楚而在打妄想就錯了。寂寂惺惺是，如果是寂寂昏沉就錯了，所以一定要寂寂惺惺，惺惺寂寂，這是在靜中修定慧等持，這種功夫最終是要運用在日常生活上。但是眾生的根性不一樣，有的人善根利智，圓頓根性，他看大乘經典，很容易開悟，像這一種人，他可以從般若經典，心地法門下手，教下也可以大開圓覺，他可以豁然之間通達實相，原來宇宙萬法就是我一心三諦理，心外無別法，原來我以前所迷的境界是空的，不可得，就算有也是識心變現的幻覺。原來是你有分別、取捨、污染，才變成識心，如果你不取捨、分別、污染自心，它就是四智菩提，識就是智，他放下來了。他悟了這個境界以後，在境界中觀照，不染萬境，修定慧等持，而證入定慧一體。有的

人看大乘經典很吃力，他個性比較憨厚，心裏很穩重，但是你跟他講甚麼，他反應不是很靈敏，那你叫他修定就很容易，你教他數息他就數息，教他看心他就看心，但是這個要真正遇到一位好老師，可以一步一步帶著他，如果你碰到一個外道，最高成就是無想定或四空定，不能開智慧，很可惜。要是遇到一位因禪定而明心見性的老師，教導他從戒定修，最後他依戒定而開智慧，當他開智慧時，自然能通達一切教理。所以佛法不管是從定而入，或是從慧門而入，最後目的達到的，就是定慧一體，絕對不能偏在定或偏於慧。定多慧少，則心沉沒，慧多定少，則心浮動。定慧等持則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定慧一體，則即寂即照，即照即寂，寂照不二，體用一如。

初學佛人，無法分辨是否真善知識，一般都以懂經教，會講經說法就是善知識。其實未必如此，如果以世間學問來說，世人有學法律、有學工程、有學醫學、有學歷史、也有學佛教經典的。若不知修行，行解相應，則懂佛學經教，與懂一般學問是一樣的，只是一門專業知識而已。比如學法律的，也取得法學博士學位，那當然懂法律，但未必不會作奸犯科。如某些政治界的名人，有許多學法律的，也因貪污而被判刑。如果一位學習經教數十年，當然能講經說法，但如果不肯認真修行，說一套，做一套，心中所想的是名聞利養，榮華富貴，安逸享樂，你以為他懂佛法，又能講經說法，一定是善知識，跟着他學佛，其實也只能教你一些佛教知識，學術領域，而被這位非真正的善知識，利用了，上了大當了，則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其實真正的佛法是證得定慧一體，從定慧一體的無染心中，遇緣而自生自顯的見地及作用，這才是真正的佛法。經教的佛法，只是因眾生心有病，因病給藥，教導眾生如何淨化自心，恢復無染的自性清淨心而已。而後從無染的清淨心中於根塵接觸時，心中自然生起的知見及妙用，這才是真正的佛法，是真正的無為法，故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即是此義。故知真正佛法的生處，就是你定慧一體，無染

的自性清淨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假若善知識只是學問好，口才好，能言善道，能說不能行，說一套，做一套，名利薰心，喜好攀結權貴，不守清淨戒律，見利忘義，這絕對不是真正的善知識。真正的善知識，除了具正知正見之外，還要能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持戒清淨，行解相應，這才是可以依止的善知識。奉勸大家，找尋善知識，不要僅憑道聽途說，還要自己親近觀察正確以後，才可依止，以免後悔莫及。有一位居士問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三者，那一個最重要？我回答他：那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能當老師者，一定具有當老師的學問及知識，最重要的是這位老師能否表裏如一，言行一致，真正的關心學生。假使做老師的，說一套，做一套，欺騙學生，利用學生當貪名圖利的墊腳石，那麼邪魔之人，如果從被捕的詐騙集團中，找一位高手來訓練講經說法，法會活動儀軌，再學一些魔術若干年後，那不僅會講經說法，又會放光動地，隔空取物，空中抓藥，那一定能夠轟動佛林，被視為活佛再世了。奉勸諸位，依止善知識不能不慎重啊！

我們在悟法傳衣品裡面，重頌的無相偈告訴我們，佛法在世間，不是在西方，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要如何做到不離世間覺呢？就是心要定，因為心一定，智慧就生出來了，我們的心一亂，煩惱就生出來了，所以我們常常講般若，般若翻成中國話就叫智慧，為什麼要保持般若這兩個字呢？因為般若的智慧，有別於世間的智慧，世間的智慧叫做世智辯聰，世智辯聰就是在能所對立、得失、取相、分別、執著而生出來的，而出世間的般若，也叫做智慧，他是從正定中而生出，所以這個定是應用在你根塵接觸，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而生的智慧。六祖大師說：弟子自心，常生智慧。為什麼他能夠常生智慧呢？因為他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因為不離自性，就是他念念在正定中，他的心像水面沒有浪一樣，為什麼他沒有浪？湖面的水，本來就不應該有浪，那為什麼會起浪呢？因為有風在吹，才會起浪。

我們的心本來也是平靜的，那為什麼會起浪呢？因為我們被五欲六塵的風在吹，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這一些境界不可得，人生如一場夢。所以金剛經教我們如何起觀呢？告訴我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用這六種來比喻我們世間法，夢幻泡影，如露如電，用這樣子來觀，所以你知道不可得，心靜下來了，根塵接觸，就生智慧了，所以你就可以把佛法運用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為我們自心本覺，它本有這種妙靈智慧，就在正定中能夠現前。但是我們修學過程中，隨著個人的根性，有悟性比較高的，木訥型的，悟性不是那麼明顯。有的人煩惱障比較重，有的人是所知障比較重。阿難就是煩惱障比較重，所知障比較輕，阿難很容易開悟，所以他多聞第一，他在楞嚴會上的時候，遇到了摩登伽女之難，差一點就破戒了。而佛陀於楞嚴會中為他七處徵心，十番顯見，阿難聽聞，能開悟。有的人他是所知障比較重，煩惱障比較輕，他可以從定中而入，依定而開智慧。不管是從定而慧，或是從慧而定，目的就是要明心見性，見到你不二的實相心，定慧不二的實相心是甚麼？就是一念無心，妙契真如，身心世界都放下了，身心脫落了，一念無心，無有心，無無心，那就是見性了。像念佛法門，教大家老實念佛，到了功夫成片，根塵接觸就是一句阿彌陀佛，從功夫成片再入事一心，從事一心，再入理一心，那也是一樣證得定慧一體，這個就是從定而入。像律宗就是從兩百五十條戒，先約束自己的身口七支，最後斷了貪嗔癡，由戒而定而開智慧，這也是從定而入。有的是從慧而入，他所知障比較輕，煩惱障比較重，所以他很容易開悟，他可以從教理入，其實我們在讀誦經典，都是同時在修戒定慧，因為你在讀誦經典的時候，你絕對不會想到一些壞的事情，所以你的心住於最善的善法，因為經是佛所說的教理，你薰習這一種教理，那是至善之法，所以讀經就是戒，經文讀得清清楚楚，不打妄想，那就是定，經文的義理不斷湧現，不是用分別心，經文的義理從心中自生自顯，了了分明，這就是慧，所以會讀誦經典的人，他當下就在修戒定慧三無

漏學。不會讀經的人，他在那裏打妄想，我要讀多少遍，才有多少功德，那就不是在修戒定慧，像天臺宗、賢首宗、唯識宗、三論宗，這一些大乘教下的宗派，你如果去深研教理，一門深入，然後依照教理起觀照，斷煩惱，那也是一樣見佛性。所以教下的破無明，與淨土宗理一心，禪宗的明心見性是一樣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佛陀在圓覺經裡面告訴我們，修行的法門無量無邊，但是總括只有三種，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奢摩他就是從定、從止而入，依定而開智慧。三摩鉢提就是從觀、幻觀，在境界中修觀，觀空離相，發起大慈悲心，教化眾生，行六度萬行，所以三摩鉢提就是從教下幻觀，能夠了解實相的道理，天台一心三觀，華嚴法界觀，三論之中觀，唯識之五重唯識觀，那就是從教下起觀，像這個都是屬於三摩鉢提，就是由慧起觀而證定慧一體。禪那就是萬緣放下，不打妄想，定慧等持，而入定慧一體。我們從漸次而修，有的是先依定，而後開智慧，有的是從慧，大開圓覺，不染萬境而得定，所得的都是定慧一體，都是明心見性，找到自己本地風光。不管是從定發慧也好，或者是從慧發定也好，這都是依個人的根性不同而修證，最後的境界一樣，是故楞嚴經云：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最後圓滿的道理都是一樣，都是叫你身心脫落，自己本覺性現前，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雖然現在是凡夫，但是凡夫與諸佛如來本性是平等無二，我們這個本覺性的智慧，與佛無二無別，所以你見性證真如了，諸佛如來都在你一念心中，平等無二，諸佛所證就是這一念無染的心體而已，所以我常講，我們每一個人的覺性大海都是平等無二，可是我們被無明風一吹，從覺性大海中生起了水泡，此時覺性卻不認全體大海及一切水泡、水波是我，只認這個水泡說這個就是我，而迷失了整個大海，其實泡泡跟大海水是連在一起的，水泡就是海水的一部份，海水也就是泡泡的全體，兩個是完全沒有辦法分離的，只因為海水被無明風吹而產生水泡。大海上面有無量無邊的水泡，這些水泡，就比喻所有的眾生，被無明的業風所吹，覺性大海中生起了泡泡。

我們修行是修甚麼呢？修把泡泡打破就好，這個泡泡就是我、法二執，執著身心是我，執著外塵境界是真的，認為這泡泡是自己，而捨卻了大海，你應該了解，泡泡跟大海全是你自己，整個宇宙萬法就是你自己，所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所以我們的本覺性都是平等的，與佛平等無二，等到你最後證得本覺性的時候，佛佛道同，每一尊佛見面，互相問好，而無其餘的言說了。為什麼？因為佛佛見地，完全一致，沒有一點不同。所以佛可以為等覺菩薩說法，等覺可以為十地，十地可以為十迴向，十迴向可以為十行，十行可以為十住說法，為什麼？他們所證的境界不同，就好像你爬上這講堂，你從三樓所看，跟從十一樓所看，與到十二樓佛堂上看的境界不一樣，所以我常勸大家，修學要一門深入，一門深入就好像你從一樓爬到最高層樓，所看的境界都不一樣。博覽群經不是一門深入，就好像在某一層樓的四處看看，看了很多，但是都在那一層所見，境界不能提升，如果你一門深入，一直到第十二層樓，然後你在開始看東南西北，一看就看到最圓滿，整個看得最清楚。每一次有大陸宗教界、佛教界的朋友來了，我會接待他們到新光三越的十四層或四十五層，（此時台北一〇一大樓，尚未規劃），有自助餐，有時候出家人也可以到四十五層那邊的浙江菜館，你可以跟他訂素食套餐，帶他們到那裏最歡喜。他們每一個人都帶著相機，在餐廳內四面的窗戶東、南、西、北繞一圈，照相留念。他們覺得我在這裡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全景，他到哪裡都見不到台北的全景，這麼高的也只有這麼一棟而已，所以他們都很高興。你爬到最高，就可以俯覽全景一樣。當你一門深入，到最後圓滿了，你看到整體法界的真相。所以本覺性是平等，佛佛道同，大家所證的就是這一念本覺妙心，就是我們所說的佛性，佛性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於我們每一個人所染污的程度，無明習氣的深淺不同，所以真正的智慧透過染污的烏雲層變成了相待能所，妄想、分別、執着之三障諸煩惱的厚薄不同。所以不要爭是先定發慧，或是先慧發定。先定後慧的人說這個修行

最正確，依戒生定，依定開慧。先慧後定的人說，我們先悟了以後再起修，古德云：悟後起修，這才是真正的大圓滿法，才可以證得圓滿的無上菩提，所以這兩者所修行證入的境界不一樣，這就錯了，最後所得到的，都是一樣的，明心見性，找到自己本地風光。佛所說的一切法都是方便法，故金剛經云：佛無定法可說，到最後教你一切世間、出世間法都要捨，恢復本來原有的這一念空寂心，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性都是空寂，離斷、常、有、無四相，就是一個空靈覺性，最後都是要證得這一念覺性而已。所以你如果執著這兩個不同，由定發慧，或者是由慧發定，如果你堅固這樣的執著，那法有二相，法就是指真如佛性，那真如佛性就有兩種不同的相，定相及慧相，而佛性本無一切相，故達摩祖師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故知佛性是離一切諸相，是故，實際理地，不立一法，只是修行人依定慧法門修止觀，離一切相，而證真如佛性而已。佛性中，定慧二相，也不可住，住則有覺有觀，非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之無功用道。故知，定慧二門是方便法門，藉定慧法門修止觀，證真如，找回自己生命的原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則身、口、意三業清淨，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常行一直心是也。

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

六祖大師指示學人，口說善語，心中不善，驕慢自大，自以為是，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六祖大師把修行人的境界說得很清楚，這一些毛病，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如果是真正相應，一念淨信了，那一定是心口俱善，絕對不會外現溫、良、恭、儉、讓，內心貪、嗔、癡、慢、疑，喜歡人家讚嘆你、恭敬你、喜歡聽好話，那這個都有問題。六祖大師又說，自悟修行，不在於諍；真正用功最要緊，認真修行，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那就跟世間人一樣，增長我法二執。「卻增我法」，我法就是我執

跟法執。「不離四相」。四相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四相有兩種解說，一為凡夫四相，二為智境四相，我們現在是凡夫四相，智境四相是在修行過程中，這一種有修有證之相對能所的四相。凡夫四相是什麼？執著這個五陰假體就是我，這個就是我相，人相是什麼，執著我就是人，跟其他動物不一樣，所以我們就是萬物之靈，人最高，一切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給人用的，這就是人相，不知道萬法平等，十法界一真莊嚴，自以為高高在上，我們人大都是這樣子。現代的小孩子，因少子化父母親寵愛過度，當他在講話的時候，父母要靜悄悄聽他講，講完了以後，父母也很高興，我的兒子好厲害，很會講話，最後小朋友變成驕慢自大，人相就是這樣子，把自己當世界的中心了。眾生相是什麼？把五陰當成是我，那你就有我所有，有所需求了，需求世間名聞利養，安逸享樂，需求能夠超越別人，需求大家都聽你的話，有權威、權勢，財、色、名、食、睡一起來。這個就是眾生相。壽者相是什麼？你既然執著這個身子是你自己，那你就以你這一期的身命當作你自己，希求永遠健康，長生不老。不知道我們的生命從來就沒有生死過。有一位年輕的比丘，他去問一位老禪師說：老禪師！你今年多大了？老禪師說：我跟你一樣老。也跟你一樣年輕，從生命的原點，根本就是無始，沒有開始，從生命的末端也是無終，所以我們都一樣老，我們都一樣大，都是平等，我們目前就把這一期的生命，當成是自己了，殺各種生來補你這一個色身，最後還是老了、死了，所以壽者相就是執著這一期的壽命是你自己。這就是凡夫四相，就是以身見、我執為出發點。智境四相就不一樣了，它是指修行過程中，執著有修有證而有了相待能所之智境。智境我相就是覺得我有悟了，我有證了，我證得清淨心、涅槃寂靜，有修有證，這就是智境我相。智境人相是什麼，境界提升了，發現到，能修能證，則我還是在，所以要修離，捨掉能修能證之心。雖然離了能修能證之心，但修離之心還在，這就是智境人相。智境眾生相就更微細了，他離了能修能證之心以後，他心裡還存著離的覺觀，我

已經把以前能修能證的心離掉了，此時又發現了，能離的我還是在能所相待裡面，能離所離還是對待，還要再放下能離所離，然後你放下能離所離，這一種覺照，就是智境眾生相。最後是智境壽者相，它還是有覺照，前智境眾生相中已能放下能離所離之心，於此智境壽者相中，乃存有已放下能離所離之心，還有一絲絲的相待能所，但是你自己不能發現，猶如命根，潛續於內，故有智境壽者相之名。這個時候就需要有緣，藉著這個因緣，將那微細的覺觀頓脫，直下會取你那無所依止的清淨本心。法爾如是，無修無證者，那就離了這四相，大家在這裡爭先定發慧，或先慧發定，爭得面紅耳赤，四相不離，修什麼行呀！

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

六祖大師教我們如何修定慧等學，定慧等學就是修一行三昧，無二無別，但是一行三昧，我們從文字上的字解，就是專注在一行修行正定，如何專注於一行，則須先明六根根性，原是一個性體，此絕待之性體在眼曰見性，在耳曰聞性，在鼻曰嗅性，餘類推，故知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等，皆是同一個性所顯現。是故色、聲、香、味、觸、法，此六塵境界名六，而實一，是由一個絕待之性所顯現。若悟此理，則能修學一中觀一切，一切中觀一，平等中觀差別，差別中觀平等，故名專注一行，修行正定。這就是修定慧等學的方法，也是修一心不亂，所以你念念專注，也是修一行三昧。最近南傳佛教傳到台灣，他教我們如何修一行三昧，就是注意你每天的起心動念，早上起床刷牙的時候，上下左右都刷得很清楚，吃飯的時候，一口兩口你都曉得，即使眼睛閉起來，也要像瞎子吃湯圓，粒粒皆知，吃甚麼都很清楚，每一樣都是很清楚，時時都在注意你全身的行為，吃飯之時也不能看報紙、電視，那就失掉了三昧的意義了，所以他時時就專注在一心，這樣子也很不舒服，這樣子很約束，尤其像我們在家居士，如果是十天還可以忍受，如果是叫你長期這樣，我相信我們也無法做事，你每天去上班，都是這樣子，人家都看你這個人很奇怪，

我們也會覺得很奇怪。北傳佛法禪宗六祖大師開方便法，告訴我們怎麼修就是一行三昧，這個方法，最後同樣是教你修定慧等學，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最方便，最簡單的，教我們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就是修表裏如一，言行一致，正大光明。這多方便，所以我講中國的禪宗，真的是叫做人間佛教，很好做，看你肯不肯去做而已？你這樣子去做，每一個人都會讚嘆你，某個人不錯，學佛之後整個人身心都變了，一直心就是這個人赤誠直樸，很單純實在，老實不虛假，不諂媚奉承，不會說一套做一套，這個就是直心。；以此行直心之方便，解行並進，行解相應，入正念真如心，即心不着有無，相待，能所兩邊之中道妙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亦即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禪家所云，萬緣放下，心空及第歸之空寂心，心同虛空，而虛空無相，不拒萬象發揮，隨緣任運，任運自在之心，此心即是無上菩提心。

我們的心都會歪歪曲曲，都會想來想去，有一個笑話，有一位在縣府做事的課長，縣長換人了，剛好換一個是跟他同鄉同村同里的，他覺得這個緣可以攀得上，縣長上任後幾天，他就遞上自己的名片給縣長，名片上有寫著他家的住址，縣長一看，覺得好難得啊，在這個地方看到一個自己的小同鄉，就在同一個鄰里裡面，就把他找來了，要跟他談話，這課長想說，這一下子可以升官了，大概可以從課長升到局長了，要不然就是主任秘書，他就很緊張，他見了縣長就很高興，就開始套關係，課長就很親切地問縣長說：縣長！你現在有幾位公子了？縣長很謙虛地說：我現在有兩位小犬。換縣長問這一位課長：你現在有幾位少爺？課長想：慘了！縣長他把自己的小孩說成兩個小犬，我如果在講小犬，那我就跟他一樣大了，我要怎麼講，才會讓縣長覺得很高興呢？他想一想就說：縣長！我現在有三隻小烏龜。他把他的小孩子形容成小烏龜，你想想看，這就是不行直心，如果你行直心，就說：我現在有三個小孩了，或者是說三個小犬，這樣子就行了，所以人就是這樣。

我們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在考慮這一些，我這樣講會不會得罪他？他會不會歡喜？我穿這一件衣服，他會不會喜歡？所以我們很可憐，我們常常活在別人的眼睛、嘴巴、鼻子裡面，你為什麼不能活在自己心安理得，問心無愧的自己裡面，活在自己的當下，所以不行直心，帶來的事只有給自己的痛苦，根本得不到禪定，所以六祖大師教我們這種方法，你在日常生活、行住坐臥行一直心就可以了。百丈禪師他也說了一段開示，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怎麼做到直心呢？你不要被境界轉了，不要想到你自己的利害得失，那你就敢講真話，你如果常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想討人歡喜，想利用別人，想得到什麼好處，那你一定會有諂曲心，常常會彎彎曲曲，那個時候你這一種不行直心，就會養成習慣，打妄語不需做草稿，一講就講出來了，要講真話要打草稿，你講真話還要想一想，這個真話要怎麼講，要講假話一編就有，講再久都沒有問題，那就有問題了，那就是你常不行直心而帶來了，如果你常不行直心，你想修禪定，絕對不會成就的，因為那是與道相違。所以六祖大師教我們不必這麼辛苦，是要走左邊或是右邊，行一直心即是。我聽退伍老兵在講，以前國軍在大陸受訓的時候，很多人都沒有讀書，向右轉或向右轉都聽不懂，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走，所以叫大家一隻腳穿草鞋，另一隻腳穿布鞋，然後就喊：草鞋！布鞋！草鞋！布鞋！他們喊口令是這樣喊的，所以諸位，你要學習常行直心，就不需要在那裏草鞋！布鞋！草鞋！布鞋！好辛苦啊，所以六祖大師所說的，真的是人間佛教，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他的典據就在這裡，他的做法就是行一直心，所以底下就舉淨名經，淨名經就是維摩詰所說經。

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

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

維摩詰居士他是古佛再來，幫助釋迦牟尼佛弘揚大乘佛法，也是開示，「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維摩詰居士真的是人間佛教，在人間裡修直心，成就無上菩提。你要知道道場在哪裡，盡虛空，遍法界都是道場，你心不附物，你能夠隨順這一念真心，自生自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用真心不要用妄心，不要用虛假討好的心，哪一法都是道，因為那一念真實、質樸的心，他顯現出來的妙用，接近於道。完全直心了，沒有取捨了，像鏡子一樣，那道就現前，所以直心是道場，道在盡虛空，遍法界，是故無一處不是，只是你心不直，道委屈了。我們為何把寺院稱為道場？因為你在禮佛的時候，看到那尊佛像那麼高大，那麼莊嚴，你在家裡禮佛，或許沒有那一種效果，因為你家裡的佛像只有那麼一點大，我們的莊嚴心生不出來，因為眾生很著相，為何佛像要刻的很莊嚴、高大，讓你一看心就降伏住了，寺院佛像很高大，你到裡面心就被降伏住了，所以設計好的環境，可以幫助你攝心不亂，你到那個地方禮佛，一直到心中沒有妄念，直心就現前了，情不附物，可以幫你心行平直，所以那個地方就是道場，如果你隨時都是常行直心，何處不是道場呢？所以淨名經講：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所以你心無罣礙，那就是淨土，清靜的國土就現前。

所以底下六祖大師又告訴我們：莫心行詭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千萬不要嘴巴講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心裡想的又一套，那就很糟糕了，現今日選舉風氣，就有一點像這樣，選舉的時候講了一套，選上了時候，他自己去做生意了，所以這一種習慣，對社會、對大眾都不好，如果一個不行直心的人，那就是惡知識。

在佛經裡面有一個故事，佛陀有一次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講經說法的時候，在舍衛國這個地方，

有一些狂象，這一些象會傷人，傷害了主人的身體，也傷害了主人家裡的畜牲，其他的馬羊都被這狂象所傷，因為在古印度，很多有錢的人，他們都會買一頭象，養在家裡當坐騎用，出門坐在象上，好像很威武，所以這個人要去選象，要找有經驗的人帶他去選象，如果你選到一條好的象，牠會聽你的話，絕對不會發狂，牠會保護你、照顧你，把你載的平平穩穩，如果你選了一頭神經不太正常的象，牠突然發狂了，牠的鼻子很厲害，會讓你從象背上摔下來，而且你被象腳踩一下，那還得了，真的是粉身碎骨，所以佛陀就用這個機緣，跟大家開示，祂說：你們選擇的是善知識或惡知識，就如同選象一樣，你要是選了一頭好象，就是選了善知識，牠就可以照顧你、幫助你，讓你顯得很莊嚴，如果你選了狂象，就如同你找了一個惡知識，惡知識他就會害你，如同狂象會傷你的身體，以及你所有財產，所以選你的善、惡知識要小心。佛又講：如果是惡知識，他就是不行直心，所以他有四種面具，你要善於觀察，一則是我們觀察外面的善、惡知識，我們也要做一個檢討，自己是善知識或惡知識，我們自己要反省一下，如果我們是惡知識，一定要改，變成善知識，這樣子你才会有好的同修道友，如果你自己檢討，知道我沒有四種面具，那就善自嘉勉。惡知識有四種面具，一定要觀察審視。第一個面具是內有怨心，外現柔順，附和人意，心中其實很不滿，但是外面現得非常柔順，人家說甚麼，他就順著人家的意思去說，要討好別人，不行直心，這是第一個面具。第二個面具，在人前美好美語，說一些好聽的話，背後論人家的惡事，在前面說人家好話，後面就說人家的壞話，說這個人怎樣怎樣，我們是否有這個習氣都要認真檢討。第三種面具，遇到人家急難的時候，面上裝得很愁苦的樣子，一副很同情的樣子，內心根本就沒有，有的人就會這樣，而且很多人是這樣，這是一種偽裝。有一個瞎子，他的音感非常好，他說了一句話，讓人家聽了很有省思，他說：我雖然看不到人家的表情，但是我的耳朵很厲害，我發現我每一次在聽話，如果聽到人家在說話，說那個人很成功，做

事業很發達，做大善事的時候，那一些話裡面，都有一點酸溜溜的，都有一點難過。當我聽到人家在說一些很不吉祥的事情，一種倒楣的事情，一場災難的事情，音調裡面都夾帶著一些歡喜的聲音。因為他眼睛瞎了，所以他對音感特別敏銳，所以我們人，往往有很多毛病，都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態，你看他不聽我的話，所以他現在倒楣了，如果他聽我的話，你看如何又如何，表示我很行。諸位，有這樣子真的很糟糕，看到人家急難的時候，面前裝得很愁苦，背後卻是心中很歡喜，這個是惡知識的第二種面具。第四種面具，外面看起來像是親厚的密友，我們現在社會上就很多這樣，其實他們是互相在鬥爭，前面看起來是親厚的密友，心裡面卻是懷著欺詐陰謀，這個是惡知識的四種面具。惡知識也有四種偽裝，我們要識破，我們要曉得，我們也要檢討，有沒有這四種偽裝？有的話一定要改，否則都是障道的大因緣。一種是小小侵犯就生大嗔怒，沒事的時候，好像跟人家都很合得來，都跟人家歡歡喜喜的，但是只要有一點觸犯他，心中就生大嗔怒，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但是卻氣得不得了，小小侵犯就生大嗔恨心，這一定要改。第二個，眾生請求無有方便，一板一眼，就是這個樣子，沒有任何方便之門，所以星雲大師常常講：給人方便。不能說這個一定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雖然持戒，但是祖師大德也告訴我們，不能死在戒條底下，所以戒有開、遮、持、犯，所以戒的精神就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不是依照戒這樣一條一條的守，就表示很圓滿。要看你的因地心，你的因地心是純善無惡，有時候造了業，反而是功德一件。所以眾生請求無有方便，這也是惡知識的偽裝，他往往會用佛法道理講，佛說這個不可以，那個也不可以，這樣子大家都很辛苦，不知道該怎麼生活。平時說發菩提心，看到人家有事，就說我很忙，然後就趕快跑掉了，這是第三種偽裝。看到有人急難死亡了，他不敢靠近，怕被這個沖煞到或怎麼樣？然後離的遠遠的，這是惡知識的四種偽裝。前面的四種面具跟四種偽裝，我們都要檢討，有沒有這個毛病？有的話也一定要改，否則要修這一直心，

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所以你但行直心！問心無愧，心安理得，不要在那裏患得患失，我們的心隨時都可以公諸於世，道家講：修行要修到純陽體，我們現在是陰陽兩面，有的人是純陰體，純陰體就糟糕了，甚麼叫做純陰體呢？他心裡的事情絕對不讓人家知道，一知道就不行了，那一定是人格掃地。有的人的心理是甚麼呢？一半可以讓人家知道，一半不能讓人家知道。那就是陰陽兩面。什麼是純陽體呢？甚麼事情都可以讓你知道，我內心的東西都可以讓你知道，我心安理得，問心無愧，我起心動念也可以讓你知道，道家講純陽體，當你心動甚麼事情，都不怕人家知道，你就成功了。所以我常常講，四天王天以上的天人，他已經就是這一個境界，他心裡想什麼不怕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有他心通，極樂世界更是如此。所以如果我們心裏一大堆不能讓人家知道的事情，而且這個壞習慣又改不了，你到極樂世界會快樂嗎？所以我們修行的過程中，也許我們過去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你在佛前，說給佛菩薩聽，發露懺悔，佛菩薩是木雕彩繪的，祂不會去告訴別人，說給祂聽，說完了以後，痛哭懺悔一場，以後你不可再犯這一種虧心事。若想一些傷天害理的惡念，那個念頭出來就趕緊懺悔，這是自己的業障，懺悔到最後，起心動念，想任何事情都不怕人家知道，那你就成功了。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問大家，如果今天佛菩薩很慈悲，來給大家灌頂說，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法門，叫做事事如意法門，你想什麼通通都是心想事成，保證兌現，不能更改，你要不要，我那個時候一問，很多同修都說當然要，我說我絕對不敢要，因為有時候我們一生氣，會想說你這個人真該死，那糟糕了，他果然死了。母親在教孩子，小孩子不聽，生氣就罵：你這一個死小孩。結果小孩真的死了，那怎麼辦？人往往會想許多惡念頭，佛菩薩很慈悲，給你事事如意，那你可慘了，這一下你造業可造的重了，所以你什麼才可以事事如意，你起心動念絕對不會想到去傷害每一個眾生，那就行了。我曾經聽說，

有一個出家人修行修得很好，有一天，因為冬天到了，夏天的衣服要替換，打開抽屜，看到他冬天的衣服上面，有老鼠在上面做窩，那出家人很慈悲，但是穿夏天的衣服又不夠暖，但是老鼠又在他冬天的衣服上面築窩，糟糕了，他又把抽屜關回去，可是順口說了一句話：該死！過幾天去看，所有的老鼠都死了，他才趕緊為這一些老鼠超渡、懺悔，你看多難過啊！所以你想看看，如果我們起心動念還有惡，那給你事事如意，決定了就不能改變事實，那你就慘了。所以你定力還不夠，千萬不要有五神通，有了以後就很麻煩，等你定功成熟了，你見鬼見神都不動心，那神通就對你有幫助，因為你得定了，你看到再恐怖的境界，你都沒有問題，所以菩薩很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到什麼境界，祂給你相應什麼智慧，你到完全不動心了，祂給你看到法界所有現象，讓你看到地獄的所有現象，因為你不動心。有些人聽說誰很厲害，會幫人開陰陽眼，所以就花一筆錢，去開了陰陽眼，果然他可以看到鬼，晚上口渴，到廚房去倒杯開水，看到一個沒有頭的，我們看不見沒有事，如果你看得見，但是定力不夠，會嚇得你半死，晚上起來小便，一打開廁所，看到裡面有一個披頭散髮的鬼，看你會不會被嚇死？之後他嚇得半死，回去找那一位開陰陽眼的老師，說：我不要陰陽眼了，我給你錢，你幫我把陰陽眼收回去。老師說：你給我再多錢也沒有辦法，我只會打開，不會收回來，所以他最後就得了神經病。是修行人，但行直心，光明正大，於一切法，勿有執著。做事問心無愧，心安理得，所以六祖大師前面告訴我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也就是這一句話的意義了。

「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從這裡下手，修行就是修正自己身口意三業的行為，修三業清淨，三業清淨就是行直心，以為盤腿面壁，坐禪，不動不起就是修專注於一，修學正定之一行三昧。所用的方法就是以

生起一念而餘念不生，或壓伏一切妄念，把所有妄念通通伏住不起，而得禪定。這是修世間禪，而不是修如來禪，當然是無法開悟見性這一種坐不動，妄不起心修禪定的方法，若無心地法門，正知正見的薰習，恐會修成外道的無想定，把六識分別伏住，不起作用，有定無慧，增長無明，即不能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更不能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顯本真心的大機大用，反而把自性無盡的功德，無量的智慧全部壓伏住了，不能轉識成智，而成有體無用了，反而成為障礙了無上菩提道。更何況，我們有這個身體，就要有他的作用，有體就要有用。有心體、身體，有身心二體，我們要拿來利益眾生，幫助社會，教化眾生，坐在那裏不動不起像個無情的木頭人有什麼用呢？我聽一位居士說，台東有一位修行人天天修坐禪，一天都坐二十幾個小時，坐到人家感覺到他房間有光明。但是他臨命終時，因病痛，痛到伏不住，還是一樣顛倒，生起大煩惱。除非你修到了滅受想定，否則業力現前的時候，你的定功全喪失掉了。所以修行是要福慧雙修，增加菩提道上的資糧，可以去掉我們修行上的障礙，隨緣消舊業，所以真的是要定慧等學、福慧雙修的。

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

所以道需要通流，道是道路，現在流行道路淨空，如果道路都塞住了，大家都不能動了，所以一定要通流，十字路口才能通順，那麼直心大道要怎麼樣才能通流？這一念真心如何才能顯現他的真實妙用？自性本覺本有，無明本無，怎麼行才能隨順這一念真心的無上妙用，六祖大師開示：「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要萬緣放下，則心不被法縛。你怎麼能夠放下萬緣呢？要了解宇宙萬法的真相，我們從般若經典、唯識法相的經典，來了解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從大乘經典中了解，宇宙萬法是因緣有自性空，當體即是真如。由於真如自性一念不覺心動，而成阿賴耶的心能與質能，心能變現有情眾生之心

識，質能變現出器世間，再依眾生循業發現，而變現出九法界之身心世界萬法，而此心能與質能其體性即是真如自性的動相而已，當體即是空性。真正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原是自己一心的三諦理，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放下即解脫。如果你還是放不下，明明眼前所見就是有，可是為何說是空呢？那麼你可從唯識的道理來理解，知道這是我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藉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緣，所幻現出來的影像而已，我們是活在自心世界中，如夢境一般，夢未醒，以為境界實有，夢醒了，才明白原來是自心世界。所以整個宇宙萬法，原來是八識的見分去分別相分，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根本不可得，從這樣學習觀照，觀空離相，一個法門不行就用兩個法門，來對治你的攀緣心，直至萬緣放下，身心脫落，頓見原來自心本寂、萬法本空，原來清淨無染的本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就是般若，就是道。道就在日用平常中啊！六祖大師，一語道破：「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那就是住相生心，心已受染，依所受染的程度招感生死輪迴，而不得自在解脫，都是自己取相分別而自己障礙了無上妙道。由此而知心取五欲諸相成欲界眾生，心取清淨成色界眾生，心依於空成無色界有情，心着涅槃成二乘，心着中道成菩薩，唯有如來無所住而生其心，自生自顯的無上菩提。所以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在教導你離一切諸相的方法，最後三藏十二部經典也要離，直至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金剛經云：「如來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是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亦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禪宗臨濟接引手法最辛辣，對緣熟的修行人，以掌、擒住、托開、棒喝等辛辣的手段，就是要幫助緣熟眾生，頓脫身心，萬緣放下，心空及第歸，證得無所住，無所染，無所依止的本覺妙心，此心體自空寂，而淨智妙圓。此空寂之無住真心就是真理、光明、智慧，道路，你就證得一體三身自性佛，就證得無上大道了。所以心不住法，道既流通。你心若住法，名為自縛，凡夫住世間法，二乘住清淨寂滅，

菩薩住中觀，諸佛如來，無住生心，修行人能無所住，那就解脫了，若更能無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成佛了。道信大師對牛頭融禪師的開示：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要離迷離覺，我們以覺去迷，以正去邪，以淨去染，去了以後還不能存覺、存正、存淨，心不住法，以這樣的心隨緣任運，任運自在，那就是佛的生活。我們覺得佛菩薩俱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無畏，十力，好稀奇喔！我們覺得很稀奇，佛菩薩的生活就是這樣，祂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就是三明六通，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我們日常生活就是牽腸掛肚，患得患失，一大堆的煩惱，所以要精進學佛，才能得自在無礙。佛心無罣礙，祂離迷離覺，離正離邪，離染離淨，通通離了，恢復祂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地風光，就是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然後從這本地風光起根塵接觸的妙用，這妙用是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名為佛事門中，不捨一法，隨順法性，自在無礙。

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

如果你還是勸不聽，還是執著坐不動，妄不起心，這才是修一行三昧，才是修、定、慧，六祖大師再舉維摩詰所說經裡面的一段經文：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這一段經文是出自於維摩詰所說經，維摩詰翻成漢文就是淨名，祂是過去東方妙喜淨土金粟如來之古佛再來，示現在家身，協助佛陀，弘揚大乘，祂住在毗舍離城這個地方，有一次佛在毗舍離城附近的庵摩羅園說法的時候，維摩詰居士為了廣說大乘法義，所以他就假裝生病，為這一些探病的大乘菩薩，講大乘了義的法義，而這時候，佛陀就叫祂的十大弟子，領眾去探訪維摩詰居士的病，每一位被佛陀點到名的弟子，他們都說我不能去，因為我以前曾經

被維摩詰居士考倒了，所以我再去的話，如果再被問得答不出話來，實在是對不起佛陀的教導，所以我不敢代表佛陀領眾探病，怕對不起佛陀。這一段經文就是佛陀點名舍利弗領眾，前往探訪維摩詰居士的病。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他說：佛陀！不行啊！佛陀問道：為什麼不行呢？舍利弗答道：因為我有一次，在林中靜坐的時候，維摩詰居士來了，就大聲喊我一聲：，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舍利弗智慧第一，但於維摩詰居士講完了以後，舍利弗一句話都答不出來。所以他就告訴佛陀說，如果由我領眾探病，維摩詰居士再一次勘驗境界，我萬一答不出來，那就對不起佛陀平時的教學，所以我不能勝任此事。這是從維摩詰經裡面所舉出來的一段公案，這就是告訴我們，坐禪不是在盤腿面壁上下功夫。而是在你根塵接觸，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這才是真正的坐，所以坐是表法，表示自在、舒適、安詳，所以外不取相，內不動心，這才是真正的禪坐，而不是在盤腿面壁上用功，那是有體而無用的。

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定慧一體就是六祖大師所教學的方法，怎麼才能定慧一體呢？我們在前面悟法傳衣品當中，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要見性，了解我們的身心世界萬法，這一切境界都是虛幻不實，都是從你這一念心變現出來的，而覓心了不可得。一切的境界是因緣合和而成，只是一個假相，是我們自己業感緣起，循業發現。是我們自己內心中習氣的種子，生滅相續，一幕一幕所變現出的一些假相而已，所以要見性。外面世界是緣

起性空，內身心五陰也是緣起性空，皆悉不可得，你對宇宙身心萬法確實了解了，我們常講看透了、看穿了，究竟諸法實相，你在這世間就解脫了，所以定就是你心不動，根塵接觸你心不動，慧是一切通達明瞭，所以你每天幹活，處事待人接物，一切通達明瞭，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圓滿，但是你心一點都不動，不受外面的境界所干擾，所以真的就是遊戲人間，你在我們這人間，是來做戲的，別人是當真的，你來這裡是遊玩、旅遊，這樣就解脫了，這就是定慧等持。六祖大師在前面也告訴我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怎麼才能夠不離世間覺？就是定慧等持。如果你只有定，而沒有慧，你不能處理世間這麼繁雜的事情。如果你只有慧而沒有定，那你碰到這一些麻煩的事情，你煩都煩死了，所以只有造業，而不能夠得到解脫。所以修學一定要定慧等持，前面講到，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在森林裡宴坐，修禪定，卻被維摩詰呵。說這個不是真正佛法的心地法門，不是這種宴坐，這只是一般的禪定，裡面沒有慧，定在那個地方有體無用。要怎麼修呢？你要在世間上根塵接觸，了了分明，有作用，而外不取相，內不動心，這才是真正的定慧，這才是真正佛法的心旨，有體有用，而不是定在那裏不動。

「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這一種方式是神秀大師所教導的，在六祖大師那個時候，禪宗的發展我們稱之為南頓北漸，北方有神秀大師負責領導，他所傳的方法，就是住心觀淨，從這裡起修，而南方六祖大師所傳的，叫做頓悟頓修，明心見性，頓悟菩提，所以當時人家就稱為南頓北漸，有這南北二宗，而事實上禪宗只有一宗，就是明心見性，故名佛心宗，就是這麼一宗，哪裡有甚麼南宗北宗？所以六祖大師就提出當時一般人錯誤的看法。一般人對於禪宗修行以為真的南頓北漸，認為北方住心觀靜，不動不起的修行方法就可以明心見性，成就佛道。其實這是一個入門的方法，這方法對於一個初學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初學人，心很亂，又不知道自己心亂，這樣子才糟糕，所以有很多人，

他修了坐禪以後，他會覺得，我以前沒有學坐禪，心裏很清淨，現在怎麼學了坐禪以後，妄想特別多，不學坐禪還看不到我妄想那麼多，怎麼學了坐禪以後，妄心特別多。那不是你學了坐禪以後，妄心特別多，比如我們在這房間裡面，有很多灰塵，我們都看不到，當牆上有破了一個洞，陽光從洞射進來以後，你就會看到，原來在陽光裡面的灰塵，起起落落，非常的多。一樣的道理，當我們每天的心都是散漫心，在散漫心裏面，就如同我們現在在房間裡面，看不到這房間裡面的灰塵，當陽光從一個洞射進來的時候，你就看到陽光中有灰塵在那裏起起落落，當你盤腿面壁靜坐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心念是那麼繁雜，那麼多，伏都伏不住。以前你是隨順你的心念，你的心念叫你做甚麼，你就跟著他做了。佗叫你摳鼻子，你就摳鼻子，佗叫你抓頭髮，你就抓頭髮，你下意識之中，就已經被他擺布了。所以我們常說我全權做主，而事實上誰都做不了主，是誰在做主？是你的妄心、習氣、業力在做主。如果你真正做得了主，那你就是見到你的主人翁了。我們現在都無法真正做主，都是妄心在做主。當你學習靜坐的時候，把心安住在一處，看著你那念心，那個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我的心這麼亂，真的是心猿意馬，七上八下，伏都伏不住，所以修學禪定，一定先在靜中學習坐禪。所以我們除了在動中觀照以外，每天一定要抽個時間，在靜態中修學坐禪止觀，看住這一個心，來降伏這一念心，你的心安定下來了，你就知道你禪定功夫有進步了。所以初學人是需要透過這種方法，這種方法是沒錯的，但是不能執著。所以六祖大師是告訴我們不能執著，看心觀靜，不動不起，這只是一個方便法，對於初學人是有很大幫助。教坐，看心觀靜，就是以心為觀智，亦以無念的心為所觀境，返照自心。當心念一起，就把佗放下，或把佗掃除，就這樣看靜，這個就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方法。塵埃就是比喻妄念，這樣一直緊緊盯著佗，最後能所雙泯，契會本性。但是這也需要常常聽聞大乘了義經典，及祖師大德的開示，以及修學禪宗的公案，啟發悟性，這對我們有絕對的

幫助，否則的話，當你修住心觀淨的過程中，慢慢入於欲界定，而入於未到地定，後入於初禪，到了初禪的時候，你就有喜樂了，有的人到了有禪樂現前的時候，他就住在這個境界，就天天坐在那個地方，沉迷在禪樂裡面，修成了世間禪了。也有人這樣坐，坐到最後變成無記空，那就迷人不會，便執成顛。這個顛就是出了毛病。馬祖道一禪師，未遇到懷讓禪師以前也是一樣，天天在修坐禪，坐得很勤，懷讓禪師知道他是個法器想去教化他，怕他不聽，只好用在他面前磨起磚來，馬祖禪師覺得很奇怪，你這位老法師，天天在磨磚做甚麼？懷讓禪師說：我要磨磚成鏡。馬祖禪師說：磨磚豈能成鏡？要磨銅才能成鏡。這時懷讓禪師反問他：你天天在這裡做什麼？馬祖禪師說：坐禪啊！懷讓禪師說：為何坐禪呢？馬祖禪師說：坐禪成佛。北宗所教的方法就是這樣，坐禪成佛。懷讓禪師說：你說我磨磚不能成鏡，那你坐禪又豈能成佛？馬祖禪師說：許多祖師大德都是教導我們坐禪修定，為甚麼我坐禪不能成佛呢？懷讓禪師告訴他：比如我們駕駛一部牛車，你要讓牛車跑得快，你是要用鞭子打牛？還是要用鞭子打車呢？馬祖禪師聞法後一下契入本性。所以你想想看，你修定如果沒有智慧，很容易就落在無記空，或者是在禪悅當中而走入了世間禪。如果你依原始佛教，修俱解脫阿羅漢從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然後入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再修八背捨，八勝處而入第九次地定，從空出假行菩薩道，那當然是沒有問題。所以在楞嚴經裡面，五十種陰魔，到了破行陰，於識陰區宇有十種陰魔，其中只有兩種與佛法相應，那就是聲聞與緣覺，其他八種都落在外道，最後還是生死輪迴，雖然同樣都是破行陰見識陰，但是只有兩種是出三界，了生死，所以一定要有慧門相助，不是只坐在那裏看心觀靜，不動不起，這樣就可以成就了，就可以成佛了，所以佛法修學一定要定慧等持。「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你如果修學佛法，不是以明心見性為目的，以定慧一體為原則，而只是以修禪定為目標，那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是定慧一體，教導你有體

有用。

這裡我舉禪宗一個公案。也就是臨濟禪師，臨濟禪師他開悟以後，他有一天在僧堂裡面睡覺，黃檗禪師是他的老師，他入了僧堂看到臨濟禪師在那裏睡覺，黃檗禪師就以拄杖於地板敲三下，我們一般人要是看到老師來了，又以拄杖在地板上敲兩下，你一定馬上起身坐好。但臨濟禪師只是睜開眼睛看一下，然後又將眼睛閉起來，又繼續睡他的覺，不理他的老師。黃檗禪師他繼續走到上堂，到了上堂，見到他的首座和尚在那裏坐禪，黃檗禪師一入堂就說：你在這裡作什麼？你的師弟在僧堂用功，你在這裡打什麼妄想？臨濟禪師在僧堂養息，眼睛一張一閉，黃檗禪師說他在那裏用功，首座和尚在上堂住心觀淨，黃檗禪師說他是在那裏打妄想。諸位，這是給我們做一個示範，因為臨濟義玄禪師，他是開悟見性，所以他在任何時候，都是在定慧等持當中，所以他定無定相，沒有禪定的相。他的師兄還在那裏精進，他有禪定的相，在那裏用功、修定慧等持，在那裏住心觀靜，在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所以你想看，你在那裏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那是不是以妄止妄？所以黃檗禪師說他是在那裏打妄想，你在那裏看著妄心，心念一起馬上把他擦掉，那不是在那裏打妄想，不然是什麼？修學佛法要如何才能做到定慧等持？就是放下萬緣，身心脫落，不再執著了，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個空靈覺性，實無一法可得，一切外面的境界，只不過是自己的心緣相，實在不可得，放下就行了，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為我們放不下，所以必需借各種禪定，來對治我們的煩惱心，我們的習氣重，一定要修正觀。止是以一種用壓制的力量，如時時勤拂拭，或者是以念佛，這個都是止的力量，觀就是要有智慧，我們現在研究般若的道理，觀空離相，或者是觀唯識，知道萬法都是自己心識變現，用這樣來觀，止觀雙運，我們才能證入定慧一體，見到我們自己的心性。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六祖大師說定慧就是我們這一念心，心悟了諸法實相，知道一切萬法悉不可得，萬緣放下，一切不染，這個心，就有它真實的作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定慧一體。當我們現在這一念心，以為身心是實有，境界也是實有的，所以錯用了心，而錯用的心就會往外執著攀緣，所以我們的知見就錯了，念念取捨攀緣，無定，亦無慧。所以六祖大師就用我們這一念心，體是空寂，用就是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我們這一念心變現。這一念心迷有染污的時候，就是世間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是世間法。悟了，離相，清淨無染，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就是般若實相法。所以般若實相與世間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種種其實是一樣的，就在你這一念心，隨染境二緣之用而已。染緣就是世間法，淨緣就是出世間的佛法。有心就有他的用，有體就有用，所以六祖大師用燈做譬喻。定慧猶如何等？你有定的心，就會起慧的用，所以佛法的智慧，是從我們定的心中而生起的，所以佛的智慧也是從如來禪定中生。如果你的心會攀緣境界，你所生起的智慧，不是真實的智慧，只是文字上的解而已，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六祖大師用燈與光作比喻，有燈就有光，無燈即暗；燈與光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古代不像我們現在有電燈，現在電燈還需要有電才會放光，古代是油燈，有了油燈，一點著就會放光，所以燈跟光是一件事，比喻我們心的體、用是一件事。我們現在每天利用眼、耳、鼻、舌、身、意處事待人接物，其實並不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在處事待人接物，是我們那一念心在起作用，當我們這一念心識離開了身體以後，這個身體就變成了無情物了。所以我們處事待人接物的用，其實是我們的心在用，不是這個身體，可是我們執著這個身體才是真的，卻不知返照那一念心才是我們的真體，所以我常常勸大家，

你要觀那一念心才是我，時時去觀那一念心才是我，慢慢你才不再去執著四大假體。有很多人會問，即使這一念心是我，那這一念心的我將來又要到哪裡去呢？諸位，這一念心的我還是妄心，是我執，你還要再更深的體會到，這一念心的我是空寂的，這一念心的我是比喻真如本性，有這樣一個東西，他性體是空寂的，非斷常有無，不是有一個東西可以去捉拿的，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現在執著五蘊為我，佛說無我，無我是告訴我們五蘊合和是沒有我，但是我們有一個真正如來藏的真我，那是甚麼呢？那就是真如法界，整體的法界就是你自己，真如本性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們不是這麼小，整體法界就是你一個自己，就因為你一念不覺心動，而立了相待能所，又緣了三細六麤，生起了我、法二執，失去了全體的法界，而沉淪六道，錯用了我們本有的妙明真心，迷惑造業。所以在這裡以妙明真心喻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當我們的心清淨、平等、慈悲，你這個燈放出來就是諸佛如來的光，當你的心只有清淨，只有遠離一切相，你放出來是聲聞、緣覺的光，如果你的心是十善的心，但是你還是喜歡世間的五欲六塵，那你放出來的是人天的光，如果你的心只有自私自利，貪、嗔、癡、慢，那你放出來的是黑暗的光，黑暗的光，將來相應的是三惡道。不僅是燈有光，其實一個人身上也有光，現代用一種科學的儀器，可以測出我們身上的光，如果這個人都是直心，沒有做虧心事，心都是大公無私，光明坦蕩，他身上的光是白色或金質色，如果身上放的光是白光或金光，鬼神看到他都很恭敬，包括天神看到都會保護他，如果你的心，念念都是想一些彎彎曲曲的，心念總是不正，邪思邪心，自私自利，他身上放出來的光都是昏暗色，如果是昏暗色的光，連鬼神都會捉弄他。諸位，不僅是有燈有光，你的心就是一個燈，它也在放光，看你怎樣的心，顯現心光的作用，光就表示作用，所以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這也是六祖大師說明當時禪宗南頓北漸之說，裡面有瑕疵，六祖大師要把它說明清楚，南頓北漸之說不是說禪宗有南方頓宗，有北方的漸宗，所以六祖大師接著說：「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正教就是所說契合正理，這都是屬於正教，在本經中指的是宗門，本來宗門裏就沒有頓法、漸法，為什麼？宗門只有明心見性，傳佛心印，在悟法傳衣品裡已經說的很清楚。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禪宗就是這樣，傳我們的涅槃妙心，傳實相的本體，所以他不是傳文字相，因為你執著文字，文字變成法執，實際理地，不著一塵。實際理地也就是我們真實心中，是不立一法的，你稍微有所立，那就變成法執。執著於有就是凡夫，執著於涅槃就變成二乘，執著於中就是菩薩，佛道是一點都不執著，所以心地清淨至無餘。從清淨至無餘的無染心中所顯現出來的妙用，就是佛知佛見，就是佛的三輪妙用。所以禪宗就是傳一無所住的實相心、真實心，所以沒有所謂的頓與漸。頓漸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人性自有利鈍」。就是依我們人的根性而說的，根性利的，他可以頓悟、頓修、頓證。怎麼能夠頓悟、頓修、頓證？那就是圓覺經上面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知道這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根塵接觸，他不假觀照，不藉止觀，自然就離了，離了幻當下就是覺。覺在哪裡？離了幻就是覺，所以我們要修覺，我們常說佛者覺也，我們要覺，覺而不迷，什麼叫覺而不迷？離幻就覺，眼前的境界就是幻，你心念一動就迷了，你知道它是假的，放下來就覺了。但是我們在放下來過程中，你有漸次，有漸次、方便、對治，那還不是真覺，那是世間依文字起觀照的方法，世間眷屬般若，如果你真正證到了出世間般若，知幻即離，離幻即覺，不假方便，不需要假以觀照。亦無漸次，當下即是。所以頓悟、頓修、頓證，這個關鍵就在這

裡而已，此在圓覺經中說明得很清楚。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迷人是甚麼？執著重的人，習氣重，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執著外塵境界是真實的，那這樣就像穿越竹節一樣，一節一節咬開，然後從最後頂端出來。如果是根性利的，如六祖慧能大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能夠開悟自性，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任何法門都有頓漸，任何法門都有像穿竹子一樣，一節一節往上扒，也有從竹子旁邊鑽一個洞咬出來的，所以並不是只有淨土法門，是從竹子旁邊鑽一個洞走出來的，淨土法門根性利的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直下會取本心即是極樂。根性鈍的，他還是要由執持名號如大石壓草而成功夫成片，再入事一心不亂，最後成就理一心，見到天空了。禪宗也一樣，鈍根的人也是一節一節往上，到最後開悟見性，利根的人直下承擔這一念真心，所以任何法門都有利鈍的差別。「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如果你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知道我們的本心是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本自具足，能生萬法，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元無一切煩惱，是我們自己不守自性，念念往外攀緣，所以這個心才會心猿意馬，七上八下的，所以怪就怪自己，不是怪菩薩不保佑，不是怪境界，不是境界害我們，是我們的心去攀緣境界。所以你識自本心，了解我們心體的妙用，從此觀照，念念在境界中，離空離有，不著萬境，見到你這一念清淨本性，那就入佛知見。故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所以這只是順眾生根性而立的頓漸差別，禪宗只有傳佛心印，傳佛心宗，宗是只有一宗，依修行不同方法，而立頓漸假名而已。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

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善知識！我此法門，六祖大師所傳的心地法門，從上以來，從祖師代代相傳以來，先立「無念為宗」，古德亦云：「一切修行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而已，故曰歸宗」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但是知道無念時之本來面目，不是有作意的無念，如果是有作意的無念，我知道我現在是無念，那不是你本來面目，必須是本來清淨的無念，有念無念皆離的這一念實相心，亦名正念真如心。此心即寂即照，即照即寂，念即無念，無念即念。無念即體，即念為用，體用一如，定慧一體。故四十二章經中佛云：吾法念無念念。證此無念之時，即是宗門所云，截斷眾流，轉妄成真，離相待能所，見證諸法實相，全事即理，法界一心。「無相為體」。如大乘起信論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益，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全相即性，故以無相為體。也就是弘忍大師所說的如如之心即是真實，有無二相皆離，親證一切萬法清淨平等，無有相，無無相之理體。「無住為本」。不住有念也不住無念，不住有相也不住無相，也不住不住，還得廓然蕩豁之本心。從這三者，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雖然在文字上有三種，無念、無相、無住，其實這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是三而一，一而三，如果你真正做到其中一個，那三個你都具足了，如果你其中一個做不到，那三個你都作不到，比如說你做到了無念，那你一定要無相為體，你不能心裏還有一個無念的相在裏頭。如果有一個無念的相在心裏頭，那這個無念不是真正的無念。又如果你心中住了無念，那你所住的無念，不是真正的無念，古德亦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所以這個無念不許有心知，所以無念一定要建立無相與無住之無念。如果是無相呢？你心裡不住相，你心裡不能有無相的念在裏頭，也不能住一個無相在心裏頭。如果你覺得自心中已經無住，我一無所住了，其實已經住了一個無住的念，你已經住了一個無

住的相，所以這三個，你只要一個成功了，那三個就成功了，所以三而一，一而三，三即是一，一即是三。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甚麼叫無相呢？要於相而離相；你要知道一切法是緣起性空，唯識學告訴我們，一切法是從依他起性，各種條件聚合起來的一合相上，我們起了偏計執，我們把他執著了，執著一切法的假相、假名，執以為真。所以一切法，其實就是妄想自性，是你自己心理的妄想執著，而變現出來的，不是真有的。所以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放下就好了，知道它是虛幻就好了，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知道是自己偏計所執，如夢、幻、泡、影、露、電了不可得，放下即是於相而離相。

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真如自性之念是明明白白，有這一種智慧性，真如本性是菩提性，是覺性的，所以這個念是真如本性之用而不染。他的本覺性，根塵接觸，了了分明，這個了了分明，就是真如之用，而無念就是不染，不去取捨、起心分別執著。我們是於念而起念，根塵接觸了了分明，而馬上就染上了。順你的，你就生貪婪心，不順你的，你就生嗔恚心，迷惑造業。所以修學佛法，古德教我們要捨識用根，要用根性，用識心就有分別執著，你就於念而有念，如果你捨識用根，用真如的根性，它是寂照的，照的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有體有用，定慧等持，但是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所以於念而無念。

「無住者，人之本性」。無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性，你以前到現在，所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他能夠住在你的心裡，現在你的身心，裝也裝不進去。它本來就是無住，所以如果你以前遇到煩惱的事情，會讓你生氣的事，你想起來了，你也就生氣起來了，讓你高興的事情，你想起來了，你就高興起來了，所以無住是我們的本性。它本來就不住，但是你一直在那裏想，放不下來，就會產生很多煩惱。其實容易忘事情的人，我們會覺得記憶性不好，要吃一些補腦的藥，但是俗話卻說貴人多忘事，為什麼叫多忘事？他什麼事情都放下來了，他不會去想這一些事情，不是真正忘，是他不會去想這一些事情，就是他有富貴的命，

不會去想，那就解脫了，如果去想，你就被它黏上了。所以無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性，所以大家要曉得，你放下來就沒事了。你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解脫自在，沒有其他的解脫了。所以無住是人的本性，六祖大師告訴我們這個事實真相。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遇到這了冤親債主，順逆境界以及言語觸刺欺爭之時，把它放下來，不要理它，不要去報復。所以念念之中，不思前境。過去就算了，不要去計較，這樣你就得到解脫了，因為一切法從心想生，心若不生，則萬法無咎。假若你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念念執著，相續不斷，那就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就是你一切六根接觸六塵的境界上，不住於心，則無所縛，隨用隨捨，不要帶了一堆垃圾回家，不要把你每天做的事情帶回家裡，在那裏煩惱，帶給家人憂愁，所以我們學了佛法以後，日常生活做事的時候，好好做事，事情做完了，把它放下來，心地清淨，放不下怎麼辦？我常常勸大家，安住在佛號上，做事的時候，認真地做事情，專心一致的做事就是定慧，事情做完了以後，馬上把佛號提起來，如果利害得失，恩怨情仇，人我是非，在你心裡一直往上冒，佛號伏不住怎麼辦？開始觀想，境界是因緣有，自性空，不要去執著這一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身心世界也是因緣所生之法幻化不實，放下它。如果放不下，你用唯識的方法來觀照，這都是我們自己八識心王，見分去分別相分，而生起的這一些假相，如夢境一般放下它。如果還是放不下，再觀想這是過去世欠人家的，所以要還，隨緣消舊業，切莫造新殃。若再放不下，立即思維這是菩薩考試的，通不過，則火燒功德林，通得過，則消業障增智慧。再放不下，真正發現自己的業障

深重，經過這幾道方法對治煩惱，結果還是放不下，真是業障深重呀！立刻到佛菩薩像前，至誠懺悔業障，直至真正放下來，你就得到解脫了。禪宗有一個公案道信禪師去參僧璨大師的時候，他就是乞求解脫法門，僧璨大師反問他，誰纏你啊？他東找西找，沒有人纏！僧璨大師就告訴他，何必更求解脫呢？是你自己纏自己啊！你放不下，放得下什麼事都沒有。所以俗話常說，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個退一步就是叫你放下，放得下便是海闊天空，放得下就沒事了，就解脫了，所以此是以無住為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

外離一切相之「外」是指於根塵接觸之時，不着有相，也不着無相，有無二相皆離當體即是真如實相之理體。根塵接觸，不着無相，則了了見了了常知故。不着有相，則無所見，而無所知。所謂理體之理，即是一切法離於有、無二相，無法以語言，文字，心想來說明，故以理體來作代表。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即是此意。也是心經所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是大乘起信論所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也是首楞嚴經之首楞嚴義：「一切事竟，得堅固的理體」。也是禪宗真實破參所證的境界，證諸法實相。華嚴的一真法界也即是離一切諸相，有無二相皆離，當體即是一真法界。故六祖大師開示：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法體即是一心。境智雙泯，能所雙亡，絕待的真如實相心。證此境界，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則念念佛。此即是以無相為體的重要。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

接著六祖大師又說，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就是在你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染一切境界。於一切順逆善惡之境，般若觀照，照事，照理，照事則了了分明，照理則通達因緣有，無自性，無取無捨。不起貪、嗔、癡、慢、疑，種種煩惱。所以古德常講，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空而妙，此就是心要，這要怎麼修呢？於諸境上心不染，這個就是於事無心，在一切境界中無心，不起善惡分別攀緣取捨，利害得失之心，曰無念；無念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這是心不汙染，不着有無、相待能所，我們以為無念是什麼念頭都沒有了，那變成斷滅了。無念是沒有染念，自心不着有無兩邊，我們凡夫是被有所染，二乘人被無所染，菩薩是被中所染，佛是一無所染，有、無、中皆離，這樣的心，照了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不因起心攀緣動念，而自生自顯之正念，這就叫無念，亦名念即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這個是在你的自念上，於你自己的心上無事，於自念上常離諸境，沒有一切事，沒有事情罣礙你的心頭，古德有言：人到無求，品自高，事到無心皆可樂。我們凡夫就是牽腸掛肚，在家有家庭的煩惱，所以俗話常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一個人在外面看起來，都是很快樂的樣子，都是笑笑的，衣服穿得很整齊，看起來氣色也不錯，如果你詳細去了解，他會吐一本難念的經給你聽，每一個人都有。看那一些大企業家，覺得他好有成就，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也會吐一本難念的經給你聽，不管是家庭、事業、朋友、親屬、兒女之間，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難念的經？因為你念念罣礙，罣在你的心頭，所以於自念上常常著境，牽腸掛肚。心經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就是能夠離相，無念、不染，那就心無罣礙，心沒有掛上東西。我們掛了太多東西，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過去、現在、未來，種種分別計較，都把它掛進去了，罣礙就無量無邊，痛苦不堪，所以三界無安宅，雖然人間算是三善道的第二個層次，你仔細去想，你

真的快樂嗎？是不快樂的。只是追求五欲之心，暫時把你的罣礙壓住而已，等到你的心真正靜下來的時候，你內心都有幽怨，所以當你安靜的時候，你心感覺到妄想很多，越安靜的時候，心就越不安寧，唯有在吵鬧鬧，跟朋友聊天嘻笑的時候，你才會得到有一點麻醉的感覺。自己一個人安靜下來的時候，心裡就難過起來了，因為你心裏有太多罣礙，所以凡夫有生死，患得患失，執著五欲六塵的罣礙。二乘人也有生死涅槃的罣礙，涅槃寂靜三昧樂，掛個內守幽閒。所以他覺得這三界很可怕，所以他還是有罣礙，墮在涅槃坑裡面，所以他也沒有究竟遠離顛倒夢想，沒有達到究竟解脫。權教菩薩罣礙更少了，但是掛一個中，為什麼？祂雙遮雙照空、有，還是有緣真如禪，有一點點罣礙，這個罣礙，不會帶給祂煩惱，但是達不到究竟圓滿、圓融的境界。只有佛心是什麼都不掛，心裡清淨，甚麼都掛不住。有、空、中都不掛，清淨至無餘，這就真正成就無上佛道，成就了無上菩提。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是叫你不要知道、不要去思惟、不要去了解，就是怕你掛上去了，掛上去了就麻煩，所以不於境上生心。不要在你根塵接觸裡面生心，掛在你的心裡頭，那就很痛苦了。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所以無念不是什麼都不要想，如果你什麼都不要想，一定要把你的念通通除掉，一個人如果沒有念，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我們以前以為，心臟停了就是死了，或者是瞳孔放大就死了，現在醫學判定這個人死亡，是判定他的腦波停了，腦波停了就是念離開了，阿賴耶識離開你的身子，才是真正死了。所以佛法的死，是以我們這一念識神離開身體才是死了，不是心臟停了就是死了，心臟停了，阿賴耶還存在這個身體，你心臟停了之後，耳識還沒有壞去，所以有的人心臟停了，助念往生的人，如果遇到一位會說法的臨終關懷者，在耳朵勸他怎麼樣，他有時候還會流眼淚，知道他以前顛倒，做了太多的錯事，雖然心臟停了，還是會流眼淚，表示他的阿賴耶

識還沒有走。等到念都絕了，阿賴耶識離開了，這個人就死了，那個念就是阿賴耶。所以凡夫的念是阿賴耶變現的，諸佛如來之念是真如本性變現的。真如本性之用，於念離念，念而無念。所以有燈即光，有這一念心，就有它的妙用，可是我們這一念心是迷的，是阿賴耶，所以它的用是分別、執著、妄想。諸佛如來用的是真如，祂破了我法二執，祂的念就是智慧菩提，三明六通，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就是諸佛如來神通道力，就是真如本性的念，也就是真如本性的妙用。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修無念不是叫你什麼都不要想，那變成斷滅，你最高的成就，也不過是外道的無想定，這是錯誤的，所以要定慧等持，那個無念就是定慧等持，就是定慧一體，了了分明，一切通達明瞭，但是心不被境界染，這就是無念。

「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六祖大師特別告訴我們，學道者思之。要好好把祂弄清楚，不能落在兩邊，以為什麼念頭都沒有就是無念，用這兩邊法來推測無念，變成了外道的無想定。這無念是中道義，念即無念的中道義，無念即體，有念即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中間無染，體用一如，定慧一體之念無念念。這才是真正的無念。所以立無念為宗。是體本自無念，沒有作意，本自無念，無念而念，是即體即用，是無為法。本自無念的無念，是自己不會感覺的，不會覺得我無念了，為什麼呢？有無平等，「有」是無念心的妙用，了了分明，「無」是一切法不可得，就是定慧一體，所以立無念為宗。

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

六祖大師再重覆解說，為什麼立無念為宗？因為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

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見性即是見諸法實相，親證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見色、受、想、行、識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色、受、想、行、識。當生滅相續心一念斷截時，則親證自他之間不隔毫端，法界一相，無相待能所，一切萬法無有相，也無無相，言說不可及，故以理體名之，故云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此理體即是性，故亦云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如大乘起信論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一念親證一念佛，故云見性成佛。這是要親證，而不是理解。親證者，不與萬法為侶，六根清淨。若僅是道裡上理解，心地不空，仍被境所轉，起心動念，攀緣造作，煩惱不斷。這是指聞慧、思慧的行者，他研究禪宗的頓法，就說他見性了，或是他研習大乘經典，就說他已經一切通達，大開圓覺，教下已經沒有問題了，沒有障礙了，諸位，這是有慧無定，所以古德常講，有定無慧是增長無明，有慧無定是增長邪見，那個慧有可能會變成狂慧，為什麼？不是他真實的境界，所以真實的智慧，是要建立在定的基礎上，這一種慧才是真正有力量，才是真正佛智慧，否則你所得到的，只不過是文字的內容或思想的領會。古德常講，數他人珍寶，你數佛的珍寶，就像銀行的行員一樣，算別人的錢之後，還是要交給別人，自己根本沒有，這樣的人他只是解悟而已，不能把解悟當成是你自己實證的境界，你是解悟，或者是證悟，自己可以做一個考量，當你在日常生活中，處事待人接物，你會不會生煩惱？你會不會被境界動心？會不會因為外面的境界而擾亂你的心性？如果你的心會動，會受境界的影響，那你這個智慧不踏實，只是在解悟的範圍裏面，與證悟沒有相應。所以定跟慧一定要一體，所以六祖大師立無念為宗，這個無念其實就是定慧一體，念無念念，一切通達，一切不染。有的人他是有慧無定，如此是慧，也只是聞所成慧，或思所成慧，而未得修所成慧，在境界中不得受用，所以要立無念為宗，無念，即是了了分明，不被境界所染，如古德所云：「人從百花過，片葉不沾身」，

「我若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才是真正證得「無念」的受用，也是證入了修所成慧。「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自性即是覺性，覺了一切萬法，而體空寂，無有相，亦無無相，畢竟無有一法可得。以無有相，故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其心寂寂以無無相，故一切通達，一切明了，其心惺惺。凡夫不守自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往外攀緣，分別取捨，其實只是自心分別自心的緣影像而已。此是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相續的影像而已。畢竟無有一法可得。若不明心外無別法，誤以為六塵影像實有，即墮相對，能所，兩邊，患得患失，生種種塵勞邪見，而不得自在。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大師稱呼大眾為善知識，告訴大家「無念」的真義。無念之無，即是無有無、無相待，能所之相，於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無取捨得失之心，亦無五欲六塵等邪染心。無念之念即是真如本性之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即不依世間法，也不依出世間法之率性之謂道。古德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自在無礙，故六祖大師云：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真如自性，有體有用，體用不二，寂而常用，用而常寂。故於根塵接觸時，能自生自顯四智菩提之念，了了常知一切法。是故於六根對六塵所起之見聞覺知，皆是依真如自性而生起。即使是凡夫之八識五十一心所，亦

是依真如自性因迷而生起的作用，真如自性，一念不覺心動，起心攀緣外境而生起了識浪名為八識生滅染心。若八識離一切諸相，清淨無染，即名真如佛性之妙用名四智菩提。凡夫因造諸善惡業，隨業受報，故真如佛性，隨染而成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復與四大結合而成有知覺的色身，以此色身償宿世所造的善、惡業，隨業受報，故此身為業報身。此業報色身，非是色法之眼、耳、鼻、舌、身，本身能知能覺，而是藉由根塵接觸時，經由眼、耳、鼻、舌、身，而生起了八識心王的作用，起心動念，造作諸業。而此八識心王及五十一心所，亦皆是依真如本性，因不覺心動而現起的作用。故六祖大師云：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六祖大師復告大眾云：善知識，是真如自性起念，而不是大腦在起念。凡夫因攀緣外境，真如自性轉為八識心王，於六根對六塵時，依於無明習氣，隨境受染，取捨分別，患得患失，煩惱掛礙，於自心不得自在。若大修行人，則於根塵接觸時，生起般若觀照，念念離相，故外不着境，內不動心，則轉八識心王分別執着成四智菩提，此即是真如自性，不起心，不動念，不落心意識，而自生自顯，念即是真如之用，了了常知之般若妙智慧。故於自心常得安心自在，解脫無礙。

「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六祖大師舉維摩詰所說經之經文加以印證。第一義，即是指真如佛性，楞伽經云：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境界」，禪門中所云：向上一路，密不通風，亦即是吾人之妙明真心。能善分別諸法相之善分別即觀照般若，照事照理，照事則分別諸法相，無所不知，無所不明，照理則無有相，亦無無相之清淨真如，故一切不染，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不動本心。

教授坐禪第四

禪宗在唐朝的時候，因為神秀在北方，深受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的尊重，所以神秀也被奉為六祖。六祖惠能大師在南方，因為他才是弘忍大師的衣鉢傳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奉為六祖。但是北方的禪法，他所修行的方式，是注重在住心觀淨，常坐不臥，以坐禪的方式，而得到了解脫，他是用這一種方法修行的。而南方的禪法就不一樣了，所以在前面定慧一體第三這一品裡面，六祖大師也曾經對北方的坐禪方式，有所修正，比如在六祖大師教示大眾：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還有六祖大師開示：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利，所以立頓漸之假名。當時禪宗的發展，在北方大家都稱之為漸禪，漸次修證而入的。在南方則稱之為頓悟禪，就是頓悟本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佛平等無二，明心見性的法門。當然那個時候，由於北方坐禪的風氣很盛行，帶動了全國，以這一種坐禪的方式，來修行禪宗明心見性的方法。因此有人在南方，就請示六祖大師，有關坐禪的問題。六祖大師就以南方頓悟禪的坐禪方式，來說說真正坐禪的意義是什麼，而不是在形式上的坐，是在你能夠外不取相，內不動心，這才是坐禪的真實義。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六祖大師教導大家真正的坐禪，首先六祖大師先說明，善知識！什麼叫做坐禪？大家曉得，坐禪這個坐，我們一般人對於坐禪的解釋，坐就是靜坐，以靜坐的方式，然後置心一處，慢慢降伏我們的妄心，而達到禪定的目的。凡夫的心，心猿意馬，不聽指揮，七上八下，不能片刻止息，故藉以坐禪的方便，慢慢

的調伏，先入欲界的禪定，然後才從欲界的禪定，提升到色界的禪定，再從色界的禪定，提升到無色界的禪定。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禪定，這都是我們世間的禪定。再從世間的禪定，修八背捨，八勝處而入滅盡定，斷煩惱而出三界，了生死。這是從坐禪而得到禪定，所以坐禪是手段，禪定是目標，達到解脫一切煩惱。那六祖大師的坐禪，就跟一般的坐禪不一樣，這是教我們頓悟本心的，所以六祖大師所講的禪宗禪法，是在日常生活觀照，所以一定要先悟，了解一切世間萬法，就是你自己心性所變現的，所以頓悟本心，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心體是空寂的，從空寂的心體中，變現外塵的境界，當你眼睛一閉，外面的境界，當下消失得一乾二淨，眼睛一睜開，一切境界又現前了。所以我們煩惱再重，當你晚上睡著了，你呼呼大睡，什麼事情都忘了，所以很多人，當他心情很煩惱的時候，有的人就去藉酒消愁，暫時止住煩惱，可是當酒醒之後，那愁就更愁了，你從這個地方去體會一下，是不是一切境界都是你心變現的？所以你睡著了以後，什麼境界都沒有了，可是你一醒過來了，一切境界又現前了，一切煩惱又生起了。所以真正得到快樂的人，是能夠降伏其心，能夠控制心的人，這個人在世間是得到真正的快樂，否則的話，我們永遠的是心的奴僕，所以禪宗的禪，是叫你明心見性，了解心念空寂，一切萬法都是心變現的，你心不染境，隨順這一念無染心的真實妙用，那就是諸佛如來的智慧德相，也就是我們一切的佛法。如果你心攀緣外塵境界，而隨順攀緣外塵境界的心，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我們凡夫生死煩惱的根本。一切世間萬法，世間法也好，出世間法也好，就在我們這一念心染、淨的差別而已，染了就是世間法，清淨之用，那就是出世間法。禪宗的禪是叫你頓見自心，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觀照，念念離相，所以他的修行方式不一樣，用功的方式也不一樣。然而六祖大師所教導的，是對緣成熟的眾生，如果初學人，還是需要藉著坐禪的方式。先在靜態中修止觀，動中才能得力。大乘佛法的修行，一定要修六度，這六度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般若。大乘起信論將六度中之禪定，般若合為止觀，稱為五行，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止觀，所以禪定也是很重要的。出家人，或沒有家庭及生活負擔的人，他可以離開人群，依止明師坐禪的方式，由世間禪，入出世間禪，最後破五陰，證真如。他們可以用這一種方法修，但是我們在家居士，必須面對著生活，所以了生死固然重要，了生活也是滿重要的，生活不能了，肚子餓的呱呱叫，你怎麼入禪定呢？所以我們還是必須面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我常常勸大家用五種方法對治煩惱習氣，每天在日常生活，行住坐臥，日常處事待人接物中去觀照，觀照你自己這一念心。同時，規定每天抽個早上或是晚上的時間，最好是一天有兩次以上，要修學坐禪，以坐禪來觀照你自己的心，否則的話，往往以為我的心很清淨，我沒有什麼妄想，因為你一直在順著心的意志，心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你根本就是順著它，你從來沒有去降伏過它，坐禪就是藉著靜態中，觀照自己的心，置心一處，漸次降伏你這一念心，讓你的心清淨，依定而開智慧，所以坐禪這個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坐就是靜坐，由靜坐然後置心一處，而得到禪定，而靜坐是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項，六祖大師在底下告訴我們，無障無礙，那是對緣成熟的眾生，那是開悟自性而修的。對於初學人，那是要注意我們生活上的一些細節，同時坐禪也需要有方法的，要有老師教，我在這裡簡單說幾個要領，坐禪，第一要明瞭學習坐禪的目的，教下修坐禪是為修止觀，斷煩惱，證菩提，在宗門是為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絕對不是為求神通感應，特異功能。第二要斷惡修善，懺悔業障，淡薄五欲，成為一位正信的佛弟子。第三學習坐禪須明魔境，於坐禪中所現之一切境界，皆不予理會，將心安住在你攝心用功的方法上，一定要學習楞嚴經辨識五陰魔境之解說，以免上當。第四要了解坐禪前之暖身活動與吐納換氣。第五要知道坐禪的坐式，償試選擇一種合於自己的坐式。第六要調適自己坐禪時身體的姿勢。第七要注意坐禪的調和事項，如調飲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調心，調光線，調坐等事項。第八

依自己的根性，選擇坐禪攝心的方法，如念佛，數息，住心觀靜，或繫心鼻端，臍下，體中，或繫緣於聲，繫心觀想等等方法，擇一而修成就三昧。第九要明白坐禪起坐前的按摩與活動。第十要特別注意坐禪絕對不可希求神通，感應，通靈，外靈加持，以免著魔中邪，也不可求快速成就，但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自有水到渠成之日。

禪宗的方法不是坐禪，它是教導我們明心見性，在境界中觀照，在境界中對治，所以你一定要悟，通達實相。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般若？藉教悟宗，為什麼要修學，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楞伽，就是要藉教悟宗，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後，在境界中觀照對治。靜態中修禪定，那是觀察我們這一念心，因為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心念很容易調伏。你一靜坐，幾分鐘以內，你的心就靜下來了，你就可以慢慢去觀注你這一念心，降伏你這一念心，體會到這一念無相真心的覺受，沒有妄想的禪悅、法喜，你自己可以去深深體會，尤其你心越靜，你讀大乘經典，悟處越深，越容易開智慧。我們常講戒、定、慧三無漏學，依持戒而得定，而開智慧，所以我們靜中還是要修禪定，否則的話，我們不知道清淨心是甚麼樣子？只有藉著靜中坐禪，放下萬緣，妄想不生，一念返照，而證得無諸妄想的清淨本心。楞嚴經第一卷中佛陀為阿難七處徵心，十番顯見，告訴我們妄心無體，是依附真心而有，如同海浪無體，是依附海水而有的，因為真心動了，攀緣外境有了生滅名妄心。若妄心放下萬緣，不動了，則名真心。故古德開悟而言，「真妄原不二，不改舊時行履處。」楞嚴經後面五十種陰魔，就是教導我們在修學坐禪，破五陰的過程中，認清魔境，及如何才能避免著魔中邪。讓我們能悟本真心。楞嚴經的第九卷與第十卷，就是講五十種陰魔，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學坐禪的人，一定要懂，否則會有危險的。坐禪的時間，能夠坐一個小時以上為宜，為什麼呢？是初學人，他坐了三十分鐘，都在那裏打妄想，數息數到五，妄想就

來了，所以三十分鐘都在調心，過了三十分鐘以後，才能略略感受到有定，他如果每一次都坐三十分鐘，所以他每次心都是亂的，所以能夠一小時以上，比較合宜。如果沒有辦法，最少也要有三十分鐘。但是你不要先給自己限定說，我一定要坐三十分鐘，那這樣會很辛苦，為什麼呢？那時候你會頻頻看錶，心想怎麼才坐五分鐘而已，你常常這樣子的話，恐會變成心浮氣躁，以後脾氣會不好，這樣你倒不如，當你心安定下來之後再坐。心裡我希望坐三十分鐘，遇到了心浮氣燥，降不住時，那就暫時離坐，心平靜下來再坐。心情愉快的時候，一坐，就是一個半小時，當你一看錶，發現怎麼過了一個半小時？你會嚇一跳，因為你與定相應了，相應的時候，時間過得特別快，根本沒感覺，一下子就過去了。我們如果常常在聽聞佛法，了解實相，了解身心世界都不可得，在境界中觀照，我們所有的煩惱皆是從心想生，我們內心裡所想的東西是什麼？就是五欲六塵，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就是這一些心，就是這一些事情讓你看不開，所以一直在那裏盤旋，那一些煩惱只是名相、思想、概念，在你腦筋裡面轉而已。所以我們了解佛法，知一切法空，畢竟不可得以後，這一些事情可以看得開，你的妄念自然就少了，煩惱也就減少了。各人有各人的因緣，你管不了它，你煩惱也沒有用，然後再想想自己，一切福德與生俱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就像袁了凡，他的命被人家算的很準，他的心就放下來了，他知道想也沒有用，求也沒有用，你只要努力行上品十善，能改造自己的命運。我們士農工商的朋友們，我們努力在工作崗位上做好，不要只是想到名利，也要想到為眾生做點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在自己「正命」上認真負責，其他利害得失是個人的福分，不必過於斤斤計較，把心放在道上，你的心自然就會靜下來了。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把心安住在道上，煩惱就減少了，這個時候你一靜坐，五分鐘，十分鐘，心就安定下來了。你就會從坐禪中得到禪悅法喜。如果你經過這樣子的訓練靜坐，也能夠達到適當

的時間，覺得時間差不多了，你要自己先告訴自己，我要起坐了，然後開始慢慢搖動身體，搓熱雙掌後，按摩雙眼，耳根，後頸，腰，身體，手足後，做各項的軟身活動後再離開。這就是靜坐的過程。當你靜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面對著風吹，尤其是後頸這個地方很弱，風一吹，坐完了以後，頭會很痛，如果萬一有風吹的時候，後頸部要包起來，還有你的膝蓋，也要蓋起來，膝蓋絕對不能讓冷氣直接吹，因為你靜坐的時候，精神放鬆了，冷氣會鑽到你的膝蓋關節的地方，以後關節會酸痛，如果有冷氣的地方，你所有的膝蓋關節一定要蓋起來，手關節也要蓋起來。坐禪我就簡單介紹到這裡。六祖大師他是從明心見性這個方法下手，在前面定慧一體中，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很清楚，此法門無障無礙，在一切境界中常行一直心，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他不是教你坐在那裏住心觀淨，六祖大師教導大家在一切境界中念念覺，行一直心。什麼叫作一直心？就是心不着有、無兩邊，而隨順此不着有、無兩邊之清淨無染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是不透過心意識的思維，更不是順習氣，有的人誤會了，以為我現在已經直心了，但是他隨順習氣的。那是你真正把貪、嗔、癡、慢、疑去除以後，順著這一念真心的真實妙用，他自己本具的德能，這個才叫做直心，所以直心又名正念真如，也不容易做到的。方便入門就是要修學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不虛假，誠心待人。所以六祖大師在悟法傳衣品裡面，就告訴我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隨順這一念無染的心，這就是六祖大師所教導我們的坐禪法。此法門中，無障無礙，不必盤腿面壁，你但行直心，一切法不要執著，行直心正念真如，心地清淨，不染萬境，自然無障無礙。所以六祖大師的坐，坐是代表舒適，安穩的，你這樣的心地清淨，一塵不染，法喜充滿，所以這個坐是表示舒適、安詳自在，有什麼障礙呢？所以大師才講，對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了了分明，絕對不起貪、嗔、癡、慢，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種種相，這個才是坐，你這樣自然法喜充滿，沒有障礙，快樂從你內心生出來的。內見

自性不動，名為禪。你就隨順法性就行，內見自性不動，並不是你看著你的自性不動，那也很不舒服，你天天看著我這個心不能動，這樣子也很難過，他的意思是什麼呢？你隨順法性，你對於外境不取捨，隨順你根塵接觸，這一念真心他會領導你怎麼做，怎麼去圓滿。就隨順這一念清淨自性，根塵接觸，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怎麼作為，這是圓成實性所顯現出自心的真實妙用，這就是無為法，也就是六祖大師所說的，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就是內見自性不動，六根皆動，但是心不染萬境，這是真正的禪，這樣當然不是盤腿面壁的功夫，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念念覺。

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前面是坐禪，後面六祖大師接著說明什麼是禪定？我們一般來講，比如神秀大師他所教導的坐禪，他是依坐禪而達到禪定，所以坐禪是修行的因，禪定是坐禪的果，所以兩個是不一樣的，由因而契果，你看六祖大師所說的，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接下來六祖大師又說明什麼是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離一切境界相是禪，內心不亂就是定，你看六祖大師所說的坐禪與禪定這二者有沒有一樣？是一樣的。所以六祖大師是從心性下手，明心見性就是禪定，也就是坐禪。所以六祖大師對認為心安適自在無礙即是坐禪，禪定是見性以後的真實妙用。「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如果心往外攀緣，取相動心，內心就亂了。如果你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因緣有，自性空，但相、名、妄想而有，全是自心分別自心相，故心不攀緣外境了了常知，則心就不亂了，所以我們常說，凡夫迷，佛則覺也，諸位，什麼是覺？外若離相就是覺，

外若著相就是迷，差別就在這裡，我們現在要念念覺，要起觀照離一切相，覺就是離相，如果你念念著相就是凡夫，所以佛與凡夫的差別，就在覺、迷的不同而已。所以修學佛法關鍵就在這裡，覺迷之差，覺離相，迷著相，唯一的方法就是生起觀照，離相對治。所以佛說一切法，為對治眾生一切著相的心，眾生若無一切著相的心，佛也就無法可說了。所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的心染，佛心不染，都是那一念心，所以煩惱即菩提，就在著相，離相而已，著相名煩惱，離相名菩提。「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你用這觀照離相的功夫，這樣慢慢對治，心念越來越淨，因緣成熟的時候，豁然之間，發現我的心本來就是清淨，豁然相應這一念本淨，本定的心，所以必須藉著對治攀緣外境，取相動心的習氣，功夫成熟的時候，你才能看到我們的自性本淨自定。只是我們不知道自心本寂，萬法本空，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誤以為外境為實有，起心動念，往外攀緣，患得患失，被無明風吹起心田識浪，煩惱不斷。心田有如湖面的水，無風則自然不起浪，是故俗云：風平浪靜。自性覺海，本靜本空，無有動搖，卻因一念不覺，攀緣外境，吹起了無明風，又因背覺合塵，越迷越深，無明風力增強，而生起心田識海的大浪。若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無我，我所，萬緣放下，無明風熄，則風平浪盡，即時恢復本性自淨，自定，不假外求，只因為見境思境而令心亂。是故要悟諸法實相，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緣起性空，畢竟不可得，於根塵接觸時，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不被境轉，這才是真定，而不是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來壓伏心識，令心不動，此非真定也。

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六祖大師對禪定做了一個結論，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與前段經文，何名坐禪所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其意境無有兩樣。所以六祖大師

所解說的坐禪與禪定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就是明心見性的人，這才是真功夫，一般人是不做到的。一般人一定要藉著修禪坐、六度萬行，慢慢而開悟自性，才能圓融坐禪與禪定，打成一片。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

這個就是，由你坐禪的功夫，緣成熟了，即時豁然，豁然就是契會的意思，一念無心，妙契真如，即時豁然開悟，還得本心，見了自己的本地風光。以前有一位枯木祖元禪師，油燈點久了，燈心會越來越暗，所以一定要把燈心前面的灰去掉，再把燈心拉長一點，這個油燈才會亮，這一位剔燈師，他就專門做這一種事情，有一天他開悟的因緣成熟的時候，他見到燈還點著，但是越來越暗，他就去把燈心拉長，使油燈明亮，這時豁然之間他開悟自性，做了一首偈子：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錯過。他由定久功深以後，機緣成熟，在剔燈的時候，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錯過。撞見聖僧就是指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了。這個就是即時豁然，還得本心，這是定久功深以後，也需要有心地法門正知正見的薰習，因緣成熟，豁然之間妙契真如心。我們現在為什麼契不到本心？因為你向外求法，念念攀緣，所以你要怎麼開悟？要先問問我們自己的心，你這個心是在想些什麼？我們很喜歡聽大乘了義佛法，但是我們從不去省察，我們的心到底是在想些什麼？如果我們的心還是想這一些名聞利養，人我是非，財、色、名、食、睡，想這一大堆世間事。那麼，我們必須先學習三十七道品，五停心觀，四念住，四正勤等，從這裡下手用功，為什麼？假若修學大乘佛法卻不能令你生起覺觀、覺照，你怎麼能夠得定呢？你怎麼能夠見到自己的本地風光？大乘的佛法就是教你明心見性，包括華嚴經也是一樣，他是教導你見這一念真心，華嚴經所講的境界，就是你這一念真心的體、相、用，就是在悟這一念無

染的本心。如果你這一念心無論何時，想的都是菩提道，思惟我要出離三界、證無上菩提、利益眾生、成就無上菩提，想的都是善的，你煩惱自然就少，修學大乘佛法，就容易提起觀照。如果想到都是自私自利，你的煩惱一定很多，那一定是我、法二執很重，念念著相，看到這個馬上分別好、壞、美、醜，喜歡、厭惡，所以根本沒有機會去返照，唯有先從小乘出離心下手，對治自己煩惱習氣，來恢復自性清淨心，因緣成熟時得一念淨信者，即是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這個就是禪宗三觀之說的破初觀，入圓教五品弟子位菩薩。如果你能念念不離自性，那就是破根本無明的實教菩薩。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菩薩戒經就是梵網經，經中一段經文：我本性元自清淨。那個也是你心清淨，因緣成熟時，豁然之間悟入此境，我的心本來就是清淨，哪有什麼煩惱？豁然妙契真心，這都是你因緣成熟妙契本心。傳心法要裡面有一段文，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相、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這可以說是菩薩戒經我本性元自清淨。最好的註解。

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這是你悟了契會了這一念不染有無的無住真心以後，你就以你契會的妙理，它本自清淨，元無煩惱，我為何要自找煩麻？你以前日常生活，處世待人接物，士農工商，你不改這樣的生活，但是在境界中，你心念一起攀緣心、貪愛心、忌妒心，種種不善心，一生起來就立刻觀照放下，時時刻刻要看住你這一念心，就這樣子修萬緣放下，到最後你什麼境界都黏不住，根塵接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一切不染，那個

就是念而無念，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那就是動上有不動，有體有用的境界就現前了，真心的妙用就顯現了。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就是放下，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等到你念念都黏不上了，圓融自在，打成一片，你成功了。我經常告訴大家，我們不要問：我死後到哪裡啊？當你真做到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心淨則佛土淨，你放一百個心，你絕對與諸佛菩薩常在一起，祂們都是心地清淨，離諸污染。俗語說：龍交龍，鳳交鳳，癩狗交伺癩。你一定跟諸佛菩薩在一起，如果你念念在出離心，見三界如火宅，不樂於世間五欲六塵，而歡喜清淨寂滅，念念如是，不起貪嗔癡，相應就是聲聞、緣覺的境界。如果你心裡念念想念我們世間的五欲六塵，但是你知道要修福，幫助眾生，很喜歡做善事，那你相應的就是人天，到天上去享樂，如果你懂得持五戒，念念做什麼事情都反問自心，不能做虧心事，觀照自己的心，止惡行善，那你相應人間法界，如果你內心都是貪嗔癡慢，忌妒障礙，那一定是三惡道，如果你以貪、嗔、癡、慢，處處要跟人家比較，做任何事都要爭第一，我有一位朋友，你叫他募捐，他一定先看看功德簿，從頭看到尾，看到這一位捐二十萬最多，他就捐二十一萬，他一定要比別人高一點，甚麼都要奪第一，喜歡鬭爭，比較高下，將來就會落入修羅道，有福報。如果你以貪嗔癡的心去修福，這個福就是癡福，將來也許就到三惡道去享福報，像現在這一些高級寵物在畜生道中享福報。鬼道中就如同十八王公，他們就是在鬼道中，享受過去生所修的福報。所以你不要問說：我死了之後到哪裡啊？你一定要相信，這是最重要的緣起，佛所說的法就是緣起，從最根本的業感緣起，到大乘佛法的阿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法界緣起，乃至於密宗的六大緣起，都是講緣起，緣起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不必去問將來如何，時時刻刻觀你這一念心，才是最重要。有的人說：念佛的人有極樂世界可以去，我們沒有念佛要去哪裡？你不用擔心，一定有一個與自己心性相應的地方讓你去，所以有人說：某某人往生了。我說：對！真的往生了，但是不曉得去哪一道？這

要看他平時的功夫，這是最重要的，所以祖師開示：念佛有一百種果報，最好的，直生極樂世界自由行，最差的，墮阿鼻地獄。這是祖師大德所講的，所以一定要返觀自心，看看自己的心都在想些什麼，要往內修是最重要的，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不是求佛菩薩一加持，你就能成佛了，要自己修，自己把自己的煩惱無明習氣去除，因為無明本空，不是真有，是你的習氣，我們每一個人的習氣都不同，但是體性都是一樣，與佛平等無二，所以佛看一切眾生，跟他一模一樣，只是習氣不一樣而已，我們把習氣去掉了，內心清淨，不染萬境，那就是眾生成佛道。

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

我們前面所說的是六祖大師教授南方頓法的坐禪，南方的坐禪法，是在日常生活中歷練，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常行一直心，心地純正、表裏如一、言行一致，不被境轉，念念不染，我們稱之為正念真如。此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沒有一點委屈相、作意相、虛偽相，很誠實，隨順這一念真如心，一接觸自然就明白，也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做。換一句話來說，外面的境界跟你不相干，不管外面是森羅萬象、好壞美醜、是非善惡、青黃赤白，跟你不相干，人從百花過，片葉不沾身，就像龐蘊居士所說的：我若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以這樣的心，處事待人接物，就是道。六祖大師就是教這樣的禪，這也是六祖大師的禪法，常行一直心，那是不被外境所轉，隨順我們的清淨無染心，根塵接觸的自生自顯真實妙用，也就是祖師開示隨順法性。我們肚子餓了，就要吃飯，睏了就要睡覺，看到甚麼事情該我們做，若無妄想我們就會去做的很圓滿。所以人家問百丈禪師怎麼修行？他說：飢來飯食、睏來眠。其實這已經包括一切了，

他只是隨順法性而已，隨順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真實妙用，隨順外不取相，內不動心的真實妙用，這就是六祖大師的禪法，這是最高級的禪，這是頓悟如來禪。這就是六祖大師對於北方禪的一點建議，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因為北方神秀禪師所教導的禪法，教人家住心觀淨，常坐不臥，不動不起，這是一種初學的方法，初學人可以經過這個階段，因定而開慧。像我們現在修學佛法，還沒有開悟自性，所以我們的心，往往很容易被外境攀緣，以為我做善事就是在修行，做善事不做惡事，這只是人天佛法，真正的修行，修菩薩乘要行六度，聲聞乘依四聖諦、修三十七道品，緣覺乘是修十二因緣法，菩薩乘在六度中的禪定度，我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用前面所介紹的五種方法來對治，在靜態中，可以透過坐禪的方法，盤腿面壁，把心靜下來，看自己的心能不能降伏，所以你可以利用靜態的禪定，盤腿面壁，降伏你這一念心。這時候就要用神秀大師所教的方法，住心觀淨。前面我已經把坐禪的方法介紹過，這個是起步的方法，但是最後的目的是要開悟自性。有很多人坐禪的功夫很深，但是內心的貪、嗔、癡、慢不斷，這只是修世間禪而已。又有修行人，會以為，我還沒有修行之時，煩惱較少，為何修行之後，特別容易生煩惱？這是因為你沒有修行的時候，你煩惱來了，你會去唱歌、找朋友聊天、野外旅遊，調劑一番，把這個煩惱化解掉。現在你修行了，完全是內心觀照的功夫，煩惱來了一面壓伏，一面用佛法的智慧來疏導，如果你沒有正確的智慧來化解煩惱，你只是用忍，內心習氣種子並沒有斷，總有一天會發作的，所以要修學般若智慧，能觀空離相，定慧等修，止觀雙運，心才能不被境界轉，否則硬是用壓的，最後忍無可忍，你就會發作了。所以六祖大師說，不是這種方法不好，而是不能執著，當你執著了，那就會障礙你開悟自性，所以六祖大師開示：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這只是一個入手的方法，目的是要你明心見性，不是以這個方法為目的。有的人一上坐能坐好幾個小時，在那裏沾沾自喜，但是不悟

自性，這樣坐有什麼用呢？修行不是在腿上做功夫，是在心裡上做功夫，你開悟自性，心不被境轉，知道萬法空寂，都是自心變現出來的假象，不再迷執外面境界，內不執身心為我，外不執世界萬法為實，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得到真正的解脫自在，這才是真正的佛法要我們修學的目標。所以底下六祖大師就告訴我們，若言著心，心元是妄。「心」字的註解是，集諸種子，起諸現行，當六根接觸六塵之時，自心中習氣種子起諸現行，變現出身心世界的境界，而現行又復薰新起的種子，如是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如是生滅相續，而形成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的相續幻境，如同電影院中影幕之影像，係由放映機中膠卷的相續相所投射出來的影像，而成電影之劇情一般。吾人現前之身心世界萬法，就是內心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生滅相續而顯現出來的內心世界，故六祖大師云：外無一法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知心是生滅相續之幻相，萬法由心生，因緣有，自性空，悉不可得。放下萬緣，一切法不住於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當下即見佛性真實妙用。若着心着淨，而不明此是禪修初學入門之方便，而堅持此行，以為禪修，而迷失本心，則反成障道因緣。故古德開示：了此現前一念性本自空。不待壞之使空。不須滅之使空。不待析之使空。不須推之使空。法爾性空。本來就是這樣，你知道法爾性空，心念本空、本淨就好了，所以六祖大師悟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可大師悟了：覓心了不可得。那就是他悟了法性如是，那就不再著有著空，所以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

「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假若你說要著淨，人性本來是清淨的，是你起心攀緣，執着了法，心不清淨。所以我常常講，我們的苦樂都在一念之間，譬如有人突然想起他最寶貴的東西，不曉得藏在什麼地方？以為它丟掉了，到處都找不到，心裡又煩又難過又著急，痛苦的不得了，這個時候有人告訴他，你那個東西不是貼在抽屜的反面嗎？我們有沒有常常把寶貝的東

西，貼在反面呢？不敢放在抽屜的裏面，怕被人家看到，他知道之後，就馬上高興的不得了，所以心裡哪有痛苦與快樂，痛苦的不是在物質，快樂也不是在物質，是你看不破，放不下而產生的。因為心念本靜，你住相了，那就會有喜樂的差別，我們的苦、樂、憂、喜、捨，都是你住相而來的。如果你不住相，心本來是清淨，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它本自清淨。所以當你修行到，覺得自己心很清淨了，那個淨是淨上立淨，正是無明本。本來清淨，本來沒有妄想，無淨亦無染。你在本淨上面立了一個淨，頭上安頭了，這個加上去的淨，不是本來自然的淨，它就會退失掉，所以為何四禪天人、四空天人，他壽命很長，最後還是生死輪迴，因為他就是在本來無住上，住了一個淨，所以他有捨念清淨，覺得很清淨，但是時間久了以後，這個淨退失了，染又現前了。為何四空天人命終的時候，他覺得：奇怪！我已經入涅槃了，為什麼還有生死輪迴？就毀謗三寶，說佛法不是真的，所以墮到三惡道去了。所以人性本淨，是因為我們妄念、住相，把這無相清淨的真如本性，覆蓋住了。不需要覆蓋淨在上面，這叫頭上安頭。但無妄想，性自清淨，本來就清淨的。蘇東坡在心地法門上，他有相當高的成就，當他要臨命終的時候，他的學生錢世雄，告訴蘇東坡，說：老師！你平時念念都是清淨，念念都跟心地相應，現在你要圓寂了，這個時候應該更用心。蘇東坡笑笑地告訴錢世雄：著力即差矣。你著力就有作意，著力就差，然後笑著就走了。諸位！一著力就在淨上立淨，它本來就是這樣，性自本空、本淨，這才是真正的淨，這樣的淨是穢相離了，淨相也離了。因為我們現在染，所以一定要用淨去掉染，等到你真正去了染，你存淨，那就是障礙、知見立知，剛好是無明本，頭上安頭。所以你一定要染離了以後，不能存淨，淨也要離，這個時候，反觀自性，離斷、常、有、無，此清淨本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這就是一念淨信相應，所以修學佛法要開悟，為什麼要開悟？就是不能著相，一著了就知道見立知，頭上安頭。

「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所以修行要開悟自性，悟什麼呢？悟我們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黃檗禪師告訴我們：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此是無上道。六祖大師云妄無處所，著者是妄，而我們現在著什麼呢？欲界眾生著有，你的心念上念念都是著有，執著五欲六塵，貪得無厭，所以自心本淨，你卻著有、著身心世界萬法。而四禪天人、四空天人，他念念著在淨上，於自心本性上加上淨了，那個淨就變成妄，頭上安頭。二乘人著在涅槃寂靜，內守幽閒、清淨寂滅樂的覺受，於本自涅槃寂靜上加上涅槃寂靜，正是無明本，權教菩薩修空、假、中三觀，緣於法，念念覺照，著於覺，於自性本覺上立覺，覺上立覺亦是無明本。唯有實教菩薩，法身大士，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無所著，清淨心中無所依止，無功用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一念無心，妙契真如，不能說妙契了以後，還見了一個什麼。如是隨順真如自性大機大用，隨緣任運，任運自在，即是無上菩提道。這個修行方法怎麼入呢？僧璨大師在信心銘中也教導過我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無上菩提道是不困難的，就是你去揀擇。在境界上去分別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信心銘中開章明義，就把大義舉出來了，至道不難啊！就是你在那裏分別執著妄想揀擇。但莫憎愛，就是你不要去取捨就好。不要取捨說起來很容易，你不悟空，又如何能不去取捨？你不知道這是幻化的東西，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跟夢境一樣，你不了解萬法的事實真相，你怎麼不去揀擇呢？不去憎愛呢？所以你一定要通達實相，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一心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你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的時候，你就可以相信你自己了，隨順法性，隨順你這一念無染的本心，於根塵接觸時，隨順它的真實妙用，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樣的心量，於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中，就隨順這一念心的妙用，這

個就是圓成實性，圓滿成就的真實體性。它一點都沒有執著，這就是僧璨大師信心銘當中的這幾句：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你就知道該怎麼修，該怎麼應用。所以你悟了以後，就修放下萬緣，在境界裡面，隨順這一念清淨心的妙用，當心念稍稍往外攀緣，你馬上就放下。到了你根本就不會攀緣外境，人從百花過，片葉不沾身的時候，那個起心動念，就是不起心不動念，那是真如本性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不是還執著一個我不起心我不動念，當你情緒稍稍有波滔的時候，就立刻放下來了，只是讓你這一念心保持著清楚明白，而沒有情緒的波滔，這樣就成功了，而不是斷滅一切法。所以六祖大師云：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淨是心不著有無染淨兩邊，是真如本性法爾如是，若見了淨相，則真如本性已被淨所染而成染淨相待之淨，而非自性絕待之真淨，故六祖大師云：淨本來是無形相的，卻立淨相。言是工夫；卻把這個當作是坐禪的成就，坐禪目的是為了開悟自性，其實你在能所相對的心裏面，是四禪八定之淨，而不是真正開悟自性的淨。「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如果你就安住在這個地方不動，那你就把本性的真實妙用障住了，以淨制染，而非染淨一如，動靜不二，反被淨所纏縛，而不得自在。本來沒有障礙，你卻被淨把你障住了，心一動，就覺得煩惱生出來了。有的人能動不能靜，在動他沒有問題，像我們很多企業家，他就是能動不能靜，所以他聽聞到什麼可以賺錢，馬上就想，他把這一種動的狀態，當成是一種享受，其實是一種苦惱，能動不能靜，他明明沒有錢，還要去借，因為他心一靜下來就很痛苦，企業家就是這樣，我們都讚嘆他是大企業家，其實你仔細分析，大企業家也許都需要心理輔導，他心靜不下來，他只要能借到錢，他就去借，明明沒有錢，他都要去借，所以最近為何碰到經濟一不景氣，什麼大集團，一家一家倒閉了，為什麼呢？他們都是沒有錢，還要想盡辦法去挖錢，心一靜下來，就想要去挖錢，能動不能靜，到處借了幾百億，都去炒房地產、觀光飯店，然後現在不景氣了，山坡地不能蓋，像某家建

設公司，蓋山莊、大樓，資本雄厚，現在也是一樣出了紕漏，為什麼？他買山坡地，因為汐止地區山坡地出了問題，內政部規定，三十度的斜坡不准蓋房子，某某建設公司他買的山坡地，很多都是超過三十五度，都不能蓋了，現在欠銀行三四百億。所以我的家人就跟我講，還好你學佛不貪了，否則的話，你現在可能也是倒閉的其中一個。有一句話常講，債多不愁，為什麼？反正欠四百億了，沒辦法了，已經不用去想它了，他也不用愁了，可是他沒有想到，來世要怎麼還？我們如果欠人家錢，都會急的，趕緊還人家。等到有一天，我們也欠人家四百億的時候，也不用愁了，因為沒辦法還了，可是來世要怎麼還呢？這個帳要怎麼去算，真可怕。所以我的家人就跟我講，還好你學佛了，因為我以前的個性就是能動不能靜，靜不下來，一靜就很苦惱，一定要東想西想，想盡辦法把心弄得很疲倦，才去睡覺，一醒來就開始亂想。有的人又不是，他懂得修行以後，他是能靜不能動，他靜靜的坐在那裏，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吃飯以外，連睡覺也不要了，他就坐在那裏不動，人家對他很敬佩，他一坐就二十個小時不動，腿上功夫很高，可是你要他做一點事情，他會叫你不要去煩他，告訴你我在修一心不亂，你一煩我我就很亂，他就變成能靜不能動，這個有體而無用也很麻煩，所以要動靜一如。怎麼能夠動靜一如？要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一切法不可得，你若證得無所得的心，那你就把煩惱轉成菩提了。凡夫根塵接觸都是煩惱，若能於根塵接觸之時，隨順無所得心，自生自顯的妙用，那就是菩提了。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修學佛法，要追求的就是無上正等正覺，而不是要得定、得神通，是要得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讓你在法界中，得到無量的自在解脫，所以此心著淨，卻立淨相，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反而被淨所纏縛住了，能靜不能動，這也是個障礙。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

六祖大師，對於北方禪的修行方法，為提升他們的境界，這不是批評，告訴他們不能執著，執著就變

成病，接著六祖大師介紹南宗頓法的禪，怎麼修不動？不是住心觀淨，不動不起。六祖大師接著說：善知識啊，假若是真正修不動者，這個不動就是一行三昧，在境界中修不動心，怎麼修呢？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修自性不動。僧璨大師開示：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但莫憎愛不是什麼都不懂，洞然明白。對於境界了了分明，而心不染著。古德常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句話我們會覺得是矛盾的，明明就是有看，怎麼會不見呢？你明明就有聽，為什麼不聞？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沒有取捨，不見利害得失，好壞美醜，是非善惡。佛法不壞世間法，但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心中清淨無染，隨順這一念清淨自性，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麼做，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的分別，取捨，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這是真修，修自性本不動搖。菩薩心中，對於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甚至於菩薩的心中，對於作惡的眾生，更是慈悲愛護。如同在一個家庭裡面，父母親對他家裡的小孩，並不是討厭成績最差的，反而是對他最關心，往往令成績最好的小孩生忌妒，心想我的弟弟成績那麼差，我父母親對他很偏心，為什麼？父母親就是看不到自己小孩的是非善惡，他所看到的，是覺得我這個小孩子是不錯的，只是迷、好玩、不肯讀書。所以父母親眼中，沒有一個可惡的小孩。我們看到報紙刊登殺人放火，強暴殺人，我們都會覺的這些罪人，十惡不赦，他的父母都說：我的小孩沒有那麼壞，只是比較好動而已。所以菩薩看一切眾生都是這樣，眾生迷的這麼深，而生起慈悲救度之心。所以六祖大師開示，在這裏面，不見人的是非善惡，生起慈悲心、悲憫心，救護心而不見嗔恨，遠離怨憎之心，即是修自性不動。對一切境界了了分明，沒有取捨分別。

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這就是世間人的樣子，為什麼我們在修行過程中，不要去東家長西家短，因為你談到最後就是人我是

非。有許多學佛的人，他在沒有學佛以前，所談的事情，大多是社會上世俗的東家長西家短，這些言語所造的口業還清一點。學佛以後，他勤跑道場，跑完了以後，在與朋友閒談的時候，就談到哪個師父怎樣，哪個道場又怎樣，這下子所造的業，就比以前更重了。這是我們凡夫的習氣，所以我們要曉得，我們要談，就談一些與佛法相關的道理，談一些我們修行上所遇到的問題，不要談一些人我是非，因為談人我是非，會增長我們惡業習氣的種子，不能淨化我們的心靈，六祖大師在這裡特別指出來，迷的人，雖然說我已經在學佛了，所以我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這是與道違背，道是平等心、清淨心、慈悲心的。你看人的是非長短好惡，這都是對立，這是二心，道是要證得一心，沒有這相對待的境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所以要在不談他人是非、長短、好惡，不起邪心、惡心、染心下功夫，而不是在著心著淨，住心觀淨用功。這只是修坐禪的起步，不能把他當成究竟。

傳香懺悔第五

這一品是六祖大師為十方而來的，一般學佛的人，所開示禪宗修行次第法要。雖然是心地法門，但是這裡面有講次第法要，這是對一般的學人，不是對緣成熟的眾生，在第六品參請機緣，那就是對緣成熟的眾生，而講的開示。傳香懺悔是對一般的修行人。在這裡面，六祖大師舉出了心地法門修行的五個次第，第一個就是要先悟自性功德，所以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這是叫我們了解自性功德，你修行才能念念會歸自性。就是修學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否則你的修行，就是在外面修福德而已。如同梁武帝雖然他那麼發心，他講經說法又吃素，四十幾歲就跟妃嬪分房，就修梵行優婆塞，可是見了達摩祖師還是問，我作這麼多的善事，有什麼功德？因為他不了解，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目的就是淨化我們的心性，而不是我做好多善事，執著在心裡頭，那只是世間法，不是出世間法，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自性功德。一切修行，

不過是在恢復你這一念不染有無的真心，所以要先了解性德。性德不是從世法中求得，也非行善就能得到，是你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這樣而證得的，所以一定要先了解自性功德，自性功德是本具的，不是外得、外修而來的。修行只是借假修真，藉著修行的假，捨掉我們無量劫來的無明習氣，把無明習氣去除以後，真的自性功德就現前了，所以第一個，要先了解我們的自性功德，當你了解了以後，要修行了，首先要承認自己以前所犯的錯誤，所以要懺悔業障，掃除掉我們修行上的障礙，如果你不承認我們自己的錯誤，有過而不改，那你怎麼修呢？所以有很多人沒有聽聞佛法，就照著早晚課的課誦本，就在那裏作懺悔業障，天天在佛像前，唸著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懺悔完了以後，我的習氣在哪裡？根本不曉得業障在哪裡？業障就是當你根塵接觸，遇到不如意，發脾氣，見到比自己好的，生忌妒障礙，種種煩惱習氣，那就是業障。如果你能夠輕輕一句阿彌陀佛，就把它伏住了，表示你業障很輕，一伏就伏住了。如果我在前面教你那五種對治方法，你都伏不住煩惱，回到家裡睡覺還在想，那你就該知道，真是業障深重，一定要趕緊把它拔掉，一定要確實承認我業障深重，真心的懺悔業障。所以第二要懺悔業障。第三個就是你要發大願，以願起行，地藏菩薩表大願，同時在地藏經中說明，地藏菩薩過去生，都是以孝行感得諸佛如來感應，幫助他超度他的母親，在地藏經中教導我們，如何超薦我們的祖先，這都是孝行，所以你的大願，以願導行，願心付諸於實行，第一個就是孝，除了你今生的父母，過去生的父母，你的長輩，你要去幫助他離苦得樂，有了孝，你才能夠慈悲一切眾生。你對自己家人都不懂愛護尊重，你說你對一切眾生很慈悲，那一定是有條件的。很多人對自己的家人不好，斤斤計較，但是對佛菩薩忠的不得了，忠心耿耿，這一種忠心耿耿，不見得是真正出自於他的本心本性。很多人喜歡為佛菩薩作事情，但是未必會跟佛菩薩同心。要怎麼才能跟佛菩薩同心？你要替眾生作事情，佛就是為眾生犧牲

奉獻，燃身供佛不是把我身子燒了，然後去供佛，是以這個身子犧牲奉獻，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所以對佛菩薩忠心耿耿的人，未必會跟佛菩薩同心，但是你忠心耿耿替眾生犧牲奉獻，一定是跟佛菩薩同心。所以一定要以願導行，像地藏菩薩一樣，然後才能廣慈悲於一切，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然後你才能夠開智慧，得到文殊智慧菩薩，有了悲智等運，才能成就普賢十大願行，而圓滿佛果。所以願悲智行，這個是修行的四大綱領，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三就是要發大願，以願導行。第四個是皈依佛、法、僧三寶，也就是皈依自性三寶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第五個就是你找到修行法要，圓滿成就一體三身自性佛，成就佛道。所以第五是圓滿菩提，成就佛道。在這裡面，以傳香、傳自性五分功德法身相，以及懺悔業障作為本品的品名，其實這是說明五個次第的修行而成就佛道。這裡只是舉傳香、懺悔為代表，代表這五個次第，這是第五品。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眾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

時就是指因緣聚會，因緣成熟的時候，六祖大師見到廣州以及從中國四方士庶而來，來到這曹溪寶林寺山中，來聽六祖大師開示這一些信眾，於是六祖大師升座告眾曰，來！就是六祖大師為大家講開示，所以這來字就是很高興，讚嘆的意思。善知識！這是對大眾的稱呼，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

此事就是指修行這一件事情，一定要覺悟自性，要自性的覺醒，而不是向外作功夫，要先悟自性，要先了解自性功德，修行是在恢復自性清淨心，而不是在外面攀緣作福德。所以六祖大師開示：此事須從自性中起。以前很多學佛的人，也是跟我們現在的人一樣，喜歡作福德、作善事，以為作善事就是在修行，

所以六祖大師特別指出來，這一件事情，是要你心性的覺醒，覺悟自性，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往外攀緣。怎麼修自性的覺醒呢？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你要在一切境界中，時時勤拂拭，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因為這是次第的，這是對一般修行人，所講的次第方法，所以要大家時時自淨其心，像神秀大師前面告訴我們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大師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對我們初學人是何等重要，雖然六祖大師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高，這是對緣成熟的眾生而言，如果是初學人，那還是要記得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認真在境界中對治我們的習氣，這才是首要。所以一切時中，自淨其心，自修自行，到最後心什麼都掛不住了，念念清淨不染，見自己清淨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這事要靠自己，佛菩薩、善知識，是當我們的增上緣而已，真正的修行是要靠自己，因為無明本無，是我們自己的習氣而有，本覺本有，我們每一個人的覺性，是先天地而有，個個具足，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各各平等，只是每個人的無明習氣不同，障住了覺性的光明。像烏雲擋住了陽光一樣，你把無明烏雲去掉了，自性光明就顯現了。烏雲看起來好像是有，而飛機可以穿越，風吹雲散，它只是水蒸氣或黑煙而已，根本就沒有雲的實體可得。真有的就是陽光，所以佛菩薩當我們增上緣，以佛陀的教法，我們依教奉行，把我們這無始劫的染習去掉了，把我們種種煩惱習氣清除了，覺性大海，大放光明，那就是自性成就佛道。所以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也才不會讓大家虛度光陰，枉廢此行。

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

大家既然從各地來到這邊，那就是大家都有緣，六祖大師要傳授這五個修行的次第，所以要大家以至

誠恭敬心來領受這無上妙法，所以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這個「自性五分法身香」，這就是自性以這五種的功德法，而成就佛身，這五種就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香這個字，就是指法身的因果，我們法身因果，修因而致果，修戒、定、慧，這個就是三無漏學，也就是修見性的因，由於你修戒、定、慧的成就，而得到了解脫、解脫知見。這個是修行見性的果，所以這個香是指我們法身的因果。在破相論有一段經文，這段經文大意是這樣說，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珍香，供養十方諸佛。我們常供養佛，而最好的供養，是你自己修行真正的成就，你越修心中煩惱越少，心地越清淨，心越慈悲，那就是最好的法供養，而不是以水果、香花來供養佛，所以佛陀最大的期待，就是一切眾生成就佛道。法華經云：佛陀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這一大事因緣，就是欲令眾生成就無上菩提。所以我們怎麼報佛恩？最大的報佛恩，是你自己修行證果的成就。所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五分法身香，你修行戒、定、慧而得到了解脫、解脫知見的果，來供養十方諸佛、報佛恩。今時眾生不解如來真實之義，我們現在不知道如來的真實義，唯將外火燒世間沉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得？可能嗎？沒有修正確的因，哪裡能得到正確的果？所以楞嚴經裡面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了解這「自性五分法身香」，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次授「無相懺悔」。懺悔有從事相上做懺摩的儀式，以及從理上而證得。事相上做懺摩，這個叫作事懺，比如說我們拜梁皇懺，或者三千佛洪名寶懺，或者是萬佛懺，大悲懺，慈悲三昧水懺，這個都是事懺，事懺在我們目前，所希望的就是滅罪消災免難。希望藉著事懺，把這個罪滅了，但是很多人以為我罪滅了以後，就沒有問題了，其實你那個習氣還在，你沒有達到理懺的功德，內心的習氣種子還在，過後又犯了，又造業，果報現前，又想藉著事懺把它滅掉，這樣會滅得掉嗎？懺是要懺其前懺，悔要悔其後

過，不要再造了，現在很多人去作拜懺的儀式，拜完了以後，繼續迷惑顛倒，這一種效果不大，而事實上真正事懺的目的，是要你達到理懺的成就，事懺是末，理懺是本。什麼是理懺？藉著你這樣子懺悔，然後內心善根流露，我以前真的錯得太糊塗了，有很多人經過事懺之後，痛哭流涕，覺得我以前錯得太離譜了，我從此再也不犯了，突然之間，心念靜下來了，一念不生，端坐念實相，那一念不生就是理懺，所以禮懺就是端坐念實相，一念不生。所以古德常講：「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無相懺悔就是以事懺的因，而起理懺的果，以達到心亡罪滅兩皆空，正念念真如的實相境界，這就是理懺，所以叫作無相懺悔。事懺是除末，理懺是除根，當我們有緣去參加拜懺儀式，你在拜懺當中，不是想我現在經常頭痛，佛菩薩！救救我，讓我健康快樂，這樣達不到理懺，你在這個時候，要隨文入觀，觀想我如今在六道生死輪迴之中，不知出離，對父母不孝，我對朋友不義，心念充滿忌妒障礙，這真的是無始劫來的習氣，我要真正懺悔了，我雖然招受到種種不如意，但這都是我自己應有的果報，我要真正從內心生起至誠的懺悔，這樣用功幾天之後，突然善根發芽，痛哭流涕，心裡清淨得不得了，心念止息了，剎那相應到理懺，所以事懺可以引起理懺，完全要看你因地心用在什麼角度。如果你只是想求消災免難，那絕對達不到這個境界，所以修行用心是很重要。六祖大師次授「無相懺悔」。就是藉著事相的懺悔，達到理懺的成就，痛哭流涕，內心清淨以後，你會覺得如釋重負，你身心好像得到輕安一樣，那就是消罪的現象，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無相懺悔的真義。「眾胡跪」。大眾就照著六祖大師的指示，大家都行胡跪禮，胡跪是右膝著地的禮儀，我們中國人是兩隻腳一起跪，胡人的跪法是用右膝著地，這樣子行動比較方便。

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

六祖大師首先介紹「自性五分法身香」，什麼叫戒香呢？就是你自己的心中，沒有人我是非的心，沒有看這個好壞、美醜，沒有是非善惡的分別取捨心，沒有忌妒障礙、貪嗔癡，見不得人好，我們凡夫都有忌妒障礙心，尤其我們中國人這個習氣是最嚴重，所以中國人不能合作就是在這裡。來生我們如果行五戒，要當中國人，並不難，你只要這個習氣不改，還是會來的。我為什麼會這麼講呢？中國有一句話常講：「一家飽暖千家怨」。因為中國人很窮，只要一個家庭能夠吃的飽暖，大家都忌妒他。所以六祖大師在這裡特別舉出來，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所以忌妒心萬萬不得，一定要把它改過來，改過忌妒的方法就是隨喜，隨喜最能把忌妒障礙改過來，名「戒香」。你心中只有一片慈悲，沒有這一些障礙，那就是戒香，這要怎麼修行呢？這個要以諸惡莫作為方便，什麼壞事情都不要作，所以我們去受戒，持五戒、行十善。戒律的精神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重點在眾善奉行，所以你如果能依眾善奉行為原則，你這個戒會守得很好。如果你只是以諸惡莫作，因為你犯了戒、造了業，這個要墮三途，你是念念為自己好而持戒，你這個戒就守得不好。所以，菩薩六度萬行，你以慈悲心修六度，你會修得很好，如果你是為了自己，我要成就菩薩、要出三界、要開智慧，那就修的不圓滿，為什麼呢？你只是想到為自己。真正菩薩的用心，我持戒是為了怕傷害到眾生，我只要是能真正利益眾生的事情，我一定作，即使是破戒，我也在所不辭。像佛陀以前為了救眾生，祂也打過妄語，我持戒目的是什麼？為了怕惱害眾生，這樣而持戒，這種心量就廣。我為什麼布施？我布施絕對不是為財施得福報，無畏施得健康，法施得智慧。我布施是為利樂有情，心念就是為眾生得利益，你這樣的布施三種布施都可稱為法施，如理如法的行布施。我忍辱是為什麼？為了怕眾生煩惱，因為我如果跟眾生吵架，眾生就難過，所以我修忍辱，你這麼一想，你的心量就拓展出來，心量就能包容一切，有情無情你都包了，為了怕眾生受難。一個修行人，他把青草都視同有情眾生，不忍

心去踩，為什麼？感覺上就有生命，所以忍辱就是怕惱害眾生。你精進是為了將來幫助眾生，所以這六度，沒有一度不是念念為眾生，這樣子用心你這個持戒一定是很圓滿。所以發心很重要，有很多人修行學佛，覺得學佛之後都被綁住了，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因為你的因地心就是自私自利，如果你以幫助眾生，利樂有情的心，你在世間上作任何事情，你都很自在。然而居士修行一定要敦倫盡份，把家庭照顧好，不是我家裡的人都挨餓，我去度眾生，這是不行的。因為佛法的根本大願，是建立在慈孝，從你的自家作起，推己及人，這是很重要的。所以家庭一定要圓滿，從內而外修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這個是從諸惡莫作為方便，而依大乘法修行，最後達到心地無非自性戒的精神。

二，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

見一切順逆的境界，而心不亂，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絕對不會被境界轉，這要悟自性，通達五蘊無我，六塵非有，唯一妙覺明之真如本性。但因不守自性，攀緣外境，故令此妙覺明成五蘊法，而分別六塵境界，問題全部出自於自己取相生分別，而令心亂生煩惱。若能外不取相，則自然內不動心，即見自心本定，萬法本寂。故永嘉禪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但是我們達不到這個境界以前，那是需要次地修證的，自淨其意的方法很多，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就是修自淨其意。我們講三藏經典經、律、論，經就是偏於定學，律就是偏於戒學，論是偏於慧學。淨土法門，念佛也是修自淨其意。神秀禪法住心觀淨，也是修自淨其意，數息也是修自淨其意。如前面我教大家的那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在境界中觀照，也是修自淨其意。用各種止觀的方法來對治，到最後念念掛不住了，境界也掛不住，得了定了，煩惱也就遠離了。你就證得了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這是透過修行而來的，沒有真修，絕對沒有實悟。絕對不能說懂得一點道理，然後就覺得自己就是這個境界，誤把聞所成慧，或思所

成慧當成了修所成慧。要確實檢視自己在順逆境界中，不胡思亂想，生起貪染心或怨憎心，才不會空過這一生修學佛法。

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

慧香就是修戒、定的成就，由戒而生定，由定而開智慧，藉修德顯性德，因為戒、定、慧本來都是你自性本具，所以六祖大師講戒、定、慧，他是講自心無非是為戒，自心不亂是為定，自性無痴是為慧，自性本來就沒有愚痴，而且具足如來智慧德相，怎麼會有愚痴呢？所以慧香，六祖大師說自心本來就沒有障礙，本來就無我，常常能以般若智慧來觀照自性，不染萬境。般若體就是我們清淨的本心，無染本心的妙用就是觀照般若，根塵接觸了了分明，知道一切境界不可得，念念觀照自心清淨，不染萬境。外觀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無取捨分別。「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因為自性智慧圓滿，是真理的化身當然是不會造諸惡的。「雖修眾善，心不執著」；雖然你修四無量心、四攝法、六度萬行，但是絕對不會執著我在修菩薩行，將它化為本份事，一點也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這個都是出自於性德，一點作意都沒有。我們現在是有作意，我要修行，我要成就菩提，我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我們聽完經典以後，就要迴向，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然後你要記得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我們可不要念一念之後就忘了。要這樣念，常常有這樣的觀想，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如果你常常這樣觀想，你在社會中處事待人接物，你就不會跟人家計較、埋怨、心念不平，因為我時時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這是我的責任義務，我還有甚麼好計較的呢？還有甚麼好分別？這是我天天在講的話，我不能說了之後不算數，食言而肥，時時提醒自己，到最後性德流露了，你就不需要時

時提醒自己，自然就能引發自性慈悲喜捨智慧的妙用了。如果你修行真正入了定，打成一片，入了一心，那時候人家在講話，就好像你在講話，人家痛苦，就好像你在痛苦，人家高興，就好像你在高興，打成一片了，所以菩薩以眾生的苦為苦，以眾生的樂為樂，為什麼？本來沒有分別，所以古德常講：自他之間，不隔毫端。經云：「有情無情，同圓種智」，你如果心性越清淨，分別執著越淡，你的慈悲心自然越增長，你的喜心自然會生出來，為什麼呢？萬物與我同體，古德常講：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那你怎麼不生喜心呢？看到眾生成就，也跟著歡喜，看到眾生難過，你也會跟著難過，你有這樣子的心，捨就生出來了，捨是什麼呢？很樂意為大眾服務，於日常生活中，已經養成習慣，變成了本份事，也不覺得，我在為眾生作事，利樂有情，菩薩的生活就是這樣，菩薩他已經沒有事了，為什麼呢？祂悟到了萬法本寂，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萬法皆如，了不可得，所以作而無作，無作而作，所作的就是為我們芸芸眾生犧牲奉獻，因為祂看，萬物之間，不隔毫端，萬物與我同體，天地與我同根，都是我自己一個身心變現的，哪裡不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呢？所以普入法界做夢中佛事，度夢幻眾生，因為唯是一心。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藉著常常觀照自己，一定要記得，上報四重恩：佛恩、父母恩、國家恩、眾生恩，下濟三途苦，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都要去幫助他們，自然這樣慢慢相應，性德就現前。所以慧香也是一樣，必須以眾善奉行為方便，才能恢復自心本具的，慈、悲、喜、捨的智慧。所以名「慧香」。

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

這個解脫香就是自受用，你心地清淨了，你不被外境所轉，念念智慧圓滿，慈悲喜捨，隨緣任運，自在無礙，這個是自受用，你修戒、定、慧，而證得自性本具的戒、定、慧現前的時候，而得到無礙解脫的境界。所以真淨克文禪師，他有一段偈頌：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

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這是比喻逍遙自在，為什麼？他沒有一念想到自己，他去酒房，也是隨緣度眾，念絕對沒有自我。所以大乘菩薩戒很不好守，大乘菩薩戒是你真正要證得自性戒、定、慧，自心無非，自心無痴，自心不亂，本來具足智慧德相，能夠證得如來禪以後，才能圓滿大乘戒。大乘戒，你起一個心，動一個念，想到自己，那就破了戒。起心動念，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念是真如自性之體，念是真如自性之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念念無染，無所依止，都是利益眾生的事。以前我曾經說過：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成邪。所以法沒有邪正，是在你心有邪正，心正法就正，但是心清淨至無餘，都是慈、悲、喜、捨，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一切法都變成至善圓滿之法，已經遠離對待兩端。所以解脫香是你自己得到的自受用，你成就了戒、定、慧以後，所得到的自受用。

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

這個可以說是他受用，教化眾生，廣修後得智，利益眾生，如果你證得解脫香，不可以此為足，更須廣學無量法門，普度眾生，破塵沙惑來成就佛道，不可以少為足，沉空守寂，被佛陀呵為焦芽敗種，即須從此起行，廣修後得智，教化眾生，普度有情，破我法二執，證本覺妙心入一實境界，見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理則如來藏妙真如性。全相即性，全性即相，相則十法界三千諸法，性則吾人之真如本性、本覺妙心。故知宇宙萬法即是吾人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從心體上說，一空一切空，從一心緣起，循業發現的假相上言，一假一切假，從一心的作用上空假不二云：一中一切中。故六祖大師云：諸佛剎土，盡同虛空。祖師大德亦云：若人悟了心，大地無寸土。如人做夢一樣，夢醒之時，即見全夢即心。吾人目前之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即是本覺妙心依於根本無明，見思

煩惱，心中染五欲六塵，而能持五戒所緣起而幻生的夢境，當體即是本覺妙心的心體，不生不滅。是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故十法界的真實體性，只有本覺妙心，亦云真如，此真如體，理具，事造，兩重三千，圓滿具足。隨眾生起心動念，攀緣造作，而幻現十法界，當體無生，無自性，唯一心體，全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所以依我們業力所見的虛空，當體即是真如，其他道眾生，因業力不同，看了不見得是虛空，也許是香水海。如我們所看到的虛空，卻是天人之安身立命處，我們看的是有，神、鬼道看的是空，我們看的是樹木，鬼道看的地方也許是房子，我們看的是馬路，也許鬼道眾生所看的是山林，那是隨我們眾生業識變現，當體即是真如，不生不滅。若悟此理，即能通達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即是諸法實相，無生，無自性，唯一真如妙心。宇宙萬法唯一絕待真如，十法界三千諸法，即真如體中的幻影，如水面上的倒影唯一水體，故倒影即是水而已，無生無自性，若深達此理，即是了了見性，依此道理，觀照自心，即悟萬法無生，有什麼事情放不下呢？放下即是解脫，更無其他的解脫，念念放下，念念不染，一切通達，一切不迷，即是般若波羅蜜自在解脫，煩惱即菩提，貪、嗔、癡即戒、定、慧，法界即是自己一心，即無生死可了，亦無涅槃可證，開顯自性的大機大用，得大自在。如南泉禪師斬貓，斬貓是殺生，十惡業之首，卻是教化眾生，開顯出自性的大機大用。又如丹霞劈佛，劈佛是五逆之首，卻是教化眾生，破修行人之執相，而開顯自性的大機大用，此即是解脫知見香。

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

這個五分法身香出自於真如本性，此是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修戒、定、慧三無漏學，藉修德，顯自己的性德，而不是修福報可得，像王陽明居士所說的致良知良能，藉著修行的假，恢復本具的如來一切智慧德能。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

前面我們講到，六祖大師為開悟自性、頓悟、頓修、頓證緣未具足的三寶弟子，講述心地法門的次第修行法要。六祖大師列了這五項，第一件就是要悟「自性五分法身香」，要了解修行的目的，原來就是恢復我們本地風光，也就是恢復我們的性德，見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本來是如如不動，純善無惡，所以才稱為至善圓滿。我們現在有善惡對待，也經常會造惡，可是當我們看到別人受苦受難的時候，我們的悲心都會油然而生，比如當我們看到小朋友有危險時，也會很緊張，趕緊救援，即使會使自已受傷，也在所不惜，所以我們的真性本來是至善圓滿，每一個人的真心，本來是具足無量智慧，是絕對的客觀、是真理的化身，但是由於我們我法二執，把它障住了，變成自私自利，邪知邪見，所以修行就是恢復我們本有的面目，禪家常常說：找回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也叫做本地風光。我們只能藉著修德來顯性德，所以我們就藉著戒、定、慧三無漏學，來證得我們的解脫、解脫知見，其實這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五分法身香，都是我們的法身功德，不假外求。因為迷而不能顯，所以藉著三無漏學來開顯性德，所以修行成佛，不是從外面去找，外面去求感應、加持，用布施、行善，希望能夠證得成佛，那是世間法，不是出世間法。佛是在你自心做的，所以是心是佛，是心成佛。第一件事情，要深深的了解這個道理，不再心外求佛，諸佛菩薩，教導我們，如何去除自心中的迷，邪，染，修行成佛是要靠自己才行，因為每一個人的心體本來是佛，這一點一定要相信，是我們自己迷惑顛倒，放不下、看不破不能證得。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你甚麼時候把你這分別、妄想、執著的狂心放下，了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放下身心世界，當下成佛。所以一定要了解是這樣成佛的，而不是在世間法上做種種好事，這只是修福而已。修行就是找回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恢復自己本有的性德。了解了以後，就要懺悔業障，消除我

們修行上的障礙。六祖大師在本品中的開示，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什麼是「無相懺悔」？直下無心就行了，諸位，我們會受諸煩惱，受種種苦，是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從你的心裡面生出來的，如同我們晚上作夢，如果你在作夢的時候，夢到歡喜的，你會覺得高興，如果你在夢中做恐怖的夢，你在夢中很緊張。如果你在夢中做痛苦的夢，你會覺得很痛苦，甚至會哭醒。如果你醒過來以後，知道是夢，那就甚麼事情都沒有了，你也不會痛苦、難過，因為知道是夢。所以人生之事只是藉着五根對五塵，而後由自心中現出來的幻相而已，似夢般的，什麼境界來反正都是夢。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一切萬法都是我這一念寂照、空寂的性，所現出來的假相。眼睛一閉，甚麼都沒有了，眼睛一睜開，境界又現前了，就是我這一念心變現的假相而已，了解是夢，念念放下，不起心動念，心平氣和，這就消業障了，這就是無相懺悔。在佛陀的時代，有兩位弟子非有意而破了根本戒，他們就請持戒第一的優波離尊者為他們懺悔，優波離就跟他們講，你們破這個是根本戒，不得了，要真誠懺悔。這時候維摩詰居士進來了，維摩詰居士說：優波離！你知道這兩位比丘，過去生是修大乘佛法，你這樣叫他們懺戒，非但戒不能懺，罪惡不能消，他們越來越煩惱，比如我們犯了戒，人家對你說：你受了菩薩戒，在佛菩薩面前已經發願了，糟糕了，你騙了佛菩薩、龍天護法，你罪可重了。本來不嚴重，你天天想，就會想出病來了，反而更緊張了。所以維摩詰居士馬上就對這兩位無意破戒的比丘言：大乘的根性，要悟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覓罪性了不可得，心空即第歸，豁然放下，甚麼也沒有了。日後隨緣消舊業，身心世界都是虛妄的，不要執着佗。聲聞、緣覺墮在涅槃坑，人家找不到他，菩薩迴小向大，祂在法界裡面，雖然過去生跟眾生結善惡緣，但是也剛好藉這個緣親近眾生，入十法界裡面，幫助眾生。我們的罪性是空寂的，你什麼時候放得下，你就得到解脫了。所以能夠降伏心念的人，是最快樂的人，所以心沒有妄想的人，是真正幸福自在解脫的人，

所以這個叫做「無相懺悔」，你真正做到這樣「無相懺悔」，你就解脫了。但是「無相懺悔」，一定要從事相上做起，因為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天生的彌勒。僧璨大師以前業障很重，他去見慧可大師說：弟子業障很重，請大師為我消業障。慧可大師說：將罪來，與汝懺。僧璨大師說：覓罪不可得。慧可大師曰：與汝懺罪竟。諸位，僧璨大師從此不貳過，諸位，你甚麼時候能說我可以無相懺悔，你從此不貳過，那就是無相懺悔，不貳過就是心不再忌妒障礙、攀緣，這就是真正無相懺悔，但是我們不是這個境界，一定要腳踏實地，持五戒、行十善，念念觀照自心，境界中對治我們的習氣，到了有一天，你才真正能做到無相懺悔，到了這個境界，就是端正念實相，正念真如的境界，心不著有無，清淨離一切相，所以這個境界是非常高的，真正做到這樣，就滅三世罪。心念不起了。身口意三業清淨，三業清淨是佛出世，你這一尊佛就出現在世間了。

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

諸位善知識！大家請跟著我一起唸。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六祖大師的無相懺悔，要從前念、今念及後念，過去、現在、未來，以前的我懺悔了，以後我不再犯了。我們往往過去所犯懺悔了以後，天天還在想，我以前造的罪，以後會不會怎麼樣？會不會因此墮三惡道，六祖大師教我們，你過去所犯的過失懺悔了以後，從今以後不要再造，念念止惡行善，那就是三業清淨。在這裡很重要的，就是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首先懺的是愚迷，因為愚迷就是我們的無明習氣，這愚迷也就是愚痴無明，很多的罪業，都是由於我們的愚痴無明所造的。有很多人不信因果，

他們看到世間，好人反而很多麻煩及災難，好人反而不得好報，那一些黑道人物，反而在社會上有權有勢，他就不相信因果，這個就是愚迷。佛跟我們講三世因果，這個業報，有時候是今世造作今世報，如果你造的善是大善，你今世造，今世就可以感果，如果你造的罪是重罪，今世造一樣今世會感果，否則一般來講，都是今世造，來世感果，今世行善，來世得福報。過去生所造的善惡業，今生現前，今世所造的善惡業，來世感果。還有今世所造的惡業，由於你覺得錯了，懺悔以後從此改過，念念行善，今世你造的罪業，說不定就延後許多世才受報。所以三世因果有時候是今世造作今世得果，有時候是今世造作，來生得果，有時候是今世造作，不曉得多少生以後才感果，所以我們要相信三世因果。古德常講：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有的人不相信因果，取斷滅見，這個就是愚迷，有的人不相信修行是靠自己，到處去求上師加持、神通感應，殊不知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作，不了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前定就是指過去所造作的果報，這個都是愚痴所感的。很多拿博士學位的人，也很迷信，他們對地理風水非常相信，所以聖嚴法師說了一個故事，有一位風水師，他是專門研究風水，風水看得很準，有一次他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找到一塊很好的五色風水地，他找到以後，就開始等待了，等到他尊長往生之後，他就把尊長的遺骸葬在此處，這一下子可升官發財了，他的後代子孫能夠興旺，他心裡很高興。葬下去之後的隔月，就下大雨刮颱風，河流改道，他看到報紙刊登，發現這個地方不就是我葬尊長遺骸的地方嗎？他匆匆忙忙趕到那個地方，一看，糟糕了，墳墓不見了，變成河流，你命中不是那一種因緣，他也得不到那一塊地。佛陀在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中，告訴我們，為什麼有的人學佛事事如意，一切吉祥，有的人學佛處處不如意，什麼都不如願，為什麼呢？有的人正知正見，有的人邪知邪見，相信風水堪輿，祈求鬼神，相信加持、感應，換一句話來說，你找錯老師了，你不跟佛學，去跟妖魔鬼怪學，上當了，所以佛在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就是要破除我們的迷信、邪知邪見。改命是要靠自己，而不是用迷信的方式改，你自己心地改了，持五戒、修十善、慈、悲、喜、捨，心量一改，你一生的命就改了。所以大丈夫是改自己的心性，所以古德常講，出家乃大丈夫行徑，非帝王將相之所能及。出家是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是自己對自己的戰鬪，是正與邪的戰鬪。將相是對外人的戰鬪，打外面容易，自己打自己好辛苦。所以修行就是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你把心改了，你的命運就改了。所以經上告訴我們，佛有三不能，一、眾生定業，佛不能改。二、無緣眾生，佛不能度。三、佛無法度盡一切眾生。那麼眾生定業誰能夠改，就是我們自己能夠改，所以只有自己改自己的定業，佛把所有改定業的方法，在經典上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修行要靠自己，不是去外求，求不到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相信。以前我們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以前我們造業，迷惑顛倒，現在我已經知道這是錯誤，懺悔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愚痴這個罪是最重的，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從此以後你要相信緣起因果的真理。要怎麼才能永不復起？你要相信緣起，一切宇宙現象就是因果，佛所悟的就是緣起，緣起用白話說就是因果法，整個宇宙現象就是因果法，一定要相信。你將來會感覺怎樣的果，就是看你的心，你是怎樣的心，緣著一心現十法界，相應到那個法界而已，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相信，這是真理。所以心是最為首，所作所為任何事情先看自己的心，是善，是惡，是否會違背良心，傷天害理，能否安心，看完了以後，再看你的事相，這樣你才能圓滿，不是我只管做事，不管自己的因地心，將來變成愚痴之福，那就很可惜了。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要深信因果，不要再去外面求感應，問自己最重要，返求自心，經典裡面說，返聞聞自性，用比較簡單的解釋，返求自己，當然返聞聞自性的境界很高，開悟見性的境界，我們把它降下來一點講，我們要從基礎學起，返求自己，做事情問自己是最重要的，相信因果。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僞誑染；從前所有惡業僞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這也是一般人所容易犯的習氣，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從前念、今念及後念，這是滅三世罪，念念不被僞誑染；不被驕傲狂妄自大，狂是虛偽不實，不要被驕傲、狂妄、自大、虛偽不實所污染。我們說的笑面虎，心裡想的一套，口中說的又是一套，甜言蜜語，但心中滿懷奸詐的心，這個千萬不可，我們往往在這功利的社會中，被訓練成這個樣子，為了得到自己的好處，往往是講一套，做一套，不行直心，這樣根本就無法修行。念念不被僞誑染；從前所有惡業僞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我們了解這會障礙我們的修行，會引導我們墮三惡道，所以我們從此要內心謙下，常行直心，六祖大師教我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在前面的淨土功德品當中，六祖大師也教導我們，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所以我們經過懺悔以後，對一切要恭敬，內心常常要覺得我不如人，早年淨空法師說：我們要學善財童子，這世間中只有我一個人是學生，沒有甚麼好驕傲的，我已經是生死凡夫，我還有甚麼好驕傲的，再驕傲，也是一個生死凡夫。我們現在在人間，都覺得我好了不起，我現在是當什麼長，有多少身價神氣的不得了。如果從天人的天眼來看，人類就像我們見猴子一樣，當了猴王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有甚麼好值得驕傲的？你從外太空看地球，就只有那麼一點大，我們就在這裡面這樣吵吵鬧鬧，你到山頂上，看到那一座又一座的山這麼高，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可是我們一回到台北市，就在那裏斤斤計較。有甚麼好計較的？在一個十法界裡面，我們人類是相當渺小，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往上提升，千萬不要往下沉淪。要內心謙下，想想這個世間我最小，一切人都是我的老師，好的我跟他學，壞的，檢討我自己有沒有這種壞習氣，這樣子一直改過遷善。看到做惡的人我們生起慈悲心，希望能幫助他斷惡修善，學習佛法。這樣子訓練自己，

到最後你才能夠純善無惡，到了純善無惡，性德就顯現出來，所以性德就是藉修德而顯現的。我們一定要記得從此以後，這樣子來修行，常行直心，自己覺得我很渺小，有甚麼好計較的，我為何不利用這個人身，好好訓練我的直心，提起勇氣來，要行直心，要有勇氣。所以我勸大家，以前我們做錯的事，你在佛像面前發露懺悔，全部都講出來，向佛菩薩懺悔，佛菩薩絕對不會去外面講，講完了以後，從此要訓練直心，當你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內心有一面陰暗的，馬上要想，這樣不行，這樣子我會變成鬼，我們常說這個人鬼精靈，鬼腦筋，這樣子就會變成鬼，變成妖魔鬼怪，這樣不行，我這個心要改過來，當你在講話，跟你的心不一樣的時候，你就要開始檢討了，但是如果是沒辦法，比如說白色的謊言，沒有惡意的，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彼此不造成傷害，這個無可厚非，這個是值得諒解的。但是如果外面講的光明，心裡面很黑暗，這一種心行，我們一定要改，改到最後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內外一如，你就是天神、菩薩了。甚麼叫做神？光明正直之謂神，我們最起码能夠做到這樣。心生十法界，我們一定要知道，用這樣來磨練我們自己的習氣，端正我們的心行，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這絕對不是嘴巴唸一唸就好了，一定要腳踏實地去做，你才能夠做到真正的無相懺悔。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我們娑婆世界的習氣，是鬥爭激烈，很容易忌妒障礙，所以我們要懺悔，把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這個懺悔同時也要修學隨喜功德，慈悲喜捨，才真正能夠把忌妒、障礙等習氣改掉，所以隨喜功德非常大，在目前的民主社會裏，叫做誰怕誰？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家作主，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創一番事業，自己做的很容易成功，為什麼？我自己做的，但是如果另一個人做的，你可以傾全力去幫助他，你很了

不起，你能夠修出無我，所以這個隨喜功德，不管是事相上的隨喜，或者是你語言上的隨喜，只要你真心的隨喜，都功德無量。最怕甚麼呢？你隨喜的味道夾雜著酸醋味，口中隨喜，心中嫉妒那就不好了。因為我們聽聞佛法，我們懂得要隨喜讚嘆、慈悲喜捨，所以你在行隨喜讚嘆、慈悲喜捨的時候，你要馬上返照你的自心，有沒有酸酸的？如果有就要馬上懺悔，我為何罪障這麼重？明明都在聽經聞法，自己也在看經典，經典上也講說要用真心，為何我嘴巴講的，還是無法跟心配合，還是一樣帶著酸溜溜，還是忌妒障礙，不能真正的慈悲喜捨，不能眾生歡喜，我感同身受；眾生痛苦，我也一樣感同身受。為什麼我不能發這樣的心呢？我要端正改過，忌妒障礙的種子，就會越來越小，無漏的種子就越來越增長，善的種子越來越增長，到最後兩個就會吻合，等到你吻合了，表裡如一，那就是見性的境界，因為性就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直接了當的現出來，沒有落入心意識的思惟，一落入心意識的思惟就變成我執法執，因為我們一般都是思惟能所、好壞、利害得失。等到你能夠直心的時候，好壞、利害得失的相離了，那時候你心的智慧就現前，你能夠直心的時候，真心所看的境界是特別清晰，特別明朗溫和，我們現在有能所分別，看到的境界，你以為看得很清楚，其實是模糊的，真正一個開悟自性的禪師，他作的詩都非常美好，同樣我們看這個境界，即使你是文學系，你的素養很高，你做出來的詩，都不能像禪師那麼有意境，為什麼？他真正看得很清楚，因為他是直心，他照的最清楚，我們有妄心，雖然一樣看得很清楚，但是那種真實的意境，是顯現不出來的，所以那是境界，我們修行就是提升我們的境界，這個境界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你自己的感應、感受。

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

大家要記得，一定要實踐，我們現在就是嘴巴講的太多了，做不到，我們如果常常跟人家道歉，改過

以後，不要再犯了，我們世界就太平了，懺悔真的是能增進全體人類的幸福，這個世間能夠安祥自在，都是靠懺悔業障來得到，如果我們不承認錯，那這個世界永遠不能太平，不承認錯，永遠就有爭執，所以這無相懺悔，是要透過實踐，才能夠達到，否則的話，絕對不可能，不可能我懺悔以後就好了，習氣不可能這樣，一定是要靠著實踐而達到。在這無相懺悔，從事懺達到理懺，事懺最完備者，在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裡面，有一段開示，他說總共有八種，可以讓我們從事相的懺悔，而達到理相的懺悔，第一個就是供養，我們一想到供養，就想到佛菩薩，其實一切眾生都是佛，只是染淨不同，迷悟不同而已，佛心清淨，我們眾生的心有攀緣取捨，差別就是這樣，性體都是一樣，都是心，所以我們先藉著對佛菩薩的供養，當我們懂的道理以後，一定要懂得慈悲一切，所以供養就是慈悲一切眾生，這樣可以去掉我們慳貪的習氣。所以我們常講布施，布施並不是要求多少福報，你如果天天這樣想，我現在布施，將來會得到果報，捨一得萬報，諸位，這叫做放高利貸，這不是布施，你是天天在想放高利貸，你把世間法用在佛法了，布施得財富，不錯，我現在布施了，加上利息，我來世應該不錯，所以你想看，這算是哪一門的布施？有很多人就這樣告訴人家，你要布施，要把有形相的錢存在法界銀行，你來世才可以用得到，這算是哪一門的布施？這只是寄在那個地方，這不是布施，所以觀念一定要正確，如果你用這樣的布施，絕對去不了貪欲，我布施就是一種慈、悲、喜、捨，這樣你就很容易把慳貪放掉，所以先從供養下手。

第二個是讚嘆，我們先從讚嘆佛，讚嘆佛菩薩的光明殊勝智慧功德。但是我們不是只限於讚嘆佛菩薩而已，我們懂得一切眾生心體都是佛菩薩，只要你發什麼樣的心，你就是成什麼樣的菩薩，你發大慈大悲，你就是人間的觀音，你發大願，願意無任何條件來幫助困苦的人，你就是人間地藏。成佛菩薩就在你這一念心，所以你不要以為，這個人以前我看他很壞，現在他變成菩薩，他心念一改，他就變成菩薩了，為什

麼？過去已經不可得，他如果念念都是善心，與菩提心相應，那他就是菩薩了，因為過去、未來都不可得，我們就活在那當下，其實那當下也不可得，所以修行為何要在當下那一念做功夫，當下那一念不能迷，一迷了，當下那一念就是六道法界，所以我常常講，我們在一天裡面，在六道法界不曉得輪迴多少遍？十法界就是由自己的心變現。所以第二個就是讚佛，讚嘆佛菩薩，讚嘆一切人的善行，但是這個讚嘆不能虛偽，要講如實語的讚嘆，比如說一個人很惡劣，你不能讚嘆他的惡行，要跟他講，如果你這個習氣改過來，你不得了，你將來可以成佛作祖，成菩薩，讚嘆要講如實語、真實語，而不是人間的阿諛奉承，那不是讚嘆。讚嘆可以除口障，我們的口會造惡口、兩舌、綺語、妄言。所以讚嘆可以去掉我們的口障。

第三種事懺就是禮佛，我們從禮佛，然後對一切恭敬，一切眾生都是佛，但是禮佛我們很願意，乃至於禮出家人，很願意。有很多人在父母親生日的時候，你就在你父母親面前頂禮三拜，祝賀父母親生日快樂，你可能會覺得很難為情，不好意思。頂禮師父、佛像卻很自然，為何頂禮自己的父母親，卻有困難？是真的有這樣，因為我也是想試試看，也會覺得不好意思，那種感覺就出來了，為什麼？就是我們內心不平等，只看到佛菩薩、出家人、僧團，這個是應該的，而眾生跟佛菩薩差很遠，卻不知道眾生本體就是佛。佛教內，頂禮佛菩薩、長老、法師衷心至誠恭敬。我們在世間法上，用的是握手，或者是鞠躬作揖，但是我們內心一定要像頂禮佛菩薩、出家人這樣子恭敬，要這樣子修，這樣子才能去掉我慢障。我們現在就是我慢很重，我慢是帶給你自已痛苦，一個人常常被人家恭敬習慣了，他如果不懂的觀照自己，以後當他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受到人家一絲絲的不禮貌、不禮遇，他就受不了了。你看那一些選立委，當他沒有當立委的時候，就受不了了。他到哪裡都有特權，走路走前面，坐椅子坐中間，這樣子習慣的的人，苦的是自己，所以當你上台的時候，你就要想，我要準備下台，我這個只是暫時的演戲，現在是演這一場戲，這

場戲諸行無常，一切變化無常，我現在就把它演的很好，下台之後我也很快樂自在，絕對不能沉迷在那個境界中，覺得我很了不起。等到你失掉這個位置之後，你會痛苦不堪，也許心裡就不平衡，之後就生病了，更生出瞋恨心、怨恚心，怨東怨西，最後鬱鬱而終，落入到三惡道，那是很可惜的，所以禮佛可以除掉我慢障。

第四種事懺就是懺悔，懺悔就是除三障，報障、煩惱障、業障，可以除這三種障。懺悔的功夫其實就是反省，所以我常勸大家，學佛的人一定要有佛堂，早晚課一定要做，早課是提醒自己，以自己最受用的經典，早晚課誦，經上告訴我們，如果你真的很忙，也要燒個香，對著佛菩薩唸十聲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無量的覺悟，體醒我要無量的覺悟，當你唸十聲佛號之後，你到社會人群中，碰到任何善惡境界，就想到，我今日剛唸了十聲的阿彌陀佛，要無量的覺悟。所以唸阿彌陀佛，你要懂得阿彌陀佛的意義，無量的覺悟，所以我不跟你起爭執，你就達到了早課的目的了。所以早課是提醒自己，依照對你最得利的經典，對自己最能提起觀照的經典，誦那一部，而不是聽人家說，哪一部經典功德最大，法華經功德最大，我就唸法華經，有人說金剛經更大，我就唸金剛經，又有人說普門品也不錯，最後早課一作就要三個小時，急得滿頭大汗，上班要來不及了，不是這樣子的，要找對你自己最有益處的。又如在佛菩薩像面前唸十聲唵嘛呢叭咪吽，就是提醒你，出門要保持你的身口意像蓮花一樣，出於污泥而不染，它的意義在這裏。或是你唸十聲南無觀世音菩薩，之後去上班了，你就要體醒自己，我要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我不要让眾生生氣、煩惱，我要學觀世音菩薩慈悲喜捨的精神，你這樣自省的功夫，早課的目的就達到了。並不是說：佛菩薩！我今日已經念經給你聽了，你要保佑我平安，我出門要很健康，這樣子因地心就錯了，你怎麼能夠成就菩提呢？晚課就是檢討，我早上已經薰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課程，我已經唸過了，

我今日作自省的功夫，我有甚麼地方口是心非，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人家、佔別人便宜、忌妒障礙，要趕緊懺悔，你心裡靜下來一想，我真的錯了，我一定要改。你如果這樣用功一、兩年之後，你在日常生活，心念一動或是一作錯，不要五分鐘，你馬上知道，心會告訴你，那時候真的是良心出現，你一作錯他就告訴你，所以你要經過這樣的懺悔，這樣自省的功夫，你的覺性才會醒過來，你的心才會像鏡子一樣，所以佛就是念念覺，時時在警覺自己，作自省的功夫，等到你完全圓滿了，念念都與道相應，才能稱性自在，那才是無相懺悔，一定要真正腳踏實地，作自省的功夫，所以第四個就是懺悔，這就是自省的功夫。

第五個是勸請，我們講請轉法輪，勸請，可以除掉我們的謗法障，我們還沒有學佛以前，看人家在講經，就跟人家說：那是亂講的，不用去，聽那個沒有用，聽那個不會發財。那你就造了謗法罪，你勸請，比如有人發心印經，請大家隨喜，這都是勸請，有的人很好心，他要倡印一本書，但是一定要大家有受用，比如說我們在一個研討班，或是在一個講經課程裡面，剛好要講到某一部經，比如說要講金剛經，剛好沒有課本，這課本書要一百本，或者是兩百本，我自己發心捐一百塊，然後你就去找人，幫忙發心，一百塊就好，一百塊大家都拿得出來，你如果勤勞一些，五十塊就好，多找幾個人，將錢湊足了，就去印一千本，也許你要找兩百個人，或是三百人，讓這三百人廣結法緣。幾年前，經常火警，有一個人，他說我們正缺少消防車，他就去勸人家捐消防車，一個人五千塊，要買一部消防車是要許多錢的，那個人就募到跟我合夥作生意的股東，他心也不錯的，就問道：你現在還差多少錢？他說：大概還差五、六十萬，他就說：你不用募了，我全部出好了。他說：如果你要全部出，我就不要你的捐款了。我這位合夥人就覺得很奇怪，我要一下給你補足，你怎麼不要？你只要五千塊。他說：是！你只能夠出五千塊，多了就不要。這位先生說：為什麼要這樣子？他說：我需要大家來同種善緣。有的人是我要買一部消防車，你給他五十萬，他說：

好啊！但是他還繼續募下去，募到了數千萬，然後錢不曉得跑到哪裡去？這真的要墮地獄。而這位勸募者你要多給他，他不要，這個就是一種勸請，所以勸請不一定要請佛講經，或者是請人說法，當然這也是勸請之一，像是這種募五塊、十塊，剛好人家要講這一部經，這個真的是勸請，但是這個要有機緣，為什麼呢？大家都要用到這一本經，這個你就跟聽經的人結緣，也與法結緣了。這麼多人廣泛大眾做的，不是你一個人做，一個人五十塊，每一個人都拿得出來，也許這裡面有一個人，剛好他中午一餐五十塊錢要吃飯，他很歡喜捐給你，他這樣做，他這一念歡喜隨喜心不得了，他真的種了一個很大的福田。諸位，他得到福田，你也得到福田，為什麼？因為你的辛勞，他才有這個機會種這個福田，否則他那一餐吃掉了，也就沒有甚麼意義了，可是他這麼一個歡喜心，功德無量。所以這個就是勸請，會做功德的人，他不一定要花很多錢，他就用這樣就行了，其中有幾個人，真正發大歡喜心樂捐的，他一樣得到很大的福報。所以會修福的人，一定要有智慧當後盾，沒有智慧當後盾，有時候你認為是修福，其實是在造業，這都是不一定，所以勸請可以除謗法障。

第六是隨喜，隨喜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可以除忌妒障，但是隨喜一定要出於你的真心，出於你真心的隨喜，一句讚嘆的話都功德無量，或者是我能力有限，只能隨喜五塊十塊，這種隨喜是一樣是功德無量。有一個真實故事，以前在南部的一個村莊，那個村莊到城市要過一條河，那一條河平時都沒有水的，可是一下大雨，溪水就會漲，漲起來也不是很高，大人從溪水上走過去，也是要小心翼翼，婦女人家或是小孩子，一不小心就會被水沖走，經常淹死人，所以由村裡面的一間廟做發起人，要建一座橋，因為神明指示要大家建橋，每一個人家都幾兩或幾十兩銀子這樣子捐。在這個村莊裡面，有一個乞丐，他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他身上只有一毛錢，這是他一餐的錢，他就去捐這一毛錢，他非常歡喜，有這個機會捐錢造橋

鋪路，他就把全身僅有的一毛錢樂捐了。廟方的人問他叫甚麼名字？要登錄在功德簿內，一毛錢收了下來，這位乞丐不識字就寫一個○×○，這就是名字了。當橋造好了，大家就要取橋的名字，大家決定，以裡面捐最多錢的人名字，拿來當作這一座橋的名字，結果名冊一打開，捐一百兩的有三位，那到底要用誰的名字呢？那該怎麼辦呢？廟方就請這三個人來擲筊，大家就想說，既然要擲筊，有資格的只有這三位，其他捐九十九兩的沒有擲筊，好像也不公平，九十八兩的不給他擲筊，也是說不過去，說不定捐九十八兩的心裡很氣，就差二兩而已，我就失去了資格，以後造成糾紛該怎麼辦呢？這樣乾脆全部都擲筊，結果每一個捐款的人都擲筊，到最後就是那位捐一錢的○×○最多筊數，後來那一座橋名就叫做○×○橋。大家想這一個人是誰啊？想了半天，最後才想起，原來是那一位乞丐，大家想了一想是不是神明選錯了？結果再擲筊還是他，沒辦法，為什麼？他的心是圓滿的，雖然只有一毛錢，但是他的心是圓滿的，以至誠心、歡喜心，餓了肚子去捐的，這個都是有公案可尋。佛陀的時代，祂講經說法的時候，有的人用金燈、銀燈供佛，有一個乞丐，用她的頭髮及一角錢去換了一盞燈，提婆達多用魔風去吹，所有的燈都熄了，就只有那一個乞丐的燈熄不了，因為那個心是最圓滿的，所以心量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隨喜功德，就看你那一念心量，心量廣大，無盡歡喜的一毛錢，比那些被強迫的，或是他為了巴結人家，我對他這樣表示，他會很高興，以後會提拔我，那個用心不同，比較起來不知道差多少？所以隨喜可以去掉忌妒障礙，但是要真心誠意。

第七個是迴向，迴向可以去掉小心眼，所以我們要藉著事相迴向，我們做功德，或者是聽經，我們要迴向法界，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同生極樂國，都是這樣唸誦迴向。迴向的時候，你一定要觀想，希望大家同成佛道。所以小乘的佛法，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隨惡鬼；皈依僧，不墮畜生。大乘的皈依，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皈依僧，

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所有皈依都是在迴向，這是出自真心，嘴巴在念，心中就這樣觀想，用這種方法把小心的習氣改掉了。有很多人捐錢，迴向的時候，心中還想著好可惜，我做這麼大的功德迴向掉了，有時候做一件事情，你明明迴向過了，比如說要募一百萬，你出了九十五萬，有他人說：這百萬功德，這都是大家一起做的。你在旁邊聽了就很以為然，想說：我出了九十五萬，什麼大家做的？他們加一加才五萬而已，我是出九十五萬。其實他忘記已經迴向掉了，他又想起他出的九十五萬，其他那麼多人才出五萬，他心裡很不甘心，早知道都我出，也就只有我一個人，這個小心眼就出來了。當我們有這樣心的時候，要改啊，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我以前也有，所以人就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誰都騙不了誰，但是你沒有真正腳踏實地去改，那是改不了的，當你做一件善事，迴向過了以後就圓滿了。如果募一百萬，你出了九十五萬，人家問你：聽說這一件事情是你做的？你說：沒有！這是大家一起做的，利益眾生，這功德是諸佛如來成就的，眾緣和合而成的，這跟我沒有關係。而且你講這話的時候，是出自你的真心，你沒有一絲遺憾與委屈，那你很快就會開悟。所以沒有腳踏實地實踐的功夫，不要想會有成就的。有很多人不知道在因地心上下手，在事相上做的很圓滿，內心都不相應，因地不真，果招紆曲。修學佛法就靠這一念心，不是靠事，事是事法不是心法，達摩祖師說：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這種功德不是事法可以求得，是在你心地上用功，才能夠證得，所以迴向是除我們的小心眼。

第八個為發願，發願很重要，所以為什麼每天要發願？發願就是提醒自己，我絕對不能退轉，否則我們往往受了一點委屈，就會想：枉費我做這麼多好事，結果我也沒得到好處，佛菩薩也沒有照顧我，你就退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達摩祖師告訴我們的報冤行，菩薩慈悲讓我業報現前，我現在隨緣消舊業，業障消除，就可以輕鬆自在，同時業障現前，也正是訓練我修順逆增上緣，訓練我如如不動，在境界中歷

事練心，這個境界太好了，所以逆境來了，你也歡喜承受，沒有一點委屈心、埋怨，這個就是真正發菩提心，為什麼要每天發願？發願就是發菩提心，那不是做給佛菩薩看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總歸就是我要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這樣不斷的提醒我自己，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最重要在降伏其心。世界上真正得到解脫的人，是降伏其心的人，而不是有錢有勢的人。有錢有勢他不能降伏其心，即使你睡的床或是所住的房子，都是最好的，但是最後你還是苦不堪言。有很多人到了最高成就的時候，他為了保住最高層成就，天天過著非常痛苦的日子，為什麼？怕人家超過他，最後他自殺了，有很多國中生，他的成績第一名，父母親視他跟寶貝一樣，最後他卻跳樓自殺，為什麼？他怕第一名失掉了，他就活在很痛苦的日子。心降伏的人最快樂，最自在，在這世間就是解脫的人，所以你發菩提心，就是我要降伏其心，你碰到順逆境，有甚麼好怕的？剛好境界現前，我歷事練心，有什麼好計較？身心世界畢竟不可得，大限到來，兩腳一伸，我什麼都得不到，你去想想看，我的朋友五十幾歲就往生了，所以以前淨空法師說：他以前看報紙，天天都看訃文，有五十幾歲往生，也有八十幾歲往生，原來棺材裏面裝的不是老人，而是死人，所以這個境界，是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增長我自己的菩提心，順逆境你就沒有障礙了。所以要天天發願，你發願用對了心，煩惱就減少了，為什麼？你朝這一條路前進，順境你也不以為然，逆境你也能夠安忍，為什麼？四弘誓願使你的心念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所以這八種方法，第一供養、第二讚佛、第三禮佛、第四懺悔、第五勸請、第六隨喜、第七迴向、第八發願。這個是最完整的事懺，運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佛法不離世間覺，就在你日常生活歷練，等到你於一切境界中，都能隨遇而安心、平氣和的時候，就達到理懺、無相懺悔。一定要實踐，行解才能夠相應。現在很多人就是在形式上拜懺，拜一拜想求個平安，但是習氣根本沒有斷，那你怎麼改變命運呢？你如果能照

這八種事懺來做，只要幾年功夫，你會發現，你身體健康了，相貌更圓滿了，你也得到快樂、法喜充滿，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僞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僞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六祖大師把凡夫懺悔的形象舉出來，佛法裡面的懺悔，就是改過自新，懺就改過，悔就是自新，從此不犯了，這就是懺悔的意義。每一種宗教，都有懺悔的儀式，佛家最注重的就是改過自新，從此不犯。我們一定要曉得，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因地一定要正確，你去拜懺、參加梁皇懺、三千佛名懺、萬佛懺，種種懺都可以，因地就是懺悔過去的錯誤，徹底從心理上檢討，從此不犯，犯了立刻再懺悔，你這樣常常檢討，你才有辦法在日常生活中，時時看到你自己的過失，有一念的錯誤，你馬上看得很清楚，良心立刻就能發現。很多宗教懺悔是注重在消罪，比如基督教，他們所注重的，就是基督耶穌把我所犯的罪，用祂的寶血幫我們洗淨。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他在一個房間裡面，犯罪的人就在裡面發露懺悔，講完了以後，神父絕對不能跟外面透露，哪一個人講些什麼，因為這樣是破壞宗教規矩。我們佛法是比較高明一點，我們可以對佛菩薩的像，把不敢告人的事情，在佛菩薩面前通通講出來，以後不要再犯了，他們就是在神父的面前，但是神父絕對要保密，萬一神父沒有保密，那真的很糟糕了，因為以前的犯過，別人不知道，我們還繼續生存下去，如果我們把過去犯罪的事情，在世間通通講開了，以後你在這世間上，就不好做事了，我們懂得這個道理。佛法不壞世間法，所以我在佛菩薩像面前，真正發露懺悔，別人聽不到，把我過

去造什麼罪，一條一條寫出來，念完之後燒掉，我從此改過，希望佛菩薩幫助我、體醒我、警覺我，讓我能夠念念改過，那你慢慢就真正跟懺悔相應，而不是只是去求滅罪而已，以後再造，罪還是不消，如果懺悔以後又犯，你如果有真心要改，因為習氣太重，一時無法改掉，又犯再懺悔，佛菩薩會原諒我們，我們不是存心欺騙的，是習氣太重了，我沒有辦法，但是我一定會改，惡業習氣種子一天比一天減小，經過一段時間，一定可以把這壞習氣改過，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懺悔的真實義。明心見性次第法門中第二項，無相懺悔，我們就介紹到這裡。接下來就要介紹發四弘誓願，修行以願導行，如果沒有願，根本成就不了無上菩提，所以要以願導行。地藏菩薩本願經，是大乘佛法的基礎，以願導行，從什麼地方入手？以慈孝入手，同時告訴我們地獄的可怕，要我們了解佛法修行，雖然講空，但是空離不開有的緣起法上。而地獄的實況，是你沒有這個業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造這個業，一相應到這裡，你就能看到地獄的可怕了。章太炎先生他當過地獄的判官，幫助閻羅王審判，他建議閻羅王，人間已經去除剷肉的刑法，聽說地獄還有不是？閻羅王說：有啊！章太炎說：在哪裡呢？閻羅王就叫小鬼帶章太炎去看，到了那個地方，小鬼跟章太炎講說：在這裡啊。章太炎說：哪有啊？都空空的。唯業識所變現，那一些有罪犯的人，他看的很清楚，你沒有這個業，根本看不到，所以地藏菩薩本願經說的很清楚，能夠到地獄的人，要不是有大神通的菩薩，他能夠在十法界現身，否則就是他業力相應，招感地獄的果報。所以俗話說的好，地獄無門你卻闖進來，因為你有業識，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地藏菩薩本願經裏解說的很清楚。所以先以願導行，度眾生，斷煩惱，學正法，成菩提。為了度化眾生而成佛道，念念跟菩提心相應，以慈孝為入手，推己及人，用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幫助眾生才會開啟真實的智慧，悲智等運，行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圓滿佛果。學佛的人千萬要記得，當我們做錯了，一定要坦誠面對，我跟大家懺悔，不管你們對我怎樣，我都願意接受，當你坦

承以後，罪就消了一半，如果你再受到世間法的懲罰以後，罪又輕了一半。如果你做錯了，你卻堅持你沒有錯，將來到地獄的果報，就不是這樣子算了，利息不曉得怎麼算，這要問佛菩薩才曉得。所以大家要知道，即使我們破了根本戒，要懺悔。人家知道了，要承認，絕對不能死不賴帳。如果人家不曉得，就說給佛菩薩聽，以後絕對不能再犯，所以破了戒要趕緊補回來，不要破了戒就隨他去，那就完蛋了，佛法裡破戒可懺悔改過，破見就沒救了，見解錯誤修成邪魔外道，那就完了，破了戒我從此不犯，我雖有惡業的種子在，我不要再給他陽光、水分、肥料，它就不會成長。雖有因，緣不具足它不會長果，然後你念念行慈悲喜捨，善業增長，從此不墮三惡道，修行證果以後，藉過去生的業緣迴入三界，普度有情，到時還帳你也不會覺得苦。所以修學佛法懺悔完了以後，我們要懂得發四弘誓願。

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

「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六祖大師在悟法傳衣品裡，他開示修學佛法的次第，第一要先明了自性，了解修行目的，就是在恢復我們自性的功德，自性本無煩惱，本自清淨，智慧德能與諸佛如來平等不二，王陽明說：致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就是我們本有的，本覺本有，無明本無。首先我們要了解修行的要義，是在恢復我們本有的德能，這個是不假外求的，由於我們的貪嗔癡慢，造了種種業，所以我們的德能，被五陰煩惱塵障住了。所以當我們真如佛性起用的時候，透過這五陰煩惱塵，使它變質了，如同金黃色的陽光，透過濃濃的烏雲，變成了灰色的陽光了。所以只要把烏雲吹散，陽光就恢復本來金黃色了。第二我們要懺悔業障，我過去的錯誤了，我一定要改正，過去、現在、未來，都要防非止惡，將過去的改正，未來絕不再犯。第三也就是我們所要介紹的第三個次第，發四弘誓願，也就是發菩提心，小乘的知道人生苦，他發的是出離心，他知道這

三界無安宅，所以他發了出離心，他修行的起步，依四念住觀，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修苦集滅道四聖諦，十二因緣證小乘果，入偏真涅槃。大乘的修行，尤其是一佛乘，明心見性就是一佛乘，一佛乘唯有修菩薩道能證得，開悟我們自己本有的覺性，我們稱之為妙明真心，可是現在不妙，因為會生煩惱，也不明了，為什麼？看不清楚了，往往會迷惑造業。要恢復我們這妙明真心，唯有行菩薩道，所以行菩薩道一定要發菩提心，事菩提心，就是這四弘誓願。我們講六度萬行，融合就是四弘誓願，四弘誓願再一融合，就是發菩提心，由事菩提心而證得理菩提心，理菩提心是心不着有無兩邊，相待能所之正念真如，而能上求無上佛道，下化無量眾生之大乘菩薩心，即明心見性。所以大乘佛法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是大乘佛法，當我們授三皈依的時候，也一樣發四弘誓願，發起菩提心。這四弘誓願，我們發的都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結果我們沒有先把自己的毛病習氣先斷除，沒有先懺悔業障，我們就是要行菩薩道，自己的毛病習氣很重，所以菩薩道降格為人天佛法了。所以有很多人把人天乘當作是菩薩道，把十善業當成是菩薩道，其實這個距離是差的很遠。所以菩薩道的建立，還是需要有小乘的出離心，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四念住觀，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從這個基礎去行菩薩道，那就會從名字菩薩、入觀行位菩薩，至權教菩薩，最後證得實教菩薩法身大士。如果你沒有出離心，你行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尤其是第一個，眾生無邊誓願度，你自己都度不了，我們就變成泥菩薩過江了，為什麼？自身難保，所以度到最後，煩惱還是很多。我聽黃柏霖老師說，有很多慈濟人很發心，修行修了一、二十年的那位老菩薩就問他，我這麼發心，什麼地方有苦難我都去幫助他們，可是我自己煩惱妄想一大堆，這是怎麼回事。這就是沒有生出離心的結果。所以六祖大師直接了當告訴我們，先從我們自心下手，從我們的

自性去對治，把自己的心治平了，行菩薩道，教化眾生，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自他二利，自覺覺他，否則的話，變成天人佛法。在楞嚴經裡面，介紹一位持地菩薩，他修行就是幫人家服務，如果遇到佛陀講經說法，他就為佛陀說法處，把地打平，讓大家可以聽經說法，可以坐的很舒服，然後把佛講經的地方，用泥土做一個講台，比如六祖壇經的壇，就是用土堆高，作為講經說法之用。持地菩薩很發心，他就做這個事情。有一次佛告訴他，你不必努力的向外，這樣你永遠持不完，心平則地平，你要先持你的心平，你心平就見到地平。因為持地菩薩他久修福德因緣，他一下就悟入自性，了解萬法唯心，外面的境界實在是清淨無相，是因為我們的心有分別，所以你就會覺得高低不平，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不舒服。你心平了，天下太平，很多修行證果的人，你問他是什麼境界呢？他沒有跟你講境界，他說天下太平。為什麼他天下太平？他心平了，他看到天下就太平，所以心淨則佛土淨，心平則地平。六祖大師就是教我們從心性下手，心性下手，你成就了以後，廣修後得智，你就可以成就解脫知見香。六祖大師在這裡告訴我們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我們內心的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為什麼叫自心眾生，都是眾緣合和而生起了，我們的前五識，去攀緣外面的五塵境界，我們的前五識起了生滅的相續心，我們的前五根離了五塵的境界，第六識又開始起作用了，他捉住了前五識落謝的影子在那裏思量計較，思量計較的同時，七識也跟著起現行，內執著第八識，見分是我，外以前六識的境界是真的，自體上又覆蓋着我貪、我癡、我見、我慢，於是變成了自私自利的心，然後就這樣念念生滅相續，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而見到種種內身心外世界的分別取捨相，這一些境界，都是我們內心剎那因緣合和而生起的假相，所以我要先度自己內心的不平，念念往外攀緣的心。我們的心本來像鏡子一樣的平靜、寂照的，當你一攀緣、起分別執著，就從平靜的心田上起了生滅相續的識浪。第八識阿賴耶識是生滅跟不生滅的和合，不生滅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但是你一起心攀緣，就生起

了生滅的作用，生起了妄想、分別、執著，如果你不攀緣，它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作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了了分明，我們稱為般若觀照，般若觀照是不生滅的，是寂照的。如果我們起心攀緣外境，那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法，念念生滅相續。所以我們所見到外塵的境界，其實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又眾生即是指眾緣和合而生之意，所以這裡所說的，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我們的眼識生起須具有九個緣和合而生，耳識須八個緣，鼻舌身識識生起須七個緣，意識是五個緣，第七識跟第八識須具四個緣生起的。所以，這個就是眾緣和合而生起，所以稱之為眾生。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我們根塵一接觸，馬上就攀緣外境，眾緣和合，見到了種種順逆境界相，生起了種種煩惱，你把攀緣的心放下來了，自心就恢復它寂照的本性，沒有生滅了，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這就把你自己的眾生全部度盡，這時候你看到一切眾生，原來也是佛，你就見到天下太平，眾生原來是佛，只是迷悟差別不同，你就見到這個境界。我們現在因為心不平，所以我們自己是眾生，即使見到佛，也以為祂是眾生。如果你心平了，你把自心眾生熄滅了，恢復自性清淨心，你看到的眾生也是佛，所以佛成佛的時候，祂見到一切眾生，包括有情與無情的眾生，都從祂這一念心中同成佛道。所以古德明心見性的時候，豁然之間講了一句話，很多人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這唯有自己相應才曉得，開悟的祖師他說：老僧不出山門一步，度盡天下眾生。為什麼？他看一切眾生同成佛道，佛在菩提樹下開悟之時，祂也作了一首偈子，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意思是說我們本來成佛，所以體性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迷，所以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只是迷悟染淨的差別而已。當你把自己心的分別、妄想、執著放下來了，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你就見到這個境界了，你見到這個境界以後，你當然真行眾生無邊誓願度，這時候度的是夢幻眾生，做夢中佛事，為什麼呢？眾生是他沒有發現而已，眾生跟你一樣，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我們每個人都繫了一個無價珍寶，這個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如來藏。佛陀開發出來了，凡夫還沒有開發出來，佛陀為什麼能開發出來？因為祂離相，祂不再攀緣，不污染自心，就這樣子而已。我們為何還沒有開發出來？因為我們念念往外攀緣，心不清淨，你甚麼時候不再往外攀緣，心地清淨，他就開發出來了，差別就在這裡。佛與凡夫，就是如來藏隨染淨二緣的差別，佛是隨著淨緣，祂不攀緣，我們是念念攀緣，隨著染緣，染緣就是眾生，淨緣就是四聖，所以我們先從自心下手，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

「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很多人聽說要斷煩惱，那怎麼辦呢？小乘根性人，他就躲入山中，離開人群塵囂而居，那就清靜了，所以你到山上去，看不到人，只看到的是鳥語花香，日出日落，我們看古代的詩人作詩，他的意境很不錯，有點像遠離塵世的味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很有意味，他遠離世間，在那裏採菊花，看到南山，遠離塵世，這樣子降伏煩惱。這是一個過渡期，但是真正究竟的煩惱，你沒有斷，聲聞緣覺破我執，法執未斷，他執著在清淨寂滅當中。當他重返人世間和光同塵，回到世間的時候，遇到大的順、逆境界時，有時煩惱是會起現行。所以阿羅漢迴小向大，有可能會退回到須陀洹果，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修學佛法發菩提心，我們要了解，煩惱的根源不是在外面，是在你自己的心識。外面實在沒有境界，外面境界是吾人藉着前五根領納五塵境界而由六識起分別，七識執著有我，我所，整個外面境界，其實就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如果你睡著了，眼耳鼻舌身都不用，甚麼事情都沒有，一醒來怎麼事情那麼多呢？可見我們眼睛一睜，你所看到的境界，能見跟所見的相分，是你自己前五識變現出來，前五識變現的是性境現量，不帶名言，如鏡現像，沒有分別。但是第六識的五俱意識，馬上起分別，這是青黃赤白、大小方圓，安立名言，分別好壞、美醜、是非、貴賤。第七是馬上執著，執著我，我所，生起我貪、我痴、我見、我慢，這樣念念相續，就像電影院放映機內之膠捲一樣，一片接一片，我們眼睛都有視覺殘留，我

們的心因為太快了，這相續相你不能發覺，你沒有辦法返照自性，你就被境界騙了，說境界是真的，卻不了解境界是你心所顯現的，希望大家能在豁然之間感覺到是這樣子沒錯，你就會修行放下萬緣了。有的人修行幾年以後，他的環境沒有變，但是他精神愉快起來，心靈得到解脫了，以前煩惱一大堆，現在同樣在那個環境裡面，為什麼以前的苦現在不苦了？就是境界是虛假的，所以你這樣還要用功，有一天你親證諸法空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你就可以遊戲人間了。你可以把人生的戲演得非常圓滿，而一切煩惱不生，你在境界中解脫了。所以涅槃寂靜是有體有用，不是死了才入涅槃，這時候你的心靈就像鏡子一樣，寂照的心就是涅槃，攀緣的心就是生死煩惱，差別就在這裡而已。六祖大師在這裡告訴我們，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要怎麼斷？你要悟實相，否則你怎麼斷？你只有遠離，遠離不是究竟斷，所以你沒有真斷，真斷你一定很清楚的解空法，或虛妄唯識，或者願棄娑婆，欣求極樂，要真實肯切的願棄娑婆，生強烈的出離心，以娑婆世界換極樂淨土。我們往往為另一半辛苦，那一半不是我們的太太，而是我們的身體，這個身體就是我們的一半，另一半就是我們的心，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心色二法，如果我們太注意到色法，你就會被他轉，如果你注意你的想法，在你的想法上了解萬法唯心，一心變現十法界，所以包括你正報的身心，跟依報的世界，全都是你那一念心變現的，當體即是真如本性，是眾生循業發現，所以我們要確實認識，正報身心、依報世界就是你一心變現的，是一心中的夢。這個體，我只要對得起他，不要糟蹋他，不要讓他吃不睡，其餘要觀注在你心上，萬法唯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這樣子去觀照，自性煩惱無邊就容易斷。如果只是一味用壓伏的力量把煩惱伏住，這只能伏，而不能斷，斷煩惱一定要靠智慧觀照，才能究竟圓滿。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我們要懂得學心地法門，我常聽到有人說：某某上師來灌頂傳法。你問他

去灌頂做甚麼？他說這是菩薩的加持力、感應力很強，這個法很特別，那這個就不是在修自性法門，他是在修神通感應，那不是佛法，所以佛法的層次有很多種，我們要選擇哪一種層面？歐陽竟無大德說：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佛法教你修行成佛，從一個凡夫修行至成佛，怎麼成佛呢？見到你自己本地風光，恢復你自己的良知良能，就是這樣成佛了，不是外面佛加持成佛的，但是隨著個人因緣層次不同，所以他說非宗教非哲學。其實佛教亦宗教亦哲學，那就看我們選擇哪一條？有的人選擇宗教，你去修法，灌頂求加持，求財神，那這是宗教的層次。有的是研究的層次，他道理懂很多，但是行為不相應，不行六度，也不斷一切惡，修一切善，雖然道理懂很多，可是煩惱不能斷，成為佛學家，屬於學術界，現在日本佛教就慢慢走向這一條路。日本人做佛教的研究工作，做得比我們還好，像新修大正藏，就是日本人編輯的，現在很多研究佛法的學者，都是以那一套為依據。大藏經的版本很多種，但是新修大正藏是世界公認，用那一套作研究，比較理想。經過深入研究佛法以後，體會出佛法的玄義，若不實踐又成了佛教哲學，成為哲學家，如華嚴哲學。如果正確走上佛法修行的路，從凡夫變成一個好人、君子、賢人、聖人，至聖，至聖即是究竟佛果。到了賢聖的時候，你就沒有煩惱了，在境界中得解脫了，到了你成就至聖的時候，證得究竟諸法實相，你就到了無礙的境界，什麼境界都障礙不了你，如果我們要選擇第三者，佛法是用來修行的。那你就得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修行目的就是在開悟自性，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風光。阿難在楞嚴經裡，佛陀為阿難七處徵心、十番顯見，令阿難悟本真心，又開示阿難及大眾，會四科即真，圓彰七大即性，說明，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當體即是真如本性，無生，無自性，是因眾生業力循業發現之同分妄見，與別業妄見，而見此身心世界萬法。教導阿難及大眾，即悟此本有的真心，則須保任此真心，不被外塵染，不着有無兩邊，不住一切相，即是見性成佛道，以及經中所說二十五種圓通法門，即是以十八界（六根、

六塵、六識），七大（地、水、火、風、空、根、識），依自己根性，選擇一門為修行本因，破相顯性，即證圓通。「圓」即指性體周遍，「通」即是應用無礙之意，故經云：全相即性，全事即理，無有一法不是自性。眾生着一切相，故不見性。若能於無量法中，隨自己根性，擇其一法而修，破相則顯性，見性則成佛道。自己成就了以後，要廣度眾生，依眾生根性，一門深入，教導破相顯性。故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唯有明自本心，見自本性，才能成就佛道，故六祖大師開示：自性法門無量誓願學。

「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以自性法門修行，明心見性了，那就是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不是外面找的，所以你外面求加持、感應，那是得不到真實受用，那只是讓你生起歡喜心。在任何宗教裡面，都有一種神秘的經驗，但是有的人就是沉迷在這神秘的經驗裡面，這一種宗教的神祕經驗，什麼宗教都有，包括邪教都有，很多人就執著這神秘的經驗，認為這就是修行的成績，所以我常常勸大家，學習佛法絕對不能存存好奇心，因為我們都是好奇心太重，往往被好奇心所害，而不能得正見，有一點感應就沉迷在裡面，歡喜的不得了，而且沾沾自喜，覺得我有成就，障住了自己的正知見，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學習最後就是一門深入，因此而開悟見性，成就無上佛道，底下就是六祖大師教導我們，怎麼來觀照修行。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怎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眾生無邊誓願度，從哪裡度起呢？就是我們心中的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這些心都是眾生，而且這一些心都是三惡道眾生，佛法裡面，乃至於我們起善心，將來的果報是三善道。清淨無染心中顯現的妙用，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我們要生菩提心，而不是生善心，善惡這是相對待，我

們修學佛法，要更甚於儒家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以佛教就是至善圓滿的教育，不僅是至善，更要圓滿。至善圓滿的教育就是稱性，性德流露出來了，它沒有善惡之分，它全都是至善圓滿。所以性德是從無一切心中隨緣任運，自然流露出來的妙用，是真理的顯現，絕對的客觀，真理裡面沒有善惡對待。就是至善圓滿。所以六祖大師所舉出來的，都是三惡道的眾生，還不是三善道的，三善道的，在修學佛法來講，我們也要捨，要達到至善圓滿，更何況是三惡道的眾生，更是要捨。「如是等心，盡是眾生」，當我們的心生起三惡道的眾生，你就要慚愧，我學佛這麼久，在根塵接觸中，還會生這種邪心惡念，要常常做省察，自己的起心動念，這是決定我們來生的去處。每一個人都會死，死並不可怕，但是死後往那一道投生，那才是可怕，一生中，善念多則生三善道，惡念多則生三惡道，一心清淨，離諸妄想，則生四聖法界。一心變現十法界，就是依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在根塵接觸時，順逆境界中，一定要確實觀察自心的反應，檢視自己的起心動念，因為那就是決定你來生的去處。所以六祖大師告誡我們：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所以這句話說得很清楚，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觀照自心，修四正勤。惡念已生，令之使斷。惡念未生，令之不生。善念未生，令之生起。善念已生，令之增長。一直達到至善圓滿，那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有一個公案。趙州從諗禪師曾依止在南泉普願禪師座下，負責火頭的工作。有一天，趙州和尚想勘驗大家，故意關上房門在裡邊燒火，弄得滿屋子煙，而後大叫：「救火呀！救火呀！」大眾聽到後趕緊跑來，趙州卻說：「說得契機，我才開門。」大眾相望無言。這時，南泉普願將鎖匙從窗戶間遞給趙州，趙州便自己開門走出來。大家要曉得，這就是自性自度，老師只有給我們鑰匙，諸佛如來只是給我們鑰匙，我們聽經聞法就是拿這個鑰匙，拿了鑰匙我們要自己走出來，不要在濃煙裏面悶死了，也不要再在裡面喊救火，但手中明明拿著鑰匙，你卻是不肯走出來。所以這是一個

很好的示範，他示範給我們看，現在有的人已經有鑰匙了，出不出來是我們自己的事。所以佛陀當我們的增上緣，祂給我們鑰匙，幫助我們出來，祂在外面拼命鼓勵我們出來，如果我們再不肯出來，就要被濃煙燻死了，那也沒有辦法，所以修學一定是二力法門，一個是鼓勵我們，給我們鑰匙，另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要精進，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什麼叫自性自度？也就是我們心中的邪見、煩惱、愚癡、眾生，我們心中的邪見、煩惱、愚癡從那裡來呢？不明緣起的真理，不能夠深信因果。為什麼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如果真正能夠深信因果的人，他的煩惱很少，為什麼？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從現在起，端正自己的行為，改變自己的命運是靠自己，不是靠佛菩薩，在佛法裡面有講，佛有三不能：一不能即滅定業；二不能化導無緣；三不能盡眾生界。眾生的定業只有自己能夠改，從現在開始，捨掉你內心的貪、嗔、癡、慢，行六度，你就把你自己的命運改變了。如果我們在這個世間，遇到了種種的困難，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種種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深信因果，知道因緣法，就不會怨天尤人。在這世間上，有很多人規規矩矩，得不到上司的賞識，反而那一些欺上瞞下，成天偷懶的人佔盡便宜，那些規規矩矩的人，本身很有能力，卻是懷才不遇，卻有一些笨笨的人，他反而官運亨通。有的人很努力卻賺不到錢，有的人他不怎麼努力，但是運氣很好，財運亨通，做什麼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很羨慕他，覺得這世界不公平，你會有這一種感覺，覺得懷才不遇很難過，為什麼呢？你沒有相信佛法。當你覺得世間不公平，對你不公平，你就要慚愧，我不是好佛弟子，好的佛弟子他相信因緣法，當你今生很努力，即使工作都是你做的，可是別人卻把你的功勞都奪走了，他

升官，你卻被人家記申誡，你很難過，但是你要相信因緣法，我過去生就是害人家記申誡，我根本都是在混，結果我升官了，所以今世輪到我了，你這麼觀察，心平氣和，甘之若飴。並不是你很努力就會發財，還要配合三世因果。不是你很笨就一定倒楣，有時候就會發大財了，很難講的。但是如果是深信佛法的人，他沒有煩惱的，他知道煩惱也沒有用，袁了凡了解這事實真相之後，他心中妄念不生，了凡居士比較遺憾的一點，就是初期是哀莫大於心死，但是還好他遇到雲谷禪師，所以把他的心活起來，心活起來了，可惜僅是人天佛法，他沒有聽聞六祖壇經，否則他能夠啟發自己的性德，就能夠提升自己的境界。

當我們邪見、煩惱、愚癡的時候，我們還不是真正入佛知見，入佛知見為見緣起，佛在菩提樹下就是悟緣起，這是一切佛法的精神，所以我剛才講，佛法是宗教是哲學也是佛法，第三個最高層次就是悟緣起。所以佛當太子的時候，過著很舒服的環境，但是祂覺得生老病死最後還是會降臨到我身上，我們要如何解脫生老病死？祂一開始修四禪定、四空天，雖然祂證到這麼高的境界，祂覺得這個還有生死，不究竟，最後祂在菩提樹下就是悟緣起，因十二因緣而有生死，依苦、集而招感生死，唯修道證滅，而得解脫生死。祂悟了這個道理。所以原始佛法談的是業感緣起，到了大乘初期的時候，唯識學講阿賴耶緣起，到了大乘的後期，談如來藏緣起，到圓教大乘談的是法界緣起，都是講緣起，緣起講單的講就是因果，你了解因果的話，你用這樣觀照，因果觀往往是最得利的，但是你不了解道理，不了解緣起，不了解一切法空，空就是緣起的意思，我常常講，我們常以為佛法的空就是很消極、悲觀，沒有意義，空就是緣起。空就是充滿活力、希望，你今世不得意，不要緊，我馬上改，在我心性上下手，行六度萬行，我不用幾年命運就轉變過來了，這就是空的意義，所以空是建立在有上，不是斷滅的，不是消極的。你如果通達緣起，深信因果，你這一些邪見、煩惱、愚痴，內心種種的煩惱妄想就沒有了，然後你就有積極的人生，改造、創造自己，

所以佛法叫我們改造、創造自己，命運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一定要相信緣起因果，「將正見度」。正見就是告訴我們一切萬法因緣生，它本體是真如，是空性。所以空就是緣起，你要得到什麼果，要靠你自己的雙手，靠你的身口意三業去造作，造善得善報，造惡得惡報，若三業清淨則佛出世。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所以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大家都是活在空的本性上，因緣不同，境界都是幻化，一直在變化。所以諸位，過去的苦有什麼好怕？我小時候很苦，在鄉下長大，那個時候台灣光復，物質條件很差，但是現在回味小時候的苦，反而覺得很甜蜜，所以過去的事情，我們不怕，所以大家一定要曉得，懷念過去，只是做一個參考而已，不要在那裏想我過去怎樣，那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你了解因緣法，你過去怎樣受人家冤枉，要知道這都是因緣法，因為過去生可能也是這樣冤枉別人，所以今生回報，報盡還空。所以你要把握未來，把握未來就現在做起，所以修學佛法叫你活在當下，在你當下這一念心怎麼做，念念把握當下，把握現在去改變下一個現在，繼續改變下一個現在，你就把你未來的命整個轉變過來，你就不用擔心我老的時候會不會生病？……我相信大家都會想到這一點。諸位，不要怕，你現在趕快造作因緣，這個因緣一改變，到老年一大堆人看到你就很歡喜，很喜歡跟你在一起，也會預知時至，無疾而終。人的因緣就是這樣，自己的未來，是靠自己造作出來的，所以不需要怨天尤人，也不需要在那裏期待，希望，這一些都是多想的，我們知道現在做就對了。端正我們的心行，行為上就是幫助眾生，利樂有情，工作事業的態度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所以要服務大眾，不是為名為利。未來只有光明大道，怎麼會黑暗呢？「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自自度，邪來正度」，以般若智觀空離相得解脫自在，破除愚癡迷妄，眾生之著相起貪、瞋、癡，迷惑造業生煩惱，邪知邪見，就用正知正見來度。「迷來悟度」，迷惑顛倒，生迷、邪、染，就要離相，要悟一切境界，都是自心境界，外面的境界，只是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

因緣有，如是而已。「愚來智度」，離了相你就生智慧，不生煩惱。「惡來善度」，貪嗔癡就用戒定慧來對治，所以先以佛法對治，最後你恢復了自性清淨心，那就是修行證果了。「如是度者，名為真度」，並不是佛菩薩度我們，佛菩薩當我們的增上緣，教導我們如何用功，用功修行是要靠自己度自己。

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

煩惱無邊誓願斷，怎麼斷呢？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這個在我以前教導大家那五種方法，在境界中對治，我們再來複習一遍，第一種是，隨時把心靠在一句聖號，或持咒，或經名，或經文上。當境界現前，這一句聖號壓不住的時候，就要用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知道觀空離相，外面的境界是因緣所生法，因緣所生的一個假象，無名無字，現出來這個相，是隨個人的分別而分別，隨個人的喜好而已。我有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地主，他告訴我，他只要看到骨董，就愛不釋手，有一天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看到他的一尊神像，那尊神像臉破了一個洞，手臂也爛掉了，身上也爛了好幾個洞，看起來破破舊舊，他安在辦公室的入門。我心裡在想，好像不太吉利，我們總是要看一個光明、圓滿的神像，怎麼弄一個破舊的神像，放在入門的地方，心裡總是怪怪的，我們世間人都是這樣想。可是他一看到我，馬上跟我介紹，我這一尊是兩千年前的，好不容易從大陸運來的，這個價值兩千萬台幣，這尊比故宮博物院裡面的雕像還要老，這個是真貨，不是假的。但是我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心想這神像應該把它補好，恭送到廟裡面去給信眾禮拜，這樣比較有意義。你這客廳又這麼現代化，裝潢的這麼漂亮，擺一尊破舊的神像在這邊，好像很不搭調，可是他卻是沾沾自喜。對我來講，我認為，應該把祂修好，放在廟裡面供大家拜，但是他認為擺在辦公室最理想，可以跟人家炫耀，他那一尊古董神像。祂是木頭雕刻的，經過風吹雨曬，所以有一部份爛掉了，這都是因緣所生的，無名無字，可是對他來講，他認為這是超級骨董，對我來講卻是神像，各

人的感覺都不一樣。因緣所生的法是空性，但是隨各人遍計所執，就隨著每個人執着的分別而分別。所有的價值不是在物質，而是在你自己的心裏頭，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所以我們要般若觀空，因緣生，自性空。龍樹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因緣有自性空。為什麼見一切法，因為遍計執，你自己內心的執著。般若觀空，用這個來對治順逆境界。所以你只要悟萬法唯心，這樣你在境界就可以對治離相，離了相，煩惱就沒有了，智慧就生出來了，你著了相，智慧就不見了，離了相，自心中無為法的圓成實性就現前了。圓滿成就的真實體性，是在你離相時而證得。所以當一句聖號，伏不了自己煩惱時，就用第二個方法般若觀空。如果般若觀空也降伏不住煩惱，看到這黃金閃閃發亮，說這個是空，怎麼會空呢？這麼好吃的東西，怎麼會空呢？要我觀空離相，簡直是不可能的，那麼再用第三種方法，唯識的道理觀我前五識去領納境界，第六識，五俱意識生起分別執着，這黃金、寶石亮晶晶，我好喜歡哦！由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第六識就想盡辦法要買一個，第七識內執著第八識能見的見分當成是我，以前六識生起的幻像為真，所以整個境界是我內心所變現出來的，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其實是外面無有一法可得，都是自心生萬種法。原來就是藉着五根對五塵的因緣，而由自心像做夢般的幻現出境來而已。原來所有的境界，都是我內心的境界，只是內心藉著根塵接觸的緣，反射出我內心的境界。外面根本沒有境界，我為什麼要被外面的境界騙了？立刻把煩惱放下。如果第三種唯識的道理，還是伏不了煩惱，有這兩個概念以後，再來就用第四種方法，因果觀，這時候的因果就是緣起，這都是我自己所造作招感的果報，欠債還債，無債一身輕，沒有什麼好計較，放下它，藉這第四種方法因果觀，就把它捨掉了。如果你還是放不下，也許你那一天情緒很不好，人當體溫三十七度二，身體不舒服，情緒很不好，就是剛要感冒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這個時候就是道考的時候，所以如果第四種因果觀也伏不住煩惱，那就用第五種方法，

觀想這是佛菩薩道考，測驗你的修行境界，要小心，我絕對不能失敗，失敗就火燒功德林了，立刻把煩惱放下來。如果還是放不下，那就要深深懺悔，我的業障怎麼這麼重，五種方法都對治不了。真心的在佛前求懺悔。你這樣長期觀照對治幾年以後，我跟你們保證，你心一定會平靜下來，一定會一年比一年好，所以一定要在境界中對治歷練，這個就是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當我們現在有能觀之智，以及所觀之境的時候，我們所用的這種方法，名為眷屬般若。但你慢慢功夫成片，打成一片，但未斷見思二惑，那就入了世間般若。出世間般若是什麼？斷見思二惑以上，一切作用無礙了，外面的境界對你沒有障礙，你沒有從事相上一步步去對治，哪有我一下開悟就成佛了，那不可能的，你修行即使你悟境多高，若根塵接觸還會生煩惱，還會打妄想，那就不是真正的圓滿成就，頂多只是思所成慧，而未得修所成慧。在有煩惱的時候，都不是真正的證悟，都要去對治，但是你在對治的過程中，你的境界也就不斷的提升，在十法界你就一直往上提升，所以你要懂得這個要領，懂得這樣子去用功，若能入修所成慧，圓伏煩惱，即是只是別教初住或圓教初信位，證大乘位不退，入正定聚，那你這一生來這個世間，太有價值了，那就不會白來了，因為這個位階是保證成佛道的階位呀！所以修行是真功夫，好不好問自己，不必問別人，而不是你懂道理，做做佛法的文字遊戲或思想的遊戲，而自以為是，而是要你自己的實證功夫，要具有教、證二量，真正的離妄想，斷煩惱才行，這個實證功夫的下手處就在這裡，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

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

所以什麼叫法門無盡誓願學？你一定要先了解自性，了解真如本性，原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萬法，要悟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都是自心變現萬種法，凡夫的心變現萬種法有染，我們從煩惱心所變現，諸佛如來也是從心中變現萬種法，但是祂是不染，差別就在這裡，所以名從真如變現萬種法。我們凡夫認為身

子、世間是有，所以從自心變現萬種法，念念攀緣，而不見本性，不見外面境界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諸佛如來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所以祂見到，外面的境界是自心變現。如果我們悟了這個道理，你就可以修反聞自性，為什麼開悟的人說：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他看到了這一些境界，都是你自心的如來藏變現的，顯示智慧的作用，現出來的這個境界，空有不二，當體就是中道，當體就是解脫。所以你一定要悟，萬法唯心，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在經典裡講萬法唯心，在唯識裡講萬法唯識，其實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是染污，名為五受蘊。菩薩是清淨無染的，名為五不受蘊。但是都會變現萬法，當你清淨的時候，變現出來那是自己心性，你就能夠知道性相不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就是從開悟這一念心而得的。「須自見性，常行正法」，通達這個道理，你就能念念放下，放下來馬上就沒事了，因為外面境界是沒有煩惱的，煩惱都是從自己內心生的，放下來煩惱就不見了。所以要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一定要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常行正法就是念念不離自性。如果我們還達不到這個境界，這個常行正法就是佛陀教導我們行八正道，我們就依著八正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來觀照修學。如果你了悟自性，你就順著你自己，自生自顯的妙用，絕不攀緣，心一攀緣就立刻放下，絕不污染自心，這就是真正的修學正法。有一位出家人，他問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和尚！你修行家風是怎麼樣？禪師回答：我的家風是早朝粥，齋食飯。早上大家都吃稀飯，中午大家都吃乾飯，這是他的家風。他沒事，飢來食，睏來眠，隨順法性，天下太平。這位出家人聽了又問：你講這個我聽不懂，每一個寺院都是這樣子，請你再為我指示清楚。龍興宗靖禪師說：老僧困。我要去休息了，沒有辦法講，自心圓滿具足。當天下太平，外面境界不對你產生干擾的時候，沒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你說我有一個家風，我用這樣的方法在修，那變成有所依止，那就不是稱性，而是法執。成就的時候，心不住有也不住空，完全就是隨順真如本性，隨順你這一念清淨無染心而已，因為

清淨心中具足無量的智慧。所以人家問他：你是用甚麼方法修行呢？龍興宗靖禪師說：老僧困。講不出來啊！禪僧又問：畢竟作麼生。你到底在說些甚麼？這出家人聽得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我問你家風，你說早上吃稀飯，中午吃乾飯。我再拜託你告訴我，你的家風到底是怎樣？你又說你疲倦了，到底你的意思是什麼呢？因為不能說啊，佛陀從菩提樹下開悟以後，雖然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但是究竟沒有一個字給眾生。修行就是恢復你離空離有的這一念清淨心，你修行如果修到最後，說我一法不受了，我一切境界不受了，清淨自在，你還有一法，那一法就是一法不受，你那一法就是清淨自在。所以我常講，我們修行人要用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所以有心跟無心是要打成一片，是一件事，為什麼？那個有心是無心的真實妙用，就像鏡子無心，鏡子的照就是鏡子的體，體用不二，所以有無一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不能外加一點東西進去，也不能從自心裏面去掉一點。阿羅漢是去掉了一些，我們是外加了許多，菩薩是加了一個中，佛是空有皆離，中也不住，真如實相心就現前，所以佛陀從始至終沒有一個字給眾生，這樣的修學是名「真學」。

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常能下心，行於真正，就是前面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就是「既常能下心」，放下你的心，身心脫落了，六祖大師就講下心，這是對修行人，不是對凡夫，古德云：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既常能下心，這個是指心境雙忘，真法現前。「行於真正」，而行於真正是怎麼樣的，一個境界呢？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我們真如本性裡面，從來就沒有迷與覺，沒有這兩件事情，也沒有所謂的真與妄，為什麼？自性本覺，本覺不必

再立覺，它本來就是覺，就像鏡子本來就是照，是絕待的，這是它的功能，它不必再立一個照。我們最先的一念無明是從哪裡來的？妙覺明性是本有的，如鏡子一般，了了分明，不需要另外再安立一個覺，可是我們就壞在本覺上立一個覺，那能所就出來了，所以才說一念不覺生三細，把整個性相不二的境界，變成了相待能所。覺上立覺的那個覺，便是無明業相的第一個念出來了，就是立了覺，然後就以境界為緣長六羸，第一就是智相，看到了境界的智相，而妄生智慧，分別諸法。再而相續相，相續不斷的執著，就有了色陰了。第三是執取相，去領納這個境界，就有了受陰，執取以後就分別好壞，接著就是計名字相，那就是想陰了，這個境界好壞、美醜，了別出來了。計名字相後，就是起業相，造作諸業了，有了別就有反應，一有反應就是我們所說的遍行心所，作意、觸、受、想、思，這五遍行就在這一念中就具足了，遍行於一切法，有反應了，一有反應就有造作，有造作就有識陰，這就是第六羸的業繫苦相，招感了生死輪迴。我們就是這樣無量劫的迷惑顛倒，迷上加迷，你看我們吃辣椒就曉得，最先吃一點點，覺得很辣，到最後吃一條，你都不覺的辣，到最後沒有辣椒你就吃不下飯。抽菸、喝酒、賭博都是這樣，越迷越深，所以我們已經積病很深了。這就是從本覺上，你先立一個覺，所立的這一個覺，也正是迷的開始，而由於背覺合塵，越迷越深，而變成迷了。所以我們修行要立一個覺來對治迷。以覺來去掉迷，迷去除了以後，你不迷了，心中卻存著覺，那剛好落在根本無明裡面，知見立知，覺上立覺，你存了一個覺在，剛好是無明本。所以你還要再向上一著，再把你覺上所立的覺放下，證到真如本性，它是沒有覺也沒有迷，是本覺故。沒有真也沒有妄，是本真故。所以是悟自己本有的東西。古德云：向上一著，密不通風。所有立上去了，都是心外的東西，只有你直下會取這一念無所依止的本心，所以古德也說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沒有辦法傳，唯有以心印心。教你覺，你存一個覺，那個覺剛好就是無明本。

我舉禪宗公案來說明，有一位禪僧，他自覺得修行有境界，他來請示曹山禪師：我現在心如朗月如何？曹山禪師說：猶是階下漢。你還早得很，還在台階下，禪僧請求說：請師接上階。曹山禪師接引請到台階上來。曹山禪師告訴他：月落後相見。就是你現在剛好是無明本，覺上立覺，自性本覺，你為何還要心如朗月？自性本來就是朗月？所以曹山禪師告訴這位禪僧說你這朗月下山的時候再來找我，勘驗境界，到時候我再為你印證，是不是明心見性，因為向上一著，密不通風。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我沒有辦法跟你講，等到你覺照的心放下來，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

再舉一個公案，唐朝的龍潭崇信禪師跟隨天皇道悟禪師出家的最初數年裡，每天只是打柴挑水、炊爨作羹，除了工作以外，沒有得到天皇禪師一句半語的開示法要。有一天，他向師父叩頭禮拜，說：「師父！自從成為您的弟子以來，已經好多年了，可是始終不曾得到您的開示，請師父慈悲，傳授弟子修道的法要。」天皇禪師聽了立刻就說：「你剛才講的話好冤枉師父啊！自從你跟隨我出家以來，我未嘗一日不傳授你修道的法要。」「弟子愚痴，不知您傳授我什麼修道心要？」龍潭禪師不禁訝異地問。天皇禪師回答：「你端茶給我，我為你喝；你捧飯給我，我為你吃；你向我合掌，我就向你點頭。我何嘗一日懈怠？龍潭禪師聽了，頓然開悟。不都在指示心要給你嗎？」所以我講甚麼叫心地法門？你內心完全不受外境干擾，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我若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時候的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就是心地法門，那是真正的正法這樣行，他師父就是這個境界，實在不能再給你一法，見一法就變成法執了，他天天把真如佛性展現在你面前，像佛陀拈花微笑、著衣持鉢，祂天天就把佛性用在日常生活，天天在為你說真實法門，你卻不能看到，龍潭禪師聽了，頓然開悟。悟了自心，一句話都講不出來，天皇道悟馬上告訴他：悟

則直悟，擬思即差。古德云：起心即錯，動念即乖。一落思維就落入心意識，會就直下會取，就是這一念離空離有的無染心，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圓圓滿滿在你這一念心中，崇信禪僧直下會取這一念心以後，馬上問天皇帝悟禪師：如何保任？一有保任就是世間般若，覺觀，就是立覺，正是無明本，知見立知，本覺本有，不覺本無，還要保任什麼？天皇帝悟禪師答道：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心就是受外面的境界干擾，有作意、有攀緣，你沒有作意、攀緣，天下太平，還有什麼不是佛法呢？我用禪宗公案作說明，大家比較能夠體會，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六祖大師教我們先從自性下手，等到你證悟這一念心以後，你就可以修眾生無邊誓願度，但是你度眾生是度夢幻眾生，是你一心中的眾生，一切眾生跟你沒有分離，就是你自己一個身心變現，哪有甚麼眾生得度？所以度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所以你就能夠作夢中佛事，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你就能夠真正踏實去做，所以一定是從我們心性上下手，一定是從心地法門成就。一定要記得法門無量誓願學，但你必須一門深入悟本心性以後，你才去廣學法門，才能夠普度一切眾生，不是一學佛就要廣學無量法門，那就不容易成就，因為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我們只能選擇一門而入，成就之後才廣學法門。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就是六祖大師開示次第修行的第四個層次，既然我們發了願，發菩提心，那我們要找老師，「無相三歸依」就是找老師，當然我們要依佛陀的教法修學。所以三寶弟子，入佛門第一關就是先授三歸依，但是在這個地方，六祖大師特別告訴我們，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前面講無相，後面說三歸依戒，大家在這裡研討六祖壇經，一定是受過了三歸依，皈就是回頭、歸向，依就是依靠，我們

以前迷在世間，迷在貪嗔痴，迷在六道裡面，現在要回頭，依靠跟著佛學，學出三界、了生死、證菩提，我們第一個要依靠佛，我們要歸依佛，因為佛是明心見性，出三界、了生死、證無上菩提的大覺者，所以我們要跟著佛學，那是最保險的，歸依佛我們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所以佛陀是我們的根本老師，祂並不是像其他宗教的上帝，或是有一個超級能力的，你有甚麼困難，他通通一手幫你承擔，只要歸依著祂，你的問題通通幫你解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歸依根本老師，你所有的困難，你只要聽祂的教法，跟著祂學，祂一定有辦法將你所有毛病都改掉，所以佛是大醫王，你要照祂的話來做，依著祂的言行來修學，你一定可以跟佛陀一樣，所以人人可以成佛，就好像古人所說，人人可以成堯舜，人人都可以成聖賢，但是你一定要依照聖賢的教導，所以佛是我們的本師、增上緣。如果你能在佛住世的時候跟著佛學，那一定可以成就的，因為佛有四智菩提，祂能夠知道每一位眾生無始劫的習氣，你應該用什麼辦法來對治，是最能得利的，但是現在佛已經滅度了，所以我們現在就以佛像做代表，我們歸依本師釋迦牟尼佛，就以佛像作為代表，代表我們要跟佛學，我們要成就佛道，成就無上佛道誓願成，為什麼要成就無上佛道？為了要行第一個大願，眾生無邊誓願度，雖然佛已經入滅了，但是佛陀的言教還留在我們世間，也就是三藏十二部經典，三藏十二部經典由阿難結集，記錄下來，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依著經典來修學，所以我們歸依法，法就是佛內心的真實智慧所流露出來，我們依著佛陀的教化修行，我們也可以成就佛道，雖然佛不住世，但是你只要學對法門，一門深入，你一樣可以成就。所以我們歸依法，法就以三藏十二部經做代表。但是三藏十二部經，實在是範圍太大了，我們不曉得從何處下手，更何況經典沒有人說，雖智不能解，古德云：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有一些經典上的意義是表法的，我們要知道祂所講的真實意義，因為諸佛妙理，意在言外，所以經典的註解說明，一定要有老師來為我們解說，這老師就是由佛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出家弟

子，來為我們講解修行的法要，我們自己看不懂，有老師為我們解釋，那我們就知道該怎麼修了。我們中國把佛所講的教理，分成十個宗派，我們就隨個人的性向，擇一門而入，依法修行，來圓成佛道，所以我們還要歸依僧，僧這個字，是指僧團，和合眾的意思，並不是專指某一位出家人。依照古人的註解，和合眾要有五個人以上，如果他能夠行六和敬。六和敬中包括理和，及事和。理和就是大家同一理念，就是見和同解，如大家共同追求無上菩提。事和就是其餘的五項，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遵、利和同均。包括見和同解共同六項，故稱名六和敬。這個就是和合眾的意思，也有解釋為，三個人以上，能行六和敬就可以稱為僧，所以僧是團體的意思。所以我們歸依三寶，往往知見錯誤了，說我是歸依哪個師父，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我歸依三寶，我是某一位師父幫我做歸依儀式的師父，給你做歸依儀式的師父，他是一位見證人，見證你是三寶弟子，是由他來做入三寶之門的儀式。你真正依止的師父為阿闍黎，亦名軌範師。你可以說我是跟著哪一位師父學法，或者我是以哪一位師父為我的阿闍黎，也就是我的軌範師，他教導我學佛，那他是我師父，可以這樣講，不能說我是歸依哪個師父，這是錯誤的。我們是歸依三寶，不是歸依師父。歸依了三寶，歸依佛我們要跟著佛學，要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歸依法要學佛的智慧，法就是佛的智慧。歸依僧我們要學僧，弘揚佛法，護持正法，教化眾生，在家居士一樣可以學習，你受了菩薩戒，更具有了正知見也可以教化眾生，如果你沒有受菩薩戒，白衣說法是比較不合理，所以有居士要講經說法的時候，我都會問他：你有沒有受菩薩戒？他說：沒有。我說：那這樣子不行，你沒有受菩薩戒，白衣陞座，那是不合法的，所以受了菩薩戒，菩薩本來就是要自覺覺他，要教化眾生的，那就跟佛法不相違背。我們要學習教化眾生，要跟佛學，要學佛的正知見，所以三歸依就是成佛之戒，現在很多人說，我只有受三歸依而已，沒受五戒，所以我可以喝酒賭博嫖妓等等。我們自己要想想看，你要成佛、教化眾生，

但是可以喝酒賭博，有沒有這一種說法？大家要曉得，三歸依其實是成佛之戒，它包括五戒、十善、沙彌戒、比丘戒，乃至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所包括的範圍是這麼廣，它是成佛之戒。但是如果把這真實的話一講，三歸依就是成佛之戒，我看台灣現在號稱數百萬佛弟子，依這個標準一算，剩下不到幾個人了。大家都說我不要守戒了，我不要修了，所以沒辦法，受了三歸依戒以後，你要修行，你可以再持五戒，五戒那是最根本，你要學佛，五乘佛法，最起碼就是五戒。為了能接引眾生再開緣，一戒也可以，有的受一戒，有的受兩戒、三戒，這是大開方便之門。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來，為什麼叫三歸依戒，因為三歸依本身就是一個戒法，它是成佛之戒，在這個地方，六祖大師特別指出來，叫做「無相三歸依戒」依照佛所說的教法來修學，依照出家人所教導的方法，我們一門而入，最後你成就的是甚麼？是恢復你自己的本能，你自己本有的覺性，本覺本有，無明本無，所以修學不是叫你學很多法，所以佛在入滅的時候，文殊菩薩請佛再講最後的開示，佛陀說：文殊啊！我從菩提樹下開悟到現在，四十九年了，我從來沒有一個字給眾生。為什麼呢？一個字給眾生，眾生就變成法執了，我們藉著佛所說的法，把我們內心的污垢、貪、嗔、癡、慢、疑種種邪見，洗得乾乾淨淨，恢復你自己本具的清淨無染心，這一念心中，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是我們自己迷啊，所以修學佛法，這個佛法是藥，是你心有病，把你心病醫好了以後，你就成佛了，所以自心是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如果你還覺得：我現在修的心裏很清淨。那你是在本來清淨上立了一個清淨，知見立知，是無明本。所以修學佛法，在本經，第一個，你要了解你自性德能，所以六祖大師把戒、定、慧的行相解為心地無非自性戒，本來就沒有是非，心地無癡自性慧，本來就智慧圓滿，怎麼會愚痴呢？心地無亂自性定，它本來不會亂，亂是因為你攀緣、取捨，所以你才需要修定。所以修學佛法，只是依著佛所說的方法，逐步的修行，恢復你自己本來清淨無染的面目，本來解脫自在無礙的佛性。

到了這個時候，那還有什麼戒、定、慧的行相呢？圓滿的成就，自心空寂，無一法可得，清淨至無餘。所以這裡講「無相三歸依戒」。

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

佛就是一位大覺悟者，所以佛這個字，是表示覺悟的意思，所以佛翻成中國話就是覺，所以我們歸依佛就是歸依覺，我們以前迷，根塵接觸就迷在境界裡，現在要念念返照自性，不染萬境，所以要歸依覺，歸依佛就是歸依覺。歸依覺，兩足尊；你既然不染萬境，你一定要瞭解萬境本空，無常無我，一切境界本是空寂，為什麼不空呢？是你自心變現的，這一些外面的境界，是無常，我們這個身子有生、老、病、死，外面的器世間，有生、住、異、滅，我們這三千大千世界，有成、住、壞、空，一切境界都是無常，所以苦啊，三界無安宅。你問問別人，他來到這個世間要做什麼？大家會說賺錢，賺錢為了什麼？享樂，他不了解享樂到最後，畢竟就是苦。我前天看了一份報紙，刊登桃園有一個地方在賣房子，裡面有一個最大的房子，佔地聽說一、兩千坪，房子是三百多坪，賣價是四億五千萬，聽說有人買了，你想想看，他住在那裏面會很舒服嗎？我相信很多人就會看，誰住在那裏面？很危險的。如果他住在裏面生活習慣了，也不會覺得怎麼樂，佛說樂苦，苦固然是苦，但是樂也是苦，樂苦叫壞苦，為什麼呢？你養成習慣了，沒有它你
很痛苦，有了它，你也不會覺得快樂。所以，我們世間的五欲六塵的樂，是麻醉，越迷越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等到你過著奢侈的生活，你沒有它會非常的痛苦，有了它，你也不會覺得很快樂。我常常用我自己作比喻，我沒有學佛以前，也是注重生活五欲六塵的樂，剛接觸五欲六塵的樂，覺得有一點新鮮，很過癮，可是這一種刺激，它的分量會越來越加重？你看賭博的人，玩股票的人，都是這樣子，到最後身

敗名裂，跳樓自殺，比比皆是。它只是一種麻醉，越迷越深，沒有它很難過，一有空閒，就不知道該作什麼，有了它也只是滿足你的心，不會那麼無聊而已，也不會覺得有多大的快樂，到最後覺得這種日子也是很苦。所以從我遇到佛法，學佛多年來，我現在生活很簡單，出門一部小摩托車，我的生活就是家裡、辦公室，來佛堂看點書，就是這樣簡單，也沒有其他的娛樂，有時候在家看看電視、報紙，也沒有去出國旅行，一到假期，如果家裡沒有事，我最好的娛樂就是在辦公室看書，享清福，清清淨淨的。突然間我發現，這一種才是真正的快樂。所以你經過這兩種不同生活方式，兩個世界一比較，我以前為何這麼笨？去過那種日子，現在恢復過來，我心不往外緣，時時刻刻都是安安詳詳、自在在在，那個樂就在其中。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去追求洪福，洪福是無常的，它有變化的，等到變化、無常來的時候，那個時候是苦上加苦，所以我們以前迷，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現在瞭解了，一切境界苦、空、無常、無我，沒有一個真實的主體性，你作不了主，你不能當家做主，所以要修行，在境界中觀照離相，保持你這一念清淨平等心。歸依覺，兩足尊；兩足尊，有情眾生依兩隻腳站立之中最尊貴的，那就是佛陀。所以歸依覺，兩足尊；也就是成佛，當然兩足尊，也有它表法的意義，足是滿足、圓滿的意思，二足就是福慧這二足，福與慧圓滿，所以佛陀是覺者，怎麼覺呢？道德第一，智慧第一，福慧圓滿，所以你歸依覺，兩足尊，這是指成佛。

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正的正，就是正知正見，在佛法裡面的正知正見，以佛陀開示之八正道為代表，一、正見，二、正思維，三、正業，四、正命，五、正語，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依大乘一實相印與小乘三法印之道理，解釋八正道的內容不盡相同。所以八正道是攝戒、定、慧三無漏學。正見、正思維，那是屬於慧學，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這是屬於戒學，正念、正定是屬於定學，所以這八正道，它就是三無漏學。這八正道也通世間法跟出世間法，如果你能夠依據八正道的內容，這樣子去修持，

心中有所依止，不離八正道，還有這個相。當你能夠修到消歸自性，恢復你本性的八正道，恢復你自性的功德，你不需要有所依止，不需要藉著觀照，你能夠稱性而為，那是出世間的八正道，是性德的流露，佛陀是證得最圓滿的八正道。如果這八條教戒，你緊緊的依止，而不遺忘，依照這樣修學，你在這世間上，也一定是個正人君子，人人讚嘆你，受人尊敬的有道之士。若你能夠消歸自性，圓融自在，那你從八正道就可以出離三界生死煩惱。歸依正的正就是八正道，我們可以作為日常生活的依據，你這樣子修，「離欲尊」，是離欲中最尊貴的。許多人知見錯誤，讚嘆某人修得很好，為什麼呢？他只有吃兩餐？有的人說：你不知道某人修得更好？他只有吃一餐，他更厲害。有人說：這算什麼？有的人修得更好，他只吃水果。還有一個更好的，他只吃草，看他有沒有修行，都是看修行的外相，而不知實質的內涵。哪個人修得非常好！為什麼呢？他衣服千瘡百孔，沒有一個地方沒補過的，好像越艱苦就是修的越好，佛陀告訴我們，不能選擇錯誤的戒條，五邪見裡面有身見、邊見、見取見、邪見、戒禁取見，你認為他修的最好，其實他已經落在戒禁取見，在那裏受苦受難，責罰你的身體，跟你的心有什麼關係呢？所以你如果能依照八正道來修，那就是中道，絕對不會偏於苦，也不會偏於欲。所以修學佛法要有正欲，正欲是什麼？如果你正確的滿足你食衣住行應該有的生活條件，也就不必再貪求五欲的樂了。所以我們對出家人還要四事供養，飲食、衣物、臥具、醫藥。不要說出家人不用藥，生了病念觀音菩薩就好了，沒有這樣的說法，所以還要有四事供養，最起碼要具有生活條件。你用八正道作你日常生活的準則，這樣來修，你絕對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過着真善美慧的人生，所以佛法叫我們過着真善美慧。我們以為真善美就很圓滿了，那還不圓滿，佛法還加一個慧，有智慧，真善美慧的人生，這個就是從歸依正，正知正見。我們以前是邪知邪見，現在依八正道來修行，你可以過着真善美慧的人生，所以離欲尊，離欲尊也是指成佛，兩足尊也是成佛。

歸依淨，眾中尊。淨是清淨不染，你染著了就生煩惱、貪、嗔、痴，所以煩惱與菩提之間，就在你染淨的差別，你染六塵了就是煩惱相，不染就是菩提相。所以我們常常講，般若叫做妙智慧，我們世間的智慧叫作世智辯聰，妙智慧是從你心性流露出來的，從你自己根塵接觸的無染心性中流露出來的，自心具足萬法。心性流露出來的智慧，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百草頭上祖師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就在你心沒有取捨，不染著，所以你不染著外面的境界，通通都是妙智慧、境界般若。你一有取捨、分別、染著，妙智慧就變成我們心、意、識的分別，所以妙智慧從那裡來呢？從你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的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生出來。心、意、識的分別是什麼？從你取相分別心變現的。所以實相也在我們的眼前，十法界一真莊嚴，變現六道凡夫的境界相，那都是我們內心染緣變現。所以法界從哪裡來？一真法界就是真如本性，而六凡法界是真如本性隨染緣而變現，所以當然我們要修清淨心，要修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所以你能夠歸依淨，念念都不攀緣，那自然就能遠離一切執著，煩惱不生，能夠成就菩提，所以眾中尊，也是指成佛的意思，所以這三皈依都是成佛之道。

歸依覺，歸依正，歸依淨，這三個其實也就是三個修行的法門，在圓覺經裡面，佛把一切修行八萬四千種法門，融攝成三種法要，一個就是奢摩他，第二個就是三摩鉢提，第三個就是禪那。什麼是禪那？就是直下無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正念真如，是中觀。三摩鉢提就是幻觀即是假觀，在境界中觀照，不染萬境。奢摩他是止，是空觀。這三個法門是一切法門的根本，從這三個法門來配，有時候是單修的，有的是修兩個，有的是三個一起修，有的是先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有的是先奢摩他後三摩鉢提，最後禪那，這樣的配法，一共可以配出二十五種，這個在圓覺經裡面，佛陀說的很清楚，一切修行法門，不出這三種法要，所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已經把我們修行的三種法要，清清楚楚的指出來。歸依覺，念念覺，

知道一切境不可得，身心世界都是虛幻，根本無我，空、無相，不可得，那你還起什麼心？動什麼念？袁了凡他的命被人家算準了，他見了雲谷禪師，他可以三天不起一個念，他了解空，他都能做到這個境界，我們研習壇經到第五品了，相信大家也能體會到空、無常、無我，沒有一個主體性，都是你自心變現出來的。是遍計執性，是虛幻不實，是心心所法，是你自心變出來的幻境，不可得，更何況我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都是業感緣起，你自己不能當家作主，是你業力在做主，你還有什麼起心動念的？當你根塵接觸，能夠正念真如，保持明白清楚，但是絕不去執著、計較，分別，所以這是從覺門而入，是從禪那而入的，這個是屬於禪宗的方法。第二個歸依正就是歸依正知正見，你要修幻觀，就是觀照前面所講的八正道，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把心、意、識靠在八正道上，從這裡起修，一直到你不需要加以觀照，你的行為完全與八正道相應，那就是修行證果了。這都是你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起觀照，所以歸依正，離欲尊；這個是屬於三摩鉢提，以八正道之觀照，在境界中歷練對治的修行方法。歸依淨，眾中尊。淨就是不染，比如律宗，它就是屬於這個方法，他嚴持兩百五十條戒，在境界中修不動心，淨土法門也是屬於這種方法，他用一句佛號止住外塵境界，這是屬修奢摩他，止的方法。所以三皈依裡面有三種成佛的妙法：禪那、三摩鉢提、奢摩他，這三種法門。所以三皈依這是成佛之三皈依戒。這個三歸依，看起來這麼簡單，內容很深，包括一切修行的方法，八萬四千法門全部融攝在裡面，所以我把這道理跟大家解釋一下，以後當我們授三皈依就知道，我要成佛，我不能再迷，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這三歸依都可以成佛。

「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既然了解無相三歸依的真實義，從今日開始，我們就以覺為師，覺而不迷，要怎麼以覺為師？要悟本真心，本覺本有，不覺本無，只因取相，分別，執着，而成不覺，今日必須修學般若波羅蜜法，觀空離相，念念不染，來恢復本有之清淨自性，

即是眾生成佛道。故云：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眾生若無一切心，佛也就無法可說了。「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不能歸依邪魔外道！邪魔外道是指邪魔與外道。最可怕的是邪魔，現在末法時候，邪魔特別多，邪魔很多都混在佛教裡面，邪魔會讓你喪失法身慧命，會使你著魔的，邪魔很可怕，他教你神通感應，神秘的法術，超能力等等，所以修學佛法一定要有正知見，絕對不能喜歡神秘，不然很容易遇到邪魔。如果你有正知見，知道修行是修戒、定、慧，修正行為。是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一切聲光幻影都是虛幻不實，不可心存神祕的幻想。那就比較容易上邪魔的當了。

所以修行要有正見，要修八正道，能斷煩惱證菩提成佛道。大家要曉得，邪魔就是利用你的好奇心引誘你上當。而外道不像邪魔那樣可怕，外道是心外求法，不悟無生，執一切法從有、無二法生，故修行方法，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把心壓伏住了，妄念不生，自以為是證得涅槃解脫，其實所證得是四禪的無想定，或四空的非想非非想處定，都出不了三界生死煩惱，不得解脫。所以外道是指心外求法，不會像邪魔那麼嚴重。有很多人，學了佛以後，舉手投足，乃至講的話都很奇怪，故意裝出有道行的樣子，這個都會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要曉得，學佛就是修戒、定、慧三無漏學，修八正道，我們要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讓我們從凡夫變成好人、君子、賢人、聖人，最後變成至聖的佛陀。所以要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要以覺、正、淨，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在境界中觀照自心，念念不離覺、正、淨這自性三寶。

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

這個就是六祖大師的無相三歸依，這個也就是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古德云：什麼是佛寶？佛寶就是眾生本具的靈明覺性，這就是歸依覺，我們本具的靈明覺性，本覺本有。什麼是法寶呢？就是我們自性本具的恆沙妙德，因為你迷了，所以它現在不能起作用，只要把你五陰煩惱

塵去掉，它就起作用了。法者，正也；正知正見，這是你自心本具，法爾如是。我們現在只是藉著修德在顯性德，達到性修不二，那就是成佛道了，所以我們講開悟，就是悟那一念始覺心，所覺悟的就是本覺理，達到始本不二，始覺與本覺完全全合而為一，那就是究竟覺。法者，正也；這個法是我們自性本具的恆沙妙德，這是法寶。僧者，淨也。恆沙妙德，體用融合不二，為僧寶，為什麼呢？菩薩入法界度眾生，如果教化眾生，就被境界污染了，心不清淨了，那怎麼會生智慧呢？所以為何修學佛法要般若？般若能夠觀空離相，在境界中能觀實相，知道境界是空寂的，所以能夠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你如何把正知正見拿來教化眾生？你清淨自性的恆沙妙德，要體用融合不二，是為僧寶，所以僧是清淨不染，故僧者淨也。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

假若你能夠真正自性歸依覺，覺而不迷，通達諸法實相，了解宇宙人生萬法，業力所現，是個虛幻的境界，了不可得。念念能夠看得破，放得下，那就自在解脫了。歸依覺，邪迷不生，那你就不会迷惑顛倒。少欲知足，知足常樂，所以人生中最大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知足，知足之人，自然就不會生人我是非，利害得失，斤斤計較，也能離貪財貪色，故古德云：滿足不在增加擁有，而在於減少欲念，你這樣修學才能圓滿福慧。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

如果我們自心能夠回頭依靠正知正見，那念念之間，自然就沒有邪見，以離了邪知邪見，自然就沒有人我、貢高、貪愛、執著，這是真正的離欲。正知正見就是八正道，我把八正道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八正道裡面最重要就是正見，所以正見為首，正見就像燈一樣，在前面照的很清楚，你走路才不會掉進坑中，正見就是你要了解四聖諦，知道萬法本空，自心本來是寂滅的。萬境本來空寂，但是自己不了解，去攀緣、

造作，一念攀緣有了色陰，見到色就有了能所，有了能所就有領納、感受。有領納就是有了受陰，有了受陰就有了別，也就有了想陰。有了別就有了行陰造作，有了行陰的造作就有了識陰，有了識陰你就要感果。我常舉大乘起信論所言：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就感果了，有了惑業就要受苦報了。我們所受的苦報，是自己招集而來。在無相中你一念攀緣，自心往外去攀緣境界，所以就這樣有了惑、業、苦相續，生死輪轉在六道當中，這個苦是你過去生招集，我們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之後，我們要證得自性清淨涅槃，所以我們要修道證涅槃解脫，要認真在境界中對治攀緣外境的心，這苦、集、滅、道四聖諦的觀念要很清楚，苦、集、滅、道一展開，那就是十二因緣，告訴我們生死是從哪裡來，從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即使你獲得重回人間投胎的資格，因為現在生育可以控制，有避孕藥可以節育，許多得以投生人間的神識都在排隊等待。不曉得何時才會輪到他。等到了以後，現代出生的小孩子也很苦，從小就要補習，一大堆的功課，考不完的試，畢業以後，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也很難，即使找到了只有二十二天，養活自己都很難，還要奉養父母，成家立業。感得人身，雖然是在三善道裡面是第二層次的人道，已經夠辛苦了，所以三界真的無安宅，你這個觀念很清楚，所以要修行出三界了生死要緊呀！斷了見思二惑，出離三界生死，可以乘願再來，教化眾生，遊戲人間，利樂有情。但是你被業力所轉，那就很辛苦，所以這個觀念要很清楚，就是正見。

觀念清楚你就有了正思惟，所以正思惟叫做正意，你第一有了正見，我知道是苦，所以當你根塵接觸的時候，心念一動，就知道覺照，看到好吃的你心一動，就知道不行，這是搞生死輪迴，更何況為吃而殺生，這是要還命債的，你有正見了。看到人家住豪宅，起了一念忌妒心，就知道不行，這是生死輪迴，那你就有正思惟，你就有抗拒能力。如果你沒有正見，你看到人家有豪宅、名車，很可能就會生邪思惟：有

甚麼好鬻張的！我就在你車身劃兩痕，看你等會兒看到會不會難過？你就會生這個忌妒障礙心，這何苦呢？所以你失掉了正見，就會造業，你一有了正見，你的思惟就會跟正見相應，正確朝著這一條路去思惟觀照。你如果念念在境界中，都能夠這樣去思惟，不去攀緣、取著，那你當然具有第三個正業，正業就是離了貪、嗔、痴，你心中貪、嗔、癡越來越輕，最後心就清淨了，所以第三個是正業。

你有了正業，那正語跟正命你都能做到了，有正語，你就不會講廢話，不會講世間這一些挑撥離間，或是講一些帶著色情的話，現在這一種話很流行，尤其是在電視節目裡面，常常用這一種話來取悅大眾，讓大家心靈都不清淨，如果你有正業，你絕對不會去講這一些不應該講的話，你就不會講戲語、戲論，你可以念念講正語，第四個是正語。

第五個是正命，那你既然有了正見、正思惟，你從事維持你自己身命的工作，你一定不會去危害到社會，正命就是以真正對大眾有利的工作，來維持你的家計，所以我常講，了生死很重要，了生活也是很重，但是我們了生活要選擇正命，你選擇的職業不能危害社會道德，不會危害到你的良心，你有了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那你一定能做到正命。

接下來是正定，正定是定慧一體，不是說定在那裏什麼都不能動，正定是六根都能動，但是心能夠如如不動，這就是正定，你有了正見、正思惟，你就有了正定，在境界中不受境界的影響，對於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不被境界所動心。

你有正定就有了正念，什麼是正念呢？佛法裡面，正念與邪念的差別，就是你心染了就叫邪念，正念就是你心不染就是正念，所以你做到了正念，那個正念就是菩提、智慧，那就是智慧相。

如果你能夠把前面的正見、正思維、正業、正語、正命、正定、正念，用在你日常生活中觀照，那就

是正精進，你用這樣觀照，自然就能夠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這是真正歸依法的意義，歸依正知正見。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

僧就是清淨的意思，我們歸依淨，那一定要護著戒行，因為我們現在心中如果沒有一個依止的規範，我們一定會犯戒。我們受了三歸依以後，三歸依其實是成佛之戒，但是世間人總是以為受了三歸依，如果你要持五戒，就還要再去受五戒，或者是你要修菩薩戒，你還要去受菩薩戒，乃至於我們也受八關齋戒，其實三歸依已經包括一切戒法了。但是，我們就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心歸依淨，我們要確實去護戒，依戒而行，而戒又分成身、口七支。在家居士受五戒十善，你就真正要依戒奉行。有的人雖然口上講五戒十善，但是身子常常破戒，不一定能守得住，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再去補戒，所以戒一定要相應，受戒不能光是嘴巴講一講，身也要相應。等到你身、口相應了，還要再進步，心要跟它相應，心跟它相應了，就入真正的大乘戒，大乘戒是什麼呢，是不動心的，他是隨順法性的，他的心絕對沒有作意，是無為法。我們的心是有取捨分別，有我們自己的見地，有你喜歡的，所以你一不小心就會犯戒，但是由於我們受了戒，就會特別注意我身、口絕對不犯戒，但是心還在動。真正到了身、口、意的護戒行，是根本就是無心，心念絕對不會生起攀緣的念頭，那就是入了大乘戒。所以大乘戒是護心，小乘戒是護行，你行為上不犯，那就不破戒，大乘戒是修不動本心，隨順法性，那就契向於道。所以我們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我們要從身、口的戒行下手，最後是身、口、意一致，無一切心了，那就成就你歸依淨的戒行，名眾中尊。你達到這樣的境界，那就成就菩提了。心不動了，眾中尊，一切眾人中之尊，就是成就佛道了。

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

這個剛好是六祖大師，所舉出我們的毛病，我們眾生歸依了三寶，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成佛之戒，卻不懂修行，這不是很遺憾嗎？卻天天在那裏說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六祖大師反而告訴我們，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佛是什麼呢？佛就是你這一念的本覺心，佛不是在外面，是你的本覺心，所以我們每天禮佛，禮拜釋迦牟尼佛，並不是求釋迦牟尼佛保佑你平安順利。我歸依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我要歸依清淨寂寞、能仁的本心。釋迦漢譯是能仁，牟尼是寂寞，所以釋迦牟尼是能仁與寂寞，也是我們目前大乘佛法修行的綱領。能仁就是大慈悲心，寂寞就是清淨心、平等心。清淨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合起來就是發菩提心，如果你做到這樣的心，你這一念心就是佛，你每天禮拜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你要知道釋迦牟尼佛，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都在你的心裏頭，你做到了清淨、平等、慈悲，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所以佛是在你自心，不是在外面。即使在靜中、定中、夢中，你看到了佛的應化身相，那是從你心中所現，那個相也是虛幻的，是緣起的。所以佛在金剛經說的很清楚，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佛在金剛經中有一句四句偈：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要真正見如來，是在你方寸中見，就是在你這一念覺性中見，就是你念念不染，念念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做到這樣，那你就念念見真佛，這個就叫做花開見佛悟無生，所以見真佛要在你心中見，而不是在外面見，因為自心本覺。什麼是如來禪？就是你豁然之間頓悟，自性原無煩惱，本自清淨、本自解脫，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這樣子你就見了真佛，這一念始覺心現前。始覺心現前，相應的就是本覺理，你念念做到始本不二，那就是究竟成佛。

了。所以究竟成佛，唯證的就是你的心性而已。所以歸依佛是歸依你自性的清淨心、平等心、大慈悲心，這就是真正的歸依佛，而不是歸依佛的外表、形相。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你要怎麼歸？所以要歸依你自性的覺醒。

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真實的歸依是這樣，所以我們皈依三寶，就要依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從法相三寶，來返照自性，歸依覺而不迷，歸依正而不邪，歸依淨而不染，這才是真正的歸依。這樣的皈依，就是你真正的找到老師了，你能夠依著歸依自性三寶而修學，最後明心見性了，就是證得「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開悟了、悟自性了。所以六祖大師教導我們修行的五個次第，第一是，先了解自性功德，了解修行就是在恢復自己本地風光，找回自己本有的面目，第二是懺悔業障，斷惡修善，第三個是發菩提心，第四個是找老師，歸依三寶，正確依成佛之戒，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這樣子去修行，最後第五開悟見性，在這個過程中，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絕對不要想我何時開悟？你只要認真依照這樣子去修行，你一定會有水到渠成之日，所以我常說修行一定要修六度，唯有菩薩道才能成佛，才能夠成就一佛乘。一佛乘者，向上一著，密不通風，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因緣俱足，豁然之間，妙契本性，所以一佛乘是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一念無心，妙契即得。禪宗祖師常講，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唯自悟本心，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今六祖大師告誡我們，今即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更需內調心性，以慈悲喜捨心來破除嫉妬障礙，自私自利，見不得人好的邪染心。以恭敬忍讓心，來破除自大我慢，身見，我執，這是修自皈依的入手方便。佛光山星雲大師開示：在受苦之時，感到快樂，

在委曲之時，覺得公平，在忙碌之時，覺得安閒，在受責之時，知道慈悲，那就真正體會出禪心了。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

你這樣修行，悟了自性，以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到了寶所了，六祖大師接著要介紹到達寶所的境界。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這三身就是法身、報身、應化身，這三身其實就是你一個自性身，就是你自性的體、相、用。慧光禪師他有一段開示，有人問他甚麼是佛法僧三寶？慧光禪師回答道：一心空寂是佛寶，你心空寂就是佛寶，那就是清淨法身，空寂指著就是不著有無兩邊的這一念寂照心，就是清淨法身，佗能夠出生一切菩提、智慧。寂而常照為法寶，當你一心空寂的心，根塵接觸時，了了分明，一切通達一切明瞭，自生自顯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滅樂，這個就是法寶。寂照不二，體用一如，為僧寶。其實這三寶就是你那一念清淨覺性的體大、相大、用大。六祖跟我們講這一體三身自性佛，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所變現的。「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讓我們看得清楚明白，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不要到外面去找法身、報身、應化身，就在悟你這一念無染清淨本心的體、相、用，這樣就找到了。怎麼找呢？底下六祖大師繼續開示。

總隨我道：「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六祖大師要大家隨時增強記憶，所以要大眾跟隨著大師誦唸。「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我們心

的作用雖然是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心能知。可是我們一念攀緣、迷惑顛倒、自私自利，一接觸境界就取相，斤斤計較，貪、嗔、癡、慢就生出來了。現在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要捨去這些種種虛妄分別心，萬緣放下，於自色身歸依清淨無染的覺性。要大家學習捨識用根，用我們的根性，根性就是我們的覺性，也就是清淨法身佛。本是一念覺性，可是我們迷了，它就變成六，眼、耳、鼻、舌、身、意。一念不覺，迷惑造業，就把這本來是絕待的覺性，變成了六個作用，必須藉著眼、耳、鼻、舌、身、意起見、聞、嗅、嘗、覺、知的作用，其實這六個作用是互通的，現在雖然有六種作用，但是它是相通的。比如當我們在開車的時候，眼睛看路況，一有危險，腳會自動踩煞車，手會轉方向盤，而且配合的非常好。如果一個人眼睛瞎了，那他其它感覺會相當敏銳，因為它是相通的，本來是一件事，所以六根的根性是一個，那就是清淨法身，就是我們的佛性，為什麼不能顯？就是你去攀緣、取捨、分別，那就失掉覺性的妙用，我們才要修行，恢復它本有覺性的德能，所以要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要捨識用根，不再往外攀緣，這就是真正的歸依清淨法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我們現在這個自色身會去造業，沒有學佛的人會邪淫、喝酒、迷惑顛倒、偷搶拐騙，這樣自私自利，只為了滿足五欲的享受，為了賺錢，不擇手段，你這個身就不是千百萬億化身佛，他變成千百萬億妖魔鬼怪，一切妖魔鬼怪都集於你一身，你那一念心就變成這樣。我們現在明白這個道理，從今以後，斷惡修善，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幫助眾生，利樂有情，運用我們的身、口、意，嘴巴講好話，勸導人家學佛，我用這個身子，多做一些對社會、眾生有益的事情，行四攝法，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你這個身子就轉成千百億化身佛，因為我們這個身子是四大和合的假體，有各種名相，在孩子的面前名父親、在父母親面前名孩子、兄弟姊妹，伯伯叔叔，長官部屬，親朋好友等諸多名相。你利用這

麼多名相來利樂眾生，行菩薩道，你就變成了百千萬億化身佛。造業就變成百千萬億妖怪，所以我們從自心中反轉過來，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切實遵行，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真正的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

「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我們運用這個色身修福修慧，悲智等運，藉這個身子聽經聞法，止觀雙運，斷除一切煩惱，證真如實相，廣修功德，萬德莊嚴，那就是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向者是本來之意，本來三身佛都在你一念清淨無染心中圓滿具足。清淨法身是你清淨無染的心體，圓滿報身，是你清淨心中智慧，解脫，自在，無礙。百千億化身是你清淨心體的他受用，身、口、意三輪妙用，普度眾生。這個身子只是個軀體而已，它是受心指揮的，他是我所有，不是我。真實的我，就是那一念清淨覺性而已。你如果瞭解本性是空寂，具恆沙妙德，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但因不守自性，剎那之間生起了能所，有能見的我以及所見的清淨心，能所就出來了。能見的我變成我貪、我痴、我慢、我見、我慢，所見的這一念清淨心，因攀緣外塵變成種種五欲六塵境界，更生起了貪、嗔、痴、慢都是從你這一念心生出來的。唯識學裡面說八識五十一心所，那只是把我們凡夫的心用分析的方法，使我們了解，當根塵接觸而生起內心中的種種覺受，分別，跟外境無關，全都是你自心變現出來的假象，用唯識的道理去分析，其實八識五十一心所，就是你的一心，開悟的人，從一心中變現八識五十一心所，和光同塵，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則是了了見無所見，了了知無所知。所以心外無境，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己心變現出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時時刻刻觀照，這個身子不是我，真正的我是這一念清淨的覺性，這才是真正的自己。「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都是在你清淨心中，不是在肉體裡面。世人總有，世人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要不污染自心，恢復它本來清淨無染

的面目，即能開顯自性三身佛，即自性的體大，相大，用大。為自心迷，念念取捨分別，貪求無厭，自私自利，不知萬法唯心，故心外見法，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悟萬法唯心故，於自心外找三身佛，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六祖大師接著教導大眾於自身心中，悟自性具足三身佛。清淨法身佛是清淨無染的心體，圓滿報身佛是清淨無染心體圓具的般若智慧，千百億化身是清淨無染心體，運用於身、口、意之三輪妙用，解脫無礙，隨緣示現，普度眾生。同時六祖大師教導大眾如何修行，才能於自心中親證此三身佛在自性中，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

何名「清淨法身」？六祖大師為大眾解說，什麼是「清淨法身佛」？就是我們這一念心，離空、離有、離一切相的無住真心，無染覺性。這一念心，「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真心廓然蕩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事理不二，性相一如。而我們現在是人乘的心，有我、法二執，所以我們眼前變現出人間的境界，人間的境界是自己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樣念念相續下來的假相。唯識學裡面說，這個是人間業識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種子剎那生滅的相續相，所以外面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自心三心的連續相，我們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以後，你就知道原來法就是心，心就是法，法就是指一切萬法，那就是你的心相，你的心相就是一切萬法，心法不二，一切萬法都是從自心生，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知道這個事實真相以後，從此不再迷執了，那全部的境界就是智慧了。你不知道萬法的真相，執為實有，起心攀緣，取捨分別，這一念心唯識學稱做染污識，染污識就有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假若

是背覺合塵，則越迷越深，貪也就越貪著，執著也就更執著，所以凡夫越迷越深，煩惱也越來越多了。當你了解萬法的事實真相以後，修學止觀，背塵合覺，從此不再迷執，心離相清淨無染了。你就把識轉成智，以後你心現出來就是智慧。如果你證悟了這個事實真相，就不叫做種子，唯識學中稱做圓成實性，圓滿成就的真實體性，即是四智菩提。所以你就知道，世人性本清淨，你只要不污染，它是多麼清淨啊。所以我常常用睡覺做比喻，睡著了也不做夢，一覺到天明，時間怎麼過的這麼快？只是我們睡覺的時候雖無明昏昧，而自性還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只是被睡覺無明障住了，人家推你一下，你就會醒過來，可見心還是在那裏寂照著，只是那時候比較遲鈍而已。可是早上一醒過來，眼睛，耳朵一接觸外塵境界，又起心動念了，煩惱生出來了。所以你就知道，是自心生萬種法。所以世人性本清淨，萬法都是從你自心生出來，我們不要被自己欺騙了。所以萬法是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所以你想想看，我們凡夫就是要用思量，這思量也是自己心在思量，並不是在你心外有一個思量的腦，自己心裏思量善事之後，你的心就策動你的身、口、意去造諸善行。如果你的心去思量惡事之後，你的心又去命令你的身、口、意去造諸惡行，從思量至造作善惡，全都是自己心裏的事。當你的心裡思量善事，造諸善業，將來果報就生人天，當你思量惡事，造諸惡業，將來的果報就在三惡道。所以用思量這個東西就不好，如果你用自性、覺性，不要用思量，那麼一切法都是佛法。為什麼會有思量？就是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有了我、法二執，你才會有思量、攀緣，所以思量都是因攀緣而有，因為攀緣外塵境界，不能夠隨順你的自性起用。如果你不用思量，這一些善法、惡法，一切法都叫做菩提法。所以我常說隨順法性，甚麼叫做隨順法性呢？就是隨順你不要用思量的心，就是用你的清淨心，你每天藉著你的修行，觀照離相，心內一動就放下，因為你心一動就是思量，就是攀緣，用這個不思量的心，去接觸外塵境界，就隨順這一

念心，了了分明，這個不思想的心，自然流露出來的妙用，這個就是道，所以這個就不叫做善惡，而名為至善圓滿、佛法。所以一切佛法就在自性中，你一落思量，就落在能所相待中，所以凡夫壞就壞在起心思量。思量就是你分別、執著、妄想。我們如何轉識成智？楞嚴經云：狂性不歇，歇即菩提，狂心就是你用思量。本來善法、惡法都是道，但是因為你起心思量有能所、相待，所以你思量善就生善法，思量惡就生惡法，如果你隨順這一念無染的清淨心，那就是妙道，那就是無上菩提。六祖大師教我們坐禪的方法，就是但於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妙用恆沙。他教惠明比丘也是這樣，不思善，不思惡，叫他放下萬緣，勿生一念。等到惠明比丘一念清淨時，六祖大師開示道：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不思善，不思惡，正在那個時候，返照你這一念心，離斷常、有無，寂照不二這一念心，這是真實心。本經唐朝徵詔第八，六祖大師為薛簡開示第一義諦，也是告訴他，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這時候就如同孔老夫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因為它跟道是相應的。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都在自性中，自性是體本空寂，而妙用如恆河沙，功德圓滿，無有一絲缺點。它不叫做善惡，善惡是相對待，是從你思量善惡而生出來的，它只是自性的體用而已，自性的體用叫做大道、至善圓滿，這一些法本來都在你清淨心中。金剛經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他所證得無上菩提法，為什麼？返照自性，離斷常、有無，故無實，而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故無虛。達摩祖師所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弘忍大師云：如如之心，即是真實。所以諸佛如來所證之四智菩提、十力、十八不共法、三明六通，所有一切諸佛德能，都是從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性中，隨順根塵接觸的緣，不落心、意、識之思量分別，而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這個妙用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明照一切。

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

可是我們不隨順著清淨無染心的妙用，偏偏一遇到境界，第一個就想到自己，念念都生我，我一出來就有善惡，利害得失清楚分明，一接觸就落心、意、識的思量，這一思量，就把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的實相心遮住了，如同雨天，烏雲上面是明的，透過雲層之後就烏天暗地，自性功能就喪失了。我們的本性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但是為浮雲蓋覆，浮雲蓋覆就是依法二執生出來的貪、嗔、痴、慢，把真如本性的智慧變質，變成我們的煩惱，所以煩惱即菩提，你的真心現出來的，本來是智慧，但是透過五蘊之分別、思量，因此它變質了，一變質就有取捨，得不到就想得，得到了又怕失掉，所以煩惱就一大堆。凡夫一接觸就生煩惱，煩惱並非痛苦才是煩惱，高興也是一種煩惱，因為這高興不過是剎那而已，如果你不能瞭解萬法是因緣和合，緣生緣滅，這一切現相都是不可得，畢竟空，短暫的快樂馬上就煩惱，所以畢竟煩惱，你只要落在思量裡面，快樂也會變成煩惱的。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人生畢竟是苦，苦有無量苦，融攝之後就是八苦，八苦再融攝就是三苦，三苦為苦苦、壞苦、行苦。三苦統括人生就是苦，苦就是從思量來的，而不能隨順清淨無染心的妙用。是故凡夫之清淨自性，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上面的自性本是無量無邊智慧，透過我們的思惟心，所以它變質了。「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我們人性好思量，經常在打妄想，就像天雲一樣，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聽經聞法，豁然之間好像有所體悟。有人告訴我：他在聽課的時候，好像有所體悟，可是第二天感覺就沒有了。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的心像浮雲一樣，在聽課的時候你聚精會神，突然之間好像雲層破了一個洞，透了一點光出來，似有所覺悟，可是回去以後，又接觸到外面的境界，雲層又開始變厚了，所以又沒有感覺了。為何要常薰習大乘？也要也要行菩薩道修六度，破除我們無始劫來這一層很厚的烏雲，破除這個無明習氣，才會真正得到解脫，

修行到最後越修心越清淨，有一天，豁然之間，什麼煩惱都掛不住你的心，那就是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返照自性，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一切善惡美醜，總括一切萬法，原來就是你自己的心。如同永嘉大師所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原來一切分別就是我自己的心。當你什麼都斤斤計較，大乘佛法起不了作用，你不能開悟，你一定要從事相上好好修行，在根塵接觸中對治，對治你的煩惱習氣，等到你的煩惱習氣很輕，這時候你悟處就來了，等到你心清淨了，這時候就很容易開悟，而且悟得很深，豁然之間了解，原來法就是心，心就是法，根塵接觸一切境界都叫法，這個法就是你的心，所以我們要修六度，等到你心很清淨，也許就在剎那之間就看到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整個境界就是自己一念心體，全相即性，全事即理，佛陀就是證到這個境界，所以佛所證的境界叫海印三昧，正報身心，依報世界，宇宙萬法都是祂一念心性，這時候你就看到，一切萬法不離你自心，心法不二，也名身土不二。

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

六祖大師為大眾解說自性般若智慧云：智如太陽，光明遍照一切。智與慧是一樣的，但是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的時候，智就是指分別一切萬法，了了分明，一切通達明了。慧就如同清涼月，他能夠照理體，畢竟無有一法可得，照事照理即是觀照般若，即一切相，離一切染。般若這二個字，實相般若就是你的清淨心體，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清淨法身，清淨心體就是實相般若，畢竟空寂，了不可得，實相般若離空、離有，如如之心，即是真實。如如之心的本體就是實相般若。觀照般若就是這一念清淨心體的妙用，能照事

照理，事理不二，理事圓融。照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明，得無上菩提覺法樂，名為智。照理則見諸法實相，畢竟空寂，無有一法可得，離一切染，得無上涅槃寂滅樂，名為慧。故智慧亦名觀照般若。文字般若，是解說實相般若，及觀照般若之語言文字相。如心經是說明實相般若，而金剛經則是以文字說明觀照般若。像我們現在就是在研究文字般若，我們藉著文字起觀照，在境界中修不動心，煩惱不起現行，這就照住了，到了有一天，身心世界脫落了，那就照見五蘊皆空，證得實相般若。證實相後，起作用就是觀照般若，大智慧，度彼岸。我們依文字般若起觀照，最後證實相般若，開顯智如日，慧如月，照事照理，事理圓融無礙。天台家一心三觀，觀一境三諦，境界是因緣有的自性空，如眼前的桌子椅子也是因緣組合而成的假相，我們稱它為桌子椅子，我們改天將它拆開之後，可以做壁櫥，還可以做其他的用途，眼前的桌、椅是因緣有，自性空，因緣有的境界是俗諦，自性空是真諦，它真俗不二，當下即是中諦。即空、即假、即中，是一境三諦。如果返照你這一念心，知道這一切境界是你一心的妙用，心體空寂即空，隨緣現相即假，空假不二即中，即空、即假、即中，此即一心三觀。一心三觀觀一境三諦，這就是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

「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佛陀這二字的意義就是覺悟者，而不是神。很多人把佛當成神，像上帝一樣創造宇宙萬法，這不是佛陀創造的，也不是上帝創造的，是你自己創造的，宇宙是你自己創造的，因為外面的宇宙是四大因緣合和，它當體即空，現在科學家證明，宇宙沒有物質，它只不過是能量的聚合，唯識學說明宇宙人生萬法，是我們自己業識變現的。佛陀是大覺悟者，覺悟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就是因緣有，自性空，所以佛看十法界就像是個影子，唯一真實的就是覺性，凡夫有如小貓會去捉電影裡面的魚，小狗也會去咬電影裡面的骨頭，你會不會去取電影裡面所羅門王的寶藏呢？你知道它是電影是影像而已，了不可得。唯一可以得就是銀幕，銀幕是白的，佛看這個世界是假相，正報世界，

依報身心根本不是真實，唯一真實的就是佛性，故楞嚴經云：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佛看世界唯一就是真如本性，祂看到這個真理，而這個真如本性，祂雖然不思善惡，但是妙用如恆河沙。根塵接觸，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靜樂，般若智慧自生自顯，這多自在啊！所以佛陀是大智者、大覺者，不生煩惱，祂看眾生跟祂是同一體性，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普入法界教化眾生，絕不疲倦，為什麼呢？都是自己的本體，所以佛看每一位眾生，都像是祂的獨子一樣，因為同一個體性，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佛陀是這樣徹悟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把這事實真相告訴我們。所以佛陀不是上帝，祂是一個覺悟者，覺悟了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我們現在也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我們努力修行，修行到最後，你也能看到，法界就是真如本性而已。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花花世界，原來是我自己的業力所現，自己迷惑顛倒，原來祂就是一個真如理體，是眾生循業發現，當體即空，有什麼好計較的。放下萬緣，則智慧常明，若於外著境，起心攀緣，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則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誤以為實有身心世界萬法，迷惑造業，隨業遷流，則輪迴生死。

「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若遇到開悟自性的善知識開示最上乘法，他告訴你，通身都是佛。心法、色法，無有一法不是真如本性，只因你看不開，放不下，而不能證得，若能真實放下萬緣，不再妄想、分別、取捨、得失，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永嘉禪師證道歌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善知識，直指人心，令你一念返照自心，直下會取這一念不住有無，相待，能所的本心，即是佛性，令你見性成佛道。德山禪師參龍潭崇信禪師，長談至夜晚，德山歸僧房時，因天黑，向崇信禪師借燈籠，當崇信禪師把燈籠交德山時，一口氣把燈籠的燈吹熄，德山當下會取這不住明暗，有無，相待，能所的中道實相本心。悟本真心以

後，就要自除迷妄，念念不被外塵染，直至菩提自性不變不異，即能親證，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心是法，是法是心，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原來所有境界都在我一心之中，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所以華嚴云：一心變現十法界，天台云：理具事造兩重三千，一念心中圓滿具足，楞嚴云：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如同你晚上做夢，整個夢境就是你的心，整個心就是夢境，夢境中有你、你的親戚、朋友、恩怨情仇、人我是非、好壞美醜、喜歡討厭等境界，等到你的夢一醒，原來是夢，全部夢境內容叫做事，夢境的體就是心，心就是理。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現在看到這個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我們現在以為實有食、衣、住、行、育、樂、金銀財寶等等，這一些東西我們看起來是有，因為我們在人間法界，如果是天人一看，根本是虛幻不實的。而我們看天空是虛空的，根本沒有，天人在那裏有房子、山水，有海洋，有天界的依報世界，都在那個虛空。四天王天，他們在須彌山中腰，忉利天在須彌山頂，再過去就是空居天，他們在虛空中，不在須彌山頂，他們在那裏有房子，我們不管怎麼看都是空的，連高大的須彌山也看不到，他們看了就有，因為他們的業識可以相應到這樣的境界，而我們業識相應是這個人間境界，其實整個宇宙是真空妙有，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循業發現的幻境，又名阿賴耶，幻化出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是真如本性，即是覺性，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譬如人間法界本是真如佛性，依一念不覺心動，而有了根本無明，復依根本無明而生起了三細六塵。而有了見思惑，慶幸我們持五戒，依此業力幻生到人間法界，由真如佛性循業發現，同業相聚，幻現出人間的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當體即是真如本性，有如吾人日有所思，依思維的業力，令夜有所夢，夢未醒，則夢境如同真實一般，而夢境的當體，全體都是心。我們現在人間的境界，看似真實一般，其實就是吾人真如佛性，依無明惑，見思惑，持五戒而幻現的夢，當體即是真如佛性，而這個真如

佛性所現的夢，於破根本無明時，就是夢醒之時，即見十法界原是自己的一念心性。是真如自性的影像，如水中之倒影全體是水。因為真如佛性是與十法界一切有情同共的，是故當你破根本無明時，你會親證十法界三千諸法，原來是自己的一念心性，而這十法界的夢境是不會消失的，因為這是與十法界眾生所共有的。假如十法界一切有情大眾同破根本無明，則十法界三千諸法，當下消泯，僅是唯一絕待的真如佛性，體自空寂，是絕待的真覺，無相待能所，無一切時空，具常、樂、我、淨，不可思，不可議，這是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是自性的夢，是空性的，故電視報導，有一位英國人，外出買麵包，突然失蹤了許多年，後來又回來了，才說出他在途中，突然回到過去，所見的全是古代的景象，無法回家了，後來又突然回到現代，他把所看到的景象與歷史典籍一對，完全一樣。因為是自性的夢，是空的，所以才能如此。是故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是事實真相啊！

所以今日變出這個身心世界，是我們內心業識變現出來的。經上講，是你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連續相。當你悟了以後，原來色、聲、香、味、觸這一些境界，是我自己前五識的見分與相分。眼、耳、鼻、舌、身識，你藉著眼睛對境界，不是眼睛看，是我眼識變現出能看的我，以及所看的境界，這整個都是我眼識。我耳朵聽到外面的聲音，你以為那是我耳朵聽的嗎？那是你耳識變現出能聽的我與所聽的聲音。前面的五塵，是你五識變出來的，法塵是你第六識變現出來的，而我們誤以為實有，在那裏起分別，執著這一些名相，念念不休，所以你分別境界，其實就是你自心分別自心相，心外無法，都是你自己。你要用功精進，有一天你會豁然之間開悟。百丈禪師有一首偈子，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我們看到有外面一切境界，但是在百丈禪師看起來，就是我自己一個心體，沒有能所，原來這是我的

夢心，當你的夢醒了，你就知道夢境當中的一切境界，就是你的夢心靈光獨耀，迴脫根塵，原來這就是我自己的心體，所以體露真常。見到了理體了，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體露真常，再也不會被名相所拘。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以後，隨順清淨自性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活活潑潑，有體有用，快快乐樂，過著真、善、美、慧的人生，有體、有用、有智慧。遊戲法界，把戲演得很像，你知道一切都是幻化不實，慧如月；清涼月，清涼自在，一切不染。你看到眾生迷惑在這世間法中，你也用善巧方便，告訴他們事實真相，也讓他們開悟實相，這就是智慧。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你這一念無染的本心，就是清淨法身佛。他能夠變現萬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如果你這一念心，無住而生心，現出來是佛法，無上菩提法，如果你住中道生心，變的是菩薩法，如果你住空、涅槃生心，那就是聲聞、緣覺法，如果你住清淨，如四空天、四禪天住清淨生心，那就是四空、四禪法，如果你住五欲六塵生心，所生的心就是欲界凡夫之法，如果你住貪、嗔、痴生心，那就是三惡道之法。這都是從你這一念心生出來，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以清淨法身佛，就是你這一念真心。為什麼稱為法身？心體空寂了不可得，但是他可以變萬法，變現十法界三千諸法，也隨著自己的心住什麼，他就變什麼法。有人貪、嗔、痴特別重，你跟他講好話，他也生氣，講他壞話他更生氣，講他好話，他會說：你是在譏笑我嗎？這一種人很危險，他內心心念就是三毒，這樣的人在臨命終的時候，業識相應，他也許躺在醫院，醫院單人病房我們看起來，就是病床、電視、冰箱，但是他就會指著冰箱，眼神充滿恐懼，嚇得哀哀叫，為什麼？因為在他的業識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境界變了，變成地獄相了，他的業識已經相應到惡道。如果這個人常行十善，他在臨命終的時候，他的業識就會變了，他會說：好漂亮，那裏有好多花……他就都講一些美麗的境界，我們看不到，照顧他的人只看到房間有電視、冰箱，哪裡有花及美好的境界呢？

都是業識所變現的，所以我們這一念心不可思議，他變現萬法。無住生心是佛法，這一念清淨心，變出無量的智慧德相，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無住生心，現無上菩提法。我們現在住相生心，還好是住五戒十善生心，雖還不能得定，這一念心就能變出人天法，所以我們這一念心就是清淨法身佛，所以萬法就是你這一念心，心外無別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驕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在修學佛法當中，正知見很重要，修行就是修正行為，修戒、定、慧、八正道、去貪、嗔、痴、斷煩惱，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驕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這是真修行。而不是修特異功能、修感應、學法術、神通，學法術不是學佛法，佛法是學覺悟、得智慧、解脫，所以我們方向一定要正確。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求無上正等正覺，求無上的智慧，無上的智慧在哪裡？就在心中。我們現在為何不能現前，被自己的貪、嗔、痴障住了，所以把這個去掉，他就現前了，一切神通妙用，智慧德能，圓滿具足。你故意學神通，也許會學會，但是這跟佛法是了不相干，如果一心想學法術的人，也有人是居心不良，所以大家要了解，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如果你學的因地心，是因為想要神通、感應，這是因地不真，極有可能會出問題的。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羨慕哪個人有神通，能夠怎麼樣，你要是羨慕這樣，會把你的因地心也搞錯了，把你的正知見搞混了。六祖大師他有神通，他很厲害，但是他絕不說這個，最後導歸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

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他上堂開示大眾：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我們要看到自己的過失，是很容易，都是看別人的過錯而已，是故紹修禪師開示大眾：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又本經中敘述當初神會禪師參六祖大師時，問六祖見不見性？六祖大師答道：常見自心過懣，不見他人是非好惡。六祖大師心念恆清淨，不住斷常、有無，清淨至無餘，隨順真性的真實妙用，一動心、一攀緣就是自心過懣。我們如果知道自己有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那你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是這樣子，你千萬不要說，我以前沒有學佛很快樂，現在學了佛，卻看見我這麼多毛病，我改的好辛苦。這是真正的出家人，出煩惱家、出三界之家。以前都是在檢討別人、怪別人，不檢討自己，不責怪自己。所以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而現在能常見己過，而不見他人非，你修行一定會有成就的。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修行證果之聖者，絕對沒有說，我轉凡成聖，我成佛了，別人都 是凡夫。聖人若會，即是凡夫。你修行要是修到最後，覺得我不錯，我有修有證，那你就是凡夫了。真正修行的人，是越修越謙虛，這才是真正修行的本色，千萬不能略有解悟，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那就障礙自己的菩提道。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下心就是放下身段，修謙卑心，恭敬心。星雲大師開示，修你大我小，你尊我卑，你高我低。每一個人都喜歡出人頭地，高高在上，受人恭維，這正是增長身見，我執，修行人就是要修破身見，我執，所以

我們要下心，普行恭敬，把這一些驕慢，自大的習氣全部放下。很多人移民國外，所住的地方，附近都沒有中國人，要很遠才有一戶中國人家，見面還滿親切的，問他你在台灣好好的，為何要搬到國外呢？他說在台灣大家喜歡比身價，哥哥要跟弟弟比，哥哥的成就不如弟弟，心裡就很難過。同學之間也要比，甚至有的人，兒子的成就也要拿來比，所以在台灣，都在那裏比較，這種日子怎麼不苦呢？所以他搬到海外就不用比，不用比就快樂。當你在世間上比較的時候，你是苦不堪言，所以要下心，所以你想看，那一些董事長、貴夫人，他們為何喜歡到慈濟做義工，在那裏打掃做義工，身段通通放下來，下心了，他們在那裏做的很高興。所以這些面子、尊嚴、希望人家捧、重視你，恭敬你，你把這樣的心放下來，你就會知道，這個世界多麼輕鬆，為何以前要被壓到頭都抬不起來？被這無形的東西捆的這麼苦惱，實在是何苦來哉？所以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千萬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這是障礙自己，也得不到快樂，尤其在這個社會，我們每一個人的慢心都是很重，真正能這樣做，放下你身見，我執的心，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這一些都是你自己幻化出來，哪有什麼真實性呢？這是真正歸依自性清淨法身佛。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什麼是「千百億化身」？六祖大師是從六即佛來作解說的，當你悟了一體三身自性佛，你知道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當你悟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了達一切眾生本體就是佛，修行只不過是把妄去掉而已，因為真本有，妄本無，眾生本體也是佛，只是眾生不曉得而已。悟的人找到這一顆牟尼寶珠，變成大富長者，一切眾生也都是大富長者，身上也繫了一顆牟尼寶珠，只是他還

沒有發現而已，但是每一位眾生最後一定會發現。法華經說的很清楚，若人以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因為成佛是我們的本家，本體是佛，所以你只要與佛法結上緣，最後一定會成佛的，只是時間的長遠問題而已。一定會找到自己的牟尼寶珠，悟了自性一體三身佛，清淨法身佛、圓滿報身佛、千百億化身佛，就是我清淨無染本心的體相用。每一位眾生也都一樣，只是在迷，心不清淨而已，但是有一天，他也會修清淨心，也會成佛。這時候你對一切眾生，自然會平等心看待，而且你會幫助他們，因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以六祖大師就是從同體上來講六即佛。理即佛，理就是指這個理體，我們這一念心都是佛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都是一樣理即佛，明白了以後下一位是名字即佛，名字即佛是悟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是迷悟染淨而有所不同。我要懂得修行，轉染成淨，破迷開悟，這是名字即佛。再來是觀行即佛，修學止觀，對治煩惱習氣，這是觀行即佛，接着是相似即佛，心清淨了與如來的智慧相應了，未破根本無明，這是相似即佛，下一位是分證即佛，破根本無明，開佛眼，證佛一切種智，能夠分證佛的智慧。最後一位是究竟即佛，究竟即佛就是把我們的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除得乾乾淨淨，自心中一點污垢都沒有，那就是究竟即佛。所以六祖大師是從你悟了這一體三身自性佛的角度，來解說「千百億化身」？什麼是「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這個不思就是假若你無一切心，這個無一切心是有心離了，無心也離了，返照這一念心，性同虛空，而無空相，畢竟清淨，所以無一切心就是見性。這個心很難講，離斷常、有無，你覺得我無心，那就有了斷，我念念覺照，又著了常，要離斷常、有無兩邊，返照這一念心，豁然之間妙契自性，那就是佛陀開示的無心境界，所以無一切心很難講。有人問，為何佛陀傳法給迦葉尊者的時候，要用袈裟圍起來？有人問弘忍大師傳法給六祖惠能大師的時候，要用袈裟圍起來，怕人家看到？其實這是表法的意思，表向上一路，密不通風，向上一著，千聖不傳。你不能立

宗、立文字，不能說我無一切心，我不執著，我清淨，這都是有心，前面說的很清楚，要離染淨、離邪正、離迷覺、離凡聖，所以這一念心不能住斷常、有無，這樣豁然之間契入，那就是無一切心。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如如之心，即是真實。空有一如，在這裡面，沒有取捨分別執著。有就是一切通達，一切明白，空就是畢竟不可得，所以諸佛菩薩證入這個境界以後，教化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當你契入這個境界以後，不過是做夢中佛事，坐水月道場，畢竟不可得。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如果你證得這樣的心，以各種身份處事待人接物，和光同塵，從事各行各業，都是百千萬億化身。一念思量，名為「變化」。你一起心動念，這一尊真佛就變化了，就變成九界有情，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一念起心動念思量，就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這一念心本來是佛性，是寂照不二的，是常寂光，就這一念思量，越迷越深，思量惡事，化為地獄；這一念心本來是清淨的，就變成地獄正報的身心，與地獄的依報世界。真正到了阿鼻地獄、無間地獄，裡面所有的景象都是夢境，不是真的裡面有鬼卒，在修理地獄的罪人，為什麼？如果裡面真有鬼卒，那個鬼倒楣了，為什麼？他跟著罪魂受極熱極寒的果報。他沒有罪，他去那裏受何罪？那都是你自己罪業之業識變現的。地藏經裡面講無間地獄，有鐵牛、鐵狗、鐵蛇……，諸位，那就是業識的夢。我們往往也會做夢，若因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還可以理解，可是有時候我們做那恐怖的夢，從來就沒有想過，也沒有見過，一生都沒有遇到過，竟然會做出如此恐怖的夢。當我們做到恐怖的惡夢，都會被嚇醒，覺得幸好是夢，而墮到阿鼻地獄如同做恐怖的惡夢，而不會醒，就是這樣子一直夢下去，這有多恐怖啊。緊張得不得了，真是苦不堪言。無間地獄就是這個夢，不會醒，這樣一直夢下去。所以地獄的惡報是識心在受苦，佛性在裡面還是一樣，清淨湛然，沒有變化，它還是法住法位，它還是住著它空寂的本性，是你的業識在受苦，佛性是不變的，如同牟尼寶珠，它掉到糞

坑裡面，它依然是牟尼寶珠，糞也不會跑進去，洗淨之後，它還是牟尼寶珠，它永遠不會變質。我們這個真如佛性，是法住法位，無變異的，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在哪一道都是清淨湛然，我們的受苦就是業識變出來的，所以才叫做業報身。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你就要受苦，正依二報就是那一念佛性變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變成畜生道的龍蛇。慈悲化為菩薩，一念思量，大慈大悲，你就是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觀照自己的心，止惡行善，相應一定是人、天法界，如果你起心動念都是惡念，相應的一定是三惡道。如果是一心清淨，念念不染，相應的是四聖法界。你不用去問自己的未來如何，緣起法是宇宙的真理，佛陀就是把宇宙真理告訴我們，但是眾生都是隨自己的希望來解釋佛法，有時候為了接引眾生的方便，只好稍微變化一下，變到最後，就把真正的道理扭曲了，就好像淨土法門一樣，淨土法門明明說的很清楚，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緣而得生彼國。為什麼善根、福德、因緣？善根、福德、因緣就是淨業三福，修持淨業三福，一心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就是統攝善根、福德、因緣，有這樣的淨業，你相應的一定是佛國度。大家就想這樣修不是很辛苦嗎？眾生希望從內心創造出一位宇宙萬能之主，這個主只要他答應你，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在古代中國的皇帝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很容易接受這一種思想，因此淨土法門變到現在就有人說：阿彌陀佛的福這麼大，你還修什麼福？祂給你就好了。再來又說：喝一點酒又算甚麼？造一點小業又算甚麼？到時候你只要信阿彌陀佛，當臨命終的時候，祂就放個蓮花，就像人間的流籠下來，你就可以坐上去，直達西方極樂世界，享受安樂，有這樣子嗎？日本更隨興，更說：何必唸佛號呢？你只要信就行了，越說越簡單，所以就慢慢變成純信仰的宗教而無教育了，成了權威的依賴，偶像的崇拜了。這樣的說法可能讓人家很歡

喜，太過於方便則出下流，結果是萬修萬人去的法門，變成沒人去得成，我們自己希望不用修行就能到西方淨土享福受樂，有什麼辦法呢？而佛真正的道理，是告訴你講緣起的真理，因緣生，苦、集、滅、道四聖諦就是緣起。苦，為什麼來人間受苦？是自己招集的業果，你想要得到涅槃解脫，你就要修道。告訴我們招感生死的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你有迷惑就造業，就受苦。惑、業、苦，就成了一個圈子這樣輪迴，你怎麼能出離呢？所以時時要觀心，佛法是心地法門，你在這十法界裡面，你要往上提升，或是向下沉淪，完全在你自己，你天天要觀照自心，斷惡修善，轉染成淨，破迷開悟，這是最重要的，這是絕對的真理。所以六祖大師跟我們講此名「自性化身佛」。所以大家要檢討一下，你一天在十法界，周遊多少遍？有時候我們也會相應到佛法界，一剎那之間的無心，你自己不曉得，沒有人為你點出，有時候會相應到相似的境界，我們每一天隨著自心的變化，都在十法界旅行，希望各位能把握住往上提升的方法，那修行就會成功。如果自己所行的都是往下沉淪的法界，那我們將來就有苦報可吃。佛陀告訴我們這個真理，我們一定要相信。當我們做什麼事，你一定要檢討一下，有果報，否則的話，造了一些不可思議的惡業，那因果報應是無窮盡的苦。我們學佛，就要時常觀照自己的自性，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講此名「自性化身佛」。都是我們自己這一心變化出來的。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

前面講到，悟「一體三身自性佛」，清淨法身、千百億化身、圓滿報身，原來不是在外面，就是自己這一心。當你的心清淨了，你這個身子就是佛，所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當你這個心有染了，那你這個

身子就是凡夫，所以經上告訴我們，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這十法界就是一心所變現。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面所解說的千百億化身佛，本體就是從這一心上來講，心動了，隨著染了，變成了凡夫。心清淨無染，離了妄想、分別、執著，那就成佛道。所以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體，就是清淨法身，但是著相染污了，由真佛變成凡夫。我們現在如果能一悟，本覺性本有，無明本無，身心世界頓時脫落，凡夫即身成佛。所以俗話常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屠刀就是我們內心的分別、妄想、執著。你什麼時候把你這分別、妄想、執著放下來了，本覺性就豁然現前，心就是法身，這個身子就是應化身佛。那圓滿的智慧，常樂我淨，自在解脫，這一念心的自、他受用，就是圓滿報身佛。所以這一段經文就在告訴我們。「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以前我們不悟，以為成佛要去做好事，種福田，去找法門來修行成佛，努力的積功累德。古代梁武帝也是有一種執著，雖能親見達摩祖師，卻不知請法，反而炫耀自己功德，達摩祖師為他開示第一義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是你自性的東西，外面做功德，怎麼求得到它呢？你一念放下，身心脫落，當下就是佛心，梁武帝不僅不能直下會取清淨無染的本心是佛，還以為達摩祖師有問題，心裏還不高興，最後把達摩祖師請走了。你想想看，多遺憾呢？而我們現在瞭解了，原來佛在我心中，我現在念念執著世間五欲六塵的有，被八風一吹就動搖了，我永遠就處在六道凡夫裡面。如果我去掉五欲六塵欲界的境界，我不要它了，你自心中的智慧就冒出來一點光明，是四禪四空的智慧。再把身見我執破除了，智慧的燈就更亮了，是阿羅漢的智慧。再把妄想、分別、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的法執去除，恢復無染的本心，所放的光明就是諸佛菩薩的智慧光明。諸佛菩薩，證入諸法實相，得大自在大圓滿，究竟不過是恢復自己本來的面目而已。我們現在真正明白了，知道修行就是在恢復無染的清淨本來心，這就如同一燈能除千年暗，一個光

明照出來了，現在懂得背塵合覺，念念觀照，把你這燈光越照越明，先把欲界的五欲六塵捨掉，再把色界，無色界的喜樂，捨念清淨捨掉，再把聲聞所執涅槃，寂靜捨掉，最後把菩薩的執中消歸自性，成就無上菩提，是在自心中證得。把你這光明慢慢放大，千萬不可熄滅，你來這個世間，就太有價值了。我們懂得這樣觀照自心，轉染成淨，不與萬法為侶，從自己心裏去下功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燈亮了背塵合覺，生起了一念始覺智，這一智就能滅萬年愚。原來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都在自己心中，本來具足，不假外求。我千萬不能再把自佛化成欲界凡夫，乃至化成地獄眾生。「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以前的事譬如昨日死，我想它做甚麼？今日我悟了這一念心，原來是心是佛，譬如今日生，過去的事情我懷念它做什麼？業障本空，它不住內，不住外，也不住中間，你去想它幹甚麼？把握現在。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這個後不是後面，這個後就是把握當下，很多人會把握後面，會把握當下的人不多，包括我在內都是把握後面，於處事待人接物時，忽遇逆緣，一念嗔心就生氣，生氣忽又想到不對啊，懺悔啊，不可動心啊。這是把握以後，是不是這樣的人很多？如果把握當下的人，心念一動馬上就伏住了，所以你要悟這一念心，就用這一個方法，這只是凡夫隨順圓覺，先悟這一念心以後，他在境界中就是學放下。在處事待人接物中，心念稍稍一著，起了虛偽心，嘴巴講一套，心裡想一套，知道不對，馬上就修正，修正到最後，心口一致，保持這一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就好了。因為淨智妙圓，一念三千，所有的這一些事物，都在你一念心境之中，如果你不用想的，用清淨心，見到一，就能見到一切，能圓觀十方，也能圓觀過去、現在、未來，他不是去分別外境，於根塵接觸時，清淨心中，自生自顯，了了分明，圓觀一切。這是我們自己本心本性，有這麼不可思議功德。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常思於後，念念圓明，時時把握當下，心念一動，就放下，越能放下，則越接近自己的本覺性。那就是自清淨心中的

圓明，他知道過去、現在、未來，他圓觀明照一切萬法。但是菩薩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以慈悲喜捨，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來接引眾生，所以菩薩都是裝糊塗，你以為他好欺負？他大智若愚，目的是要接引你，假裝不明白，不清楚，給你欺負。假裝不知道，吃虧讓你佔便宜，令你很喜歡跟他在一起，在一起都有好處，他就慢慢度你學佛修行了。他內心清楚得很，這是自性本覺。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要常思於後，時時刻刻把握你這一念心，讓他不要去攀緣、取捨，不要朝自私自利的方向去思維。放下萬緣，讓這一念本覺性現前，這是最圓滿的智慧，所以念念圓明，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你不去攀緣境界，內心自然湧現出來的智慧，名為觀照般若。

「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善惡雖然是不一樣的，但是善惡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從你心裏思善他就生善，你心裡思惡，想到自私自利，就生惡，所以善惡都是自心想出來的，但是本心無二，會想的心體都是一樣的，每個人會想的心體完全平等，想善的人去做善行，想惡的人去造惡業，就是這樣而已，能想的心體是無二，是清淨空寂的，本來心中具圓滿的智慧，是真理的化身，但隨著自己的分別妄想，思善思惡，而成善惡業，是自己自作自受。所以宇宙是絕對的公平。世間法都會講到法網恢恢。那天網更是恢恢，自作自受，因果絲毫不爽，一切有情之有為造作都跑不掉。所以自體本性都是一樣，就在自己思善思惡，而有三界六道的不同，本性是無二的。他不是善不是惡，他是至善圓滿，是至極圓滿的智慧性，他是般若性、圓覺性、光明性、本覺妙明的性，他就是佛性，這麼殊勝。為何你只要接觸佛法，你一定會成佛？因為佛是我們自己的本來，你不走回自己老家，難道永遠想在外面流浪，哪有人這麼笨呢？所以你明白了以後，你會努力，最後成就佛道，入一真法界，事事無礙。所以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這是真實的性，是沒有障礙的。於實性中，不染善

惡，此名「圓滿報身佛」。所以要把握當下，時時觀照你這一念心，不攀緣外境，如達摩祖師開示修行法要，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用此方法修學，不落意識的思量，分別，而入道證果。若起心思量善，則生善行，但這是人天佛法，將來升天享福。思量惡生惡行，只有想到自己的好處，將來果報墮入三惡道，受苦受難。所以要念念中不染善惡，保住你這一念本覺性，清淨、平等、湛然。如果能夠時時保住不著善惡，有無兩邊的這一念無染的本心，那你這個身子就是圓滿報身佛。不著善惡，有無兩邊，相待能所的這一念心，此即諸佛妙心，具足諸佛如來的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無畏，事事無礙就是從這一念無染本心現出來的真實妙用。修行人一念相應，一念佛。如果你念念相應，你就成佛了，這是圓滿報身佛。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

所以我們要知道，不要落入思善思惡，但是我們修學佛法，先從思善下手，等到你全部都是善，純善無惡，變成理所當然之淨念，是本份事，應該要做的，那就見道了，那時候大乘佛法就了然於心。接着六祖大師告訴我們。「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我們常說，一句阿彌陀佛佛號，滅八萬四千劫重罪，也就是這個道理，當你念南無阿彌陀佛時，一切煩惱都沒有了，就是那一句佛號，滅了八萬四千劫重罪。如果這一句佛號跑掉了，人我、是非、貪、嗔、癡、慢又回來了，習氣又現前了，八萬四千劫重罪又回來了。煩惱是想出來的，如果你不去想，煩惱本來空寂，他不會自己生出來，它都是你心生的，萬法唯心，所以心中有光明，則沒有黑暗，心中無光明，則黑暗出現。光明與黑暗是無法併存的，故不僅是善念相續，更要淨念相續，這樣修行，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清淨無染的本地風光，

不失本地風光的體大、相大、用大，解脫自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於自性清淨心中，無有任何依止。故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染善惡，名為「報身」。

又什麼是不失本念呢？即是念念正念真如，念念安住在真如，念就是真如之用。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念念清淨無染，用就是他的體，體就是他的用，就如同我們夢醒了一樣，全夢即心，全心即夢。我們講正念真如，什麼名正念真如？在佛法裡面講正念，就是不染六塵，那一念心就是正念，正念真如則不僅不染六塵，更不著有無、相待能所，那一念心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一念就是般若。假若心裡染了六塵，這就是邪念，般若就變成六塵，般若與六塵，就在你心染淨不同而已。念念自見，自心體用不二，萬法唯心，心外無法，都是自己心變現的，不失本念，念念自見本性清淨，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念念如是，這就是智慧圓滿，解脫自在，無有掛礙的真實果報身。

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

從你這一念離空有、染淨、正邪的清淨心中，起了思量，思量就是起心動念。如果心念起了思量，照事照理，理事不二，這一念的思量，就把你本來是佛的這一念心，變成菩薩了。如果你這一念心思量涅槃寂滅，執著這個境界，這一念佛心就化為聲聞緣覺。如果你這一念本有之佛心起了思量，住於捨念清淨，那就化為四禪四空，你這一念佛心本來是佛，化為四禪、四空天人。如果你這一念心思量五欲六塵，名聞利養，你這一念佛心就化為凡夫，如果你這一念心思量的是貪、嗔、痴，你的佛心就化為三惡道眾生，所以這十法界一切眾生，正依二報，當體就是佛性，就是壞在思量，思量惡，化為三惡道，思量善，化為三善道，思量清淨化為四禪四空，思量涅槃寂滅，化為聲聞、緣覺，思量中道實相，化為菩薩，這一些空有、

涅槃、中道實相都不思量，連不思量也不思量，那就是佛心了。所以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化身成十法界，所以十法界唯心。

「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如果你念念自見一切法都是自性之體用不二，一心三諦理。自見根塵接觸所現之一切境界，就是自己心性變現出來的。念念自見，見到自己的心體空寂，無障無礙，無有一法可得，也無有一法可捨，清淨湛然，具恆沙妙德，自在解脫，那就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既然明白了自性一體三身佛，那就必須努力觀照自心不被境轉，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前面介紹那五種對治的方法很重要，如果你最後只用一種，就能將煩惱伏住，那你今生修行就有希望了，等到你心中一切都掛不住，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這一念實相智慧心就會現前。我們現在懂得這個道理，修行要靠自己，不會再像以前這樣，求佛菩薩，你要度我啊！我需要您度，您不度我我不會修行啊。現在明白了一體三身自性佛，悟了自心原是佛，是自己不守自己的清淨佛性，而去攀緣外境，放不下。所以凡夫與佛差別在哪裡？佛心清淨無染，凡夫心思量分別染污，就是這樣子而已，心體完全一樣，所以一定要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歸依三寶，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不是歸依這個身相，不是歸依佛陀的三十二相，是依止佛陀之教化，依教奉行。故佛陀告示大眾，自依止，法依止，不異依止。我們往往都以貌取人，有人說某人一定修得很好，你問他怎麼修得很好？他回答道：因為某人臉圓圓的，氣色很好，眉毛很長，以貌取人，此非正見。色身是舍宅，是物質，是會壞滅的，靠不住的。不能以色身莊嚴取人，而是要以正知正見為依止，這是最重要的。佛法的正知正見，是教我們斷除貪、嗔、痴，修戒、定、慧，教你明心見性，找回自己生命的原貌。正知見很要緊，不是學法術、神通、講神秘經驗，千萬不要被這個吸引，這個會著魔的。但悟自性三身，悟你這一念心，具足這

三身佛，自性三身就是悟你這一念心，具足法身、報身、化身，看你要化哪個身？你自己選，如果你念念都是清淨、平等、慈悲，那你這一念心化成報身佛，如果你念念着相起分別，這一念佛心化成六道凡夫，所以看你自己怎麼用功。六祖大師是用「理即佛」這個角度來說明的，本來都是一心，理體都是佛，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你就知道怎麼修行用功了。

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六祖大師，把這一章，傳香懺悔，用底下這首偈子，提綱挈領做一個總結，勸勉大眾依教修行，消業障，滅罪愆，增福增慧。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不了解心地法門，不知道修學佛法的人，有的人他就把修福當成修道。執着每天去外面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功德，以為這就是在修道。所以有很多人不管自己家庭，家裡忙得不得了，他也不要管，家人告訴他：你也要幫家裡做點事，你每天都在外面跑，家裡的人都見不到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他就說：我是去替家人修功德，你們今天有一碗飯吃，都是我修來的。其實這一句話有可疑之處，也許在家裡是大的吵小的鬧，到外面去，人家會稱呼你大菩薩，大居士，還可以聊天談話，這樣還滿快樂的，他就藉著這一些理由，以為自己在修道。所以沒有聽聞佛法，會吃虧很大。如果有聽聞佛法的人呢？也可能會掉入修福不修道中。我這麼講，一定有人會問說：你常常講要修六度，我也修六度，怎麼會不是在修道呢？俗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們將這六度，一樣一樣來做個檢討。第一是布施度，你布施之時有沒有想？來生有福報，我可以改善我自己的命運，我有功德，如果沒有，那你是真正修道，如果你嘴上說沒有，心裡有，那不行，那你只是在修福，不是修道。如果你持戒，有沒有去瞧不起破戒的人？我持戒比他高，我認真持戒，他不

持戒，他只會講而已，這樣子你持戒就是修福。如果你修忍辱，但是忍到不行的時候，內心還會不會詛咒別人，你雖然是外面忍住了，但是內心卻在罵人，如果有，你的忍辱就是在修福。你修禪定，你會不會覺得我氣色好，身上有氣脈，能運氣助人，有沒有在這個身體上做功夫呢？有沒有一種怪異的思想呢？那就變成天人佛法。你修般若，有沒有執著功德相呢？你修持誦經，有沒有把經典用來觀照內心？像我告訴大家那五種方法來觀照自心，你每天早上誦經，有沒有將你誦的經典，用在你日常生活中觀照呢？晚課誦經，有沒有檢討你自己身口意三業的行為，有沒有如理如法呢？或者是我常勸大家，布施度，你修布施，有財自己做一個檢討，所修行的六度是不是真正合於佛法的六度？所以我常勸大家，布施度，你修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你不是為了將來得福報，不是為了得健康長壽，不是為了我將來要有智慧，不是為了這一些，我是毫無條件，理所當然，目的在增長自己的慈悲心，增長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最後理所當然化為本份事，哪有甚麼布施？我應該這樣做的。我看到新聞報導，屏東高屏大橋斷了，有一個人他受了傷，但是當他打開車門，看到後面有人傷的比他重，他就忘了自己身上的傷，去救了五、六個人出來，記者採訪他就問說：你自己都受傷了，你怎麼還那麼好心救人？他說：我有甚麼好心？這是理所當然的，應該要這樣做的。這就是時窮節乃見，當你遇到的時候，你才知道自己是否有這樣的境界？平時講的好像很有菩薩心，碰到那個境界，說不定自己趕緊求救要緊。但是他卻是趕緊去救人，他認為救人是理所當然，應該要做的。這才是接近三輪體空。所以學佛的人要有道考就是這樣子，考考看，你到底修到什麼功夫？所以遇到道考，你也不要難過，剛好是勘驗你自己的境界。所以為什麼魔王有很大的福報？就是這樣子？他就是做這種事情，當他考驗修行人，這個修行人通過考驗了，修行人得定成就了，境界提升了，這個魔他就得福了。如提婆達多過去生發願，要做佛的逆增上緣，所以佛陀成佛以後，提婆達多因出佛身血，墮

到地獄去了，阿難很憂心提婆達多現在一定很痛苦，佛陀用神通力讓阿難到地獄去看他的哥哥提婆達多，阿難到地獄一看，他在地獄是比四禪天還要殊勝，地獄比天宮還要莊嚴，提婆達多在地獄享大福報，一般在地獄都是苦不堪言。因為他出佛身血，一定要墮地獄，但是他成就佛陀的忍辱波羅蜜，在地獄裡面享大福報。所以我常常講，當你在修行過程中，如果你的家人故意氣你、找你麻煩，你的朋友背叛你，說你的壞話，你如果安忍的過，道業一定增長，道業增長，是因為你的親朋好友的逆增上緣所成就，所以你的父母、妻子、兒女、朋友，他們都得了福報。如果你破功了，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火燒功德林了，則他們也都造惡業了，所以諸位，你要陷害他們，或是幫助他們，就在你一念之間，千萬要記得我這一句話。所以修布施是要增長你慈悲喜捨的心。持戒，居士最少要修持五戒修十善，目的是證得清淨心，我們現在的心都不清淨，念念攀緣，因攀緣而起心動念，造作諸惡業，所以佛陀就教我們持戒，約束我們的身口七支，來淨化我們的心地，所以持戒的目的就是要修清淨心，持戒的精神，就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這樣的精神，修清淨心。有的人持戒，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也不順眼，萬一不小心吃到蔥蒜，就覺得我破功了，心整天都不安，這個戒如何持的圓滿呢？要記得，持戒的目的就是要修清淨心。佛世比丘持兩百五十條戒，最後就是得清淨心，而證得阿羅漢果。修忍辱，要修包容心，經上常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現在變成容下一個人都有問題，所以修忍辱是要修不斷擴展自己的心量，而不是在修忍耐，僅修忍耐，總會遇到忍無可忍而發作的一天。所以忍辱最後成就的就是你什麼都可以包容。有同參道友抱怨說：我父母親很偏心不疼我，都是疼大房，我這四房是最惹他厭。這是連父母親都包不下，這樣修什麼忍辱呢？所以忍辱就是修包容心，一定都可以包容。要如何修學禪定呢？前面告訴大家那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外，也需要在靜中修學坐禪止觀，攝心不亂，定慧等持，從靜中修學，而後運用到日用平常中，修到最後根塵接觸，

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這是禪定的目的。修般若度，你要了解心地法門，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也就是通達諸法實相，原來宇宙人生萬法是覺性依根本無明，見思煩惱，及眾生所造作的善惡業，所幻現出來的，是眾生循業發現，所幻現的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是覺性，如同吾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隨所思的內容，而循業作夢，而夢境的當體全體是心，並不是實有夢的境界。吾人的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正是吾人的本妙覺心，循根本無明，見思惑，五戒，而幻現人間法界，此人間法界的正報身心，依報世界，當體即是本妙覺心的心體啊！所以宇宙萬法就是我們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心體空寂，即是空。循業發現，依緣起法而現的身心世界，即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全相即性，全事即理，事理不二，性相一如，即是中。故知十法界當體即是一心，即空，即假，即中。故知一切萬法，幻化虛假，如夢，了不可得，能不見一法生，也不見一法滅，故能修觀空離相，而生起自性般若智慧。是通達諸法實相，而觀空離相，而不是斷滅空見。是了悟宇宙人生萬法原來是覺性依無明業力所幻現的夢境，是夢幻虛假，知幻即離，離幻即覺，這就是修般若波羅蜜法。把前面這五度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修大慈悲心，修清淨心，修包容心，修止觀定慧等持，修清淨無染的智慧，這就是精進，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必有水到渠成的時候。所以要懂得修行，那才是在修道，而不只是布施，捐款，蓋寺院，印經，放生，做好事而已。假若修布施，供養，而自心中妄念紛飛，煩惱不斷，雖然也印經聞法，所得的也是佛法的知見，是屬聞所成慧，所以一定要解行並進，才能行解相應，斷煩惱，證菩提。今日的修行人，許多人只修布施度，國際賑災，急難救濟捐款，印經或講述聞所成慧的經論，數他人珍寶，四處放生，就被認為是行菩薩道了，大家也稱他為菩薩了，假若心中三毒不斷，還恐將來墮落三惡道中享福報，難怪古德常言，修行人如牛毛，成道者如牛角，而時至今日，恐牛角也不得了。故六祖大師開示：布施供

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如果你想用修福的方法來滅罪，來世得福罪還是在。因為滅罪是要靠智慧，因果不同。如果你所修的福與痴福相應，說不定我們來世墮到鬼道中或畜生道中享福，如金山鄉十八王公廟，就是在鬼道中享福，富貴人家中養的寵物，也就是癡福感得的福報，在畜生道中享。佛經上有一句名言：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所以修行要福慧雙修，悲智等運，才能成就真實的菩薩，所以修福更須要修慧，才能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但向心中除罪緣」，這個罪緣就是攀緣心，修行就是要從心中除掉攀緣心，一攀緣就思善思惡了，所以佛法裡面常講放下萬緣，萬緣放下，這個就是向心中除罪緣，如果你不去攀緣，根本沒有罪，罪都是由心生，心為什麼會生？就是因為攀緣，不攀緣就好了，當你悟了自心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皆因一念攀緣，不覺心動，放下萬緣，當下解脫。本覺本有，不覺本無，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的修學就是放下，在境界中修放下，心念一動就放下，來恢復自性本有的清淨心，那就是自性中真實的懺悔。如果是煩惱障重，看不破也放不下，可以用前面我告訴大家的那五種方法，以及六度的修行來對治，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因緣成熟，自然會開悟見性的。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什麼是悟大乘真懺悔？當你一念，有心，無心俱離，那絕對是豁然頓悟妙契真如，這一念心就是佛心。以前那一些業障，煩惱障，即不在內，也不在外，更不在中間，豁然頓脫了，那當然是最上乘的真懺悔。古德常云：心空及第歸。所以打禪七，禪師起七的時候就告訴大家：心空及第歸。這個空是什麼？這是空有皆離的空，第一義空，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你就成功了。這是真正第一義的懺悔，但這不是一

般人可以做到的。我們依六祖大師教導，悟一體三身自性佛，本覺本有，無明本無，無明從哪裡來？起心攀緣外境，污染了自性清淨心，所以才轉聖成凡，轉菩提成煩惱了。若不起心攀緣，不污染自心，眾生即佛，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是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六祖大師在本經裡面所講的，都是教我們斷除息氣，忌妒障礙、煩惱、貪嗔痴慢，當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就把這一些煩惱惡習去掉了，恢復自性清淨心，心清淨，智慧就現出來了，所以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修學佛法的人，常常要觀照自性，在境界中心不被染，能夠用自性觀的人，那一定是悟本真心，所以古德常云：不識本心，學法無益。你要先用權宜的方法對治煩惱習氣，心清淨時，一念返照，才能悟本真心，悟後起修，就是自性觀。心念稍稍一動就放下，使這一念心，不著有無相對兩邊，不著也不著，當下即是中道實相心，為何禪宗破初關的人，豁然頓悟這一念心，他往往會在山邊、水邊的地方長養聖胎，就是在修自性觀，心念稍稍一動就放下，保任這一念心不被境染，又能隨順這一念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因為我們現在的心很粗，所以心稍稍一動，你根本都不能覺查，你一定要動到你心裏有感覺到嗔意，愛意、貪欲、忌妒等意生出來了，才感覺到，這個是很粗的，所以這粗心伏住之後，細心你才可以看得到，細心看出來之後，你稍稍的嗔意，好像有嗔又沒有嗔？就這麼一動就看到了，所以六祖大師自說：常見自心過懣，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他不是看到自己的不善心，就是指心念稍稍一動，即是見自心過懣，就立刻放下來了。這個是你要先將粗的攀緣心伏住，細的你才看得到，細的妄想伏住的人，才有機會破初關，悟本真心。提婆菩薩他在睡覺的時候，被外道拿刀子將他刺殺，性命交關，但是他卻叫外道趕緊逃離，我徒弟一過來你就沒命了，說完之後他就死了。那都是念念自見本性，如果你稍稍有一點我執，自然就會呼救趕緊叫徒弟出來。稍稍有一點我執，就是會產生嗔恚心，他還能夠這樣慈悲一切，同樣愛護

傷害他的人，這就是念念自見本性，學道常於自性觀，自性智慧圓滿，清淨、平等、慈悲，即與諸佛同一類。所以你有這樣的功夫，即是見性成佛道。禪宗裡面，不講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他講見性成佛，你如果修行中，能夠念念觀照自性清淨無染，你就可以成佛。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吾祖就是指達摩祖師，祂所傳的就是這個頓法，頓見本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無量的智慧德能，悟一體三身自性佛，達摩祖師就是傳這個，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就傳這個頓悟法門，又如六祖大師開悟的五首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也是吾祖唯傳此頓法的傳承。普願見性同一體；這是一種迴向文，希望大家能夠自見本性，原來一切萬法，有情，無情，虛空法界，山河大地，都是同一體性，所以前面說明十法界三千諸法，是覺性隨染淨二緣幻現出來的幻境，是眾生循業發現，故楞嚴經統攝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華嚴祖師亦云：有情無情，同圓種智。所以開悟見性的人，一定會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因為心的體性都一樣，差別就在思善思惡的不同，思惡就生惡行，思善就生善行，如果大家都不起思量，不落心意識，是則大家都一樣平等了。所以為何佛佛道同，佛就是不落心意識的思量，全是真如自性自生自顯的智慧，因此每一尊佛的見地都一樣，而且每一尊佛的相貌也都一樣，因為他們的福慧圓滿心裡清淨至無餘。所以真理只有一個，當有兩個、三個不同見地的時候，是心有問題，是心有所染，心受影響了就有好多不同的見地。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的心都不一樣，每一個人的執著都不一樣，一開會就七嘴八舌，每次開會意見就一大堆，不曉得要聽誰的？如果每一個人心地都一塵不染，則每一個人的見地都一樣，那個時候就是群龍無首了，大家知見都圓滿，大家都行無為法，每一個人都是真理的化身，那還需

要誰來領導呢？不需要了，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大道。怎麼才能夠做到這樣？只要每一個人的心清淨，不攀緣就行了，若真能放下萬緣，萬緣放下，不打妄想，即能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你想將來證得這一念清淨法身，那你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大師的住心觀淨，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下手用功。這是在像法的時候，人心比較清淨，容易起觀，現在末法時期你住心觀淨，心在哪裡？怎麼觀？觀不住，因為末法時期業障重，貪心很強，只好先用我勸大家那五種方法來對治煩惱習氣，這也是一種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方法。到了你心比較清淨，再觀照自心，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來恢復自性本有的清淨心。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把不良的習氣洗乾淨，才有開悟見性的一天。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努力精進，自見本性，悟了這一念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莫悠悠」，千萬不要一天錯過一天，光有一個修行的樣子，每天功課都有做，但自心中卻是不增不減。是智慧即不增，煩惱也不減。這個不增不減，不是心經所說的不增不減。是指智慧不增，煩惱也不減，這就很麻煩了，這就是悠悠度日，這樣就很可惜。「後念忽絕一世休」；時不予我，我們一天一天地老去，所以我們懂得這個法門，如果你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使我們智慧火苗越來越旺，你這一世就真正有價值了，你後念一絕生淨土，念念與淨土相應，心淨則佛土淨，那多殊勝。「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假若能夠悟心地法門，見這一念我法二空的真如本性，性本空寂具足無量智慧的這一念心，要從哪裡下手呢？「虔恭合掌至心求」。這不是跪在佛菩薩面前求，而是要從虔誠、恭敬、放下之心中得。前面六祖大師開示：常須下心，普行恭敬，才能夠把我執破掉。至心是從一心中、不亂心、如如不動之心中

證得，所以學佛的人一定有四威儀，常常顯露出一種謙虛涵養，儒家所說的：溫、良、恭、儉、讓。時時流露出這一種氣質。所以佛法修行過程很注重四威儀，除非你證果了以後，故意示現，就不一而論，像濟公活佛，祂示現是另外一種類型，祂接引的是另一類的眾生，但是修行入門，你一定是先由約束自己的身、口，由身、口之七支戒法，也才能約束你的心，使心清淨。所以儒家的溫、良、恭、儉、讓，運用在四威儀上對於在家居士是很重要的，但更要記得表裏如一，如果你有這四種威儀，手上掛一串念珠，人家看見就會覺得：學佛的人確實與眾不同。你對佛教就有很大的貢獻。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六祖大師稱大家都是善知識，大家要誦取，誦就是要把傳香懺悔品最後的偈頌，你不僅是要憶持不失，更要依教奉行，取就是要依此修行之意。總須誦取，依此修行，離諸法相心中洗，你越修心越清淨，豁然之間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如果你言下不僅不悟，而且內心都是妄想，煩惱，又不能觀照放下，六祖大師說，我雖然講這麼多，又有什麼用呢？「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你們何必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這裏呢？你們要依教奉行，要自悟、自修、自證，所以修行要靠自己，佛菩薩是當我們的增上緣，我們不是要求佛菩薩幫我們斷煩惱，這是不可能的，煩惱要靠自己斷，佛菩薩是當我們的增上緣，在我們的修行境界中，不要受到種種外境的干擾。「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這一眾就是大眾，大家聽聞佛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大家都得到受益，開悟就是大家都有悟處，都明白了心地法門的道理，歡喜奉行，離相見性。

參請機緣第六

前面傳香懺悔這一品，是六祖大師為一般佛弟子，解說心地法門的次第修行，現在我們所要介紹的參請機緣，這是六祖大師對禪宗學人，機緣成熟的，或者是老修行者，破他的執著而所說的開示，這裡面一共舉了十三位的修行人，這十三位中有的是緣成熟，有的是已經久修行者，但是他們還有一點執著，還沒有放下來，所以來向六祖大師參學，六祖大師是明心見性的聖者，他依四智菩提為他們說法，依第一義諦而說，令這十三位修行人開悟見性，這十三位修行人，他們所提的問題，如果我們是在禪宗心地法門用功的話，將來也是會遇得上。當然六祖大師對緣成熟的修行人開示法要，不僅僅這十三位而已，在第七第八品中也有介紹，在這第六品參請機緣中舉這十三位，是一般大家比較容易產生疑惑的問題，所以特別把佗標示出來。六祖大師入室弟子有四十三位，而列舉這十三位，可見佗是很重要的，第一位就是無盡藏比丘尼。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

這是六祖大師從黃梅得法以後，往南走，回到了廣東省韶州這個地方，他就住到曹侯村中，曹侯村因為住了曹操的後代，曹叔良，是曹操的玄孫，所以這個村莊稱為曹侯村。人家都不知道這位行者，原來就是傳承五祖弘忍大師衣鉢的惠能大師，祂已經明心見性了，得到了五祖弘忍大師的印可，村中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六祖大師在曹侯村時，有一位讀書人，名劉志略，這個人很有善根，對六祖大師非常的親切禮遇，而劉志略他有一位姑姑，出家當比丘尼，法號無盡藏。無盡藏比丘尼經常誦《大般涅槃經》。她讀誦涅槃經，卻不明白經中的義理，六祖大師一聽就明白了。師暫聽，即知妙義。《大般涅槃經》是講

佛性常住，就是講我們的真如佛性，小乘涅槃經，他是講佛陀入滅，當時的情形，以及佛所交代的遺囑。《大般涅槃經》說明佛陀入滅只是示現而已，是八相示現成道之一，而佛性是常住的，從來沒有生滅，我們只要因緣成熟，時時可以見到佛，《大般涅槃經》是講佛性，是非常了義的一部大經，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所以就不再詳細介紹《大般涅槃經》，六祖大師一聽，就知道《大般涅槃經》的宗趣，所以他就為無盡藏比丘尼解說《大般涅槃經》之玄義。無盡藏比丘尼也是六祖大師度化開悟的，無盡藏比丘尼的修行境界也很高，她圓寂以後，肉身不壞，我們稱為全身舍利，她的全身舍利還在。「尼乃執卷問字」。無盡藏比丘尼拿著涅槃經的經文，來向六祖大師請教，六祖大師為何能與印宗法師，深談涅槃經的法義，而令印宗大師開悟，就是因為六祖大師聽無盡藏比丘尼誦涅槃經，明白了經中所說的妙理，否則大師也不知道涅槃經裡面講的是什麼。當時無盡藏比丘尼她就拿著涅槃經的經本，來向六祖大師請教經文裡面的意趣。

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

六祖大師說我不識字，如果你要問《大般涅槃經》裡面的宗趣，那就請問。無盡藏比丘尼很訝異說：你字都不識，又怎麼能夠了解經文的義趣呢？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諸佛菩薩的妙理，就是明心見性，讓我們見到這不染有無的這一念心。妙理並不是有一個道理可以講，妙理的理，是從理體上來講，不是從道理來講，諸佛所證的一切，佛的一切智慧，都是從祂這一念的真如本性，真心裡面流露出來的，佛的智慧不是從外面學來的，是良知良能，每個人都具足的，但是由於我們無始劫之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羶，越迷越深了。因為妄想執著，把我們本來的無師智、如來智全部障住了，不能顯現出來，修學佛法就是破眾生的執著，當我們執著身心世界是真實的，是常、樂、我、淨。佛就告訴我們，這身心

世界是虛妄不實，是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所以凡夫迷在有這一邊，二乘人依苦、空、無常、無我，依三解脫門修行，最後破了見思二惑，但是內心又執著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墮在空的一邊，佛陀還要為二乘人開示真常、真我、真樂、真淨，把我們真如本性，這一念本覺妙心，體大、相大、用大也即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各具常、樂、我、淨的實相，告訴二乘人，破他們對於身心世界執著空，執著清淨寂滅相。所以諸佛妙理，就是教你證得無念的本心，這個念是離有無，相待，能所一切不染，無所依止。如果我們覺得我懂佛法，佛法原來就是教我們修清淨心，我心很清淨，那你這個心已經被清淨所污染。四禪、四空天人，他們心很清淨，但是還是在三界輪迴中，為什麼呢？他們在本來清淨上加一個清淨。有的人修行，他覺得已證得明照一切、如如不動，執着了這個境界，已經是覺上立覺，明上立明了，在本不動搖上見到了如如不動，頭上安頭，正是無明本。六祖大師告訴我們，修行人以覺去迷，迷去掉了，不能存覺，你存著我念念覺，你已經本覺上立覺，頭上安頭。如果你持戒，完全照戒律而行，小心翼翼，心裡還有戒相在，定都還沒有證得，怎麼能開智慧呢？持戒得定了，定共戒心中已不住戒相了，日常生活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完全能與戒律相應，但是不能行大機大用。如圓覺經裡面講，什麼是如來隨順圓覺呢？貪嗔痴即戒定慧，無明煩惱即是般若，全事即理，全理即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那就是慧共戒。慧共戒就是活活潑潑，自心的大機大用，全部開顯出來，真如實相心是沒有障礙的法界，你要是心理有所執著法義，那個法義就是障礙，所以我常講，如果你執著我已經不執著了，其實你已經取斷滅相，往往你執著一個不執著，會壞了世間法，不能隨順世間，往往自己造業都不曉得。諸佛妙理就是證得你這一念真如實相心而已，這一念實相心離有無、淨染、執著與不執著，離一切相對待，連中也不住，清淨至無餘，這是諸佛菩薩的妙理。你證到這樣的心，你見、聞、嗅、嚐、覺、知，一切的作為沒有一樣不是佛法，因為這

樣的心就是大道。你證到這樣的心，你的身心就是一體三身自性佛，諸佛如來的妙理就在這裡，所以佗攸關文字。佛法是不傳語言文字的宗，是傳佛心宗。當你證入佛性之後，即無佛可得，也無凡可去，為什麼？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盡十方三世法界，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一個空明的覺性而已，故永嘉禪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心經云：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祖師云：不見一法生，亦不見一法滅。這一念靈空的境界裡，實在是沒有凡聖、染淨、有情、無情，有色、無色的差別。等到你證得這一念心之後，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所見，執著就是不執著，分別就是不分別。六根分別諸法相，而真心如如不動，有體有用，定慧一體，諸佛妙理就證這一念心，所以攸關文字。你要是執著文字，文字怎麼講都落在一邊，它沒有辦法圓融，佛往往在講大乘經典的時候，祂往往放光說法，教你直下會取，意趣就是，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一落在文字，一定墮在兩邊，講空你執著空，那不是真心，講有你執著有，那也不是真心，唯有空有皆離，這個心才是實相心。本地風光，實際地，不著一塵。但是這不著一法心中，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從實際地本地風光，根塵接觸妙用如恆河沙。六祖大師教我們如何體會，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連不思量也不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六祖大師為無盡藏比丘尼解說真如本性的妙義。「尼驚異之」。她聽六祖大師這麼一解釋，不得了，俗話常講，這不是等閒之輩，不曉得是何方神聖？所以比丘尼甚驚異之，太不可思議了。「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在唐朝那個時候，大家對佛教是非常尊敬，對比丘、比丘尼也一樣，非常的尊敬，既然這位出家人都說：這一位居士太不可思議，是一位有修有證的大居士，不得了，大家要供養他，六祖大師這時候還是個居士，所以宜請供養。請大家來供養他。

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

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

晉武侯就是曹操，曹操的玄孫就是曹叔良，他在當地是很有名望，村莊就以他為名，叫做曹侯村，曹叔良以及周遭的居民，競相來瞻禮，禮敬這一位在家行者。在這個時候，曹溪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隋朝末年因為受到兵荒馬亂，已經荒廢了，所以大家就出錢出力，把曹溪寶林古寺，「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再重新興建起來，延師居之，請六祖大師安住在這個地方，俄成寶坊。很快的時間，就把這所寺院蓋好了。

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六祖大師就住在曹溪寶林寺，這時候大師已經被居民迎請居住在寶林寺，經過無盡藏比丘尼的讚嘆，以及大家的宣導，這裡住了一位不得了的了道之士，所以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修行人，都來向六祖大師請教、參學。這麼一住，就住了九個多月，這個消息就一直傳到北方，南方有一位不得了的居士，所講的佛法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義趣是非常高深。北方神秀大師的弟子，一聽就知道，這一定是六祖惠能大師，他們又繼續來奪衣鉢，六祖大師看到他們一大群人來奪衣鉢，大師帶著衣鉢就躲在前山草木叢中，因為前山林木旺盛，很不好搜山，所以他們乾脆縱火焚燒草木，想把六祖大師逼出來。火這麼一燒，濃煙這麼一嗆，人受不了就跑出來了，那就找到六祖大師，把這衣鉢奪回去。「六祖大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六祖大師就藏身在石縫中，因此免除了這一場災難，「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在石頭上於是留下六祖大師在避難的時候，坐在那個石頭上入定時，留下來衣服的痕迹，因名「避難石」。大家就將這個石頭留做紀念，取名為六祖大師的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

遂行隱於二邑焉」。這時六祖大師就想起來了，五祖弘忍大師曾經告誡他，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現在大乘佛法因緣還沒有具足，你不要馬上就出來說法，會受到很多災難，你先隱居一下，五祖弘忍大師，曾經在前面告誡六祖大師，你到了廣西省懷集縣的時候，你就可以歇腳了，你要是有緣，到了廣東省四會縣，你就要藏身在這個地方，所以六祖大師他的活動範圍，就是在廣西省懷集縣，以及廣東省四會縣的山林裏面，就有了六祖大師躲在獵人隊十幾年的這一段公案，當時六祖大師就隱身在獵人隊中。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法海比丘，也就是六祖大師的首座和尚，我們這一部壇經，就是六祖大師平时的開示，由法海比丘記載下來的，今日我們才有六祖壇經可學習，我們要感激法海比丘的用心，他是韶州曲江縣人，可以說與六祖大師是小同鄉，當他第一次見六祖大師的時候，就問大師，「即心即佛，願垂指諭」。我們常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這個是什麼意旨呢？以前有一個出家人，問曹山本寂禪師云：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是心是佛大家都曉得，像我們研習六祖壇經，到現在已經十幾次了，我相信即心即佛大家都能了解。所以這一位出家人，問曹山本寂禪師也是這一個問題，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曹山本寂禪師就回達到這一位出家人：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我們這一念心是無實無虛，你說他有，你拿來給我看看，覓心了不可得。你說他無，作用歷歷分明，我們凡夫也一樣，在我們六根門頭起作用。可是我們處處攀緣，所以六根門頭叫做烏天暗地。諸佛如來心地清淨，心也是一樣在六根門頭上起作用，他這作用叫做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我們身口意造貪嗔痴，佛菩薩是身口意三輪妙用，普渡眾生。同樣都是這個心，佛心是無實無虛，我們的心也一樣無實無虛，所以佛陀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繫了

一顆無價的寶珠，可是我們自己不能發現，佛陀找到它而成佛，怎麼找到的呢？祂頓悟空性，將這一念妄念頓脫了，放下身心世界，這一顆無價寶珠，就起了光明遍照的作用。我們現在這一念心放不下，念念執著有我，在這裡面分別執著計較，造貪嗔痴，你放不下，這一顆光明寶珠，就被我們的五陰身心蓋住了。所以我們迷的時候，佛陀告訴我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把我法二執破除了，把見思惑、無明惑破除，證得真心之後，迴照你這一念心，體空寂的，寂而照，照而寂，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這一念空寂的自性中，是無佛也無眾生，離一切相待能所，自他不二，清淨湛然，這個時候則是非心非佛。講非心非佛破是心是佛，而契入中道實相心。未悟以前，心不清淨，講非心非佛，我們不了解，講即心即佛，是心作佛，我們容易了解。心清淨，悟了以後講非心非佛，你就了解了。這個出家人問曹山本寂禪師，即心即佛即不問。因為大家都曉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麼如何是非心非佛呢？也無法把證入的中道實相心告訴他，曹山本寂禪師就用一句話作比喻，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兔本來就沒有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它本來就有，何必再加一個有？所以不必要在覺上立覺。我們的心體就是無實無虛。法海禪師問的這個問題，比較容易解釋，他問什麼是即心即佛？為什麼是心是佛呢？怎樣的心才是，是心是佛？希望六祖大師為我開示。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前念不生即心，這是從心體本覺本有上來講，自心本覺，它本來就覺，你不需要在覺上立一個覺，如果你起心攀緣，那就變成妄念了。自心本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就是它的性，知之一字，眾妙之門。我們這一念真心，本有之性能就是知，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功德妙用如恆河沙，有如鏡子的本性本來就是照，鏡子不需要再立一個照，我們的心也一樣，心它是本來就是明照。照是我們自心本有的東西，前念不生即心，這個心是指佛心，就是真心。前念不生即心，你只要

知見立知的立知拿下來，那就是真心的體用，佗一切通達明瞭，那就是本覺本有，法性如是，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法海禪師，前念不生即心，本有真心，心體明照的作用就現前。後念不滅即佛；這個因凡夫不解空性，修行方法都是於根塵接觸時，不覺心動，起心攀緣，後念立即起心壓伏，令之使滅。故生滅相續，伏惑而不能斷惑證真，如楞嚴經云：以生滅心為修行本因，有如蒸沙作飯，只能熱沙，不能成飯。要以不生不滅的真心為修行本因，才能修行成佛。故六祖示以前念不生，不起心攀緣，是寂而常照的心體，後念不滅，照而常寂，不生不滅，是真心的妙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是如來的體大，相大，用大。真如自性，不生不滅，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體用不二，體用一如，故名即心即佛。

「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當你六根對六塵，見到了六塵，而生起了六識的分別，這全是自心的心體依業識所幻現出來的，如夢中的一切境界都是心體，道理是一樣的，故一切萬法依心成相，是眾生，循業發現，而執以為真，念念着相，分別萬境，患得患失。諸佛如來，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照見五蘊皆空，證諸法實相，見一切萬法，當體即空，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唯是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如大乘起信論所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又如法華經所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是說明一切萬法，體即真如，無有變異。古德云：以金成器，器器皆金，金之外相可以改變，而金體永遠不變。諸佛如來，親證宇宙萬法的真相，見一切相皆是虛妄，一切萬法，如夢幻泡影露電，念念離相，不染一切萬法，不與萬法為侶。故離一切相即佛，着一切相即凡夫，空一切相即是二乘，事理等觀，中一切相名菩薩。吾若具說，窮劫不盡，如果六祖大師要舉是心是佛作說明，可以舉很多例子，窮劫不盡，全體宇宙萬法，就是你心的妙用而已，華嚴經整個境界，就是講你心體的大機大用，「聽吾偈曰：」六祖大師再以偈頌說明，即心即佛。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六祖大師把法海禪師所問的問題，用底下這一首偈子，再作一個提綱挈領的回答，即心名慧，這個心就是智慧，這是它本覺妙明、妙明真心，法爾如是，它的功能就是這樣，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一切通達，一切明瞭，這個本性是絕不會變異的。可以變異的是凡夫的取捨，分別，執着。因為無明本無，本覺本有，你把無明去掉以後，本覺心就現前了，故即心名慧，即佛乃定；佛在境界中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如何成佛，就是用定去開發自心的無量智慧，定有世間禪，有出世間禪，有出世間上上禪，即如來禪，也即是忽然頓悟自心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直下會取，直下承擔。即使是外道，他們教人家修行，也一樣教修定，為什麼？定才會生出神通。凡夫的智慧，與菩薩的智慧差別，凡夫的心是亂的，是意識分別妄想，菩薩的智慧是從心定而生。做同樣一件事情，用同一種方法，對凡夫來講是識心分別，對菩薩而言是般若的妙用，因為祂心清淨，沒有妄想分別，能圓觀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做的圓圓滿滿的。凡夫用妄想分別去做，所以最後做的不圓滿。即佛乃定，佛證的是自性本定，因佛心清淨，不攀緣外境，如水本靜，因風起浪，若無風吹，則風平浪靜。自性亦復如是，若無無明風吹，則自性本靜，本定，而真如自性具體大，相大，用大，有體有用，故云定慧一體。即佛乃定，即是指定慧一體。菩薩從修學止觀，而得定慧等持，外不取相，內不動心，而一切通達，一切明瞭，有體有用，而至定慧一體，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古德有一段開示，指示我們真心與妄心之不同處。古德云：妄心對境有知。而知於順逆境起貪瞋心。若真心者無知而知。平懷圓照故異於草木。不生憎愛故異於妄心。即對境虛明，不憎不愛，無知而知者真心故。妄心與真心，差別就在這裡，真心與妄心一樣作用，妄心起憎愛，真心了了分明，清淨解脫。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六祖大師鼓勵法海比丘，你能夠體會到修定慧等持，得定慧一體這一念真如心，這是你過去生所修習的善根，福德，因緣。「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本有的覺性就是這個樣子，不需要你再起心思量，它一接觸就了解，自生自顯就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凡夫依於攀緣心、妄心，一定會先起一個作意的心，一有作意，能所就出來了。我們凡夫用心，都是依緣而起，唯識學裡面告訴我們，眼識起作用要有九個緣，耳識八個緣，鼻舌身要七個緣，意識要五個緣，第七識與第八識要四個緣，八個識生起作用都有一個作意緣，作意就是起心動念了，能所就出來。真心不需要作意，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所見。它不會攀緣的，一攀緣就落入有為法。不攀緣，隨緣任運，是無為法，而無為法是寂照，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之不二法，是不生不滅，寂而常用，用而常寂，所以用本無生，用你的真如心，法性如是，一接觸了了分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不需要起作意、思惟，一起心思惟就落在心意識裡面，生起了我法二執，那就錯誤了，那個見地就不真了。不落心意識的思惟，用清淨心、平等心自然了解，了了分明。所以用本無生，這就是每一個人本具的真心功德妙用。雙修是正。我們懂得這個道理以後，理可頓悟，乘悟並消。事須頓除，因次第盡。所以我們在境界中，要修學定慧等持，止觀雙運，前面跟大家講那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可以說有用止，有用觀，來恢復我們本有的這一念清淨妙覺真心，雙修離諸物。用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來觀照，離一切的外塵境界相，破一切執着，證真如實相，成就佛道。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法海禪師問六祖大師，什麼是即心即佛？經過六祖大師開示以後，他突然悟了這一念心，直下會取這一念心，原來是佛，不假外求，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以前不悟即心即佛，到外面去找佛、找法，

希望能夠成佛，原來自心就是佛，只是因為自己着相，污染了自心，不能證得而已。「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我知道清淨無染的心具恆沙智慧，如前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比如我現在在講課，諸位聽得清楚明白，並不是我聲音清楚明白，聲音是沒有意義，是大家有這一念心，一接觸就明白，即心名慧。由於我們的取捨分別，它變成了識，你如果不取捨、分別，用你自性的照性，那就是智，就是佛用。你如果一有取捨分別，你就把照性的智慧，轉成了凡夫的識心分別，識、智本來是一件事，就在你取相與不取相而已，動不動心而已。金剛經教我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果你患得患失，住有、住無，這樣所生出來的見地，那就是識心的分別，如果你無所住，隨順你清淨心妙用，那就是佛智。所以我知定慧因，即心名慧，即佛乃定；我們要如何把佛慧開發出來呢？那就要以定來開發他，比如像水，水本來就能照，能夠現倒影，但是它一有波浪，就不能現了，如果這波浪很大，一點影子也現不出來，如果波浪很小，你可以看出斷斷續續的影像。凡夫心海的波浪，一波接一波，根本就不能現智慧的妙用。二乘人心海有一絲絲波浪，可以現倒影，但有一點點失真，所現出來的智慧，偏於空，二乘人未開佛的智慧，但是他得正覺位，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但是佛智還沒有開顯出來。破了根本無明的法身大士，他的心海平靜了，如來的智慧就開顯出來了。六祖大師在前面的定慧一體中說的很清楚，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慧就是我們自己的體用而已。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我們雖然了解這一心是定慧一體，但是隨著我們的無始劫來的俱生我執、俱生法執，與分別我執以及分別法執，迷惑顛倒這麼久，這一些習氣太重了，明明知道性德是本具的，都被煩惱習氣所降，而不能顯現，所以我們要藉著修德，才能把性德彰顯出來，修德要怎麼修呢？就是雙修離諸物。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一面對境界要了了分明，知道它是空無自性，故能離相這是觀，而不生攀緣心這是止，止觀雙運，使這一念覺知心，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你這一念心就從凡夫心轉成

佛心了。所以我常常教大家那五種觀法，那個就是雙修離諸物。一則止，一則觀，不能說只有止，那會看不清楚，那就有定無慧了，如果你看的很清楚，起心攀緣，分別執著，那就成為凡夫的世智辯聰。所以一定要定慧等修，止觀雙運，以修德來顯定慧一體的清淨本性，這是法海禪師開悟的偈子，當然六祖大師一定為他印證如是如是。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

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

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這是第三位法達比丘的公案，他是洪洲人，是現在江西省南昌縣人，法達比丘於七歲童年就出家人了，出家以後，他就常常讀誦妙法蓮華經，做為他學佛修行的功課。古代要得一部經典不容易，以前經本很多都是用手抄的。佛經中常講書寫、受持、讀誦，功德無量，書寫的目的，就是我抄一遍送給別人，用這一種抄經的方式來流通法寶。法達比丘七歲的時候就出家了，就以讀誦法華經為他的功課，法華經是一部非常殊勝的經典，我們常說經王，又稱為成佛的法華，經中說明，你只要聽到妙法蓮華經的名稱，就不墮三惡道，比喻這一部經典非常殊勝。因為法達比丘經常讀誦法華經王，他自己也覺得功德很大，所以他禮拜六祖大師，頭不至地。所以六祖大師喝叱他，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你行拜師禮，可是頭卻不頂地，我們講五體投地，你只有四體投地而已，頭不頂地，那你何如不禮。你心裏既然那麼高傲，你又何必做這個禮拜的形式呢？你心裏一定有一件自己覺得很了不起的事情，「蘊習何事

耶」？你是開悟了？或者是怎麼樣呢？為什麼這麼增上慢呢？法達比丘回答道：「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念法華經經名已經不得了了，更何況我念整部法華經，已經念了三千遍了，實在是不得了，功德太大了，我不能隨便向你頂五體投地的大禮，否則你會承擔不了。法華經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有七萬多個字，如果念一遍，成年人正常的速度大概要五個小時，一天能夠念兩部，因為你還要吃飯、睡覺、作雜事。他念了三千部，如果他每天都念，大概要念四、五年的時間，尤其是童年出家，兒童的時候，還念的不熟，時間就要更長了，所以他覺得念這三千部功德很大。六祖大師就告訴他，「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假如你念到了一萬部，開悟了，悟了同未悟，非心非佛，覓心了不可得，這一念寂照心中，根本就沒有我、我所，我法二執皆離，是一個清明、靈空的自性，哪有所得呢？有所得是你的妄想執著，我們現在以為有我可得，有境界可得。我們用世間法來看，即使在這個世界上，他的地位再高，財富再多，當他走的時候，他得到什麼？甚麼都得不到，萬般帶不走，只有業隨身。開悟的人見業障本空，它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無所住。是因為自己妄執，放不下有我法二執在，那就不空了。你修行要怎樣才能成就呢？心空及第歸，有無二心皆離，那就成就了。你以前所造的這一些業緣，剛好可以乘著這個因緣，回到法界裡面度眾生、教化眾生，因為你跟眾生有緣，否則還找不到父母親投胎。你藉著這個業緣來投胎，教化眾生。你這一念心裡面，哪有甚麼東西可得？畢竟不可得，就一個靈空寂照的覺性而已。如果你念到萬部，開悟自性，證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悟了同未悟。以前夾山善會禪師，他天天求開悟，很精進，有一天他開悟時候，哈哈大笑，就說：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我們修行就好像從零度開始走，過程中好像有所境界，走完三百六十度，回到了原點，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你這時候見一切法只是相、名而已，無有真實。因為你知道它是妄想所生，唯識學稱為偏計執

性。你會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有世間事沒有世間意，你在世間上真正是常、樂、我、淨，解脫自在。我們現在不自在，念念攀緣，當你這樣走一圈回來之後，隨順法性，隨順你這一念真心的真實妙用，心能夠生種種境界，你在境界中如如不動，就是佛，空掉這一個境界就是二乘，中道這個境界，真俗等觀，就是菩薩，執著這個境界就是凡夫，看你要挑哪個？差別就在這樣，都是心現這個境界，現出來以後，就看你的功夫了，你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眾生成佛。你空掉這個境界，眾生成阿羅漢。你真俗等觀，全理事，全事即理，事理不二，眾生成菩薩。差別就是在這個地方用功。趙州和尚也是這樣，趙州和尚到處求悟，等到最後開悟之後，他作了一首偈子：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空費草鞋錢。「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悟了同未悟，不以為勝，你要是有所悟，就變成增上慢了，那就不是了。「則與吾偕行」。那你跟我就是同道，同參道友，「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你現在都不了解佛法的真義，執著念三千遍法華經很了不起，人家用法華經捨掉我法二執，你卻用法華經增長貢高我慢，在增加我法二執，過失這麼大，你卻是不知道，真是難過遺憾，六祖大師就作了一首偈子，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佛教裡面設頂禮這個方法，本來就是折服我慢的習氣，如果你懂得禮本折慢幢，那頂禮就不為過，否則那是一種宗教儀式，為何頂禮一個長輩，甚至頂禮一個普通老師，比如你讀大學之後考上了證照，你很感激這一位老師，你頂多買水果拜訪老師，叫你頂禮，那也是很不容易，不好意思，因為我法二執就跑了，至於頂禮老和尚，包括年輕的法師，卻是很自然，為什麼？那是宗教儀式，大家都有樣學樣，你不會覺得不好意思，但是你頂禮自己父母親，你卻做不來，覺得好像很尷尬，很不好意思，我執就跑出來了，

你如果了解禮本折慢幢，頂禮的意思當然是尊敬對方，尊敬對方可以用各種方式表示，金剛經裡面，須菩提看到佛陀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他就是用這樣子的儀式，把他至誠恭敬心都表現出來，至誠恭敬心當然可以用其他方式，但是頂禮最重要就是折我們的慢心，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你頂禮大師，頭奚不至地，內心還覺得真高我慢，已經我執增長，念念增長我執的種子，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

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六祖大師又問他：你稱名什麼法號呢？這一位比丘回答：我名法達。六祖大師說：你的名字叫做法達，可見你的剃度師是要你通達諸佛妙理，可是你甚麼時候能夠達法呢？達法是本來無一物，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你現在這一念心中我這麼大，怎麼能夠達法呢？「復說偈曰」：接著六祖大師又說了一首偈子，你現在的名字叫做法達，你念法華經已經三千遍，現在還要再繼續念，從來就沒有休歇過，你這麼念只不過是唱著聲音而已，你從來沒有消歸自性、了解經義、通達實相，你要了解明心號菩薩；你要從這一部法華經中，體會如來真實義。達摩祖師在四行論裡面告訴我們，一個從理入，一個從行入，理入是藉教悟宗，你要從法華經中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明心見性，這才叫做菩薩。你光是誦聲音，喊破喉嚨也枉然，佛事不能做音聲佛事，對你心性是不相干的，六祖大師說我們有緣，你有任何疑問提出來，我為你說，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我雖然為你說法，但是我說的也是無相偈，不是叫你執著，要叫你開悟。佛不能不說法，

說法的目的，就是要你證諸法實相，而不是叫你執著這個法義，執著法義反而變成法執，佛陀在金剛經說的很清楚，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為什麼呢？佛給你一個法，你執着住這個法，卻變成法執了，變成障礙你明心見性。文殊菩薩他見到佛要入涅槃的時候，他就請佛陀做最後的開示，佛陀就說：文殊啊！我雖然講經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但是我究竟沒有一個字給眾生，目的是恢復眾生的本地風光，離一切相，離一切染著，離世間法、離出世間法、離染淨、離迷覺、離有無，畢竟清淨，所證唯是你自己這清淨無染的絕待真心，而不能在心外求法，所以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可是又不能不藉著佛的音聲說法，來破眾生的迷惑顛倒。所以佛陀五時說教。佛陀夜睹明星，開悟見性之後，最初三七日講華嚴，華嚴是講給界外菩薩聽的，先度成佛因緣成熟的菩薩成就佛道，三界眾生聽不懂，所以佛陀回到人間以後，接下來就講阿含。阿含就是教大家清除內心的污垢，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等到大家的心越來越清淨，漸離煩惱時，佛陀勸導大家，不能只顧自己解脫，要迴小乘向大乘，所以接著講方等經典，迴小向大，方等講完以後講般若，般若是入法界，能夠觀空離相，在境界中能夠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度化眾生，而不被境界染，而得真性常自在，最後講法華涅槃，開權顯實，告訴眾弟子，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二、三乘是為入一佛乘的進階，也說明佛陀出世的本懷，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指出我們這一念實相心，這一念心就是佛心。這時候一切佛弟子的心已經清淨了，已經通達佛法大意，同時佛陀在法華會上授記弟子們，未來成佛之記，包括小乘初果，也都授記他們未來能成就佛果，故名成佛的法華。我們也一樣，佛在法華經說的很清楚，「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成佛道是我們的本家，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我們現在只是迷而已，只要有薰習佛法種子，每一個人究竟都要回到自己本家，那才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現在懂得佛法，絕對不要在回家的路途上徘徊了，你究竟還

是要回到這個成佛的家，只是你在外面流浪的時間會越拖越長，我們今世得聞大乘佛法，一定要好好努力。古德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藉著文字教我們悟實相。有一個出家人問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省要處，請師一言。」譯成白話，直接了當的說，祖師西來意，請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給我一個指點，給我一個入處。從貴禪師就從座位上起來，走到他前面，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珍重！純陀獻供是甚麼？純陀獻了供，佛陀接受供養，結果佛陀食物中毒，就入涅槃了。禪師就是告訴他，我如果給你佛法，你執著這個法，就如同佛陀接受供養中毒一樣，所以叫他珍重，要好好返照自心，你自己是佛，在境界中離有離空，離一切的染污，直下會取這一念心，這是真實了義。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

經過六祖大師一番訓誡，以及為他一番開示以後，他豁然通達了，自己覺得慚愧，我不知道修行的真義，我卻執著誦法華經三千遍是無量功德，自以為是，原來我與修行是背道而馳，心裏覺得非常慚愧，所以他就向六祖大師懺悔說，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我以後一定修恭敬心、清淨心，對於一切都能生至誠恭敬心。緊接著法達就請教六祖大師法華經的義趣，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我雖然念了三千遍，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法華經大義，要如何依止法華經，和尚智慧廣大，祈求六祖大師略說經中義理。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

六祖大師就以他的名字再告誡他，以前不知道用功的方法，所以你的老師幫你取一個這麼好的法名，可是你卻背道而馳，法達，法即甚達，你自己心中有疑惑、貢高我慢障住了你的智慧。法即甚達，我們現

在根塵接觸，哪一樣不是看得很清楚嗎？我在說話的聲音，大家一樣聽得很清楚，法即甚達，每一個人都是清楚明白。但是你稍有起心動念、攀緣，他就把一實相變成虛幻相，一有取捨之心，法就變成世間六塵，法就是指智慧，法如果廣義的講，世間一切法都是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你心裏可以想到的，你的六根能夠接觸到的，通通叫做法，但是如果從佛陀教化來講，法就是指佛法，如果從禪宗來講，法就是指明心見性，看從哪個角度來解說。如果從出世間法來講，法即甚達，每一個人都看的清楚明白，但是我們對清楚明白而起心動念，攀緣、取捨、分別、執著了，那這個法就不達了，變成了世間法，你會造貪、嗔、痴、慢，如果這一些事情你清楚明白，也知道它根本就不可得，是一個名相而已，為何你以前會對這一些境界起執著呢？那是因為自己的遍計執，你自己的妄想自性，哪有真正的實體可得？你不要去攀緣、分別、取捨、執著外面這一些境界，世間法一轉，就變成佛法了，處事待人接物這麼一轉，就變成佛法了。如果你對於外塵境界清楚明白，不起心攀緣也不執著這一些境界，能夠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你那一念心就是佛心，那一念心就是如來藏妙真如心，就轉識成智了，所以法即甚達。壞就壞在我們自己的分別、妄想、執著，這麼一起心分別、妄想、執著，實相法就變成妄相法，實相就在眼前，你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實相法就現前，但是隨著每個人的無明習氣不同，把實相法轉變成種種差別萬境。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世界，每一個人都在實相法上，每一個人都隨著自己的心不達，而建立每一個人的世界，有的人在這世界過的很痛苦，有的人在這世間過的很歡喜，有的人是苦樂參半，其實這世界哪有苦樂呢？那都是我們自己心中的習氣妄想所生。當我們在這一世結束的時候，你的虛擬世界就消失了，你只帶走了所造諸業的影子而已。所以古德常講：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實相世界還是如如不動。我們常說這個土地是我的，這座山是我的，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整座山從南投縣跑到苗栗縣，你的山跑到哪裡去？跑到苗栗去了。

這個世間的東西都是不固定的，我們都認為這塊地、這房子、這座山是我的，我們心裏就是這樣子執著，這個身子都不是你的，到底你的是甚麼？唯一真的你的，就是你的佛性，本覺本有，不去趕緊找回我們真正本有的東西，而去追逐外面不是你本有的東西，迷惑造業，隨業受報。我們本有的就是本覺妙心，吾人生命的原貌，中道實相心，這才是我們本有的東西，為何說要找回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為何說找回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就是找回我們自己本有的東西。我們失去太久了，怎麼找回呢？放下就好了，看的破、放得下，身心世界脫落，本有的東西就現前了，靈明覺照，虛靈不昧，一切明瞭，一切通達，一切不染。所以法即甚達，可是我們不找我們本有的，都去找外面，找色、聲、香、味、觸、法，那你離本有就越來越遠，當你去找外面的東西，這本有的就變成六個小偷，偷你自性的功德法財，當你能捨去這一些六塵境界妄想，本有的就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所以法即甚達，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不達，也就是我們起心攀緣在境界裡面取捨、分別、執著。「經本無疑，汝心自疑」。經本沒有疑問的，是因為你自以為是，執著念法華經的功德，增長我法二執，當然你會看不懂。我們有幾位講經的同修，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講經你只要有準備充足，上台絕對不會有問題，最怕就是你這個禮拜發脾氣，或是跟人家起衝突，或者是煩惱現前，那你一定講不好，我們常講嗔火能燒功德林，當我們心中起了嗔恚心、報復心，幾天以內，你看大乘經典，都看不透經中玄義。要怎樣才能看透大乘經典呢？你心裏要清淨慈悲，你就能看得清楚明白。所以法即甚達，為什麼不達呢？心裡有障礙，就把你障住了。接著六祖大師就問他：「汝念此經，以何為宗」？你念這一部法華經，以什麼為宗趣呢？像我們在看一部佛經，如果你沒有先了解這一部經的宗趣，當我們看前面的時候，不知道後面是在說什麼，等到你看到後面之後，前面又忘掉了，很多人讀了佛經之後，你問他：你覺得這一部經如何呢？他說：很好啊！你問他：好在哪裡呢？他說：不知道？你問他：怎麼修行呢？他

也不知道？因為他抓不到重點。以何為宗？就是這一部經的重點在哪裡？所以佛教十宗，他們對於一部經典，都會先把這一部經的重點，提綱挈領先舉出來。如天臺宗他們用五種玄義，就是依五個重點，釋經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從這五項來解說本經宗趣，又名五重玄義。五重玄義第一重就是釋經名，把這一部經的精神講清楚，第二個就是辨體，了解這一部經的體性，他是屬於甚麼樣的體性，第三個就是明宗，用甚麼方法證入這部經的體性，第四個就是論用，你修學這一部經典，得到什麼樣的好處，最後是判教，判別這一部經的教學程度，什麼根機，什麼程度的佛弟子可以修學這一部經典。所以天臺宗用五重玄義來解釋這一部經的大綱，賢首宗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華嚴宗，他們是用十門玄談，大意是一樣的，把這一部經的綱領先舉出來，慈恩宗他們立五門分別，真言宗他們以十心開啟，把這一部經的大意舉出來。真正要研究一部佛經，要先看這一部分。很多人看經典，他直接就看經文，不看前面的五重玄義，或者是十門玄談，其實最重要就是在這裡。俗云：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你直接看經文，就是看熱鬧，內行的人他就看五重玄義，看寫這一部經的人，對這一部經的重點，他把當中的要義舉出來，看完以後，這一部經是說什麼，大義他都清清楚楚，後面看了就輕鬆愉快，因為他將大意抓住了，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六祖大師他就問法達比丘說：你看這一部經，是以什麼為宗趣呢？它的綱要在什麼地方？法達禪師念了三千遍，他還不知道綱要是什麼，法華經要怎麼修行？他還是不了解，所以我們千萬別犯這一種毛病，五重玄義看起來比較枯燥，但是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如果是一個行家，他會在這裡看得非常喜悅，初學人就會覺得很生澀，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

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法達比丘回答六祖大師的問話，他說：我根性是非常暗鈍，我以前就是依文誦念而已，我從來就沒有

想到，這一部經怎麼修行的？聽說在台灣早期的佛教，就有這一種觀念，把經書都放在供桌上，早上唸完之後放回供桌上，從來不知道這一部經是教你依法修行的，法達比丘也是有這樣子的執著，他認為我這樣誦唸，就有無量的功德，不去理解如何用這一部經修行。所以他遇到六祖大師大善知識，為他講解這一部法華經，他真的有大福報。

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

六祖大師他不識字，但是六祖大師他是傳佛心印，經典是從佛心中流露出來的語言文字相，所以教是佛的語言，禪是佛的心，從佛的心流露出來的語言，六祖大師一聽就曉得，六祖大師傳佛心印，與佛的心是相同的，佛佛道同，經是佛語，意在言外，六祖大師與佛同心，當然能知佛意。所以六祖大師就說：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

法達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師曰：止！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

法華經一共有二十八品，第一品是序品，第二品是方便品，法達比丘他只有誦到第二品的方便品而已，六祖大師說：夠了，我告訴你法華經宗趣。六祖大師傳佛心印就是這樣子，他的心與佛的心相同，法達比丘誦法華經到方便品而已，六祖大師對整部經的大意就曉得了。所以六祖大師說：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這部經就是指出佛以一大事因緣，所以示現八相成道，就是要傳佛心印，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佛陀來到我們世間，就是要眾生成就無上佛道。法華經開權顯實，說前面這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那是方便，都是進階，唯有一佛乘才是真實。一佛乘是向上一著，密不通風。

亦云：向上二著，千聖不傳。禪宗語錄裡面，常常用入無縫塔，來做一個比喻，沒有門可入，直下會取這一念心，你不能說我解了，我有修有證，那是在相對能所的境界，唯有直下會取這一念心，不假任何觀行，直下頓悟本心，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能夠隨順法性，隨順這一念真心妙用。要怎樣才能成就呢？唯有菩薩道，修六度萬行，才能夠成就，唯有行菩薩道，才能成就佛果。聲聞、緣覺生出離心以清淨得到解脫，出三界，了生死。菩薩道是為證佛果，唯有行菩薩道，才能真正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佗是以發菩提心為主，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首。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這一大事因緣，就是令眾生成就佛道，也是傳佛知見，傳佛知見是傳什麼呢？傳佛心印，傳不染有無、相待、能所，這一念清淨自性。一切佛知見不是學來的，你心性本具的，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分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佛開悟之後就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如果你去掉了分別妄想執著，一切自然智、無師智，佛智通通現前，一切如來妙用自然證得。所以如來知見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本性，也就是我們這一念本覺妙心，這個妙心是我們本有的，絕對不會失掉的，只是現在被無明煩惱障住了。你可以把無明煩惱清乾淨，這個本妙覺心你去不掉。很多人想，我修行到最後，得到了什麼？所證得就是你的本覺妙心，本覺本有，本覺妙心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具足諸佛如來神通妙用，一得永得，一勞永逸，永不退失，這個都不是外得的，王陽明說：致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自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自古佛佛唯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這一大事也就是佛的知見，就是傳佛心印，由清淨無染的本心中，自生自顯如來的一切智慧德相。佛陀的無上菩提法，都是由這一念清淨菩提心中顯現出來之佛知見也。就是我們的本覺性，可是我們不這樣子修，拼命去外面找佛法，不是執有就是執空。底下六祖大師接著又開示。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

凡夫有我法二執，執著正報身心，依報世界是真實的，念念貪愛不捨，生無量無邊煩惱，造無量無邊的業，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修行人有執著於佛所說的一切法，有執著涅槃菩提，這些執著都不能成就無上菩提，最高能夠成就聲聞、緣覺，或權教菩薩，不能開佛眼，證佛種智，但是比三界凡夫高明很多。執著的人執著佛法來修行，是絕對有幫助的，如果執著世間法，則不能斷煩惱，甚至墮三惡道，如果執著於空，而成惡取空，認為既然一切皆空，最後撥無因果，變成狂慧，那就更糟糕，所以古德常講：寧教執有如須彌山，不教執空如介子許。所以我們要曉得，修學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根性，能夠修學空法的人，他身心世界看得很開，他一接觸空法，什麼事情都能放下，他不會跟人家計較，什麼事情都能夠包容一切，這一種人就是利根，看得開，放得下，這個人修空法，不會有問題。如果這個人很執著，什麼事情都看不開放不下，那你一定要修有法，依佛的教戒，按部就班，嚴持不犯，一樣可以斷煩惱，出三界了生死。六祖大師告訴我們，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看我們自己是怎樣的根性，來擇法修行，但是著相著空，都是不對的，那都是我執、法執、空執，這三種執著。「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你如果能悟，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因眾生循業發現之同分妄見，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如夢境當體即是心，覓心了不可得，提起觀照，於相而不取外境相，於心內不取空來破有，直下會取這一念不着有無，相待之本有清淨的心，即是內外不迷。我們修學佛法往往是以空去有，有去了不能存空，存了空又變成了空執，古德常告誡我們，有心用到無心處，我們現在根塵接觸都是有心，但是我們以空來去除有心，有心去除了，存了一個無心，無心也是一個妄念，所以無心不許有心知。所證的無心還不能自我感覺得心裡很清

淨，我無一切心了，這樣佗又變成了一個執著了，又變成了一個妄念。嚴陽尊者問趙州從諗禪師：「一物不將來時如何？」也就是修行到心中無一物的時候該怎麼辦。趙州說：「放下著。」尊者又問：「已經無一物了，還放下什麼呢？」趙州答：「你放不下的話，那就擔起來吧！」他無心已經被有心知了，必須再把知道我一物不將來的這一念心放下來，那才能夠證到這一念中道實相心，否則他落在兩邊，凡夫落在有，他是落在無。所以六祖大師講，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所證的就是本來就是這樣，法爾如是，就是你本來的面目。絕對不能在你本地風光上加一個清淨、空、無念等，凡有所加，都是頭上安頭，明上安明正是無明本。所以最後成就的人，本來就這個樣子，他還有什麼成就呢？所以古德常講，你有甚麼好成就？你即使成就了，也不過是古佛新作，恢復你本來面目，找回你自己本有的而已，有甚麼好成就？「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假如一念會取這一念心，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念真心從本未失，因迷而隱，因悟而現，以後你不要再執著了，不要在境界中起分別、貪愛。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非斷滅。是去掉捨捨分別，並非去掉本覺性，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

有一位出家人，他問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他問說：「一大事是難是易？楚南禪師說：也易也難。這位出家人又問：為什麼說容易呢？楚南禪師說：著衣吃飯，不須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悟自性，這一念念本清淨，本來具足，以後日常生活都是佛法，都是真如本性本有妙用，這不是容易嗎？出家人又問：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你說我一切不染、不生，我一念不生，如如不動，那還是染，染了不染，染了不生。為何講隨順法性，你要了無作意，沒有有意而為，無所依止。二乘人聽到以無法為法門，實在無法修行，你要我修如如不動、無念、不起心都可以做到，但是你說如如不動、無念、不起心都不對，那到底是甚麼呢？什麼是會取這一念無住真心？

唯有緣成熟的眾生，他直下會取，本來是這樣的，念本清淨，具足一切佛法，六祖大師開悟的那五首偈子就是這個境界。忽然頓悟自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直下會取，以後就順著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自生自顯的妙用，這就是無上妙道。

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

佛這個字是佛陀的簡稱，就是覺悟的意思，一位覺悟世間萬法的真理，徹悟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所以佛就是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佛知見。這個在教下來講，開「覺知見」就是佛的言說教法。示「覺知見」就是教理，佛的第一義玄理。悟「覺知見」就是行，你修行懂得教法，也悟了教理，了解佛所說的玄義，你就要修行，對治你的煩惱習氣，悟「覺知見」就是行。入「覺知見」就是證果。教下所云：教、理、行、果，就是這四門。華嚴經也有解說開、示、悟、入，但是華嚴經的用詞是信、解、行、證，整部華嚴經都是講信、解、行、證，這四個大綱。華嚴經在第一會，可以說都是講信門，第一會就是舉果勸樂生信分，把佛果地的殊勝講出來，了解成佛果地是這樣殊勝，是開覺知見。從第二會到第七會是解，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在四分裡面叫做修因契果生解分，是講示覺知見。第三個行，第八會是在普光明殿所說的，那個是行門，講的是行，在四分裡面稱作託法進修成行分，起行了，是悟覺知見。在華嚴經最後的證，那是在第九會，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依人證入成德分，是入覺知見。所以它也是講信、解、行、證，與法華經之開、示、悟、入佛知見，證入佛果，是相同的道理。在禪宗六祖大師解說更是直接了當，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就好像前面所介紹的法海比丘，他問即心即佛，六祖大師告訴

他：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他聽聞六祖大師開示，便能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是心是佛。這就是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是心是佛，法海比丘就是一個例子。又如六祖大師他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一聞開示，馬上就悟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聞開示便悟入，這是上根利智。乃至於禪宗的棒喝，都是開示。如有人問黃檗禪師，什麼是西來意？黃檗禪師觀機示教，見到這一位禪僧因緣成熟了，黃檗禪師就從禪床上跳下來，給他一拳，又將他踢到地上，這是開示。這位禪僧一下子傻住，疑情脫落，這時候首座和尚在旁邊說：還不起來頂禮！他這麼一聽，豁然會取這一念無住真心，這一念心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嗎？我以前妄想分別外找佛法，我這一念心這麼清楚明白，了了分明，絕待湛然，像鏡子一樣，乾淨俐落，原來這個就是，直下承擔，直下會取，趕緊起身歡喜踴躍禮拜，這個一拳一腿一掌就是開示，直下會取明明白白這一念心，那就是悟入。禪宗的開示悟入，方法有很多，一切法都是佛法，用對了就是法，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豁然會取本覺妙心，無明本無，本覺本有。

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這一段經文就說的這麼清楚，六祖大師真的是苦口婆心，一再的告訴我們，自心是佛，都是我們這一些貪婪的習氣，看不開，放不下，障住了成就佛道。佛陀也是一樣，祂看一切眾生本來成佛，都是佛性，

就是你這一念妄心放不下來，就是心中的影子放不下來。我們現在所有的執著，就是個影相而已，只有自己了解真相，放下影子就行了。真的東西，與佛一樣圓滿具足，本覺妙性，佛陀沒有多你一點點，你也沒有少佛一點點，你在本妙覺心上執着心上的幻影，放不下來，放下來就解脫了。佛陀用各種善巧方便方法，就是告訴你放下，本覺本有，無明本無，垃圾丟掉就好了。你整天帶著幻影的垃圾不覺得煩嗎？放下來就好了，佛陀就告訴你這樣，你要佛陀怎麼度你？眾生自度，放下所執着的影像即得。所以古德經常開示：眾生自性自度，佛不能度。如果佛能度你的話，一尊佛可以變化無量百千萬億化身，可以一百尊佛來度一個人，照這樣子，眾生早就度光了，為何度不完？因為佛有的你也有，每個人一點都不欠缺，只是我們執着自己心中幻影的垃圾，把那些、我執、法執的幻影捉得緊緊的，不肯放下。佛陀說放下，我們都不肯放下，佛陀只好用各種善巧方便，講經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就是叫我們放下而已。我們還是不肯放下，佛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佛陀在首楞嚴定中，從三昧起，示現八相成道，無非叫我們放下而已，我們修六度萬行，目的也是把你這些垃圾、分別、執著、妄想的幻影放下而已。修布施，不要去執著布施得福報，目的就是增長慈悲心，你這樣子修，能與般若相應。持戒要得清淨心，才能與般若相應，如果你持戒心不清淨，那跟持戒目的是相違背的。忍辱的目的是修包容心，能夠包容，你一定很有耐心，不會毛躁，你這樣去修，一定會與般若相應。金剛經云：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第一波羅蜜是什麼？般若波羅蜜，般若為導，五度如盲，要證得般若，五度才能度彼岸成波羅蜜。如果沒有般若，五度都還在世間法。可是沒有這五度努力，要怎麼能得般若呢？所以說從行門上來講，五度反而是第一，從果上來講，般若是第一，他們是互為第一。你要如何藉著行門，布施、持戒、忍辱相應到般若，要懂得布施就是修慈悲心，持戒就是要修清淨，忍辱就是修包容，你這樣子修，一定可以跟般若相應，你這樣子

修，用在日常生活中起觀照，那就是精進，我常教大家用那五種方法對治煩惱習氣，在境界中任何事都不掛於心，那就是禪定，一切事情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而一切不染，那就是般若。修行就是藉假修真，藉著事相、境界，藉著處事待人接物中，把我們這一些不好的妄想、習氣，去的乾乾淨淨，讓你的心在任何環境裡面，都是心平氣和、安詳自在，那就與道接近了。道是這樣修成的，而不是供養，也不是禮拜祈求，如果你不把心中所執着的幻影放下，開顯出你自心本有的清淨、平等、慈悲，那個禮拜跟祈求，只不過是宗教儀式而已，頂多是修點福而已。所以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見如來要從哪裡見？從你自心中的清淨、平等、慈悲，這一念心中見。當你見了性以後，性體雖然空寂，寂靜永安，但是它的妙用如恆河沙。它的妙用在哪裡？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意能知。你只要不去分別、執著、取捨，放下心中所執的幻影，根塵接觸通通是佛，色空不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根塵接觸，無有一法不是如來，念念處處見如來，這不是多自在嗎？但是你稍稍一起心分別，如來就不見了，變成身心世界，五蘊六塵跑出來了。所以佛陀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

六祖大師傳佛心印，他這樣說法，是因為這才是真正在學佛，如果我們修學大乘經典，你能體會到這一些大乘經典裡面的玄理，這個理論好玄妙啊！你了解了，好高興啊，你了解裡面的內容，你覺得很高興，那就變成哲學了，哲學就是有玄奧的內容，佛法是消歸自性，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哪裡有道理很妙很玄

呢？會覺得玄妙，是因為我們根塵接觸，知見錯誤，佛把正確知見告訴你而已，佛的正確知見，是從祂無始的這一念心中，所現出來的，是矯正我們的毛病，在如來的性海中，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實無一法可得，哪有好玄妙呢？那是因為我們執著六塵，不了解真實的意境是怎樣，佛陀從祂心中，把祂的見地講出來，眾生一聽，會覺得好玄妙，是你錯誤啊，不是好玄妙，本來就這樣，因為我們的見地見不到這裡，我們常說瞎子摸象，一個摸到象的腳，就說象長得像水桶，一個摸到象的肚子，就說象長得像鼓，一個摸到象的鼻子，就說象長得像繩子，而佛是看到整頭象，就跟七個瞎子一講，這七個瞎子覺得好玄妙喔，其實哪有什麼玄妙？你只是捉到其中一部份？佛會天天說象是怎麼樣嗎？不需要，祂一看就很清楚，哪需要再描述牠呢？一看就了了分明，何必再去加知見呢？問題就是我們看錯了，我們把象當成水桶、繩子、鼓，佛才要把象的境界描述給你，因為祂了了分明，是因為你錯了，所以祂才要講，可是你卻執著佛講的好玄妙，你說這不是多無聊嗎？很多人修學佛法，就在經論上研究，不懂的怎麼去用功，結果就變成哲學家，很多人就把華嚴經當成華嚴哲學，好玄妙喔。那是佛看到的一個圓滿相，我們覺得好玄妙，為什麼呢？我們摸到了腿，等到你相應這一念心，哪有什麼玄妙？本來就是這樣。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了人，哪一個人我們看得很清楚，而螞蟻最多只看到我們的腳趾頭，牠看不到我們的全身，有人跟螞蟻說人是怎樣，螞蟻覺得好玄妙喔，因為牠看不到人，而我們看得到，所以就不覺的怎麼樣，你不會去執著他了。所以學佛要這樣修，不是在知見上探討，因此六祖大師說：若能正心，常生智慧。正心就是正直無私，正大光明，你能夠修到這樣的心，這一念心就是正心，了了分明，一切清楚明瞭，那就生智慧了，你有取捨、得失，自私自利，那就生煩惱，那就把智慧轉成煩惱心，所以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修學佛法這樣才是真正的正修。

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

六祖大師接著又開示，你需要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就是出世間，開佛知見要怎麼開呢？心要清淨、平等、慈悲，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就是開佛知見，有的人他念阿彌陀佛，你要知道阿彌陀佛就是無量的覺悟，如果你能這樣子觀照，無量覺悟處處覺，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根塵接觸把握住覺、正、淨三個原則，你是一位真正老實念阿彌陀佛者。怎樣能夠做到無量的覺悟呢？依釋迦牟尼佛的名號，可以做得到，釋迦譯能仁，牟尼譯寂寞，寂寞就是清淨、平等，能仁就是大慈悲心，只有你真正修學能仁與寂寞，那就是修無量的覺悟。因為我們娑婆世界，業障重，煩惱重，所以鬥爭激烈，我們叫五濁惡世。所以我們需要修清淨、平等、慈悲，你這樣修就能開佛知見，那就是修出世法，念念清淨、平等、慈悲。所以釋迦牟尼佛的名號，正是代表我們娑婆世界修行開佛知見的依止。你每天頂禮釋迦牟尼佛，你不是求祂加持，你要想到我要恢復本有的能仁，寂寞的真心，原來這樣的心就是佛心，要這樣念念觀照，這是修出世間法。你這樣修成功了，你那個時候念阿彌陀佛，即是念無量覺，你就能見到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心淨則佛土淨，這就是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如果你心念不平等，欺上瞞下，唯利是圖，眼睛大小眼，看到那個人有地位又富有，對他很尊敬，看到貧窮漢就瞧不起他，我們都會有大小眼，卻不知道這只是個人的業力不同而已，本性上都是平等的。在這個社會上，常會聽到：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在刻佛像的地方，佛像還沒有完成以前，我們很不容易對它產生至誠恭敬心，等它裝金之後，顯得很莊嚴，把它放在供桌上，恭敬心就生出來了，所以我們人都分別心，不能從事相上見到平等的理體，如果你能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在事相上就能看到平等的理體。心地常常

清淨、平等，生出慈悲喜捨的心，那就是出世間，反過來心不平等，心不清淨，自私自利，那就是世間，那就是開眾生知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你如果執著念法華經功德很大，執著念法華經就是你的功課，而不明修行是要破我法二執、斷煩惱，你反而拿念法華經，增長我法二執，這豈不是像犛牛愛尾？犛牛的尾巴很漂亮，邊疆民族為了拿牠尾巴的毛，來做他衣服帽子的裝飾品，而犛牛卻不惜生命的保護著牠的尾毛，所以只好用各種方法，把犛牛打死，取得牠尾巴的毛。如果這個犛牛聰明一點，就直接讓他們拔毛，不要傷我就好，牠絕對不會喪命，牠只是為了保護漂亮的毛，結果喪失生命，實在是太不值得，犛牛愛尾的意思，就是只知道愛尾巴的毛，而確不知道愛惜自己的生命，就像法達比丘一樣，只知道唸法華經有功德，而確不知道依法華經來修持，去掉我法二執，來明心見性，反而來增長我慢，開眾生知見，這跟犛牛愛尾又有甚麼差別呢？

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

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

法達比丘又問：那我只要了解經中義理，就不必誦經了。這樣又墮在一邊了，誦經是修戒、定、慧，一般人誦經，剛開始一定是二面誦經，一面思維經文的意思，因為只有誦經，很容易就打妄想，你試試看就曉得，尤其是唸熟了以後，就妄想一大堆，誦經功德就顯現不出來。誦經就是修戒、定、慧，你在誦經的時候，因為你妄想習氣很重，所以沒辦法，你開始可以先想想經文的義趣，如果是生世間法的妄想了，你可以想想經文義趣，你就接著唸下去，等到你心慢慢攝得住，你不要再想經本內容，你就一個字一個字的誦，不要再分別經文內容，這時每一個字看得很清楚，卻不知道經文的意思，因為你照性的智慧尚未

顯現出來，等到心越唸越清淨，不需要用很強的意志，去觀照不打妄想，而能一個字一個字唸得很清楚，你順口這樣唸，得了定，不再需要觀照，妄想自然不生，此時清淨心現前，在你唸經文的時候，經文的義趣顯現出來，由定而生慧了。但是你達到這樣的境界，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修學。清淨心誦經，經文中每個字看得很清楚，妄念不會冒出來，這個時候冒出來就是智慧，一看過去了了分明，經中義趣從自心中冒出來，相應了，這就是六祖大師說的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那個唸就是真如本心的妙用，一切通達，了了分明。所以誦經是修戒定慧的一種法門。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六祖大師又告訴他，你為何又落在一邊？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你會不會唸而已，損益由己。你會唸的話，那是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功德無量，那就是轉經。口雖誦經，而心打妄想，自以為是，即是被經轉。你執著誦經的功德，唸給佛菩薩聽的，那就被經轉了，所以六祖大師作了一首偈子。

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法華經是成佛的法華，怎麼成佛呢？就是直下會取自心是佛，而後能隨順法性。但法華經是對緣成熟的眾生而說的。佛陀五時說法，第一時是華嚴時，三七日講華嚴，是對三界外菩薩而說，欲令菩薩速成佛道，三界內眾生，無法理解，所以佛陀回到人間從阿含經說起，講四聖諦、十二因緣就是除垢，把我們內心的污染去乾淨，阿含時講了十二年，在阿含經典中，同時也隱藏著大乘的法義。佛弟子們，經過十二年的修行，心裏都很清淨，接下來講方等經典，共講了八年方等時，重在回小乘向大乘，不能作一個只想自己解脫的自了漢，給他們薰習大乘佛法，在他們心中種下回小向大的種子。為何聲聞乘證得偏真涅槃以後，

他落在涅槃坑，兩萬大劫以後，一定會回小向大，行菩薩道呢？因為他心中大乘的種子又起現行，這個修學大乘的因緣成熟了，所以他能回小向大行菩薩道。接下來佛陀講般若，講了二十二年，講的時間最長，般若教你觀空離相，入法界度眾生，而不被境界所染。就好像我們要到海邊做救生員，你一定要先把游泳學好，否則大浪一來，你就被海水淹死了。所以你要先學般若觀空離相，在境界中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你有了般若以後，你就可以入法界教化眾生。所以佛陀在最後所說的就是法華涅槃，七年講法華，一日一夜講涅槃。佛陀在法華會上時，佛弟子的心都很清淨，但是他們不解，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這時候佛陀就告訴他們，你們這一念清淨心就是佛心，你們現在可以相信你們自己的知見，你只要迴小向大，普入法界教化眾生，利樂有情，廣修後得智，你們都可以圓成佛道。所以佛陀在法華會上，為聲聞弟子授記，包括證小乘初果之阿難尊者，佛陀也為他授記，將來可以成佛，所以我們說成佛的法華。為什麼佛陀為他們授記成佛呢？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因為這個時候在法華會上的佛弟子，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清淨，沒有這一些攀緣妄想，只是心中住有涅槃寂靜之法執，所以成佛不是去外面廣學，而證得佛果，唯一所證就是你的自性，就是恢復本有清淨無染的心而已。如果你向外面去找佛法，那就心迷法華轉，你就被法華轉，如果能夠了悟自性，直下會取，是心是佛，隨順法性，教化眾生，即是心悟轉法華。佛陀在法華會上，告訴聲聞弟子說，你們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因為他們已斷盡見思二惑，破我執，心都清淨了。我們現在的心不清淨，所以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見，必須依止聖言量依止佛陀的教誡來修行，不能說我現在理解了這一念心是佛，以後我就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自在無礙了，因為我們是解悟，心中還有煩惱，有身見我執，所以不是證悟，不是稱性之謂道，而是順著我們的習氣，順著習氣會造業。所以我們要看看自己入境界會不會攀緣，生取捨心、貪愛心、喜歡、討厭？如果你有這一種取捨、貪染、分別、執着，那一定要依聖言

量，不能相信自己。佛陀在法華會上，告訴聲聞弟子說，你們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他們真的沒有攀緣心、取捨心、憎愛心，他們在境界中真的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你若如是那就以相信自己的知見了。要如何開悟自性？心越清淨開悟的越真實，否則你所悟的只是在理論哲理而已，所悟的還不是整隻象，也許只是尾巴、肚子加上腿而已，還不知頭長什麼樣子，所以佛法浩瀚，絕對不能以少為主。「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你誦經為什麼不明呢？因為你誦法華經來增長我法二執，法華經教你捨掉我法二執，教你會取這一念無所得的本心，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這一念無所得的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卻以誦法華經三千遍，增長我法二執，不是與義作讎家嗎？接著六祖大師告訴他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方法，「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無念的念就是正念，什麼叫無念的念？不染有無兩邊，相待能所，而了了分明，寂而常用，用而常寂的念，那個念是清楚明白，但是沒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但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則是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的那個念就是無念，而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的無念。這種住無念的念就是斷滅，斷滅不是真正的無念。無念之念，這又是什麼境界呢？這叫念本清淨，本來清淨，寂而常用，用而常寂。是不攀緣外境，自性本有的，是本來的面目，是自性的體用。無念是自性的體，有念即是自性的用，體用不二，體用一如，無念而念，念而無念，只因起心攀緣，被境界所染，而成了染六塵的邪念，故云：有念念成邪。這個無染的念念即正，這個念又名般若智慧。「有無俱不計」，我們以無去有，有去掉了不能存無，存無變成斷滅，所以古德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這才能夠圓滿。如果你還存著一個無心，又變成斷滅，你不能圓觀，那就是外道的無想定，是有作意的。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那就是隨順法性，有心離了，無心也離了，離也離了，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任性逍遙，隨緣放曠，得大自在。長御白牛車。你這一念真心，就是無量無邊的佛法，

就是你這一念無住真心，你隨順這樣的心，那就是行諸佛道，所以真淨克文禪師云：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天道。應用在臨時。莫言妙不妙。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以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

法達比丘雖然聽了這首偈子，悲泣歡喜，雖然能夠悟了這一念心是佛，但是他不敢直下承擔，為什麼？他讀了法華經經文，裡面講得很清楚，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而現在我只是一个凡夫，悟了這一念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清淨無染心即是佛，這樣的知見就是佛知見，我不是善根利智，實在是不敢承擔，雖然大師對我的慈悲開示，我道理能夠頓悟，但是我心中不敢承受。又法華經說有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悟自心便是佛知見，這不容易承擔，也不容易理解。以前有一位禪僧來見黃龍慧南禪師，他禮拜之後很恭敬地退在一旁看著黃龍禪師，等禪師開示，黃龍慧禪師也看著他，一句話都不說，各位！這可不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也不是情人相看兩不厭，是要他悟，清淨心中不得有所依止，畢竟無法可說。可是這禪僧不懂，兩個就這樣看了很久。最後黃龍禪師開口說道：我把佛陀所證的百千三昧和三藏十二部經中的無量微妙法門，用一句話來告訴你，你信不信呢？這位禪僧等了很久就是要求這個嘛！高興的不得了，他說：太好了！百千三昧我不知道要修多久，三藏十二部經我不曉得要學多少年呢，大師你現在把他融成一句話來告訴我，我高興都來不及，哪敢不信哪！他高興得不得了，趕緊頂禮。黃龍慧南禪師就指指左邊說：好！我告訴你，你到這邊來！這禪僧很高興趕

緊跑過去。黃龍禪師大聲喝斥他：你這個隨聲逐色漢，什麼時候才能成就啊！出去！這禪僧一頭霧水，就乖乖出去了，那門外另外一位求法的禪僧看到他被轟出去，就進來了。黃龍禪師又說了一遍：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這個人也說：哪敢不信呢？黃龍禪師又指指左邊說：好！那你過來！我告訴你。他想一下：剛剛那位僧人過去，被罵成隨聲逐色漢，還被轟出去！所以他就站立在原地不動。結果黃龍禪師又大聲咄斥說：你來親近我，反而不聽我的話，叫你過來，你連動一下都不肯，還當什麼學生嘛！出去！也把他趕出去。如何是三藏十二部經典？融在那一句話，就是你過來！黃龍禪師那一句你過來，是禪師清淨自性所流露出來的妙用，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是無上妙道，那一位禪僧如果根性利，他一定聽得相當清楚明白，直下會取這一念心，那就是見性，悟的人當下頂禮，直下承擔。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沒有一個字給眾生，就是讓眾生悟了這一念本覺妙性。黃龍禪師說得很清楚，濃縮成一句話，你過來！我告訴你，就是這一句話，有體有用，那位學生他如果聽得清楚，一句你過來！當下頂禮就對了，他一過來，隨聲逐色漢，他心往外面去找法，所得的也是法執，悟不到本心，唯悟自心便是佛知見。你順著這一念心的真實妙用，那就是佛知見，你有了攀緣取捨，那就是凡夫知見。住相生心是凡夫，不住相不生心是二乘，住中道生心，理事無礙，真俗等觀，是菩薩，唯有佛不住相生心，這是佛心，全都在一心而已，一心現十法界，修行唯證離相待能所之一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

六祖大師再舉法華經裡面的內容來告訴法達比丘，經意分明，汝自迷背。這經上說得很清楚，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因為你一思量，就落到心意識裡面，那就變成有為法，不是用真心的照

性，真如自性は無取無捨，它不落心意識思量，它一接觸自然通達，自然明白，自生自顯，法爾如是，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一接觸馬上就想，這件事跟我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利害得失？就落在思量裡面，只要你把我法二執去掉以後，這一念心就是智慧心。我們就是執著這個是我，執著外塵境界是真有，患得患失，這個患得患失，擋在你的真心前面，當真心一起覺照，受到了我法二執的影響，你馬上就起思量，得失心就出來了，落思量的心就是得失心，一有得失心，就不是真如本性的妙用，我們本覺本有的性就失掉了。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落在心意識裡面，而不是真如的妙用。「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所以越用心思維就越想越遠了，不知道真如本性具足萬法，恆沙功德妙用，都在你這一念心中，你只要能攀緣，不起心，根塵接觸了了分明，一切通達。六祖大師聽法達比丘誦法華經時，他就是不用心意識思量，用寂照的本心，一聽了了分明，自然知道法華經大意就是這樣，就能為法達比丘說法。如果六祖大師攀緣境界，心中思量法華經經文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要為法達比丘說法，可不能洩氣啊！這麼一落思量一定答錯了，因為我法二執生出來了。落思量就不是正知見，就有偏了。所以為何三乘人不能測佛智？他們不用真心，患在度量，到了實教菩薩也是用真心，但是祂還有無明沒有斷盡，圓教初住菩薩破一分根本無明，開佛眼，證佛種智，可以分身百界，示現成佛，念念流入娑婆若海，這已經不是用思量，但是祂後面還有四十一品無明還沒斷盡，所以把祂障住了，祂不能完全圓滿了達佛的智慧，祂有生相無明的障礙，但是祂跟佛的知見是一樣的，這個就像我們吃甘蔗，破一分根本無明，好像吃到甘蔗的尾巴，如果是把無明全部斷盡的菩薩，妙覺位好像吃到甘蔗最中間，吃到甘蔗尾巴也是吃到甘蔗，但是中間最甜的位置，味道是完全不一樣，所以我們常常講，初住不知二住事，初住菩薩祂雖然是開佛眼，證佛種智，但是祂不知二住事，祂沒有嘗到再破一分根本無明，是怎麼樣的境界？就好像我們爬樓梯，爬到三樓，你往外看是看到這個境

界，但是人家爬到四樓，他也是看到了，但是四樓看出去的境界，跟你看的就完全不一樣，你爬到三樓也看到外面，不能說沒有看到，但是四樓就可以跟你講，有的部分你還沒有看到，先告訴你，等到你看到之後就知道，我走的沒有錯。二住菩薩就可以為初住菩薩說法，實教菩薩他們都是用真心，只是他們還有根本生相無明未斷盡，如果是患在思量，那根本就差太遠了，根本就不能相應，為何讀經不要用分別心，不要去分別，要學習不要用分別心，才能真正理解如來真實義。很多人看六祖大師金剛經口訣，六祖大師的註解有的比經文還要短，所以看都看不懂，如果看很厚一本的註解本，會覺得這個比較容易明白。初學人，鼓勵他看道源長老註解的那一本，內容豐富，看了就很容易懂，但是你都在思量，那都不是真正金剛經的真義，諸佛妙理義在言外。如果你一看六祖大師註的金剛經口訣，會心的微笑，如是！如是！那都是接近於照性，等到你都不用看註解，金剛經直接這樣看過去，很清楚，意境從你內心一直湧現出來，你就體會到金剛經的真實義，湧現出來沒有意義，就是相應而已，原來如此，如是我聞就是原來如此，連原來如此這一句話都是多餘的，這樣你就跟佛心相契了，要是落心意識，那就差得更遠了。

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佛本來就是為凡夫說法，佛陀祂已經證得究竟諸法實相，徹見宇宙人生萬法的真面目，所以祂的知見，跟我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錯誤了，佛陀更正我們的錯誤，把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告訴我們，它是我們一心的三諦理，是自心依業力而變現出來的幻境，當體還是自性，如夢境的當體即是心，其道理是一樣的。而一心所幻現的三界六道，是苦、空、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三界如火宅，不是久居之所，要趕緊回到我們自己的本家，什麼才是我們自己本地風光，才是我們本來的生活狀況。清淨解脫自在無礙的一真法界之自性極樂世界，才是我們每個人的本來面目，才是我們本來的生活環境，我們現在煩惱一大堆，這是

錯誤的，一真法界自性之極樂世界清淨湛然，自在無礙，所以佛陀說一切法，教導我們修行，祂把實相告訴我們，也教導我們如何證入實相的方法，我們依照這樣子實行，最後舊路還家，找到你自己的本來面目、本地風光。所以佛是為凡夫說，佛不用再為佛說，佛佛道同，祂們完全徹悟宇宙人生的真相，祂們生活方式就是事事無礙法界，祂在一個自在無礙解脫的寂光淨土裡，凡夫在痛苦的此岸，所以佛是為我們說，不是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這是法華經裡面的經文，因為法華經開演時，佛陀告訴聲聞弟子，如果你們以為，你們現在證得了涅槃，證得阿羅漢果，那是已經出三界、了生死、得解脫證果了。如果你們是這樣想的話，你是增上慢，心外見法，是外道不是真正的佛弟子。這只是個化城，尚未到寶所，未成佛道。所以佛陀在法華經開權顯實，三乘佛法：聲聞、緣覺、菩薩，都是為一佛乘。換一句話來說，三乘佛法都是為成佛的進階。這時候有五千位比丘，為增上慢比丘，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證果了，他不要再聽了，所以他們就退席了。佛陀就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就任由他們離開吧，他們留在這個地方，只會毀謗大乘而已。等他們走了以後，佛陀說：留下來的都是菁華，枝枝葉葉都已經離開了，留下來的都是大乘根器的，都可以勘受大法。六祖大師就舉法華經的經文，這個道理如果不肯信者，就從他退席吧。「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卻不知道你自心就是佛，你這個清淨平等心，那就是佛心，就是你一直往外攀緣，所以就把佛心轉成凡心。我們染污識就是凡夫的心，清淨識就是佛的智慧，我們怎麼轉識成智呢？就是去除我們六根攀緣六塵而已，怎麼去掉你去攀緣外塵境界呢？放下身心世界就行了，身心世界放下來，妄念也就離開了，正念就現前了，佛知佛見就在正念中。如果我們越修我執越重，即使你道理懂很多，那也是屬於佛陀的珍寶，悟了一些玄理，那也是無濟於事，只是變成一種哲學，哲學是有的，我得到什麼理論。而修行所得到的佛法是什麼？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只是恢復你自己的本地風

光，致良知，良能而已，有悟就變成法執，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你自心就是佛，你去找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那不是心外求法嗎？

五祖弘忍大師云：不悟本心，學法無益。如果你不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具足一切如來智慧德相，因起心攀緣，吹起了無明風，而使本不動搖的心海，生起了大浪，而失去了照性，今已知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心不再往外攀緣，則心浪止息，自性本覺，智慧即生。如果我們修行是用斷滅，或用止息的方法，最後你所證的與外道所證的無想定相同，而不是恢復你自己本性的智慧光明，學佛若心外求法，猶如蒸沙，永不能成飯。學習佛法在追求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在哪裡呢？唯是你這一念清淨的本性，就是捨掉萬緣的這一念心。放下身心世界萬法的這一念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本體，而你卻在門外覓三車，覓菩提，你的自心原來就是菩提相。

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何況法華經的經文跟你說的很清楚，唯一佛乘，唯證自性，無有餘乘。「若二若三指的就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是佛陀教化眾生入一佛乘，明心見性的方便階梯。「乃至無數方便」，指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以及人天乘的佛法，也都是，這個都是為證一佛乘的方便階梯。為入一佛乘的進階。雖然人天乘佛法，看似佛陀為離不開五欲六塵的下根凡夫，為免來生淪墮三惡道，而能繼續投生在人間，天上而修的五戒，十善。我們以為五戒十善就是人天乘佛法，其實是佛陀不可思議智，將出世間法隱藏在人天乘佛法中。如果是一位人天乘凡夫，認真持五戒，也必定走上出世間法的路。如果是精進修上品十善，也必定會走入四無量心之菩薩道。是故弘一大律師說：我五戒都持的不圓滿，如何是一位律師呢？可知佛陀

說一切法，都是為一佛乘而說的。禪宗有一則公案：赤山老人上堂開示說：「我這裡是選佛場，是造就龍象的地方，不是讓人來吃閒飯、睡閒覺、打閒盹的。諸位，《法華經》的要旨主要是開示悟入佛知見，歷代祖師都曾開示過其奧義，不過我現在要聽聽你們，從自心中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赤山老人隨即指著座下的楚泉全振禪師：「來，你先說，這開示悟入佛知見，該怎麼開？」楚泉全振禪師答不出話來。赤山老人立刻大聲斥責說：「這些日子以來，你是在做什麼的？你把參禪當兒戲啊？還不跪下來參！」過了一支香的功夫，赤山老人又再次追問：「說，怎麼開？」赤山老人見楚泉全振禪師仍然答不出，又是一陣怒喝：「這麼參禪，何時能了？再參！」可是第二支香過去了，楚泉全振禪師還是說不出來。赤山老人不肯罷休，聲嚴厲色地說：「今日要是『開』不出，就叫你跪死在這裡！」楚泉全振禪師心急如焚，汗珠如雨般滴落。就在第三支香剛燒完，維那舉板打開靜，「篤！」的一聲，楚泉全振禪師驀然心頭一亮，終於豁然有省。耳邊他聽到赤山老人又追問說：「如何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泉應聲云：「開出本有。」祖逐一繼問云：「示？」楚泉云：「示出本無。」「悟什麼？」「悟無有無。」「怎麼入？」「入出無礙。」祖聞後，讚云：「好！這卷子交得爽麗，不逼你們，不肯用功。終日悠悠散散的，如何能了！今日不枉你跪了三枝香。」我們聽了好像有點搞不清楚，好像只有說一半，開出本有。示出本無。悟無有無。入出無礙。這只有說一半，祖於高興之餘，繼點一旁月霞禪師云：「月霞，你試道看，怎麼開示悟入？」霞不假思索，應聲云：「我借楚兄的四句答話用一用。」祖云：「怎麼借用？」霞云：「開出本有是理法界，我們本來的理法界，我們看不到，現在佛跟我們講，理法界就是真空妙有，真如本性，實相無相，開出我們的本體界，是真如法界，真空妙有，空有不二，所以開出本有是理法界。示出本無是事法界，我們本來沒有這個身心世界，五陰本空，六塵非有，示出本無是事法界，我們這個身心世界萬法，本來是空寂的，諸佛剎

土，盡同虛空。但是眾生隨著業識變現，如果你能把所有業識消滅的乾乾淨淨，真空妙有法界就是覺性的「能」而已，整體法界就是以覺性為體。佛陀看十法界就是覺性中的影子而已，當體即是覺性，有如水中倒影，當體即是水。畢竟不可得，所以示出本無是事法界，這十法界三千諸法不是真有的。悟無有無乃理事無礙法界，為什麼？你迷了有這個事相，悟了之後事相就是理體，整個實相就在你眼前，我們常說：實相無相無不相。無相是理法界，無不相是事法界，隨著我們眾生的迷惑顛倒，變現這九界出來，都是從真如本性隨染淨二緣變現出來的，悟無有無乃理事無礙法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入出無礙乃事事無礙法界。」像我們現在出入有礙，你眼見色、耳聞聲，我們六根門頭烏天暗地，為什麼烏天暗地呢？我們這一念無位真人，其實講無位真人，就已經有名相分別了，但是不得不用這樣比喻，我們這一位無位真人，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他有障礙，他會帶一些垃圾回來，很麻煩，把垃圾帶回來以後，就在那裏生起了分別、執著、煩惱一大堆。悟的人他出入無礙，他眼見色、耳聞聲，絕對不會帶垃圾回來，他唯有就是智慧，隨用即捨，像鏡子在照東西，絕對不會把東西收回來，我們現在這一位無位真人，就是照相機，什麼東西都照，照到最後底片就亂七八糟，你要學鏡子，至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古德常講：從體起用、攝用歸體。體用不二，也就是六祖大師前面所說的定慧一體，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你要這樣子學，這樣子就出入無礙，入出無礙系事事無礙法界。我們現在有障礙，因為你不了解實相，不了解理法界空寂，不了解事法界是個影子而已，為何前面一直講唯識、因緣有自性空，身心世界具不可得，開、示、悟、入就開這四個，赤山老人大聲讚云：「好比楚泉尤較些子。這裏不枉是選佛場，今日一下子選出了兩尊佛。」

我們現在聽聞這一個禪宗公案，我們也要突然之間體會到，原來世間眼前這一些色、聲、香、味、觸、

法，財、色、名、食、睡，五欲六塵，原來它當體是空，是理法界，是我自己心不空，變成這個事相，這事相原來是虛幻影子，是業識變現的，你這樣心就清淨了，如果你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一向用壓的，你那個解脫不是真解脫。比如我們在這房間裡面，如果這裡面很暗，你幻覺到裡面有影子，以為有靈異事情，你在裡面很害怕，用念佛心把恐懼壓伏住而不覺害怕，二乘人知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心無所畏，但不明真相，開悟的菩薩他是把燈一開，看到了真相，這是個莊嚴的講堂，可以講經說法，度夢幻眾生。他在裡面很高興，有體有用，圓融自在。所以悟入實相的菩薩他能事事無礙，法界是一真莊嚴，是如是的殊勝，何必去遠離呢？三界無安宅是對凡夫講的，我們迷執在這世間，為執着這身心世界是常、樂、我、淨的人講的。等你修行斷見思二惑，破我執，已經出三界，三界無安宅，我不願意再回到三界，這個時候佛陀就告訴你實相，三界即實相，全事即理，這十法界一真莊嚴，你只要回到法界利益眾生，最後你可以圓成佛道，證入事事無礙的法界，以前講二乘三乘，就是你不了解實相，先幫你打基礎，最後講一佛乘，叫你了解諸法實相。

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

你為何不去思量一下？以前告訴你三車，為什麼要講三車呢？如果直接跟你講實相，太不容易理解了，對於一個初學人，你跟他說眼前都是空的，都是虛幻不實，只能夠看，根本沒有實體。可是他認為有實體啊！怎麼會是空呢？他說不定會認為我們頭腦有問題。所以要入這個境界一定要薰習佛法。佛陀一開始為聲聞弟子講阿含，阿含是除垢，把內心污垢先清除，這個世間是苦，這個苦果是你過去生所造善惡業召集而有，所以要修道，而證入涅槃解脫。這才是你真正所追求，佛陀先以出離心告訴二乘人，所以你要修三十七道品，修戒定慧，修到心真正清淨了，佛陀再告訴大家大乘佛法，教你迴小向大，佛不斷把祂

真實的智慧展示給弟子們看，方等就是迴小向大，講佛陀殊勝的境界，方等介紹完以後，介紹般若經典，讓聲聞弟子能夠在境界中觀空離相。

佛陀最後講法華涅槃，大家心清淨，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能普入法界教化眾生，成就無上佛道。汝何不省？三車是假，不了解的時候，只好跟你講這個世間可怕、不可得，你要遠離，你了解當下即空，佛陀為大眾說法，開出本有的東西，整個法界都是你自己一心變現的，根本就是虛幻不實，了不可得。龍樹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眼識是九緣生。耳識是八緣生。鼻、舌、身是七緣生。我們第六識是五緣生。七、八二識是四緣生，都是心色二法所變現出的幻相而已，不可得，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知道這境界不可得，如同你打開講堂的電燈，一看裡面根本沒有恐怖，就是桌椅、佛像、燈具等，清淨莊嚴。一乘是實，為今時故。以前你功夫還不到，佛陀只好善巧方便說法，次第而說。佛陀如果一開始就告訴大眾，諸法實相是一心三諦理，大家都無法理解。很多人喜歡大乘經典，看到金剛經這麼殊勝，他天天念，你問他金剛經說甚麼？他說他也不知道，有的人很喜歡華嚴經、法華經，問他你看法華經有甚麼感覺呢？他說佛好厲害啊，會飛天鑽地，會變來變去，他只看到這個，根本不知道實相，他看華嚴經也是看到這樣，菩薩好厲害，會分身變化，他看到這個角度去了，他不了解佛跟你講的就是開、示、悟、入佛知見。開出本有是理法界，這是你的一心。示出本無是事法界。事相是虛幻不實，本來空寂。悟無有無，全事即理，全理即事，空有不二，是理事無礙法界。入出無礙是事事無礙法界，知道不可得，你就可以遊戲人間，任情逍遙，隨緣放曠，這就自在了。一乘是實，為今時故。你了解實相真相，所以你就懂得欣賞，好像你在看電影，你看恐怖片是欣賞，看喜劇片也是欣賞，看戰爭片也是欣賞，通通變成欣賞了。如果你是當真的，那不是欣賞了，那就是受苦受難了。如來示現在人間，祂不一

定示現當大富大貴，如文殊普賢兩位大菩薩，他們示現寒山、拾得，是在廚房做苦工，而祂哥倆們，遊戲自在，歡喜無量。又如六祖大師來我們人間示現，他在廚房裡面舂米，還在獵人隊裡面打雜，他示現這樣給你看，但是他在這裡面清淨湛然，無障無礙。所以一乘是實，為今時故，你不會再為虛幻境界生煩惱，你了解身體不可得，你還有什麼東西好計較的？正報身心最後都要離你而去，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因為我們有我執，執著這個就是我，尤其是年紀大的人，因為他不了解佛法，他也怕死。腳不靈活了，有退化性關節炎，脖子也不能動，脊椎有骨刺，他很怕死，因為沒有人跟他講佛法，他從小到老，就是執著這個身體是我，這時候身體已經不行了，實在是過得很痛苦，他還執著這個是我，所以就放不下，臨命終的時候就更害怕恐懼。如果我們現在一直薰習佛法，知道這個身體不是我，真正的我是自性、一心、法身、覺性清淨湛然、是菩提性、是光明性，具有無量的智慧德能，是真空妙有，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功能，這一種功能是不生不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就是我們清淨無染的本心，是生命的原貌，太殊勝了，從來就沒有生死過，這才是我自己的本地風光。因為我迷失這一念心，所以它現在與四大交合在一起，這根本就不是本來的我，你這樣一直灌輸正確的思想在你腦筋裡面，等到你老的時候，你會覺得我應該去換個新殼子了，你就歡歡喜喜，一點都不害怕，一乘是實，為今時故。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那就好辦事了，身心世界放下來，煩惱放下來，真正解脫了。

只教汝去假歸實，歸真之後，實亦無名。

佛陀以五時、八教，次第的教化眾生，最後目的就是要大眾，徹悟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真正放下，得解脫自在。原來萬法皆空，全是自心，循業發現幻現出來的。萬法當體即心，心即萬法，宇宙間真實存在的只有覺性，心性，亦名真如，如來藏，只有這個空性是真實，其餘萬法，皆是眾生迷了自性，循業發

現而已，原來諸法畢竟空，畢竟無所得。你放下來以後，還是一樣生活啊，只是現在是無所攀緣，隨緣自在的生活，你不是說我又得到什麼，若有所得，就是攀緣，又是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所以歸實之後，實也無名，只是過一個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的生活。古代禪師他在修證過程，於參話頭，把心凝在疑情上，伏住六識，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等到他的疑情脫落之後，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他說：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腿臥，無偽亦無真。連悟也無所得，就是打成一片，渾然自在的生活，哪裡還有得什麼呢？因為自心本覺，這時候身心世界萬法放下來，心地清淨了，無憂無慮，智慧全部現前，一接觸馬上就明白，明白了，心裏自然就有作用，自然就有反應，像清潔的明鏡，任何東西現在它前面，立刻就現出來。只要把身心世界放下，你的清淨心也一樣，遇到境界不假思索，立即明白，圓觀一切，而且非常的圓融自在，至善圓滿，哪有得到什麼？若有所得，則不離有覺有觀，不離四相，非率性之曰道也。

有一位盤珪禪師，人人都很尊敬他，其中有一位修行者，與禪師修行的法門不同，他看到禪師得到社會大眾的敬仰，甚至在說法時也完全是以社會的生態，契理契機來教化眾生，因此他心中很不服氣。有一天盤珪禪師正要講經時，大眾差不多都已到齊了，這位修行者很威風的從大眾中站起來說：「禪師，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景仰你，但很遺憾，現前的群眾中卻有一個人不服你。」禪師面帶笑容問道：「是誰呢？」他回答說：「就是我，我不服你！」禪師說：「你是否要來與我論佛法，那就請你過來吧！」這位修行人說：「好吧！過來就過來。」禪師接著對他說：「請你到這邊來。」他說：「要我到這邊就到這邊吧！」禪師又說：「啊！好像方向不太對，請到另一邊來吧！」這位修行人就說：「沒問題，我就過來吧！」禪師就接著說：「謝謝你，你已經服了我，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謝謝你。」你看，開悟的禪師就是

這麼活潑，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從清淨心中生起這麼有智慧的妙用。因為他不動心。要是我們可能就跟他吵起來了，那就是你動心了，動心就沒有智慧。為什麼會動心？因為有我法二執、尊嚴、面子、身見，那你就沒有智慧了。禪師有智慧很圓融活潑，那個修行人上當了，最後他還是乖乖坐在那邊聽他上課，太有智慧了，禪師就是這樣，他沒有講什麼，就把佛法活潑潑展示在人間。所以佛法教你證入解脫自在無礙，過著真、善、美、慧的人生，不是開口就：佛啊！法啊！所以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教你過一個即真、即善、即美、即慧的，圓滿智慧的人生，歸真之後，實亦無名。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
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真財就是自心的智慧，就是你根塵接觸時見事亦見理，事理不二的境界，你了解這一些虛幻不實，你就可以運用它、享用它，你不會被它纏縛住，你被它纏縛住，你就不被它轉，你就可以轉它，比如我們公司有一位專門做鐵的老板，他買了一部賓士汽車，來的時候，叫他孩子跟我們講話，他在外面看車子，輪到他講了，就叫他孩子去看車子，換他進來跟我們講，如果今天可能會下雨，他就開卡車來，我問他：你的車子呢？他說：車子放在家裡。捨不得開。你就是被汽車轉了，他整個心就被賓士汽車纏縛住了，我們會覺得，買那部賓士車子變成了車奴才有什麼用？你倒不如開卡車比較自在，當你不被法轉，你就可以轉法，你能轉法，你在五欲六塵境界裡面就能自在，你要是迷在這個境界，你在這個世間法裡面，你就被它困住了，就被五欲六塵纏縛住了。應知所有珍財就是根塵接觸，凡夫把五欲六塵當真，變成相待，能所，起貪染心。開悟人對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知道這是唯是自性，

當體即空，他在根塵接觸裏得大自在、大解脫，無障無礙，運用自如。「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更不作父想，是什麼呢？不會覺得我已經修行證果，成就佛道了。亦不作子想，也不會覺得我得了，從父得到珍寶。亦無用想；也不會覺得我現在有體有用，事事無礙了，完全打成一片，是真行無為法，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如果你稍稍有作意，那還是在能所相待裡面，不是體用不二之無為法。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這個才是真正的受持法華經，不染萬境，自在解脫，法喜充滿，智慧光明，如同天皇寺道悟禪師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沒有什麼殊勝的解釋，更無修行證果之想，打成一片，真正過一個真、善、美、慧，快樂自在，圓融無礙的人生。

達蒙啟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法達比丘經六祖大師這一番開示以後，知道原來修學佛法，就是叫你通達實相，悟無所得，這一些東西都是虛幻不實的，從此之後放下，放下的生活就是佛法。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就是大菩提心，就是一切佛法，你怎麼能清淨心、平等心？就是要把你這一些分別、執著、妄想放下就好，怎麼去放下這一些分別、執著、妄想？一定要了解不可得，虛幻不實，從此不再迷執，所以這個很重要，我們聽經聞法，就是要了解這個道理，了解空，佛法叫做空的哲理，教你認識空，這個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因緣有自性空，就是個影像而已，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你了解這道理，那你就是在持法華經，通達實相。「達蒙啟發，踴躍歡喜」，法達比丘，聽聞六祖大師開示受持讀誦法華經之真義後，心開悟解，提出一個心得報告，

這個是他悟的境界，「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我以前讀誦法華經，執着有殊勝的功德，反而增長我法二執，本來是教我破放下，現在我卻增長執著了，真的是背道而馳，還好我到曹溪這個地方，經六祖大師的開示，我終於脫困了，終於把執著讀法經的無量功德脫黏解纏，不再執著了。「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要是我不能從法華經經文裡面，了解到佛陀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是告訴我們這一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清淨本性，它就是一切佛法。不知道佛陀出世的目的，就是為開示悟入佛知見，就是教你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佛陀的究竟了義法門，都是心地法門，原來就是這樣。我努力誦法華經，執為功德，求加持、感應，全都是往外去求，不知道自己心原是佛。你去外面求諸佛，佛就告訴你，你跟我一樣，只是你放不下，我是已經放下來不再往外攀緣而已。我們瞭解這個道理，要趕緊放下，否則如何能夠寧歇累生狂？你生生世世怎麼能出三界了生死、證菩提呢？「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羊鹿牛權設，羊車就是比喻聲聞乘，乘是表示車乘的意思，聲聞乘為何叫羊車呢？羊車牠載的數量有限？牠只能夠載一些小物品，載一個人牠就拖不動了，鹿車又大一點，這比喻緣覺乘，他度的眾生多一點，心量又比聲聞乘大一點，所以就用鹿車，可以載聖誕老公公及禮品給小朋友，牛車就是指菩薩乘，牛車可以載很多人，也可以拖很多重物。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皆是權巧方便的進階，目的就是教你入一佛乘，一佛乘就用大白牛車來做比喻，能廣度一切有情。「初中後善揚」，佛陀說法，開始先教我們除心垢，開始為你打基礎，循循善誘，心清淨之後教你迴小向大，最後，就告訴你自心就是佛，教你直下會取、直下承擔，證入佛道。初中後善揚，佛陀善巧方便，循循善誘，最後教我們直悟本心，見性成佛道。「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真沒有想到，原來我在火宅中，這火宅就是比喻我們這五蘊幻身，原來它就是法中王，就是清淨法身。永嘉禪師證道歌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也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的心體。我把心經一段經文加幾個字註解，大家就更容易清楚明白了，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加幾個字註解成，色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受想行識，則更清楚明白了。我們現在是迷，放不下，把法中王、大法王，變成我們凡夫生死輪迴，如果你能夠依佛教戒修行，把我法二執去掉了，恢復你自己的自性清淨心，原來他就是法中王，法王就是佗。布袋和尚有一首偈子，這個開示的很好，可以告訴我們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我們夜夜抱佛眠，就是你這一念心，朝朝還共起，早上祂還跟著你一樣起床，起坐鎮相隨，你行住坐臥祂都沒有離開你，語默同居止；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古德云：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身口意三業清淨，你這一尊佛就現前了，身口意三業染污了，你這一尊佛就滅度了，要當死佛或活佛，完全在於自己的修持。如身影相似，如身體與身影子永不相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佛在哪裡呢？你現在聽我這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個聲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聲，這個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亦復如是。能聞之耳根以及所聞之聲塵，若悟當體即空，則心色二法全是法身，全是真如佛性。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六祖大師為他印證說：你以後就能真正稱為念經僧，這個念不是嘴巴念，是今心，你念念都跟經教相應，因為經是佛的語言，佛的語言是什麼？從佛的心顯現出來，所以你現在才是真正心口相應，可以稱為念經僧，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他以誦法華經修戒定慧，保任他這一念清淨心，所以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

智通比丘，壽州安豐人，壽州是今安徽省壽豐縣，他出生在這個地方。智通比丘一門深入，學習楞伽經已經一千多遍了。楞伽經是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印心用的，所以這一本經是非常了義的，是性相圓融的一部經典，不僅是禪宗印心的經典，也是法相宗所依六經十一論中的一部經典，而智通比丘他修學楞伽經，已經念了一千多遍。以前我跟一位師兄說，希望他有空多看一點經書，他說：我大藏經看過好多遍了。我說：你這麼厲害啊！他說：我不僅看過好多遍，我每天都看好多遍。為什麼呢？因為他在管理經書庫，而書庫有存放許多部大藏經，所以他每天都看好多遍，一點都不假。但是智通比丘的一千多遍，並不是這樣子看的。是真正於楞伽經經文從頭看到完，一看就看一千多遍，「而不會三身四智」，但是他對經文中所說的三身四智不能理解。來到了曹溪，禮拜六祖大師，請大師為他解說。凡夫這個身是業報身、煩惱身，當明白本心，見自本性以後，把你這一些分別、妄想去除以後，見到你清淨的本性，這個身心就轉成一體三身自性佛。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百千萬億化身。這是我們悟了這一念心以後，轉自身心成一體三身自性佛，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四智就是指四智菩提。唯識宗裡面講，轉八識成四智。八識即是凡夫因着相，自心被外境所染，而生起的妄想、分別、執着，轉本有的絕待真心成八識心王，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修行人必須就路還家，清除自心中的污染，回歸生命的原貌，恢復清淨，無染的本心，此清淨無染心中，具無量智慧德能，攝為四智菩提，即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清淨自性中本具的四智菩提，因攀緣外境而轉成八識心王之妄想、分別、執着。若依佛陀教化，修行離一切諸相，則凡夫現前八識心王之妄想、分別、執着，當下轉成四智菩提。由上可知，自心攀緣外境，為境所染，此染污心，生起的作用名八識之妄想、分別、執着。心清淨無染，遇緣生起的作用名四智菩提。是故，心污染則轉四智成八識，心清淨無染，則轉八識成四智。八識與四智之

間的關係，就是自心迷悟，染淨之不同而已。心迷着相，為境所染，其作用名八識，心悟離相，清淨無染，其作用名四智。是故唯識宗修行轉八識成四智。智通比丘讀了楞伽經千餘遍，不能理解三身四智是如何轉的，是怎麼有的？禮師求解其義。他來禮拜六祖大師，請六祖大師，為他講解其義。

師曰：三身者：清靜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六祖大師為他開示這三身，清淨法身就是你的覺性，就是生命的原貌。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就是這一念清淨、無染心所顯的妙用，般若智慧，這不需要外找的，是因為你心染污了，般若智慧不顯。心地清淨，智慧就現了。所以圓滿報身是你的智慧，這個智慧是出自於你的本性，名般若智慧。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是你每天處事待人接物，教化眾生，從清淨無染心中遇緣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也就是你身、口、意的三輪妙用。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若不明此幻化之五蘊空身不離法身，即是你的自性，此幻化之五蘊空身，自在解脫，快樂無憂，即是報身，此幻化之五蘊空身能顯大機大用，三輪妙用即是化身，不悟而外覓如來之三身佛，那即是薄地凡夫，以此五蘊執為身見，我執，而不能開顯自身心中之四智菩提，是故六祖大師云：即名有身無智。若悟這三身如來就是真如身，並非三身分別各有真性，就是從真如佛性的體上講三身。四智菩提就是從真如佛性具無量智慧德能的用上講四智菩提。有體就有用，如有鏡子就有照，故有三身即有四智。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故即三身即四智，即四智即三身，無二無別，是故六祖大師開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接著六祖大師以偈頌說明三身四智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這是六祖大師以偈頌回答智通比丘，智通比丘因為他研讀楞伽經千餘遍，不了解楞伽經裡面所說三身四智的意義，所以他遠來求教六祖大師，六祖大師為他講解以後，最後做了這一首偈子，為他做一個重點開示。自性具三身，自性就是我們的本覺妙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禪宗裡面所說的，就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我們現在因三細六麤而有了無明惑，見思惑，幸好我們能持五戒修中品善，相應到由真如自性幻現之人間法界的五蘊身心及生活安定的依報世界。若修行人真正能放下萬緣，妄念止息，當下即見此五蘊空身及幻化世界全是自性，即是一心真如。諸佛如來證無生法忍，清淨至無餘，一切不染，不住空有、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事理，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畢竟清淨，這一念至極清淨無染之絕待真心，也就是我們的自性。它具有這三身如來。所以自性是每一個人都具足的，不假外求。它具有三身，清淨法身，就是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心體，我們叫它真如本性。是空寂性的，六祖大師在本經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可大師說：覓心了不可得。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本性，那個就是清淨法身。這一念心具有無量功德妙用，他的相是智慧光明的，一切諸佛如來的智慧，就是從這一念無相心、無染心，空寂心中於根塵接觸的時候，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思量而顯現出來的妙用。它的相光明，具有無量智慧，恆沙妙德，解脫自在，寂靜永安，快樂自在，所以體是清淨法身，相就是報身。一切通達明瞭，無障無礙，用就是無量百千萬億化身，普度眾生、教化眾生，以權實二智、四無量心、四攝法，度無量無邊眾生。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其實就是我們這一念本覺妙心，我們清淨本性之體、相、用而已。體，無染心，相，無染心本具的智慧光明。用，藉著四大的假體，在家名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在社會名親朋好友、長官、部屬、同事、朋友，多重角色即是無量化身，於起根塵接觸時，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所以自性具

三身，這三身就是在我們這一念心中圓滿具足。所以你頓悟本性，明心見性，把業報身轉成一體三身自性佛。如果你明心見性，頓悟菩提，你通身就變成真理的化身，就是大道，所以大道在哪裡？大道就在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中，道不假外求，你自己就是大道。我們常說道源、心道，道源在哪裡？就是這一念心，真心的妙用就是道，故知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這自性三身佛，顯現他的智慧德相，大機大用，利樂有情的真實妙用，即是四智菩提。所以是從自性體上言三身，從自性用上言四智，有體就有用，體用不二，體用一如。故六祖大師開示：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我們從每一個人身心來作解釋，我們的清淨法身，這一念清淨心體，變現十方界，十方法界在你這一念心中，清楚明朗的現前，心土不二，如水中倒影，全影即水。所以清淨法身就是大圓鏡智。我們說法身遍現十方法界，十方法界都在你這一念心中，所以在這四智菩提裡面，大圓鏡智就是清淨法身，在體、相、用中代表體大。大圓鏡智這個以大圓鏡為喻，它不是一個平面的圓，是一個圓球的圓，四面八方都在圓球當中現前，大圓鏡，而且這個圓也不是很小，是非常的大，四面八方都通通現前，就如同你這一念心中遍現十方法界。我們現在不能遍現，我們現在所見的都是能所相對待，有能所相對待，那就有了範圍、有了限制、有了距離了。如果你把能所相對去除，而成絕待的一心之後，整個虛空法界都在你這一念心中遍現了，所以佛就證得這一念心，所以佛陀所證的海印三昧，就好像汪洋的大海，風平浪靜的時候，他把整個天空中倒影，遍現在海面上一樣，整個海面的水就是天空倒影，天空倒影也就是水。我們現在心亂了，不能起這一種遍現的作用。這個作用是由定而生的，你定到最圓滿了，成首楞嚴定，全事即理，全相即性，一切法界都在你這一念心中顯現。所以清淨法身也就是大圓鏡智。圓滿報身在體、相、用中代表的相大，他的相光明，智慧圓滿，圓滿報身可以說是自受用，在這個四智菩提裡面，就是代表平

等性智與妙觀察智。凡夫心不平等，所以有煩惱取捨，有分別，平等性智觀一切眾生都平等，有情無情都平等，從平等中觀差別，一中觀一切，所以他沒有取捨，在境界中不動心，因此依此平等性智，能發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來普攝眾生，所以平等心是自受用。妙觀察智也是同屬於圓滿報身，妙觀察智，了解一切眾生的根機，及一切眾生的自共相，能巧妙觀察諸法，而自在說法，無障無礙。圓滿報身代表的就是平等性智與妙觀察智。無量百千萬億化身，是他受用，所代表的就是成所作智，成就教化眾生，利他自利之智，成就你的本願。我們以前初發心的時候，曾經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乃至於我們天天做早晚課，還在提醒自己，發四弘誓願，這個時候你證悟自性，明心見性以後，你就可以成就四弘誓願。這時候身、口、意三輪妙用，身能夠應現，意能夠見機，口能契理契機說法。在這個人世間，你可以作朋友的朋友，作小孩的父親，作長官的部屬，作部屬的長官，作哥哥的弟弟……你可以無量百千萬億化身，所以身是應化身。意見機，了解眾生的根機，看眾生喜歡什麼，你可以用四攝法接引眾生入佛門。口說法，應機說法，上契佛理，下契眾生根機，契理契機，眾生必能得度。你就把身、口、意三業，轉成了三輪妙用。所以無量百千萬億化身就是成所作智，三身發明成這四智菩提。

「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我們學佛是要頓悟，而不是遠離，遠離是過程，如果你叫一個初發心的人說：你修學佛法就是在人世間，把你的貪嗔癡去掉。這確實是強人所難，為什麼呢？他還沒有覺觀、覺照的能力，他在世間馬上就迷了，就好像一天要抽幾包菸的人，要在抽菸當中把煙戒了，那怎麼可能？當然是先要遠離，所以修學佛法對一般人來講，事先遠離世間五欲六塵，有的人遠離五欲六塵以後，卻養成習慣了，就變成趨向於靜，而不喜歡動，所以人家就誤會學佛是消極的。其實不是，這只是一個過程，

等到你在清淨的環境中用功，開悟自性，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是一心三諦理，是空，無生，無自性。先從單純的環境中，於行住坐臥中修止觀，修學心不攀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依觀而修止，依止而修觀，止觀雙運，功夫成熟，心中得定，能外不取相，內不動心，此時則須入於世間廣行菩薩道，普度眾生，利他自利，來圓成佛道。所謂不離見聞緣，指著就是在境界中根塵接觸時，把煩惱轉成菩提，你就把色、聲、香、味、觸、法轉成般若，般若與色、聲、香、味、觸、法一樣，離開六塵就沒有般若智慧可以顯現出來，著相名六塵，離相名般若。般若智慧還是要借用這一些六塵的名相。般若就是能夠知道這一些境界悉不可得。你也不需要再假以觀照對治，根塵接觸，一切通達，自然清楚明白，而且一切煩惱不生，那就把煩惱轉成菩提了，就把六塵轉成般若。轉成般若的六塵，還有相嗎？有，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這時候的六塵，我們就稱做妙色、妙聲、妙香、妙味、妙觸、妙法，所以妙法蓮華經，整個身心就像個蓮花一樣，出於汙泥而不染，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隨緣自在。以如是不離見聞緣，這樣豁然之間超然登佛地；成佛以後，佛也不可得，為什麼？就是你自心的體相用而已。古德云：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悟的人無非般若，你看多自在，只要你一切境界掛不住，外不取相，內不動心，至不需要假以覺觀對治，自自然然，就轉過來了，你不知不覺就成就無上菩提。所以修學佛法，你不要想我要求菩提，我何時能夠開悟？你就照我勸大家那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當然你也要修六度，到了你一切境界掛不住心時，你就做到了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根塵接觸通通是佛法現前，通通都是般若現前。那時候你也可以學蘇東坡，雖然我們沒有那麼高深的國學程度，但是我們能學學蘇東坡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這時候你唸這個，真的是好親切啊！為什麼呢？你相應了，你就不會在那裏想，這是甚麼意思呢？你完全通達了，根塵接觸全都是

實相境界，實相無相無不相，這就是一心的境界，你就成就了。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六祖大師在前面的四句偈是重點，底下是勸勉。我現在為你解說，諦信永無迷，就是直下會取這一念真心，萬法唯心，就是這一心而已，心外無法，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一心三觀，這是非常重要的，諦信永無迷，直下會取這一心三觀，心體是空，你說我好快樂、好喜歡、好煩惱、好痛苦，你拿來我看看，每一個人都拿不出來，覓心了不可得，心體空寂，但是他相光明，你看你眼睛一睜，眼前這一些影像從哪裡來？從心裡面薰習的種子，豁然就現前了，當你晚上睡著，睡得很熟了，也不作夢，一下子八個小時就過了，在這一段期間，甚麼事情都沒有，天下太平，一下子就過了，醒來之後，想到下午又有甚麼要事，就開始度日如年了，心就現出境界出來了。然而心體空寂，沒事啊！對心體來講是沒事啊，但是他就藉著你根塵接觸的緣，變現出這個境界，這個境界所有的名相差別，不是外面本身的境界，這些名相的差別，外面的境界沒有，是你的心把它變現出來。外面境界，一切都是平等，是你心裏面的影像，剎那相續相而生起各種不同的名相差別。心空寂、相光明，一接觸馬上就現智慧，了了分明，一切通達，所以相是光明的，它的體空寂，為什麼根塵接觸，外面塵境既無名也無相，所以山本來也不叫做山，水本來也不叫做水……他們都沒有名相的，但是你一接觸，你就把它變出名相差別出來，這麼不可思議。這一些空寂的心體，根塵接觸就變出名相。凡夫變名相之後，馬上又變出貪愛取捨。心體空寂，但是能夠變現法界，所以相是虛幻不實，不是真有的，是個影像而已，是空寂的心體變現出來，各種名相、境界都是依心而有，若悟此理，心不著境，則一切影像都是智慧光明。若心取相，攀緣外境，則一切影像皆是煩惱。這一些差別的境界相，那都是你心依根塵接觸所現出來的，當現出來這個境界，是空有不二的，即空即假。你了解空有不二，每天處事待人接物，相是有的，體空寂的，空有不

二的境界就是中。原來這一念心，從體上講即空，從相上講是有，從作用上講就是中。即空、即假、即中，我們根塵接觸，當下那一念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當你徹悟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境界當下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體是因緣有，無名、無字，名字是你心把它加進去的，是故體是因緣有，性是自性空，空有不二，但於假名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那這個作用就是中，你悟這一心三觀，在境界中就是一境三諦，修行圓滿了就能成就無上菩提。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你要悟此一念真心是即空、即假、即中。體不可得，相智慧光明，作用就是中道。「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不要學只是在教下拼命研究，而不肯來觀照自心，不悟本心，喜歡了解很多道理，跟人家爭論、講道理，可是自己卻沒有功夫，入境界就迷了，那沒有用的，整天在說菩提，可是他卻念念攀緣，念念染名聞利養、患得患失，心裏都是常戚戚，我們在修學的過程中，如果你心裡越修越光明、越坦蕩、越敢講真實語，沒有罣礙了，那你真的在進步，如果你越修，心裡常常淒淒慘慘，患得患失，罣礙一大堆，不敢講真實語，怕講真實語會得罪人，很不自在，那你就是終日說菩提。學佛就是學一個自在，無所得，我這個身子都不可得了，還有甚麼好畏懼的？你就講真話，你念念養成講真話，用真心的習慣，用久了，慢慢就跟菩提道相應，要這樣子去修，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當你有一天豁然自見本性，原原本本，當體即是，不假外求。

仰山參滄山禪師。滄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滄山禪師甚覺驚訝。仰山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滄山禪師答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仰山於言下頓悟。他是有主沙彌，他能夠駕馭這個身子，他不會被五欲六塵轉，我要往東就往東，我要往西就往西，我要往前就往前，我要往後就往後。諸位，你能夠做得到嗎？你以為這件事情很簡單嗎？比如說周休二日，你跟家人約好了，要帶著全家到哪

個地方去郊遊，都已經計畫好了，你的家人都在那裏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結果星期五有一個客戶來了，這一個客戶可以讓你賺好幾拾萬。你就想：這個郊遊要取消了，明天有一位客戶要來，我可以賺一筆大錢。你的家人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你做的了主嗎？你念念就攀緣了，如果你有這種本事，你跟客戶說：對不起！我跟我的家人都約好了，明天要去郊遊，如果要談生意的話，是否我們星期一再談。你講真話沒有罣礙。很多人就是這樣，接到這樣的電話，就說：那我考慮一下，下午再回你電話。你從早上到下午，那四、五個小時都很痛苦，一邊拼命打電話給太太說：拜託啊！我沒有辦法。太太說：我等了兩個月，好不容易才等到這一天，你又要背信了，你已經騙我們幾次了？你就說：拜託！是不是可以延期？太太說：不可以！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你痛苦了四個小時，最後不知道該怎麼辦，不敢講真話，一直心裡在這裏罣礙。仰山禪師多麼自在，要東就東，要西就西，隨順這一念清淨心，隨順應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直下會取，直下決定，依清淨心，沒有能所，沒有得失心，直下去決定，這多自在，所以要學，能做的了主，如果你心裡很清淨，沒有貪欲，你當下就會說：對不起！我跟我的家人都約好了，下星期一好了。如果星期一客戶跑了，跑了就跑了，隨順因緣、隨緣任運，你一落心意識思量，患得患失就不自在了。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雖然你說菩提，但是自己還是不得真正的菩提受用，那有何用呢？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在前面六組大師為智通比丘說：三身者：清靜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所以智通比丘又問：大師告訴我，這一體三身自性佛，我已經了解了，可是四智之義，你還沒有跟我說？是不是大師能再為我解說呢？

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

成無智。

這三身四智，三身是從自性體上，也是從如來藏來講的，心體空寂名清淨法身，心體具恆沙妙德，快樂自在名報身，心體應機示現教化名化身。四智是從自性所顯現大機大用，利樂有情，普度眾生之妙用而說，有體就有用，體用不二，故三身即是四智，無二無別。大圓鏡智，歸清淨法身。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歸圓滿報身。成所作智，歸百千萬億化身。性宗講，心具恆沙妙德，而覓心了不可得，亦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相宗講八識心王，生滅相續，修行要轉八識成四智。然四智菩提，絕對不是說，根塵接觸，我先平等性智照一下，然後再用妙觀察智觀察，後再用大圓鏡照一照，最後用成所作智，教化眾生。它是一念具足，剎那一照就清楚明瞭，就是般若波羅蜜，無二無別。不管性宗、相宗，入了門都是一樣的，所證的都是一心。所以四智其實就是三身，你既會三身，你從自性中悟了一體三身自性佛，你就了解一體，也就是我們的心，唯識學為了解說心的作用，將它分成八個心王，然後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也就是般若智慧，同樣都是一心的妙用，何更問耶？你問來問去，都是自心的體用而已，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如果你離開了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來說這四智，那就是離體來說用，喻如離鏡說照，那叫做有智無身，這個智就成空智。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口雖能解四智菩提，而心取相分別染污，心中只生煩惱，而不生智慧，雖能解說四智菩提，與薄地凡夫無智慧一般。

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六祖大師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他是禪宗祖師，可是他對於相宗的道理，只要聽人家唸，他馬上就能會

意。因為他證入的是如來妙心，而教是佛的語言，是從如來妙心中流露出來的言教，六祖大師證得佛心，聽佛的語言，馬上即可會佛語的真實義。當你悟了這一念真心的時候，你不管看什麼經典，不再思維，一看就能明白經中義理。知道他在說什麼。如果你要稍微思維一下，就能曉得經中妙理，那表示你有所體會，有進步了，如果你思維半天，最後想出來了，那就差得很遠，雖然是想出來了，但是心中還是隔著一層膜。也能夠解說的很好，但是自己心裡隔著一層膜，還不是真正的通達無礙。所以修學佛法，你自己程度到什麼境界，其實自己曉得，只是礙於面子，古德告訴我們，要不恥下問，這是一點都沒有錯的。有時候我們經典看的很多，你也能夠講的很通順，但是你心裡隔著一層紗，不僅僅是紗，甚至是一層皮，經中真實的境界，不能契入，但是礙於面子，表示自己懂，那你只是障礙自己，因為這一種境界是絕對真實的，不是依文解義所能理解的。六祖大師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契入諸佛妙心，一定有人請示六祖大師唯識的道理，他一聽就明白，智通比丘請教六祖大師楞伽經三身四智之說，六祖大師的回答整個唯識的妙理就在這一首偈子中。

「大圓鏡智性清淨」，性就是你的真心，你的心清淨了，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不立一法。凡夫著有，二乘著空，有無皆離，這一念真如實相心，那就是大圓鏡智，它能夠顯現十法界，整體法界就在你這一念心中顯現，如平靜的水面，能顯現空中倒影，水與影不二，影即水，水即影。如真如心中顯現十法界三千諸法，心與法界不二，心即法界，法界即心。所以大圓鏡智是你的心清淨。你把我法二執破掉以後，轉識成智，大圓鏡智就是你的清淨心。「平等性智心無病」，你心裡沒有妄想、分別、取捨，不會計較人我是非，利害得失，放下萬緣，甚麼煩惱都掛不住了，了了分明，一切通達，心無病的妙用就是平等性智，心有病，執著這個身心是我，執著依報世界是真的，那就是心有病，不知道它是你一心現的，心有病就不平

等，心無病就是平等性智。「妙觀察智見非功」，妙觀察智並不是你去學來的，也不是從經典中找到的，諸佛如來有的，我們沒有少一點點。但是現在我們有的都是一些妄想、執著、分別的垃圾，取捨計較，人我是非，人家對我們好，你都看不到，人家稍微對我們不好一點，我們就看得很清楚，你的心又怎麼會清淨？要修學人家對我們好，我都看得很清楚，念念想報眾生恩，人家對我不好的，就要修報冤行，認為這個沒有什麼，幫我消業障，歡歡喜喜，你的妙觀察智就慢慢現前了。所以見非功，你把這一些汙染習氣全部去除乾淨，妙觀察智是我們清淨無染心中本來具足的，所以是見非功，是菩提本自性，不是外學的，你心地清淨它的作用就現前了。

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前幾天，我去參加一位老教授八十八歲的壽宴，在座的有的是當系主任、體育學教授，都是教授級、系主任級，一同來慶祝這位老教授八十八歲的生日，這位教授他是師大體育系教授，當過國際籃球裁判，他師大退休以後，他就一直在文化學院教籃球。我就問這位老教授：老師！你現在還有沒有在教課？他說：有啊！我在文化學院還兼課。我很驚訝，又問：您是兼教學術？還是兼教打籃球呢？他說：我只會打籃球，我當然是教打籃球。我說：你還跑的動啊？他說：可以啊！我轉身自在，我眼睛看的好清楚，一拋球就進籃。底下那一些系主任就說：曹老師不得了啊，他打球還是很敏捷，投籃還是很準的。我問說：老師！那你報紙看的清楚嗎？他說：我看報紙都不用戴眼鏡，看得很清楚。我又問說：那你耳朵呢？都還能聽的到嗎？他說：有的聽的到，有的聽不到。我問說：什麼聽的到？什麼聽不到？他說：你說我壞話，我甚麼都聽不到，你說我好話，即使很小聲，我都聽的到，我很感謝你，所以他這樣身體健康，煩惱很少。要如何才能身體健康？五毒煩惱少，身體就健康，所以他八十八歲還可以打籃球、教籃球。我就跟老教授說：老師！你真的像一位大修行人，在我們佛教界裡面，有一位虛雲老和尚，活了一百二十

歲，我相信你要超越他。他還跟我說謝謝。所以我們要這樣子修，雖然他不是天天在看佛經，但是他這樣就是在學佛，有很多人他雖然不是在看佛經，不是嘴巴成天說我是三寶弟子，其實他的行為都跟三寶弟子相應，他只是沒有這一些名相。像這位老教授來深入大乘，他一看就很容易了解，因為心性相應。妙觀察智見非功，不是去學來的，當你證得清淨本性，這種智慧就現出來了。「成所作智同圓鏡」；成辦教化眾生的智慧，這一種三輪妙用的成所作智普度眾生的功德，這就是從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中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因為我們這一念清淨心體是具恆沙妙德，無量智慧德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所以同圓鏡一樣無所不照。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從唯識學來講，轉八識成四智，在修學的過程中，唯識學的修學，就是破分別我法二執，俱生我法二執，所謂的分別我法二執，它是因為你今生受到的教導及薰習，從小就教導我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也，我們要輝煌騰達，光宗耀祖，要升官發財，當我們出社會，人家都教我們面子要顧好，外表要做的很好。如果你很熱情，很想幫助別人，往往有的父母親就說：你何必這麼雞婆？你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你還管到別人的，教你自私自利。而現在的教學更糟糕了，父母親教小孩子說：你看到別人不要跟人家微笑打招呼，免得被拐騙，小朋友也都變得很冷漠。我們從小就學習薰習這一種自私自利的習慣。從小也被薰習要輸人不輸陣，輸陣沒面子。像我住在羅東，農曆三月初三是玄天上帝的生日，家家戶戶都開流水席請客，有些窮家庭輸人不輸陣，去借錢或典當家物，去買魚買肉來開流水席，熱鬧一番以後，很苦惱啊！要怎麼去還債啊？那時候家裡比較窮，我們都要等到那一天流水席吃完了，剩下的肉才有輪到我們吃，小時候真的是很想吃肉，因為家窮，說起來也很好笑，我們就躲在門後面，看客人來家裡面吃飯，客人筷子夾一塊肉，這時心就想：唉啊！肉又被夾掉一塊了，雞腿又

被夾走了。到最後大家全部吃完了，才輪到我們吃，在吃的時候，母親還跟我們講說：一個人只能吃兩塊，從小就這樣薰習，到最後變成大家愛面子，爭高下，不願意輸給人家，不懂的隨緣。這就屬分別我執、法執，是今生所薰習的，比較粗，較容易破。俱生我執，俱生法執是什麼呢？由於你生生世世累積下來執着的習氣，所以俱生是與生俱來的，無量劫來累積的習氣，比較微細，這個就很不容易斷。依唯識宗所說修學過程中，於十住、十行、十迴向，三賢位中修資糧，於煖、頂、忍、世第一，四加行位中加緊用功修止觀，破分別我執，分別法執，伏俱生我、法二執，入見道位，證入初地，這時候第六識就轉成下品妙觀察智，第七識就轉成下品平等性智。見道位後入修道位，從初地一直修學，到了八地不動地的時候，把俱生我執破掉了，但是俱生法執還沒有破，這時候第六識就轉成中品妙觀察智，第七識就轉成中品平等性智，但是第八跟前五識都還沒有轉，一直到你十地滿心，成佛的時候，入究竟位了，把俱生法執也破了，這時候第八識才轉成大圓鏡智，當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的同時，前五識也轉成所作智，而第六識轉成上品妙觀察智，第七識轉成上品平等性智。所以這裡講五八六七果因轉，也就是第八識與前五識，是在你成就佛位、入究竟位的時候，它才轉成大圓鏡智與成所作智。所以前五識與第八識是於成就佛果時轉成智慧的，故云前五識與第八識是果上轉。而第六識跟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與妙觀察智的時候，就在你見道位、證初地，破分別我執及分別法執見道位的時候，它就轉識成智了，所以它是在因位的時候就轉過來了。所以六七是在因上轉，五八是在果上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雖然轉識成智，並不是你有所得，如果你覺得我現在轉過來了，得了四智菩提，那又成覺上立覺，頭上安頭，心外見法了，故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六祖大師在前面也跟我們講過，心平和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你到五八六七果因轉的時候，你不能作有修有證想，那只是豁然之

間相應，所以古德常講：直下無心，妙契即得。就是妙契而已，有僧人問夾山善會禪師：「祖意和教意是前人所立，和尚為什麼說沒有這些東西？」夾山說：「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飢人。」僧人又問：「既無飢人，我為什麼無法開悟？」夾山即示一頌：「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我求了這麼久，最後真正開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悟無所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我們修行從零度一直修，在過程中有修有證，有種種境界，走回到三百六十度的時候，還是在原點，原點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是一點都不執著、自在無礙，但是也沒有自在無礙的感覺，你如果有自在的感覺，能所就又出來了，所以夾山禪師說：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這時候真偽相對待都離，唯是一個絕待的真心，整個法界就是絕待的真心，就是自己一個心性而已，性相圓融，雖然我講絕待的真心，你還是不能存有絕對的真心在。在修證的過程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等到你真正契入這一心的時候，非心非佛，無佛可成，也無凡可去。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但並不是甚麼都沒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言說不可及，所以叫做不思議解脫境界。為什麼說不思議解脫？如果覺得我很解脫，那還不是，那是與四禪八定相應，四禪八定他們也覺得很解脫，但是他有覺受，有喜樂、清淨的感覺，到了不思議解脫，他連解脫的感覺都沒有，平等了，貪嗔癡、戒定慧平等無二，解脫與纏縛是平等無二，無障無礙法界，不思議的境界。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沒有一個能證所證，能證所證都是虛妄，四十二章經說的很清楚，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這一位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就是但用名言無實性，真正相應這樣的境界。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處就是當你實證的時候，證入解脫自在、智慧圓滿的境界。不留情是指不假觀行，而圓融自在。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定要加以觀行，我在前面告訴大家，先遠離，

最後你了解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當體即空、了不可得、唯識所變，然後在境界中慢慢假以觀行，假以觀行是個方法有四種，作、止、任、滅都是有作意，第一個作，一般都是有作意的修行，作意用什麼來作意呢？用止住或是用滅一切煩惱，或者是隨任，我一切不理，隨其自然。但都有執著，一個執著於止，一個執著於滅，一個執著於自然。止、滅有的是用空法來對治，有的用一句佛號來降伏，這個都是有作意的修行，所以入手起先用這四種方法，所以我前面也勸大家用那五個方法，第一個用念佛觀。第二個用緣起性空，是你遍計執性，不可得。第三個用唯識的道理，是你八識心王所現的整個境界，都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如夢境全體是心。若還觀不了，就觀想這個是因果，欠人家的，要還，債還了就解脫了。再伏不住煩惱就觀想是菩薩考試，萬一沒考過就完蛋了，火燒功德林，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再降伏不住就用懺悔法門，懺悔自己煩惱障深重，經過五重觀照對治，還伏不了煩惱，真心向佛菩薩懺悔。當你受了順逆境界，心生煩惱的時候，就用這樣子觀照。也許以前你對這件事情一個月才能放下，後來變成放半個月就能放下，再後變成放一個星期就放掉了，到最後前念一生，後念馬上就放下了，成熟的時候甚麼都掛不住，合光同塵，處事待人接物，遊戲人間，一切煩惱都掛不住，可是一切明白，了了常知，那就成功了。那就是若於轉處不留情，般若就現前了，不需要再假以對治，這個不留情的情字就是指對治，有方法，有能觀之智，所觀之境。這個時候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得到真正的解脫，這就是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繁興就是比喻你在最熱鬧的環境裡面，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最熱鬧、最激烈的環境裡面，你永遠就處在那伽定。像龍那麼定，那伽就是龍，龍就是比喻他有大能力、大威德、大智慧，用龍來做比喻，所以我們常講說：欲作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一定要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其實龍象就是指大象，六牙大白象，這個象是象中之龍，像中國人說人中之龍，龍是代表天子，龍象其實就是象，這

一頭象能力非常大，有大能力、大威德，我們就用龍象來做比喻，能忍難忍，能行難行。若於轉處不留情。你在最熱鬧、最繁華、最激烈，如同打仗一樣，你都能處在龍定，為什麼呢？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世界，畢竟不可得，所看的宇宙人生萬法僅是心中之幻影而已，了了見，無所見，了了聞，無所聞，了了知，無所知。心體不僅空寂，而且是沒有生死，這一念心體的功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現在這一念心體被四大假體困住了，所以這四大會疲倦，四大要吃飯、休息，不是你那一念心體要吃飯、休息，等到你真正出了三界以後，證得那一念清淨自在的心體，多麼自在，十法界任你遨遊，這種能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量百千萬億化身，在浩瀚的宇宙中隨處應現。我們就是貪念五欲六塵，貪念外塵境界，失掉它本有的德能，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了，身心世界不可得，我幹嘛還去執著它？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智通比丘悟了自性，原來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體用就是三身，也是四智菩提的妙用，遂呈偈曰：他提出開悟的心得向六祖大師報告。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三身原來就是我這一念心體，四智也是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本具智慧光明的大機大用。所以三身，四智，就是清淨無染心的體用。「身智融無礙」，原來三身就是四智，四智就是三身，有體就有用，有用就有體，無二無別。隨順你這清淨無染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那就是佛的妙用。每天在這世間上，處事待人接物，遊戲人間，快樂自在，無障無礙，佛法就是告訴你如何生活，過一個真善美慧的人生。如何是真善美慧？就是你這一念心性的圓滿，真心的體用，就是真善美慧。是離善惡兩邊，利他無我，大慈大

悲的心。在大道中世間所有善惡之法，都是智慧相，看你運用的妥不妥當？合不合法？是為自己或是為別人。如同父母、師長，為了教化兒女、子弟，現忿怒相，純是利他，此則是善，又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為調伏惡人，也示現忿怒金剛，也純是利他無我。差別就在這裡而已。隨順你這一念清淨無染心，隨緣任運，任運騰騰，自在無礙，應物任隨形。很多學佛的人往往以為，我證得三身四智，那一定是神通廣大，不可思議。當然心性具有這樣的功能。但學佛人並不是去追求這一些神通。禪宗公案中，麻谷禪師等五位大德悟道後，行腳參方，以資增益。時天熱口渴，見路旁有一婆婆賣茶，前去乃喚婆婆云：請來五杯茶。婆婆見來五位和尚，乃問云：大德何往？答曰：參善知識。婆婆送上茶後云：我這裏茶要有神通才能喝，無神通不能喝！五位大師雖已開悟，但神通未發，面面相覷，不敢舉杯飲茶。婆見狀哈哈大笑云：五個呆鳥看老婆子逞神通喝茶！舉起杯來，一一飲盡。五人看罷恍然大悟，齊聲道：今日才是我等真正悟道時！我等時時在神通中，不知是神通，還向外馳求。今日不逢婆婆，又幾錯過一生！這位婆婆是觀世音菩薩化身指點彼等，但又何嘗不是在指示我們的迷津哩！這個是六塵說法，喝茶就可以說法，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染污名」。當然我們現在要起修，因為我們在煩惱暗宅中。所以要起修，凡夫執著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有常樂我淨，所以我們不知道無常，不知道苦，不知道追求六根享受永不滿足，最後仍是苦，所以凡夫念念執著有常樂我淨。佛陀告訴我們這個身心，世界，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二乘人修到最後，他不會再迷執世間，他知道這是空、無相，所以他無所願求，也不想得到來生的福報，一心清淨。但是他卻住在這個境界而無所作為了。所以佛陀還要為二乘人說，有如來藏妙真如性，真常、真我、真樂、真淨，神通智慧圓滿，無實無虛，叫他豁然頓悟，放下他對涅槃寂靜的執著。我們修學人以空去有，最後將有去掉了，不能存空，以戒來去非，非去掉了，還不能存戒相，

以定去亂，亂去掉了，不能存定，以清淨去染污，染污去掉不能存清淨，所以染污清淨都要離，那才是真正的一乘佛法。六祖大師說：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到了你證果的時候，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起修是凡夫行者，守住是二乘果人。從無所住的清淨心中，遇緣自生自顯而生其心，那就是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所以無住生心就是無上菩提。「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感謝大師的開示，我豁然會取這一念心的體用，就是三身四智，終於亡了染污名，求菩提、求解脫、求涅槃，求三身四智，這些都是在心外求法，不知道我自心本來就是涅槃相、菩提相、解脫相，具足無量無邊功德。一切諸佛名號，都是你自心功德，你何必心外求法，就把你這一些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來，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本心就是。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用來對治你的煩惱習氣，所以佛法是藥，為什麼我們要擇法？就好像我要了解我是得什麼病，就服什麼藥。你不要肚子痛吃治頭痛的藥，那就不會好，你要對症下藥，病就會好。病好了以後，藥也要放下，你不能病好了還在繼續吃藥，反而會藥物中毒吃出病來的。所以要對症下藥，病好了，藥也除了。因為自心本來圓滿，不假外求，清淨無染心就是佛心，佛的智慧就是在無染的心中生出來的。是故六祖大師開示：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參學僧請示趙州從諗禪師說：「弟子迷惘，請和尚指示。」趙州問：「吃粥了沒有？」學僧答：「吃了。」趙州又說：「洗鉢去。」這位學僧就問：老和尚！難道你的佛法就是吃飯、洗鉢嗎？趙州禪師答說：是啊！我這裡什麼也沒有。趙州和尚並不是什麼佛法都沒有，因為心安無事，一心清淨，清境心中本來具足，一接觸就明白，肚子餓了就要吃飯，吃了飯之後當然就是洗鉢了。所以法爾如是，本來就是這樣。我常常跟大家說，沒有錢的人你給他錢，生病的人你幫助他醫病，學生沒有錢註冊，他幫助他註冊，或是你在

路上撿鐵釘、掃狗大便，是不是好事情？如果你是覺得這是好事情的話，那還是在善惡兩端，那是本份事，本來應該就是要這樣做。性德流露出來的人就是會這樣做，觀世音菩薩的千手千眼，就是比喻眼到手到，看到該做的就立刻去做。我們卻是看到該做卻裝作沒看見，馬上離開，因為我們性德沒有開顯，悲心不足。若是明心見性性德開顯的菩薩，幫助眾生，利樂有情，是沒有一點勉強，沒有一點有意而為，是自自然然的，這叫做隨順法性，隨順法性就三輪體空，沒有作意之無為法。有人問大珠慧海禪師是怎麼用功的？他答道：「飢來吃飯，困來眠。」其實他不是只有吃飯睡覺而已，他是隨順法性，天天在度眾生，可是他沒有執著，三輪體空。如同宇宙間一直在遷流變化，可是宇宙無心，運轉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井然有序。我們也要學習這樣，事而無事，無事而事，於事無心，於心無事，這才是真正的成就。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髻年出家，志求見性。

智常比丘他是信州貴谿人。貴州是在江西省上饒縣，他是這個地方的人。「髻年出家」，髻年的髻就是指年紀很小的小朋友，他們頭髮會垂在額頭前面，髻年出家就是比喻他年幼的時候就出家做小沙彌了。「志求見性」。雖然他是髻年出家，但是他用功的方法是用對了，他志求見性，找回生命的原貌。我們也會常常這麼想，到底我從甚麼地方來？當我們碰到煩惱的時候，我們就會想，當我們快樂的時候就忘了，往往苦能讓我們生出離心，碰到煩惱的時候，就會想：為什麼有我呢？像是國中、高中的學生，當他們被聯考逼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就會說：為什麼有我呢？你們為什麼要把我生出來呢？我們也會講：為什麼有我呢？志求見性。志心要找到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從甚麼地方來？我們生命的本源是長甚麼樣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有我呢？這個很重要喔，這個也就是在楞嚴經裡面所說的本妙覺心，志在證

得我們的本妙覺心，我們這本覺妙心，真的是太不可思議，諸佛如來的神通道力、一切智慧都是依它而有的，是良知良能。也就是我們生命的本源，也就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就這麼的風光，我們今天迷失掉它了。所以我們一切的修行，就是在「志求見性」這四個字。智常比丘他雖然年紀很輕，但是具有正知見，他志求見性，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本源、本地風光、本妙覺心。

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

有一天，他來到了曹溪寶林寺，向六祖大師參學，六祖大師問他：你從甚麼地方來？你有甚麼問題呢？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智常比丘回答六祖大師的問話，學人也就是指弟子的意思，我們現在講學人的意思，好像就是很有學問，從外國回來，學人歸國，在古代，學人這兩個字，是一種很謙虛的言詞，比喻我還是在修學，還沒有成就，等同於我們所說的末學、晚學、弟子，的意思。弟子最近到洪州白峰山，洪州白峰山是在江西省南昌縣的縣境。弟子最近到江西省南昌縣白峰山，禮大通和尚，我請教大通和尚什麼是見性成佛之義？但是經過大通和尚跟我開示以後，我還是不知道見性成佛是甚麼意思？我還沒有辦法找到我自己的本地風光是甚麼樣，換一句話來說，我雖然經過他的開示，但是我並沒有開悟，我不能悟自性，所以我從江西省遠來投禮，希望大師你慈悲指示。

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

六祖大師要知道他執著在甚麼地方，佛法就是破執著，你執著有，他以空來破，你執著空，他用中來破，最後令你悟無所得，證無所證，豁然會取，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來心。古德常云：直下無心，妙

契即得。有心無心皆離，直下會取，廓然蕩豁，空明朗淨之本妙覺心名為見佛性，又名中道實相心。真如本性是本自空寂，他一定心中有所執著，六祖大師為了破他的執著，所以就請他先舉出大通和尚為他開示的言句，才能了解令智常比丘疑惑之處。

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

因為智常比丘到洪州白峰山，一住就住了三個月，希望能得到大通和尚的開示，在那裏等三個月。諸位，學佛就要有這一種耐心，一心想求法，一等就是三個月，沒有人理他，他還是這樣子待著。不是只有三天。如果我們去請法，法師叫你等三個小時，我們就跑掉了，而他一等就是三個月，還沒有遇到大通和尚的開示。所以他就因自己為法殷切故。這不是等急了，等得不耐煩了，而是為了生死無常，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所以他趕緊一個人獨入丈室，親自去參訪大通和尚。請問如何是智常的本心本性？什麼是我生命的本源、本地風光、自性、佛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大通和尚他用虛空來作解，汝見虛空否？馬上就有虛空的相。古德常常不給你語言、文字，直下一個動作，乃至用棒喝，希望能把你的執著打掉，怕你又執著在文字上的法意，心有所依止，反而成為法執，而不能開悟見性。

有僧人問智顛禪師：「如何是真佛的本源？」這跟智常禪師所問的問題是相似的，如果你告訴他講：汝見虛空否？就有了一個虛空的相，而智顛禪師，當下就反問他：「即此一問是何源？」你這一問，以什

麼為本源？如果一個上根利智的人，他豁然會取這一念心，雖體空寂，而在口提問，在眼曰見，在耳能聞。在鼻辨香，當體即是，不假外求，但是如果你用文字去形容它，又著了文字相，那又落在一邊。智常比丘他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當然智常比丘說我看到虛空，大通和尚又問：你看到虛空有相貌否？虛空沒有相貌，就變成了頑空了，而不是靈空、明空，我們這一念心雖然是空寂的，覓之了不可得，但是它是空而明，明而空。古德常講：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雖然它是空明的，但是它具足無量智慧，「知」這個字是表示眾妙之門，為什麼叫眾妙之門呢？它是本來具足正知正見，不是知見立知，如果你隨順這一念自性的本來寂照的妙用，一接觸，知就具足了眾妙之門。但是你用虛空做一個比喻，一想到虛空，那就變成頑空了。

在禪宗有一個公案，有一次，慧藏禪師問他的師兄西堂和尚：「你知道要怎樣捉住虛空嗎？」「當然知道！」西堂和尚回答。「你怎樣的捉？」慧藏問。西堂和尚心想：既是捉虛空，就要應無所住，若用語言回答，不就若入有為有相？乾脆不回答做個手勢好了！便伸出手在空中亂抓。慧藏說：「這樣那能捉得住虛空？」「師兄！那你怎樣捉呢？」西堂問慧藏。慧堂於是把西堂和尚的鼻子用力拽扭，痛的西堂大聲哀叫說：「太用力了！會把鼻子拉下來啊！」「必須要這樣捉虛空才得！」當臉上沒有觸塵接觸，不痛不癢，沒有什麼感覺的時候，這也不是自性離開了你，可是當人家拉你鼻子的時候，你會痛，也不是自性回來了，它如如不動，無所從來，也無所去。智常比丘問說：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如果大通和尚就依樣畫葫蘆，拉著智常的鼻子說：在這裡。說不定志常比丘會有所悟處，他一用虛空兩字，就落在空的一邊了。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這麼一著變成頑空了，那個靈空不見了，有體有用的真如本性，靈而空，空而靈不見了，變成

頑空了，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你的本性像虛空一樣，又落在相上了，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如果你隨著文字而解，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你落在文字障裡面了，了無一物可見，那不是一個大無明嗎？不是了無一物可見，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覺性。但是你說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那就變成斷滅相，這個自性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覺性。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能說，只是言說不可及而已，而不是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那就變成斷滅了，所以文字有障礙，文字不能表達圓滿的，文字只能表達一邊，所以古代禪師常用一種不思議的手段，叫你契入真如本性，叫你會取這一念真心。

有位學僧在趙州從諗禪師的座下參禪學道，有一次，這位學僧又到趙州禪師的法堂請法，提問說：「請問禪師，什麼是涅槃呢？」趙州禪師有心點撥他，於是故意把手靠在耳邊，側著頭說：「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啊！」學僧只好湊上前去，提高音量又再問了一次：「請問禪師，什麼是涅槃呢？」趙州禪師認真地看著他，哈哈一笑說：「我的耳朵好得很。」這不是祖師西來意嗎？聽得相當清楚明白，直接了當，不落思維。如果他跟這位學僧說：涅槃就是不執著、不分別，一心寂靜永安。那你就落在一邊了。不執著、不分別，那不是又執著於法執嗎？禪宗的心法，你看他所有的手段，很不可思議，就叫你直下去會取，如果你心裏還有直下這個東西，那又不叫做直下了，直下也不能講，只是一個文字說明而已，你還有一個直下的東西，那根本就不是會取。有人問：甚麼叫做直下、直了？古德開示：剛見桃花落，又見李花開。你心裏這一些分別妄想法執剛剛落下來了，又見一個直下、直了生出來了。他不跟你講道理、講佛法，一講佛法，文字又落在兩邊。所以他告訴你：剛見桃花落，又見李花開。你總是在兩端裡面，你從這裡就能體會出，為何禪師都用很不思議的方法，來叫你頓悟菩提，連直了、直下那兩個字都不可得，所以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唯有以佛心傳佛心，傳佛心印。所以大通和尚的回答：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

一物可見，是名正見；變成斷滅了，這怎麼是正見呢？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一物可知，是從我們心性上來講，我們心性有很多名字，像我剛才所講的真如、佛性、本妙覺心、本地風光，這個都是涅槃四德常、樂、我、淨之真我。它體空寂，而非頑空之相，空明朗淨，廓然蕩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無實無虛，而非一無所有，是故大通和尚所云：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很容易被錯會為空無所有。「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本覺本有，法爾如是，不可覺上立覺，故古德云：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所見，而非一無所知。所以大通和尚之回答，很容易被誤會成了斷滅無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我們這一念心，是沒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那剛好是在四禪八定裡面，有一個能見的我，跟一個所見的本源清淨，覺觀圓明之境。這只是告訴你，我們本性是這個樣子，清淨覺觀圓明，但是你不能有這個覺受，你有這個覺受，能所就出來了，比如說你藉著修禪，到最後你清楚明白，看到自心中一個妄念都沒有，這個境界頂多是禪定的功夫，就是你看到本源清淨，覺觀圓明，能所未亡，能看的你在，所看的本源清淨，覺觀圓明也在，能所未亡，那怎麼是本性呢？自性是法爾如是，不能明上立明。阿羅漢就是在自性本涅槃上，見到了涅槃的寂靜，而執為涅槃，而成為法執。所以我們修行從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一有心知，就是知見立知，明上立明，正是無明本。所以你從文字上來解釋，看到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剛好是落在根本無明，覺上立覺，明上立明的範圍內。大通和尚的開示：文字是說對了，真如本性是這個樣子，但是要直下承擔，不能在覺上立覺，一立覺就變成無明本。

「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這是我們心性的法味，我們就失掉這本具的法味，常、樂、我、淨，所以生起煩惱，藉著外面的六塵，來滿足我們的感官，那個感官是虛妄的、是麻醉，會令我們越迷越深。我們修學佛法，要找到內心本具的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三德密藏，都具足常、樂、我、淨，

這才是真正的極樂世界。我們常說念佛求生極樂世界，真正意義就是藉著念佛，由功夫成片，伏煩惱。而入事一心不亂，斷見思煩惱，証涅槃寂靜，心中離染取淨，離生死取涅槃，故名事一心不亂，最後證理一心不亂，則染淨不二，生死即涅槃，即是禪宗的明心見性，證涅槃三德，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即是證自性之體大，相大，用大，具常樂我淨，這才是真正的極樂，這就是真正念阿彌陀佛，生極樂世界。念是今心，阿彌陀佛是無量覺，若現在當下這一念心是悟自性即是無量覺，也即是生極樂世界。此是真如本性本具之法味，故云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所以生極樂世界，就在當下會取這一念清淨自性，不必遠求他方。西方是表圓滿的意義，你一生的修行圓滿了，證得這一念真心所具足的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三德密藏具足常、樂、我、淨，那才是真正的極樂世界，極是最圓滿而沒有變化了。我們世間五欲之樂是麻醉，會越染越重，如吸毒，起初有點迷幻藥，而越吸越重，到最後只有止苦，而無樂感了，而卻帶給身體衰弱多病乃至死亡，故云樂極生悲。此五欲樂提升就是禪定樂，故有云，禪樂為食，但禪定雖勝於五欲之樂，但會退失，不能永恆，再往上提升就是聲聞、緣覺的涅槃寂滅樂，寂靜永安，但是有體無用，落入涅槃坑了。再往上提昇就是菩薩的遊戲神通自在三昧樂，在遊戲法界，度化眾生中，心中寂靜永安，有體有用。再往上提昇就是諸佛如來所證，真如自性的三德秘藏，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即真如自性之體大，相大，用大，常、樂、我、淨大機大用，利樂有情，此是最高的，是無法超越的，是真如自性中本有的法味，是諸佛如來所證，因最極圓滿，不會再有變化了故名極樂。故知自心中才有極樂，並非在外面。當證得真如自性時，那就是生活在極樂世界裏。

這一次建築師公會，免費招待我們建築師去參觀金門的風俗，小金門有一個地方叫做西方，本來那個地方是一個小村落，也有很多商店，但是現在已經沒落了，導遊告訴我們說，為什麼會沒落呢？因為你如

果下了小金門，叫了計程車，司機問你要去哪裡？你說我要去西方，大家心裡就覺得毛毛的，因此大家都不要去那裏，所以就沒落了。當你在環境很富裕的時候，各各都很怕死，所以西方的真實義，是表圓滿的，我們寫信常祝福人家福慧圓滿，事事如意，如果大家知道西方是圓滿的意思，那大家都會高興的不得了，所以我們知道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表你修行證果，證得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它所具足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三德密藏，各各都具足常、樂、我、淨，這麼殊勝的果報，永無變異，亦名極樂世界。就在我們這一念心性中，亦名如來知見。

「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志常比丘經過大通和尚開示之後，他還是不了解，為什麼？他依文解義，文字是指月標，你要透過文字體會到真實，但是他依著文字來作解，不是落在斷滅，就是落在無相、無知、無見，那當然就不能開悟，所以他請六祖大師開示。

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六祖大師一聽就明白他執著在甚麼地方，就是執著在了無一物可見，無一物可知，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處處都是落在兩邊，所以六祖大師破他的執著，讓他開悟見性。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不見一法存無見」。你依文解義，以不見一法欲得見性，心中已經存了一個斷滅無見，就好像浮雲把太陽遮住，光明智慧透不出來了。你已經住了無心。有心要離，無心也要離，有無二心皆離，妙契即得。去了有心著了無心，落在一邊了，就好像浮雲把太陽遮住了。「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心中住了不知一法，你已經守了空知了。淨智妙圓，體本空寂，它是從了無所得的這一念空寂心中，一切圓

滿具足，於根塵接觸時，於空寂心中自生自顯，自然任運，而不是所謂的我甚麼都不知道，這就變成斷滅無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這是比喻你還是執著，所執的是非法相而已。「此之知見瞥然興」，你這個知見突然間就已經生出來。「錯認何曾解方便」，你不能把手指當月，你把大通和尚所講的文字，依文解義，心中生起了分別，執著，不悟諸佛妙理，意在言外，文字是假，是方便，是指著月亮，你把指當月。「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你已經著相了，心中執着了斷滅空見。要立刻放下它，我們這一念的本地風光，是離於有無二相，直下承擔，此無所依止的本心，自己的靈光才能夠現前，這靈光就是指我們的本妙覺性，才能夠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智常比丘他上根利智，經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他就開悟了。為什麼？把他的執著打破了。所以佛法就是破執著，他以前執著在見性，著一個見性的相，能夠看到甚麼？能夠得到甚麼？能夠證到甚麼？學佛的人往往會這樣子，很多聽到見性這兩個字，那是見到甚麼？見到光明？或是見到佛？是不是得到感應、神通、特異功能？總是在有所得，其實執著有所得是學佛的大障礙，楞嚴經說得很清楚，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我們一定要懂修學佛法，畢竟就一個捨字，從捨身外的依報，再捨你正報的假體，再來捨我執，我執可以放得下來，就可以捨掉你的妄念，你妄念捨掉了，才能夠證真如。畢竟就是一個捨字，捨也捨掉了，真空妙有、本妙覺性就現前了，畢竟就只有這個方法。所以修學佛法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它是自然水到渠成，不是有意去得，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明白。智常比丘他以前就想得到見性，經過大通禪師為他講解，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他落在空了。他

以前是執著在有，現在又執著在空了，還是見不到我們的本地風光。經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他無知、無見、空這一方面的執著又脫落了，有無兩邊頓時脫落，自己靈光就現前。可見智常比丘也不容易，他髻年初家，已經修了很多年了，在境界中不動心了，才有這樣的成果。最後證入言說不可及的本妙覺心。本妙覺心也不是有一個可以看得到、捉得到的本妙覺心。當你放下萬緣，心無所依止，清淨無染，妙契即得，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意能知，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無一不是他的顯現。智常比丘他以前就執著有相，希望得到甚麼，後來經過大通和尚一指示，又落在無邊了，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把他所執着的無破除而契入了中道，豁然大悟，他悟了以後也作了一首偈子，呈報給六祖大師。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我無端起知見，整天在那裏想求開悟、求見性，在那裏打妄想，一直落在心意識裡面。著相求菩提，用六意識想要求菩提，怎麼行呢？以有所得之心，怎麼能夠得到呢？「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情，指着就是情識，用識心在那裏攀緣，你求悟，剛好迷在求悟上。你本來要悟，你的有求心卻將悟門擋住了。所以趙州和尚開悟之後，做了一首偈子：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空費草鞋錢。他八十歲還到處參學行腳，我心頭還沒有究竟放下，想明心見性，想成佛道，證無上菩提，心頭未悄然；及至歸來無一事，等到回來的時候，甚麼事情都沒有了，始知空費草鞋錢。才知道本來具足，以前我浪費太多草鞋錢了。你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心裏就執著我想要悟，那要如何超越以前的迷，換一句話來說，你以有所得心，如何能夠見性呢？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我們的真如本性是本覺，他是一切覺的源

體，我們就是迷失這一念覺，所以才有生死輪迴。如果有一天，你去參訪一位禪師，他問你：你從哪裡來？你要怎麼回答呢？你會不會說我從台北來？你要講我從無明中來，他會知道你學佛學的不錯。這是真的，如果沒有無明，你怎麼會來呢？你這一念本妙覺心自在解脫，盡虛空，遍法界，整體法界就是你一個法身。整體法界就是這一心的緣起，所以整體宇宙跟你息息相關。就是因為不守自性，起心攀緣，自性隨照枉遷流。根塵接觸，起心攀緣，就會枉受遷流。凡夫攀緣取捨粗猛，所以就遷流在六道輪迴，細微者，就遷流成聲聞、緣覺、菩薩，唯有佛陀絕不遷流，不攀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所以祂成就圓滿菩提。盡虛空，遍法界，就是一個如來身。有情無情眾生，我們說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全體就是一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就是一個如來身。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無明本無，就是你這麼一照，起心攀緣，一遷流，就隨著生死流轉了。

唐朝的南陽慧忠國師，俗姓冉，浙江諸暨人，為六祖惠能大師的五大弟子之一。當時，慕名前來參學之人超過百千餘位，相當受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皇帝的禮遇。有一次，唐代宗指著權傾朝野的寵臣內侍魚朝恩，對慧忠國師說：「朝恩對佛法也有一些了解。」魚朝恩一聽，立刻昂首闊步向前，意氣風發地站在南陽慧忠國師跟前，傲慢地問國師：「所謂的無明，指的是什麼？而無明又是從何生起的？」南陽慧忠國師故意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說：「你也配問這個問題啊！」魚朝恩沒想到國師居然當眾這麼說，氣得是橫眉豎眼，狠狠地瞪著南陽慧忠國師。南陽慧忠手指著魚朝恩，笑說：「瞧瞧，這就是無明呀！無明也就是從這裡生起的啊！」。你一念取捨、心動，無名就這樣子來的，如果你不心動，聽的明明白白，那就是妙音，就變成般若了。如果魚朝恩能聽到妙音，他就會說：多謝禪師開示。頂禮禮拜，這樣子就行了。但是你一念心動，無名就這樣子來的，所以那個照得清楚明白都一樣，不一樣就在動心，就在你隨照

枉遷流。

二乘人他也隨著照而枉遷流，他隨著涅槃，他照著清淨寂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他還是有微細的作意，有微細的覺觀在，隨著他這個微細的覺觀，這個微細的覺觀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隨照枉遷流成二乘人。我們六道凡夫是隨著染緣，四聖法界是隨著淨緣。真正的淨緣，那是染淨皆離的真淨，那就是佛法界，佛法界是真如本性和盤托出。故妙覺菩薩之究竟佛位是居一真法界，已脫離十法界之名。是故，經云：供養無量無邊佛，不如供養一位無修無證者，那就是真如本性和盤托出。聲聞、緣覺就是隨著涅槃寂淨樂而遷流。菩薩是隨著中道，真俗等觀、理事等觀、事理不二，祂還是隨著中道而遷流。只有諸佛如來究竟解脫，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無障無礙，完全是真如本性和盤托出。自性覺源體，隨著你的根塵接觸，一動心就遷流了，四聖法界是隨著淨緣，六凡法界是隨著染緣遷流，諸佛如來是自性和盤托出，如如不動，不取於相。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我今日如果不入祖師室，我還在這裡求悟、求解、求見性，以前是執著有所得，聞大通和尚開示後又執著於無知、無見，今日蒙六祖大師的點化豁然妙契本心，一切圓滿，具足佛法，不假外學。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

智常比丘有一天又問六祖大師，佛法是心法，皆悉契本真心，為何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理解，祈請大師開示。這三乘皆為一佛乘是出自於法華經，法華經開權顯實，三乘佛法，都是方便法，是為入一佛乘的進階，唯有一佛乘，無二也無三。所以他問六祖大師，佛說三乘法，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最後還說最上乘、一佛乘，弟子不解，這是什麼道理？願為教授。三乘及一佛乘在前面法達禪師所問

的那一則公案中，我們已經解釋過了，我就不再詳細說這三乘法。

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

這三乘法，乘就是車乘，有大車與小車，小乘就是小車子，他度化的人少，中乘是車子大一點，度化的人稍微多一點，大乘就是牛車，可以度很多人，三乘是車乘的意思，是以心量來說明大小乘，聲聞乘心量小，只想自己求解脫、出離三界，所以他主動去教化眾生，他住在山裡，有人到山中去請教他，他會跟你講佛法、教你修行，如果你不去請教他，他也不主動來幫助你，所以他這個車子很小，心量小，只是顧自己。中乘是緣覺乘，他偶爾也會從山中出來度化眾生，但是一遇到煩惱，碰到眾生難度，他又回到深山裏面。偶爾又發起大心來了，又出來度眾生，度一度又煩了，又回去深山裡面。所以他像中型的車子一樣，所以緣覺的心量又大一點。菩薩乘就像牛車一樣，他修六度萬行，發大菩提心，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來教化眾生，所以他心量大，有如大型車輛，容量大。三乘法也有以根性來判定，有的根性遲鈍，很執著，那就叫他時時勤拂拭，依佛所說四聖諦而修證，這是指聲聞乘。有的根性利一點，那就是緣覺乘，他能聞佛陀開示我人生死的由來，原來是依十二因緣而有生死煩惱，緣覺乘行者，能斷十二因緣的無明，也就是能不起心攀緣，能看得破，放得下，無明一斷，生死也就了了，所以他根性比較利。而根性比較鈍的緣覺乘行者，他修三十七道品，從十二因緣法中之愛、取、有，斷其中一支，也就把生、老死斷了。而菩薩乘是根性最利的，他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更能夠體會到眾生本來是同一體性，了解十方三世一切眾生，以及諸佛如來同共一個本體，他能夠體會到這個事實真相，所以他內心生起慈悲心，明知這世間苦，他還是要來幫助眾生，離苦得樂。世間有很多人他修行五戒、十善，但是他對於世間很貪戀，希望名聞利養，人家稱他為菩薩，其實他不是真菩薩，因為他沒有出離心，迷戀世間，將來果報在人天。菩薩深

明三界無安宅，雖心想出離，但願眾生皆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想到眾生的悲苦，所以不顧自己的生死，來到世間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所以菩薩根性利，心量又廣。這個是從你的根性上的角度來講。而六祖大師所開示的角度，是從實踐上來作說明的。

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六祖大師是從實踐的角度來說明，所以大師說見聞轉誦是小乘；依著經文受持讀誦，而不能開悟者。所以有很多修行人，說他薰習大乘，你問他：你是怎麼薰習大乘？他說：我天天都讀誦法華經、華嚴經，所以是薰習大乘。你問他：你知道法華經、華嚴經是說甚麼嗎？他說：我不曉得，我還在薰習中。這叫甚麼薰習大乘？薰習大乘就是重在實踐，如果你天天在那裏薰習大乘，人家請你做一點事情，你就說：你不要煩我，我在薰習大乘，修一心不亂。薰習大乘重在實踐，你要有大乘的心量發出來才行。所以六祖大師說，如果你是依文解義，見聞轉誦，像法達比丘這樣誦念三千遍，這是小乘的修法，自己得一個清淨心而已，如果你不知道大乘經典的玄義，你還用來增長貢高我慢，那就變成世間法，而不是佛法了。所以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你能夠體會到經典的妙義、玄理，由聞所成慧而入思所成慧，而且又能夠利樂有情、幫助眾生，那就由中乘變成大乘。如果你只是體會到經典的玄義，很歡喜，自己覺得有所境界，那這有甚麼用呢？那就跟法達比丘一樣，用來增長自己的慢心，而不是去掉自己心中的煩惱。所以悟法解義，不努力實踐，行門不相應的話，也只是一個中乘而已。什麼是大乘呢？依法修行是大乘，你既能夠悟法解義，又能夠依經中的義理，實踐觀照自心，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把我法二執去除，那就是大乘。在

境界中修六度萬行，增長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包容心、智慧心，就在境界中歷事練心，依教奉行，這是大乘。什麼是最大乘呢？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他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在境界中能夠得大自在，真俗等觀、空有不二、理事圓融、無自無他，一切通達明白，念念無染，自見本性真實妙用，不假外學。任性逍遙，隨緣任運，做一行像一行樂一行，和光同塵，饒益有情。大乘經典說明登地菩薩才可以示現做一個人王，而不為權利欲望所迷惑，祂的智慧圓觀一切，有遠見。不是當了一個王，要吃素、念經、拜佛。梁武帝他當一個王，很多地方不如理，他雖然對於佛教很忠誠護持，但是他沒有把國王的本份事做好，最後他這國王失敗了，國家也滅亡了。所以示現國王不容易，既能護持佛法，又能治理國政，國泰民安，民心向善，能夠把出世間法融成世間法，智慧圓滿，可是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在清朝有一個雍正皇帝，中國人罵他施行苛政，傷害漢人，也懷疑他權謀奪政。但是有佛教界的人士就說：雍正皇帝要不是大菩薩示現，是沒有這個境界。有一本書叫做御製揀魔辨異錄，這是雍正皇帝寫的，他從大藏經裡面翻到一篇論述，覺得這個有問題，但已經被收錄到藏經裡面，因為這是一位有名的祖師大德寫的，一篇禪宗的文章，被編入大藏經裡面，雍正皇帝看到這一部著作的時候，他覺得這個見地有問題，而別人看不出來，覺得很好，很有道理，就把它收編入大藏經裡面。既然已經編入大藏經，現在要把它拿出來，你要有充分的理由，你不能說我看它不順眼，所以我要把它拿出來，他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為什麼我把它取出來的道理？他就寫了一本御製揀魔辨異錄，說這篇文章有問題，問題出在甚麼地方，一點一滴把它指出來，大家看了無話可說。雍正皇帝的智慧很高，他能夠令玉琳國師的大弟子天慧澈禪師開悟，如果他自己不是這個境界，他怎麼能逼令天慧澈禪師開悟呢？大家想想就知道。雍正皇帝在國事上也是很強，但是他鎮壓漢人反清復明的潛在意識，大興文字獄，所以我們漢人很討厭他，不願

意講這些事情。而事實上雍正過後才有乾隆皇帝六十年的太平盛世。華嚴經上面說的很清楚，初地菩薩才有這個能力示現人王，才可以統領大眾，修福修慧，增長自己的道行，不會迷惑顛倒，所以你一定要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能夠圓融世間法，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在境界中自己絕不動心，要有這樣的功夫，這是最上乘。

韓國的鏡虛禪師，有一天晚上，帶了一個女人回到房中後，就關起房門，在房裡同居同食。徒弟滿空生怕別人知道這件事，一直守在門外，每逢有人找師父時，就以「禪師在休息」的話來擋駕。但滿空心想，這樣下去也究竟不是辦法，就鼓起勇氣去找師父。才進門，竟然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躺在床上，身段苗條，細白的背是如此美妙，並且還親見師父的手在她身上摸來摸去。徒弟一見，非常衝動，再也無法忍耐，向前一步，大聲問道：「師父啊！您這樣做還能算是大師嗎？您怎麼對得起十方大眾呢？」鏡虛禪師一點也不動氣，輕言慢語地說道：「我怎麼不可為大眾的師父呢？」弟子滿空用手指著床上的女人，以斥責的語氣道：「你看！」鏡虛禪師卻平和地對徒弟說：「你看！」因為師徒的對話，床上女人緩緩轉過身來，徒弟猛一看，只見一張看不到鼻子、眉毛，連嘴角也爛掉的臉，原來是一個患了麻瘋病的女人，正哭笑不得地望著自己。這時，師父把手上的藥往滿空面前一伸，泰然地說：「喏！那麼你來吧！」滿空跪了下來，說道：「師父！你能看的，我們不能看；你能做的，我們不能做！弟子愚。」這就是萬法盡通，無障無礙，鏡虛禪師很有智慧，他一切不染，離諸法相，只是一個慈悲、清淨、平等，名最上乘。

乘是行義，行就是實踐的意思，看你能夠做到什麼，佛法不是嘴巴講講，你懂到哪裡就要做到哪裡，要盡量跟它相應。有的叫做行解相應，行解相應是重在行門，有的叫做解行相應，解行相應是重在解門。有的是從定而慧，有的是從慧而定，那都是依自己的根性，擇法而修，而佛法真正的相應，是要定慧等持。

如果是先解後行，教下一般都是先解後行。行門像禪、淨、密、律，他是行而解，行解相應，這是偏向於行門。解行相應是偏向於教門。但是這兩個都要圓融，絕對不能說我會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行，那就不是佛法了，行解一定要相應。「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你要精進用功實踐，則自然明白，而不是在這裡研究討論。「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在一切境界中，自心清淨、平等，這個「如」是清淨平等義，沒有取捨分別，了了分明，對於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不落心意識，不起第二念，如如之心，也就是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的意思。

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智常比丘他參訪六祖大師以後，他就留在曹溪寶林寺，一直隨侍惠能大師直至大師圓寂，他也是六祖大師入室弟子之一。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

志道比丘他是廣州南海人，可以說與六祖大師是同鄉，他來到六祖大師曹溪寶林寺這個地方參學，請教六祖大師說，他自從出家以後，就是專研究大般涅槃經，也就是以大般涅槃經為他修學的經典，已經修學了十多年，大般涅槃經是講佛性不生不滅，就是講我們每個人這一念覺性，是不生不滅的，雖然這個身子有分段生死，但是佛性絕對沒有生死，雖然我們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但是佛性絕對不受染污，所以你一悟即得，就如同牟尼寶珠，它即使在汙泥裡面，它仍然是牟尼寶珠，不受染污，所以佛性不生不滅的。他研習涅槃經，已經有十多年了，但是不知道涅槃經裡面的大意，來請教六祖大師開示。六祖大師早年曾經聽無盡藏比丘尼讀誦涅槃經，一聽即知涅槃經玄義，同時大師也為無盡藏比丘尼講解涅槃經。而且在廣

州法性寺的時候，六祖大師也以涅槃經的佛性義令印宗法師開悟。所以六祖大師對這一部大般涅槃經，是非常的通達。因為六祖大師證得佛性，所以一聞經典，馬上就能夠豁然相應，因為經是佛的語言，禪是佛的心，語言一定是從心中流露出來，所以六祖大師一聽這部經典，就知道它的微妙玄義。

師曰：汝何處未明？

六祖大師就問說：你甚麼地方不清楚呢？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

這一首偈子在佛教裡面，是非常出名的，這四句偈是佛陀過去生，他在雪山修行的時候，為這半偈捨身，就是這一首偈子。這首偈子是過去離怖畏如來所說的偈子。這個公案是說明佛陀過去生中在雪山修行的時候，切利天主祂想試試這位修道人的道心如何？堅不堅強，祂就變化成了羅刹的形象，然後從遠遠就念這一首偈子：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但是祂只有念前半偈，後半偈不念，這時候雪山童子，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他一聽，心裡很感動，很有受用。因為這前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個可以說是流轉門，我們這世間的一切相，都是無常變異的，但是這是生滅法，是我們心裡往外攀緣，你心裡往外攀緣，執著在相，你就看到了相有生滅，如果你是見到了性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哪裡有甚麼生滅呢？一切法不過是因緣有，自性空，只是一個假名字而已，因為宇宙萬法的體，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整體宇宙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心，這一點是很難體會，我們總是以為一心就是我這個心，外面是器世間，這個是物質，你這樣一來就能所相對，一心是整體，不管是正報的身心，以及依報的世界，整體就是一心，為什麼呢？正報的身心，五蘊是本空，沒有真實的五蘊。六塵也不是實有，如果是真有，我常常說，宇宙萬法唯一就是一個功能而已，是最難體會的，這個功能當它未動的時候，我們實在無法形容它就是甚麼？勉強給他立一

個名稱叫做如來藏妙真如性，可是當一念心動的時候，能所一出來，他就變化成心能與質能了，其實我們眼前這個境界，現在科學家證明，根本沒有物質，它只不過是一種能量變現的。質能在佛法裡面叫做四大，地、水、火、風，有質礙性、濕潤性、暖熱性、流動性，這四種功能聚在一起，我們自己內心所造的業識，藉著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投射在四大聚合的假體上，我們把它當成有這個物質，其實我們的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唯是一心所變現，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所變現，這一點非常不容易體會。大乘經典說明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我們真如本性的一大緣起，真如本性就是這一心，我們迷失了這一心，所以就有了能所。佛證得這一念真心，所以祂看這宇宙萬法，都是在一心現，是虛幻不實，如心經所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十法界只是個一心中的影像、幻影而已，這些幻影就如同水中的倒影，真如本性喻為水，十法界三千諸法喻為倒影。十法界是個影像，在你心中現出來，根本沒有實體可得，所以整體法界就是這一心。如果你證得這一心，你就知道這世間萬法，根本就沒有生滅相。但是我們現在執著外相是真的，見不到它的本性、性體，就把這一些外在的形相當真的，外在的形相隨著因緣生、因緣滅，就有緣起法的變異相，你執著它，就是這裡所說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是你自己自心的生滅法，是你自心的攀緣相，連續剎那的生滅相，外面境界根本沒有名相，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同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是空性所成，故古德云：宇宙萬法是一法之所印。故不見一法生，亦不見一法滅，即見中道實相。如果你這一念心清淨無染，無所依止，你就親見一切萬法根本就沒有生滅，所以緣起無生。佛陀在楞伽經裡面說的很清楚，我們把緣起無生當作是因緣生的，所以它無生。因緣生法所以無生，這樣子你已經生起了一個因緣生了，緣起無生是直下會取萬法無生，正報身心、依報世界，當體就是無生，因為法界當體只是一心，心外無別法。所以在這裡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是我們自心的生滅法，有剎那生滅的攀緣心，你才會

看到外面的境界有生滅無常。

這時候雪山童子一聽，心中相當感動，諸行無常，這一些外境的生滅相，以及我的攀緣相，是我內心的無常、生滅相，外面境界是本自清淨。一切法從本以來，本自清淨寂滅相，是我自己心不寂滅所致，雪山童子一聽，心裡覺得很受用，但是他知道這二句話，意猶未盡，一定還有下面一偈，才圓滿。他就從禪坐中起來了，走向這一位天王所變現的羅剎頂禮，說：這一位大菩薩，你剛才念的這一首偈子太好了，應該下面還有一偈才對，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呢？羅剎說：我肚子很餓了，話都講不出來了，我需要食物。雪山童子說：你需要食物，那我來替你想辦法。羅剎說：可是我要新鮮的食物，看來你是最新鮮的，你可不可以給我吃呢？雪山童子說：好！你只要把下半句告訴我，我就把我身子供養你，我們就一言為定。羅剎就告訴雪山童子下半偈：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連同前偈為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前半偈是生滅門，而這個下半偈就是還滅門。你證得自己的清淨心體，心不再往外去攀緣，不再去攝取六塵境界，心地清淨了，生滅滅已，你就看到萬法無生，萬法當體即如來藏妙真如性，是一法之所印，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一心清淨，寂靜永安，這就是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通達明瞭，但是你見的這一些境界，生就是無生，心不再攀緣了，境界沒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但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則是一心清淨無染，了無取捨，那就得到真正的解脫了，常、樂、我、淨就在這一念心中現前。雪山童子聞法以後，心中歡喜無量。此時這位羅剎就告訴雪山童子說：你不是要供養我嗎？雪山童子說：你不用著急，拜託你給我一點時間，我把這一首偈子刻在石頭上、樹木上，讓以後的人可以依法修學。雪山童子就開始於各處刻此四句偈。羅剎就在一旁監視，看他會不會刻到一半就溜走了？雪山童子在附近石頭上、樹木上刻四句偈，刻完以後他就回來了。雪山童子跟羅剎說：你準備好了嗎？我要開

始供養你了。雪山童子就爬到一棵很高的樹上，然後從樹上跳下來，準備摔死來供養他，這時候忉利天王就恢復它的原貌，用手在空中托住了雪山童子，然後很安全的將他放在地面，頂禮雪山童子說：為法忘軀，莫非如是。禮拜雪山童子後返回忉利天宮。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志道比丘對這四句偈有疑惑。

師曰：汝作麼生疑？

六祖大師就問他：這一句話很清楚啊！你有甚麼地方有疑惑呢？

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

他這個疑問是很明顯的錯誤，志道比丘他把法身當成另一個身體，把色身認為是這個身體，他不了解法身原來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我們的覺性。法身在這裡呢？假若你悟了這五蘊法，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則幻化的空身與幻化的依報世界，皆是法身。因為這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是真如，因真如一念不覺心動，有了根本無明，又因三細六塵又有了見思煩惱，故有了十法界三千諸法之幻像，皆以真如為體。若悟五蘊即空，即是法身，法身即空，即是五蘊，則十法界三千諸法，無一不是法身，是故經云：法身遍一切處。因為法身就是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即是常寂光土，身土不二，就是清淨無染的本心，就是生命的原貌，就是本覺妙心，本妙覺心，等等諸多名相，是故當你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照見五蘊皆空時，即見法身，法身並不是離開你這個身子以外，另外還有一個寂靜、寂滅的身體，是你這一念心清淨無染的時候，這一念覺性就叫做法身。而志道比丘把它打成兩端，認為這個身子是色身，法身是另外一

個空寂性的，有如虛空一般，他把法身變成了頑空。然而我們這一念心體是靈而空，空而靈，故古德云：虛靈不昧，具恆沙妙德，常、樂、我、淨，體用不二，涅槃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都是出自於你這一念靈空的本性，我們常講法性如是，法性本來就是這樣。而志道比丘他把我們這一念常住真心，以為他是頑空，所以才說，一切眾生都有兩個身子，一個名為色身，一個稱名法身，「色身無常，有生有滅」；像我們這個身子，有生有死，是無常變異的，「法身有常，無知無覺」。他把空靈覺性當成是冥頑不靈的頑空，所以才說法身有常，沒有變異，像虛空一樣，不會消失，可是卻無知無覺。法身怎麼會沒有知覺？它是靈知靈覺，就是這一念清淨無染的真心是靈而空、空而靈，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沒有生死，不須飲食，不用休息，永無止盡，神通變化，不可思議。就是因為我們迷了六塵，他就依於十二因緣法，與四大交合，感這個身子，被色身困住了，變成了生死凡夫。可是志道比丘他不了解，他以為這個法身有常，但是無知無覺，基本觀念就錯誤了，所以他才會提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這個問題。涅槃經裡面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到底是哪個身子寂滅？哪個身子快樂呢？「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假若是我們這個色身是寂滅為樂，那色身滅的時候，四大分散，如生龜脫殼，苦不堪言，怎麼會有樂呢？「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如果是法身寂滅的話，他把寂滅當成死物，不知法身是吾人生命的原貌寂靜永安，圓照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常樂我淨。所謂法身寂滅，寂滅喻如鏡子，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鏡子甚麼都照得很清楚，鏡子寂滅，所以古德常講：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當你對於萬境沒有取捨的時候，你就證得寂滅了，當你真正做到人從百花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在境界中一切通達明瞭，甚麼事情都掛不住心的時候，那就是定慧一體，那就是證得寂滅了，寂滅是這個意思，不

是甚麼都沒有了，變成死物、這樣子才是寂滅。所以志道比丘把斷滅當成寂滅了，錯得離譜。所以他說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我們常講法身的樂是甚麼？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安詳自在。而不是像我們感官，有好快樂啊！感官的快樂是生滅的，你有樂一定會有苦。而寂滅的樂，那是一種永無變異、寂靜永安法性如是。比如高山上沒有污染的清泉，清涼甘甜，但是翡翠水庫的水，已經受了汙染，所以我們要用各種方法來漂白、消毒，所以現在的水有一股漂白水味道，失掉了本來清涼甘甜的味道。可是你能說出深山幽泉清涼甘甜的味道嗎？那也好像沒有甘甜味，只能夠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自己知道那個味道而已。當我們這一念心，離了妄想，分別，執着，清淨無染的時候，這個心體就是法身，一切通達，一切明瞭，具恆沙妙德，故名無上菩提覺法樂。而這個清淨無染的心體，安詳自在，寂靜永安，不生不滅，故名無上涅槃寂滅樂，就如同深山自然的泉水，本身清涼、甘甜的味，說不出來，那是法味如是、法性如是，不是世間六根接觸六塵刺激的感官快樂。可是當我們迷失了平靜、安祥、自在的這一念心，心裡有了煩惱，往往就會假借五欲六塵來壓伏它、麻醉它，然後你就越迷越深。所以喝酒的人越喝越重，好賭的人越賭樂大，這是用世間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來壓伏你的煩惱，而所得的樂，就是麻醉，越迷越深，煩惱更重，如俗云：藉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沒完沒了。志道比丘，未能了解這個道理，他說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誰在那裏快樂呢？不了解法性身自本具的極樂，我們講極樂世界，就是指這法身本有的法味，因為他不悟法身，所以提出這種錯誤的問題。

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志道比丘，錯解了法身境界，又繼續提出了他對法身與五蘊法錯誤的見解：又法性身是生滅的本體，而由法性身生出五蘊法之身心世界，而有了世間生生滅滅的形相。所以可以說是由一個法性的本體，而生起了五蘊法色、受、想、行、識生滅的作用。一體五用，有體有用。因此在世間上，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異、滅，世界有成、住、壞、空之生滅相續，是一種常態。所以所謂生，就是從法性生起了五蘊的作用。而滅則是五蘊法又回歸於法性之體。若是有情眾生，生死輪迴相續，則是有情眾生，生滅相續不斷而不滅失，若不再三界生死輪轉相續，則五蘊法又歸回法性即法身，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切諸法全被涅槃寂滅所伏滅，畢竟不見一法生起，如同虛空無知無覺。此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之樂，是從何所生。

現在我把正確的道理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法性就是吾人的自性，它是不生不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如如不動，六祖大師在悟法傳衣品中，大徹大悟時，所提出的心得報告：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此正是說明法性的體用，也即是吾人本妙覺心之性，我們的本妙覺心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如果你心不去攀緣外塵，它是這樣寂照的，寂靜永安，安詳自在，常、樂、我、淨，但是當你起心攀緣外塵的時候，它就變成生滅的假相，它就從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本性上，本身是不動的，只是起了生滅的假相而已，就有了五蘊生滅的假相，如同一個平靜的大湖，湖面平靜如鏡，當起風時，則平靜的湖面成生滅的波浪，因風吹而起浪，而整體湖水是不動的。當我們徹悟自性的時候，它就從真如本性變現出這五蘊的用，又名五不受蘊。雖然有這五蘊的用，但是還是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如如不動，寂靜永安，常、樂、我、淨。所以當你起心攀緣外塵，被無明風所吹，它就從不動的本性，有了生滅識浪，取相分別之錯用，又名五受蘊。所以五蘊不

是真有，五蘊是從真起妄，妄本空。而這個覺性是本有的，妄根本就是假的，我們現在就是執著它有，所以你就捨不掉這身心世界。心經說得很清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所以說五蘊不是真有，是空的，是你不守這一念心，一念心動起心攀緣，這樣而緣出來的假相，是依著不生滅的本體而幻現出來的影像。在楞嚴文句裡面有一句話，一念無明心動，即為識本。你本來是寂照不二的，如如不動的，就是這麼一念無明心動，那就有了識，識就是這樣來的，在大乘起信論所說的：一念不覺生三細，就把如來藏妙真如性變成阿賴耶，所以一念無明心動即為識本。就有了識，此識動相，即為行本。你這個識動的相，念念相續，那就是行本。動必取境，即為想本。動了你一定是取境界，那就是認知、想本。能取見分，即為受本。所取相分，即為色本。是一念頓具，就是你不守自性，這麼一念起心攀緣，這五蘊身就聚足了。這五蘊當體就是空的，它是從你不生不滅的本性上，依真而起妄，妄本空，真是本有的，並不是從真變成這五蘊之用，這個真是真空妙有，亦云第一義空。體雖空寂，卻具恆沙妙德，安然自在，常、樂、我、淨，而不是頑空，一無所有的。現在我來舉科學理論來做證明，現代研究世界上最微小的東西，以前我們說是質子，中子，電子。現在發現電子、質子、中子還可以再把它分析，分到最後變成夸克(quark)，夸克(quark)是非常小，要用一百萬分之一秒的速度，才能夠把它顯現出來，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科學儀器，他把電子、質子、中子還可以再把它分析，他發現電子、質子、中子是由幾個夸克(quark)所組合而成，而夸克(quark)是一種弧形的光體、能量，這樣生起立即滅去，生滅相續不斷。此是用特殊的儀器才能把它顯現出來，它就以很快的速度生起滅去，一閃即滅，相續不斷。可以看的出來這個樣子，所以我們一切物質，是這樣一閃一滅的能量變現出我們眼前的物質。因為夸克聚合而成電子、質子、中子。再由電子、質子、中子合起來變成原子，原子聚合在一起合為分子，分子合起來就變成眼前這個物質。分析

到最後就是那個夸克 (quark)，而夸克 (quark)，這一閃一滅的東西，到底是從甚麼地方跑出來的？科學家找不到。佛法告訴我們，最終的究竟就是我們的法性。法性第一義空，離於空有，是真空妙有，無法見得。當它動時，就有生滅相續之相，速度很快每秒鐘約二十一萬六千次的生滅相，所以當我們心不動的時候，你看不到它，真空妙有。就好像科學儀器能見到那一閃一滅的夸克，能夠看到它生滅的相，一閃一滅，但是它的本體科學儀器也見不到，不知道它從甚麼地方來生起來的，色法，心法體皆真如，是一而非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法性也一樣，你根本就看不到，就是你一攀緣了，從本體上起了一閃一滅的生滅相續相的識，但是它本體根本就沒有生滅，是如如不動的。這個生滅的假相，根本就是空的，不可得，五蘊本空，你藉著修行，這個妄可以去的掉，但是這本妙覺心真本有，這個真是真空妙有，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言說不可及的本妙覺心，是如如不動，這個法性是永無變異。所以不是法性是生滅之體，它是如如不動、寂而常照。生滅之體是因為你迷了，依真起妄，而妄根本就是空的，所以你把妄去掉以後，真就顯現出來了，所以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把妄去除，真就顯出來了，所以法性不是生滅之體，法性沒有生滅、來去，是寂而常照、寂照不二，沒有生滅、動靜、來去之相。而五蘊本空，是因為你一念迷，而有了色、受、想、行、識。是迷感得的，不是真有的，真有的就是你的法性而已。志道比丘以為自性有這麼一個東西，它變化成這五蘊法，而執五蘊法為實有，以五蘊是生滅的用，一體五用，生生滅滅就是常，生生死死就是常，生的時候就從自性起五蘊之用，滅就是從五蘊回到本體上，如果讓他繼續生死輪迴，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再受生，則永歸寂滅，回到寂滅的本體上，那就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繫禁伏住，他把涅槃認為是死物，變成像一個頑空一樣，尚不得生，何樂之有？法性也即是自性，也名法身，盡虛空遍法界，它永遠沒有生滅、來去，如如不

動的，圓照十方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具恆沙妙德，變化自在，無障無礙，並非頑空、無情之物。是因迷而造了業，才招感這五蘊身來受果報，而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志道比丘，不悟法身錯解經義，故生疑惑，特來祈求六祖大師破解迷惑。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

六祖大師一聽就曉得，他的問題，就是把法身與色身認為是兩件事，不了解這個色身是依法身迷而造作諸業招感的五蘊業報身。五蘊本空，唯一真實的就是本妙覺性，即是法身。所以六祖大師一下就點出來，你是佛弟子，怎麼會學習外道斷常邪見？這個真如本性、如來藏妙真如性是永無變異，是不生不滅的，是法住法位的。你怎麼隨著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之真如本性，即法身，佛性，法性，不生不滅、寂靜永安，具恆沙妙德，本自清淨的如來藏妙真如性。「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依照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那就是在這個色身之外，另外有一個虛空的法身，這個虛空法身，是「離生滅求於寂滅」。是離開這五蘊身心的生滅，而存於一個寂滅無知的空間。你要明白自心不動，不染萬境，真性常自在，這叫做寂滅。佛陀又名寂滅人，甚麼叫寂滅人？當你一切煩惱不生，心中五毒之火滅了，百花叢裡過，片業不沾身，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寂滅。因為一切萬境本自空寂，本自清淨寂滅，就是你心不寂滅，念念攀緣，攀緣心是妄不是真，如果是根性利的人，他豁然頓除妄念，悟無所得，一下就悟入了寂滅人。所以六祖大師說頓悟、頓修、頓證就是如是，這樣他就證得法身，法身就在他六根門頭放光動地，起無量無邊的功德妙用。所以六祖大師就喝斥他，據你所說，在這色身外別有法身，離開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又迷惑在世間感官的快樂，迷執在色、聲、香、味、觸、法的世樂，以為涅槃還

須要有身受樂，不知道涅槃常樂是我們的清淨無染心、本覺妙心的法味，是無上菩提覺法樂，與無上涅槃寂滅樂，而不是六根對六塵的五欲樂。它是自性本具的。就如同山上的泉水，它本有清甜的味道，法爾如是。你還把這個當成有身受用，有身受用是五蘊法，是迷不是真。「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你把身心世界當成是真的，更以五蘊所受的六塵境界為樂，迷失了自心本性之三德秘藏，常樂我淨之真實功德。你要明白這個五蘊身根本不是我，真正的我就是你那一念清淨無染的心。但是你那一念心現在是妄非真，為什麼是妄？因為你執著有身心世界萬法，當你不起心攀緣外境不再執著身心世界萬法的時候，這一念心就轉成清淨法身了。所以修學佛法真的就是破妄想、分別、執著而已，這一些妄想、分別、執著離開了，這個清淨法身就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了。而不是另外去找法身的。所以這就是你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你根本不知道法身是怎麼一回事。

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

凡夫就是這樣，不去尋找我們內心中本有的法樂，卻去尋找我們感官的快樂。感官的快樂叫做麻醉，就如同吸毒的人，剛吸的時候有一點快樂，像現在的搖頭丸，很多年輕人去吃搖頭丸，剛開始服用覺得快樂，到最後上癮了，不吃覺得很難受，吃了也不覺得快樂，吃搖頭丸只是為了止苦而已，已經沒有樂可言了，所以就染上了毒癮，這有甚麼好呢？我們就是這樣迷於世間五欲六塵麻醉的樂，不懂得去尋找我們心源裡面的法樂。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人生的真相。一切有情眾生，原來就是那一念靈空的覺性而已，即是法身，是淨智妙圓，體本空寂，因一念不覺起心攀緣，故生起了三細六麤，迷惑造業，才招感四大結合成五蘊業報身。迷了覺性，有了四大為身就有苦，就有生、老、病、死，四個根本煩惱的苦，然後還有怨憎

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麻煩就來了。所以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這個身子就是大患，我們眾生迷，就執著這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取捨依報世界，認為這是實有的。貪念外塵，好生惡死，念念隨境遷流，迷惑造業不知道它根本就是虛幻不實，是你內心的影相，前面跟大家說過的八識五十一心所，就是你自心的影相而已，你內心中，業識種子起現行相續不斷而生起，有如在燈光後面，如果沒有膠捲，燈光投射在影幕上是白色的，有了膠捲相續不斷就有了影像，這個膠捲就是業識中習氣種子生滅相續，而形成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的生滅相，而有了身心世界萬法。不知道外面境界是你內心境界，不是外面真有的。你迷在這個境界上，起惑造業，就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因為自己沒有親證涅槃寂靜，反而以寂滅永安、清淨湛然的這種涅槃常樂，當成太無聊了、太苦惱了，一定要這樣吃喝玩樂，跑來跑去，事業忙得不得了才叫做快樂。所以我們不懂得享清福，總是想得到權力、欲望、來享鴻福，這種不是永恆的事情。享清福，你內心的快樂是永恆的，寂靜永安，清淨安祥，那是永恆的，那個不必用錢買。外面的權力，要用錢去買，選舉要花錢，你為了要選上委員能夠有一點特權，這是很辛苦，你內心的寂滅永安，常樂我淨，快樂解脫，那不用錢買，每一個人都有的，為什麼不去找它？所以佛陀真的是很有智慧，祂知道我們眾生的毛病，所以淨土法門最契機，因為你執著這個身子，淨土法門就跟你說，你到了極樂世界是蓮花化身，你還是有身，你想想，也對啊！生出來很痛苦，從產道生出來，就像經典上所說的，就如同兩山一夾，把你夾扁了，也是有道理啊！你就嚇壞了，蓮花化生不用生，很快樂。在那裏又不會生病，那更好，也不會老，那又更高興，壽命無量劫，歡喜無量。還不用賺錢就有飯吃，還有七寶房子可以住，還有蓮花當你的交通工具，像飛碟一樣，咻一聲就到了，這裡的科技很發達，還有更殊勝的，遍地都是黃金瑪瑙，這個太好了，真的是最契現在眾生的機，趕緊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由功夫成片入一心不亂，真正放下了身心世界萬法，證得寂靜永安，安詳自在，那才是真正到極樂世界，你還不到這個境界以前，都是在蓮花苞裡面繼續學習。當你真正豁然頓悟自性，見身心世界萬法唯是一心，即自法身，全事即理，全相即性，如夢境全是自心，見一切法無生，是眾生循業發現，你這一念覺性現出來，見到這個境界，所以無生才是涅槃的境界，終日馳求是我們的業力習氣。

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

佛看到我們這樣迷，才在涅槃經裡面，告訴我們這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當然要講這涅槃真樂，這是非常了義的，這是對緣成熟的眾生來講的，否則你對一個喜歡熱鬧，喜歡唱歌跳舞的人，你跟他講寂滅永安，他一定嚇壞了，會覺得這很無聊，我如果到那個地方，我不就慘了，因為他緣不成熟，沒辦法，你既然喜歡那個境界，那只有跟他講人天法，因為你緣不成熟，不想找到你寂滅永安的自性，解脫自在，一切無礙的真如本性，你卻是喜歡五欲六塵，那最起碼你不要墮三惡道，你如果墮到三惡道，你想在那裏唱歌，門都沒有，那些刑具逼得你苦不堪言，持五戒、修十善，到人天去吧，因為緣不成熟，等緣成熟了，再修出世間法，從聲聞、緣覺、菩薩，最後入一佛乘。到了一佛乘就是，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因為自性法身本自寂滅相，不可頭上安頭，成無明本，二乘人即是有寂滅現前之量。而凡夫接觸到境界，馬上就取捨、分別，能所、對待就隨之而生。第一個「我」就生出來了，這件事情我喜歡、我討厭、我要怎樣，而這些境界只是你心中的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的剎那相續連續相而已。就像電影的內容一樣，電影內容是膠捲一秒鐘十六次的開闔，連續相，將它連起來，看起來就有劇情。而凡夫的心，於根塵接觸時，起心攀緣境界，念念

生滅相續相，每秒鐘約計有二十一萬六千次之多，所以這個生滅相續的種子像瀑流一樣，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一個接一個，速度實在是太快了，我們所執着的內身心，外世界就是這樣而幻現出來的。是我們的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三心的連續相。如果未來能發明一種儀器，能夠用百萬分之一秒的速度來看我們心的生滅，這樣就可以看出來了。這生滅相續的相就是那五蘊法。這個生滅可以去掉，而不動的本妙覺性，是絕對去不了的，是盡虛空，遍法界的，因此佛陀告訴我們，當你離了剎那生起、剎那滅去的相續相，這五蘊法滅了，寂照性現前。你看的一切法無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你真正證入這個境界，宇宙沒有障礙。所以我們看華嚴經事事無礙的境界，那是實教菩薩法身大士的生活，祂就是證得不生不滅的心，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為何說更無生滅可滅？因為本來就這樣子，本性是這個樣子，不是有作意讓它不生不滅，有作意讓它不生不滅，那你就落在外道，那就是外道有作意的以生止滅，以滅止生，把祂壓伏住了，事實上這不是它本來不生不滅的境界，壓伏住了那不是真實，那變成斷滅了。「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這個時候寂滅境界現前了，如果你寂滅現前有現前之量，那就是阿羅漢的境界，那是第八識阿賴耶識的相分。有寂滅現前之量，阿羅漢就把那個當成是所證的涅槃境界。菩薩還要再用功破識陰，再把這寂滅現前之量消歸自性，雖寂滅現前，也無現前之量，悟入真如本性。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圓融自在。這就是破根本無明，證入法性，圓融無礙自在，乃謂常樂。有兩條路可以證入這個境界，這兩條路，在圓覺經裡面說得很清楚，如果是禪宗利根的眾生，他頓除妄念，悟無所得，一下子就入了，就好像圓覺經裡面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不需要再提起觀照，根本無相可離，當下即是，直下會取，這就是頓悟。如果不是這樣根性，那就要漸修了，圓覺經中告訴我們，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

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經文中有四重離：第一重是遠離境界，第二重是遠離觀智，第三重是遠離觀智與觀境，第四重是遠離遠離，亦復遠離，畢竟無所離。就好像譬如鑽木取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你的妙圓覺性就現前了，所以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在楞嚴經裡面，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祂就是示現漸修的方法，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初於返聞聞自性之修學的時候有動相。動相滅去的時候，有靜相。當動、靜二相離的時候，根相就生出來，耳根能夠知道動、靜二相都離了。當根性滅了以後，覺生，能夠覺知，動靜二相離了，覺中還是有能覺、所覺。覺離了以後，空生出來了。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滅已就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就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就入無上大涅槃境界。這是用漸次，所以修學佛法，我常勸大家在靜態中，還是要以坐禪的方式，從定中去體會這個境界，當然利根的眾生他頓除妄念，悟無所得，一下子就契入，就如同剛才舉圓覺經所說頓修、頓證的方法，知幻即離，不作方便，沒有任何方便，一下子就離了，離幻就覺了，亦無漸次，沒有甚麼好觀照的，當下就覺了，所以有頓、漸二門可以入這個境界，入了這個境界，乃謂常樂。這個樂是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滅樂，一切明白通達，智慧圓滿，一切煩惱不生。

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這個境界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安詳自在，無牽無慮，沒有任何一點煩惱、罣礙、憂慮，一切精神全部解脫了，一切的煩惱全部遠離。這怎麼講呢？好像所有揹在身上的重物，全部都脫下來，為什麼修學

坐禪的人到某一個層次，即使是到了未到地定，他會覺得輕安，就是那一些粗重的妄念放下來了，好像身子就要浮起來一樣輕安。如果你入了涅槃境界，那就更不用說了，這個不是感官的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就是一切精神壓力都沒有了，沒有罣礙、恐怖了，煩惱都離了，萬法都清淨了，心安理得，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僧璨大師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那是真如自性本具的法味，唯證乃知。它不是感官的快樂，是解脫的境界，是故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法性如是，五蘊即是空，空即是五蘊，豈有由法性體生出真實五蘊法之用。真如自性起用，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空即假即中，如鏡顯像，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一切不染，一切不受，它就是这个境界。所以六祖大師開示：念念自見本性，若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念念都是這樣，哪裡一體生起五陰？色、受、想、行、識之生滅遷流的作用。那是起心攀緣，而生起了生滅妄心，是從本體上起了生滅的假相，這是虛幻的，不是真有的，哪裡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你這個說法，不是把佛法說成斷滅了，有體無用，跟外道的斷滅邪見一樣，涅槃是圓明常寂照，無量的智慧德能就在這一念涅槃寂靜心中。

聽我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涅槃這兩個字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是火熄滅了，也就是我們內心煩惱之火熄滅了，我們常常要求解脫，其實我們的心體本來就是解脫的，心念不可得，哪有不解脫呢？就是因為你一直在打妄想，想好的你會快樂一點，可是不可能永遠想好的，等到你想壞的時候，那就痛苦了，我們的痛苦煩惱，都是從妄想而生出來的，所以一切煩惱都是從妄想心生出來的，而心體本來是清淨湛然，無有一法可得，只要把內心的

分別、妄想去除了，你就會發現，我們這一念心，本來是這麼解脫、清淨，一點壓力也沒有，沒有人纏縛我們，是多麼自在啊。所以涅槃不是在外面求涅槃，涅槃原來就是我們清淨的無染心，那個就是涅槃境界。我們現在有染心，會帶給我們煩惱、生死，會在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五欲六塵、七情六慾裡面執著、分別、妄想，帶來無量的痛苦。如果你了解這些幻化境界都是虛妄不實。你頓除妄念，悟無所得，一切萬法都是虛幻不實的，放下來了，當下就是證得涅槃寂靜了。因為涅槃是清淨無染心，就是自己的本地風光，這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涅槃是五毒煩惱火熄滅了，菩薩再把塵沙無明火熄滅了，佛再把根本無明通通去除了，這一念心就是最高無上的涅槃了，所以涅槃是你生命的原貌，當你把这些分別、妄想、執著的心去掉以後，我們這一念原本的心就是涅槃解脫。

它有無量的功德，就是這圓明常寂照，就是你這一念無住真心的妙用，它的妙用就是這五項。「圓」。就是一切沒有障礙，一切圓滿具足，華嚴經所講的，諸佛如來一切圓滿具足，沒有任何障礙。我們看華嚴經事事無礙法界，心想事成，我們也希望心想事成，只要把你這一些煩惱、貪、嗔、癡、慢、疑、惡見去掉了，你就能夠相應到某一部份的一切圓滿具足，你再把塵沙煩惱再去掉了，你就更進一步，獲得更多，你把根本無明通通去掉了，你就能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心念一動，馬上就兌現。華嚴經所講的十玄門，那就是諸佛菩薩的生活，我們覺得這簡直不可能，這世界怎麼可能這樣？祂就是這樣，祂說你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可以點石成金，你說甚麼就兌現。西藏有大修行人，你到他家裡去，他接待客人，他就畫個茶壺跟茶杯，倒出來就是茶，他就有這個本事。不動地菩薩，祂就可以把土石、沙石，用祂的神通力把它轉變成食物，來佈施給飢荒的難民，所以法身菩薩法界是事事無礙，心想事成，百千萬億化身，無所不能，真的就是這個境界。我們本來也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被業障障住，所以我們只有妄想而已，我們的妄想也

是一樣，無所不能，可以想過去、現在、未來，一念可以想好大的世界，一念又可以濃縮到一個針頭裡面，我們的妄想心也沒有障礙，只是差別在你不能兌現，諸佛菩薩祂兌現了。祂就是把這一些五毒煩惱、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去掉，找到自己的本地風光。只把我們這一些迷惑去掉了，頓除妄念，悟無所得，身心世界脫落了，妄念離了，不要再分別執著，那一念本妙覺心現前，圓照十方法界，無所不知，無所不明，那一念本妙覺心就是涅槃境界。它圓滿具足無量無邊的德能，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就是這麼不思議。還好我們現在心想事成，不會兌現，因為我們有業障，我們想的壞事比好事多，如果我們所想的壞事都兌現了，我們人類大概全部滅亡了。當我們氣一個人的時候，會想說這個人應該要怎麼樣，他果然怎麼樣了，那怎麼辦？你說對不對？還好我們心想事成。如果我們能把這一些業障、煩惱障、所知障去掉，性德流露出來了，那你所想的一定是至善圓滿，全都是性德如是。你利樂有情，人家說你做這麼多好事，你認為沒有啊，這是理所當然，應該要做的本份事。那個時候就沒有障礙，你所想的都是至善圓滿，所以圓就是一切圓滿，一點也不缺。

「明」就是智慧，十法界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能夠圓觀十方方法界過去、現在、未來，無所障礙。八地不動地菩薩以後，祂不須要一點定的作意，祂就可以知道任何事情的過去、現在、未來，如法華經裡面說的，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祂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八地菩薩以前，還要有所作意，阿羅漢要入定觀察，阿羅漢的境界他要入定，他才能夠觀察得到，八地菩薩以後就不需要，祂在跟你談笑風生中，能明照十方。明就是指智慧光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覺。

「常」是什麼呢？是你這一念本妙覺心，祂永遠不會有變化的，祂不會像我們這樣，今天心情好，突

然精進起來，明天心情不好，晚課不要做了，我們的心都會這樣見異思遷，不能穩定，而這個本妙覺心，它永遠都是這個樣子，像鏡子一樣，永遠都是那麼清楚明白的照，就如同水面，當沒有風浪，水面平靜了以後，水的照性都不會失掉，永遠都存在。當我們把這一些妄想、分別心去掉了，把我們的煩惱之火熄滅掉了。顯本真心，心是真常的，智慧永明，不會因使用久了以後，它就稍微遲鈍了。不會像我們現在，用腦久之後就記憶力減退了，真心永遠不會有這個現象，不會退失的，而且不需要休息、睡覺、吃飯，這一種能量是無窮無盡。四禪天人就能這個樣子，四禪天人吃睡就通通不需要了。但是我們這個業報身就需要了，這個身體需要休息、吃飯，所以這個身體是業報。當你真正大徹大悟，破根本無明，你睡覺只是讓這個肉體休息而已，當你睡著的時候，外面甚麼事情都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會作夢，因為覺性根本不需要休息，只是我們這個業報身要休息。如果覺性要是休息了，我們麻煩就來了，為什麼呢？鬧鐘也叫不醒，它甚麼時候要醒來？那是隨他去吧，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控制。然而我們的身體雖然需要休息，但是我們的覺性都在那裡等著，所以當鬧鐘一響，你就醒過來了，有人把你一搖，你就醒過來了，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就是這樣，無窮無盡，無始無終，永遠常住，所以真常。

「寂」就是絕對不受染，絕對是清淨湛然，寂淨永安的。你把黃金拿到鏡子前面照，鏡子有沒有染上了黃金？你把鑽石、牟尼寶珠拿到鏡子前面這麼一照，鏡子也是一樣啊，它照出來的鑽石也是亮晶晶。如果你把糞便拿到鏡子前面一照，鏡子也一樣把它照出來，鏡體還是一樣清淨湛然，鏡子照寶物、糞便，它都是一樣清淨湛然，所以諸位，我們這一念無住真心、本妙覺性，不管是成佛或下地獄，它都一樣清淨湛然，只是我們因業力所障不了解事實真相，以為有所得，覺得這個身子有我，世界是真的，就感覺上好像染了，其實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就是像鏡子的照性而已，而照性的照是甚麼樣子？沒有人見過，沒有一

物可知、可見，如同水有波動的時候，它不能顯現空中的倒影，當它波動停止的時候，它能顯現空中的倒影。我問你，是甚麼東西顯現的？你說是水。但是水在動的時候就無法顯現呢？為何水平靜之後就能顯現呢？那是甚麼東西顯現呢？所以照到底是甚麼東西？長的甚麼樣子？沒有一個人曉得，但是它本來就是這樣。我們這一念覺性本來就是這樣，我們才說法性如是，沒有辦法解釋。它無有一物可知、可見，清淨湛然，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就這個照性，它怎麼會受污染呢？所以諸位，我們現在迷失了這個妙覺自性，知見立知，以為有所得，就被它染了，這個染也是妄染，不是真染，你成佛了，乃至於在六凡法界，它都是那樣清淨湛然。如同太陽在空中沒有烏雲，大地一片光明，有烏雲，大地雖然是一片灰暗，但是太陽永遠都是在放光明，不受烏雲所染，我們這一念自性也是如是，所以「寂」就是比喻不受沾染。寂淨永安。

「照」是什麼呢？它遍現法界，盡虛空遍法界，宇宙有多大，它都遍照法界，一切宇宙都在我們這一念覺性中現前，我們現在迷了，就有了界限，它的功能失掉了，就如同一個大海面一樣，這大海面本來就是比喻一個清淨覺性，整體大海面，會現出空中的倒影，就比喻我們的覺性，如同大海遍現整個空中的倒影。但是因為覺性大海起了無明風，就是我們攀緣了，被無明風一吹，覺性大海上了浪，又在浪上有了水泡，我們就是因為被無明所染，將覺性大海上的水泡，執以為我，把海浪執為我所有，而迷失了全體大海。那你就有了個體，你的覺知性就有了範圍。所以我們現在的覺知性就只限於我們這個身體六根對六塵的覺知範圍而已。其實我們的覺知性，是遍現法界，我常常用勉強的比喻來說明。譬如我們現在能夠感覺的就是這個身子，當你把我法二執破除以後，就如同我們這身子的神經系統，深入整體宇宙法界，地、水、火、風、空、根、識，十法界三千諸法中。整個宇宙就是你一個身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實就是一切，我們現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任何一個舉動，起一個心動一個念，無量億微塵世界的十方諸佛

如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為一就是一切，就是一個清淨法身。華嚴宗祖師杜順大師他教我們法界三觀：真空絕相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宇宙間，一切萬法都是周遍含容，一就是一切，所以宇宙是沒有大小的，是絕待的真如，如果你把見思惑以及根本無明破除以後，你這一念心遍現十方世界，不管宇宙有多大，都在你這一念心中顯現，聽起來好像很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這個樣子。阿羅漢他把見思惑破了，他在偏真涅槃中，是可以照見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所有的眾生他看的清楚明白，所以阿羅漢在我空真如裡，是可以照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你修行破了一分根本無明，證圓教初住菩薩，祂那一念覺性，就可以照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不得了，能夠示現百界作佛，在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示現八相成道，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示現成佛，那個佛要多少尊？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百億星球，破一分根本無明的實教菩薩，祂分身在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分身的數量都是天文數字，如果破二分根本無明的菩薩，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祂的一念心性，祂可以在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示現佛，破三分可以示現二千個，這樣一倍一倍的增上，一直到十地菩薩以上，整個十方宇宙都是你自己的一念心性，不管這個宇宙有多大，你一念而至，沒有距離、時空，事事無礙，大入小、小入大，一切障礙都沒有。我們的本妙覺心，它是遍照十方世界。所以這無上大涅槃，你只要能夠修學放下萬緣，身心脫落，悟無所得，心地清淨無染，你的本妙覺心就現前了。你這一念心就具足這五種功德，圓、明、常、寂、照。圓滿具足、智慧光明、不生不滅、無有窮盡，一點都不沾染，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沾染，像鏡子絕不受沾染，照是遍現法界，這才是我們的本地風光。所以涅槃不是死了，涅槃不是心外一個境界，而是我們的本來面目，這麼殊勝，佛法不行小道，不求神通，要找到你自己本地風光，不悟本心，學法無益。

「凡愚謂之死」。為何凡愚會謂涅槃為死呢？如果是無上大涅槃，它是照見五蘊皆空，所以身心都沒

有障礙，生死涅槃，平等無二。念念自見五蘊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五蘊。心經說得很清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能夠照見五蘊皆空，所有的苦厄都離了，苦厄有多少苦厄呢？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這是根本的煩惱，你如果真正照見五蘊皆空，當下就是空寂的，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那當然是涅槃解脫了，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無障無礙。而聲聞乘修俱解脫，證滅受想盡定，他不是照見五蘊皆空，是伏滅受想，我們叫做滅盡定。他們雖然心靈得到解脫了，在入定的時候，身子也沒有障礙，可是當他出定之後，心靈是解脫的，沒有障礙，可是沒有吃飯肚子會餓，生病了會苦。所以聲聞乘證阿羅漢時，身子還在，還有壽命的時候，我們稱作有餘依涅槃，因為這身子還會感受到世間的飢餓病痛，但是祂的心靈是真的解脫了。等到他在這世間陽壽盡了之後，他入於我空真如，我們看到他死了，其實他根本沒有死，為什麼？他證入我空真如，偏真涅槃中，若不灰身泯智，沉醉在寂靜三昧樂中，他也能夠照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了了分明，哪有死呢？生命本來就沒有窮盡，本來就沒有生死，我們現在有生死，也不過是分段而已，所以阿羅漢走的時候，一定是預知時至，自在而走的。走了就入於我空真如裡面，若不灰身泯智，而墮入涅槃寂靜三昧樂中，祂可以寂照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哪裡有生死呢？我們看到他死了，其實這哪是死呢？恢復到清淨解脫，恢復到本來沒有我。我們每一個人來的時候，根本沒有這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的本妙覺心，就有知見的作用，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所見，一切通達明瞭的作用。因為迷，他才跟四大交合在一起，有了這個身子，有這個身子是個麻煩。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我們現在是天天顧著這個身子，如果你從大乘的佛法慢慢來了解，你就知道涅槃是這麼殊勝，你慢慢對這個身子就會看開了，當然我們要利用這個身子修戒、定、慧，不要用這個身子去造業，要利用他來修行，證得涅槃，而不是用它來造業、迷惑顛倒，

那就對不起我們自己了，因為凡愚不知涅槃解脫境界，以為涅槃就是死亡。

「外道執為斷」。外道他不悟自性，不知道真如本性本來就是清淨解脫，一切萬法本來無生，無自性。用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的方法，把六識心伏住，以為就是涅槃解脫，故云外道執為斷。有一位南傳的法師跟我談佛法與外道可以融合的問題。我說宗教是一定要和平相處，但是佛法與外道有絕對的不同，佛法說一切法無生，因緣有、自性空，緣起性空。譬如法界安立圖中，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然後世界種，世界海，乃至無窮無盡的世界海。最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長怎樣呢？劃一個圓圈，裡面空空的，佛法告訴你，宇宙萬法當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本體就是空性的，就是真如本性空，你迷惑造業，業感緣起，循業發現。你現在所看的就是業力所現，如果你所有的業全部斷盡了，法界就是自心的幻影而已，如果一切有情同破無明，則十法界，浩瀚的宇宙，當下消泯，就是那絕待的真如覺性而已，沒有相待能所，永恆常住常、樂、我、淨之自性極樂境界。所以宇宙萬法是眾生業力所現，當體即是覺性真如，這一些現象，生就是無生，根本沒有真實的眾生世界。是沒有相待能所的。外道心外見法有相對待，有我、有世界，那世界與我從哪裡來？從梵，從神我，勝性，從四大，從無而生，從自然而生，所以根本的立論就不一樣，一個講無生，一個講有生，一個講有主，有上帝，佛說根本無我，主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佛陀在人間示現，八相成道，降生人間時，環顧四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表示真如本性橫遍十方，豎窮三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個我是絕對的真如本性，如來藏妙真如性，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面目，盡虛空，遍法界，宇宙萬法都是依他而有，依他而現，隨著他染淨的不同，變現出這十法界，除了他以外，其他根本就虛幻不實了。萬法唯心，心外無法。盡虛空遍法界，就是這一心的三諦理。外道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他認為宇宙間有一個能生萬物的本體，我們修行只要心不動搖，不起心，不動念，就可以回到本

體的涅槃解脫，所以外道修行就以壓伏六識的方法，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的力量，把心斷滅了。很多人看外道的書籍，有的看了會覺得，這也有點像佛法，外道他們也講不起心動念，佛也這麼講，叫我們不起心動念，外道是壓伏住而起心不動念。佛法是自性本來就不起心不動念，如同水本來是沒有波浪的，因風吹而起浪。所以佛法不立宗，你要是把佛法文字執着，心中有所依靠了，那絕對無法證無上菩提的。佛法的不起心動念，是本來就不起心動念，像鏡子一樣，鏡子照東西有沒有起心動念，鏡子不起心不動念，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當你契入真如法性，那個明明白白，就叫做不起心不動念。那個自生自顯清清楚楚，知道該怎麼運用，怎麼做事情，了了分明，那個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那個念起心動念就是不起心動念，就是金剛經所云：無所住而生其心。外道不了解法界的事實真相，本來就是清淨的，萬法無生，是眾生循業發現，本來無有一法可得。外道認為外面境界是真有的，我也是有，但怎麼能夠得到解脫呢？他就把心壓住，伏住六識叫它不要起心動念，他認為這樣就是涅槃境界，所以外道執為斷，修成了無想定。這樣壓伏久了以後，彈性疲乏了。他又開始起心動念。所以四禪、四空天人，如果沒有到第九次地定，定慧等持，證阿羅漢果，最後都要生死輪迴，因為你只是暫時伏住而已，定境又會喪失掉的。因為外道不明宇宙萬法的真相。所以修學佛法一定要悟本心，佛說一切教法，都總歸這一念本心，所以我們叫做歸宗，宗就是我們無住的真心。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二乘人他希望能夠得解脫、證涅槃，所以他們是依三解脫門：空、無相、無作（無願）而證入涅槃，他說這個世界是業感緣起都是空的，是因緣所生的，不可得。所以他從空解脫門而悟入涅槃。既然五蘊都是因緣合和，宇宙萬法都是緣生緣滅，因緣有、自性空，不可得是各種條件聚

合在一起所現起的假相，所以我這個身相是五蘊合和的假相，所以他不是真有。外面的境界也是四大合和相，也是虛幻不實的，所以有從無相解脫門而悟入涅槃。無作是甚麼？既然是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一切眾生、世界，也是虛幻不實，所以他根本不想來世的後有，不希求來世得到福報，他對於身心世界萬法都無所願求，無所願樂，所以他這樣而悟入涅槃。所以二乘人是依三解脫門：空、無相、無作而修證入偏真涅槃。是依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來對治凡夫觀身是淨、觀法是有、觀受是樂、觀心是常。最後二乘人所證的就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他證入了涅槃，就變成偏真涅槃，無所作為。目以為無作，他以為入了涅槃境界，就是無所造作了，而不知道無上大涅槃，是真如自性的體大、相大、用大，空而不空（體大）、無相而相（相大）、無作而作（用大），即涅槃三德之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如果你了解真如本性具足萬法，體用不二，你就能夠活活潑潑在日常生活中，展現他的真實妙用，圓明常寂照，就不會墮在偏真涅槃，無所作為，二乘人他以為無所作為就是涅槃。

「盡屬情所計」。這個都是還在妄想分別裡面，都是識心的分別。聲聞、緣覺用第八識心，四禪、四空天人，還在六意識裡面，盡屬情所計，還是有情執的妄想分別境界。

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

這六十二見本，就是指修行人次第而修，楞嚴經裡面告訴我們有五十種陰魔，破色陰有十種，破受陰有十種，破想陰有十種，破行陰有十種，破識陰有十種，這是五十陰魔，當修行人這樣不斷地次第修證。破了想陰的時候，見到了行陰，行陰的光明閃閃爍爍、生生滅滅的相，他以為那個就是真如本性，也有修行人再把行陰破除以後，見到清淨湛然、清淨寂滅的第八識，他把第八識也當成真如本性，依照他所看到的假相，以為這就是真如本性，但是他看到的不是真的，一個是見到行陰，一個是見到了識陰，他們把佗

當成是真如本性，所以就這樣來立論，而作成這六十二種邪知邪見，變成六十二種落在斷常、有無相對的邊見執著。這六十二種見，都是外道所執著的一種邊見，而見不到真如本性，把行陰與識陰，當成是真如本性，不知道它不是究竟真如實相，我們如果要了解六十二見本，可以看看楞嚴經裡面的破行陰與破識陰，裡面所講就是這六十二見本。總而言之，六十二見本，就是指外道以五蘊，心色二法所取的斷、常、有、無，這四種邊見，見不到真如本性。都是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這只是一個虛假的名稱而已，哪裡有真實的意義？它不是真相如是的境界。

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以及蘊中我，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

惟有過量人頓悟自心，悟到萬法唯心，直下會取這一念無所依止的本心，不假作、止、任、滅四種方法，來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頓悟自心本自清淨、本自解脫，無有一法可得，具足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這是過量人，頓悟自性，通達無取捨。他了解這整體法界，全事就是一個理體，全相即是自性，就是自己的一心所變現。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從哪裡來？都是自己這一念心變現的，沒有能所。我們以夢境來做比喻，夢境當中有你自己，以及夢境當中的依報世界，其實它就是你的識心所變現。醒了就明白夢境沒有相待能所。而我們現在的正報身心跟依報世界，色法是阿賴耶識色法的種子所變現，心法是我們第八識業力習氣的種子所變現，心色二法皆是阿賴耶識所變現，而阿賴耶的體性本來就是真如，是一件事所變現的，是你迷它才變現出來的。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就是自己的一念心，法界就是這一心所幻現。這個是最不容易體會，因為我們把一心，認為就是我在打妄想的心，念念不是着有就是着空，着有是有心，着空也是有心，不能夠直下會取離有離空的無住真心。惟有過量人頓悟自心，通達無取捨。知道原來法界變現的這一些境界，是我自心分別自心相，是我內心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這樣剎那相續的相續相，如果種

子清淨了，它就變成智慧了，智慧在哪裡？就是你心地清淨，你就轉識成智，你心地有執着、取捨分別，那就把智轉成識，惟有過量人，知道無取捨，因為整個識就是一個理體，經上告訴我們：全水即波，全波即水。我們現在所看的東西，就是一件東西所變現的，整個波就是一個水，你離開水外，你就看不到波，你離開波外，你也看不到水，水、波是一件事情變現的，法界就是這一心。惟有過量人頓悟這一念心，通達無取捨，知道自他不隔于豪端，唯是自心。諸佛如來證悟的時候，祂看到一切有情、無情眾生，都在祂這一念心中同成佛道，為什麼？整體性的，一就是一切，佛看一切眾生，不管有情或是無情，都如同祂的獨子一樣，都是自己的一個體性，都是自己的一心所變現，就好像我們愛惜自己的身子一樣。

「以知五蘊法，以及蘊中我」。五蘊法就是色、受、想、行、識。色蘊是因為你一念不覺心動，而把能所不二的真如本性，幻化成地、水、火、風四大，而這四大和合的因緣，就有了眼前種種的境界相。五蘊身心內的色身以及外面的世界，這個色法從哪裡來？就從哪那一念不覺，從能所不二的清淨真如中，見到了光明，光明見久了，因瞪發勞相而見到了暗。明暗的相較，有了動相而幻化出風大。堅固的執着這個境界就幻化出地大。風大與地大的相磨，就幻化出火大。火大與地大的相應，就幻化出水大。由於這四大因緣和合，而有了眼前的物質、山河大地。這一些從哪裡來？就是你那一念心變現出來的。這個道理要經常薰習，有一天你就會豁然明白。否則我們一定會想，外面的東西跟我的心有甚麼關係？了不相干，外面是外面，我是我，卻不知道根本就沒有內外，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沒有內外。這色法其實就是你一念心動，變現的內色身、外世界。那受蘊是什麼？受法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去領納外面的境界，不知道外世界是虛幻不實，沒有真實的這一些境界，而你去領納它的感受，就有了這前五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領納就有這五識，受蘊是前五識。有了領納以後，就有了別、認知，就是想蘊。了別、

認知就是第六識，有了別、認知以後，你就會起惑造業，經由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發動命令叫你的身口去造業，這個就是行蘊遷流。有了造作之後又招感了業識，那是我們第八識的種子，就有了識心。這五蘊法全體就是八識。色蘊是阿賴耶識中色法的種子，就是那四大，聚合在一起，而變現出來的。心法是八識裡面的見分，變現出受、想、行、識，就是我們八識的心心所法。所以五蘊法根本就是你自心分別自心相，心外無別法。五蘊中的我是怎麼生出來的呢？是從八識裡面的第七末那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說那個就是我，執著它就是我，念念執著，恆審思量，我就這樣生出來了。是我們自心第七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當它是我，所以我只是一種執著有我而已，不是真正的有我。法國哲學家笛卡兒也說：我思故我在。我思所以我才會在，這只是哲學推理，而不是實證，所以他又迷惑了，沒有我怎麼會想呢？所以我在故我思，因為他見不到我們的第七識，他只能了解到前六識的分別，不了解七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是我，所以他還是在這裡打結，沒有究竟諸法實相。所以再深的哲學理論，也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唯有佛法能證得。

「外現眾色像」。外面所現的這一些種種色像，是八識田中色法的種子，都是我們八識田中這地、水、火、風四大，這四大有質礙性的能量，有濕潤性的能量，有流動性的能量，有炎熱性的能量，這四種能量聚合在一起，它聚合在一起，只是一個本質而已，它不是叫作色法，由於我們業識投射在上面，把它變成性境與現量，再加上我們六意識的分別妄想，把它變成了帶質境、獨影境，變成了非量、比量，外面實在無有一法可得，都是自心變現出來的。就好像我經常用電影作比喻，電影如果只有燈光投射在螢幕上，只是亮亮地一片，沒有甚麼內容，但是後面有了膠捲，膠捲剎那一片接一片，就有了劇情，同樣的，這四大聚合在一起，本來就是一個亮亮的東西，根本就沒有內容的，但是你的業識投射在這上面的時候，就如同

膠捲剎那生滅，就把四大聚合在一起的東西，就變成了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貴賤種種假相，它不過是因緣有、自性空，緣生緣滅的假象而已，身心世界實在是無有一法可得，修行真的就是，看得破、放得下，你就能夠得到解脫。

這一些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這一些六塵境界，平等如夢幻，都是你自己的心所幻現出來的境界，像夢境一樣，是你的夢心把它變現出來的，哪有什麼不平等？好聽的聲音跟不好聽的聲音，是你聞性顯出來的，但是你執着聲音的內容，就有苦、樂、憂、喜心了，沒聽到，甚麼事也沒有。我們如果跟外國人吵架，他用外文罵你再難聽的話，如果不懂外文，你也不會生氣，你如果聽懂了，那就不行了。可是我們人很糟糕，專門要聽不好聽的事情，只要有個人眼睛稍稍瞟你一下，他在那邊輕聲細語，你就會特別注意去聽，是不是在說甚麼？說到跟你有關的，你就不高興了，你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煩嗎？你如果知道人家在說你，你就避開一下，不就沒事了嗎？所以我要學習曹清鵬老師，他說：只聽到說我好的，很小聲我都聽到，說我壞的，再大聲都聽不到，所以他健康長壽，只要耳順，你就得到健康長壽。可是我們不這樣，聽到好聽的就歡喜，聽到不好聽的，就會吵架了。其實那是你的聞性藉著聲塵顯出來的相而已。當你了解這一些境界都像鏡中所顯現出來的影相而已，你以清淨、平等心來看待，那見相就是見性。迷的人，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看的都是色、聲、香、味、觸、法。悟的人看的都是自性藉着六塵而顯現出來的，所以只是了了分別，而無所分別。他看的只是妙色、妙聲、妙香、妙味、妙觸、妙法，那就叫作般若了，變成智慧了。當你一起心攀緣，着相分別，那就是識心、煩惱了。這一些境界是「平等如夢幻」，像夢幻一樣，故永嘉禪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我們現在眼前的境界，就是你這一念心性變現出來的，與夢是無二無別，確實是這樣，你用這樣去觀照，是夢，何必去計較這一些呢？都是識心變現的夢，你煩惱就

很容易解脫。

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為什麼不起凡聖見呢？如同我們夢中有凡聖，等到你證入這一心，這一念心中清淨空寂，無有一法可得，哪裡有凡聖呢？就好像在夢中，你是一個平民百姓，你想競選總統，到最後你真的選上總統了，你在夢中高興的不得了，結果你醒過來了，你不會覺得我是總統，為什麼？因為是空的。凡夫學佛也是這樣，因為我們現在是凡夫的煩惱心，佛為你立一個聖，教你修行轉凡成聖，你證到無心還不行，因為你還有一個無在，等到你有無二心都離了，證得本妙覺心，清淨湛然，實在無有一法可得，就只是一個清淨湛然的本妙覺性，這裡面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哪裡有凡聖？就是那個本妙覺心而已，這時候妳一看，眾生也只有這個，眾生哪裡有真實的五蘊呢？眾生也只有這個本妙覺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是眾生執着身心世界的影子而已。所以佛所有的你也都有，一點也不缺。佛只是告訴我們，你執着我法二執影子不放，佛怎麼度你呢？你捉住的是影子，是空的東西，佛陀就是一直告訴你真相如是，等到你把空的幻影我法二執放下來，果然是空的，放下來就成佛了。成了佛以後，佛也不可得，因為本來就只有這一念清淨覺性而已，實在無有一法可得。所以佛陀沒有辦法度你，為什麼沒有辦法度你？因為你執着的是影子，是空的，如果我執着的真的有這樣的東西，佛陀一定會盡力把我手指頭掰開，讓所執着的東西放下來，眾生就成佛了，可是我們執着的是幻影，是空的，佛陀只有一直告訴你事實真相。所執着的只是你一個影子而已，甚麼時候將影子放下來，你就成佛了。當你將影子放下來了，畢竟清淨，了無一法可得，本妙覺心現前，本妙覺心中，實在無有一法可得，所以無凡無聖，就如同我剛才舉那個夢，你在夢中從凡夫修行成佛，夢一醒，無凡無聖，就這一念本妙覺性而已。

「不作涅槃解」，為什麼呢？當你知道一切萬法不可得，自心就是涅槃，這一念心就是涅槃解脫，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沒有人纏縛你，道信來禮三祖僧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你也想想看，誰纏你啊？都是自己的妄想纏住自己。當你了解妄想是空的，所執着的影子，豁然頓脫了，頓脫了就是涅槃，你何必再立一個涅槃解脫呢？所以佛陀在楞嚴經裡面，舉一位叫演若達多的人，明明頭在他身上，他照鏡子看到鏡中的那個人很可愛，突然之間，他又喊說那我的頭跑到哪裡去？到處去找頭。我們就是這樣，涅槃本來就在我們身心上，但是你的心往外攀緣，去執着一個不可得的影像，所以才失掉涅槃圓常寂照的境界，你知道這一切悉不可得，身心世界萬法放下來，涅槃就現前了，當涅槃現前的時候，也沒有涅槃現前之量。有涅槃寂滅現前之量，就是在本自涅槃上，又加上了涅槃之量，這叫明上立明，頭上安頭，反成為法執，二乘阿羅漢，法執未破就是作了涅槃解，而不得無上菩提。所以不能作涅槃解，為什麼？因為本自涅槃，不需要在涅槃上加涅槃。

「二邊三際斷」。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原來自心是這樣清淨安祥，所以你也去執著於有，也不執著於空。執著於有，你一定會生貪、嗔、癡、慢、疑，執著於空，你一定會變成斷滅相。你就隨順這一念清淨心的妙用，不就好了嗎？所以「兩邊」就是指這有無兩邊離了，你知道一切法悉不可得，你也不去想過去、現在、未來，你念念照見這一念心當下即是。有一句禪語云：就在當下。你時時刻刻就在當下，不去緣過去、未來，就在當下，念念就是當下即是，直下即是，隨順我這本妙覺心，有無兩邊都離了，過去、現在、未來，也不去緣它，隨順我們這一念無住真心清淨心體的真實妙用，所以二邊三際斷。兩邊就是分別有無，三際就是攀緣過去、現在、未來，想東想西，我們現在是不是這樣，遇到了境界想有想無，喜歡的想要獲取，不喜歡的想要推掉，落在有無兩邊。沒事的時候就在那裏想過去，想到某某人對我很壞，我

要怎麼樣。想未來，小孩子剛生下來沒有多久，就在想：將來要讓他去讀台大法律系，畢業之後就去當律師，然後再去選立委，然後再去選台北市長，最後選總統，選上了，我就是總統的老媽、老爹。就想這一些，我們就是想過去、未來，為什麼會這樣想？就是因為你執著境界是有，執著身心世界萬法都是真實，不知道你在人間法界的大夢裡，當你大夢醒了，妄念止息，當下那一念清淨無染心就是本妙覺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有體有用，智慧圓滿，一接觸就明白，明白而隨順它自生自顯的作用就是無上妙道。所以二邊三際斷。不緣有、無，不緣過去、現在、未來，完全行無為法，二邊三際斷。這就是無為法，率性之謂道。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常應我們諸根之妙用，我們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它是至善圓滿的，隨順你諸根利他之用。我們現在是隨順外面世界的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的攀緣之用，那就壞了，那一定是要造業的，如果你不去攀緣外塵境界，隨順你這一念真如妙性，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那一定是三輪妙用，身示現、口說法、意見機。因為你已經夢醒了，知道大家還沒有醒，你也想盡辦法叫醒大家，以四攝法、四無量心，來平等普度眾生，你在平等普度眾生裡面，你都不會覺得我比你大，因為你也知道，你跟我一樣同一體性。佛陀有的你也通通有，大家都平等，只是你執著身心世界萬法的影子，我知道那個影子是空的，我放下來了。我們跟佛陀的差別是什麼呢？佛陀知道是影子放得一乾二淨，而我們是把影子捉得緊緊的，不肯放下。差別就這麼一念間而已，所以悟了同未悟，就在那一念間而已，法界畢竟是空寂的。所以要修學，放下萬緣，而隨順諸根功德妙用如恆河沙的利他之用，而利他無我，不立相待能所，不立有起用之覺觀，如法華經云：不作父想，也不作子想，亦無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為什麼呢？因為自性本覺，具足萬法，它一接觸境界，自然通達，自然明白，性德如是，所分別一切法，是隨順自性般若智慧，了了分明，即相離相的觀照般若，遠離利害得失的取捨分別，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內心中，絕對沒有一絲染着的分別，清淨至無餘。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劫火燒海底」。劫火是指世界有成、住、壞、空，到了「壞」劫的時候，就有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火災燒到初禪天，水災淹到二禪天，風災吹壞了三禪天。大三災的劫火把海底都燒乾了，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也會燒成灰燼，眾生必定驚慌失措，但證涅槃解脫的大修行人，通達無生，因為覺性不生不滅，這一念覺心是真我，是火不能燒，刀不能砍，水不能淹，清淨湛然，盡虛空，遍法界，圓、明、常、寂、照，這一念本覺妙心裏的智慧德能，是本自具足，小偷也偷不走，永遠不會退失，它法性本來如是，具恆沙妙德，不受任何障礙。「風鼓山相擊」，即使是大三災的強風，把兩座山吹到碰在一起，它也是一樣，圓、明、常、寂、照。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如俗云：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寂靜永安，自在解脫，無有變異。因為你明自本心，見自本性，悟本自無生，今亦無滅，通達萬法皆空，唯有如來藏妙真如性，本自涅槃，圓、明、常、寂、照，寂靜永安，自在解脫，涅槃相如是，是本妙覺心的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我現在告訴你，涅槃不是把你的心壓伏住，甚麼都不要想，這叫涅槃，那是外道的斷滅，涅槃是恢復你自性的體用，是明心見性，證得無染的覺性，寂靜永安，自在無礙，是離四相，絕百非，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的境界，是法爾如是，離一切言說妄想分別之自證境界。故不可隨言作解，要能直下會取，才能真

正明白涅槃解脫，體用不二。是故所以叫你捨去對涅槃錯誤的見解。「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你不要又去執着涅槃境界之解說。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是無明本；知見無，知即是涅槃。不可於本覺本知上，更立有覺有知，是故六祖大師云：吾今於不可說而說，是為了破你的邪知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如果大家希望稍稍契入涅槃寂照的境界，只這音聲是，現在大家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心中也沒有分別、思量、妄想，這就是涅槃妙心的妙用，但是若稍稍有所攀緣，取相分別，那就落在心意識裏面。佛法裏面所說的名相，如涅槃、佛性、真心、如來藏妙真如性、圓寂、妙明真心、般若、菩提、一真法界、常寂光土、真如本性、中道實相等諸多名相，指的就是吾人這一念，涅槃妙心，本地風光，生命的原貌。為何要用這麼多名相來作解釋呢？因為有的從自性的體上說，有的從自性光明之相上說，有的從自性的大機大用上說的，因為眾生開悟的因緣不同，聽到跟他相應的名相，他能夠開悟。同時這麼多名相，也告訴我們，不要執著以為它有一個實體可得，它完全是一個開悟自性的境界。所以古德云：一念無心，妙契即得。如果你開悟的因緣成熟了，一念返照，你現在在聽，在看，在講話，在應用的，全都是它體用不二的涅槃境界。離了這一念心，心外無別法，只有你一念無心，直下去會取，所以六祖大師開示，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志道比丘聽了六祖大師這首偈子之後，豁然會取，原來涅槃寂滅，安樂，就是我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原來我這一念離了妄想、分別、執着的心，就是涅槃妙心，寂靜永安，常、樂、我、淨，具體大、相大、用大，圓、明、常、寂、照，不可思議。他豁然會取，歡喜的不得了，至誠恭敬，禮謝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

階級？

行思禪師在我們禪宗史上，是一位大禪師，他是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的傳燈祖師，他來曹溪參六祖惠能大師，是求印證的，而不是求佛法，前面都是僧某某，比如前面舉僧智常、僧志道，在這裡就舉「行思禪師」，他俗姓姓劉，吉州安城人，吉州安城是現今的江西省吉安縣，他是這個地方的人，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他久仰六祖大師在曹溪寶林寺，主持教化的盛況非常的殊勝，很多高僧大德，都到六祖大師那裏參學，他久仰六祖大師弘法的盛化因緣，所以他徑來參禮，也就是他自己沒有經過別人的推薦，他就自己來到了曹溪寶林寺，向六祖大師參學，他見了六祖大師之後，就請教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這個意思是怎麼修行，就能夠直了，不落階級？你說怎麼修行能夠成佛？佛都是一個階級，佛跟凡夫是相對待的，所以這一句問話，是問的非常的深入，怎麼修行是一位無修無證者，小乘藏教的修行階級有：煖、頂、忍、世第一、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佛果。如果從大乘別教、圓教來講，就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這個都是階級，乃至於成佛都落入了階級，因為凡聖也是相對待的階級。所以這個問題問得非常深，這個是求印證的，因為你一有修行，那一定有修有證，一定是有階級。如果六祖回答說依六度而修。或是說你依觀照而修，那你一定有修了，觀照不是真正的成就，你有能觀之智跟所觀之境，這個都是在你對治的範圍裏面，所以他問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用白話來講，就是怎麼樣修行能夠直了成佛，但是成佛以後，佛也不可得，是真正成就一位無修無證者，這個是真正的頓悟，頓修、頓證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怎樣修行能夠頓悟、頓修、頓證？這個是以無門為法門，所以這個問得非常高，是求印證的。

師曰：汝曾作什麼來？

六祖大師反問他道：你現在用甚麼方法在修行？你既然問我要怎樣修行，才能頓悟、頓修、頓證，那我先問你用甚麼方法來修行，根據他所提的方法，來破他的執著，然後來提升他的境界。

曰：聖諦亦不為。

聖諦有佛講的四聖諦，苦、集、滅、道，有佛講的十二因緣法、六度萬行，如果你是依四聖諦而修，依三十七道品而修，你所成就的是阿羅漢，聲聞乘，你落了階級了。如果你是依十二因緣法而修，你所證的是辟支佛果，也落了階級。如果你依六度萬行而修，從事六度到理六度，至稱性六度十度，從權教菩薩、實教菩薩，乃至等覺、妙覺，也是落了階級。所以真正成佛的時候，佛也不可得，所以古德常講，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當我們精進修行的時候，志求明心見性，志求轉凡成聖，等到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豁然頓見清淨心體裡面，了無一法可得，我經常用水的照性作比喻，當水還沒有靜下來的時候，水不能照，你找不到照性，等到它平靜下來，你也找不到照性，只能看到它的倒影而已，你找不到水的照性是長什麼樣子？我們現在見不到覺性，因為覺性經由凡夫的迷執，變成了我法二執，你根本不知道覺性本來是空無一物，等到你頓悟、頓修、頓證，破除我法二執之後，妙契這一念照性，發現這一念清淨的覺性，實在是了無一法可得，無凡無聖，清淨湛然，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所以當你證入實相以後，發現清淨湛然，了無一法可得，竟佛也了不可得，清淨心中無凡聖之差別，就是那一念清淨的覺照之性，等同虛空一樣。所以六祖大師問他：你怎樣修行？他回答道：聖諦亦不為。我不依四聖諦證聲聞乘，不依十二因緣乘證緣覺乘，不依六度萬行證菩薩乘，唯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本性，這裡面無凡無聖，了無一法可得，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聖凡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先立一個名相，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因為你現在有我，有我法二執，先立一個佛位，教你朝這個方向去用功，到最後你頓悟這

一念心，親證心體空寂，無凡也無聖的時候，豁然之間你開悟了，非心非佛。非心非佛不是斷滅，非心非佛是針對即心即佛，所契入的中道實性。悟了這一念本妙覺心，非心非佛，清淨心體裡面，哪有凡聖的差別？以前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時是因為你有我法二執，立這個目標教你去用功，等到你真正破除了我法二執，證得清淨心體，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時候，非心非佛，清淨心體哪有佛、眾生，凡聖的差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我們常常講即心即佛或非心非佛。我們要明白即心即佛是對我們修行人來講，非心非佛是你證入本妙覺性以後，破除了即心即佛的執著，了無一法可得，頓悟、頓修、頓證的境界，不是叫你執著一個非心非佛。他是證入這個境界以後，證得中道佛性，離即心即佛，也離非心非佛的絕待空靈覺性現前。行思禪師所回答「聖諦亦不為」就是指證得這一念本妙覺性，能夠隨順這一念本妙覺性的智慧之妙用。這真如自性本具的智慧就是道、無上菩提，就是無為法、佛法、大道，所以大道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們經常說的率性，隨順法性，就是這個意思，隨順你這一念清淨心體自性的真實妙用。所以行思禪師說：聖諦亦不為。換一句話來說，他就是證得向上一著，密不通風的境界，悟了同未悟，會取這一念清淨本性的境界，頓悟、頓修、頓證，了無一法可得的本地風光，他是證得這個境界。所以他說：聖諦亦不為。真正做到一個無修無證者，契入法性。

師曰：落何階級？

六祖大師又問他：那你這樣得到什麼階級呢？如果他說這一個直了成佛，那又有階級了，所以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所以我剛才講非心非佛，就是你還在修行的時候，立一個即心即佛，等到你證入清淨心體的時候，非心非佛，因為你已經證得中道實相，所以六祖大師反問他：落何階級？

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行思禪師回答道：我內心清淨，無有一法可得，也沒有一法可捨，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隨順法性的真實妙用。凡夫有善惡的差別，其實善相跟惡相，都是自性的妙用，為什麼？性德圓滿。你破了我法二執以後，見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這時候心中自然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個時候你舉手投足，一飲一啄，行住坐臥，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在幫助眾生，但是你絕對沒有存著我在幫助眾生的想法，為什麼？你我法二執破了，慈悲性顯現了，哪有甚麼利益眾生呢？應盡的本分，應該這樣做，這是隨順法性。這時候善惡之法全都是菩提智慧，善惡之法全都平等了，都是至善圓滿、大道、無上菩提，所以觀世音菩薩，示現大慈大悲，偶也示現忿怒金剛，教化剛強難化的眾生。行思禪師他內心是清淨絕學無為之閒道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順乎大道，無障無礙。雖然他說：聖諦亦不為。他自說我也沒有依止佛的教戒，也沒有行諸善法、也無修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等三乘佛法。因為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不立一法。從這不著一塵，不立一法的清淨無染心中，所流露出來的妙用，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他念念都在佛法、大道裡面。好比如魚得水，並沒有覺得有水的感覺，就像我們現在在空氣中，你絕對沒有覺得我在呼吸空氣，因為你已經很自然了，行思禪師就是這個境界，他內心了無一法可得，清淨湛然，從他這個心體所起的作用，沒有一法不是佛法，念念圓滿，念念都是無上菩提。所以他回答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凡聖俱不可得。六祖大師知道他已經開悟見性是一位真正的無修無證者。

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

六祖大師對他非常的器重，知道行思禪師已經能夠隨順法性行無為法，能乘性自在無礙，他內心已離了分別取捨，他起心動念、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在無上妙道裡面，所以六祖大師對他非常器重，請他擔任寺院中首座，印證他所證入的是如來知見。所以行思禪師就是從六祖惠能大師得法的，六祖大師

為他印證。因為師師密付本心，不是傳給他什麼法，若有法可得，則法執未破，就是印證你已契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而已。所以佛佛唯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為什麼用密付呢？因為本心不得增，也不得減，也不得有所依止，言說不可及故，只是為他證明如是！如是！你所契入的心就是諸佛如來的涅槃妙心，行思禪師就是得法於六祖大師。行思禪師絕對不會說：是我自己努力用功所悟出來的，你只不過是點點頭而已，哪是算你傳法給我的呢。所以六祖大師點頭說：如是！如是！他就得法於六祖大師。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密就在這裡，言說不可及。「令思首眾」。六祖大師請行思禪師任首座職，來幫助六祖大師教化眾生，有人來參學的時候，六祖大師有事之時，就由他來代理說法，回答問題。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有一天六祖大師告訴他：你應該去弘化一方，主持弘法利生的大業，傳佛心印，續佛慧命，不要令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斷卻。六祖大師勸行思禪師要續佛慧命，廣弘禪宗心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號弘濟禪師。）

行思禪師從六祖大師這裡得法以後，他就回到江西省吉安縣青原山這個地方，住持在靜居寺，在這裡弘化一方，弘揚禪宗心地法門。「諡號弘濟禪師」。他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間，也就是在西元七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跏趺而逝。時年七十三歲，唐僖宗追諡為弘濟禪師。行思禪師他傳法給石頭希遷和尚。石頭希遷和尚傳法給藥山惟儼禪師，以及天皇道悟禪師。再由藥山惟儼禪師傳法給雲巖曇晟。再由雲巖曇晟傳法給洞山良价禪師，由此而有了曹洞宗，所以曹洞宗是由洞山良价禪師所創立的。天皇道悟禪師傳法給龍潭崇信禪師，由龍潭崇信禪師再傳法給德山宣鑑禪師，由德山宣鑑禪師傳給雪峰義存禪師，再由雪峰義存禪師傳給玄沙師備禪師，以及雲門文偃禪師，雲門文偃禪師成立了雲門宗。由玄沙師備禪師再傳給羅漢桂琛禪師，羅漢桂琛禪師傳給法眼文益禪師，法眼文益禪師成立了法眼宗。所以行思禪師他是禪

宗五宗裏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三個宗的傳燈祖師，所以在我們中國禪宗史上，是一位大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

懷讓禪師也是中國禪宗史上一位大禪師，他是臨濟宗與滄仰宗的傳燈祖師，我們等下會說明。懷讓禪師他是金州杜氏子也。金州是現今的陝西省安康縣這個地方，他的俗姓姓杜，「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他先到嵩山慧安國師處參學。嵩山是在河南省中嶽嵩山，他先去慧安國師處參學，他參見慧安國師的時候，請示慧安國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慧安國師回答說：何不問自己意？你問祖師西來意跟你不相干，何不問自己意？換句話來說，就是你為何不直下會取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這一念心就是諸佛如來之意，諸佛如來就是證得本妙覺心而成就佛道，你去問別人的意，跟你有什麼相干呢？你心外求法，永遠成不了佛道。懷讓禪師不悟，接著又問：如何是自己意？慧安國師曰：當觀密作用。懷讓禪師又問：如何是密的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這時慧安國師就用眨眼睛，示現這是我自己的意。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我們現在就是念念攀緣，染污自心，所以六根門頭就烏天暗地，自性藉著六根門頭起用的時候，用起來很是自在，你眼睛一睜，眼前清清楚楚，一片光明，眼睛一閉，一片黑暗，明暗都在你眼前現，所以見明也是它，見暗也是它，你見得多自在啊，不須花費很大氣力，每一個人都是這麼自在，見、聞、嗅、嚐、覺、知用的多自在。那麼不自在是什麼呢？你念念攀緣，看到別人榮華富貴，你就忌妒，忌妒就難過了，你忌妒，本身就在受忌妒的折磨。你受到別人的影響，你生氣或怎樣，你當下就在受折磨，本來很自在的六根門頭中的無位真人，卻由於你攀緣外境，被外境纏縛住了，變成處處有障礙、煩惱。如果你能了解五蘊本空，六塵不是真有，你眼見色、耳聞聲，多麼自在啊！別人戴著五克拉鑽戒，他戴在手上也只是看而已，他戴來給你看，你不用戴，多方便啊，你也不用擔

心強盜會把你的手指頭砍斷搶走鑽戒，你不是看的多麼自在？可是我們就是迷戀外塵，而自尋煩惱。你如果能夠放下攀緣外境的心，不再內執身心，外執世界，無位真人就得自在了，就解脫了，沒有一點障礙。可惜我們念念都是烏天暗地，甚麼時候才能真正的放下來？讓它能夠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所以我們為什麼不問自己意呢？天天去外面找佛法，你把分別、取捨的心放下來就好了，你就解脫了，所以沒有人纏縛我們，是我們自己找自己的麻煩，自己侮辱自己，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了解空性、唯識，了解因緣有、自性空，就是要我們放下就好了。所以慧安國師他就用眨眼睛，你看他眨的這麼自在，可是懷讓禪師他不悟，這時慧安國師就告訴他，你的緣在曹溪六祖大師那裏，你可以去向六祖惠能大師參學請益。所以懷讓禪師就依高山慧安國師的指示，來到曹溪寶林寺，參禮六祖惠能大師。

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恁麼來？

懷讓禪師到曹溪寶林寺的時候，他來禮拜六祖大師，六祖大師就問他，這是我們經常會問的，甚麼地方來啊？我每次講到這邊，我都想到呂居士，他就去見廣欽老和尚，因為那時呂居士修得很好，臉圓圓的，又理個光頭，看起來很像個出家人，廣欽老和尚一見到他，就問他：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說：我是從土城來的。廣欽老和尚就沒有繼續問話了。後來他才知道，廣欽老和尚是在勘驗境界講禪機。就像六祖大師這個問題，這是禪機，你是什麼地方來的呢？懷讓禪師一下就上當了，回答道：我是從嵩山來的。六祖大師接著就告訴他：「甚麼物，恁麼來」？你是怎樣的境界？你就怎麼來，這個物是代表你是什麼境界，不是東西。我們凡夫是怎麼來呢？我們凡夫從那裡來呢？從無明中、煩惱中來，不是從台北來，千萬要記得，我們不是本來就在台北，我們本來在什麼地方都不曉得，唯一真的就是從無明中來，從見思惑中來的。聲聞、緣覺是從寂淨中來，證得偏真涅槃，所以他內心還是有執著涅槃寂淨，無常、無樂、無我、無淨，

雖然他已經破了我執，但是涅槃寂淨三昧樂他放不下，所以內心還有這樣的執著，所以二乘人是從寂淨中而來。菩薩真俗等觀、理事圓融，菩薩是從中道而來，祂內心有微細的執中，所以菩薩是從中道而來。唯有如來是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如果當時六祖問懷讓禪師：甚處來？懷讓禪師說：無所從來，也無所去。這不得了，但是如果背誦禪門公式，不是自己親證，人家問你：你從甚麼地方來？你說：無所從來，也無所去。禪師再問你一句，現在如何呢？你就答不出來了，為什麼呢？你不是實證的功夫，你是套公式，那是不行的。所以六祖大師馬上反問他：甚麼物，怎麼來？你怎樣的境界，就怎麼而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據說懷讓禪師他那時候回答不出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他悟了以後，再去請六祖大師重新勘問他，甚麼物，怎麼來？他回答說：「說似一物即不中」。就是我們這本妙覺心，清淨湛然，說似一物即不中。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總是覺得有一個心，執心為常，所以佛告訴我們觀心無常，破我們的執心為常，如何觀心無常呢？唯識學告訴我們，心不是一個，而是有八個心王，八識五十一心所，在那裏集體作用，現出這身心世界萬法的假相，那個速度是非常快，你感覺不出來，你就是這樣念念生滅相續，恒轉如瀑流，感覺好像有一個心。等到你把這一念心放下來了，見到這一念本妙覺心，覓心體了不可得，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大小，沒有辦法形容它，說似一物即不中，就是指我們破了我法二執的這一念心體，我們用靈空、真如、法性、佛性、自性、圓覺、涅槃、一真、實相，種種這一些名相就是藉著名相去悟「說似一物即不中」的真如本性。怎麼悟呢？一念無心，妙契而已，這個無心就是破我法二執，有無二心離了，本妙覺心現前名為妙契，不是你見到甚麼，所以說似一物即不中。

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六祖大師又問他：你現在說這「說似一物即不中的本心」。還可不可以修證呢？懷讓禪師回答道：「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這裡面有兩層意義，一是事修，一是實修。我們現在的修行就是事修，因為我們現在有我法二執，有見思煩惱，必須先從事上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破除我們的見思二惑、邪知邪見等，所以我們現在的修行是在修止觀，對治煩惱習氣。我前面跟大家介紹那五種對治煩惱的修行方法，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捨去我們的貪、瞋、癡、慢、疑、惡見，你這樣慢慢修行，你會發現，一年比一年解脫，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長，比以前少了很多煩惱，但是那是粗重的煩惱，要除掉越細的煩惱，那時候進步就會比較慢，你還是會覺得我還是有煩惱，我用一個比喻你就曉得，比如一個會吃辣椒的人，剛剛吃辣椒的時候，也許吃一小片，就會覺得很辣了，當你慢慢越吃越多，到最後一定要吃兩條辣椒才會覺得辣。當你吃兩條辣椒才覺得辣的時候，你的胃已經受不了了，要得胃病、胃炎，當你開始覺得要吃吃辣椒，經過一般時間以後，這時候你回復只要吃到一點點辣椒，就會覺得怎麼會那麼辣？但是這個時候你只有吃一點點而已，以前是吃很多，但是辣的感覺是一模一樣。可是那麼一點辣不會傷胃，對胃不會造成傷害，同樣的，當你煩惱越來越少，你會覺得怎麼還有煩惱呢？但是你跟以前的煩惱比較起來，那真的是差了很多，但是你還是會覺得有煩惱。剛開始在修行的時候，那個時候你會覺得進步比較快，可以後來會覺得進步比較慢，為什麼？微細的煩惱比較難除。所以佛法常講，六年一個小成就，最起碼是六年一個單位，佛陀示現苦行六年，六年以後，洗個澡，喝了牧羊女的乳糜供養之後，立定決心坐上金剛座上，我若不成佛道，不離此座，後來夜睹明星，大徹大悟，成就無上佛道。所以古德常講，六年一個小成就，九年才有一個比較像話的成就，所以修行只要精進，不要只修個兩三年，就急著想怎麼看不到進步呢？不用急，六年是一個最基本的單位，所以我們在六年修行過程中，你會慢慢覺得，煩惱漸漸減少，不會像有東西壓在

心上，鬱鬱不樂，你有進步了。修證即不無，你能夠感覺的到。另一種實修是破無明的法身大士之無功用行，大乘見道後而後之修道之菩薩，修而無修，無修而修，任情逍遙，隨緣放曠，得大自在之實教菩薩之修行，普入法界行稱性六度，十度，五智，三輪妙用，普度眾生，於行菩薩道中，智慧分分增，無明分分破，直至始覺智，合於本覺理，破盡四十二品無明，而成究竟覺之無修無證者。

「污染即不得」。此亦有二個層次的不同。一是事修上的污染即不得，二是實修上的污染即不得。如果你只是聽經聞法，不能去除你的貪、瞋、癡、慢，一樣迷在五欲六塵上，你即使有修，也得不到真實的受用。很多念佛人他口中唸佛，心理污染，念念不離貪、瞋、癡、慢，心中想着財、色、名、食、睡，如此念佛喊破喉嚨也枉然，這是污染即不得。另外一種執著功德也是污染，我這樣修行，將來可以得到什麼感應，能夠得到佛的加持，能夠見佛、見光、證神通這也是污染，你不能成就明心見性。所以事修上有兩種污染，一種是世間的污染，第二種是修行上的污染，你求清淨被清淨污染，你求感應，被感應汙染，你求特異功能，被特異功能污染，求神通，被神通污染，所以污染即不得證無上菩提。如果是從實修上來講，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如果你破了根本無明，成法身大士，要不要修證呢？還是要，但是他的修正是無功用道，是隨順法性，以真如在薰無明，無明分分破，智慧分分增，直至無上正等正覺。或者是阿羅漢破見思惑，他心裡沒有貪、瞋、癡、慢、疑，能夠行無為法。他迴小向大，還是要修行，但是他修行不是有作意的止觀、對治，他是我空般若行無為法，微細的覺照。這不是我們凡夫修行所用的方法，我們凡夫所用的方法，是能所相對待的，有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來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破根本無明以後，證中道佛性，行中道妙觀，他完全是隨順真如佛性的真實妙用，來薰你無始劫的無明，所以在大乘起信論裡面說以真如來薰無明，以真如的性德，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六波羅蜜、十波羅蜜，普度眾生，藉修德

來顯性德，以真如來薰無明，斷盡四十二品無明，成就無上佛果。在這修證過程，他沒有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是無功用道，是隨順法性的，不是有作意的，時時修而無所修，我們稱之為般若觀照，無功用行。這是大徹大悟的實教菩薩所修行的方法。所以修證即不無，他這個修證，是無功用行的修證，以真如薰無明，用這樣修的，這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這是不思議的修。「污染即不得」。如果你有覺得你有修有證、我心清淨了、我開悟了、我證果了，對實教菩薩而言，這些都是污染。在圓覺經說的很清楚，如果一個真正的實教菩薩，是要離作、止、任、滅四種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入門是用這四種方法來對治煩惱。像禪宗參話頭，也是有作意的，念佛也是一樣，都是用作、止、任、滅四種方法，但是成就的時候，一定要離作、止、任、滅四種方法，所以你成就的時候，這四種方法又叫做四病，同時還要離智境四相，智境我相、智境人相、智境眾生相、智境壽者相。你稍稍有所執著，執著我有修有悟、有證、有得法，得解脫，那都是污染。一位破根本無明的法身大士，也就是禪宗的大徹大悟者，他時時修，而無修行想，故名修而無修，無修而修。時時證，而無證果想，故云：證無所證，得無所得。他就是這個境界，所以污染即不得。修行不著修行相，得果也沒有得果想，如稍稍有所得果想，或者是有證果的覺受，那就不是真正的證果，故四十二章經云：供養千億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位無修無證者。

馬祖道一禪師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這就是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之寫照。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六祖大師印證懷讓禪師所回答，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而云：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一切諸佛之涅槃妙心，不汙染有、也不汙染無，不汙染染、也不汙染淨、不汙染迷、也不汙染覺，真正證悟之人，無修無證，離迷離覺、離正離邪、離染離淨、離定離亂，離兩邊，中道也不存。所以古德云：道不假修，但莫汙染；禪不假學，貴在息心。你的心不再攀緣，看得破放得下這是修行總綱。心息下來了，看得破也放得下，你讀大乘經典，你一見即可以契會，所以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你是這個境界，我也是這個境界。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什麼呢？佛陀就是證得這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的離迷、離覺；離正、離邪；離淨、離染，畢竟無有一法可得的清淨無染心。此心於根塵接觸時，自生自顯的見地與妙用，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所以六祖大師說：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六祖大師為他印證。就是這個境界，這樣六祖大師就把法傳給懷讓禪師了。傳法不是告訴他，你要用甚麼方法修，就可以證果。所以傳法是這樣傳的，印證這一念心，就是諸佛所傳的涅槃妙心，正法眼藏。

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般若多羅，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他就是達摩祖師的師父，他有一個預言，識就是預言，汝足下出一馬駒，將來你會出了一位高足，這個「馬」字已經在暗示，就是馬祖道一禪師，駒就是壯馬、千里馬，很厲害，他能夠普度一切眾生，能夠教化一切眾生，出一馬駒，駿馬、千里馬，踏殺天下人。踏殺是踏殺眾生的無明煩惱，救度一切眾生，入佛知見。讓他們能夠開悟證果。「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你記得就好，將來你如果遇到這個人的時候，不要急著為他說法，等到緣成熟的時候，再接引他。

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謚大慧禪師。）

懷讓禪師就把這一件事情契會在心裏頭，遂執侍左右二十五載，日臻玄奧。六祖大師為他印證，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可是境界不一樣，同樣都是契入法性，但是功夫差別不同。所以圓教初住位的菩薩，開佛眼、證佛種智，但是一住可以為初住說法，為什麼呢？境界不一樣，懷讓禪師雖然得到六祖禪師的印證，但是他不離開六祖大師，跟隨在六祖大師身邊，一直到六祖大師圓寂之後，他才離開，這段期間日臻玄奧。他的境界受了六祖大師的薰習教化，一天比一天提升，「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六祖大師在西元七一三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圓寂，之後他就到湖南省南嶽衡山的般若寺，在那裏住持弘法。在般若寺中的傳法院，遇到了馬祖道一禪師，傳法給馬祖道一禪師。懷讓禪師於唐玄宗天寶三年，也就是西元七四四年圓寂，世壽是六十八歲，那時候唐玄宗諡號他為大慧禪師。馬祖道一禪師得法以後，他傳法給百丈懷海禪師。在佛門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盛事，叫做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以前修學禪宗的出家人，都是寄居在持戒的律寺裏面，由於學禪的人，心裏都比較開脫，持戒的人都比較拘謹，在生活上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馬祖道一禪師就建大叢林，把這一些學禪的人共同聚合在一起共修，依靠眾這樣來修行，而大家既然共同聚合在一起，那就需要有共住規約，所以就由百丈禪師來立清規，就是依照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把印度傳下來的戒律中國化，適合我們中國人來修行。立清規就是立了寺院的共住規約，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很有名的盛事。馬祖傳法給百丈懷海禪師，百丈懷海禪師再傳法給黃檗希運禪師，黃檗希運禪師再傳法給臨濟義玄禪師，臨濟義玄禪師因此而建立了臨濟宗。由馬祖道一禪師，傳法給百丈懷海禪師，百丈懷海禪師再傳法給為山靈祐禪師，為山靈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建立了為仰宗。所以懷讓禪師他是臨濟宗與為仰宗的傳燈祖師。行思禪師是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的傳燈祖師，行思禪師；懷讓禪師這兩位禪師在我們中國禪宗史上，是五宗的傳燈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臺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

永嘉是個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溫州縣這個地方，在唐朝的時候，這個地名叫做永嘉，因為這個地方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師，我們就用這位大師所住的地方，冠在他法號的前面，表示永嘉這個地方，出了一個這麼了不起的大禪師，我們亦稱之為永嘉禪師，合稱為永嘉玄覺禪師。他俗姓戴，少年的時候就深入經藏，廣學三藏十二部經典教理，尤其精天臺止觀法門。天臺宗的摩訶止觀，那是非常的殊勝，不僅僅是天台綜觀心的至寶，也是修學禪定的聖典，另外在天臺宗的小止觀坐禪法要，以及六妙門數息法，釋禪波羅蜜，也是禪修的必備良書。永嘉玄覺禪師不僅通達教理，也真實修實證的功夫，具足教證二量，行解相應。「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他看維摩詰所說經的時候，自己覺得開悟了，發明心地就是契入法性，開悟了。

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

在一個機會，遇到六祖大師的入室弟子玄策禪師。玄策禪師雲遊四方，度化眾生，做不請之友，到了永嘉這個地方，聽說這裡有一位法號玄覺禪師的大修行人，有修有證，所以他就登門造訪。他們兩位深談心地法門，劇談就是深入廣談諸佛妙理。玄策禪師發現玄覺禪師出言暗合諸祖。與歷代禪宗祖師所開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妙理相同。所以玄策禪師就問：「仁者得法師誰」？你是從哪一位禪師那裏得法的呢？是哪一位禪師為你印證的呢？

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

玄覺禪師回答玄策禪師的問話，他說：我聽方等經論。方等經論就是指大乘經典，我廣學大乘經典，各有師承，所以我的老師很多，我拜很多老師學大乘經典，後來我在讀《維摩經》的時候，我自己覺得開

悟見性了，但是還沒有人為我印證，我所悟的是不是入佛知見，是不是傳佛心印，也就是，是否證得如來的涅槃妙心，正法眼藏，還沒有人為我印證。佛陀一代時教，天臺宗判為五時八教，五時第一時就是華嚴時，佛在菩提樹下悟道的時候，在天上說了三七日華嚴時，接下來回到我們人間在鹿野苑講阿含時共講了十二年，阿含就是講四聖諦、十二因緣，此乃小乘佛法之根本。接下來就是講方等，就是講迴小向大，講大乘經典，共講了八年。講了方等以後再講般若，共講了二十二年。講了般若以後，最後講法華涅槃，法華經在靈鷲山講了七年，最後一日一夜講大般涅槃經，講完就入涅槃了。所以天臺宗把它判為五時。八教就是化儀四教與化法四教。方等時，也就是第三時的時候，天臺宗對方等有三種解釋，方就是方廣，既方又廣，等就是平等。因為實相的妙理，恆遍諸法，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性相不二，所以稱之為方廣。豎該凡聖，這實相的妙理，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故言平等，所以方等有這個意思。第二個意思，謂方者廣之義，等者均之義，佛於第三時，諸經廣說：藏、通、別、圓四教，均益利鈍之機，故名方等。第三種解釋方等，謂方者方法也，有門、空門、雙有門、雙非門、四門之方法也，等者平等之理體。依四門之法，各契平等之理，謂之方等。一般方等是指大乘經典，及勸導迴小向大之經論。玄覺禪師說：我雖然於方等經典中自覺開悟見性，但還沒有人為我印證。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

玄策禪師就舉法華經裡面的經文，威音王佛是出自於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裡面的一段經文：「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這是說明古佛降生到人間以後，你一定要求印證，在古佛還沒有降生人間以前，那時候眾生的根性較利，自己開悟，有入佛知見的，獨覺就是這樣子，在無佛及佛法住世的時代，他看到秋風落葉，他就能夠悟無常，能夠開悟。但是古佛降生到人間以後，眾

生的根器，大不如前，如果你自己悟，沒有經過真正得法的大師為你印證，印證這個心就是諸佛如來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往往都會落到外道，外道就是心外見法。不悟自心是佛，自心是法，自心是僧，自心即是一體三身自性佛。所以玄策禪師告訴玄覺禪師說：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你一定要求印證才行。

曰：願仁者為我證據。

玄覺禪師很謙虛，他說：希望您為我證明，我所悟的是不是入佛知見？

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

玄策禪師很客氣，他說我人微言輕，何況我的師父現在還在，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十方各地都去請法，或請求六祖大師為他證明。「並是受法者」。他是真正授承弘忍大師的衣法，「若去，則與偕行」。如果你要去的話，我陪你一道去，玄策禪師於是陪著玄覺禪師到曹溪參訪六祖大師。

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玄覺禪師就隨著玄策禪師，來到了曹溪寶林寺，可是玄覺禪師見到六祖大師的時候，並沒有頂禮，一般參學者見到老師，一定是先頂禮三拜，再請法，而他卻是先遶六祖大師三匝，然後振動錫杖，站立在六祖大師面前。這個禮拜方式很特別，是個禪機，禪師都很活潑、稱性的。六祖大師故意喝叱他，其實六祖大師這個喝叱也是禪機，六祖大師絕對看得懂，知道他是何等人，但是六祖大師也故意用這樣來示現。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六祖大師說：出家人要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千威儀是這樣算的，出家人要守兩百五十條戒，這兩百五十條戒，各有行、住、坐、臥四威儀，四威儀乘上這兩百五十條戒，就有一千個威儀了，然後再合

於三世，也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那就成三千了。也有解為合於三聚淨戒，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這樣乘以一千就是三千威儀了。八萬細行是由三千威儀合於身口七支，而為二萬一千，身口七支配合貪、瞋、痴的心法，二萬一千乘以三，這麼一乘，就又多了六萬三。六萬三加前面身口七支的二萬一千，加起來剛好是八萬四。八萬細行就是指八萬四千種細行，所以出家人是要具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您這一位大德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如此驕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玄覺禪師說：我管不了那麼多了，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佛陀說生死就在呼吸之間，萬一我在頂禮之時，一口氣不來不就完蛋了嗎！我不僅得不到印證，更是不能得法了，所以我管不了那麼多了，我求了生死證菩提更是重要。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體取是什麼呢？直下會取，直下見自你的本心本性，而不是依文字而得，我們現在能夠依文字知道，我的心本來不生不滅，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所以我這個心是不生不滅。這是依文解義的，而不是直下會取。直下會取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空寂的本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生不滅，清淨湛然，靈光獨耀，迴脫根塵，畢竟了無一法可得。如果這樣直下會取，從本無生，今亦不滅，清淨無染的自性，生死也就了了，當下就解脫生死，如果真正能夠證得這樣境界，生死一定可以得自在。我們懂得教理，如果你心不空，念念有取捨、分別，妄想不斷那只是解悟而非證悟。所以體取無生是要實證的功夫，不是只了解我這一念心，從無始劫以來，到無始劫以後，它都是不生不滅，是要看你在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中有沒有得失、取捨、貪戀、罣礙、害怕、恐懼等等。你這一些都離了，那

才是真正相應了。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安所，自稱得法於洞山禪師，混跡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惟披一衲衣，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夜暮即歸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此廟是置放棺木之廟，故有許多冥紙），居民稱他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明其修證之真假，先藏身入紙錢堆中，深夜蜆子和尚回廟，睡於紙錢堆中歸，華嚴靜禪師於紙錢堆中，從後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立即答曰：「神前酒臺盤」。即體顯用，一點驚嚇亦無，華嚴靜禪師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深為讚嘆，懺謝而退。所以最起碼要有這樣的功夫。這才叫作體取無生，了無速乎？這是真正的境界，你能夠做到這樣嗎？我們稍微被人家占一點便宜，吃點虧就難過得不得了，你懂得再多的佛法，那都是文字遊戲而已，所以這就是實證功夫。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不就把手死給了了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

玄覺禪師說：自性本來就不生不滅，哪有甚麼了與不了的問題。有如我們睜開眼睛就看到眼前這個境界，眼睛一閉上，就看到了黑暗，你看到黑暗也是在看，看到外面境界也是在看，這個見性從來就沒有生滅過。所以我們睡著的時候，人家搖你一下，你就醒過來，人家叫你一聲，你就醒過來，可見我們的覺性，聞性從來沒有停止過，也從來就沒有生滅過。生滅是因為你取相分別，有我法二執，才有種種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生滅遷流。我們覺性裡面沒有這一些，這一些是因迷而幻現的，所以自性本體本來就不生不滅的。故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了本無速，法爾如是，哪有甚麼了與不了的問題？玄覺禪師的回答都是出自本心的流露，不是從經本所得。這一問一答之中，當然六祖大師看玄覺禪師的表現就知道，他是一位明心見性的大修行人，所以六祖大師當下就為他印

證，如是，如是！就是這樣以心傳心，傳法給玄覺禪師。玄覺得法後，當然要向六祖大師行拜師禮，這時他才整理袈裟，具足威儀，行五體投地的謝師禮。

須臾告辭。

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玄覺禪師得法以後，他向六祖大師辭行。玄覺禪師從浙江溫州這個地方，到曹溪寶林寺，要經過江西省，這個路途也是上千里路，他這樣得法以後，馬上跟六祖大師辭行，說他要回去了。師曰：『返太速乎？』六祖大師說：你這麼快就要回去了？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玄覺禪師他就用禪機，以自證的境界，來回答六祖大師的話，自性空寂，同虛空一樣，充塞十方世界，無動無搖，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如本性就像虛空一樣，但是佗靈而空，空而靈，這個靈空性，哪裡有動靜、來去之相呢？這就是玄覺禪師能夠隨順法性，我們經常說：隨緣任運，任運自在。他內心裡面根本沒有所謂的動與不動、來與去、快與慢，只是隨順法性而已，如同玄覺禪師他在永嘉禪宗集裡面的一段文：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他心體空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念而無念，無念而念。這是一種隨順法性的自證境界，稱性無為的。

六祖大師又反問他：誰知非動？你說本自非動，空寂的性中，本來沒有來去、動靜之相，誰知道這個

本自非動呢？曰：仁者自生分別。所以玄覺禪師只是隨順法性，他不是心裡安住一個不動，不是有作意的，不是有覺有觀的，而是隨順清淨無染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而已。如果心裏住著不動，那就不是順你自性的智慧，不是順著你自己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本自解脫、智慧具足的這一念真心，你是有作意來把它壓住而已。所以六祖大師問玄覺禪師說：你說本自非動，那誰知道非動？如果你心裡還有一個不動的感覺，那就是在作、止、任、滅四病裡面，有作意的，有觀行、有覺觀，那不是順著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所以玄覺禪師只能回答六祖大師：仁者自生分別。這是我隨順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稱性無為，是仁者自生分別。這仁者就是指六祖大師，是師父您老人家自生分別，這是一個禪機，這不是不禮貌。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六祖大師很讚嘆的說：你深解無生的妙理。如果一般人，碰到六祖大師這麼一讚嘆，一定說豈敢、豈敢。那就上當了，那就真有無生之意了。所有底下玄覺禪師又回答道：無生豈有意耶？為什麼呢？無生如果有意的話，那你心裡一定有住了，住一個無生的覺觀。佛法裡面說：緣起性空。因緣有，自性空，生就是無生，緣起無生。我們如果是透過緣起的覺觀而見無生，那已經生起了緣起，那就不是佛所要告訴我們的緣起無生的本意了。比如你看到我們前面這一張椅子，是由木頭加上人工加上鐵釘，把它完成的，所以宇宙中，根本就沒有椅子的實體存在，當椅子條件失散的時候，它又變成了一些木塊、鐵釘，所以椅子緣起，生就是無生。如果你是透過這樣觀照，認為這椅子這樣各種條件結合而生起來的，生就是無生，那這樣不是真正的悟無生，這已經生了因緣生，你只是在觀行的過程中。佛的目的就是在你根塵接觸的時候，當下就是無生了，不需要再透過因緣所生，各種條件聚合在一起，生就是無生，那你已經生起了一個無生的念頭在心裡頭，那不是叫作無生，已經生起了一個緣起無生的生，已經有生了。所以佛法不立宗、不立義，因為一立宗、立義，已經有生了，所以佛法叫作隨順法性，隨順我們這一念真

如本性的妙用，叫作無為法。如果你是透過無生，而見到一切法無生，那是有為法，是在作、止、任、滅這四種方法裡面，是在觀行的範圍裏面，不是明心見性，隨順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的實證層次裡。所以玄覺禪師回答：無生豈有意耶？如果你無生還有一個意在我這個心中，那心裡一定有所依止，依靠某一個方法。如果你是真正證入無生，那就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故善會禪師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因為你有得了一個無生，在你心裡頭那個無生，就是法執，而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所謂得法是以不得一法謂之得法，你要是覺得我得了一法了，那就不是得法了。不得一法是世間法也不得，出世間法也不得，完全隨順你這一念無所住的真心，這才是真正的得法。所以六祖大師故意讚嘆他說，你對無生的妙理，見地非常的深入。他回答六祖大師的勘驗：無生豈有意耶？正如古德所說的：無生終不住，萬像徒流布，若作無生解，還被無生固。無生不能住，就好像你的心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緣自在，無障無礙，不能有所住。如果無生還有一個意在，那還不是真實的究竟解脫，所以玄覺禪師回答：無生豈有意耶？如果有意，就不是真的無生，那是生了一個無生，還是在有生的範圍。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無意誰當分別？我們的分別是心意識的分別，不是真正智慧的了別，但是永嘉玄覺禪師回答六祖大師云：分別亦非意。我不是用心意識分別，而是用真如本性寂照的了別，是觀照般若，一切明瞭，一切通達，為什麼？心地清淨，轉識成智。凡夫用八識，心心所法，玄覺禪師是用四智菩提，所以分別亦非意。世間分別一切萬法，與無上菩提法差別就在染淨不同而已。你染上了，那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如果你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心地清淨無染，這八識五十一心所一轉，就變成了四智菩提，大圓鏡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識與智本是一件事，就在我們迷悟染淨的差別不同而已，所以玄覺禪師說：分別亦非意。我於一切境界了了分明，不是用心意識，而是真如本性

的智慧。

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層意義，比較不容易理解的，曰：分別亦非意。這個意思是說，我入了這個境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雖然我言說不可及，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德常講：悟了同未悟。但不是沒有悟，而說未悟，是悟了同未悟。玄覺禪師所回答的分別亦非意，是指玄覺禪師悟入無生這個境界，不是意識的分別，言說不可及，悟了同未悟，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個都是實證的境界。

六祖大師非常的讚嘆，師曰：善哉！少留一宿。難得來一趟，住一個晚上再回去吧！玄覺禪師隨順因緣，他也就在曹溪寶林寺住了一個晚上。「時謂一宿覺」。他在六祖大師這個地方得法，第二天回去了，人家就稱他一宿覺。一個晚上就大徹大悟。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永嘉玄覺禪師有兩本著作，一本名永嘉禪宗集，另一本就是永嘉證道歌。永嘉禪宗集是講修因，永嘉證道歌是講證果。這兩本著作在禪宗裡面，也是很重要的禪宗教材，這二篇文章都很短，內容非常的精要。永嘉玄覺禪師，他是生於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西元六六五年誕生，他在唐玄宗開元元年，也就是西元七一三年圓寂，唐玄宗諡號為無相大師，可惜他的世壽只有四十八歲，如果永嘉玄覺禪師壽命長一點的話，他的成就會不可思議。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

這一位禪者，這時候智隍還沒有開悟，所以他只是一個禪者而已，但是他可以說是一個老修行人。禪者智隍比丘，他最先是跟五祖弘忍大師參學的，參學以後，他沒有經過弘忍大師的印證，「自謂已得正受」。自己以為開悟了。所以在圓覺經裡面，說明修行人要認清智境四相，就是覺得我有悟了、有解了、心地清

淨了、得涅槃了、證果了，這個叫作智境我相。如果他發現我能悟、能解、得清淨、得涅槃，這裡面還有一個我在，這個我還要把它離掉。當你能離這能證的我，這個境界叫作智境人相。他再精進，豁然之間他又悟了，能夠離的離，還是有一個我在，如果我不在的話，誰能夠離呢？他又離了能離所離，這時候叫作智境眾生相，這是一層比一層細。他豁然之間又發現，第一個能證，第二個能離，第三個離能離所離，還要再了能離所離之離，最後他覺得他已經把牠了卻掉了，然而那個了卻的我還是在，但是這個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發現了，這個叫作智境最微細的壽者相。我舉例說明，我們以空去有，有去掉了存了一個空，覺得我已經證了空了，後來你後發現，不行，我內心還有一個空在，我還要空空去掉空，結果你把空去掉了，內心還存一個空空，空掉前面那個空，但是你又發現，我存了一個空空在，然後用空空空，去掉前面這兩個空，但是當你到空空空的時候，你已經沒有辦法發現了，因為更微細的執着，自己的業識是無法緣得到的，那就須要有大善知識，令你頓悟頓脫。智隍禪師他自謂已得正受，就是在空空空的時候，就是在智境壽者相，那個最微細，那是你自己沒有辦法發現的，往往很多人以為他已經證果了。為何前面說：威音王佛以前即得，威音王佛以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落入心外法，他自己都不曉得，還不是真正的證入法性。可是智隍禪者自己以為證果了，沒有經過弘忍大師的指點，把最後最微細的智境壽者相，也就是我剛才舉例的空空空，頓悟頓脫。所以為何一念無心，妙契即得。一念無心，無有心、無無心，兩邊皆離的妙契，只能夠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會取了「體本無生」的這一念心，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如果你還是覺得有所悟、有所得，皆不離智境四相的。唯有離「有」心，離「無」心，離也離的時候，豁然之間妙契，直下會取這一念空寂的本心。六祖大師與玄覺禪師的對話中，六祖大師沒有傳給他什麼法，就是這樣子印證，玄覺禪師念念從他自己心裏流露出來的智慧，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一問一

答不假思索，他無障無礙，因為那是心裡的東西。如果你是心外求法，六祖大師一勘驗馬上就答錯了。要是你把禪宗無生的妙義背的很熟，記得很清楚，六祖大師告訴你：汝甚得無生之意。一定說：哪裡！哪裡！客氣！客氣！這就上了當了，因為你真的有意了。智隍禪師他沒有得到五祖弘忍大師的印證，他自己以為他已經證果了、開悟了，所以就回到他的故鄉，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坐了二十年，心就住在智境四相的非法相上。他自己不曉得，坐了二十年，他一直以為他已經開悟證果了。如果是一位真正得到大善知識的印證，如玄策禪師得到六祖大師的印可以以後，他一則四處教學，一則做不請之友，探查因緣快成熟的修行人，他就來幫助他，助他一臂之力令他開悟。所以玄策禪師，他遊歷四方，到了黃河北岸這個地方，他到這個地方就詢問，在這個地方，有否修行比較高明的道人，人家就向他推薦，有一位智隍禪師，就在黃河這個地方，很有名氣，修行的非常好，他在弘忍大師那個地方開悟之後，回來這裡又累積了二十年的功夫，不得了啊！玄策禪師聽了以後很歡喜，就親自去拜訪他。他一到智隍禪師的茅棚，看到智隍禪師坐在菴裏精進坐禪。玄策禪師就問道：「汝在此作什麼」？你在這裡幹甚麼呢？智隍禪師說：我在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

玄策禪師說：你說你入定，那你入了定的境界，你是見到有心，或是見到無心呢？我們一定會回答：有心。有甚麼心呢？一二三四……數息心，要不然就是念阿彌陀佛的念佛心，或是住心觀靜之觀無念的心，種種攀緣的心。所以玄策禪師一針見血就問：你入這個境界是見有心還是無心呢？

玄策禪師又繼續說：「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如果你是無心入定，那可以說一切無情，草木、瓦石都得了定了。為什麼，因為它也是無一切心。「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

亦應得定」。如果你入的這個境界，還見到你有心，那一切有情的眾生，都可以說他是得定。我們在唸佛，或者是在數息，都可以說，我們已經得定了。其實那只是在修定的過程，還不是得定，包括世間的四禪八定，都不是真正的三昧正受，都不能說是佛法中的得定，為什麼？那只是壓伏住煩惱而已，而不是斷煩惱。所以四禪，四空天人，他們雖然壽命很長，但是還有生死輪迴。更何況是欲界六道眾生，起心動念，妄想分別，皆是有心，豈非也是得定耶？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智隍禪師回答道：當我入定之時，不見有心，也不見無心，虛靈不昧。玄策禪師即告之云：既然是不見有無之心，虛靈不昧，那就是二六時中都在定的常定，即是常定，那有出入呢？若有出入，那就不是大定了。可見智隍禪者，入定時，心中住有離有，無二心之非法相，是智境四相中之壽者相。此智境壽者相，自己是無法覺察的，須有善知識為他點化才行。而今玄策禪師，正是智隍禪者，不請之友的大善知識。

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

智隍禪者經玄策禪師一點化，猶如驚醒之夢中人，發覺自己並沒有真正的證悟得法。心中一則感激，二則慚愧自己未經弘忍大師印可，自己就以為開悟。心想，我師承五祖弘忍大師，而眼前這位具有正法眼的禪師，能為我一語道破，指正我的錯誤所在，他的老師到底是那位大善知識呢？於是驚喜良久之後又問道：您得法的師父是那位大師？玄策禪師回答：我得法於曹溪六祖惠能大師。智隍又問：六祖大師教導學人，以什麼方法來修學禪定呢？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

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佛陀為我們講解得很清楚，這個身體不是真的，不是我，是我所有，就像衣服一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是因為你迷才招感這個假體。你現在念念覺得有我，那個是你的心，不是這個身子本身在告訴你，有我，是你的心執著有我，因為這個心告訴你，你就執著這個身子是我。執着了這個身子為我，你的心又告訴你，外面的境界是真的，這個身子又去執著外面的境界而迷惑造業。是你迷，如果你能返照這一念心，你會發現，覓心體了不可得。所以，我們在白天妄想、分別，貪、瞋、癡、慢，煩惱一大堆，晚上睡著不做夢，就甚麼都沒有了，睡得很熟，一覺到天明，八個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那時候多清淨，只是被無明所障昏昧不醒而已。為什麼醒來以後，煩惱又來了，要知道不是這身子會生煩惱，是你的六識心是在那裏攀緣作怪而已。六祖大師直接講我們的心體，妙湛圓寂，這一念清淨法身妙啊，不思議境界，清淨湛然，圓滿具足一切法，遠離一切煩惱，寂滅永安，我們本有的清淨心體是這樣子的。

體用如如；有這個心體就有他的用，體跟用是不二，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中間不夾雜我，我所，如鏡顯像，體用不二。我們迷的時候，執著有我以及我所有，那你就見了六塵了，這個是黃金、瑪瑙，這個我喜歡、我討厭，那就不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之體用不二是了。所以開悟的人，他見色是見性，他見好壞、美醜，是隨順世人的分別好壞、美醜，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他所看的境界是真如實相。所以悟的人眼見色，就是你性體的顯現，耳聞聲，是你聞性的顯現，鼻嗅味，聞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那是嗅性顯現，根塵接觸都是一個性，性體空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原來就是我自己心的體用，自己心的體用，宇宙萬法，山河及大地，其實就是你自己心體的體、相、用。悟的人他一心三觀，三觀是一心，一心三觀能夠圓觀一境三諦，都是你自己心性的境界，哪有甚麼障礙呢？體用如如；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如如之心就

現前了。金剛經云：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我們心體的妙用就是這樣，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是你一念心動而有的，是你真如本性一念心動見了色相，立了一個能所，色就是代表一念心動而有了能見的我與所見的相，所以這一念心動，有了能所，那就是立了色陰。接着由眼、耳、鼻、舌、身去領納外境就有了受陰。有了感受接著就有了第三個想陰的認識、了別了。有了想陰以後，也就有了分別取捨，生滅相續心的遷流造作，就有了行陰。有了行陰遷流造作之後，就有了識陰、業識。這五陰從哪來？就是你那一念心動，而這樣延續而有的，所以五陰本空，如果你如如不動，你真性所現的是萬法平等，萬法皆如，體用不二。惠光禪師對五陰本空有一個註解，他說：見不仗根色蘊空，對境無心受蘊空，知而無知想蘊空，心心無染行蘊空，真心常住識蘊空。這謂之五蘊皆空。所以我們要這樣修學。五陰本空，六塵非有；這六塵境界不是實有，這六塵境界是我們的分別心生出來的，是眾生循業發現。如水，佛陀見的是真如實相，天人見的是琉璃，人見的是水，魚蝦所見的是生活環境，餓鬼見的是濃血，地獄眾生所見的是猛火。所以楞嚴經中告訴我們，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是眾生業力習氣之同分妄見及別業妄見，從如來藏妙真如性中幻現出宇宙人生萬法的種種差別境界，是眾生業識心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相續相成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三心連續相，變成眼前這個境界。如同我們白天若無所事事，心中亦無特別專注的希求心，則心中自然沒有什麼特別印象的業力，那麼晚上睡覺自然沒有夢，甚麼境界也沒有。可是如果是日有強列的思索，這股力量則形成夜有所夢。作夢的時候，夢裡面有我，有我所有，在夢裡面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有苦、樂、憂、喜、捨。種種感覺都有，為什麼睡著沒做夢就沒事？可是當你作夢的時候，你在夢中也會尖叫、講話、笑，就是你自己妄心。作夢就是獨頭意識（第六意識），三心的連續相，我們現在也

是一樣，我們本來根塵接觸是一個性體，寂照的，如果你的心是清淨的，一切境界了了分明，實相無相無不相。如果你心有染緣了，則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三心生滅連續相，就如同電影一樣，一個膠捲接一個膠捲，你就看到整體的劇情。所以這六塵差別相，不是真有，是一個影子、幻像而已。如果你究竟通達這個道理，那你還有甚麼煩惱可生呢？你就能夠遊戲人間，有世間事而無世間意。世間事是你的智慧。別人根塵接觸，是見色、聲、香、味、觸、法，你根塵接觸，是見妙色、妙聲、妙香、妙味、妙觸、妙法，加上個妙，就變成般若了，就變成智慧、菩提。菩提在哪裡？菩提都在眼前，是你悟不悟，不了解身心世界是幻化不實，夢幻泡影、虛假，不是真有的，你放下來就變成智慧，你執著了就變成六塵，六塵就見煩惱，智慧就得解脫，就出三界了生死。你如果悟入了這個境界，那還有甚麼出定入定？不出不入，不定不亂，遊戲人間。就如同小孩子他們在辦家家酒，玩遊戲，有的演父親，有的演母親，有的演小孩子，他們這樣演一天，你說他的心是亂或是定？你說他是有出或是入？他就是遊戲，他的心就是那樣自在圓融，這麼天真無邪，他玩了一天也很高興，連吃飯的時間都忘了，一天的時間，一下子就過了，玩得很開心，我們上班一天，回來教小孩，好累喔！你不是遊戲，你有定有亂，有出有入，遊戲就是有世間事，而無世間意，小孩子他甚麼都無所謂，他雖然不是通達實相的境界，但是他很單純，他執著很淡，天真無邪，我們畫菩薩的像，都把祂畫得很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他才能夠相應這樣的境界，不出入，不定不亂。

「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宗的禪就是指禪心，就是傳佛心印，明心見性之謂禪，如果從佛學辭典來解釋，禪是禪那的意思，也就是止觀，思惟修、靜慮、功德叢林。這明心見性、傳佛心印的禪性，就是禪心，佗無住，無所依止，活潑自在，為什麼？心本智慧，你有所住就變成法執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住世間法，住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法，你住這些東西，會墮三惡道。凡夫貪得無厭，得不到想要得，得到了怕丟掉，今天有了錢，有了錢以後，就覺得還要有地位，有了地位以後，還要想當王，當了王以後，還想永遠坐穩這個位子，人心就是這樣，坐穩這個位子以後，又怕死，人始終都要死，要怎麼辦？秦始皇就是這樣，所以派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去求仙丹，最後他還是死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你要是迷在這五欲六塵上，你到最後只有一條路，那一條路就是地獄。所以說眾生來到三善道受生，是來旅遊，長時間都在三惡道裡面，所以我們要修行，出三界了生死大患用出世間法，來對治我們世間法的迷惑顛倒。所以佛陀教導我們，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講種種修行的法門，教我們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教我們破除我法二執，成就佛道。你在這個修行過程中，到最後你還依止佛法，心中有所依靠，那只是得定的境界，而不是真正開悟的境界。你如果依止佛陀所說的教法修行，最後這個法執放不下，你可以得定，出三界，了生死，但不能證無上菩提。所以你依止五戒而修，可以得人身，依止十善來修，可以生天，依止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來修，你可以證入四禪天、四空天，如果依四聖諦而修，你能夠證阿羅漢果，如果你依十二因緣而修，你能夠得辟支佛果，如果你依六度萬行而修，你不能破根本無明，得權教菩薩果，不能成就佛果。所以這五乘佛法，人乘、天乘、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乘，就是為一佛乘而設。甚麼是一佛乘？就是世出世間法，通通離了，恢復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自性清淨心，也就是生命的原貌，故宗門云：本地風光。所以這十法界從哪裡來？從這一心所變現的，這一心隨著染、淨二緣變現十法界，隨著染緣變現六凡法界，隨著淨緣變現四聖法界，四聖法界裡面的佛法界之妙覺菩薩，究竟佛位居一真法界，是生佛平等，是十法界一真莊嚴。也就是把四十二品無明全斷盡的妙覺菩薩、究竟佛位，那是離染、淨二緣，心無所依止，無所住心，而稱性起用。所以經云：實際理地，不著一塵，從這不

著一塵的實際理地，它能夠起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的妙用。故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都是自性的體大、相大、用大。所以禪性無住，這個禪性是如來的妙心，本妙覺性，也就是諸佛如來的心地，是無所依止。你不能我依止中道、六度萬行，那都是在有修有證的範圍，而不是無修無證者。這在第一悟法傳衣品中，六祖大師在無相偈裡，就開示得很清楚：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像太陽高掛在空中，遍照法界，可是它一點都沒有依靠，禪性就是這樣，不能有所依止，不能有所住的，你如果住在禪境的寂滅相，那不是真正的禪心。

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是逍遙自在，隨緣放曠，無憂無慮，所以你不能生起覺觀，禪性無生，不能生起禪的覺觀。當你心裏住覺觀，我心住一念不生，對境心不起，這就是有生了，生起了覺觀，對境心不起。有所覺觀在你的內心裏面，那不是真正證得如來禪，不是真正證得真如三昧。所以禪性是無生的，不能生起覺觀。天皇道悟禪師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禪性無生，隨順你無染的清淨心，自生自顯的妙用，無障無礙。只要把你這一些攀緣心、分別心、取捨心、好壞、美醜、是非、善惡，這一些相對待的心，清除乾淨了，這一念心就是智慧、菩提，這一念心就是具足佛、法、僧三寶，是心是佛寶、是心是法寶、是心是僧寶，三寶都在你這一念心中。這個禪心、如來本妙覺心，是不能生起覺觀，不能生起我有修、有證、有得定、證涅槃、心如朗月，不能有這樣的覺受在，所以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真正一個修行成就者，是一位無修無證者。前面所介紹的行思禪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說明自己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他能夠隨順法性，悟了同未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他的內心離於有無，清淨自在，像虛空一樣，也無虛空之量，這如同我們常說的，清淨心地，也無清淨之量。如果你說我的心很清淨，可是你有一個清淨之量，那就是你已經生了

禪想，那只是四禪八定之定境，捨念清淨，而非自性清淨心。所以心像虛空一樣，也無虛空之量，如果你住虛空之量，那就是有相了，心裡有住相了。我們要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才能夠做到前面所說的，妙湛圓寂，體用如如；它的根本條件就是一定要悟五陰本空，六塵非有；要能夠通達實相，你才能夠做到心如虛空，也無虛空之量，否則我們都是在對治的法門、方法，而不能順這一念絕對空靈的本性。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

智隍禪師聽了玄策禪師這一番開示以後，他心裡有所悟處，很感動，知道自己還沒有真正的開悟，其實玄策禪師所說的，與下面六祖大師對智隍的開示內容一樣，但是恭敬心不同，他現在是志心求道，從黃河北岸，以至誠心、恭敬心、志心向道、志求見性，這樣來到了曹溪寶林寺，所以心境不一樣。六祖大師為他一開示，他就開悟了。六祖在前面告訴我們說：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虔恭合掌就是以虔誠之心、恭敬之心，從自己一心中證得。古代交通不方便，從黃河北岸走到曹溪寶林寺，這個路途也是千里，他志求見性，所以心地非常的清淨，來到了六祖大師這個地方，向六祖大師參學。六祖大師就問他：你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智隍禪師就把玄策禪師為他開示的這一段因緣，告訴六祖大師。

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六祖大師說：就如同玄策禪師所說的，沒錯，他講的就是我的教法，六祖大師把裡面的語句更換一下，講的內容跟玄策禪師一模一樣。「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跟前面的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這都是悟萬法唯心，你才能夠放下身心世界。證悟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你才能做到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身心脫落了，就是這種境界，如果你是以對治的方法，以空去有，或以有去空，不是著空就是著有。六祖

大師所講的是對緣成熟的眾生，教你突然之間身心脫落，頓悟實相的境界。直下會取心如虛空，不著空見；如果你還有一點覺受，我現在心已經如虛空了，也不著空見了，你還是有空空非法相的覺受，不離智境四相。所以佛法為什麼很難懂，就是這樣，因為它不在文字，諸佛妙理，意在言外，只要你有一點點覺觀，我現在心已如虛空一般，而我也沒有空見，你正是有心如虛空，不著空見的覺觀，你有任何覺觀，都不是究竟義，所以在這裡講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也是一個文字相，我們要透過文字相，去了解體本無生，像鏡子一樣，鏡子照一切境界，體本無生，圓融自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根本黏不住。根塵接觸的時候，菩提性現，了了分明，有體有用，六根皆動，根性不動。所以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這是徹悟實相的境界，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不能住空。

「應用無礙，動靜無心」。無取無捨，隨順你真心隨緣的妙用。動靜無心，無心不是斷滅什麼都沒有無心，是一切通達明瞭，可是沒有取捨得失，沒有煩惱、是非、分別、善惡等等，是這樣動靜無心，而不是說我無心了什麼都不想了，那就變成外道的無想定。所以佛法的無心是指不起心攀緣，不污染自心。因為心本寂照、心本通達，心就像鏡子一樣，一接觸，它就馬上會現這個影像，可是心絕對不會染，而不是把心壓住了，這樣的無心就變成斷滅了，所以動靜無心，不染萬境有體有用。

「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一心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一心，一心中無凡聖之差別，亦無能所之相待。於根塵接觸時，隨順一心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全相就是性，而我們現在根塵接觸，所見的是六塵。而見性的大修行人，所見的是從一性中現出種種差別相，這些差別相就是一中之所現，所以萬法就是一，一就是萬法，一多不二。能夠從一中觀一切，從一切中觀一，從差別中觀平等，從平等中觀差別。為什麼？都是一個性，就如同你夢沒有醒的時候，有一切境。夢一醒，整個夢境都是自己的夢

心，夢的每一個部分，都是自己的心所變現的。你開悟見性的時候，你見到六塵境界，就是你心所變現的，這些境界是自性，自他之間不隔毫端，哪裡還有甚麼好分別呢？是故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你如果徹悟這個境界，任何時候都在定中，無亂亦無定，哪裡禪定還有出入呢？在這裡舉一個禪宗的公案，也就是仰山慧寂禪師，他問滄山靈佑禪師：「如何是真佛住處？」滄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以思無思之妙就是不二法，思即無思，體空寂是無思，有體就有用，而用清淨無染即是思無思之妙，空有同時，體用一如。又「思」即「念」意，正念真如即是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故六祖大師云：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是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返思靈焰之無窮是甚麼呢？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無為法，我們現在是用分別心，我們是先看到外面的境界，有了取捨分別了，那就變成有為法了，有作意而為，以思無思之妙，於念離念，於見離見，了了分明，返思靈焰之無窮，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根塵接觸，不起心攀緣境界，而是由清淨心裡自生自顯之知見，即是般若智慧。緣了外境，經過思量，再顯現出來的知見，那就是我們識心的分別。滄山靈佑禪師說：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我們這個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功德妙用如恆河沙，六祖大師教我們，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就是這樣，從體起用，攝用歸體，體用不二，性相一如，這是真佛的住處。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六祖大師所開示的，正是玄策禪師所講的，但是為什麼玄策禪師告知智隍禪者，他不能悟呢？因為用心不同。他經過這一千多里路，以恭敬心，至誠心追求至道的心，來向六祖大師求法。達摩血脈論裡面就

講，求見性要苦求，苦求見性不是叫你受苦的求，而是至心求，不管再遠我也要到，一心到這個地方來求道。古時候參善知識很辛苦，從這所寺院到另一所寺院去參學，一走就要幾個月，真的是腳都磨破皮。我們現在行走七天，就有人暈倒了，古代的參學不是七天，是走了幾個月才見到善知識，參完以後若不相契馬上離開，又到另一個地方去參，這樣子苦求。所以智隍禪師在這當中，發起至誠恭敬心就是要求道，所以將貪、瞋、癡、慢、分別、取捨的心全部放下，至心求見性。至誠心、直心夠了，這個時候，經過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隍於是大悟」。一樣的言說，這裡他大徹大悟，用心不同。所以我們也要至心苦求，你如果有這樣的心，你再來研究經典，就很容易有個悟處。智隍禪這一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那個得定的感覺，開悟證果的心都放下來了，不會再執著了，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智隍禪者，這二十年執著有修有證的「所得心」，終於消失的無影無蹤。

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其夜」。也就是智隍禪師開悟的那一天晚上，他所住的黃河北岸，這裡所有的修行人、百姓，都聽到空中在廣播：「智隍禪師今日得道」。如果大家晚上在睡覺，突然聽到空中有這樣的聲音，某某法師今日得道，大家一定信心十足，趕緊去找他參學。所以天人為他廣播，證明他得道了。智隍禪師得道，禮謝六祖大師以後，又回到河北這個地方，開化四眾。教化眾生，傳如來的心地法門。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得。」

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大家看到這一則公案，會覺得奇怪，六祖大師明明得法於弘忍大師，為什麼這個出家人問六祖大師有

沒有得法？他說：「我不會佛法。」從這個文字上來看，會令人覺得大惑不解，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一段一段來作探討。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什麼人得？」我們講黃梅意旨，也就是祖師西來意，達摩祖師西來的意旨，達摩祖師來我們中國，他所傳的是什麼？他所傳的是我們不染有無的這一念心，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我們這一念無染的本心，被世間法困住了，被世間的五欲六塵、名聞利養把你困住了，所以我們念念攀緣造業。佛講一切法，是醫我們眾生的一切病，我們心裏有病，這個病是分別、妄想、執著，如果眾生沒有這一些病，心裏沒有這一些分別、妄想、執著，佛也就無法可說了，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目的是來對治我們攀緣世間法，可是你用佛法把世間法去除以後，你又執著佛法，那又是染到一邊，又被困了。所以真正講祖師西來意是什麼呢？勉強講叫做脫困、脫纏，但這也是勉強講的，為什麼呢？沒有人纏，誰纏你？沒有人纏，要怎麼脫呢？如果真正有人纏你的話，把你困住的話，那佛陀一定很慈悲，把你被困住的東西拿掉就好。事實上困住我們的東西，只是我們自己的妄想，把沒有的東西當成有，把夢中境界當成是真的，我們現在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其實就是一個大夢境，是我們心意識變現出來的假相，你被它困住了，生起了妄想、取捨、分別，佛說一切法，就教你放下這妄想、分別、執著，你那一念清淨無染、本自解脫、本自脫困，本來就沒有任何人障礙你，本來就沒有任何人把你困住，這一念解脫自在的心就現前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心本性，是不能加也不能減。什麼叫本地風光？就是恢復你不增不減的這一念心，什麼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其實它是指般若波羅蜜多的心，大智慧到彼岸的心，是怎樣的心呢？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就是寂照不二，你如果是攀緣外塵境界，那心就起了生滅，鏡子的照就是不生不滅，鏡子所照的塵境有生滅，鏡子的照是沒有生滅的，不生不滅寂照的心，

那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的心。不垢不淨。我們現在是垢，我們念念迷執世間法，起貪、嗔、癡、慢，所以你用淨法來對治垢法，垢去掉以後，你又存了淨，那又被淨染了，四禪、四空的捨念清淨，就是被淨染上了，所以出不了生死輪迴。要不垢不淨，垢去了，淨也要除，恢復你不增不減的這一念無住真心。不增不減。不能在我們清淨的本性上，加有所得心，覺得有修有證，那就是增，我能離一切相，那就是減。凡夫就是增，在心上增加東西，增加六意識的分別執着，利害得失，五欲六塵。聲聞乘是減，他對於一切境界，執着是空，無相，無作，所以於自心上減了。這都是墮在一邊。我們的真心是不能加也不能減，所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大智慧度彼岸的心。達摩祖師就是傳這樣的心而已，傳大智慧度彼岸的心。怎麼度彼岸？不生不滅，寂而常照；不垢不淨，垢離了，淨也不能存；不增不減，不能加世間法，也不能加出世間法，豁然會取本地風光，這個就是達摩祖師的西來意，也就是這裡所說的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如果你說我有得，我證得一切法不受，那也錯了，為什麼呢？你本來就一切法不受，本來就不與萬法為侶，你給它加上一個一切法不受，不是麻煩了嗎？變成了斷滅。所以祖師西來意，黃梅意旨，就是叫你會取這一念不著有無，離迷離覺、離淨離染、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這一念清淨本性而已，雖然講清淨本性，你也不能有一個我得清淨本性，我見到我的清淨本性，所以淨染兩邊都要離，真的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只能夠一念無心，有無二心皆離了，妙契而已，原來是這個啊！那就是得到了祖師西來意。有一位出家人他問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撫州覆船和尚曰：「莫謗祖師！」不要毀謗祖師，祖師哪有傳給你什麼佛法？這不是叫你有法執了嗎？臨濟禪師開示，他說：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馬祖道一禪師開示：平常心是道。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心是什麼？邪染心、不善心、忌妒心、障礙心、自私自利心、錯誤的思想、行為，只要把這個放下，保住

你那明瞭清楚的本妙覺性，達摩祖師所傳的就是這個。這位出家人問六祖大師說：「黃梅意旨，什麼人得？」這個意旨唯有你相應，一念無心，妙契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那就是你得到了黃梅意旨，而不是得到文字的法相。因為黃梅意旨所證的這一念清淨無染心，是沒有一點依止的，是活活潑潑的絕待真心。沒有修行的人，他的心是依靠金錢、房地產、他的孩子、他的依報世界，當他的依報世界破滅的時候，他就覺得世界沒有光明。有的人依靠股票，每天心裏隨著股票七上八下，當股票掉到五千點以下，他就從十二樓跳下來了，他覺得沒有依靠了，世間人就是依靠這一些。學佛法的人就依靠佛法，我們皈依了，依靠覺、正、淨，依靠五戒十善、六度萬行，依靠佛所說的教法，不會墮三惡道，但是你這依靠沒有拿掉，心裡還是留有依靠，求佛、求法、求僧，還是有依靠，雖然不會墮三惡道，但是也不能得究竟解脫。唯有你把你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覺、正、淨，消歸你的自性，變成你自己的境界，把六度萬行變成你心性流露的作用。金剛經云：「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佛已經把六度萬行，用在祂的生活中，祂心裏沒有任何一點依止。如果你證到這個境界，那就是達摩祖師所傳的妙心，也就是祖師西來意。證得毫無依靠，不依於世間法，也不依於出世間法，隨順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根塵接觸，就順著它自生自顯的真實作用。這一念沒有任何依止的清淨心，我們叫它為根本智，不依於世間法、我、我所有，也不依於出世間法、佛法、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一切無所依，這樣的心體就是根本智。當它根塵一接觸，後得智就從這個心顯現出來，從根本智起根塵接觸而自生自顯的作用，就是後得智。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反應，也就是它自然的作用，無所依止這一念心的作用，就是大道、妙道，達摩祖師就是傳這個。祖師西來意，惟傳本體，惟傳我們這一念本妙覺性，這位出家人就問六祖大師說：「黃梅意旨，什麼人得？」

六祖大師云：「會佛法人得。」這個會佛法人得。有兩層意義，一種意義，六祖大師是真說的，那是真正證入佛性的，入佛知見，開、示、悟、入佛知見的人得到，這種得是無所得，唯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證得本來無一物、無所依止的這一念清淨本性，那哪有什麼得呢？第一個層次會佛法人得。那是一無所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第二個層次的會佛法人得。那個是假的，你有修、有悟，悟境很深、很高，那都不是真的，像我們現在在修學佛法，你有很多悟處，今天悟了，明天又悟了，這都是在修行的過程中，常有悟處，此悟是解悟，是知見之悟，非真正之證悟，真正之證悟，則直下會取本心，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因為有了悟法就有所依止，就有所增減，就不是你脫黏解纏的這一念本妙覺性。六祖大師是一種試探你的境界，看你能不能夠體會？所以第一種是真得，第二種只是在知解上的得，那不是真得，很多人就在知解上的得，他認為我已經相應了，他就可以隨順法性，這個都是隨順習氣。我們看了六祖壇經裡面六祖大師開悟的那五首偈子，自覺我懂了，我了解了，那都只是在文字上，或思想上的理解，而不是實證，你還要再用力，到了有一天，你豁然之間，本來無悟，如同夾山善會禪師所說：「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一念無心妙契即得。所以師云：「會佛法人得。」這有兩種意義，一個是真得，一個是文字上的解，自以為為得。

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得。」這位出家人接著又問：「和尚！您有沒有得到黃梅意旨呢？」大師你沒有得到黃梅意旨呢？六祖大師明明是得法於弘忍大師，可是六祖大師說：「我不得。」為什麼六祖大師說：「我不得。」因為六祖大師唯證自己的本地風光、真如自性，自性裡面無有一法可得，沒有任何依止，它圓明常寂照，這是它的本性，它一切通達一切明瞭，它就是大道，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一個修行成就的人，他不於佛、法、僧中求，而是從自己清淨本性中得，就是自己清淨本性的體用而已，

佗哪裡有什麼佛法呢？前面行思禪師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六祖大師曰：「汝曾作什麼來？」行思禪師曰：「聖諦亦不為。」六祖大師曰：「落何階級？」行思禪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他能夠隨順這一念無為的真心、本妙覺心，圓明常寂照之無上菩提心，六祖大師對他非常器重，令他當首座和尚。你看行思禪師得到什麼法？他唯證自性，自性本來無一物，離於空有兩邊。我們現在著有，念念之中都有我法二執，當你用空把有去掉了，又執著了空，本妙覺心還是被空所障礙住，你的一切起用，都要透過這個空來起用，所以佗失真了，你必須再把空也去掉，離空離有，那個本妙覺性才能現前，這樣的本地風光就是無上妙道。六祖大師就是證得這個，離空離有，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所以他說：「我不得。」不是六祖大師真的不得，因為他是證自性，本覺本有。有一僧人問臨濟禪師：「如何是西來意？」臨濟禪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你有意就是你心裏有所依止，比如說我依止什麼，一有依止就有依靠，有能所，那你修行出不了三界，要能所雙亡才行。聲聞、緣覺破我執，能所雙亡，只是他內心還執著涅槃寂靜的境界這樣而已，他不是依止某一個佛法。所以臨濟禪師就告訴這位僧人說：「若有意，自救不了。」這僧人又問臨濟禪師：「既無意，云何二祖（指慧可）得法？」臨濟禪師云：「得者即是不得。」一念相應，相應這一念非有非空的本妙覺性。僧人又問：「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那什麼是不得的意呢？這個不得的意，究竟是什麼呢？臨濟禪師接著說：「為你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你心歇下來了，放下了，那就是不得的意，自心的自性功德顯現出來，那就是不得的意。不得的意就時時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如果你稍稍一著，起了我愛、我貪、我癡、我慢，那個不得的意就喪失掉了，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這是真正的黃梅意旨。

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你明明是得到弘忍大師的衣鉢，你為什麼不得

呢？六祖大師說：「我不會佛法。」我不會文字的佛法，我的內心就是清淨無所依止，我這裡什麼都沒有，唯有自家寶藏，自性清淨心。六祖大師說：「我不會佛法。」是開悟自性，是不得一法謂之得法，是證得自家寶藏，自家寶藏圓滿無缺，你何必去外面找什麼佛法。我常舉大珠慧海禪師，去參馬祖道一禪師，馬祖道一禪師問：「從何處來？」大珠慧海禪師曰：「越州大雲寺來。」馬祖道一禪師問：「來此擬須何事？」大珠慧海禪師曰：「來求佛法。」馬祖道一禪師問：「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大珠慧海禪師曰：「阿哪個是慧海自家寶藏？」馬祖道一禪師問：「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慧海言下識自本心，踴躍禮謝。我經常講，佛陀所有的我們也有，一點都不少，可是我們就多了一個執着影像，這個影像就是我執，以及分別萬法的法執，把夢幻當真，就差別在這裡，你何時幻夢破掉了，醒過來了，佛的一切智慧通通現前。什麼是諸位，以及末學的自家寶藏？現在說話的，就是我的自家寶藏，諸位大德在聽的，聽的明明白白，那個就是諸位的自家寶藏，只是你在這自家寶藏上，多了一個取捨、分別、妄想而已，你把取捨、妄想、分別去掉，一切佛智就通通現前。所以六祖大師說：「我不會佛法。」，是六祖大師唯證自性而已，心外無有一法可得，所以文字很簡單，但是意境很深。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傅來衣鉢。」

六祖大師有一天，他想洗濯達摩祖師所傳的這一件袈裟之信物，可是找不到美泉。大家想想看，寺院裡面有水，水都是山泉，對我們來講已經是美泉了，用山泉泡茶，聽說是最甘甜，很多人都到山上去取山泉來泡茶，可是六祖大師還認為沒有美泉。所以佛法不壞世間法，很多人認為佛法是不分別、不執著，當自己想要偷懶的時候，就說佛法是不分別、不執著，當有利於自己，隨緣吧！我們是不是都是這樣。六祖大師他是開悟自性的聖人，他不壞世間法，對於祖師所傳的衣鉢，你看他是如何尊重？我們時時刻刻可以看到一個修行人，他日常生活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絕對不會馬虎的，古德常說：「高高頂上立，深深海底行。」他所證的雖然是沒有任何依止的這一念本性，但是他行為所顯現出來的，是中規中矩，絕不馬虎的。但是他不是有意去觀照，提醒自己，我不能馬虎，絕對不是，因為他自性中所流露出的性德就是這樣。六祖大師也是一樣，他的性德流露出來，就是對於祖師所傳下來的袈裟，無限的尊重，他就走到寺後五里許，走了大概兩公里多的山路，見到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六祖大師振錫卓地，就用錫杖往地面上插，泉水應手而出，「積以為池」，在很短的時間，就積成一個小池塘了，「乃跪膝浣衣石上」。六祖大師就在池邊，找了一塊石頭，在石頭上面洗濯祖師所傳下來的袈裟。

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這個時候突然有一位出家人，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來見六祖大師。這位出家人有大神通，他是西蜀人，蜀是指四川，四川省西部的人。昨天在南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在南印度國，見到達摩大師，今天就到我們中國南方，這個是神足通。「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達摩祖師咐囑方辯趕緊前往中國。「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達摩祖師要方辯前往韶州曹溪，瞻禮六祖大師及所傳信物之僧伽梨。達摩祖師傳大迦葉的正法眼藏，什麼是正法眼藏？正法眼就是指佛知佛見，圓

覺經裡面稱作無畏道眼，能夠了知一切道法。正法眼，也就是無上菩提的大智慧。藏，就是藏庫，這佛知佛見，無上菩提的大智慧的藏庫，就是我們清淨無染的本心，又名如來藏，是一切如來智慧德能的寶藏庫。也就是我們生命的本源，亦名本地風光。拈花微笑，迦葉尊者得法之時，佛陀告訴迦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正法眼藏就是我們的涅槃妙心中之佛知佛見。涅槃就是一切無明煩惱除盡了，自性功德開顯出來。涅槃有五種功德，圓、明、常、寂、照，涅槃妙心所顯現的功能，就是正法眼藏，能夠通達一切世出世間法。大迦葉是禪宗初祖，傳到達摩祖師是二十八祖，他所得的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也就是我們的如來藏妙真如心，以及僧伽梨，也就是所傳的袈裟，現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現在傳到曹溪惠能大師這裡，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這裡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求正法眼藏，一個是禮拜祖衣，達摩祖師要方辯向六祖大師求正法眼藏，以及禮拜瞻仰祖衣。」

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

六祖大師就請出這一件祖衣，讓方辯禮拜瞻仰。既然方辯從那麼遠來到這個地方，六祖大師一定要問他用什麼方法修行？然後破除他的執著，教他能夠開悟自性，自性就是正法眼藏，具足諸佛如來的智慧德相，所以要叫他開悟自性。六祖大師接著又問：「上人攻何事業？」六祖大師對於方辯，也是很尊敬的，他稱方辯上人，不是普通人，是個大修行人，有修有證的人，上人攻何事業？這攻何事業？就是指他如何用功？如何修行？意思是說：「你如何修行呢？」方辯曰：「善塑。」方辯他雖然有大神通，能夠一天從印度南方，回到中國的南方，他有神足通，可是他不了解六祖大師所說的攻何事業，這裡面有禪機。他說：「我善塑。」我很會雕塑，我對於雕塑的技巧很有成就。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六祖大師就

一本正經地說：「你既然很能雕塑，那你就幫我塑造看，我到底是甚麼樣子？」辯罔措。方辯覺得：「怎麼六祖大師叫我塑他的身呢？」其實這就是禪機，為什麼呢？我們這個身子是假的，唯一真實的就是真如本性，這個身子是五蘊身，是四大聚合的假體，六祖大師叫他塑造看，就是要點出佛性，叫他怎麼去塑佛性？古德如果要說佛性，用什麼作代表？禪師常常以一個大圓圈做代表，一切圓滿具足。

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

所以他過幾天，就雕塑了一尊六祖大師的塑像，大概有七吋高，雕塑的與跟六祖大師非常的像，唯妙唯肖，方辯就把這一尊塑像拿來供養六祖大師。

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你在雕塑的技巧上，是很有成就的，可是你不悟自性，自性說似一物即不中，覓心體了不可得，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不動搖，本自具足，能生萬法，圓明常寂照，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你去雕塑吧。如果是悟的人，隨舉一法都是，我在講話，用的就是我的心，諸位在聽的，用的也是你們的心，也是諸位的自家寶藏，我講的也是我自家寶藏，你聽的也是你的自家寶藏，可是你能聽的這個東西，找不到，無形無相，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無始無終，沒有生死，具足無量智慧，火不能燒、水不能淹、刀不能傷，人如是，只是我們妄想分別執著，大夢不醒，甚麼時候醒過來？你就證悟我們的本妙覺心，我們的菩提自性。六祖大師就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所以你能刻一個人的樣子，刻的很像，可是那不是真正的我，這個四大的身體是虛幻的，是應化身，不是真正的我。佛陀在金剛經說得很清楚，不應以色身見如來，不應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如來，唯以自心中見，唯以清淨無染心中見如來，所以如來就是你自己的清淨無染的心體，清淨心體怎麼塑得呢？言說不可及，心行處滅，言語道斷。雖然方

辯有大神通，神通又不能抵業力，又不能見性，擁有大神通，又有什麼用呢？對我們世間人來講，這個人如果有特異功能，就會覺得他很不得了，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着相的眾生，就會立刻拜他為師了，他不得了有神通啊！

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六祖大師祝福他，伸手摩方辯的頭頂，我們稱作摩頂加持，然後祝福他永為人天福田！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教化眾生，利樂有情。據說那時候六祖大師就回謝方辯一件袈裟，方辯就把這件袈裟分成三份，一份披在六祖大師的塑像上，一份自己保留作紀念，另外一份用襖把它包裹起來，埋在地裡面，然後發願，將來得到這三分之一袈裟的人，就是我的轉世，生在人間，住持在這個地方，重建殿宇。後來到了宋嘉佑八年，果然有一位出家人法號惟先，他修殿掘地，又把這三分之一的衣服找出來，而且像新的一樣，有這樣的一個公案。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臥輪是個地名，古代常用某個地名，作這位有修有證的出家人的名號，像永嘉禪師，永嘉是個地名，其實永嘉禪師他的本名叫做玄覺禪師。臥輪也是地名，臥輪禪師他的本名，在這裡沒有記錄下來。有一個出家人就舉臥輪禪師的偈頌，臥輪禪師有修有證，把他自己的內證功夫，用四句偈表達出來。「臥輪有伎倆」。我臥輪有功夫，有修有證，伎倆就是功夫。「能斷百思想」。我把一切妄想、妄念都斷除了。可

是這一斷，智慧也就不生了，為什麼？就好像你不要鏡子去照，你用布把鏡子蓋起來一樣，鏡子它不照外面了，可是它還是照著布，只是它不能現外面的境界，所以他能斷百思想，把百思想斷掉了，智慧也就不能圓通了。可是他就執著這樣子是修行的功夫，他說我有功夫，能夠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我根塵接觸，一個妄念都不起，所以我菩提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長。諸位，這是斷滅相，外道就是用這樣修行，外道修到四禪無想定的時候，他對境心不起，他認為這就是涅槃，也能夠相應到捨念清淨的覺受，可是卻是有體無用。我們自心本是具足無量智慧德能，能夠圓觀一切，能夠從一中觀一切，不是只能看到一個角度，一個面而已，它只要看到一點，可以圓觀一切境界，一中能夠觀全體法界，我們的智慧是不思議的，所以臥輪把心念止住了，他認為這個就是功夫，其實剛好就是斷滅相，同於外道的無想定，他認為這樣是菩提日日長，卻是有體無用，那有菩提呢？

六祖大師聽了以後，他說此偈未明心地，這首偈子是把心的妙用壓住了，不知道自心體用不二，你只要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心地本淨，覓心體了不可得，世間一切萬法，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只是自心的幻影而已。如果你通達諸法實相，了解一切法畢竟空寂不可得，你就隨順這一念心的真實妙用就行了。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念念不染，即是念而無念，無念而念。什麼叫做無念？就是不染一切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就隨順這一念真性寂照的作用。像鏡子，你不需要把鏡子蓋起來，怕鏡子去照，蓋起來不叫它用，那鏡子就有體無用了。你就讓它去照，知道鏡子照的裡面是空空的，根本沒有，不可得，是個影子而已，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這個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就是智慧。般若智慧在哪裡？都在我們根塵接觸，內心無染，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有體有用，你清淨無染心中所起的見地，那都是智慧。可是你有所黏著，有了取捨、分別、能所、相待、好壞、美醜，智慧就變成煩惱，變成

了六塵境界。所以修學佛法要轉識成智，識智本來是一件事，就在你染淨的差別而已。你不悟一切法畢竟不可得，染上了就是識，離相了就是智。而臥輪禪師不了解這個道理，他的伎倆就是用伏住、斷滅的方法，而對境心不起，這是不生智慧，而非菩提日曰長。

「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如果用這一種方法，你不能開悟自性，你犯了有作意，有所依止，心裡有所依靠，他依靠能斷百思想，依靠對境心不起，不知道自心本淨，原無妄想，自心本來具足無量智慧。你離染、離淨的這一念真心，就是根本智，隨順離染、離淨的真心之妙用，就是後得智，就是無上菩提，而臥輪禪者卻把佗壓住了，所以六祖大師說，他不了解心體的妙用，自性是正法眼藏、是如來藏，自己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繫縛住了，墮到外道的無想定，他不曉得，六祖大師為破他這一首偈錯誤的執著，所以也做了一首偈子。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惠能沒有功夫，我沒有伎倆，他這個沒有伎倆，就是平常心是道，他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我們凡夫的分別取相、好壞、美醜、貪、嗔、癡、慢、苦、樂、憂、喜、捨，種種這一些世間的分別心，他通通沒有了，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我沒有什麼功夫。有一位禪僧，去參一位開悟的禪師，這比丘問祖師西來意，這位禪師說：「我待會再告訴你。」等禪師為大眾開示完了以後，這位比丘還是不悟，他又去請教這一位禪師：「你現在開示完了，請你告訴我什麼是祖師西來意？」這位禪師就帶他到後花園，禪師就說：「你看看那個白花香、紅花美、竹子高、菊花矮，你看到沒有？」比丘說：「我看到了。」禪師說：「是啊！你看我也看。」我們看不覺得有何差別，我已經把法告訴你了，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你一樣我也一樣，你要求什麼佛法？每個人都具足，你為何不把你這些分別、妄想放下來就好了，放下來就得到了。所以六

祖大師他沒有伎倆，他如果另外得了一個伎倆，有佛法可得，那就有所依止，在清淨本性上，不是增就是減，那就不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六祖大師說，我沒有任何一點伎倆，沒有一點功夫，為什麼？只是自己的東西而已，自己的見性而已，不能給它增減的。所以我沒有伎倆，不斷百思想。為什麼不斷百思想？因為念本清淨，念就是有寂照的作用，就好像鏡子，它本來就有照的作用，你叫它不照都不行，你用布把它蓋住了，它照布，它只是不能照布以外的東西而已。我們現在用五蘊把它蓋住，它只是現五蘊的樣子，外面的真實智慧現不出來，你把五蘊的布拿掉了，它就現真實的智慧，六祖大師說，我不斷百思想，因為自性寂照是本有的，這種功德是本能，我也沒有什麼特別功夫。我不斷百思想，念本清淨，一接觸境界就了了分明，這是我們真如本性的體用不二，我怎麼能夠斷它呢？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六祖大師說自己於根塵接觸之時我心數起。心數起是什麼呢？是菩提相，是般若妙智慧。六祖大師深悟萬境本空，一切萬法本自清淨寂滅相，因緣有、自性空，他根本不會有取捨心，所以對境心數起，就是般若智慧，四智菩提，自生自顯，一切通達明瞭，而一切不染。所以六祖大師的心數起，就是日常生活，處世待人接物，教化眾生，這個心數起的心就是菩提心。十八不共法、四無畏、四無礙辯，四智菩提。這個心數起就是般若智慧，處事待人接物，教化眾生的智慧相。六祖大師是自性的了別，自性本具後得智的妙用。所以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因為念本清淨，一塵不染，所證的就是根本智。對境心數起，這是後得智，一接觸就明白，即生智慧，這是自性本有的覺性，本妙覺心，有體有用之法性如是。菩提作麼長呢？就好像是鏡子，任何東西在它前面，它都照出來，照就是它的本性，你叫它不照也不行。照又如何長呢？我們的自性也是這樣，根塵一接觸，自然通達，自然明白，良知良能，智慧又如何長呢？其實這就是六祖大師所證的般若妙慧，根塵接觸從自清淨心中流露出來的佛知佛見，而

不是攀緣外境而從思量心中生起的分別取捨，通通是從真如自性中，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

南頓北漸第七

底下介紹南頓北漸第七，這個是講唐朝時候禪宗的發展情形。在唐高宗鳳儀元年，六祖惠能在廣州法性寺出家，出家以後，第二年六祖大師就到曹溪寶林寺主持教化，他所傳的是頓法，這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法。神秀禪師在弘忍大師圓寂之後，他也離開了黃梅東禪寺，到荊南玉泉寺主持教化，他所教導的方式，就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由漸修而證入。人家就稱神秀禪師所主持的是漸法，六祖惠能大師所主持的是頓法，而不知道禪宗本來是明心見性宗，哪有頓禪與漸禪的分別呢？由於經過則天太后、中宗皇帝、睿宗、玄宗這幾個朝代以後，當時中國人就認為禪宗，有一個叫南頓，南邊講的是頓禪，北方講的是漸禪，所以就有南頓北漸的差別，這是講述在唐朝時候禪宗的發展情形，就是南頓北漸的方式在弘傳禪法。其實沒有北漸，也就沒有南頓了，為什麼？除非你過去生已經是久修行了，今生開悟的因緣成熟了，遇到六祖大師的點化，一下開悟自性，否則沒有真修，絕對沒有實證。所以修行人一定要老實修行，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等到因緣成熟的時候，豁然頓脫，你就能夠相應到這一念本妙覺性，其實這南頓、北漸都是很重要的。沒有漸次的修行，把我們的煩惱習氣除掉，你說我一下要頓悟，那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古德常講：「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自然的彌勒。」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

那個時候，六祖大師在廣東省曲江縣南華山中的曹溪寶林寺，主持教化。而弘忍大師圓寂以後，神秀禪師也離開了黃梅東禪寺，住持於同屬河北省的當陽縣，當陽山中的玉泉寺，在這個地方主持教化。這時

候，南方的六祖大師是真得弘忍大師的衣法，而北方的神秀禪師是深得朝廷的尊重，所以當時南方的頓法與北方的漸法兩種修行方式，都是非常興盛，大家都尊稱為南能北秀。南邊有惠能大師在主持教化，北方有神秀禪師在主持教化，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當時禪宗就分為南宗與北宗，南宗叫做頓宗，北宗叫做漸宗。而學者莫知宗趣。大家不知道禪宗只有一宗，明心見性宗，歸宗，歸於我們這一念本心本性，只有這一宗而已。

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六祖大師憐憫大眾說，法只有一宗，是明心見性，傳佛心印，傳無所住清淨的本心，傳這無所依止、無所染的本妙覺心，生命的原貌，就只有這一宗。只是人有南北，弘傳佛法的人，有的住在南方，有的住在北方，是人弘傳的地點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這個法就是指真如本性，本妙覺心，所修所證，唯證自性而已，法就這麼一種。法這個字，如果廣說就是世間一切萬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十法界三千諸法。根塵接觸，你能夠想的到，能夠緣的上，通通都叫做法。如果在佛法上來講，那就是指佛所說的一切佛法如三藏十二部經典，通通叫做法。如果以禪宗來講，這個法就是指真如本性，就是我們的本妙覺心，如來藏妙真如性。所以法就是一種，真如本性、本地風光，就只有這一種。見有遲疾；有的人能夠頓除妄念，悟無所得，如同圓覺經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我們目前的修行是知幻即離，須有方便，比如見一切萬法因緣有自性空，以此來觀照離相，這就有了方便了，這是漸次在觀照的修行。圓覺經講頓法，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頓悟萬法皆空，不假觀照就離相了，念念不染。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你當下離相，當下就覺悟了，根本沒有什麼漸次，這是頓悟，

頓證我們的真如本性。但是你還不到這個功夫，須要藉於方便，根塵接觸，稍稍一染立即提起觀照就離，前面我告訴大家的那五種對治方法，等到你念念都掛不住了，那就是圓覺經所講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到了那個境界，修行就成功了。法即一種，見有遲疾；經過你次第修證的功夫，因緣成熟了，聽聞大法他一下就悟入，頓悟頓脫。緣未成熟，還要假以方便，來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

「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所以見佛性沒有頓漸，因緣成熟，一念無心，妙契而已。本妙覺心各具足，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假外求，只是我們每個人迷悟不同而已，有的人迷的深，有的人迷的淺。迷的淺的人很容易打破我們的迷情，而開悟見性。迷的人，那就要依於修行次第一步一步來，最後所證的是自己的本心，本性。如來是在我們方寸中，從我們自己身心中證得，而不是從外面去找，故名頓漸。

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

但是神秀的弟子，往往就譏笑六祖大師的南宗頓禪，說六祖大師一個字都不認識，你跟他學什麼？他怎麼教你呢？卻不知道諸佛妙理，意在言外，文字是指月標，指教大家會取我們這一念本心本性而已。他們這麼一笑，倒楣的是他自己，也許他得度的因緣成熟了，就是需要六祖大師的點化，可是他這麼一毀謗，心裡一定生起了排斥心了，也許他今生可以開悟見性，但是由於他自作障礙，他就無法成就，所以遺憾的是自己，六祖大師絕對不會受損。六祖大師絕對不會因為別人對他怎樣，他就改變了，他是隨順法性的，隨順他清淨心的妙用，日常生活都是依他的本妙覺心，而起的真實妙用，是大道，所以他不受影響，受影響而吃大虧的是這一些毀謗的人。

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

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

神秀禪師說，六祖大師是開悟見性得無師智，無師之智就是我們的本妙覺性，遇緣自生自顯的智慧。他是頓悟自性，而智慧開顯，如楞嚴經所說：「淨極光通達。」心很清淨，遇到了六塵說法的因緣，豁然心開意解。獨覺也是如此，雖然他們是生在佛不住世的時候，但是因為他過去生的善根因緣深厚，他看到秋風掃落葉，體悟到諸行無常，豁然之間心開意解，開悟了。所以六祖大師也是這樣，他的心很清淨，他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之間開悟了，心開意解。所以六祖大師不是普通人，他所自證的是無師智，不是深入經教而得來的，或慢慢薰習，藉教悟宗，這樣子薰出來的。他是豁然心開意解，開悟自性的。這無師智是因緣成熟豁然之間，智慧性爆炸，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的心就四通八達，沒有疑惑。以後你聽人家講佛法，一聽就知道這是屬於什麼樣的性質，大小、權實、方便、究竟、了義、不了義、這是正確的，這是錯誤的，一聽就了然於心。因為你的心是融會貫通的。這一種無師智，是出自真如佛性的自性清淨心。有師智就是聽經聞法，解行並進，由聞慧入思慧，而後入修所成慧，漸修漸悟，或漸修頓悟，那就是教下的大開圓覺，就是由於老師的教導，慢慢薰習而開悟的。六祖大師的無師智，一悟就悟到了底。「深悟上乘，吾不如也」。神秀禪師說的也很實在，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更何況我的老師五祖弘忍大師親自傳衣法給他，這難道是偶然的，他一定有實證的功夫。我的老師絕對不會傳錯人。「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因為神秀大師是被請為國師，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對他非常恭敬有加，吾恨不能遠去親近，我必須在宮廷裡面弘化，所以沒有辦法親自去親近他，在這裡虛受國恩，深感慚愧。神秀禪師不是假裝講一講，神秀大師是出自於他的真心，所以修行人行直心的，要是一般俗人覺得講這個話出來，會覺得很沒有面子，尤其在我學生面前講這一種話，根本是自貶身價，我們凡夫心就是這樣，

而神秀禪師真的這樣講，講完以後，不是只有謙虛一番而已，他更下令要大家去曹溪向六祖大師參學，期能更上一層樓。

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

他還下命令，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他叫大家去曹溪參學，在這裡，你所學的有限，到那裏，你可以開悟自性。可是徒弟們各各對老師表示有信心、忠心耿耿，神秀禪師沒辦法，只好下命令了，命門人志誠，你聰明多智，你趕快到曹溪替我聽法，所以他絕對不是嘴巴講一講而已，真正他心是這樣想的，否則他就不會叫志誠比丘去，後來志誠到了曹溪以後，就依止六祖大師，一直到六祖大師圓寂。你聰明多智，你可以代我到曹溪聽法，然後把六祖惠能大師所開示的禪法記錄下來，回來告訴我。「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

神秀大師對六祖大師讚嘆有加，常常勸他的弟子，要到曹溪去參學，他不僅僅是口頭讚嘆，還要他們去曹溪參學，同時下命令，從他弟子群裡面，找一位智慧最高、聰明伶俐，就是志誠比丘，要他到曹溪去參學聽法，將所聽的法盡心記下來，回來的時候再告訴我。而志誠比丘他在玉泉寺，經常聽他師兄弟在討論，說六祖大師不識一個大字，他有什麼所長的，難免心中有輕慢，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往往會障礙一個人學道，以前印度九十六種外道，很多人學了這九十六種外道以後，修學佛法難免就受到影響，為什麼在五邪見裡面，有一個叫做見取見，見取見就是先入為主的觀念、思想、見地。志誠比丘就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他到曹溪，就跟著大眾來參請，不言來處。照理來講，應該是要先去禮拜老師，然後再跟大眾來參學，這才是正確的方法，可是他卻隨著大眾，混在大眾裡面，一起去聽六祖大師開示說法。

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

六祖大師他有他心通，他曉得這位志誠比丘，智慧性高的人，不顯一點神通來降伏他，實在是不容易讓他心服口服。有時候示現神通，如果是為了表顯自己，表示自己很行，所以顯示一下神通，這就嚴重犯了戒了，如果是為了教化眾生這時機緣應該要顯神通，而你不顯，你失去了智慧，也是嚴重破了戒，失去了教化眾生的機會。所以六祖大師就顯神通，他對聞法的大眾說：「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六祖大師這一講，志誠比丘大吃一驚，果然惠能大師不是普通人，我跟著大家混在裡面聽法，他全都曉得，今日有從北方神秀大師那個地方，派來一個人，要來聽法，盡心記取，回去報告神秀大師。「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這麼一聽，志誠比丘的慢心馬上放下，立刻生起了恭敬之心。

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

志誠比丘就出來恭敬禮拜六祖大師，把他為什麼來曹溪求法的因緣，告訴六祖大師。

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

六祖大師就問他：「你從玉泉寺神秀大師這個地方來，你是來打聽消息的。應該是奸細，是不是呢？」細作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奸細、間諜。

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

志誠比丘他說：「我現在不是了。」六祖大師說：「為什麼不是呢？」志誠比丘說：「我剛才沒有表露我求法的心意，潛在大會裡面，偷偷要記載大師你所說的法要，在還沒有表露我的身分以前是，現在我已經跟大師懺悔了，同時我也表露我真誠的心，來向大師你學法，所以我現在說了就不是，就是您的弟子了。」志誠比丘他善根深厚，他既然表示他是至誠懇切來求法，佛氏門中，不捨一人，連魔都要度，何況

志誠比丘是個出家人，六祖大師前面這些話，只是一個應機之說而已，試試看他的禪機應對，所以有人說，六祖大師問他說：「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也有一種禪機的意思，為什麼呢？因為六祖問他說：「你是不是細作？」他說：「不是！」六祖大師說：「為什麼不是呢？」他說：「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就好像我們參話頭，參透了，我們的心源，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未說即是。如果你是落在一個悟境上，而有所道理言說，那就說了不是。或者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心的源頭，有的人參話頭，是在念話頭，那就說了不是了。比如說參念佛的人是誰？如果你心裏頭在念：「念佛的人是誰？」那就變成話尾了，那個就成「說了不是。」很多參話頭的人，他就是念着念佛的是誰？那就不如念佛了。這個就是說了不是。未說即是是什麼？如果你能夠會歸心源，原來念佛的就是自性清淨心，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未說即是。念佛的原來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一切萬法不離我們這一念真如本性。前面六祖大師這一段話，這是一種禪機，志誠比丘答得很如法，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因為自性是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不可得，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所以這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很符合我們參禪的宗旨。

師曰：汝師若為示眾？

他既然至心求法，那六祖大師也很樂意來教導他，但是六祖大師所傳的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法，要把南宗的頓法來教導志誠比丘，六祖大師一定要先知道神秀禪師平時如何教學。因為佛法就是破執著，世間人執著於世間法，我們修學佛法，來對治世間法的煩惱，如果你把世間的煩惱相去除了，如果你又執著一個佛法，那個也不是自證本性，因為性體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覓心體了不可得。志誠比丘他是善根利智，又是跟著神秀禪師久參多年，相信他內心對於世間五欲六塵的執著，也已經沒有了，但是

他有修學佛法上的法執，有學法的執著，六祖大師只要知道他執著在什麼地方，破除他的執著，就能夠令他開悟見性。所以六祖大師接著就問道：「你的老師平時是如何教你們修學的？」這是要破他的執著，破他的法執。

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

志誠比丘就把神秀大師，常常教導大眾的修學方法，住心觀靜，長坐不臥。這就跟神秀大師所作的偈子很相應，「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住心，把心安住，住心就是觀心，收攝一己之心，成為無念之狀態，觀內心的清靜。就是等於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念來即除，不染一切法，所以這就有所住了，不是見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能夠觀自己的心，又能夠見到靜，見了塵埃就除，用這樣來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一種方法，對於初學人，是很需要的。而後面這個長坐不臥。就是我們常說的不倒單。如果你常常用這種方法住心觀靜，觀你這一念清淨心，念來即除，用這一種方法修一心不亂，這樣長坐不臥，慢慢時間久了以後，養成習慣了，不用睡眠，這就是修不倒單，修不倒單要有人教，否則往往修成坐著睡覺，而睡著了以後，身體姿勢錯誤了，久而久之，往往會得了禪病，所以他用這種方法，住心觀靜，長坐不臥。他內心不能完全昏沉，如果完全昏沉，那倒不如去睡覺，等到精神飽滿之後，再修住心觀靜，如果能夠常坐不臥，修不倒單的人，他不是昏沉，心裡還是了了分明，他用這一種方法來代替睡眠，如果是這樣修成功，比躺著睡覺更能夠恢復精神體力，因為睡覺的時候，你還會打妄想，睡覺的時候，你還會做夢，你果你用住心觀靜，常坐不臥，修成功了，他坐在那裏心很清淨，妄想都被伏住了，讓頭腦休息，真正坐禪坐得好的人，這是最好的休息。你問禪師說：「你在靜坐嗎？」他說：「不是！我在休息。」哪有甚麼靜坐修行？這是最高級的休息，他整個心念都放下來，不打妄想。因為一個人每天的飲食，消耗

在我們起心動念上最多，如果只是消耗在我們身體上的運動，那吃的東西很少，所以證得阿羅漢果，心清淨，不打妄想，他一個星期吃一餐就夠了，為什麼呢？他所吃進去的這一些東西，只是讓他身體運動而已。所以你煩惱很多的時候，蒼老的特別快，也非常容易疲倦。謝安在淝水之戰，一個晚上煩惱的不得了，第二天整個頭髮都白了，所以煩惱最浪費我們的精神與體力。能夠以這種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如果修成功了，可以代替睡眠，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不倒單。

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

六祖大師接著開示：你住心觀靜就變成了病，為什麼？不悟自性，因為我們真如本性是涅槃解脫，原無煩惱，本自清淨，無障無礙，具足無量智慧寶藏，佗就是大道，佗就是真理，見性的人，他通身都是化為真理，如果你念念自見本性，你這個身心就是一體三身自性佛，就是清淨法身，佗能夠生起一切佛知佛見，你自受用就是圓滿報身，智慧圓滿，不造諸業，你這個色身以各種不同的身份教化眾生，就是無量百千萬億化身。住心觀靜是用來降伏我們自己的妄心，先把心安住在一處，目的是為開悟自性，不能把方法當目的，那就無法開悟了。神秀大師他是把身心世界，安住在住心觀靜上，觀心中的這一念淨心，但是最後這個淨心也要脫落，才能開悟見性。參禪是把身心世界萬法，融在疑情上，但最後這個疑情要脫落，我們稱作桶底脫落，脫落了以後，性淨明體才會現前，用這樣的方法來修行。如果你執着這個方法，而不懂得放下，不知道藥是來治病的，當你病好了，藥就要放下，所以六祖大師說：「這是病非禪。」是自己纏縛自己。所以六祖大師說：「住心觀靜，是病非禪。」我們這一念真心是體空寂，無有一法可得，它是在圓融，無障無礙，修學佛法要開悟，而不是執著法門，執著法門是病，修學法門是服藥，病除了之後，藥也就可以放下了。

大師接著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你長坐不臥，把身子安住不動，長久也有礙健康，人本來就是要動，你安住不動，反而拘束了這個身體，於理何益？對我們這實際理地，無住真心，有什麼幫助呢？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六祖大師做了一首偈子，來教導志誠比丘：人生活在這世界上就會動，所以我們人叫做動物，如果一個人沒有動，久了他就會生病。古代的祖師大德，實在是很有智慧，他教我們禮佛，有人就講，現在已是民主時代，已經不是古代的帝王制度，以前見皇帝是要行跪拜禮，現在應該行合掌問訊禮就行了，何必再頂禮跪拜呢？其實這是我們祖師的善巧方便，禮三寶行跪拜禮，不僅是表達內心至誠恭敬，降伏貢高我慢以外，可以說是最好的運動，而且是一種很柔軟的運動，可以增加腦部的血液循環，對健康有很大的幫助。有很多人去朝山，年紀大的人，他平時在家裡很少運動，有人就約他一起去朝山，朝了幾個月以後，他身體那一些舊毛病全好了，他很高興，菩薩感應，當然這也有兩個力量，菩薩感應也有，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運動，他去朝山，走三步頂禮一下，我們的頭很少往下低，所以教瑜珈的人，他一定先教你學倒立，把血液降到頭上，我們睡覺的時候，叫高枕無憂，把枕頭弄得高高的，結果反而對我們腦部血液循環不好，所以睡覺，枕頭不可太高。如果你能每天頂禮百拜，不僅懺悔業障，增福增慧，那對身體也是非常健康的。因為有運動，所以人需要動的。「生來坐不臥」。生的時候就是需要動，而不是整天坐著躺著。

「死去臥不坐」，人死了以後，就動彈不得了，學不動不起如何能開悟見性呢？「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我們這一具臭骨頭，是個四大組合的物體，不是他在做功課，真正做功課，是指揮我們身體的那一念心，這個身體不是我，而是我所有。真正的我，就是在你眼、耳、鼻、舌、身、意，產生見、聞、

嗅、嚐、覺、知的那一念心，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一念心本來是無形無相，空靈不昧，盡虛空遍法界，但是由於你不守空寂的真如自性，去攀緣外境，造了業，有了見思二惑，隨業遷引，而與四大結合就有這個身子，有了這個身子就有了障礙，這個身子叫做業報身，遷引你來受報的。業報身究竟是苦，所以我們這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立功課要用我們的心來用功。聚雲廣真禪師云：「地水火風，頑然無知，聚而為身，總是一塊血肉，因知而有運動。然知因心起，是則心為身根，四大盡屬枝葉矣，」這個知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神會荷澤禪師云：「知之字，眾妙之門。」我們這一念靈空，就是這個知之一字，它知一切法，通達一切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就是我們自己的本妙覺心。因「知」而有運動。我們這個身為什麼會動？就是因為我們有心，所以因「知」而有運動。心才是我們身子的主人，心才是身的根，四大都是枝末。所以古德勸我們要醒醒吧，時時提醒我們，醒醒吧，主人翁。當你根塵接觸，起攀緣心、煩惱心的時候，不妨自己拍一下頭，醒醒吧，主人翁，不要迷惑顛倒，不要造業。這個身子是業報，滿足你這個身子的感官，只是增長你的業力而已，最後甚麼都帶不走，「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如果你帶的是善業，那就到天上去享樂，如果你帶的是惡業，那就到三惡道去受苦，如果你帶的是捨念清淨業，那就到四禪四空天受諸禪樂，如果你帶著是染淨皆離的真淨，那你就到四聖法界成賢成聖了，故六祖大師云：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

志誠比丘聽聞六祖大師開示，心中非常感激，他再頂禮六祖大師，說：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這一念心。不能真正體會到自己的本妙覺心，但是經過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他就開悟了，契會到

這一念本心，在我六根門頭起作用的這位無位真人，就是它，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清楚明朗，覓心了不可得，但是時時都展現它無量無邊的妙用，就在你的六根門頭放光動地。為何志誠比丘，能聽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他便契會本心呢？因為他在神秀大師這個地方，學道九年了，他已經用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的方法，已經有九年的功夫了，所以六祖大師點破了他的執著，如果他繼續執著這個方法，那就是用身子在用力。就如同馬祖道一禪師入手也是用住心觀靜，坐禪的方法，後來他遇到了懷讓禪師，懷讓禪師就問他：「就像駕牛車，車不動了，應該打車，還是打牛呢？」懷讓禪師這麼一點化，馬祖道一禪師就豁然開悟自性。而六祖大師所說的：「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也正是點醒志誠比丘，用力是在心上，你一切的用力，藉著這個身子，約束你這個身子，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約束你的心，而不是在身子做功夫。為什麼律宗是大乘法，比丘兩百五十條戒，是佛的行為，佛不是天天在持兩百五十條戒，佛的行為，從祂清淨心中，性德流露出來的妙用就是這樣，祂根塵接觸，處事待人接物，流露出來的作用，就是那兩百五十條戒的行相，佛心中是沒有一條戒相，為什麼？性德的流露，所以我常常講：「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雖然你的心清淨至無餘，不住一法，但是祂顯現出來的妙用，就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一點都不缺乏。佛弟子的修學，就依照佛的行為，這樣來約束我們的身體，其實約束我們的身體，剛開始你會覺得很不自在，慢慢之後身體自在了，其實就是心自在了，因為真正控制你身體的是心，當你的身子不再往外攀緣，就是你的心不再往外攀緣，這個時候只要對你輕輕點化，你就能夠會見自己的本性。志誠比丘也是這樣，他用這個方法，約束這個身子，住心觀靜，這個身子不動，安住在一個境界上，已經得定了，所以修學佛法是依戒而得定，依定而開智慧，六祖大師破他的執著，用力不是在身子，是降伏你的心，他機緣成熟了，經過六祖大師這麼一點，他豁然悟了本心，知道一切身心根塵接觸

的妙用，不是身子，是你自己的一心。一心現十法界，我們現在根塵接觸，所見的一切萬法，都是你自己這一心。你什麼時候究竟通達這個道理，你就開悟了，就跟志誠比丘一樣，便契本心。本心在哪裡？你現在根塵接觸，所生起的我與一切的分別，這就是你心變現出來的，你的白日夢就醒了。什麼叫做便契本心？就是大夢醒過來了，原來我白天的生活就是夢，都是我的心變的，我晚上所做的夢是夢中夢，原來一切宇宙萬法，這一些形相，就是一個夢境，夢醒了就便契本心。

他接著又報告六祖大師說：「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人家修學用功就是這樣，念念生死事大，唯有這樣才能用功，諸位大德，我們在這裡研究大乘了義經典，六祖壇經是很大乘了義的，但是大家反躬自省，我們有沒有時時刻刻覺悟到生死事大的心，唯有這樣，你修行才會成功，否則就是懂一點道理，為什麼呢？唯有你真正體會到生死事大，你才會精進，才會去用功，否則的話你根塵接觸，雖然生死事大，但是這個世間，也確實滿可愛的，五花十色，很可愛，生死事大，那是別人會死，似乎跟我不相干。為何真正努力學佛的人看到別人死，就會很緊張。怕我這一氣不來，我就完了，道業未成，身先亡。好可惜，今生能夠研究了義的佛法，死魔來了這一口氣不來，我還有什麼機緣呢？更待何生度此身？志誠比丘的這幾句話，對我們來講都是當頭棒喝，叫我們能夠體會到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請六祖大師再為他開示。

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

戒、定、慧是一切修行的總綱，我們稱為三無漏學，以戒生定，以定開智慧，不管是聲聞乘也好，緣覺乘也好，菩薩乘也好，絕不能離開戒、定、慧三無漏學，六祖大師直接了當問志誠比丘：「你的老師如何教導你們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呢？你說說看。」

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

在授三皈依的教本上，都有這四句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出自於涅槃經的一段經文，神秀大師以大般涅槃經經義告訴我們，諸惡莫作就是持戒，眾善奉行就是智慧，自淨其意就是修定。神秀大師所教的，住心觀淨，時時勤拂拭，這是自淨其意，這就是修定。諸惡莫作名為戒，大家可以依持五戒十善，乃至於有的受在家菩薩戒，六重二十八輕，都可以作為在家居士學佛修行的依據。諸善奉行名為慧，你在修學佛法上，要有正知見，你才能夠辨別。有如有很多人放生，買一些魚、龜，放生到翡翠水庫，放生以後，造成了水源的污染。也有人在美國的水庫去放烏龜，結果被警察捉到了，還要判刑，因為他汙染水源。有的人放生，買了一些人養的，不是野生的，人工漁池養的魚、鱒魚、泥鰍，拿到溪流裡頭去放，但是由於人工飼養的魚池水都不深，水溫都比較高，而深山裏面的溪水都很冰冷，當他們把鰻魚或是泥鰍、鱒魚倒在溪流裏面的時候，那些泥鰍、鱒魚、鰻魚，頭都浮出水面游水，為什麼？因為底下的水太冷了，牠們鑽不下去。可是這一些放生的人就說：「這一些泥鰍、鱒魚、鰻魚，牠們很高興，頭都突出水面對我們感謝，跟我們說再見。」等待放生人員走了之後，這一些鱒魚等就被人家捉走了，所以放生都要有智慧。又有很多執法人員學了佛之後，心裏很慈悲，就把一些重刑犯假釋出來了，盡量對他們減刑，將他們放出來。像這樣，也需要有真正的智慧。當然這是個好事情，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智慧，來判斷一個人他的個性如何，有沒有真正改過？比如以前社會發生一件很重大的刑事案件，就是陳進興，他也就是被人家保釋出來，結果又讓他殺害許多無辜的人。所以行善如果沒有智慧，反而變成了造業，所以這裡為什麼說諸善奉行名為慧。所以行善要懂得悲智等運，要有智慧來作後盾，否則是不是真正做到了

善，那是不一定的。自淨其意名為定，把自己心裏洗乾淨了，外不取相，內不動心，這就是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神秀大師用這樣教導我們修戒、定、慧，不知道大師你是如何教導大眾修戒、定、慧呢？

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

六祖大師告訴志誠比丘，「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為什麼？因為自性是佛，是因為你現在有病，所以我給你藥吃，這個藥是治你的病，不是要你執著住這個藥，因為眾生本來成佛，自性本是佛，不假外求，是因為你迷惑顛倒，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所以六祖大師給的法，即使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給的法，就是破除我們妄想、分別、執著而已，不是真正給你一個法，要你執著這個法，那就能成佛了，這只是先用這個來醫治你的病，病好了就要捨掉你所修的法，要放下，出世間法也要放下，你才能成就無上菩提。楞嚴經所說，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實在無有一法可得，真得者即是不得，故黃檗禪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得法。所以六祖大師說，我假若有法給你，那只是方便，是叫你去病，病去掉了，這個法你也要放下來。「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只是隨著眾生的病而給藥，所以是解縛、脫纏是最重要。眾生被纏縛住了，被誰纏縛呢？被自己的妄想纏縛了，被我們自己的分別、執著纏縛住了，你的分別、執著只是妄而已，生滅的妄想心，畢竟不可得。真正可得的就是「知」，「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真正有的是清淨涅槃寂滅樂，無上菩提覺法樂。這是你真正的本來面目，就是每一個人真的。而我們心中的我法二執，一切分別妄想，那都是生滅相續心，只要無明生滅一斷，一切妄想、分別、我法二執就不見了，它不是真有的，是個相續相的幻影而已。所以佛陀就一直告訴我們，這是空的、假的、

虛妄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你什麼時候放下來就好了，你通達實相，萬境不可得就好了。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們除了從經典上了解道理之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配合我們的行持，以行六度萬行來修捨。捨掉我們的貪念、貢高我慢，捨掉我們所執的身心、世界、萬法，只要能夠放下身心、世界、萬法，你就入了三昧了。但且隨方解縛，解除你的我法二執，假名三昧。為什麼叫假名三昧呢？因為三昧是我們自性本有的法味，是法爾如是，每一個人具足的本性，而不是相待能所的禪定樂，也不是感覺到得定了、得清淨了、得三昧正受了，如果你有這樣的覺受，那就落在四禪八定裡面，四禪八定就是有這樣的覺受，定有定受，有一種清淨的覺受在。六祖大師在前面告訴我們，三昧正受，於其中間，是沒有受與不受者，沒有能受與不受者，這是一個開悟的境界，但是這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是一種清淨、安詳、自在。如道信大師所作的信心銘裡面的一段文：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就是你心中，萬緣放下以後，心地清淨、安祥、自在，並不是有個定、不動的覺受，所以假名三昧。三昧正受是我們每一個人真心裡本有的法味，不得明上立明，反成無明本，所以不能有一種覺受：「我得到三昧了。」你所得的三昧，變成是你心外的境界，就像二乘人，聲聞、緣覺就是覺得有寂淨三昧樂，他所得的就是真如本性外面的寂淨三昧樂，卻不知道我們真如本性，本來就是寂淨三昧。你如果所證的是自性的寂淨三昧樂，那即無定，亦無亂，染淨是一件事。修學佛法成就的人，是離迷離覺、離淨離染、離定離亂，兩邊皆離，為什麼？法性如是，真如本性本來就是具足安詳、自在、不動。六祖大師的開悟偈子告訴我們：「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那是你自性的境界，若有所得，即是頭上安頭，就好像我們現在在空氣裡面，你不會覺得我在呼吸，而你很自然的在呼吸。同樣的，當你的一切纏縛解脫以後，你所證的自性三昧，你就不會覺得我得到三昧了，我得定了。雖然無所得，但是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你在境界中，一切境界不再纏縛你了，如同我常說的：「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你在任何地方，一切煩惱掛不住，清淨自在解脫。「但且隨方解縛」。解除我們一切纏縛，我們自己纏縛自己，等到你把纏縛去掉了，假名叫做你得到三昧，但不是真的我又得到什麼了，你有得，那又落在能所了，又落在智境四相裡面了，那不是真得，真得者以無所得為所得。接著六祖大師又說：「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六祖大師說，你老師神秀大師所教的戒、定、慧，實在是不可思議，但是我所講的戒、定、慧，與你老師所說的戒、定、慧是不一樣的。

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

志誠比丘又問：戒、定、慧就這麼一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還有什麼其他不同的修學方法呢？這是一切修行的總綱，離此修行總綱以外，還有什麼不同的方法呢？

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

六祖大師說，你的老師所教的戒、定、慧，是接引大乘人，能夠精進奉行、犧牲奉獻、利益眾生、行六度萬行的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六祖大師所講的戒、定、慧，是度因緣成熟的最上乘人。大乘人修學六度萬行，打成一片，化為本份事而入了理。這樣的大修行人一點就開悟見性。我們現在行六度萬行，修一切善法，覺得這是修善，其實這都是你應該作的本份事，為什麼？當你內心的悲心引發出來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慢慢的開顯出來，你就會有這一種感覺，這是本份事，我有能力幫助別人，這是應該的事情，就好像父母親養兒育女，這是應該的本份事，不會是我發心來養兒育女，這都是本份事。你持戒，心越來越清淨，你就跟戒體相應。你修忍辱，什麼都能夠包容，一切順逆境界到你這裡，通通可

以包容，你心地就平等了。你修禪定，根塵接觸，一切境界不留於心上，不生煩惱，這就是禪定。般若是用心如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切掛不住，又能一切通達，了了分明，無障無礙，那就是般若。你這樣的生活就是精進，等到你藉著事六度萬行，慢慢趨向這樣的境界時，就是因緣成熟了，這個時候經大善知識輕輕一點，你就悟了本性了。六祖大師他所教的戒、定、慧，是接最上乘人，度因緣成熟的眾生。「悟解不同，見有遲疾」。一個是能夠真正發心精進修行，一個是因緣成熟，將要徹悟自性的眾生。你來聽聽我所說的，跟你老師所教的有沒有一樣？

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

六祖大師說，我所說的戒、定、慧的方法，是不離自性的體用，是不離我們真如本性它本具的功德妙用，而不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那就是心外求法了。諸惡莫作，你有善惡的分別，卻不知道我們自性是至善圓滿，不假外求。因為你迷了自性，你會去造善惡業，所以才叫你諸惡莫作。你有分別善惡之法，所以你要眾善奉行。你心不清淨，你才須要自淨其意，卻不知道自性是本自清淨，至善圓滿，它的作用就是大道的體現，那就是大道，道就在自己的清淨無染心中。當我們迷了道心，只好依照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己時時勤拂拭來自淨其意，那就離了道體說法了，離開你的道心而說法。所以六祖大師所說的法，是不離自性，就是不離真如本性的本覺妙用，我們本妙覺心的真實妙用，是圓滿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的，因為它圓滿戒、定、慧，所以就沒有戒、定、慧的形相。所以它的作用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絕對不會逾越規矩，這就是道。「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如果你不悟本性，離開自性的真實妙用而說法，那就是着相而說，變成了法執，名為相說，自性常迷。未悟本性的人修學，是

需要依法而修，但是證悟本性的人，他是稱性起用。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性就是我們無染的清淨本心，本妙覺心，而本妙覺心是具足一切智慧德能，它是絕對客觀，它就是絕對的真理，至善圓滿，所以六祖大師所說法，就是不離自性本覺妙用。所以離體說法，名為着相說法，不悟自性功德妙用如恆河沙，自性常迷。

「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所以要知道，一切根塵接觸，你所起的見、聞、嗅、嚐、覺、知，你要念念自見本性清淨，要從你無染的清淨心所起的作用，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法，而不是依照文字，執着法相，而迷失真如自性至善圓滿的真實妙用。前面所說的，諸善奉行名為慧，你執著於善法，而不能達到真正的至善圓滿，唯有從你的實際理地、清淨無染心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真正的戒、定、慧法。因為無住而生心，這個所生的心就是菩提心，無上正等正覺，如果你住相生心，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住相了，所生的就是六道凡夫的知見，你住善法生心，那就生三善道，你如果住惡法生心，就生三惡道，唯有無住相而生心，那生的就是佛知佛見，生大菩提心，要知一切萬法都是從自性起用，自性起用就是無住相生心，這是真正的戒、定、慧法。

記得以前我們年終大掃除，佛堂內的佛龕因為經常薰香，所以都會有油漬，看佛像就沒有那麼清楚，因為佛像安裝在佛龕裡面，前面的玻璃如果有油漬，那佛像就沒有那麼明朗，到了年終大掃除的時候，我們都會將毛巾沾上清潔劑擦一次，擦完之後，再把玻璃上殘留的清潔劑擦掉，可是擦掉之後，玻璃上會黏上毛巾的毛絲，要將玻璃擦到最亮，就是要用報紙擦，所以我們用報紙擦得亮晶晶，我們正在擦的時候，來了一位出家比丘就說：「唉啊！這是文字啊！你們要惜字，怎麼可以用字來擦玻璃呢？」他講的沒有錯，我們要惜字，可是這比丘這麼一講，大家都放下來了，我就勸他們：「沒錯！我們的確要惜字，但是我們

是擦佛龕，擦了佛龕之後，這個紙還可以做再生紙。」可是我講的話人家不聽，因為那是比丘講的，師父講的才算數，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跟另一位居士擦到很晚，因為大家都不敢擦了，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種法執，你執著惜字，認為報紙怎麼可以拿來擦玻璃？可是就是要報紙才能夠擦的亮，佛龕是讓大眾膜拜，讓佛龕明亮，讓大家拜的很歡喜，這有什麼不好呢？所以也有人問我說：「我們佛堂裡面，鼓是牛皮做的，這樣怎麼說呢？」我說：「鼓是警示用的，警醒我們，醒醒吧，主人翁，提醒你修行。」為何畜生會當畜生？因為牠有業障，牠的皮做成的鼓能裝在佛堂上讓大家敲，提醒大家精進用功，這有多大的福報，總比人家拿去做皮鞋，踩在地上好多了，安置在佛堂這個地方，那隻牛會感激的不得了，能夠拿來教化眾生，這個功德有多大。釋迦牟尼佛以前在行菩薩道的時候，已是位登八地菩薩，見到燃燈佛來了，他趕緊趴在潮濕的爛泥巴地上，恭請佛陀從他身上踏過去，讓佛陀的腳不要沾上了汙泥。而皮安置在鼓上，讓大家來敲，警覺我們要修行，這有什麼不好了？我們要用舊報紙來擦佛龕，使佛龕亮晶晶的，讓大家生歡喜心來禮拜佛像，這有什麼不對呢？一切法就從自性起用，從你清淨心中，你才會生出真實的智慧，如果你只是記住這一些道理，變成了法執，有時候不見得是如理如法，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法。

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心地本來是沒有是非的，是因為你心動了，攀緣外塵，它才會升起了是非，覓心了不可得，心只是個覺知性，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這是個本妙覺心，是個靈空的東西，它怎麼會有是非？是非是你的分別心，是你的取相，不是真的心裡有是非。心地是本來沒有是非的，只有性德，它是至善圓滿的大道，所以這個

是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清淨無染的心中本來就具足無量智慧德能，不假外求，是你執迷不悟，所以必須依佛的聖言量，來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你把煩惱習氣去除之後，你自心的智慧就現前了，所以心地是本來無癡，這是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本來是不亂的，亂是你攀緣外境，而有了取捨分別，如靜水是不動不搖的，是因風吹而起浪，是你迷在外境，是你的業障，所以你會亂，自清淨無染心裏面是不會亂的。「不增不減自金剛」，凡夫在清淨心上增加了取相分別，生諸煩惱。二乘人就是減，因為他不住相也不生心，減了真心的妙用如恆沙。唯有佛是不增不減，無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自金剛，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又能遊歷法界，普度眾生。「身去身來本三昧」，三昧就是正定，這個身子是四大假合的，如果你心不動，你這個身子何妨萬物常圍繞，為什麼會怕境界？是因為你心念念往外攀緣了，如果你心念止息，你這個身子到哪裡都是解脫自在無礙，所以古德常講：「心止念絕真富貴。」如果你心念不能止息的話，你有一顆十克拉的鑽石，你看到人家有二十克拉、還有三十克拉，永遠不會滿足的，所以古人常講：「人心不足蛇吞象。」只有心念止息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貴，他到哪裡，這個身子都是無礙的，因為心已經聽你的話了，自在在在，不生煩惱了。這是真正的富貴，身去身來本三昧。

禪宗有一個公案，有一個出家人他問愚菴智及禪師，僧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如何是自身的圓滿報身佛？愚菴智及禪師云：「不離閻梨所問！」這個報身佛，不離你在講話的這個心，圓滿報身他不離開你的清淨法身，如果你自心不染萬緣，你在講話就是它的真實妙用，所以他說：「不離閻梨所問！」。這個出家人又問：「如何保任？」他悟了，原來我清淨心就是佛心、本妙覺心，他又問：「我如何保住這個境界呢？」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它本來沒有障礙、沒有受傷，它本來是個健康人，你不要去傷害它。修學佛法是去妄，而不是證真，因為真是本有的，是你迷、攀緣，所以不能顯而已，你什麼時候

候放下來，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的真實妙用，就會現前了，所以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志誠比丘聽完六祖大師這一首偈子以後，他開悟了。「悔謝」。一則，後悔以前聽那一些師兄弟在批評六祖大師說：「他一個字都不認識，有什麼了不起呢？」我以前也跟他們一樣，真的是太慚愧了，更何況，我來參訪六祖大師的時候，還懷著一種不善心，那更是懺悔，卻不知道在這麼短的時刻中，開悟自性了，所以歡喜無量，所以又悔又謝，乃呈一偈。這首偈子是他開悟的心得報告，他說：「五蘊幻身，幻何究竟？」我這一個色、受、想、行、識的五蘊幻身，究竟是何物呢？楞嚴經中會四科即真，圓彰七大即性，從經教上可得知，這五蘊幻身，原來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循業幻現的，如果是又執着了這五蘊幻身之體是如來藏妙真如性，不能依指望月，契會空靈的本性，心外見真如，執着名相，心還是受染，不離智境四相，不是真悟。故偈云：「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智根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

六祖大師肯定志誠的悟處，他悟的很深，他了解五蘊幻身，幻何究竟？以前有我法二執，原來都是一種幻覺，它從哪裡變現出來？從真如自性迷變現的。你如果認為我證得真如，那又有個「真如」所得，法還不淨。畢竟清淨，有無皆離，妙契本心，六祖大師印證，如是！如是。接著又告訴志誠比丘說：「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這小根智人是指心外求法，緣還沒有成熟，但是他能夠發心行六度萬行，行菩薩

道，是指這樣的人，而不是自己想求偏安，只想自己解脫，因為禪宗是大乘佛法，不是二乘法。勸小根智人，是教化緣還沒有成熟，心外求法，在心外找戒、定、慧，不知道自心本來就是圓滿戒、定、慧，不假外求。「吾戒定慧，勸大智根人」；六祖大師是度緣成熟的眾生，指出你這一念心本來就是圓滿戒、定、慧，如果你能念念自見本性，你所修的戒、定、慧，就是道共戒，慧共戒，它一切運作都是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通通都是行古佛之路，古佛也是證這一念心而已，一切佛法的修行，就是要證這一念清淨無染心。心染了，你根塵接觸就跟著染，所有一切法門，都是要明我們的心地，心地有體有用，體上是空寂的，用上至善圓滿，沒有一點缺陷。所以六祖大師說：「吾戒定慧，勸大智根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假若悟自性，也不立菩提涅槃，也不立解脫之見，為什麼呢？因為自性本來就是菩提涅槃，自性自生自顯的妙用就是菩提涅槃、解脫知見，無障無礙，像鏡子現像一樣，自生自顯，物境一離，鏡子就空，一切不染，無障無礙，解脫自在，自性本來就是這樣，哪有什麼障礙呢？假若你能夠悟自性，自性本來就是菩提相、涅槃相，圓明常寂照，自性本來就是解脫、具足佛知佛見，一切不染，不可覺上立覺，頭上安頭，證悟自性就成佛了。「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你真正心地清淨至無餘，無一法可得，那個就是根本智，從根本智起根塵接觸的作用，那個就是後得智，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自然妙用，從無所得心中，所建立的萬法，才能夠真正做到絕對的客觀，一點都沒有主觀的成見，絕對的客觀就是妙道。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怎樣做到無一法可得呢？就是放下萬緣，像金剛經所講的：「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那就是無一法可得，而不是住著我一法都不得，而是在境界中不動心，那就無一法可得，這樣的心，根塵接觸，處世待人接物，無非不是菩提涅槃、解脫知見。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

亦名解脫知見。

末學感覺似乎當時的南頓北漸都是菩薩示現的，神秀禪師示現漸法、漸修漸悟，當你因緣成熟的時候，需要有人幫你向上一路時，六祖大師示現頓悟，幫你破疑，令你開悟見性如果你沒有前面漸修的基礎，那是不可能有的頓悟的成果，這都需要假借漸修，最後頓悟的。有的利根眾生，也許你看他才剛學佛，或是學佛沒有多久，結果他豁然之間，智慧突飛猛進，心開意解，對於佛法圓融通達無礙，那都是他過去生的修學，修學佛法都是生生世世累積而來，古德常云：「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自然的彌勒。」我們修學佛法，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你在世間一定要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修我們的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我經常舉六度中的前三行，布施就是修你的大慈悲心，持戒就是修清淨心，忍辱就是修包容心，煩惱掛不住就是修定，一切通達明瞭就是般若智慧。如果你能夠這樣在日常生活中觀照修行，能夠真正入了這個境界，生活就是佛法、六度萬行。六祖大師告訴志誠比丘說，你的老師所教的，是因緣還沒有成熟的小根智人，他心裡還有貪、嗔、癡的習氣，還要加以對治。因緣成熟的大乘行人，他能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而了了常知，什麼煩惱都掛不住。這樣的大乘行者，輕輕點化，他就開悟了。所以六祖大師說：「吾戒定慧，勸大智根人。」他因緣成熟了，他心裡已經沒有煩惱了，我們常講這個人已經上道了，這個時候你點化他，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已經上了路的人，豁然返觀自性，剎那之間他豁然明瞭，原來清淨無染的心，是我們的本性，這個清淨無染，並不是有個清淨的相，離淨離染是本自的清淨相，這樣的心原來就是佛心，這樣的心我們各各具足，不假外求。所以六祖大師所開示的戒、定、慧，是教化緣成熟的眾生。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為什麼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呢？因為自性本來就是菩提智慧

相與涅槃解脫相。自性本來就沒有生死，是因為凡夫因迷而造作諸業，隨業力牽引，而有分段生死。然而我們這一念覺性，從來就沒有生死過，我們就是執著這正報身心是自己，所以我們就把生死當成真的，這時候菩薩為教化眾生只好立一個涅槃，教你修行證入不生不滅，解脫生死煩惱。其實自性哪裡有生死呢？當你悟入自性了無一法可得，這一念的自性心中，它本來就是智慧圓滿，不生不滅，現在因為迷失了它，只好立一個菩提，教導你修行證菩提，等到你心地清淨了，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作用，就是菩提的作用，這個時候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是即無煩惱，也無菩提，唯是清淨自性的體用而已。我們為什麼會有生死？就是緣於我們身見與我執而來。禪宗有一個公案，有一位禪師開悟之後，為了替眾生擔業，替眾生殺豬，日殺數豬，禪師臨命終時，群豬都來索命云：「禪師還我命來！」。禪師云：「汝等既是無命，即今索命者又是誰？」群豬一齊猛省云：「蒙禪師指示我等，已悟無生法忍。」各個都悟了，原來沒有生死，牠還跟你要命，你沒有命又如何跟人家要命？可見沒有生死。所以真如本性根本沒有生死。這個寂照菩提之性，是盡虛空遍法界，是無窮無盡的，是本自菩提，是本覺本有，不覺本無的，是故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一切世出世間是非，善惡相待兩端之法，都是佛知佛見，所以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因為我們有我，有我法二執，所以就在這相對之法中，順我們的，我們就歡喜，逆我們的，我們就討厭，為了滿足我們這個身子享樂，你會去造諸惡業，而招感惡報。所以就有了善惡相對待諸法了。我們如果身見、我執很重，那你修學佛法，善惡諸法一定要分別的很清楚，只能夠擇善固執，潔身自好，你執着在這個相對待的善法中，也是很不容易開悟，為什麼？世間善惡之法都是平等的，凡夫依於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才有了這個身子與我法二執，如果你能夠把執着有我的觀念去除，豁然之間了解身心世界原來是一場大夢，是識所緣，識所變。醒過來之後，你這清淨心體的作用，

哪有善法與惡法，它一切妙用都是佛法，善惡諸法都是佛法。如果你修行破除無明，以前生活種種矯情，喜怒哀樂，種種善惡之法，無明去除以後，就是你真性的體用，就是你智慧的表現，是故中國老子也說道，當世人知道善之為善，惡之為惡，那就開始不妙了。外道經典也介紹亞當、夏娃兩位在伊甸園中，過着無憂無慮，快樂自在，解脫知見的生活，但吃了蘋果以後，有了分別心，知善知惡，生活就開始出問題了。

在達摩祖師未來中國前，他派了兩個徒弟，佛馱及耶舍，先到中國傳頓教法門，即禪宗。誰知他們到了中國，卻受了很大的氣，所有的和尚都不理睬他們。後來到了廬山，遇到慧遠大師，慧遠大師問：「你們兩位是印度和尚，傳的是什麼法，怎麼沒有人能接受呢？」佛馱及耶舍大概只會說很少的中國話，就伸出手說：「看！拳做手，手做拳，這快不快？」遠公大師說：「很快。」又說：「煩惱即菩提也就這麼快。」當你何時照破無明，無明不是真有的可以放下的東西，因為無明本空，就是你夢醒了，了解世間萬法，就是一個大夢，正報身心與依報的世界，就是一個大夢。為什麼般若要講空，唯識要講假的，是你心識的東西，萬法唯識，是識變現的假相。識體四分，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全都是識心變的，識外無境，心外無法。你夢醒了，所以佛法無多子，豁然之間大夢醒過來了，一切全都是假的。以後你一樣生活、一樣有表情、一樣會罵人、一樣有動作，苦、樂、憂、喜、捨。嘻、笑、怒、罵，你所有的表情動作，沒有一法不是佛法。就因為一切能夠動作的東西，你的講話、言行、一切作為，皆不離本心，本心清淨無染了，它就透過眼、耳、鼻、舌、身、意來做動作，全是至善圓滿。所以當你心地清淨的時候，是怎麼清淨呢？就是無明放下來了，怎麼放下來呢？大夢醒過來了，心地就清淨了，不再沾染了，這個時候，你像以前一樣生活，看起來也有善相、惡相，也有貪、嗔、癡的相，也有戒、定、慧的相，沒有一法不是心法，沒有一法不是自性顯現出來的妙用，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真實的作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這時候

一切法都是佛法，沒有一法不是佛法，完全是個圓融之法，全是自性智慧的體用不二，都是圓滿菩提法。如果是我執很重的人，很容易造業，那一定要緊緊依止善法，雖不易開悟，但不墮三惡道。容易開悟的人是凡事看得很開，很容易放下，凡事不計較的，心量很大的人，他的大夢很容易醒過來。你知道是夢，你夢醒了，還會再去執著夢境的境界嗎？你從此再也不會牽腸掛肚，憂心重重，患得患失，你這樣的生活多自在，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纏縛住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菩提智慧，這多自在圓融，所以不必要解脫知見，因為沒有什麼知見，一切法都是平等法，都是至善圓滿。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凡夫所得的是世間法的我法二執，聲聞，緣覺所得的是出世間的涅槃寂靜，權教菩薩所得的是出世間法的一心三觀緣於法，唯有破無明之實教菩薩，法身大士，亦名一切諸佛。如是一切諸佛心中，不住世間法，也不住出世間法，從畢竟無染的清淨心中，遇緣而自生自顯的知見及妙用，即是無上菩提法，是絕對中道，絕對客觀，此即是真理的顯現。故六祖大師開示：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我們修學佛法，當然須要聽經聞法，從聞所成慧，解行並進，而入思所成慧，體會到佛法的玄義，而能正行於修止觀，行解相應，而進入了修所成慧，見到了空性，此時還是有法可得，得證空性，見真如，並未真正證得大乘見道位之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之平常心是道，必須繼續以智慧觀照，直至真妄不二，性相一如，智境雙泯，圓融無礙，可謂是任情逍遙，隨緣放曠，但除凡心，別無聖解之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之境，此則是大乘之見道位，無功用行。此無功用行，正是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之菩薩隨順圓覺。是故有僧問醒徹禪師：「明心見性時如何」？禪師回答道：「正好吃棒」。又有禪者問文益禪師：「識本還原時如何」？文益禪師答曰：「謾語」。悟的人當下就是一體三觀，一切的境界，原來是清淨湛然本性現出來的，離了清淨湛然，根本就不可得。這個無一法可得，就是你大夢醒了，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你

智慧就現前。佛陀為何有這麼大的智慧？因為祂大夢醒來了，這個法界是空寂的，是個幻影而已，就像你去看電影，你不會去羨慕電影裡面的珍寶，因為你知道這是影像，你只會欣賞它，但是你不會被它轉，你能夠享受它，但是你不會被它騙了。所以佛陀就是證入這樣的境界，無有一法可得的心，連無有一法可得也除掉了，那是真正中道第一義心。佛陀看我們凡夫，因為行為錯了，所以佛陀建立五戒、十善，給貪求五欲之凡夫，做為生活的依據。佛世當時，佛陀有一位弟子，經常犯錯，佛陀指正他言行的錯誤，而立下了正確的規矩，才有了這兩百五十條比丘戒。並不是佛陀本身依照戒律，祂完全是稱性而行，無功用了。祂為什麼稱性而行？祂是從無有一法可得，也無一法可捨的清淨無染心中所建立，隨順當時古印度修行的人，應有的威儀，高高頂上立，深深海底行。祂雖然心裡不住一法，但是行住坐臥，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的示現，令所有的弟子都能臣服敬佩。佛陀八十歲的時候，從印度南方到北方弘化，身體已經老弱，但是祂還是走路，阿難陪著祂走，祂不會說：「老師老了，你們給我弄個馬車吧。」祂還是走路，祂很慈悲，眾生平等，佛陀以身作則，讓每一位弟子，都能自我要求，精進不懈。看到眾生對宇宙人生的知見錯誤了，佛陀告訴你正確宇宙觀念是怎樣，緣起法是無有自性的。我們眾生的智慧錯了，佛陀說這不是真正的智慧，這是你六意識的分別，真正的智慧是什麼，佛陀告訴我們真正的智慧，阿難經過結集以後把它記錄下來，就變成現在的三藏十二部經典。佛陀看到我們的行為、知見、用心、看法錯誤，佛陀把正確的道理告訴我們，這智慧從哪裡來？就是從無有一法可得的清淨無染心，才能建立最圓滿、最正確的大道。

有一位居士，來找我談論佛法，談到最後，他有一點不服氣，他說：「你怎麼知道你的知見是正知正見，還是邪知邪見？」我就笑笑地說：「這個不難。」他說：「怎麼不難？」我說：「你把經典拿出來對對看，你把金剛經、心經、楞嚴經、圓覺經、楞伽經拿來印證看看，如果你看了註解還想不出來，那你體

會的道理絕對有問題。」為什麼？因為你的心與佛心差太遠了，只要你跟佛陀所證的清淨心越來越接近，你把經典打開，字裡行間的意思自自然然就能浮現出來。因為佛陀的了義經典，是指月標，指出佛陀的佛知佛見，而不是在文字中。所以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如果你來跟我說：「我已經無有一法可得，可以建立萬法了。」我會說：「還早！還早！」因為你還有「無有一法可得」，得此一法，這更嚴重，變成斷滅見了，諸佛如來的微妙義，都不是在文字裡面，所以，佛陀是連「無有一法可得」也不得，那才是真正的無有一法可得，得與不得是一件事，是清淨、平等、大夢醒了，知道宇宙人生萬法，都是清淨湛然，一切法本自清淨寂滅相，身心脫落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有體有用，體用一如。

「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我剛才的解釋，如果大家能直下體會到，那是解悟，是思所成慧，你有正確的知見。如果是實證這樣的境界，六祖大師是實證這樣的境界，那就是「一佛乘，那就是證菩提涅槃，也叫解脫知見」。

有一位居士他問德申禪師他說：「久仰和尚，特來求和尚指示法要。」我們都是求法要，卻不知道我們自性，是清淨湛然，具足佛法，空明寂照，你恢復這樣的自性清淨心，根塵接觸，法要就從你心裏顯現出來了，這位居士來問法要，德申禪師觀查此人根性不錯，所以德申禪師就不談法要。師云：「若論指示，古德有三種接人，上上人來，閉門打睡接他，中等人來瞬目揚眉接他，下等人來方以言語接他。不過使其自得之而已，故曰道在日用，奈何日用不知，道在尋常，奈何尋常不識，所以不領古人奧旨者多矣。」上根利智人來請法，老和尚他在禪堂上看，這個人根性很利，他就睡覺，用這樣子的方式接他，要他體會出自心是佛，本來無事自在還要求什麼東西？要你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自性具足圓滿戒定慧，所以上上人來，閉門打睡接他。中等人來瞬目揚眉接他，顯現自性的體用，就如同懷讓禪師參慧安國師之

時，他求法要，慧安國師問道：「何不問自己意？」自己的意就是自家寶藏，你在外面找什麼法要，懷讓禪師又問曰：「如何是自己意？」慧安禪師就眨眼睛，瞬目揚眉，很自在，無障無礙，懷讓禪師不悟，所以慧安國師才告訴他說，你的緣不在我這，你要去曹溪六祖大師那裏參學，懷讓禪師就到六祖大師那邊去參學。這是第二種人，直接顯示我們真如本性的妙用，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你現在因為有無明，你夢不醒，所以你六根門頭是烏天暗地，如果你通達實相，知道這一些境界是空寂的，是八識心變現出來的，根本不可得，豁然頓脫，六根門頭就放光動地，沒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中等人來瞬目揚眉接他。下等人來方以言語接他。下根人來請法才用語言、文字來接引他，文字、語言不究竟，因為心依止於法，易成為法執，就好像剛才所說，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你心依止於無有一法可得，反而變成斷滅了，所以語言、文字相不能達到最圓滿，無法講出真實義，所以語言、文字相只是指月標。故六祖大師云：諸佛妙理，意在言外。所以禪宗的祖師大德往往用奇特的言行動作，逼人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這才是真正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但是有這樣根性的人也實在不多，所以才說下等人來方以言語接他。不過使其自悟自性的體用不二而已。故曰道在日用，奈何日用不知，道在尋常，奈何尋常不識，所以不領古人奧旨者多矣。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

見性之人，發大菩提心，他要教化眾生，廣度一切有情。立亦得是什麼？前云：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不立一法，方能建立萬法，今則云：不立亦得，立亦得，即是立一切教法。佛陀講經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佛陀為一切修行人、世間人，建立一切萬法，但是佛心絕對清淨無染，

無有一絲執着。佛陀在我們人間講經說法很嚴肅，自己還要著衣持鉢乞食，飯食以後，自己還要把鉢洗乾淨，把鉢洗乾淨以後，還要再把腳洗乾淨，然後才敷座而坐，表示對法的尊重。再由弟子發問，一副很嚴肅的樣子，天天都是這樣。可是佛陀到天上說法好輕鬆，天女散花，歌舞昇華，大家都快快樂樂，一團和氣。你想想看，為什麼在我們人間要這樣示現？如果不是一個心毫無染污，毫無習氣的人，那個習氣一下轉不過來的。所以佛陀在我們人間示現肅穆莊重，到了天上，示現非常自在圓融解脫。佛雖然是講一切法，制定了一切戒律，但心清淨無染，一點都不受到影響，在人間，現人間佛陀三衣一鉢。祂到天上，就示現華麗莊嚴，和光同塵。到了佛法界，祂現出佛佛道同的樣子。到聲聞法界教化聲聞眾生，應以聲聞身得度，即現聲聞身，與聲聞人的生活一模一樣。祂到畜生法界，教化畜生眾生，馬上就變成畜生的生活習慣。到餓鬼、地獄道度眾生，又馬上現現出鬼王的樣子。祂一點都沒有習氣沾染。所以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但是祂內心永遠都沒有沾染，祂隨時都是稱性無功用行的，這就是用佛性，沒有習氣。破了無明，見了佛性，整個心就像一面鏡子，到哪個法界，或任何不同環境，心鏡一照，就知道如何隨順此地眾生生活習慣，而施以教化。祂立一切知見教化眾生，自己完全沒有被知見所染，所以破無明，見佛性之大修行人，他建立一切教法，他一樣是清淨、解脫、自在。「不立亦得」，他雖然心中不立一切佛法，心裡無所依止，他也是一樣絕不會逾越規矩，任情逍遙，隨緣放曠，絕不造業，無障無礙，快樂自在。

濟公活佛，你以為祂沒有規矩，祂喝酒、吃狗肉，裝瘋賣傻，嘻嘻哈哈。有許多習氣重，想喝酒吃肉的人就覺得：「這一種師父不跟，我還跟哪個師父呢？」所以有很多愛吃喝玩樂的人上當，跟著濟公出家去了。出了家以後，立刻要求，以戒為師，過中不食，青菜豆腐湯就不錯了，睡中夜分，其他時間要精進修行。徒弟們過了一陣子之後，每一個都提出抗議說：「你自己天天喝酒吃肉，我們心想跟你出家就有這

麼好康，但是你現在叫我過這種日子，我不服氣。」濟公活佛說：「好啊！你們想喝酒吃肉，晚上我就帶你們去。」濟公活佛就帶著徒弟到一隻腐爛惡臭的狗屍前面，濟公活佛就說：「來啊！吃肉啊。」濟公活佛就一面喝酒，一面吃著狗屍的肉，那一些徒弟看到這一幕，大家都吐了，馬上跪下來說：「師父！你行的我不行，我們從此之後不敢再抗議了。」濟公活佛立一切規矩給他的學生，他自己立亦得，不立亦得，一樣都是稱性無礙，自在解脫，絕不造業，念念與慧共戒相應。「去來自由，無滯無礙」。來來去去，沒代誌，於心無事，於事無心，隨緣任運，任運自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真正是自在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菩薩來來去去，自由行，無事而事，事而無事，普入世間，以四無量心，行四攝法，先以利鉤牽，後令入佛智，滅度無數、無量、無邊眾生，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一心清淨，從無所住心中，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四智菩提，一接觸即明白，由自性中自然流露出三輪妙用，身示現，意鑑機，口說法，契理契機的接引眾生修學佛道，故云：「應用隨作，應語隨答」。而此中念念自見，五蘊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五蘊，故能普見五蘊化身不離真如自性，而證入色心無障礙，心想事成之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即是菩薩自在神通遊戲三昧。雖示現於三界和光同塵，即使是輪刀上陣，心中亦是寂靜永安，住於三昧正受中，無有一絲動搖，此即是見性，自在解脫的境界。有禪者問一位開悟的禪師，他問道：「平常心是道，什麼是平常心呢？」這個禪師沉默不語，平常心是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一有言說，就有依止，如告訴你了無有一法可得，那你又住了斷滅相。可是禪者不悟，這位禪師回答道：「每日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生活就是這樣。百丈禪師云「飢來食，倦來眠。」跟這個每日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意義是一樣的，你每天就是生活，這不只是講生活，他在生活中教化眾生，隨緣運用，無障無礙，為什麼？

內無我，外無法，畢竟清淨，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當體即是佛性，是眾生迷，放不下來而已。所以菩薩作夢中佛事，度夢幻眾生，甚麼時候讓你的大夢醒了，哪有什麼真法可以給你呢？告訴你說這是佛法，你執着了就不能開悟，不能成就無上菩提，所以他隨緣教化，說而無說，無說而說，最後就是指出你那一念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真心而已，教你自悟自得。所以一個開悟的人，每日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飢來食，睏來眠。這多麼暇自在啊！開悟的人就是這樣，無事，無有事，也無無事，任情逍遙，隨緣任運，在無事中普度眾生，說普度眾生，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所以這是名見性。

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

志誠比丘再問六祖大師：「什麼叫作不立義？」佛法是不立宗，「不立」很重要，你一立就有法執，比如你立不執著，你說我不執著，那你就執著一個不執著。你立清淨，那你就執著一個清淨，你被淨所染。我們凡夫被染所染。被五欲六塵所染。四禪、四空是被淨所染，四禪天人捨念清淨，四空天也是一樣捨念清淨，他被清淨所染。佛法的清淨，是清淨也離了，染污也離了，染淨平等，通達實相，知道是夢不可得，你大夢醒了，真正通達世出世間一切萬法，悉不可得，那就是真正中道的清淨，中道實相就是不可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你一有立就有所得，變成了法執了。佛法是不立義，不立有無、染淨、迷悟、邪正、一切相待兩端皆離，你的本地風光才能顯現，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中，它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它就是道源，道就是從這樣的心中顯現。所以志誠比丘問佛法講不立義、不立宗，這是為什麼呢？這個問的非常心要。

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

六祖大師開示：「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

本三昧。」本來通身就在這三昧境界裡面，是因為你迷了，你大夢不醒，把身心世界萬法當成真的，放下來，所以你眼見、耳聞都不自在。你如果知道這是夢中的境界，你眼見色、耳聞聲都知道不可得，那你就可以享受人生。如同我們都會去看電影，看電影有時候是在虐待自己，看恐怖片，你是嚇的要命，但是你享受那恐懼的味道，因為你知道那是假的。如果你晚上走林間夜路，害怕有鬼，你就痛苦不堪了，會覺得非常害怕。所以如果你知道是假的，你就會享受，你眼睛所看的都是享受，你了解眼前這一些境界相，是你的見性顯現出來的，你知道它是你見性變出來的，古代禪師講說：「你有無量百千萬億化身。」你的見性，藉著你眼睛顯現出來，見性就化身成一切東西，這都是你的見性顯現出來的。所以根塵接觸就是你的自性現，恐怖相、歡喜相都平等了。你知道這一些境界相如幻，不可得，不起心攀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真如本性就無非、無癡、無亂。但是你不了解事實真相，你以為為有所得，起心攀緣，被境界所轉，那就有非、有癡、有亂。如果不了解事實真相，從眼睛看出去，麻煩就來了，就不能縱橫盡得，自由自在，為什麼呢？你眼睛看到自己騎一台破摩托車，看到人家開賓士600，不得自在，如果了解這是自心分別的影像，它也不可得，只是滿足那一念心而已。車主自己覺得很神氣，我開賓士600，我跟人家不一樣，他就是滿足那一念妄心而已，生的是心病。所以你要了解，最後得到是我執法執的影像，一場夢而已。所以心清淨才是真正有福報的人，你就能做到自由自在，縱橫盡得，眼睛看什麼，都不會被它困住，你會去欣賞，而心無掛礙。有人手上掛的是滿天星的手錶，好美喔！他欣賞，你也欣賞，那麼重的手錶，而他天天要這樣掛著。他戴一個鑽戒，好大喔，這麼閃爍，你也欣賞了，你甚麼都可以欣賞，你到國家公園去繞一下，你也是在欣賞，如果陽明山國家公園變成你的，你會苦死了，你天天光是整理環境就夠慘了。有的人買大別墅，他自己沒有住，都是請幾個傭人在住，你得到什麼？你了解這個真相，你可以欣賞，你到處看，

看得多自在，你是一個真正能夠欣賞的人，懂得欣賞的人不要有所得，變成你的就很麻煩，最名貴的古董如果是你的，你就要找保全公司將古董鎖住，很麻煩，你如果懂得欣賞，一張門票五塊錢，比如看守兵馬俑的人是苦不堪言，如果摔破一個，那他就慘了，但是你只要年紀超過六十五歲，就能夠免門票，其他的人買票進去瀏覽一次，通通都欣賞過了，不就是自由自在，縱橫盡得。鼻子、眼睛、耳朵都是這樣，壞就壞在你一定要成為我的，你有我執就會生忌妒障礙，你就在裡面生起一切煩惱出來，否則人生是來遊戲的，作一行，像一行，樂一行。你只覺得人生苦，你不知道實相就會有苦，就好像你去看電影，看恐怖片、喜劇片、悲情片、愛情片，你會不會覺得我看電影很苦？如果苦，那你為何還要去電影？因為你是去享受，你了解實相，縱橫盡得，人生又有什麼苦呢？但是你執著了，那就有苦，佛陀就要告訴我們，真正縱橫自在的本性，我們已經迷失掉了，這麼自在的自家寶藏，你卻迷失掉了，根塵接觸，念念起心攀緣，患得患失天天去自尋煩惱、自找苦吃，真的是苦得很冤枉。

以前有一位萬真禪師，他開示大眾說：「眾人五蘊山頭，有一片放光石，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從耳門放光采聽一切音響，從鼻門放光能聞一切香臭，從齒門放光談說一切語言，只是被無明執著二種籠絡，雖在光天化日之下，猶處黑暗不自覺知。」我們苦中作樂，還覺得很快樂，其實你的快樂，只是滿足你的感官而已，並不是真樂，你為何不讓自性得到解脫無礙？脫纏的法喜之樂，無障無礙的樂，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本地風光，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

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

「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自性就是真正的我。目前這個身體的我是業感緣起之物體，受想行識是八識心的生滅相續相，其中感覺有我的第七識的我執。故此五蘊色身，不是

真正的我。而真正的我就是自性，也就是自己不變不易的體性。其體空寂，清淨無染，解脫自在，含藏無量的智慧德能，與十方如來，無二無別。雖然它目前淪落六道，但絕不污染。如同陰雨天，而太陽永不受陰雨的影響，若風吹雲散，陽光則頓現也。吾人自性亦復如是，雖在六道，但永不被人間之見思二惑所染。有如明珠落入污泥，永不為污泥所侵，只要取出洗淨，則同本來珠光寶氣。是故若能頓悟自性空寂，本自清淨無染，自在解脫，具足一切如來智慧德能，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放下萬緣，立地成佛。如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頓證，故無漸次。只因凡夫積習難改，無法頓脫，須得依三學三慧，漸修漸悟，次第而證，最後乃得頓除妄念，悟無所得，頓悟，頓修，頓證，開悟見性。「所以不立一切法」。為什麼？自性具足故，你若得一念始覺智所悟的就是本覺理，那個本覺理體，具足諸佛如來的一切智慧德能，要立什麼？它的作用就是無上菩提。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陀所證就是自性而已。這個頓悟頓修，也就是頓悟自性，也就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法寂滅，有何次第」？這一切法，我們凡夫是世間法，有是非善惡，我們修學佛法修出世間法，出世間法有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一佛乘，似乎也有次第，但是你大夢一醒，一切法哪有次第？出世間法是用來對治世間法而已。是你迷才需要它，你不知道夢，所以才叫做迷。執著重的人，從三乘、二乘開始，執著輕的人，教你從菩薩道入手，修行因緣成熟了，破迷開悟，如同夢醒過來了，萬法皆空，一切法哪有次第？就好像在夢中，你是一位凡夫，夢中我有煩惱，我要學佛，我要修二乘、菩薩乘，最後你在夢中證果了，開心的夢醒過來了。夢一醒，就沒有次第，原來都是夢，夢是個影像，都是一心，一切法都是一心，哪有什麼次第呢？是你迷需要立次第，你覺悟了，一切法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十法界一直莊嚴，十法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裡面都是

平等，夢境裡面任何一處，夢境裡面的糞便，以及夢境裡面的黃金，都一樣平等，都是夢心顯出來的。你在作夢的時候，你在夢中踩到大便，很難過，趕快把腳洗乾淨，夢裡面挖到黃金，高興的不得了，醒過來之後，一樣都是平等。醒過來之後，踩到大便跟撿到黃金，都是一樣平等，有次第嗎？沒有啊！每一處都是自己的夢心，宇宙浩瀚，都是你的一心變現的，離開了心就沒有宇宙，你的心比宇宙還長久，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不會凋謝，沒有生、住、異、滅。有一次世尊看到文殊菩薩在門外，佛陀就叫祂：「文殊啊！還不趕快進門來？」文殊菩薩就說：「佛陀！我不見一法在門外，祇為何要我進門來？」諸位，我們現在有內外，文殊菩薩就看不到一切法在門外，都是自己門內事，諸位，我們現在有沒有門外門內呢？有啊！所以你要進到佛門來啊，如果你悟的時候，原來佛門是盡虛空遍法界，哪有什麼門呢？文殊菩薩開悟就是這樣境界，諸法寂滅，有何次第？

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志誠比丘，聽六祖大師開示以後，他的悟境更提升了，他不僅是感恩頂禮大師以外，更是誠心誠意的願為執侍，一直侍候在六祖大師身旁。我相信他一定把這段公案記下來，回去報告神秀禪師，因為神秀禪師派他來的，他一定會把這一件事情做個交代，交代完了以後，辭別神秀禪師，然後就一直依止六祖大師，一直到六祖大師圓寂。朝夕不懈，日日提升自己的境界。「誠，吉州太和人也」。志誠比丘籍貫是江西省吉安縣太和人，這個地方出了一位這麼了不起的禪師。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

志徹比丘這個法名，是六祖大師為他取的，他原本出家的法號，在這裡沒有介紹，為什麼叫做志徹？待會在本段經文後面會說明。他是江西人，俗姓張，名叫行昌，他本是江湖上的人物，「少任俠」；就是我們現在所說江湖上的人物，所以經常被人家買通當殺手，或者是打手，給你多少錢，你去幫我做什麼事情，他就去做江湖上的事情。自從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南方是有六祖大師在弘傳頓教法門，北方神秀禪師，他弘傳漸修的方法，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住心觀淨漸修的方法。然而六祖大師確是真正得衣鉢的人，而神秀禪師卻深受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的尊重，所以神秀禪師在北方弘傳漸法，也是一樣得到很大的護持，因為他有朝廷的力量在支持他。同時也被奉為國師。他們兩位雖然沒有彼此的分別。修學佛法本來需要漸修，然後頓悟，除非是上根利智，他是過去生久遠的修行，今世只是機緣成熟，一下頓悟而已，所以古德常說：「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自然的彌勒。」都是久修行機緣成熟，一下頓悟自性。其實這兩種修學法門，對於當時都是非常重要，都是很契理契機的，他們兩位雖然彼此都沒有芥蒂，不會有分別派系之爭，二宗主已經沒有這種分別了，大家都是來弘揚佛法，續佛慧命的。「而徒侶競起愛憎」。但是這兩宗主的弟子們，都在互相批評，北方弟子說：「南方惠能，他一個字都不認識，他懂什麼佛法？」南方弟子則是說：「我們這邊才是真正得到弘忍大師的衣鉢，惠能大師才是六祖。」所以彼此都互相爭禪宗之正統。「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這時候北宗因為受到朝廷的尊重，所以聲勢也很浩大，他們就自立神秀禪師為第六祖，可是卻沒有真正得到弘忍大師的衣鉢，心裡如鯁在喉。「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可是衣鉢卻是弘忍大師親傳給六祖惠能大師，這一件事情是天下都知道的事實。

「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所以他們就買通殺手，就是張行

昌這一號江湖人物，希望把六祖惠能大師殺了以後，大家就不會再想到這一些事情，神秀就可以正式變成禪宗第六祖了。六祖大師有他心通，他曉得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準備好十兩金子，在他的座間，晚上他就靜坐等候張行昌的到來。

時夜幕，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到了晚上，張行昌來行刺六祖大師，所以就潛行進入六祖大師的方丈室，六祖大師休息的地方，「將欲加害」。要殺害六祖大師。六祖大師「舒頸就之」。好！你要殺就殺吧，六祖大師將脖子伸的長長的讓他殺。「行昌揮刃者三」。張行昌揮刀連砍三下，六祖大師竟然是毫髮無傷。大師就喝斥他：「正劍不邪，邪劍不正。」正劍是斷貪、嗔、癡，文殊菩薩一手拿著劍，那個劍是斷煩惱劍，羅漢有一個名稱叫做殺賊，並不是殺眾生，是殺自心中的煩惱賊。為什麼？它會劫你的自性功德法財，令我們六根去攀緣六塵境界，越迷越深。迷邪染就把自性功德全部障住，把你的性德全部埋沒，不能顯發，這叫做六根的煩惱賊，所以阿羅漢殺賊，把這煩惱殺盡。六祖大師說正劍不邪，正劍是斷煩惱，是去除你內心貪、嗔、癡、慢、疑。邪劍不正。你這個劍是增長貪、嗔、癡、慢、疑，這個劍是邪劍，不正，會帶著你墮三惡道。接著六祖大師告訴他：「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我過去生只有欠你十兩黃金，我沒有欠你的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張行昌一看到此情景就嚇昏了，六祖大師沒事，他自己卻嚇昏了，過了好久才醒過來，為什麼呢？連砍他三刀，但是六祖大師卻是毫髮無傷，同時還喝斥他：「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我們常常說，菩薩不昧因果，如果六祖大師不還他，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可是菩薩不昧因果，不昧因果有兩種意義，第一種，菩薩對因果的道理非常清楚，我們常說：「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他在造作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他知道這一件事情的果報是什麼？他絕對清楚，將來他一定要受什麼果報，他清清楚楚，絕對不會迷惑的，所以不昧因果，但是菩薩願意為眾生擔業，即使他知道這將來要墮因果，他也願意替眾生擔業，因為眾生造這個業，眾生受不了，他來替你擔，願受一切苦，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這是菩薩大願、大慈、大悲的精神，所以他昧因果。

第二個不昧因果，實教菩薩有業自在，如迦葉尊者他現在還在雞足山，等著彌勒降生，再把釋迦牟尼佛所傳的金縷衣，傳給彌勒佛，他能夠違逆我們人在世間的壽命，不然在佛陀住世時，人的壽命也不過是一百歲，他到現在還在雞足山，等彌勒佛的降生，還要再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所以菩薩不昧因果第二個意義是，他有能力，來違反因果的現象，但是他絕對不會去違反因果，是順著因果的道理，欠命還命，欠錢還錢。如果你證入無生法忍的境界，那這個神通道力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我經常舉慈明禪師的公案，宋朝的慈明禪師晚年中了風，嘴都歪了。他的徒弟難過的說：「這可怎麼辦？你平生呵佛罵祖，現在報應來了？」禪師說：「不要發愁，我把它弄正就是了。」禪師用手一推，嘴就正了，跟沒病一樣。可是過沒多久，他又推回原來的樣子，為什麼？不昧因果，該受的他一定受，欠命還命債，欠錢還錢債，絕對不會違背因果的道理。菩薩他有業自在，他自己如是，他可以幫助眾生也是如是，真心想要修行，受了無量的苦，業障現前很辛苦的時候，你求菩薩，菩薩會幫助你，因為他有業自在，他可以把你現在所受的苦延後，或者是把它分成幾段，把時間變化一下，他有這個能力，但是他不是把你免了，這一段期間，你自己要去修福修慧，發菩提心，端正你自己的心行，利益眾生。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大慈大悲的精神，來

利益眾生，那個改變自己業力的力量就大。我常常聽很多人說，我要去放生，因為我身體不好，希望迴向我自己能夠健康，或希望能夠迴向某個人身體趕快好，以這種心態來放生，改造命運的效果都不大，為什麼？他是自私自利，因地心是為自己的。經上常說：「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他是為自己的。如果他不是這個心，而是因大慈大悲心，見「這個眾生好可憐，大家生命都是平等的，牠為什麼要被殺呢？」看了不忍心，出錢出力，把這動物買來放，然後又為牠作三皈依，希望牠能夠早點出離三界，是一種悲憫之心，這樣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很快。因為心的力量最大，如果只是迴向我要怎麼樣，那個力量就很弱了。若能不住相生心，那功德就不可思議了。你能夠用這樣的心，當我們業力現前的時候，我們祈求三寶幫助我們，祂幫你把業延後，這一段期間，你以大慈悲心、慈憫心來幫助眾生，自己的心由迷轉覺，由邪轉正，由染轉淨，由瞋恨、忌妒、障礙，轉成大慈、大悲、平等、清淨，你用這樣的心來行一切善，佛有業自在，祂可將你現行的善福，立即轉成當世的福德，當這個業障再度現前的時候，加入你現行的福德，你感覺就不會苦了。這就像咖啡加糖的原理，比如一杯苦咖啡，沒有糖與奶精，是義式濃咖啡，這種的特別的苦，叫你喝，你舌頭一沾就受不了，苦不堪言，你只好去找兩個奶精，再加一包糖之後，就好喝多了。兩個奶精加一顆糖就行了，咖啡的苦並沒有少，你只不過是加了糖跟奶精，味道整個就變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說因果不能相抵，它真的沒有相抵，因為諸佛菩薩有業自在，祂把你現行的善業也加進去，那個業障也沒有少掉，只是同時讓它們互相融合，你就不會覺得那麼苦了，這就是改造命運的原理與方法。菩薩有這樣的力量，祂有業自在，但是祂絕不會違反因果的道理，所以不昧因果有這兩個意義。當業報現前的時候，欠命的還命，欠錢的還錢，絕不逃避，絕對面對現實，因為祂知道自己所造作的事情，自己要承擔業力果報。凡夫在造惡業的時候，從未想到未來的果報如何，然後等到果報現前的時候，就呼天搶地：「菩薩！

請幫助我，希望我能夠消災免難。」，你真正要修學菩薩道，你就要深明因果，不昧因果，了解有因必有果的道理。六祖大師，他有宿命通，知過去生欠他十兩金子，所以六祖大師現在還給他了。你從這一段經文裡面，就能夠知道，六祖大師只不過是欠他十兩金子而已，他現在要來向六祖要什麼呢？要命啊！所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佔不到便宜的，你今天拿人家一點好處，以後人家向你要更大的好處。所以俗話常講：「冤家宜解不宜結。」要把它解開，不能再結下去，如果你越結，報復的力量就會越深，越報復越殘忍。還好張行昌遇到六祖惠能大師，大師有神通，把這一場過去世的債解開了。如果張行昌碰到的是個普通人，這個人只欠他十兩金，而命就被他害了，下一世他報復的就更殘忍，然後一世一世的報復，生生世世的冤就解不了。當我們碰到冤家現前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善緣去化解，這是真正有智慧之人的做法，如果你用報復的，那這個結就會越結越重。

有一個老和尚出外化緣，天快黑了，他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遇到一陣大雨。老和尚看到前方有一座大宅院，就往前走，想要在這裏躲雨，甚至可以這裏過夜。和尚敲門，很久才走出一個僕人來開門。和尚說：「貧僧路過這裏，遇到大雨，請問是否可以在貴處躲雨？或休息一晚？」僕人說：「我要請問員外才可以，請等一下。」只見那僕人進去一下就回來。僕人說：「員外說他與僧道無緣，請回吧！」和尚說：「能不能讓貧僧進去，當面向員外請求？」僕人說：「員外說過，不必了！」和尚說：「那能不能請教員外大名？」僕人說了員外的姓名之後，就關起大門，不再理會和尚在門外淋雨，和尚很狼狽的離開大院。三年後，員外陪夫人到一座寺院進香，進了寺院，抬頭看見佛龕上有一個很大的長生牌位，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他覺得很奇怪，自己從來不曾來過這座寺院，也不曾給人什麼大恩惠，怎麼會有人替他立長生牌位？員外就問小和尚這個長生牌位的來歷？小和尚說：「三年前，師父到某地化緣，遇到一個員外說他和

僧道無緣，師父想要和這位員外結善緣，就立了這個牌位，將功德迴向給他。詳細情形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員外成了這座寺院的最大施主，並且常施捨財物給須要的人。大家要有這樣的眼光，放長線釣大魚，但老和尚不是這個意思，這位老和尚他是菩薩心腸，這樣才能夠把冤結解開。像這位出家人受了這麼大的委屈，還要與人結善緣。你要記得我所講的這個故事，當你在社會上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就要想到，一定是我過去生跟你結惡緣，我一定化解，要跟你結善緣，以後你在唸經禮佛迴向時，要記得，不要忘記他的名字，過幾年以後，說不定他會幫助你，這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所記載的一個故事。六祖大師說：「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他向六祖大師懺悔，他馬上就要出家了，為什麼？因為他覺得太可怕了，我只不過是過去生借他十兩金子，而我今世就要來要他的命，我以前造了那麼多的業，那現在還得了，我來世要怎麼還呢？趕緊出家要緊，趕緊證得空性，以後要還也不會那麼苦，你證得空性，跟空性相應，即使人家向你討命債，你就不會有那麼苦的感受，因為我執破了以後，那個苦的感覺，與凡夫所受的苦就不同了，所以他趕緊要出家，如阿羅漢把我執破了，斷了見思二惑，入偏真涅槃了，人家再也找不到他，你要討債也討不到，但是阿羅漢他兩萬大劫以後，都會迴小向大，入六凡法界裡面度眾生，這時他已經證得空性了，他如果遇到過去生的冤親債主，他一樣像菩薩不昧因果，欠錢還錢，欠命還命。當他還債的時候，就不會感覺痛苦了。過去安世高，他就曾經來中國還兩次命債，把過去生的命債給了結，他那時候還命債也不覺得痛苦了。所以張行昌蘇醒以後，求哀悔過，趕緊要求出家。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六祖大師就把十兩黃金交給他，即使是他不要，六祖大師也一定要給他，因為這是我

欠你的，我一定要還給你。由此可見，六祖大師跟張行昌，一定有很深的因緣，否則這十兩黃金也是不少，以現在的錢來講，也是要幾十萬的，六祖大師就把這十兩黃金還給他，要他趕緊離開，萬一我的徒弟知道這一件事情，那可能對你就不好了，說不定你生命就難保，你改天換個裝扮再來，我一定為你剃度，收你為徒。「行昌稟旨宵遁」。張行昌就遵照六祖惠能大師的指示逃離了曹溪。「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他想到這個因緣太可怕了，十兩金子，我現在就要向他取一條命，我造了這麼多業，以後我要怎麼還呢？趕緊出家，具戒精進，出離三界生死煩惱。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

有一天，他想到六祖大師曾經告訴他：「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所以他又回來拜見六祖大師。六祖大師說：「我一直在顧念著你，你為什麼這麼晚才來呢？」可見他們過去生有很深的因緣，所以六祖大師念念就想念著他，所以跟大善知識結善緣，來生緣成熟了，一定可以得度的。

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

張行昌這時候已經出家了，這裡沒有寫他出家的法號是什麼，他回答六祖大師的話而說：我以前承蒙和尚您的赦罪，你原諒了我，我現在雖然是出家苦行，你一句話提醒了我，讓我能夠趕緊修行，斷惡修善，這個恩德實在是太大了，為了報答大師你的恩德，惟有傳法度眾生，續佛慧命，以這功德迴向給你老人家。接着他告訴六祖大師，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涅槃經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這是一部大乘了義的經典，就是在解說佛性不生不滅，是常、樂、我、淨，解脫無礙的境界。小乘的涅槃經，是講佛入涅槃時候的情形，以及佛入涅槃的時候，所交代的遺訓，及重要的

開示。大般涅槃經就是在講佛性，涅槃是示現的，它從來就沒有生死過，所以當我們精進修行，都能夠與佛陀感應道交，因為它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們。佛性是盡虛空遍法界，從本無生，今亦不滅。出家後的張行昌以大般涅槃經為修行依止之經典，但卻未能通達涅槃經中所說的常與無常的真義。「常」就是指永遠沒有變異，不生不滅的，我們的常住真心，也就是我們的佛性、真如本性。「無常」就是指有變化的，這一種生滅無常的煩惱心，所以我們的心是無常的，一會善，一會惡，一會歡喜，一會煩惱，生滅變化無常。「常」與「無常」也就是我們心正用與錯用而已，正確的用就是真常不二，錯用就是無常生滅，都是在講我們這一念心。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是善用其心，我們凡夫是惡用其心。如何是善用其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無住而生心。惡用就是攀緣外塵，住相而生心，通通這個心，怎麼能夠做到善用呢？你一定要通達實相，知道空理，整體佛法所說的就是「空」的哲理。了解空性你就能放下，身心放下就是菩提現前。如果你身心放不下，那就把菩提變成了煩惱。「常」「無常」義，重點就是在解釋我們這一念心，本是佛性、本妙覺心，因迷而變成無常的妄心。

張行昌出家以後，常常研究涅槃經，但是對這「常」「無常」義，他了解，為什麼呢？他執著常，佛性自然是常，那我為什麼沒有神通？我為什麼顯現不出佛的智慧？眾生心既然是無常，無常應該是空的，已經過去了應該不會再現前，為什麼我心裡經常為過去之事煩惱不斷呢？這個我執就在我心裡頭，既然是無常，那我執應該要離開才對，無常應該不見了才對。佛性既然是真常，我現在應該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所以他對這一點不理解，就是大夢不醒，不了解實相，我們聽經聞法就是要開悟實相，徹悟一切法不可得。大乘法中一個空宗一個有宗，空宗告訴我們因緣生，自性空。有宗告訴我們，有不是真有，而是幻有，是你八識心變現出來的，是個影、是個夢。目的就是叫你了解實相，放下身心世界萬法，「常」、

「無常」原來是一件事情。為什麼呢？真心寂照是常，無常是它的作用，如鏡子的照絕對是常，絕對不動的，但是鏡子裡面的影像就有變異，張三來現張三，李四來現李四，張三與李四的相就不一樣，這是無常的假相，而鏡子的照性是永遠真常。悟的人，常與無常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常是它的體，無常是它的作用、是它的相，是假。常與無常是一件事，那就是中諦，真常就是從真諦上來講，無常就是從俗諦上來講，常與無常是一件事，是從中諦而講的。我們的心體，悟的人，常與無常是一件事，迷的人就不了解了，佛性是常，那為什麼我不能顯現佛性的妙用呢？凡夫心是無常，無常應該會不見，那為什麼常常會掛在心裡頭呢？既然是無常，那為什麼我經常煩惱一大堆呢？他就生迷惑了。是你迷，你不了解事實真相，了解事實真相，真諦就是常，空寂的，無常是它的俗諦之用。根塵接觸，見色聞聲，變化無窮，妙用無窮，這個是無常為它的相、它的作用。常與無常是一件事，空有不二，那就是中諦。悟的人就了解常與無常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可是他不是悟，就執着常與無常的絕對差別，那他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乞求六祖大師慈悲，來為他解說，六祖大師為了破他的執著，令他悟入常與無常是一件事。

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

六祖大師說無常就是佛性，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我們凡夫現在根本就找不到佛性，不曉得在哪裡，明明知道是心是佛，可是我煩惱一大堆，哪裡是佛？倒是無常、貪、嗔、癡、慢、我執、法執常常在我心裡頭。六祖對他執著的所在，也正是指出我們凡夫心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六祖大師說無常就是佛性。對我們而言真的就是這個樣子，顯現不出來，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天天在這裡善惡、取捨、分別。

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出家後的張行昌就說：「和尚所說，大違經文。」涅槃經不是這樣講啊。六祖大師就說：「我是傳佛心印，佛法是意在言外，以心傳心，我怎麼會違背佛經所說的妙理呢？」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出家後的張行昌又說，涅槃經說佛性是常，但和尚卻說是無常。而善惡諸法就是我們的苦、樂、憂、喜、捨、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的分別，這一種相對待的分別心，乃至菩提亦有不同層次的差別境界，這都是無常變異的。和尚卻說是常，這種說法卻與涅槃經文不同，所以令學人更為疑惑不解。

菩提心有五種菩提心，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到菩提、無上菩提。在這裡面，發心菩提就是像我們凡夫，有時候突然想修學佛法，一念發菩提心，一年學佛很精進，佛在眼前。二年之後就漸漸懈怠了，佛回到大殿了。三年之後，佛就回到西天了，懈怠心就現前了。我們的菩提心經常都是五分鐘熱度，有的人這一世發菩提心很精進，來世得了福報，又有三世怨，又迷惑顛倒了。我們發菩提心一定要薰習大乘，尤其是薰習般若經典，你把般若的金剛種子種在你心裏頭，般若能斷煩惱，它就是有這種特性。有一位居士，他研究般若經典以後，他覺得以前降伏煩惱，用很大的力量也降不住，他現在要去掉煩惱，覺得比以前容易多了，為什麼呢？般若金剛種子現前，它能斷，它就能幫助你降伏煩惱，它的特性就是這樣，所以稱作金剛般若。在發心菩提的階段裡面，那當然是無常的，說不定你幾年以後又退轉了。有的人雖然很精進，碰到了身體上的病痛，或者事業上的挫折，他退心了，菩提心又退轉了。

進一位是伏心菩提，這是指：圓教信位菩薩所證，他雖然能夠伏斷煩惱，降伏其心，但是未破無明。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須頓除，因次第盡。」所以在伏心菩提的境界裡面，他雖然還是有

進退，但已得位不退以之正定聚菩薩，絕不會退於圓教初信位以下。一直修到明心菩提，這這是圓教初住菩薩位以上，是破根本無明的法身大士，證到了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再向上一位就是出到菩提，就是指圓教八地菩薩以上的位了，這是不動地的位置，七地以前，尚有進退，但絕不退於初地以下之位階，到了八地不動地菩薩以上，當然就不會退了。第五位是無上菩提，這是等覺位以上，等覺、妙覺所證的無上菩提。由上可知，最起碼你要證到圓教初住菩薩位以上，你這菩提心才不會進進退退，在圓教初住菩薩以前，乃至我們的發心菩提，都有進進退退。所以大般涅槃經云：「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和尚卻說這一些善惡之法的分別心，乃至於菩提心卻皆是常。「此即相違」。這與涅槃經所說的完全相反。「令學人轉加疑惑」。本來我有一點點疑惑，經過大師你替我這麼一解釋之後，我就更加疑惑了。其實六祖大師是要破他的執著，佛性是常，如果是常，那怎麼顯現不出佛性的妙用呢？眾生的分別心是無常，既然是無常，那應該會退失掉，那我為何念念我法二執，念念起心動念，裡面都有貪、嗔、癡、我法二執，這是怎麼回事呢？無明不破，大夢不醒，身心世界不能脫落，一脫落，常與無常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常是佛性的體，無常是佛性的妙用，如鏡子照性是常，現像是無常。常即是無常，無常即是常，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體用一如。六祖大師就是用這一種方法，令他開悟。所以六祖大師真正能夠轉經，一般人就照經典解釋一番，他還是一樣迷惑，還是不了解。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

六祖大師就舉以前，還沒有到廣州法性寺剃度以前，他曾經聽過無盡藏比丘尼讀誦涅槃經，六祖大師就為他解釋，這裡面沒有一字一義不合經文，現在乃至於你，終無二說。無盡藏比丘尼也是一樣，犯了跟

張行昌一樣的毛病，執著佛性是常，我怎麼不能顯現？眾生的分別心是無常，那無常為何一直還在我心頭放不下來？六祖大師一樣用這個方法，令他徹悟實相，教他了解常與無常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是你不能瞭解實相，不了解空性。你身心脫落了以後，就能見到佛性。「常」就像鏡子寂照的本性，「無常」像鏡子所照的妙用、影像，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無量無邊。我們真心以空寂為體，妙用如恆河沙，變化無窮，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你每天的動作都不一樣，你見色聞聲都不一樣，但是心地永遠清淨湛然，常與無常不是一件事嗎？你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萬法，念念執著這是真的，那你的心就跟著它起變化，那你當然無法了解我們這一念佛性的體用。所以六祖大師就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完全沒有錯說，或者是違背經文的意趣。

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出家後的張行昌又說：「弟子識量淺昧，希望和尚能夠為我詳細解說。」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

六祖大師就說，你知道嗎？假若佛性是常的話，則行住坐臥，處事待人接物，皆是佛性起用，則無一不是妙道，那還說什麼善惡之法。又佛性顯現即是無上菩提心，乃至窮劫，既然是常，又怎麼會說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若能不起心攀緣外境，則眼前的境界，根塵接觸，處事待人接物，所有的語言、表情、動作，你每天的生活其實都是佛法，你知道嗎？那都是真正的智慧，差別就是我們迷了，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有了我法二執的分別心，你就把本來的實相法，本來是佛法，本來你日常生活都是妙道，把它轉成善惡之法，所以佛教為何叫做至善圓滿的教育，一切法都是圓滿的，由於我們自己的取捨分別，

自私自利，就把本來一切法，都是無上菩提變成了相對之法、善惡之法，所以修學佛法為何要先從斷惡修善開始，因為我們惡的習氣很重，先把惡的都去掉了，等到你純善無惡的時候，起心動念都是善的，那個時候善知識告訴你，這就是佛法，你就豁然貫通。有一位祖師就是用這樣教他的弟子，西天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初受教於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時，三祖教授時觀察自己的心行，以黑白小石子統計，善念善行，下小白石子於右袋內，惡念惡行，下小黑石子於左袋內。剛開始黑石子較多，慢慢地透過觀照止惡行善後，白、黑石子一樣多。到最後只剩下小白石子於右袋中，而四祖聞法也證得了初果。當你心地純善無惡的時候，善惡之法就轉成道法了。比如一般的父母親，他對小孩一定是純善無惡的，父母親有時候為了教育小孩，就會說：「你出去，我不要你這孩子了。」他當然不是真的，他這個凶惡樣子，是為了教化不聽話的小孩。像我以前小時候媽媽教化我，我最害怕就是她有一招，她把我書包裡面的書通通拿出來，然後裡面放一個破碗跟一雙筷子，把我推到外面說：「你出去當乞丐吧！別回來了！」然後將門關起來，我是嚇得要死，我說：「我以後再也不敢了！」難道她真的要我去當乞丐嗎？不是，有這個凶狠的相，但是她的心是純善無惡的，所以這個凶狠的相也是變成善的了。等到你修行到達心地純善無惡的時候，善知識為你點化，一切法都是佛法，哪有什麼善惡之法？全都是圓滿的，因為你有善惡的分別，你有自私自利的心出來，把本來是圓滿的大道之法，把它變成善惡之法。所以佛性若常的話，更說什麼善惡諸法，根本不用說善惡之法，因為每一個人每天日常生活，都是至善圓滿之無上菩提妙道。「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乃至長劫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明心見性，成就佛道。「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我所說的無常真是佛說真常之道。什麼真常之道？古德常云：「一念無心，妙契即得。」這個無心是有無之心皆離了，這樣的無心能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如同大夢醒了，我何必再為夢境生煩惱呢？你不是多此

一舉嗎？你不再為這個身心世界生煩惱。你內心豁然之間心開意解，這一念心轉過來了，不再迷執了。本妙覺心原來就在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原來就是它，從未離開我們，是人人本來具足的。這正是佛所說的真常之道，你豁然之間頓悟，那它就現前了，它並沒有遠離。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沒有來也沒有去，你眼睛閉了，突然眼前的境界消失了，佛性它並沒有跑掉，眼睛一睜開，境界又現前了，並不是佛性又回來了，它永遠在這裡。眼睛睜開看到相，眼睛閉上看到暗，它在這裡是不動的，當你迷執身心世界，它變成了識心，當你通達實相，知道是虛幻不實，因緣有自性空，知道是八識心心所法，根本是夢幻不實，豁然放下了，你現在眼見、耳聞皆是佛性現前，就在這一念轉念而已。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住相生心就是凡夫，離相生心就是佛，離不生心就是二乘，用心不同而已。二乘人破我執不破法執，它對於境界還是有障礙，所以他乾脆不生心。菩薩完全通達實相，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唯是一個清淨湛然的實相，一切外面的六塵境界，是本自清淨寂滅相，對我沒有障礙，障礙的是自己，他真正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所以他能夠修學無住相生心。只因一念迷而不能見，卻是一悟即得，從未失去，所以這正是佛說真常之道。故六祖大師云：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這一切諸法是什麼？六根接觸六塵，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五位百法、十法界三千諸法，乃至於內心所產生的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善惡、美醜、好壞、是非，這都是一切諸法。一切諸法無量無邊，範圍太廣了，如果這一切諸法都是無常的話，「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那這樣則每一法，都有自己的自性。有好、有壞、有貴、有賤、有美、有醜，而

不是依心而有。「而真常之性有不遍之處。」真常之性就是真如、法身、如來藏、一心，它有不遍及之處；我用一個例子做比喻，譬如我們作夢，夢境中所有的境界，夢境中之事事物物，有情無情都有它們自己的好壞，貴賤，變化生死，與夢心無關，那麼作夢的心，就有不能遍及之處。若果是如此的話，則當你作夢醒了之時，夢境則應繼續存留，相續不斷。而事實上，只要夢一醒，則夢境完全消失，因為夢境是以第六識心為自性，而不是夢境各別有自性，容受變化、生死。而我們目前的一切境界，乃至十法界三千諸法，全是真如佛性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依根本無明，見思煩惱及造作的諸業，而幻現出十法界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的夢，所以十法界三千諸法，全部是真如佛性的夢境，當體即是真如，是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故一切萬法，當體無生，無自性，唯是真如佛性。當你破了根本無明的時候，你就從佛性所變現的夢境中醒過來了，你看到這一切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性」，而這個幻境不會消失，因為它是與十方一切有情同共的。當你破無明之時，此真如覺性的夢就醒過來了，此時即見到這十法界三千諸法，原來是自己一念心性幻現出來的，當體即是真如自性，而六道凡夫卻乃是執以為實，以為各有自性，執實有一切法。假若一切眾生能同斷無明，則十法界三千諸法，當下消泯，恢復本有純一的絕待佛性，空靈不昧，常、樂、我、淨，念即永恆，也無需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等。因為法界唯一真實，即真如自性，絕待的極樂。是故六祖大師所解說有常者，即是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正是佛陀所解說全相即性，全事即理，會四科即真，圓彰七大即性之真無常義。所以宇宙萬法是一法之所印，是一件事變現出來的。我們現在看的宇宙森羅萬象，林林總總，它是一法之所印，是真如本性，性相不二，宇宙就是這一件東西變現，華嚴經講：總該萬有為一心，總收法界為一緣起。就是把宇宙人生萬法，一切一切將它揉成一，整體宇宙就是這一變現出來的。這裡面一就是一切，一大緣起總相，就是這一，這一裡面有過去、現

在、未來、好壞、美醜、是非、善惡種種，從這一中變現出來。所以在這裡所有一切，無量微塵劫之事物物佛都清楚明白，因為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法緣起一切法，一切法緣起一法，息息相關，就是那一總相變現出來的，根本是無名無字無相。為什麼有這麼多名相、差別、取捨、好壞？我們自己的攀緣心變現出來的，都是心自性，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如果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你就知道宇宙根本就沒有生滅，根本就沒有動靜來去，一法之所印，一事情變現出這麼多事。全都是你心中變現出來的，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這是事實真相。我舉一個公案，有一位禪僧他問大隨禪師（瀋山靈佑禪師法嗣）：「大千壞時，法身壞不壞？」隨曰：「法身也壞。」此語疑煞天下人。但投子青禪師聞之，便裝香作禮，稱大隨乃古佛出世。因為三千大千世界從來沒有生過，即沒有生哪裡有壞呢？因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只是化成另外一種形相，存在這宇宙之中而已，它哪有真正壞掉？將來因緣成熟的時候，它又化成另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哪裡有壞？而且五蘊即是空，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空，即是五蘊。法界即真如，所以萬法無生，當你開悟的時候，你就了解一切法緣起無生無自性。佛陀為我們開示緣起無生，不是教你生起一個緣起，所以無生，是教你當下直接體會到，一切法根本就沒有生，從本無生，故今亦不滅，一切法當體即真如，眾生循業發現，而見一切萬法。如同眾生日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所現的夢境，當體即是心，是因為眾生依日有所思的業力，而循業發現成夢。夢境實無有一法可得，唯是你自己的心性而已。當你了解這一切萬法，無非是真如本性隨緣變現的假相，生就是無生，根本就沒有生滅，剛才我用那個公案，大千壞時，法身壞不壞？大隨禪師說法身也壞。這樣大家了解這意思了嗎？因為三千大千世界，根本就沒有生起過，那當然就不會壞，你迷以為它有生起，有生就有滅，悟的人他知道萬法無生，虛幻假相，它本來就是一件事，既然你說它會壞，那麼法身也會壞，因為法身與它是

同一法，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所以它怎麼會壞呢？它隨著緣起，又變成另外一種形相存在大宇宙裡面，所以他根本沒有壞。我用這樣做解說你再回過來看這一段經文：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以金成器，器器皆金，如果你了解了，一切法無生，常與無常就是一件事。佛陀要跟你講真無常義就在這裡，生就是無生。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你徹底瞭解這個事實真相，任性逍遙，隨緣自在，心平氣和，無憂無惱，你就是一個快樂人，你就證得常與無常是一件事，心體是真常，相有無量無邊妙用，生滅與不生滅是一，不生滅為體，生滅是它的妙用，一心三觀能通達一境三諦，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凡夫執身為淨，執受為樂，執心為常，執法有我，不知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而執於邪常。外道的修行是把六意識伏住了，沒有想了，當然心不攀緣，伏住了，以生止滅，或者是以滅止生，讓心不能起作用，他說這個叫涅槃。也有外道是求升天，到天上就是涅槃，那都是短暫的而已。佛陀看到眾生的眼光短絀，只好跟我們說，世間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是苦、涅槃寂靜，教我們要修道證入涅槃。眾生聽了佛陀開示之後，略略能感受，人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種種苦。確實是三苦、八苦、無量苦，我要修行，最後修行成就證阿羅漢果時，把第七末那識中，有染淨二分，染分就是念念取捨分別，念念造貪、嗔、癡業，祂把染分去除。存另一分是淨分，見身心世界就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末那識又稱為染淨依，

六識就是依它而有。末那識是第六識的根，聲聞乘行者把前面凡夫所執身心世界為常、樂、我、淨，依著佛陀的教法，依三十七道品而修，把末那識中的染分去掉了，可是另一半的淨分卻沒有去掉。所以在聲聞、緣覺的心中，他末那識中念念相續的就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他修行成就了以後，就落在偏真涅槃裡面，灰身滅智無所作為了。因為他末那識中一半的淨分，念念執著於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佛陀最後在開演法華涅槃的時候，開權顯實，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也就是我們的涅槃境界。涅槃就是我們真如本性的體、相、用，它本來就是常、樂、我、淨，但不能執著。因為這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是一種境界，它不是能所相待的感受。雖然不是能所相待的感受，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六祖大師在前面所開示的：「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所以佛陀在「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因凡夫執著這個身心世界是常、樂、我、淨，外道執著天界，或者是把六意識伏住了，入無想定，升無想天，他們執著這個境界是常、樂、我、淨。聲聞是執著身心世界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共成八倒。即是凡夫的四倒，執著常、樂、我、淨，與二乘人的四倒，執著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佛陀在法華涅槃的時候，開權顯實，指出我們真如本性是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真常是什麼呢？真常就是指我們真如本性涅槃之體，它沒有一絲變化，就像鏡子照外面的境界，鏡子的照性是隨緣應化，鏡子的照性永遠不會有所變化。雖然照美、照醜、照淨、照染，鏡體絕不受汙染。是故涅槃之體化用而不絕，不僅化用而不絕，在境界中絕不受染，絕無變異。故名為常。

真樂是什麼呢？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空靈不昧，不是頑空，靈明覺知。這一念心中，畢竟無有一法可得，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是空有皆離的第一義空，但是你不要小看它，根塵接觸的時候，它一切明白、一切通達。顯現的作用是無上菩提覺法樂，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整體法界的事情，都

在我們這一念心中，它不僅僅是覺了一切諸法，更還有一個無上涅槃寂滅樂。清淨寂滅，寂靜永安，安祥自在，僧燦大師信心銘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幽穩、安然、自在、解脫，無上涅槃寂滅樂，這是真樂。

真我是甚麼？真有這一念無染的清淨心體，弘忍大師告訴我們：「如如之心，即是真實。」這一念的本妙覺心，虛靈不昧亦名空明朗淨，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亦名真如本性，所以體是真有，真我就是指自性之體是真有。另外真我指的是你做得了主，真正能當家做主。我們現在的這個「我」，你做的了主嗎，是做不了主的。你不想生氣，可是人家說你兩句，你就跳起來了。有一位徒弟問他的老師說：「師父啊！弟子要精進修行，請問我要從何處入手修行呢？」師父就告訴他說：「從忍辱，根塵接觸不要發脾氣，不要動心。」之後這位徒弟又來問師父說：「師父！怎樣才能不動心、不發脾氣？」師父說：「你要念佛、觀空。」徒弟又來問：「師父！如何念佛、觀空？」師父說：「念佛就這樣一句接一句的念，觀空就把這一些虛幻不實的境界空掉。」過一會徒弟又來問：「師父！我觀是有，要怎麼觀空。」師父就發脾氣的說：「我都教你這麼多次，你怎麼還不懂呢？」徒弟說：「師父！你發脾氣了。」教人家不要發脾氣，往往發脾氣的就是自己，你說對不對呢？所以你做不了主。我們不要生病，它偏要生病，我們不想三界生死輪迴，它偏偏三界生死輪迴，沒有辦法，做不了主，業力當你的主人。而我們真如本性自己真的能當家做主，它可以演戲，演得很像，它示現甚麼就像甚麼，菩薩示現鬼王就像鬼王，示現天王就像天王，隨意示現，做了了主，它可以當家作主，法界任遨遊，多自在啊！這都是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這個就是真我。

真淨是什麼呢？法界即真如，是絕待的，只有這一法是真實，根本沒有第二種類的體，所以它絕不受

染，在十法界都是一樣，一真莊嚴，雖然我們現在是在人間法界，是這一念真如本性，隨染淨二緣，變現出這十法界三千諸法，但是真如本性是絕對不染，是第一義空，離於空有的清淨覺性。所以禪宗可以頓悟，你豁然之間了解萬法不可得，身心世界頓脫了，頓悟自性。因為他不染，如果受染的話，那就要慢慢擦。只是因為凡夫迷執得很深，無法頓悟頓脫，只能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如果習染淺的人，他頓悟菩提，可以頓悟、頓脫、頓證。真如本性是真淨，本自解脫一切垢染，不着有無，相待，兩邊，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在十法界都一樣平等，自在無礙，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生命的本源。凡夫執着身心世界為常、樂、我、淨，執着於眼前的境界看不開，放不下，迷惑造業，生死輪迴。二乘人知道這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不希求後有，而入偏真涅槃，沉空守寂，而無所作為了。佛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就是顯現我們的本地風光，如果你又執著有一個真常、真樂、真我、真淨。那又變成法執了，那又壞了。很多人以為如來藏系就是有我，要知道這個我不是你、我、他的我，是指有這個絕待的真如體性，又能當家作主。是因為你自己又執著了，不了解佛講的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他是要我們從這裡去開悟，會取本地風光裡面，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法二執皆離，這才是真正的真常、真樂、真我、真淨。如果你又執著有一個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佛陀還要很辛苦跟你講妙常、妙樂、妙我、妙淨。還要把你執著這個我打脫。所以佛法難解，要叫你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你了解道理，不能執著這個道理，一切佛法你理解以後，要消歸自性，轉成你自己的受用。原來如此，佛講的是我這一念心，自己會取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祖師禪就是在言下會取自己這一念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佛心。原來我這一念心是永恆不變、一切明白通達、涅槃寂靜，自己能當家做主，有這一念寂照的本性。又原來我這一念心是不染，像虛空一樣不染，是我自己迷，萬法都是我自己的心自性，果真沒錯，是心

外無法，法外無心，徹底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才能從大乘法義上得到受用，所以佛法要有受用，你只懂道理，卻不懂受用，就如同畫餅不能充飢一樣，這個受用就是你要會歸自性，去悟佛所說的真實妙理。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

出家後的張行昌，他以斷滅無常的知見來修觀心無常法。甚麼是斷滅無常？心是無常物，所以要很小，念念都看住它，住心觀淨，它隨時會起惡造業，我要看住它，祂是無常物。看住它日久成習，而變成斷滅無常。因為他不了解身心世界幻化不實，通達實相，他不了解萬法的事實真相，執著身心世界，當然要看著它，否則它又攀緣造業了。觀照久了，又不悟諸法實相，反而變成了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執著佛性就是一成不變的死常，永無變異。不了解常與無常是一件事，像鏡子一樣，鏡子的用是寂照，是永無變異的，但是它所現的相，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什麼都可以現，但是鏡子沒有取捨分別，所以它沒有障礙，常跟無常就是一件事了。「常」是鏡的照性，「無常」是鏡中所現的相，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我們迷失了照性，不知道境界是虛幻的，你就跟著境界跑，那就有感覺好壞、有情緒的變化，常與無常就變成兩件事。佛性是寂照的，是體用不二，但是因攀緣外境隨境界轉，它就變成世間的苦、樂、憂、喜、捨，貪、嗔、癡、慢、疑，種種分別妄想污染了。張行昌不悟此理，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是要你能夠開悟自性的體用，自性清淨，像鏡子的照是無有變異，而鏡子的用是變異無常，千變萬化。所以變化與不變化是一，生滅與不生滅是一，不是二。悟的人隨緣自在，因為他知道萬法不可得，不悟的人他就用以生止滅，以滅止生，就變成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了。前面所討論的臥輪禪師，他就是這樣，臥輪禪師他就是取這個方法，所以他有伎倆，他有功夫，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他認為心是無常，所以他對境心不起，那我現在這個就是常。六祖大師說這是自己障礙自己，卻不知道常

與無常是一件事，所以六祖大師就說：「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百思想是智慧，你知道六塵境界是虛幻不實，是你的心自性，你自心變現出來的，你不怕境界就好了，不怕境界能夠轉境界，境界就是智慧，被境界轉了就是六塵，你有取捨就是六塵，六祖大師他說我沒有功夫，沒有功夫就是真功夫，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性體的妙用顯現出來，所以他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根塵接觸一切通達明瞭，有體有用，分別亦非意，是自性的了別，是自性本地風光德能。如果你不了解佛陀最後的微言，縱覽千遍，你最後的修行就如同臥輪禪師，把佗壓伏住了，說這個就是常，菩提日日長，其實壓住佗，那是外道的功夫，你反而把真如本性從一中觀一切，它圓觀的妙用喪失掉了，大機大用的功能喪失掉了，六祖大師說到這裡。

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這時候張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這是他的心得報告，我們這一念真如妙心是不受染的，所以他能頓悟頓脫，剎那見性，他把見性的心得，做了一首偈子云：「因守無常心」。因為佛說我們的心是無常物，所以要觀心無常，我們的心都是變異無常，凡夫執著心只有一個，都覺得時時有一個心，這個心、我法二執都在，唯識學說明有八個心王，還有五十一心所，那都是你自己的心。有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還有五十一心所，在那裏互相搭配，現出種種境界。所以眼前的境界是你心心所法生出來的，心外無別法，心是無常物，是生滅變異無常，就是這八識的作用，因為佗變化的速度太快了，你不能感覺出來而已。佗是集體的作用，是緣起法，不是真實的境界，所以你要觀心無常，佗是無常變異，要

看住你這個心，不要讓它心猿意馬。我們現在都是心猿意馬，把原本清淨本性現出來的境界，執以為實，執着了這個假相，被它轉了，因此而迷惑造業，所以你要看住你這一念心。要住心觀淨，念念看住它，或以念佛來對治它，把心安住在佛號上。前面我教大家那五種對治煩惱的方法，目的就是教大家修止觀，把心看住。而張行昌就用這種方法，念念看著它，心是無常物，所以不能讓它亂跑、到處攀緣。現在我聽了大師您的開示，「佛說有常性」。原來我這一念心，是具足智慧的常性，道就在我們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之中，生活原來就是佛法。就是因為我們有取捨、分別、執着，把佛法變成世間善惡之法，把它變成相對待。其實我們眼前這一些相對待的境界，它的本體上是道，所以是心是道。就是我們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把原來妙覺真心的作用，把它變成取捨相待之法。如果你今日徹悟諸法實相，明白這是虛幻不實的境界，你放下萬緣，不再去攀緣外境，隨順你這一念清淨無染心，這一念心的智慧，就在你日常生活中和盤托出，一接觸就了解，就有它自然的妙用，而自生自顯，不落心意識的思量。但是壞在自己執以為有身心世界萬法而起心攀緣，有取捨分別，所以當你一接觸就落入思量，思量之後才有作用，一思量就落在六意識，那就變成主觀的成見，因為你經過取捨以後，一定是想到好壞、是非、美醜，落在相對待了，順你的，就生起了歡喜心，逆你的，就生起了厭惡嗔恚心，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之中，故使心成無常之心。如果你了解這一切境界是虛幻不實，心常清淨湛然，了了常知，而無取捨得失，則心像一面鏡子一樣，一接觸自然有作用，這就是很客觀的真實智慧了。如果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以後修行就不要污染你這一念心就行，不會妨礙你日常生活的工作，從早到晚，有一點得失取捨心出現，你也看得很清楚，放下就好，不是放下你每天處事待人的作用，而是要放下你心中情緒上的波動，稍微一染就放下。放下染，不是把鏡子蓋住，不讓它照，不要讓塵垢黏上去就好，黏上去鏡子就照不清楚了。不要黏上去，就讓你心體

妙用顯現。「佛說有常性」。這常性就是我們真如本性，我們自心中的般若妙智慧，這妙智慧是真常，故古德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可是我們的妙智慧受了我法二執的影響，變成了煩惱。如果你了解實相，妙智慧他是真常，永無變異。張行昌他以前不知道這個道理，守著無常心，他現在曉得無常心中有常性，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滅樂，就是我這個真常性的體用一如。這一下豁然通達，原來道就在眼前，道就在日常生活，只是因為自己攀緣、取捨、心波動而失掉了它，當你心平靜了，不污染它，日常生活就是道的顯現，就是你本妙覺心的顯現，「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不知道佛陀方便示教首先是教你降服煩惱，等到你煩惱自然不生了，心自然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了，佛陀再進一步為你點開，你這一念心是體用不二，常與無常是一非二，體是常，用是無常，是不二法，是真常也。你沒有前面離妄的功夫，是達不到佛說有常性的境界。

達摩祖師教慧可大師，慧可大師雖然悟覓心了不可得，那個境界是比阿難當時在楞嚴會上示現的還要高。阿難在楞嚴會上的時候，佛陀為他七處徵心、十番顯見，阿難還找不到心在哪裡，一下心在內一下心在外，慧可大師見達摩祖師的時候，他豁然之間悟覓心了不可得，他已經了解覓心了不可得，但是他還不敢隨使用心，為什麼？他了解這個道理，可是習氣還有，真常性顯出來就會染上煩惱，達摩祖師教他壁觀。教他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因為他悟心體了，所以他能依定慧等持這樣修，有一天他真做到這個境界，他見達摩祖師，說道：「我已息諸緣。」達摩祖師就問他：「莫不成斷滅去否？」就好像臥輪禪師變成斷滅了，他對境心不起，有體無用，慧可大師說：「不成斷滅。」達摩祖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慧可大師說：「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摩祖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你如果沒有在日常生活中能將情緒穩住，薰習大乘佛法，心起攀緣，即刻放下，你如果能做到這

樣，你在日常生活中，會感覺到沒有妄想，你會經常見到這樣的境界，這個時後才能講佛說有常性，如果我們仍是念念在攀緣，還是要依「守無常心」為先，因為我們現在所用的心是我們的習氣、習染心，會造惡業的。即使如慧可大師這樣的境界，達摩祖師還教他用壁觀這種方法來觀照，到最後才為他印證，此是諸佛所傳心體。千萬不可把大乘的理論當成我們的境界，你了解，但是你要腳踏實地的修行，到你因緣成熟之時，你一定會相應這一念真心的。

「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不知道佛陀是先破我們眾生的妄執，先要你守著這一念心，到你心清淨，不隨意攀緣時，再告訴你，這一念心原來是活潑自在，智慧圓滿，具恆沙妙德，永無變異。可是不明白佛陀教化的次第方便，就把觀心無常的方便入道法門，當成是究竟圓滿，如同在春天水池中，找到一塊石頭，就以為這是個寶石，天天執著它。就如同二聖人捉住了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說這是寶石，佛陀最後還要指出，我們這一念涅槃妙心，真如本性的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智慧圓滿，通達無礙、自在解脫的這一念本妙覺心。「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經六祖大師為他講解大般涅槃經中常、無常義後，他豁然之間悟本真心，寂照之性現前，佛性因而現前。他不是得到什麼特別法門來修行，而是剎那之間直下會取這一念真常清淨無染，永無變異的本地風光，生命的原貌。這是我本有的覺性，不是老師傳授給我的。他說得很清楚，這只是個緣，藉這個聞法的因緣豁然之間開悟自性，不是老師給你法。金剛經云：「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燃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為什麼？唯證自性而已，實際理地，不著一塵。非師相授與，不是老師給我，是妙契本心而已。是各各人腳底下的一段事，各各人的本地風光，只是你不悟而已，一悟即得。「我亦無所得」。如果他有所得，那

就變成法執，而不是見性。什麼叫真得？得者就是不得，什麼叫做悟？悟即是不悟。古德又云：得即是不
得，但不是不得而說不得，是得即是不得。悟即是不悟，但不是不悟而說不悟，是悟即是不悟。是自家寶
藏，非從外得。大慧宗杲禪師年青時代代表他師父圓悟克勤禪師去見宰相，宰相見曰「年青法師即能代表你
師父前來，想必在你師父處，得到什麼法吧？」大慧宗杲法師答道：「如果我有得到什麼，師父就不會讓
我到這個地方來了。」此公案正說明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六祖大師為他印證而說：你現在真的是大徹大悟了，所以你法名可改名志徹。徹禮謝而退。志徹比丘
是六祖大師為他取的名字，志徹得到六祖大師印可後，禮謝而退。我把「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
相授與，我亦無所得」，再舉一個禪宗的公案來說明，一日，洞山禪師過溪見水中自己的倒影，大悟而
說偈：「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因緣成熟的人，根塵接觸都可以讓他開悟，所以他一剎那之間悟道。開悟了以後他做了這
一首偈子：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從門外進來的不是家珍，祖師禪就叫你直下會取這一念心，不是人
家給你一個方法，你照這樣去修，有修有證，這不是真正悟自性。所以切忌從他覓，從他覓就是從外面進
來的東西，而不見你自己的自性。迢迢與我疏；你從他覓，心外得法，那不是你自己的本地風光，本地風
光是無有一法可得，也無有一法可捨，圓圓滿滿，本自具足的，若是從他覓得，是心外得法，反而是更疏
遠了。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我今沒有依靠佛法、也沒有依靠戒定慧、沒有依靠止觀，無功用行，完
全依自性自生自顯的智慧。我今獨自往，心中一無所住，如日處虛空，無有一絲依靠，這樣根塵接觸，處
處得逢渠。這個渠就是它，我處處都看到它，全相即性，全事即理。悟的人他哪裡有分別呢？整個境界都

是它變現的，自他之間不隔于豪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就是自己一念心，我用夢來做比喻，那整個夢就是你自己的心變的，整體境界就是你一念心性變現的。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就是它的意思，所以我現在於根塵接觸，所有這一切境界，自他不隔于豪端。都是我一心變現的，所以這一切正是我，我今不是你我他的我，而是絕待之真如。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你要真正妙契這樣的一念心，那就是你的本地風光，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見性是妙契，有無二心皆離，相待能所皆離了，剎那之間豁然相應，一念妙契即得。志徹比丘經六祖大師印證以後，他從此就隨侍在六祖大師旁邊，直至六祖大師圓寂。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

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神會禪師在中國禪宗史，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大禪師，他來見六祖大師的時候，是位沙彌，只有十三歲，他先是在神秀大師那裏修學，神秀大師要善根利智弟子們，去參六祖大師，神會沙彌他可說是上根利智的禪者，他就到六祖大師這個地方來參學。神會荷澤禪師，他是襄陽高氏子，襄陽是在湖北省襄陽縣這個地方，俗姓高，「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玉泉也就是神秀大師在玉泉寺住持教化，所以他是從神秀大師那個地方，轉來六祖大師這裡，向六祖大師參學。六祖大師看他從北方來到南方，這樣千里迢迢而來參學，就說道：「善知識！你從老遠來參學，為法忘軀，辛苦了！你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嗎？如果見到了，那你就真正找到自己的主人翁。試說看，你的見地如何！」

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師以拄杖打三下。

神會童子他智慧很利，反應很快，他馬上就說：「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如同金剛經所說：「無住生心。」所生的這個心就是主，就是自己的本地風光，可是他卻不知道這樣的說法，落在文字了，他說

的是文字相，因為神秀大師那個地方，有很多讀書人在那裏參學，所以他們有很多人研究金剛經，所以這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這是當時禪宗的口頭禪，無住生心，那個心就是自己真正的本體。可是你卻不了解無住生心，已經住了一個無住。我們在研究金剛經的時候，講到無住生心，我問大家這個心是怎麼樣？大家說這個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我說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已經住了不住而成斷滅了，無住生心就是頓悟。什麼叫無住生心？很多禪師是用反問的，你現在心住在哪裡？他反問你，因為一講就住了，你說我心清淨，你就住清淨，你說我不執著，住了不執著，所以已經落到了第二義裡面，神會講：「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卻不知道以無住為本這個見已經住了無住，不是真正的見即是主。文字上是說對了，但是在實證上，已經落到第二義裡面，第一義是絕對沒有言說的，不能講的。達摩祖師傳法的時候，其他三個弟子都有回答，只有慧可大師，他走到達摩祖師面前頂禮三拜，之後回到原位，這是第一義，心無所依止，而即體即用，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真實的作用，這是真正的無住生心，當下即是，不落言語。所以神會這麼一回答，六祖大師就喝斥他：「你這沙彌怎麼那麼隨便，把世間的口頭禪套一下，落在第二義。」我們叫話尾，而不是第一義，所以就用拄杖打神會小禪師三下。沙彌翻成中國話就是息惡行慈。男孩子出家只受十戒，未受具足戒，稱之為沙彌，沙彌有三種的差別，第一種是七至十三歲，這個稱為驅烏沙彌，因其可以擔任在曬食場上驅逐烏雀等簡單工作而得名。第二類是十四至十九歲，稱為應法沙彌，因為在這五年時間是最好調教，能夠依止老師而調練成熟，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具足威儀的比丘。第三種是從二十歲至七十歲內出家者，但是他未受大戒，稱為名字沙彌，因其按年齡本來可以做比丘，但因緣不具而得名。所以沙彌有這三種類別。六祖大師就喝斥：「這沙彌爭合取次語？」講話如此隨便，落在話尾，落到第二義了，你還不曉得，以拄杖打三下。年少的仰山慧寂參訪滄山靈祐，滄山問：「你是有

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仰山答：「有主。」為山又問：「主在什麼地方？」仰山聽了，從西側走到東側，多麼自在，一句話都不講，帶著我身體這樣走，就跟慧可大師一樣，頂禮達摩祖師，又回到他的原座，這就是主，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他心地清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他一無所住，你一有所住，你六根門頭就烏天暗地，就在你這住與不住，但是你落文字，那就是第二義。不落文字心無所依止，直下承擔，就清楚明白。為何前面志徹禪師云：「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神會童子他有得，他得了一個「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這樣剛好是落在文字相，有所依止，落在第二義了。所以六祖大師就用拄杖打他三下。

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神會童子被六祖大師打三下，心裡不服氣，因為他經常聽他那一一些師兄弟講說：「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所以他心裡不服氣，馬上反問說：「和尚坐禪，還見不見？」你坐在那裏，有沒有見性？這個很難回答，因為見性是一念無心妙契，明明白白，是了了見，無所見是心開意解的境界，如同作夢醒過來了，見到夢境不生不滅，不變不異，就是自己的心，而心體不可見，說似一物即不中，但一切萬法依它而有，故永嘉禪師開悟見性而言：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覺後就是夢醒以後，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而不是你見到什麼東西，所以六祖大師反問他：「我剛才打你痛不痛呢？」神會童子又套公式答道：「亦痛亦不痛。」不落兩邊，六祖大師就回答他：「吾亦見亦不見。」神會童子就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懣，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

六祖大師以他自己示現：「常見自心過懣。」這是非常重要的，凡夫修行要觀照自心是不是起利他或是利己的心，利己之心與道相違，利他之心與道相應。修學佛法一定是從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到了純善無惡，那就接近開悟了，打成一片，心就清淨了。我們為什麼心很亂？因為自私自利，所以一坐下來就想到自己，就在那裏打妄想，如果你私心破除之後，心念就自然靜下來了。所以很多修行人用功的方式錯了，他是用揚湯止沸的方法，所以他斷不了煩惱，真修心的人他是用釜底抽薪，把我們自私自利的心去掉之後，心自然安靜。怎麼去掉，了解空性，生大慈大悲利他之心，私心去掉的話，它自然就靜下來了。六祖大師他常見自心過懣，跟我們不一樣，他心念稍稍一動，他就看到了，馬上就放下來，絕不動心，這是開悟後的境界，他就在這裡用功，而不是他還會去傷害別人，造惡業，看到自己錯誤。他是心念稍稍一動就看到，立刻就放下來了。用這樣子修，這是實修，這樣子用功，到了破根本無明以後，那就是稱性起修，無功用道。六祖大師這個說法是很謙虛，但是他點出這一句開示，告訴我們修行就是從這裏下手，還沒有開悟以前，就是一定要擇善固執，擇善來去掉惡，起心動念就想到利他的事情，不要只有自私自利。開悟的人他就在境界中修放下，心念一動立刻放下就是常見自心過懣，到了你大徹大悟以後，那就無功用道了。古人說：「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初悟的人，他在根塵接觸，在我們這繁華世間，那真的是壓力太大了，伏不住的，所以他先遠離世間，到水邊山邊長養聖胎，然後慢慢功夫成熟了，才到世間上歷練，所以為何有破初關、重關、牢關，牢關就是生死關，到了生死關的時候，就如同前面弘忍大師所說的：「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在什麼境界他都是這樣，念念自見本性的真實妙用，無障無礙，一點都不沾染。六祖大師說：「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懣，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

如何是亦痛亦不痛，如果你說不痛，那你根本就無知無覺，那跟土木瓦石不是一樣嗎？如果你說痛，那你就跟凡夫一樣，你只是忍住沒有發作，但是忍到最後會忍無可忍，可能會爆炸了，你說對不對？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你有忍相在，一定心裏有怨，微細的不滿不平的心，跟瞋恚心所相應，那就是生瞋恚心了。六祖大師接着說：你剛才所說的見不見是有無取捨兩邊，痛不痛是心的生滅相；你根本不了解真如本性。見不見是你意識的分別，你問的是意識的事情，意識才有見與不見。而見性是一種妙契的境界，一念無心妙契即得，有如大夢頓醒，全相即性，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無一不是自性，並非另有一個自性可見，故云全相即性，亦全性即相，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更無有一法可見，更無有一法可得，故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見性只是頓除妄念，妙契事理不二，性相一如之境界，而不是能見、所見之心意識分別。汝剛才所提，見不見是二邊，是你自心妄想分別，而不是了了常知的寂照，不是自性的了別，是意識的分別，所以這是兩邊。而痛不痛是生滅，痛不痛是身識的作用，是色、受、想、行、識，你有身識。有人問我：「你這個身體打了會不會痛？」我說：「會啊！打了當然會痛，哪有人打不痛的？」除非菩薩摩訶薩照見五蘊皆空，則成五不受蘊，全化為般若妙智慧了。因為我們現在是業報身，你造業，現在感這個身子，就是一下這裡痛，一下那裏痛，像我現在有時候就會覺得腰酸背痛，年紀到了五、六十歲就有這一種感覺，年輕人不會，像我妹夫他經常在運動，他在打網球，他有一天也跟我講：「我雖然在運動，現在我爬樓梯，膝蓋都在痛。」我就說：「這個是退化性關節炎。」這是業報身，沒有辦法，都會出問題，是因為我們迷，那個痛不痛是你色、受、想、行、識，你的身識去感受到外面的境界，

所以有起了覺受，再由六意識的分別感受，這是不好的境界，痛、不痛，七識就執著第八識的見分為我，把那境界當成是真的，念念不離我貪、我癡、我慢、我見。如果是真如妙性，它是了了分明，它不是痛與不痛，是觀照般若，五蘊即是空，空即是五蘊，即空，即假，即中。這個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是般若智慧，這個境界我們叫做不思議解脫境界，不是我們心意識可以理解的，這是真如本性寂照的作用，他知道，它不是痛與不痛。所以當佛陀還是忍辱仙人的時候，人家用刀子割祂，祂都不動心，祂就是跟自性相應的。永嘉大師禪宗集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自性是不思議解脫境界，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但是神會所問的痛與不痛，這個是身俱意識的作用，不是自性寂照，了了分明，自性的了別，那是不思議解脫的境界。你所問的都是心意識的事情，都不是問真如本性無量功德的妙用，原無煩惱、本自清淨，是觀照般若的境界，照事照理，空有同時，受與不受是一非二之不二法門。所提的都是心意識的事情，所以六祖大師肯定跟他說：「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你都見不到自性，還敢來勘驗。神會禮拜悔謝。他被六祖大師這麼一點，果然沒錯，他就是問心意識，而不是問真如本性，他禮拜懺悔。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懃；服勤給侍，不離左右。

六祖大師喝斥他，你要是不懂，你要虛心問人，要以至誠心、恭敬心，合掌至心求。所以六祖大師喝斥他說，假若如果你是悟本自心，見自本性，依法修行。見了性的怎麼修行？見了性，如大夢初醒，知一切法空，就是修放下，於根塵接觸之時，心不被境染，念念不污染自心，直至打成一片，無功用行，心平

如水，風平浪靜，智慧就是從這平而靜的心中顯現的。如果你有波浪的心，現出來的就是我們的分別、妄想、煩惱。如果你真正大徹大悟了，那就要行稱性六度十度，普度眾生，從利益眾生中，以真如的性德來薰無明，無明分分破，智慧分分長，最後成就無上菩提。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你就要以真誠心去參訪善知識，認真學習。而不是問善知識有否見性。有否見性，我心知肚明，與你無關。你若自見本性，自然亦與他人無涉，何不認真參學，得一個入處，明白本心見自本性，反而來此問我見不見性，這豈不是迷惑顛倒嗎？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懣；服勤給侍，不離左右。六祖大師一語道破，一針見血，令他心服口服，從此他就服侍在六祖大師身旁。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有一天六祖大師告示大眾，大師說：「我有一樣東西，無頭也無尾，無名也無字，非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無背也無面，諸人還識得嗎？」。這是祖師禪，絕對不是用語言說明，你必須趕緊返照自性，看是不是這樣？我們現在一返照自心，果然是無背無面，但是你不能在返照中有一個我，那你就把識神當成真如佛性。在因緣成熟的時候，一念返照自性，妙契真如，這是祖師禪。祖師禪就在短短言語之間，對於緣成熟的眾生，一念返照，一剎那之間，見了自性的體用。如果有所知見，用語言文字解說，那就變成心外法了，如果我們能理解，雖然目前這一念是我法二執的心，但是它不離我們本妙覺性，它是因為無明習氣障住，你何時將煩惱、分別、妄想去除了，原來你以前在作用的，也就是真正的它，所以就在一念破

執著，有執著就是妄心，執著破了，就是本妙覺性。六祖大師經常開示一乘了義，而且這一些弟子也都是常隨眾，就跟隨著六祖大師修行，大師常常以祖師禪，一佛乘的妙理來教導每一個弟子返照自心，剎那之間頓見本性。

雲門文偃禪師座下，香林遠當了十八年雲門禪師的侍者，雲門平常只是叫他：「遠侍者！」香林說：「是！」雲門便問：「是什麼？」這樣問了十八年，一天，香林聽到禪師問道：「是什麼」，一念返照自性突然悟了。雲門就說：「從今而後，我不再叫你了。」如果你一剎那之間悟了，你再一想：「原來這個是我的佛性！」那又錯了，一落思維立了相待能所就錯了，一作解說就落了心外法，不是直下會取這一念心。這時候神會小師他說：「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又落在我的佛性，也落在言語作解，而不是直下會取。你直下會取，任何一個動作、任何一句話，都可以顯出真如本性的體用。比如可以舉手握拳說，就是這個，直示自性的體用一如。所以六祖大師就喝斥他：「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這成了心外法了，變成法執了。前面張行昌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我也沒有所得，神會卻得了一個佛性，所以六祖大師說：「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因個知解宗徒。」如果你從門外而入，不是從心性上證悟，從門外而入作解，你依這個路子去走，你最後成就也不過是個教下的知解宗徒，而不是明心見性的宗徒。故六祖大師告訴他，以後你有個小道場，你也只是一位知解的宗徒。「茆蓋頭」即是小茅棚，表小道場。「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六祖大師圓寂以後，二十年間，曹溪的頓法，在南方沉晦下來，而神秀的漸門，卻盛行在京洛，後來神會荷澤禪師，在唐肅宗天寶年間，協助平定安祿山之亂，因為他辦傳戒，法會把所收到的捐款支付法會費用外之餘額，布施給唐肅宗，去當為軍費，協助平定安祿山之亂，所以被皇室迎為國師，所以他才有

機緣回到京洛這個地方，大弘南宗頓法。為何南宗頓法至今能如此興盛狀大，神會荷澤禪師功不可沒，所以我們要很感激他。神會荷澤禪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入滅，享年七十五歲，他作了一本著作名顯宗記，盛行於世。顯宗記就是顯明宗旨，顯明禪宗頓法的宗旨。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六祖大師因為他在南方，弘揚頓教法門，所以他也是一樣，聲名遠播，全國各地、各宗、各派，出家、在家弟子，都來到曹溪寶林寺參學，但是六祖大師所講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這個是度緣成熟的眾生，不是講次第的修行，六祖大師為十方來參請機緣的大眾開示，他所講的傳香懺悔的五個次第，就已經很不容易理解了，第一個就是了解自性五分法身香，那也須要有一些佛學基礎，你才能夠理解。第二是，傳香懺悔，這是講懺悔業障，消除我們修行上的障礙。第三個次第，是講發願，以願導行。第四個次第是講三皈依，六祖大師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它的說法跟我們一般講的就不一樣。皈依佛是皈依覺，皈依法是皈依正，皈依僧是皈依淨，是從我們心地上用功。最後第五是成就，所證的一體三身自性佛。其實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就是法身佛，這一念心所具足的無量智慧德能，就是報身佛，智慧圓滿，解脫自在。這一念心藉著六根起作用，教化眾生，這個身心就是化身佛。自性一體三身佛，如果不是對佛法有認識的人，一下講一體三身佛，也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然而全國各地來曹溪寶林寺參學，各宗派的弟子們，有的緣還沒有具足，他聽六祖大師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實在是沒有辦法理解，更無法提出正確的問題來，所問的也只是是一些枝末細節上的小問題，沒有辦法問到根本上的問題。古德云：

「不悟本心，學法無益。」不是說一點好處都沒有。而是說如果你不悟本心，你的修行是無法成就無上菩提的。禪宗的修學最重要的，就是先悟了我們這一念心。而這一些各宗派的人，來到六祖大師這個地方參學，他們的因緣不具足，所以提不出正問，問的也是枝末上的問題，所以經常會有爭執，有宗派之爭。如果你不悟本心，不了解佛法是圓融的，不知道一切法門都是指月標，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歸元就是要悟本心，如果你把指月標當真，那就有各宗派的爭執，我們也經常看到淨土宗與禪宗彼此之間有爭執，唯識法相與如來藏系，有一點爭執，南傳與北傳也有一點爭執，顯教、密教之間，也有一些爭辯，這些都是不了解佛所說的真實義，目的就是找回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這一些法門都是方法，都是舟船，當你上了岸了，這一些都要捨。佛法起修藉著作、止、任、滅的方法來斷煩惱，證果的時候，完全是自己一心的體用而已。率性之謂道，佛法、世間法、世出世間法，都不能執著。這一些人因緣未具足，常常有宗派、見地之爭。「咸起惡心，多集座下」。他們都在六祖大師的曹溪寶林寺參學。六祖大師看了以後，心裏很悲憫，為什麼？很想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們，可是他們的緣不具足，怎麼講也講不透，叫他好好修行，他又不肯吃苦。佛法大小二乘的修學，有一點不同，大乘的修學重菩提心一定要了解空性，整個事相就是夢幻境界，了解空性才能在境界中觀照。小乘的修學重出離心，斷煩惱，知道人生是苦，是過去生造業招感的，所以我現在修道證入涅槃解脫，他是以出離為主的。大乘修學一定要與空性相應，了解全事即理，全理即事，都是自己自性所變現的，因緣有、自性空。唯識學說明是八識五十一心所變現出來的假相。大乘發菩提心重實踐，要怎麼實踐呢？你了解空性，你實踐才不會被境界轉，如果你不了解萬法皆空，悉不可得，你行菩薩道，不是執著功德，不然就是執著福報，就是希求來世果報。就像梁武帝一樣，雖然他修福慧，但是他就是執著功德，沒有辦法與空性相應，六祖大師憐憫這一類修學人，就告訴他們：「學道之人，一

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這就像六祖大師教惠明禪師用功的方法是一樣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是惠明比丘他原是一位四品將軍，他能捨掉將軍的權勢，到弘忍大師那裏去剃度出家修行，經過一段時間的修行，他心安靜下來了，所以他可以不打妄想，六祖大師教他放下萬緣，不生一念，他真的可以做到。所以六祖大師為他點出，不思善，不思惡的這個關鍵時刻，就是你本有的清淨心體，就是你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我們現在這一念心，不是思惡就是思善，總是在兩端裡面作功夫，所以我勸大家有時間的時候，要有禪定的經驗，就是一般世俗所說的禪坐功夫，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行為往往是受我們的念頭指揮，但是因為它的速度太快了，當你心動，身、口、意就跟著動，那個速度太快了，你沒有經過靜態的沉澱，你會覺得每天我並沒有甚麼妄念，其實我們妄念非常多，只是當它妄念起來的時候，你的身口意就跟著動了，所以你沒有感覺到有妄念。當你空閒的時候，找個時間把心安靜下來，身不要動，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我心裡的妄念怎麼這麼多？你沒有透過修止觀、禪定的功夫，你沒有辦法體會到清淨心是怎麼一回事。即使你能夠感覺到清淨心，能夠感受到清淨的念頭，我一念都不生了，那還不是六祖大師所講的無名可名，名於自性；那還是在能夠對待裡，頂多在四禪八定的範圍裏面，都不是證真如本性，因為真如本性是染淨不二，淨穢一如，故弘忍大師云：如如之心，即是真實。六祖大師教大家用這種方法，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我們一般來講都是惡念多，為何先從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個地方下手，等到你起心動念，你的所作所為都是善念，沒有惡念，你慢慢就入絕待的這一念心。到了一起心動念都是純善無惡，你到這個境界，你來看大乘佛法，一下就能夠開悟自性。為什麼？不起心動念的時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會落在兩邊裡面。不住相生心，起心動念都是性體的妙用。佛教中有一個故事，有一天住持和尚慧心禪師看到野鹿在庭院中吃草，就

命令眾僧把野鹿打走。旁邊有人看到，問說：「出家人竟然為了綠草而懲治野鹿呢？」慧心禪師答道：「不是懲治。如果我縱容他們，這些野鹿就會跟人熟習親近不怕人，這樣將來碰到惡人就會被人殺掉。所以要把它們打走，回到森林之安全地區。」當他起心動念都是純善無惡的時候，我們看起來好像是惡，連鹿來吃草都不行，看起來是惡的，但他的心地是純善無惡，雖是純善無惡，但心中也無行善的感覺，那時候，心地就真的清淨了。真的做到自淨其意了。涅槃經說得很清楚，涅槃經是佛陀即將入涅槃前一晝夜所說的，祂把修行戒、定、慧三無漏學，聞、思、修三慧，經、律、論三藏經典，一切修行法門融攝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六祖大師所講的，就是人間佛教，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他告訴我們這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怎麼修學呢？下手處就是惡念不生，就好像四正勤所說的：「已生惡令永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得生。」當你純善無惡的時候，那就是絕待的境界，起心動念一切法，都轉成善法了，到了一切法都轉成善法，一切法都是至善圓滿，就像剛才所說的趕鹿，那也是至善圓滿的，這時候你在不知不覺中，性德就顯現出來了，名自性的體用。因為我們心念不能止息，總是思惡，思善，故先以思善除思惡，若惡念不起，則善念自然也不生，此時心地清淨，離諸想念，非以滅止生，亦非以生止滅，是法爾如是，本自清淨，原無妄想，而虛靈不昧，清淨湛然，說似一物即不中。你就看到你的心原來是這麼清淨安祥自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見到，「無名可名，名於自性」；返照這一念心，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唯有清淨湛然而已，這個時候也許還存有清淨湛然的相，這個清淨湛然的相又離了，離染離淨的正與麼時，就契入不思議真空妙有的境界。當這個時候，你不需要有方法來對治你這一念心，它自己沒有妄念，清淨湛然。你再仔細觀察，我這一念覺知心，就是因為起心動念，從本來只是絕待的覺知性，變成了我法二執等分別心，有了分別心，則思善思惡，迷惑造業，更生

出了種種煩惱。原來這人生萬法等一切皆是從這一念清淨湛然，了了分明之自性本有的覺知性，因一念不覺，攀緣外境而幻現出來的，而這自性的覺知性，實在是名無可名，名於自性，真的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啊！「無二之性，是名實性」，這離於有無，是非，善惡，好壞，生滅，不生滅，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一切相待能所之清淨自性無所依止，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其妙用則是真理的顯現，是至善圓滿，無有一絲缺點，故云：自性具足恆沙妙德，故名真實之體性。又十法界三千諸法是一法之所印，此一法亦即是清淨自性，故云：以金成器，器器皆金，金是寶物，是七寶之首，故以金表自性之無上寶。故知十法界三千諸法即是真如自性，依無明惑，見思惑，及種種造作之業緣所幻現出來現象，當體即是真如本性。如同吾人曰有所思，則夜有所夢，夢裏的境界全是自心所幻現出來的，夢境的當體，全是心體是一樣的道理的。故知十法界三千諸法即是真如自性隨染淨二緣所幻現出來的夢境，當體即是真如本性。是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當體即是真如本性，如夢境之當體即心。然而真如本性，唯靈覺性，離一切相待能所，畢竟無有一法可得，而十法界卻是依佗而有，故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隨四時凋。如六祖大師所云：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是故名為真實之體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即指說一切教法，皆不離真如自性的體用，不令心外見法，如歸依三寶，也要令其明白歸依自性三寶。真如自性即是佛性，真如自性般若妙慧即是法寶，真如自性的妙用解脫自在即是僧寶。此自性三寶皆在自己一念心中圓滿具足，不假外求，只因自心染污，而不能顯發，若能放下萬緣，不染萬境，恢復清淨無染的本心，則自性三寶當下即能顯現，言下令其頓悟本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就是叫你直下會見本性。又如神秀大師，他教人家修戒定慧，他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這是在事相上修，不是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所以神秀就用這種

方法教志誠比丘，志誠比丘用這種方法修，修到最後緣成熟了，到了六祖大師這個地方參學，六祖大師告訴他：「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這直接把真如本性性德開顯出來，這就是從實性上建立一切教法，言下令志誠比丘頓悟自性圓滿具足戒定慧，不假外學。從文字，語言或動作，教導你頓悟清淨自性心的體用不二。有人問禪師：「什麼是諸佛本源？」這一位禪師就反問他：「你問的這一句話是什麼本源？」清淨心就是諸佛本源，如果你有攀緣，落入心意識，那就是六道凡夫的源，如果你心清淨無染兩邊不著，空有皆離，直下會取這一念心，這個就諸佛本源，你這一念講話動作，通通都是諸佛本源。法眼禪師非常博學，他曾引證一位老禪師長慶的一句名言：「萬象之中獨露身」。接著問長慶的弟子，子方是否了解？子方祇是舉起了拂塵。法眼便說：「你用這種方法怎麼了解？」子方反問：「那麼你的看法呢？」法眼也反問說：「請問甚麼是萬象？」子方回答：「古人不去挑撥萬象」。這時法眼很快地回答：「因為已經在萬象之中獨露了身，還談甚麼撥與不撥呢？」至此，子方才豁然了悟。一旦具有這種真正的悟解，你看萬物，不再是用肉眼，而是透過了真如之眼。這叫做法眼，或道眼。慧安國師是五祖弘忍大師的門徒，懷讓去參嵩山慧安大師，請教佛法的大義。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安曰：「何不問自己意？」意思是你去外面尋找的東西，不是家珍，外面加進來的東西，變成了法執，外面加個清淨、不執著，這還是執著，你加一個清淨，被清淨染了。懷讓禪師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我們的「密」原來是多麼自在，慧安國師多自在，他眨眼睛、舉手投足、日常生活很自在，為什麼？他不被法轉，他知道空，他徹底了解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所見到到相待能所的境界，就是我這一心現。所以內外明徹，為什麼明徹？唯是這一心而已，那裏有內外之分呢？他了解這個真相，他眨眼、耳聞、手動、腳奔馳，一切自

在圓滿，無障無礙，快樂至無餘。我們有分別，動眼就不自在了，你見到喜歡的就多看幾眼，還想把它占為己有，多不自在。看到不喜歡的，你就討厭生氣，聽到好聽的，你就喜歡，如果有人跟你講：「某某人說你不錯。」你聽了就很高興，如有聽到有人批評你，你就生氣難過，多不自在啊！我們有耳朵、眼睛、嘴巴，處處都在找我們麻煩，所以叫做六賊。但大修行人不是，像慧安國師，他有耳朵、眼睛、嘴巴，他念念都解脫，看得清楚明白，有體有用，而他一切自在無礙，因為他通達一切法空，他知道眼前就是一個虛幻的境界，不是真的，心不染塵，所以他眼見色、耳聞聲，就是這麼自在，真如本性的功德妙用就這樣和盤托出。此即是密的作用。真覺禪師與侍者同閱《楞嚴經》次，至「我若按指，海印放光」處，侍者問云：「此意作麼生？」師云：「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侍者云：「有何過患，要吃三十棒？」師云：「要按指作麼？」侍者云：「爭奈暫時舉心，塵勞先起！」師大喝云：「亦是海印放光！」侍者大悟云：「啊！多年來只以心起便是塵勞妄念，不知原是海印放光！」不悟自性的人，起心動念都是妄想，開悟自性的人，起心動念都是菩提，你說差別在哪裡？就在一個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就在有沒有取相生心而已。大珠慧海禪師云：「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即然明白一切法不可得，你想它做甚麼？比如，你去看完電影所羅門王寶藏之後，你應該不會想：「所羅門王的寶石，如果能給我的話有多好？裡面有金、銀、珠、寶、古董，我如果拿到古董店拍賣，大概可以賣到幾百億。」因為你很清楚那是電影，如果你了解眼前的境界就是跟電影一樣具不可得，如同大夢醒過來，你心自然就平靜下來，所以叫做頓除妄念。怎麼頓除？不是去除，去除不是頓除，去除是能所相對，頓除是放下萬緣。因為不可得，為它煩惱幹甚麼？悟無所得，徹底明白一切法不可得就好了。「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大眾聽聞六祖大師開示以後，每一個人都對六祖大師作禮，謝謝大師開導指示。這一段經文可以看出，大眾聞法後，還是不悟，總皆作

禮，總是這個樣子，向六祖大師作禮，謝謝老師開示，但是到了明天之後又爭執起來了。我們也往往犯這個毛病，聽的時候好像是有所體會，我明天就要精進用功，明天根塵接觸，煩惱又生出來了，又跟人家生是非了，爭執以後才在那邊生煩惱，在那裏後悔。會後悔還不錯，慢慢會改過來的。若是固執己見，自己永遠是對的，都是別人的錯，那就無藥可救了。

唐朝徵詔第八

唐朝徵詔第八，這一品是解說在盛唐時期，朝廷對於佛教的護持，所以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要迎請嵩山慧安國師，以及神秀大師到宮中供養，奉請為國師。他們兩位就推薦六祖惠能大師，但是六祖惠能大師稱老，以身體不好為理由，所以他就婉拒朝廷的好意。但是六祖對於來迎請的使者薛簡，解說南宗頓法的心要，再由他轉述給朝廷，希望南宗頓法能在京城中弘傳。雖然六祖大師沒有答應朝廷的迎請，但是朝廷對於六祖大師弘揚大乘的功德，也是非常敬佩與讚揚。所以皇上下詔，獎勵六祖大師，同時供養六祖大師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由於六祖大師的住世，唐朝太平盛世，這是國家之福。可見從唐朝徵詔第八中，我們可以知道，在盛唐的時候，對佛教是非常護持、恭敬的。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
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

神龍元年上元日，就是在唐中宗這個時候，神龍是唐中宗的年號，上元日也就是元宵節，正月十五這個日子。中宗皇帝以及則天太后，因為這時候則天太后也同在主政，所以他們兩位共同下詔，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安就是嵩山慧安國師，秀就是指荊南玉泉寺的神秀大師，請他們到宮中來供養，迎請到朝廷奉為國師，希望他們來教化京城的文武百官、大臣，學習佛法。也同時能夠讓唐中宗在日理萬機之餘，能

夠來參究一乘了義的佛法，來修學心地法門。可是神秀大師與慧安大師，兩位都推讓，我們不是真正得到弘忍大師衣鉢的傳人，南方有惠能大師，他是真正密授忍大師衣法，達摩祖師所傳的衣法，是由弘忍大師密傳給惠能大師，他才足以勘任當為國師。他們兩位都是非常謙虛的，老師之間彼此之間都是互相讚嘆，對六祖大師恭敬有加。可是這一些禪門弟子們，在那裏起分別，把佛教弄成了南頓北漸，把禪宗變成分派系了，所以老師無過，弟子有過。安秀二位禪師，建議朝廷，六祖惠能大師才是真正傳佛心印的人，可請彼問。皇上應該禮請六祖惠能大師到宮廷中，你在萬機之暇參究一乘，由六祖大師直接來指導你，這是最理想、最圓滿不過了。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則天太后及皇上也就聽了慧安國師與神秀大師的建議。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共同下詔，令內侍，內侍也就是太監，薛簡是太監的總管，這個太監姓薛名簡，馳詔請迎。拿著中宗皇帝以及則天太后的詔書，就是我們所說的聖旨，來迎請六祖惠能大師。希望大師大慈大悲，體會到宮廷的忙碌，並不是皇上不肯來南方親自請法，實在是因為太忙了，忙於國事，日理萬機，所以沒有時間，希望六祖惠能大師大慈大悲，能夠到朝廷來指導則天太后及中宗皇帝修行，以及教化文武百官學佛，希望能夠越快越好。「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六祖大師就由自己口述而由文筆流利的弟子書寫上表，類似我們寫陳情書，說我現在年紀大了，體弱多病，我希望能夠在山林裡面終老，願終林麓。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
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既然六祖大師婉拒了朝廷的美意，當然薛簡一定要向六祖大師請教南方頓法心旨，是怎麼一個說法？

他可以回去告訴中宗皇帝，以及則天太后，將南方頓法是怎樣的修行方法，來轉述給朝廷理解。薛簡就提出問題請教六祖大師。他說：「我們京城修行禪宗的禪德，他們都說：「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想要能夠明心見性，開悟證果的話，必須要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這個就是神秀的教法，神秀就是教大家住心觀靜，長坐不臥，這樣修清淨心、平等心，離一切的妄想、分別、執著，也就是以坐禪習定。先把靜態中的禪定功夫學好，動中才能得力。若無禪定的功夫，是無法得到真正的解脫。住心觀靜，長坐不臥，以此方法坐禪習定，若有真正的善知識教導，時常開示心地法門，則可依次第修證，破五蘊，證真如。或修學離五念（故起念，串習念，接續念，別起念，即靜念）而得一念相應，見自本性，若無真正善知識指導，則易修成四禪八定，或外道無想定，邪定，那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解脫了。薛簡就以京城禪者修學的禪法，請示六祖大師的見地，舉出京城的禪德都說：「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他們是靜中修定，然後慢慢由戒而定，由定而開智慧，有次第的修行。「未審師所說法如何？」不知道六祖大師您的見解如何？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六祖大師說，道是由心悟，豈在坐也？悟道是要悟心，要悟清淨無染的本心，具足恆沙妙德，它的作用是真理的化身，應用在身、語、意，成三輪妙用，普度眾生，至善圓滿。但若心中着有、着空，則清淨心中的真理大道受了着有、着空的影響而變質了。着了有、着了空，（有我法二執），成了三界內的道。着了涅槃寂靜，成了二乘的道。着了中，成了菩薩的道。唯有不住空有兩邊，不住涅槃寂靜，中亦不存的清淨無染心中，遇到了緣，不起心，不動念，也不攀緣，從自性清淨心中，自生自顯的見地及妙用，就是

真正的大道。故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生的心，即是無上菩提妙道。是故道是悟本真心而得，不是用坐而能得到的。為何六祖大師在前面告訴我們，學佛的人要以覺去迷，迷除了以後，不能存覺，覺上立覺，正是無明本。以正去邪，不可邪去掉了還存著正。以淨去染，不能染去掉了還存著淨。以不執著破執著，執著去掉了，不能心裏依存一個不執著，這樣還是在相待能所中。所以執著去掉了，不執著也要離。迷去掉了，覺也要離。染去掉了，淨也要離。邪去掉了，正也要離。這時候唯證這一心，體用一如，清淨自在，這樣的心體，它的作用就是道。這裡面沒有能用所用，而是隨順法性，自生自顯。為什麼講心就是道？因為心是從體上講，道是從心體上顯現出來的相大，用大，這是我們講的大道。悟的人，整個宇宙萬法，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通通都是妙道，所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才能做到道在日常生活中？你要悟你這一念心不可得，要看得破，放得下，放下身心世界萬法，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隨順這一念心的妙用就是道。所以道是由心悟，是悟自性，而不是在坐。「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這是金剛經的一段經文，這一段經文是這樣的：「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來是從我們心體上講的，從相上就講佛，如來就是你這一念無染的真心，就是法身，法身在這裡呢？不是有一個身，就是自己生命的本源，就是佛性，就是清淨無染的心。無住生心能生菩提法，住相生心生世間法，不住相不生心生聲聞法，住中道生心，生菩薩法。所以這一念心就是能生萬法，生世間法、出世間法，十法界唯是你這一念心，你這一念心就是法身。它是無形無相，這一念心量等虛空，小而無內大而無外，這個就是如來的體，就是我們這一念心。心體不可得，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證悟的時候，根塵接觸，心體作用都是那麼自在解脫，沒有障礙，迷的時候，眼

睛看這不順眼，障礙就來了，看這個歡喜，障礙來了，耳朵聽這個歡喜，障礙來了，你處處都在惹麻煩，在那邊造作諸業。悟的人道由心悟，知道這整個就是我一心，有什麼好迷的？不攀緣取捨，根塵接觸，隨順這一念心自生自顯的作用，因為你沒有取相分別執著，所以它的作用是最客觀的，這就是大道。大道離言說，沒有依止，不是我要依教奉行，它是無為法，隨順真如自性真實的妙用。我們世間有善惡之法的分別，若能無我率性而行，其實善惡之法都是妙道。是我們迷，見不到事實真相。如來是心體，心體是無相的，你要是執著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你只是見相不見性。如果你在禮佛的時候，只是看著佛像禮佛，心裡沒有觀想，達摩祖師說：「你自己自作凡夫。」你自己願意要當凡夫。我們頂禮佛要懂得觀想，釋迦牟尼佛清淨慈悲智慧，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無量心、四攝法，是這樣子成就，這個在我心中已經具足了，我現在不能顯。我一定要藉著佛陀的教法，開發自性功德，我頂禮你的教法、道德、智慧、菩提心、包容心、清淨心、六度萬行，那你真會修行。如果頂禮佛像是希望佛菩薩加持，希望佛陀保佑，我們就自作凡夫。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你見相不見性，不明自性功德，不知道如何用心觀照，只是信仰宗教，心外求法，不悟自性如來。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我們這一念心，你用他的時候他也沒有來，你不用他的時候他也沒有離開。比如耳根，我現在講話，你聽得很清楚，我現在不講話，你聞性也沒有離開，我一講，他又現前了，我不講，它也在那裏聽一個沒有聲音的聲音，所以聞性是不動的。又當你眼睛在看的時候，見性見明，你眼睛閉上的時候，見性見暗，見明見暗都是你見性的顯現。你這一念心根本就沒有來去，塵境有動靜來去，你的心體根本就沒有動靜去來。我再舉馬祖道一禪師跟百丈禪師的公案，馬祖禪師和弟子百丈在田裏工作，一群野鴨受驚飛走。馬祖問百丈：「那是什麼？」百丈直截了當地回答：「野鴨！」馬祖又問：「它們飛到哪兒呢？」百丈答：「都已飛走啦。」馬祖在百丈的鼻頭上重重地捏了

一下。百丈失聲叫道：「好痛喲！」馬祖若無其事地說：「什麼？飛走啦？不是在這裡嗎？」見性佗見野雁也在，不見野雁也在，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手能捉，在足能奔，在意能知，在鼻子上扭會痛。所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用的時候佗也不來，用畢的時候佗也沒有離去。有一位出家人他問天寧法舟濟禪師，他請示：「何名如來？」天寧法舟濟禪師就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這位出家人聽了之後不清楚，他就說：「爭奈理會不來？」天寧法舟濟禪師就說：「理會不來，亦無所去。」是你不悟，你這一念常住真心也無所去，都在你六根門頭起用，我們迷的時候被五蘊煩惱塵覆障住了，所以六根門頭烏天暗地，當你了悟實相了，不再迷執了，這一念心就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從來就沒有來去啊。

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前面六祖大師舉金剛經的經文：「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在這個地方，如來是指我們的清淨心體，就是我們的本妙覺心，這一念心中具足無量的智慧，恆沙妙德，都在這一念不著有無兩邊的心中。凡夫的心根塵接觸，不是執著於相，就是執著於空，聲聞是執著清淨涅槃，總是落在有無相待兩邊，如果你這一念心根塵接觸，一切通達、一切明瞭，但是不着有相，不着無相，也不著於不着之斷滅相，這一念無所住心，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本地風光。具足無量無邊的恆沙妙德，當根塵接觸起用的時候，這一念心也無所從來，當不用的時候，佗也無所去。比如睜開眼睛的時候，見明，心體也無所從來，當我們閉眼的時候，見暗，心體也無所去，所以心體本來都是如如不動，都是因為我們隨塵境而轉，攀緣六塵境界，患得患失而有動搖。「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如果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你在根塵接觸，對於塵境只即其相，不著其塵。我們凡夫根塵接觸，依煩惱習氣，就取這個相，又著了塵。

根塵接觸雖然明了，但是一明瞭就生取捨心，一取捨就著了塵境，一著了塵境，不是著有就是著空，落在兩邊，因為你著有、著空，心就有了生滅的變異。祖師大德叫我們直下無心，正念真如，直下無心。這個心不是甚麼都沒有的心，甚麼叫正念真如呢？即是放下萬緣，心不着有、無，也沒有取捨得失，如果你沒有取捨得失，境界相就是智慧，為什麼我們會生取捨心呢？執身心世界是實有的，隨著我們的業力、習氣，在境界中分別取捨，一有了分別取捨，你的心就隨著生滅，而不是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這個心的生滅，是因為你攀緣而有的。如果你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心不攀緣，無取無捨，安祥自在，這個是如來無生無滅的清淨禪。見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一切萬法悉皆清淨寂滅相，這是如來清淨坐。是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得禪定解脫，而不是坐著不動名禪定解脫。要六根皆動，真心不動，這是你真如本性的妙用，是大道，因為你徹悟諸法空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能隨順法性，隨順你自性恆沙妙德的作用，這是諸佛所證的境界。無生無滅是如來的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的清淨坐，我們常說要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經上告訴我們，什麼是如來室呢？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悲心是，什麼是著如來衣？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什麼是坐如來座？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唯證自己無相的本心，六祖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凡夫的心中有種種相，有我法二執，種種分別取捨相，這一些相都是障礙，這就是分別、執著、妄想，如果我們能夠依前面所說的，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這個時候你就看到自心無相，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你就能親證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一念不增不減的自心，那個就是無上妙道，所以心經所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為什麼呢？本性本來具足，你把它增加，那就是增益謗。你把它減少了，那就是損減謗。為什麼？自心本來具足，你將它增或是減都錯了，我們凡夫就是在真心上面增加了，增加了有，所以你在境

界取捨分別。二乘人是在真心上減了，為什麼？它依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證入涅槃，所以他內心執著於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他是把佗減了。菩薩地執著中，為什麼？祂雙遮空有，雙照空有，用這樣在境界中得自在，觀照境界。佛是一無所住，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心就是諸佛法，就是無上菩提。佛所證的，唯是一個不增不減的本地風光，本有的真心，若別有所證，即是在本有真心上加了所證之境界，反成無明本。故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六祖大師云：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禪宗裡有一公案：有僧問醒徹禪師云：明心見性時如何？禪師告曰：正好吃棒。因為他有得有證，心外見法了，不是真悟之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只是恢復不取相、不執著這一念本地風光而已，恢復我們生命的原貌。這個跟坐又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呢？另一個公案：有一位瞎子，他有一天去請教一位禪師，問道：「請禪師告訴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一位開悟的禪師，就抓住瞎子的手去摸桌子，問他這是什麼，瞎子說這是桌子，又抓他的手去摸花瓶、茶壺、杯子，瞎子也一一說明這是花瓶、茶壺、杯子。這位禪師再問他：「你了解嗎？」這位盲人歡喜踴躍，頂禮禮拜，感謝大禪師的開示，令我能了悟本心。大禪師指著他的徒弟說：「你們這一些明眼人，不如這一位盲人。」這位盲人他心沒有分別，因為他看不到，他一摸就知道桌子，這就是問自己意，清楚分明，但是他不會分別好壞，而我們根塵一接觸，就馬上攀緣取捨，把祖師西來意迷失掉了，那個盲人沒有分別執著，他不著空，他一摸就知道這是什麼，他也不著有，了了分明，沒有價值、取捨觀念，因為他看不見，反而他能心地清淨。佛法教我們頓悟菩提，就是頓悟這一念不染的本地風光，悟了我們這一念本妙覺心，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

六組大師為薛簡指出南方禪是頓悟自性，之後薛簡又報告六祖大師，「弟子回京，主上必問」，就是則天太后跟中宗皇帝一定會問，南方頓悟禪的修行方法，是怎麼用功呢？「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希望大師您慈悲，指示修行法要，讓我能把南方頓悟禪的修行法要，傳奏到則天太后及中宗皇帝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就好像一燈然百千燈，燃無盡燈，才能把南方頓悟禪廣傳京城當中。「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這是出自於維摩詰所說經裡面的燃無盡燈，維摩詰居士住在毘耶離城，佛陀有一次也在毘耶離城附近的菴羅樹園說法。維摩詰居士就示現生病，佛陀就知道他的意思，就叫弟子率領大眾代表佛陀去探望維摩詰居士。佛陀的聲聞弟子們，都不敢當領隊，為什麼？害怕去探病的時候，被維摩詰居士勘驗境界，而無法回應，這樣就對不起佛陀。詢問到持地菩薩之時，佛陀希望持地菩薩領眾去探維摩詰居士病，持地菩薩也說他無法勝任。他舉以往居於靜室時，魔王化作帝釋天王帶領萬二千天女，來到他面前，恭敬禮拜。持地菩薩誤以為是天帝，就接待他們。並向他說：「過去生是您修福，因能享受天樂，並領導大眾。但是，您於福中，不應該沉迷於天樂，應知道享福天樂是無常，應該做些造福大眾之事。」魔王說：「因我有這樣大的福報，但我想要把他布施出去，請你接受這些天女吧！」持地菩薩說：「我是出家人，這種事是絕對不可以的。」魔王又說：「這有什麼關係？她們可以為你灑掃環境，燒水泡茶來侍候您呀！」正當持地菩薩左右為難之時，維摩詰居士剛好及時出現，他說：「波旬魔王！持地菩薩不能要，那就送給我吧！我要她們！」波旬看到維摩詰居士忽然出現，非常吃驚。維摩詰居士又向持地菩薩說：「你錯認他了，他是魔王不是天帝，他要來擾亂你的道心，破壞你的法身慧命！」魔王非常吃驚的急著要逃遁；但是維摩詰居士的威神法力，讓他難以逃走。在魔王極力掙扎時，維摩詰居士告訴魔王說：「你將這群天女留下給我，你就可以走！」這魔王只好留下諸天女，自己逃

之夭夭。此時，維摩詰居士為天女說法，警惕她們不可再沈迷於五欲中，應好樂佛法，利益一切眾生。天女聽了，覺得菩薩的境界真是清淨之地，那種法喜不是魔界五欲的享樂所可比擬，因此很歡喜住於佛法之中。魔王愈想愈不甘心，又現形要求維摩詰居士讓他把天女帶走，結果倒是天女都不願意回去。但維摩詰居士反而勸導她們說：「你們回去可以化導同伴。」魔女問：「要如何在污濁欲樂之中而不受污染？」維摩詰居士回答：「回去之後可以把大乘法義，在魔宮中廣為宣揚，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所以這一句偈是出自於維摩詰所說經的。

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

在解釋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之前，我要先講一個公案，思益梵天問文殊師利菩薩：「得何法故名為得道？」文殊師利言：「若法不自生、不他生、亦不眾緣生，從本已來常無有生，得是法故說名得道。」既然證得無生就是入了道，你這一念心就是大道心，此真如心中無明，也無暗，離一切相待兩邊，畢竟清淨，於根塵接觸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智慧圓滿，自生自顯。所以道沒有明暗，如果你能夠證到無生，隨順這一念真心，明暗都是道。我前面跟大家說，道由心悟，就是悟這一心，一心就是見一切法無生，見一切法無生那也就是證入一心。因為一心沒有對待，如果你說我現在很清淨，那不是一心，因為你知道清淨與不淨是相對待，比如說你自覺解脫，那解脫與纏縛成對待，又不是一心。契入境智雙泯，能所雙亡，離相待有無之心即是一心，也就是證入無生法忍，了解諸法實相。世間一切萬法，根塵接觸，處事待人接物，一切運作，它本來都是妙道，就是因為你去攀緣，見法有生相，所以你把大道變成世間善惡之法，變成相對待之法。相對待之法就不是妙道，相對之法就有六道，六道就是因相對待而有。其實這一些相對待的相，

它當體就是一心，如果你能悟這一心，見一切法無生，隨順這一念無住真心，那就是無上妙道。道無明暗，這明暗是相對待的，道是一心，全事即理，凡夫不悟一心，故有二心，所以見到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你悟一心，原來這四科就是一心，全都是道。所以道沒有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是相對待，有相待則必有取相生能所，是見了法的生起滅去，而非大道之離相待能所，不見一法生也不見一法滅，是寂而照，照而寂的。「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若心起分別，着有着空，着明着暗，執着色空，明暗為實，則相待而生，必有盡時。唯色空不二，明暗不二，唯是真如自性之寂照，萬境自如如，則無有窮盡矣！是故外道修學，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把煩惱妄想壓伏住，最後必有退失定境之時。唯有頓悟生命原貌之本地風光，本自清淨寂滅，離一切相待能所，方能畢竟解脫，永不退失。五祖弘忍大師云：「不悟本心，學法無益。」悟了本心的人，本覺本有，不覺本無，空明朗淨，寂而照，照而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慧可大師說，覓心體了不可得。我們這一念本心雖然覓之了不可得，但是它有體、相、用，它的體空寂，清淨無染，了不可得，但是它的相是智慧相、光明相，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它的用能示現無量百千萬億化身，普入十方世界，利樂有情，度化眾生，顯大機大用。而這十法界都是依它而有的。所以五祖開示：一定要先悟這一念本心，才能見性成佛道。我們由本來是佛，現在變成凡夫了，你悟了這一念真心，那就頓悟成佛。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外道就是心外求法，不悟本心，自己認為已經圓滿了，雖見了行陰、識陰，以為它就是究竟果位，壽命很長，結果是明明無盡，亦是有盡，壽命很長，八萬大劫以後，還是生死輪迴，不能出三界，佛法教我們悟一心，離一切相待能所，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非離暗住明，故古德云：去除煩惱，重增病（暗），趣向真如亦是邪（明）。

「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淨名經也就是維摩詰所說經，法無有比，這個法就是道，

就是絕待之真心，就是指佛性真如，就是我們的本地風光。它無有比，它不能用物會，也不能用境界來知，真的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相待故，因為它是絕對的境界，它不是相對待來形容，為什麼呢？一心故。一心就是絕相待能所寂照之心。落在語言文字，成八識五十一心所，那都是相對待的境界。我們的第六識很厲害，它能夠緣一切法，但是怎麼緣都緣不到真如本性，因為真如本性是絕對的境界。唯有你自己圓悟一心，因為法無有比，無相待故。它不是相對待的。

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

薛簡又問：我們修行人不是以智慧破煩惱嗎？不是以明去掉無明嗎？不是用這種相對待的對治嗎？其實這是權立，因為我們活在相對裡面，所以我們取一邊，真如本性裡面，是清淨至無餘，它的作用就是道，因為你迷了，所以你會生煩惱，由取捨生煩惱，所以才有無明，有了無明，所以才立明來對治無明，立智慧來照破煩惱，如果你證得一心，不落兩邊這一念絕待真心，它的作用就是大道。不管世間人看的是善或是惡，但是你證得這絕待的真心，它現出來的作用就是大道，就是真理，至善圓滿。因為薛簡在北方的修行，就是以這種以禪定得到解脫，以智慧照破煩惱的這種方法。以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方法。所以薛簡就舉他所瞭解的境界，來請教六祖大師，明就是比喻智慧，暗就是比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是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

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六祖大師說，煩惱就是菩提，這一句話很多人不容易理解，我們先用權宜方便來說煩惱即是菩提。有些人在順境的時候，他不懂的學佛，你跟他講學佛，他會覺得這是迷信，等到他逆境現前的時候，生病

了，人家勸他唸佛，他就很精進，因為他煩惱，產生了學佛的心，是不是煩惱即菩提？這是世間的煩惱即菩提，但是這並非了義。更進一層菩薩修行藉著根塵接觸，在境界裡面歷事練心，那一定會遇到順逆二境，凡夫遇到順境就迷在裡面，遇到了逆境，就生起嗔恚心、厭惡心，菩薩就利用順逆二境界，把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氣去除乾淨，藉著根塵接觸的緣，把這習氣種子拔掉，恢復本有的清淨無染心，這是不是煩惱即菩提？等到你心清淨了，就相應於菩提道。如果是權教菩薩呢，祂的煩惱也即菩提，祂的煩惱是以眾生的苦為苦，欲度眾生，離苦得樂，祂的煩惱就是菩提。六祖大師所說的煩惱即是菩提，就是著相污染的心起作用，就名煩惱。離相無染的心起作用就名菩提，心體相同，唯迷悟、染淨不同而已，故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心迷著相受染名八識五十一心所，心悟離相清淨名四智菩提，全是自心的作用，是故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你不悟這一念心的時候，是有煩惱菩提，是有凡聖，當你悟這一念心之後，體本空寂，這裡面那有煩惱跟菩提呢？了無一法可得，但是根塵接觸，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中道的作用，它的法性如是，它這個作用，你說它是煩惱嗎，你說它是菩提嗎？它根本沒有煩惱、菩提這個相，就是一個真如本性的體用而已。是因為你迷了這一念真性往外攀緣，生起了煩惱，所以佛不得不立一個菩提，教你捨掉取捨分別證無上菩提，等到你離了取捨分別以後，證悟了這一念空寂本性，原來菩提是依煩惱而立，那兩個是相對而生，當你悟了一心，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是絕對的，沒有辦法講，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你悟了這一念心的時候，你豁然大悟，煩惱與菩提、凡與聖原是相對待，自心空寂，了無一法可得，而遇緣自生自顯，隨順法性真實的妙用，是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為什麼經上講佛佛道同，因為法性如是，法性就是智慧光明相。所以我經常講，如果在同樣一個時間，同樣一件事情，同樣一個地點，十方諸佛來了，對於這一件事情的看法，每一個人都異口同聲，講得全部都一樣，一個字不差，佛跟菩薩就有差幾個

字，但是意義相同。然而凡夫一個人一個意見，一個人一個看法，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是順著真心的智慧，都順著自己無明習氣的分別，妄想的心意識，每個人業力習氣不同，故各有各意見不同故有爭執。而佛把無明全部破盡之後，大家隨順法性，法性是一樣的，諸佛如來對同一件事情，同一個時間地點，每一尊佛講出來，不會差一個字，講的都一樣，佛佛道同。我們有煩惱，所以立菩提，等到你證了這一念真心，所謂的煩惱菩提，那只是一個真心的體用，全是真理顯現，沒有一法不是菩提，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

「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二乘人以解脫三界生死為目的，一心只想斷見思二惑，破我執，則能入涅槃，永離生死煩惱。故修行以智慧來照破煩惱，如以四念住來破除對身心世界貪戀的煩惱，修行以自己解脫為目的，故如羊車，鹿車度人有限，不似菩薩道的大牛車，度人無數。若二乘人迴小向大，從空出假，行菩薩道修學轉煩惱成菩提，然後再從假入中，則煩惱即菩提，最後破根本無明，證法身成為一切諸佛，則即無煩惱，亦無菩提，唯自性之體大，相大，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三輪妙用，通身化為真理的顯現。

「上智大根，悉不如是」。如果是徹悟本心的人，他就不是這樣，因為他悟了諸法實相，宇宙人生萬法是自己一心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他通達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唯是自性而已，心外無別法。是自己迷了，不知道事實真相，以為外面的境界實有，所以我常說，你夢醒不就得了嗎？你夢醒了，不要再被夢境欺騙了，你徹底了解這個事實真相，那就是大乘的根性。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

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

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薛簡又問：「那什麼是大乘見解？」六祖大師開示：「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這一段經文是出自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明就是代表智慧，也就是善法，無明就是代表愚痴，代表惡法。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凡夫看就是相對待的，智者了達是什麼？他知道全都是出自於你自己的心，迷的心，有染污的心，不知道事實真相，有取捨的心，那個我們就叫做無明，所以無明就是從一念有能所對待的心生出來的。根本無明就是最初的一念心動，生起了微細的能所相待。枝末無明就是有無、好壞、美醜、是非相對待取捨分別，這樣就迷的更深了。所以那一念不覺心動，是根本無明。本是妙真如性，就是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體，靈而空、空而靈，寂而照，照而寂，像平靜無波浪的大海一樣，遍現空中倒影，在真如心中則是遍現十方法界的幻影，十方法界的幻境都在你這一念心，寂照不二、性相不二的，但是你突然之間，不覺心動起了一個能見所見，把本來一個清淨真如，性相不二的境界，變成有能所了。第一個無明業相，把真如變成阿賴耶，阿賴耶就有了能見的見分，以及所見的相分，這就是根本無明之後生起了三細相。又緣著境界長了六麤相。第一個麤相就是智相。不知是自心所現的幻影，妄生智慧，分別境界的識智。第二就是相續相，念念相續起心分別。第三是執取相，緣念境界，有了取捨了。第四是計名字相，安立名相，執著名相，計度分別，執以為實。我們現在腦筋裡面所有的煩惱，都是計名字相生出來的。第五就是起業相，你執着了這一些名相，就會發動身口，而造種種善惡業。造業了，隨業牽引，就是第六麤的業繫苦相，招感生死的苦果。我們就是這樣而來的。本來一個清淨平靜的覺性大海，性相不二的如來藏妙真如性，就生起了一切的相待，能所，廣分別一切諸法。

故成凡夫見二，見一切相待能所，這一切都是因迷而有的。明就是你了解事實真相，不再攀緣外塵境界，順你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妙用，無住而生心，那就是般若妙智慧。唯有本覺明，妙明真心。因為無明本空，是你一念之間不覺，而產生出來的，是依明而生起的，如同海浪是依海水而生起的。本覺性本有，你了解事實真相，悟了心外無別法，放下萬緣，這一念心不著有、不著空，佛性就現前。我們凡夫認為明與無明是兩件事，智者了達，其性無二；開悟的智者了達，明與無明唯是自心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因迷而染污了自心則稱無明，因悟而淨化了自心則稱為明，他的體性就是本妙覺心，寂照之性，體是空寂的，每個眾生都一樣。相是無量無邊，根塵接觸，外見六塵，塵就有相，但是凡夫有分別取捨心，那就變成了無明。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深明此境，夢幻虛假，畢竟無有一法可得，不著空，不著有，一切不染。如果你當下證入這個境界，那一念佛性就現前了。佛性本自清楚明白一切，不需要再立一個清楚明白，因為法性如是。智者了達，其性無二；它的體性就是本妙覺心。無二之性，即是實性。這個非相對待，離一切染，清淨湛然，絕對的本妙覺心，無二之性，非空非有，寂照不二，這個就是實性，這就是我們的本地風光，沒有能所相對，沒有分別執著計較，這個就是實性，無二之性，圓明常寂照，不染萬境的中道實相心，這是每個人的本地風光，這是實性。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這一念本妙覺心，一切眾生都平等俱足，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無二之性，是我們不著空有的本妙覺心，這是一切如來智慧的本源，所以稱之為法源。一切戒定慧、覺正淨的源頭，六祖大師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諸佛如來就是證得這本妙覺心而成為一切諸佛。我們凡夫就是迷了這本妙覺心而成為六道眾生。為什麼會迷？誤以為身心世界是實有，把根塵接觸生起識心的境界當成真的，放不下來。

你放下來了，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賢聖看境界了了分明，運用自在，我們看境界也了了分明，但是不自在，為什麼？會被境界纏縛住，差別就在這裡。被境界纏縛住了，你就會住相生心。住相生心，則順你的你就歡喜，不順你的你就生煩惱，造業了。菩薩了悟實相，所以祂心清淨，祂不會被境界轉，一樣接觸境界，了了分明，就是不著空。而祂沒有取捨、分別、執著就是不著有。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凡夫接觸境界就起心分別、執著了，這樣就著有了。修行人看得清楚明白，馬上用止觀的方式把境界去除掉，那又落在一邊了，變成空。唯有中道，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雙照空有，雙遮空有，遮照不二，空有同時。通達空是自性空，因緣有，有是因緣有自性空，是心體的智慧，心體空寂了不可得。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本妙覺心現前。這一念妙覺真心是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我們為什麼不能現前？就是心生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

「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你了解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緣有。因為你有分別執著，患得患失，所以才會生煩惱。古印度出家人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足矣。故能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快樂自在，法喜充滿。所以煩惱是自取的，是從貪染心中生起，患得患失，而不是外面給你的。若通達五蘊本空，一切法畢竟不可得，心中離了利害得失，則雖處逆境煩惱，因心不攀緣，則心體空寂，同於虛空不動不搖，故能居逆境煩惱而不亂。又空寂心中，具無量智慧德能，則不僅是居煩惱而不亂，更能轉煩惱成菩提。「居禪定而不寂」，佛陀的智慧是從如來禪定中所生，所謂如來禪定就是通達諸法實相，故外不取相，內不動心，定慧一體的清淨無染心中隨順因緣，不落心意識思量，而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有最圓滿的回應。這是從禪定的心中自然而發，故云居禪定而不寂，如同平靜的水面，雖然不動不搖，能現空中白雲，飛鳥，明月，星辰而不寂。不同於外道修禪定是以生止滅，或以滅止

生，壓伏六識不動而入無想定，而成斷滅之寂。

「不斷不常」。斷就是以滅止生，如制心止，念起即除之方法。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是故住斷，則自性般若智也被斷伏了，成有體無用。常就是以生止滅。如住心觀靜的方法，心中住一個寂照，你住了寂照、常，那心也不能靈活自在。「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楞嚴經中，佛陀為阿難七處徵心，心皆不在內、外、中間及去來，令阿難迷惑，找不到自己的心。接着佛陀再為阿難開示十方顯見，說明見性真有，盡十方界，由於見性一念不覺心動，緣三細六麤而成了生滅相續的妄心。妄心無體，依真心而有，是真心的動相。如同海浪依海水而有，是海水的動相。若海無浪，則只有一個平靜的海面。若海面風吹起浪，則有無量無數的個別浪頭，而浪頭非實有，唯有海水是真有。如同吾人八識心非實有，唯有真如自性是實有，而真如自性即是十方方法界，全相即性，全性即相。如如不動，無有動靜去來之相。是凡夫依身見我執，而有內外中間，動靜去來之相，依於法執循業發現而見六塵境界。是故楞嚴經又云：「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一切浮塵是你根塵接觸這一切境界，相有實無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其實六塵境界並非實有動靜去來，是你內心的種子剎那生起，剎那滅去，你把境界相攝取了，生滅妄心追逐著境界，而見有動靜去來之相續相，而悟的人就像電影院裏面的放映師，他放了膠捲在放映機裡面，一幕接一幕，他看的好清楚。我們看電影就不像放映師，我們是緊盯著銀幕，當你看恐怖片，你就嚇的不得了，看到悲情片，你就痛哭流涕，看到喜劇片，你就哈哈大笑，放映師他是看著膠捲，他一點都不覺得好笑，也不會覺得恐怖，他覺得很自在。你看電影劇情時，有來去動靜之相，原來是膠捲在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而變現出的假相，我們被騙了。所以真相是沒有來去，這一些相是我們自心的生滅相續相。楞嚴經把事實真相告訴我們，真心通十方方法界，不在內外中間，也沒有來去，圓照十方方法界。生滅妄心，

則是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迷的人根塵接觸，追隨著外境跑，不知返照自心。悟的人知道這是我的心相，是三心剎那連續相，而真心根本就沒有動搖，如如不動。如果你徹底了解事實真相，不隨著生滅起舞，就變成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真心。當你心動的時候，就知道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畢竟無有一法可得，不在中間及其內外；量等虛空。像虛空一樣，虛空沒有中間內外及去來，只是當你給它立一個標示的時候，它才有中間，比如說這個虛空，我站在中間，就以我為中間，旁邊就變成你的四周，其實虛空哪裡有四周呢？虛空是圓融一體，它是不住內也不住外，也不在中間，是故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學習心如虛空，但不住空相，蕩蕩心無著來顯本真心。因為我們這一念心是量等虛空，而無虛空之相，是靈空，而不是頑空，如果你有虛空之相，那你是住空，則成頑空，有體無用。神秀大師用住心觀淨，做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他心一定住在內，一定是有住、有覺觀，那不是明心見性，明心見性是自在圓融，無障無礙，即體即用，不去不來，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你證得這一念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寂而常照，像鏡子的光明，以及水的照，鏡子的光明它能照一切，即體即用，鏡子的照就是它顯現的鏡中相，水的照也就是它顯現的倒影，即體即用，所以不生不滅。鏡子的照性與鏡子所顯現的鏡像是不生不滅。你不照的時候它也在照，但是它照空，你走到鏡子前面的時候，它把你照出來，它也不是因為你，它才照，它本來就在那裏常寂照。你離開的時候，它也不是就不照了，它還是在照，只是你離開而已。所以塵有動靜來去，我們這一念覺性，根本就沒有動靜來去，動靜來去是你攀緣，才有這一個境界。凡夫因為無明，緣著十二因緣法，隨業受生，而有此色身，所以身子會疲倦，雖然我們身子疲倦了，睡著了，但是我們的覺性沒有因為你睡著了，它也睡著了，當你睡著的時候，鬧鐘一響，你又醒過來了，因為它在那裏聽，當

你睡著之後，人家將你眼睛掰開，你又醒過來了，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從來沒有離開過，但是你不了解事實真相，隨境界而轉，那就是生滅不已。我們常說心猿意馬，那是自心攀緣外境，隨境牽流而生起的。自性不是這樣，不生不滅，即體即用，體用一如。悟的人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是指不變不異之實體，即是指真如自性，相即是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及七大等。十法界三千諸法是吾人一念心性循業發現所幻化，故云：十法界一法之所印，又云：以金成器，器器皆金。如同吾人廣大的夢境是自己六識心所幻化，以心為體。夢境是依日有所思之業，而成夜有所夢。十法界三千諸法是真如自性的夢。真如自性依根本無明幻現四聖法界的夢，依根本無明加上見思惑而幻現出六凡法界，當體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真相如此，故云：法界即真如。菩薩修行破根本無明即親證十法界就是我一念心性的幻影，如同吾人作夢，夢中皆執以為實，夢醒時，即知全夢即心，全心即夢。故修行人，頓悟自性，諸法實相就得現前，實相無相無不相，即空即假即中，是自己一心的三諦理，性相一如。故能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眾生執著好，你就說好，執著不好，你就說不好，你心裡很清楚，那只是自心的緣影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一切法悉不可得。心中無所攀緣，隨順法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不動本有清淨無染的真心，即是常住不遷，名之曰道。常住不遷就是不動智，我們每個人都具足不動智，有一位菩薩號不動明王，不動明王就是我們自己的自性，一切通達，一切明瞭，而不動本有之真心。古德云：現行無明，即是如來不動智。即是說明凡夫一切有為的造作，皆是依真如自性一念不覺心動而生起的。有一則公案，有一僧問雲菴禪師：「雜華論稱現行無明，即是如來不動智。此實難信，如何得解？」時有童子方掃地，雲菴呼之，童子回首，雲菴曰：「非不動智乎。」這就是不動智，常住不遷。這出家人言下有省。所以一悟即得，現行無明當下轉成如來不動智。一切佛法從至誠心、恭敬心、清淨心中求，這位童子對他師父很恭敬，師父一叫，什麼無明都放

下了，不動智馬上現前。所以不動明王每個人具足，但是外緣的力量太強，佗被壓的透不過氣，我們一定要多薰習大乘，了解事實真相，才能將我們的攀緣心轉成如來不動智，名之曰道。又有一個公案，有一位居士，請示雲山燕居申禪師，他說：「弟子老，禪道難習，但持些經、念些佛以了餘年。」雲山燕居申禪師就說：「不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且持經念佛，猶勞心力，但直下信得一切現成，有甚能與不能？」這位居士又說：「老身貪睡，患不能行。」禪師又說：「學道在心，何關身事？但達其本，未亦不昧。」居士又說：「如何是不昧處？」禪師又說：「日用之間，語默動靜、行住坐臥、遇境逢緣、喜怒哀樂，何時昧得？但溺於情識，故謂之昧耳，切忌舍此日用，而別求不昧也。」居士禮拜而退。所以六祖大師開示的這一句話，到最後常住不遷，名之曰道。這就是得道，得道就是得這一心，如何得一心？你了解事實真相，原來一切境界全是我自己的心，沒有相待能所，你證得了這一心，隨順這一心，自生自顯的妙用，就是諸佛，菩薩大人。有相待能所二心之用就是六道凡夫。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

外道也說心不生不滅，證得這樣的境界就是涅槃，但是外道不是悟本真心，他有不生不滅的相，這個相是有作意因緣而得的，非本有的真心。佛法是本自無生，今也不滅，連不生不滅的相都離了，所以佛法畢竟空。畢竟空不是甚麼都沒有，這是不立義，在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不能立不生不滅，不能立清淨。雖是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但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我們世間一切相對待之法，都是佛法，就是因為我們有取捨分別，才把它變成相對待。這一些世間的相都是道，可是我們迷了，就把大道變成六凡法界的道。道在眼前，在日用平常，就是你心有分別取捨，而不能證得。佛法不立義，不立宗，一立，心裏就有法執，心中有執着，就不是自性功德的和盤托出。外道有不生不滅的相，他有這個執著。所以薛簡就問：「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外道也這樣子講，他證得這個心不生不滅，佛法是連不生不滅也離。佛法說緣起無生，是要我們悟無生，不能在境界中心中生起一個緣起，所以無生，那你已經生了緣生，你只是把萬法歸於一而已，卻不知道萬法本空，本自清淨寂滅相。外道不了解事實真相，用不生不滅，有這個相。不知道緣起無生，當下就叫你證無生法忍，連緣起這兩個字都不要，這樣才是真正的證緣起。你如果還有緣起的相在，那還不是究竟無生義。外道認為他也是證無生，但是他有不生不滅的相，住在心裏頭，佛法是連這個相也離了，畢竟空義。

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

大師這一開示就點出來了，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是以滅止生，為何他以滅止生？因為他不了解事實真相，為何外道一切經典，為何前面都加兩個字，就是阿與歐。「阿」是無，「歐」是有，就是說一切法從有無二法所生。從有生就如外道說，一切法是從四大所生。四大所生那是唯物論，精神也是依附物質而有。從有而生，又如外道說，一切法從梵所生，就跟基督教所說一樣，這是上帝創造萬物，此皆是從有生的。從無生，如有的外道他證到無想定，或是非想非非想處定，他看到八萬大劫以前事情，是一片模糊，八萬大劫內的事情，他看的一清二楚，到了八萬大劫的臨界點再過去，什麼都看不到，一片漆黑，慢慢有一個影像出來，從模糊影像中再生出覺，再有四大，然後變現出三千大千世界，因為八萬大劫前他看不見，所以他說一切法從空蕩的無所生出來，這一類外道又執一切法從「無」所生。總之外道認為一切法有生，既然認為一切法有生，那當然會被境界轉，既然從有無二法生，境界就是真的，那就以滅止生的方法，滅除一切攀緣心，壓伏一切煩惱，來止住心念起伏，雖然妄心被你伏住了，但不是究竟制伏，最終還是起心

動念，分別妄想。就如同我們所說彈性疲乏一般，將一個橡皮筋拉的很緊，最後它彈性疲乏，它會失去作用，所以外道壽命很常，像非想非非想處天人，壽命有八萬大劫，但是最後還是生死輪迴，這就是以生止滅，有作意的修行，這不是從本無生，今亦不滅，法而如是不生不滅，是無法得到真正的解脫的。或有外道是以生顯滅，生起了一個念頭，起了一個覺照心，讓其它的心不生，以生顯滅，其實已經生出來了，他說這叫做不生，這都是不離作、止、任、滅四種方法。佛法的起步，可以用這種方法起修，就好像淨土法門，起步也是這樣，生起一句佛號，最後這一句佛號不必靠嘴巴念，佛號從心生，也是以生止滅。在你根塵接觸，還沒有生起貪嗔癡的時候，這一句佛號已經生出來，所以你不會生煩惱。這只是像大石壓草一樣，你還要把這一句佛號融到心性中，知道這整個境界是你自己一心。念佛人要從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像我剛才所說，佛號會從你自己心中冒出來，你不需要作意去念，但是還有這一句佛號的相在。繼續努力而入事一心不亂。這是需要聽聞正法，才能得入，到了事一心不亂，就沒有能念的我與所念的佛號，但還有染淨，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的差別相，最後入理一心不亂，則真正證得從本無生，今亦不滅的不生不滅，真實的境界。染淨不二，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原來根塵接觸都是如來，都是一法之所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你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都是你自性顯現的妙用，都是無量的覺悟。

所以佛法了解事實真相，悟了這一念心，先假藉作、止、任、滅的方法來對治，因為終極目的已經知道了，所以你修學可以達到最終目標，不會把中途站當成究竟。外道不了解一心，以有所得為究竟，而不悟圓滿菩提是歸無所得，就是這一心，本地風光。外道以有所得為究竟了義，所以他就以滅止生，以生顯滅，都是有作意的修行，滅猶不滅，不是真正的滅，因為你還有滅相在，生說不生。不是真正的不生，因為你已經生起一念了，只是功夫用的深，就如同淨土法門所說深的功夫成片而已。我們看念佛法門的功夫

成片，如果是深的功夫成片，那個境界，也是一切煩惱不生，不過不能消歸自性，你還是在三界裏頭，無法出離生死煩惱的。但是淨土法門藉著功夫成片，求生淨土，繼續修行，出三界了生死，不同於外道。所以佛法的起步是有作意，作、止、任、滅四種方法，有作意的修行，止住你的煩惱，隨順我們這一念心，滅除我們一切妄想，先從這四種是起步，但是成就之後，一定要離這四種，作、止、任、滅。要離有作意的修行，能夠稱性隨緣，稱著我們的本地風光，這就是佛法所要證的明心見性。

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六祖大師所說的不生不滅，是沒有相，它本來就不生，今亦不滅，如同鏡子，鏡子的照性本來就無生，你了解我們這一念心就是這樣，是因為你有取捨，你不知道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所以你用壓伏的功夫，佛法是叫你開悟實相，知道一切法緣起無生，當下叫你證無生，叫你了解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如同夢醒了，全體的夢境，就是自己的心，不需要再有作、止、任、滅四種方法，來讓你的心念不生，法性如是，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沒有作意，是隨順法性，古德常云：「離四句，絕百非。」所以不同外道。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前面六祖大師開示：道心是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但怎麼證入呢？現在大師指出：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然而要做到一切善惡皆莫思量，又不是以滅止生，或以生止滅的方法而是自然得入清淨心體，這可不是很容易之事。在永嘉禪宗集說明於自心中要離五念，離此五念即是一念相應靈知之自性，即性淨明體。此五念為一、故起念，任由自心打妄想，而不加制止。二、串習念，由妄想習氣所生的之妄念。三、接續念，由故起及串習之念所生之妄想，不立刻加以制止，

更接續而成更多的妄想。四、別起念，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之念，或自知是妄想，本應立刻加以制止，卻更思維自己業障重，煩惱障，習氣深重，自生悔恨，此即是別起的妄想。五、即靜念，此是指心中雖無妄想，但住了一個寂靜的心，這個也是妄念之一。要離此五念，即能見性淨明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以末學修學坐禪的體驗來說，末學坐禪先是以念觀音聖號攝心，至心與聖號合而為一之時，即放下聖號，而觀此無念之心，此即是住心觀靜之法，觀此無念之心亦是以生顯滅的方法，乃是生滅相待之法，故於坐時，先伏妄念，而得住心觀靜得寂靜念，寂靜之後又成昏沉，總是在掉舉，寂靜，昏昧三事中循環。直到後來對空性的深入理解，漸契實相無生的妙理，知妄念本無是依覺性而有，而覺性常住，不動不搖，如同海浪是依海水而生起，海浪本無，海水本有的道理是相同的，海水因風吹而成浪，覺性因凡夫不明空性無生而攀緣外境故生妄念，即今已明空性無生的妙理，故於坐禪中，不再理會妄念，將心依於覺性本有上。初尚知妄想的內容，但因為不理會它，不久便不知妄想的內容，但仍知心中有起起落落的妄念，假以時日之後，此起起落落之妄念漸漸平息，而達於寂靜之地，此是真正的即靜念，此即靜念則接近於心源，因為心源是本自寂靜，元無妄想，不同於以滅止生，以生顯滅的寂靜，因為那是伏六識而得的寂靜，是不同於心源本自寂靜，離作、止、任、滅的。得此近於心源之即靜念時，再默照此即靜之念，因為有體就有用，體用不二，心之用即是「知」，故繼續以心為能觀智，而以即靜念為能觀境，即輕輕的默照，即靜之心源，而不同於前之住心觀靜。禪宗之默照禪法，就是默照此心源而至一念相應無染的本心。至此默照即靜之念，則甚少昏昧之相。如是漸進，則漸入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則似照非照，非照而照，忽然之間，空明朗靜，一念性淨明體現前，而見自本性也，依此方法，繼續不斷而成寂而照，照而寂之定慧等持心。寂則無念，照則有念，即寂即照，即照即寂，則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念即無念矣。則成六祖大師開示：「自然

得入清淨心體妙用恆沙之旨」。原來我每天處事待人接物，工作這一些事相，就是我這個湛然常寂的清淨心體，妙用恆沙現出來了，知道境界是空假不二，直下無心。在禪宗破初關，悟了這一念心以後，同樣重提這個話頭，把話頭放在心裏頭，話頭當下空有兩邊不離。或是佛號也可以，但是這個時候你用佛號，就跟你悟這一念心，用的佛號不一樣，因為你用這一句佛號，境界了了分明，雙遮雙照兩邊，而入一心不亂。禪宗也有用再重提這一句話頭，用這個話頭雙遮空有，雙照空有，功夫打成一片，至直下無心，始本合一，大徹大悟，這是頓悟菩提的境界。我們可以從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能夠在靜態中體會，在動中磨練，在境界中不染萬境，而讓真心常自在。但是前面這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這功夫就要你真正腳踏實地去用功，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到最後連思量也不思量的時候，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就成就了。六祖大師度惠明禪師，也是用這個方法，惠明禪師能夠放下四品將軍，又在宮廷中服役，一定是職位很高的，很有權勢的。他能捨掉權勢出家，他真正能看破放下。在弘忍大師座下用功修行很多年，心已得定，所以六祖大師才要他放下萬緣，不生一念，大師能觀機緣，等到惠明一念不生之時，六祖大師為他點出本心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微妙處就是在正與麼時，我們用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是可以做到不思善，不思惡，但卻住了不思，所以正與麼時，就是不思也不住，離一切心念之時，直下會取，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直下承擔這一念心，妙用恆沙。惠明禪師當下見得這一念無住真心，歡喜踴躍，並禮六祖惠能為師。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薛簡蒙了六祖大師的指教，豁然大悟，他在宮廷裡面，接受神秀大師的教化，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所以他也有相當的定力。經過六祖大師這麼一點化，把他境界提升了，豁然大悟。原來心本空寂、無

障無礙、無有煩惱。原來根塵接觸，若不攀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一切境界就是自心智慧的顯現。你迷了境界，智慧就變成煩惱，你不迷於境界，境界就是實相空寂，是一心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薛簡豁然大悟，原來萬法唯是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離相生心，就是佛智慧，住相生心就是凡夫分別妄想，原來都在這一念心中。豁然之間悟了這一念心的真實妙用。「禮辭歸闕」。禮謝六祖大師以後回到了朝廷，「表奏師語」。他就上表奏明中宗皇帝，以及則天太后，迎請六祖大師不果之事，及六祖大師所開示的法要。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並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

就在神龍二年，同年九月三日，中宗皇帝及則天太后下詔，褒獎六祖惠能大師，讚揚六祖大師云：「大師自謙老疾，婉辭宮中供養，為朕修道，迴向全國，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有這麼一位聖人降生在我大唐國中，這是國家的大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這是讚嘆六祖大師，淨名就是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他住在毘耶離這個地方，他經常示現生病，當有人去探病的時候，他就藉此機會闡揚大乘，佛陀當時在毘耶離菴羅樹園的時候，他也是一樣示現生病，佛陀就令弟子領隊去探望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就藉這個因緣弘揚大乘法。維摩詰經中，維摩詰居士就是廣說大乘法義，傳諸佛心，闡揚不二法門。朝廷下詔表揚，這是把六祖大師比喻像維摩詰居士一樣，隱居在鄉間，弘揚大乘佛法，及不二法門也就是心地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薛簡傳

來了六祖大師所開示的南方頓法，也就是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中宗皇帝與則天太后，他們自稱是積善餘慶，過去生有積善，所留下來福德因緣，這是宿世所種善根，今生今世才能遇到六祖大師的出現，能夠聽聞這無上妙法，能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我們如果請了諸佛、菩薩像或祖師的相片，或是大師的照片，我們拿到頭頂上頂戴一下，這表示最高無上的禮敬。或者請了一本經書，也一樣拿到頭頂上頂戴一下，之後才開始閱讀，這表示對法至高無上的尊重。這就是頂戴無已，因為我們頭是最尊貴的。「並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磨納袈裟是韓國的貢品，朝廷就把磨納袈裟，及水晶鉢供養六祖大師。「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更由朝廷降旨韶州刺史整修曹溪寶林寺的寺院，同時賜師舊居為「國恩寺」。把六祖大師小時候在新州的舊居，改建為寺院，這所寺院賜號為「國恩寺」。比喻六祖大師是國家之恩，對國家有殊勝的貢獻，是國家的恩德。所以六祖大師在新州的舊居，也就是在廣東省新興縣的舊居，朝廷下召，修建成寺院，同時賜名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法門對示第九，這一品是六祖大師教示禪宗弟子的說法方式，當時這一些弟子都是六祖大師的入室弟子，教授他們如何以禪宗的方式來說法，因為禪宗本來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中所示現佛陀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佛陀就把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傳給迦葉尊者，但是像這樣善根利智的人，實在是不多，還是需要藉著語言文字的指月標，指出我們的真心，藉假修真。所以禪宗的說法，要如何與教下有別，否則禪宗也就與教下一樣講經說法，那禪宗也就變成教下了，那就不叫做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所以這法門對示第九，也就是六祖大師教授禪宗學人，為了開釋法要的時候，怎樣能維持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精神。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

六祖大師有一天，他知道他住世的因緣將盡，就是入滅的時間已經快到了，所以他要教導這一些入室的弟子，像法海比丘、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比丘眾入內，為其說法，教示如何弘傳心地法門。六祖大師說，你們跟其他人不一樣，為什麼呢？他們都已經開悟了，明心見性，所以跟其他人不一樣，是入室弟子。如果六祖惠能大師圓寂以後，你們要把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心地法門，廣為弘傳。你們要各為一方導師，教化眾生，傳無盡燈。我現在教導你們，如何以禪宗的方式來說法，有別於教下的講經，才不會混在一起。「不失本宗」。才不會失掉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

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六祖大師開示眾入室弟子，禪宗為人說法，先舉三科法門，這三科法門也就是宇宙人生萬法。三科就是五蘊、十二入、十八界。五蘊即是內身心外世界，我們身子是四大所成，外面的器世間也是四大所成。由於你前五根去攀緣五塵，所以就有受陰。有了受陰，內心就有分別，所以就有第六意識攝集前五識所謝落的影子，生起了分別執著，就有了想陰。有了分別執著，就生起了行陰的遷流，也就有了造作。有了行陰遷流造作，也就有了識陰。五蘊色、受、想、行、識，也就是我們的宇宙人生萬法。十二入也是一樣，

六根接觸六塵，所產生的各種境界。也是我們宇宙人生萬法。是因為佛陀為不同根性的眾生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開合的不同，而有三科的分別，其實所說的內容是一樣的，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塵、六識。這三科法門都是在說明宇宙人生萬法。「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整個宇宙人生萬法，是從什麼地方變現出來的呢？從我們的分別心，其實它當體就是我們的一心。五蘊、十二入、十八界，迷的人是宇宙人生萬法，是有分別執著。悟的人就是一心，一心法界，一真法界，一心所變現的相。但是你迷了，你就在這裡取相對諸法，所以宇宙人生一切相，都是活在相對待中。中國的易經也是這樣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樣不斷相對待擴充。我們的觀念，我們的語言文字，一有所立，那就是相對待。你立有，則必生無，你講長就有短，你講好就有壞，你講光明就有黑暗。凡是你著語言文字相，一落心意識，那就落在相對待的境界。我們為什麼要悟這絕對的一心？這相對待的境界，是你心變現的，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如果你頓悟這相對待的境界，是你自己心的分別執著相，則這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當體就是實相，實相即是一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亙古亙今，永無變異。若一心染了生相無明，雖已破無明，而未斷盡，則一心幻化菩薩實報莊嚴土。若斷見思惑，而未破無明的權教菩薩，則一心幻化成方便有餘土。若染了清淨，則一心幻現成四禪四空的身心世界。若染上了五欲六塵，則一心幻現成欲界凡夫之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即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所以一定先舉三科法門，這三科法門告訴，所以我們這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這是自心的心心所法。舉三科法門，就是告訴我們一切萬法，都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動用三十六對」。什麼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呢？就是依這相對待的法而現的，這相對待的法是無窮無盡，無量無邊，而六祖大師將它融攝到三十六對當中。以外境無情，與法相語言，以及自性起用等三類，把它分成這三十六對。這都是我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如果你能夠瞭解這事實真相，在

根塵接觸裡面，離開相對待的好壞、美醜、是非、貴賤、取捨分別的這一些心，隨順你真性的妙用，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那當下就證入實相無相，無不相。所以先舉三科法門，了解萬法的事實真相，這三科法門都是心心所法，都是你八識五十一心所變現出來的，心外無法。這三科法門，當體空寂，是你心不寂，所以它也就跟著在那裏起舞，所以一定要先舉這三科法門，了解宇宙人生萬法是一心所幻現出來的。一心就是依這三十六對，相對而生，所以你要在境界中觀照，離這一些相對取捨，你能夠離相對取捨，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當體即是實相無相，無不相，出沒即離有無相待之兩邊。實相無相是從你自心現的，心體空寂了不可得是無實，實相無不相是你的智慧，是淨智妙圓，是無虛。迷的時候把般若智慧變成有為法，變成攀緣取捨。修學實相無相無不相，要在境界中能夠出沒即離兩邊。

「說一切法莫離自性」。說一切法，不要離開自性的妙用。如說戒、定、慧法，神秀禪師所說諸惡莫做名為戒，眾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這一種說法就不是莫離自性。你要怎麼說呢？六祖大師所說的，心地無非是為戒，因為我們現在有攀緣，有取捨，有壞習慣，本來自性沒有是是非非，所以要藉修德顯性德，所以我們要持戒、得定，把性德彰顯出來，自性裡面是沒有是是非非的。心地無亂是為定，它本來是不亂的，現在為何亂？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會起心攀緣外境，患得患失，心才會亂，所以要修定，以修德顯性德。又自性本來是具足無量智慧德能，是因為自己的分別妄想執着障礙住它，所以你要薰習經典，修六度萬行，持戒修定，把你的性德開顯出來。先舉出性德光明相，再講修德來契會性德。如果有人問說：要如何修行成佛道。你回答道：要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那就是離了自性而說了。要先說明自性本來是清淨的，但是你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起心往外攀緣，被外境所纏縛，所以現在心染污了，你要修清淨心來還原、恢復你自性本有的清淨心，當你恢復到自性清淨心的時候，你不能還有清淨相的執

著，否則你是心外求法，因為它本來清淨，你卻加一個清淨，在清淨上面加一個清淨，那就是心外法，變成了外道。如果你說法，告訴大家，修行就是修不執著，那就離了自性了。你要講自性本來像鏡子一樣，什麼都黏不上，是你執著這三心連續相，所以才執著有，其實執著的是妄，是個幻影。自性如同鏡子一樣，寂照不二，不是妄，所以我們現在修學要了解事實真相，藉著我們在境界中修不分別、不執著，恢復自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自性本來就是如如不動，寂照不二，體用一如。這就是說一切法莫離自性本有真實的妙用。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假如有人請法，問說：「什麼是菩提？」你出語要盡雙，取相對之法，你就要回答：「菩提是因為煩惱而立。」本來這一念心中，哪裡有菩提、煩惱呢？是因為你迷了，起心攀緣外境，患得患失所以才會生煩惱。現在為了破除你的取相生心，所以立一個菩提相，教你朝這目標精進修行，等到你證得這一念清淨本性，原來煩惱菩提都是你自心的妙用，迷的時候稱為煩惱，悟一切法不可得的時候，就稱之為菩提，其實就是一個絕待真如的體用而已，這個絕對真如的體用一如，哪裡有煩惱、菩提？叫你直下會取這一念心。「出語盡雙」。盡雙就是相對之法，你問菩提，我用煩惱告訴你，菩提跟煩惱是相對立的。人家問你：「什麼是無我？」你就告訴他：無我就是因為有我，所以才立無我之名相。這是相對待的，你甚麼時候將有我去除，我法二執去掉之後，你得到清淨解脫，真常妙我就開顯出來了，假名真如本性。這裡面我與無我皆離，唯一空寂自性，這就是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叫你直下會取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這是教化緣成熟的眾生。否則的話，一位初學的人，他問菩提，你說因為煩惱而立，自性中即無煩惱，亦無菩提。他根本無法理解，說了等於白說，雖契理而不契機，所以這是度緣成熟的眾

生。對於緣未成熟，還是要教他一個對治煩惱的法門，等到他因緣成熟的時候，再教他直下會取這一念心。此一念真心中既無凡，也無聖，唯是自己本地風光，清淨湛然，解脫自在，所以古德常講：一切修行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而已，故曰歸宗。十個宗派後面都稱為宗，禪宗、淨土宗、華嚴宗、天臺宗、唯識宗、三論宗、律宗、密宗、成實宗、俱捨宗，為什麼要有宗呢？就是叫你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而已，所以叫歸宗。我們一定要了解，這是修行的旨歸，一切佛法正知見，就是在這裡，不是心外求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

三科法門之中，陰就是五蘊，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其實這三科法門，講的都是宇宙人生萬法，因為佛陀教化眾生，有祂的方便方法，有的人對色法很清楚，但是對心法比較不理解，佛陀就講五蘊法，蘊是積聚，又名五聚，即色、受、想、行、識。把色、聲、香、味、觸，以及內五根身、外器界，把它融歸一個色法。所以色這個字，包括內五根身、外器界，乃至於色、聲、香、味、觸，這都是用色字做代表。這一類的眾生，他對色法不迷，他很清楚，講一個色字，他就曉得了。但是他對心法比較不清楚，色是心法所變現的，他不容易體會，佛陀就開心法成四門，就是受、想、行、識。我們前五根去攀緣五塵境界的時候，就有了領納，所以受陰就是領納，領納這五塵境界。想陰就是了別認知，了了分明，認識這一些名相，這是屬於想陰。行陰就是由於你有了認識了別，你就會去造作，你的心就往外攀緣，念念生滅相續，遷流造作，這是行陰。識陰就是你造作之後，就有了業識。這就是受、想、行、識，這四個是心法。宇宙人生萬法就是由色心二法所形成的。如果我們有了分別、取捨的時候，他就

變成五蘊、十二入、十八界諸法。如果你了了分明，心不攀緣不落在相對兩端，不會去執著好壞、美醜、是非、善惡這一些相對待的相，那五蘊、十二入、十八界就是一心。所以佛教教你證入這一心，證得一心就解脫了。但是你為什麼證不進去？因為你在境界裡面取捨、分別、執著兩端，這一種相對待的境界，好壞、美醜、是非、善惡這一些差別相，就把一心轉成五蘊。為何六祖大師說，先舉這三科法門，就讓你了解這三科法門，「陰、界、入」其實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只是因為你攀緣心不斷，把一心變成三科法門而已。五蘊法是宇宙人生萬法，就是我們眼前這個境界，但是它也是實相，迷的時候是五蘊法，悟的時候就是一心的境界。十二入也是一樣，也是說明我們這宇宙人生萬法，為什麼用十二入呢？有的人對心法不迷，但是他迷於色法，他對心法很清楚，所以不需再為他詳細說明心法了。入是進入，十二是六根對六塵合為十二，六根是進入的處所，六塵是進入的東西。所以佛陀就講這十二入，在這十二入裡面，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就是色法，外面色、聲、香、味、觸，這個是五塵，這個也是色法，這樣合起來就十個了，再加上一個「法」，法裡面有一半是屬於心法，有一半是屬於色法，屬於色法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法處所攝色，所以這個「法」可以分成一半心法、一半色法。在這十二入裡面，對於不迷於心法，但是迷於色法的人，佛陀就開色法為十個半：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法一半，所以開十個半是色法。開心法為一個半而已，即意根與法的一半，法一半是屬於心法，所以開心法共為一個半而已。十二入根塵接觸，變現我們身心世界萬法，依此而生出來。五蘊、十二入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十八界也是一樣，界是界線，種類，即是色心二法，也是講宇宙人生萬法，這十八界是對於心法也迷，對於色法也不清楚，所以佛陀就開心法為七個半，開色法為十個半，讓迷惑眾生能夠體會到，原來宇宙人生萬法就是心色二法，所變現出來的。不迷的時候，它就是一心，它就是道，但有名字而已，當你不迷，心不染境的時候，你眼

前這個境界就是正智如如。這一些名相就變成正智，和光同塵，處處待人接物就變成正智，你的心不緣外塵境界，心境就一如，那就是如如。你迷了，三科法門通通變成分別萬法的身心世界，就有萬法的差別相。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裡開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個，加上六根的意根以及六塵中法塵心法的一半，共開心法為七個半。色法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還有法處所攝色，色法的一半，共計十個半，合計為十八界。佛陀這麼詳細說明色、心二法，使迷於色法的人，也迷於心法的人，一聽就明白，原來世間萬法，就是這樣根、塵接觸，產生出來的識心而已，外面實在沒有一法可得，一切萬法本自清淨寂滅相，是我自己根塵接觸產生的識心，所現出來的假相而已。從這裡悟入諸法實相。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

一切萬法本是在我們自己的心中，故天台宗云，理具事造二重三千皆在吾人一念心中，所以我們的心就是含藏識，含藏宇宙人生萬法的種子。比如說我們看這是桌子、椅子……這一些名相，你一聽就知道它是什麼，事實上外面這一些東西，不是自己生的，不是他生的，不是和合生，也不是無因生，它是無生，是因緣和合，無生，無自性。有這一些名相、差別相，都是從我們自己心中所生。所以說，我們的心體空寂，於根塵接觸時，它就能了了分明一切萬法，也自然通達，一切萬法當體即空，這就是般若智慧即相離相。如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良能。這一念空寂的性就是自性，它含藏萬法，宇宙萬法都在這一念心中，你不用它，它性如如，但是根塵接觸自然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作。是故金剛經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是什麼呢？沒有一個知見在祂心裏頭，心無所依止，清淨心中，畢竟無有一法可得。無虛是什

麼呢？當祂根塵接觸，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所以無虛。為什麼能夠一切通達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因為我們自性是含藏識，含藏一切宇宙萬法。佛陀圓證如來藏妙真如性，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自己清淨法身，身土不二，全都是真如自性所幻化，故不離自性，如夢境不離自心，是故佛陀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我們的真心也是一樣，含藏宇宙人生萬法，故名含藏識。像鏡子，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無障無礙，鏡子不假思索，一下就把你現出來，你清淨心中也是這樣，清淨心中所現的智慧，我們叫做般若智照，就像鏡子一樣，即時現像。我們凡夫心中，是落在心意識，是用想的，見、聞、覺、知，思惟以後，才有反應，那就落到心意識了，心意識就變成五蘊、十二入、十八界。自性含藏萬法，像鏡子一樣，一接觸馬上就明白，那是自性中顯現出來，所以我們叫般若，般若就是你根塵接觸，清淨心中，自生自顯的妙智慧，不落心意識的思量，直接了當就能顯現出來的真實妙用，這就是真如本性所具的無量智慧。所以我們這一念心就是妙寶，雖空寂了不可得，非有非空，真空妙有，但是它是寶，它能現無量智慧光明，無障無礙，所以名含藏識；也就是如來藏識，亦名真如識，所含藏的就是諸佛如來的無上正等正覺、三明六通，四無畏，四智菩提，十力，十八不共法，名含藏識；但是佛陀不用思量，祂根塵接觸，沒有分別取捨，立即從心中顯現出智慧光明。可是我們凡夫不守自性，根塵接觸，即時就往外攀緣，起心動念，分別取捨，利害得失，即轉智成識了。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但是凡夫根塵接觸，攀緣外境，起心分別，取捨得失，就把本來寂照的智慧，轉成識心的分別。識智本來是一件事，就是因為生起了一念攀緣心，把真實智慧轉成識心分別，就轉智成識了。就把智慧轉成我們的分別、妄想、執著。本來是自性本覺的見、聞、覺、知，這是真實的妙用，是寂而照，照而寂，可是這麼一轉識，就變成分別、執著、妄想、取捨、造作

諸業，有了業識了。如果你不往外攀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那就把識轉成智，識與智就在你那一念心的染、淨不同而已。假若你攀緣外塵有了取捨分別，那就是落在心意識的思量，那就把智慧轉成識心，生起了六識，緣著心法受、想、行、識，生滅遷流，相續不斷，而有了三心的連續相，此三心之相續相，就是出六門，見六塵。而這六門就烏天暗地，就把你自性功德法財劫走了。因為在迷的境界裏，會越迷越深的，所以我們要背塵合覺。背離六塵境界的染污，而合於你的覺性，這時六塵就轉成菩提般若智慧了。菩薩六根不染六塵，所以是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凡夫是六根攝取六塵境界，所以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則六根門頭，烏光暗地。差別就在這裡。

「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這一十八界根、塵、識三和合，完全是你自心。我常說外面沒有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你自心變的，如同夢境中的根塵識是第六意識所變現的，道理是相同的。當你有了我法二執，就有了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當你了解我法二空，一切境界是虛幻不實，五蘊、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如來藏，就是智慧相，佛法中很多人在爭論有我與無我，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很清楚。有的人主張無我，無我，有我成相對待則無我也是有我。佛陀為何要說無我呢？因為你執著身心世界萬法，不知道事實真相，會去攀緣外塵，造諸惡業，所以佛才跟我們講無我，目的是叫我們放下萬緣，不染萬境，則真自在解脫。如阿羅漢斷見思惑，破我執，如果無我，那麼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這又是甚麼呢？佛講有我、無我，是因為我們迷失這一念本自解脫、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清淨無染的這一念定慧寂照之心，迷失掉了，以為有我，佛才跟你說無我，等到你悟了無我，你這能看能聽又是甚麼？如果無我，那豈不是見、聞、嗅、嚐、覺、知都沒有了，才叫做無我，佛講有我無我是相對待，目的就是叫你見到這一念無住真心，這一念清靜解脫、湛然自在的本性，就是真我，是生命的本

源，是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具足萬法，是能生萬法。這十八界的起用，都是你這一念心現。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以後，你自心起用就是解脫、自在、快樂，你自己就能當家作主。所以我是自在意，是有一個真實的體性，不變不異，湛然常寂，妙用恆沙。言說不可及，真空妙有，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靈覺性。「我」是這個意義，它是解脫自在，圓融無礙的。我們現在不能解脫、自在無礙，所以無真正的我，念念被纏縛住了，等你脫纏了，這一念心多自在啊！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盡虛空，遍法界，任你遨遊。圓、明、常、寂、照，這就是真正的我，自在法身。我們講自性、佛性、圓覺、涅槃都可以，就是要讓你悟這一念心，因為一切萬法都是依自性而起用，凡夫迷，就變現五蘊、十二入、十八界。菩薩悟就變成一真法界，所以這都是從自性起用。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這個邪是指邪染，染上了，因為了義的佛法，邪正不是我們所說的這個人心術很邪的邪，是染上了就叫邪，離相就叫正，邪正的差別就在這裡。如果你自性染上了六塵，那就起十八邪，十八個染法，變成六道身心世界、生死輪迴。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假若你心地清淨，這個正是清淨無染，那就起十八正，就是諸佛如來的十八不共法，諸佛如來的十八不共法，不同凡夫、二乘、菩薩，就是祂不染，因為凡夫染有，被五欲六塵染上了，有身心世界，所以與佛不一樣。二乘人他染了寂靜涅槃，他墮在涅槃坑，他內心染了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所以他也不是真正的無染。菩薩是染中，因為祂真俗等觀，雙遮，雙照真俗，修中觀，還有中觀、中道在，所以菩薩也染。唯有佛是清淨至無餘，不染一切，完全是真性和盤托出，所以叫做十八不共法，不共凡夫、二乘、菩薩，心地清淨至無餘。十八不共法不是外面找的，你心地清淨至

無餘，那就是十八不共法，實教菩薩破一分根本無明，祂已分證一分諸佛如來的十八不共法，因為祂心地清淨。自性若正，清淨不染，那就有了這十八不共法，能夠分證佛的智慧。

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這裡的惡不是善惡之惡，就是你有分別、取捨，心中患得患失，落在兩邊、相對待，那就是眾生用，我們凡夫就是這樣。「善用」即「佛用」。善用也不是世間善惡相對之善，這是至善圓滿、利他無我、光明正大、大公無私之純善，此善乃性德之流露，這純善無邪，是心不攀緣外境，稱性而用，而能隨順清淨自性，自生自顯之妙用。我們現在因為有我法二執，所以把我們真性的性德蓋住了，顯現不出來，如果把我法二執破除以後，性德本來就是清淨、平等、慈悲，善用就是性德的顯現。所以「善用」即「佛用」。

「用由何等，由自性有」。這個「用」從什麼地方來的？都是出自於真如本性。無所依止的清淨自性中遇緣，自生自顯，隨順性德之妙用是佛用。不染一切境，而依止於中觀之但中自性是菩薩之用。依止於寂滅而不染六塵之用是聲聞、緣覺之用。依止於清淨而不染五欲是四禪、四空之用。依止於五欲六塵，是欲界六道眾生之用。所以佛法就是心地法門，五祖云：「不悟本心，學法無益。」心地法門不是背文字，而是開悟，悟「用」由何等，由自性有。悟自性的體大、相大、用大。

以下說明六祖大師所說的三十六對，這三十六對都是你自心攀緣六塵境界而變現出來，如果你自心不攀緣，則這三十六對，是自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這就是佛性的妙用。為何六祖大師要先舉三十六對呢？教你能夠生起中觀，在境界中觀照，不著相對兩邊，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當起了一念惡心時，權法就是用善惡相對，以善治惡，等到功夫打成一片，稍稍一著就能放下，保持不著兩邊的這一念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這一念不染心。六祖大師在這裡舉這三十六對，如果你不落在這三十六對中來用心，那就是善用、

佛用。如果你落在這兩邊，那就是眾生用，眾生用或佛用，就在你這一念用心。這三十六對很重要，六祖大師把宇宙間無量無邊的對法，融攝成這三十六對。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

我們世間人執着，這就是世間人的分別心，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這是我們眾生的分別執着，悟的人，哪裡有對？本來是一心，萬法皆空，不見一法生，亦不見一法滅，當體即是覺性真如，是一件事。我們說天，大家都會指著上面，其實宇宙中沒有上下，說不定我們現在是上下顛倒，哪有天與地對，是因為地球有地心引力，將我們吸住了，我們才會覺得頭上是天，說不定我們現在真的是上下顛倒，這個都是我們眾生的取相分別。菩薩了解事實真相，知道這一些都是眾生的分別心，祂能夠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在這無情五對中，比如舉水與火對，我只要隨便問任何一個人，火跟什麼對？大家一定說與水對，水跟什麼對，大家一定說火。但是我們看的是水，地獄道的眾生看的是火，你看它怎麼對法呢？說不定地獄道的東西，我們看的又不一樣，地獄道看見的是火，我們看的卻是水，差別就這麼大。我們看是水，天人看到是瑪瑙、七寶，就差這麼多。萬法都是虛幻的，是唯識所現的，所以這些對法，都是我們眾生的分別心。然而悟的人他和光同塵，隨順眾生的分別心，但是他內心不落在這兩邊，了了分明，遊戲人間，不會被這一些境界迷惑，外境無情六祖大師將它統攝為這五對。

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

法相言語就是萬法的性與相的語言名相，我們稱為言說相、名字相，法相名詞。就是說明宇宙萬法性與相，性是體性，不變不異，相是形相，生滅變異，種種這一些名詞，六祖大師把它分成十二對。這個都

是眾生的取相分別，落在兩邊，開悟的人知道這兩邊都是眾生的分別取相。前面外境無情五對是我們的分別心，這法相言語十二對是你對境界分別、執着、取相，那就落在兩邊。我們了解這是自己的取相分別而生諸煩惱，若能不動本心，寂而照，照而寂，則兩邊是一件事，煩惱菩提不二境界，動與靜，是動靜一如，是一件事，完全是隨順這一念清淨無染本心寂照的作用。譬如電視顯風和日麗的影像，影幕不動，當電視顯暴風雨的影像，電視影幕也是不動，我們要學這樣子顯影像的心，外面境界不管如何，心顯影像就是如如不動，動與靜就一體了。在悟法傳衣品中，六祖大師見印宗法師之時，印宗法師問道：「黃梅付囑，如何指授？」六祖大師說：「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見了性，離迷覺、動靜、是非、邪正，兩邊都離了，法相語言十二對，這是我們眾生取相，而產生的分別心。

語與法對，語是有名相的，這是佛像、鬧鐘……，如果真正來講，一切萬法當體就是法，法是清淨無相，無生。比如你跟外國人說這是鬧鐘，他們聽不懂，你要跟他們講這是 alarm clock，如果你沒有讀過英文，跟你說 alarm clock，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是畢竟說似一物即不中，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可以說是一合相，依其使用目的，假名為鬧鐘，所以世間上的一切法都是名字相，凡夫執名相為實，患得患失，生諸煩惱。有一些沒有學佛的古董收藏家，他去買古董佛像，只買一顆佛頭回家，你看這多罪過啊！但是他很自在，他還為你介紹這是宋朝的佛首，這是從哪一個大寺院摘下來的，他很自在，我們會覺得這是罪過，這是會落地獄的，出佛身血。但是對佛陀來講，那個佛首是清淨寂滅相，這一些相對待之相都是從心所生的。法相語言，法是離名字相、言說相，心緣相。語言文字就有相，所以語與法對。一切法，從本以來，原是清淨寂滅相，但是安上了名相以後，我們就執著這個名相，就在腦子裏面胡思亂想，就執以為實，所以天天迷惑造業，感召果報。

「有與無對」。這個就很容易理解，「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有漏就是有煩惱，著相就有煩惱，無漏就是解脫，離相就解脫了，無漏就是涅槃，涅槃簡單講就是解脫，什麼是涅槃呢？你在境界中離一切相就是涅槃境界。「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這是我們取相才會心動，如果你不取相，通達諸法實相，萬法皆空，了不可得，是自己的業識把它幻現出來的，所以你能放下身心世界，這時動與靜是一件事，就好像鏡子的影像，動與靜都是一樣是鏡子的照所顯的，而鏡光不動，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活活潑潑，故古德云：「至人之用心如鏡」，吾人之「見性」亦復如是，離於一切相待能所，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所以學佛一定要明心見性，才能真正達到解脫自在。法性如是，而不是用壓伏的力量把心識伏住，外道不見自性，用壓伏的力量，把心識伏住，故不得究竟解脫，也出不了三界。昔梁武帝出獵，得一入定五百年之老外道，甚為驚奇讚嘆，武帝於是請這一位老外道回宮與誌公禪師較短長，乃令眾宮女裸體與二公入浴。老外道初尚能視聽自如，繼而閉目不能動，再後，不得不推開眾宮女，逃走矣。你有相對待就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到了某一種激烈、刺激的境界，你就受不了了。誌公和尚就是明心見性的大菩薩，見一切法空，不生不滅真如自性，般若智照了了分明，如鏡顯像，而不着有無相待能所的，所以寶誌公和尚從頭到尾毫不動心，那是真功夫，若輪刀上陣，亦復如是。那就是真正的涅槃境界，因為見性本來空寂，寂照一切萬境，法性如是。五蘊本空，哪裡有男女相？這是真功夫。而那一位修行五百年的外道，就是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他在某一個程度以內是可以壓伏得住，但是超越某一種程度以上，他就受不了了，那就不是涅槃了，煩惱也生出來了，那不是真功夫。相對待的境界到最後，你伏住識心，總有識心又復起的時候。斷見思惑，破我執，可以說是明了心，但未見本性，所以於行菩薩道中，遇到大的惡因緣，有可能又從阿羅漢退落到須陀洹果（位不退）。所以成就一位聲聞乘，短

的三生，長的六十劫，如果你修行要能夠入通教的大乘見道位，初地菩薩是相似位的明心見性，這就要一大阿僧祇劫，你看那時間有多長。因為大乘菩薩道是在三界六道中，歷事練心得到這個境界，二乘人是離開人群，住於山林中修不動心，可是當遇到很強烈的順逆境界現前之時，你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許多淨土世界的菩薩，他們都發願要來我們娑婆世界歷練，在境界中歷事練心，真正受得了境界的考驗，你才是真正的菩薩。你在境界考不過，那你就是泥菩薩，自身難保，為何六祖大師在這邊講三十六對，叫你在境界中觀照，不要落在兩邊取相。假若你修行見了自性了，自性如鏡之寂照，了了分明，自然不着一切相待能所，有無兩邊，但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隨緣任運，任運自在，而自心絕無一絲沾染，且不假作意之觀行，因為法性本來如是，如鏡之照，不與萬法為侶，故云：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

「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凡聖就是一心，所以我們迷了，佛立一個聖位，教你去朝這方向修行。當你真正心地清淨了，返觀自己心內，無凡無聖，覓心體了不可得，這一念清淨心中，靈光獨耀，炯脫根塵，根本沒有相對待，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我們要去外面找佛，原來佛就在你自己心中，你甚麼時候心地清淨，佛就顯現了，因為你自己就是佛體，佛跟我們完全沒有分開，是你自己我法二執障住，自己以為分開了，其實你跟佛是打成一片，我們這一念心一就是一切，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在你這一念心中，你心外去找佛，找的也不過是個影像佛，應化非真，所以凡與聖對，僧與俗對，僧就是出家人，俗就是在家人，老與少對，大與小對。這是法相語言的十二對。

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

這是從我們心性上，根塵接觸，八識五十一心所，呼應而起的作用。才會生起相對能所，這是凡夫根塵接觸，起心攀緣的結果。開悟的人，離意識之分別，轉八識成四智菩提，直接了當，像鏡子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智慧觀照，那是佛性起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是從我們無染清淨心中起用，同時又攝用歸體，體用不二，性相一如。它不會落在兩邊，如鏡之照，照與影不二。凡夫攀緣六塵，起心分別，是依八識心王五十一心所，互相呼應而起作用，那就有情緒的作用，就有取捨分別，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諸煩惱，有這一種相對待的境界產生，這是從心性起用，計有十九對。開悟的人他這十九對，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和光同塵，但是他內心是清淨，了無所得，永遠是住在中道妙觀，不落兩邊。但是凡夫是真正有分別執著，會取境動心，動心則由自心中生起這十九對凡夫相待能所的作用。此十九對為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長與短對」。是指時間上心裏的感覺，這是相對待的。但這也不是真有的，比如說我們在苦惱中，雖然那個時間很短，我們會覺得很長。比如等人，等一個人等了五分鐘，會覺得好久。如果你是在歡樂的時間，這時間雖然是很長，但是你覺得怎麼一下子就過了？比如春節休息了八九天，可是我覺得好像一下子就過了，覺得好像只有一兩天而已，哪有那麼長？所以這就是長與短對，其實長與短對是心不相應行法，是心裡的感覺，這是從時間的觀點來講長與短對。

「邪與正對」。邪是指八邪，八邪就是八正道的相反。八正道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是八正道，如果你思想、行為相反了，這就變成八邪。邪與正對，都是你自己心裏的作用，你心所緣的境界有分別取捨、利害得失、自私自利，那就是八邪。你心裏了了分明，不被境界染，

心地慈悲、清淨、平等，那就是八正，所以邪與正對。「癡與慧對」。這個癡與慧對是指出世間法，你不明白事實真相，因緣有，自性空，緣起無生無自性，以為心外有法，執著外面的境界是真實的，患得患失，這就是愚痴了。而智慧能夠觀空、觀理，能夠見到這一些境界，原來就是一心三諦理，外無一法可以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水波不二，我何必上當呢？「以金作器，器器皆金。」但是你著了相，你看到相，沒見到體，你就被這一些境界騙了。所以凡夫見相，菩薩見性，見了相的人就是癡，見性的人事理不二，他就能夠在境界中得解脫，這是慧，慧能觀空，所以癡與慧對，這是從出世間法的角度來講。「愚與智對」。這是從世間法的角度來講，世間有人聰明才智，舉一反三，見地深遠。有的人反應遲鈍，目光短淺，觀察力差，容易受到人家的欺騙，所以愚與智對。

「亂與定對」。心亂，整個心很容易著急、急躁，所以我們在修學過程中，如果你懂得很多道理，但是你的心很急躁，這個習性要改，為何心會急躁？表示你還搞不清楚事實真相，急躁就是你心動了，才會急躁，你為什麼會心動？因為不是真正的開悟，你佛學文字理解，但是心不相應，那心就會攀緣，患得患失，心就很容易亂了。心亂了就沒有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從寂靜中生出來，當你要決定一件大事，你絕對不能在心中焦慮急躁中匆忙做決定，要把心靜下來，燃香供佛後，在佛前參禪，把那件事情含在心中，不要想，含住就好，像參話頭這樣參，或是你念觀音菩薩聖號，等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豁然之間，原來這事情就是這麼辦了，那就接近道理了，這件事情這樣做就比較圓滿了。也許你隔天會覺得昨天決定的方法好像有問題，為什麼？你又落在心意識着相起分別了，其實你昨天離心意識參的那個答案，是比較圓滿的，你現在落在心意識思量，這一想又差遠了，那就更不圓滿了。所以亂與定是相對的。所以學佛是戒定慧三無漏學。由戒生定，由定才能生智慧，亂就生不出智慧來了。亂就容易衝動，容易做錯事情，亂與定對，

這都是從你自心所生起的作用。

「慈與毒對」。慈就是予樂，給人家快樂。毒是毒害，帶給別人苦惱。這是相對待的。這個人有沒有慈悲心，看他說話做事就曉得，有的人一講話就會刺傷人，這就是他修行涵養功夫不夠，慈悲的人他常常會把別人的心變成自己，所以他起心動念，講話做事的時候，時時就想著我如果是他，我有什麼感受？我們千萬別說我因為心直口快，所以我講話都會得罪人，這樣子就差遠了，這是你悲心不夠。所以要改正過來。我也有這一種習慣，經常一不小心講話就會傷害到別人。所以要明白我們嘴巴最容易行布施。最容易跟人家結善緣，也最容易跟人家結惡緣，古德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都是這個嘴巴造的業最可怕，慈與毒對，就是給人家快樂，或是毒害人家，讓人家痛苦不堪，這都是相對待，存乎你這一念心。

「戒與非對」。戒是指你持戒，非就是你破戒，這個道理比較簡單。「直與曲對」。直心跟諂曲心是相對的，直心講柔軟語，但是一定是為你好的，不是巴結你，不會利用你。但是諂曲的人，講話讓你聽得很舒服，很高興，但是他想利用你，想巴結你，希望從你身上得到好處，而並不是直心。而行直心之人，他也會善巧方便，講柔軟語、勸勉語、增上語，幫你往上提升，讓你聽了之後，很樂意改，很樂意接受，但是對你絕對有好處。當我们用直心或諂曲心，我們自己最知道，你用的心雖然有一點讓對方歡喜，但是你真正是要為他好，那就是近於直心，正直之心，如果你想，我現在對他好，讚嘆他，恭維他，讓他歡喜，他往後就會經常來捐款、幫忙，那這個就不是直心，就變成了諂曲心了。

「實與虛對」。實是誠實的心，跟虛妄的心是相對的，這個道理很簡單，也不必多加解釋。「險與平對」。險是非常陰險、狡猾，與平對，平靜安祥、平和，這是相對的，平和的人他不會害人，也不會耍詐。陰險的人有時候外表看起來很平和，但是他內心都想利用別人，我們經常說這個人是笑面虎，雖然他表面

看起來對你很好，其實內心往往會害人。我有一個朋友，他到外地投資做生意，因為台灣最近的景氣不好，生意不好做，我就問他說：「你在那裏生意怎麼樣？好不好做？」他說：「你到那裏一定要適應他們的生
活習慣，他們感覺上對你很好，你說甚麼他都順你，好像很樂意幫你，其實暗地裏利用你，說不定將來出
賣你的就是他。」他在那裏吃了大虧，這就是陰險與平和對，這不是能從相上看出來的，也許表面上是非
常平和，但是他內心想的是甚麼，我們都不曉得。古人常云：「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學佛的
人絕對不能有陰險狡詐，這種人一定是嘴巴講一套，心裡想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這樣又怎麼能夠成就佛
道呢？

「煩惱與菩提對」。煩惱是無明，菩提是智慧，這都是心的作用，心著相了，那就名煩惱，心離相就
叫做菩提，這都是依自性而生起。「常與無常對」。常就是指我們的常住真心，無常也就是無常的生滅心，
諸佛菩薩常住真心慈悲一切，永無變異，與凡夫的無常生滅心猿意馬，朝三暮四，遷流變異，這是相對
待的。「悲與害對」。悲就是拔苦，前面的慈是予樂，悲是拔苦，人家的痛苦，你幫他拔除了。害就是陷
害，增加他人的痛苦。拔苦與加害是相對待的，這都是出自於你的心，善用就是悲，惡用就是害。「喜與
嗔對」。喜就是歡喜、隨喜，看到人家成功，就很歡喜、讚嘆。瞋就是忌妒，不高興，生氣。所以隨喜有
無量功德，如果一個人能常常隨喜一切，那能夠破我法二執，因為自己做一件大功德，如辦道場，蓋醫院，
建大學，自己做有一種成就感，這是我做的，可能反而會增長慢心，如果我們能全力去隨喜一位正人君子，
做大功德，而自己隱姓埋名不為人知，確實能淡薄我執及分別你我之心，所以隨喜功德，不可思議。因為
這是你心的作用，所以喜與嗔對。

「捨與慳對」。捨是施捨，慳是慳吝，一毛不拔，不肯施捨。一般人捨是有個限度，是有分別的，如

最近的埔里九二一大地震，大家都這樣子發心施捨，那時候我也跟基金會用一部三噸卡車，車頭貼著九二一大地震救災物品，這樣才不會被擋住，我們才能進入災區賑災，後面一部比我們更大的車子開過去，是一部貨櫃車，我一看，我們可是小巫見大巫，大家的發心，實在是令人感動，真的是全國總動員，但是我們這一種捨心，也是有分別的，如現在印度地震，死傷了兩三萬，失蹤的人有十多萬，真可憐，還是有人在幫助，就不像國內九二一地震來的熱烈，所以凡夫捨還是有界限。菩薩他是沒有界線，菩薩見到大家都是同根生，都是這一念覺性所變現的，一切平等。講到印度的地震，聽說這一個地方，它本來是沒有地震，因為它已經靠近巴基斯坦的邊界，可是他們兩國拼命在試爆核子彈，本來沒有地震，這樣一直試爆，結果就試出地震了，這是不是眾生自己造業？心裏懷恨，我想報復你，結果第一個報復的是自己，所以你慈悲他人，大家都尊敬你，愛戴你，第一個受益的是自己，所以佛陀護念一切眾生，眾生也一心頂戴佛陀。你常常想陷害別人，倒楣的就是自己，故修行人要以施捨來破除慳貪的心，所以捨與慳對。

「進與退對」。進是指精進，退就是退轉，精進與修行退轉是相對的。「生與滅對」。心念的生起，與心念的滅去是相對的。「法身與色身對」。因為法身是無相，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色身是有相。法身是清淨的，我們這五蘊色身是染污的，所以它是相對的。「化身與報身對」。化身是他受用身，為了教化眾生，而現應化身，這是他受用。報身是自受用，佛的自受用身，自在解脫，清淨莊嚴。化身與報身對，一是他受用，一是自受用，是相對待的。化身、報身都是從你這一念清淨無染的心中所現。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靜樂，一切通達一切明瞭，這就是報身。化身是從清淨無染的本心中，隨眾生機緣，示現各種身行教化眾生，有現憤怒金剛相，有現慈悲喜捨相，又如觀音菩薩示現三十二相，這就是應化身。應化身與報身，都是自清淨無染心所起的妙用。所以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連同前面法相

語言十二對，加上外境無情五對，一共是三十六對。

自性中根本沒有這三十六對，這三十六對是你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而生起的幻覺，自性本來是清淨湛然，一心的境界，是沒有能所、對待。一念不覺取相了，有了見分、相分，而相分本來是一合相而已，但是你又去分別相分一合相的內容，生起了七轉識，有了七轉識，前五識攀緣，五俱意識分別取相，第六識又執此影像起思量分別，經過了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造作諸業以後就有了業識，而見此三十六對法。所以這三十六對，在自性清淨心中，是本來沒有，是因起心動念，攀緣外境，而幻現的。我們會六道生死輪迴，就是因不守自性，去攀緣外境，取相分別不知道外境本是清淨湛然，是覺性所幻現，是一心三諦理，離一切相待能所，因此就落在這三十六對。真如心中沒有三十六對，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所以六祖大師說得很清楚，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自性本自清淨，迷了才現這三十六對。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如果你真正通達這三十六對，你就能通貫一切經法，一切經法所說的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戒、定、慧三無漏學，如果你能解用這三十六對，你以權教的修行方法，必定是以善去惡，惡除了也不住善。為什麼？至善圓滿的時候，純粹就是自己的一心、菩提心的妙用而已。但是凡夫修行入手的方法，一定是以正去邪，以慧去癡，以智去愚，以定去亂，以慈去毒……等到純善無惡的時候，那就契入中道了。我們每天都要處事待人接物，都要做很多事情，當起了嗔心，沒有了歡喜心，那就要觀照以喜對嗔。當起了慳貪，這樣不對，我就要觀照以捨去慳。你時時刻刻都應用這三十六對來觀照自心，當我們每天處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你不要去看外面怎麼樣，你隨時可以反省你這一念心在想甚麼，它在打些甚麼妄想，這才是最重要，為什麼呢？這才是真正肯定你將

來要到哪裡去，是六道輪迴，或生淨土世界。有一天，大家在談論生死學，我說生死學說明一個人命終之後，如果是善惡各半，或接近一半，當命終的時候，人家助你提起正念，你可以生到三善道，但是另一半的惡並沒有消掉，你先投生到人天，人天福報享盡了，惡報又現前了，也會落到三惡道。並不是你生到善道，就能逃得掉所造的惡業。我們經常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果這個人是善多於惡，比如善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惡只有百分之三十以下，這個人命終後會生三善道，因為他善的力量強，善業先牽引至三善道。如果能常常這樣觀照，起心動念都是善，即使是遭遇橫禍而死，也一樣轉生天界。如果他的心是惡多善少，即使是壽終正寢，也一樣墮落三惡道。有些人僅僅重視臨命終時，一念嗔心就落到地獄去了。如果這個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善，命終之時也許遇到惡因緣起了一念嗔心，這樣就墮地獄，那多不公平，那四十九天的中陰身要怎麼解釋呢？我們人死之後，最長有四十九天的中陰身，而後隨業牽引，看你投生到哪一道？如果是不論你一生的善惡業，只要臨命終時一念心清淨就升天，稍微起一念嗔心就墮到地獄，那這四十九天的中陰身豈不是多講的嗎？只注重臨終的那一刻，而不注重平时的修為，這個世間就太不公平了。佛法中的權說與實說我們要搞清楚，平時就要注意你這一念心在打什麼妄想，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時時刻刻想的都是善的，那你生善道，或生淨土，那就有把握了。所以生死學存乎這一念心，看你在想些甚麼做些甚麼最重要。季路問孔夫子：「敢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家就說孔老夫子不知道三世因果，生都不曉得從哪裡來，死又要去哪裡？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中國禪師把未知生，焉知死？解釋得非常好，禪師說你不知道你心裏起心動念在想什麼，你怎麼知道你死的時候要去哪裡？你心裏想的如果都是慈悲、善良、平等、清淨，那你一定生善道，生淨土你一定是個修行人。如果你心裏充滿了貪、嗔、忌妒、害人心、障礙心，那你一定是地獄無門闖進來。所以未知生何種心，焉知死到何方？所以時時

要明白我們自己的心念在生什麼樣的心。權修就是這三十六對的對治方法，以善破惡，以正破邪，以戒破非，以慧破癡……。如果是實修的，實修就是定慧等持，三藏經典講的就是定慧之學，定慧等持、定慧一體，定慧一體怎麼才能定？不動心才叫做定，你心攀緣那就亂，心不動，清淨湛然，智慧就從你不動的真心顯現出來，一接觸，了了分明，一切通達明瞭，所以如果你能知道這三十六對，你應用權法，以正確來對治錯誤，把習氣都改掉了，你悟了這一念本心，本離一切相待能所，寂照一切萬法，了了分明，以後在境界中，你就可以觀照這一心，不落兩邊，就可以修中觀，雙遮雙照。當你心起了攀緣就立即放下，隨順這一念清淨無染心，自生自顯的妙用。時時保任你這一念心，但是這時候有覺觀，這是中觀。如果你真正打成一片，無障無礙，甚麼煩惱都掛不住，一切境界清楚了達，那就入了中道妙觀，無功用道。就入一心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即空即假即中。因為心體空寂，作用了了分明，這就是真空妙有，無實無虛了。所以事上的修行是以戒而得定，這還是依三十六對在日常生活中觀照。權教菩薩的修行是以定而開慧，達到定慧等持，雙照空有兩邊，雙遮空有兩邊，打成一片，入實教菩薩修行中道妙觀，無功用道那就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了。故六祖大師云：若解用這三十六對，即通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

六祖大師講自性動用，為什麼不講教化眾生，前面已經說明，不要落在相待能所兩邊，如果你落在能所相待兩邊，那就變成你、我、他了，我為他講經說法，那就是能所相待兩邊了。其實我們現在每天日常生活都是自性動用，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落在兩邊，所以就有我在做甚麼，我在看甚麼，我在聽甚麼，我要做甚麼，其實一切的我都是自性動用，只是凡夫迷，不曉得這一切境界，不離這一念心的作用，就是這一念孤明的心，空靈不昧的心變現出來的作用而已。在這裡特地強調自性動用，自性動用絕對是清淨平

等，沒有取捨得失。我們甚麼時候能夠做到自性動用呢？你心地清淨平等，沒有取捨得失心時，就是自性動用。我經常勸大家修六度的前三度，布施，增長你的慈悲心。持戒，增長你的清淨心。忍辱，增長你的包容心。修這三心就是修菩提心，菩提心起用，即是自性動用。這裡舉出「自性動用，共人言語」，這是指教化眾生，為人說法，幫助眾生開悟見性。

「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此句是修行宗旨，修外不取相，內不住空，雙照空有，雙遮空有，修中觀，打成一片，入中道妙觀，無功用行，見性成佛道。我們勸人家修行，你要持戒、修定，諸惡莫做，眾善奉行，教他種種修行方法，但是你不告訴他為何要這樣修。有的說這樣修有福報、有功德，將來能感殊勝的果報，這都不是在心性上用功。「外於相離相」，這句告訴我們修行，是在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是在藉修德顯性德。如前面所說布施，是為增長你的慈悲心，恢復你自性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性德，而不是財施將來就會得財富，法施就有智慧，無畏施得健康長壽。這樣着相的修行，是永遠不悟本心的。你要了解布施就是恢復性德，你的性德是無緣同慈，同體大悲，藉著布施來修你的慈悲心，來修你的捨，破我們的我法二執。持戒是為要得定，不是持戒會有多少功德，持戒是恢復你自性的清淨。你為何會破戒？因為你迷，攀緣外境，希求五欲的享樂，所以才會破戒。如果你持戒得清淨心，由先持戒相，而入定共戒，最後成就慧共戒，到了慧共戒的時候，你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法不是最圓滿的智慧。如南泉斬貓、丹霞燒佛，濟公吃肉、喝酒，都是最圓滿的持戒，為什麼？為契理契機教化眾生作示現。此又名道共戒，外於相離相，不要教眾生執著修行，我這樣做有多大功德。古時梁武帝見了達摩祖師，他也問這個問題，我作了這麼多好事，有多大功德，達摩祖師說：「毫無功德！」梁武帝問：「為什麼沒有功德？」達摩祖師說：「這是世間有漏福，如仰箭射虛空，福報盡了，還是會落下來。」梁武帝問：「甚麼是出世

功德呢？」達摩祖師說：鏡智妙圓，體本空寂。這個功德不是世間法可以得到，是要開悟你清淨無染的本心，這一念心是圓滿具足一切法，自在解脫，圓融無礙。告訴你要修行，也給你修行方法，但不是叫你執著這個修行的方法，告訴你用這方法的目的，是恢復你的性德，開顯你自性的德能。外於相離相，這個是講修行志在明心見性，能夠徹悟自己本心。內於空離空。這個是指所證的心境，寂而照，照而寂，心體空寂則空，明照一切則離空，寂而常用，用而常寂，真空妙有，不可思議。心自然不攀緣，不起心動念，而了了常知，因為通達諸法實相，他了解萬法事實真相是夢幻泡影，是你心變出來的假相，我只要清楚明白就好，我只要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和光同塵就好，不要上當，沒事的時候，自然心念不起，而了了常知一切，因通達實相故，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有很多禪門弟子去打禪七，起七時禪師開示：「心空及第歸。」如果不知道心空的意思是甚麼，叫你空掉你的心，我就用空來除掉一切，那剛好落在頑空當中，一落入頑空，就把智慧心滅掉了，反而與外道是相應的。所以大家要曉得，空掉這一念心，就是叫你放下，你徹悟實相以後，放下萬緣，心地清淨，心空及第歸。六祖大師云：「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雖然放下萬緣，一切法悉不可得，但是有一個東西是絕對真實，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虛靈不昧。雖然是清楚明朗，不能有一個我清楚明朗的覺受，因為你有一個清楚明朗的覺受，這個就是知見立知，覺上立覺，本覺為何要再立一個覺呢？「內於空離空」。這是叫你放下，當你徹悟實相，徹悟萬法是心所變現，自然一切法不可得，我何必再起心動念，攀緣六塵境界，何必再欺騙自己呢？放下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安祥自在，蕩蕩心無著。是這個境界，心不著有，亦不著空，廓然蕩豁，中道妙心。內於空離空，古德開示：「了此現前一念性本自空，不待壞之使空，不須滅之使空，不待析之使空，不須推之使空，法爾性空，達此者謂之一念不生也，此一念心性孤明無偶，即是前後際斷」。清楚明白，但佗具足如來一切智慧，一

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自生自顯的妙用，這個妙用就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來幫助眾生，離苦得樂，而自己了無分別取捨，也無法可說，無眾生可度。到中國，就隨順中國的習氣而分別，教化眾生，利樂有情。到美國，隨順美國人的習氣而分別。佛陀到人間，隨順人間的分別而分別，到天上，隨順天人的分別而分別，到任何法界上，他就隨順那一界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來教化眾生，利樂有情，而自心中，實無一法可得，無一眾生可度。自己內心清楚明白，絕不落在兩邊，所以內於空離空。而不是住空，住空就沒有智慧。

「若全著相，即長邪見」；你如果執著那個修行的相，我要怎麼持戒，我要怎麼修行，怎麼用功……而卻不知道修行目的就是在修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反而是更執著，增長邪見，心外求法，斷不了煩惱，出不了三界。有人很聽話，他聽了淨空法師說，要念三千遍無量壽經，就可以開悟，結果他念了三千遍，甚至念到了五千遍，不僅沒有開悟，煩惱還是一大堆，為什麼？他不知道消歸自性，不懂外於相離相，原來就是恢復我們的自性清淨心。後來淨空法師再講金剛經，教大家修學離相，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教你要通達心地法門，才能真正得到解脫。若全著相，即長邪見；心外求法，不悟本心。

「若全執空，即長無明」。當你執空了，住空或是推之使空，或是住無念，這是增長無明，你就不能圓觀，你只能看到前面這一件事，不能圓觀過去，現在，未來，四面八方，宏觀一切。佛法是圓觀，修學佛法不是我只看到前面，旁邊我都不曉得，要圓觀。要能從一件事情就能夠知道一切相關之事務，故云一中觀一切。而不是我通通不要，心中住空，而無所明，所以也很清淨，那就變成斷滅，反而是增長無明。外道的斷滅就是這樣，以壓伏六識的分別，心住於空，他認為那就是涅槃。修學佛法，要悟空性，知一切法畢竟空寂，故不起心攀緣，而了了常知一切，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但自心不落在相對能所，境界是

孤明絕待。它不是叫做孤明絕對，而是你在境界中解脫了，不與萬法為侶，不落在兩邊，沒有取捨的境界就是孤明絕待。那是甚麼樣的境界？那就是和光同塵，你自心絕對沒有汙染，沒有一點動心，沒有被外境所染，就是那一種心境。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因為執着了斷滅空見，智慧不生，故增長無明。佛法是圓滿法，凡夫用分別心，不能做到圓滿，唯有佛法是用真心，而真心中的般若智慧觀照，能夠做到最圓滿、最公正、最客觀。

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

這是說明執空的過患，為什麼會執空？因不了解修學佛法的目的是教導你開悟見性的。雖體本空寂，卻是具恆沙妙德。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的無上正等正覺、無量智慧，是從這無有少法可得的真心中，於根塵接觸時，很自然流露出來的妙用。這是悟本心，你要如何把心的功能發揮最圓滿？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就是無上菩提的心，所以真心無住。如果你給它安住了清淨，你已是住了清淨相，這是四禪八定。如果你心中住一個不執著，我已經不執著了，那個不執著又是法執。又如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如果你心中住有已經離了一切諸相，這也成了法執。所以，雖然你已經離了一切相，那是連離也要離，最後只能頓悟、頓修、頓取、頓證。由此可知，不立文字就是對緣成熟的眾生，對這樣根性的人，才可以用這一種手段，他來求法，一棒打下來，頓脫身心，叫你頓見不住有無的這一念中道實相心，這是一種特別的教法，令他契入這一念無住真心。如果對初學的人，你叫他立文字，他絕對是瞎練盲修，即使是認真修行，亦因為執空，而落入外道無想天。

最高成就就是臥輪禪師的境界，「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長」卻不知道已經落在外道斷滅空當中，沒有智慧。所以不立文字是對緣成熟的人，他知道佛的一切智慧，是從無有一法可得的。這一念真如心中，顯現出來的真實妙用，這是教化緣成熟的眾生。有一個公案，有一位禪師名如一禪師，他長期帶著弟子們，有一天他看弟子中，應該有人因緣成熟了，所以他就說：「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今日將一大藏教，千七百則公案，總作一句，布施大眾。」大家都聚精會神的聽，他等了好久，希望有人能頓悟無所依止的本心，心空及第歸而出來恭敬禮拜，可是卻等不到一個人，他只好自己開口說：「鷄子過新羅。六旬日集眾。」當我開口的時候，已經鷄子過新羅。就是已經過去很久了，你已經失去了這個機會了，緣成熟的人，當他聽到千七百則葛藤，總作一句，布施大眾。你聽得非常清楚，不落在兩邊，當下就是那一念心，緣成熟的人就會趕緊出來頂禮，這麼多的三藏十二部經典，一千六百多個公案，就叫你看到這一念寂照本性而已，這一念寂照的本性，有無量的智慧在裡頭，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就是你這一念真心，心體空寂即無實，而妙用如恆沙即無虛，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是無實無虛。而不是一個語言文字相可以依止，這些都是對緣成熟眾生而說。即使如一禪師想試探弟子中，有沒有緣成熟的？他還要藉著這幾句話，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今日將一大藏教，千七百則葛藤，總作一句，布施大眾。他還要演這齣戲，做一個引子。「執空之人，有謗經」，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不是真正通達佛法，會誤導眾生，所以六祖大師接著開示：「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說言禪宗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又錯引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等語。大家要明白，佛陀說沒有一個字給眾生，是對於緣成熟的眾生，要他證入，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無所依止的本

心，具恆沙妙德，這是對能夠開悟實相明心見性的大修行人，而不是對一般凡夫。金剛經亦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悟的人是非法，因為你有住，變成法執。對於不悟的人，那就是非法，不是虛妄，你要依文字，言說而修行，依權而入實，你才能夠登堂入室。所以文字是指月標，教你見到月以後，才可以放下這個指月標，如果月在哪裡都看不到，你還是要順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六祖大師又說：「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有禪者看到人家在聽經聞法，就說這是葛藤，經典是拭瘡紙，要它幹甚麼？如果他自己不是真實的證悟，而能觀機說法，這樣講一定會謗經謗法，這樣罪過就很重，如果他是真正證悟自性，又能觀機說法，為了教化緣成熟的眾生，令求法者，能破相顯性，那就功德無量。如丹霞劈佛，讓方丈和尚能開悟自性，這個劈佛功德無量。我們不悟自性，你隨便劈佛，那個罪過就等同出佛身血，是要墮地獄的。佛法對於一個開悟的禪師來講，說空說有都對，對於一個不悟的人，我們要很規矩，依照經典而修，古德云：「依文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我們還沒有開悟自性，一定要先依照經教而奉行，而佛經無人說，雖智不能解，所以我們研讀經典，乃至藉教悟宗的佛弟子，也一定要先參照古德的註解，因為，諸佛妙理，意在言外。達摩祖師在血脈論中，也告訴我們一個方法：「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教方得悟」。此即是藉教悟宗，悟了這一念心。藉著經教來悟自性的心地法門，這是一個很好的路子。當我們對了義經典看不懂，我們就要聽經聞法，看古大德的註解，許多法師也經常鼓勵佛弟子要看古人的著作，因為今人的很多著作，是用他的六意識寫出來的，往往達不到實相境界，而祖師大德，他們已經開悟自性了，從他性德智慧中所下的註解，指引你藉著這個指月標來，契入我們的本心本性。所以六祖大師說不要謗經，罪障無數。這個是執空的毛病。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

這個就是指著相的毛病，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不知道修行是在會歸自性。執著我修行，每天要念多少經，拜多少拜佛等等，這都是在外表上做功夫，不知道修行是在恢復自性清淨心，開顯性德，如果你藉著修德恢復性德，你用功三年，你自己會感受到，你心越來越清淨，煩惱妄念越來越少。大乘佛法唯有修六度，才能證菩提果。前面三度布施，持戒，忍辱，就是教你發菩提心，因為菩提心必須具足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而布施是修大慈悲心，持戒是修清淨心，忍辱是修包容心，也就是平等包容。修這三項，相應了這三心，那就是菩提心。禪定與般若合起來就是修止觀，由止成觀，由觀資止，止觀雙運，而證止觀不二，定慧一體。所以禪定，般若就像鳥需要兩隻翅膀，人要兩隻腳，才能夠不斷前進。而精進就是努力的實踐，解行並進，行解相應。修這六度目的就是恢復自性清淨心，開顯性德，你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會著相於外，執著事相上修行，希望多作功德，來成就佛道。就像梁武帝一樣，他蓋了很多寺院，也講經說法，希望用這方法能成佛，能夠證無上菩提。達摩祖師為他開示，無上菩提不是在世間法上用功可以求得到的，這只是世間的有漏善果。要如何證得我們這一念心呢？你要開悟，見自本心，見自本性，自性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這個是本自具足，只是藉著外面事相的權修，除去自心上的染垢，目的就是恢復自性清淨心，開顯自性德能，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希望用有為法證得真如本性，那是如緣木求魚，所以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或者是廣建立道場，如果是修學空宗，由空門而入者就批評有宗的缺點、毛病，說有宗非正統，佛法是闡述空的哲理。修學有宗就批評修空宗有多少缺點、毛病，批評空宗死後有三世怨，對未來成佛沒保障，不如在有宗在佛國淨土保證成佛。如果廣建立道場，是為廣弘佛法，那是無上功德，如果只在批評他宗不好，只有己宗最好，自讚毀他，那就要造罪業了。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

僧，不管是哪一宗，全都是佛陀的金口所說，都是一個圓滿的佛法。這裡所舉的，廣建立道場，為有、無之說而爭辯不已。「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如是之人不悟，從「有」而入妙有真空。從「無」而入真空妙有，之體空寂（無），妙用如恆河沙（有），體用不二，有無一如。如是爭辯，這樣只是增長我執、法執，而見性是要破我法二執，是故與道相違，所以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

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

先悟這一念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心是佛，然後依六祖大師所說的，不著有無相待兩邊，觀照這一念心，在境界中不取相、不動心，能夠悟全相即性，全事即理，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緣有，行中觀，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不是叫你甚麼都不要想，就是要無所住而生其心，我們經常說無念，無念不是甚麼念頭都沒有，無念就是不染境界。這是很難的地方，為何很難呢？因為我們不悟這一念心，心體空寂，而運用自如，如虛空無相，而不拒萬象發揮，而虛空無所染着。所以每當心裏一想到事情，馬上就染了境界，所以一定會落在兩端。為何六祖大師在這裡舉三十六對？就是叫你觀照，當你心念起動的時候，執著兩端、得失的時候，就放下取捨得失心，而不是放下心本有智慧了別的作用。六祖大師說：「念即是真如之用。」甚麼樣的念是真如之用？中道之念，不落有無兩端、取捨、得失，那就是真如之用。這個念即是無念，無念是心體，是定，念是心用，是慧，是定慧一體，體用不二。雖然我們還無法實證真如，但是你悟了本心之後，見思煩惱尚未完全斷除，雖然你用的還是六意識，但是你在思惟一切事情的時候，比如我們要做事情，你一定要思惟一些事情，思惟這一些事情，沒有關係，就怕你思惟這一些事情的時候，有了取捨、得失。因為有了取捨、得失，有了相對待的分別，接著一定生煩惱。如唯識學所說，你一定會經過第六識的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而造了業。如果你思惟的時候了了分明，但是當心裡有了取捨、

得失、分別的時候，立刻以四念住，四正勤，八正道，上品十善業為依據。前五根對五塵境界，也是用這一種方法，保持了了分明，不落邪念。在修學過程中，有方便修，這個修法是知易行難，你了解怎麼斷煩惱，藉著戒、定、慧，六度萬行斷煩惱，知道很容易，但是要做就很辛苦，因為自己要跟自己打仗。例如某件事情我明明可以做，大家也都這樣做，做了之後又有一筆收入，但是有一點對不起良心，沒有學佛的人他一定是做，學佛的人就會覺得我不能做，但是心中也會想：「別人都這樣做，我為何不行？」這時你要觀照，別人要怎麼樣，我為何要跟他一樣呢？別人要墮在三惡道，我為何要跟他一樣？必須強迫自己不去做，所以這是知易行難。等到你藉著六度的修行，因緣成熟了，豁然之間悟了本心，知道心體空寂，本自清淨，本無取捨，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如六祖大師開悟偈：「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在文字上的理解，與你剎那相應的體會，感受是不一樣的，你可以用這個悟境在境界中觀照，你通達自心是本自清淨！本無動搖！本不生滅！但是一接觸境界，它本自具足一切智慧德能，能圓觀一切，在境界中保任這個明明白白，有體有用的清淨無染心。這就進入了知難行易的權修境界。隨順你的生活，在你根塵接觸、起心動念上，不落在兩邊，一著就放下，一放下，輕安的感受就來了，我們輕安的感受為何顯不出來？因為你一直在取捨當中，得到好的就歡喜，失去了就難過，身心皆被六塵煩惱所纏，無法解脫，故不得輕安法喜。如果你入了權修，知難行易的階段，你就是觀照，相待能所，利害得失，一顯現出來，則立刻觀照放下，保持你這一念寂照的清淨無染心，所以心無取捨。

修這個放下，這個是權修，這是在圓覺經裡面所講的凡夫隨順覺性以及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的境界，但是這個一定要先悟這一念心，悟真心的體用，一直達到功夫成片，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境智雙泯，能所雙亡，就入了實修的境界，實修就是無功用道，是入地菩薩隨順覺性。不悟本心以前的修行，就是方便

修，方便修能得定，到了悟了這一念心，可以入權修，由權修達到圓滿，就是實修。實修就是無功用道，不假觀行，古德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你就成就了。「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而應無所住而思，顯真心的體用。因為我們這一念心體有智慧，有體有用，只是你不了解實相，這宇宙人生萬法原來就是我一念心性所變現的，是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因此才會被境界騙了，一動心就落在兩邊，就有了取捨，所以乾脆先不要想，因為你一想就落在兩邊，就有了取捨，煩惱就來了，所以先用作止任滅的四種方法來圓伏你這一念心，等到你了解事實真相，不可得，這一念心的作用歷歷分明，它的作用就是大道，你為何把它壓住？所以悟了心以後，起先還是用六意識的綿密觀照，心念一著兩邊，就放下，就修放下這相待兩邊，保持絕對的了解了分明，而心無取捨，分別兩邊。那就是智慧相。一直到打成一片，你就轉識成智，念即無念，無念而念，無念是體，念是用；無念是寂，念是照；無念是定，念是慧。定慧一體，寂照不二，體用一如，故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功用道，無有窒礙。這是修行由方便修，而入權修最後證得實修的境界。所以在這裡說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道性就是你的真心的體用，它本具恆沙妙德，無量智慧德能，能生一切萬法，故佛陀在金剛經中教化大乘菩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就是顯真心的體用。

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你千萬不要以為學習佛法，我一悟即得，那是究竟因緣成熟的眾生，或是乘願再來的大菩薩，當然是頓悟、頓修、頓證，一悟就悟到了極處。一般人悟了本心以後，你的習氣還在，習氣就是落在有無相待兩邊，你先從所悟的這個理，在境界中觀照，修放下萬緣，不污染自心。這時候的修行是用六意識在觀照，

不是用真如，等到你真正打成一片，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才能顯真如的用，才是真心的妙用。絕不是一悟之後，我就是真理的化身了，那就很危險了，為什麼呢？因為你習氣未除，你念念還是在兩端裡面，你還是有煩惱，雖然有妙悟，但是你在境界上會生煩惱，那一定要修，依所妙悟的理來觀照離相，由方便修而入實修。如楞嚴經云：理可頓悟，乘悟并銷，事須漸除，因次第盡。絕對不能我悟了以後就不修。「令人反生邪念」。大家錯會這一個意思，反而生起錯誤的見地，所以古德常講，悟有信悟、解悟、證悟。信悟這是屬聞所成慧的階段，你對六祖大師所開示的這一念心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你明白了，但是不能相應。必須藉著方便修行，依教奉行，斷惡修善，持戒修福，因緣成熟，豁然相應，這個是解悟，這就進入了思所成慧的層次，解悟了自性的玄理可以依理在境界中起觀行，進入權修的領域。觀行久了，慢慢生處轉熟，你經常會有剎那相應，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體用不二，性相一如的經驗，時間雖然很短，但是你歡喜無量，越來越有信心、由思所成慧漸漸而入修所成慧，證空性，六根清淨，不與萬法為侶，入理六度，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終至大徹大悟，而證悟一心，這是大乘見道位，而入實修的無功用道，任情逍遙，隨緣放曠，不假觀行，得大自在，解脫一切煩惱纏縛。所以你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把信悟或解悟，自以為是證悟。我們修大乘佛法，大乘修行注重在實踐，你一定要把所懂的道理付諸實現，你才會境界提升，很多人在大乘佛法中，就是懂這個道理，而不付諸行動，做起來很累，文字懂很多，境界用不上，那都是數他人財寶，永遠都在信悟的層次中，很多人把信悟當成解悟，信悟與解悟差很多。解悟到最後的證悟，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故古德開示，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證悟心性，一定可以引發三明六通，四智菩提。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反而生起狂慧，未得曰得。

「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真正能做到無住相布施的人，那他一定是證悟境界，否則一定有能所。我們現在是朝著修學無住相布施，依經教方便修行而得解悟，入權修來觀照離相，功夫打成一片，離相待能所而得證悟，入實修真真正做到無住相布施。六祖大師教授弟子們，悟自性以後，不要忘了度眾生，一定要修行大乘，但願眾生皆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要利樂有情，普度眾生，而度眾生絕對不能有能度所度，絕對不能生煩惱，覺得很煩，眾生很難度，生疲厭，要有恆心、耐心，契理契機的接引眾生。教化眾生可以訓練我們的耐性，有時候你修學佛法多年了，理解的境界也很深入，有一些初學人來問佛法，你回答了他的問題，結果又讓他生出五個疑問，當你回答完他這五個疑問之後，他又跑出了十個問題，所以有的人就覺得不耐煩。所以要修學無住相法施，那就會回答的很愉快。所以眾生可以當我們的增上緣，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

「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汝等若悟是悟什麼？悟自性的體用，悟達摩祖師所開示之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悟六祖大師開悟時之五首偈，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我們迷了自性動用，誤以為有能所，其實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這個境界如同我們做夢一樣，都是自己的心性所幻現出來的，迷的人被境界所縛，起心分別，迷惑造業，生諸煩惱。悟的人，六根清淨，不被境染，又能轉境，利樂有情，故云：若能轉境，同於如來。所以汝等若悟，最重要就是悟這一念心的體用。「體」，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用是本自具足、能生萬法。所以如果你心清淨無所染，則根塵接觸，它馬上就能明白。明白的同時，也知道該怎麼做，不落心意識的思量，而自生自顯。這都是自性法爾如是。自性的體用就是無上妙道，所以大道無道，因為是你自性無相之用。人道有五戒的用，你做任何事情，要把住

這五戒的原則，所以人道有相。而天道也有相，是十善，你做甚麼都不能離開這十善的用，那就是天道。聲聞道，起心動念不離開清淨寂滅的涅槃相，那就是聲聞緣覺道。菩薩道是六度萬行，祂都有相。唯有一佛道無相，那就是真心的體用，心中無所依止，隨順法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根塵接觸，隨順真心的妙用，如是而已。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講的道都不是真常之道，真常之道即是一佛乘，就是大道，所以要悟自性。

「依此說」。依此說就是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功德，一切法的修行目的，就是顯明我們的性德，所以依此說，而不是叫眾生去著相修行。「依此用」。就是你在境界中，前五根對五塵的時候，不要落在兩邊，要中道觀，不落在三十六對的兩邊，保持那一念絕待的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個叫做孤明絕待，不要著在兩邊。那個清楚明白，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而在你意根對法塵的時候，並不是甚麼心都不要想，而是修無所住而生其心，在思惟的時候，絕不落有無，利害得失兩邊，絕對沒有取捨，當你心念一動就放下。「依此用」。用這樣來對治、來觀照離相待有無兩邊的正用。你不悟就無法運用這一種方法，故云：汝等若悟……依此用。「依此行」。等到你功夫慢慢由深處轉熟，你了解懂多少就一定用多少，你千萬要記得，懂一點就要用一點出來，你才會進步，否則你永遠只是空談，我們的惡習氣是已經很熟，你好不容易懂一點，你不拿出來用，它永遠不純熟，目前我們所熟悉的都是我們的世間習氣，所以你懂一點依此用的要領以後，就要趕緊拿出來觀照運用，把生的智慧觀照轉成熟的運用自如。以前凡夫的習氣，一起心動念就攀緣，這個已經是非常熟，我們要把它熟處轉生，讓它慢慢離開了，使世間的習氣慢慢熟處轉生，這一種中觀的力量越來越強，生處轉熟，那你就依此行，任性逍遙，隨緣放曠，相應於無為法。如果你不真正去用功觀照，在境界中去歷練，畫餅充饑，數他人珍寶，對自己益處不大。所以你悟自性了解這個

道理以後，要依此說，一面修學，一面教化眾生，也依此用，出入即離兩邊，也慢慢功夫由生處轉熟，而能依此行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行無為法。「依此作」。你到這一個程度，你就可以修學三輪體空，修行無住相法施，普度眾生，這就不失本宗，不失禪宗的精神。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這是六祖大師傳授入室弟子最了義回答佛法問題的應對方式。修學佛法的目的就是要明白本心，見自本性，而自性中唯有覺性，覺知一切萬法，而無一切相待能所兩邊，當自心攀緣有則執有，攀緣無則執為無。如前面悟法傳衣品中有二僧人爭執風動，幡動，六祖大師進而告曰：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自性中唯了覺了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無風動與幡動之相待能所兩邊。是故六祖大師告示弟子，若有人來問佛法大義問有以無對，問聖以凡對，令問者悟入自性中並無凡、聖；有、無，一切相待能所兩端。自性中唯本有之中道覺性，了了分明，不落兩邊，但隨眾生之分別有無、凡聖而分別，而自性中了無分別，唯是中道不着有無相待能所兩邊之真覺。此是教化緣熟的眾生，令他悟入中道覺性，唯了了分明，而離一切相待能所。而此相待能所兩邊，是凡夫攀緣外境，起心動念而生起的分別妄心，並非真心本性的妙用。故大師云：若有人來問法，問有以無對，問聖以凡對，令問者契入中道之覺性，不着有無相待能所。若一聞開示，便能悟入，則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功夫成遍，則但以此心，直了成佛。六祖大師所開示的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就是悟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中道就是這一念心的體用，體空寂，用明明白白，覺了一切法，當下就是中道義。佛性的作用就是中道，就是真空妙有。我舉幾個公案來說明，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慧朗禪師去參石頭希遷禪師，就問：「如何是佛？」

石頭禪師回答：「你沒有佛性。」慧朗滿懷疑惑說：「蠢動含靈都有佛性，為什麼我沒有佛性？」石頭希遷禪師說道：「因為你不是蠢動含靈。」慧朗再問：「難道慧朗不如蠢動含靈？」石頭禪師指示說：「因為你不肯承擔。」就是叫你直下會取這一念中道覺性。其實這就是問有將無對，叫他契會這個在起用的是什麼，原來它就是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又大珠慧海禪師參馬祖道一禪師，兩人一見面，馬祖禪師便問大珠禪者：「你來自何處？」大珠回答道：「我來自廣東大雲寺。」馬祖禪師又問：「你來這裡有何所求？」大珠回答說：「我來求佛法。」馬祖禪師聽後，對他說：「你不在家中好好看顧自家的寶藏，卻到外面亂跑作什麼？何況我這邊一樣東西也沒有，你要求什麼佛法？」這就是問有將無對，大珠禪師問道：「請問禪師什麼是我自家寶藏？」馬祖禪師於是開示說：「你現在問道的心就是。」大珠慧海禪師豁然會取這一念心，頂禮歡喜踴躍，這個是問有將無對，悟這一念心。另一個公案問無，將有對；有一位比丘去問一位禪師：「什麼是無我意？」這位禪師就回答道：「有我」。這個方法只是對緣成熟的修行人，如果是一位初學人，他問什麼是無我，你跟他說有我，他一定會搞糊塗的。你一定要跟他講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色、受、想、行、識，色法是四大，心法是受、想、行、識，所以這是因緣聚合，根本沒有真正的我體，你要為他詳述經上所闡述無我的內容。但是對於緣成熟的眾生，他已經了解無我，但是不能契入。所以這一位比丘去問禪師：「什麼是無我意？」這一位禪師就回答道：「有我！」這一位比丘又問：「為何無我意是有我？」這個禪師馬上回答：「你說無我意，現在你問我的是什麼？你現在聽得清清楚楚，明明明白的這是什麼？」這比丘一聽之後豁然大悟，原來有我無我是兩邊相對待，目的就是叫你證得解脫自在，清清楚楚，歷歷分明的中道覺性。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沒有取捨的這一念自在解脫的真如妙性。所以有我無我都是相對待的，你迷失了這一念心，攀緣了就以為

有我，佛就說無我。你真的證得無我，佛還要打破你的無我，叫你去契悟這一念中道覺心。所以這個我是解脫自在意，你著相了，它就失掉解脫的意義。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靈訓禪師前來參訪歸宗禪師。靈訓禪師請問歸宗禪師說：「禪師！什麼是佛呢？」歸宗禪師望著靈訓禪師說：「我說的你能相信嗎？」靈訓禪師聽後馬上說：「我是誠誠懇懇地來向您問道，您的話，我怎敢不相信呢？」歸宗禪師點點頭說：「好！你既然肯相信，我告訴你！」然後歸宗禪師把嘴巴貼在靈訓禪師的耳朵上，細聲地告訴他說：「你就是佛啊！」靈訓禪師聽後，先是一愣，然後放聲大笑說：「我就是佛！哈！哈！我就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直下會取這一念中道覺心。靈訓禪師之後就在歸宗禪師那裡住了六年，後來他才離開，這種教學方法都是為緣成熟的眾生。龐居士初參石頭禪師，龐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你心裏一定會想，這問題哪需要問？你問我就懂了，不與萬法為侶者，就是你這一念真心，真心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就是這一念真心，難道龐蘊居士不了解嗎？他當然明白，但證不進去。很多人同樣了解，不與萬法為侶，就是這一念真心，而不能證入。龐蘊居士就是這樣，我雖然了解這一個道理，但證不進去，有什麼辦法能證入呢？這是以無門為法門，但觀時節因緣，因緣熟時，如忘忽億，如失而復得。要多方參究。所以他參訪石頭希遷和尚，石頭希遷和尚以手掩其鼻口，欲令他能直下會取這一念真心，龐居士雖有契會，但是還不圓滿，後來他又以此問題到江西參禮馬祖，馬祖答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蘊於言下契入本性，歡喜踴躍，所以他是馬祖道一禪師的入室弟子，真正契入中道覺性。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現在懂這一個道理，那就是懂了，這個懂了就是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不着有無相待，取捨得失的真心真用你都用不出來，你怎麼懂呢？你一定要趕緊再用功，因為你有希望，你一定還要再薰習、再努力，來契會我們的中道覺性。所以我在這裡特地提出來，大家千萬不能以為，我懂這一些道理，那就

是悟了，其實還差一大截，千萬不可自滿。六祖大師的開示，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目的就是契悟這一念心，二道相因，生中道義，中道就是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也就是生出我們這一念真心的體用，不染萬境，自在解脫。「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你就用這一種方法來對答，就不會失掉禪宗的心旨，禪宗的心地法門。底下大師又舉一個例子說明。

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

中道義就是我們清淨無染心的體用，因為這個道理不好懂，六祖大師用各種善巧比喻來解說，大師再舉底下這例子來說明，比如有人問：「何名為暗？」暗是代表煩惱無明，你要怎麼回答呢？如果不是對緣成熟的眾生，無明就是要如楞嚴經說的，一念不覺心動，所以有了無明。「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煩惱就這樣生出來的，這是教下的說法。若從真心本性的體用上來說，這是對緣成熟的眾生，就是直下讓你了解煩惱即菩提，這都是你真心的妙用，迷了起心攀緣，有了取捨得失，相待能所就叫做煩惱，這個心的作用就叫做煩惱，悟了萬法唯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不再起心攀緣，分別執著有無相待兩邊，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煩惱又變成了菩提。所以識智本來是同一家，就是你一念起心攀緣，把般若智慧轉成識心分別。如果你放下萬緣，識心當下轉成智慧。煩惱即是菩提，就是無染真心的體用，中道義。如果有人問：「什麼是黑暗、無明？」就要這麼回答：「智慧光明是本有之因，因一念不覺心動之緣而成黑暗無明。」都是你自心的體用。因為你迷了自性，污染了本心，所以生了煩惱，不得不要立一個菩提，教你修行，斷煩惱證菩提。等到你證得菩提，那是即無煩惱，亦無菩提，即無暗，也無明，唯是中道不染有無之覺性的體用而已。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生自顯真實的妙用。這個作用是真心的妙用。迷失了你

真心的用，叫做暗，悟了真心的妙用就叫明，通通都是一心，所以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是相對對待的。「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真如自性中是沒有明，暗；煩惱，菩提的，唯有「覺」，覺了一切萬法，而不着有無，明暗，相待能所兩邊，即是中道覺性，要如何契入呢？對緣熟的眾生，就是問明以暗對，問暗以明對，來去相因，雙遮明暗，令契入中道妙心。禪宗公案，德山宣鑑禪師後來聽說南方禪宗盛行，大講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天下學人莫不歸附，心裡憤憤不平，說道：「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搗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于是，宣鑑禪師便擔上自己多年所注解的金剛經，《青龍疏鈔》，離開四川，準備去湖南、江西，找那裡的禪宗大德一決高低。在去灋陽的路上，有一天，宣鑑禪師遇見一位老婆婆在龍潭山山腳下的一處路口賣燒餅。一個多月來，宣鑑禪師天天挑著擔子趕路，此時已經是很累了。于是他便在老婆婆的餅攤前停下來，放下擔子歇息一下，順便準備買一些點心充飢。老婆婆指著他的擔子問：「這個是甚麼經典？」宣鑑禪師回答道：「《青龍疏鈔》。」老婆婆又問：「講何經？」宣鑑禪師道：「《金剛經》。」老婆婆道：「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宣鑑禪師瞟了一眼這位老婆婆，心裡並不在意，說道：「請問。」老婆婆道：「《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宣鑑禪師一聽，傻眼了，不知道該如何應答。當然，燒餅也就沒有吃成。宣鑑禪師羞愧得連頭也不敢抬，挑起擔子，徑直上龍潭山去了。到了龍潭崇信禪師的道場，宣鑑禪師直接走進法堂，說道：「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龍潭禪師一聽，遂欠身道：「子親到龍潭。」宣鑑禪師便默不作聲，其實他心裡早有了幾分敬畏，于是便決定留在那裡，隨師參學。一天晚上，宣鑑禪師侍立次，龍潭禪師道：「更深，何不下去？」于是宣鑑禪師向龍潭禪師道了一聲珍重，便往外走。腳剛踏出門，

卻又縮回來了，說道：「外面黑。」龍潭禪師於是點了一支紙燭，遞給宣鑑禪師。宣鑑禪師正準備伸手接，龍潭禪師忽然又將蠟燭吹滅了。就在這當下，宣鑑禪師豁然大悟，連忙伏身禮拜。他悟了這一念心，明暗都是佗，法界是佗，沒有一法不是佗，而佗不屬明暗，唯中道覺性，不與萬法為侶。你現在所看的，眼前境界都是佗，佗在哪裡？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雖然心體空寂，但是佗變成六塵現出來了。你悟了這一念心，六塵就叫妙色、妙音、妙香、妙味、妙觸、妙法了。德山宣鑑禪師當下悟了這一念心，知道明暗對比，一切相對待都是佗，而真心是絕待的，所以他了悟這一念心，歡喜踴躍，伏身禮拜。第二天，宣鑑禪師便搬出《青龍疏鈔》，堆在法堂前，舉起火把便點火將疏鈔燒掉了。他做了一首偈子：「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所以龍潭禪師用這一種方法令宣鑑禪師開悟，所以宣鑑禪師得法於龍潭禪師，此正是問明以暗對，來去相因，成中道義。

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六祖大師說，以後你們傳法的方式，不是像教下講經說法，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令契會這一念中道覺心。這裡我再舉一個公案，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而大顛和尚他本來就懂這個道理，但是他不能契入本心。真正能夠傳法，一定要大徹大悟之後，才能以四智菩提說法。要是有人來參學，我問他：「哪個是你的心？」他如果說：「言語者是。」我如果說：「善根利智，你悟了。」這樣就害到他了，他永遠法執存於心中，有悟有解，而不能實證。但是石頭希遷禪師拉他一把，知道他有這個執著，有解，有悟，不離智境四相，石頭禪師為破除他的執著，當大顛和尚答道：言

語者是我心，便被喝出。經旬日，大顛和尚却來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而事實上在回答無心可將來之時，正是在用心，所以才能回答。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同樣這樣一句話，大顛和尚言下大悟，這個悟就是實證，這就是教你悟中道義，中道就是體用，這個真心的體用就是中道。

付囑流通第十

這一品是壇經的最後一品，也是六祖大師預知時至，他知道他住世因緣將盡，所以大師吩咐他的弟子，到國恩寺去建塔，也就是他在家時所住的地方，後來由於中宗皇帝跟則天太后，賜故居為國恩寺，所以六祖大師希望回到故居入涅槃，同時也要弟子們提出問題，否則大師圓寂以後，如果不趕緊提出問題，以後就沒得問了。雖然弟子們百般勸請大師住世，但是佛法不壞世間法，六祖大師既然已經把禪宗的心法傳下來了，當時在六祖大師座下，有四十三位入室弟子，換一句話來說，有四十三位明心見性的弟子，法已經傳下來了，功德也圓滿，故隨順世法而入滅。所以大師就以法性本無生滅去來，來安慰弟子們，更何況世間法上有生就有滅，法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佛法不壞世間法，所以六祖大師沒有答應弟子們的勸請。在這一品裡面，也回答弟子們所問的有關禪宗的傳承，以及弟子們請教六祖大師，問我們末世眾生，要怎樣修學，才能夠與大師所傳的法相應，在這一品裡面，說明得很清楚。最後六祖大師入涅槃前，他做了最後的開示，以及最後的咐囑，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他就圓寂了，入涅槃了。在六祖大師入涅槃的時候，種種瑞相，以及天地之間，為六祖大師的入涅槃，而出現異相，顯現出無限的惋惜與悲傷，在本品都有一一說明。同時唐玄宗為立碑紀念六祖大師的道行，都在付囑流通這一品中，有詳細的記載。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乃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

太極元年就是唐睿宗的時候，太極就是唐睿宗的年號，太極元年這一年，也就是西元七二二年，七月，六祖大師要他的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塔，新州就是六祖大師出生的地方，中宗皇帝將六祖大師的故居，改造為寺院，賜名為國恩寺，六祖大師從新州出生，所以他入涅槃，隨順我們世間法，落葉歸根，所以他回到新州國恩寺入涅槃，因此下令門人前往新州國恩寺建塔，塔就是安放舍利的建築物。乃令促工。要他們明年一定要盡速完成。六祖大師預知時至，他知道他第二年就要走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西元七二三年，這一年夏天，夏季末興建完成。第二年的時候，已經是唐玄宗開元元年，第二年是由唐玄宗繼位。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

那一年是唐玄宗開元元年，也就是西元七一三年，七月一日，六祖大師召集他的弟子們，告訴他們，到八月就要離開人間，要入涅槃了。你們有疑問的話，要趕緊提出來問，我可以為你們解答，假若我圓寂以後，你們要問，那已經遲了一步了。

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

法海禪師是六祖大師的首座和尚，我們本經也就是法海禪師，把六祖大師平時的開示，記錄下來，而由六祖大師取名為法寶壇經。法海等，以及六祖大師多位弟子聽了以後，悲從心生，個個都涕淚悲泣，不知如何是好。其實法海禪師跟大師弟子們涕淚悲泣，有兩種原因，一則，對於六祖大師的入涅槃，覺得非常的心疼，捨不得一代大師要離開人間，二則也擔心南宗頓法的發展，因為北宗神秀大師，在北方深受朝廷的寵視，對神秀大師恭敬有加，所以神秀禪師北宗的漸法，在北方發揚光大，廣為弘傳。南方的頓禪，

由於六祖大師是親傳五祖大師的衣鉢，所以也一樣，能夠與當時的北宗各立一方。所以於時禪宗才有南頓北漸之說。如果六祖大師圓寂以後，也許南宗的頓法，慢慢就要萎縮了，所以法海禪師們，也是為這兩件事情，難免悲由心生，如同古人常說的：「心有戚戚焉。」不知道以後該如何。果然六祖大師圓寂以後，南宗的頓法就逐漸衰弱，一直到神會荷澤禪師，出資幫助唐朝平定安祿山之亂。神會荷澤禪師，他舉辦傳戒法會，然後把傳戒法會所得的供養，來奉獻給朝廷，幫助唐肅宗皇帝，平定安祿山之亂有功。因此唐肅宗迎請神會荷澤禪師入北京，奉為國師，由於神會荷澤禪師大力的推廣南宗頓法，南宗的頓法，才又從京城往外推廣而發揚光大。所以神會荷澤禪師，對於發揚禪宗的頓法，貢獻是非常的大。六祖大師看了法海禪師以及他的弟子們悉皆泣涕，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六祖大師反而讚嘆神會小師。

師曰：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

六祖大師他看到神會荷澤禪師，那時候他還是個小師，為什麼呢？年紀還很輕，只有他如如不動，要是在我們世間法，一定是被人家最討厭的，為什麼呢？大師要圓寂了，一點傷心都沒有，這簡直太不像話，一點感情都沒有，佛法是不生不滅，哪有生死呢？生死只不過是換軀殼而已。我們的自性本無生滅去來，六祖大師他讚嘆神會小師，只有神會小師他不動神情，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餘者不得。「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這幾年在山中修行，却修到了分別取相。竟修何道？你已經動了世情了，不能出入即離兩邊，這已經動心了。你心動就落在識心分別，這一些涕淚悲下的弟子，反而被六祖大師喝斥，數年山中，竟修何道？

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

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你們是為誰憂愁？要憂愁的是憂什麼呢？不知道自己要到哪裡？所以諸位，我

經常勸大家，我們一定知道，我們將來的去處要去哪裡，季路問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家就說孔老夫子不知道三世輪迴的事情，這一位禪師說：「孔老夫子怎麼會不曉得呢？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說，如果你不了解你起心動念，在想些什麼東西，你怎麼知道你死後要去哪裡呢？」所以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注意，我們每天處事待人接物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你在打些什麼妄想？在想些什麼事情？如果你想的，都是清淨、平等、慈悲，那你跟四聖法界是相應的，如果你想的都是十善業，那是跟天界相應，你想的是五戒心，那就跟人間相應，如果你想的是貪、嗔、癡、慢，那就跟三惡道相應，我們要憂，不是憂我將來死後要去哪裡，要憂我每天在想些什麼？我有沒有辦法把我現在所想的這一些邪念，把它轉變過來，讓它變成清淨念、光明念，慈悲念，那我們就不用為後事憂愁。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吾自知去處；你們是在煩惱誰呢？六祖大師心地是清淨、平等、慈悲，沒有障礙，入我法二空的菩薩法界，遷化到他方世界教化眾生，或是同樣在娑婆世間教化眾生，對六祖大師來說，根本就沒有生死，所以你是憂誰呢？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我當然知道我要去哪裡，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為何六祖大師不告知他的弟子們自己的去處，怕會破壞世間法。

禪宗有一個公案，為仰宗的祖師為山靈佑禪將要圓寂的時候，弟子依依不捨地問他：「師父！以您的修持道行，涅槃之後將往生何處？」為山禪師答道：「老僧百年之後要到山下農家去出生，做一頭老牯牛。」弟子們，異口同聲的說：「唉呀！師父您這麼有修行，怎麼會投胎做畜生呢？」弟子們詫異萬分地追問。禪師回答：「作牛為大家耕田，有何不好，你們不相信啊？你們可以在見到那頭水牯牛的時候，叫我的為山靈佑法號我就會回答。」弟子們聽了都悲傷不已，依照遺言舉行茶毗之後，果然在山下農莊發現一頭初出生的水牯牛，見了面，弟子們叫為山靈佑師父，那頭小牛哞哞大叫回答，大眾趕快把牠請回來奉養，捨

不得讓牠工作，每天拿上好的青草、麥子餵食。說也奇怪，水牯牛卻寸草不進、滴水不喝。沒有辦法只好讓牠作物，水牯牛工作之後，才快快樂樂地吃草，真正證到作而無作，無作而作之境界。祖師他要入涅槃，他如果告訴你，他要到哪一家出生，那他一定不得安寧，大家一定在那裏等著他出生，然後大家拜小嬰兒為師，所以他也不能講。所以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我知道我要去哪裡，但不能告訴你們，怕破壞世間法。

南宋的道悅禪師曾任鎮江金山江天寺的住持，他是宋朝名將岳武穆王岳飛所最崇敬的高僧。當岳飛被秦檜以十二道金牌從朱仙鎮招回時，途經金山江天寺，道悅勸他出家，不要回京，但是岳飛秉持耿耿忠心，明知此行不利，他還是堅持南歸。臨別時，岳飛請求開示，道悅禪師告訴他道：「歲底不足，謹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岳飛當時不知其意，直到被誣下獄，含冤遭毒的時候，方才悟解。那年的十二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日，當天晚上又下起雨來，聽到室外雨聲，岳飛預知大難已經臨頭，這正好應了道悅禪師的偈語：「歲底不足，謹防天哭。」奉下兩點是秦字，意指奸相秦檜。將人害毒，果然就在這天被秦檜害死在風波亭上。秦檜害死岳飛後，查問劊子手，岳飛臨終時有說什麼話嗎？劊子手說：「他只說了一句：『悔不聽金山道悅禪師之言。』」秦檜得知此事，馬上派遣親信何立帶兵前往金山提拿道悅禪師。但在何立到達江天寺的前一日，道悅禪師聚眾說法，最後說了四句偈語：「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幾乎落他手。」語畢，即時坐化。當時大眾不明究裡，悲戚而又莫名其妙。等到次日何立率兵而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所以對開悟的禪師，生死是自由自在的，不會違反世間法，像六祖惠能大師，他必定有這個能力，在世間要住多久，就能夠住多久，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他還是不會破壞世間的法則，當住世的因緣到了，他也就走了，像道悅禪師他有特別的因緣，為什麼？他如果不趕緊走，被人家逮住了，就很麻煩了，所以他就先走一步，對於開悟的禪師生死是自在的，沒有障礙，根本就沒有生死，遊戲人間，

所以六祖大師當然知道他的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

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

這一句最重要，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六祖大師現在在哪裡呢？都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十方三世諸佛，都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因為法界是互相融攝，並沒有分開，十方三世諸佛，一切祖師大德，都在你這一念心中，你這一念心，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這是你心的妙用，心是互相融攝，一就是一切，是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證不到這個境界。

裴休任洪州刺史的時候，結識了黃檗希運禪師。當時，希運禪師在黃檗山大安精捨隱修，終日混跡於僧眾之中，做一些諸如掃灑殿堂之類的雜務，人莫測其深淺。一日，裴休入寺燒香，寺院主事僧負責接待。在參觀一處壁畫的時候，裴休問：「是何圖相？」主事僧回答道：「高僧真儀。（高僧畫像）」裴休問道：「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僧無言以對。裴休又問：「此間有禪人否？」主事僧道：「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裴休道：「可請求詢問得否？」於是，主事僧急忙把黃檗禪師叫來，裴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黃檗禪師，心裡很高興，於是對黃檗禪師道：「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黃檗禪師道：「請相公垂問。」裴休於是把剛才的問話重復了一遍。黃檗禪師大聲喊道：「裴休！」裴休應諾。黃檗禪師道：「在甚麼處？」裴休當下知旨，如獲至寶，欣喜不已，連聲贊歎道：「吾師真善知識也！何故汨沒於此乎？」寺院僧眾都愕然不已。高僧雖然圓寂了，以你現在看著相片掛在牆上，但是高僧從來沒有離開這一念心，所以你這一念心就是佛、法、僧，一切祖師大德，都在你這一念心中，你自己不證，所以六祖大師也一樣，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可是我們有我法二執，見不了他，你什麼時候心地清淨了，把我們這一些障礙去除了，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祖師大德，都在你這一念心圓滿。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裡，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吟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破我法二執，於自身心中無所依止）。二要無陰陽地一片，（離相待能所之中道實相）。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稱性而談，說而無說，無說而說）。」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自他之間，不隔毫端，而我們有我法二執，現在你有你我他相對待的境界，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心，十方三世佛共一法身，不僅是十方三世佛共一法身，十方三世眾生共一法身，只是你不得證入而已，為何開悟自性的菩薩，他都能發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一切眾生都在六根門頭作用，一切諸佛如來也一樣，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觀世音菩薩在楞嚴會上，耳根圓通，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所以這十法界的心，都在祂這一念心中，清楚明白，金剛經云：「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都是如來的心，都在這一念心中俱足，佛把我法二執破除了，所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們本來就是一個覺性大海，由於「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無明風吹起了一個一個的水泡，從此你就執着這個泡泡才是我，遺漏了整體覺性大海，你甚麼時候這個泡泡破了，當下整體覺性大海，以及海上的一切水泡，水波，水浪全是你自己。到底我們有多大？整個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你自己一個身心。因起心攀緣，迷故有我法二執，誤以為自他之間，有相待能所，其實法界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開悟的人從一中觀一切，從平等中觀差別。所以大家要了解宇宙萬法的事實真相，原來我們眼前境界，所有正報身心依報世界，就是這一念心性變現的，就如同你

作夢的時候，你的夢境就是你這一念心變現的，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還有什麼事情好計較的？古德說：「眾生只為貪著一粒米，而卻損失一糧倉。」實在是太可惜了，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六祖大師要弟子們坐好，大師為他們做了一首偈子，教他們放下，不要看到這個境界，就被這個境界騙了，這個偈子就做「真假動靜偈。」教弟子們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了解真實義，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依這樣觀照，不失禪宗的心地法門宗旨，眾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前面說到這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吾人的一念心，那為何空寂的心體會變成十法界三千諸法，那就是因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依於根本無明及見思二惑，與及眾生造作諸業，循業發現，而從絕待一心中，變現出十法界三千諸法的幻境。由此可知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吾人一心中所幻現出來的夢境而已。如同吾人第六意識依於日有所思的業力而幻現出夜有所夢的夢境一般，夢未醒，夢中境界如同真實般，夢一醒，就明白當體即空，唯第六意識心而已。吾人所作的夢是依個人我法二執的妄心所幻現，是故夢醒則了不可見。然而十法界三千諸法這一心的夢是與十法界有情同共有的，所以這個一心所成十法界的夢，當我們破了根本無明的時候就醒過來了，醒來的時候，你就親證這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你一念的心性所幻現出來的，因為這個幻境是與十法界有情同共的，所以它不會消失，故經云：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都同共這十法界一心的夢。夢中之境，豈有真假，都是夢幻之境而已。是故十法界三千諸法，一切無有真。「若有見於真者」，若自覺見到了真如了，而不知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自以為見到了真如實相了。「是見盡非真」。這僅是在解悟，思所成慧的範圍，而不是真正的證悟，故馬祖禪師云：平常心是道，而非有所得。是故古德亦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法華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豈有真假之相對。故知一切萬法離於真假、空有、染淨、貴賤、好壞、美醜兩邊，法就是絕對的境界，但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內心是了無分別執著，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真是講不出來，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這一種世間的真假是相對待，那不是真的真，真的叫一真，真的真就是實相般若，離言說相、名字相、心緣相，唯悟而能證得，所以大師云：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真正要證得真，要離相，你說你已經離相了，是不是真？你還有一個離字在，不是真，你境智未泯，能所未亡。「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這要怎麼離假呢？要開悟，知道法界就是一心，你自己心變現，我經常用夢醒來做比喻，夢醒了，自然就離了夢境的假。夢醒了就明白，只有心真而無夢境的假。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如果你說我已經離一切諸相，可是還有離在，那不是真正的離。離一切諸相是悟法性不可得，悟一切法畢竟空，悟一切法是八識五十一心所變現出來的假相，人無我、法無我，境界本自空寂，不需要再起心去離。圓覺經云：「知是空華，即無輪轉。」知道境界是空華，那你就沒有生死輪迴，要怎麼能夠真正做到離呢？圓覺經的頓悟頓證法門，「知幻即離，不作方便。」若知道有在離幻，那這個離就有方便，能離所離俱存，境智未亡，那不是實相的境界。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不需要經由觀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證即佛的位階，離幻即覺，直了成佛。知是空華，即無輪轉。所以你一定要悟，境界是假的不是真，實相不可說，這是親證的境界，這裡所講的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就是要悟諸法

實相，悟法界原是你自己的一心，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緣有，身心世界豁然頓脫，六度萬行就是修一個放下身心世界，古德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就是你著相，分別取捨落在兩邊，而不是放下靈明覺知之心。因為我們當下這一念心有體有用，智慧圓滿，如果你不悟實相，而是有作意的離相，有作意的滅相，剛好把智慧給障住了，煩惱就不能轉成菩提，因為煩惱的當體就是菩提，凡夫住相生心，就叫做煩惱，菩薩離相生心，就叫做菩提，通通是自心所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離假就是要開悟，如永嘉禪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我們可以先在境界中對治觀照，我經常勸大家那五種方法來對治，觀照離假，到最後你打成一片，圓融無礙了，心真就顯現出來了，般若妙慧就從你心中現出來。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如果你自心不離假，你去哪裡求真？如果你自心離了假，真就在你眼前，所以迷的時候，全真即妄，悟的時候全妄即真。即然本來就是真，法爾如是，所以當證得「真」時，那「真」也不可得，原來就是實相。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有情的眾生，根塵接觸，能了解，也有動作，所以我們也懂得解動，可是我們的解動不如法，為什麼？落在有無，取捨，得失，能所兩邊，所以我們解動，變成了迷惑顛倒，凡夫這一種解動，不如法。四禪四空天人也解動，他們依清淨而解動，他不喜歡我們世間五欲六塵的有，但是他喜歡一個清淨，所以他證得捨念清淨地，所以有所依，依在清淨上解動，未出三界，未離生死，也不圓滿。聲聞、緣覺他們也解動，他解動是依於涅槃寂靜而解動，不能圓滿菩提心，雖然已出三界了生死，但是不能成就無上菩提。菩薩也解動，祂安住在中道，因為祂以根本智觀空，後得智觀俗，能夠真俗等觀，雙遮雙照，祂這個解動，比二乘更圓滿，祂能夠廣利益眾生，得法眼淨，普入法界，教化眾生。唯有真正解動的就是佛，稱性解動，心

裡無所住，不住於有、不住於空、不住於世間的善惡法、也不住出世間的解脫法，全是一個真如本性，根塵接觸，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有祂自己的真實妙用，無量智慧德能和盤托出，這是性德的流露，自生自顯，所以佛陀的解動是最圓滿。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陀的解動是乃至無有少法可得，那一念空寂，清淨無染的心中，根塵接觸就解動，自由自在，活活潑潑，那個解動，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我們覺得無上正等正覺，好像很奇妙、很玄，對諸佛菩薩來講，這是祂的生活而已。祂的生活就是這樣，自性的流露，真如本性和盤托出，不依於有、空、生死、涅槃、世間法、出世間法，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從這不著一塵的實相心中，隨緣任用，任運騰騰，逍遙自在，利樂有情。我們更要解動，要知道將來的生處，就要看你如何解動，最起碼要做到依十善來解動，那你可以生天，依戒定慧三無漏學來解動，可以出三界了生死，證聖果。如果我們是住貪、嗔、癡來解動，那你不要問法師將來會生到哪裡，你自己心裡很明白，修行修的好與壞，不要問別人，問你日常生活解動是怎麼個解法，自己最清楚。我為什麼要提醒這個解動？因為這個很重要，我們有二十六個煩惱心所，只有十一個善心所，所以很容易動惡心，造惡業。地藏經中的鬼王，有的任務是降福給眾生，有的任務是降禍給眾生，可是這一些鬼王在佛的面前都說：「我在這世間裏，所看的都是惡多善少。」這是菩薩所變現鬼王的一句真心話，我們千萬不要被祂說中了。我們要清楚明白自己心中一定要善多惡少，這一些執行賞善罰惡的鬼王，肯定會幫助你。祂們說：「眾生只有一點善，我就想要幫助他。」可是我找了半天，好難得才找到幾個，所以我們要懂得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假如你修不動，佛說如如不動，那就不動，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就用斷滅不動，那就是外道，把精神化成土木瓦石，一種邪定，入了定，什麼都不曉得，身體被人家燒掉了，他都不知道，那就是精神

化成土木瓦石，浪費我們有情的智慧心，同於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你要找真正的不動，動上有不動。動上就是你的見、聞、嗅、嚐、覺、知，這是真如本性的妙用，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但是真如本性的知，這個知是沒有能所的知，它是本來就知，本來就明，但是我們不守它本來就知，本來就明，你去給它立一個能所，有了相對待的境界跑出來了，覺上立覺，明上立明，那個知又變成眾禍之門，禍害之門了。一念不覺生三細，一立就立一個能知所知，能見所見，把整個真如實相，變成了阿賴耶，你又不守阿賴耶，越迷越深，更依於三細六麤，而有了枝末無明，生起了七轉識，迷惑造業，就緣著十二因緣法召感生死。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涅槃圓明常寂照，就在你立與不立的差別，真如本性的了了分明，念就是真如自性之用，念就是見、聞、嗅、嚐、覺、知，它法性如是，一接觸就明白，你不能再立明，一立明就有取捨。當你立明的時候，第一個妄念就跑出來了。動上有不動，「動上」就是指我們的真如本性，圓明常寂照的真實妙用。「有不動」，這不動是不落在境界的有無相待兩邊，動上有不動，就是絕待的真如本性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即體即用，體用不二，利樂有情，普度眾生。隨緣任運，稱性之用，就是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坦山和尚與隨侍的沙彌路過一條小溪，因下過雨，溪水雖不大，卻泥濘不堪，正準備渡溪時，來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在岸邊躊躇不前。於是，坦山和尚主動找姑娘說：「姑娘，我背你過溪吧！」跟在後面的沙彌看見了師父的舉止，大惑不解地想著：「平時師父教導我們不能接近女色，為何今日師父犯清規呢？」事隔多日，沙彌愈想愈憋不住，於是前去請示：「師父！您教我們出家人不可接近女色，為什麼師父在小溪邊卻揹著漂亮的姑娘過溪呢？」坦山和尚聽了說：「我背那位姑娘過溪後，早已把她放下，沒

想到你卻把那位姑娘緊緊措著，到現在都還沒放下來啊！」。有情即解動，坦山和尚的心都是清淨、平等、慈悲，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法都是佛法，大乘佛法要發菩提心。菩提心以大悲心為首，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沒有菩提心了，佛種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以大慈悲心為主。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

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了了分明，圓觀一切，通達明瞭，有體有用，六根皆動，眼、耳、鼻、舌、身、意，活活潑潑，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第一義不動。第一義就是吾人清淨無染的本性，即真心不動。為利益眾生，而能善分別一切法，而不是為自私自利。凡夫與菩薩差別就在這裡。我們也分別，但是為自己而分別，為自己而分別就生很多煩惱。菩薩為眾生而分別，則法喜充滿、快樂自在。「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為利益眾生，為弘揚佛法，為一切善法而動，心中了無計較、得失、能所，則動即是不動，這樣就在境界中能夠得到解脫，能得到自在，能夠與佛法相應。「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善用即是佛用，一直到念念都是善，純善無惡，一切作為都是善，止於至善的時候，就妙契真如，就跟法性的善相應。我們世間的善都在相對待，有善的執著，你執著善而作善，那是造善業，將來一定感人天果報享福，你執著自私自利，而起貪、嗔、癡，那就造惡業，將來感三惡道的牽引。稱性之至善，你才能得到真正自在，法界才能乘願而往，不會被業力牽引，這一種就是真如之用，所以叫做至善之用。如果不證得真如，絕對無法做到至善圓滿，唯有證得真如，恆沙妙用，皆是真理的化身。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

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以及一切學佛修行人。「報諸學道人」。這是通指一切修行人。「努力須用意」。這個意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諦聽開悟，直下會取我們這一念心，見自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汾州

無業禪師他有一段開示，這與六祖大師所說的努力須用意，這個「意」有相同之處，要開悟。汾州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界。一為境界，流轉不窮。汝等當知，一切諸法，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汾州無業禪師這一段開示，希望大家能了了相應這一念無住真心，所以第一個意的層次就是開悟。第二個層次意的意義是什麼呢？指的是用意識觀照，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像圓覺經所說的，悟淨圓覺，知道一切眾生的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只是你被境界纏縛住了，是自己纏自己，自性本來就是清淨解脫。若能通達外無一物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真能放下萬緣，即是清淨解脫，諸佛如來的智慧，就在你這一念無染的清淨心中。解悟以後，用意識觀照，依六祖大師所說三十六對法，在境界中不著兩邊，境界了了分明，而心不著境。當你起心攀緣有無兩邊，利害得失時，馬上放下，知一切法畢竟不可得，就修一個放下，從凡夫隨順覺性。一直到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這個境界就是第二個需用意觀照，觀照不著相待兩邊，保持你這一念心絕待的境界，這樣子用功，到最後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那就是大徹大悟，打成一片，不假觀行，能夠行三輪體空行理六度，那是真正的證悟。很多人把解悟當成是證悟，那差得很遠，你真正的契悟，那是悟淨圓覺，若非一悟就悟到極處，直破無明，還需要經過凡夫隨順圓覺之覺「滅」相，乃至未入地菩薩隨順圓覺之覺「異」相，由此證入明心見性之入地菩薩隨順圓覺之覺「住」相，能無所住而生其心。然而那一念契悟，已經相當的珍貴了，因為你以後修行，就比較得力了，這是第二個努力須用意。第三個用意呢？雖然你沒有契悟這一念心性，可以方便法來修萬法歸一，把一切的妄想分別全歸在於一，最後「一」頓脫而消歸自性，一樣可以明心見性。所以這個方法也是用意，我們祖師大

德用善巧方便教你修萬法歸一，如臨濟宗的大慧宗杲禪師，他創立了參話頭，話頭禪，那就是用意，由六意識下手，而生起了疑情，把身心世界妄想分別全歸於疑情，念念都不離疑情，萬法歸於一，有一天這疑情脫落了，消歸自性，明心見性。曹洞宗的一位祖師，宏智正覺禪師倡導默照禪，也是教你萬法歸一的方法，這是第三個用意。第一種用意是上根利智人頓悟頓修頓證，證諸法實相，全相即性，性相不二。第二種用意是悟後起修，用意觀照離相，直至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第三種用意是將萬法歸一，而消歸自性，明心見性。這三種修行都是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不要在不生不滅，我們這一念心性本來就沒有生滅去來的心地法門中，卻執有生死來去之心，與道相違矣！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

這是大師教我們，遇到同參道友，相談之下，若言下相應，則可深談，彼此增長智慧，或提升他人的境界。如果不是修學心地法門，若共論佛義，則容易起爭執，害他造口業，謗一佛乘法，反而會障礙他的修行。那就合掌令歡喜，以後因緣成熟，再來度化他。如果是遇到外道，你可以告訴他，你這樣修行是無法斷煩惱，得解脫的，是出不了三界生死煩惱的。如果你不相信，那我也無可奈何，我僅奉告到此，阿彌陀佛。如果他是佛教十宗當中之宗，但是他的修法跟你不相應，則合掌令歡喜。增長他修行的信心。

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心地法門就是一心，離一切能所相待。凡夫四相要離，修行人的智境四相也要離，離四句（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絕百非（非有非無，非有為非無為，非有漏非無漏……等等），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若起心攀緣，即失道意。故大師云：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一有爭執，我法二執都跑出來了，怎麼能夠明心見性呢？「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佛法是破執着，執有以空破，執空以有破，欲令契

入中道實相，所以你執著這相對待的理論，而爭論不休，還是不能開悟。所以六祖大師說自性入生死。出不了三界。只要他是依三法印，一實相印之正修行，合掌令歡喜。修學心地法門，如果你在心地法門上，有所悟處，你一定會生起慈悲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同共這一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看到有一些修行人，他很精進用功執相修行，你不會跟他爭，你會幫助他、提升他的境界，希望他能夠入般若法門，因為佛法不共外道，就是般若而已，如果佛法離開般若，佛法就變成外道，所以你要幫他提升境界，協助他入般若法門，般若就是心地法門，如果他短暫時間內無法接受，合掌令歡喜。但是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心意來幫助別人，但不是跟他爭，因為一有所爭執，你會起瞋恨心，那你一定會造業，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

前面講到，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他住世的因緣將盡，所以要弟子們到國恩寺去建塔，塔是放舍利的，弟子們聽了以後，除了神會荷澤禪師以外，每個人都是傷心涕泣，所以六祖大師告訴他們，法性本來就沒有生滅，我們人就是著相，有了身見我執，故生死輪迴不斷。其實我們這個身體，不是真正的我，我們看小時候的照片跟現在，以及年紀老了，你再看看，那簡直是判若兩人，根本就不一樣，更何況我們身上細胞，幾乎每七年更新一次，那有一個不變的我體。可是由於我們念念相續的執著我，所以就有我了，其實真正的我，只是你那一念我執的心而已。菩薩用真心，祂的心是寂照的，是不生不滅的。而凡夫的心是往外攀緣，所以凡夫就從寂照的本心中，起了生滅相續的相，而有了我法二執。其實我們這個身體只是四大和合的假體而已，它只是我們所用的一個工具，是我所有，不是真的我。是眾生無始劫來的習氣，就執著這個身體就是我。所以當我們的家人、親戚朋友，離開人世間的時候，我們就很難過、痛苦，其實真正的

你，以及真正的一切眾生，就是這一念心，這一念心彼此都是交融，無二無別，互相交融含攝，可是我們有我法二執，所以你見不到這個真相，諸佛如來證入了這個境界，原來一切眾生都在這一念心中，圓滿具足。所以六祖大師就告誡弟子們，說你們是在傷心什麼？法性本來沒有生滅去來，這一念心寂照萬法，自他之間，不隔毫端，你要見我，只要你的心清淨，不染萬境，不落在有無相待，能所兩邊，你不僅見到六祖大師，也見到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是同共一佛性，即同一覺性。六祖大師為弟子們開示了身是虛幻不實，身有生老病死，自性沒有生死，不要著相。接着開示的真假動靜傷，來告誡弟子，不要遠離實相，迷在境界裡面分別真假。六祖大師把真假動靜傷講完之後，弟子們，聞說傷已，普皆作禮。各各都合掌作禮，同時並體師意，也了解六祖大師他要表達的心意，告訴他們法性沒有生滅去來。禪宗是心地法門，自性本無生滅，不要在形相上著相。大家也了解，六祖大師的心意，要教大家悟自性，不要迷在相上，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知道大師住在世間的因緣不久了，第二年六祖大師也就示現圓寂了。

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

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

六祖大師既然要示現圓寂，要離開人間，可是衣法的傳承這一件事情，至今都還沒有指示。五祖弘忍大師，他傳法給六祖大師之後，三年後他就圓寂了，六祖大師第二年就要告別人世間了，他的衣鉢還沒有傳下去，所以弟子們以後也不知道要依止何人？而法海禪師他是曹溪寶林寺的首座和尚，是故由他來拜問

六祖大師，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六祖大師說：「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前悟法傳衣第一品開頭即云：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從這裡開始，以至於今，法海首座都把它記錄起來。把六祖大師平時的說法，以及回答各地方前來參學的修行人等開示將它全部紀錄下來，這個記錄本名為：《法寶壇經》，所以法寶壇經這四個字，是六祖大師親自命名的，祖師大德的著作，有集、論，像宗喀巴大師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印光大師著作印光大師全集，都是稱集稱論，沒有一位祖師稱為經。六祖大師說：「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所以你就知道這一部經典的重要性。這一部經，是禪宗行者，修行及印證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你們要好好的守護。六祖大師絕對是一位登地菩薩以上的再來人，開示的法要，等同佛說，所以要弟子們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我們修學心地法門，藉教悟宗，先從六祖壇經入手，當六祖壇經理解了以後，再深入金剛經。金剛經明白了以後，成觀法師指示要溯源，所以必須再學習楞伽經，因為楞伽經是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印心的經典，一直到弘忍大師才把楞伽經改為金剛經印心，因為在達摩祖師那個時候，眾生的根性比較利，所以用楞伽經印心。楞伽經是性相二宗圓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即四卷的楞伽經，是法相宗六經十一論中的一部經典，也是禪宗印心的經典，是講性相圓融。達摩祖師傳給慧可大師本來是作為印心用的。慧可大師以後，禪門弟子，反而在研究楞伽經的內容，那就變成教下了，有違教外別傳的心旨。所以弘忍大師就改成用金剛經印心，經文不長，直接了當。六祖大師座下明心見性的入室弟子有四十三位，各各分化一方，所以禪宗大興弘揚於世。六祖大師非常讚嘆金剛經功德不可思議，所以六祖大師以後，金剛經與六祖壇經皆成為禪宗印心的經典。我們修學藉教悟宗從壇經入手，溯源金剛經，再溯源楞伽經。因為楞伽經的意境非常深，由

金剛經入楞伽經之間，必須再學習：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經之後再修學楞伽經就不會有疑惑了。金剛經是講觀照般若，心經是明實相般若的，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故金剛經後修學心經。又圓覺經是講心地法門的修學法要，故修學心經後，必須再深入圓覺經。而本經也是由禪宗最先講解的。因為楞伽經裡面有講到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這個都是法相、唯識所講的道理，所以我才以八識規矩頌，為修學的內容之一。我在介紹八識規矩頌的內容，會以如來藏思想的角度來解釋八識，與唯識宗解釋八識有一些不同。另外你還要再研究大乘起信論，有人說這一部是宗楞伽經的論，論有兩種，一是釋經論，二是宗經論，釋經論是解釋某一部經，如大智度論就是釋經論，是解釋大品般若經的。大乘起信論是宗經論，是宗楞伽經的，宗經論是把這一部經的經義發揚光大，大乘起信論可以說是如來藏系中解釋八識，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的這一些道理解說的最清楚。大乘起信論修學完後，還要再深入楞嚴經，楞嚴經研究了以後，才可以學習楞伽經，這時候楞伽經中的妙義，你才能夠明白。所以六祖大師告訴弟子們，流傳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從六祖大師以後，以金剛經及壇經來印證心法。「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所說的法也就是法寶壇經裡面的法義。今為汝等說法，就是從前面六祖大師在大梵寺說法，到最後的囑咐：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這都是六祖大師所說的法。六祖大師不付達摩祖師所傳之信衣。「蓋為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因為六祖大師為這四十三位入室弟子們印證，你們信根純熟，絕對沒有問題，有正知正見，堪任大事。能夠弘揚正法，利益眾生。在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信根純熟，信有：不信、疑信、淺信、深信、淨信這五種，不信就是你不信佛法，再怎麼講也沒有用，你根本不肯修行。不信慢慢薰習以後，再上去就是疑信，半信半疑。然後境界再提升，就是淺信，不會再懷疑了，但是信的不深，因為信為一切道

源功德母，如果你不信，那也沒辦法，淺信可以得一點受益。然後由淺入深，深信不疑，你境界再提升，豁然之間相應了，悟本真心，圓覺經裡面講的就是悟淨圓覺，得一念淨信。通達自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本不生滅，具足萬法，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相應這一念心。把六祖大師開悟的那五首偈子融在你這一念心，這個就是悟淨圓覺。凡夫悟淨圓覺以後，就是那一念淨信，將那一念淨信的淨圓覺，在境界中觀照，境界了了分明，不落在有無相能所，由凡夫隨順圓覺，未入地隨順圓覺，這個境界裡面都存著理，用理觀，還是有所得，這個還不是真正的絕待。當你真正證到能觀之智所觀之境，智境雙泯，能所雙亡，證得一心的時候，一心也不可得，平常心是道，心安理得。這才是真正的無修無證者。修學心地法門，最危險就是在你悟理，得一念淨信時，以為自己明心見性了，就狂妄自大，這就容易產生謗佛、謗法。如果你正修止觀，以這個所悟的理體觀照，功夫打成一片，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全部消歸自性，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體用一如，那才真正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才叫非心非佛非物，畢竟一無所得。所以修行如同走圓圈，從零度的無修無證，開始起行，走了一圈，當中有不同的境界，有修有證，走到了三百六十度，繞了一圈回到了原點，成為一位真正的無修無證者之畢竟解脫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六祖大師告示弟子們，汝等信根純熟，這都是開悟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師為他們授記，決定無礙。如果只是悟一念淨圓覺，那一念相應，還未必決定無礙，萬一於修行凡夫隨順圓覺之中，一念不覺起了狂慧，增上慢一生，我法二執更增長，那根本就遠道矣。而這裡已經到純熟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師授記他的弟子們，蓋為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能夠弘揚一乘佛法，弘揚心地法門。

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摩大師傳法給慧可大師的時候，就做了一首偈子，這首偈子裡面的意趣，就已經暗示衣不合傳。不是要傳衣，而是要傳法。這偈子是：「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摩祖師來到了我們東土，我們常說祖師西來意，從西方的印度來到東方的中國，傳法救迷情。達摩祖師傳心地法門，迷情就是心外求法，心外求解脫、心外求戒定慧、求禪定。當禪宗未傳到中國以前，他們都是以禪定來得到解脫，而不悟自心本來解脫，是因為自己迷失了真相，把外塵境界當真，不了解實相空寂，所以心往外緣，被外境所纏縛，而生煩惱。故以禪定修止觀，來達到解脫。如果你悟本真心，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你去哪裡找煩惱？是自己迷失了真相所致。而不悟自性本自涅槃解脫，具恆沙妙德。所以達摩祖師來東土傳法救迷情。傳真如本性，本自涅槃解脫、本自清淨無染、畢竟無有一法可得，但是具足無量智慧德能。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意能知。在你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就是因自己迷，起心攀緣落在有無兩邊、取捨分別，而不得自在解脫。所以達摩祖師西來東土傳心地法門，教化一切眾生，自心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

「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這一華就是比喻達摩祖師，五葉就是指從慧可大師、僧璨大師、道信大師、弘忍大師、六祖惠能大師這五位大師。也有講一華就是指禪宗，明心見性，教外別傳的法門，開五葉就是由這裡衍生出五個宗派：臨濟宗、為仰宗、雲門宗、法眼宗、曹洞宗這五宗，這五宗就是一華開五葉。一般的說法都是指由達摩祖師傳五葉，慧可大師、僧璨大師、道信大師、弘忍大師、六祖惠能大師這五葉為正說。結果自然成，從六祖大師以後，禪宗發揚光大，廣傳世界。

另外還有弘忍大師的指示，如前面悟法傳衣品中的經文：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

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弘忍大師特別告訴六祖慧能，如果你再傳下去的話，以後得到衣鉢的人，他就有生命的危險。所以弘忍大師也有指示六祖大師，衣不能再傳下去，所以衣鉢到六祖大師這裡，就沒再傳下去了。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六祖大師接著又開示：各位善知識，就是指他的弟子們，以及此會的大眾，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如果你要深解法義，那你一定要淨心，唯有清淨心才能開悟，為何古代講經要開大座，非常莊嚴，可以讓你的心靜下來，我們現在講經也要唱開經偈，像我們這一種簡單的開經偈，攝心的功力，就比較弱。像古代講經的上大座，攝心的功力很強，所以佛法不在多，能悟一句、四句偈就夠了。如果你心很亂，打妄想，你聽聞再多也沒有辦法開悟。因為聞法是要開悟，而不是要那一些文字語言。現在很多人在汽車裡面聽錄音帶，在工作的時候聽錄音帶，從這裡所得佛法，只是佛學的知見而已，是很不容易開悟。要以志誠心、恭敬心、清淨心來聽聞法要，才有真實的受益。所以六祖大師開示：汝等各各淨心，把心安靜下來，聽吾說法，你才能夠得到法義。「汝等自心是佛」。我們的自心是佛，可是我們現在為何不能成佛呢？因為我們心中有染污，我們的心攀緣六塵境界，根塵一接觸，馬上就起心動念，馬上就生起情識的變化，就有了生滅變異了，不是真常。不能像靜水一樣常寂照。聽到讚美的聲音，歡喜了，心就動了，高興起來了。如果是在毀謗我們，瞋恨心馬上就生出來了，那當然就不能開悟，不悟本性，又怎麼能成佛呢？自心是佛，什麼心是佛呢？清淨無染的心，所以前面參請機緣品中，六祖為懷讓禪師開示：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

念。我們再把清淨無染心廣說，那就是無上菩提心了。又什麼是開悟見性，佛陀早已把開悟見性的真相，用語言、文字告訴我們，而我們因緣未具，無法證入，如經云：頓悟自心本自清淨，元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佛無二；如佛陀告訴我們，宇宙人生萬法即是一心三締理，即空、即假、即中。亦云：宇宙人生萬法即是自性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當解脫一切煩惱時，則名為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或云：法界即真如，三界即實相。證悟之時，當下即見，即名見性，見萬法之體性，此為修所成慧之證悟。若只明其義，而實未見得，則名為解悟，非真正的開悟見性，屬思所成慧。此時行者，往往自以為是證悟，而走入狂慧，未得曰得。此時更應正行止觀，依理起觀，遠離一切妄想、煩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自有水到渠成，真正開悟見性，證諸法實相，成就佛道之因緣。「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外面實在沒有境界，都是你自己心生的，我們看外面都有境界，怎麼會沒有境界？外面的境界因緣有，自性空，當體空寂，但是配上我們的六根與六識就變現成境界了。我們現在所看的境界是什麼，是藉着根塵接觸的緣，而由我們第八識心田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這三心的連續相而變成了境界了。是我們的見性透過我們的業識，經過我們的六根去領納，這樣看到外面的境界，是識心變現出來的。我經常用電影做比喻，銀幕是一片白，你即使將燈光投射上去，沒有膠捲，只是亮亮的一片，外面的境界地、水、火、風、空，就是亮亮的一片，沒有任何意義，可是當放映機放上了膠捲，那就不一樣了，膠捲一秒鐘開闔十六次，如果放的是007，那就是諜報片，放的如果是貞子，那就是恐怖片，如果放的是搶救雷恩大兵，那就是戰爭片，放著不同膠捲，投射在一片白色的銀幕上，它就變成了有劇情，其實那只是膠捲剎那的相續相而已。由於我們過去生，持五戒，我們裡面裝的膠捲就是我們人法界的見地。當第八識裡面的膠捲的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連續剎那相續，如同電影的膠捲一秒鐘開闔十六次，而我們八識田中種子的膠捲，

是一秒鐘二十幾萬次開闔，二十幾萬次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三心的連續相，從你六根門頭透出來，看到這本來是沒有意義的相，在這裡你就看到世間的種種相對待之相，這是吾人識心所變現的。比如眼前這一杯水，我們人法界，依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所投射出來看到是一杯水。天人行上品十善，八識田中的種子膠卷剎那相續相，就把水看成琉璃。餓鬼道心中的膠卷，看起來就變成膿血。地獄道眾生心中的膠卷，剎那相續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把它變成猛火。你想想看，一杯水怎麼有四種境界？變成固體、液體、猛火，唯有佛一看，七大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根本就圓融無礙，是空性的，色即是空，整體宇宙就是個真如佛性。由於自己迷，起心攀緣，所以才有見分與相分之相待能所。性相圓融，性入一切相，相入一切性，舉一就是一切，一毛端可以現寶王剎，一微塵中轉大法輪。不可思議。佛證法界就是一相，就是一個理體，所以佛不是住在十法界，佛是住在一真法界。十法界中的佛法界，除圓教妙覺菩薩位以外，都還不是真正的圓滿究竟佛位。究竟佛位住一真法界。真如本性，是一個理體的境界，故六祖大師云：諸佛剎土盡同虛空。有這十法界的境界，都是我們的識心變現，佛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是清淨識，無垢識。權教菩薩的識心中有中道，有解脫自在、實相。聲聞緣覺識心中有涅槃寂靜。四禪四空天人識心中有清淨相。我們凡夫識心中有五欲六塵相。所以這一些境界，都是我們自心所變現的。前面用電影來做比喻，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世間事真的就是這樣，這個世間上的境界會變，當我們沒有東西可吃的時候，你就不不要黃金瑪瑙，如以前戰爭的時候，有一些有錢人用黃金要跟人家換蘿蔔乾，人家都不跟他換，因為黃金不能吃，蘿蔔乾配水喝，還可以吃飽。所以黃金就變成第二位，第一位是蘿蔔乾，所以這一些事情都沒有絕對性的，都會隨著環境的變遷而變異。因為物質的意義在你心中，它的好壞，美醜，貴賤，也在你心中，不是真有，所以你一定要通達這個道理。我們的自心本來是清淨無染，它一接觸境界，了了分明，

能現四智菩提。但是我們起心攀緣，落在有無取捨相待兩邊，它就變成了煩惱，若心不染境，如如不動，了了分明，但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那就變成了菩提智慧，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理解，都是你本心生萬種法，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經是指大乘起信論所云，心念一生，種種法生。諸佛如來無住而生心，那就是種種佛法生，無住生心，生的就是菩提心，是佛的無量無邊智慧，那是大道，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涅槃寂靜而生心，那就是正覺位，那是二乘人的境界，他生的心不能圓融，不能像佛菩薩圓觀一切。住中道生心，那是權教菩薩的境界。住清淨，如四禪四空，證捨念清淨，住清淨而生心，那就是四禪四空天人的境界。我們住這五欲六塵生心，那就是欲界凡夫，如果住善生心，那就是三善道，住惡生心就是三惡道的知見。萬法從哪裡來？從心動而有，所以外面實在沒有境界，都是你心動而生，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如如不動，種種法就現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心滅，這裡的滅，大家不要解成斷滅，就是不起心攀緣，心如如不動，不取於相，它現的就是諸法實相，就是一個理體，實相般若就是這個理體，性相不二的理體，就像鏡子照外面的境界，鏡子本身的體就是他的相，相就是體，交融不二。對鏡子來講，實相根本就是無相，但是為了合光同塵，利樂有情，隨順眾生，分別世間種種名相，是故實相無相無不相。實相無相是自證的境界，自證不染萬境。我們以根本智觀空，觀這一個實相無相的理體，以後得智觀俗就是你根塵接觸，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絕不落在有無相待，能所兩邊，因為你能念念觀照實相無不相，因為它只是如鏡子顯現外面的境界而已，所以根塵接觸，所有順逆境界，有如鏡子顯現外面的境界一樣，這個境界你清楚明白，但是沒有分別，心無取捨，這就是觀照般若，觀照實相無相，同時也觀照實相無不相，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其實，我們講般若，分成這三般若來解說，這

是為了讓大家理解，般若就是智慧，當你真正了解般若，連般若也不可得，就是你一個真心的體用，哪還有什麼根本智觀空，後得智觀俗？當你真正通達實相的時候，般若就是妙智慧，就是你自己清淨無染心的體用，用這三般若，實相般若即心體，觀照般若是真心的妙用，文字般若是解說實相般若與觀照般若的，三就是一，一就是三，都是解說你真心的體用而已。這裡講心滅，種種法滅。這個滅不是甚麼都滅掉，那就變成土木瓦石，一無所知了，就是你心止如水，萬法一如，你就見到真如實相，從真如實相起無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心生種種法生，那就是佛陀的大機大用了。

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成就種智就是指一切種智，就是佛的智慧，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你若成就佛智。「須達」。這個達是做到，達到，是實踐義，你要實踐一相三昧。這就是講修行，在境界中修學般若，觀空離相，離取捨分別，見到全事即理，事理不二，達到境界平等一相，但以假名字，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境界是個理體，平等一相。「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專注一行，而修三昧。觀諸法皆一，或一切法有相故一，或一切法空故一，如是等無量皆一，這三昧正受是修專注於一行，如念佛三昧亦屬之。故一行三昧也就是一心不亂。一相三昧也可以說是諸法實相，一真法界。一相三昧是從相上來講，一行三昧是從心上來講，唯有一心不亂，才能夠入一真法界，才能夠入平等法界。此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六祖大師有特別的解說。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六祖大師說的一相三昧，不是教你盤腿面壁，不動不起，也不是要你不思、不看、不聽，是教你要去接觸，但是要怎麼接觸？要在日常生活一切處中不住有無，相待能所之相，不要落入分別取捨，利害得失

之中，所以要悟實相理體，悟後修學中觀，才能做到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你沒有從事相上的斷惡修善，行事六度萬行，福慧雙修，最後悟淨圓覺，就是悟我們這一念真心，悟後起修。自心原無煩惱，本自清淨，體空寂，根塵接觸就能現相，一接觸我就知道是什麼，自生自顯。一切境界都是依此無形無相的心體變現出來的，如作夢一般，哪有實法可得。你很清楚這個道理，就用這個道理來觀照，你才能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六祖大師的禪法是於一切處，日用平常，處事，待人接物中之心境是安閒恬靜，而不是盤腿面壁之安閒恬靜。所以安閒就是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根塵接觸，有體有用，心清淨，就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點也不沾染。恬靜是一種很安祥自在，不羨慕虛榮，也不貪圖安逸享受，名聞利養等心安理得，寂靜安祥的境界。「虛融澹泊」。虛融就是你內心非常謙虛，融就是能包容，不與人爭，不於世求，與人計較，不患得患失，淡泊名利，知足常樂之解脫境界，此名一相三昧。六祖大師的修行方法，就是在人間，日常生活中修行，如六祖大師在悟法傳衣品之開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六祖大師是人間佛教的祖師。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星雲大師是復興人間佛教。六祖大師於唐朝時就提倡人間佛教，你要在人與人相處之中來對治你的煩惱習氣，因為人與人之間，最容易有磨擦，生人我是非，利害得失，恩怨情仇，若能轉境，也最能夠開發你真心的大智慧，大機大用。而不是盤腿面壁，甚麼都看不到，甚麼都聽不到，把自己關起來，才是一相三昧。而是，在境界中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這才是真正的「一相三昧」。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是指專注於一行而修三昧，修定慧等持。念佛也是修一行三昧，專注在這一句佛號，修一心

不亂。所以一行三昧也是修一心不亂。六祖大師教我們修一行三昧，是在於一切處，行住坐臥，處事待人接物之中，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純一直心是心不着有無，相待能所兩邊之正念真如心，絕待之真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也就是六祖大師所開示之出入即離兩邊，般若中觀，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而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一直心就是像鏡子照物一般，一切境界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鏡子無有取捨分別，鏡子就像是一直心，一是絕待之義。我們為何不是一直心？因為我們根塵接觸時，起心攀緣，有了利害得失心，你的心就不直了。所以修學心地法門要悟空性，明萬法唯心，心外無法，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幻化的世間，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放下萬緣，心不着有無兩邊，契入空性，自然能行一直心。永嘉禪師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決定不被境轉，則是純一直心是也。我們為何不能純一直心？都是因為心有得失，迷在五欲六塵中，追求名利，不能少欲知足，你有名利心，執著很重，你怎麼能純一直心呢？因為你一接觸境界就落在兩邊，你就緣著有無來保護自己，或者是排斥別人。那心中一定彎彎曲曲詭計多端，那就不是一直心了。一直心就是正念真如心，就是念而無念的心，不著有無兩端的心，要從修學作人作事表裡如一，言行要一致，要真誠無為。千萬不可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不肯腳踏實地。只想拼命包裝自己，若要學習一直心，先要修學做一個老實人，你這樣慢慢訓練自己做一個老實人，你的相貌一定會改變，不用幾年，你就變的很忠厚老實相。古德云：三十歲以前的相貌，是父精母血，遺傳的基因，是父母親給你的，三十歲以後，就要自己負責，不要變成老奸巨猾的相，要變的非常忠厚老實，相隨心轉那是你自己修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如果你心無取捨不落在有無相待兩邊，那個心就是不動道場，到哪裡都是清淨國土，永遠都是那麼清淨安祥自在，無憂無慮，無牽無掛。不是在

寺院中就是不動道場，身雖然在寺院中，但是心落在兩邊，患得患失這是在不動道場清淨土，而是在娑婆穢土。如果你能隨時純一直心，一切境界，了了分明，而心不住相你到哪裡都是不動道場。真正的不動道場，就是你不動的本心，你心念一動，到哪裡都是動的道場，心是一切法源。此名一行三昧。這就是六祖大師教導大家在行住坐臥，日用平常當中修學一行三昧。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

六祖大師開示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定要修學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修一相三昧於一切處心不住相，於根塵接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修一行三昧入門就是做人做事要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真誠無為，沒有纏曲心，不會虛偽包裝，不裝模作樣，實實在在。才能成就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我們可以從這兩段經文中，了解六祖大師的禪法，是在你日常生活中觀照，而不是盤腿面壁修禪定。是在你日常生活中，真正從你心性上下功夫，所以你一定要先悟實相，了解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宇宙萬法就是你這一念心所變現的。才能從這個道理來起觀照離一切相。如果用壓伏六識的方法，是很不容易達到的。大乘佛法重空性，就是這個道理，空性不是甚麼都沒有的空，性宗是悟萬法唯心，相宗要悟萬法唯識。一切事相是清淨平等的，但有名相而已，一切名相的好壞、美醜、是非，是起源於自己的習氣，不是真有的。如同我們晚上作夢，夢境裡面有種種相，這一些境界裡面，也有種種的感情、覺受，但是夢醒了以後，知道它原來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你要了解這個道理，了解整個事相就是一個理體，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通達空性，了解空的意義，佛法就是講空的哲理，告訴我們空的妙理，如果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在境界中觀照，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才能夠依此而修一相三昧與一行三昧。

大師說：「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假如能依大師所教導的一相三昧與一行三昧而修。那就好比大地上種下了種子，有雨水、肥料、陽光的滋潤，它一定會成熟的，一定會冒芽長枝，開花結果。有如我們種樹一樣，你不要去問這棵樹何時會長大，你只要不讓它失去水分，不要讓它沒有陽光，要種在土壤上，不要種在沙石上，把它種在肥沃的土壤上，你只要為它加水，給它充足的陽光，它一定會長大的，不必要去揠苗助長。我們修行也是一樣，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不要問說我何時會開悟，我甚麼時候能夠證果，你只要依照大師的說法，這樣子去實踐，你一定會悟入諸法實相，明心見性。所以大師說如果能依此一相三昧與一行三昧而行，那一定能夠開花結果。六祖大師的開示，與後世弟子馬祖道一禪師的說法：「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有異曲同工之妙。只要你的心清淨平等，不攀緣世間的五欲六塵，心生分別取捨、計較、患得患失，由此修行，我們可以慢慢契入六祖大師所說的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六祖大師接著說，我今說法，六祖大師今日所說的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之心地法門的妙方。「猶如時雨，普潤大地」；像下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我們學心地法門的修學人，就好像種子一樣，「遇茲霑洽，悉得發生」。受到雨水的蒙潤，都能發芽長大，開花結果。「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這是六祖大師為我們授記，如果能依此二種三昧而修行，決定能夠證無上菩提，成

就解脫，自在，無礙的佛果。接着六祖大師，傳授法偈。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都含藏了十法界的種子，所以一心現十法界，我們有成佛的種子，也有成菩薩、聲聞、緣覺，乃至於成六凡的種子，六凡中還有三善道與三惡道的種子，在我們這一念心中俱足。俗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為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種子，當你跟著這一些行惡法的俗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你就慢慢受了他的薰習，你的言行舉止與氣質就改變了，所以修行人為何要依眾靠眾，為何出家人要住在叢林道場裡？在裡面五年學戒，薰習威儀氣質，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內心都有十法界的種子，看你遇到了什麼緣，你的種子就會增長，我們為何會來研究六祖壇經？因為我們過去生有種大乘佛法，心地法門的種子，我們對壇經就產生了興趣，下了班以後雖然很累，大家還願意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這一部壇經。所以我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只要我們不斷的薰習，把大乘種子薰習的越來越強，為何經上常說要薰習大乘，除了薰習般若教理以外，還要真正在世間上修學四無量心，四攝法，行六度。在世間上不與人家計較，任何事情看得很淡。所以什麼是大乘人。心量大，什麼事情都看得很開，很樂意幫助別人，人家有什麼困難，你見到了以後，就能自動自發，很熱心地去幫助他，這個是大乘人。如果你天天都是看大乘經典，而人家一有事情要找你協助，你會覺得他在打閒岔，你是要修一心不亂，這才最重要，即使你天天都是讀華嚴經，那也不是薰習大乘，那只是修定而已，依誦經在修定。大乘的種子就是世間上薰習，一個人如果能經常樂善好施，我們常說這個人比較雞婆，很喜歡幫助別人，即使有人說，你這個人怎麼如此好管閒事，也不要緊，養成這一種菩提心，樂於助人的心，人家有困難，你就樂於去幫助他。在世間上不跟人家計較，在同事之間，不要因為你多做一些事，就在那裏斤斤計較，人家拿你一點好處，你就時時記在心上，你佔盡別人的好處，你自己也都不曉得。修行人反而是，我們給人家的好

處，我們要趕緊忘掉，人家給我們好處，我們要記著，常常放在心中，想到報恩，甚麼時候回報別人的恩惠，保持感恩、報恩的心，這樣慢慢薰習大乘種子。你這樣來學習般若，就能得到很好的助緣。你這樣來薰習大乘，來生一接觸到佛法，又能在菩提道上精進不懈，你的成就是一世比一世高，一世比一世好，所以修學佛法成就無上菩提就是這樣累積而成的。而不是我天天看經，我就可以開悟、證果。在圓覺經中，佛陀告訴大眾，要大家在事相上歷事練心，不要以為讀經看經就能開悟證果，所以要發菩提心修六度，這是很要緊的。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我們薰習哪一類的佛法，我們就會朝哪方面開花結果，經上說修行人有五種種性，一種是聲聞種性，定性聲聞，定性聲聞是什麼？因為他薰習聲聞的種子太強了，一種是緣覺種性，一種是菩薩種性，一種是不定種性，一種是外道種性。一般人都是以不定種性為多，什麼叫不定種性呢？你薰習了大乘，你就變成了大乘人，你薰習了二乘，你就變成了二乘人，這是屬於不定種性，另外一種是外道種性，他只是心外求法，希望能夠得神通，以升天為得涅槃解脫。然而其他種性，如聲聞種性、緣覺種性、乃至外道種性，這都是過去生薰習的力量，他們都可以轉為大乘菩薩種性，成就佛道。現在我們修學一佛乘的心地法門，就是要加強我們內心薰習的力量，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契入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才能普雨悉皆萌，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頓悟華情，華情即花情，指空中花，水中月，畢竟不可得。這華情有兩種情，是一種是我們世間的華情，就是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希望我們這身體健康長壽，相貌莊嚴。以及執著我們的依報世界是真的，執著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法，這是真實的境界，所以念念攀緣，放不下。這些現象只不過是我們過去生持五戒，而感得這個人身，依著我們過去生造作財施、法施、無畏施的不同，由業識種子所變現的現象，所以我們現在所現的是假相，其實是業感緣起，是業力

把我們引到人間受生，感得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這只不過是業識的相續相而已，是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三心的相續相，畢竟是一場夢而已。這宇宙人生萬法之中，真實存在的只有覺性而已，亦名佛性，自性，如來藏妙真如性等諸多名相，講的就是我們自己清淨無染的本心，生命的原貌。因自性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而幻生了根本無明惑及見思煩惱惑，再加上自己種種造作諸善惡業，而依自性受染深淺的不同而幻現出十法界三千諸法。而這十法界三千諸法全相即性，全事即理，當體即是覺性，有如吾人作夢，夢境的當體即是心，所以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真如自性所幻現的夢境而已。我們人間法界也就是真如自性染了根本無明，見思煩惱，但以持五戒及造作諸善惡業，共業相聚，而幻現出人間法界，當體即是真如自性。也如同夢境當體即心的道理是一樣的。只要你破了根本無明，你不僅見到人間法界是一念心性，乃至十法界三千諸法也皆是你的一念心性所幻現的。因為這一念心性是與十法界有情同共有的，所以這十法界的幻境，是不會消失的，因為尚有無量有情未破無明，所以不同於吾人作夢，醒了夢境就消失了，因為吾人的夢境是依各人我法二執之識心所現，故夢醒即無。如果是法界一切有情，大家同時破根本無明，則此十法界三千諸法，當下消失，恢復純一絕待的真如自性（佛性，覺性），念即永恆，具真常，真樂，真我，真淨，寂靜永安，真成極樂。此時即無十法界三千諸法的幻境，則無需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十力，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等幻智，真正是天下太平，什麼事也無。所以華情有兩種華情，一個是世間的華情，就是執著身心世界萬法為實，患得患失。一個是出世間的華情，這華情是對治世間法的華情，如二乘人所執苦，空，無常，無我，涅槃寂靜，菩薩執中觀。若是出世間的華情，沒有離，最高的成就，也是在聲聞、緣覺及權教菩薩的境界。當世間法的華情離了，出世間的華情也離了，這時候才是真正頓悟華情已，這個就如同圓覺經所說的：「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世間的法愛不存心，出世間的法愛

也不存心，頓悟華情已，菩提果本來就在那裡，自性本來就是菩提。我們現在去外面找菩提，那找錯了方向，要在清淨無染的自心中證得。「菩提果自成」。清淨無染的本心就是無上菩提，但能看破世間，出世間的華情，放下萬緣，當下證得，不假外學。但為何要言頓悟華情之「頓悟」兩個字呢，因為你連放下萬緣的心也不可住，你不能還有一個捨的心，我捨了世間法，我還要捨了出世間法，你還有捨出世間法的心，你還不是頓悟華情，因為你能夠捨出世間法的這個心，他還是在華情裡面。要頓悟以無所得故。如心經云：以無所得故。才是真正的菩提薩埵，真正覺悟的有情眾生。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

六祖大師接著說，其法無二，其法就是指六祖大師所教導的修行法要，無二就是不二法門，就是見性法門，因為自性唯有靈覺性，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這靈覺性非明非暗，而能顯明暗，非一切相待，能所兩端，而能顯一切相待，能所兩端。故見性之人，明暗即是非明暗。一切相待，能所兩邊即是非一切相待，能所兩邊。故金剛經云：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此即是不二法。所以無二就是離一切相，我們著了相，那就有二了，六祖大師在前面告訴我們，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通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這就是六祖大師所說的法無二，一切境界都是平等無二，但以相名而已，所以在一切境界中，離了這相對待的境界相，那個就是絕待的清楚明白，也不是見有一個絕對的境界，是對待離了，絕待亦要離，才是真不二法，如古德所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這就不二法門，心行處滅，言語道斷，隨順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隨緣任運，任運自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之率性之謂道。禪宗裡面有一公案，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你把整個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你都把它歸於一相，我見了就是這平等一相，也是一樣有二，不是真正的無二，無二是甚麼呢？萬法歸一，一即是萬法，所以萬法原

不動，何必歸來歸去呢？那就無二了。這是你自己證入的境界，而不是在理論上的解說，為什麼？一切法本自清淨寂滅相，因緣有自性空，不見一法生起，也不見一法滅去，但是我在這裡說不見一法生起，也不見一法滅去，並不是我看不到什麼東西，是一切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而深達無生之理，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但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心了無取捨分別，這是從你自心的般若智慧顯現的。自性本覺，一接觸就清楚明白，無障無礙，法爾如是，這是自性本覺本有。有一個禪者問禪師：「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位禪師答道：「你何必花費這麼多力氣在那裡歸呢？」這真的是一針見血，法性本來就是清淨平等，法華經說得很清楚：「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它沒有來去，是你的心動搖而已。所以開悟的人說：「你何必花費這麼多力氣在那裡歸呢？」萬法原不動。法性如是，法性沒有好壞美醜、是非善惡，它就是平等無二，是自己不覺心動，心才有二，是自己心有習氣，是自己心中有取捨分別，它才變成有二，二就是指相待能所。所以六祖大師所傳授的不二法門，就是心地法門。

我舉南石文琇禪師舉眾開示道：「世尊道：『一切眾生，輪轉生死，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著衣喫飯不放閑，是用諸妄想；屙屎送尿不放閑是用諸妄想；行住坐臥不放閑。是用諸妄想。不如著衣喫飯，但著衣喫飯，屙屎送尿，但屙屎送尿，行住坐臥，但行住坐臥，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三世十方空蕩蕩，無佛無祖無眾生。」所以這諸法無二，一切法平等，要中道妙觀，如何證入這個境界，你要悟了實相理體以後，修中觀，雙照空有，把生處轉熟，觀照境界，了了分明，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而不是泯掉你眼前的境界，眼前的境界如果自己昏迷，它就是智慧，自己迷了，它就是煩惱，煩惱、菩提是不二的，是在自己迷與覺不同而已，染著境界與離相的差別而已。要努力觀照，把生處轉熟，你在境界中就會越悟越深，越來越解脫，境界就是我們的增

上緣，順境如是，逆境也是要這樣觀照，你才能契會到其法無二，六祖大師所教導的方法。

「其心亦然」。心也是一樣，無有相待能所，平等一如，一切境界了了分明，即寂即用，即用即寂，念念無間，沒有情緒變異，禪家所說的：「一念萬年去。」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了了分明，而無所明。了了知，而無所知。不立有無，相待能所。「其道清淨，亦無諸相」。這個道就是指佛道，也就是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此師師相傳之道，也就是一佛乘，其道清淨，這個道是離迷離覺，離邪離正，離染離淨之本地風光，不著一法的本地風光，我們現在的心是迷、邪、染，要以覺、正、淨破之，迷、邪、染破除以後，心中也不能住覺、正、淨，也不能存有覺觀，恢復本有清淨無染的本心，此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即是真理，也就是無上妙道，即是六祖大師所開示的，其道清淨，亦無諸相。這是祖祖相傳，向上一着密不通風的本地風光。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是人人本具的本來面目，亦無諸相。這一念心中，它是離了清淨的相，也離無念的相，也離了空相，也離了覺相，也離了能所之相，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其道清淨，亦無諸相。為什麼？這是念本清淨，恢復你自己的本妙覺心，此念本清淨，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不必在念本清淨外面再加上一個清淨的相。自性本覺，不必在覺上再立覺。自性本來圓滿具足，沒有是非，不必在真如本性上立戒、定種種諸相，究竟清淨。故六祖大師心地法要：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

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你們不要聽了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之後。你就修住心觀淨，或者是空其心，念來就除，像臥輪禪師一樣，「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反而被淨所縛，不了解真如本性是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足諸佛如來的智慧

德相。所以要開悟，六祖大師教導我們，就是要我們悟後起修，悟了我們這一念心以後，觀照境界，行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在境界中對治煩惱習氣，而不是住心觀淨，盤腿面壁，常坐不臥，但這個方法不是不好，這是對緣還沒有成熟的眾生，初學的人需要用這一種方法修定，修靜中的禪定。其實佛法重的是智慧，所以六祖大師所教的是開智慧。當然修學佛法是要定慧等持，但是你如果有定，而開不了智慧，你所證的只是四禪八定的世間禪。因為你在心外求定，不悟自性本定，故六祖大師開悟偈：「何期自性本不動搖」。雖然我們修定慧等持，但是如果開不了智慧，是無法達到定慧一體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師在壇經裡面，特別告訴我們要悟實相，通達諸法唯心，是外無一法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的真相如是。如同我們每天晚上都要經過一處黑暗的地方，你遠遠看到樹底下有影子在那裡飄來飄去，類似吊死鬼一般，心中覺得很可怕，人家教你念佛、持咒，或者念菩薩的聖號，你從那個地方走過去，你心就不怕，為什麼呢？這是修定，你心安住在一句佛號上，不怕了，那就是定解脫了。如果有一個人知道你所害怕的，只是自己看錯了的幻覺而已。為了要破你的迷，夜晚帶個超亮的手電筒，帶著心懷恐懼的你，到現場，用手電筒往樹上一照，一看，原來樹上掛着一件被風所吹的輕便雨衣，遠看似有頭有手似個吊死鬼，原來只是一件輕便雨衣，你了解事實真相（實相）以後，再也不害怕了，這就是慧解脫。所以當你心地清淨無染，你就能見到諸法實相。諸法實相並不是甚麼都沒有，它是清淨莊嚴的，清淨莊嚴的意境是說不出來，不要以為實相就是死相，實相不是死相，實相是清淨莊嚴，證諸法實相以後你在境界中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脫無礙。

六祖大師接著說：此心本淨，無可取捨，這一念心本自清淨無染，由於我們攀緣外塵的習氣而受染，只要心不往外攀緣，此心是本淨，離一切取捨，有無相待兩邊的。「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各各要努力，修行是要靠自己，是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爾時，徒眾作禮而退。弟子們聽完六祖大師開示以

後，皆個個觀照自心，默默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大師在唐玄宗開元元年，七月八日，這一天突然告訴他的弟子們，「吾欲歸新州」。六祖大師預知自己將要入涅槃了，所以他在七月八日這一天告訴門人，他要回到新州國恩寺。六祖大師是在開元元年，八月三日入滅，他在七月八日就告訴他的弟子說，他要回到新州國恩寺，你們趕緊準備舟船，可以從曹溪的上游順溪而下，到了曹溪口，曹溪口已經接近南海了，換一句話來說，離他的故鄉已經很近了，所以六祖大師要他們準備舟船，可以順流而下。「大眾哀留甚堅」。每一位弟子都哀留六祖大師住世，教化眾生，不要那麼早走。六祖大師告示大眾：「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諸佛如來示現在人間，雖然祂能生死自在，永住於世，但是祂不壞世間法。例如佛陀示現在人間的時候，那時候人壽是一百，佛陀八十歲示現入涅槃，如果佛陀要住世多久，絕對沒有問題，如迦葉尊者在雞足山入定，他持著佛陀交給他的金縷衣，要等彌勒菩薩降生人間示現成佛的時候，再將金縷衣交付給祂。彌勒菩薩降生在人間，還要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你看那個時間有多長，迦葉尊者他都可以住世那麼長，佛陀當然是更沒有問題了。佛陀示現人壽八十年，有人就問：「那時候人壽平均是一百年，為何佛陀世壽只有八十歲？」這是經上所說的白毫之賜，佛陀把二十年的壽命轉為福報，留給真正修行用功的佛弟子，免受飢餓之苦，這個我們叫做白毫之賜。所以佛陀降生在人間，也一樣示現涅槃，不壞世間法。所以六祖大師就舉諸佛出現也是一樣，不壞世間法，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這世間相就是人有生、老、

病、死，器世間有生、住、異、滅，三千大千世界，有成、住、壞、空，這是宇宙人生的相狀。「吾此形骸，歸必有所」。所以我這個形骸，也有一定的歸處。六祖大師他也示現不壞世間法，隨順中國人的習俗，我們在什麼地方出生，當我們要離開人間的時候，也希望回到我們出生的地方逝世，把我們自己的骨骸埋藏在家鄉。台灣有撿骨的習俗，就是因為我們的祖先都是從大陸移民而來的，後世這一些子孫，他也希望將來飛黃騰達以後，帶著祖先的遺骸，回到原來的故居地，然後再隆重的埋葬。本來中國人的習俗是入土為安，哪有再把死人的遺骸挖起來，再裝在罈子裡面，這是台灣的習俗，將來希望再帶回大陸，回到祖先的出生地埋葬，所以養成這個習俗，流傳下來。所以六祖大師也是一樣，吾此形骸，歸必有所。這是順應世間的習俗而已，不壞世間法。

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大家還是一樣在勸留六祖大師，大師啊！你到了到新州國恩寺之後要趕緊回來，千萬不能入涅槃。六祖大師接著說：「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這句偈有三種意義，一種意義是隨順世間法，落葉歸根，我剛才所說的，隨著我們世間法，回到我們的故居，示現涅槃。來時無口。這是說我來到人間的時候，本來也沒有六根，我們每個人的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哪有四大的形相？我們每個人的本地風光，就是這一念覺心，這一念覺性是空而靈，靈而空。我經常勸大家在靜坐中去體會，如果你心不打妄想，藉著修坐禪攝心，到妄念止息之時，略略返照自心，你就會見到，此心、相近於空而靈，靈而空，空靈不昧。從一個絕待靈空的覺性，一念不覺心動，起心攀緣，變成能所相待的見分與相分，再藉著根塵接觸，而變現出我們眼前的一切境界。眼前的境界，就是你這一念本妙覺心，是個靈空的覺性，因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有了業力才與四大交合在一起，召感這個色身的果報。本來是空靈不昧，無形無相，因業力果報而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它已經被分開了，見必須依於眼，聞必須

依於耳，嗅必須依於鼻，嚐必須依於舌頭，覺必須依於身，知就必須依於你的意根，本是一精明，一精明就是靈而空，空而靈的那一念真心，那是我們每個人本來面目，本妙覺心，所以我們本來每一個人的本來，唯有靈空的本妙覺心，哪裡有眼、耳、鼻、舌、身、意呢？六祖大師是位乘願再來的菩薩摩訶薩，早已證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妙覺真心，如今乘願再來，示現人間，故六祖大師云：來時無口。我們要悟本妙覺心，就是一念靈空的覺性而已，這一念靈空的心性，具恆沙妙德，神通道力，不可思議，諸佛如來就是證得這一念空靈的覺性，而成就無上佛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這一種意義。

第二個意義是比喻一切眾生本來是佛，故要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眾生即然本來是佛，佛佛道同，故本來也就無法可說了。這就是前面六祖大師所開示的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菩提果本來是各具足，本來就是佛。落葉歸根，就是你修行到最後，就是恢復你自己的本來面目，找到自己的本地風光而已。我們修學佛法，依文字有了解悟、解悟以後，依你悟的理來觀照境界，但是你能觀之智也是華情，外面的境界也是華情，功夫慢慢打成一片，境智雙泯，能所雙亡，恢復你自己的本地風光，這個時候你就證得來時無口，畢竟無有一法可說，無有一法可得。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究竟沒有一個字給眾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這第二重意義。

第三重意義的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葉落歸根是指六祖大師是在新州出生，所以依中國人的習俗，也要回到新州國恩寺，六祖的老家入涅槃。來時無口，是指六祖大師入滅後，色身不壞，全身舍利，後又移回曹溪寶林寺，而全身舍利回來的時候，已經不再說話了。所以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這三種意義。

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弟子們又問，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大師您正法眼藏，是傳給誰呢？我們好依止他，其實六祖大師在

前面已經說了，他的正法眼藏就是法寶壇經，他這四十三位入室弟子，都已經開悟見性，都得到了正法眼藏，大家重新再問一次，希望六祖大師能明示到底是誰，好讓大家能一致推舉他為住持和尚，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有道是什麼？道就是悟這一念無住真心，真心就是道，我們的本有真心之妙用就是道，我們現在是染污的心，當然就不是大道，我們這一念心變現十法界三千諸法，十法界都是我們一心所現，染污心現六凡法界，乃至於四禪四空，他們是染了清淨，二乘人的心是染了涅槃，執著清淨寂滅相，祂的心還是有相。菩薩心是染了中道，唯有佛一絲不著，染淨皆離，中亦不住，究竟清淨，從究竟清淨無染的心中，根塵接觸所起的妙用，那就是道，道就是你一心的妙用。道要開悟自性，明心見性，隨順你真心根塵接觸，自生自顯的作用，這就是道。有道者得，就是開悟自性，明心見性，悟淨圓覺的人，如圓覺經所說的，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頓證之但以此心，直了成佛之大修行人，當下即是，直下會取，這就是有道者得，真正悟淨圓覺，這是禪宗大徹大悟的境界。

「無心者通」。這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有覺有觀的層次，所以為何不講無心者得，而是講無心者通，無心，真正到了圓滿的時候，也就是有道者得，不假觀行，有無二心皆離了，雖本自無一切心，而具恆沙妙德。所以第一個層次是得一念妙契真如自性，而需假觀照念念保住，不起妄念也可以說是無心者通。而這個層次，尚有離相無心的能觀智，及離染無心的所觀境，未得一心的無心，故能通達，然尚未證得。所以這個無心者通，未達圓滿，但是藉著觀照保任的功夫可以在境界中得到相似的解脫。等到功夫打成一片了，境智雙泯，能所雙亡，在一切順逆境界之中，不需要起覺觀而有無二心自然皆離了，恢復原有清淨無染的本心，那才是真正的無心者通。這一種的無心者通，也正是有道者得，這是第二個層次的無心者通。

又問：後莫有難否？

接著大眾又問，大師你圓寂以後，有沒有甚麼災難？大眾心想六祖大師圓寂後，衣鉢又沒有傳下去，以後不曉得這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法，弘傳會不會有甚麼障礙？所以大家又問了，大師你圓寂以後，我們南宗的頓法，會不會有什麼困難？我們要如何處理？

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六祖大師回答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有人要盜取他的首級，先做一個預言，第二個就是告訴他們安心，我走了以後，這短暫的期間，也許你們會感覺到南宗的頓法，好像越來越衰微，但是你們安心，我圓寂以後的七十年就不得了。有二位菩薩摩訶薩，從東方來，一位示現出家，一位示現在家，這二位大菩薩同時興化，廣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法。「締緝伽藍，昌隆法嗣」。締緝伽藍即建構寺院道場，昌隆法嗣即是指成就許多明心見性開悟的佛子。禪宗的頓法日後的昌盛，就是從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建立叢林共修的制度，成就了很多人。

六祖大師的預言，第一首偈子，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六祖大師先告訴弟子們，我入滅以後，約在五、六年這段期間，有一個人要來取我的頭。所以六祖大師圓寂以後，他全身舍利之身，送到曹溪寶林寺，方辯上了香泥以後，就在脖子上包上鐵皮，以免人家來盜首級。所以六祖大師再做一首偈子，補充說明。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六祖大師當時作的這首偈子，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後來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大家才明白。原來這一件事情，是發生在唐玄宗開元十年，韓國有一位出家人名金大悲，他對六祖大師是非常的仰慕，他很想把六祖大師

整個金身偷回去韓國供養，可是六祖大師的金身這麼大，要怎麼偷呢？他想乾脆就只偷六祖大師的首級，帶回韓國供養也比較容易，所以他就以錢二十千，當時的錢二十千是個相當大的數目，買通了張淨滿來盜取六祖大師的首級，希望帶回去韓國供養，像供養父母親一樣的誠摯。所以第一句偈頭上養親，就是要把六祖大師的首級請回去，像供養父母親一樣的恭敬禮拜供養。「口裡須餐」。來盜取六祖大師首級這一位張淨滿，他是沒錢吃飯，被飢餓所逼，所以被收買來做這件事情，其實他本人也沒有什麼惡意，只是口裡須餐，為了吃飯，養家活口，而被金大悲收買了。「遇滿之難，楊柳為官」。滿就是指張淨滿，當遇到這一場劫難的時候，是楊柳為官。這時候曲江縣令名字叫做楊侃，韶州刺史名柳無忝，所以楊柳為官。張淨滿在三更半夜來盜取六祖大師首級的時候，他不知道脖子上已經包了鐵皮，所以刀子割到鐵皮所發出的聲音，把守塔的出家人驚醒了，所以他立刻敲鐘召集大眾，把張淨滿抓到了，送到縣令楊侃這邊治罪，依照當時的律法，破壞遺體，尤其是大師的金剛舍利身，這是要判死罪的。因為佛門慈悲，楊侃就問寶林寺裏面的僧眾，這一件事情該如何處理？裡面僧人一致認為，張淨滿也不是惡意來破壞六祖大師的全身金剛舍利，韓國的僧人金大悲，他也不是惡意來盜取六祖大師的首級，他只是想取六祖大師的首級回去恭敬供養，所以都不是惡意。依照出家人慈悲為懷，他們反而替張淨滿求情，希望縣令放了他，所以楊侃也就把張淨滿放了，當時就是這樣處理的。這就印證了六祖大師所說的：「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這一個預言。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接著六祖大師再預言，這個預言是告訴弟子們，以後南宗的頓法，心地法門，會大興於世，叫大家安心。六祖大師圓寂之後，南宗頓法有短暫期間的沒落，但是後必興旺，請大家放心。所以六祖大師

說，我去後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東方有很多佛國，不動佛、阿閼佛，這都是東方佛，藥師琉璃光佛，也是東方佛，所以東方有無量無邊的佛國度，但是東方是表示精進，這兩位菩薩都是非常精進，行六度萬行，很精進，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這兩位菩薩從東方來，並不是兩位都示現出家人，所以佛教要興盛，出家人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在家也是很重，出家人以弘法利生，續佛慧命為主。在家人就護持正法，同時協助佛法的弘傳，因為有些地方，出家人不進去，在家人可以在家身分去弘揚佛法，同時在家人有很多朋友，他可以到朋友家裡，拜訪朋友做不請之友，談談家常之後，再漸進式的引導他們入佛法。所以在家人也可以協助佛教正法推展，因為出家人有時候突然跑到人家家裡，人家也會覺得很奇怪，人家會覺得，他是不是來化緣的，其實他根本沒有這個心，他只是想要來度化你而已，所以會有這一種疑惑在。可知佛法要興盛，在家出家都是很重要的，並不是所有在家人都出家，那佛教誰護持？護持佛法還是需要種種因緣，它才能夠興盛，所以諸法因緣生，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這兩位在世間上同時興化，推廣南宗的頓法，然後建立吾宗，大弘南宗頓法，興建叢林道場，昌隆法嗣。使南宗頓法廣弘於世。

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般都指馬祖道一禪師，以及龐蘊居士，馬祖道一禪師，以前我們曾經介紹過，我在這邊就不再詳細解說，他是懷讓禪師的傳法弟子，他得法於懷讓禪師，當懷讓禪師參學六祖大師開悟的時候，六祖大師告訴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就是指馬祖道一禪師，馬祖道一禪師他建叢林，廣納禪門子弟，施以教化，成就許多禪宗大德。因為以前禪門的出家僧，都借居在律院，而學禪的人，他心境都比較開放，居住在律院裡面，與這一些律僧在某些地方，總不是那麼投緣，總有一些地方格格不入，所以有一些禪僧，就自己搭茅棚修行。而自己修行有時候也有危險性，往往自己修錯了，也沒有

人提醒你，自己走錯了路都不曉得。所以當時的馬祖道一禪師就建叢林，把所有禪僧及學禪的行者聚集在一起，建立一個共修的制度，所以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百丈禪師是馬祖道一的入室弟子，他依戒律的精神，建立了叢林的共住規約，可以說是印度佛教戒律的中國化，所以讓大家共住在一起共修，建立叢林制度，大家依眾靠眾，度了很多人。所以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在我們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利益非常多的人。

一 在家就是指龐蘊居士，龐蘊居士他是湖南省衡陽人，龐家世代為儒，龐蘊居士特別喜歡佛法，所以尤其對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法，特別深愛。最初參謁石頭希遷禪師，他問道：「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我們理解佛法道理，那不是真正的悟，很多人把思所成慧理解佛法的妙理，就以為是修所成慧的證悟，這是很危險的。像龐蘊居士，他絕對知道不與萬法為侶者是誰，只是證不進去，能所不能雙亡，未能親證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我們現在就是能見所見，見分與相分是絕對歷歷分明，是相對的，是很清楚的，你何時泯見分與相分，打成一片，能所雙亡，這就是要真實的功夫。愛因斯坦說相對論，有我就有你，如果我沒有了，那就沒有相對了，宇宙萬法一就是一切，打成一片了。不與萬法為侶者是誰？當然是我們這一念心，當你眼睛一睜開，眼前的境界通通現前了，眼睛一閉上，不見了，它當然是不與萬法為侶。心空寂，所現的境界，是生滅相續二心的連續相，我們以為為有所得，其實它是當處生起，隨處滅盡。故法性宗云：相有實無，諸法畢竟空。如果我們了解事實真相，不再執著了，自心是不與萬法為侶的。龐蘊居士他當然也曉得，可是就是證不進去，所以他就參訪善知識，希望藉某一個因緣成熟，能證入這樣的境界。他去參石頭希遷禪師的時候，他問說：「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石頭和尚以手掩其口，欲令其直下會取這一念無住真心。龐蘊居士若有所悟。後來，又以此問題參禮馬祖道一禪師，馬祖禪師答道：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這都是親證的境界，全相即性，全事即理，他根塵接觸，全都是你一心現的，故馬祖禪師直指一心，「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表一心即十法界，全相即性，若一念返照即得見性。開悟見性以後，你見到整體法界就是你一個身心，就是你自己一念心性所幻現的。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豁然之間龐蘊居士真正開悟了。就像六祖大師悟了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根塵接觸就是你自己一心所現的相，我們現在雖了解這個玄理，而見不到事實真相。事實真相是親見（證）五蘊、六入、十八界，根塵接觸的一切境界，就是你自己心的體大、相大、用大。雖然是不與萬法為侶，但是一切萬法是依它而現。馬祖道一禪師的這一句話，使龐蘊居士真正開悟了，悟了以後，於是留住兩年。服侍馬祖道一禪師左右，境界一天比一天增長，所以很多人都來請教他，他也隨緣入世，教化眾生。後來龐蘊居士離開馬祖道一禪師，他行腳到了湖北襄陽，因愛其風土，遂將家傳數萬珍寶用船載之湘水中央，傾倒一空。偕同妻子及女兒躬耕鹿門山下，兼賣竹器為生活，別人看到了，問他：「你這些家產都不要了，為什麼不拿去做好事，救濟別人？」他說了一句話：「好事不如無事。」他這只是一個示現，不要去攀緣，做一切事情是隨順因緣的，如果你處心積慮要做好事，那是行世間的善，真正的好事，是你心性圓滿，是性德的流露，三輪體空，這才是真正至善圓滿的好事。有心起善念，我要做好事情，那是將來感得三善道，當然你如果是造惡業，那是感得三惡道，所以你不墮有無兩邊，不取善惡兩邊，隨順你的真如本性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那是至善圓滿的，那是無量的功德。後來龐蘊居士就帶著家人，在鹿門這個地方，耕田自活，訪道的人越來越多，所談的都是契理契機的禪門機鋒語，所以度了很多人，龐蘊居士的太太、女兒、兒子，都有大成就。龐蘊居士即將入滅之際，要女兒靈照到門外觀看時日早晚，靈照返回屋內回答：「已經日正

當中，而且還是日蝕呢！」當龐蘊才一腳踏出戶外，想要觀看日蝕奇景時，靈照便迅速登上父親的座椅，合掌坐亡。龐蘊入屋後，才知道上了女兒的當，便笑道：「我女機鋒敏捷啊！」延緩七天後，當襄州州牧于頔來探病時，他勸說：「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說完，便枕著于頔的膝上，怡然入寂。而當龐婆知道龐蘊與靈照都已入寂了，歎道：「這癡女和無知老漢，竟然不告而別，何其忍心啊！」就將這消息告訴他正在田裏工作的兒子，他兒子「嘎」的一聲，拄著鋤頭，站著往生了。龐婆將兒子火化後，說了一偈：「坐臥立化未為奇，不及龐婆撒手歸。雙手撥開無縫石，不留蹤跡與人知。」而不知所終。後來與豐干和尚、寒山、拾得等三大士往來之中有一老婆子，可能就是龐公夫人。豐干和尚是唐朝天台山國清寺的和尚，有一天，閩邱胤太守見到豐干和尚便問：「禪師！過去諸佛菩薩，常常化身來到世界，現在諸佛菩薩是不是也化身到這世界來？」豐干和尚說：「有啊！不過你不認識而已。現在在天臺山國清寺廚房燒水那個和尚，就是普賢菩薩，他有位道友寒山，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怎說沒有呢？」閩太守聞之大喜，拜別而去，急往國清寺，專誠拜訪寒山、拾得兩菩薩。來到國清寺，知客僧見太守光臨，慇懃招待一番，得知太守的目的，覺得奇怪，不知太守為什麼要見這兩個瘋人？覺得莫名其妙。乃引導太守來到廚房。此時二人大說大笑，瘋瘋癲癲的樣子，令人好笑。可是閩太守恭恭敬敬地給二人頂禮，畢恭畢敬地說：「弟子閩邱胤恭請兩位大菩薩慈悲，指示迷津。」拾得大師說：「你在做什麼？」太守說：「我聽豐干和尚對我說，兩位是文殊和普賢二大菩薩的化身。所以特來參拜，懇乞開示。」拾得一聽，向後倒退而說：「豐干饒舌！豐干饒舌！豐干是彌陀化身，你不去拜彌陀，來找我們做什麼？」說完便退到寺門之外，到天臺山月光岩，退隱石壁中而消失不見了。太守一看，大失所望，二位菩薩隱入石中，消失不見了，所以心想：「趕緊回去拜彌陀吧！」等他回來時，豐干和尚已圓寂了。所以二位菩薩，一位就是指馬祖道一禪師，另

一位就是指龐蘊居士，他們同時興化，建立五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

這是問禪宗的傳承，大眾又問：從古至今，諸佛如來示現人間，禪宗心法的傳承，祖祖相傳，已經經歷多少代了，祈望大師為我們開示。

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六祖大師解說禪宗的傳承，「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一切如來就是傳佛心宗，所以禪宗又名佛心宗，為傳佛心印，就是傳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不是傳語言，文字。故金剛經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所以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傳的就是心性。因為我們凡夫迷，所以佛才要立覺來破，凡夫邪，所以佛才要立正來破，凡夫染，佛才要立淨來破。以覺、正、淨，破了迷、邪、染後，心中不得住覺、正、淨，有住則成明上立明是無明本，因為於無所依止的本心上，又染了覺、正、淨。前些日子，有一位居士來跟我談禪宗的心法，他談到修學佛法要什麼都放下，放得乾乾淨淨，才能夠成就，我就告訴他，放下是為了破執著，若執著破了，又執著了放下，是不是又落在一邊呢？所以放下也不可執。禪宗有一則公案，有一日，保福禪師，問布袋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布袋和尚，放下布袋，叉手而立，保福禪師又問：「只是如此，還是更有向上事呢」？布袋和尚背負著布袋而去，所以大家要曉得，我們為何要放下呢？放下是對我們執著而言，因為我們放不下，所以才要放下。所以以下破了執著以後，連放下也要放下，那才是真正的放下。所以真正放下的人，那就是中道一心，哪有什麼放下與放不下呢？自性清淨心中，覺了一切萬法，而無相待，能所，取捨分別，有無兩邊。真如自性中，

只有慈悲、智慧、清淨、菩提，神通妙用不可思議，大機大用普度一切有情。所以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可以說十方三世佛，就是傳佛心印而已，不是傳文字語言，如果你執著文字，那就變成法執了。文字言說就是對治而已，比如你執著世間的常、樂、我、淨，佛陀告訴你世間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等到你證得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那佛陀就再為你開示真常、真樂、真我、真淨，叫你契入本妙覺性，本具的常、樂、我、淨四聖德。佛佛道同，所傳的就是本妙覺心，就是傳我們自性的妙用，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

今以七佛為始。七是表圓滿的意思，七是指：東、南、西、北、上、中、下。如果你以自己為中間，東、南、西、北、上、下，從這樣放眼過去，那就是整體宇宙，七佛就是表全體法界，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是表圓滿，事相就是下面我們要介紹的，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三等。在莊嚴劫裡有千佛出世，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佛是毘婆尸佛，毘婆尸佛譯成漢文名勝觀，最殊勝的觀照，就是圓滿一心三觀，即空、即假、即中，離能觀之智，及所觀之境，境智雙泯，能所雙亡，究竟諸法實相，是名勝觀。這一尊佛在人壽八萬歲的時候，示現人間。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過去莊嚴劫，劫是極長時間的意思。莊嚴劫是一個大劫，一個大劫裏面有四個中劫，每一中劫指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成、住、壞、空四個時期。一個中劫有二十個小劫，一小劫的長短，是從人壽八萬歲，每一百年減一歲至人壽十歲，然後再從人壽十歲，每一百年加一歲，再回到人壽八萬歲，這樣一減一增的時間總計為一小劫。在這四個中劫內，只有「住」劫有有情眾生，所以千佛都在「住」劫中相續降生人間，示現成佛，普度眾生。毘婆尸佛就是在人壽八萬歲時降生人間，示現成佛，利樂有情。祂的傳法偈為：「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此偈意是告訴大家：本無身心世界萬法，唯有一真實

「真如本性」，是空靈的覺性，但因一念不覺心動，緣三細六麤，而有了業識，依於業識而幻現此身心世界萬法，而幻出諸形象，而吾人之真實面目是淨智妙圓，體本空寂。而六道生死凡夫的罪福是存於妄想，分別，執着的我法二執妄心之中，此妄心是依吾人業識而生起，又業識是依吾人念念相續，起心攀緣而有，若能放下萬緣，妄念止息，正念現前，則見罪福皆空無所住，如六祖大師開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佛，名尸棄佛，漢譯為火，火是表光明、智慧。祂於人壽七萬歲時此佛降生人間，示現成佛。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祂的傳法偈：「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善惡諸法皆是凡夫起心動念，攀緣六塵境界有了分別心，而生起相待能所之法。若能不起心攀緣，恢復本有的清淨無染心，則一切造作皆是佛法，皆是無上妙道，至善圓滿。如觀世音菩薩不僅示現大慈大悲接引眾生，也示現憤怒金剛，教化剛強難化眾生。吾人看慈悲是善，憤怒是惡，然對於清淨無染的觀世音菩薩全都是佛法，無上妙道。所以修行人以善法破惡法。惡離不可存善，善惡俱遣乃名真善，至善圓滿的無上佛道。故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而吾人身心世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但因因一念不覺心動緣三細六麤。起諸善法，則幻化出三善道，造諸惡業則如來藏妙真如性幻化出三惡道的正報身心及依報世界。而身是地、水、火、風四大種所聚合，而四大本空，體即是如來藏，體空寂，而心是識浪，生滅相續，其體也是如來藏，體空寂，若心生滅止息即是真如佛性，其體空寂，如大海浪，風平則浪盡，即是平靜如鏡的海水。故云：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莊嚴劫，第一千尊佛，佛名毗舍浮佛。漢譯為遍一切處得自在。這一尊佛在人壽減至六萬歲的時候，降生人間，示現成佛。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凡夫所執之身，體為四大聚合而成。而四大苦空，無常無我及至老死之

時，四大分散，畢竟無有身。又吾人之本心是寂而照，照而寂，離一切有無相待能所，但因一念起心攀緣而成了識心的分別，迷真心而成妄心。若能放下萬緣，不起心攀緣，眾生當下成佛，寂靜永安，自在解脫。故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接著是賢劫，因為在這一劫當中，出了很多賢聖，所以我們現在這一劫名為賢劫。賢劫第一尊佛名拘留孫佛，拘留孫漢譯為所應斷已斷。這一尊佛已經把貪、嗔、癡、慢、疑、惡見之見思二惑及塵沙惑與根本無明惑，完全斷盡，所應斷已斷。這一尊佛在人壽四萬歲的時候，降生於人間，示現成佛。說法一會度人四萬。傳法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轉凡夫之五受蘊，成諸佛菩薩之五不受蘊，即名一體三身自性佛，成真佛身。故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又所言心者，即是集起義，集諸種子，起諸現行。藉由根塵接觸之因緣，從吾人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成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的連續相而幻化出身心世界萬法，故知吾人是活在自心世界，外面的世界是藉着吾人根塵接觸的因緣，而由自心中八識的見分去分別八識的相分，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幻出的身心世界萬法，如同夢境一般，是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故偈云：了心如幻是佛幻，知是空華即不隨流轉。如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若真實悟入，五蘊本空，六塵非有，心、色二法其體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其體空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即是轉凡成聖，見性成佛道。故偈云：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賢劫第二尊佛，名號為拘那含牟尼佛，意譯金寂，人壽三萬歲時，此佛降生人間，示現成佛。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祂的傳法偈：「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凡夫之見、聞、嗅、嚐、覺、知是依身之六根緣六塵而生起的，是不離身見，我執的。故不論何時何地，總是覺得，是我的眼睛在看，我的耳在聽，是我的鼻嗅，是我的舌賞味，是我的身觸，是我的心知。而佛陀是破身見，破我、法二執，知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知身是幻回復本有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覺性，覺知宇宙人生萬法。故古德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故偈云：佛不見身，「知」是佛。而佛知佛見是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所見。因佛陀證一真法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泯一切相待，能所，有無。故偈云：若實有知別無佛。而開悟的智者，見自本性，唯是空靈不昧的覺性，淨智妙圓，而體本空寂，且從本無生，今亦不滅，即無生死，亦非涅槃，本自解脫自在，圓融無礙，故能遊戲法界，利樂有情。故偈云：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佛，漢譯為光波、飲光，光明代表智慧，因為迦葉佛身上放大光明，故名迦葉。人壽二萬歲時，此佛降生人間，示現成佛。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祂的傳法偈：「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一切眾生本來成佛，是先天地而有，只因一念不覺，起心攀緣，轉覺成迷，而化為有情眾生，若悟萬法皆空，不再起心攀緣，恢復清淨無染的本有真心，眾生則古佛重作，轉凡成聖矣！故偈云：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而此色身乃四大之一合相，四大分散，畢竟無身可得，又心法乃根塵接觸時，八識田中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而成過去、現在、未來之三心的相續相，當體即幻，若能頓悟五蘊本空，身心脫落，顯本真心，則消除三障諸煩惱，而得解脫自在。故偈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文佛即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佛，釋迦是種族姓，釋迦牟尼佛就是悉達多太子，出家修行，證成佛果。釋迦族出了這麼一個偉人，所以就「釋迦」這兩個字作為佛陀的姓，彰顯種族的光榮。牟尼是

佛陀的名。釋迦二字漢譯為能仁，牟尼漢譯為寂默。其實釋迦牟尼佛這個名號，也就是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的法門。我們這娑婆世界眾生，鬭爭劇烈，人心不安，所以要修能仁與寂默。能仁就是修大慈悲心，寂寞就是修清淨心、平等心。我們在這娑婆世界就是要修能仁與寂默。所以當我們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時，我們就要明白我要修大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這樣修行，才能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道。這是在娑婆世界最得力的修行法門，修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也正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之名號。釋迦牟尼佛的家族姓是「喬達摩」或「瞿曇」，釋迦牟尼佛原名悉達多，我們稱悉達多太子，漢譯是「吉財」、「吉祥」、「一切功德成就」。約於公元前六一三年，降生在古印度喜馬拉雅山的藍毗尼，現今位於尼泊爾境內的蒂萊。祂是古印度時代淨飯王的王子，祂住世八十年，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度眾生無量。在南傳經典裡面講，釋迦牟尼佛是二十九歲出家，三十五歲成道，說法四十五年，跟中國北傳有一點不同。祂的傳法偈是：「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真正一乘了義的佛法，法本法無法，修行是要恢復自己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故偈云：法本法無法。如果你修行以無破有，有破了，心中住著「無」，此「無」之空法也是法，也是污染自性，心有依止，法執未破。今日付真實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的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之時，四十九年說法，畢竟無有一個字給眾生啊！法法何曾法。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就是賢劫第四尊佛。將來下生人間，示現成佛的是賢劫第五尊佛彌勒尊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摩訶迦葉尊者，他是佛陀十大弟子，苦行第一，摩揭陀國大富長者拘盧陀波的獨子，據說迦葉尊者雖然是大戶長者的獨子，但是他對於世間五欲的享樂，一點都不喜歡，而喜歡修行，喜歡清淨。因為他是獨子，所以當他年紀稍長的時候，父母親就希望為他成親，可是他就是想修行，不想結婚，他父母親經常催

他，你要趕緊交女朋友，你看上哪一位，父母親好替你提親。於是他就想了一個方法來拒絕，他找一張非常美麗的金色美女塑像，跟他父母親講，不是我不想結婚，如果你們有辦法幫我找到像圖畫上這樣的美女，那我就結婚，否則的話，我每一個都看不上眼。其實這是推託之詞，他父母卻是認真的派人到處去尋訪，這個天下女子縱然再美，那有金色呢？但是就偏偏找到一個和塑像一模一樣的美女，她也是一位婆羅門富豪之家的女兒，稱得上是門當戶對，所以就很順利完成這一樁婚事。誰知道？這位絕世美女也是一位熱衷於修行的人，於是兩人非常高興發現彼此之間志同道合，所以他們兩人就約定做名義上的夫妻，所以他們倆個是修清淨梵行。後來佛陀到竹林精舍說法的時候，迦葉尊者就天天去聽佛說法，爾後跟著佛陀出家，後來他的夫人也跟著佛陀出家，叫做紫金光比丘尼，他們夫妻都追隨著佛陀出家。迦葉尊者出家以後，就專修苦行（十二頭陀行），所以是佛陀十大弟子中苦行第一。佛陀在靈山法華會上，將圓滿前，當時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供佛，佛陀拈花，迦葉破顏微笑，百萬人天都不知道佛陀拈花是什麼意思，唯迦葉破顏微笑傳佛心印。佛陀開示：「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今付囑摩訶迦葉。」摩訶迦葉就成為禪宗初祖，所以六祖大師開示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摩訶迦葉傳法給阿難尊者。

摩訶迦葉尊者的傳法偈是：「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第一個法字，是指我們的真如妙性，就是真實的佛法，也就是指這無上妙法，至極了義的佛法，第二個法就是依，依於本來法，我們常說本覺本有，修學佛法並不是從外面廣學一切法，因為自心本來具足，我們常說法性如是，我們的真如本性，它本來就是這樣，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透過我們的我法二執，它變質了，變成凡夫的妄想分別執着，如果把這妄想分別執着去除以後，真如本性、本妙覺心的真實智慧就開顯出來了，與佛無

二無別。所以真實的佛法是依於本來法，依於自性所流露出來的性德，佛陀在菩提樹下開悟的時候，祂說了一首偈子：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假如眾生把妄想分別執著去除以後，一切如來的自然智、無師智、諸佛如來智慧德能，就從他這一念心中顯現。無上妙法是法著你自己的法性，是依據於你自己的本覺本有，而不是去外面廣學。經律論的修學就像用抹布，把我們自己的染垢擦得乾乾淨淨，讓自性光明照天照地，大機大用，如是而已。「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我們這個本來法，這一念心中，它無有一法可得，但是它根塵接觸，一切德能智慧，就在這無法可得的這一念心中，和盤托出，金剛經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就是指無法，為什麼？了無一法可得，無虛是無非法，根塵一接觸，無上菩提覺法樂，一切通達明瞭，無障無礙。「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為何真如自性於根塵接觸時，所起的作用之中，有法與不法之別呢？諸佛如來，離一切諸相，不染一切法，恢復自性本有的清淨無染心，所以起作用，一切法皆是佛法。凡夫起心攀緣外塵境界，真如自性受了污染了，有了我法二執，立了相待能所有無兩邊，召感了六道生死業，而成了「不法」了。所以過失都在自己，迷失本性成不法，悟了本性成正法。所以迦葉尊者傳法偈的大意，就是心地法門。法法本來法，法是法我們本有的本覺妙心。無法無非法。我們這本妙覺心裡面，是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無有一法可得，但是根塵接觸，一切作用，圓滿自在，無實無虛。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何於在日常生活隨舉一法中，本來是大道、妙道。但是對我們來講，就變成了有佛法、正法、邪法、世間法，出世間法之差別呢？如果我們去除妄想、分別、執著，那是既無世間法，也無出世間法可得，一切法都是佛法。

第二阿難尊者

阿難漢譯「慶喜」。在佛陀夜睹明星，開悟見性成佛的夜裡，誕生在人間。阿難的父親是白飯王，釋

迦牟尼佛的父親是淨飯王，所以阿難與佛陀是堂兄弟。他降生的那一天，是他們國家與鄰國打仗，打了一個勝仗，好消息傳到了首都白飯王這裡，所以舉國歡喜，雙喜臨門，一是佛陀成佛，二是他們打了一個勝仗，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慶喜，慶祝大喜降臨。阿難二十五歲跟隨佛陀出家修行。佛教中有小乘三聖，大乘三聖之不同。大乘三乘中間是釋迦牟尼佛，我們面對佛像的右邊是文殊菩薩，左邊是普賢菩薩。小乘三聖，中間是釋迦牟尼佛，我們面對佛像右邊是迦葉尊者，左邊是阿難尊者，阿難長的非常英俊瀟灑，所以他見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從來就沒有看見這樣勝妙殊絕的相好莊嚴，這世間上再也沒有能比得上佛陀的相好莊嚴了。所以阿難是看了佛陀的相貌莊嚴無等倫，而跟隨著佛陀出家。我們現在所讀經典，都是阿難在佛陀入滅之後，經典結集時，阿難重新覆誦一遍，把它紀錄下來，因為他出家以後，就當佛陀的侍者，跟隨著佛陀，他的腦筋又好，佛說什麼都記在腦中，我們今天能夠修學三藏經典，可以說阿難把佛陀所講過的經教，藉著阿難的口重新再覆誦一次，所記錄下來。佛陀圓寂以後，阿難就依止迦葉尊者，有一天，阿難問迦葉尊者：「佛陀傳給你金縷衣以外，還有傳什麼給你？」迦葉尊者大聲喝斥說：「倒卻門前剎竿著！」金縷衣現在是傳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在雞足山入定，等候彌勒菩薩降生人間，再把金縷衣交給彌勒菩薩。前面說：「法法本來法。」法你自己真如本性所具足無上妙德，根塵接觸，「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天道；應用在臨時，莫言妙不妙。」隨順你這一念心，如果還有一法擋在前面，透過這個法，那就變成法執了，迦葉尊者就大聲說：「倒卻門前剎竿著！」就好像我們每天出門，如果門口有一根竹竿擋著，每天出門就要轉個彎來走，不是很麻煩？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把插在你們前的竹竿拿掉，以後出入方便。禪宗是以心傳心，傳佛心印，不是傳某一個文字的佛法，如果有傳語言文字的佛法，那就變成法執了。不是真如本性的和盤托出，所以迦葉尊者告訴阿難：「倒卻門前剎竿著！」如果你心裏住了一個清

淨，那個清靜就是剎竿，透過清淨再顯現出來的作用，那已經不是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所以你這一念心，染要離，淨也要離。迷要離，覺也要離。邪要離，正也要離。從這一念清淨無依止的真如心中，顯現的妙用，才是無上妙法。後來在七葉窟結集經典的時候，裡面都是證果的阿羅漢，當時阿難尊者只是初果，所以迦葉尊者不准他參與，迦葉尊者說：「這裡面的每一個人都是證無生，都已經證四果羅漢，你還是初果，怎麼有資格來參與這場聖會了？我給你七天的期限，如果你能開悟見性，你就可以參與聖會。」阿難聽了之後很難過，他服侍佛陀，從二十五歲起就當佛陀的侍者，可以說跟佛陀是最接近的，又是佛陀的堂弟，他的同參道友通通證阿羅漢果，他自己還是小乘的須陀洹果，初果位，所以他心裏很難過。阿難這個示現，我們要了解，修行真的是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阿難他以為我在佛陀身邊，佛陀稍微給我一點三昧，我就證果了，可是不修就是不得，所以阿難他很難過。離開後就非常精進，至第七天，天剛要亮，聽到了雞啼聲，開悟了，明心見性。七天前阿難離開時，迦葉尊者就告訴阿難：「如果你開悟證果，你就從鑰匙孔進來，就准你參加此經典結集的聖會，阿難開悟證果以後，他回到了七葉窟，就跟迦葉尊者說：「我已經從鑰匙孔進來了。」我們一定會想，阿難是不是變成小螞蟻或是一陣風，從鑰匙孔進來，其實阿難悟了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我們執著這一切法是實，你就被這一些名相困住了，被妄想困住了，如果你悟了，真正的自己，只是覺性，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空靈不昧，再小的孔都無障礙。所以在前面講到，六祖大師遇到了方辯，方辯他很會雕塑，六祖大師一副很正經的說，你雕塑看看，方辯三天以後，果然雕了一尊七吋的六祖大師像，雕的非常的像，六祖大師說，你只懂塑性，不懂佛性，佛性哪雕的出來？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佛性就是你這一念真心，等虛空，我們執著這個身子，執著身心世界萬法，當然你就不悟自性，自性說似一物即不中，覓心體了不可得，阿難明心見性以後，他說從鑰匙孔進來，從針孔進來，

都無妨，性體空寂。所以我們本來沒有面目，本來沒有六根，本來就是清淨覺性而已，無障無礙，無障礙的法界。所以迦葉尊者知道阿難已經開悟了，就讓他參加經典結集，後來摩訶迦葉就傳法給阿難尊者。

阿難尊者傳法給商那和修尊者，阿難尊者的傳法偈：「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本來付有法，我們常說本妙覺心，本覺妙心，傳佛心印，一聽之下就覺得有佛心印可傳，是當你大徹大悟，傳佛心印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唯是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而已，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是名得法而已，故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修行人，修行的過程，有如在走圓圈，從零度開始用功，在這中間一定有很多變化，小悟、中悟、大悟，走了三百六十度，到最後大徹大悟回到了原點，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還是一樣，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但是感受完全不同，百草頭上祖師意。所以開悟的祖師，未悟時，時時在求悟，本來付有法。真正開悟，豁然開朗的時候，如果你問他你悟了什麼？他說我悟就是不悟，這就是傳佛心印。有人問黃檗禪師，祖祖相傳的是什麼法？禪師答曰：得了就是不得之法，這一位出家人又問，什麼是一個不得之法呢，黃檗禪師答道：只因為你的心一直往外攀緣，所以無法契入，你何時將攀緣心放下了，不再緣身心世界萬法，你的本妙覺心就現前，雖然講現前，實在無有一法可現。所以本來付有法，明心見性法，付了言無法。而畢竟無有一法可得。各各須自悟，這個需要自己真修實證，沒有真修就沒有真悟，開悟了，悟無所得。阿難尊者的傳法偈：「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為什麼無無法？第一義心，有無皆離之心，而此心有體有用，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故云：悟了無無法。入第一義心，無實無虛。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商那和修漢譯為自然衣，據說他出生的時候，他的衣服跟身體是同時生出來的，然後他身體慢慢長大，

衣服也隨著他變大。阿難度他出家的時候，他的衣服就變成法服，他受具足戒以後，他的衣服又變成僧伽梨，因此才有商那和修（自然衣）這個名字，自然服。他於佛滅後一百年出生，誕生在中印度的摩突羅國人，於吒利國付法給優波鞠多，商那和修的傳法偈：「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非法亦非心。我們有說是佛性、真如、第一義心、實相、一心不亂……名詞這麼多，其實這麼多的名詞，就是講我們的本妙覺心，但是它說似一物即不中，一切言說只是個指月標，有的是從體上講，有的是從相上講，有的是從用上講，但是體、相、用是一不是二，就好像鏡子，鏡子的體就是照，鏡子顯現的鏡中相就是它的照，照與鏡子的相是無二無別，所以我們講這一念本妙覺心，它的名詞是非常多，但是都不能執著，如果你執著有一個佛性，有一個真如，你這個執著變成法執，所以佛法要叫你悟，我們講心性的一切名詞，都是指月標，都是個代表符號而已，因為你有妄心，所以要講真心，真忘就是相對待的，等到你真正契入了實相，真妄皆不可得，所證的唯是你自性的體用，根塵接觸一切通達明瞭，作用歷歷分明，一切圓滿具足，所證的就是真如本性的體用，這時候不叫做真心，也不叫做妄心，為什麼？以真去妄，妄去不能存真，因為這是相對待之法，商那和修的傳法偈：「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不能用法來形容我們的本妙覺心，我們現在有心相，我們的心處處都有我，既然有我，就有我的依報世界，就有了我所有，我們時時刻刻都有心。凡夫執著一個有的心，這個有的心是常，是一，所以法相唯識告訴我們，我們這個心不是只有一個，有八識五十一心所，當我們根塵接觸，它是八識五十一心所集體作用，因為它速度非常快，所以你感覺好像只有一個，其實它有八識五十一心所的作用。識外無境，境界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識變現的。你覺得有我，是因為你心中的我執變現的，你覺得有境界，是你心中的法執所變現的，這都是八識五十一心所之自心分別自心相而產生的幻境。修行人以無破有，如果你以無心

把有心去掉，卻存了一個無心，處處有無心的感覺，凡夫著在有心想，修行人落到無的一邊，聲聞圓覺又執著在清淨寂滅樂的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的心，雖然破了我執，但是法執沒破，那個就是心，當你把我法二執去除之後，如如之心，是有無二心皆離，就是我們講的寂而照，照而寂的真如實相心。這裡面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唯虛靈不昧，但是你千萬不能存著了無一物可見，如果你返觀自性，還存有一個了無一物可見，那還是有心，有了無一物可見的心。為何傳法偈云：非法亦非心，你說我了無一物可見，那一法就是了無一物可見，當你了無一物可見也不可見，這時候才真正達到非法亦非心，這都是真如實相的境界，心行處滅，言語道斷。

到這樣的境界，是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當說是心法的時候，這個法就不是心法，比如心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果你心中還住著應無所住之心，那已是心有依止，被應無所住之法所污染而成法執了，故偈云：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所以必須消歸自性，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才是真正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實義。商那和修尊者傳法給優婆塞多尊者。

第四優婆塞多尊者

優婆塞多漢譯為大護，什麼名最大的保護呢？護心，我們護口、護身，這是戒，從戒來約束我們的身體，等於約束我們的心，身體聽話了，你隨緣運作，都不會造業，心就聽話了，真正的大護就是護心。如佛教素食不僅是衛生，還是護心，長養你的慈悲心。優婆塞多他是吒利國人，十七歲出家，他去見商那和修尊者的時候，商那和修尊者問他：「你多大年紀了？」優婆塞多回答道：「我十七歲了！」商那和修尊者又問：「你是身體十七嗎？還是你自性十七呢？」優婆塞多回答道：「您的頭髮都白了！是您髮白呢？還是心白呢？」商那和修尊者回答說：「是我頭髮白了，我心沒有白啊！」優婆塞多就說：「我的身體是

十七，可是我的性不是十七。」商那和修尊者知道他是個法器，就為他剃度，所以他十七歲出家。剃度之後商那和修教他用黑白石分別善惡之法。商那和修教導優婆塞多，若起一念惡心，就放一顆小黑石於左側口袋。若生善心，便放一顆小白石於右側口袋裏。起初是黑多白少，漸漸黑石白石一樣多，滿七天後，黑石不見，唯有白石。此時商那和修便為優婆塞多說四聖諦，優婆塞多即時證得須陀洹果。他得法於商那和修，得法之後，遊化到摩突羅國，在山中做一個石室，室高六丈，優婆塞多每度化一人就丟下一個籌碼到石室中。籌碼長四寸，用這樣來計算他一共度了多少人，最後整個石室都堆滿籌碼，無從算起。優婆塞多尊者，他度化很多人，當時人家就稱他為「無相好佛」。後來他付法給提多迦尊者，傳法偈是：「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心自本來心，這一句跟迦葉尊者的傳法偈第一句是一樣的，法法本來法，心自本來心，我們修學佛法，不是去外面找佛法，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本來心而已，我們現在不是本來心，本來心是清淨無相，本來心是沒有我法二執，它是靈而空，空而靈的，盡虛空遍法界，圓照十方世界，具足無量智慧德能。由於我們不守本來心，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蘊。依根本無明而有了見思惑，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隨業牽引，我們的本來心就與四大交合在一起，變成有覺知的身體，來受苦樂之報，我們現在修學佛法，就是恢復我們的本來心，要把我們無始劫來的染習去除而已。修學佛法就是恢復本來心，修行的目的在找到父母親未生的本來面目，那就是本來心。心自本來心，我們依妄而迷失了，雖然講迷，它也沒有失掉，俗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屠刀就是你往外攀緣，你何時放下了，本來心就現前。實相法所依的就是空性，瞭解我們境界是夢幻虛假，了不可得，你了解不可得，放下一些，本來心就現一點，等到你完全放下了，本來心就和盤托出。「本心非有法」。實際理地，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覓心體了不可得。故云：實際理地，

不著一塵，但是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當根塵接觸，它的一切智慧德能，都是從不染一塵的本來心中顯現出來的真實妙用。如達摩祖師云：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本心虛靈不昧，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離一切相待能所、有無兩邊，清淨至無餘，說似一物即不中。「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如金剛經所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虛就是有法有本心，這本心清淨湛然，不能說無，無就變成斷滅，也不能說有，因為看不到摸不到，非色聲相味觸法，心意識緣不到，第六意識可以緣到第八識，但是絕對緣不到真如本性，但是真如本性不是空無，是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各具常、樂、我、淨。所以從無虛的角度來講，是有法有本心，它有真實妙用。但是從無實角度來說，非心非本法，你有「有心」也不對，有「無心」也不對，我們凡夫一定落在兩邊。如欲界凡夫有「有心」，四禪四空有清淨心，二聖人有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他有清淨寂滅的心相在。這都不是真正的本來心，本來心中是本心非有法；非有法的本心所流露出來的作用，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有法有本心，但也是非心非本法，覓心體了不可得。優婆塞多尊者傳法給提多迦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提多迦漢譯為通真量，他是摩伽陀國人，本名是香眾。後來他遇到優婆塞多尊者為他剃度，受具足戒改名為提多迦，提多迦傳法給彌遮迦尊者。他的傳法偈是：「通達本心法，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通達本心法」，本心法就是大道，無上菩提就是本心法。本地風光，本自清淨、原無煩惱、本不生滅的這一念心，遇緣而自生自顯的作用就是大道，就是無上菩提。「無法無非法」。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即無法。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無非法。又金剛經云：吾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即無法。無虛即無非法。「悟

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悟了不可執着悟境，否則智境未泯，不離四相，反成法執，故云：悟了同未悟。《頓悟入道要門論》卷上云：「云何為頓悟，答：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有無的妄念去掉了，了了分明，通達一切萬法都是夢，夢醒了，你就契入了這個境界。夢醒了，無得也無失，無心亦無法。夢醒了也不需要無去有，用覺去迷，用正去邪，醒了，一切夢境了不可得，無心亦無法，這隨順淨圓覺，稱性起用之真無為法。心中不是有心，也不是無心，那就是真如心，隨順真如心的妙用，就是無上菩提。提多迦尊者傳法給彌遮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彌遮迦尊者是中印度人，他傳法給婆須蜜尊者，傳法偈是：「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無心無可得，為什麼叫無心呢？沒有相對待之心。我們有相對待的心，有與無相對，染與淨相對，你離了相對的有無心、染淨心、正邪心，當相對待的心都離了，真心就現前了，本妙覺心現前，這個現前是無心無可得。這個心也無有一個心相可得，因為有無二相皆離，那就是體用一如，一切佛法融歸就是這「如是」二字。如就是從體上講，有體就有用，你的本來心、如如之心，它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用就是是。如是二字可包羅佛所說的一切了義經教。「說得不名法」。文字語言能說的那不是真法，佛法不立宗，唯證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所以佛陀在金剛經說得很清楚，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所以佛法不立宗，如果一立宗，所立的宗就變成法執了。佛教裏有一則公案，長爪梵志是尊者舍利弗的舅舅，又名摩訶俱稀羅，他博學多聞，遍覽群籍，平日與其姊辯論必勝，嗣因其姊懷孕，反被姊勝。他心知姊胎中所懷必是智人，在胎中尚能託辯於母口，他日一旦出娘胎，必定舅不如甥，豈能無愧？於是他發奮圖強，前往南天竺，學外道十八經，勤讀四吠陀經典，日以繼夜，焚膏繼晷，

以致無暇理髮剪爪，因而人皆稱之為長爪梵志。十六年後，學成歸國，欲找外甥辯論，姊姊說舍利弗早已隨佛出家。當時他很不屑地對其姊說：「這個瞿曇何德何能？能作我外甥的老師？」於是他前往佛前索甥。佛陀與他約定，若他能辯論獲勝，當送還舍利弗。他接受挑戰，於是先立下大前提：「我以一切法不受為宗。」佛陀輕輕地四兩撥千金，反問他：「你現在提出的這種見解是『受』還是『不受』呢？」他立即驚覺自己的主張有矛盾，因為若「受」是他的見解，則與自己立下的前提相違；若說「不受」，又哪來的前提呢？因而低首慚愧，對佛頂禮，決心追隨佛陀出家。這裡所講的說得不名法。真法是沒有辦法說，達到最究竟的言說，就是一切法不受，但是說的出來就不名法，因為你還受這一法。所以佛法不立宗，一立宗旨，你就受那一法。你受那一法，就變成了法執了，不離四相，故云：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什麼是心非心？如果你證得一切法本自清淨寂滅相，那就是心非心。我們現在心有心，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視而有見，聽而有聞，意識攀緣境界，起心分別，那就有心了。如果你悟了身心世界萬法，都是你這一念心所幻現的，如同夢醒了，一切夢境都是心所幻現的，而心本空寂，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故云：若了心非心。了知一切法不可得，「始解心心法」。第一個心是體，第二個心就是用，我們真如本性的妙用，即體即用，我們經常說要度彼岸，彼岸此岸在哪裡？都在你這一念心，著了相，認為境界是實有，那就是此岸，你被它纏縛住了，你會為它操心，那就有心了。如果你知道這一些身心世界萬法是因緣有，自性空，只是一個相、名而已，它纏不住你，它雖然在你的周遭，但是你根本不為它所動搖，那你就度了彼岸。你自心的般若智慧就現前了，沒有罣礙的心就現前，那就是彼岸。此岸彼岸不在境界，著相就是迷，迷了就是此岸。知道了不可得，離了相就是彼岸，故偈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彌遮迦尊者傳法給婆須蜜多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婆須蜜多漢譯為世友，姓頗羅墮。在佛滅後七百年左右，隨遇彌遮迦尊者出家學道之後，遊學諸國，後來被迦膩色迦王請為國師，婆須蜜多尊者，是當五百阿羅漢結集大毘婆沙論的時候，婆須蜜多尊者是當時的上座，後來到迦摩羅國教化的時候，付法於佛陀難提尊者，婆須蜜多尊者傳法偈是：「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我們現在心不是等虛空界，我們現在是處處著相，所以不等虛空，一般人修學的方法，往往以空來對治有，但是有去掉了以後，又存了一個空，還是有心，古德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這裡所說的心同虛空界，他用同字，不是說你心像住了空，要心等虛空，而不著空見，心同虛空，而無虛空之量與虛空之相，那就是靈空，了了常知，畢竟無所得。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虛空法就是平等法，如果你是這樣的心，你所示現就是平等法，平等法就是真正的無為法，一切法都是佛法，貪嗔癡與戒定慧平等，煩惱與菩提平等，生死與涅槃平等，有體有用，都是性德的流露。虛空法就是無為法，平等法，平等法不是心住平等，是隨順法性，心地清淨，不著一法，心如虛空，不着空相，隨順根塵接觸所起的妙用，這就是平等法、虛空法、無為法，即是真如無為，這是真正的無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如果你相應到這樣的境界，無是無非法。我們常說虛空無相，而不拒萬象發揮，這就是無上妙道。證得虛空法，這時候顯現你這一念空靈本性，所顯現的妙用就是道，無是無非法。不是是非，是與非是相對待的，無是無非法它就是道，它是至善圓滿，是真理的顯現。你證到這樣的境界，以後一切運作隨心所欲，而不越矩，絕對沒有障礙。婆須蜜多尊者傳法給佛馱難提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佛馱難提尊者，他是迦摩羅國人，傳法給伏馱密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虛空本來是沒有內外的，虛空為何會有內外呢？那是因為你在虛空裡面有座牆，那就有牆內牆外了，所以你站在牆內，就認為另一邊是牆外，因為我們以自己為中心。如果對虛空而言，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裡與外。我們這一念真心也一樣，它是寂照的，是覺性，它就是一個平等的寂照性，但是我們有我法二執，就有了分內外。虛空因為有隔牆，所以有分內外，我們因為有我法二執，就有了相對能所的對立。本來我們的心是一個寂照之性，是寂照萬法，在壇經裡面，六祖大師告訴大家，心外實在無有一法可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我們經常講，真如本性在哪？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根塵接觸，你所看的就是你的見性，全體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念心變現的，你的心在哪裡？你所見到的，聞到的，感受到的，就是你的心相，這個道理我們理解了，這是信悟。但是你要真正的用功修行，破除我們的執著，我們修學大乘佛法，要修六度萬行，來磨除我們無始劫來染著的習氣，你妄想分別越來越淡的時候，你修學成就的因緣也越來越成熟。也許在某一種機緣之下，你豁然之間契悟了，根塵接觸的種種境界，原來就是我這一念心，自他不隔于毫端，原來整個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心在哪裡？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你確實感受到，這個就是契悟了。但是契悟時你還有理在。這是一念淨信，原來如是，悟了這個理。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都是自心生萬種法。如果你確實相應到這個理，以後你在日常生活，你就用這個理來觀照，你每天就隨順你的工作，當你起心攀緣的時候，起了情識的波動，都是我自心變現的，自他不隔于毫端，因為你很確實的感受到這樣的境界，你用這個理一觀照，立刻放下。這寂照之性了了分明，了了常知。根本沒有內外，為什麼呢？正報身心與依報世界，正依二報就是你那一念心幻現的，你確實感受到這樣，這就是契悟。然後用這樣在日常生活中觀照，你契悟的時候，自性本有的法味，就流露出一點了，以後的修行就是知難行易，境界中，當你心念一動，就修放下，就用你悟的這

個理來觀照，放下萬緣，直至打成一片，智境雙泯，能所雙亡，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平常心是道，那就真正證悟了。「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這個「了」字有二義：一是指了卻，即是修行人以「空」去「有」，「有」去了，空也不住，空有皆離，此空有皆離，中亦不住的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即是真正證得真如理體的真實妙用了。二是這個「了」字是了解，指真正通達虛空之義，即是第一義空，自性空寂，覓心了不可得，而卻是具恆沙妙德，故名為如來藏，諸佛如來的寶藏庫，即是真如理。即體即用，體、相、用是一，就是這一念真如理。迷失了真如理，就變成了六凡法界，悟了真如理，那就是四聖法界，最圓滿就是諸佛如來。原來我們這一念真心就是真如理。正念真如心的作用，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議。佛馱難提尊者傳法給伏馱蜜多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伏馱蜜多尊者是提伽國人，他傳法給脅尊者，傳法偈是：「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你可以講，所以人道持五戒，天道要修十善，聲聞道修四聖諦，緣覺道修十二因緣，菩薩道要修六度萬行，真正到了一佛道的無上妙道，那是沒有任何依止的，隨順清淨無染的真如自性，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故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除凡心，別無聖解。不能說善法都叫做真理，那是善法，不是真理，因為真理是無染的清淨心中，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的真如心中，根塵接觸，不起心動念，不落意識的分別，而自生自顯所流露出來的作用，它不攀緣外境，完全是自性的流露，這個不叫做善，也不叫做惡，它叫做真理，它叫做至善圓滿，當你真正證到這樣的心，你通身就是真理的化身。你活在真理裡面。沒有辦法解釋，因為法性本來如是。所以真理本無名，沒有任何依止，法性如是。因為我們的真心就是法性，所以我們的真心就是真理，真理在每一個人

的真心裏面。每一個人去了自心中的染有、染空，這一些相對能所的心去除以後，這一念絕待的真心，它的妙用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但是我們修行要指月標，你要依這指月標，真正去修行，去修正身、口、意三業的惡行，去斷除我們的習氣。修行不在於出家或是在家，在家的惡因緣比較多，世間的俗務比出家人多，比如說俗家人的親朋好友之婚喪喜慶，探訪來往交誼等事，在家人通通要參與，因為你不參與的話，人家就會責怪你，說你這個人沒有親情。出了家大家會認為他已經出家當和尚去了，不需要找他了。出家人自然會少了許多俗務。但事實上，如果你有了智慧觀照，當根塵接觸，起心攀緣，煩惱習氣種子起現行時，那正是你對治拔除你這煩惱習氣種子的時候。順逆境界其實對我們來講，它就是一個引發我們八識田中的種子習氣的機緣，順逆境界都是修行的好環境，故云：順逆增上緣，在境界裡面修不動心，把無始劫來的貪、嗔、癡、慢、疑，這五毒煩惱去除了以後，再將你起心攀緣的無明習氣去除，那就成佛了。成佛不是你讀很多經典，或者是盤腿面壁修禪定。是藉着佛陀的言教，依教奉行，把你內心習染去除而已，在家、出家都一樣。修行不是在表相上做功夫，是在心上下功夫，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功夫打成一片，恢復到念本清淨，自性原無煩惱，本自清淨，隨順本自清淨心的妙用，那就是菩提。所以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名相就是告訴我們修行的方法，我們依這樣修行，歷事練心，把我們的習氣去掉了，藉修德來顯我們的性德，故云：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甚麼是真實法？明心見性，心不染萬境，這就是真實法，而不是真正有得到什麼法，若有所得，反成法執。所以佛陀在金剛經說開示：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燃燈佛只是印證釋迦如來過去位登八地時的這個無所得心就是諸佛如來的涅槃。

妙心。佛陀在靈山會上，佛陀拈花，迦葉微笑，祂傳甚麼法呢？沒有甚麼語言文字的法，就是以心傳心，傳佛心印。迦葉能夠直下會取，真如本性的體、相、用。佛陀藉著拈花，展現真如本性的妙用，一接觸就明白，而自生自顯圓滿智慧的妙用，無始劫來都是這樣。迦葉尊者領納這一念無所依止，無所住的清淨無染心，隨緣任運，自生自顯的妙用。佛陀就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以心印心，如是而已。受得真實法，這是明心見性，如是而已，而不是真正有甚麼佛法可傳。這個時候，你行、住、坐、臥都是妙道，都是佛法。在圓覺經裡面說的很清楚，甚麼是如來隨順覺性。貪嗔癡即戒定慧，無明煩惱與真如菩提平等無二，生死涅槃，平等無二，這就是非真亦非偽。那是絕對的真，就是隨順法性，在圓覺經叫做隨順覺性，這就是無上菩提，無上菩提在你心中。到了無上菩提的時候，不是真也不是偽，為什麼呢？這就是無為法，是隨順法性自生自顯的妙用之法。因為一切種種法都是相對待而立，因為我們迷了，所以把真理變成相對待之法。所以我們要立真法，把我們的妄心變成真心，其實心哪裡有真妄呢？因為你迷了，起心攀緣了，所以叫做妄心。為破妄顯真，而立一個真心，等到你真正證真了，那真也不可得。故古德開悟時云：從前真成妄，今則妄成真，真妄原不二，不改舊時行履處。如果你還得一個「真」，「假」還在那裏等著你，為何外道出不了三界，因為他覺得他證了真，執著這個境界，則另一頭在等著他。因為法不孤起，一立就是兩個，你立一法就是兩個法現前，這就是相對之法；立真是因假而立真，當你真正證真的時候，真假通通轉成一真。為什麼我們叫一真法界？因為法界就是絕待的真如，無相待能所。伏馱蜜多尊者傳法給脅尊者。

第十脅尊者

脅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據傳他在母親胎中，住了六十年，因為他覺得這個世間太苦惱了，所

以他不肯生出來，他媽媽就說：「你再不出來，我也快要離開人世間了。」所以他只好生出來了。據傳生出來之時，鬍子也長出來了，眉毛也都白了。他出生以後，就做婆羅門的梵志師，出世以後就修學外道，學婆羅門的外道經典，因為他智慧很高，成為婆羅門的梵志師，後來他覺得婆羅門不是究竟法，他皈依佛門，八十歲才受戒出家。當時很多人就笑他老，你這麼老才來出家，是不是來養老啊！他聽到以後，心裡非常難過，他發誓：「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脅而至於席。」他絕對不躺在床上，所以他是修不倒單。他就是這樣用功精進，後來果然證阿羅漢果，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就尊稱他為脅尊者。脅尊者曾經為小乘有部，勸迦膩色迦王為婆娑結集者，後來他付法給富那夜奢尊者，他的傳法偈是：「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真體自然真的意思就是本覺本有，不覺本無，如果你把一切煩惱、妄想、分別、執着斷除，不會因此而甚麼都不明白了，也不會甚麼都不認識了。不分別，不執著是叫你不起心攀緣，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夢幻泡影，不可得，不起心攀緣，而隨順清淨心自生自顯的妙用。不是叫你去掉自心之妙用。真如心有它的真實妙用，十法界就是我們這一念心所幻現的，心體空寂。當你了解這一些六塵境界相，都是真如所變現的幻影，六塵就變成了妙六塵。我們現在是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當你了解它是夢幻泡影了不可得的時候，它就變成妙色、妙聲、妙香、妙味、妙觸、妙法，變成妙了，故云：百草頭上祖師意。心外無別法，都是自心生萬種法，一接觸就明白了，明白就有它的妙用，妙用就是從你這一念不執著的心變現的，當你破除無明以後，本覺性就現前了。我們的不覺本無，那麼我們為何會不覺呢？是本覺被起心攀緣的無明習氣障住了，而不能彰顯。我們依於無明習氣，在世間上迷惑、顛倒、取捨、分別，起貪、嗔、癡，造種種業召感生死輪迴，所以我們稱之為不覺。而不覺是本無的，可以斷除，本覺是本有的，是各各具足。釋迦牟尼佛菩提樹下，夜睹明星開

悟時就說：「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因為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如果你把妄想執著去除之後，一切如來智、無師智、自然智、一切如來智慧德能，都在你這一念心顯現。故云：真體自然真，每個人都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本覺本有，不覺本無。「因真說有理」。佛說的一切法，從哪裡顯現出來呢？從祂的真如本性中流露出來，祂為何能夠流露出無量無邊的法？因為祂看眾生顛倒了，祂看眾生知見錯誤，把黑看成白的，就好像我們看到小朋友，把黃葉當成錢，把假鈔當成真鈔，要跟人家買東西。如果小朋友沒有拿出假鈔，要跟人家買東西，我們也不會說：「小朋友！那是假鈔，真鈔是這個。」因為他拿出假鈔，你看到這是假鈔，你才會說：「小朋友，這個不能用來買東西，要用這個才可以。」一樣的道理，佛陀看眾生顛倒了，思想錯誤、行為錯誤、觀念錯誤，生活習慣整個都錯誤了，佛才講甚麼才是正確的生活，我們見到的佛法是那麼不可思議，對佛菩薩來說，那就是祂們的生活、看法、知見。我們本來也是這樣，但是因為我們因迷而障住了本覺，被無明習氣障住了，所以我們現在知見錯誤了。因為這麼一對比，凡夫迷妄，佛陀才講真法，但是佛講真法，是因真說有理，其實這一念心體裡面空寂，實在無有一法可得，但是祂流露出來的作用，是正知正見，流露出來的是無上菩提。我們本來也是這樣，但是起心攀緣，被境所轉，迷惑顛倒，邪知邪見，煩惱、分別、妄想，所以佛陀才說戒定慧，教導我們依教奉行，找回自己的本地風光，生命的本源。如果眾生不顛倒，佛陀就無法可說，因為依迷才立真，而真就是從真心顯現出來，從真如妙心流露出來的智慧，故偈云：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第一個真是指真性，真如本性，真法是性體所顯的妙用，領得真真法，依佛真如本性流露的八萬四千法門，我們依教奉行，明心見性，依性體起用那就是真法，第一個真就是依真心的心體，第二真是心體根塵接觸，所流露出來的作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也就是見性成佛道。「無行亦無止。」

沒有要做什麼，也沒有不要做什麼，隨順法性，自生自顯的妙用。這就是無修無證，恢復真體，找到本地風光而已。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體用一如，「無行亦無止」。沒有我該去做甚麼，或是不該做甚麼？因為你真行無為法，你內心無所依止，任性逍遙，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自在解脫。法性如是，就是這個樣子，沒有道理可說。脅尊者傳法給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富那夜奢尊者，他是華氏國人，傳法給馬鳴大士，他的傳法偈就是：「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我們真如性中，本來就沒有迷悟，迷悟是相對待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本就是一个覺性大海，佛所證的海印三昧，性相一如，整體法界就是你這一念心性，由於我們迷了，清淨自性才依於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羸。依十二因緣法，召感生死輪迴。在我們的性海中，本來就沒有迷悟，因為真如性海中本覺本有，因為我們迷了，只好立悟來破迷。當我們迷的時候，你就見不到自心的妙用，只見到眼、耳、鼻、舌、身的作用。日用而不知，就是我們自己的心，我們只是自己自心分別自心相，根本沒有事實的存在。有一天，韋監軍專程拜訪玄沙師備禪師，玄沙禪師隨手拿出水果來招待他。吃完水果後，韋監軍問玄沙禪師：「請問禪師，什麼是『日用而不知』？」玄沙禪師又拿起一顆水果，招呼他：「來，再吃一個！」韋監軍想也不想就回應一聲：「好！」又將水果接過來吃了。吃完了水果，韋監軍還是不明白，於是再問：「禪師，現在您可以告訴我，什麼是『日用而不知』了嗎？」玄沙禪師認真地看著他，說：「你這個樣子，就是『日用而不知』啊！」

迷悟如隱顯，當你迷的時候，見不到日用而不知，悟的時候就顯出來了，就是這麼一回事。其實迷也是心的用，悟也是心的用，所以悟並沒有得到甚麼，就是了解事實真相而已。就好像現在突然停電了，黑

漆漆的一片，突然什麼都看不見了，但是我們房子的東西並沒有少，突然燈一亮，又通通都看到了。並不是燈一暗，東西都不見了，沒有不見，通通在。也不是因為燈一亮，所以又通通回來了，東西是不動的。迷悟如隱顯，迷的時候，你看不到事實真相，悟的時候，看到了事實真相，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悟了同未悟，並不是你得到什麼東西，就是了解事實而已，所以通達實相，迷的時候，顯就隱起來了，悟的時候，隱就顯出來了，顯跟隱同樣是一個體，明暗不相離。當你悟了，了解身心世界原來是自己的一念心，這整個萬法就是我一念心的體相用，迷的時候看不到這個境界，根塵接觸，也是你自己心的體、相、用，悟的時候也是心的體、相、用，不增不減，就是豁然理解而已。燈打開了，豁然了解而已，明暗不相離，都是你的這一念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佛看一切眾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你跟我一模一樣，是你自己不了解事實真相而已，當你了解事實真相以後，你也知道一切眾生，本來成佛，你迷的時候，你所見的眼前境界，是你心變現的，悟的時候，這一些境界也是你的心變現的，但是迷的時候你有我，有好壞美醜，卻不知道它是你的心變現的，悟的時候，你就明白就是自己的心變現的，但是你也隨順眾生的分別好壞美醜，而自己了無分別。故古德云：百草頭上祖師意，就是這麼一回事，看到這個事實真相而已。「明暗不相離」。都是不離這一念心，住相生心就生煩惱，離相生心就生菩提，住相生心就是暗，離相生心就是明，都是你心的作用。為何會住相？不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不了解空不可得。為何會離相呢？了解事實真相，是一心的三諦理，即空即假即中，如夢一般，夢醒了，自然就離相了，恢復到真體自然真。「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隱顯法就是破迷開悟，悟了凡與聖，識與智，煩惱與菩提是非一亦非二。凡夫是在識心分別裡面，悟了以後名善分別，這時候分別即是不分別，這種分別就叫做智慧，轉識成智，識智是一件事，著相名凡，離相名為聖，著相名識，離相名智，著相名煩惱，離相名菩提，煩惱即菩提，非一

亦非二。所以當我們修行之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你精進用功伏住六識的時候，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你破迷開悟，明心見性以後，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但是生活完全不一樣，以前生活是患得患失，諸多掛礙，現在生活是解脫自在，法喜充滿，是百草頭上祖師意。因為你了解了，整個境界就是你這一念心，全事即理，全相即性，事理不二，性相一如，非一亦非二。富那夜奢尊者傳法給馬鳴。

十二馬鳴大士

大士就是菩薩的意思，也稱馬鳴菩薩，他是中印度波羅奈國人，他最先是在中印度出家，初出家是修外道，也就是外道的出家人。祂識智辯聰，非常的聰明，聞一知十，善通論議，很會跟人家辯論。初見富那夜奢尊者的時候，馬鳴菩薩問尊者：「我想認識佛，什麼是佛呢？」富那夜奢尊者回答道：「你想認識佛，你不認識的就是。」你想認識的這個念頭就是佛性的作用，因為一切法不離自性，心外無別法，都是自心生種種法，自心是佛。所以富那夜奢尊者答道：「你想認識佛，你不認識的就是。」馬鳴大士反問道：「佛，我又不認識，怎麼知道他是佛呢？」富那夜奢尊者再答：「你不認識佛，你怎麼又知道他不是佛呢？」馬鳴菩薩說：「此是鋸義。」富那夜奢尊者說：「彼是木義。」富那夜奢尊者就問：「鋸義者何？」馬鳴菩薩說：「與師平出。」馬鳴菩薩反問：「木義者何？」富那夜奢尊者說：「汝被我解。」意思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這是甚麼，但是我知道，我跟你講不識者就是佛，我很清楚，你背離了道理，不了解，所以被你我解。馬鳴菩薩知道富那夜奢尊者的意境比他高，所以他就請求跟隨尊者出家，依止富那夜奢尊者。最後得法於富那夜奢尊者。得法之後，馬鳴菩薩就在華氏國這個地方弘揚佛法，因為他博通眾經，明達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伏。據說他在說法的時候，餓馬正在吃東西，一聽到馬鳴菩薩說法，牠們都停止飲食，然後高聲悲鳴，非常的歡喜，所以大家就稱祂為馬鳴大士，因為他說法能感得餓馬悲鳴。馬鳴菩薩作有佛

所行讚五卷，以及大乘起信論。大乘起信論是大乘佛法如來藏的一部很重要的論著，馬鳴菩薩傳法給迦毗摩羅尊者，祂的傳法偈是：「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什麼是本法？就是心法，隱是佗，顯也是佗，隱是因迷而不悟自性，顯是因了解諸法實相而悟自性。「明暗元不二」。識與智是一件事，迷的時候着相污染了自心，我們稱名為識。悟的時候是了解事實真相，離相，心清淨無染了，起作用那就稱為智。明暗元不二。都是自心迷悟染淨不同而已。迷時心受染，則心顯現在六根門頭，則是為烏天暗地。悟時心清淨，則心顯現在六根門頭，則是為放光動地，都是心的作用，故偈云：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現在付了悟了法，破迷開悟了，轉煩惱成菩提，心地清淨，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非取亦非離。你明心見性，只是恢復自己的本地風光，找到自己本來面目，並不是從外面得到甚麼，也沒有從自性中離棄了甚麼，因為一切法皆是佛法，貪嗔癡即戒定慧，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故六祖大師之入室弟子志徹比丘開悟時云：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我們在修行過程中，先要斷貪嗔癡，等到你境界提升了，要修轉貪嗔癡成戒定慧，因為一切法本來都是佛法，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把道法變成惡法，所以我們還要立善法，以善法來對治惡法，修到善惡法皆離，隨順真心，則善惡之法皆是菩提法。所以佛可入佛，也可以入魔。可以度魔，也可以度菩薩，這是我們真心的大機大用。實際理地，不著一塵，無有一法可得，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切善惡之法，通通都是菩提法。故偈云：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唯證這不增不減的真如心。馬鳴大士傳法給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迦毗摩羅尊者是摩揭陀國華氏城人，他最先也是外道，他有三千個弟子，後來他屈服於馬鳴菩薩的辯論，而成為馬鳴菩薩的弟子，馬鳴菩薩因早年也學過外道，後來再改修學佛法，外道的一些道理他都清楚，

所以能以更圓滿的道理，來破除迦毗摩羅尊者錯誤的觀念，所以迦毗摩羅尊者屈服於馬鳴菩薩的智慧，皈依了馬鳴大士，而得到馬鳴大師的傳法。馬鳴大士涅槃以後，迦毗摩羅尊者就領徒眾遊化南印度，他付法給龍樹菩薩。迦毗摩羅尊者作有「無我論」一百偈。他的傳法偈就是：「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為何說非隱非顯法？因為真如性中，本來就沒有迷悟，因為迷才立悟，雖然說是迷，但是法性常住，它只是不能顯而已，佛性真常，你一悟即得，就好像鏡子，鏡子的照性是常住，為什麼不能顯呢？上面有塵垢，你把塵垢去除之後，照性馬上現前。非隱非顯法，我們現在是迷，為何迷？就如今天陰天有沒有太陽？有！今日還是有太陽，你一定會覺得：「既然有太陽，為何雨會下這麼大？」大地是一片灰黑。因為烏雲密布，太陽還是一樣在高照，你要是坐飛機到了雲層上面，你就會看到天空一片光明，陽光普照，因為我們現在迷了，有這五蘊煩惱塵，把真如妙心擋住了。我們本覺妙心透過色、受、想、行、識。這五重陰影以後，就變質了，變成了我法二執。事實上，它從來就沒有喪失過，還是它在起作用，只是未遇到心地法門來為我們說破，我們不明白而已。這個講非隱非顯法，是從我們的本體上來講，它從未離開我們，凡夫起心攀緣，知見立知，則隱起來了，但沒有失掉。我們現在如同一個窮子，身上繫了一顆夜明珠，這顆夜明珠是價值連城，但是我們現在卻變成一個乞丐，很貧窮，為什麼？你不知道身上繫有一顆天價的寶珠，佛陀只是告訴我們說藏在這裡。找到了你就變成大富長者，成佛了。夜明珠也從來沒有失掉，都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放光，可是它放出來的光明，被擋在前面的五蘊煩惱塵，色、受、想、行、識，所以變質了。所以這從它的本體上來講，這個是非隱非顯法，因為它法性真常，永恆如是，整體法界都是依它而有，只是你迷它不能顯，所以本體上是非隱非顯法。從本體上、真如妙性，沒有迷悟的差別，是因為我們迷了才立悟，而我們真正悟了，那悟也不可得，迷悟皆不可得，破迷開悟後，悟也不可得。

夾山禪師開悟時說：「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隨順法性，無偽亦無真。就如同前面所說無是無非法。非真亦非偽。都是隨順這一念心，逍遙自在。這一些傳法偈意境都很深，從我前面開始說明祖師的傳法偈，我看到每一個人的表情，很用心在聽，好像有一點聽懂，講到第十三位祖師的傳法偈，似乎許多同參，都聽到頭暈腦脹了，因為你一直用想的，絞盡腦汁，腦力透支，就會反應不出來。其實所講的，都是在顯示我們的心體，顯示真心體用，叫我們悟自性，所以這一些傳法偈都非常好，如果你能從其中一個偈子中通達了，則所有的偈子你都能明白，所以這些偈子是無量義，但是究竟有沒有意義，佛沒有一個字給眾生，無量義都在體本空寂的自性中，究竟這一切祖師的傳法偈，只是幫助我們開悟自性的指月標，不是叫我們一定要悟得一些道理。真如性中本來沒有迷悟隱顯的，故偈云：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這是指開悟自性，見諸法實相。而金剛經云：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但並非無實相，而是實相亦不可得，故古德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事理不二，性相一如。故古德亦云：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但不是無悟，是悟了同未悟。不是無得，是得即是不得。所以迷的時候真即妄，悟的時候妄即真，到了妄即真的時候，真妄皆不可得，就是你一念清淨無染，無所依止之本來心的作用而已，遊戲人間，隨緣任運，任運自在，故偈云：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真正破迷開悟，了解萬法唯心，心外無境，就是自己這一念心，明心見性，非愚亦非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愚智是相對待的，你愚的時候，立一個智，因為你現在迷，叫你去破迷開悟，當你悟的時候，悟也不可得，找到自己的本來面目而已。凡聖是相對待的，這一件事情是人人平等，而且自他之間不隔毫端，所以如果你能了解心地法門，你一定會生起恭敬心，一切恭敬，因為恭敬別人就是恭敬自己，毀謗別人就是毀謗自心，欺負別人就是欺負你自心，一切的分別，都是自心生萬種法。有一位比丘，到某一個禪院，去

參訪一位善知識，他等了好久，終於在禪院的法堂上碰到那一位禪師，他很高興，就說：「禪師！我等了好久了，我一直在找你，我想請教你，什麼是祖師西來意？什麼是諸佛妙理？」祖師西來意、諸佛妙理是意在言外，不是在文字中，因為給你一個清淨，那個清靜就便成法執了。染淨都要離，所以這位禪師就用不二法來啟示他，禪師以微笑示之。這位比丘以為是他沒有頂禮，他趕緊頂禮三拜說：「什麼是祖師西來意？」禪師說：「你若悟，你頂禮的就是你自己，不悟，你頂禮的就是老僧。」悟的時候，你了解那位禪師在你自心現。你從頂禮的開始，是你自心現，一直到禪師的答話整個就是你自心現，整齣戲都是你自己心演出來。我們在世間上，所有的種種煩惱都是你自己在演，是自心分別自心相，是自己演給自己看，自己受苦惱，哪有人那麼笨，自找苦吃呢？我們明白了以後，心念一動，起心攀緣，自尋煩惱，知道我不要再被騙了，放下不理它，你保任這個境界，自他之間，打成一片，你隨時都歡喜快樂，佛法不是死了才解脫。我們在對治煩惱習氣，精進修行時是很辛苦，等到你悟了之後，生起般若觀照的時候，法喜就生出來，那時候的修行不會很苦惱，反而會在快樂中修行，不要被境界染上就好。基本的生活顧好，其他多餘的奢求就要放下，你在境界中才會得到解脫。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不是愚智相對待的差別，因為唯證的就是一心。迦毗摩羅尊者傳法給龍樹大士。

十四龍樹大士

龍樹大士也就是龍樹菩薩，一稱為龍猛、龍勝，他是南印度人，他的天資非常奇特，非常的聰明，與馬鳴菩薩一樣，少年時學習吠陀經典，同時也精通各種學問及法術。在他二十歲時已馳名天下，舉凡天文、地理、星相、占卜及其他道術全部通達瞭解。他有三位好友與他程度相當也都是天資才俊。有一天，他們在一起商議說：「天下義理，能夠開顯聰明增長智慧的，我們全都懂了，現在要找什麼娛樂才好呢？」討

論的結果說：「世間大概就只有追求美色、放縱情慾才是一生中最大的樂趣了，但是我們是名人，一定要想個計策，否則就很難辦到。」最後想出用隱身之藥，於是這三位好友就去找法術師，請求他教授隱身法。法術師心想：「這些人才高智達，世間一切都研究得如此透徹、廣博，如果我把藥方交給他們，就不會再來找我，不如稍作保留，一次給一點，等他們再回來時，便向他們討教學問。」有此想法後，法術師給了他們一顆青藥丸，交代以水研磨後，塗在眼皮上，自然身體就會隱身不見了。他們回去後把藥給龍樹菩薩聞一次，就知道藥草的成份及份量。當再前往法術師處，告知此青藥丸有七十種成份，並將藥名及價錢幾兩說出來時，法術師大吃一驚，問其如何得知的。龍樹菩薩答說：「要知道一切的藥都有它的氣味及份量，我們因此得知，這有什麼好奇怪呢？」法術師聽了，大歎未曾有，直說：「像你們這樣的人才，連名字都容易聽過，更何況能親見本人，我又何必吝惜傳授隱身術。」所以把他的法術傾囊相授給他們。而他們試驗此藥後，果然遊行自在，如入無人之境，因此決定到後宮玩遍全國最美的女人。結果三個月後，後宮的宮女很多都懷孕了。此事震驚了國王，國王在氣極敗壞下，採用臣子的意見，把細的灰燼撒在每個房間門口，如果是使用法術的人，只要出現了腳印就格殺勿論，假使是妖魔鬼魅就用咒語來滅除。結果到了傍晚，果然見到四人入門的足跡，此時數百名兵將向虛空揮刀砍伐，三個人頭都被砍了下來，而龍樹菩薩因緊跟在國王近身，所以逃過一劫。龍樹菩薩深深覺醒到「貪慾」是痛苦的根源，既敗壞德行，又玷污清淨的梵行，還危害生命。於是當下發誓：「若能逃出此次危難，便去投靠沙門，受出家之法。」逃出後宮後，他就到一座佛寺，捨離了世間愛慾之心，出家求道，在九十天之內把南閻浮提所有的經論全部都讀遍了，想要再看佛經已經沒有新的。後來比羅師長要涅槃時囑咐龍樹菩薩：「佛法的純淨是能夠去除煩惱及污垢的，你以後要負責流布供養正法。」於是龍樹菩薩廣傳佛法。有一次在那蘭陀寺說法時，看見兩位童子在

聽法之後便潛入土中而去，就問：「你等何人？」答：「龍。」龍樹就吩咐他們：「請佛母般若經上來。」龍子稟告龍王後，王說：「請尊者親自來。」於是便應邀到龍宮說法。龍王並展現龍宮無量大乘深奧經典，並問阿闍黎這些經看過沒有，龍樹答：「你所藏的經書有這麼多，大部分我都没看過，我現在所讀到的，已經是南閩浮提所有經典的十倍了。」龍王說：「在忉利天，釋提桓因所收藏的佛經要超過我龍宮中的百千萬倍，我的藏經還無法和他的相比。」於是龍樹菩薩在讀了廣大經典後，完全通達明白一相之法，深深趣入無生實相之中，並證得無生法忍。龍王知道他已證道，就送他出龍宮。他是八大宗派共認的祖師，他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他回到南印度大弘佛法，印度大乘佛法有兩個宗派，一個是中觀學派，一個是瑜伽行派，中觀學派就是龍樹菩薩所創立的，瑜伽行派是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所創立的。龍樹菩薩著有大智度論，大智度論是釋經論，解釋小品般若經，還有中論、十二門論，後來他付法給迦那提婆尊者。龍樹菩薩的傳法偈：「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此隱顯法可解說為自心的體用。「隱」，指清淨心體，空靈不昧，覓心了不可得，「顯」，指心體的作用，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能嗅，在舌能賞，在身能觸，在意能知，凡夫起心攀緣外境為六塵所纏縛，迷惑造業，輪迴六道，而不知自性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故諸佛如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示現人間八相成道，廣說解脫理，令眾生離苦得樂，成就佛道得大自在。「於法心不證」。不能在證得解脫之時，心中住有解脫之覺受，反成為法執，頭上安頭，在自性本自解脫上又立了一個解脫，心外見法，反成為法執。昔時提耶問佛：諸欲止息，不存妄執，超越疑惑，這樣的人，有什麼樣的解脫？釋尊回答：諸欲止息，不存妄執，超越疑惑，這樣的人，沒有另外的解脫。故偈云：「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法性如是，安祥自在，心無掛礙，如僧璨大師信心銘所述，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龍樹大士傳法給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迦那提婆尊者是南天竺國人，姓毗舍羅。辯才無礙，博學多聞，智慧高廣，很喜歡修福修慧。後謁龍樹大士，龍樹菩薩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就叫侍者用一個大鉢裝滿水，安放在法座的前方。迦那提婆尊者見到這一鉢水，就走到龍樹菩薩的座前，用一根針投入水裏。欣然契會祖意（泓水一鉢，一真見底）。尊者得法後，行化至迦毗羅國，度梵摩淨德長者次子，羅睺羅多出家，而付於法藏。迦那提婆尊者的傳法偈是：「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佛陀在法華經中開權顯實，祂是以一大事因緣，示現人間八相成道。哪一大事因緣呢？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令眾生成佛，令眾生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而已。佛傳法不是傳文字的法，是要眾生找到自己的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當你找到了，再把如何親證本地風光的方法，一代一代的傳下去，普度眾生，這是佛的大悲願。故偈云：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你真正得到了解脫，悟了諸法實相，不再起心攀緣外境，則自心本具智慧解脫，是自己迷了不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以為境界是實有的，因此被一堆名相在自心中纏縛自己，而其實是無人纏縛的。只要悟了萬法的真相，原來是自心分別自心相，是外無一物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萬種法。萬緣放下，則天下太平，什麼事也沒有。從此以後則和光同塵，隨緣自在，事而無事，無事而事，遊戲法界。迦那提婆尊者傳法給羅睺羅多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他是迦毗羅國人，他傳法給僧伽難提尊者，他的傳法偈是：「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為什麼於法實無證？等到你恢復自己的本地風光，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你不能給它增加，也不能將它減少。你給它增加，就好像鏡子要達到絕對的平，它才能照得很真實，如果

你將鏡子增加，如同鏡面變凸了，照出來就不準，人就會變拉長，如果減了，就如同鏡面變凹，它照到人就變矮了，而我們凡夫的這一念心，是一下凸一下凹，所以永遠照不準，會變的，順你的，你歡喜就凸出來，增加了，逆你的，你就捨了，就減了，永遠照不準，透過這一凸一凹，你永遠沒有一個定相，永遠都是生滅無常，唯有不取捨，恢復它本有的平等性，本有的東西是最真實、最正確，修行到最後，就是恢復那不增不減的本心。金剛經云：「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所證的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就是祂自心中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沒有任何增減的真如心，這樣的心遇到了緣，自生自顯的作用，就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現在的心有增減，順你的就起歡喜心，逆你的就起排斥心，有增減，生出來的就是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就不叫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它不增不減，像鏡子一樣平照著，生出來就是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三明六通，完全是一個真心的作用。修行只是恢復你的良知良能，「不取亦不離」。你不必去外面取佛法，因為你的心是光明相，怎麼能夠做到光明相？當你知道境界本來是空寂，境界了了分明，一點不沾染，境界就是光明相，也叫做境界般若。境界為何有相對待的相？是自己的心有分別取捨。若能於自心中不著一法，也不捨一法，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有體有用。「法非有無相」。你以這樣不取捨的這一念心，遇到了緣，它自己顯現出來的作用，這個作用不是有無，它法爾如是，就如同鏡子遇到外面的境界，它自然會照出來。鏡子所照出來的境界，也不是好壞、有無，它的作用就是這樣，法性如是，就是妙道，就是無上菩提。法非有無相，這個法體就是真如，真如理體離於有無相待能所，畢竟空寂，真如起作用，就是如來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三明六通，諸佛如來智慧德相。運用在世間就是不受五蘊，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了無取捨分別。所以諸佛如來示現在人間，祂不壞世間相，祂看起來跟我們

一樣，但是祂是從真如心中變現出來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祂心中沒有這一些妄想、分別、執著。故云：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即然真如妙性，離有無、相待能所，等同於虛空，怎麼會有內外之分別取捨呢？佛心永遠都是清淨無染的，因為究竟諸法實相，畢竟空寂，無有一法可得。有一位居士提出他所遭遇的事情，有一次他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剛開走的車位，當他倒車準備停這個車位時，結果從他後面直行插進來一輛車子，他說像我們學佛的人，遇到這種情形要怎麼辦？如果我們在學習過程中，佛陀告訴我們要忍，因為我們還沒有開發真實智慧，就要依佛陀的教誡，要修忍讓。當你真正證得智慧解脫時，貓兒原來懂得捉老鼠，你就懂得運用，無內無外的智慧心。你看這個人就是大哥大，坐直昇機等級的，坐直昇機級是代表去綠島管訓的，那你就走吧，至始至終都心平氣和的。清淨心中一接觸就明白，如果看你這個人還可以商量，你可以去告訴他，我在這裡已經等這麼久，也許你沒有看到，我有急事要辦，你這樣插進來，好像不太合理。對方如果說聲對不起離開了，那你當然可以停，如果他不肯離開，那也就算了，就讓給你吧，我們不跟人家爭，你那時候的運用，就會很自然，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但是你還沒有真正得到解脫以前，你就要依聖言量，你修證到了智慧解脫以後，遇到了緣，自心會告訴你，這個事情要如何處理，就像鏡子一樣，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順當時的因緣，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一點不含糊。否則學佛的人就不能做生意、當官，當立法委員，通通被綁死了。那是因為我們在修行過程中，需要依止佛陀聖言量的智慧達到解脫，真正證到了智慧解脫，真實智慧開始顯出來的時候，做一行，像一行，樂一行，一切無障礙。那時候你的修行，是沒有人看的出來，跟世間的人一模一樣，他運用的都是智慧，法非有無相，那是妙道。內外云何起？他心裡哪有對待呢？得失一如，心永遠是清淨平等，修行就在這裡面下功夫。

羅睺羅多尊者傳法給僧伽難提尊者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刹利種姓，七歲就出家，當一個沙彌，當了沙彌之後，留宮中九年，到了二十六歲的時候，才受具足戒，並且離開宮中，于金河石窟修禪十年，遇到羅睺羅多尊者，與尊者深入探討禪定的第一義，深受感動他就拜羅睺羅多尊者為師，跟著他學佛法，後來得到羅睺羅多尊者傳法。之後他付法給伽耶舍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心地本無生」我們真心的心體及智慧，亙古亙今，從本無生，今亦不滅，是寂照的，如鏡無生，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凡夫起心攀緣，落到意識的分別取捨得失，迷惑造業流轉生死。所以我們一定要藉著佛所說的聖言量，在境界中觀照，對治我們的煩惱習氣，轉染成淨，轉邪成正，破迷開悟，悟本真心，成就佛道。故偈云：「因地從緣起。」從聽聞佛法的因緣而起修。我們現在是凡夫地，雖然我們有本因，本具佛性，但是需要從緣起修，從悟本心以後而起修，這是真修。「緣種不相妨」。並不是以凡夫之心意識加上了這個緣以後，心意識就變成佛性。佛性是本來具足，是不假外緣的。我們修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這都是緣，修四聖諦所證的果名阿羅漢，修十二因緣所證的果名辟支佛，修六度萬行所證的果名菩薩，但都不是佛果，他們未離緣，真正的佛果，向上一著，密不通風，無修無證者，實際理地，是不能執着緣，你執着緣，那就是法執。二乘人他執着緣，他的緣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卻不知道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對治凡夫執著身心世界是常、樂、我、淨，迷在境界裡面，所以佛陀才說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最後二乘人修行成就，就執著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落在偏真涅槃，卻不知道三界就是實相，整體法界是清淨寂滅相。你執着了緣，那個緣就變成障礙。緣覺乘也是執着緣，也是一樣落在偏真涅槃。菩薩如果執着緣，中觀，雖也自在解脫，神通變化，那也不能成就無上佛果。向上一著，密

不通風，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本體本心就是實際理地，不著一塵。故偈云：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華嚴經云：因該果海，果徹因緣。在凡夫的因地心中已具本覺本有，雖修行破妄證成就佛果，所成就的也只是凡夫因地心中的本覺理而已。故經云：始覺智合於本覺理而成究竟覺。故偈云：華果亦復爾。華即是「花」，表凡夫因地修行時之本覺理，果表修行證果之始覺智。始覺智所證的也只是本覺理，而始覺智合於本覺理乃成究竟覺。故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故知緣只是幫助你，幫助你入無縫塔，幫助你開智慧而已，而不是還執着緣。緣種不相妨，但是你沒有透過這個緣，還入不了。禪宗講末後句，末後句只是個緣而已，而不是有真實的一句。昔五祖演會下有僧請益五祖：「如何是末後句？」祖云：「你師兄會末後句，問他去。」僧往問師兄，適逢師兄遊山回，僧為其師兄打水洗腳時，進問云：「如何是末後句？」師兄以腳挑水灑其面斥云：「什麼末後句」僧哭訴祖，祖云：「我向你道，他會末後句！」僧於言下大悟。這就是末後句，一無所得，就是你最後那一點執著也放下而已。不增不減，恢復你那平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如果他跟你說末後句就是放下，你有一個放下，那怎麼辦？你心裏覺得放下，放下就變成了執著，如果說末後句就是不住，那又多了一個不住的執法，那不是很麻煩嗎？如果跟你講末後句就是一切法不受，如果你心中還有一個一切法不受，那還要把那一切法不受也放下才行，那就是末後句。緣種不相妨，藉著緣悟入諸法實相境界，同時亦要放下萬緣。華果亦復爾。華即花就是代表因，果就是代表你修行成就了，證無上菩提。「亦復爾」。亦復如是，為什麼呢？禪宗講開悟，悟的就是你的本心，你本來的東西，開悟的這一念始覺智，悟的就是本覺理，並不是悟到外面的東西。悟到的原是自家寶藏而已，就好像法華經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很有錢的大富長者，我們現在變成流浪漢，所悟的就是找到我的無上寶珠。那就變成萬貫家財的大富長者。所以開悟的始

覺智，悟的就是本覺理，所以華果亦復爾。至始至終就是唯證自己的本心而已。僧伽難提尊者傳法給伽耶舍多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伽耶舍多尊者是摩提國人，傳法給鳩摩羅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這個偈子與前面偈子有一點相近。「有種有心地」。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心本具足，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藉著聽聞佛法的因緣，依教奉行，悟本真心，發萌心地。藉著因緣證入真如妙心。「於緣不相礙」。並不是取著於因緣，若執著了這個因緣，就變成了法執。雖然你悟了自性。「當生生不生」。悟了同未悟，得即是不得，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而他在境界中真正得到自在無礙，智慧解脫。當生生不生與華果亦復爾。始覺智所證的就是本覺理，就是你自己本來的東西，本地風光，哪裡有佛法可證。真正修行成就了，凡聖皆不可得，唯是真的體用而已。佛菩薩心清淨無染，無所依止，這樣的生活處事待人接物名為：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無上正等正覺。凡夫，心染了，取相攀緣了，這個生活叫做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證悟的人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也就是實相，全波即水，全水即波，無二無別，故偈云：當生生不生。伽耶舍多尊者傳法給鳩摩羅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是大月氏國婆羅門種人，他幼年就出家，深研佛法，教學於迦濕彌羅，以破邪顯正為己任，造有「九百論、喻鬘論」等。在佛法上有諸多著作，鳩摩羅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祖師每一首句子中，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告訴我們性上本無

生，佗不假外求，不用你起心來生智慧分別，佗自然一接觸即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我們遇到的境界，會起心攀緣，生起分別心，這一個生起，就叫做知見立知，即是無明本。清淨無染心中本來就知的，本性如是，了了分明。你一生起知見了，那就是知見立知。我用一個比喻，大家比較容易體會出性上本無生的感覺。比如說當我們要過馬路，或者是開車子，心裡很著急，到十字路口，就會特別注意紅綠燈，此時就是知見立知。如果你心裡是悠閒的，心中沒事了，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紅燈，雖無起心分別，但是你就會自然停下來等，當紅燈變成綠燈，你根本就不需要起心思維，已經變成綠燈了，我可以走了，你自然自然油門一踩就走了。如果你心裡很著急，你在那裏等紅燈，當它變成綠燈的，馬上就加油門離開，那一種感覺就是有生。我們的自性就是這樣，佗本來在根塵接觸之時，你不需要起心想要明白，佗本來就明白，佗的相是智慧光明，佗一接觸境界不需要起心分別，佗自然就曉得了，了了分明。鏡子就是這樣，它不需要生，只要在它面前，它就老實地把你照出來。性上本無生，我們真如本性，那是具足萬法，恆沙妙德，不可思議，佗不需要學，或是從外面加什麼東西，佗遇到了緣，遇到了境界，佗自然顯現智慧之用，佗法性如是。我們就是一念無明生三細，知見立知，把我們真如本性的真實妙用，藉著一念無明堅持我要知、要見，接著即結暗為色。所以我們今日執著色法不放，都是我們知見立知而生起了分別心，生諸煩惱。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這個求人是指迷人，他迷失了自性，一念不覺生三細，結暗為色。迷惑顛倒，生諸煩惱，所以要去求解脫。禪宗有一個公案，道信大師十四歲去參僧璨大師，他說：「大師！請你給我解脫法門。」僧璨大師說：「誰纏住你呢？」道信大師說：「沒有人纏縛。」僧璨大師說：「既然沒有纏縛，你求什麼解脫？」本來在解脫中，你還求什麼解脫？道信大師他十四歲，他為何一下能悟呢，因為他不僅是根性大利，又沒有甚麼欲望，他還不到青春期。中國古時，營養不良，所以十四歲還是小朋友，他

也出了家，是一位沙彌，所以他也不愛漂亮的衣服。因為他沒有甚麼欲望，所以他才能一念返照自心，發現沒有人纏我。同時也就見到這一念清淨本性。我們現在說誰纏你？你會說有啊！外面的事事物物都把我纏住了，我的家人、親情、財產，甚麼都把我纏住了，是啊！你自己不求解脫，你要找誰幫你解脫。很多人想藉著修福、做善事，來把煩惱解脫掉，你不了解一切萬法的真相，好難喔，所以我為何天天要說空？大乘法義就是空義，第一義空。金師兄很用功，他去聽達賴喇嘛講心經，他聽完之後，告訴大家，達賴喇嘛就是講空。因為了解空性，你才能夠放下，否則你只是用壓伏的方法，這種方法不究竟，可以伏煩惱，而不能斷煩惱。所以要教大家了解空性，才可以放得下，你才能了解到本來沒有纏縛。是我以前不了解，誤以為被纏縛住了，境界是不會來纏你，是自己起心攀緣，自己纏縛自己，解鈴還需繫鈴人，所以我們一定要悟空性。等到你悟了以後，「於法既無得」。沒有人纏，那還求什麼法？更求什麼解脫呢？本來就是解脫。當你深深體會到境界就是我的心變的，我再也不要被佗騙了，你馬上伴隨的就是一種輕安自在，一種說不出的法喜就跟著湧現。你知道這都是你自性的東西，不是外面的，不必去外面找，於法既無得，你本來是這樣子。「何懷決不決」。你何必在那苦苦追尋，你何必在那邊患得患失？有修學淨土法門的人，常會思惟，我一天只念兩百聲阿彌陀佛聖號，有沒有辦法去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會不會理我呢？你心中患得患失，卻不知道極樂世界就是你自己清淨無染的本心，就在你自己心裏。當你了解諸法空相，放下之後，內心湧現的真常、真樂、真我、真淨，那就是真正的極樂世界。如果你不是這樣，給你再多的物質享受，心中患得患失，恩怨情仇，人我是非不斷，你也快樂不起來。極樂世界就在你自己的心中，一天念了多少萬遍，如果你伏不住煩惱，那是喊破喉嚨也枉然。如果你能平常生活就隨順這一念心，清楚明白，念念不染，當你心念一動，一句阿彌陀佛將它轉成中道，把它轉成空有不染，保持了了分明，人從百花過，片葉

不沾身，我若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何妨萬物常圍繞。那麼這一句佛號就很厲害，才真正能滅萬劫重罪，過着安祥自在的極樂生活。如果你不是這樣，內心一大堆煩惱，患得患失，罣礙一大堆，你坐在阿彌陀佛旁邊，阿彌陀佛有極樂，你沒有，祂也幫不了你的忙，因為祂有的，我們也有，只是我們，看不開，放不下，放下就跟祂一樣了。在這裡跟我們說，何懷決不決。你不要在那裏患得患失，你甚麼時候放下來就得到了，所以放下就自在了，放不下，你就被困住了。鳩摩羅多尊者傳法給闍夜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後付法於婆修盤頭尊者，他的傳法偈是：「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言下合無生。當下就證無生，這是頓悟、頓修、頓證，最圓滿的法門，你怎麼才能言下合無生，圓覺經說得很清楚，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境界是空華，是你心變的，是眾生循業發現的假相，真正放下了那就沒有輪轉。我們不知道是空華，你就被它纏得團團轉，如果知道是空華，那就能享受。看電影就是個例子，電影有喜劇、恐怖片、戰爭片、偵探片，尤其是恐怖片，很可怕，嚇得要死，但是我們知道它是空華，你就懂得欣賞。如果電影院播的恐怖片，上面寫著這部電影一點都不恐怖，歡迎大家來看，我們一定不會去看，因為不恐怖。如果它寫著保證你嚇得尖叫兩百遍，保證你女朋友將你抱得緊緊的，很多人都跑去，因為太恐怖了。就是因為知道它是空華，所以你在那裏享受恐怖。如果是真的，沒有人敢去享受那一種東西。你看悲情片也是一樣，看劇情很可憐，有的人一邊看一邊哭，他何必去受苦，他享受流眼淚，知道空華就行了，境界就變成一種殊勝的享受。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不知幻怎麼行呢？要如何言下合無生，如何頓悟、頓修、頓證，這是知幻即離，就是知是空華，即無輪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空華是知道它是夢，自己的一心變的，你悟了這是自心變現的，

不再取捨分別，就叫做一心，一也不可得，你在當中斤斤計較，那是二心、三心、四心，無量無邊的心，知道它是空華，萬緣放下就行。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證入本無生的法界性，即是證如來藏妙真如性，你就跟大道相應，你就變成真理的化身，行住坐臥都是在真理當中，你就是真理的代表，萬法悉皆歸。迷的時候要依照聖言量修，那不是依法界性，不是依法界的真理，知道空華你放下了，萬法悉皆歸，你笑也是真理，你哭也是真理，喜怒哀樂、嘻笑怒罵沒有一法不是真理，你就是無上大寶法王，你就是真正的活佛，法界性就是這樣，你不知道幻，我們就變成生死凡夫，你要當生死凡夫或是大寶法王？我相信每個人都要當大寶法王，怎麼做？道理說的這麼清楚。「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如果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那生活就是佛法，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實相，實相就在你根塵接觸，不起心攀緣，了了分明而如如不動，不取於相的日常生活，你就把日常生活轉成般若智慧了。通達事理竟。闍夜多尊者傳法給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一 婆修盤頭尊者

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法，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十五歲從光度羅漢出家，毘婆訶菩薩為他授戒。出家後專修頭陀苦行，一食不臥，六時禮佛，而得時人所敬，稱為「遍行頭陀」。二十祖闍耶多尊者，知道他是個法器，所以就去度他，闍耶多尊者就跟婆修盤頭尊者門人說：「這一位行抖擻的頭陀行人，他能得到佛道嗎？」門人就說了：「我師父這麼樣精進，日中一食，常坐不臥，又晝夜六時禮佛。這樣修行，為什麼不能得成佛道。」闍耶多尊者又說了：「你們的師父離佛道還遠得很，還差得十萬八千里啊！」他這些徒眾一聽，就很不服氣了，就說：「你有什麼德行？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師父啊？」闍耶多尊者就說：「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盤頭尊者聞已，當下開悟見性，所以他就拜闍耶多尊者為師父，跟著闍耶多尊者學法，而得法於闍耶多尊者。後來他傳法給摩拏羅尊者，他的傳法偈是：「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泡幻同無礙」，泡就是指這個身子，五蘊身是泡，不是真有，一個我，是八識田中的身見，我執。幻是指依報世界，是眾生循業發現，亦非實有。整體正依二報，就是自己的心緣相，是自心分別自心相，心体空寂，畢竟無有一法可得，怎麼會有障礙呢？「如何不了悟」。這一句是感嘆語，為何不能了悟？事實真相就是這樣啊！「達法在其中」。當你開悟了，正報身心依報世界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故楞嚴經中，會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即如來藏妙真如性，當體空寂。故若悟五蘊皆空即是法身。法身即空即是五蘊。是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故偈云：達法在其中。不需要捨掉這身心世界萬法，而能做到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非今亦非古」。法性如是，識智本來是一家，我們修行是轉識成智，迷的時候稱作識，不迷叫做智慧，不住相生心叫做智慧，住相取捨就叫做識心，煩惱即是菩提，因為法性常住。非今亦非古。昔千頃南禪者參黃檗禪師，師問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即今豈是實有？師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非古今。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身矣。婆修盤頭尊者傳法給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摩拏羅尊者，他是那提國常在王之子，傳法給鶴勒那尊者，他的傳法偈是：「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心隨萬境轉」就是心不攀緣，隨緣任運，任運自在，祖師常開示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可是我們不能隨著萬境轉，不能順著法性，我們都是攀緣，遇到了境界，起心攀緣，一定生起順逆二境，順你的，你生歡喜心，逆你的，你生厭憎心，永遠都在相對待兩邊。修學佛法要契會

空性，才能做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你能夠妙契空性，知道萬法悉不可得，才能做到心隨萬境轉，順著這個境界，隨順法性，隨順清淨本性的妙用，於一切境界中，了了分明，有體有用。「轉處實能幽」。「幽」是指幽思返照，我們在修學過程中，需要有幽，為什麼要有幽呢？這個幽是一個覺照的功夫。佛陀告訴我們一切法，因緣有自性空不可得。告訴我們真相是八識二無我，是我們自己自心的緣影相而已，是夢幻泡影，如露如電，用各種方法來讓我們體會到空的哲理。我們先以佛陀告訴我們的智慧，在境界中觀照，觀照這一念心，看這一念心在打什麼妄想，如果這一念心想的都是跟貪、瞋、癡、慢相應的，那一定要警覺，馬上把它轉成善念。善念慢慢能夠打成一片時，自自然然而轉化成淨念。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身口意三業的行為，一定是把粗的不良行為改過以後，我們才能夠看到細的不良行為，細的行為慢慢端正之後，才能看見自己的起心動念。當根塵接觸時，心念稍微攀緣，你就看到了，馬上把它幽過來，令自心不與萬法為侶。到最後打成一片，明白本心，見自本性，這個幽就是無功用心，合光同塵，境智雙泯，隨順法性，也就是大徹大悟。「隨流認得性」。隨順法性，根塵接觸，眼見耳聞，無一不是自性。故永明延壽禪師聞木柴堆倒塌聲時開悟自性而言：撲通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就是隨流認得性。見、聞、嗅、嚐、覺、知，當體就是性。禪宗有一個話頭參隻掌之聲，一隻手掌能發出什麼聲音呢？叫你去參，等到你真正參透了，那你已經開悟了，悟了這一念隨流認得性，為什麼呢？隻掌之聲是沒有聲音的聲音，就是自性聲。比如我現在說話，大家聽得很清楚，這是你聞性顯出來的，我不說，大家聽不到聲音，你也是在聽一個沒有聲音的聲音，那也是你聞性。聞性不會因為有沒有聲音，而有增損，它是不動的。可是我們有習氣的執著，比如說你聽到一些聲音，這個聲音本來是聞性顯出來的，但是你起心攀緣這一些聲音的內容，如果你覺得這聲音是不利於你，那只是你的感覺而已，聲音本身沒有利與不利，聲音是沒有傷害我

們的道理，又不是像武俠小說所說的，魔音刺腦，讓我們七孔流血，就是我們去起心攀緣吸收聲音的內容，而生起了煩惱。你起心攀緣吸收的聲音若是順你的心意，你自然就生起了歡喜心。其實這一些聲音相，根本是礙不著你，外面的境界是不會妨礙你的，因為你不悟外面境界是你自性。見就是性，聞就是性，根塵接觸就是一個心體所現的，你不了解這個境界而已。當你隨流認得性的時候，你在境界中，就有一個真正絕待的喜就現前了，就是自性的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你內心安詳自在解脫無礙，遊戲人間，而遠離相對待之憂喜，故偈云：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你真心本具的無上菩提覺法樂，與無上涅槃寂滅樂就現前了。宋·慧開禪師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沒有閒事掛心頭的人最快樂，心念止息是真正的富貴。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摩拏羅尊者傳法給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第二十三代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婆羅門種。二十二歲從羅漢比丘出家，後往月氏國的林間，教導鶴眾，常有群鶴相隨，故得群鶴那的名稱。後遊化至中天竺，付法子師子尊者。他的傳法偈是：「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我們現在執著有我，有我就有我所有，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探究，我是從哪裡來？我們執著有我，佛陀破除對於我們的身見我執，告訴我們五蘊本空，六塵非有，這境界不是真有的，是虛幻不實。境界只是六根接觸六塵，是依於識心變現出來，我們是活在自心所變現的世界，外面是沒有世界的。不是真有我及我所有。如果我們有一天修學到發現真的無我，但那還不是究竟的境界。因為還達不到一真的境界。當我們修證到究竟圓滿，你會見到整個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體用，而證得一個大無畏的真我，所以對佛陀而言，法界就是自己的心性，心外無別法，法外無別心，整個十方

法界就是自己一心的體大、相大、用大。以任何一位證悟一心的諸佛菩薩為主，其他都是為從，法法平等，無有高下。當我們破了我法二執，並不是無我、什麼都空了，而是你時時見到整個十法界，浩瀚的宇宙萬法，就是你自己一心的體用。所以你這個身子，就是你一心的體用，這個身子就不離你的法身，這個身子當下轉成法、報、化三身，整體的十方宇宙萬法，當下也轉成法身。我們迷的時候，有我執，那就見不到真心的體用。開悟自性的時候，你就見到這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乃至十方法界，原來全體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是如來法身，是清淨無相，是一真莊嚴。這個時候，一切如來的智慧德能，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事事無礙，一切圓滿具足，不假外學。故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你妙契心性的時候，不是有所得，是恢復自己本來面目，過着本地風光的生活，了了常知一切法，而畢竟無所得，隨順法性，心無依止，故偈云：了了無可得。雖開悟自性，而悟了同未悟。雖得解脫自在，而得即是不得。但不是不悟而說未悟，是悟了同未悟。也不是無得而說不得，是得即是不得。因為所證的是絕待的自性，離一切有無、相待、能所，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故偈云：得時不說知。鶴勒那尊者傳法給師子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第二十四代師子尊者，是中天竺國婆羅門種人，有出世的智辯。少年時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晚年依止鶴勒那尊者。受鶴勒那尊者付法後，遊化於罽賓國，因為當時這個國家有二個外道，學種種幻術，想要謀反叛亂，就偽裝成出家人，潛入王宮。事發敗露，這個國家的國王誤以為是出家人所為，就要毀滅佛教。這個時候，這位國王，手裏拿著一把寶劍，到師子尊者住的地方，問他：「你已經得到五蘊皆空了嗎？色

受想行識，你都空了沒有啊？」師子尊者答道：「我已經證得到五蘊皆空了。」國王又問：「你離生死死了沒有？」師子尊者答道：「我生死已經離了，了生死了！」國王就說：「你既然生死都了，那請你把頭布施給我。」師子比丘說：「我連身體都了無住心，這個頭有什麼捨不得的？」這個國王就用劍一斬，把師子比丘的頭給砍下來了。可是把頭砍下來，卻不是流血，而是由脖子上流出白漿，好像牛奶似的；這白漿竄高湧出，有數尺那麼高。這個國王因為右手拿著寶劍，斬了師子比丘的頭，這是殺聖人；這是犯了五無間的罪，所以他的右臂馬上就斷了，掉到地上。國王七天後就死了。太子為這一件事情感到很難過，因為太子也是佛弟子，太子光首就問象白山的仙人，說這是什麼道理，我父親本來也學佛，這件事也沒有查清楚，為何這麼魯莽，居然殺這一位尊者，自己也受了惡報。仙人就告訴光首太子因果的道理：謂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為白衣者。然其為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糾眾為無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為白衣，來與其會。時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從未敗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旗設相當，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菩薩不昧因果，欠命債就還命債，絕對不會逃，要我的頭就給你，因為他要還命債。所以我們常說：「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凡夫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他沒有想到將來果報現前會如何，當果報現前的時候，哭天喊地，希望菩薩幫助他，在那裏求救。而菩薩畏因，祂深達緣起，明白造作諸業，因緣成熟時一定有果報。欠錢還錢，欠命還命，六祖惠能大師也要還張行昌十兩黃金。如果你真正深信因果，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薩了。

師子尊者傳法給婆舍斯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一切眾生，本來都具有佛知佛見，但是我們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緣著十二因緣法，

感這個色身，我們這色身就是五陰身，為什麼叫五陰？有的叫蘊。從蘊這個字來講，就是聚合在一起，就是五種東西句合在一起的假相，從陰這個字來講，就是陰蓋，像烏雲遮住了太陽，讓陽光不能顯露，一切眾生本來也都是具足佛知佛見，由於無始劫來俱生我執、俱生法執，而產生這五重陰影，色、受、想、行、識。這五重陰影，把你的真如妙性，將你的真智慧擋住了，結果使我們的真如妙性的真智慧，透過這五重陰影，它變質了，變成我們的善惡之法，變成貪、嗔、癡、慢、疑、惡見。諸佛菩薩祂本來是沒有知見，哪有甚麼知見？祂遇到緣就清清楚楚，祂沒有說我的知見就是這樣，佛菩薩不會跟人家起爭執，因為祂本身內心清淨，沒有知見，因為祂是活在大道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祂活在真理裡面，哪有甚麼知見呢？但是佛陀祂是從真心現出來的見地，祂看一切眾生本體跟祂一樣，今天為何眾生顛倒了？一切根塵接觸的作用全都顛倒了，佛才說你們看錯、說錯、聽錯了，世界不是這樣，所以諸佛菩薩才把祂們與我們不同看法的地方講出來，就變成佛知見了。佛本來是沒有知見，是因為我們錯誤了，祂才立正確的方法。如果一切眾生全都正確了，全都恢復了這一念真心，那佛也就無法可說，佛也就沒有知見了。佛心清淨，畢竟無有一法可得，講出來的知見，是為了破除，因我們迷惑了真心成邪知邪見。就好像沒有看過真正陽光的人，永遠處在烏雲密布底下的人，他說太陽光是灰黑色的，佛才說不是灰黑色，是金黃色，佛就想盡辦法告訴我們說太陽光是金黃色。如果是長期在金黃色陽光底下的人，他從來不會去討論到陽光是什麼顏色。因為他在這境界中二六時中都如是，哪需要立陽光是什麼顏色。我們現在有立光明，因為我們有黑暗，所以才要光明。如果整個宇宙，任何角落都是光明的，這世間就沒有了明暗這兩個字。有這兩個字，就是因為有明跟暗，所有才要這兩個字，如果全都是明的，沒有死角，到處都一樣明的，那明這個字也不可得。佛知見也是這樣，如果我們眾生通通都是明的，就不需要有明的知見，但我們現在變成暗，

所以佛才立明，告訴你明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明了，佛也就沒有明可說了。因為大家都在明裡面，也就不覺得有明。故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凡夫依於我法二執，而產生了知見，因為有我，所以不知道知見正是心，總是以為我的看法、感覺，卻不知道我的看法、感覺都是心，我們嘴巴講的話就是心語，自以為是，貢高我慢就是心中之我執，凡夫一切造作就是心動，所以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返照你這一念心在想些什麼，修行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一心現十法界，如果是貪嗔癡的心，那就召感三惡道法界，如果你是善良的心，那就感生三善道法界，如果你是清淨、慈悲、平等的心，那就是感四聖法界，如果是破盡四十二品根本無明，清淨至無餘，那就是圓滿佛果的一真法界。我們會認為我怎樣又怎樣，其實根本沒有我，都是心，就是那一念心而已。當破了五陰以後，不是沒有，而是證得清淨法身，你見到十方法界就是自心的體相用。迷的時候名為幻身，悟的時候名法身即是自性體用不二。如果我們所做所為都是怕人家知道的事情，那你的心就是陰暗的。如果所思維的事情，都是自私自利、忌妒障礙，那個心是醜陋的。不要嘴巴講的很甜，那沒有用，不要外表看起來很光明，內心都是很醜陋的，只是人家不曉得，鬼神都看得很清楚，更何況是天神，諸佛菩薩。命終之時，隨心業受報，後悔也就來不及了。所以死不可怕，因為死後必又生，生到那一道才是真正要擔憂的事。所以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心，才有未來的幸福。照顧自己的心，一定要皈依三寶，依教奉行轉迷、邪、染成覺、正、淨，具正知正見的心，才能入四聖法界，證無上菩提。「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凡夫之分別妄心其體用即生迷邪染。諸佛菩薩之真心的體用即生覺正淨。心清淨平等慈悲，那一念心體就是佛心，心根塵接觸，現出來的作用，無所不知、無所不覺，運用自在，那就是佛法。空寂的心體就是佛，寂而常用，那就是法。用而不染，就是僧。所以真心的體、相、用就是佛、法、僧三寶。故知佛法僧三寶不是在外面，是在我們的心裡。我們

修行為何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大師跟我們說得很清楚，皈依自性的覺、正、淨。真如本性、本覺本有，皈依自性的覺，覺而不迷。皈依自性的正，我們要有正大光明，正知正見，不要在那畏首畏尾，行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邪知邪見，要皈依自在正大光明。皈依自性淨，清淨無染。皈依覺、正、淨，也就是我們要背塵合覺。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最後這一句知見即于今，就是藉著我們在這裡修學的時候，大家豁然之間迴光返照，知道以前執着有我、我所是錯誤的，其實是我心中的分別我法二執，及俱生我法二執在作怪。心裡以為有我，這是我，我要提起覺觀，恢復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返緊返照過來，幽就是幽思返照，由粗入細，由細入無功用行，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這一句話最後知見即于今。就是當下叫你即事而顯理，直下悟入佛知佛見，就是你自己的自性而已。師子尊者傳法給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五代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婆羅門種人，曾遊化中天竺、北天竺及南天竺。當尊者在南天竺教化時，感得太子不如蜜多出家學道，後付法於不如蜜多尊者。他的傳法偈是：「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為什麼？一切法都是道，聖人說知見，他沒有知見，因為一切法都是道，是我們心行錯誤，行了邪道，所以聖人才要立正道的知見。如果我們心清淨無染，正本清源了，則每一法都是道。在佛的心中沒有知見，祂的舉手投足通通都是道，佛拈花也是道，佛在靈山會上的時候，大梵天王拿金色波羅花供佛，佛陀隨拈一朵花呈現大眾，直顯佛性是道，佛心清淨，沒有知見，即體即用。百萬人天看到這一幕，心想今日佛陀是怎麼一回事？拿枝花給大家看一看，也沒說一句話然後再看著大家，因為實際地是不著一塵，唯是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來心，此心遇緣而生起的作

用，不論是非全都是無上妙道，故唯有以心印心，而不是傳文字，語言，故古德云：向上一着，千聖不傳。佛陀拈花之時，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天天都在展示妙道，從著衣持鉢吃飯睡覺，做什麼事都在妙道中。佛心中根本不立知見，清淨無染，無所依止，因為我們知見錯誤，佛才說正確的道理，讓我們修正錯誤的心行。所以是我們錯了，佛陀才立正知正見。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佛心清淨，為利樂有情，依四悉檀，稱性而談，說而無說，無說而說，無所住而生其心，佛陀清淨心中，遠離一切是非，有無相待能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視一切眾生如己，欲令眾生成就佛道。故雖稱性而談正知正見，而當境無一切是非相待能所。「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我已經證得真如本性，本地風光流露了，任性逍遙，隨緣放曠，真行無為法，不是為什麼，我要怎麼做，是無功用行率性之謂道，是沒有道理可以說的，因為法性如是。就好像你問我為何糖是甜的？法性如是，鹽是鹹的，法性如是，它本來就這樣的。我們行有為法是有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每做一件事情，都有理由，有道理的。因為他對我如何如何，我假若不這樣做，我馬上就會怎樣又怎樣。所以我要這樣做。每一個人都如此，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你要問佛菩薩，為何要這樣，祂說本來就該這樣，法爾如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說，因為祂跟大道是相應的。佛佛道同，佛與佛在一起是無法可說，同樣的智慧，同樣的一心。如果無量諸佛在一起，你問一件事情，一切諸佛都是同樣答案，沒有第二個答案，因為法性如是。有如當鏡子鏡面平到極處，所照出來的東西，是絕對不會有所變化。凡夫用心意識就有原因、道理、為什麼一大堆理由，但是法性沒有理由，法性就是這樣。當我們看華嚴經中的十玄門，裡面不可思議的境界，我們在看經的時候，最先一定是用解釋的，我們怎麼想都想不通，因為你用為什麼，所以一定要解行並進，薰習大乘，薰到有一天，開悟了，法性如是，不用解釋，你才知道修行太重要了。如果能回到法界中，我們的本地風光，原來是這麼不思議，

法性如是。糖本來是甜的，鹽本來是鹹的，無道亦無理。本地風光就是這樣，修行就是恢復本地風光，所以本地風光就是這麼的殊勝。婆舍斯多尊者傳法給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二十六代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剎帝利種人，是南天竺國國王得勝的太子。不如蜜多為太子時天性淳厚，崇奉佛事。當婆舍斯多行化南天竺國時，為王留難，太子進諫被囚，後赦而從婆舍斯多出家。得法後，遊化至東天竺國，付法於般若多羅。他的傳法偈是：「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我們真心在妄心中，那如何顯真心呢？要如何離妄顯真呢？你離了妄真心就顯出來了，只要心不往外攀緣就行了。如果我們執著真，真也就變成妄了，六祖真假動靜偈云：「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這裡說「真性心地藏」，我們真心在妄中，所以要離假，真心就顯現出來了。離假如果還有離在，那還不是真心顯出來，為什麼？能所都俱在，真還沒有顯出來，所以要離妄、離真、還要離離。如果是真正離了，那就是證入空性，要了解宇宙人生萬法的事實真相，我們修學壇經，就是要大家能夠悟空性，你一念悟了空性，那一念真就顯出來了，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佛，故偈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我們這一念真心，是無形無相，盡虛空遍法界，是靈空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所以體空寂，但是妙用如恆沙，六祖大師教我們如何相應，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所以在悟法傳衣品中，惠明禪師請六祖大師為他開示法要，六祖大師就告訴他：「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等到他機緣成熟之時，六祖大師輕輕一點：「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就在你心清淨不染善惡兩端相待能所的時候，一念返照，如如之心，即是真實。那一念心就是惠明禪師的本來

面目。本來有甚麼面目呢？沒有面目，非青黃赤白、大小方圓，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但是不能說無，因為說無變成斷滅，說有變成有相，這中間離於有無，就是這靈明覺知性。就是本覺本有，空明朗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不二，定慧一體，如如之心，即是真實。故偈云：無頭也無尾。真性的的妙用是。「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根塵接觸，真性隨順這個因緣而自生自顯的妙用，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方便稱為四智菩提。一接觸就明白，即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就是指成所做智。故偈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法性如是，如果你以為佗有智，那就錯了。心經云：「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因為心體空寂，無頭也無尾，是清淨湛然的，無有一法可得。但是當它遇到了緣，能夠現出智慧、作用，現出無量功德，恆沙妙用在空寂性中顯現，這個顯現方便呼為智。這個智是般若，這是諸佛如來的無上菩提，當你悟了以後，即無煩惱，也無菩提，只是方便呼為智。只是這一念清淨心體的體用而已，如果你有所得，那還不是我們的真心。不如蜜多尊者傳法給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東天竺國婆羅門種人。幼小喪父母，以乞食自養，當時的人都稱他為瓔絡童子。一日，不如蜜多尊者與東天竺國王同車而出，當時般若多羅以丐童之身稽首駕前。不如蜜多尊者就問般若多羅說：「你記不記得以前的事情啊？」般若多羅答覆不如蜜多尊者說：「我記得在很久遠很久遠的時候，我和法師您在一起住過。您在那時候，是研究演說《大般若經》；而我所念就是無上甚深的修多羅，我所研究的的是大乘的經典。所以現在我們又碰到一起了，這大概和以前的因緣有關係。」不如蜜多尊者就對國王說：「這童子不是旁人，是西方三聖中的大勢至菩薩，應化而來的童子。」後付法給菩提達摩尊者。祂的

傳法偈是：「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經上告訴我們，眾生有五種種性，有菩薩種性、聲聞種性、緣覺種性、不定種性、外道種性，乃至於一闍提種性，一闍提就是斷滅一切善根的人，其實一闍提種性也能成佛，因為佛會用很不可思議的神通力，在因緣成熟的時候，感化他生起善根，涅槃經說得很清楚，一闍提也可以成佛。眾生一般來說，都以不定種性為多，如果你經常薰習小乘，那你就變成小乘種性，如果你經常薰習大乘，那你就變成大乘種性，所以一般是以不定種性為多。但不管你是哪一種種性，你一定要依你所修學的方法，解行並重，行解相應，你才能證理得解脫。比如說聲聞種性的人，他過去生必定是修行小乘佛法，他不僅是要聽聞四聖諦的道理，而且更要事相上修證。依五停心觀、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這樣而修證聲聞果。他一定從事相而修，解行相應最後證理，達到無礙的境界。所以小乘的須陀洹果，見四聖諦的理，絕對遠離世間的貪染，也絕對修行出世間法證阿羅漢果。凡夫根塵接觸，一定會起貪染心，我們要趕緊思維，這是招集業因，將來要受苦的果報，我作不得啊，我要修道，才能解脫，用這樣去觀照，那就是修四聖諦。緣覺乘要依十二因緣，依事相修行，而證得理體。菩薩道要從事上修六度，而能入理六度，最後明心見性，證理而無功用行。這都是從事修上而證理的，故偈云：因事復生理。心地生諸種，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一佛乘，這是我們過去生所薰，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五種種性的種子，佛說三乘法，目的就是為一佛乘，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是要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所以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三乘，目的就是要教化眾生次第修行而成佛的。三乘都是方便法，目的就是要眾生成就無上菩提。但是我們在修學過程中，有的人不是大乘根性，而是小乘根性，那就先從聲聞乘、緣覺乘入手，但是等證了阿羅漢或辟支佛果，再迴小向大，修大乘菩薩道來成就無上菩提果，圓成佛道。故偈云：「果滿菩提圓」。證無上菩提之時，即是「華

開世界起。」證諸法實相，見十法界，一真莊嚴，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看到宇宙萬法就是我自己一個清淨法身，就是自性所變現的。這一真法界，實相世界就在你眼前現前，般若多羅尊者傳法給菩提達摩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菩提達摩尊者是我國禪宗初祖，在西土算來他是第二十八祖。他的本名為菩提多羅，因為他的老師尊號是般若多羅尊者，名字跟他老師一樣，所以他把多羅改成達摩，以示對老師之尊敬，更改後之全名就稱為菩提達摩。菩提漢譯為覺，達摩為法，即是覺法，覺了一切法。他是南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個兒子。當般若多羅尊者遊化至香至王國的時候，國王對他相當禮遇，迎請到宮中供養，同時將無價牟尼寶珠供養給般若多羅尊者。般若多羅尊者以寶珠來試探國王的三位王子之根性，問三位王子這世上有沒有比這寶珠更殊勝的東西呢？第一王子跟第二王子都說：「這寶珠是世界上的無上珍寶，只有尊者的修行道力，才能接受牟尼寶珠的供養。」第三王子的回答就不是這樣，他說：「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這個回答比如南非盛產鑽石礦，當時原住民不知道鑽石是如此珍貴，他們都拿鑽石礦跟西洋人換打火機、日常生活用品，因為當時原住民不知道鑽石是如此昂貴，他們還覺得這一些外國人怎麼那麼笨？要拿那麼好的打火機，來跟我們換石頭。所以鑽石它本身不是叫鑽石，是你心中對他的肯定，它才叫做鑽石，萬法為心，一切法以心為上。般若多羅尊者知道他是法器，就傳法給菩提達

摩尊者。菩提達摩尊者得法後，又向尊者說：「我既已得法，應當去哪一國作佛事，願垂開示。」般若多羅尊者說：「汝雖得法，還不可遠遊，而且最好待在南天竺，等我滅後六十七載，前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千萬不移速行。」後來般若多羅尊者圓寂以後，達摩大師奉師啟示，待於南天竺六十七年後，東渡中土，以舟泛海飄泊三年始抵廣州法性寺。廣州刺史蕭昂飛報朝廷，請示意旨。梁武帝極其尊崇佛教，國內的高僧大德，他都唯恐羅致不及，現在印度高僧航海遠道而來，他更為歡迎。廣州刺史蕭昂奉梁武帝詔書，恭謹的侍候達摩入京。但是後來達摩祖師與梁武帝對談不契機，於是達摩祖師過江北魏，就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人家也不知道他的境界，所以就稱他為壁觀婆羅門。九年後遇到慧可，然後付法傳衣給慧可。在魏文帝大統二年示現涅槃，葬熊耳山。示現入滅後三年，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蔥嶺，見手攜隻鞋，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宋雲歸國，具說其事，及門人打開墓穴，見棺內唯有一隻鞋存焉。達摩祖師付法給慧可大師，他的傳法偈是：「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這傳法偈在本品前面已經解釋過，這裡就不再重覆解說。菩提達摩尊者從印度西來傳法，是為東土禪宗的初祖，傳法給慧可大師。

二十九慧可大師

慧可大師的原名為神光，俗姓姬，河南武牢人。少年博學，精通內外典籍。他也是個講經的大法師，但是他未悟本性。一日於靜坐中，空中忽然見一神人相告：「開啟智慧妙果的因緣已經成熟，速往南行。」他到了四十歲這一年，才到嵩山少林寺，親近達摩大師，為了求法，在雪中跪了三天三夜，感得達摩祖師面壁入定九年後出來看他，祖師終於開口問言：「你久立雪中，所為何事？」他悲傷流淚道：「唯願和尚大發慈悲，廣宣妙法，普度一切眾生。」祖師言：「諸佛至高無上之妙理，廣大精深，乃經歷長遠勤苦的

修行和磨練，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方能契達諸佛無上妙道。豈是以小德小智，輕易散漫之心，就能了達甚深教法？」神光法師聽聞了達磨祖師的教誨和激勵，便取戒刀，毅然斬斷自身左臂，以表求法的精誠之心。祖師知其為佛門難得的法器龍象，於是說道：「諸佛如來最初求道，為法忘軀，你今日斷臂，必可如你所願，契得無上妙道。」遂為其更名為慧可。慧可大師請求達磨祖師開示諸佛相傳的法印，祖師言：「諸佛法印非從他人處可得。」你要自己悟，因為人只能告訴你文字語言的法，文字語言都會變成執著，佛法不立宗，一立就有所執，比如佛法是修清淨心，如果你心裏有一個清淨相，那個清淨就變成法執，心中有清淨的執著，那是第四禪天、四空天他們所證的，就是捨念清淨。他們雖然能證得捨念清淨，但是還不是真正佛所證得的三昧正受，還出不了三界。如果你修學，認為我現在是不執著一切法，那你剛好是執著一個不執著。如果你立了一法在心中，那個反而變成法執。所以諸佛法印不是從人得，是自己頓悟本性，這一念心要離有、空，一切放下，放下萬緣，身心世界脫落，自己自證自得，不是從他人口中得到的。慧可大師又言：「弟子心未安，乞求師父為我安心。」因為他砍下自己的手臂，鮮血直流又痛，所以慧可心不安，請祖師幫他安心。祖師言：「把心拿來，我為你安心。」慧可當下覓心了不可得，答道：「我找不到我的心。」這時候他悟的境界，比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七處徵心的境界還高，阿難在楞嚴會上，佛陀問他心在哪裡，他一下在內，一下在外，一下在中間，一共問了七次，他還不知道覓心了不可得。在內在外都是妄心，自己的執著而已，執著成妄，心體空寂，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達磨祖師馬上為他印證，祖師言：「我已為你安好心了。」你既然知道覓心了不可得，這一些正報身心，依報世界，都是虛幻不實，都像夢一樣，都是覓心了不可得的心所變出來的相，這是夢，當你夢醒了，還有什麼好煩惱呢？你這一念心他是永遠沒有生死，慧可遂有所悟。接著達磨祖師指導慧可用功，教以一句「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

如牆壁，可以入道」，作為慧可用功的心法。慧可依偈修行，不久將身心世界全都放下了，即啟達摩祖師云：「弟子此回始息諸緣也。」祖師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問云：「莫不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祖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慧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我一切明白通達，這是我常說的，無上菩提覺法樂，還有一個無上涅槃寂滅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境界中真正做到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連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也了不住心。你修行如果感覺到我如如不動，不取於相，你還有這一相在。所以佛法不立宗，就是這個道理。達摩祖師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疑也。」慧可禪師開悟後，繼續留在達摩祖師的身邊，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後繼承了達摩祖師的衣鉢。並且將四卷楞伽經傳授給慧可大師，慧可大師便遊身行化各地，隨緣說法，方便度眾，而皈依敬仰者不計其數。如此弘法三十四年，韜光晦跡，人莫能識，且多番變易儀容及教化；有時進入酒肆，有時造訪屠戶，有時於街頭談法說教，或者隨廝役勞作。有人問他：「大師您是出家行道之人，怎麼可以出入這些場所呢？」師答：「我自調伏身心，關你何事？」隋文帝開皇年間，慧可大師又至笮城縣匡救寺門前說法，談無上道，聽者如林。當時寺內有一位辯和法師正在宣講《涅槃經》，其弟子聽聞慧可大師在外闡揚禪法，紛紛前往聆聽。辯和法師懷恨在心，於是向縣令大肆誹謗慧可大師，縣令聽信讒言，故以非法加害。大師怡然從容，任其發落，安詳往生。二祖慧可大師世壽一百零七歲，至唐德宗時追諡為「大祖禪師」。當時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二祖慧可大師會被縣令把他殺害？原來慧可大師是自願還命債的。過去生這位縣官是一頭牛，二祖慧可大師是牧童，當時在懸崖邊，牧牛在吃草，要把牠拉回來，拉不回來，現在的二祖慧可大師是當時的牧童，起了一個無明，生氣了就把牠踹了一腳，那頭牛驚嚇不小心掉到懸崖下面就死掉了，就還這個命債。大修行人不昧因果的。後來慧可大師傳法給僧璨大師，他的傳法偈是：「本來

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緣有地就是指我們的本覺本有，無明本無，眾生本來成佛，我們說始覺，始覺並不是外面來的，始覺所悟的就是你自己的本覺理，究竟成佛只是始覺智而達於本覺理，始本合一，那就是究竟覺。我們修行修到最後，也不過是究竟還原，舊路還家，找到自己的本地風光而已，並不是去外面修學一切法，因為本覺本有，不覺本無故。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的時候，祂做了一首偈子，祂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如果我們將妄想執著去掉以後，一切諸佛如來的神通道力，一切智慧，就在你這一念心中圓滿俱足。所以我們修行是「本來緣有地」，並不是去外面找，所緣的就是我們的本覺性而已。「因地種華生」。我們要修行，要藉著修德才能顯性德，修大乘菩薩道六度萬行，由事六度入理六度，破無明而得稱性六度十度之無功用道。故偈云：因地種華生。我們需要經由聽經聞法，依教奉行，藉著修德，來顯性德，才會開花結果，所證的也不過是你自己的本地風光而已。「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眾生本來成佛，十法界體即真如佛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本覺本有，不覺本無，故十法界乃至五種種性皆是幻，唯一真法界，真如佛性是真，故佛陀夜睹明星，見性成佛時，見一切有情、無情，於自身心中同成佛道。楞嚴經會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七大當體即如來藏妙真如性。法界即真如，於真如本性外實無一法可得。故偈云：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另一重意義，就是慧可大師勉勵僧璨大師，普度眾生而不執著度眾生相。「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偈是勸僧璨大師普度眾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此偈意是滅度無數無量無邊眾生，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慧可大師傳法給僧璨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僧璨大師，江蘇徐州人，出生與在家之姓氏，無可考證。他見慧可大師的時候，是一位中年的在家人，年踰四十，禮二祖慧可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於是僧璨就跟著慧可大師出家，所患之疾，也日漸痊癒。我們聽聞覓罪了不可得，好像不容易了解，比如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吃得飽、穿得暖？臉上也顯現出笑容，別人看到都覺得你很好，乃至很羨慕你啊！可是我們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為何會如此呢？就是因為看不開，放不下。當你看不開，放不下，罪性就生出來了，如果你能看得開，放得下，反正該來總是會來，不該來的就不會來，想那麼多幹嘛！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一切隨緣任運吧！至於我們的身心世界，它也不過是自心所現之夢影而已，三心的連續相，實在是了不可得，你放下來就解脫了，放下來罪性就離了。罪性是叫你難過的，是叫你很痛苦的，有的人有錢有地位，生活無憂無慮，痛苦煩惱一大堆，那就是罪性，罪性在那裏令我們痛苦。有的人生活還過得去，並沒有多餘的積蓄，住得很簡單，吃的也很簡單，但是非常的快樂，天天都很高興。所以「罪」就在自己打妄想，如果我們一直打妄想，想的都是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利害得失，那這罪性就通通來報到了。為何淨土法門說，一句阿彌陀佛，可以滅掉八萬四千劫重罪，如果你這一句佛號，把生煩惱的這一念心伏住了，不再生煩惱了，那不是八萬四千劫重罪通通離開了，因為你當下就解脫了。如果你佛號離開了，又打妄想了，八萬四千劫重罪又通通回來了，又在那裏苦惱，所以當我們生煩惱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自我檢討，我現在吃得飽、穿得暖，也沒有甚麼憂愁，家中還有一些積蓄，也有房子住，想一想非洲那一些貧窮國家，想一想有一些人他沒有工作，他連吃飯都有問題，比起他們，我們幸福太多了，有甚麼好煩惱的？煩惱都是自己心想的。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就在自己打妄想。所以心清淨，不胡思亂想，煩惱也就不生了。故云覓罪了不可得。慧

可大師為僧璨剃度時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故知僧璨之法號是慧可大師親自命名的，同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足戒。執侍大師三載，得到慧可大師付法。僧璨大師五十歲的時候度道信大師為弟子，傳法給道信大師。後南遊至羅浮山隱居。隋煬帝大業二年（西元六〇六年）十月十五日，僧璨大師為四眾弟子說法畢，便立於屋前的大樹下，雙手合掌而逝，世壽八十歲。他著有信心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這在禪門中，也是頗有名氣的一篇文章。僧璨大師的傳法偈是：「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這首偈子比較容易理解，「華種雖因地」。華就是表因，因地雖然是具有如來的智慧德相，我們修行所證的就是本覺本有的本妙覺心。華種雖然是因地本具。「從地種華生」。修學佛法你一定要悟本心以後而修，悟後起修才是正修，故古德云：不悟本心，學法無益。如果不悟自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足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修學佛法無非就是恢復我們自己本有的德能，良知良能，也就是找回我們自己本地風光，生命的原貌。如果你不是悟這一念心，而是心外求法，往外去求解脫，那都不是正修。所以一定要從本起因地種華生果。因果才能圓。因正就是要了悟修行就是找回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若無入下種，華地盡無生」。如果沒有人為我們開示本妙覺心，如六祖大師所開示：菩提自性，本自清淨，但以此心直了成佛。令學佛的修行人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心著相污染了名眾生，心離相清淨無所染了名佛，能知修行的宗趣，而不會心外求法。若不悟本心，心外求法，則華地盡無生。無人修成正果的。故偈云：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所以修行是藉著修德顯性德，藉著六度萬行，把我們的一切分別妄想執著，洗得乾乾淨淨，恢復本地風光，如果我們不聞正法，不依教奉行，錯亂修學，那華地盡無生了。僧璨大師傳法給道信大師。

三十一 道信大師

道信大師，湖北人，俗姓司馬。他在十四歲的時候，是位沙彌，他來禮拜僧璨大師。他乞求僧璨大師，賜他解脫法門。僧璨大師反問他：「誰纏你啊？誰把你纏縛住了？」道信大師豁然之間大悟：「沒有人把我纏縛住！」僧璨大師說：「即沒有人纏，何必更求解脫呢？」道信沙彌當下悟自性，本自清淨解脫，無有障礙。因為道信大師當時只有十四歲，天真無邪，生活單純，沒有什麼欲望，所以心很清淨，聽到僧璨大師開示：誰纏你啊！一念返照自心當下就能看到無人纏的境界。我們為何看不到？因為我們被五欲六塵纏得太緊，種種的情執太重，所以人家問你：「誰纏你啊？」你就會馬上看到一大堆東西纏住你，解不開，無法會取清淨無染的本心。道信沙彌悟自性以後，從此隨侍三祖左右，服侍九年，正式受具足戒，僧璨大師知道因緣成熟，就付給他衣法。付法以後，僧璨大師到羅浮山隱居。但是他勸道信大師，雲遊四方，隨緣度化，作不請之由，不許他相隨，所以道信大師這個時候，他雲遊四方，隨方說法，利樂有情。

貞觀年間，四祖道信禪師正在蘄州黃梅雙峰山弘法。有一段時間，四祖經常遙望金陵一帶，發現那兒紫氣繚繞，知道必定有奇異之士在那兒修行，於是親自前往尋訪。一天，四祖來到幽棲寺，問寺院裡的僧人道：「此間有道人否？」那位僧人不耐煩地回答道：「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四祖反問道：「阿那個是道人？」被四祖這一喝問，那僧人無言以對。這時，別外有一位僧人出來，告訴四祖：「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四祖聽了，於是策杖入山，來到石室跟前，只見懶融禪師正在打坐，神情自若，目不他顧。四祖于是問道：「在此作甚麼？」懶融禪師回答說：「觀心。」四祖又問：「觀是何人？心是何物？」懶融禪師一下子被問得無言以對。于是便站起來，向四祖作禮，並非常客氣地問道：「大德高棲何所？」四祖道：「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懶融禪師問：「還識道信禪師否？」四祖道：「何以問他？」懶融禪師道：「向德滋久，冀一禮謁。」四祖道：「道信禪師，貧道

是也。」懶融禪師非常驚喜，問道：「因何降此？」四祖道：「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懶融禪師于是指了指屋後，說道：「別有小庵。」說完，便引四祖來到小庵前面。四祖發現，庵的四週盡是虎狼之類，于是，順勢舉起兩手掩面，故意作出害怕的樣子。懶融禪師道：「猶有這個在。」懶融禪師的意思是說，沒有想到你這位大名鼎鼎的祖師，還有恐怖心或者說執相的心在。四祖反問道：「這個是甚麼？」四祖的意思是提醒懶融禪師一念返照「這個」，看看現前一念究竟是個什麼？懶融禪師默然無語。當懶融禪師離去泡茶接待大師之時，四祖在懶融禪師所坐的石頭上寫了一個〈佛〉字。懶融禪師見了，心裡害怕，不敢上坐。四祖趁機點撥道：「猶有這個在。」四祖的意思是說，你學佛那麼久，還沒有達到無相的境界，還有佛相在。懶融禪師不明白個中的妙旨，于是向四祖頂禮，並請他宣說法要。四祖道：「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懶融禪師問：「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四祖回答道：「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懶融禪師問：「既不許作觀行，于境起時，心如何對治？」四祖道：「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牛頭禪師在牛頭山，後來有了五位得法弟子，道信大師也就在這個時候度了法融禪師。後來道信大師又到了江西吉州領眾，之後又到廬山大林寺，又領眾十年。湖北蘄州道俗，迎請道信大師渡江，到了黃梅這邊，

因為黃梅破頭山有很好的泉石，所以道信大師就決定住在這邊，不再到他方去了。道信大師決定住在黃梅，因為他的名聲很大，唐太宗嚮往其道，給他下了三次詔書，他都不去。第一次請他到宮廷供養，他不去；第二次又下詔書，請他到皇宮裏供養，他還是不去；到了第三次，唐太宗就告訴使臣說：「你到那兒，請他到宮裏來供養。如果還是不來，你就說皇上說的，要把大師的腦袋給請回來，到宮裏供養。看他還來不來！」這就是以死相逼，看他來或不來。使臣就前去迎請了。到那兒，先宣佈這個詔書，詔他到皇宮裏去供養；道信大師還不去，說：「我年紀也老了，也很多病痛了，我不到皇宮裏去受供養啦！」那麼這使臣就對他說了：「這回皇帝告訴我，如果大師您不去，他叫我把大師您的頭請回去到宮裏供養。」道信大師一聽見這話，就把眼睛閉上，把脖子伸得長長的，就等著使臣來斬他的頭。等了很久的時間，也沒有人砍他頭；他又睜開眼睛看，說：「你怎麼不斬呢？」這個使臣就說：「皇帝告訴我，只是說說而已，不是真把您頭給斬了。只是希望，這麼樣一說，您就會去了。皇帝對您非常敬重，不是真想要斬您的頭。」他說：「你回去告訴皇帝，生死是假相，一切有情從來都沒有生死的」。使臣就回去呈報皇上。皇帝聽道信大師的品節、這樣的清高、這樣的有骨氣，對他更加敬仰供奉。在唐高宗年號永徽的時候，他忽然對門人開示說法。說法之後，坐在法座上就圓寂了，世壽七十二歲，道信大師衣法傳給弘忍大師。祂的傳法偈是：「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這是指我們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將我們的妄想，分別，執着去除了，眾生就成佛了。我們聽經聞法，悟了我們這一念心，悟後起修，念念增上，修學是在恢復我們的性德。偈云大緣與性合就是因緣成熟一念相應，得一念淨信時，親證一切萬法，從本以來，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真實如此的本來，不見一法生，不見一法滅，生即無生，故偈云：「當生生不生」。這也就是

證無所證，悟無所悟，得無所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所以在這首偈子中，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就是你依教奉行，解行相應，日日增上。大緣與性合，一念淨信，相應到我們這一念菩提心。當生生不生。證無所證，悟無所悟，得無所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道信大師傳法給弘忍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相傳弘忍大師的前身是一位栽松老人。一日，幸遇四祖道信大師，便央求四祖收他為徒，四祖卻說：「您年歲已大，即便得法，也無法弘傳；假使真有心，等您來世定收您為徒，授予大法。」惦記著與四祖道信大師的約定，栽松老人走到溪邊，看到一位洗衣的女子，於是上前請求：「姑娘，我不能借妳家住宿？」女子回答：「我上有父兄，不能作主，您可以去求他們。」老人又說：「妳必須先答應，我才敢前去。」這位姑娘見天色已晚，且是一位老人要求借宿，便點頭答應，栽松老人待女子同意後隨即離開。隔了幾天，女子忽然有了身孕，但因其尚未婚配，父母嫌惡即將她逐出家門，女子無處可歸，只好乞食於鄰里中。待孩子出生後，女子視為不祥的預兆，便將其投於河中，沒想到這孩童卻溯流而上，且氣色十分紅潤，女子只好又將小孩抱回，繼續撫養。因為沒有父親的緣故，鄉里的人都稱此孩童為「無姓兒」。無姓兒長大後，相貌莊嚴，曾有一位賢人見到他，讚歎地說：「這個孩童只比佛陀少了七種相」，足見其已具足如來二十五相。一日，道信大師在黃梅縣這個地方，遇到了一位小朋友，骨相奇秀，異於常童。四祖問曰：「子何姓？」無姓兒道：「姓即有，不是常姓。」四祖問：「是何姓？」無姓兒道：「是佛性。」四祖又問：「汝無姓邪？」無姓兒道：「性空，故無。」無姓兒便向道信大師要求出家，大師云：「汝年紀太小了」，無姓兒便言：「您以前嫌我老，現在又嫌我小，到底要如何，才肯收我為徒呢？」。道信大師忽然憶起答應栽松老人之事，就跟他母親周氏女化緣這小孩，他母親也知道這小孩來投胎的因緣，所以就

把這小孩布施給道信大師，當道信大師的侍者，並剃度出家法名弘忍。後來道信大師就將衣法傳給弘忍大師。弘忍大師傳法給惠能大師，傳法偈是：「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這首偈子在前面悟法傳衣品中已經解釋過了，這首偈子與慧可大師所講的傳法偈，「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非常相似。前面已經介紹過，就不再重覆說明了。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

六祖大師以後，衣法就不再傳了，六祖大師的傳法偈：「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這首偈子在本品前面已經介紹過了，所以就不再解釋。

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這就是講禪宗傳承，六祖大師告訴他的入室弟子們，這是禪宗的傳承，以後大家要依我今日所說明的禪宗傳承為人解說，不要講錯。如果大家想要詳細的了解禪宗傳承，可以參考《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佛祖道影》、《佛祖歷代通載》，這裡面都有詳細的說明。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

這一段經文，是說六祖大師從曹溪寶林寺，來到了新州國恩寺，也就是六祖大師的舊居。就在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開元元年是唐玄宗的年號，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大家用完中餐以後，六祖大師就要跟大家一一辭行，六祖大師就是那一天晚上圓寂的。六祖大師預知時日，且生死自在，跟大家告別，說道：「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你們請坐好，我要跟你們告別了。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

首座和尚法海禪師，再提出問題來，請教六祖大師，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六祖大

師的常隨眾，各各都已經深信不疑，已經沒有問題了，所以法海是為利樂有情問。這個問題是為後代迷人，怎麼能夠修行成佛，所以菩薩的心，除了自己覺悟以外，念念還要想到眾生。經常我們跟一群人去參訪明師的時候，有一些人，平時是問題一大堆，但是一看到大師坐在那裡，他就問不出來，這時候即使你沒有問題，你也要學法海禪師，為利樂有情問，讓大家能夠同沾法義，法海也是這樣的心境，為利樂有情問，希望我們後代迷人，怎麼修行才能開悟見性？

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

大師這個開示非常重要，因為現在正是末法眾生，大家修行成佛，總是向外找佛，希望得到佛的加持，所以只要有活佛來了，許多人都去求灌頂加持，希望能夠即生成佛。六祖大師特別在這裡點出來，在後代的迷人，要怎麼能夠修行成佛呢？一定要先識得眾生即是佛性，眾生就是眾緣和合而生，有，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全都是佛性，如同吾人晚上作夢，夢中的人類動物等有情眾生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無情眾生，當體全都是心的道理是一樣的。宇宙萬法之中真實存在的，就只有佛性而已。就是因為佛性一念不覺心動，開始生起了無明風，而使平靜的佛性海中生起了識浪而成了生、住、異、滅之相續相。而由此生滅的相續相，而從空寂無相的佛性中，幻出了十法界三千諸法的幻境。故十法界三千諸法，就是佛性的夢境而已，當體即是佛性。故佛陀在《大般涅槃經》中，不斷的說明如來常住。因為一切萬法當體即是如來，即是法性。故佛經的開頭用「如是」二字，這是有其深奧的道理在。「如」是法性，「是」是法相。「如」依於無盡的緣起而成十法界三千諸法之「是」。故「如是」統攝一切萬法，將它攝為十種，為十如是。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此十如是當體即是如來法性。而法性即是佛性，佛性

即是覺知性。由覺知所幻現之十如是，此十如是展開即是唯識學所說的五位百法。也就是天台宗所說的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是覺知性。是故佛陀無所不知，無所不覺。大則從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壞、空，其中複雜的演變過程，每一個細節，佛陀完全清楚明白，因為是「覺」所變現的。而如來正是覺體。乃至一隻小螞蟻，體內的構造，它的生理、心理及其生態，佛陀也一樣完全清楚明白。因為他也是「覺」性所變現的。「覺」就是「知」，故古德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是故佛陀在楞嚴經中，不僅說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體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即佛性、法性），更舉自己所證來說明。故經云：「如是乃至恆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譯即：「如是乃至恆沙數之世界外，下場大雨，亦都能分別清楚了知其雨滴之數，眼前種種一切，無不清楚明白，乃至為何松樹長得筆直，而有刺的棘木為何長得彎彎曲曲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解它的緣由。又此世界中的鵠鳥為何羽毛是白的，而烏鴉卻是黑色的，這其中的因緣，本末究竟，無不一一了知其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因為一切萬法當體即是「覺」所變現的，那當然是一切通達，一切明白啊！所以宇宙萬法皆依覺性之生滅相而幻現的，而如來正是覺性，是故如來常住，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諸位若能言下悟入，則根塵接觸，一切萬法，一切時空，一切事物，一切因緣，無一不是如來啊！全相即性即第一義空（空有皆離），即是如來。是故經云：見性成佛道，因為一切皆是如來，自他之間不隔毫端，自他皆是如來之故。故古德云：「拈一根草即是丈六金身」，又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因為十法界三千諸法就只是一個絕待如來，空寂的體性，即是覺性，亦名佛性，又名法性而已。凡夫正如佛性海中的一個小泡泡，只要這個小泡泡一破就進入了全體的佛性海，而這宇宙萬法正是佛性依一念不覺心動而生起的幻像，故只要我們這佛性的小泡泡一破就證入法性入佛性海了，屆時你

也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了，假名眾生成佛了。然而這佛性的小泡泡要如何破呢？只要你放下萬緣，一切不染，離一切相待，能所，心無所依，打破自他的界線，即能證入。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則十法界三千諸法，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體而已。是故六祖大師云：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而吾人名為有情眾生，即是五蘊和合有情識之眾緣和合而生。身是色法，四大和合。心法則依受、想、行、識，念念生滅相續之流轉而成之有情。受蘊指前五識，眼識具九緣（空、明、根、境、作意、種子依、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而生起，耳識具八緣而生起（不須光明），鼻、舌、身、識具七緣而生起（不須光明及空間）。想蘊指第六意識，具五緣而生起（根、境、作意、種子依、根本依）。行蘊指第七末那識具四緣而生起（根、境、作意、種子依）。識蘊指第八阿賴耶識具四緣而生起（根、境、作意、種子依）。此心法中，每生起一個心念就是一個眾生，所以念念都是眾生，眾緣和合而生。六祖大師所開示的四弘誓願，首先告訴大家，先度自性眾生。自性眾生無邊誓願度，我們把念念攀緣的心度盡，不再起心攀緣，一心清淨無染，本妙覺心就現前。所以自心眾生度盡之後，自心佛道就成就了。

「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六祖大師教我們如何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一定要明白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往外是找不到。「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在佛教正法的時候，大家肯老實修行，能夠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肯接受師父嚴苛的教導，而現今教育主張人權，所以打不得罵不得，大家都希望能夠快快成就，一下子就能證果，所以大家就眾生迷佛。希望佛力一加持，就立刻開悟，而不肯老實修行了。比如達賴喇嘛來台灣時，許多信眾，追隨著他，稱他為活佛，而達賴喇嘛就跟大家講得很清楚，我不是活佛，你們不必給我紅包，你們要真正聽我講經依教奉行才有用，你要了解空性修止觀才有用，大家還是不要聽經聞法，依法修行，還是要求灌頂，

加持能夠成佛最要緊。所以眾生迷佛，不是佛迷眾生，是自己迷了，達賴喇嘛都告訴我們說的這麼清楚，我不是活佛，我哪敢自稱活佛？活佛只有釋迦牟尼佛一個人，我不是，我是個出家比丘而已，他跟我們說的這麼清楚，大家還認為你就是活佛，你一定要為我灌頂，為我加持。他跟大家說得再清楚，大家還是不願意接受，所以就有假活佛出來騙財，騙色了，有些人被騙了，還心甘情願，真是太不可思議。所以是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六祖大師也是一樣，一再叮嚀我們，絕對不會欺騙我們，修行只有靠自己，諸佛菩薩從旁協助，當我們修行的增上緣。我們必須努力的把自己的煩惱習氣從自心中清除乾淨，就是自心成佛道。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

如果聽了六祖大師的開示，能頓悟原來自心就是佛，原來境界是我心現的，心體空寂，可是遇到了境界，會現種種名相出來，因為我們有煩惱習氣、有我法二執，看到心裡現出來的幻相，就以為實，馬上就生起貪愛取捨，所以本來是佛就變成了凡夫。如果我們一切看得很清楚，但都不動心，你所用的就是真如識，所生的是智慧。然而我們根塵接觸，立刻生起了取捨、分別，那就是染汙識。所生的是煩惱。煩惱與菩提，差別就在一個是染，生取捨心，名煩惱，一個是如如不動，如如不動就名菩提。取捨了就是凡夫，如如不動就是聖人，就這麼一回事。這一切境界從那裡來呢？迷的人以為外面是實有的境界，而事實上，外面的境界是自己內心的心緣相，是自心的世界。如果沒有人，世間都沒有意義了。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其實就是自己內心的世界。迷的人不知道世界人生的真相，悟的人就知道，原來這世界是我自己心中幻現出來的，我要運用它，不要被它轉。若能轉法如同如來，佛就是能夠轉境界，凡夫就是被境界轉。「自性若悟，眾生是佛」；你不再起心攀緣，眾生就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如果你不

知道外面境界是你自心現的，你起心攀緣著相，生煩惱，生起了貪嗔癡，佛是眾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在迷覺之差而已，因迷而立覺，如果你真正覺，迷覺都不可得，整體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妙用。

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

自性本來空寂，沒有平等與不平等之相待兩邊。只因一念不覺心動，起心攀緣，造作諸業，循業發現，於清淨自性中幻現十法界三千諸法。當體即是自性，若能悟入而得淨信，則如同夢醒時，則見全體夢境全是自心，平等無二。若眾生能悟諸法實相，見一切法唯一心三諦理，體即空，緣起即假，空假不二即中，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即得自性平等，則眾生是佛。若不如是，執身心世界以為實有，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則佛變成眾生了。所以佛由心作。心若險曲，則佛隱藏於眾生心中，不能開顯無上菩提之功德妙用。若能一念覺悟，放下萬緣，心行平直，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光明正大，大公無私，無有不可告人之事，則眾生成佛矣！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

佛是快樂自在，智慧圓滿的大人。我們也是人，為何要生活的如此苦惱。這個要從自心中徹底的覺醒過來，發願我一定要修行證解脫，成為快樂無憂的佛。所以一定要先從自心中真正的覺醒過來，才會真正認真的修正自己身、口、意三業的行為。三業清淨佛出世，你就是一位快樂自在，解脫無礙的佛了。三業不淨，佛滅度，你這一尊佛就入滅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古德云：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是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

六祖大師告訴我們，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我們的自心是佛，可是為何不能直下會取、直下承擔呢？因為我們心不安，故無法證入。慧可大師見達摩祖師的時候，云：「弟子心未安，乞求師父為我安心。」祖師言：「把心拿來，我為你安心。」慧可當下答道：「覓心了不可得。」祖師言：「為汝安心竟。」我們的心不安，你就不能悟本空寂之真心。為何心不安？念念起心攀緣，不能放下，故不能見。趙州和尚開悟見性的時候，作了一首偈云：「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空費草鞋錢」。修行人真的要修學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慧開禪師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我們現在不能直下會取自心是佛，是心中有事不能安，有事就有煩惱，無事就天下太平。

開悟的禪師常說的天下太平，不是在外面的天下太平，是在他內心的天下太平。如果你修學的過程中，一天比一天心裡平靜了，那你就漸漸契入佛慧，機緣成熟之時，就能直下會取本心，本自清淨，原無煩惱，具恆沙妙德，與諸佛如來平等無二。如臨濟義玄禪師在黃檗禪師座下三度請法，三度被打，之後依黃檗禪師委由首座之轉示前去大愚和尚那兒參學。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脫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無法可說）」。愚抓住師曰：「這屎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和尚肋下打了三拳。愚推開師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於是辭去大愚和尚，回到黃檗禪師座下。所以脫困沒事才能開悟。所以我們要怎麼開悟？你看看你心裏有沒有事？

你現在心裏在想什麼？想明天或後天，在那裏靜坐，還想過去是誰對你有仇，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利害得失一大堆，怎麼開悟呢？所以自心是佛，不要狐疑，心地清淨無染，就是眾生成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萬法唯心，心清淨無染無所住生心，則生諸佛道法。心清淨無染住中道生心，則生菩薩無量四諦道法。心清淨住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寂靜永安，生心則生聲聞、緣覺正覺之法。心住捨念清淨生心則生四空天、四禪天之知見。心住清淨喜樂，或住樂生心則生初禪至三禪天之知見。心住五欲而生心則生欲界凡夫之知見。於欲界中，心住五戒、十善而生心則生三善道正報身心依報世界諸法。若心住貪、嗔、癡三毒而生心，則生三惡道諸法。故大乘起信論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這個滅是指放下、解脫，而不是斷滅。你的心如果真正放下，就得到解脫了。一切種種法滅，種種執著分別妄想滅了，那就是真法現前，那就實相現前。所以實相就不是種種法，實相是一真法現前，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智慧圓滿，圓明常寂照就現前了。我們如果了解這個道理，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我們就要自己想想看，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這個本心，每個人都平等，沒有高下，上至佛，下至地獄眾生，都是平等的，只是迷悟的不同而已，都是我們的本心。六凡法界是迷了而生種種煩惱法，諸佛菩薩悟了諸法實相，通達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不起心攀緣，則心生總總智慧生。故前面悟法傳衣品中，六祖惠能見五祖弘忍大師時云：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六祖大師心清淨，無住生心即生智慧。凡夫住相生心即生煩惱。故心生種種法生，有凡聖的不同。又心滅種種法滅，亦有凡聖的差別。凡夫外道修學禪定，以生止滅，或以滅止生，凡夫則修成斷滅的四空定，外道則修成斷滅的無想定。諸佛菩薩照見五蘊皆空，證諸法實相，不見一法生，也不見一法滅，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經云：諸佛剎土盡同虛空，

故心滅種種法滅。故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皆有凡聖的不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

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六祖大師末後留下一首偈，名「自性真佛偈」。這一首偈子可以供後代學佛的弟子們，認識心地法門，悟本真心，念念保任此心，打成一片而自成佛道。

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真如自性是真實如此的本來面目，恆常如是，不變不異，不可破壞，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恆常都是這樣，生命的原貌，真相如此。如果你相應到這樣的境界，那就證真如了。可是我們現在的心不是這樣，時時刻刻都在生滅變異遷流。有甚麼變異呢？我們的情識上有苦、樂、憂、喜、捨，所以那不是真如，那是我們的八識心心所法，我們的心裡起貪、嗔、癡、慢、疑、惡見，那不是真如，為什麼？它有變異，貪、嗔、癡、慢、疑、惡見，這都是生滅相續的，不是真如。如果你了悟這一些境界是生滅相續的假相，三心不可得，是空的，放下來了，真如心就現前了。那真如心就像鏡子，鏡子的照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鏡子的照就是鏡子的真實如此的本來面目，恆常如是，不變不異，真相是如此。如果我們恢復本有的真如心，這個真如心是一切通達明瞭，沒有障礙，盡法界性，華嚴經裡面所講的境界，也就是我們真如的妙用，我們真心的妙用。而真如自性，就在我們的妄心中，如果我們念念起心攀緣，放不下，那就不能顯現。如果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來了，它的妙用就顯現。它的體性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恆常如是，不變不異。真如自性是真佛，是人人本具的，放下即得。

「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見三毒就是見思二惑，見惑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思

惑是：貪、瞋、癡、慢、疑。邪見三毒是魔王，魔字的底下本來是石頭，不是鬼字，是折磨你，所以邪見三毒是魔王，外魔不可怕，你好好用功，精進修行，有三寶護念，龍天護法護持，只要我們不理他，魔對你也沒辦法。但是我們自己心生出來的邪見三毒，見思二惑，那真的折磨我們，讓我們生死輪迴，乃至墮入三惡道，受無盡的苦。所以我們真正要對付的敵人正是自己內心中的貪嗔癡三毒。有些人他沒事也會生起無理嗔，看什麼都不順眼，莫名其妙就發脾氣，遇到這種人我就會很客氣的問他，是不是今天的太陽的黑子多一點？聽說太陽黑子多一點，會影響人的情緒，你是不是受了太陽黑子的干擾？這是無理嗔，所以真正的敵人是自己貪、瞋、癡、忌妒障礙，任何事都怪到別人頭上，卻是處處原諒自己，這個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把它去掉才對。真正的消滅敵人，是要消我們內心中的這一些毛病。阿羅漢有一個名號為殺賊，祂不是殺外面的敵人，是殺自己內心的貪、嗔、癡、慢、疑、惡見，諸煩惱賊。這個就是魔王，折磨我們在日常生活不自在，這一些見思煩惱魔消滅掉，這世界滿可愛的，世界很光明的，所以心中有三毒邪見，所在之處即是娑婆世界。心中無三毒邪見，所在之處即是極樂世界。「邪迷之時魔在舍」。起心攀緣，生起了迷、邪、染之時，造作諸業，心中生起利害得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自己把自己纏縛住了，苦惱不堪。「正見之時佛在堂」。若於自心中通達緣起之法，一切萬法，因緣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緣有。我是由十二因緣法而現的假相，若起心攀緣之無明不破，或愛、取、有不斷，我則永遠無法出離三界生死煩惱，不得脫離惑、業、苦的纏縛。若能念念以空性的智慧，觀照，覺查不起心攀緣六塵，而能隨順此清淨無染心，隨順法性，自生自顯的真實妙用，不造作諸業，即是大師所云：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如果我們心中生起邪見三毒，那就是魔王來住在這個身體中了，如果以覺、正、淨去掉迷、邪、染，

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都是這一念心，我們是要成佛或成魔，要靠我們自己，不是靠佛菩薩，如果我們總是執著世間法，放不下五欲六塵，佛怎麼加持都沒有用。如果我們能一念放下，不再起心攀緣了，魔變成佛真無假。有一次，蘇東坡和佛印禪師一起遊天竺寺，走進大門就看見一尊觀音菩薩，手裡拿著一串念珠。蘇東坡就問佛印說：「觀音既然是佛，為什麼要拿念珠呢？」佛印說：「觀音菩薩也不過是在念佛號吧！」蘇東坡：「念什麼佛號？」佛印：「他只知道念觀世音佛號。」蘇東坡感到驚訝：「他自己是觀音，如何自己念自己的佛號呢？」佛印說：「求人不如求己呀！」六祖大師在這偈子跟我們說的很清楚，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因為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怎麼作佛？是正見自除三毒心，那就是是心作佛，是這樣做的。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法身報身及化身，其實它不是從外面找，它就是我們的自性身，法身就是清淨無染的本心。報身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心的智慧，自在解脫，不被外面境界纏縛，無牽無掛，心安理得，安詳自在。化身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無染的本心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普度眾生，利樂有情。有時候為了教化剛強難化，吃硬不吃軟的眾生，現出憤怒相，化身成了憤怒金剛。有一類眾生，吃軟不吃硬，歡喜接受別人溫柔的勸導，你就現慈祥相，為其說法。你就化成觀世音菩薩，有時候你為他說智慧法門，你就化成文殊菩薩了，你隨時在變化，人的表情是無量無邊，每個表情都是一個化身，你如果能善用肢體語言，那是很感動人的。聽錄音帶就不如看電視，看電視就不如當場耳提面命。但是你要演的對，不要演錯了，那就糟糕了，因為人見面三分情，如果你表錯情會錯意，那比聽錄音帶還糟糕。如果我們心清淨無染，自在解脫了，清淨心中自生智慧，它自然會領導你，怎麼演才最如法，一定演的如理如法，所以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

一身，就是自性身，是本心的體相用。「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如果我們先從「六祖壇經」中體會到，學佛不必外找，原來不能成就無上菩提的原因是自己起心攀緣，念念相續，過失在自己，要觀照自心，不被六塵染，才能頓悟自性。真正通達清淨心是佛體，沒有汙染的心之妙用是道。自心本來具足戒定慧。藉修德顯性德，修行目的就是恢復本有德能，恢復自己良知良能，不是外學諸法，這樣的修行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本來我們這五蘊和合幻化之身，當我們迷惑顛倒的時候就名為業報身，迷惑造業，受諸業報。悟自性的時候，這個身子就是自性具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我們悟後起修，利用這個五蘊幻化之身，來修六度萬行，恢復我們自性本具的德能。修布施並非希望將來得福報，是要增長我們的大慈悲心。修持戒不是我有多大功德，持戒是要恢復我們的清淨無染心，修忍辱並非是為了百忍成金，我們修忍辱是要修廣大的包容心，拓展我們無量無邊的心量。經上常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結果不僅是經常跟人家起衝突，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包容，這就不像話了。忍辱是拓展心量、修包容心。修禪定與般若，就是修止觀，止即止息妄想，分別，諸煩惱。觀是生起觀智，離一切諸相，斷一切煩惱，證真如自性，而顯自性的大機大用。由止而成觀，由觀而資止，止觀雙運，入定慧等持，證定慧一體，明心見性也。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中充滿慈悲心，內心是清淨無染，自心中具足了包容心。根塵接觸，不起心攀緣，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朝這幾個方向努力，這樣的生活就是精進。佛陀在金剛經中，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祂行六度萬行，祂天天就是在這樣行六度萬行，被須菩提看出來了，佛陀太不可思議了，天天都在行六度萬行，我們怎麼都看不出來呢？佛大

慈大悲，佛心清淨，佛具大包容心，佛一切通達明瞭，如如不動，不取於相，而普度眾生，這樣的生活就是六度萬行。我們要懂得這樣修行，才能從化身生淨性，藉著這樣的修德來顯性德。因為淨性常在化身中，我們這樣子用功修學，行解相應，自然能於五蘊幻身中，悟淨性。如經云：得一念淨信，悟淨圓覺。開悟了，我們就能依悟淨覺性，悟了本心後，依凡夫隨順覺性，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而成就五蘊幻身即法身，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如果我們念念都清淨無染，不着有無兩邊，我們就隨順這樣的心，遇緣自生自顯的妙用，因為自性無非，不會犯錯。自性無癡，本來就是智慧性。自性不亂，本來就是如如不動。如果我們能保任這樣的心，你就順著他就好，因為他會帶著你行正道。因為我們現在念念起心攀緣，心不清淨，所以要依止八正道而行，一直到六根清淨，破見惑證相似真如以後，依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行理六度，一直到，破根本無明，證法身，入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行稱性六度，十度之無功用道而圓成無上佛道。是則名為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但是真正要修菩薩道，是要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中，在這境界中歷事鍊心，才能把我們無始劫的習氣種子引發出來，把染污的種子轉成清淨的種子，那就是所謂的轉識成智成就無上菩提，當來圓滿真無窮。

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淫性就是貪婪之心，我們的煩惱是無窮無盡，但是將它濃縮到最後，剩下五個，貪、嗔、癡、慢、疑。再將這五個濃縮就變成貪、嗔、癡三毒，如果這三毒再濃縮，就剩下一個貪，貪婪無厭之心，故俗云：人心不足，蛇吞象。而此貪婪之心卻是依於清淨自性，一念不覺心動，起心攀緣外境，越迷越深，而成凡夫之貪婪心。若能頓悟萬法本空，唯心自性，畢竟無有一法可得，萬緣放下，不再起心攀緣，則「貪」即是性德，為饒益無量有情眾生。故菩薩摩訶薩，煩惱即菩提，貪、嗔、癡即戒、定、慧，無二無別。因貪淫

之性，本是清淨自性之性德。「除淫即是淨性身」，除卻心中貪淫之性，則此身即是淨性身，因自性本淨。隨順此淨性身於根塵接觸時，任性逍遙，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順法性真實的妙用，即是不二法門，因清淨自性中，無貪與不貪，唯是恆沙功德的顯現。「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凡夫之修行次第，先以智慧照破煩惱，在我們心中，先把這五欲六塵洗乾淨。於清淨無染心中，才能見性剎那即是真。接著於清淨心中修學轉煩惱成菩提，功夫打成一片時則煩惱即菩提，於後，破根本無明證法身時，則即無煩惱，亦無菩提。唯是清淨自性的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也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脫，各具常、樂、我、淨的真實極樂世界。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今生因修福修慧，具足菩薩道之資糧，而能遇到了頓教法門，能夠頓明自心，頓悟自心是佛，「忽悟自性見世尊」。於自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中，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諸佛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故六祖大師云：忽悟自性見世尊。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若欲修行覓作佛，如果你不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而去心外找三身如來，則是不知何處擬求真？這裡舉無準師範禪師的一段開示：「但此事不從他得，只是人人腳跟下本有底一段事，歷歷孤明。亙古亙今，不動不變，纔擬心相向，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所貴當人直下諦信，不越一念，超然獨脫，頓悟頓證。至證悟處，實無一法可得，只是舊時周司戶而已。若別有所證，則心外有法，乃成外道矣。」周司戶就是管家，也就是主人翁，就是我這一念心而已。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如果能頓悟自性，悟自性就是成佛因，悟後起修，念念保任自心，不着有無相待兩邊，這是真修。如

果不見自性外覓佛，不知道自心是佛，去外面找成佛的方法，起這種心往外攀緣總是大癡人。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不識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己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鍊臂。敲骨出髓刺血寫經。長坐不臥一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這是非常合於這一首偈子的意趣。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頓悟本心，直了成佛的頓教法門，今已留傳下來救度世人，但以此心，直了成佛。我們雖然悟了這頓教法門，但煩惱尚未除盡以前還是要用功修行。如古時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弘辯禪師答：「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頓教法門今已留，理則頓悟，乘悟併消。「救度世人須自修」。你還是需要將無始劫的染習，無明一分一分的破，是要靠自己用功的。「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如果你不從自心去覓三寶，自清淨無染心是佛寶、自清淨無染心中本具的正知正見是法寶、自清淨無染心的即體即用，體用一如，是僧寶。若不是從自心去悟、去證，而是從外面修種種苦行，或以布施，捐款，做好事等善行，所得到的僅是人天福報，出不了三界。更何況是悠悠度日，又如何能成就無上菩提。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六祖大師開示完自性真佛偈後，接著又告訴大眾說，你們要好好記得，這好住就是憶而不忘。汝等好

住不僅是對法達比丘等人，也是對我們末世眾生，就是對現在我們正研討六祖壇經的一切佛弟子。所以我們要好好記住，要如何能夠見佛性？我們要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在我們現在末法的眾生，大家都是求快，所以吃的東西也要快速，發明很多東西，麵也不用煮，泡一泡就行了，湯也不用煮，泡一泡就行了，所以學佛也希望快。學佛是要水到渠成，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精進修行，斷惡修善，發菩提心行六度萬行，你境界就不斷提升，所以是生生世世累積而得。古德的頓悟菩提，成就佛道並不是他這一世修的，那都是累生累劫所積蓄的火候，於今世因緣成熟，開悟見性了，如鑽木取火，火候到了自然而生起了火。所以在末世的眾生，一定要了解，修行是自心的覺醒，不是去外面求感應、求加持，如果你求感應、求加持，去外面找佛，你遇到一位好的老師，他循循善誘，慢慢逐步教你找自心佛，最後從自心中，開啟了正法眼、正知正見。六祖大師教我們皈依自性三寶，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真正的從自性中覺醒，所以在「自性真佛偈」中，大師就告訴我們，心清淨就是佛，心染汙了就是眾生，心平直就是佛，心纏曲就是眾生，心地慈悲就是菩薩，心地自私自利就是凡夫。我們要作佛、作菩薩、作凡夫，都是在自己一念心中而已，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相信。所以六祖大師在這裏特別告訴我們，汝等好住，一定要記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要成佛、見佛，要從你自己心中見。古德云：「三業清淨佛出世，三業不淨佛滅度。」就在你這身、口、意三業，清淨了，你就是活佛，佛出世了。身、口、意三業不淨我們這一尊佛就滅度了。昨天是浴佛節，很多人浴佛的時候，都先禮佛，然後說祝佛陀聖誕快樂，浴佛不好意思浴佛的頭，覺得好像不太恭敬，那麼就浴身子就好了。諸位，佛已經成佛了，你再去給祂浴佛，那有甚麼意義？浴佛是表法的意思，水表示清淨、清涼，浴佛是要浴我們自己這一尊佛，藉著這個動作，想到我也是佛，可是我現在三業染污，所以不能成就菩提，不能成佛，所以我現在要自性覺醒，我要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讓我的

自心清淨，轉凡成聖，我浴佛是浴我自心中的佛，因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在染淨之間而已。凡夫悟則成佛，迷則是凡夫，就是這樣一念間而已。汝等好住，要記得，不要求快、求感應、求神通，要真正從你內心中斷除煩惱，除掉自心中的貪、嗔、癡、慢、疑、惡見，這六根本煩惱，除了以後，你才能轉煩惱為菩提，不是一下就可以轉煩惱成菩提，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定是先伏煩惱、斷煩惱，最後心清淨了，再修行轉煩惱成菩提，打成一片，得煩惱即菩提，後破無明證法身成無功用行，即無煩惱，亦無菩提，唯是寂靜一心中的涅槃三德，常、樂、我、淨之無上菩提果。即體大，即相大，即用大，體用一如。所以要從自心中做起。

「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六祖大師特別強調，禪宗的心地法門，是沒有生死的，我們這一念法性，是沒有生死的，我們會執著有生死，就是身見、我執不破，才會執著有生死。我們這一念真如，這一念心，是沒有生死的，盡過去、未來，從沒有生死，所以生死是假的，如果修學心地法門，還執著生死，舉辦告別式，身著孝服，受人弔問，那簡直是說六祖大師還有身見一樣，還執著這個身子。如果我們真正想要見六祖大師，六祖大師就在你的清淨無染心中。因為六祖大師與大家都是同一個法性，同樣這個心，這個心是沒有間距的，自他之間不隔毫端。就如同我們作夢，夢裡面的自他之間，都是同一個夢心，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障住了，看不到這個境界，破我法二執的菩薩，在他的心中，看到一切眾生，看到一切諸佛如來，同共這一念心，沒有生死。昔時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裡，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吟作麼？作麼？」人在哪裡？人在我們六根門頭出入。有一天，投子感溫禪師帶著侍者去巡山，看到一隻蟬正在羽化脫殼。蟬飛走了以後，留下一個空殼子還掛在樹上。侍者仔細端詳了這個空殼子，就問投子感溫禪師：「老師，蟬的殼還在這裡，蟬到那

裡去了？」投子禪師微微一笑，並沒有回答侍者的問題，只是用手輕輕將蟬殼拿起來靠在耳邊，搖了幾下，口中同時發出蟬叫的聲音。侍者看了有所省悟，立即拜謝老師的無言說法，投子禪師知道侍者已經悟得禪意，點頭印可說：「蟬到那裡去了呢？蟬不離開一心啊！」我們的心有距離，看不到法界一就是一切，是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你見不到這個境界，這一念心是從來都沒有生死過，盡無窮際，遍照法界，一切法界都在你這一念心現，這十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如果執著有生死事，豈不是把禪宗的無生法門，認為有生滅了，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

所以一定要識自本心，壇經所講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大家明心見性，識自本心，大家有沒有想到本心是怎麼樣子的呢？如果你豁然悟到了，你用了這麼長的時間來學習壇經，那就很有價值了。我們本心是清淨的，是沒有污染的，是沒有任何依靠的，沒有煩惱，具足無量的智慧德能。我們不必要去外面求清淨，它本來就清淨，是我們看不破放不下，念念起心攀緣，患得患失。就好像我們手上抓住一個燙手山芋，在那裏喊著燙，當然燙，但是你怎麼叫都沒有用，放下就不燙了。心也是一樣，它本自清淨，本來沒有煩惱、生滅、動搖，本來具足無量智慧。就因為我們心中執著了身心世界萬法，就如同抓住燙手山芋一樣，放不下，有了我法二執。當我們根塵接觸時，本來是無上菩提覺法樂，與無上涅槃寂滅樂，但是透過了我們的我法二執以後，就生起了無量無邊的煩惱，並造作諸業，而隨業受報。所以我們要識自本心，念念保任此心，直了成佛。禪門中有一個公案，有一次石鞏慧藏禪師問他的師兄西堂和尚：「你還知道怎樣捉住虛空嗎？」西堂答：「知道。」石鞏問：「你怎樣捉？」西堂便伸手作出捉虛空的姿勢。石鞏說：「這樣，哪

裡能捉得住虛空呢？」西堂問：「師兄！你怎樣捉呢？」石鞏便把西堂的鼻子用力地扭住，痛得西堂忍不住了，大聲地說：「太煞用力了，會把鼻子扭脫了的！」石鞏笑著對西堂說：「必須要這樣捉虛空才得！」空性就在這裡，根本沒有動，剛才沒有捉佗，佗也不動，佗也沒有去來，一捉佗就好痛啊，馬上顯現出來。悟了這一念心，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去來是境界，心假若不緣外面境界，那就是無為法，那就是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前面識自本心以後，你時時要關照你這一念心，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

「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心本來就沒有是與非，它是空寂的，是與非是自己起心攀緣外境，才會生是非。境界本來也沒有是非、好壞，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習氣種子而生起。比如喜歡賭博的人，他到賭博的地方，或是電動賭具場，或聲色犬馬的地方，裡面都是香菸、檳榔、女人、香水味，喜歡那個調調的人，到那種地方，就是他的極樂世界。如果是喜歡唸佛、清淨、禪坐的人，那種地方對他來說，簡直像地獄一樣，根本就受不了。同樣那個境界，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就討厭，所以境無是非。又如鱖魚善於住在混濁的水中，你覺得牠很可憐，你將牠放在深山的清水中，牠沒多久就死了。你覺得蛆蟲很可憐，在糞堆中鑽來鑽去，你把牠放在濁水中，牠也沒多久就死了。甚麼樣的人就住甚麼樣的環境。老天很公平，當你是甚麼樣的人，是甚麼樣的心，當然相應到適合他居住的環境。比如一個人天天想要睡覺，吃飽了就想睡，睡飽了就想吃，他一生重要的事情，就是吃跟睡，他的性已經很接近豬了，那來生就要小心，上天很公平，你喜歡這樣，當豬去吧。你很勤勞，利益眾生，心地善良，就絕對不會跑到那個地方。所以境是沒有好壞美醜，是自己心中的習氣攀緣境界而生起。所以這是、非、住、往。是因為自己心有取捨分別，才有是、非、住、往之心。我們要如何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只要做

到不攀緣外境，不取捨分別，你就入這個境界了。

「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大家只是了解道理，而從來沒有感受到心是這個樣子，你了解了道理是佛陀的，是祖師大德的。我們要返照自心，要有一點相應才行。如果相應的境界時浮現，那你找對門了，用對了功。各種法門無非就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故楞楞嚴經云：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就是明白本心，見自本性。高峰原妙禪他對大眾開示：「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糧。大悟無道。若人透此四重關。非特親見高峰眉毛長短。鼻孔淺深。猶如赫日當空。萬別千差無不照。」偈語中所說的大海就是指我們的心海，但我們現在的心量有限，並不是大海，而大海就是我們的妙覺大海。無魚，這魚是代表塵勞，真正心量廣大的時候，心裡根本就沒有勞碌，天下太平。俗云無事一身輕，有的人講無官一身輕，其實無事才是真的一身輕。如果你只是作到一邊的無事，那是二乘。要能夠做到事而無事，無事而事，做而無做，無做而做，這是真正的無事人。大海無魚，心中沒有這麼多忙碌塵勞之事。大地無草，大地也是代表我們的心地，我們現在心地承受一點力量，就承擔不起了。人家給我們一點顏色看，我們就跟他吵，跟他鬥，但是你無論怎麼跟大地鬥，它都不理你。好人它也承擔，惡人也是承擔。寶石也承擔，汗穢之物它也承受。大地無草。這個草是比喻妄念紛飛，登地菩薩就是大地，承擔一切，普度眾生，如如不動，不取於相，遠離一切妄想、分別、執着。大富無糧，無糧是表示吾人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無所不能，具恆沙妙德，這才是真正的大富。古德云：實際理地不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正是大富無糧之意。所以古人云：心止念絕是真富貴，私欲斷盡是真福田。大悟無道，真正的圓滿菩提，是歸無所得，甚麼境界是大徹大悟？一念無心，有無之心都離了，妙契空靈不昧，寂而照，照而寂之中道真如實相心。妙契而已，了無所得，悟了同未悟，心地清淨無染，以無所得故，菩提薩

唾。若人透此四重關，親證這四句，那就是明心見性，轉凡成聖，這四句的境界，也就是六祖大師所說的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非，無住無往，是一樣的。六祖大師苦口婆心，勸導我們要修行，要真修，悟後起修，才能夠真正的明心見性，

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六祖大師提醒大眾，我滅度後，要依此修行，那就好像六祖大師天天在教導我們一樣。假若是不照這樣來修行，就算是六祖大師住世教化我們，也沒有用。佛陀也是這樣說，祂把對治八萬四千種煩惱的藥全都留在我們世間，你不肯吃藥，病不會好，佛陀也沒辦法。佛陀說法四十九年，這四十九的數目就是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一絲隱藏，將所有法都說盡了，一切都講圓滿了。因為七就是圓滿的意思，七個方位東、南、西、北、上、下、中，這是整體的圓滿。七個七是圓滿中的圓滿，圓滿到了極點。中國人常說：「天機不可洩漏。」佛陀把天機都告訴我們，毫無隱藏，佛陀真的太慈悲了，修不修就看我們，佛陀當我們的增上緣，你在修行的過程中，佛菩薩有業自在，祂可以幫助我們調整你在精進中，所遇到的順逆境界，幫助你突破，但是我們靠自己修。你不修，諸佛菩薩是無法幫我們把貪、嗔、癡拿掉。我們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種種的運作，它本來都是道，因為我們起心攀緣，而有了我法二執，把無上妙道變成善惡法。又因為凡夫自私自利，會造惡業，所以要立善法來對治惡法。等到你惡法全離了，善法也要離。善、惡法皆離了，一心清淨無染無所依止，你每天處事待人接物，又恢復成道了。所以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因為我們有我法二執，那就把道變成善惡相對之法。所以佛看一切眾生，與佛無二無別，眾生妄迷，無明本空，當無明去掉後，本覺就現出來了，本覺就是大道，所以要真修才有用。「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若口說聖道，心行邪道，陽奉陰違，即使我長劫住世，對大家也無所助益。勸大家一定要依

教奉行，才會得到真正的解脫。

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這一首偈子可以說是六祖大師最後的遺訓。「兀兀不修善」，兀兀這兩個字，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心不動，另一個就是勞苦用心的樣子。兀兀不修善合起來的意思就是隨順一切善緣，無為而為，無住相布施，雖然是勞心勞力，也無為善之心。不是不修善而是行無為法，雖勞心勞力，也沒有感覺我在幫助眾生，三輪體空，真正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中國古代梁武帝雖修很多善就達不到這個境界，他執着他在修功德、做善事、度眾生。他無法感受到這是本分事，我該做之事有甚麼值得讚嘆、驕傲？這是本分事，就如同父母親疼愛自己的孩子，照顧自己的小孩，父母親認為這都是本分事。「騰騰不造惡」。騰騰就很自在，非常的自在的樣子，騰騰還有一個義意，就是很得意，很興盛的樣子。受了人家的讚嘆，恭敬供養，自己感覺很自在，很得意。有如唐代悟達國師，皇帝恭養他沉香椅，他就感覺很得意很了不起的樣子，那就造了惡了。

所以受人家的頂禮讚嘆，心裡不起一念自大驕慢心，你起了一念覺得我不錯的心，那就造了惡。如果有一個人，治理國政，或住持寺務，而日理萬機，很受世人的尊崇，恭敬，供養，他內心還能保持平和，謙下，平等，無一絲驕慢，自大，這個人絕對是位大修行人。因為逆境中容易修，順境中很不好修。有時候在逆境中修了三、四十年，有了一點道行。福報現前，遇到了順境，過了五六年，可能就把所修的福報享盡了，然而自己還不曉得。臨命終的時候就迷惑顛倒，陷入昏迷，乃至口出穢語，死狀猙獰恐怖，那都是把福報享盡了，又更造了新惡業的果報。我舉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中所介紹的三世怨，他說，今生持戒修

福的出家人，在我們看起來是很不錯了。他老人家如果心地未明，就是說沒有大徹大悟，他的願力不強，願力要是不堅固，會隨業識遷流的，這樣的人來生多感富貴的果報。像我們世間這些富貴人，都是前生修這些因，可是一享受富貴就被富貴迷惑了。佛門裡面講的三世怨，第一生持戒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的時候他又不持戒修福了，他又迷惑顛倒了，福報享完了，業報現前了，來生要墮落，所以叫三世怨。蓮池大師說這些話，有一個老和尚搖頭表示不相信。蓮池大師很幽默，他說，你別不相信，不要說來世，今世我曾經親自看到有一個法師，曾經在山上建一個茅蓬，在那裡苦修，苦修了幾十年，心地很清淨也很有道德。被市區一群三寶弟子們發現了，於是大家都到那裡去供養，同時在市郊為他蓋了一座寺院，蓋得富麗堂皇，請他來住。他原來在山上住茅蓬，是位安貧樂道的和尚。現在蓋個大寺廟富麗堂皇恭養他，結果這位原是安貧樂道的和尚，就被榮華富貴、名聞利養所轉了，道心就退了。這位出家人現在世就退了道心，來世就更不必說了。這個老和尚就問了，誰？蓮池大師說，老兄就是！這個法師一聽，臉色都變綠了。一個人在迷的時候，自己都不曉得，自己以為我在精進，我們往往在苦境的時候修行一二十年，你覺得你在修行，剩下那五六年，也許你已經在退步懈怠了，但是你也感覺你在修行，你覺得我應該越來越進步，我已經修了二三十年了，其實你後面那五年，已經墮落下去了，因為在順境中修，順境很容易迷，你一定要在逆境中真正得定，你才有資格去談順境修行，否則順境一來，人就被優渥的環境轉進去了。學佛的人如果只是希望一切順利，一切越來越好，那你內心所希望的是人天果報，連聲聞乘都談不上，人天果報就是人天佛法，你內心想的就是那些東西。雖然嘴上說我想出三界了生死，但是你心裏根本沒有這個感覺，希望死了以後才出三界，你活著的時候不想出三界，死後怎麼可能出得了三界？不可能的，因為你心想得到好的果報，當業力一牽引，就又六道輪迴去了。所以兀兀不修善還容易一點，騰騰不造惡就不容易了。你

起了一念貢高我慢心就不行。就如唐朝悟達國師修得那麼好，就是起了一念貢高我慢心，龍天護法離開了，宿世的冤家找上門了，結果長了人面瘡，幸蒙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瘡，化解冤仇，瘡乃癒。所以慈悲三昧水懺就是因為這樣的因緣而有的。騰騰不造惡，雖然很成功，很自在，心地還是一樣清淨，謙虛、禮讓，尊重大家。如星雲大師常勸大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你大我小，你尊我卑，你貴我賤，處處都把自己往下看，不要把自己舉得太高，不要以自我為中心，那只是會增長我執、我慢、法執而已，與道不相應。

「寂寂斷見聞」。寂寂是心中無事安靜孤明的狀態。如果我們能修到前面的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也能夠做到下面的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的話。那絕對是大徹大悟的人才能做得到，無生法忍的大菩薩才做得到。前面兩句，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是在動態中修行，後面這兩句，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我們得先在靜態中修證，「寂寂斷見聞」。寂靜無事之時，我們沒有事是怎麼樣呢？想東想西，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恩怨情愁，人我是非，利害得失，想了一大堆。大師教我們寂寂斷見聞，甚麼都放下，讓心清淨，如如之心，即是真實。不要胡思亂想。在這裡舉一公案，普照禪師會中有一老僧，每日誦大悲咒三百遍，諸經咒亦然，至夜，又禮佛三百拜，禪師見其勤勤懇懇不閑。一日謂之曰：「何不一切放下？」答曰：「纔放下便覺得浪費時間。」禪師曰：「你若放下，那才是精進，而不是浪費時間。」因此事而告示大眾曰：「此皆是信力未充。所以尋常向兄弟道，不要上他機境，如何謂之機境，佛謂之機境，法謂之機境，況文章一切雜事乎。若守閑閑地，自然虛而靈，寂而妙，如水上葫蘆子，蕩蕩地無拘無絆，拶著便動，捺著便轉，真得大自在也。」心中沒事多自在。所以馬祖禪師云：平常心是道。什麼是平常心呢？安心就是了。什麼是禪心，安心就是了。禪師把真實的功夫都告訴我們，寂寂斷見聞，大意就是這樣。

「蕩蕩心無著」，蕩蕩是寬，寬闊坦蕩，蕩蕩的心，心如虛空，不住空相，那就是蕩蕩心無著，是即

不著有也不著空。我們在修學過程中，要修學沒有罣礙。論語云：「君子常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的心裏都是很光明，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做什麼事情都是心安理得。常蕩蕩的人，一定是心安理得。常戚戚的人，每凡做一件事情，就在那裏牽腸掛肚，每天都活在別人的眼睛嘴巴中，非常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別人一講你怎樣，你就解釋得非常激動，整天活在別人的眼睛嘴巴中，不是活在自己的清淨心、智慧心、本地風光中，那多難過啊。常戚戚的人，凡是遇到任何事情，就在那裏牽腸掛肚，憂心重重，患得患失，天天掛念別人對你是怎樣的看法，那就是小人長戚戚。不能做到坦蕩蕩。六祖大師告訴我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直心就是跟坦蕩蕩相應。蕩蕩心無著，放下萬緣，心地清淨無染。這一句「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可以說是六祖大師最後的遺訓。如果在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之當下，同時也是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那絕對是證無生法忍的菩薩摩訶薩，能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從體起用，又同時攝用歸體，體用不二，作而無作，無作而作，真正達到這樣的境界，動靜就如一了。如是從次第來說明，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這是動態中的靜態，是動態中的修行。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就是在你無事靜態中的修行，當然如果這二者打成一片，那就是證無生法忍的大師。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

六祖大師最後的說偈示教以後就端坐不動，一直到了三更，即是到晚上十二點鐘之時，突然告訴大家，我走了！就這樣子，多輕鬆啊！所以禪宗哪裡有生死呢？他只是走了而已。聖嚴法師勸大家，親朋之間，或是夫妻之間，如果有人先走了，不要哭哭啼啼，這樣子是很痛苦的，你要跟他說：「你先走一步，我後面就來了。這樣就皆大歡喜，你安心地去，一切我都會打理好之後，安排好了，我隨後就來，你坐第一班

車，我坐第二班，大家都歡喜。」真的就是這樣子，希望大家都能在法性中見面。我們這個身子其實只是一個軀殼而已，是心在那裏起作用，心若離開了它就是屍體。所以我們要知道整個運作，我們知道有我，覺得有你、有他，有這個身子，有我的境界，有我的依報世界，那都是心在作用，整個作用都是心。而心沒有生死，那裡真的有生死呢？為何六祖大師說：「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根本就沒有生死去來。六祖大師多麼自在，我走啦！六祖大師跟大家都交代清楚了，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忽然之間，告辭此方世間，遷化他方普度有情。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六祖大師這一走，真的是感動天地萬物，天地萬物都為之色變，不僅是異香滿室，更有白色的虹光，從地而起，林木原是青綠色，也因六祖大師之辭世而變成白色，遠近的禽獸，同表哀鳴，山河也隨之變色。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

六祖大師是在唐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他跟大家告辭，八月三日晚上十二點鐘，祂圓寂了。到了十一月這個時候，廣州、韶州、新州三郡官僚，以及六祖大師的弟子們，他們都要迎六祖大師的真身。為何從八月三號到十一月呢？這已經經過了三個月。因為佛法不壞世間法，在我們世間人來講叫做滿百日。隨順世間的習俗，不壞世間法，六祖大師絕對不會有這個執著，但也不壞世間法，佛法於一切法，不起斷滅相，所以學佛不能變成一個怪人，跟世間法完全脫節了。只是心清淨無染，不要執著世間相，但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自己了無執著。所以廣、韶、新三郡，廣州是法性寺，韶州是寶林寺，新州是國恩寺，他們都要爭六祖大師的真身，請回寺中供養，卻不知道該怎麼決定，所以大家以焚香祈請六祖大師指

示，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我這香插下去以後，看香煙是往那個方向飄，飄到哪個方向，我們就把六祖大師的肉身，迎請到那一所寺院。眾弟子們做這個動作，六祖大師在法性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當香插入香爐時，香煙直貫曹溪。六祖大師雖然入涅槃了，但是在法性中，有體有用，能夠顯神通，心能夠轉境，香煙直接指向曹溪寶林寺。

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

六祖大師是在八月三日圓寂，就在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剛好滿一百天，隨順世間法，滿百日後弟子們就迎請六祖大師肉身的神龕，以及所傳的衣鉢，回到了曹溪的寶林寺，這也就是印證六祖大師所說的，來時無口。我再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不能講話了，變成了金剛不壞之肉身，成了全身舍利。來時無口，當時的預言就說得這麼清楚。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

香泥就是大概是我們現在的石膏加上了香料之類，因為六祖大師經過一年多以後，在隔年七月二十一日出龕，恭請六祖大師金剛不壞之身，也就是全身舍利恭迎出龕，因為肉身體內水分也會乾化，難免會與六祖大師生前有點不同，方辯很能雕塑，也記得六祖大師的相貌，他就用香泥把六祖大師乾縮的地方，補起來，補的像六祖大師生前在世的相貌。「門人憶念取首之記」。六祖大師曾經預告弟子們，說他圓寂以後十年，會有人來取他的首級回去供養，六祖大師做了一首偈子：「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所以先用鐵皮將六祖大師的脖子保護住，然後再上香尼後入塔。於入塔供奉時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這個也是一樣感動天地，所現的瑞相。韶州的刺史，就把這一件事情的始末，

來奏明朝廷，朝廷就下令韶州刺史，為六祖大師立碑，紀念六祖大師一生教化眾生，開悟見性的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大師住世七十六年，祂誕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二月八日的子時，祂經歷過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一共有六朝，在唐玄宗開元元年，示寂於廣東新州的國恩寺，一共住世七十六年。六祖大師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得到了弘忍大師的衣鉢。於廣東省四會縣山林裏面的獵人隊中避難。三十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弘法利生三十七年。這三十七年中，度化眾生，開悟見性的有四十三人，在我們中國佛教史上，度人開悟見性最多的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利樂有情，令其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這些弟子雖然還沒有大徹大悟，但是他們已經悟道了，知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通達六祖大師所說的：「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不再心外求法，悟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即是諸佛妙明真心，找到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來學佛，這樣的人數，實在太多了。達摩所傳信衣，及唐中宗皇帝所賜的磨衲、寶鉢，以及方辯所雕塑六祖大師的真相，及六祖大師平時所用的道具，祂所穿的袈裟衣物鞋子等等，主塔侍者尸之，放在曹溪寶林寺的塔中，有專人來保護。「永鎮寶林道場」。永遠安住在曹溪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流傳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以開顯禪宗心地法門的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因為佛法是心地法門，佛以一大是因緣出現於世。就是為開、示、悟、入佛知見，佛知見在哪裡？在我們自己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來心中，在我們離一切諸相的心中。所以無住相生心，生的就是佛知見，住相生心生的就是凡夫知見。是故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只在自心迷、悟，染、淨的不同而已。心迷了，起心攀緣，染六塵，此心即是凡夫。心悟了，放下萬緣，不染六塵，一心清淨，此心即是佛。講到「永鎮寶林道場」。我想起有一位法師，他知道我很喜歡六祖壇經，他來找我研究，他希望把曹溪寶林寺六祖大師的真身，跟大陸商量，能邀請到台灣來，讓大家來供養禮拜，我一聽就說：「這事情好是好，但是千萬做不得。因為壇經當中就跟我們說得很清楚，「永鎮寶林道場」。說的這麼清楚。以末學知見，實不宜迎請至他處供養禮拜，要去禮拜六祖肉身菩薩的人就到曹溪寶林寺，去那裏禮拜才對。我們這麼一談以後，法師也就打消了這念頭。以後我們要知道，拜見六祖大師的全身舍利，就到曹溪寶林寺，恭敬頂禮瞻仰。